SDE UNIVERSES
德麦国际专著 · 第 501 号

普通人都能明白的

# 道德经
# SDE新解

回去的路，是另一条路。
根是一块一直被写的土，
不是埋着的老物件。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 · 第 501 号

# 道德经
# SDE新解

普通人都能明白的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 Singapore

# 出　版　信　息


| | |
|---|---|
| 书名 | 《道德经SDE新解——普通人都能明白的》 |
| 著者 | 王德生 |
| 执笔 | 复合主体：王德生立题、口述承重命题与裁定，多位 AI 撰稿人分头执笔、核对，Claude 统稿 |
| 出版 |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
| 编号 | 德麦国际专著第 501 号 |
| ISBN | 979-8-90690-167-5 |
| 定价 | US$25.00 |
| 开本 | 170 mm × 240 mm |
| 字数 | 约 75 万字 |
| 版次 | 2026 年 10 月第 1 版 |
| 完稿 | 2026 年 10 月 20 日 |


AI 协作声明：本书的判断、口径与承重命题由王德生口述并裁定；文字在其指令下，由多位 AI 撰稿人协作成稿、核对，并经其审定。本书由人与 AI 共同完成，不回避这一点。

引文说明：凡《老子》原文，按王弼本，异文标明郭店简、帛书、北大简。凡转录自网络、没有对过图版的版本事实，已在正文标明"据说"，并在附录六列为待核。

日常故事说明：书中的人物与故事均为设想，不是亲历，也不是证明。

健康说明：书中关于健康的部分，只讲日常生活里的理解与习惯，不构成医学建议；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该看医生就看医生。

全书结构：出版信息、作者介绍、前言、导读、目录；导论四篇与九编八十一章；结卷四篇；参考书目；附录六件；后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作者介绍

王德生，SDE 思想体系的创立者，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新加坡）创始人、首席执行官。计算数学博士，曾任职于英国斯旺西大学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在德麦国际出版社出版多部专著。本书是他用自己的读法，把《道德经》八十一章逐章读了一遍的一卷。

# 前言

回去的路，是另一条路

## ◆ 一本放在床头的书

你大概有过这样一本《道德经》。可能是别人送的，可能是自己在书店里随手买的，薄薄一本，放在床头。

翻开第一页，头一句是：「道可道，非常道。」

很多人在这里停下来。有人对你说过，这句话的意思是：道是说不出来的，说出来的就不是道。你点点头，往下读。读到「上善若水」，觉得好；读到「柔弱胜刚强」，觉得有用；读到「绝圣弃智」，觉得有点不对劲，又说不上哪里不对。合上书，心里留下几句漂亮话，和一点说不清的亏欠。

本书想请你把它再翻开一次。这一回，不先问「老子到底想说什么」，先问另一件事：你手里这一份，是怎么到你手里的。

## ◆ 找不到原本

读古书的人，心里常有一个愿望：找到原本，一个字不差的那一份。

《道德经》没有这样的东西。连最早替老子写传的司马迁，也只写下几个「有人说」：有人说他姓李名耳，有人说另有一位老莱子，有人说是周朝的一位太史。到了西汉，作者就已经找不到了。

能找到的，是几份抄本。一九九三年在湖北郭店出土的竹简，只有大约两千字，次序和今天完全不同。一九七三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讲「德」的那一半排在前面，翻开第一页遇到的是今天的第三十八章。据说北京大学收藏的汉

简分成七十七章。三国时王弼注的本子，分成八十一章，道在前，德在后。今天大多数人读的，是这一份。

这些本子的字，彼此不同。第一章里的「常」字，帛书写的是「恒」。通说是，为了避汉文帝刘恒的讳，「恒」被改成了「常」。这只是通说，没有人拿出过下令改字的诏书。

也就是说，每一份抄本，都是某个人在某个时候抄下来的，抄的时候，都又写了一笔。

这些改动不是一种。有的是外面的手按上去的，避讳就是：皇帝的名字，天下人都得绕着走。有的是读的人觉得顺不顺：多一句，少一句，把两个相邻的地方改得对称，把一处前后打架的话修平。还有的，根本分不出是哪一种。本书后来用过一个比方：树有年轮，也有伤疤。年轮是它自己长的，伤疤是被砍过一刀，长回来歪了一圈。碰到每一处改动，都问一句：这是年轮，还是伤疤？大多数时候，答不出来。

这部书教人「各复归其根」。它自己的根，一份也回不去。

## ◆ 一，不是统一，是摸出来的不间断

书里有一个字，被说得极高：一。「抱一」「得一」「道生一」。

平常说「一」，我们脑子里是一个苹果、一张全家福、一支排好的队。这样的一，是站在外面看出来的，一个有边的整体。英文的 one 走几步就到了 unify，从一个到统一，是同一件事做大。

中文不是这样。从「一」到「统一」，要多写一个字：统。「统」字带绞丝旁，说的是丝。一团丝，每一根都和别的连着，碰一处，全体都动，这是一。有人把每一根的头都找出来，攥在手里，往一个方向拽，丝是拉直了，整齐了，可它们不再互相连着，只是并排听一只手的。这是统。

本书读《道德经》，读出来的一，是前一种：不是看出来的整体，是摸出来的不间断。写一横，笔不提起来，手上的感觉只有一句，没断。

这个读法有字面上的支持，也有不够的地方。支持的，是书里跟「一」配在一起的动词：抱、得、混。没有一处写「看见了一」。第十四章尤其清楚，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到，手也抓不住，到了这时候，才「混而为一」。不够的，是「中华文化侧重摸」这样大的话，书里的字撑不起。它是本书的口径，本书照着写，也记着它撑不起。

顺便交代一件事：《道德经》的经文里没有「统」字，这个字是本书从后来的注解里借来的。它是本书的词，不是老子的词。

### ◆ 统一会让土变硬

再说一个比方：土。

有一户人家，门口有半亩菜地，收完的秧藤根茬都翻回土里，年年如此。孙子问爷爷，这还是太爷爷种的那块地吗？爷爷抓起一把土说，地是那块地，土不是了。

本书说的根，就是这样一块地。它不是埋在下面一动不动的老物件，是一直被写、写上去的东西又回头改了它的土。

设想有人一连走过好几座城市的老街。招牌的样式差不多，卖的小吃差不多，连纪念品都像出自同一个厂。每一家店单独看，都没有错，连起来，老街成了同一条街。想开一家不一样的店，房租、招牌、客人的期待，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推。

一个样子，要是总被外面的手写在同一片土上，土就慢慢变硬。硬的不是写的次数，是那个「必须写成同一个样子，写得不一样就算错」的要求。第二章说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要害在「皆知」：标准一立，不合的那一半，就被切了出去。

本书把土还写得进去的状态，叫婴儿性。它不是天真，也不是回到出生那一刻。它是想法里、嘴上说的、身上使的劲，这三处，都还留着能改写的地方。

设想有三位邻居。第一位，想法里写满了，你说什么新事，他三秒钟之内归进一个旧抽屉。第二位，嘴上写满了，只有一套话，高兴用它，难过也用它。第三位，身上写满了，一个动作练了二十年，肩膀一直耸着，已经不是他自己耸的。三位都不是坏人，只是土在某一处写死了。要提醒的是，婴儿性不能做成一张考核表。拿它给别人打分，就又成了一把外面的尺。

生也有两种。在固定的土上，一个接一个做下去，从一到许多，这要靠统：一枚章盖一万次，每一次都得是一个样。在变的土里，生出那个新的一，这不能统，一统，就生不出下一个。书里反对的，不是前一种，是在写死的土上，只做前一种。

## ◆ 本书给你什么

第一，一个读法。每个字，都放回它所在的那句话里读。小区门口修鞋的老贺，一个上午说了三回「软」：童鞋太软是毛病，鞋底软硬正好是好处，布鞋要捶软才好穿。没有人觉得他前后矛盾。读《道德经》也该这样，先别问一个字是褒是贬，先看它站在谁旁边。

第二，一份摆出来的账。每一章，本书把郭店、帛书、通行本的差别摆在你面前，指给你看：哪个字挪了，挪了以后，意思变了什么。

第三，每章三个场地。读完一章，本书把这一章的判断，放进教育、健康、事业三个地方各走一遍：一位老师、一位母亲、一家小店。这些人和事都是设想的，是类比，不是证明。

第四，一个习惯。碰到一个字，先别急着用它最熟的那个意思。这个习惯不限于《道德经》，读合同、读新闻、读朋友发来的长消息，都用得上。

## ◆ 本书不给你什么

不给你一个「老子本意」的定论。本书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不给你一本做人手册，也不给你一门成功学。「柔弱胜刚强」，这几个字最容易被拿去当手段，本书在好几章里专门提防这件事。

不给你医学建议。健康一节，只讲日常的作息、饮食、情绪和陪老人，该看医生就看医生。

也不给你一句可以背下来的口号。如果非要留一句，是这一句：

---

**回去的路，是另一条路。根是一块一直被写的土，不是埋着的老物件。**

---

## ◆ 不好看的几件事

本书是怎么写成的，要说清楚。

八十一章，分给二十组撰稿人写。撰稿人是 AI。书里的判断、口径和承重的说法，由王德生口述和裁定；文字在他的指令下，由各位撰稿人写成，写完做过引文核对和统稿，再经他审定。每组之外，有一份共用的底稿，定下问法，不定答案。

这样写，最让人意外的，是撰稿人写了很多「读不动」。八十一章里，有五十二章，在正文或笔记里承认过一处没有读通。整章基本读不动的，有六章。他们把毛边留在了纸面上，没有收拾。

另一面也要说。结一做过一次核算：有十三章，撰稿人自己说，删掉本书的专门词，剩下的一样站得住，也就是说，本书的读法在那里，只是换了一种说法，没添新东西。二十组撰稿人读的是同一份底稿，难免有同样的偏爱，所以全书的口气，比你想的要一致。

还有一件。书里不少版本上的事，来自整理本和转录的网络文本，没有对过图版。正文里写作「据说」的地方，都是这种；附录六把它们逐条列成了待核清单。书中的人物和日常故事，也都是设想的，不是亲历。

最后一件。这本书教的是不要攥线头。可它自己，也是一只手。它把郭店、帛书摆给你看，也是在替你挑出该看哪几处。请你把它当作一条小路，不当作路。

## ◆ 怎么用这本书

可以从头读，也可以不按次序。导读给了四条路线：只有一个下午，为孩子来的，为身体来的，为工作来的。每条路线都列了具体的章。

读到哪一章觉得「这里说得太顺了」，请相信这个感觉。读到哪一章觉得「这里我不同意」，也请相信。不同意，是读者的权利，这本书原本就是被不同意的手一路写到今天的。

合上书的时候，如果你只记得一句，就记前面那一句。

# 导读

这一篇不讲《道德经》，讲怎么用这本书。读完以后，你应该能决定：从哪里开始，读哪几章，哪些地方可以不读。

先把全书的一句话放在桌上：

**回去的路，是另一条路。根是一块一直被写的土，不是埋着的老物件。**

后面九编八十一章，都是在不同的地方，试着把这句话说清楚，也试着看它在哪里说不通。

## ◆ 一、全书的地图

八十一章，按通行本的次序，分成九编。道经（第 1 至 37 章）占前四编，德经（第 38 至 81 章）占后五编，第 37 章和第 38 章正好是两编的分界。每编的编首有一段编序，写这一编做什么。

| 编 | 章 | 做什么 |
| --- | --- | --- |
| 第一编　开口与留空 | 第 1—9 章 | 话一出口就有了边：标准一立，没上榜的就多出一半。再学几种留空的办法，也看这些办法怎样被拿去当手段 |
| 第二编　抓与摸 | 第 10—18 章 | 先问一串关于手的问题，再读「一」和「回去」：抓不住的东西没有头，只能顺着摸 |
| 第三编　名与朴 | 第 19—28 章 | 名字要叫，叫完松手；朴散了要用，用时别割断 |

| 编 | 章 | 做什么 |
| --- | --- | --- |
| 第四编　伸手的分寸 | 第 29—37 章 | 手伸向天下：取、赢、命名、给。同一个动作，可以是松手，也可以是藏手 |
| 第五编　生与返 | 第 38—45 章 | 德经开篇。一是生出来的，要有人喂；返回去的路，是另一条路 |
| 第六编　日损与守母 | 第 46—54 章 | 减是留出松动，守是知道守着什么。书自己互相顶着的地方，在这一段扎堆 |
| 第七编　婴儿与大国 | 第 55—62 章 | 婴儿的手为什么握得牢，大国为什么越攥越紧 |
| 第八编　起笔与低处 | 第 63—71 章 | 做事的头和尾，以及放低自己的站法 |
| 第九编　柔弱与收笔 | 第 72—81 章 | 人被挤到没处站，软的和硬的各在哪里，一笔怎样收 |

前面和后面还有几件。

导论四篇：导论一《请先写一个「一」》，让你拿笔写一横；导论二《回不去的根》，讲这部书自己怎样被一笔一笔写成；导论三《婴儿性：五个字》，讲全书用的五个坐标；导论四《不用统一的语义读》，讲每个字怎样放回句子里读。

结卷四篇：结一《八十一章的地图》，把全书的账对了一遍；结二《两种生生》，讲两种「生」各自的用处和错；结三《六种误读》，点出六种常见的读错，再加上第七种，把这本书的读法也读成口号；结四《读你自己》，把全书缩成几个问题，交到你手里。

参考书目一份。附录六件：一，五本对照总表；二，八十一章判语速查卡；三，关键字语境表；四，避讳与改字小栏；五，失效户；六，待核清单。最后是后记《没写成的，和写成了的》，讲这本书没做到的事。

## ◆ 二、每一章怎么读

每一章的开头是章题。章题是一个画面，不是论文标题。

接着是原文，用通行本，也就是王弼本。原文下面标异文：郭店、帛书、北大简在这里写成什么样，没有这一章的，就写没有。

然后是日常的画面、把话读成大白话，和这一章的**扎手处**。扎手处，是前后两句互相顶着的地方，或者不同版本改得最厉害的地方。全书的判断，都要从扎手处长出来，指不出扎手处的，不算数。各章的次序不完全一样：有的章从一个日常画面进，有的从三行异文进，有的就从原文本身进。

扎手处之后是**涌现**：从这一处，读出了什么。核心章在涌现之后，还有一节**回落**：用这一章的发现，回头去解释这部书自己身上一处此前解释不了的事。

再往后是**放回日子里**，和三节应用：教育里的这一章，健康里的这一章，事业里的这一章。三节各写一个设想的人，一件具体的事，写事情怎么走，哪一步攥紧了，哪一步还连着。它们是类比，不是证明，不能拿来证明这一章的判断成立。

最后是两样固定的东西。

**带走的话**，一两句，能抄进本子。

**小账**，两行。第一行问：这一章摸到的是一、分、柔、统、复里的哪一环？第二行问：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

这五个字，导论三会细讲。先给一句大白话：一，是不间断；分，是第一次提笔，分出来了，仍连着；柔，是土还写得进去；统，是外面有一只手，把丝拽向一个方向；复，是回来的时候，根已经改了。它们只是坐标，不是分类表。一章可以同时碰到好几环，也可以一环都不太贴，那就照实写「这一章没有」。小账是各章撰稿人自己报的，没有人替他们重新打分。

还有两点。

第一，大多数章用平常话读完。只有十几章，在涌现一节里用了几个专门的记号，每一个都要指得出，是从哪一处扎手处里长出来的。

第二，各章里偶尔出现的「我」，是写这一章的撰稿人。

## ◆ 三、几个会反复出现的词

**线头。** 一团丝里，能被一只手攥住、往一个方向拽的那一端。书里说「攥线头」，就是要把东西统起来。

**土。** 一个人、一个孩子、一个行当里，还能被写进新东西的那一片地方。软的时候写得进去，硬了就写不进去。

**回写。** 写上去的东西，会回头改变土；改过的土，又决定下一笔怎么落。写的和被写的，不是两样东西，是一件事的两头。

**固、固化、统。** 这三个词容易混。固，是保持不断，一根线接着，没有断在半路。固化，是土写死了，不能再改写。统，是外面有一只手，把丝拽向同一个方向。婴儿的手握得牢，是固；既不是统，也不是固化。

**扎手处。** 上一节说过了，是每一章读出判断的地方。

## ◆ 四、读法路线

你不必从头读起。下面四条路，都是读过那些章之后才列的。

**只有一个下午。** 读导论一，再读第 1、16、42、55、76 章。第 1 章，一句话刚开口就断了一下，「恒」被改成「常」。第 16 章，同一句话的三份抄本。第 42 章，一块要天天喂的老面。第 55 章，婴儿的手。第 76 章，折一根春天的枝条。这几处是结一认为最站得住的，再加第 2 章和第 19 章，也可以。每章七八千字，一分钟读四五百字，一个下午读完这六篇，差不多。

**为孩子来的。** 先读导论一最后一节，那位发现孩子画得越来越像、问也问不出新东西的母亲。再读：第 1 章，教「三步开头」的语文老师，和一个写出「雨是掉下来的」的男孩。第 2 章，把二十四个孩子练成「一个声音」的合唱团。第 41 章，数学考了四十九分、在阳台上拆收音机的女孩。第 42 章，两个儿子，一张一样的时间表。第 45 章，两本不一样的错题本。第 49 章，被家长群划到线外的那个孩子。第 55 章，评上「示范班」以后的班主任。第 67 章，临帖临得太像的男孩。

**为身体来的。** 读第 6 章，陪不肯吃饭的老人过一个冬天。第 12 章，深夜停不下来的直播间。第 13 章，血压计上的数字。第 44 章，全勤奖和「从不请假」的荣誉栏。第 46 章，一顿自助餐。第 55 章，凡事都要「优化」的程序员。第 69 章，睡不着。第 71 章，五楼拐角的小板凳。第 74 章，陪父亲看门诊的一个上午。第 76 章，丧偶之后的一年。再加结四里那个家里的空调。

**为工作来的。** 读第 1 章，一百多条标准话术。第 3 章，取消「月度标兵」的工长。第 5 章，订单砍掉一半的那个周五傍晚的会。第 7 章，定下「我是最后一个」的店长。第 9 章，交接书店的老板。第 36 章，四个「先给」。第 57 章，越加越多的日报规定。第 71 章，千分之三的不良率。再加结四里那个跟单员和一面小旗子。

这四条路会有重叠，第 1、55、71 章，三个场地都值得看。

## ◆ 五、随身三问

读完全书，可以只带走三个问题。它们是读法磨出来的，不是《老子》里的三句话。

**一，现在是谁在拿尺？尺外面的那一半，在哪里？**

**二，这块土，还写得进去吗？**

### 三，我的手，是抱着，还是攥着？

结四把第一问拆成两问，共四问，并配了一个很小的练习。第三问还有一个检验，来自第 49 章：话说出去以后，听的人还能不能说一句「我不同意」？如果能，手是抱着的。

这三个问题，也有不管用的时候：事情太急的时候，有人正在受伤的时候，你自己已经很累的时候。结四专门写了这三种。累极了，请先把书放下去睡觉。

## ◆ 六、版本，一句一句交代

书里反复在比几份本子，先把它们各交代一句。核不到的，写「据说」。

**郭店竹简。** 一九九三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座战国楚墓出土，墓葬年代大约在公元前三百年前后。其中三组抄的是《老子》的内容，约两千字，对应通行本的三十一章，次序与今天不同。第 1 章不在里面，第 67 章到第 81 章，一章也没有。它是《老子》早期的样子，还是别人从更长的书里摘抄的一个选本，学界没有定论，所以本书不把「郭店没有」当作「后来才长出来」的证据。

**马王堆帛书。** 一九七三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写在丝帛上，抄写年代在西汉初年，有甲、乙两种。讲「德」的那一半在前，讲「道」的在后。据说，帛书上没有「第几章」的编号，我们说「帛书第几章」，是整理者对着通行本标上去的。

**北大汉简。** 北京大学收藏的一批西汉竹书里有《老子》，据说分上经、下经，共七十七章。哪一半在前，本书没有核到。

**王弼本。** 三国时魏国的王弼为《老子》作注，用的本子分八十一章，道在前，德在后。后来的人，绝大多数读的是这一份。本书引原文，按这一份。

还要老实交代：书里写到的帛书和北大简，多是读的整理本和网上的转录，没有对过图版；个别字的释读，各家不一。凡是这样的地方，正文写作「据说」或「有学者认为」，附录六逐条列了待核。附录一是五本对照总表，附录四讲避讳与改字，查版本的事，翻这两件。

## ◆ 七、这本书怎样才算错

一本书若不告诉你它怎样才算错，你就只能信它，或者不信它。下面四条，是本书自己愿意被推翻的地方。

**一，关于读法。** 本书说，每个字要放回它所在的那句话里读。如果你找到一个字，在八十一章里每一处都只能读成同一个意思，放回每一句话里都讲得通，那么这条读法对这个字就用不着了。

**二，关于版本。** 本书说，每一份抄本都被写过一笔，意思跟着挪。如果将来出土新的早期抄本，显示郭店、帛书和通行本之间的差别，几乎都只是抄手的笔误，没有一处改动改变了意思，那么这个说法就剩不下多少了。

**三，关于土。** 本书说，一个样子总被外面的手写在同一片土上，土会变硬。如果你找到一个例子：一个样子被外面的手反复写了几十年，这片土反而更能长出新东西，这一条就要收回。本书自己也承认，从「写得多」到「土变硬」，中间缺一环，没有补上。

**四，关于这套读法到底添了什么。** 本书给自己定的检验是：把本书的专门词全删掉再读，多出来的那一小块是什么？指得出来，才算本书添了东西。结一的账是，十章指得出，十三章指不出，只是换了一种说法。如果你把其余的章一章章试过，发现多数都指不出，那么这套读法，大多数时候只是换了一个说法。结一还有一句更要紧的话：真正照出东西的，多是一个具体的字、一处具体的版本差异，不是那几个大名字。

## ◆ 八、阅读须知

健康的部分，只讲日常的作息、饮食、情绪和陪老人，不诊断，不开药，不构成医学建议。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健康应用的多数节里，也有这一句提醒。

书中的人物和故事，都是设想的，不是亲历。设想的故事越好看，越不能拿来当证据。

整章基本读不动的，有六章：第 31、62、69、73、74、79 章。读不动的意思是，这套读法在那里进不去，不是那一章没意思。比如第 74 章，「别替木匠下刀」这个意思，不靠任何读法也完整。遇到这些章，你可以先跳过，回头再读。

书里有「据说」「一般认为」「有学者认为」，这些词不是客气。它们的意思是：这个说法，本书转录来的，没有亲手核到原书。

如果读到哪里，觉得说得太顺，请相信这个感觉。如果读到哪里，觉得不同意，也请相信。

# 目 录


作者介绍 iii

前言　回去的路，是另一条路 iv

导读 x

导论一　请先写一个「一」 1

导论二　回不去的根 12

导论三　婴儿性：五个字 29

导论四　不用统一的语义读 46

**第一编　开口与留空：话一出口就有了边，留一寸空才有地方添 65**

第 1 章　刚一开口，线头就露出来了 66

第 2 章　红榜一挂，没上榜的就多出来一半 89

第 3 章　糖罐搁在柜顶上 112

第 4 章　盛汤只盛到八分 135

第 5 章　婚宴第二天，拆彩虹门的人 158

第 6 章　山谷里那道会开会合的门 175

第 7 章　吃亏是福，你信几成 192

第 8 章　墙上那四个字，水自己同意吗 208

第 9 章　停在七分满 223

**第二编　抓与摸：抓不住的东西，不是没有，是没有头 241**

第 10 章　一张全是问号的卷子 242

第 11 章　轮子中间那个洞 259

第 12 章　肚子和眼睛，听谁的 275

第 13 章　系在下巴上的带子 291

第 14 章　没有线头的东西 307

第 15 章　冬天过河的人 325

第 16 章　同一句话，写了三次 341

第 17 章　做成了，才说「是我们自己来的」 359
第 18 章　牌子是在缺的地方挂起来的 376

**第三编　名与朴：名字叫完要松手，朴散了要用，用时别割断 393**
第 19 章　挪了一格的「绝」 394
第 20 章　众人都在过节，我停在门口 414
第 21 章　半明半暗的那一会儿 434
第 22 章　抱着，还是攥着 453
第 23 章　雨点落完以后 470
第 24 章　踮着脚站不久 486
第 25 章　表格上只有一个格子 501
第 26 章　那只大包，该不该背 524
第 27 章　调好了的琴，听不出调过 541
第 28 章　一盒颜色，揉成了一团 566

**第四编　伸手的分寸：同一个动作，可以是松手，也可以是藏手 593**
第 29 章　天下不是捏出来的 594
第 30 章　打赢了，地里长荆棘 611
第 31 章　把赢了的仗，当丧事办 626
第 32 章　名字起到哪里为止 640
第 33 章　墙上那六句话，和没人读的第二遍 656
第 34 章　水漫过来，没有人站在水头上 672
第 35 章　高速路没有味道 688
第 36 章　先给你一块试吃 705
第 37 章　压在纸角上的石头 724

**第五编　生与返：一是生出来的，要有人喂；回去的路，是另一条路 739**
第 38 章　拽着袖子请您上座 740
第 39 章　点名时，人人答「到」 757
第 40 章　下山的路，是另一条路 771
第 41 章　被笑的那一句 787
第 42 章　留下的那一块老面 804
第 43 章　水比缝细 826

第 44 章　半夜里的警报　843
第 45 章　没收针的毛衣　860

**第六编　日损与守母：减，是留出松动；守，是知道守着什么　875**
第 46 章　战马拉粪车　876
第 47 章　楼梯上的脚步声　890
第 48 章　溢出来的碗　904
第 49 章　不善的那一半，也端上桌　921
第 50 章　老虎没处下爪　937
第 51 章　八个动词，没有一个是「管」　955
第 52 章　翻修老屋，先问哪堵墙不能拆　970
第 53 章　大路平平，人偏爱抄近道　985
第 54 章　一级一级往上推，每一级的「德」却不是同一个字　1001

**第七编　婴儿与大国：握得牢，不等于攥得紧　1019**
第 55 章　手攥得紧，哭了一天嗓子不哑　1020
第 56 章　说了五千个字，还敢说「知者不言」　1040
第 57 章　越贴越多的纸条　1061
第 58 章　老人只问了一句　1076
第 59 章　收进仓的麦子　1092
第 60 章　小鱼下了锅　1107
第 61 章　「下流」本来是好地方　1121
第 62 章　屋里最里头的那个角　1140

**第八编　起笔与低处：头尾要用同一个动作，放低是站位，不一定是留地　1159**
第 63 章　先把大的当小的　1160
第 64 章　不是千里之行，是百仞之高　1178
第 65 章　「愚之」两个字，读着扎耳朵　1201
第 66 章　最低的地方，所有的线都往那儿走　1217
第 67 章　「一点都不像你爸」，是夸还是骂　1231
第 68 章　不争的人，在用谁　1247
第 69 章　退一尺　1261
第 70 章　没人懂我的那句话　1276

第 71 章　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1294

**第九编　柔弱与收笔：人被挤到没处站，就不再怕了；软的在上面长，硬的在下面托着** **1313**

第 72 章　别把人挤到没处站 1314
第 73 章　一张疏疏的网 1333
第 74 章　别替木匠下刀 1348
第 75 章　月初的那一页账 1364
第 76 章　折一根春天的枝条 1380
第 77 章　弓是弯着才有用的 1400
第 78 章　人人都知道的事 1416
第 79 章　还欠着的那一半 1432
第 80 章　鸡犬相闻，不相往来 1447
第 81 章　收笔 1469

结一　八十一章的地图 1488
结二　两种生生 1503
结三　六种误读 1515
结四　读你自己 1529
参考书目 1542
附录 1546
附录一　五本对照总表 1547
附录二　81 章判语速查卡 1557
附录三　关键字语境表 1564
附录四　避讳与改字小栏 1577
附录五　失效户 1581
附录六　待核清单 1587
后记　没写成的，和写成了的 1599

# 导论一

请先写一个「一」

读这本书之前，先请您做一件很小的事。

找一张纸，一支笔，钢笔、铅笔、圆珠笔都行，有毛笔更好。在纸上写一个「一」。

就一横。

写完了，先别急着往下读。回想一下刚才手上的感觉：笔尖落下去，往右走，走到头，收住，提起来。中间有没有停过？没有。有没有提起来再落下去？也没有。从落笔到收笔，这一横是一口气走完的。

手上的感觉，说穿了只有一句话：**没断**。

再写一个「二」。

这回不一样了。写完上面那一横，笔要提起来，挪到下面，再落一次。中间断了一下。第二横写得再好，和第一横之间也隔着一次提笔。

这一提一落，就是这本书要讲的全部故事的起点。

## ◆ 一个字，两种摸法

小时候学写字，老师教「一」，大多只说「一横要平」。很少有人说：一横要一笔写完，中间不能断。因为这句话太分明了，明摆着到不用说。

可正是这种明摆着到不用说的东西，最容易被丢掉。

我们来对比一下，平常说「一」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说「一个苹果」，想到的是一个圆圆的、完整的东西，有边，有皮，放在桌上，跟别的东西分得清清楚楚。

说「一家人」，想到的是一张全家福，所有人站在一个框里，框外是别人。

说「统一思想」「一致行动」，想到的是很多人朝着同一个方向，像操场上排好的队。

这三种「一」，都是**看出来的**。站在外面看，看见一个有边的整体：一个苹果、一个框、一支队伍。看的人在外面，被看的东西在里面，中间隔着一条边。

可您刚才手上写出来的那个「一」，不是这样的。写的时候，您不在这一横外面，您就在这一横里面，跟着笔尖一路走过去。您感觉不到它的「边」在哪里，只感觉得到它「没断」。

这是**摸出来的**「一」。

两种「一」，平常混着用，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可一旦拿去读《道德经》，差别就大了。老子书里那个反复出现、被说得极高的「一」——「抱一」「得一」「道生一」——到底是看出来的整体，还是摸出来的不断？

这本书的回答是：**是摸出来的那个**。

### ◆ 英文里的一，一步就走到了「统一」

做个对照，看得更清楚。

英文的「一」是 one。从 one 往下走，有 unit（单位），有 unity（整体、团结），有 unify（使统一）。这几个词出自同一个拉丁词根 unus。也就是说，在英文里，从「一」走到「统一」，不用加任何东西，同一个词根自己就走过去了。

这很合理。如果「一」本来就是看出来的整体，那「统一」无非是把更多东西装进同一个框里，框大一点而已。从「一个」到「统一」，是同一件事做大。

中文不一样。从「一」走到「统一」，必须多写一个字：**统**。

这个多出来的字，值得好好看一眼。

## ◆ 多出来的那个「统」字

「统」字左边是绞丝旁。古人造这个字，想的是丝。

《说文解字》解「统」为「纪也」。「纪」也是丝的意思，指丝的头绪。清代段玉裁注《说文》，大意是说：一大把丝，每一根都找到了它的头，攥在一起，这就叫统。

请在脑子里摆出两个画面。

第一个画面：一团丝。蚕刚吐完，乱乱的一团，每一根都和别的缠在一起，看不出哪是头、哪是尾。您用手去碰其中一处，整团都跟着动。拆不开，因为都连着。

第二个画面：同一团丝，有人把每一根的头都找出来，攥在手里，往一个方向一拽。丝被拉直了，一根一根排得整整齐齐，都朝着拽它的那只手。

两个画面里都有「一」。

第一团丝是一，因为它都连着，碰一处动全体，分不出彼此。

第二把丝也是「一」，因为它朝着一个方向，听着一只手。

可这两种「一」，几乎是反过来的。

第一团丝里，每一根都和别的丝连着，连得乱，连得深。第二把丝里，每一根都只和那只手连着，彼此之间反倒不连了——它们只是**并排**，不是**相连**。看上去更整齐，更「一」了；摸上去，原来那种碰一处动全体的感觉，没了。

多出来的那个「统」字，就是那只手。它把「相连」换成了「被牵」。

这本书里，凡说「一」，指的都是第一团丝：都连着，分不出，没断。凡说「统一」，指的都是第二把丝：被一个线头攥住，拽成了一个方向。两者形似，实为两端。

而全书要讲的一个判断，可以先在这里说出来：

**被拽直的丝，看上去整齐，其实已经不能再长出新的东西了。**

为什么？这个问题要留给后面八十一章一章一章去回答。这里先记住画面：一团连着的丝，和一把被攥住的丝。

## ◆ 开篇第一句，说的就是这件事

翻开《道德经》，第一句是：

>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两千年来，这句话最常见的读法是：道是说不出来的，说出来的就不是真正的道。于是老子成了一个神秘的人，开口第一句就告诉你「别问了，说不清」。

可是请回到原文，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道可道」，道是可以说的。「名可名」，名是可以叫的。原文用的是「可」，不是「不可」。老子没有说道不能说，他说的是：说出来的那个，不是「常」道。

关键在这个「常」字。

「常」是什么？今天说「常」，有经常、平常、常规、常识的意思，都带着一股「固定下来、大家都这样」的味道。往古代追，汉代以后讲「三纲五常」，「常」成了一整套人人必须遵守、不许变动的规矩的名字。

把这个意思放回第一句，读出来就是：

**道可以说，名可以叫。只是，别把说出来的道立成人人都得照着走的那一条；别把叫出来的名，定成天下统一的那一个。**

这不是神秘主义。这是一句非常清楚的提醒，甚至可以说是一句批评。

批评谁？孔子说过：「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意思是治国首先要把名分定正。名正了，言才顺，事才成。这当然有它的道理：一个国家、一个家庭，大家对「谁是谁、该做什么」有一套共同的叫法，事情才办得下去。

可是《道德经》第一句就在这里轻轻一顶：「名可名，非常名。」名是可以叫的，但叫出来的名一旦被定成统一的、不许变的那一套，就不是它本来的样子了。

用前面丝的画面说：道和名，本来是那一团连着的丝，可以从任何一处碰它、说它、叫它。「常道」「常名」，是有人从中找出一个头，攥住，拽直，然后宣布：就是这样，大家都照着来。

老子不反对说，他反对**统一地说**。

## ◆ 讲「恒」的那个字，自己被改了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几乎像是有人特意安排的。

一九七三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两份写在帛上的《老子》，学界称作帛书甲本、乙本。抄写的年代在西汉初年。

在帛书里，第一句不是「道可道，非常道」，而是：

>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

是「恒」，不是「常」。

为什么后来变成了「常」？通行的解释是：汉文帝名叫刘恒。皇帝的名字，臣民要避讳，书写时不能直接用，要换一个意思相近的字。于是「恒」被换成了「常」。这个改动，随着后来的传本一路流传，成了今天人人会背的样子。

请把这件事和第一句的意思放在一起看。

第一句说：说出来的道，不该被立成统一的那一个。

而这句话里最要紧的那个字，如果通行的解释成立，就是因为一个统一的规矩——皇帝的名字天下人都得避——被改掉的。（这个解释并不牢靠，下面会说。）

讲「不要把它定死」的那句话，自己被定死了一个字。

这不是本书编出来的巧合，是这部书在两千多年里真实经历过的事。而它只是开始。后面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事在这部书身上发生了一次又一次。

## ◆ 五千言，是怎样长出来的

很多人以为，《道德经》是一个叫老子的人，某一天坐下来，一口气写完的五千字，从此一字不改，传到今天。

出土文献告诉我们，事情不是这样的。

一九九三年，湖北荆门郭店村的一座战国楚墓里，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三组抄的是《老子》的内容，学界称作郭店本。墓葬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三百年前后。

郭店本只有大约两千字。它对应的内容，只相当于今天通行本八十一章里的三十一章，而且都在第二章到第六十六章之间。第一章「道可道」不在里面。后面第六十七章到第八十一章，一章也没有。三组竹简之间的次序，也和今天的章序完全不同。

到了西汉初年的马王堆帛书，内容和今天的通行本大体相当。可是篇的次序是反的：讲「德」的那一半在前，讲「道」的那一半在后。如果您读的是帛书本，翻开第一页遇到的不是「道可道」，而是今天的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

再往后，北京大学收藏的一批西汉竹简里也有《老子》，分为七十七章。

又往后，魏晋时的王弼为《老子》作注，用的本子分为八十一章，道在前，德在后。这就是今天大多数人读到的样子。

请注意，这里只是排出了先后，并没有说郭店本一定是「原始」的样子。学者们对此还有争论：郭店的那两千字，是《老子》早期的样子，还是墓主人从一部更完整的书里摘抄出来的？这个问题，本书留着不下定论。

但无论哪一种答案，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今天的五千言，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块完整的石头。** 它在几百年里被不同的人抄写、增删、改字、调换次序、分章、定本。每一个抄写的人，都在这部书上又写了一笔。

这部书教人「复归」——归根、复命、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可它自己，从来没有回到过任何一个「原来的样子」。它一直在长。

这本书的核心想法——根是回不去的，五千言是一路长出来的——就是从这里来的。

## ◆ 不用统一的语义读

既然这部书本身是一团被许多手碰过、写过的丝，那么读它的方式，也就不能是「找一个线头，攥住，拽直」。

具体说就是：**书里的每一个字，都不能用一个统一的意思去读。**

比如「常」字。今天通行的本子里，第一章说「非常道」，这个「常」是要被否定的，指那个被立成规矩的道；到了第十六章，书里又说「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这里的「常」却是要被肯定的，指的是那种生生不息、一直不断的状态。看上去是同一个字，一贬一褒。

可是往回翻帛书就会发现，事情没这么整齐：帛书里第一章写的是「恒」，第十六章写的才是「常」，本来是两个字。通行的说法是，后来为了避汉文帝刘恒的讳，「恒」被改成了「常」，两个字并成了一个，读者手里就多了一个又贬又褒的「常」字。这个说法只是通说，细处还有争论：比如帛书乙本一般认为避「邦」字（改写成「国」），却不避「恒」，而且汉代避讳本来执行得宽松；乙本抄写的年代，各家说法也不一致。再比如战国末年的《韩非子·解老》，传本里就已经引作「道之可道，非常道也」，并围绕「常」字展开解释。这些我们都只是转录来的，没有对过图版和原书，所以请把「避讳」当作一种可能，不当作定论。另外，「恒」字自己在帛书里也有褒有贬，并不是只有一个意思。能确定的只有一点：这两个意思，在更早的本子里是分开写的，不是一个字身兼两职。

如果您手里攥着一个统一的「常」字去读，这两章就打架了，总有一章读不通。只有把每一个「常」放回它自己所在的那几句话里，甚至放回它自己原来的字形里，看它在那里长出什么意思，两章才各自站得住。

再比如「愚」字。第二十章里，老子说自己「我愚人之心也哉」，带着一种自嘲和自得：别人都精明，只有我糊里糊涂，分不清那么多。这个「愚」是好

的。可到了第六十五章，「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说的是治理百姓的办法，读起来就让人不舒服了。同一个「愚」字，落在不同的地方，长出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意思。

这种读法不是「怎么读都行」。每一个读出来的意思，都要能指得出：它是从哪几句话、哪种场合、哪一个版本里长出来的。指不出来的，就不算数。

反过来，如果您发现自己把一个字在八十一章里读成了同一个意思，到哪儿都一样，那就要警惕了：很可能是您自己手里攥了一个线头。

这一条读法，导论四还会细讲。在这里先说一句它为什么要紧：**用统一的意思去读一部反对统一的书，是读错它的第一步**。

### ◆ 放回日子里

讲到这里，也许您会觉得这些都是古书里的事，离日子很远。其实不远。

设想有这样一位母亲。孩子小时候，她发现孩子喜欢画画，画得乱七八糟，太阳是绿的，房子在天上飞。她觉得很好玩，常常问孩子：「这画的是什么呀？」孩子每次说的都不一样，昨天说是妈妈，今天说是一只狗。

后来孩子上了绘画班。绘画班有一套标准：太阳要涂成红色或黄色，房子要画在地面上，透视要对，比例要准。孩子学得很认真，画得越来越「像」了，得了不少奖状。

又过了几年，母亲有一天翻出孩子小时候那些乱七八糟的画，忽然觉得心里空了一块。现在孩子画得好多了，可是她再问「这画的是什么」，孩子每次的回答都一样，而且一看就知道，根本不用问。

这位母亲丢掉的是什么？不是画技，画技反而进步了。她丢掉的，是孩子手上那种「每一笔都还能变成别的东西」的感觉。原来那一团乱乱的、连着的丝，被一套统一的标准找到了线头，拽直了。

再设想一家小公司。刚创业的时候，五六个人挤在一间屋里，谁都干点别的，设计的人也会去跑客户，跑客户的人也会提产品的意见。事情很乱，可是新点子一个接一个。后来公司大了，有了部门，有了流程，有了考核表。每个人只做表格上写着的那一格，干得又快又好。可是老板渐渐发现，公司已经好几年没有冒出过一个真正的新点子了。

这两个故事里，都没有坏人。绘画班的标准有它的用处，公司的流程也有它的用处。问题不在标准，在于标准一旦成了唯一的那一个，原来那一团连着的东西，就只剩下被牵着的了。

《道德经》开篇说「名可名，非常名」，放回这两个故事里，就是一句很家常的话：**东西可以有名字，可以有标准，只是别让一个名字、一个标准把所有东西都拽直了。**

## ◆ 本书接下来怎么走

这本书会按照今天通行本的次序，从第一章读到第八十一章，一章一章地读。每一章都会做几件事：先把原文放出来，必要时附上郭店本、帛书本的不同写法；然后用日常生活里的事开个头；再把这一章用大白话说清楚；接着找出这一章里「扎手」的地方——前后两句话互相顶着的地方，或者不同版本改得最厉害的地方；最后才说，这一章教给我们的是什么。

在正式开始之前，还有三篇导论：

导论二讲全书的那个「根」：为什么说它回不去。

导论三讲五个字：一、分、柔、统、复。八十一章里的每一章，都会落在这五个字里的某一个上。

导论四讲读法：为什么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放回语境里读，以及本书和我们之前出过的几本讲老子、庄子的书，是什么关系。

最后还要说一句：这本书不打算把《道德经》读得处处都通、章章都对。有些章读不动，就照实说读不动。有些章里，这部书自己也攥着线头，那也照实说出来。一部批评「统一」的书，如果被读成了一部处处统一、没有一道缝的书，那恰恰是把它读死了。

现在，请再看一眼您刚才写下的那个「一」。

它没断。

我们就从这里出发。

带走的话

**写一个「一」，手上的感觉只有一句：没断。统一多出来的那个「统」字，是一只攥住线头的手，它把相连换成了被牵。**

小　账

**这一篇摸到的是哪一种「一」？**____

**多出来的那个「统」字，换掉的是什么？**

____

【想一想】在您家里或单位里，有没有一样东西，原来是「连着的一团」，后来被一套标准「拽直」了？拽直之后，得到了什么，又丢了什么？

【想一想】回想您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一件事。那时候它是「没断」的吗？现在呢？

◆

# 导论二

回不去的根

## ◆ 一块种了几十年的地

设想有这样一户人家，门口有半亩菜地，是祖上传下来的。每年开春种，入秋收。收完以后，秧藤、根茬、落叶，一样也不烧，都翻回土里。年年如此，过了几十年。

有一年，在外地长大的孙子回来，站在地头，问爷爷：「这还是太爷爷种的那块地吗？」

爷爷蹲下去，抓起一把土，在手里捻了捻。「地是那块地，」他说，「土不是了。」

孙子没听懂。爷爷也没解释，只把那把土递过去。孙子接在手里，发现这土又松又黑，一捏就散，和他小时候在村口踩过的硬邦邦的黄泥不是一回事。几十年翻进去的东西，把土改了；土改了，长出来的东西也跟着改；长出来的东西收完再翻回去，土又改一点。

这块地里，没有哪一年的土可以叫「原来的土」。真要追，太爷爷第一次下锄头的那一年，脚下的土也早就是更早的人留下的。

这一篇要讲的「根」，就是这样一块地。

它不是埋在下面、一动不动的老根，等着我们挖出来，擦干净，捧在手里说「看，这就是原样」。它是一片一直在被写、写上去的东西又回头改了它自己的

土。这个来回，这本书里叫「回写」：写上去的，会改变土；改变了的土，又决定下一笔怎么落。

先交代一句。这不是一条从天上掉下来的定理。我们几个人动笔之前，心里只有一个模糊的想法；八十一章一章一章读下来，才慢慢看到这样一幅图。所以这一篇是「读了以后看到的」，不是「读之前就知道的」。读完之后，我们还会老老实实地写一节：这幅图在哪些地方不灵。

## ◆ 先把一个愿望放下

读古书的人，心里常有一个愿望：找到原本。

最好是作者亲笔写的那一份，一个字不差。拿到了，就觉得踏实，别的版本都可以不管了。

读《道德经》，这个愿望尤其强。可是请看一看，连替老子写传记的第一个人，是怎么说的。

司马迁在《史记》里写老子，大意是：老子在周朝住了很久，看见周朝衰败，就离开了。走到关口，守关的尹喜对他说：「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您就要隐居了，请勉强给我写一部书吧。于是老子写了上下两篇，讲道和德的意思，五千多字，写完就走了，没有人知道他后来去了哪里。

这段话我们逐字核对过，没有问题。有意思的是接下来。

司马迁自己也拿不准老子是谁。他先写了一个名字：姓李，名耳，字聃。接着又写：有人说，另有一位老莱子，也是楚国人，著书十五篇；还有人说，周朝的一位太史，叫儋，就是老子。说到那位太史的时候，司马迁干脆写了一句：「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世上没有人知道是不是。又加一句：「老子，隐君子也。」

也就是说，早在西汉，这部书的作者就已经找不到了。我们现在想回到「老子亲笔写下的那一份」，连第一个替他写传的人也没有回到。

所以这一篇，先请您把「找原本」的愿望放在一边。不是说它不好，是说手里没有这样东西。我们有的，是另外几样东西。

## ◆ 手里有的几样东西

下面这张「家谱」，每一项都尽量只写核到的。核不到的，写「据说」。

**郭店竹简。** 一九九三年，湖北荆门郭店村一座战国时期的楚墓里出土，墓葬年代大约在公元前三百年前后。里面有三组抄的是《老子》的内容，加起来大约两千字，对应今天通行本的三十一章，全部落在第二章到第六十六章之间。第一章不在里面，第六十七章到第八十一章，一章也不在里面。章与章的次序，和今天完全不同。据整理者的编连，今天的第十六章前半，是和第六十四章前半挨着的。

**马王堆帛书。** 一九七三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写在丝帛上，抄写的年代在西汉初年，有甲、乙两种。最醒目的一点是次序：讲「德」的那一半在前，讲「道」的那一半在后。翻开帛书，第一页遇到的是今天的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据说帛书上没有「第几章」这样的编号（有些地方有分段的小记号），我们今天说「帛书第三十八章」，是整理的人对着通行本的章号标上去的。

**北大汉简。** 北京大学收藏的一批西汉竹书，里面也有《老子》，据说分上经、下经两部分，共七十七章。哪一半在前，我们没有核到，不敢写。

**别的分法。** 据说，汉代有一位叫严遵的人，讲《老子》的书里分的是七十二章，讲「德」的在前。又据说，今天通行的「八十一章」这个分法，最早见于一部托名「河上公」的注本；这部注本是哪个年代的，学界还有争论。

**王弼本。**　三国时魏国的王弼给《老子》作注，用的本子分八十一章，讲「道」的在前，讲「德」的在后。后来的人读《老子》，绝大多数读的是这一份。

再往后，据说连皇帝也亲自为它作过注。它被叫作「经」，被背诵，被刻在石头上，被翻译成各种文字。

把这几样东西排在一起，有几件事是清楚的。

第一，没有「原稿」这样东西。每一份，都是某个具体的人，在某个具体的时候，用某一种材料抄下来的。

第二，字数在变，次序在变，章的数目在变，章与章的边界在变：约两千字，到五千多字；德在前，到道在前；没有数字的章，到七十二章、七十七章、八十一章。

第三，要小心，别把这张家谱读成一条「越来越走样」的下坡路。郭店本只有两千字，它是《老子》早期的样子，还是墓主人从一部更长的书里摘抄的一个选本，学界没有定论。这一点，我们在后面每一次用到「郭店没有」的时候，都要提醒自己：郭店没有，什么也证明不了。

## ◆ 每一笔，留下了什么

光说「变了」不够，得看变在哪里。我们挑几处，是写各章的人在对着几份抄本一个字一个字比的时候，发现的。

**换一个字。**　第一章，帛书写「道，可道也，非恒道也」，通行本写「非常道」。通说，是为了避汉文帝刘恒的讳，「恒」改成了「常」。（没有人拿出过那份下令改字的诏书，这只是通说。还有人提醒，帛书乙本避了刘邦的「邦」字，却没有避「恒」字，所以这件事没有看上去那么整齐。）

**多一句。** 第二章，帛书在「先后之相随」后面多了「恒也」两个字，郭店和通行本都没有。第三十八章，通行本有「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一句，帛书没有。

**调一个次序。** 第二十八章，三个「复归」，据一份帛书整理本，次序是婴儿、朴、无极；通行本是婴儿、无极、朴。

**改一个靶子。** 第十九章，郭店写的是「绝智弃辩……绝伪弃虑」，后面是「民复季子」；帛书、北大简和通行本写的是「绝圣弃智」「绝仁弃义」。靶子从「人人嫌的手法」，挪成了「被人供起来的标杆」。这是越传越尖，还是郭店的抄写者把它抹软了，学界有两种看法，我们不替它选。

**修平一个矛盾。** 据一份帛书整理本，同一个词「人之道」，在第七十七章里是坏的（「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在第八十一章里是好的（「人之道，为而弗争」）。通行本把第八十一章改成了「圣人之道」。一个字，把一词两义，修成了两个词。（这份整理本，我们看的是转录，没有看到帛书图版，请当作「据说」。）

这几处放在一起，可以看出，改动有好几种：

有的是**外面的手按上去的**。避讳就是。皇帝的名字，天下人都得绕着走，书也不例外。

有的是**读的人觉得顺不顺**。多一句，少一句，把相邻的两句改得对称，把两个矛盾的地方修平。这种改法没有恶意，常常是好意，让它读起来更顺。

有的是**我们根本分不出来的**。到底是长出来的，还是按上去的，还是抄错的，哪一边在先，现在没有证据说准。

这三种混在一起，才是真实的情形。我们这本书后来用过一个比方：树的年轮和伤疤。树每年长一圈，那是年轮，是它自己长的；被人砍过一刀，长回来，

那一圈是歪的，里面有个结，那是伤疤。遇到每一处改动，都要问一句：这是年轮，还是伤疤？大多数时候，我们答不出来。

但有一件事是答得出来的：**每一份抄本，都是被某一只手写过的。** 没有一份是「没有人动过的」。

## ◆ 黑板上的旧字

写到这里，我想打一个比方，让「回写」这个词不那么抽象。

设想一块用了很多年的黑板。每天有人上去写字，下课了有人擦。擦得再干净，黑板上还是留着一层淡淡的粉痕，旧字的影子。第二天的新字写上去，是写在这层旧痕上面的。有的笔画正好落在旧笔画上，显得特别重；有的避开了，留出一块空白。再过一年，黑板的这一块被写得多，粉末嵌进去了，写起来滑；那一块写得少，还是涩的，粉笔一划就吱吱响。

黑板不是一块纯白的板。它是被写过的板。每一笔，既落在板上，又改变了板，而改变了的板，又决定下一笔好不好写。

这就是「回写」。**写的和被写的，不是两样东西，是一件事的两头。**

《道德经》的抄写者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块黑板。他们写的时候，手上有前人的字，眼里有当时人的话，脑子里有自己那个年代的规矩。他们写下去的每一个字，既是在抄，也是在写。写完以后，后人读的就是这一版，再抄，再写。

而我们今天读《道德经》，读的人自己，也是一块被写过的黑板。我们读到「道可道」的时候，脑子里已经有「神秘」「玄学」「养生」「成功学」这些旧痕在了。读，也是回写。

## ◆ 书里自己怎么说「回去」

有人会说，《道德经》自己不是教人「回去」的吗？归根，复命，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那「回不去」岂不是跟书对着干？

这个问题，我们这本书里反复碰到。先看书里自己是怎么说的。

**第十六章。**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万物纷纷，各自回到它自己的根上，回到根上叫作静，静就是回到生命的本分。

这一章的每一句，说的都是「回去了」。没有一句说「回去以后，已经不一样了」。我们要老实讲：**「根变了」这句话，是我们的读法，不是第十六章的字面。**写第十六章的人专门把这一点写了出来。

不过原文有一个小地方是白纸黑字的：它说的是「各复归其根」。根是复数的。不是万物回到同一个大根，是各回各的。

**第四十章。**　通行本只有「反者道之动」五个字。郭店本写成「返也者，道动也」，用的是带走字旁的「返」，意思只剩一个：走回来。通行本的「反」字有两个意思：相反，和返回。郭店这个「返」字，只剩下「走回来」这一层。

走回来了，回到的是原地吗？写这一章的人用爬山打了一个比方：下山的路，是另一条路。上山的时候背对着的东西，下山的时候正面对着你。

**第五十二章。**　「既知其子，复守其母。」已经知道了孩子，再回头守住母。写这一章的人注意到：这个「复」，是第二次守。第一次得到母，是被给的；第二次守，是知道了子之后，自己选的。文本没有说这两次守有什么不同，这是读出来的。

**第六十四章。**　章末是「复众人之所过」：回到众人走过的地方。回到的不是一个干净的原点，是一个被走过的地方。

这几处放在一起，我们读出来的东西是：**在这部书里，「回去」从来不是退回到什么都没发生的地方，是回到一个已经被走过、被写过的地方。**　黑板上的旧痕还在，你第二次落笔，正好叠在它上面。

所以才有「返」，而不是「回」。一个人下山，不是又走了一遍上山的路，是走另一条路回到山脚。山脚还是那个山脚，他已经不是上山时的他了。

这个读法，依据有两个，都不在第十六章的字面上。一个是上面这几章的几个字；另一个是这部书自己的流传史：它教人「各复归其根」，它自己的「根」，却是三份不同的抄本。这后一个依据，说实话，是类比：抄书是人的事，万物回到根是万物的事。我们只敢把它当类比用，不敢当证明用。

### ◆ 三个容易混的词：固，固化，统

走到这里，有三个词必须分开说，不然后面全会混在一起。

导论一画过一幅画：一团连着的丝，和一把被攥住线头的丝。后来写第五十五章的人，在「握固」这两个字面前被卡住了：婴儿的手攥得最紧，书里还夸他。这不就是攥吗？

作者对这件事做了一个裁定，我们照着重新读，才发现是三件事被我们混成了一件。现在把它们分开：

**固**，是保持连续、不断。一根线接着，没有被扯开，没有断在半路。**固化**，是土写死了，不能再改写。也许还连着，但再也写不进新东西。**统**，是外面有一只手，把丝拽向同一个方向。

三者不是一回事。

举几个日常的例子，不是为了论证，只是为了让手感清楚一点。

拧紧的一根绳，是几股线拧在一起。没有谁在外面拽着，拧紧了，就连成一根，不散。这是「固」。水龙头口上挂着的一滴水，不掉也不断，一直连着。这也是「固」。（这些都是类比，不是论证。物理学对「保持连续」这类现象有很好的解释，我们不替它编细节。）

新铺的水泥地，傍晚孩子拿树枝在上面写自己的名字，第二天早上还能抹平重来。过了几天，干透了，名字刻在里面，再想改，得用凿子。这是「固化」。水泥没有变少，没有变脏，甚至更结实了，只是不能再写。

一排队伍，有人喊口令，所有人踢同一个步伐，整整齐齐。这是「统」。每个人的脚，没有谁拧着谁，是同一个外面的口令在牵。

这三者外表可以很像：都是「稳住了」，都是「不乱」。区别在于问三个问题：**还连着吗？还能再写吗？是谁在拽？**

固：连着，能写，没人拽。固化：也许连着，不能写。统：连着也好，断着也好，反正有只外面的手往一个方向拽。

这个区分，对读《道德经》这本书很要紧，因为它能解释一件事：这部书被抄了两千多年，能不断，是因为一代一代的抄写者在「固」，把一根线保持着，没让它断在半路。如果没有这个「固」，什么也传不下来。

但同一件事里，也有「统」（避讳，是一只皇权的手拽向一个方向），也有「固化」的危险（被立成「经」，被背成标准答案，被当作考试的唯一依据，不许再改一个字）。

好几个层次混在一起，才是真的。

有一点必须说清楚：这三个词的用法，是作者定下来的，不是老子的原话。「固」这个字，在《道德经》里别的地方没有这样定义过。写第五十五章的人也

说了，「物壮则老」那句话，我们读成「固化」，是顺着上文的「强」读的，原文也完全可以只是「盛极则衰」的家常话。这是一个读法，不是证明。

### ◆ 一个样子写几遍，土就硬了

现在可以说说，为什么我们敢说「根回不去」之外，还要加一个「土会变硬」。

先看《道德经》里的一个字：统。

我把维基文库上的王弼本，逐章搜了一遍。按这份文本，《道德经》的经文里，一个「统」字也没有。

「统」字出现的地方，是王弼的注。注第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毂」的时候，他说：「毂所以能统三十辐者，无也。」毂能够把三十根辐条统在一起，靠的是中间那个空。注第三十五章、第三十八章、第四十一章、第四十八章的时候，也出现了这个字。

经文里没有，注里有。这件事我们后来想了很久。《道德经》第十四章的结尾是「是谓道纪」，用的是「纪」字。《说文解字》里，「统，纪也」，「纪，别丝也」：纪是丝的头绪。经文用的是「纪」，一根可以顺着理下去的头绪；「统」是后来的人用来概括这个意思的字。

也就是说，我们这本书一直在批的「统」，是从后世的解释里借来的一个词，用来说经文里隐隐约约有的一种姿势。这一点，请您在读后面的章节时记着：它是我们的词，不是老子的词。

好，回到土。

读完八十一章，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趋势（再说一遍，是趋势，不是定律）：

一个样子，如果被反复地写在同一片土上，这片土就慢慢变硬。

先看第五十七章：「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规矩越多，百姓越穷。郭店本在这里写的是「民弥叛」（据整理本），百姓越来越背离。不管是穷还是叛，说的是同一个景象：一条规矩立起来，不够，再立一条；越立越多，每一条都是同一个方向的拽。

再看第八十章「小国寡民」。一个读法是：很多个小地方，各自有各自的风俗，各自把自己的样子写在自己的土上，互相不干扰。这样，天底下的样子是多的，土是软的。写这一章的人读完发现，这个读法只对了一半：国与国之间是多的，国里面却是一个样子（食甘、服美、居安、俗乐，四个好字一路排下来，没有一个人说不喜欢）。「多」在国与国之间，「一」在国的里面。

我们可以想一个日常的情形。设想有这样一位游客，一连走了好几座城市的老街。招牌的样式差不多，卖的小吃差不多，连纪念品都像是同一个厂里出来的。每一家店，单独看，都没有错。可是连起来，老街成了同一条街。想在里面开一家不一样的店，房租、招牌、客人的期待，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推。

这就是「同一个样子，反复回写」。每写一次，下一次就更容易写成同样的样子，也更难写成别的样子。这片土在三个地方一点点变硬：

人们**想法里**能装的可能，越来越少，只剩下「本来就该这样」。人们**嘴上**能说的话，越来越少，只剩下一套公认的说法。人们**身上**使的劲，越来越只会往一个方向使。

这三处，下一篇导论会细讲。眼下只要记住：土不是一下子硬的，是一遍一遍写成一个样子，慢慢硬的。

《道德经》这部书自己身上，也发生过这件事。最后胜出的那个本子，是王弼那一份。一个整整齐齐的八十一章，一个人人都能背的「道可道」，一个

「经」的名字。这个样子一旦立住，后来的人读它，都是照着这个样子读。出土的帛书和竹简，就是把旧痕又翻出来的一次。它们不让我们回到原样，但让我们看见，这块黑板上本来还有别的字。

## ◆ 两个不要

讲到这里，容易滑向两个结论，我们先把它们拦下来。

**不要以为出土的就比通行的好。** 郭店本更早，帛书本更早，可早不等于近。早出来的抄本，也是某个人的手抄的，也有抄错的字，也可能是摘抄的选本。我们这本书在每一章都把几份抄本摆在一起，是为了看出「字是怎么挪的」，不是为了宣布「这一份才对」。

**也不要以为王弼本是个坏东西。** 一部书，如果有一天所有的字都定了，再没有人改一个字、换一种读法，那它就快成化石了。可是反过来说，正是因为有了一个整齐的、稳定的、被无数人背诵的八十一章，后来的人才有一个站得住的地方，去翻帛书，去读竹简，去在上面长出新的读法。写第七十六章的人用树来比：整齐的定本像树干，托着，出土的东西像枝条，伸出去。这个比方漂亮，所以我们自己也不放心，下面的「读不动」里还会再说它。眼下只记一点：统一的本子，既是土变硬的一个原因，也是我们今天能一起读同一部书的条件。两头都是真的。

## ◆ 读完八十一章，这套读法在哪里读不动

前面说了很多，现在要换一个口气。

按我们自己立下的纪律，一套读法如果顺得没有一点缝，就该怀疑它。读完八十一章，我们写章的人各自留了笔记，里面最多的就是「这里读不动」和「这里太顺了」。下面把它们收在一起，不替自己挑好看的。

**一、「根」字本身，我们用得太宽。**

这一篇题目叫「回不去的根」，意思是一片可以被改写的土。可是书里的「根」字，没有这样单一。第十六章，「各复归其根」，根是复数的，是每个东西自己的根。第六章，「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根是天地的来处。第二十六章，「重为轻根」，根是轻的底座，是一个重的、稳的东西。第五十九章，「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根要「固」，要扎得深，扎得牢。写第五十九章的人专门提醒：我们把「根」说成要保持可写的土，书里这里的根却是要固的根，字面是对着的。

所以我们说的「根」，是我们的用法。它借了书里的字，没有一一对上书里的意思。

**二、版本史作证，太好用了。**

几乎每一个核心章，写到最后的「回落」，都拿「这部书自己」来作证：它教人归根，它自己回不去。第七十六章用了年轮和树干，写的人自己说这个比方「太圆」，圆到要再补一个「伤疤」来破它；第八十章说这部书像一面镜子，写的人也觉得说得太顺；第四十章说「返」就是传抄。这些回落，写的人各自都写了一句自我提醒。第四十章的写作者说得最直白：「我是不是只是在找一个理由，让这本书的名字站得住？」

一个什么都能解释的说法，是要小心的。更何况，抄书是人的事，万物回到根是万物的事，我们是拿前者类比后者。类比有用，但不是证明。

**三、郭店这个证据，我们几乎没法用。**

对勘的结果出来以后，没有给我们多少帮助。第二章到第六十六章里，郭店本来就缺一半多的章（六十六章里缺三十五章）。我们心里最看重的十九个核心章，缺了十个，其中有第一、六、十四、四十二、七十六章，缺的比例和平均差

不多。预先标成「要靠一个判例才贴得上」的几章，在第六十六章以前的有四章，郭店缺了三章（第三、三十六、六十五章），留了一章（第三十七章），样本太小，证据很弱。至于第六十七章到第八十一章，郭店整块没有，更是什么也说明不了。

那个判例，是「文本里混进了儒家的一」。我们预先立下它，来解释几章读不通的地方。写章的人读下来，有的说它没有证据（第六十五章），有的说这一章不需要它也能读通（第三十六章），有的说要靠它才勉强成立，而它自己可能就是个补丁（第八十章）。所以我们一直只敢写「可能」。

有一个办法，是写第八十章的人提的：把「使」字出现的几章，各找一段平行的文字，看「使」在平行文字里是不是也缺席。《庄子》里有一段和第八十章几乎一样的话，但没有「使」字。这是目前最像线索的东西，我们还没有走完这一步。

**四、删掉我们的词，常常什么也不剩。**

我们给自己定了一个检验：把一章里所有和我们理论有关的词都删掉，论证还站得住吗？站得住，说明你只是在套；站不住，才说明这个词真的添了东西。

做下来，结果有些尴尬。第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写的人发现，删掉我们的词以后剩下的，几乎就等于传统的读法。第二十六章，删完以后剩下一句老格言。第六十四章，删完剩下「善始善终」。第七十七章、第七十八章，写的人都说，删完以后和《周易》《尚书》里的话差不多。

也就是说，我们这套读法，在很多章上多出来的东西很少，有的章上一点也没有。好几位写章的人，在整章里一个专门的词也没有用，并不是偷懒，是找不到一处可以老老实实指出来源的地方。

**五、读不动的章，和顺得可疑的章。**

读不动的，我数了一下，有十来章：第三十一章把赢了的仗办成丧事，第六十二章，第六十九章，第七十三章，第七十四章，第七十九章，还有第五章的「圣人不仁」、第五十章的兕虎甲兵、第五十五章的「毒虫不螫」，等等。每一章，写的人都老实写了「读不动」，没有硬塞。

反过来，写章的人自己标出来「顺得过头」的也有十来章：第十五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八章，第三十四章，第五十一章，第六十四章，第六十八章，第七十二章，第七十七章，第七十八章。

这两份名单放在一起，有点意思：读得最顺的章，正是最该提防的章。

**六、日子里的故事，有一个共同的套路。**

好几位写章的人，不约而同地写到：每一章后面的三个小故事，很容易写成同一个收尾，「哪一步统了，哪一步还连着，换一种做法会怎样」。全书两百多节如果都是这样，读者会读出一个套路。还有人提醒：故事越好看，越不能当证据。这些故事都是设想的，是类比，不是论证。

**七、导论一里有一个例子要打折扣。**

导论一说，通行本的「常」字，在第一章被否定，在第十六章被肯定，同一个字一贬一褒。写第一章和第十六章的人去翻帛书，发现帛书里这是两个字：第一章写的是「恒」，第十六章写的是「常」。通行本里「同一个字」的样子，一部分是避讳把两个字并成一个之后留下的。

这对「每个字要放进语境里读」的读法，不是削弱，反而多了一条证据：这个字的「统一」，恰恰是后人合并出来的。但它是对导论一那个例子的一个修正：别太满意「一个字，一贬一褒」这个漂亮的说法。有一种可能是，老子（或最早的书写者）根本没有玩这种把戏，是我们这些后来的读者，被通行本的字形带进了一个很好看的格子里。

**八、「同一个样子反复写，土就硬」，有反例。**

导论一让您写过一个「一」。这一横，三千多年来被无数只手写了无数遍，样子基本上是同一个样子。可是没有谁觉得「一」这个字被写死了。每一个人落笔，是自己的手，自己的劲，这一笔和上一笔不一样。

可见，光是「写得多」，土不会硬。硬的不是次数，是那种「必须写成同一个样子，写得不一样就算错」的要求，尤其是这个要求来自外面的时候。这一点，我们在上面说得并不清楚，只能先承认：从「同一个样子反复写」到「土变硬」，中间缺了一环，我们自己也没有补上。

**九、书里也有赞美「传下去」的章。**

第五十四章：「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建得好的东西拔不掉，抱得好的东西脱不开，子孙祭祀代代不断。这是对「守」和「传」的赞美，写这一章的人说得很坦白：它和「为道日损」顶着，是这本书里一个没有消化的硬块。郭店本有这一章，所以也不能推给「后来混进去的」。一部书里，既有「回去的路是另一条路」，也有「代代不辍」，我们的读法至少在这一处，没有把两头缝上。

以上这些，不是客气话。如果您读到后面的章，发现哪一处我们说得太顺，请相信自己的感觉。

## ◆ 回到那块地

回到开头那块菜地。

孙子在地头蹲了很久，把那把土还给爷爷。他没有再问「这还是不是原来的地」。他问的是：「那今年种什么？」

爷爷说：「看土。」

读《道德经》，不必先问「这是不是原来的老子」，这个问题，司马迁就答不了。可以问的是：这一份抄本，是被谁的手写过的？这一处改动，是年轮还是伤疤？我手里这把土，现在还松不松？还写得进去吗？

《道德经》教人「复归」。可是它自己，从来没有回到过任何一个原样。我们不觉得这是它的毛病，也不觉得这是一个漂亮的讽刺。我们只觉得，这大概就是一个「根」本来的样子：不是埋在下面不动的东西，是一块一直有人下锄头、一直有东西翻进去的地。

下一篇，讲五个字，和一个词：婴儿性。

带走的话

**回去的路，是另一条路。根是一块一直被写的土，不是埋着的老物件。别找原本，去看每一笔是谁写的。**

小　账

**这一篇摸到的是一、分、柔、统、复里的哪一环？**复；同时把「固」「固化」「统」三个词分开。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回去不是退回原点；靠的是第十六、四十、五十二、六十四章的几个字和版本史，而「根变了」这句话，是我们的读法，不是这些章的字面。

◆

# 导论三

婴儿性：五个字

## ◆ 一团面，五个动作

设想一位拉面师傅，站在案板前。一团和好的面，已经醒了半个钟头，软软地摊在案上。

他双手托起面团，往两边一抻，面团变成一根长条。这是**一**：从头到尾，连着。

他把长条对折，再抻。一根变成了两根，可是两根在折弯的地方还连着，没有断。这是**分**：分出来了，没有分家。

面醒得好，抻多长都不断，折多少回都经得住，手一放，它还愿意接着变。这是**柔**。

要是旁边有个人性子急，伸手按住面的一头，使劲往一个方向拽，面是拽直了，又细又平，可是经不起，不是断，就是绷成硬邦邦的一条，再也折不回去。这是**统**。

最后，师傅把抻好的面收拢，折回来，从头再抻一遍。第二遍抻的，已经不是第一遍的那团面了，面里的筋络被抻过一回。这是**复**。

一团面，五个动作。这一篇要讲的五个字，就是：一、分、柔、统、复。

先说两句扫兴的话，免得您读下去的时候太当真。

第一，面团只是个比方。拉面是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有先有后；《道德经》里这五个字是互相缠着的，没有谁排在谁前面。

第二，导论一说过，八十一章里的每一章，都会落在这五个字里的某一个上。写完以后，我们要收回这句话。有的章同时碰到好几环，有的章一环也不太贴，写章的人老老实实写了「这一章没有」。所以这五个字，只是一组坐标，用来给您指个方位，不是一张分类表。

## ◆ 一：摸出来的不间断

导论一让您写过一个「一」。手上的感觉只有一句：没断。这一节要回答的是，这个「没断」，在《道德经》里站得住多少。

先做个小小的想象。让一个人闭上眼睛，用手摸一块布。他摸得出这块布是顺着织的还是斜着织的，哪里织得紧，哪里织得松，哪里有一根线是后来补上的。再让另一个人睁着眼睛，看一眼，说：这是一块蓝布。

两个人说的都是真话，可说的不是一回事。睁眼看到的，是一个有边有色的整体，一块「蓝布」。闭眼摸到的，是一路没断的纹理，一寸一寸接着往下摸。

这本书说的「一」，是后一种。

原文里有什么支持它？我们能指出来的，是一串动词。

第十章：「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抱。第三十九章：「昔之得一者……」得。第十四章：「故混而为一。」混。

没有一处说「看见了一」。

第十四章最清楚。「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手也抓不住，最后才「混而为一」。请注意，这个「一」，是三样本领都失灵了以后才出来的，不是看出来的整体。帛书在「搏」的地方，写的是一个整理者读作「揗」的字，《说文》解作「抚也，一曰摹也」：抚摸，顺着摹

下来。抓不住，但可以顺着摸过去。这一章结尾，「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也是「跟着走」的口气：没有头，没有尾，你只能在它中间，跟着它走。

摸出来的「一」，就是跟着走的时候，手上一直没有断的那个感觉。

这里有两只手，值得分开。一只是**抓**的手：看见一样东西，伸手去按住它，攥在手心，量一量，说一声「就是它」。另一只是**摸**的手：贴着它，顺着它走，不急着说它是什么。抓的手要先找到一个头；摸的手可以从任何一处开始，因为它没有头。第十四章的「搏」和「揗」，就是这两只手。导论一里一团丝和一把丝的差别，说到底，也是这两只手的差别。

还有一件小事：这个「一」，不是数字，不是「一个、两个」的那个一。它是一种状态：连着，没断。所以《道德经》里的「一」，是不能数的，数了就分了。

**那「道生一」怎么办？**　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读到「道生一」，很容易想到一个画面：有一个叫「道」的东西坐在最前面，下了个蛋，叫「一」。那样的话，道是第一个起点，一是第二个起点，一前一后，和「一就是没断」有点打架。

我们不这样读。这里的「生」，说的是**运行**。道不是一个坐着不动的东西，道就是那个一直在走、一直在长的过程。「道生一」，是这个过程走到了「没断」的这一步，不是另外冒出一个新东西。就像说「河生出了水流」，没有人去问河和水流哪个在先。

那这个「没断」，是谁感到的？这里要说一个中华文化的路子：侧重「摸」。摸，就是触觉。触觉里最说不清的那一层，中国人叫**气**。气不是一团看得见的雾，是你坐进一间屋子，感到它暖，感到它闷，感到有人进来了，屋里的空气变了。一种被感到的连续。所以「道生一」在这条路上读，说的是：道的运

行，被手摸到、被气感到的时候，就是「一」。不是看出来、数出来的整体，是摸出来的不间断。

这个读法是作者定下来的口径，我们照着写。它有几个字的支持：抱、得、混、揣。可是「中华文化侧重摸」是一句很大的话，我们手里的字，撑不起这么大的话。后面「读不动」的一节，还要回来说它。

### ◆ 分：铅笔线，还是刻刀线

写完「一」，笔提起来，落下去，写第二横。这一提一落，是**分**。

分是必须的。第一章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一个东西要说出口，就得有个名；一叫，被叫的和叫的，就是两样了。第三十二章说：「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开始制定，有了名，名一有了，就该知道停。这个「制」字，右边是一把刀。

所以分不是错。没有分，就没有名字；没有名字，就说不了话，这五千字也写不成。

《庄子》里有一句话，讲的正是这件事：「夫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刚一开口说「一」，说的人和被说的「一」，就是两样了；再加上「一」本身，就是三；从此往后，越数越多，再会算的人也数不完。数数，是从说话开始的。

同一本《庄子》里还有另一个数数的故事。中央之帝叫浑沌，没有七窍。南海之帝和北海之帝，为了报答他的款待，想给他凿出七窍来，好让他也能看、能听、能吃、能呼吸，于是「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一个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个是「一天凿一窍，七天死了浑沌」，都是在数。写第四十二章的人看出来：区别不在数不数，在数完以后，还连不连。

问题在于，分是怎么分的。

设想一张双人课桌。两个孩子要在中间画一条线，各占一半。一个孩子拿铅笔画了一道，另一个孩子觉得不够认真，拿小刀在桌面上刻了一道。

两条线都是线，都把桌子分成了两半。可是铅笔线，哪天两个人和好了，拿橡皮一擦，桌子还是一张桌子；刀刻的线，桌子上留下一道疤，擦不掉。

《道德经》里有两个字，说的就是这个差别。第二十八章：「大制不割。」真正大的「制」，不下刀。第五十八章：「方而不割，廉而不刿。」有棱角而不割人，有锋利而不伤人。方和廉，是有边的，有边就是分；不割，是这条边没有变成刀口。

第四十二章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是同一个意思的另一种说法：每样东西身上都带着自己的另一面，分开了，可是有一口气在两者之间动着，仍然连着。

所以分的标准，不是「分没分」，是**分了以后，还连不连**。铅笔线，连；刀刻线，不连。

第二章那六对话，也是这个意思：「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六对东西，六个不同的动词：生，成，形，倾，和，随。写第二章的人特意提醒：这里没有「转化」，没有「甲变成乙」，只有「相依」，一个靠着另一个才站得住。分开的两样，彼此还牵着。所以第二章不宜简单地说成辩证法。

这个区别，我们在每一章里都在用。它的好处，是给了一个可以问的问题。它的坏处，是什么时候是铅笔，什么时候是刀，常常要等事情过去了才看得出来。

## ◆ 柔：水的三种

说「柔」，先说它不是什么。柔不是软弱。第五十五章的婴儿，「骨弱筋柔而握固」，骨头是软的，筋是柔的，可是手握得牢。软，但不断。柔的反面，不是刚，是**硬到不能再写**。

用这本书自己的话说，柔，就是那片土**还写得进去**。一块醒好的面，你按一个窝，它留一个窝，你再按一个，它再留一个；一块晾干了的面，你按不动。前面那一块，是柔；后面那一块，不是更强，是写不进去了。

说到柔，没有比水更常用的比方了。第八章「上善若水」，第七十八章「天下莫柔弱于水」。

写第八章的人，起先想把水看成「一片还能被写的土」，写着写着发现套不上：水不是被写的，水是写的那只手，是水冲出了山谷。后来作者对这件事做了裁定，我们照着重写：**水有三种**。

第一种，是水的**样子**。倒进碗里是碗，倒进瓶里是瓶，端在手里是一汪，落在地上是一摊。水没有自己的形，这是它**显出来**的样子。第八章里对得上的，是「上善若水」和「几于道」：水最像道，但也只是「几」，差不多。

第二种，是水走的**路**。水不是站着不动的，它往下走，汇成小溪，汇成江河，一路冲出沟来。这是水**一步步走出来**的东西。对得上的，是「处众人之所恶」：待在别人不愿去的低处。

第三种，是水待的**地方**。山谷，河床，水潭。这些是被水冲过的土，可冲出来以后，反过来又决定水往哪儿流、流多快、积在哪里。对得上的，是「居善地，心善渊」。

三种合在一起，有一点要说清：**水既是写的，也是被写的，而且这是同一件事。**　水冲出河床，河床又改写水；水走的路，就是水待的地方被一点点写出来的过程。所以不必把「写的手」和「被写的土」拆成两种柔。在水身上，写和被写没有分开过。这和导论二里那块黑板，是一个道理。

柔还有一层，要借第七十六章。那一章里，有两句话挨得很近：「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和「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第一句是分类：硬的是死的一类，软的是活的一类。第二句却是摆放：强大的在下面，柔弱的在上面。写这一章的人用一棵树来讲：粗硬的树干在下面，托着；细软的枝条在上面，伸向光。硬的没有被扔掉，是被放在了该在的地方。

也就是说，柔不是赢家，是**位置**。枝条软，是因为它在上面；树干硬，是因为它在下面。把软的全捧上天，把硬的全踩下去，这棵树反而活不了。

这个读法，我们自己也提防，下面会说。

### ◆ 统：外面的一只手

「统」，导论一画过，导论二又把它和「固」「固化」分开了。这里只补一句：统不是一个坏人。

设想家里的插座。全国的插座孔，大致是同一个样子，买一个插头，到哪儿都插得进去。这是统，它很可贵。要是每家一个孔型，买一盏台灯，先得量一量孔，那日子没法过。

所以统是要有的。一件好东西，要传给很多人，要一模一样地做一万次，没有统不行。后面讲「0到1和1到N」的时候，我们还会回到这一点。

《道德经》批评的，不是统，是**统成了唯一的**，而且是外面的一只手往一个方向拽。

第二章是个例子。「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皆知善之为善，不善已。」要害在「皆知」两个字：一个标准立起来，天下人都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善。可是标准一立，不合标准的那一半，就被切了出去，成了「恶」，成了「不善」。红榜一挂，没上榜的就多出来一半。

这是老子批评「统一」的方式：**不是说对立会转化，是说统一怎样制造对立。**

第四十九章，像是把这件事翻了一面：「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好人，我对他好；不好的人，我也对他好。被标准切出去的那一半，没有被扔在外面。写第四十九章的人把它和第二章看成一正一反：第二章讲切，第四十九章讲不切。

还要老实交代一件事。导论二说过，《道德经》的经文里没有「统」字，它在王弼的注里。五个字里，一、柔、复，经文里都有；「分」，经文里说的是「始制有名」；「统」，经文里说的是「纪」。这五个字是我们摆的坐标，不是老子的五个词。

### ◆ 复：回来的人，不是走的人

「复」，导论二已经讲了大半。这里补两点。

第一，复是松开。统，是外面有一只手把丝拽向一个方向；复，是把这只手松开，让被牵着的丝重新连回去。重新连回去的丝，已经不是原来那一把了，它被牵过，被拽直过，又松开过，身上带着这一遭的痕迹。

书里讲「复」的地方不少：复命，复守其母，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复众人之所过。每一个「复」，回去的地方都不一样，有的回到根上，有的回到母上，有的回到别人走过的路上。写第五十二章的人建议，有空可以列一张「复」的清单，看每一个「复」回到的是什么。这张清单，我们还没有列完。

第二，有一个小小的怪处。第二十八章说「复归于婴儿」。可是一个大人，怎么可能再回去做婴儿？他认得字，欠过账，被人骗过，也骗过人。

第五十五章给了一个线索，别处都容易滑过去，这里值得停一下：「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是「比」，不是「是」。像，但不是。

所以「复归于婴儿」，不能读成回到出生那一刻。能读成的，是：把婴儿身上那个最要紧的东西，留住，或者找回来。那个东西，我们叫它婴儿性。

## ◆ 婴儿性：三个地方，都还写得进去

先读第五十五章里的三句话。

「骨弱筋柔而握固。」软，而不断。

「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字面上说的是一个小婴儿，还什么都不懂，浑身的劲却已经是满的。说法还空着，劲儿已经到了。

「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哭了一整天，嗓子不哑。劲儿一直流出来，没有被什么卡住，也没有枯。

三句连起来，婴儿性是什么？是**说法空着，劲儿满着，而且这两样之间没有被拴死，也没有被拆开**。说法没有去管劲儿，劲儿也不用等说法。它们连着，却不是一条线拴着另一条线。

反过来，原文紧跟着有一句：「心使气曰强。」念头开始拽着劲儿走，一头拴住另一头，拽直了。这时候，说法一旦写满，劲儿就只能照着说法使。

所以，婴儿性不是天真，不是不懂事，也不是回到什么都不知道。**空着，不是没有，是还没有被一个说法拴住**。

第五十五章接下去还有一句：「知和曰常，知常曰明。」（郭店本和帛书甲本作「和曰常，知和曰明」，少了一层「知」。）「和」，是前面「终日号而不

嗄」的那个和：各处都在，合起来是一个孩子，没有谁压着谁。这样的状态，书里叫「常」，是生生不息的那个常，不是第一章里被否定的那个。再往后是「益生曰祥」：给生命一直往上添，反而不吉利。添得太满，也是在写死。

这本书把这片土，分成三个地方来看，三处都要保持写得进去，才叫婴儿性。

**第一处，想法里的。** 脑子里能装下几种可能，眼前的环境你认不认，自己心里那个「我是谁」，是不是已经定了。这三样合起来，就是你怎么认这个世界。

**第二处，嘴上说的。** 说法，道理，算账。你解释一件事的时候，有几套话可用；你给自己算账的时候，有几种算法。

**第三处，身上的劲。** 底气，冲劲，攒下的位置。力气往哪儿使，使不使得出来，使完了还有没有余地。

设想有三位邻居。

第一位，想法里写满了。无论你跟他说什么新事，他三秒钟之内就把它归进一个旧抽屉：「这个我知道，就是……」他不是笨，他是太熟。

第二位，嘴上写满了。他只有一套话。高兴用它，难过也用它，别人出了事，还是用它。话是对的，可他每次开口，你都知道下一句是什么。

第三位，身上写满了。练了二十年的一个动作，改不掉了；一条走熟的路，换一条就不会走；肩膀一直耸着，已经不是他自己耸的。

三位邻居，没有一位是坏人。他们都是「固化」了，土在某一处写死了。婴儿性不是说这三位的东西不好，是说：这三处，要有至少一部分，还留着可以写的地方。

要老实交代的是，第五十五章只落实了后两处：「未知……而全作」是说法和劲儿。第一处，想法里的，这一章里没有原文的落脚，是我们从别的章拿来补的。三处里，这一处最松。

还有一点，是三处之间的关系。它们不是三间互不相干的屋子，更像三个互相通着的房间。想法里写满了，嘴上就只剩一套话；嘴上只剩一套话，身上的劲就只会往一个方向使。反过来，身上的劲被固定成一个动作，嘴上和想法也跟着变窄。而外面那只「统」的手，可以从任何一处伸进来：从想法进（「你应该这么看」），从嘴上进（「大家都这么说」），从身上进（「动作要标准」）。

所以婴儿性不是守住其中一处，是三处都别让一个样子独占。

还有一句必须说在前面。婴儿性，不能被做成一张考核表。如果有人拿着这三处，去给别人打分，「你的想法还有几分可写」「你的话还有几分活」，那这三处就又成了一个外面的标准，一只手在往一个方向拽。这本书自己，也不能成为那只手。

### ◆ 0到1，1到N

最后一节，讲一对数字。它是整本书里用得最多的一把尺，也是我们最不放心的一把。

先用大白话说清楚。

0到1，是从没有，到第一个。1到N，是有了第一个之后，一个接一个做下去。

设想一位刻章的师傅。要刻第一枚章，他面前是一块空白的石头。刻成什么样，没有谱子；刻得好不好，要刻完才知道；刻坏了，这块石头就废了。每一刀都是判断，没有可以抄的东西。这是0到1。

第一枚章刻好了，拿它盖一万次。每一次盖出来的印子，都一模一样。要是没有这个模子，一万份合同没法生效。这是1到N。

注意，1到N靠的是「一模一样」，也就是靠统。章要是每盖一次变一个样子，就不叫章了。所以前面说统不是坏人：1到N离不开它。

两样都需要。只会0到1，永远只有一枚章，做不大，传不下去；只会1到N，印泥再红，也盖不出一枚新章来。

读书学东西也一样。把同一类题做一百道，是1到N；第一次自己想出一种别人没教过的解法，是0到1。

原文里有它的影子。第一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始，是第一下，那时候还没有名字；母，是有了名字，能一个一个生下去。第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学，是一天比一天添，添知识，添本事，这是1到N；道，是一天比一天减，减到最后给新东西腾出地方，这是在为0到1留门。

要老实说一句：第四十八章的原文里，一个「生」字也没有，「损」也没说损什么。把它读成「两种生」，是这本书借这一章立论的位置，不是原文给的定义。

为什么说「减」是在为0到1留门？可以想一间堆满了东西的屋子。想放进一张新桌子，不是桌子不好，是没有地方。要放新的，先得搬走一些旧的。这不是说旧的不好，也不是说要全搬空，是说：一间永远塞满的屋子，再也进不来一样新东西。1到N一路加下去，屋子越来越满，本事越来越多，却也越来越没有地方放那个还没出现的0到1。

这本书的作者有一个更大的说法，我们先照着写，再提防：孔子那一路，更重视把好东西一代一代传下去，要有标准，要「正名」，所以看重1到N，需要

统；老子这一路，更在意下一个新的「一」从哪里来，要从还能变的土里生出来，所以不能统。这是对两家思想的一个很粗的概括，我们不敢保证它公平。

有一点要紧：老子并不反对1到N。他反对的是，在已经写死的土上，一直做1到N，再也生不出下一个「一」。第一章里「有名，万物之母」说得很清楚：母是要的。

那么，线画在哪里？刻章的师傅，第二枚章在第一枚上改了一小笔，算1到N，还是算0到1？外婆每一次做菜，盐都稍有不同，算复制，还是算新生？这条线，我们给不出来。能给的只是一个问法：**这一次做完，下一次还有没有不一样的可能？**

### ◆ 回到案板前

回到拉面师傅。

那个性子急的人，按住面头，使劲往一个方向拽。师傅没有骂他。师傅只是伸手把面接过来，放回案板上，盖一块湿布，让它醒一会儿。

过一阵，面又软了。师傅重新抻开，对折，再抻。这一回抻出来的面，比头一回更匀，因为筋络被拽过一次，又歇过一次。

这个小场面里，五个字都在：面是**一**，折一下是**分**，醒好的面是**柔**，急性子的那只手是**统**，松开手、盖上布、重新抻，是**复**。婴儿性，是这团面的脾气：不管被抻，被折，被按，只要肯醒，就还接得住下一次。

不过请再看一遍，这个场面太整齐了。真实的面团不会这么听话，真实的人也不会。面拽坏了，有时候就是坏了，醒也醒不回来。《道德经》没有告诉我们，土写死了以后能不能救。它只告诉我们：土还软的时候，要小心。

## ◆ 读完八十一章，这五个字在哪里读不动

照例，到了这一步，要把不顺的地方摆出来。

**一、这五个字能解释的，比我们想要的少。**

第三十一章，写的人写下的是：母题滑过去了，涌现一节写「这一章没有」。第六十九章，写的人说它根本不该有涌现，选择不写。第六十二章、第七十九章，也是读不动。这些章里，五个字帮不上忙，我们没有硬塞。

**二、「一是摸出来的」，证据太薄，对手太强。**

证据薄：抱、得、混、揯，几个字。从这几个字，推到「中华文化侧重摸，摸就是气」，跨度太大。我们能说的只是：这是一个读法，它顺着这几个字走。

对手强：最有名的注者王弼，他的「一」，恰恰不是这样读的。他注第二十二章说「一，少之极也」；注第八十一章「知者不博」说「极在一也」；注第十一章说「毂所以能统三十辐者，无也」。他的一，更像一个统摄的点。写第八十一章的人把这件事说得很干脆：「王弼是统，本书是连。」

还有几处，我们没法收进去。第二十二章「少则得，多则惑」，「少」和「不间断」不在一个方向。第三十九章「得一」，最老的两家注读成「抱住所得，就会裂」。

还有一处，更直接。起先我们以为第五十六章的「玄同」，是「一」的原文定义。写这一章的人把问号打在了这里：同一个「同」字，在《国语》里史伯的口中是坏的（「同则不继」），好的是「和」。所以「一」的原文定义，到底更靠近「同」，还是更靠近第五十五章的「和」，我们没有定。

另外，第四十二章写的人，原本觉得「道在一的前面」，和「一就是没断」有张力。这条缝是作者的口径把它缝上的，不是它自己长好的。

还有一环，是最松的：气。我们把「气」说成被摸到、被感到的连续。可是按我们手里的王弼本，经文里「气」字一共只出现三次：第十章「专气致柔」，第四十二章「冲气以为和」，第五十五章「心使气曰强」。三处里，没有哪一处明说「气是摸到的」。把「气」和「触觉」连在一起，是我们从日常说话里带进来的联想，不是从这三句话里读出来的。所以「摸」和「气」这一头，我们说得最不放心。

### 三、柔，很容易被拿去赢。

读下来会发现一个现象：不少章里，写「柔」的话，用的是「胜」这样的词。第七十八章，一章里三个「胜」：莫之能胜，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第四十三章，水「驰骋」在最坚硬的东西里。第三十六章、第六十九章、第七十三章，都有这个味道。柔，在这里偏向了一种术：用软的办法赢。

我们预先有一句话：「教柔弱的话，最容易被拿去用刚。」写第三十六章的人发现，这句话对我们自己的读法，也成立：这本书把柔读成「位置」，把水读成三种，会不会也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教人「怎么用软的取胜」？我们没法保证不是。

第八章的水，也留着没解开的东西。帛书乙本，此章写的是「水善利万物而有争」，甲本是「有静」（「静」通「争」），和通行本的「不争」，一字之差，意思相反。三种水的说法，并没有把它解释开。「政善治」那一句，放在三种水的哪一种里都不顺，很可能这一章后半截已经不是在写水了。

第七十六章，也要补一句。「柔弱者生之徒」，它自己就是一个分类，很像第二章批评的「皆知」。我们最喜欢的一章，至少有这个味道：它在做它批评的事。

### 四、婴儿，被我们挑着读。

第二十章里也有婴儿：「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这个婴儿，是孤零零的，没有归处。第四十九章「圣人皆孩之」，「孩之」有两种读法：像对孩子那样照看，或者让百姓成为孩子。若是后者，婴儿就是被安排出来的。

还有一件我们自己的补充：真的婴儿，是需要被养的。他握得紧，哭得响，可他也饿，也怕，一个人活不了。我们挑了「握固」「号而不嗄」，没有挑他的无助。这是一个选择，不是原文的全部。

**五、「三处」，太整齐了。**

写第八十章的人，把「食、服、居、俗」分进土的三处，立刻怀疑：太整齐，是不是塞进去的。写第五十六章的人，把三对「不可得而」对上三界各一格，也写了「待戮」。写第十九章的人，把「三绝」对上三界，写出来又明确作废了。还有好几位，在整章里一个专门词也没落。三处，是我们的框，最贴的地方是第五十五章，别的地方，贴得都不太放心。

**六、0到1和1到N，最好用，也最像万能钥匙。**

第二十五章，把没有名字的东西叫「天下母」，「始」和「母」的分法，在这里就破了。第五十二章，「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两样叠在了一起。写第二十五章的人老实说：我倾向一种补丁式的解释，请别写成已证。

第四十五章的写作者发现，「缺就是留口」这把钥匙，也能打开第二十章的「愚」、第四章的「冲」，万能钥匙的味道重。第七十二章的写作者问：是不是太多章，都在用「别压住别人的土」这一把钥匙开锁？

如果一个说法，对任何一章、任何一个故事，都能说「这里是1到N，那里是0到1」，它是在解释，还是只是在给事情起名字？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答案。

**七、五个字，是读之前就摆好的。**

还有一件事，必须当面承认。这五个字，是我们动笔写八十一章**之前**就商量好的。动笔之前，我们还预先写下了：哪八章大概贴不上，哪五章要靠一个判例才贴得上。先有了坐标，再去读文本，读的时候眼睛就会往坐标上靠。这是任何一套读法都有的毛病，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避开。能做的只有两件：把读不动的老实写出来，把删掉术语以后还剩什么也老实写出来。至于做得够不够，不是我们说了算。

**那这五个字，还有什么用？**

我们的回答很朴素：把它们当作五个问题。

一，**连着吗？** 二，分了，**割了吗？** 三，**还写得进去吗？** 四，**是谁在拽？** 五，回来的时候，**看见自己的脚印了吗？**

五个问题，您可以拿着去读《道德经》，也可以拿着去读别的书，去看自己的日子。答案不一定是我们的。

带 走 的 话

**一是摸出来的不断，分了还连，柔是写得进去，统是外面一只手。婴儿性，是想法、嘴上、身上三处，都不写死。**

小　账

**这一篇摸到的是一、分、柔、统、复里的哪一环？** 五环都碰；「婴儿性」落在柔与复之间。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 教的是三处都留着可写；靠的是第五十五章的「未知……而全作」和「握固」，其余多半是我们的读法，「一是摸出来的」证据最薄。

◆

# 导论四

不用统一的语义读

## ◆ 修鞋老贺和一个「软」字

设想小区门口有一个修鞋摊，摊主老贺，干了二十多年。

一天上午，来了三个人。

第一个是位带孩子的母亲，拎着一双新买的童鞋。她捏了捏鞋底，说：「这鞋底太软了，孩子穿了脚不吃劲，能不能垫一层？」老贺接过去一看，点头：「是软了点，我给你加一层硬的。」

第二个是个骑电动车的年轻人，鞋跟磨歪了，想补。老贺把鞋拿过来，说：「你这鞋底是好底子，软硬正好，穿了舒服，就是跟磨偏了，补一下就行。」

第三个是位老太太，拿来一双布鞋，说鞋面太硬，磨脚后跟。老贺说：「布鞋要软着穿，我给你拿木头槌子捶一捶，捶软了就好了。」

一个上午，同一个摊子，三句话里的「软」字，一次是毛病，一次是好处，一次是要做出来的东西。

没有人觉得老贺前后矛盾，也没有人去翻字典，问「软」到底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因为大家都听得出来：这个字是长在一句话里的。母亲说的是「鞋底」，要给孩子撑脚，软是缺点；年轻人那双是「好底子」，软硬合适，软是优点；老太太手里是布鞋，软是目标。你要是只记着一个「软」字的意思，到哪儿都用，这个上午你就一句话也听不懂。

读《道德经》，难就难在这里。我们读别人的话，从来不会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地「记意思」，可一到读老子，就总想先给每个关键的字立个统一的解释：

「常」就是什么，「一」就是什么，「愚」是褒还是贬。立好了，再拿它去读八十一章，哪一章对不上，就觉得是这一章出了毛病。

这篇导论要说的，是反过来的读法：**先看这个字落在哪一句话里，再问它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导论一已经提过这个想法。这里把它讲细：怎么做，凭什么做，做到哪里要停。

## ◆ 一条读法，四层语境

先说一个办法，再说它的规矩。

**办法是：每一个字，都放回它自己所在的语境里去读。**「语境」这个词太大，容易说空话。这本书把它拆成四层，每一层都是读的时候真的能去翻、去指的东西。

### 第一层　章内

这是最近的一层：这个字所在的这一章，前一句说什么，后一句说什么，同一个字在本章里出现了几次，是不是对着另一个字（有和无、柔和刚、上和下）。

比如第二章「有无相生」。这里的「无」不是「什么都没有」，是跟「有」对着的一边，缺了它，「有」也立不住。你不用知道别的任何章，只看这一句，就能读出来。

第十一章「当其无，有车之用」，这里的「无」是车轮中间那个空处，是能装东西的那块地方。这个意思，也只靠那一章里车、器、室三个例子就读出来了。

同样是「无」，在这两章里，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 第二层　三界

这是本书自己的说法，但意思很家常：同一句话，可以是在说**想法里**的事，也可以是在说**环境里**的事，还可以是在说**自己心里**的事。

比如「知足」。你在家里对孩子说「知足吧」，是在劝他收住想要的心，说的是他心里的事；你在单位里说「知足」，可能是在替公司把预算压低，说的是环境里的事；你拿「知足」去论证一条道理，说的是想法里的事。这三种「知足」不是一个意思。

第五十五章「心使气曰强」，「使」在这里是自己的心去驱使自己的气，是自己心里的事，用的是「驱使」的意思，带着贬义。第三章「使民不争」，「使」是在上面的人去让下面的人，是环境里的事，用的是「让」的意思。两个「使」，不是一个「使」，分开它们的，是它们落在哪一界里。

### 第三层　话类

这一层是：这句话是在**命名**，在**讲理**，还是在**算账**。

命名，是给一样东西起名字、立称呼，比如「强为之名曰大」。讲理，是在摆道理、下判语，比如「祸莫大于不知足」。算账，是在说「这样做，会得到什么」，比如「我无事而民自富」。

同一个字，落在这三种话里，往往味道不同。命名的话常常带着「只是个叫法」的口气；讲理的话是要人信；算账的话，里面藏着一个「要换回什么」。

这一层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第三章读「使」，第六十五章读「愚」，用得最多的就是这一层：同样是一只手在做事，这只手是在给东西起名，在讲道理，还是在盘算得失，读出来的东西差很多。

### 第四层　版本

这是最硬的一层：郭店简、帛书甲乙本、北大汉简、通行本，同一句话写得不一样。写得不一样，意思往往就不一样。

比如第二十二章，通行本是「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帛书甲乙是「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这一句据转引，我们没有对过帛书图版，见附录六）。抱，是揽在怀里；执，是手攥着；式，是榜样、标准；牧，是放牛放羊的人。同样是「一」，被两个不同的动作握着。你读通行本，觉得这一章在讲一个人怀里抱着道，给天下做榜样；你读帛书，就会想到另一个画面：一个人手里攥着绳子，管着一群牲口。这不是我们的发挥，是版本不一样。

这四层，由近到远，由软到硬：章内最近，版本最硬。一个读法站得越稳，指得出的层就越多、越硬。

### 这条读法的规矩

规矩只有一条，分两头说：

**一头：每个读出来的意思，都要能指出它是从哪一层长出来的。** 指不出来，就不算数。比如你说第五十五章的「强」是「逞强」，要能指到「心使气曰强」这一句，指到「使」在这里是自己对自己用力，指到同一章里的「益生曰祥」也是同一个过了头的口气。指得出来，这个读法就站住了。

**另一头：反过来，不是怎么读都行。** 一个字，在一个地方，能读出几个意思，是由那一处的语境圈定的，不是读的人愿意读成什么都可以。指不出层的读法，只是你想读的，不是书里长的。

这两头合起来，是这本书对自己的要求。后面每一章里，「扎手处」那一节，就是在做这件事：把某个字、某句话放回它的语境，说它在这里长出了什么，凭什么这么说。

### 这四层怎么搭着用

四层不是四道工序，不用一层一层打勾。读的时候，常常是一层先冒出来，别的层跟着来验。

比如读第六十五章的「愚」。先冒出来的是话类：这是在算账，不是在命名。接着看章内：同一章后面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智」和「愚」是对着的。再看版本：开头甲本「故曰」、乙本「古之」，说明这句话是在引一个古来的说法，还是在直说，两本写法并不一致。最后看三界：这是对着百姓说的，是环境里的事，不是自己心里的事。四层放在一起，「愚之」到底是淳朴还是摆布，仍然读不出来，但读不出来的原因就清楚了：缺的不是哪一层，是这个字眼本身两头都站得住。

这也是一种读出来的结果：**知道自己读不动在哪一层，也是读。**

### 附录怎么用

本书后面有七份附录，和这篇导论配着用：

- **附录一**是五本对照总表：每一章，郭店有没有，帛书写得有什么不同，章序挪没挪，北大简核到什么。第四层（版本）的材料在这里。
- **附录二**是八十一章判语速查卡：每章一句话，和这一章落在哪一环。
- **附录三**是关键字语境表：二十六个字，按章写每一处读成什么、靠哪一层。这篇导论讲的读法，在那里有完整的账。
- **附录四**是避讳与改字小栏。
- **附录五**是失效户：哪些章读不动，哪些章读得太顺，预先登记的和实际写出来的有多大出入。
- **附录六**是待核清单：哪些版本事实、哪些引文，到出版前还要再核。
- **附录七**是参考书目。

如果读到某一章，心里冒出「这个字是不是在别的地方是另一个意思」的疑问，就去翻附录三。如果冒出「这一句各个版本是不是一样」，就去翻附录一。

## ◆ 例一：「常」和「恒」

先拿最有名的一对字来试。

通行本的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个「常」，一般读作「永恒不变」：说得出来的道，不是永恒不变的那个道。

可到了第十六章，通行本说：「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这个「常」，却是好的，是要「知」的，知道了就「明」。

同一个字，在第一章被否定，在第十六章被肯定。

### 帛书里是两个字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里，情况不一样。我们手头的帛书转录（维基文库的帛书校勘合本，不是图版）显示，第一章写的是：

>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

是「恒」。而第十六章，「知常曰明」用的是「常」。

也就是说，在帛书里，「恒」和「常」是**两个字**，各管各的事。通行本把它们并成了一个「常」，读的人手里就多了一个「又贬又褒、两头打架」的字。

郭店简也一样，里面既有「恒」（比如「至虚，恒也」「此恒足矣」），也有「常」（比如「和曰常」）。这说明至少在战国到汉初这段时间里，「恒」和「常」是同时存在的两个词，不是一个词的两种写法。（郭店的字句，我们取的是网上的录文，没有对过文物出版社的整理本，见附录六。）

### 「恒」自己也不是一个褒义词

这里要小心，不要走到另一头去。

导论一为了讲得清楚，说得整齐了一点：好像是「恒」专管被否定的，「常」专管被肯定的。把帛书翻开看，没有这么整齐。

就拿第一章来说。同一章里，帛书还有这样一句：

> 故恒无欲也，以观其眇；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徼。

这里的「恒」是好的，是「一直保持着」的意思，一直没有欲，就能看见那微妙的东西。

所以，**同一章里，「恒」一边在「非恒道」里被否定，一边在「恒无欲也」里被肯定**。

再看别的章。帛书第三章说「恒使民无知无欲也」，这个「恒」是一直坚持着的做法，是一只手在上面「使」，读起来是冷的。第七十六章，帛书乙本说「其死也恒信坚强」，人死了，一直是僵硬的，这个「恒」恒定的是死掉的东西，是坏的。第七十四章帛书乙本「若民恒且必畏死，则恒有司杀者」，这个「恒」恒定的是一个「有司杀者」的位置。

这些例子合起来，说明的是：**「恒」这个字本身，不带固定的褒贬**。 它只管「一直如此、不变」。至于不变的那个东西是好的还是坏的，字不管，要看句子，看它前面是「无欲」还是「坚强」，看它是在命名，还是在算账。

所以，我们对「恒」和「常」的读法，比导论一那个整齐的说法要复杂：

- 它们是两个词，这一点帛书和郭店都能指出来；
- 「恒」自己就带两头的意思，不只是被否定的一头；
- 「常」在通行本里承担了原来两个字的活，所以才显得又贬又褒。

### 为什么会并成一个？

通行的解释是避讳：汉文帝名叫刘恒，臣民不能直接写这个字，要换成意思相近的字，于是「恒」被换成了「常」。

这个解释很有名，书里也要写。不过有几件事要老实说清楚：

**第一，这是通说，不是已证**。 我们没有看到过一份真正下令改「恒」字的诏书。我们写第一章时就写了这句话：「没有人真的拿出过一份诏书。」

**第二，帛书本身的抄写年代，说法不统一。** 通常的推断是：帛书甲本不避「邦」字（刘邦的名字），抄得早；乙本避「邦」，改写成「国」，但还写着「恒」，不避刘恒的「恒」，所以乙本大概抄在刘邦之后、刘恒登基之前。可是我们读到的维基文库帛书页首说明，却写着乙本「约抄于汉文帝时」。如果乙本真是抄在文帝时，按避讳的道理，它该避「恒」，可它没有避。这两个说法放在一起，是对不上的。

有两种可能：一是汉初的避讳没有后来那么严；二是乙本实际抄得更早。我们这里不挑。对帛书年代的最后说法，要看《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里整理者怎么说，这一步我们没有做到（附录四）。

**第三，避讳至多是并成一个字的一个原因，不一定是全部。** 两个字意思本来相近，抄的人、传的人顺手写成更常用的那一个，也是可能的。这一条是我们的推测，没有出处，只当一种可能。

所以这一条的最后写法是：**通行本的「常」里，有一部分，是原来两个字被并成了一个；并的原因，通说是避讳，但没有定论，也不一定只有这一个。** 读的人心里记住这个「不一定」就够了。

### 这个例子要你带走什么

这个例子里，读法一共用到了四层：

- 章内：第一章里「恒道」「恒无欲」各在什么句子里；
- 话类：是在命名（「非恒名」），还是在算账（「恒使民无知无欲」）；
- 版本：帛书、郭店的「恒」「常」分写；
- 三界：「恒无欲」是在说自己心里的事，「恒使民」是在说环境里手在上的事。

如果只拿通行本一个版本，只靠一个「统一的解释」，是做不到的。

### ◆ 例二：「愚」

三个「愚」，三种味道。

**第二十章。** 老子说：「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这个「愚」，是自己说自己。别人都精明，都有数，只有我糊里糊涂。这里面有自嘲，也有一点不服气的得意。这是**命名**，是一个人给自己起的称呼，不是在下判断。读到这里，没有人觉得「愚」是在骂人。

**第三十八章。** 老子说：「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先把答案认定了，抢在事情前面去断，这样的人，是糊涂的开头。这个「愚」是**讲理**，是一句判语，是贬义，明明白白。

**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这个「愚」是动词，是「使他们愚」。帛书里这一句的开头，甲本是「故曰」，乙本是「古之」，两本不一样。这是**算账**，是在说一种治理的办法：不让百姓精明，让他们淳朴，国家好治。

这一处最麻烦。「愚之」是「让他们回到质朴」，还是「让他们糊涂，好摆布」？字面上读不出来。读得出来的，只有一件事：**这只手是谁的，是不是又是一着棋。** 我们写第六十五章时的判语是：「‘愚之’的手若又是一着棋，人就还在对局里。」我们没有替书选，留着两种读法。

如果只用一个统一的解释，比如「愚就是淳朴」，第三十八章就读不通：「愚之始」是淳朴的开头？不通。如果「愚就是糊涂」，第二十章又变成自己骂自己，也不对。

放回各自的语境，三个「愚」各站各的位置，反而都读得通了，只剩下第六十五章那只手，读不动，照实写下来。

### ◆ 例三：「一」

「一」是这本书最要紧的字，也是最容易读成同一个意思的字。

导论一说过，「一」有两种摸法：一种是**不间断**，写一横，笔不提起来；另一种是**统一**，把许多东西拽成一个样子。书里的「一」，有时候是前一种，有时候好像是后一种。

试着把它放回各章：

- **第十四章**，「混而为一」：混在一起，分不出你我，是「还没有被拆开」的那种一。
- **第十章**，「载营魄抱一」：自己的魂魄抱在一块，不散，是自己心里的事。
- **第三十九章**，「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每一样东西，各自得到它自己的那个「一」。天有天的，地有地的，神有神的。这里的「一」，没有一个总的、给大家的「一」，是各得各的。
- **第二十五章**，「王居其一焉」（郭店写「王居一焉」）：这里的「一」就是数字，四大里的一个。
- **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是起点，是第一个出现的东西，排在「二」前面。
- **第六十七章**，「一曰慈」：序数，第一。

看出来了吗？同一个「一」字，有「混在一起」的，有「各得各的」的，有「第一个」的，还有数字「一」。**把它们读成同一个「一」，是读不通的。**

#### 第二十二章，一个字上的两只手

第二十二章最值得停下来看。通行本：

>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帛书甲乙（据转引）：

> 是以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

两个动词不一样：抱，揽在怀里；执，手攥着。两个名词也不一样：式，是样子、榜样；牧，是放牲口的人。

通行本给我们的画面是：一个人怀里抱着道，站在那里，天下人看着他，学他的样子。

帛书给我们的画面是：一个人手里攥着一样东西，管着天下，像牧人管着一群牲口。

这是同一个字「一」，但画面里，一个是「不间断地抱着」，一个是「攥在手里的线头」。这两种画面，正好对着导论一里说的那两种「一」：不间断的，和统一的。

这一处，我们看到的是**版本的差异本身就把两种读法摆了出来**。我们在写这一章时记下：「执一」是目前能读到的、关于「圣人手里也攥着线头」这件事**最早、也最硬的版本证据**。

不过这里要说清楚我们没有做到的：

- 「执一」出自帛书，这一句是转引，我们没有对帛书图版；
- 北大汉简这一章，我们只见到一份网上的手工转录，转录者自己说可能有错；
- 「抱一」「执一」在河上公、王弼、傅奕本里怎么写，也是转引。

所以我们的写法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几份抄本是「执」，后来的通行本是「抱」**，这个差别很值得记着，但在没有对原书之前，不把它写成定论（附录六一级第 6、9 条）。

「圣人手里攥着线头」这条线，作者已经裁定：它不是这本书的主线，只在终章里单独写一节。所以这里只提这一处，是因为它是版本差异「把两种一摆出来」的最好例子。别的相关章，附录五第三部分列了名单，这里不展开。

### ◆ 例四：「强」

「强」字，在书里至少有四种读法，有褒有贬，还有中性的。

- **第二十五章**，「强为之名曰大」：这个「强」是**勉强**，副词。「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勉强给它起个名字叫大。」这是命名，口气是客气的、不确定的。
- **第三十章、第四十二章、第五十五章**：「不以兵强天下」「强梁者不得其死」「心使气曰强」：这几处的「强」是**逞强、强横**，是贬义。第五十五章更清楚：「心使气曰强」，是自己的心去驱使自己的气，对自己用力，用过了头。
- **第三十三章、第五十二章**：「自胜者强」「守柔曰强」：这里的「强」是**真有力**，是褒义，而且恰恰是通过「自胜」「守柔」得来的。
- **第七十六章**：「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帛书乙本还有「其死也恒信坚强」：这里的「强」是**僵硬**，是死的样子。

一个「强」，一边是勉强，一边是逞强，一边是真强，一边是僵死。如果规定「强」就是「强大」，第二十五章读不通：「勉强起名叫大」不能改成「强大地起名」。如果规定「强」就是贬义，第三十三章和第五十二章的「自胜者强」「守柔曰强」就成了老子在骂人。

要读通，只能每一处看每一处的上下文：前面是「兵」，是「梁」，是「心使气」，是「自胜」，是「守柔」，是「坚」。

这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强」的褒贬，和它前后的字紧紧连着。**「强」前面跟着「心使气」「强梁」「坚」的时候，是贬义；跟着「自胜」「守柔」的时候，是褒义。**这是章内这一层告诉我们的。

### ◆ 例五：几个短的

再快速过几个字，看每个字是靠哪一层读出来的。

**益。**　第四十二章「损之而益，益之而损」，益是增加，跟「损」对着，是章内的对举；第四十三章「无为之益」，益是好处；第四十八章「为学日益」，是积累，中性（郭店乙作「学者日益」）；第五十五章「益生曰祥」，益是硬往上添，添过了头，贬；第七十七章，帛书作「损有余而益不足」，通行本作「补不足」，是补。字形里是水满皿，溢出来，这是个本来就带着「多了」意思的字。同一个字，从中性到好处到过头，是章内读出来的。

**辱。**　第十三章「宠辱若惊」，辱是被人看低，跟「宠」对着；第二十八章，帛书作「知其白，守其辱」，辱是黑、是污垢，跟「白」对着，通行本这里写「荣」，字都换了；第四十一章「大白如辱」，也是黑垢；第四十四章「知足不辱」，是受羞辱。同一个「辱」，有「耻辱」的辱，也有「污黑」的辱，要看它对着「宠」还是对着「白」。

**使。**　第三章「使民不争」，是让，手在上；第五十三章「使我介然有知」，是假设：「假如让我稍微有点知」；第五十五章「心使气曰强」，是驱使；第七十四章「使民常畏死」，是假设；第八十章一连三个「使」，主语空着，全章没有出现「圣人」。同一个「使」，有「让」的，有「假如」的，有「驱使」的，把它们都读成「让」，第五十三章和第五十五章就读不通了。

**下。**　「下」字在书里到处是，却几乎是不同的东西。第六十一章「大国者下流」，是位置低；「以下小国」，是自己把位置放低，是动词。第三十八章「上德」「下德」，是等级。第四十一章「下士闻道，大笑之」，是悟性低的

人。第十七章「下知有之」（郭店、帛书如此，通行本很多印成「不知有之」），「下」是次一等，是说百姓只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最常见的是「天下」，那是一个名词，指治理的范围，里面的「下」只是跟「天」粘在一起，不再是低的意思。如果读到每个「下」字都想着「谦下」「居下」，第三十八章和「天下」就全读歪了。

**复。** 第十六章「各复其根」，是返回；第二十八章「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也是返回；第五十二章「复守其母」，是又、再一次；第五十八章「正复为奇」，是转而变成；第六十四章「复众人之所过」，是补救回来；第八十章「使民复结绳而用之」，是重新用起来。这个字在这本书里特别要紧，因为书名里讲的就是「回不去」。读到任何一处「复」，都要先问一句：这里是真的回去，还是又，还是补。

**执。** 第二十九章、第六十四章「执者失之」，抓住不放，是贬；第十四章「执古之道」（帛书作「执今之道」），第三十五章「执大象」，是守着，是中性或褒；第七十四章「执而杀之」，是拘捕，《说文》里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捕罪人」；第七十九章「圣人执左契」（帛书作右介），是握着凭据。同一个手上的动作，握着、守着、抓着、拘着，各有各的味道。

**圣人。** 圣人出现在二十多章里，也是同一个字、不同的人：有处无为之事、后其身的圣人（第二章、第七章），有治理者（第三章），有「不仁」的圣人（第五章，放手、冷、无私情，三种读法并存），有「被褐而怀玉」的藏起来的圣人（第七十章）。还有一处最要紧：第十九章「绝圣弃智」，通行本这里的「圣」是被抬高的圣名，要被抛弃；郭店这一章写的是「绝智弃辩」，没有「圣」字。同一部书，又夸圣人，又「绝圣」，要读得通，只能问：这里的「圣」是抬着供着的名，还是活在日子里的人。

**其他字的完整对照，见附录三。** 那张表选了 26 个字，每个字按章写了它在这一处读成什么、靠哪一层。

### ◆ 不是怎么读都行

读到这里，也许有人想：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地放回语境，是不是想怎么读就怎么读？

不是。有几道关。

**第一道：指得出层。** 前面说过了。读出来的意思，要能指到章内的哪一句、三界里的哪一界、话类里的哪一种、版本里的哪一个字。指不出来的，写成「我读成这样，但指不出层」，就不要写成结论。

**第二道：换一层试一试。** 读出一个意思，试着换一层再看：换成别的版本，这个意思还在不在？换成别的话类，还成不成立？比如第七十八章「正言若反」，试着把这个「反」读成「返回」，成了「正面的话像是返回」，意思读不通；读成「反话」，才通。这是章内这一层把它挡住的。

**第三道：读不动，就写读不动。** 这本书有一批章，是整章或者半章读不动的：第三十一、六十二、六十九、七十四章，以及第三十三、七十三章（附录二、附录五）。我们在这些章里不去硬凑，老老实实写「这一章，这套读法没帮上忙」。这不是缺点，是这条规矩的一部分：**如果一种读法永远都读得动，那它就不是读法，是口头禅。**

**第四道：统一了就警惕。** 如果你发现自己把某个字在八十一章里读成了同一个意思，到哪儿都一样，那很可能是你自己手里攥了一个线头。导论一已经说过这一点。这里再加一条：如果你发现自己读完一章，每一句都读得通，而且读出来的东西，换一本别的书的章也能读出来，这也要警惕。附录二里列了「读得太顺」的十几章，那一类，是我们写完以后自己报的：去掉术语以后，剩下的多半是常识。

**一个提醒：这套规矩也会被用坏**

指层，也可以指错。比如，你说某个读法「靠版本」，可你读的版本，是一份网上转录；你说「靠帛书」，可帛书的字，你读的是编者合并甲乙本补缺的整理本。这些我们在附录六里一条一条记了。凡是靠这类材料指出来的层，请当作「目前所见」，不要当作定论。

还有一条是对我们自己的提醒。这本书动笔之前，先定过一个判断：第三、三十六、三十七、六十五、八十章这几处，圣人手里也攥着线头，可能是文本里混进了儒家的「一」。这个判断本身，我们看作一个「判例」，它可能也只是个补丁。附录五对了账：这五章里，没有一章是靠这个判例解决的，每一章都老老实实把两种可能摆了出来。

### ◆ 和前面几本书的关系

德麦国际这一系列里，还有几本讲老子、讲庄子的书。读者可以拿来对着读：

- 第 290 号《普通人都能懂的老子》；
- 第 297 号《道德经SDE解构导论》；
- 第 311 号《道德经的缝隙与填补》；
- 第 486 号 庄子卷。

这些书，彼此应该对着读。这里只说一下分工，不展开。

**第 311 号的判语，是「道是 SDE，缺六路径」。** 那一本的重心在书名里的「缝隙」与「填补」：缝在哪里，缺什么，怎么补。**这一本不做那样的判断。**这一本看的，是这部书**自己的长成**：郭店、帛书、通行本之间，哪些字变了，哪些章挪了，哪一章是读得动的，哪一章读不动。它不是拿一把尺去量《道德经》，是顺着《道德经》自己长的纹路，一章一章去读。

**第 486 号庄子卷的判语，是「教不凿，靠凿」。** 庄子教人不要凿，可他自己要靠凿，靠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比喻、寓言，在浑沌上凿七窍。**这一本看的是**

**另一个字：「返」。** 《道德经》教人「复归」，教人回到根，可它自己，从来没有回到过任何一个原来的样子。它一直在长。这本书的名字里，那个「根」，就是从这里来的。

两本书看的是同一类事：一部教人不要怎么样的书，自己是怎么样的。庄子卷看「凿」，这本书看「返」。

第 290 号和第 297 号，这里只提书名，请读者自己对着读。写这篇导论时，我们没有把它们的内容在这里概括一遍，免得概括错了。

### ◆ 放回日子里

最后放回日子里。

设想有这样一位姓钱的班主任，带着一个初二的班。

开学第一天，她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字：「听话吗？」然后问大家：「你们觉得，‘听话’是好词，还是不好的词？」

班里炸了锅。有人说是好词，爸妈老师都爱说「听话的孩子」；有人说不是，「听话」就是没有主见。

她没有定。她只在黑板上又写了三句：

「孩子，过马路要听话。」「孩子，别人喊你去做坏事，不要听话。」「孩子，这道题你自己想，不要光听老师的话。」

她问：「这三句里的‘听话’，是一个意思吗？」

班里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一个学生说：「第一句是安全，第二句是别被带坏，第三句是……要自己想。」

「对，」钱老师说，「那你们以后遇到一个词，先别问它是好是坏。先问：这句话，是谁对谁说的，说的是什么事。」

一个学期过去，班上多了一件事：谁要说「这个词就是什么什么意思」，旁边总有人问一句，「这句话是谁说的，说的是什么事」。

这位班主任做的事，就是这篇导论说的读法：不先立一个统一的意思，先看一个字落在哪一句话里。

**带走的话**

**一个字，没有一个固定的意思，它的意思，是长在一句话里的。读一个意思，要能指出它从哪一层长出来。指不出来，不算数。读不动，就写读不动。**

**小　账**

这篇导论用了四层语境：章内、三界、话类、版本。

例子：常/恒、愚、一、强，另有益、辱、使、圣人。

这一篇里，凡版本事实，来源见附录一、附录六；避讳的说法，见附录四，都是「通说」。

◆



第　一　编

# 开口与留空：话一出口就有了边，留一寸空才有地方添

## 导　语

这一编九章，从一句开场白，走到一杯七分满的茶。

第 1 章和第 2 章先摆出麻烦：话一说出口，就断了一下；标准一挂出来，没上榜的就多出一半。第 3 章问，撤掉让人争的东西，算松手，还是攥得更紧。第 4 章是一碗只盛八分的汤，第 5 章问天地不拿线系谁，冷不冷。第 6 章是一道会开合的门，第 7、8 章谈吃亏和水，第 9 章是七分满。

这一编最要紧的反差在第 7、8 章：书里最像在教人留空的话，偏偏最容易被拿去当手段。

01

第 1 章

# 刚一开口，线头就露出来了

>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帛书（马王堆）整理本，开头几句写作：

>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
> 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
> 故恒无欲也，以观其眇；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徼。

（郭店竹简里没有这一章。第一章是不是《老子》最早的开头，现在谁也说不准。）

## ◆ 盐少许

设想有这样一位外婆，做了一辈子菜，从来不用秤。外孙女放暑假来住，想学她的拿手菜，红烧带鱼。外婆一边做一边讲：先煎，煎到两面发黄；放酱油，少许；放糖，一点点；盐，少许；然后加水，水开了转小火，焖到汤汁稠了，就好。

外孙女是个认真的孩子，拿着本子一句一句记。记到「少许」，她停笔了：「外婆，少许是多少？」

外婆说：「就是少许呀。」

孩子不甘心，趁外婆不注意，拿厨房的小秤把外婆抓下去的那一撮盐称了一下，三克。她高高兴兴写在本子上：盐，三克。

暑假结束，她回了城里。过年的时候，家里表姐妹聚在一起，她把本子拿出来，说这是外婆的红烧带鱼秘方，大家照着做。三克盐，写得清清楚楚。

故事先讲到这里。这位外婆的话，后来怎么样了，等到本章的后半段再回来。眼下先请记住：外婆说话没有错，孩子记录也没有错。可是中间有一个地方，悄悄地换了东西。

## ◆ 先把四句话念顺

《道德经》的开头，是这样几句话：

「道可道，非常道。」

「道」字在这一句里出现了三次。第一个是名词，是「道」这个东西。第二个，是「说」的意思，现在我们还在说「说道说道」，「一五一十地道来」。第三个又是名词。

所以字面上是：道，是可以说的，但说出来的，不是「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同样的句式。名，是可以叫的，但叫出来的，不是「常」名。

这里最容易读错的地方，是前半句。很多人读《道德经》，是从最后半句往回读的：先看见「非常道」，就断定老子的意思是「道不可说」。于是第一章成了一个谜面：这位老先生开口第一句，就告诉你「说不得」，然后偏偏写了五千字。

可是原文前半句写的是「可道」。帛书里还多了两个「也」字，口气更肯定：道，是可以说的呀。他没有说「不可道」。

那么真正的意思藏在哪里？藏在「常」（帛书是「恒」）这个字里。这是后面要讲的第一个扎手处。

先把后面的话念完。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帛书整理本这里写的是「万物之始」，通行的王弼本写「天地之始」。意思差不多，开头那个东西，还没有名字的时候，是「始」；有了名字之后，是「母」。

始，是刚刚冒出来的那一下。母，是能一个一个生下去的那个肚子。

先有一个什么东西冒出来，那时候还没人叫得出它的名字，所以「无名」。后来大家给它起了名字，有了名字，就可以一个一个地生下去、做下去、传下去，就成了「母」。

用外婆的红烧带鱼来说：外婆第一次做出这道菜的那天，它没有名字，也没有谱子，只是她手上的一次摸索。这是「始」。后来有了「红烧带鱼」这个名字，有了做法，别人可以照着做，一家一家做下去，这是「母」。

这两句话把世上的「生」分成了两种：一种是从没有到有的第一下，一种是有了之后一个接一个的复制。本书后面会反复回到这个区别。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这句有两个难处。

一是断句。有人读作「常无欲，以观其妙」：一个人心里没有欲望的时候，才看得见那个「妙」。也有人从「常无，欲以观其妙」断开，意思是：常常处在「无」的这一头，想要观察那个微妙的起头；常常处在「有」的这一头，想要观

察那个边界和归处。宋代就有人这样断句。两种断法都读得通，没有人能够定下来。

二是「妙」和「徼」各是什么。「妙」大致是微小的、刚出来的、看不真的东西；「徼」是边界，是终点，是已经成形的东西的边。（王弼注「徼，归终也」。）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两者」指的是前面的「无」和「有」，或者「始」和「母」，或者「妙」和「徼」，随你怎么读，指的是一个两面。它们是同一个地方出来的，只是有两个叫法。把这个「同」叫作「玄」。「玄」本意是深黑色，看不透的那种深。

「门」字很要紧。众妙之门。不是「众妙之洞」，也不是「众妙之源头」。门，是可以开、可以合、可以通过的东西。第六章还会专门讲这个字。

### ◆ 读不动的一小块：欲与不欲

这一章后半段有一处，我老老实实说一句：读不动。

「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不管怎么断句，它的意思大致是：一个人从「无」这头去看，看到的是刚冒出来的、微妙的东西；从「有」这头去看，看到的是已经成形的、有边有界的东西。

可是「欲」是什么，在这里怎么用，我读了好几遍，没有读出一个让自己安心的说法。

如果「欲」是「想要」，那「常无欲」是说人什么都不想要，才看得见开头的那个「妙」；「常有欲」是说人想要的时候，看到的只是事物的边，是能拿来用的那一面。这个读法很顺，顺到我不放心：它几乎是后世所有讲「清心寡欲」的书的读法，我怕自己是顺着读惯了的路在走。

如果「欲」在这里是「想要观察」，也就是前面说的另一种断句，那这一句就是方法：想看起头，就站到「无」这边；想看边界，就站到「有」这边。这个读法让整句话更像一个观察的办法，和前面讲名字的两句更挨得近。

两种读法，原文都撑得住。我倾向后一种，理由很小：前面两句讲的是名字，「无名」「有名」，接着讲「无」「有」的两种看法，一气呵成；而「清心寡欲」那个读法，要在中间拐一个弯，从名字拐到人心。但我说不上有多大的把握。

这一小块读不动，我就留在这里。请您读到这里的时候，也别急着选。

### ◆ 最大的误会：把它读成「不可说」

这一章流传两千多年，最大的误会就是把它读成神秘主义：道是说不出来的，一说就错，所以只能意会。

这个读法有它的来头。王弼注这一句，说「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意思是：能用话说清楚的，都是指着某一件事、描出某一个形的，不是永恒不变的那个，所以说出来的都不是真的道。这里已经隐隐带着「道不可说」的意思。

传为河上公所作的那个注本，读法又不一样。据说（我没有查到原文，这里请读者自己核）它把「可道」读成「经术政教之道」，就是靠书本、靠政令、靠教化推行的那一套；把「常道」读成「自然长生之道」。如果这个读法确实如此，那么河上公的意思是：能够被立成一整套政教的道，不是那个自然生长的道。

这个读法与本书的读法，其实挨得很近。本书的读法是：

**道可以说，名可以叫。只是，别把说出来的立成人人必须照着走的那一条。**

不是「不可说」，是「别立常」。

为什么我们敢这么读？有三条理由，由弱到强。

第一，前半句的「可」字摆在那里，没有人能把「可道」读成「不可道」。

第二，如果老子真觉得道不可说，他后面五千字就是在自我取消。而且整部书里大量的话，都是「说」：道像水，道像谷，道像婴儿，道像空碗。这些全是在说。所以更自然的想法是：他认为说是可以的，他担心的是说出来的东西被拿去干什么。

第三，是版本。那个关键的字被换过。下面就讲这个。

### ◆ 扎手处一：那个「常」字，是被换上去的

先看帛书。

一九七三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两种写在丝帛上的《老子》，抄写的年代在汉朝初年。上面第一句是：

>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

是「恒」。不是「常」。

通行的解释是：汉文帝名叫刘恒。皇帝的名字，臣民不能直接写，要避开，找个意思相近的字换上。于是「恒」改成了「常」。这是通说，没有人真的拿出过一份「某年某月下令改字」的诏书，但不少旁证在，学界大多接受。不过《韩非子·解老》的传本已经引作「非常道」，所以避讳也许不是整件事的全部。

这件事已经够有意思了：一句话说「别把说出来的立成统一的那一条」，这句话里最要紧的字，偏偏因为一个「全天下都得避」的统一规矩，被换掉了。

可是我写到这里，要停一下，因为底稿里（也是我们几个人动笔之前商量的一个说法）还有第二层意思：同一个「常」字，在第一章是被否定的，到第十六

章「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却是被肯定的。一个字，一贬一褒，所以读《道德经》要把每个字放进语境里。

这个说法，我在翻帛书整理本的时候发现，要打个折扣。

整理本的第十六章，写的是「复命，常也；知常，明也」。是「常」，不是「恒」。第五十五章，帛书作「和曰常，知和曰明」，用的也是「常」（通行本作「知和曰常」）。而第一章的「恒道」「恒名」，以及书里许多「总是」的意思，帛书写的都是「恒」。

也就是说，在帛书里，「恒」和「常」是两个字，各管各的地方。被否定的是「恒道」；被肯定的是「复命，常也」。后来（一般认为是因为避讳）大量的「恒」换成了「常」，两个本来分开的字并成了一个字。我们今天觉得「同一个常字，一贬一褒」，一部分是传抄把它们合并之后留下的样子。

这个发现该怎么用，我自己也拿不准，分两层说。

第一层，对「一个字不能用统一的意思读」这条读法，它不是削弱，反倒是加了一条证据：这个字的「统一」，恰恰是后人（用避讳这一下）给它造成的。读的人想要读出原意，就得顺着语境，把被合并的两个意思重新分开。

第二层，对「每个字一贬一褒」这个漂亮的说法，它是个提醒：别太满意。有一种可能是，老子（或最早的书写者）根本没有用同一个字去玩什么贬褒的把戏；是我们这些后来的读者，被通行本的字形带进了一个很好看的格子里。（这一点我也写进了线头笔记，请作者裁定。底稿原话是「一个字，一贬一褒，这就是读法」，在帛书里，它不完全成立。）

还要提醒一句，这里说的「整理本」，是今人把甲乙两种帛书合在一起补缺校勘的本子，不是帛书原件。甲本、乙本各自的字形，我没有逐一核对，请读者当它是「据整理本」。

还有第三层，一个更好玩的事。

这部书后来被叫作《道德经》。「经」字是什么意思？汉代有一部讲词义的书叫《释名》，里面把「经」解释为「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经，就是路，像一条哪里都通的路，可以长久地用。

可以长久用的路。「常」。

第一句话刚说「别把说出来的道立成常」，这部书的名字，就被后来的人（「经」这个称呼大约出现在汉代，具体时间也有争议）叫成了「经」：一本被当作「常」来对待的书。这并不是说叫它「经」错了，而是说，这部书从第一句开始，就已经预告了自己的命运。

### ◆ 扎手处二：这一章自己在「命名」

还有一个扎手处，不在版本里，在话里。

这一章说「名可名，非常名」。可是它自己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用了「道」这个名。用了「天地」，用了「万物」，用了「母」，用了「玄」。这一章自己就是一连串的命名。

怎么回事？第一句不是刚说过名不可立常吗？

我的读法是：这一章并不是在说「别叫名字」，而是在做一件事，叫了名字又承认这是名字。它给那个东西起名叫「玄」，马上补一句「玄之又玄」，意思是：这个名字也别抓牢。起了又松开。它在示范怎样用名字而不被名字攥住。

我知道这个读法有点太好，太圆满了。我提醒自己做一个小检验：如果我把「示范」这个词拿掉，这个读法还剩什么？剩下的是：这一章里有叫名字的动作，也有松开名字的动作，这两样都在原文里，是看得见的。「示范」是我加的解释，这是我的读法，不是原文。

再往下看那句「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无名」在前，是「始」；「有名」在后，是「母」。同样是世界的开头，有两种：一种是还没有名字的，一种是有了名字的。有了名字的，才可能一个一个地生、一批一批地复制。

这里有一个很老的、很具体的东西可以对照。

孔子说过一句话，记在《论语·子路》里。子路问他，如果卫国的国君请您去治理国家，您先做什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一定要先把名分摆正。接下来他讲了一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这当然是一套很有道理的想法：国是由名搭起来的，谁是君，谁是臣，谁是父，谁是子，名对了，事才能办。在这个想法里，名是国家的骨架，需要一个，而且要一个统一的。

《道德经》第一章对「名」的态度，与它正好顶在同一个点上：名可以叫，但叫出来的，别立成常。

这是老子在反驳孔子吗？不能这么说。两个人谁先谁后，学界到今天都有争论；《道德经》成书的时间，更不好说。我只能说：这两句话落在同一个地方，一个说「必也正名」，一个说「名可名，非常名」。谁看了谁，没有人知道，但它们站在同一道缝的两边。

后面的章节，这道缝会越来越宽。

## ◆ 涌现：为什么「始」和「母」必须分开

写到这里，可以说一说这一章里最值得多想一下的地方了。

「始」和「母」，是两种生。

「始」是第一下：从没有，到出现一个东西。这时候这个东西没有名字，没有谱子，没有标准，不知道好不好，也不知道对不对。它只是出现了。

「母」是有了第一个之后的事：照着第一个，再做第二个，第三个，第一万个。这时候要有名字，要有标准，要有可以传的做法。没有这些，没有办法复制。

我们的日子里，两种生都需要。一家饭馆要有菜谱，工厂要有图纸，学校要有课程。没有「母」，事情就做不大，更传不下去。

老子并不反对「母」。他说「有名，万物之母」，万物是从这里一个接一个生出来的。他在意的是一种情况：只有「母」，没有「始」。一直在复制，再也没有第一下。

什么情况下会这样？当名字被立成了「常」，当谱子成了唯一的谱子。这时候，可以生的只剩下「照着生」，第二个、第三个、第一万个，每一个都和第一个一模一样，再也不会冒出一个不一样的第一下。

这就回到了外婆的盐。

外婆说「少许」，是在说一件事：盐的多少，跟着鱼的大小、油的多少、锅的火候、吃的人的口味，一起变。这是一个「连着」的判断，每一次都要手去摸，舌头去尝。

外孙女写下「三克」，是把一个连着的判断，变成一个单独的数。数本身没有错，写下来也没有错。可是到了过年那天，表姐妹照着本子，每一次都放三克盐，不管鱼大鱼小，不管锅里水多水少，那就是把「少许」立成了「常」。外婆手上那个能随着变的东西，不见了。

这里要注意，换掉的不是「盐的数量」，是「谁来判断」。外婆手上的判断，是做菜的人在当下作出的。「三克」的判断，是一个过去的人（外孙女的那个下午）替后来所有做菜的人作出的。

这就是第一章最小的、也是最日常的版本：一个说法，从「跟着事情变的一句话」，变成了「替所有人先判断好了的一条规矩」。

这个读法，我自己也怕它太顺。所以我做了一个测试：把我这一章里和框架有关的话都删掉，只留外婆的故事、帛书的「恒」、《释名》的「经」，还站得住吗？站得住的部分是：帛书写「恒」，通行本写「常」；「经」被解释为「常」；外婆的盐变成了三克。这三件事放在一起，会让人觉得有一个共同的东西，但那个共同的东西是我的读法，不是它们自己说的。我只敢说「可能」。

这里还有一层，是我写到这儿才看清的。

名字被立成「常」以后，影响的地方不止一处。

先是**想法里**：一个名字立成了常，人脑子里能想的「这是什么」，慢慢只剩下一种说法。外婆的鱼，从此叫「三克盐的红烧带鱼」，别的做法就不叫红烧带鱼了。

再是**环境里**：名字不是一个人的，是一群人的。表姐妹照着本子做，一个家庭里的鱼，从此都是一个味道。有人做得不一样，人家会说「这不对」。立常的名字，是要别人也照着用的。

最后是**心里**：这一层最不容易看见。当「三克」成了对的，做菜的人慢慢就不信自己的舌头了。舌头说淡，他想的不是「加一点」，而是「本子上写的是三克」。判断从手上，挪到了纸上。

这三处，是一个人在日子里能写的三块地：想法的、环境的、心里的。名字立常，三块地都被写上同一行字。写得进去的土，慢慢变成了一块只能照着抄的板。

这是本书要反复讲的「根」，眼下先记一个小小的结论：**一个名字被立成常，受伤的不是名字本身，是那三块还能被改写的地。**

## ◆ 回落：这部书开头的那一句，是后排的

最后回到这部书自己。

我们现在翻开《道德经》，第一句是「道可道」。可是郭店竹简里没有这一章。郭店的《老子》只有大约两千字，通行本第一章不在里面。马王堆帛书里，这一章在整本书的后半部分，因为帛书是「德」在前，「道」在后，翻开帛书，第一页是「上德不德」。

所以我们熟悉的这个开头，是后来的人排出来的开头。有人把「道可道」放在最前面，把全书排成「道经」在前、「德经」在后。这是一次编排，不是天然的。

这里要小心。**不能因为郭店没有，就说这一章是后来才长出来的。** 郭店本是早期的样子，还是从完整的书里摘抄的，学界没有定论。郭店里没有，这件事本身什么都证明不了。

但可以说另外一件事：今天我们读到的这句「名可名，非常名」，是被放在第一页的。放在第一页的话，读者会把它当成总纲，当成这部书的「常」。一句反对立常的话，因为排在最前面，自己成了「常」。

这不是谁的错。书总要有个开头。只是这件事让我觉得：读这部书的时候，要时时记得，第一页不是天然的第一页。

## ◆ 放回日子里：外婆的盐，后来

还记得外婆的盐吗？

过年那天，表姐妹照着本子做，一锅咸，一锅淡。咸的那锅，是鱼太小了，三克盐就多了；淡的那锅，是鱼大了，三克不够。大家笑成一团，说外婆的秘方不灵。

有人打电话问外婆。外婆在电话里笑了：「我哪有什么秘方，我就是尝着放呀。」

外孙女这才明白：本子上的「三克」，写的是那个暑假某一天、某一条鱼。她没有错，她只是把一条鱼的盐，当成了所有鱼的盐。

后来她做了一件事：在本子「三克」旁边，加了一行小字，「那天那条鱼，一斤二两，盐三克，淡了一点，外婆说再加一点点」。她没有撕掉那个数，她只是把它放回它自己所在的那一天。

我很喜欢这个结局，因为它示范了第一章的态度：数可以记，话可以说，名可以叫，只要记得它们属于哪一天、哪一条鱼、哪一个人的手。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小学语文老师，姓姜，教五年级。这个学期她一直在教作文，开头怎么写。她在黑板上写了一个「三步开头」：第一步，点出时间地点；第二步，写看到的景象；第三步，带出心情。她说得很清楚，这是一个「拐杖」，等你们走稳了，可以扔。

孩子们学得很快。一个下午，她布置了一篇《一场雨》，课堂上写开头。

大部分孩子都交上了漂亮的「三步」。「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天阴沉沉的，我的心情就像天空一样灰暗。」姜老师一边批一边心里清楚，这是她教出来的，一个字不差。

有一个叫小宇的男孩，写的是：「雨不是下来的，是掉下来的，一颗一颗，掉在窗台的铁皮上，像有人在数钱。」

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没有心情。

姜老师拿着红笔，停在这一行上，手有点僵。

因为她面前摆着两样东西。一样是她自己的课，她刚教的是三步开头。小宇没有照做，按「拐杖」论，应该扣分。另一样，是这一句话本身，她读了两遍，心里清楚，这是全班最好的一句。

更麻烦的是，学期末有一个全年级统一的作文评分细则。细则里写着：「开头点题，交代背景，得三分。」小宇的这一句，按细则，大概只能得一分。

她那个下午想的事情，其实就是本章的事情。

「三步开头」本来是一句「可道」的话：这是一个可以说的办法，是一个拐杖，是在特定阶段对特定孩子的一个起点。这时候它是连着的，姜老师随时能看着孩子的情况调整，对这个孩子说「可以了，你可以扔掉」，对那个孩子说「再用一阵」。

可是一旦进了全年级统一评分细则，它就变成了「常」：不管哪个孩子，不管哪一天，开头必须点题，必须交代背景，否则扣分。拐杖变成了门槛。

姜老师做了什么？她先在小宇的本子上写了一行评语，没有给分，写的是：「这一句我读了三遍。」然后她在班上做了一件小事：把「三步开头」和小宇的这一句一起写在黑板上，对全班说，这两种开头，今天都放在这里，请你们挑一种用，或者自己再想一种。

晚上，她去找了年级组长，把小宇的这句话拿给她看，问：细则里能不能加一条，「有突出表现力的开头，可酌情加分」？

年级组长看了，沉默了一会儿，说：「加可以加。可是你知道，一加这一条，所有老师都得去判断什么叫'突出表现力'，到时候又要吵。」

姜老师说：「吵，总比所有孩子都写一样的开头好。」

这一条后来加没加成，我不知道，故事里没有写到那么远。可是第二个星期的作文课，发生了一件姜老师没有想到的事。

那一周的题目是《我的外婆》。班里一半的孩子，开头都学着小宇的样子，写了一句「……像有人在……」。「外婆的手像一把旧梳子」「外婆的咳嗽像有人在敲门」。姜老师翻着本子，哭笑不得。

她想，才一个星期，「拐杖」刚收起来，又长出了一根新的。小宇那一句话，被全班当成了新的标准件。

更有意思的是小宇自己。他这一次写的是：「外婆做的饭像有人在数钱。」他把自己上次得意的那个比喻，原样搬了过来。

姜老师在他的本子上写了第二行评语：「上次那一句，是你的。这一次，是别人的，也是你自己的旧的。再找一个新的。」

她没有批评他。她是想让他知道，他刚刚做了一件事：把自己的第一下，变成了自己的「母」。这一点，成年人也常常这样。

这个故事让我觉得，「别立成常」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孩子们用模板会立常，用小宇的句子也会立常，老师自己把「别立常」说成口号，也是一种立常。

所以姜老师后来在教案上给自己留了一行字，我觉得比所有教法都实在：**每教完一个办法，隔一两周，要回头问孩子，你还用它吗？为什么不用了？** 孩子说「不用了」的时候，别急着可惜，那是他在把这个办法放下。

我把这个故事写在这里，不是想说老师应该反对细则。细则是有用的：没有它，一千个学生的卷子，不知道怎么公平地批。细则这样的「名」是需要的。

这个下午的难处，是三个地方的「统」各不一样。

第一处，是她自己教的「拐杖」，一开始是连着的，后来在课堂上被孩子们当成了「唯一的开头」。这是她没有想到的：连她自己说「可以扔」的话，孩子

们也只听进了「三步」，没有听进「可以扔」。说出来的话，一落到孩子耳朵里，就带了「常」的味道。

第二处，是评分细则。它不是坏人写的，是为了公平。但公平靠统一，统一就会把小宇那种一句话压成一分。

第三处，是孩子自己。小宇写出「像有人在数钱」，是没有人教他的。他的家里开小卖部，他经常趴在柜台上看爸爸数零钱，雨点打在铁皮雨棚上的声音，在他耳朵里就是数钱的声音。这一句话不是从「三步」里长出来的，它是从一个孩子自己那片土里长出来的。

换一种做法会怎样？如果姜老师照细则给一分，小宇下一次就会学聪明：老老实实写「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班里别的孩子看到了，也会学聪明。到了期末，全班的开头会越来越整齐，越来越「对」，越来越没有一句让她读三遍的话。

她没有选择「把细则推翻」，也没有选择「无视细则」。她做的是：让说出来的东西，继续能被说，也继续能被改。黑板上并排写着两种开头，这是「连着」；年级组里多了一条要吵的条文，这也是「连着」。

第一章说，道可以说，别立成常。落到课堂上，就是：拐杖可以教，别把它收进门槛里。教孩子之前，先想一想，我现在说的这句话，会不会在孩子耳朵里，变成「唯一的一条」。

- **健康里的这一章**

（注：以下只写日常生活，不诊断、不开药。凡身体不舒服，该看医生就看医生。）

这一节要讲的，是一个人和一个数字的一年。

设想有这样一位老周，六十二岁，一家机械厂的退休钳工。退休那年，女儿给他买了一只运动手环。手环有一个功能：每天的步数。女儿说，现在大家都说，每天走一万步，对身体好。

老周这个人，做了一辈子钳工，有一个特点：给他一个尺寸，他就要做到。手环上有一个小圈，走到一万步，圈合上，会震一下。老周一开始觉得好玩，后来就成了一件事：每天晚饭后，不走够，不踏实。

**春天。**　春天走起来很舒服。每天早上沿着河边走，一圈两千多步，走四圈，再加上买菜，一万步差不多。老周觉得精神，睡得也好。他把「一万」这个数字，当成了一条小小的规矩，写在手环给他画的那个圈里。这时候的「一万」，是「可道」：一句好用的话，一个让他动起来的由头。

**夏天。**　天热了。老周中午不敢出门，晚上八点天才凉，走到九点，才七千步。他在客厅里来回踱，一边看电视一边绕茶几走圈，把步数凑够。老伴笑他：「你这是在数钱呢？」老周也笑，但手环没震，他不睡觉。

老伴有一回悄悄看他。他坐在沙发扶手上，一只脚踩着地，一只脚在空中晃，像一只在等什么的鸟。电视里放的是他最爱看的老戏，他一句也没有看进去，眼睛盯着手腕上那个小圈。

老伴没有说什么。她想起老周年轻的时候，在车间里量一个零件，量了三遍，说「差两丝」，别人说「差不多行了」，他不行。他不是固执，他是信那个数。一个把数字当成命的人，退休以后，手腕上多了一个会震的数字，这对他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

**秋天。**　有一天，他在客厅里绕茶几，绕到九千八，突然觉得自己脚底有点酸。他没在意，想着再绕两百步就好了。绕完，手环震了，他躺下去，那天晚上脚底酸了一夜。

第二天，他照样走。

**冬天。**　立冬后，下了几场雨。老周有关节上的老毛病，一到阴雨天，膝盖会发紧。他以前阴雨天会少走一点，在家里活动活动。可是自从手环上有了那个圈，他阴雨天也要走。他穿着雨衣，在小区的连廊里来回走，膝盖紧了一整个冬天。

有一天，老伴问他：「你走的是路，还是走的数？」

老周愣了一下。

他想起春天的时候。春天他走的是路，河边的柳树发芽了，有人在放风筝，他走着走着就停下来看。那时候，一万步是个大概的「差不多」，走多走少，他自己心里有数。

到了冬天，他走的是数。数字替他作了判断：不管今天天气怎么样，不管膝盖怎么样，不管他自己想不想走，一万，一万就是一万。

这一个年头，从春到冬，老周身上发生的事，就是第一章的事。

「每天一万步」这句话，开始的时候是一句可以说的、有用的话。它的来历也很具体：好像是一些健康宣传里的整数口号，后来被各种产品拿去用，它是一个方便记的数。（我不去追它的出处，这里不需要，也没有查实。）一句方便记的话，对一个整天坐着的人，是有帮助的。

可是话一旦成了手环里那个会震的圈，它就从「说法」变成了「常」：不管身体今天怎么说，数字先说了。

老周的难处，不在于一万步对不对。难处在于，他把「身体每天告诉他的事」，换成了「手环一次性告诉他的事」。春天，他是在听自己的脚，到了冬天，他听的是圈。

换一种做法呢？后来是老伴出的主意。她说：「我们定一个规矩：数字是参考，不是命令。哪天脚酸了，哪天雨大了，哪天膝盖紧了，就少走，不用补。你要补，我就把手环收起来。」

老周起初不乐意，他觉得没走够，浑身不对劲。老伴说：「你这一辈子做钳工，尺寸是对着零件的，不是对着图纸的。零件今天热胀了，你不看图纸，看零件。」

这句话把老周说动了。

第二年春天，他重新戴上手环，不过换了一个玩法：每天晚上睡前，他看一眼数字，然后在床头一个小本上，随手写一句「今天脚怎么样」。有时候是「轻快」，有时候是「酸」，有时候是「膝盖紧，少走了，歇着」。他没有再要求自己把圈合上。

头一个月，他其实并不顺。有几天晚上，数字停在八千多，他在床上翻来覆去，又爬起来，到阳台上站着。老伴不管他，她知道，一个手艺人放下一个尺寸，是要时间的。

有一天，老伴自己倒坦白了：「我也一样。我这几年一直逼自己每天喝八杯水，喝得半夜起来好几趟，也不知道图什么。」两个人对着笑。

那天以后，家里多了一个新的说法：「今天听谁的？」老周的回答，有时候是「听脚的」，有时候是「听天的」，有时候也是「听手环的，它今天心情好」。一个说法，只要还可以拿来开玩笑，就还没有死。

他的膝盖那年冬天，有没有好一点？我不能下这个结论，这不是一个能靠一个故事证明的事，也不是我能说的。我只能说，到了第二个冬天，他不再在雨天的连廊里硬走了。

他的老伴还说了一句话：「你脚疼的时候，该去看就去看医生，别拿手环当医生。」这话说得对。数字不能替身体说话，也不能替医生说话。

这个故事我想让大家看到的，只是一件很小的事：一句有用的话，怎样慢慢变成不许商量的数字。

一万步这个数字，我们不要怪它。它在春天帮了老周，是个好由头。问题只在于它走进了圈里，会震，不容商量。

在身体上，第一章的意思，就是：**数可以记，话可以说，只是记得它们是对哪一天、哪一个身体、哪一种天气说的。**

下一次您再听到「每天应该多少」「必须几点」「一定要几样」这样的话，可以先问自己一句：这句话，是对我今天的身体说的吗？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这一节发生在一场会上。

设想有这样一位小夏，三十岁，一家做家居小物的网店的客服主管。店不大，十来个人，客服组四个。去年双十一，店里出了几个差评，原因都是客服回复「不够专业」。老板让小夏想办法。

小夏做了一件很多主管都会做的事：写话术手册。她把最好的几个客服的回复拢在一起，整理成一份《标准话术》，一百多条。顾客问「能不能退」，应该怎么说；顾客问「什么时候发货」，应该怎么说；顾客生气了，开头第一句应该怎么说。

她做得很认真，每一条都改了好几遍。手册发下去，培训了两天，要求所有客服回复，必须从手册里选话。

三个月后，差评少了。老板很满意。

然后到了复盘会。

会上，小夏拿着数据讲手册的效果：差评率降了多少，回复速度快了多少。讲完，她问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

一位叫小林的新客服举了手。她来了两个月，不爱说话。

她说：「我想问一件事。上周有个顾客，买了一个小花瓶，收到的时候碎了，他很生气，发了一大段话。手册上这种情况的第一句是'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不便'。我发了。他回了一句，'你们就会说这句'。」

会议室静了一下。

小林接着说：「我后来没有用手册。我问他，'碎成几块了？你拍张照片，我看看是不是有一块能粘上。如果能粘，我给你寄胶水；如果不能，我马上给你补发。'他说，'你这个才像个人。'」

小夏没有说话。

小林说完，补了一句：「我不是说手册不好，手册救了我很多次。我就是想问，那一句，是不是应该写进手册？」

这就是整个事业场景的难处，我把它拆开说。

**哪一步是「可道」。**　手册本身是好的，它把最好的几个人的经验写了下来，让新人有路走。如果没有手册，小林在第一个月就会被愤怒的顾客压垮。手册是「可道」，是一句可以说的话，一份有用的拐杖。

**哪一步「统」了。**　统在「必须」两个字。当手册从「参考」变成「必须」，每一条话术就从一个帮人的东西，变成了一个管人的东西。客服回复之前，不再先想「这个顾客现在怎么了」，而是先想「手册上是哪一条」。注意力从顾客身上，挪到了手册身上。

顾客立刻能感觉出来。那一句「你们就会说这句」，是顾客的话，不是小林的话。**他听出了一个过去的人替他预先说好了的话。**

**哪一步还连着。**　小林用胶水那一句，不是她凭空想的，是顾客那段话里有一句「摔成了好几块」，她接住了这句话，往下问。她是在对着这个顾客、这一刻说话。

后来小夏做了什么？

她没有废手册。她把手册改了一个体例：每一条话术后面，加了一栏，叫「这句话在什么时候不灵」。新客服用手册，要同时看这一栏。她还请小林每个月挑三个「手册之外说得好的回复」，贴在公共文档里，叫「野生话术」。

故事还没有完。

三个月后，「野生话术」文档里，每一条下面有了点赞的小手。点赞最多的那几条，被新来的客服当成了新的标准，一遍一遍地抄。有位客服在群里说：「我只用前十名，保险。」

小林私下对小夏说：「主管，野生的也被驯化了。」

小夏听了，苦笑。她想了一晚上，第二天做了一个很小的改动：每一条话术，不管是手册里的还是野生的，后面都挂一个日期，三个月没有被人重新确认过，就自动灰掉，不再显示。要用，得有人重新说一遍：「这一条，这个月我用过，还灵。」

这个办法笨，有点费事。可是它让「可道」始终有一个人在场，每三个月，要有一个具体的人，用具体的一次，重新担保。

我想到外婆的本子，旁边那一行小字：那天那条鱼。一份话术，如果旁边永远能写上「那天那个顾客」，它就还没有变成常。

半年后，有一个老客服私下对小夏说：「我现在用手册，反而比以前用得更好了，因为我知道什么时候不用。」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第一章的两句：「可道」「非常道」。

「可道」是手册。没有它，事业做不大，新人没有路，顾客的体验靠运气。

「非常道」是那一栏「这句话在什么时候不灵」。它的作用，是时时提醒用的人：这是对某一类情况说的，不是对所有情况说的。

在事业里，最容易发生的，是把第一种变成第二种：把「经验」变成「制度」，把「我们目前发现比较好的做法」变成「必须这样做」。这不一定是错的，常常是必要的。但有一点值得看：**手册一旦变成「常」，最先失去的，不是效率，是那个能从顾客的话里捡出一句话来接的人。**

如果换成别的行业，也是一样的。工厂的作业指导书、餐馆的出品标准、医院的接待流程，都是「可道」，而每一份都要问：它里面有没有一栏，是写「这个什么时候不灵」的？

**带 走 的 话**

**道可以说，名可以叫，别把说出来的那一条，替所有人先判断好。**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五环里的哪一环？**分与统之间：第一次提笔（起名），以及名一旦被立成「常」，就开始「统」。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说了又松开」；靠的是版本里「恒」被换成「常」这一处，以及「可道」两个字。

◆

02

第 2 章

# 红榜一挂，没上榜的就多出来一半

设想有这样一个菜市场，不大，两排摊子，中间一条过道。今年管理处搞了个「诚信摊位」评选，评上的，在摊位前面挂一块红底金字的牌子。

评选的条件写在公示栏上：一，有公示价牌；二，用电子秤，能打出小票；三，上半年没有被投诉过。条件都很具体，办事的人也很认真，一家一家地去看。

卖菜的老金没有评上。他用的是一杆老秤，秤杆磨得发亮，称出来的分量，市场里的老主顾都说准，他自己也说，缺一两，他补二两。可是老秤打不出小票。

隔壁卖水果的小伙子评上了，红牌子挂在摊位正前方，很显眼。他的秤，有人偷偷说，称起来有点「跳」，不过打得出小票。

牌子挂出来的第一个星期，老金的菜，价钱没变，新鲜度没变，称头也没变。变的是，有些新搬来的住户，走到他摊前，会往旁边看一眼，再往他脸上看一眼，然后问一句：「你这个……没牌子吧？」

老金说：「没有。」

对方点点头，有的买了，有的转身去了隔壁。

老金干了二十年，从没有人问过他这样的话。他有点糊涂，也有点说不出的难受。他没有变坏，他还是那个老金。可是在这一排摊子里，他从「一个普通的菜摊」，变成了「没有牌子的那个」。

故事先讲到这里。这件事，两千多年前的一位老先生，用一句话说了个干净。

>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这是通行的王弼本。其中「长短相较」，河上公本、帛书、郭店等作「长短相形」，下文按「相形」来讲。）

帛书的整理本，同一章是这样的：

> 天下皆知美，为美恶已；皆知善，訾不善矣。
> 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恒也。
> 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为而弗恃也，成功而弗居也。夫唯弗居，是以弗去。

郭店竹简里也有这一章，按整理者的释读，大致作：

>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也，恶已；皆知善，此其不善已。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恃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也，是以弗去也。

（郭店的字多是古字，这里用的是一般通行的释读写法。这几个本子的字有出入，下面会讲。另外，郭店这一句我核到的维基文库转录作「此其不善已」，不是「此斯不善已」；转录不等于简上原字，没有核到整理本，请读者自己核。）

## ◆ 先把话念顺

第一句：「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

字面是：天下人都知道什么是美的时候，「恶」（丑、不好）就出现了。后一句同样：都知道什么是善的时候，「不善」就出现了。

先看「斯」。通行本写「斯恶已」，「斯」是「就」「这就」。帛书和郭店没有「斯」，直接写「恶已」，意思一样，口气更短。

再看「已」。它是个结束的口气，「……就是了」「……就出来了」。像一个人把一件事说完，轻轻放下。

接下来是六对：「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王弼本作」相较「），高下相倾（帛书：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六对话，每一对都是两个东西，彼此依着对方才成立：没有「有」就谈不上「无」，没有「难」，也没有「易」。没有长，短不成为短。

最后一段，是「圣人」。圣人「处无为之事」，意思大致是：在不去硬做的位置上做事；「行不言之教」：不靠一遍一遍说教来教人。然后是几个「不」（帛书、郭店作「弗」）：万物冒出来，他不当起头的；做了事，不靠着这件事；成了功，不占着位子。正因为不占，反而不会失去。

这是全章。短，只有几十个字，每一句都清楚，连起来却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读不动的地方不多，但「读顺」的地方，要小心。

## ◆ 六对话，六个不同的动词

六对话，很容易被一口气读过去，当成一个意思重复了六遍。可是慢下来看，它们的动词是六个不同的字：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帛书、郭店作「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生」，是从对方里长出来。「成」，是被对方成全。「形」，是有了对方才显出形状：没有长的，哪来短的样子。「随」，是一个跟着一个走。「和」，是两个声音碰在一起，响成一个。

最有意思的是第四对。通行本写「相倾」：高和低互相倚着、互相歪向对方，甚至互相倾倒。帛书、郭店写「相盈」：高和低互相填满。一个字，倾，带着一点危险，倚得太过会倒；另一个字，盈，带着一点满足，彼此补上了空。

两个字意思挨得不远，味道差得不小。读哪一个，都说得通，我不下判断。只是想让大家知道，通行本里一个读着顺口的「相倾」，别的本子里原来是「相盈」。

还有一点：这六对里，只有「音声相和」，真的是在讲声音。后面冯老师的故事，会碰到它。

### ◆ 别急着写成「辩证法」

这一章太有名，也太好懂，所以它被读成什么样，有一个现成的模子：对立统一，美丑相对，有无相生，福祸相依。教科书里常把它放在「古代朴素辩证法」的标题下。

这个读法并不错。有和无确实互相依着，难和易确实互相成就。这里面有真东西。

可是它有一个毛病：把整章的力气，用在了后半，用在了那六对上。读完以后，人的感觉是「哦，原来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然后往下走，没有碰到什么扎手的东西。

我们回到原文看。第一句，不是「美丑相对」，不是「有美就有丑」。第一句是：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

「皆知」这两个字，是整句的重心。

如果只是说「有美就有丑」，不需要「皆知」，只需要「美」。老子偏偏写了「天下皆知」。他说的是：当「美」这个东西，成了天下人都知道的、都认的、都往那边看的东西时，「恶」就在这时候出现了。

注意，是「在这时候出现」，不是「本来就有」。美和恶，在这句话里，不是天然就有的一对。是**当一个标准立起来，被所有人都知道的时候**，不合这个标准的那一半，才被切出去，成了「恶」。

回头看菜市场：老金的菜没变，是红牌子立起来，「有牌」成了天下皆知的好，「没牌」才成了一个问题。在牌子没有立起来之前，市场里只有「这个摊子」和「那个摊子」，没有「没牌的」。

所以这一章的第一句话，批评的是**统一的标准制造出来的「另一半」**，而不是在泛泛地讲对立。

我知道这个读法跟后半章不太接得上，下面会专门讲。

顺便说一句，辩证法这个词用在这一章上，有一处不贴。辩证法的核心，是转化：物极必反，福祸转换，对立面互相变成对方。可是这一章的六对话里，没有一对在「转」。有和无是「相生」，难和易是「相成」，长和短是「相形」，它们只是互相依着，互相要着，并没有说「有」会变成「无」，「难」会变成「易」。

「转化」这个意思，要等到后面的章节，比如第五十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才真正出现。如果把那里的东西提前搬到这里，第二章就被读厚了一层。我宁可读薄一点，让它只说它说的：连着，依着，不能被切开。

### ◆ 扎手处一：少了两个字，和多了两个字

现在看版本。这一章，三个本子并排，有几处不同，最值得看的是两处。

**第一处，是六对话的最后，「恒也」。**

帛书整理本在「先后之相随」后面，多了两个字：「恒也」。意思是：前后相随，这是恒常的。

郭店本没有。郭店本的六对话，到「先后之相随也」就结束了，直接接「是以圣人」。

通行本的王弼本也没有「恒也」，它是「前后相随」之后就接「是以圣人」。后来的传本，也大多没有。

这两个字看起来很小，但它做的事不小。没有它的时候，这六对话是平平的陈述：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先后，就是这样相依着的。加上它，这六对话就被收成了一条定律：「这是恒常的。」

也就是说，**一个本来只是在摆事实的句子，被后来的抄写者（或者说，不知道是谁）收口成了一条「恒」**。

联系上一章：第一章说「非恒道」，不要把说出来的东西立成「恒」。这一章，帛书里那两个「恒也」，是在这部书自己的身上，立了一个小小的「恒」。

我不敢说这是有人故意做的。也有可能是郭店本抄脱了，帛书是完整的。郭店是不是一个摘抄的本子，学界还没有定论，所以「郭店没有」不能当成「后来才加上的」证据。这里我只敢说：**有一种可能**，这两个字是后来补上的；如果是，那么我们今天习惯的「万物相对是恒常的规律」这个读法，有一部分是靠这两个字撑起来的。

要小心的是，这里还有另一个方向的读法。有人会说：「恒也」就是原来有的，是对前面的总结，只是郭店和通行本漏了。这个说法同样站得住。我的立场是不替这部书做主，两种可能都摆出来。

**第二处，是结尾那几句。**

通行本：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帛书：万物作而弗始，为而弗恃也，成功而弗居也。

郭店：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恃也，成而弗居。

三个本子，有两处不同。

一是通行本有「生而不有」，帛书和郭店都没有。这四个字，后来在别的章里也出现：第十章、第五十一章有「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第七十七章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有学者猜，这一章的「生而不有」，是从别的章借来的，不过我没有看到哪一个猜测被证实，这里只当一个提醒。

二是「不辞」和「弗始」。这是两个意思完全不同的词。「不辞」是不推辞、不拒绝：万物起来，他不拒绝。「弗始」是不当起点：万物起来，他不把自己当成那个开头。

这两个词差得不近，可是古人抄写，字形或读音接近的字，是会抄混的。有学者从字形、读音上解释过它们可能是怎么混的，我没有能力核实，不敢给你一个结论。

我最在意的是，帛书和郭店的这个「始」字，跟第一章的「始」是同一个字。第一章：无名，天地之始。始，是第一下，是冒出来的那一下。这一章：万物作而弗始。圣人不当那个「始」。

如果读帛书、郭店的写法，这句话变成：万物冒出来，圣人不把自己当成那个「第一下」。事情是万物自己起的，不是他起的头。

如果读通行本的写法：「不辞」，这句话变成：万物冒出来，他不推辞，不躲开。

前一个读法更挨着「皆知」。因为「皆知美之为美」，就是有人要当那个「起点」，当那个立标准的人，那个「说了算的头」。圣人偏偏不当这个头。这样读，「弗始」和「皆知」之间有一根线。后一个读法也读得通，只是那根线没有了。

我倾向帛书、郭店的写法，但我必须说，这是倾向，不是论证。

## ◆ 美和善，哪一个更要命

第一句话里有两半：美，和善。

美丑这一半，我们好理解：谁好看，谁不好看。标准立起来，不合的就「丑」。这一半，伤害的多半是面子和心情。

善和不善这一半，分量不一样。「皆知善之为善」，什么叫「善」，大家都认的那个「善」，一旦立起来，不合这个善的人，就成了「不善」。

美丑切下来的一半，是难看。善与不善切下来的一半，是坏人。

设想一个村子，大家都认定「孝顺」是最大的善，而且认定了孝顺的样子：逢年过节要回家，要磕头，要给老人买补品。有一个人，因为在外地打工，三年没回来，每个月把钱寄回家，电话天天打，可是没有回去磕头。村里人会怎么说他？「不孝」。

他做的事，一件不少。他被划进「不善」，是因为那个「皆知的善」，只有一个样子。

这一点，后面的章节会越来越清楚。第十八章说「大道废，有仁义」，第十九章说「绝仁弃义」，那里面的火气，从这里就开始埋了：我读下来的感觉是，他未必在反对孝，也未必在反对义，更像是看到了「善」一旦被立成唯一的样子，会切出一半的「不善」。

所以，这一章里的「美」和「善」并排出现，其实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一条通向审美的单一，一条通向道德的单一。后一条更危险，因为被切出去的那一半，不是「不好看」，而是「不该存在」。

老子在这里没有展开，他只用了短短两句话。可是只要想一想，一个共同体里，「善」的样子被固定下来以后，会有多少人被量成了「不善」，你就知道，这两句话是有重量的。

### ◆ 扎手处二：前半在批评，后半在平叙

现在回到前面说的，接不上的地方。

这一章的前两句，有批评的味道：「斯恶已」「斯不善已」，像是说，这一步走下去，要出事。

可是接下来的六对话，没有批评的味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很平静，很自然，像在陈述天气。

然后是「是以圣人」。「是以」是「因此」。因此，圣人怎么样。

问题来了：从「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再到「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这个「是以」，是怎么接上的?

有三种接法。

第一种：美丑相对，所以不要执着于分辨，所以圣人「无为」、「不言」。这是最常见的读法。它的问题是：六对话说的都是「相依」，没有哪一对在说「所以不要分辨」。「无为」「不言」跳出来得有点突然。

第二种：因为一旦立了标准，就切出一个「恶」，所以圣人不立标准，不说「这是美，那是丑」。「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就是不去替天下立一个「美」「善」的样子。六对话在这里的作用，是说明事物本来是彼此连着的，所以切了会出问题。这个读法接得上，我自己倾向它，但我也看到它需要我加一句话：六对话是「本来连着」的证据。原文没有说这句。

第三种：我读不动，就是读不动。

我想选第二种，同时把第三种放在这里。这一章后半段「是以」之后，我说得通的，比我说不通的要少。有些地方，我感觉是通的，是因为我已经带着一个想法去读。这是需要警惕的。

## ◆ 一个小小的反讽：不言之教，五千言

读到「行不言之教」，很难不笑一下。

一部五千字的书，开头不久就说「圣人行不言之教」，意思是不靠说来教人。可这部书自己就是在说，而且一说就是五千字。

这个反讽，后面会越来越明显。第五十六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白居易还拿它开过玩笑，我们到时候再细讲。这里只做一个提醒：第二章的「不言」，不是闭嘴。看它的上下文：前面一整串，是在讲「皆知」造成的问题；「不言之教」，更像是不去说「这个是美，那个是善」，不去替天下立一个「皆知」的样子。

也就是说，「不言」不是不说话，是不说**那一种**话：不说立标准的话，不说「你们都应该」的话。

这样读，五千言就不那么矛盾了：它在说话，但它说的话，大多不是在立一个人人必须照着走的样子，而是在讲一件事是怎么回事。当然，这又是我的读法，读者可以不信。第五十六章会让这个问题再来一次。

## ◆ 涌现：圣人的三个「弗」

「万物作而弗始，为而弗恃，成而弗居。」

三个「弗」。我想把它们看成是三次松手。

「弗始」：不抢那个第一下。事情是怎么起来的，他不把功劳记在自己头上，也不把自己当成那个「说了算的头」。

「弗恃」：不靠着。做了事，不拿这件事当靠山，不凭着「我做过」去要什么。

「弗居」：不占着。成了功，不坐在那个位子上不走。

三个「弗」，从头到尾，是从「起」，到「做」，到「成」，一个人在一件事上可以攥住的三个地方：起头的名，做事的靠，成事的位。

回头看第一句「皆知」。一个标准要立起来，得有一只手攥住一个线头：谁来定美？谁来当那个标准？谁坐在那个位子上？

圣人把这三处的手都松开。他不攥起头，不攥凭靠，不攥位子。

所以他的结局是「是以不去」（帛书：弗去）：因为没有攥住，所以也没有什么可以被夺走，没有什么可以「去」。

这里可以说一点点这部书的话了。书里把人能写的地方，分成三块：想法里的、环境里的、心里的。一个标准立起来的时候，这三块地都被写上同一行字：大家想的一样，大家看的一样，大家心里要的也一样。「恶」和「不善」，就是写不进这一行字的那些地方，它们被划了出去。

圣人的三个「弗」，是不往这三块地上写那一行字。

但这里要说一句：我这个读法，做过检验。把「三块地」这些话全删掉，只剩「皆知」一句、「弗始、弗恃、弗居」三个动作、版本里的「始」和「恒也」，论证站不站得住？站得住一部分：站得住的是「标准立起来之后，不合的那一半被切出去」和「圣人不攥头、不靠、不占」这两件事各自成立。站不住、需要我加东西的，是把这两件事连起来的那根线。那根线是我的读法。

## ◆ 回落：这部书自己的「皆知」

写到这里，想说一件这部书自己身上的事。

《道德经》八十一章里，有些章被无数人背诵，有些章几乎没人读。第二章就是被背诵的那一批。「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是中文世界里最有名的几句话之一。

它被「皆知」了。

被皆知的话，会被立成一个「美」，一个「善」，成为「读《道德经》就是要读到这个」的那一个。人们读第二章，通常是想读到「万物相对」这个结论，读到了，就满足。那些读不动的地方，比如「弗始」和「不辞」，比如「是以」怎么接，比如「恒也」从哪里来，就成了那个「恶」，被切出去，没人问。

这是我写这一章时最深的感受：**连这一章自己，也躲不过「皆知」。**

它说一个东西被天下皆知之后，会切出一个「恶」。而它被天下皆知之后，也切出了自己的「恶」：读不顺的那些版本，读不动的那些句子。

所以读这一章最好的办法，也许是反着读：不要问「这一章教了我什么」，而是问，「这一章里有什么地方，被我们为了让它好懂，切了出去」。

## ◆ 放回日子里：红牌子之后

菜市场的故事，后来怎么样了？

红牌子挂到第二个月，管理处的老赵在市场里走了一圈，发现了一件事。没牌的摊子，有的生意不好了，有的开始忙着去买电子秤、打小票。一个卖鱼的老头，花了四百块买了台秤，用了三天，秤坏了，不会修，又换回了老秤。

老赵回到办公室，给领导写了一份报告，说「评选效果不错，大家有了积极性」。他没写那四百块的事。

有一天，老金问老赵：「这个牌子，能不能不看秤，看别的？」

老赵说：「看什么？」

老金想了想：「让买菜的人说。」

老赵摇头，说那不好统计。

老金没有再说。他回到摊子上，把老秤擦了擦。有个老主顾走过来，买了二斤豆角，临走说了一句：「老金，还是你这儿的称头实在。」

老金笑笑，把豆角多抓了一小把放进袋子里。

后来，市场里发生了一件小事。有个老人在老金这儿买了一把青菜，回去发现多了一个小洋葱，不是故意的，是老金手抖。老人第二天专门送了回来，说「你多给了」。老金说：「送给你了。」

老人说：「你这个人，就是没牌子，我才放心。」

这句话，老金回家想了一晚上。他想，也许牌子能让陌生人安心，却也会让熟人变得有点生分。熟人之间的信任，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用一块牌子，一下子代替不了。但牌子又是陌生人需要的，没有牌子，新来的人不敢买。

这两样东西，他都说不准。他只是知道，**他不想因为没有牌子，就觉得自己少了点什么**。

这大概是第二章在日子里最小的样子：一个人，被一个标准量出了「少」，他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回过头来，说一句「我没少」。

我写这个故事，不是想说牌子不好。牌子有它的用处，公示栏、小票，都是为了让买的人安心。我想说的是，**当一个标准立起来，「没达到的那一半」是被制造出来的，而且制造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快**。老金没变，牌子只是让他「变成了」没牌的那个。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音乐老师，姓冯，三十出头，在一所初中带合唱团。团里有二十四个孩子，每周三下午排练。

今年的任务很明确：区里有个合唱比赛，要拿奖。冯老师研究了往年获奖的队伍，发现一个共同点：声音「亮、圆、齐」。评委喜欢那种干净明亮的声音，听上去像一个人唱出来的。

于是开学后，她定了个目标：把团里二十四个孩子，练成「一个声音」。

她的办法很细。每个孩子单独试音，按声音的「亮度」分类。声音亮的，放在前排；声音偏暗的、偏哑的，放在后排。排练的时候，她会说：「不要突出自己的声音，要往大家的声音里靠。」

十月底，合唱团的声音确实变好了，听上去整齐，干净。

有一个叫小禾的女孩，是团里的「问题」。她的嗓子天生偏沙，唱高音的时候，像一块粗布被撕开。冯老师试了几次，让她少用力，往「亮」里唱，她唱得很辛苦，每次都清嗓子。

后来冯老师把她放到最后一排的最边上，说：「你声音太突出了，先轻轻唱，不用使劲。」

小禾点点头，从那以后，她在后排几乎不出声。

这一整个学期，冯老师想的是「一个声音」。她没有错，比赛要的就是这个。可是有一个星期三，一件很小的事让她停了下来。

那天排练一首二声部的歌，下声部有一条低音线，需要一个「土一点」的、有颗粒感的声音垫着。试了好几个孩子，不是太亮，就是太飘，垫不住。她忽然想到小禾。

她叫小禾上来，让她用平时说话的声音，轻轻哼那条低音。小禾试了一遍，那粗粗的、沙沙的声音，像一块厚实的土，托住了上面的旋律。

整首歌一下子「立」起来了。上声部的亮，因为下面有这个沙，才亮得有了来处。

可是事情没有这么顺。

下一次排练，冯老师宣布：这首歌的低音线，让小禾领。团里最亮的那个男孩阿杰，当场把谱子合上了。他的嗓子是全团公认的「金嗓子」，每次独唱都是他。他小声嘟囔了一句：「凭什么？她那个声音，也能算好？」

没人接话。冯老师也没有马上回答。

她那天晚上想了很久。她意识到，她定的那个「亮」的标准，已经在这群孩子心里长成了一个排行榜：阿杰在最上面，小禾在最下面。她一个学期的「试音分类」，教给他们的东西，比唱歌多得多。

第二周，她做了一件笨办法：不再按「亮度」排站位，改成每首曲子，先问，这首歌里，哪一块地方缺一个什么样的声音？她让孩子们自己试，自己说。阿杰试了那条低音，唱得很干净，但「轻」，像是没有根。小禾再唱，那个沙，一下就把他唱的轻托住了。阿杰听了，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想学她那种唱法。」

这就是我最喜欢这个故事的一点：**标准撤掉的时候，孩子们自己长出了另一种眼睛。**不是老师教的，是在一个「哪里缺什么」的问题面前，自己看见的。

冯老师愣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她自己也没想到的话：「原来你不是声音有问题，是我没给你一个位置。」

她想起了一个字，「和」。音声相和。合唱的「合」，她一直以为是「合成一个」，可是「和」，是不同的声音碰在一起，彼此成全。

这件事并没有让冯老师的故事变得圆满。

比赛那天，合唱团拿了第二名。评委的评语里有一句：「声部结构有想法，下声部质感独特；但整体音色统一度不够。」

第一名的队伍，二十四个人唱出来像一个人，非常干净。

冯老师在回学校的车上，一直在想这句评语。她没有后悔，但也没有释然。孩子们在车上唱着闹着，小禾坐在窗边，一边看窗外，一边小声哼着那条低音。

回到学校，冯老师在教案本上写了一段话，我觉得比所有的教学方法都有分量：

**一个「标准」一旦被天下皆知，没有符合它的孩子，就在它面前变成了「问题」。我要做的，不是帮他们变成标准，也不是反对标准，而是想一想：这个标准没有给谁位置？**

这个故事里，哪一步是「统」？是她用「亮度」给孩子分类，把「一个声音」当成了美。哪一步是「连着」？是那个星期三，她让小禾哼低音，让不同的声音在同一首歌里「相和」。

换一种做法呢？如果她一直不让小禾出声，这个合唱团会拿到更高的名次，但小禾会在这个学期里学会一件事：我的声音是「不对」的。这个念头在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心里，会待很久。

当然，我不想把这个故事说成「不要追求整齐」。整齐有整齐的美，比赛有比赛的规矩，孩子们也需要知道，什么叫「一起唱」。教育里的难处，是同时守着两样：你要让孩子学会「靠进去」，也要让每个孩子知道，自己有一个被需要的位置。

第二个学期开学，有一位家长来找冯老师。她的孩子唱得不错，嗓子亮，但这学期站位被调到了中间偏后。家长不是来抱怨的，她的问题很实在：「冯老师，我就想知道，您现在到底按什么排？我们家长回去没法跟孩子讲。」

冯老师发现，自己答不上来。以前有一把尺子，亮度，一量就知道，对谁都能说。现在她按「这首歌缺什么」排，每首歌都不一样，说起来就是一句「看情况」。「看情况」三个字，对家长来说，是最没有安全感的话。

她最后给了家长一个笨办法：每首新歌开排前，把站位和理由，写在一张小纸上，贴在音乐教室门口。「这首歌，低音线需要沙一点的声音，所以小禾、阿杰站这里。」「这首歌，高声部要亮，所以……」理由写出来，有些理由还是不让人完全服气，但至少，每个人都看得见那只手在怎么动。

她后来说，这张小纸比从前那把尺子累得多。尺子是现成的，理由要天天重新想。可她也承认，每天想理由的这个过程，是她这些年里，第一次真正在「听」这群孩子。

## • 健康里的这一章

（以下只写日常作息与心情，不诊断、不开药。身体有不舒服，该看医生就看医生。）

设想有这样一位老贺，五十二岁，在一个小区做夜班保安，从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他干这行已经七年。

老贺的日子是倒着过的：别人下班回家，他出门上班；别人睡觉，他巡楼；别人上班，他下班回家，吃点东西，睡到下午三四点。

这件事，从前没有什么，他自己觉得挺好：夜里安静，人少，一个人巡楼，心里踏实。直到有一年，他开始刷手机上的健康视频。

视频里的人说得斩钉截铁：晚上十一点前必须入睡，子时不睡，伤肝；早睡早起，是最好的养生；熬夜的人，几年后会怎么怎么样。

老贺一条一条看。他看到一条，说「凡是长期熬夜的人，身体都会提前衰老」，下面的评论里，全是「我已经改了，十点半睡觉」「早起真的不一样」。

老贺那天夜里巡楼的时候，手电筒的光照在楼道的墙上，他忽然觉得很疲惫，不是身体的疲惫，是一种说不出的「不对」。

他想起一件事。刚上夜班那年，他特别怕，白天睡不着，晚上又提不起精神。后来慢慢摸出了自己的节奏：下班回家，先洗个热水澡，吃点热乎的，拉上窗帘，下午三点以前一定醒；醒了先晒一会儿太阳，再吃第一顿「早饭」。这套节奏是他一年多摸出来的，不是谁教的。

可是视频里的人，不管这些。他们谈的是「子时」，是「几点」，是一个只有一个时刻表的世界。

他想：我是不是这几年，一直在做一件错的事？

第二个星期，他的「毛病」多了起来。白天躺在床上，他会反复检查自己的状态：心跳是不是快了，是不是脸色不好，是不是比同龄人老。他睡得比以前更差。

这个故事里，最该看的，是「天下皆知」这四个字。

「早睡早起」是一句有道理的话，对大多数朝九晚五的人，这确实是个好办法。可是当它变成「天下皆知的那个好」，老贺这样的人，就被划进了另一半，成了「不善」。他的生活没有变，是那个标准立起来以后，他才变成了一个「有问题的人」。

后来的事，没有那么戏剧性。有一天早上，他下班回家，在小区门口碰到一个买早点的老太太。老太太看了他一眼，说：「你是夜班的吧？看你脸色还行，就是眼睛有点累。」

老贺愣了一下。

老太太说：「我儿子也是夜班，医院里的。他说，夜班人睡觉，要紧的不是几点，是睡得整，别被吵醒，别天天变。」

这话不一定对，也不一定是医学上的结论，老贺也没有去问。可是他回家以后，做了一件事：他把自己白天睡觉的屋子重新弄了一遍。窗帘换成了厚的，手机关了，门口贴了一张纸条「请勿敲门」，每天尽量在同一个时间躺下。

他没有再去想子时。

一个月以后，他睡得比以前整了。他自己的说法是：「我不是在补别人的觉，我是在睡我自己的。」

当然，故事不能到这里就完。老贺的日子，有他的代价：夜班的人，常常觉得自己和白天的世界隔着一层。体检的时候，他有几项数字不太好看，医生建议他注意。他后来每年都去体检，也听医生的话。

**这不是说「作息可以随便」。** 作息当然重要，睡眠当然重要，医生的话当然要听。我想说的是，当一个标准变成「天下皆知」的那一个，它同时会制造一种羞耻：不合标准的人，会觉得自己「本来就有问题」。这种羞耻本身，会让人睡得更差。

老贺最后做的，是把「我是不是错了」这个问题，换成「我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得整」。第一个问题，是在标准面前找自己的错；第二个问题，是在自己的日子里找办法。

他单位新来了一个二十五岁的小韩，也上夜班。小韩的想法正好反过来：他觉得夜班自由，没人管，白天睡到哪儿算哪儿，饿了就吃，三餐乱来，手机刷到天亮。

有一天早上，老贺在更衣室碰到他，小韩脸色发灰，眼睛红着，说他「最近老觉得心慌」。

老贺没有对他讲什么道理。他先问：「你这样多久了？」小韩说两个月。老贺说：「去看看医生，别硬扛。」然后他才说了自己那一套，不是教他照着做，而是说：「我是摸出来的。你也摸一摸，记几天：几点睡的，睡了多久，醒来什么感觉。别学我，也别信视频。」

小韩半信半疑，但他拿出手机，真的在备忘录里记了起来。

我很在意这一段，因为它是反的：老贺没有用自己的「摸出来的节奏」，去做小韩的标准。如果他说「你照我这样来」，那他就是把自己的经验，又变成了一个新的「皆知」。他给的，是一个办法：自己去记，自己去摸。

这是第二章在健康上最难守的一条：**不要用自己的好，去切别人的「不好」**。

第二章里，那六对话中，有一对是「先后之相随」。白天和黑夜，也是一对。老贺的身体，不是黑夜的错，也不是白天的功。它只是在一个连着的节律里，找一个站得稳的位置。

如果您身边也有老贺这样的人：夜班的、倒班的、照顾孩子夜里起来几次的，别急着告诉他「你应该怎样」。先问一句：你现在睡得怎么样？该看医生，就看医生。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小朱，二十八岁，辞掉了城里的工作，回到老家山里，把爷爷留下的老房子改成了一家民宿。房子是石头垒的，三层，一共五个房间，院子里有一棵老柿子树。

开业第一年，他把所有精力放在了一张表上：平台评分。

平台有个规矩，评分在4.8以上，页面才会被推荐。评分低于4.8，客人几乎看不到你。他把每一条评价，都抄在一个本子上，一条一条分析。

评价里，有几类话反复出现：

「房间很干净。」「老板很热情。」「拍照很好看。」「床很软。」「有地方晒太阳。」

反过来，几条差评是：

「房间有点旧。」「墙有点潮。」「窗外没有景。」「不太'出片'。」

小朱把这些话当成了「客人的标准」。他觉得，既然天下人都这么说，那就是天下人认的「好」。

于是第一年冬天，他动手改了。

墙刷成了白的，把石头墙面遮了。老木床换成了席梦思。每个房间装了射灯，让照片好看。院子里添了一架秋千，买了几个藤编的椅子。门口放了一块牌子，写着「欢迎来到××山居」，是照着网上的样子做的。

第二年春天，评分升到了4.9，订单多了。

小朱在表上画了个圈，很高兴。

可是到了夏天，他发现了一件事。

有几个老客人不来了。其中一对是附近城里的退休老师，第一年住过三次，每次都坐在院子里的老柿子树下，看一下午书。他们没有写过评价，小朱也没有放在表里。

他给老师打电话，问怎么好久没来。老师在电话里笑了笑，说：「我们去看了你的新照片，挺好看的，像别家的。」

「像别家的」，这四个字，小朱握着手机，站了很久。

这个故事，是第二章在事业里最常见的样子。

**「皆知」的力量，不在于有人逼你，是在于你自己去追。** 平台的评分，客人的评价，同行的样子，每一样都不是命令，只是「天下人认的好」。小朱没有被谁强迫，他是自己把五个房间，一个一个改成了「好」的样子。

**哪一步「统」了？** 他把「客人说好的」，当成了「好」的全部。可是评价只能记下来写评价的人。那对老师，那种坐在树下看一下午书的客人，不写评价，不拍照，不出片。他们是「没有被计算的那一半」。

**哪一步还连着？** 老柿子树。它不在任何一张评分表里，没有人评价过它。可那对老师是为它来的。

小朱后来做了一个折中的决定，我觉得不算完美，但很诚实：他留了其中一个房间，没有改。石头墙露着，老木床还在，窗对着柿子树，不上平台的主推页面，只给熟客预订，桌上放一本册子，让来的人随便写点什么。

这个决定是有代价的：这个房间的订单少，平台的推荐也少，一年算下来，收入不如改过的几间。

有一次，有个年轻的客人，在平台上给他留了一条评价：「房间有点旧，不太出片。可是早上醒来，柿子树上有鸟。」

小朱把这条评价截下来，没有回复。他在那个本子的最后一页，写了一句话：

**评分表里，有的人用数字说话，有的人什么都不说。我不能只听数字。**

故事里，还有几件事值得补上。

改房间的时候，帮他打扫的王姨，是村里的老邻居。小朱要把石头墙刷白，王姨站在旁边看了半天，说：「那墙，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的。刷了，就没了。」小朱说，客人喜欢白的，拍照好看。王姨哦了一声，不再说话，帮着刷。

刷到第三面墙的时候，王姨说了一句：「你爷爷当年垒这个墙，一块石头一块石头选的。」

这句话小朱当时没有在意。直到老师那个电话打来，他才想起来。

还有数字。他回头算过：改了四个房间的那年，订单多了三成，评分从4.7涨到4.9，装修花了不少钱，两年才回本。留着不改的那一间，一年的订单只有别的房间的一半。如果只算账，改是对的，不改的那间，是亏的。

小朱对自己的这个决定，没有一个很满意的说法。他有一次对一个来住的同行说：「我也不知道留着对不对。我只是觉得，要是五间全改了，我这个地方，就是平台上的一个点，不是我家了。」

同行说：「你这是情怀。」

小朱说：「可能吧。」

第二章不给情怀背书。它只是讲了一个机制：当「天下皆知」的标准，成了你衡量自己的唯一尺子，你没改的那一部分，会开始被你自己看成「不好」。留着那个房间，是在小朱自己心里，保留了一块没有被写进评分表的地方。这块地方值不值钱，账本上看不出来。

事业里的「皆知」，几乎每个行当都有：同行都在做的，平台都在推的，用户都说好的。听这些是应该的，没有这些，生意做不下去。第二章没有劝人不听，它只是提醒我们，有一半的人，是不在这些数字里的，而且那一半，往往是你原来最舍不得的。

带走的话

**标准一立，不合的那一半就被切了出去。圣人不攥起头，不攥靠山，不攥位子。**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五环里的哪一环？**统，以及统出来的「另一半」；末尾三个「弗」，朝着复。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松手；靠的是「皆知」两个字，和版本里多出来的「恒也」、换掉的「始」。

◆

03

第 3 章

# 糖罐搁在柜顶上

>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 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 为无为，则无不治。

帛书整理本：

> 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
> 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 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

（郭店竹简里没有这一章。这个缺席说明不了什么，后面会讲。）

## ◆ 先说一句实话

写这本书的人，在动笔之前，大致有一个想法：老子批评的，是把世界统成一个样子的那只手。

读到第三章，这个想法碰了壁。

这一章里，有一只手。而且是一只很勤快的手：它在「使」，在「虚」，在「实」，在「弱」，在「强」，在「使夫智者不敢」。它做的这些事，是对着「民」做的。

一只在整理别人的手，这和「不攥线头」，不太像是同一个人。

所以这一章，我写得很慢，也不太有把握。后面会把我读到的两种可能都摆出来，再说一说，我自己读不动的地方在哪儿。

先从一只糖罐开始。

## ◆ 糖罐

设想有这样一位奶奶，带着五岁的孙子过暑假。家里有一罐水果糖，孙子爱吃，一天能吃七八颗，嘴边总是黏的。

奶奶先是说：「糖吃多了牙要坏。」孙子说好，转头又偷偷拿了一颗。奶奶又说，又拿。说到后来，奶奶把糖罐搬到了高柜顶上，搁在一个孩子够不着的地方。

她心里想的，大概是这句话：**不见可欲，使民不乱。**　看不见，就不会惦记了。

头两天，管用。孙子一进屋，眼睛往茶几上扫，没有糖，也就算了。

第三天，孙子发现，柜顶上有个罐子的影子。他搬来一把小椅子，椅子不够高，又搬来一摞书。奶奶在厨房听见「哐」的一声，赶过来，孙子正站在书上，手指头已经够到了罐子的边。

奶奶一把抱住他，又怕，又气，又想笑。

这一幕，放在第三章里，很对味：圣人把「可欲」收起来，让民不乱。但它也把另一件事暴露了：收起来的这一只手，孙子是看见的，他不是不想要，他是被挡在外面。

从此，孙子心里多了一样东西：高柜顶上的那个罐子。以前糖只是糖，现在糖成了一件「被藏起来的东西」，比以前更有吸引力。

奶奶后来换了个办法，我们等一下再讲。先把这一章念顺。

## ◆ 先把话念顺

前半段是三句整齐的话，每句三段：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尚」是推崇，「贤」是有才有德的人。不推崇贤人，老百姓就不争。「贵」是看重，「难得之货」是稀罕东西。不看重稀罕东西，老百姓就不去偷。「见」是让人看见，「可欲」是能让人心动的东西。不让人看见，心就不乱。

每一句，都是先去掉一个「东西」，然后得到一个「结果」。

后半段变了口气：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虚其心」：把心掏空一点。「实其腹」：把肚子填饱。「弱其志」：把志气磨软一点。「强其骨」：把筋骨练结实。

四个动作，两两相对：心和腹，志和骨；虚和实，弱和强。

「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让民总是处在「无知无欲」的状态，让那些聪明人不敢乱动。

「为无为，则无不治。」

做那个「不做」的事，就没有治不好的。

整章念下来，是一套很完整的「治」的办法。

## ◆ 「尚贤」，原来是别人的口号

先看第一句：不尚贤。

「尚贤」这个词，在战国不是一个冷僻的词。墨子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尚贤》，分上、中、下三篇，主张国家用人，要看才能，不看出身，把贤人推

到高位上。孔子也说过类似的话，《论语·子路》里，仲弓问怎么治理政事，孔子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举贤才，把有才能的人提拔起来。

也就是说，「尚贤」「举贤」，在当时是一个很主流的、很有道理的主张。

老子在这里说「不尚贤」，等于是在这个主流旁边，顶了一下。

顶的道理是什么？原文给的理由是「使民不争」：一旦大家都推崇「贤」，大家都往「贤」上挤，就争起来了。

这个思路，和上一章是接着的。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一个标准立起来，不合的一半被切出去。第三章：一个「贤」的标准立起来，所有人都想做「贤」，因为「贤」得了名、得了位，于是争。

所以前半段的三句话，我是能读通的。**它们讲的是同一件事：把一个东西抬成「人人想要的那一个」，争就来了。**「贤」是人，「难得之货」是物，「可欲」是景，三种不同的东西，同一个机制。

我读到这里，是舒服的，因为和第二章接得上。

麻烦在后面。

### ◆ 扎手处一：满章的「使」

数一数这一章里「使」字出现多少次。通行本：

使民不争。使民不为盗。使民心不乱。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五次。

第二章的圣人，是「弗始、弗恃、弗居」，三个「弗」，都是松手的动作。第三章的圣人，是「使」，五个「使」，加上「虚」「实」「弱」「强」四个动作，一共九个动词，都是对着别人去做的。

一个「弗」和一个「使」，是两种手势。前一种手势，是把手松开；后一种手势，是把手伸出去。

这里说的，是「事实」，不是评价。**这一章的圣人，是一个在对民做事的人。**

我们再看「其」字：「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这个「其」，是谁的?

可以是民的。圣人治理，让民的心虚一点，肚子实一点，志弱一点，骨头强一点。这是最自然的读法，因为下一句明确说「常使民」。

也可以是圣人自己的。有少数读法，把这几句当作圣人自己的修养。可是「常使民无知无欲」紧跟在后面，整段话是在讲「治民」，我觉得把「其」读成民的，更顺。

所以，这一章的圣人，是一个对民做「虚心实腹弱志强骨」的人。

### ◆ 扎手处二：两个版本，差在哪

现在看帛书。

通行本：「使民心不乱」。帛书：「使民不乱」。通行本多一个「心」字。

差别小，但意思不一样。「使民不乱」，民不乱，是外面的事，不起乱子；「使民心不乱」，民的心不乱，是里面的事。多了「心」，这句话就从「社会秩序」挪向了「人心」。

通行本：「为无为，则无不治」。帛书：「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

通行本这一句，是个很有名的短语：「为无为」，做那个无为。帛书的句子长一些：弗为而已，不做就是了。这一句的后半，两个本子是一样的「则无不治」。

差别在前半：通行本是一个很精致的悖论，「为无为」，做不做的事；帛书是一个很直白的结论，「弗为而已」，就是不做。

我没有办法判断哪个更早。有的学者认为「为无为」是更晚的、更哲学化的润色；也有人认为「弗为而已」是帛书抄写者的简化。我读到的材料，没有一个能把这件事钉死。

还有「恒使民」（通行本「常使民」）、「使夫知不敢」（通行本「使夫智者不敢为也」），都是小异。

郭店本，没有这一章。

这里要提醒自己：第 1 到 66 章里，郭店不见的，大约一半多。所以这一章郭店没有，不能说明它是后加的，这是基线。预注册里的「救」章，3、36、37、65、80，共五章，其中郭店有的只有 37，其余四章（3、36、65、80）都没有，这个方向和猜想一致，但样本太小，不能当证据。

## ◆ 两种可能

好了，现在把这一章摆到桌面上，看两种读法。

**第一种读法：这一章是《老子》本来就有的，那只手是「松手的手」。**

理由有这几条：

一、「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三句都是「不」。是撤掉，不是添加。这和第二章「圣人不立标准」是一路的。

二、「虚其心」和「弱其志」，跟全书其他地方的趣味对得上。第十章说「专气致柔，能婴儿乎」，第五十五章说婴儿「骨弱筋柔而握固」，第七十六章说「人之生也柔弱」。「弱其志，强其骨」，看着像在说婴儿：筋骨柔软而结实，心里没有太多心思。

三、「无知无欲」，可以读成婴儿式的无知无欲：不是愚蠢，是没有被各种「知」和「欲」拽着走。郭店第十九章（郭店没有「绝圣弃智」，有「绝智弃辩……民复季子」）里，「民复季子」，据转录的括注，整理者读作「孝慈」，后来不少学者读成「赤子」，也就是百姓回到赤子的状态（这里取后一种读法），和「无知无欲」挨得很近。

在这个读法里，「使」是老子用来描写圣人「让一个条件成立」的方式，不是在操纵。

**第二种读法：这一章里混进了另一路东西，那只手是一只攥线头的手。**

理由也有几条：

一、五个「使」字，一个接一个，动作的方向很统一：圣人在上，民在下，圣人在做，民被做。这个「上下」的格式，更像是君主治国的话，而不像第二章那种没有谁在上面的口气。

二、「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这一句很刺耳。聪明人不敢动，是因为害怕。谁让他们害怕？一个有力量的人在后面。这不是「松手」，这是「压住」。

三、「圣人之治」，「治」是治理，是上面对下面。在第二章里，圣人是「处事」「行教」，是在做事和教导；这里却成了「治」。

四、在这部书后面，还有几章有类似的味道：第三十六章的「将欲歙之，必固张之」，第六十五章的「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第三十七章的「镇之以无名之朴」。这些章合在一起，看起来像是一路。

所以第二种读法的意思是：这几章里的圣人，手里是攥着线头的。而这样的手，更像是后来的治术家，比如被叫作黄老的那一路，或者别的什么人，写进去或者改进去的。

我要说，**这两种读法，我都不能证明，也不能排除。**

第二种读法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它很像一个「补丁」。每当遇到不顺的章，就说「这里混进了别人的东西」，那这个说法就什么都能解释，也就什么都证明不了。这一点，是预先要警惕的。

第一种读法也有弱点：它读得太顺了。把「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读成松手，要费很大的劲，我读的时候，感觉自己在给这句话做公关。

所以我的立场是：**可能是第一种，可能是第二种，也可能是一个原本温和的句子，在流传中被磨成了更硬的样子。** 最后一种，我也没有证据，只是想到。

另外，近代以来，这一章常被拿出来批评，说老子主张「愚民」。也有人替它辩护，说「愚」在这里是质朴，不是愚弄。两边都有人说，都有道理，我只是在这里提一句，让大家知道，这一章的争论不是我一个人才有的。

### ◆ 涌现：同一个动作，谁来做？

想了很久，我从糖罐里想到了一个也许能用的东西。

奶奶把糖罐搁到柜顶，这个动作，叫「不见可欲」。

如果是**孙子自己**，在一个周末对自己说：「这个周末我不吃糖了，把罐子放高一点。」那这个动作，是孙子在整理自己的土，让自己面前少一些诱惑。这是「松」：他在给自己腾一块能够安静的地方。

如果是**奶奶**，替孙子决定，把罐子放到孙子够不着的地方，不让孙子知道，也不和他商量，那这个动作，是奶奶在整理孙子的土。孙子的反应，是搬椅子。

动作是同一个动作，罐子都在柜顶。区别是：**谁在做，做给谁。**

这个区别，可以放到第三章里去看。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这个动作本身，不是坏事。一个社会，如果不把各种诱惑堆到每个人面前，人确实可能更安静。可是动作的主语，是「圣人」，对象是「民」。圣人替民决定「什么东西不要让民看见」。

这就是那个「线头」：谁来决定什么叫「可欲」，什么叫「乱」，什么叫「知」，什么叫「智者」。

如果这个决定，是每个人对自己做的，叫修养；如果是一个人对所有人做的，叫统治。

这一章的缝，就在这里：**它一边在说「撤掉那些让人争、让人偷、让人乱的东西」，这是第二章式的松；一边又让一个「圣人」来做这件事，这是线头被一只手攥住。**

这两件事，在这一章里没有分开。

写到这里，我提醒自己再做一次那个检验：把「线头」「松」「攥」这些词全部去掉，论证还站得住吗？站得住的部分是：原文里有五个「使」，一个圣人在对民做事；前面三句是撤掉某物，后面是对民的心腹志骨做动作；这两部分的「手势」不一样。这是原文看得见的。站不住的部分，是我把它们称作「松」和「攥」，这是我的比喻，有可能是过度的整理。

## ◆ 儒家之一，有没有混进来

按照预先的设想，有五章是靠「文本里混进了儒家之一」这个判例才贴得上的：第 3、36、37、65、80 章。这个判例的意思是：这些章里，有一种「统一的一」，和老子本来的「不断的一」不是一路，是儒家式的、为天下立一个样子的一。

第三章算不算一个例子？

我觉得有一点像，也有一点不像。

像的地方：这一章里，有一个「圣人之治」，有「使民」，有「无不治」，这些是治国的话。治国要「治」，要使民如一个样子，这和儒家「为天下」的口气，是一个方向的。

不像的地方：这一章最开头的「不尚贤」，恰恰是对儒家（还有墨家）的一个反驳。如果这是儒家的东西混进来的，那它不会第一句就顶了儒家的「举贤才」。

所以，这一章里同时有两种东西：一种是**拒绝某一种统**（拒绝以「贤」为标准的统），另一种是**自己手里还是有统**（圣人使民）。这是同一章里的两个「一」，一个松，一个攥。

我先说清楚：这是我对文本的读法，不是证明。「混进儒家之一」这个判例，本身也可能是个补丁。所以我只写「可能」，不写「已证」。

这一章反而给了我一个提醒：也许一部书里，同时有松的一和攥的一，不是因为它被后来的人改了，而是因为写这部书的人，本来就同时站在两边。这个「可能」我同样没有证据。

### ◆ 读不动的地方

这一章里，有两处，我是真的读不动。

第一处：「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无论怎么读，我都觉得，这是一个让聪明人害怕的句子。是谁让他们害怕？圣人。这个圣人手里有什么，能让聪明人不敢？没有说。我可以猜是「权力」「法令」「镇」，可是这一章没有写。

如果把这句话和第二章的「圣人弗居」放在一起，我完全对不上。弗居的人，不占位子；让聪明人不敢动的人，一定占着位子。

这是一道没有被缝上的缝。我就让它在这儿。

第二处：「为无为」。

通行本的这个句子，是整部书最有名的短语之一。可是放在这一章，它忽然显得有点奇怪：前面一大串「使」「虚」「实」「弱」「强」，都是在「为」，而且是对别人「为」。然后说「为无为，则无不治」，做那个不做的事，就没有治不好的。

如果前面九个动词，都算「无为」，那「无为」就成了一个什么都装得进去的口袋。如果前面九个动词不算「无为」，那这一句和前面说的不是一回事。

我看帛书的「弗为而已」，似乎更干脆：就是不做。可是帛书里，前面同样是那九个动词。矛盾依然在。

这一处我读不动，也不想假装读动了。

## ◆ 放回日子里：糖罐，后来

奶奶后来换了个办法。

那天从椅子上把孙子抱下来之后，她没有骂他，也没有把罐子放回茶几上。她蹲下来，问他：「你是不是特别想吃？」

孙子点头。

奶奶说：「那咱们商量个事儿：每天吃饭以后，你自己拿两颗，不用问我。罐子放在这儿。」她把罐子放在了孙子能够到、但不是最显眼的碗柜第二层。

孙子眼睛亮了一下，又问：「那我偷偷再拿呢？」

奶奶说：「你拿了就拿了，我也不一定看见。可是你拿了几颗，晚上告诉我，行不行？」

孙子想了想，说：「行。」

后来的故事，没有那么圆满。头几天，孙子晚上报的数，常常是「两颗」，奶奶知道不止，没有拆穿。过了一个星期，孙子有一天忽然说：「奶奶，我今天拿了五颗，牙有点酸。」

奶奶没有说「你看吧」。她说：「那明天少拿一点，行吗？」

这个办法没有让孙子「无欲」。他还是想吃糖，天天想。可是他和糖之间，多了一个人：奶奶。糖不再是一个被藏起来的东西，也不再是一个和奶奶对着干的东西，它成了一件「我和奶奶都知道的事」。

我不想把这个办法说成「正确答案」。有的孩子，这样做，一天就是五颗，十颗。有的家长，没有这个耐心。有的时候，柜顶是必要的，比如孩子真的在牙疼。

我只想说，**同一个动作，谁来做、怎么做，决定了它是在松，还是在攥。**柜顶的糖罐，和碗柜第二层的糖罐，在「不见可欲」这个动作上是一样的，只是前者，孩子被排除在外，后者，孩子在里面。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初二班主任，姓崔，教数学。他有一个原则：考试之后，不公布排名。

这个原则不是他想出来的，是他当学生的时候留下的印象。他初中时，每次考试，班主任都把名次贴在教室后墙上，从第一到第四十五，一个一个排下来。他排在第三十几名，每次路过那面墙，都要低一下头。

后来他当了老师，决定不贴。他在家长会上说得很清楚：我们班不排名，只发成绩单，每个孩子自己知道自己的分数。

家长们有的点头，有的皱眉。有一位母亲当场问：「不排名，孩子怎么知道自己在哪儿？」

老崔说：「让他看自己前后的变化，不看别人。」

第一个考试周，是期中考试。

**周一，考完数学。** 下课铃响，教室里的声音比平时大，孩子们对答案。有人说「最后一题我做出来了」，有人在叹气，有人把卷子捏成一团。

**周三，考完最后一科。** 老崔批了三天卷子，周四要发成绩单。

**周四早自习前，** 有个叫小周的男孩，神神秘秘地从走廊那边跑过来，手里拿着一张纸，贴在了教室后墙上。

老崔走过去看。纸上列着全班四十一个名字，后面是一串数字，从高到低排好了。是孩子们自己做的。他们用对答案、问同桌、互相打听，凑出了大部分人的分数，剩下的，用猜的。

墙上这张榜，有三个人的名字旁边画了一个小笑脸，是班上前三名。榜的最下面，有一个名字被人用铅笔轻轻描了一圈。

老崔站了很久。

他没有把它撕下来。他把它摘下来，折好，放进了抽屉。

这个故事，是第三章的「不尚贤」遇到了现实的第一个回答：你不立榜，孩子自己会立。「贤」的需要，是孩子心里自己长出来的，不是老师的。

老崔那天下午想了很多，他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排名」，而是更尖的一个：**我到底在「不尚贤」，还是只是在「不让别人看见我知道的贤」？**

因为他自己，心里是有一张榜的。每次考完，他都清楚谁是第几。谈话的时候，他心里有数。哪个孩子该鼓励，哪个孩子该盯一盯，他的依据，就是那张看不见的榜。

也就是说，他撤掉的，是**公开的榜**。他手里，其实攥着一张**不公开的榜**。

这就是第三章里那只手：圣人「不尚贤」，但圣人自己，是知道谁贤的。民不知道，圣人知道。「使民无知」，民不知道榜，圣人手里有榜。

老崔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有点不舒服。

他后来做了两个改变，我觉得不是完美的，但很诚实。

第一个，他把那张看不见的榜，换成了看得见的「自己的曲线」。每个孩子拿到的成绩单背面，印着自己前三次考试的分数，画成一条线，没有别人的名字。孩子可以去看自己是升还是降，可是，他不知道自己在班里排第几。

第二个，他公开了自己的做法。有一次班会，他对孩子们说：「你们贴榜我不管，可是我想告诉你们，我心里是有数的，不是装不知道。我看分数，是为了知道谁需要什么帮助，不是为了比较。如果你想知道我怎么看你，随时可以来问，我会告诉你，我是怎么看的。」

这一步，他把自己的那只手，亮出来了。

班里没有立刻安静下来。那个被铅笔描了一圈的孩子，后来来找过他。他叫小郑，说话很小声：「老师，那张榜是我们做的，对不起。」

老崔说：「不用对不起。可是我想问你，为什么那个圈，画在你自己的名字上？」

小郑低头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想知道，我是不是最后一个。」

这是整件事里，我最放不下的一个细节。

孩子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最后一个，这种愿望，不是榜给的，是人心里就有的。榜只是给了它一个出口。你把榜撤了，愿望还在，只是换了地方。

老崔对小郑说：「你不是最后一个。但就算是，那也只是这一次的一个数字。」

小郑抬头看他，眼睛里有点亮，又有点不信。

这个故事的教育含义，我想从三个层次说。

第一个层次是，「不尚贤」是有用的。公开的排名，会让一部分孩子从此低头走路，这是真的。撤掉它，那一部分孩子的日子，确实会好过一点。

第二个层次是，撤掉不等于消失。孩子心里的比较，不会因为老师不贴榜就没了。有的时候，孩子自己做的榜，比老师做的更残酷，因为它没有任何规则，也没有任何人为它负责。

第三个层次是，老师手里那张看不见的榜，比公开的榜，更需要警惕。因为它没有人能看见，也没有人能说「你错了」。

换一种做法呢？如果老崔一边宣布「不排名」，一边暗地里按那张看不见的榜，给「好学生」更多的机会，给「差学生」更少的耐心，那他就成了第三章的另一种圣人：民不知道，我知道，我按我知道的去「治」。

最后一次谈话，老崔跟小郑说了一句，也是他对自己说的：「榜可以不贴，但眼睛不能假装没看见。看见了，就要让被看见的人，也看见你怎么看他。」

这句话，不像一个办法，像一个姿态。我很喜欢它。

期末家长会，那位当初问「不排名孩子怎么知道自己在哪儿」的母亲，又举了手。这回她说得很平：「崔老师，我原来不放心。现在我发现，我儿子回家不

再问我'我是不是比谁强'，改问'我这题为什么错'。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排名，但我觉得，这个变化是好的。」

老崔没有接这个功劳。他说：「也可能是别的原因。孩子在长。」

他说的是实话。一个班级里发生的事，从来不是一个办法单独造成的。不排名，可能起了一点作用，也可能只是恰好碰上了孩子长大的那一年。教育里的「原因」，比任何一章古书都难确定。我们能说的，只是他在那个考试周里，面对一张被孩子们自己贴出来的榜，做了什么，没做什么。

- **健康里的这一章**

（以下只写日常作息与心情，不诊断、不开药。若长期睡不好、情绪很低，该看医生就看医生。）

设想有这样一位阿凯，二十七岁，一个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和朋友合租一套两居室。他最近睡得不好。

他自己总结过原因：睡前躺在床上，要刷手机。先说是看一眼消息，然后点开一个短视频，再看一个，再一个。等他放下手机的时候，已经一点多了。第二天白天，头昏昏沉沉，咖啡一杯接一杯。

他知道问题出在哪儿。这是第三章的字面意思：**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看不见，就不会想。

**第一个办法，是他自己做的。**

周日晚上，阿凯下定决心，把手机里的几个短视频应用都卸载了。他心里有点悲壮，像是做了一个大决定。

周一、周二，他睡得真的好了一点。放下书，关灯，什么都没有。

周三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手伸出去，摸到手机，打开应用商店，重新下载了一个。他告诉自己：「就看五分钟。」

那天晚上他看到两点半。

第二天，他心情很糟，不是因为晚睡，而是因为「我连这个都管不住」。

这是第一个办法的问题：**自己撤掉的东西，自己也可以随时拿回来。** 撤掉诱惑，不等于撤掉想要的心。

**第二个办法，是室友做的。**

室友小马看他状态不对，有一天问他怎么了。他说了，小马说：「我有办法。」

小马拿过他的手机，进设置，设置了「屏幕使用时间」，每天晚上十点以后，所有娱乐应用锁定。密码，小马自己设，不告诉他。

阿凯当时觉得挺好，终于有人管我了。

头一个星期，确实见效。十点一到，应用灰掉，他放下手机，慢慢也就睡了。

第二个星期，他开始烦躁。有一个晚上，他在客厅里和小马吵起来了，他说：「你凭什么不让我看？」

小马说：「是你让我帮你的。」

阿凯说：「我是说帮我，不是说替我。」

两个人都愣了一下。

这句「帮我，不是替我」，我觉得是整个故事的关键。小马的动作，和奶奶把糖罐搁到柜顶是同一个动作：替别人把「可欲」挪走。阿凯的反应，也和那个孙子一样：不是想要，而是**不被商量**。

这就是第三章里，那一只手的问题：它把不该替别人做的决定，替他做了。结果是，阿凯对小马的反感，比对短视频的瘾，还要大。

**第三个办法，是两个人商量出来的。**

那次吵完，两个人坐下来聊了一个晚上。聊着聊着，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俩都有这个毛病，小马也爱躺着刷手机。

最后定下来一个规矩：晚上十一点以后，两个人的手机，都放在客厅的一个小篮子里充电，不带进卧室。谁都可以去拿，不上锁，没有密码。可是，要走到客厅，要起床，要穿过黑漆漆的走廊。

阿凯说，这个办法，有时候也会失败。有一次他半夜两点起床去客厅拿手机，在黑暗里站了很久，看见小马的拖鞋在篮子旁边，他也没有拿，回去睡了。

另一次，他拿了，看了一个小时。第二天他对小马说：「昨天我拿了。」小马说：「我也拿了。」两个人笑了。

后来阿凯又琢磨出一些小事，都是在这个篮子的基础上长出来的，不是谁教的。

他发现，自己睡不着的时候，想拿手机，其实不是想看什么，是因为脑子里还转着白天没写完的代码，需要一个东西把它盖住。短视频是最方便的盖子。于是他在床头放了一个小本子，睡前把明天第一件要做的事写下来，合上，再关灯。他说，这个本子比篮子管用，因为篮子管的是手，本子管的是脑子里那团还在转的东西。

他还发现，周末的晚上，他和小马会不约而同地「忘了」放篮子。他们没有互相批评，也没有再立新规矩，只是说好：周末可以破，周一补回来。他说，这个「可以破」很重要。如果一个规矩一次也不许破，破第一次的那天，人就会觉得整个办法都败了，干脆全放掉。

这一段，我觉得是第三章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面：**「欲」不是敌人，它也是人身上一团真实的力气。** 阿凯想拿手机的那股劲儿，不是软弱，是他白天没处用的那一点好奇、那一点想被打断的疲惫、那一点想被陪伴的空。把「可欲」从眼前挪走，这股劲儿并不会消失，它只是要换一个去处。

篮子的好处，不在于它挡住了这股劲儿，而在于它让这股劲儿，必须走几步路，经过一段黑漆漆的走廊，才能够到手机。走的这几步，给了人一个回头的机会。

这跟奶奶的碗柜第二层，是同一个道理：不封死，只是让路稍微远一点，同时让人知道，这条路是我自己在走。

这个故事，我想让您看到三种做法的区别：

第一种：我自己撤，我自己拿回来。动作在我，但我的力气不稳。

第二种：别人替我撤，我不知道密码。动作不在我，我的反抗心被激起来了。

第三种：我们一起放一个篮子，不上锁，要拿得走几步。动作在我们俩，难度是增加了，但不是封死。

第三章里「不见可欲」，并不是错的。有时候环境里的诱惑，确实要撤。可是怎么撤、谁来撤、让谁知道，决定了它是在**给人腾地方**，还是在**替人决定**。

这里还要提醒一句：如果您或家里人，长期睡不好，白天很难受，情绪低落，别只靠换个办法，该找医生就找医生。睡眠的事，有时候不是意志力的事。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老蒋，四十五岁，做了二十年装修，手下带着十一个工人。他自己当工长，接活，派活，验收。

去年年底，他想了一件事：取消「月度标兵」。

这个「月度标兵」是他自己定的规矩。每个月底，他根据活儿干得多不多、好不好、有没有返工，评一个「标兵」，发五百块奖金，还在工具间的墙上贴一张红纸，写上名字。

这个办法用了三年，效果是明显的。大家干活有劲头，返工少了。

可是他发现了一些别的事。

标兵拿了奖，下个月，工人们开始偷偷「抢活」。哪个活儿好干、哪个活儿难干，工人之间有了暗地里的争。好活儿大家抢，难活儿没人愿意接。还有人，学会了一个本事，自己的窍门不教别人。贴瓷砖有个小手法，能省半个小时，几个老师傅都不肯告诉新人，因为「教了他，下个月标兵就是他了」。

最让老蒋难受的，是有一次，一个叫老孙的老师傅，因为几个月没评上标兵，把自己的工具箱锁了起来，不再借给别人用。

老蒋想起一句老话：「不尚贤，使民不争。」

他决定取消标兵。

**第一周。** 他在工具间召集大家，说了这件事。红纸撕了。没有人鼓掌，也没有人反对。几个年轻人眼神有点失落，老孙没说话。

**第二周。** 工人之间借工具的事，明显多了。老孙的工具箱，开了。贴瓷砖那个小手法，新人开始问了，有个老师傅在休息的时候，拿着一块边角料，慢慢教。

老蒋觉得，对了。

**第三周。** 他发现了另一件事。

没了标兵，工人们的积极性，有一点点往下掉。返工率没有升，可是加班的人少了。有的活儿，干到「差不多」就收工，不像以前那样精益求精。

更麻烦的，是他自己的另一个做法，被一个叫小宋的年轻工人，看出来了。

老蒋有一个习惯：他每个活儿的报价，从来不告诉工人。工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日工资，不知道这个活儿业主付了多少钱，他赚了多少，一个活儿里，材料多少、人工多少、他的利润多少。他的想法是：知道得少，就不会攀比。

这其实也是第三章的话：**常使民无知无欲。**

小宋是怎么发现的呢？他跟着老蒋去了一次业主家，业主随口说了一句：「你们这个活儿，我们一共付了四万二。」小宋回来算了一下：工人日工资，加上材料，这个活儿的总成本不到三万。剩下的钱去哪儿了，他不知道，他也没有问。

三个月后，小宋辞职了，自己出去单干。

他走之前，对老蒋说了一句话：「蒋师傅，你不排名，大家不争了。可是你把账收起来，大家也看不见自己值多少。」

老蒋被这句话堵了很久。

这个故事，是第三章在事业里最完整的一面。

**哪一步是「松」？**　取消标兵。他撤掉了一个让大家互相比、互相防的东西。结果是，老孙的工具箱开了，窍门有人教了。这一步，对了。

**哪一步是「攥」？**　报价单。他把一个本来应该让大家看见的东西，收了起来。名义上是「不攀比」，实际上是，**他知道，工人不知道**。这是那个「圣人」的位置。

他做了一件「不尚贤」的事，同时做了一件「使民无知」的事。两件事，在他心里是一件事，都叫「让大家别争」。但在工人眼里，是两件事：一件让他们轻松，一件让他们没底。

老蒋后来做了几个调整。

第一，他把每个活儿的报价，在工具间墙上，贴出了一部分，不是全部，是「总价、材料、人工」三项。他的利润，没有贴，这是他的底线。他对工人说：「这部分我不贴，但你们知道大概的比例。」

第二，他没有恢复标兵，可是在每个月底，搞了个新的东西：不评「谁干得最好」，评「这个月谁教会了别人什么」。获得这个的人，不发钱，只是在月底的饭桌上，大家敬他一杯。

这个新办法，不久就差点成了新的标兵。有个年轻人为了「拿到这个」，故意去教别人一些别人早就会的东西。老蒋看出来了，没有说破，只是下个月，把评选的方式改成大家投票，但不记名，不公布名次。

有一回他对老伴感叹：「你刚把一个东西撤了，它就在别的地方长出来。像拔草。」

这一句话，和老崔那个被铅笔描了一圈的名字、和阿凯的那个篮子，是同一个意思：撤掉一个「可欲」的东西，欲望自己会找新的出口。《道德经》第三章里「使民心不乱」的这个「使」，是一个**永远做不完**的动作。

这也许是这一章最诚实的地方：圣人要不停地「使」，因为他把一块土上的草拔了，别处又长出来。

还有一件事，老蒋没有想明白，只能留在那里：小宋走的时候，带走了两个徒弟。三个月后，小宋的小队接了老蒋以前的一个老客户，报价比老蒋低一成。

老蒋听说这件事，在车上坐了半天。他知道，是自己当年那份「不让他们知道」，让小宋有了自己出去、一眼看出价差的理由。

他有一点恼，也有一点服气。恼的是被抄了后路；服气的是，小宋用的恰恰是他自己一直不肯公开的那一本账。他后来再去那个客户那里，没有降价，也没有骂，只是请对方喝了一杯茶，说：「小宋干得不错。有什么事，你们也可以来找我。」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和其光，同其尘」（那是第四章的话，我们先不抢）。我只是想，一个手里攥着账本的人，肯承认别人看明白了账，这一步，已经松了一指。

我不确定这是不是老子的原意。这是我在老蒋的故事里看到的。

**带走的话**

**撤掉让人争的东西是松，替别人决定什么该撤、什么不让知道，手就攥紧了。同一个动作，看谁在做、做给谁。**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五环里的哪一环？**柔与统的交界；一个「使」字，把松和攥放在了同一句里。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撤掉争的源头；靠的是五个「使」字，和那一句读不动的「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

04

第 4 章

# 盛汤只盛到八分

>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
>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 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帛书整理本：

> 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渊（写作「滽」）呵，始万物之宗。
> 挫（写作「銼」）其兌（读作「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 湛呵，似或存。吾不知谁子也，象帝之先。

（郭店竹简里没有这一章。）

## ◆ 留一寸

设想有这样一户人家，每年除夕，要做一大盆汤。汤盆是祖上传下来的，白底蓝花，口子很大，能盛下十来个人的汤。

女主人盛汤有个习惯：从来不盛满。炖好的汤倒进盆里，总要留出一寸，离盆沿一寸。

有一年，一个远房的表侄，头一回来吃年夜饭，看着那盆汤，忍不住说：「婶，您这盆怎么不盛满呢？再添一勺，多好看。」

女主人笑笑，说：「满了，端不动。」

她接着说了一句，表侄后来一直记得：「再说了，满了，就没处添了。」

那天夜里，吃到一半，有人说汤凉了，女主人从灶上舀了一勺热的，倒进盆里，汤面升起来一点，没有溢。再过一会儿，又有人说淡了，她又添了点水，点了点盐。一盆汤，在整个晚上，一直在被添、被换、被调。

要是一开始就盛满，这些全做不成。满了，端的时候要洒，添的时候要溢，调的时候要溅。

这盆汤，留着一寸空。

《道德经》第四章头一句，说的就是这一寸。

## ◆ 先把话念顺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冲」，先不管它到底是哪个意思，大致是「空」：道是空的，虚的。「用之」，用它。「或不盈」，好像总是不会满。

整句：道是空的，用起来，好像总也不会满。

「渊兮，似万物之宗。」

「渊」是深水。「宗」是源头、祖宗、根本。道很深，好像是万物的根。注意那个「似」：像是，好像是。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四个动作。挫：磨平。锐：尖的、锋利的。解：解开。纷：乱麻似的纠缠。和：调和。光：亮。同：一样、混同。尘：灰尘。

把尖的磨平，把乱的解开，把亮的调柔，和灰尘混在一起。

「湛兮，似或存。」

「湛」是清澈而深的样子，也有「沉静」的意思。好像有，好像在。又是两个模棱的字：似，或。

「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我不知道它是谁的孩子。好像在帝的前面。」

整章合起来，只有二十五个字，没有一句话是肯定的。

## ◆ 扎手处一：一个字，两只碗

先看第一个字：冲。

在通行本里，写作「沖」（简化后是「冲」），三点水。帛书整理本也写作「沖」。可是还有一个版本线索：《说文解字》收了一个字，「盅」，解释是「器虚也」，意思是器皿是空的，并且举了一个例子，引的就是《老子》：「道盅而用之。」（这是《说文》的引文，我核对过。）

也就是说，东汉的许慎，看到的《老子》，这个字很可能是「盅」：一个皿字底的字，一只碗、一只杯的样子。

两个字读音一样，意思却是两个画面：

**盅**：一只空碗。道像一只空碗，你往里面放东西，用来盛，总也盛不满。

**冲**：三点水，常见的字书里，这个字有「水涌动」「冲荡」「向上冲」的意思。道像水的涌动，一股一股地往上、往外冲，用起来也没有尽头。（这是常见的释义，我没有逐一核对各家字书。）

同样是「用之或不盈」：

如果是空碗，意思是：碗里总有空的地方，所以总能再添。如果是涌水，意思是：水一直在涌，所以总也盈不了，因为在不停地流走、在不停地冲。

这两个画面，差别挺大。一个是静的，一个是动的；一个是容器，一个是水流。

这一章后面几句，有「渊」「湛」两个字，都是深水的意思。如果前面是涌水，后面是深水，一起读是一个水的意象。如果前面是空碗，后面是深水，就是一个器皿到一个深潭的转换。

第四十二章还有一句「冲气以为和」，那里的「冲」，一般读成「涌动、激荡」，是气和气碰在一起。所以「冲」字，在这部书里，至少有一处，肯定是动的。

我没有办法替这个字做主。我只知道，如果用本章开头的那一盆汤来想，两个画面都用得上：汤盆是空碗，汤在盆里被不断添入，一直在动。**留一寸，是碗；添、调、换，是水。**

### ◆ 扎手处二：整章都在「好像」

这一章最特别的地方，我觉得不是意思，是**口气**。

数一数。

「用之**或**不盈」，或，也许。「渊兮，**似**万物之宗」，似，好像。「湛兮，**似或**存」，似，或，两个字叠在一起，好像也许在。「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象，好像。

二十五个字里，有五处是在说「我没有把握」。

这和第一章比，就很不一样。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斩钉截铁。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也是肯定的口气。第四章忽然变了，一个说话的人，一边说，一边在摇头。

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这是**诚实**。说话的人，是真的在描述一个他不确定的东西。他说「好像是万物的根」，因为他看不真；他说「我不知道它是谁的孩子」，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这是一个没有攥住线头的人，在说一件他不敢攥的事。

另一种可能：这是**修辞**。古代诗歌、赋里面，「似」「若」「如」是常用的格式，一个句子用这样的格式，并不一定代表真的没把握，只是一种好听的说法。第十五章会有连续七个「若」，那里我们再细看。

我自己倾向第一种，但承认第二种也读得通。

还有一个版本上的小事，值得说。

第一句，通行本是「用之**或**不盈」，有「也许」的意思。帛书整理本是「用之**有**弗盈也」，「有」是「总有」「有时」的意思，语气稳多了，好像是说：用它，总有填不满的地方。

也就是说，通行本里那一声「也许」，在帛书里没有。如果帛书更早，那么「也许」是后来的人加进去的，这一章的「没把握」口气，就被后人加重了一点；如果通行本更早，那「也许」是原来就有的，帛书抄写者把它改稳了。

我没有办法判断。只能说，**这一章「好像」的口气，在不同的本子里，浓淡不一**。

还有一处，也在「好像」上。第二句，通行本是「渊兮，**似**万物之宗」，我手边的帛书整理本，这一句写的却是「瀇呵，**始**万物之宗」，是「始」，不是「似」。我不清楚整理本这里是用了甲本还是乙本的字，也不清楚抄写者是不是把「似」写成了「始」。（「似」和「始」读音接近，古人抄书，这类字是会混的。）

如果这里真是「始」，意思就变了：不是「好像是万物的根」，而是「是万物的起头、万物的根」。五处「好像」里的一处，就没了；而且这个「始」，和

第一章「无名，万物之始」、第二章「万物作而弗始」，是同一个字。三章的头几页里，「始」字出现了三次，两次是肯定的，一次是「弗」。我不敢说这是有意的安排，只是读到这里，觉得这个字像一根线，在三章之间牵着。

### ◆ 扎手处三：四句话，在两个地方，次序不一样

现在看中间那四句：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这四句话，在《老子》里出现了两次。一次在第四章，一次在第五十六章。

通行本第五十六章是这样的：

>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

和第四章一模一样：挫锐、解纷、和光、同尘，次序一致。

可是我翻帛书整理本，发现，帛书里这两处，次序并不一样：

第四章（整理本）：**挫其兑（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第五十六章（整理本）：塞其兑，闭其门，**和其光，同其尘，挫其兑（锐），解其纷**，是谓玄同。

也就是说，在帛书里，同样四句话，一处是「挫、解、和、同」，另一处是「和、同、挫、解」。次序对调了。

郭店竹简的甲本里有第五十六章，据一般的释文，我记得它的次序也是「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与帛书同。不过这一条，我没有直接核到原释文，只能写成「据说」。

这件事有意思的地方是：**通行本把两处写成了一样的。**　在更早的本子里，这两处不一样；到了通行本，大家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两段。

可以猜，是后来的抄写者，发现这两处是重复的，顺手把它们整理成了相同的次序。这是一个很小的、很典型的「统一」：把本来不一样的两处，写成一样。

还有一件相关的事。有学者认为，第四章这四句话，本来属于第五十六章，是抄写时错简到了这里。他们的理由是，第五十六章里这几句有上下文（前面有塞兑闭门，后面有玄同），而第四章里这几句，前面讲「渊兮似万物之宗」，后面讲「湛兮似或存」，读起来有点突兀。

这个说法有它的道理。可是帛书里，两处都有，次序还不一样。如果是错简，那这个「错」，在汉初就已经存在了。如果是原来就有，两处的次序不同，就是这部书在流传中，本来就有的不同。

我不能判断。只想让读者知道，**这四句话，是《老子》里最典型的「一处两样」**。

### ◆ 这四个动作，是谁对谁做的？

现在回到意思。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这四个动作的主语是谁？「其」是谁的？

读法一：道对万物做的。道把万物的尖锐磨平，把它们的纠纷解开，把它们的光亮调和，让万物混同于尘。这个读法里，道是一只**往外伸的手**，它在整理别人。

读法二：道对自己做的。道把自己的锋芒磨掉，把自己的纠缠解开，把自己的光亮收敛，和灰尘混在一起。王弼就是这么读的，他注：

> 锐挫而无损，纷解而不劳，和光而不汙，其体同尘而不渝其真。

他说的是「其体」，道的本体，磨了锐而不受损，混于尘而不改变真。他是第二种读法。

这两种读法的差别，我是在读完第三章之后才注意到的。第三章的圣人，伸出手去，对民做了九个动作：使、虚、实、弱、强……那是一只往外伸的手。如果第四章是读法一，那它也是一只往外伸的手，只不过整理的对象换成了万物；如果是读法二，这四个动作转了个方向，**手回到了自己身上**。

我更愿意读成第二种。一方面，王弼是这样读的；另一方面，「同其尘」这样的话，由一个「在上面整理别人的人」来说，有点怪：整理别人的人，是不会混到灰尘里去的。只有对自己下手的人，才会愿意降到灰尘里。

但我也怕这是我自己偏好的读法。读法一，也有人这样读，也说得通，而且更符合「道生万物」的整体框架。

我选二，同时承认一也在。

### ◆ 读不动：象帝之先

最后一句：「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帝」是什么？在商周的语境里，「帝」（或「上帝」）是最高的神，也是天地之间最大的那个「一」。《诗经》《尚书》里的「帝」，是掌管万物的。王弼注说：「帝，天帝也。」

「象帝之先」：好像在帝的前面。道，在天帝之前。

这一句，本来是一个很大胆的说法。在老子的时代，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在「帝」之前，那是对当时观念的一个挑战。

可是我读不动的，是这一句在这一章里的位置。

前面一整章，都在说「好像」「也许」，说道是空的，是深的，是混于尘的。然后最后一句，忽然给了一个很大的定位：「在帝的前面」。

这个「象」字，是「好像」，可以理解为「我没有把握，但看上去像是」。可它放在一章的末尾，起的作用却像一个落款。一个这么小心翼翼的说话人，最后却用一个很大的句子收尾。

我读到这里，有两个想法。

一个想法是：这一句的重心，不在「帝之先」，而在「吾不知谁之子」。说话人并没有给道一个高于帝的地位，他只是在说，这个东西的来历，我不知道。在帝之前，不是一个宣言，是一个「算不到头」的意思。

另一个想法是：这句话确实在抬高道，同时也是在贬低「帝」。如果有一个「统」的位置，最大的那一个位置，就是「帝」。在帝之前，也就是说，**在最大的「一」之前，还有东西**。那个「统」的顶，不是最早的。

我没有办法判断哪个想法对。这一句留在这里。

## ◆ 涌现：一寸空

好了，把这一章的材料放在一起：

一只留着一寸的汤盆；一个字，两个画面，碗或水；满章的「好像」；四句话，在两处次序不一；一只手，往外伸，还是往回转；最后一句，「不知谁之子」。

我想，这一章最贴近这部书母题的地方，在「不盈」。

「盈」是满。这个字，在第九章还会出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端着，盛满，不如算了。满了，就没处再添。

「不盈」，是一直留着一块能再写的地方。

回到汤盆。女主人说：「满了，端不动。」这句话有两层。一层是物理的：满的盆，一端就洒。另一层，说的是更深的东西：满的东西，**不能再动**，一动就出事。

动，需要空。

这就是本书说的「土」：一块能被改写的地方，它必须有一点空，没有被写满。一片被写满的土，是死的。一个道理、一个标准、一个身份，写到满，就不能再动。

「道冲，用之或不盈」，是这个意思：**道是一块永远没有被写满的土**。

而「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在说，一个东西，怎样让自己保持「不盈」：磨掉自己的尖，不让自己成为一个「锐」，让别人都得绕着走；解开自己的纠缠，不把事情缠成死结；收敛自己的光，不让自己成为别人的标准；混入尘土，和大家一起。

最后一句，「吾不知谁之子」，是最彻底的不盈：连自己的来历都不攥住。

我检验了一下，这一段我写得顺不顺？太顺了。「空碗等于土」「不盈等于可写」，这个对应，美则美矣，它顺得让我不安。

做那个检验：把「土」「可写」这些词拿掉，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是：一章里满是「好像」；「不盈」这个词在第九章里有对应；四个动作都是削减、收敛、混同的动作，没有一个是增加、突出、标示的。这是原文看得见的。

「土」这个说法，是把这些看得见的东西，用一个比喻连了起来。比喻不等于证明。我自己对它的把握，大概是七成。

## ◆ 回头看一眼

这一章夹在第三章和后面几章之间，读起来有一个奇怪的感觉。

第三章是一只往外伸的手，说话的口气是肯定的、规划的：「使」「虚」「实」「弱」「强」。

第四章是一个说话的人，口气是犹豫的、收缩的：「好像」「也许」「不知」。

两章并排，像是同一个人在两种心情里。一种是治理者的心情，一种是观察者的心情。

这也许是我最想说的：**《道德经》里，不是一个声音。** 第三章的声音，和第四章的声音，听起来是不同的人。这不一定是不同的作者。同一个作者，在谈「治」的时候，和谈「道」的时候，说话的方式也会不同。可是读者读的时候，要留心这一点：同一个「圣人」，在第三章里在做，在第四章里在退。

后面的第十一章，会专门讲「空」的用处：「当其无，有车之用。」那里的空，是被墙围出来的。第九章讲「盈」的害处。第四十二章讲「冲气」。这些章会从不同的角度，回到这一章留下的「一寸空」。

## ◆ 放回日子里：汤

那一盆汤，后来怎么样了？

年夜饭吃到尾声，汤盆里还剩下小半盆。有人说，倒了吧。女主人没有倒，她把汤盆端到灶上，重新热了一热，添了点水，下了一把青菜。第二天早上，一家人的早饭，就是这盆汤煮的面。

表侄那年吃了两碗。第二天他问：「婶，您为什么不干脆做一大锅，盛满，省事？」

女主人说：「一大锅盛满，头一天吃不完，第二天就是'剩汤'。留一寸，是为了第二天这汤还能活。」

这话我很喜欢：「第二天这汤还能活。」

满的东西，是一次性的，吃完了，用完了，就没了。留一寸的东西，是**可以接着生下去**的。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技校的电工课老师，姓葛，五十出头，教了二十六年的书。他的徒弟们叫他「老葛」，背后叫他「葛神仙」，因为他有个本事：不管线路出了什么问题，往那儿一站，听一听、摸一摸，就知道毛病在哪儿。

这个下午，是实训课。七八个学生，每人一块接线板，要接一个简单的控制线路：按下按钮，灯亮；再按，灯灭。

学生小祁的那一块，怎么都不亮。

他已经查了四十分钟。电源通了，灯泡是好的，开关也换过了，还是不亮。小祁头上冒汗，嘴里嘟囔着：「老师，我不干了。」

老葛走过去，没有问他怎么回事。他站在小祁身后，只扫了一眼接线板，就知道了：第三个接线端子，螺丝没拧紧，导线松了，接触不良。

这是一眼看得见的毛病，对他来说，就像一个字写错了偏旁。

按照最省事的做法，他应该伸手，拿起螺丝刀，拧一下，灯亮了，皆大欢喜。这堂课还有四十分钟，他还可以再讲讲别的。

可是老葛没有。

他拉过一把凳子，坐在小祁旁边，把眉头皱起来，也看着接线板，说：「咦，这个有意思。我也看看。」

小祁愣了一下，看着老师，老师的表情是真的像第一次见到这个问题。

老葛说：「你说电源是通的？怎么确定的？」

小祁说，用万用表量过了。

「量的哪儿？」

「量的……进线端。」

「那出线端呢？」

小祁没说话。他转过去，把表笔放到出线端，又放到第二个端子，第三个端子……量到第三个端子的时候，表针不动了。

小祁盯着那一点，看了好几秒，然后他慢慢地说：「这里……」

他用螺丝刀轻轻碰了一下那个螺丝，螺丝是松的，一拧就转了好几圈。他拧紧，按下按钮，灯亮了。

整个车间里的学生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小祁自己愣在那里，过了一会儿，他笑了，转头看老葛：「老师，你早就知道了吧？」

老葛说：「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说？」

老葛说：「说了，是我的。自己量出来，是你的。」

这个下午，老葛做的事情，就是第四章里那四个动作：**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挫其锐：他有一个很锐利的本事，一眼看出毛病。他把这个锐，磨钝了，在学生面前，装成「我也不知道」。

和其光：他的「神仙」之名，是一种光，学生们都盯着他。他把这个光调暗了，坐在小祁旁边的小凳子上，和他一样高。

同其尘：他和学生一起看接线板，一起问问题，像两个人在同一个泥坑里找东西。

解其纷：他没有把小祁的混乱一次性解开，他问了几个问题，让小祁自己把乱的东西一个一个理清。

可是这件事，我不想只说它好。

第一，是**那一句「你早就知道了吧」**。老葛装不知道，学生是看得出来的。小祁没有生气，但他看出来了，意味着这个「装」，是有成本的。如果一个老师经常这样，学生会觉得被耍。老葛的办法，是诚实承认：「知道。」然后给出理由。不承认，这件事就会变质。

第二，是**时间**。这个下午，老葛坐了二十多分钟。车间里还有六七个学生等着。有一个后来的学生，因为老师没来，自己查了半天没查出来，一腔火，最后摔了螺丝刀。

老葛并不总是这样。有的时候，学生真的卡住了，时间也到了，他会直接说：「这儿，松了。」不是每一次都「空着不说」。

那他怎么判断，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

他自己的说法是：「看这个毛病，是不是一个他回家还会想的毛病。」

一个学生，如果因为一个毛病睡不着觉，那他离答案已经很近了，这个时候帮一把，他只会记住那个「帮」。如果他还没有被卡住，只是着急，说了答案也无所谓。

这个标准，说不上科学，但它是从二十六年的车间里长出来的。

第三，是**空着的那一块**。老葛没有把答案给小祁，是留了一块「空」，这块空，不是随便留的。他问了「你怎么确定电源是通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把小祁导向了一个方向：从哪里开始查。空，不是什么也不做，是**给空留一个形状**。

教育里的「盈」，是老师把什么都讲满、什么都给满、什么都填满。一个被填满的学生，下次碰到别的毛病，不会找，因为他从来没有自己找过。

后来有一个学期末，老葛拿到了学生的匿名评教。大部分评语是好的，但有一条让他停了很久：

「葛老师有时候说'我也不知道'，但我们都知道他知道。有点假。」

他把这条评语抄在了教案本的扉页上。他没有因此改掉「留空」的做法，但他改了一个小地方：以后遇到这样的时候，一开始就对学生说破：「这个我看出来了，但我先不说，你们先找十分钟，十分钟后找不到我再说。」

十分钟，给空一个边。学生知道自己是被「留」出来的，不是被「蒙」住的，反而更愿意找。

这个小改动，把「装不知道」，变成了「明明白白地不说」。装是一种小小的欺骗，而且要靠演技；明说「我先不说」，不需要演，是把那一寸空，摆在桌面上，请学生自己看。我觉得，这是「挫其锐」最难的地方：**磨掉锐，不等于装钝**。

第四章在教室里的样子，大概是：**老师留一寸，学生自己添那一寸。** 添的那一寸，学生会记很久。

如果有读者是老师，想试这个办法，有一个提醒：留空之前，先想好，你准备好了接住他吗？如果他真的卡死了，真的急哭了，你要有下一步。留空不是放手不管。

- **健康里的这一章**

（以下只写日常陪伴与心情。身体有问题，该看医生就看医生。）

设想有这样一位女儿，叫小乔，三十八岁，在外地工作。她父亲八十岁，一个人住在老家，最近膝盖不太舒服。小乔请了三天假，回去陪他去医院。

这是她第一次陪父亲看这样的门诊。出发前，她做了很多准备：在网上查了半天，列了一份清单，十二个问题，存在手机备忘录里。有「这个病是怎么引起的」「要不要做核磁」「吃什么药」「能不能运动」「有没有手术的可能」，等等。她还把父亲的既往病史、平时服用的药，整理成了一张表。

**第一次门诊。**

医院的门诊走廊，很长，很吵。排了一个多小时，轮到他们。诊室里，医生看起来很累，头也没抬，问：「哪儿不舒服？」

父亲刚张口，小乔已经说了：「医生，我爸这个膝盖，上周开始疼的，上下楼的时候……」

父亲想补充，小乔又接了过去：「还有，他有高血压，平时吃的是……」

医生看了父亲一眼，又看了小乔一眼，说：「让老人自己说。」

小乔一愣，闭了嘴。父亲慢吞吞地讲了几句，声音很小，用的是老家的话，说了一半，又停下来，看着女儿。

小乔忍不住，又接话了。

五分钟后，医生开了单子，让他们去做检查，说结果出来再来。

走出诊室，小乔掏出手机，发现十二个问题，只问了三个。她有点沮丧，觉得自己没做好。

回家路上，父亲一直没说话。到了家，他忽然说了一句：「你在里头，说得我都插不上嘴。」

小乔愣在那里。

她其实很委屈。她是为了他才请假、查资料、列清单的。可是父亲这句话，把她钉住了：在整个门诊里，她是主角，父亲成了一个背景。

**第二次门诊。**

这一次，小乔做了一件事：她把清单删了。

她只记了三件事：医生说了什么，要拿什么药，下次什么时候来。她进诊室的时候，让父亲先坐，自己坐在他身后侧面，一个不太显眼的位置。

医生问：「哪儿不舒服？」

父亲说了。这回说得长一点，也乱一点，夹杂着老家话，说他爬楼梯的时候，膝盖像「有沙子」。他说着说着，忘了一个细节，停下来，转头看女儿。

小乔没有马上接。她等了几秒，轻声说：「爸，你昨天说的，早上起来的时候更重一点？」

父亲想了想，说：「对，早上更重。」

医生点点头，说了一句：「这个有用。」

就这样，一场十分钟的门诊，父亲说了大部分的话，小乔补了两句。走出诊室，她的手机备忘录里只有三行字。可是，父亲的步子，比上次轻一点。

**第三次门诊。**

这一次，小乔更往后退了一步。她只是陪着，一路扶着，在候诊区陪他聊天，说一些与病无关的事，比如邻居家的狗、老家的桂花。

诊室里，她几乎没说话。医生问什么，父亲答什么，医生说什么，父亲点头，偶尔转头看她，她点点头，表示「我听到了」。

出来的时候，父亲说：「今天这位大夫，讲得清楚。」

小乔心里知道，不是大夫变了，是自己变了。

这个小故事，用第四章来读，是这样的：

小乔第一次门诊，**锐**得很：十二个问题，一张表，什么都想问、什么都想说。她的锐，是爱，但它占满了整个诊室，父亲没有位置。她把一只碗，盛得满满的，父亲连放一勺话的空都没有。

第二次，她**挫其锐**，删了清单；**和其光**，坐到了侧后方；**同其尘**，用一个和父亲同样的「慢」，等他把话说完。

第三次，更接近「湛兮似或存」：好像在，好像不在。陪着，但不显眼。

这里面，有一个我觉得很动人的细节：小乔第二次问的那句「爸，你昨天说的，早上起来的时候更重一点？」，不是替父亲回答，而是**把父亲自己说过的话，递回给他**。她没有填满那一寸，她只是把一块他自己的东西，放在他够得着的地方。

这当然不意味着，家人不应该参与就医。有些情况，家属必须替老人说清楚，比如老人听力不好、表达不清，或者医生需要了解的关键信息，老人自己想不起来。小乔第二次、第三次，在必要的时候也会补充。

她的难处，是在「填满」和「留空」之间找一个位置。填得太满，老人成了背景；留得太空，老人说不清，医生也没法判断。

还要提醒一句：这个故事里，没有任何关于病的结论，也没有任何关于治疗的建议。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别靠故事，该看医生就看医生。我写的只是一种陪伴的姿势。

陪老人看病，也许是最能检验「挫其锐」的场合。因为我们对老人的爱和担心，常常是锐的：怕他漏说，怕他不明白，怕他吃亏。这些「怕」很真，但如果它变成了一把尖刀，把老人那一点点自己说话的空间也挤掉了，那老人在这场对话里，就只是一个「被处理的对象」。

还有一个小细节。第三次门诊结束，父亲在走廊里，忽然停下来，说：「乔乔，那个医生问我平时吃什么药，我答得不全。」小乔说：「没事，我记着呢，下次补。」父亲摇摇头：「不是，我是说，我自己想起来了，没有看你。」

他说这话的时候，有一点孩子气的得意。一个八十岁的人，因为在医生面前，自己把话说完了，高兴了一路。

小乔后来想过这件事。她以前以为，陪老人看病，是替他把事情办好；那天她才明白，有些事，是要让他自己办的，办好办坏是其次，办的那个人是「他」。

这不是一条规则。有的老人，确实需要家人更多地替他说。她的做法，只是在她父亲这个具体的人身上，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换一个老人，位置就不一样。

###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阿芳，四十三岁，在一个老小区门口，开了一家图文快印店。

店面很小，十几个平方，一台复印机，一台打印机，一台切纸机，一台塑封机。进门左手边一张桌子，放着一堆各种颜色的纸。

最特别的是店门口的招牌。别的快印店，招牌上写的是「专业设计·名片·画册·喷绘·制作」，一长串。阿芳的招牌，只写了八个字：

**打印 复印 其他问问**

这是她开店的第一天，随手写的。写的时候她没有想太多，只觉得「也说不清我们能干什么，反正来了再说」。

后来，她发现，这个「其他问问」，成了这家店最重要的东西。

**第一年。** 来的人，多是小区里的老人和学生。老人来打印医保材料、复印身份证。学生来打简历、打论文。阿芳会顺口多说两句：「这个表格，你得先盖个章再来。」「你这简历，这一行字能不能再小一点？」

**第二年。** 来问「其他」的人，越来越多。有个卖早点的，来问能不能帮他做一张菜单，贴在摊子前。阿芳说，我试试。她用电脑画了一个，配上了字，塑封，一天就做好了，收了二十块钱。

有个老太太，要给孙子办满月酒，来问能不能做一张「红色的、写着字的纸」。阿芳问她写什么，老太太说不上来，就是「喜庆的」。阿芳翻出一张红纸，请老太太说几句，自己拿毛笔写了，裱在一块硬板上。

这些活，都不在「专业设计」的范围里，也都赚不了什么钱。可是门口的招牌上写着「其他问问」，大家就问了。

**第三年。** 小区里的社区工作人员，来找阿芳做通知。居委会开会，贴在楼道里的告示，每次都是她排版。阿芳说，我不会排，你们说，我试试。居委会的人说，没事，你能打出来就行。

**第四年。** 街对面开了一家新店，叫「艺印·设计工作室」，装修漂亮，招牌上写着「品牌设计·形象·画册·包装」，价钱是阿芳的好几倍。

新店开张的第一个月，阿芳的店，少了一批客人：几个做小生意的，原来在她这儿做名片、做宣传单，现在跑去了对面，说「人家更专业」。

阿芳没有改招牌。

**第五年。** 阿芳的收入，和第一年差不多，没怎么涨。她的店还是那十几个平方，还是那几台机器。对面的工作室做得很大，又扩了一间店面。

可是有一天，我设想，一个年轻人走进阿芳的店，说他在做一个很小的东西，不知道叫什么，要给他奶奶做一个「能放在口袋里的家谱」，把家里人名字、生日、老家的地址，印成一个可以折叠的小卡片。他在对面问过，对面说「这个我们没做过，不太好报价」。

阿芳听完，说：「你来，我们看看。」

这个故事，我不想把它写成一个「以柔克刚」的胜利。阿芳没有赢。她的店没有变大，她的收入没有变高。她只是**一直是这家店**。

第四章在事业里的样子，是这样的：

**渊兮，似万物之宗。** 一家店的招牌，如果写得很满，写「专业设计·品牌·形象·画册·包装」，它就是一个「专业」的店，客人来的时候，是带着一个「专业」的期待来的，超出这个范围，就是「不在我们的业务内」。招牌写得满，是一种「盈」。阿芳的招牌，留了一块空：「其他问问」。这块空，让很多她没想到的东西，进来了。

**挫其锐，和其光，同其尘。** 阿芳没有一个「专业的我」要守住。她不炫耀自己会设计，她用最朴素的方式帮人，写毛笔字，裱硬板，排通知，都不挑活。她和小区里的人，是平着的，同其尘。

**用之或不盈。**　　她的店，从来没有「做满」过。她没有一个确定的业务模式，没有一套明确的价目表。这在商业上，常常被看作不成熟。可是，这个「没有满」，让她一直能接住新的东西。

这是正面的一面。

反面的一面，必须写。

一，**她没有变大**。一家店，如果永远是「其他问问」，它的利润很薄，也很难复制。你不可能开十家「其他问问」。它依赖阿芳这个人，依赖她愿意花时间听，愿意试。她老了，累了，这家店就没了。

二，**对面那家店，也是对的**。品牌设计，需要专业，有些客人确实需要一个「满」的服务。他们不是被「骗」走的，他们是真的需要更专业的东西。阿芳的「留空」，在这些需求面前，是一个缺。

三，**「其他问问」也会变成一种招牌**。如果有一天，阿芳把「其他问问」做成了一个品牌，印在名片上，她就把这一块空，填满了。留空的东西，一旦被命名、被经营、被宣传，就不再空了。

这就是第四章在事业里最难的地方：**空，是不能经营的**。　你一经营，它就满了。

阿芳自己没有想过这么多。她跟一个来打印东西的老顾客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比所有的分析都实在：

「我不是不想做大。我是不知道我这个店，到底是做什么的。你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

这句话，几乎就是「吾不知谁之子」。

故事如果在这里结束，太像一个关于「淡泊」的寓言了。我想补一笔现实的：阿芳的丈夫，不止一次劝她「把招牌改改」。他的理由很具体：对面那家做设计的，一个月的流水，抵她三个月；她每天对着复印机，十二个小时，赚的是辛苦钱；「其他问问」，听着随和，其实是把定价权交了出去，别人说多少就是多少。

阿芳听着，不反驳。她只回了一句：「我改了招牌，来问的那些人，就不来了。」

丈夫说：「那些人本来也不给钱。」

这句话，是对的。阿芳一个人，在两头拉扯：一头是账本，一头是那些不给钱的人。第四章没有帮她解决这个矛盾，它只是让她看得见：她的店里，有一寸空；这一寸空，带来了很多说不清的东西，也带来了很多赚不到钱的活。

最后她做了一个很小的调整：招牌没改，可是桌上多了一张小纸条，写着「设计类活儿，要先聊，聊完报价」。不是拒绝「其他」，只是给「其他」，加了一个入口。

带走的话

**盛汤留一寸，不是亏了，是留着能添。磨自己的尖，收自己的光，路才不会被自己堵死。**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五环里的哪一环？**柔，土还留着空的那一环；顺带碰到统：同样四句话在两处被写成了一个样子。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不把自己盛满；靠的是「冲」字的两个画面，和满章的「似」「或」「不知」。

◆

05

第 5 章

# 婚宴第二天，拆彩虹门的人

>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 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版本提示**：郭店简甲组只有中间一段「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前面的「不仁」两句和后面的「多言数穷，不如守中」，郭店本里都没有。帛书甲乙本三段都有，「多言」作「多闻」，「守中」作「守于中」，「橐龠乎」作「橐籥与」，「屈」字写成了别的字形。（据整理本；个别字的读法学界有分歧，下文用到时再说。）

## ◆ 一个家常的开头

设想有这样一户人家，女儿出嫁，在镇上的酒楼摆了二十桌。

头一天晚上，布置的人忙到半夜。进门处搭了一座彩虹门，三千多只气球一只一只绑上去，中间挂一块红绸，用金粉写着两个人的名字。台上摆着香槟塔，桌上压着烫金的桌牌，连门口迎宾的小伙子，都被叮嘱了三遍：「见了老人要先鞠躬。」

那一天，这些东西都被当成宝。孩子们想去摸一只气球，被母亲一巴掌拍开：「别碰！」

第二天早上，酒楼的清洁工来了。红绸扯下来，叠一叠塞进编织袋；气球用剪刀一串一串铰开，有几只「嘭」地爆了，吓人一跳；香槟塔拆成杯子，扔进洗碗间；桌牌被扫进簸箕，有一张上面还印着新娘的笑脸，沾了一块油渍。

清洁工是个五十来岁的妇女，做得很麻利，一点也不凶，不过也没有半点舍不得。她不是恨这些东西，只是手里没有「这是昨天那个宝」这根线。

这个画面，请先放在这儿。

## ◆ 先吓一跳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人，多半要吓一跳。

「仁」是什么？是爱，是亲，是疼。孔子讲「仁者爱人」，孟子讲「亲亲，仁也」。天地竟然不仁？它们对万物不疼不爱？再往下读，更吓人：「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连圣人也不爱百姓，把百姓当成「刍狗」。

不少人读到这里，心里一凉，觉得老子冷血，难怪后来有人把这一章读成「君主可以拿百姓当草扎的狗，随用随弃」。

先别急着定。我们一步一步来看，「刍狗」是什么东西。

## ◆ 刍狗，到底是什么狗

刍，是草。刍狗，是用草扎成的狗，古时候祭祀用的。

《庄子·天运》里有一段话，说得很细。大意是，这种草扎的狗，在还没有摆上祭坛的时候，要装进精致的竹箱子，盖着绣花的巾，主祭的人和助祭的人先要斋戒沐浴，才恭恭敬敬地捧着它。可是等祭祀一完，它被扔在路边，过路的人踩它的头和背，捡柴的人把它拾回去烧火做饭。（原文是「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齐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已」。）

顺便说一句，这段话在《庄子》里不是用来讲天地的，是师金用来批评孔子的：先王的礼仪法度，就像祭完了的草狗，已经「陈」过了，你今天还要捡回来，装进箱子，盖上绣巾，睡在它下面，是要做噩梦的。也就是说，在庄子笔下，刍狗是「用过了的旧样子」。老子这里借的是同一个东西，用法却不一样，下面接着说。

注意这个顺序：**先是宝，后是柴**。

这不是草狗自己变了。草还是那把草，还是那个形状。变的是人手里那根线：祭的时候，人把「敬神」这件事系在了它身上，它是被牵着的；祭完了，线松了，它就回到了草。

现在回头看开头那场婚宴。彩虹门昨天是宝，今天是垃圾。清洁工没有错，婚礼也没有错，错的是……其实没有谁错。**同一个东西，在一根线系着它的时候是宝，线松了就是草**。

所以「以万物为刍狗」，头一层意思不是「把万物当垃圾」，是：**天地对万物，不在任何一个上面系线**。

这里要说清楚，是「不系线」，不是「系过又扯断」。人对刍狗是先系后扯，所以才有那种前恭后倨的刺心。天地从头到尾没系过，既不在祭台上捧它，也不在路边踩它。万物自己该长就长，该落就落。

## ◆ 仁，是一根什么线

那么「仁」呢?

「仁」字，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二，两个人。最早的意思，大约是人与人之间那种亲近。孟子说「亲亲，仁也」，亲爱自己的亲人，就是仁。亲亲有一个特点：**有远近**。　我疼我的孩子，比疼邻居的孩子多；我护着我家的人，比护着陌生人多。这是人之常情，儒家也不否认，甚至认为这是一切道德的起点：从爱最近的人开始，一圈一圈往外推。

这是什么？这是一根一根线，每根线的一头在我手里，另一头系在某个人身上。离我近的线紧，离我远的线松。

仁很好，没有仁的世界是冷的。可是仁有一个特点，也是它的代价：**线的另一头，是会被牵着走的。**　　一个被很紧的线系着的孩子，母亲一动，他就跟着动。母亲高兴，他不敢不高兴；母亲担心，他不敢不小心。线越紧，孩子的路越像是母亲走过的路。

「天地不仁」，在这个意思上，就是：**天地不拿线去系谁。**

不是它冷，而是它没有那一头的手。它不偏爱春天的花，不嫌弃冬天的雪，不给好人多下一场雨，也不给坏人少晒一天太阳。万物各长各的，各落各的，各自互相连着，但没有谁被某一只手牵着。

用前面导论的画面说：**天地不拿线头。**　　它不是一团乱丝里最冷漠的那一团，它是一团没有人去找线头的丝。

### ◆ 扎手的地方：圣人也「不仁」吗

到这里，读法顺了，顺得有点太顺。下一句就扎手了。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天地不拿线，可以。天地没有手。圣人是人，圣人有手。圣人「不仁」，是他手里也没有线，还是他有线，却不对百姓使用？再或者……他有线，可是对百姓像对刍狗那样：用的时候捧着，用完就扔？

三种读法，都有人读过。

**第一种**，就是上面顺下来的：圣人学天地，不拿线头，百姓该怎样就怎样，不去牵着他们。书里别的地方可以呼应，比如第十七章「太上，下知有之」，最好的统治者，百姓只知道有这么个人；第五十七章「我无为而民自化」。

**第二种**，是法家那一路的读法。《韩非子》里有《解老》《喻老》两篇，把《老子》当成君王的统治手册来读，这是现存最早的《老子》注释之一。在这个读法里，「圣人不仁」成了：君主不能有私情，赏罚只看规矩，不看亲疏。这当然也说得通，可是已经有了一只明明白白的手：君主，攥着赏罚的线。

**第三种**，是最让人难受的读法：圣人对百姓，真的就是对刍狗，有用的时候用，没用的时候弃。

我在这里要如实说：**文本本身不替我们做这个裁定。**「圣人不仁」后面紧跟着「以百姓为刍狗」，这七个字里没有任何一个字说「所以圣人应当放手」，也没有任何一个字说「所以圣人应当冷酷」。三种读法都站得住，是因为这句话里缺了一块东西：谁来决定「百姓怎样才算刍狗」。

再看第四十九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这里的圣人，把百姓当孩子，而且是用心地「孩之」，一点都不冷。同一部书，同一个「圣人」，在第五章是「不仁」，在第四十九章是「皆孩之」。

怎么办？

一种办法是硬把两处融成一个：圣人的「不仁」其实就是「孩之」，都是不拿线头。这样读，也能读通。但我自己读到这里是有点不安的：因为它太容易通了。如果一个地方读起来那么顺，我就该问，是不是我自己带着一根线头在读，哪里有疙瘩，就把它抹平。

更诚实的说法是：**这一句里有疙瘩，疙瘩没有解开。**「不仁」可以是放手，也可以是冷漠，两个意思都长在这句话里。读这一章的人，要同时拿着这两个读法，不能只选一个，更不能把另一个藏起来。

下面接着的「橐龠」一段，是解这个疙瘩的另一把钥匙，也是郭店本里唯一有的那一段。

## ◆ 风箱：虚，而不屈

「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橐龠，是古时候的风箱。橐是外面的皮囊，龠是里面通气的管子。拉一下，空气吸进去；推一下，空气吹出来。铁匠铺里用它给炉火鼓风。

这句话的画面很清楚：天地之间，像一只大风箱。中间是空的。「虚而不屈」，空着，可是不会瘪下去、用完；「动而愈出」，越拉动，出来的越多。

风箱的妙处，在于它自己不是风。它没有风，它只是一个空的、有一个进口和一个出口的皮囊，让风过来，让风出去。它不留风，不攥风，也不决定风吹向哪里。

和前面「刍狗」放在一起看：**天地不拿线，所以万物能出来；风箱不留风，所以风能过去。**　　这是同一种东西的两个说法，一个说「不系」，一个说「空着」。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停一下的事实：郭店本里只有这一段。

郭店简甲组的这一部分，只有「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这两句。没有「天地不仁」，没有「圣人不仁」，也没有「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这个事实可以怎么读？

一种读法：**最早的这一章，可能只有风箱那一段**，说的是一种空而生生的柔软样子；「不仁」「刍狗」和「多言数穷」都是后来才加上去的，让这一章变得硬了一些。这读法诱人，因为它正好和「后来的版本越来越锋利」的大趋势合得上。

另一种读法：郭店本是**摘抄本**，抄的人只抄了自己用得着的几句，不能因为简上没有，就推断原书里没有。事实上，学界对郭店《老子》到底是早期形态还是摘抄，一直没有定论。

所以我只能说：第一种读法是「可能」，不是「已证」。我愿意把它放在这儿，因为它给读这一章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这一章的软和硬，很可能是不同时候叠起来的**。但如果有人说这个是铁证，我不同意。

## ◆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最后一句：「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先看版本。帛书甲乙本都作「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言」和「闻」，差一个字，意思不小：通行本说的是话多，帛书说的是听得多。话多是往外说，听得多是往里装。两个都「穷」。

「数穷」的「数」字，有几种读法：有人读作「屡」，一次又一次地穷；有人读作「速」，很快就穷；还有人读成「术数」的「数」，意思是靠手段、算计，到头来走投无路。三种读法，都跟前面「风箱」那句连得上：风箱要用，可是一直猛拉猛推，手也累了，气也乱了。

「守中」的「中」，是中间，还是中空？这里郭店本给了一条很有用的线索。

按整理者的编连，郭店甲组里，风箱那两句的后面，紧跟着的是我们今天第十六章的前半：「至虚，恒也；守中，笃也。万物旁作，居以须复也。天道员员，各复其根。」（据整理本。）今天通行本第十六章是「致虚极，守静笃」，郭店本里写的是「至虚，恒也；守中，笃也」。也就是说，在郭店的这一行字里，**「守中」是跟在「至虚」后面的，和「守静」站在同一个位置上**。这里的「中」，很像是「空」，是风箱那个空着的里面，不太像是「不偏不倚的中间」。

这个线索不是铁证。郭店本的编连是整理者排的，不同学者排法有出入；通行本把这两处分在第五章和第十六章，帛书又把「守于中」放在第五章的结尾，而且前面是「多闻」。但它至少说明：**「守中」这个词，最早可能不是跟「多言**

**数穷」绑在一起的，而是跟「虚」「静」住在一起的。** 要是读成「中间」，就更靠近后来儒家讲的「中」；要是读成「空」，就是守住风箱的那个空。两种读法我都不敢排除，只是郭店偏向后者。

但有一件事，我想特别指出来：**这一句话，是一部五千个字的书写出来的。**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这句话自己，就是一句话。一部书，用五千个字，告诉你话多了会穷。这不是我发现的，白居易有诗，笑它自相矛盾：「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这个故事第五十六章会细说。）

在这里我只说一件小事：**「守」这个字**。守，是不让它走，是把住。守是一种攥吗？

我觉得不一样。攥是把一根线头握在手里往一个方向拽；守是人站在原地，让该来的来，该去的去。门口的看门人，不是把每个人都拽进来，他是站在那里，不让门被堵死。

这个区分，我自己都不能说百分之百稳。因为在第五十二章，书里说「既知其子，复守其母」，那个「守」字，确实有点攥的意思。所以这一句的「守中」，我只能说：**可能是**站在空里的守，不是攥线头的守。

### ◆ 涌现：宝和柴，是线的事，不是狗的事

扎手处找到了，现在才可以让书里的几个字母出来。每一个我都指给您看，是从哪一处放出来的。

先看「先宝后柴」那一处。同一只草狗，祭的时候是宝，祭完是柴。草没有变，形状没有变，变的是它被系在了什么上面：祭的时候，它系在「敬神」那一团事情里（想法里的一界，书里叫 E1 的三界之一）；祭完了，那团事情散了，它就回到了一把草。

在书里的说法，一个东西「显出来是什么样」，叫显露（S）。草狗的「宝」和「柴」，是两次不同的显露。这两次显露，差别不在草，在它所处的那一团纠缠（E）。我愿意把这一点记下来：**一个东西显出来是宝是柴，常常不是它自己的事，是线的事。** 刍狗这个比方，说的正是这个。

再看「虚而不屈」那一处。风箱一个空，风才过得去。这里我能指出来的字母只有一个：这个空，是 E 里面的「留着没写的地方」。至于书里还有的「差异序列」（D）、能量（E3）、信息（E2），在这一章里我找不到文本上的落点，所以划掉，不硬塞。

还要老实说一句：**这个读法太顺了。**「宝柴由线定」，「空才能过风」，两句放进框架里，严丝合缝，我读的时候是警惕的。试一试把框架里的字母和「纠缠」「显露」全部删掉，这一章还剩什么？还剩：同一只草狗，宝与柴由人手里的线决定；风箱因为空，所以风能过。论证还站得住。这样说，就是说这一章的解释没有靠框架撑着，框架只是给它起了另外的名字。这是好事，也提醒我，别把名字当成发现。

倒是有一个地方，框架解释不了，我愿意留在这里：**「数穷」。** 话多了为什么会「穷」？我的解释是：每多说一句，就多系一根线，到后来自己被自己的线缠住。可是这是我递过去的，不是这一章的原话。原话只有「多言数穷」四个字。

## ◆ 放回日子里

回到开头那个清洁工。

她手里没有那根线，所以她拆彩虹门拆得很顺手。可是请问：我们愿意变成这样的人吗？

愿意，也不愿意。

愿意的那一半，是我们都见过另一种人。办完丧事，一家人舍不得扔亡者用过的东西，满屋子堆着，十年二十年不让动，连一把牙刷都留着。线系得太紧，人被线拽住，活在昨天。这样的家，是住不下新东西的。

不愿意的那一半，是我们也怕被这样对待：昨天还捧在手里，今天就扔进垃圾袋。刍狗的那一出，之所以刺心，就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有时候就是那条狗。

《道德经》这一章的态度，我读不出一个干净的答案。它既说了天地不拿线，万物才自由；又让我们看到了不拿线的冷。它没有告诉我们，哪个对。

也许这就是这一章的诚实：**它没有替我们决定，什么时候该系线，什么时候该松线。** 它只说了一件事——无论系还是松，不要以为自己手里的线，就是天地本来的样子。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父亲，姓田，在城里开一家汽修店。儿子读初二，一次数学考了五十八分。

那天晚上，父亲没有发火。他沉着脸，把饭碗推到一边，说：「来，我们谈一谈。」

田师傅是个讲道理的人。他一向觉得，孩子不懂事，是因为道理没讲透。于是他从头讲起。先讲成绩的重要：「中考要分流，普高和职高差的不是一两分，是一辈子的路。」再讲方法：「错题要整理，同一个错不能犯第二次。」再讲态度：「你是不是上课分心了？是不是手机玩多了？」

他找了张餐巾纸，在上面写了三个词：成绩、方法、态度，每个词下面还画了两道横线。他在店里给客人讲维修方案的时候，就是这样写的：问题在哪，怎么修，多少钱。

儿子坐在对面，一直说：「嗯。」「知道了。」「我会改的。」

父亲越讲越觉得不对劲。每一个「嗯」都那么乖，乖得像是从墙里传出来的。他又加了一条：「你是不是怕我？」儿子说：「不是。」他问：「那你为什么不说话？」儿子说：「没什么好说的。」

讲了快一个小时，田师傅口干舌燥，餐巾纸上的字也越写越乱。每多说一条，他自己都觉得，面前这个孩子离他远了一点。

这四个字，「多言数穷」，他当然没有读过，但他的处境正好是这四个字。话越多，路越窄。成绩是一根线，方法是一根线，态度是一根线，「你怕不怕我」又是一根线，一根套着一根，把儿子套进了一个叫「差学生」的框里。而一个人在那个框里最容易做的动作，就是什么都不说。

这天晚上，是田师傅自己停下来的。他不是悟了，是累了。他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说：「算了，吃饭。」

吃完饭他去洗碗，儿子一声不响地过来擦桌子。擦到一半，儿子忽然说：「爸，那个函数，我其实没听懂。你刚才讲的那个，我也没听懂。」

田师傅手里的碗停在水龙头下面。他说：「哪一块？」

这一次，他没有去拿餐巾纸。他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说：「拿书来。」然后他们就坐在饭桌边，一个问，一个答。他一共只问了三个问题，每一个问题的前半句都是「你觉得」。他自己也不太会这个函数，有一步他说：「这一步爸爸也看不懂，咱俩一起看。」

这里要停一下，说说那一晚上的前后两半，到底有什么不同。

前半段，是田师傅的话在满。每一句话都对，每一条道理都在，可是每一句都占着地方。孩子没有空可以进来。后半段，他把自己的话收了，空出来的那块地方，儿子的「没听懂」才有地方落脚。风箱如果满了，就拉不动；一个对话如果满了，就长不出新的话。「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在这张饭桌上的意思很具体：他空着，儿子的话才一句一句出来，而且是越来越多。

他把话收住，不是因为他悟到了「留白」，而是因为他讲不动了。我要把这一点老老实实写出来，因为不写，这个故事就太漂亮了。**教育里的「不拿线」，常常不是修来的，是累出来的。** 如果那天田师傅精力很足，他很可能会一直讲到十点钟。这是不是说，所谓「守中」，多半是被逼出来的呢？我不知道。也许是。也许一个人只有被逼到没话可说，才会第一次听见对方的声音。

换一种做法会怎样？我们可以设想另一个版本：田师傅觉得不能松，于是第二天又找了一个辅导班，第三天又买了三套练习册，每天晚上七点准时检查。这当然也是爱，是很紧的爱。线越来越多，儿子越来越会说「嗯」。到了中考那一年，他的分数也许会上去，可是田师傅再想知道儿子心里有什么，就要靠儿子的班主任来转告了。

故事的后面没有大转折。儿子下一次考了七十三分，不算好，也说不清是不是这一晚的功劳。可是有一个很小的变化留下来了：他们家以后再要「谈一谈」，田师傅会先问一句「你想先说什么」，而不是先掏出餐巾纸。

至于那张餐巾纸，当天夜里就被扔进了垃圾桶。三个词，在讲的时候一个比一个重，一松手，就成了一张沾着油的纸。田师傅后来说，这让他想起家里办喜事用过的彩纸，「用的时候那么郑重，用完那么轻」。

后来还有一段，我也想写下来，因为它不太好看。过了两个星期的周日，田师傅想起那晚的好处，决定再来一次。他把电视关了，坐到儿子旁边，温和地说：「你想先说什么？」儿子看了他一眼，说：「没什么。」田师傅愣住了。他明白过来：那一晚的「空」不是一个可以照着做的动作。他这一次是带着目的空出来的，空里藏着一个「我在等你开口」，孩子比他更早闻到了。那一天他们什么也没谈成，只是一起吃了一碗面。这件事让他慢慢懂了一点：空不能排进日程，空是你手里的线真的松了，才有的东西。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女士，四十六岁，在一家公司做行政，姓蒋。去年春天，她在手机上装了一个计步软件，给自己定了每天一万步的目标。

头两个月很顺。每天晚上睡前她看一眼数字，一万零三百，一万一千二，软件给她发一枚小奖章，她把奖章截图发给姐姐。姐姐回一个大拇指。

到了五月，这件事开始有点变味。下班晚了，她就在客厅里绕圈走，从沙发绕到餐桌，再绕回沙发；周末下雨，她撑着伞去小区外面转；有一次她走到九千八百步，坐在沙发上歇一下，抬头一看九点五十，起来又走了二百步，一边走一边觉得自己有点可笑。

六月，她的脚后跟开始酸，不严重，早上起来踩地的时候有点发紧。她没当回事，心想「走走就开了」。到了七月，她发现自己对那个数字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怕：哪一天没走够，心里就发慌，像欠了谁的债。

八月的一个傍晚，她在公园里看见一位大爷坐在长椅上，什么也不干，看着池塘里的鸭子。她心里闪过一个念头：「这人今天走了几步？」然后她自己吓了一跳。

她开始想一个问题：这一万步，到底是谁的？

这个数字，一开始是她为了身体好立的一个目标。它是个好东西，有用。可是一旦立起来，它就成了一根线：线的一头系在她的手机上，另一头系在她的每一天上。她每天被这根线牵着走，走得越准，线就越紧。

回到「刍狗」。祭的时候，草狗被装进篋衍，盖着绣巾，没人敢碰，因为那时候它系着「敬神」。蒋女士的一万步，也是这样的草狗：它在目标刚立的时候是宝，捧在手里。可是真正的问题是，她没有按「祭完了就松手」的那个节拍来，她把一个本来该松的东西，一直捧着。

而这里最有意思的是：**她的身体，对她的目标，是「不仁」的。**　脚后跟不管那个数字是多么要紧，不管她为这个数字推掉了多少次晚饭。它只管自己这一天累不累，鞋合不合脚，困不困。目标越神圣，身体越不领情。这么说，不是说身体冷血，而是说：身体有它自己的账，它不看她手里那根线。

九月，她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把软件的提醒关了，但没有卸载。她给自己换了一个办法，只有一句话：「晚饭后出去走走，走到想回来了就回来。」

头一个星期，她很不习惯，回家总觉得空，好像有作业没交。第二个星期，她发现自己每天的步数忽高忽低，有一天只走了四千，有一天走了一万二，那天是遇见了很久没见的同事，聊着聊着走远了。第三个星期，她开始注意到一些以前没注意的东西：小区东边的桂花开了，卖烤红薯的老头换了一辆新三轮。

脚后跟的酸，到十月自己轻了。这并不能算成「不数步数」的功劳，也可能是天转凉了，也可能是她换了一双鞋。**如果脚后跟的疼拖得久，或者越来越重，该看医生就看医生，这件事和哲学没有关系。**

年底，软件发来年度总结：全年平均每天七千八百步，比一万步少，比前年多。她对着屏幕笑了一下，心里想：一万和七千八之间那两千二百步，是我留下的空。

这里我要提醒一句，这个故事很容易被读成「不要立目标」，那就又成了一根线，另一种形状的。蒋女士并没有从此不立目标。冬天她给自己定了一个新的：每周游一次泳。有两周没去成，她没有难过，也没有补。

风箱要有空，才拉得动；一个人的一天，也要留一块不被安排的空，才听得见身体在说什么。这个空，不是偷懒，是让「动而愈出」有一个出口。

蒋女士把这件事讲给七十三岁的母亲听。母亲正在择豆角，头也没抬：「你数步子，我数菜价，各人数各人的。」母亲每天早上走去菜市场，来回大约四十

分钟，从来没有数过步数，也没有哪一年因为这个觉得吃亏。蒋女士当时想反驳一句「你们那代人不一样」，话到嘴边咽了回去。

还有一点要补一句公道话：计步软件对有些人是有用的。她的一位同事，原来半年没出过门，是靠这个数字才第一次从沙发上起来的。对他来说，数字是一根拉他的线，而他恰好需要被拉一把。同一根线，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阶段，可以是绳子，也可以是锁链。这一章并没有告诉我们哪个阶段该用哪一个。它只提醒了一件事：**那根线是我们自己系上去的，不是身体本来就有的。**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这样一个周五傍晚，在一家做塑料件的小工厂里，老板老鲁把所有人叫到一起开会，一共七个人：六个工人，一个会计。

起因是一个大客户的订单砍掉了一半。他连夜算过账，接下来三个月，要么减人，要么降工资，没有第三条路。

老鲁以前也开过这样的会。五年前，订单也下滑过一次，那一次，他的开场白是：「咱们这里就是一个大家庭，有困难大家一起扛。」结果工人们都信了，主动降了薪。后来订单回来了，他没来得及把工资补回去，又赶上房租涨价，一拖就是一年，几个老工人悄悄走了。其中一位走的时候说：「鲁总，那句话，我们是当真的。」

这件事他一直记着。

所以这一回，他开场就换了说法：「各位，今天我不说'一家人'，说实话。订单少了一半，往后三个月，厂里养不起七个人。我有两个办法，你们先听，听完可以说你们的。」

然后他把账摊开：这个月的成本，预计的收入，能撑到什么时候，数字写在白板上，红笔圈了三处。第一个办法，裁掉两个人，补足三个月工资，另给一点

补偿；第二个办法，所有人工时减一半，工资按小时算，等订单回来再恢复。他说这两个办法他自己都不满意，谁有更好的，他愿意听。

会议室里很静。有人问：「鲁总，要是订单回不来呢？」老鲁说：「回不来，我也会告诉你们。到时候咱们再谈。」

会开了两个多小时。最后选了第二个办法，可是中间有一位年轻工人提了个老鲁没想到的办法：把产线调成每周开四天，剩下一天他们去隔壁厂接外包的活，这样工资不用降那么多。老鲁当场没有答应，说他要想想。

这个会，和这一章有什么关系？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不是说老鲁变冷了。我想说的是，他这一次，**没有拿「一家人」这根线去系住工人**。五年前那句「大家庭」，是一根很紧的线：工人们因为它而降薪，因为它而不好意思走，也因为它，后来的失望格外深。那根线是真的，感情也是真的，可是线的另一头，其实是老鲁手里的主动权，他想让大家留下来、扛下去。

这一次，他不再用这根线。他把话说得像账一样清楚。这看着冷，可是请注意：**这么冷着，反而让工人有了说话的地方**。　　那位年轻工人如果面对的还是「一家人」的口气，他大概开不了口：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想着自己多赚点钱呢？

这也是「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老板的话里留着一块空，工人才动得出新办法。

可这件事有两面，我不想只写一面。会后，一位干了十年的老工人没说话，收拾东西的时候对旁边人嘀咕了一句：「还是以前那个说法暖和。」

这是真的。**不系线的话，是冷的**。　暖和与自由，可能没办法同时得到。老鲁自己也知道，所以他会后做了一件事：他没有说一句暖话，但他让会计每周把每个人的实际收入，在群里公布一次，不改、不瞒。

这个动作是线，还是不是线？我没有答案。它让工人心里有底，这是一种照顾；它也让工人知道自己在被盯着，这又是一种管。线与空之间的界限，在日子里从来不是一条线，是一团。

我讲这个故事，不是要证明老鲁做得对。也许三个月后订单回来，他会发现那位老工人已经走了。**把「一家人」换成「实话」，并不保证留住人，只保证没有骗人。** 在小生意里，这已经不是一件小事。

四天制试了一个月，结果好坏参半。星期五去隔壁厂做外包的那几个人，有一位学会了一台原来不会开的机器，回来以后在自己厂里也派上了用场；另一方面，有两个年纪大的，连着四天上满班再加外包，累得周末只想躺着，他们没有说什么，可是老鲁从他们的脸上看出来了。他后来改成了轮换：每个人每两周去一次，不再固定。

这个调整，是靠「空」做出来的，不是靠老鲁一个人想出来的。他后来对会计说，开那个会的时候，他最大的发现不是哪个办法好，而是**原来他从前以为「没有第三条路」，只是因为他一个人在想。**

**带 走 的 话**

**天地不拿线去系谁，所以万物各自长；风箱自己是空的，所以风能过去。这一章冷不冷，要看你手里有没有那根线。**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五环里的哪一环？** 柔（还写得进去）与统（拿线）的交界：说「不拿线」，也看见了不拿线的冷。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 教的是不系线、留着空；靠的是「刍狗」先宝后柴的那根线，和风箱的那个空。但「圣人不仁」这一句里，有一个我没有解开的疙瘩。

◆

06

第 6 章

# 山谷里那道会开会合的门

>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
>
> 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
>
> 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版本提示**：这一章郭店本没有。帛书甲乙本都作「浴神不死」，「浴」与「谷」通用；第二句「天地之根」，帛书比通行本多一个「之」字；「绵绵」帛书写作「绵绵呵」，乙本还多一个「其」字；末句「用之不勤」，帛书写作「用之不堇」，「堇」字怎么读，下面会讲。（据整理本。）

## ◆ 先说实话：这一章是怎么被读的

这一章一共二十四个字，大概是《道德经》里被读得最五花八门的几章之一。

我先把几种读法摆出来，请您不要急着选。

**一种读法**，从养生入手。汉代以来的河上公一路注解，大意是把「谷」读作「养」，「神」读作人身上的五脏之神，「谷神不死」就成了「能养神的人就不会死」；「玄牝」则被对到人的鼻子和嘴上，气从鼻入，味从口入。（据说如此，具体字句请以河上公本为准。）后来道教的内丹术一路延伸，把「玄牝之门」读成身体里一个要用功夫去找的地方。这是两千年里读者最多的读法。

**另一种读法**，从「无」入手。王弼的注，大意是说，山谷的中央是空的，空的东西没有形，没有影，不跟谁对着干，处在低处不动，守着静不衰败，山谷靠

这个空成就了自己，却不让人看见它的形。这是玄学一路的读法，「谷神」就是那个「无」。

**还有一种读法**，来自近代，有些学者从「牝」字联想到女性，把这几句读成对母性、生殖的古老崇拜。这个读法有诱人的地方，可惜证据多半是推测，我不敢多说。

三种读法，各有各的好处，也各有各的不满足。第一种读完，这章就成了一份练功指南，和前后章的气味不太接，第四章讲空碗，第五章讲风箱，到第六章忽然开始教人吐纳？第二种读完，这章只剩一个「无」字，二十四个字里面一大半没用上。第三种读完，「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又落了空。

所以我想换一个办法：**先不选，把二十四个字里每一个有分量的词都拎出来，看它们彼此怎么顶着。**

## ◆ 先看一个有意思的出处

读文本之前，有一个事实要交代。

《列子·天瑞》里有一段，引用了这几句话，前面标着「黄帝书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列子》原文是「《黄帝书》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与帛书、通行本只差一两个字。）

要是这条记载可靠，意思就是：这几句话在《老子》里出现之前，已经是一句流传的古话，被人记在「黄帝书」的名下。

可是要谨慎，《列子》今天看到的这个本子，一般认为成书较晚，有的学者认为是魏晋时期整理的，所以它的引文是不是原样的先秦旧话，没有办法确定。我能说的只是：**这一章很可能和第二十二章一样，是老子书里引了一句更老的话，或者是后来的编书人把一句流传的话放了进来。** 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提示，提醒我们，《老子》的每一章，不是同一个人在同一天写出来的。

第六章不在郭店本里，但我在前面说过，不能把「郭店没有」当成「后来才长出来」的证据，所以这里我也只是把它放在这儿，不下结论。

## ◆ 谷：被水冲出来的空

「谷」是什么？

山谷。两座山中间那条凹下去的地方。

它的奇妙之处在于：你叫它山谷，其实你在叫的是「山没有的那一部分」。山有石头、有树、有土，谷什么都没有，是山的缺口。可是整座山里最能存水的、最容易走进去的、最有回声的，恰恰是这个缺口。

你站在山谷里喊一声，它会还你一声。这个回声不是谷自己发的，是你的声音被它的形状接住了，再还回来。谷自己不说话，可是没有谷，就没有回声。

「谷神不死」的「神」字，我必须承认，我读不稳。它可以是「神灵」，可以是「精神」，也可以像《周易》里说的「阴阳不测之谓神」，指那种测不出来、说不准的变化。放在山谷这个画面里，我个人觉得最贴的，是最后一种：**那个会回应、说不准会回成什么样的东西**。但这是我的读法，不是定论。

还有一件事，等到第八章会再说：山谷是怎么来的？是水冲出来的。后面第二十三章有「骤雨不终日」，猛烈的雨下不了一整天，可是山谷正是一场一场的雨、一年一年的水，一点一点冲出来的。

所以谷这个空，不是天生就空的，是被一件一件事情写过之后留下的形状。这个想法我先放在这里，涌现的时候要用。

## ◆ 碗、风箱、山谷：三种空

读到这里，有一个疑问必须先说。第四章是空碗，第五章是风箱，第六章是山谷，三章连着说「空」。会不会只是换了三个比喻，说同一件事？

我自己的感觉是：不完全一样，而且这几处不一样，正好是读这一章的关键。

**碗的空**，是装东西的空。「道冲而用之或不盈」，碗是空的，才能盛。它的重点是「容」：来了就装下。

**风箱的空**，是让东西经过的空。风进来，风出去，风箱自己不留。它的重点是「过」：不攥，不留，推动。

**山谷的空**，又是另一种：它是被写出来的空。水一年一年冲，石头一块一块落，才有了这个凹下去的形状；而这个形状一旦有了，反过来又决定了声音怎么回，水怎么流。它的重点是「应」：有来就有回。

所以三章说的不是同一件事。容、过、应，是空的三种用法，一章比一章多了一层：碗只是等，风箱是通，山谷是回应。到了山谷这一步，空不再只是被动的，它有了自己的形状，会回话了。

不过我也要提醒自己：这个「容、过、应」的排法，太整齐了。整齐的东西，读书人最容易喜欢，也最容易是我自己排出来的。《老子》原文里并没有哪一个字告诉我们，这三章是故意按这个顺序排的。它们挨着，可能是编书的人看着像，才放到一起；也可能就是巧合。我只是借它们对比着看，不能说成书的作者本来就是这么想的。

## ◆ 牝：一个让人脸红的字

「玄牝」。

「玄」，是深远的黑，红里透黑的那种颜色，看不到底。第一章里有「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牝」，是母的，雌的，说牲畜说得多：牝鸡、牝牛。

「玄牝」，直译就是「深远的雌」。

这个字会让一些读者脸红，也让另一些读者兴奋。其实翻一翻这部书里的其他地方，「雌」「牝」都出现过：第十章「天门开阖，能为雌乎」；第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第六十一章「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书里反复说到雌，不是为了说性别，是为了说一种**位置**：不抢先，不出头，在下面，在后面，接纳而不攻击的位置。

这和第一章的「有名，万物之母」连起来看，就很清楚：这里的「牝」，是**母**，生出万物的那个位置。不是某一个女人，是一个「让别的东西从这里出来」的位置。

我不想把它说得过于玄，也不想把它说成一个普通的比喻。**它首先是一个动作：容纳，然后生出来。**

还有一个麻烦，我不想绕开。

这部书反复把「低处、后面、接纳、不争」这些品质叫作「雌」「牝」「母」。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眼睛读，会有一个很自然的担心：这是不是在说，女性就该在低处、在后面、承受而不出头？几千年里，的确有人拿这类话来劝女人认命。

我的看法有两层。第一层，从文字看，《老子》里的「雌」是一个**位置**的名字，被拿来称赞的，是这个位置上的人（不管男女）所具有的力量，第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是对一个懂得雄的人说的。第二层，这是老实话：一个位置被叫作「雌」，本来就是在一个把雄放在上面的世界里说话。它在批评雄，同时也借用了那个世界的性别语言。这个借用，今天读起来，是有刺的。这不是我能替它解开的，只能让它留在这里。

## ◆ 扎手的地方：一个东西，又是门，又是根

好了，现在到了这一章最硬的一句：

> 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

请您慢慢读两遍，看看有没有哪里不对。

「门」和「根」，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根，是长在地下的，看不见，不动，一旦长下去就要待着，是承重的、稳固的、让一棵树站得住的东西。它的味道是**沉下去**。

门，是开和关的，是人走进走出的，是内外之间的界线，也是通道。它的味道是**通过去**。

一句话里，同时说了两个东西：天地的根，是一道门。

天地之根不是一块埋在地下的石头，不是一个结实的「本体」，不是一个大写的「道」，而是**一道可以通过的门**。

这里有一个版本小细节：帛书作「天地之根」，比通行本「天地根」多一个「之」字。多了一个「之」，句子更像「天地的根」，少一个字，句子更像「天地，根也」，天地和根几乎是同一个东西。这一字之差，我想读者不用太纠结，但值得记下来：**即便是这短短一句，后来的抄写者也在上面写了一笔**。

再看「门」在这部书里的其他位置，它有两种用法，而且用法是反的。

第一种，门是好的、活的：第一章「众妙之门」，第十章「天门开阖」，这里的门要开要合，是通道。

第二种，门是要关上的：第五十二章说，「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意思大致是堵住孔窍，关上门，一辈子都不会劳累；打开孔窍，忙着办事，一辈子都没救。

这就扎手了。

第六章说「用之不勤」：这道门，使用它，不会累。第五十二章说「终身不勤」：关上门，一辈子不会累。同一个「勤」字，同一个「门」字，一个是用它不累，一个是关了它不累。

这两处，我不敢说谁对谁错，也不敢硬把它们合成一个意思。我只能说，**这部书里至少有两道门**：一道是天地万物出入的门，是玄牝之门，要开合，用起来不累；另一道是一个人自己的眼耳口鼻之门，也就是「兑」，开多了人会被拖垮，所以要关。

前者是生出来的门，后者是漏出去的门。读这一章的时候，千万别拿第五十二章的「闭门」去解释第六章的「玄牝之门」，反过来也一样。

另外那个「勤」字，帛书写作「菫」。「菫」字有两种读法：一种读成「勤」，意思是疲劳、劳累，和河上公以来的传统读法一致，「用之不勤」就是用它不会累坏；另一种有学者读成「尽」，意思是用之不尽。两种读法，一个说它不会累，一个说它不会完，我觉得它们不矛盾，可是确实不是一回事。

说到这里，我想替养生那一路的读者说一句公道话。

河上公以来，一路把这一章读成身体的事，不是胡来的。人的身上确实有一只「风箱」，就是胸腔，一呼一吸，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第五章刚说完风箱，第六章接着说一个「门」，一个「绵绵若存」的气息，读成呼吸，读成人身上那道一开一合的门，是自然的联想。也许在这部书的早期读者那里，这一章本来就是这样被读的。

我不同意的地方只有一处：**把这道门定成身体里的一个固定位置，说找到了它就能不死。**一旦读成这个样子，「不死」就从一个关于「柔而不硬」的判断，变成了一个关于「永生」的许诺，门也就变成了要去攥住的洞。

## ◆ 不死：一个不是东西的东西

最后回到第一句：「谷神不死。」

什么叫「不死」？一个山谷，有没有死过？

山会塌，谷会被填平，河会改道。严格说，山谷是会没的。所以「不死」，分明不是说**这个谷永远在那里**，那样说，就变成一座不动的山了。

我觉得这里的「不死」是这样一个意思：**死，是需要有一个「东西」才能死的。**一块石头，会碎；一棵树，会枯；一个人，会断气。它们死，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固定的样子，样子一坏，就没了。第七十六章有一句最清楚：「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谷之所以不死，是因为它从来不是一个「硬东西」，它是一个空，一个口，一个让别的东西通过的地方。你说它在，它在；你说它不在，它又是「山不在的那一块」。这就是后面那句：「绵绵若存。」

「绵绵」，是细细的、连着的、不断的。「若存」，是好像在，又好像不在。

它不是一个鲜明的、高大的、被人看见的东西。它是**差不多看不见，可是一直连着**的东西。

这一章和第七十六章，是一生一死两头。第六章说什么东西不死，第七十六章说什么东西生。它们的答案是一样的：柔，空，连着，不硬。

最后补一笔版本。这一章郭店本里没有。不过郭店本里也没有第一、十、十四、四十二、七十六这些同样被看作核心的章，所以郭店没有它，既不能说明它是后来才长出来的，也不能说明它是早就有的。我不想拿这个事实去证明什么。

### ◆ 涌现：根是一道门

现在可以让书里的几个字母出来了。我先说好，每一个都要指得出，是从哪一处放出来的。

书里说的「根」，本来是一片还能被改写的土，叫特征纠缠系统（E）。读到这一章之前，我们很容易把「根」想成一个东西：一块地，一团土，一个实体。

可是这一章说，天地根是**一道门**。这个说法值得慢慢吃：

土之所以「活」，不在于土里有什么，而在于它**还能再被写进东西**。土是一个**开口**，不是一个**内容**。这个「能被写入」，用门来比，比用土来比还准：门开着，东西才能进来；门合上，东西才能留下来；门又开，才能再进来新的。有开有合，才是「活」的。

这一层，是从「玄牝之门」这个词里放出来的。

再看「绵绵若存」。书里把「一个东西显出来的样子」叫显露（S）。显露得很清楚、很硬的东西，就可以被指着说「这就是它」，比如一块石头，一座山。「若存」，是**没有完全显露成一个东西**：好像在，又好像不在，没有一个清楚的边。我想这就是「不死」的缘故：它不是 S 完成了的那种东西，所以不会因为「那个东西坏了」而死。

这一层，是从「若存」这两个字放出来的。

好，再老实说一遍：到这里，字母只有两个，E 和 S。我没有用 D（差异序列）、没有用 E1/E2/E3，因为这一章的文字里，我指不出它们的落点。

再做一次删除检验：把「E」「S」「特征纠缠」「显露」全部拿掉，这一章剩下什么？剩下：**天地的根，是一道门，而不是一块石头；这道门差不多看不见，一直连着，用起来不累。**　这个论证不靠框架，也站得住。所以我说，框架在这里只是换了名字，没有多出东西。如果有人觉得「E 是门」这句话说得很漂亮，请记住：它漂亮，是因为「门」这个字漂亮，不是因为 E。

### ◆ 回落：用这一章，解释这部书自己

读完这一章，我想回过头，用它的判断去看这部书自己身上一件一直解释不了的事。

有一件：**为什么《老子》这本书，被改了这么多次，被改了字、换了次序、增了章，还一直没有死？**

按照一般的想法，一部经典要活下来，靠的是「原本」、靠的是「权威版本」。可是《老子》的情形正好相反：郭店本、帛书本、汉简本、王弼本，各有各的样子，没有哪一个是「原本」，每一个都被人改过。可是每一个都被人读，被人用，被人引。

如果用「谷神不死」来读，这部书之所以不死，是因为它不是一块硬石头。它是一个山谷，一个门：每一代抄的人、注的人，都在它里面喊了一声，它还了

一声，那一声里有喊的人自己的声音。它「绵绵若存」，不是因为每一个字都被保存下来了，而是因为它**没有变成一个不能再写进东西的东西**。

这个回落读起来很美，所以我要马上给它泼点冷水。

第一，一般认为是汉代避讳，「恒」被改成「常」，这是门被一个皇帝的名字关上了一下。这件事里没有「回声」，只有一个被强制的替换。

第二，河上公以后的养生读法，把「谷神」读成五脏之神，「玄牝」读成鼻口，一路发展成内丹术。这是不是这道门又被人写进了很多东西？是。可是写的人也把门定成了身体里的一个固定的地方，要练功才能找到。这也许就是「门」变回「洞」。同样一道门，被后来的读者读成了一个**具体的、要人去攥的东西**。

所以，这个回落有一半成立，另一半不成立。**《老子》确实没有死，因为它被不断写入；但它也确实在不少地方被写死了。** 它是一个门，也是被人几次关了又开的门。要是这个回落读起来毫无疙瘩，我就该怀疑了。

## ◆ 放回日子里

读到这儿，如果觉得前面讲得太绕，没关系，我们换一个画面。

想想您家里有没有一个地方，是「空」着，可是所有事情都从这里出来的？

厨房的案板？门厅的一块地？饭桌？

我想到的是饭桌。饭桌平常上面什么也没有，一家人吃饭才摆上菜，吃完擦干净，又空了。可是家里的大事小事，差不多都是在这张桌子上说起来的：谁要结婚，谁要换工作，谁欠了钱，谁生了病。饭桌不管这些事，它只是**空在那里，让事情能坐下来**。

假如有一天，一家人决定把饭桌改成一个放东西的柜台，永远堆满，说不定也是个「好东西」，每样东西都有位置，每样东西都整整齐齐。可是从那天起，家里的话，就慢慢找不到地方说了。

这就是「用之不勤」。饭桌被用了几十年，不会累，因为它是空的，空，是不会累的。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老师，姓梁，在一个山里的村小教书。这所小学一共十一个孩子，分在三个年级，一间教室。老师只有一位，就是她。这种班叫复式班，一个下午，她要同时给三个年级上课：三年级的做算术，四年级的写生字，五年级的读一篇课文。

那是一个初冬的下午，一点半。教室里烧着一个铁炉子。梁老师在黑板上给三年级写了六道除法题，转身去给五年级的孩子分课文，背后就有一个小男孩举手：「老师，我不会。」

按照城里学校的做法，这时候老师要放下手里所有的事，走过去讲。梁老师只有一双手，她便做了一个她做了很多年的动作：对着教室的另一头喊了一声，「小英，你过来一下。」

小英是五年级的女孩，十二岁。她走过去，蹲在三年级的男孩身边，拿起铅笔，把那道题重新抄了一遍，一边写一边小声说：「你看，这个数不够除，要借。」

这件事，在一个正常的城里学校看来，有点不可思议：怎么能让孩子教孩子？可是请看这个下午里发生的事。小英教到第三道题的时候，三年级的男孩忽然问：「为什么要借？」

小英愣住了。她会做，可是她从来没想过为什么。她站起来，走到黑板前，用粉笔画了十个圈，划成两堆，又画了一个圈，说：「你看，这里……」画到一半，她停下来，转身对梁老师说：「老师，我好像也说不清楚。」

梁老师放下课文，走了过来，三个人，就围着那道题，站了五分钟。五分钟后，不只是三年级的男孩懂了，小英也第一次明白了「借位」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一道会开合的门。五年级的知识流向三年级，三年级的「为什么」又流回五年级，还流到老师那里去。**知识不是从上往下灌，是从一个孩子身上经过，又从另一个孩子身上出来，出来的时候已经变了样子。** 小英原来只会做，现在会讲了；男孩原来只会抄，现在有了一个「为什么」。

有一年，县里来了督导组，听她的课。督导的老师在后面坐了一下午，临走的时候给了她一份意见表，上面写着：「课堂秩序有待加强，三个年级的教学进度应当统一安排，避免学生之间相互干扰。」

梁老师看着「统一安排」四个字，坐了好一会儿。她知道督导说的有道理：按规定，三年级就应当上三年级的课。如果真的统一了，每个年级轮着上，一个下午每个年级只有十五分钟，其余时间孩子是干等着的。孩子们不会再互相打扰，也不会再互相教。那道门，就关上了。

她后来的做法是：交了一份漂亮的教案，每个年级的进度写得整整齐齐；上课的时候，该让小英去教的，还是让小英去教。

这个故事里，我想特别指出来的是：那道「门」，不是靠梁老师的设计，而是靠一个条件——**她只有一双手**。她没有办法把所有孩子都管住，所以才有了空，才有了孩子们互相走动的路。如果她多一个助教，也许就用助教去讲，那一下午的流动，也就没有了。

后来还有一年，小英毕业了，去镇上的初中住校。第一学期结束，她回来看梁老师，手里提了一袋橘子。梁老师问她适应不适应，她想了想，说：「作业我都会做，就是别人问我'为什么'的时候，我比他们快一点。」她顿了顿，又说：「我们班的同学都不太问'为什么'。」

梁老师听了，没说什么，把橘子剥开，分给教室里的孩子。

我不敢说「人手不足」是一件好事。山里的孩子，缺的东西太多，不是一个「门」的故事就能抵得过的。我也知道，复式班的孩子毕业以后，在县中面对的是统一的考试。门能走出来很多东西，可是**它不保证走出来的东西，是考试要的**

**东西**。这一点我不想回避。这一章给教育的，只是一个提醒：有的时候，你以为的混乱，是门在开合。至于要不要关，要在这个孩子、这个下午、这场考试之间，自己权衡。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女儿，姓杜，三十九岁，母亲八十五岁，和她住在一起。入冬以后，母亲吃得越来越少，一顿只吃小半碗饭，饭菜端上桌，她看一眼，说：「不饿。」

这件事，我用日记的形状来写，因为它不是一天的事，是一整个冬天一点一点发生的。

**十一月中旬。**　杜女士很着急。她上网查了好多资料，买了三种营养粉，炖了一锅补汤，从下午两点开始煲，到六点端到母亲面前。母亲喝了两口，推开了，说：「太腻。」杜女士心里一股火，没有说出来，把汤倒进了锅里，对着锅发愣。

她后来回想，那天她做错的不是汤，是她手里的那根线：她想用一锅汤，把母亲「拉」回到从前吃得香的样子。线太紧了，母亲能感觉到，所以连喝两口也像交作业。

**十一月底。**　她换了一个办法。不炖大汤了，每天早上，她在母亲床边的小柜上放一小碗温的米汤，不说什么，也不催。晚上收碗的时候，看一眼碗里还剩多少，不评论。

第一个星期，碗里剩得多。第二个星期，剩得少了一点。她注意到，母亲偶尔会在早上醒来的时候，自己伸手去够那只碗。

**十二月。**　她发现了一件事：母亲有一段时间特别愿意吃东西，就是下午三点钟，窗户那边晒进来一块太阳的时候。那个时候，母亲坐在窗边的椅子上，会让她拿一小块糕点。糕点不用大，也就半个手掌。

于是她每天下午三点，在窗边放一把椅子，一个小垫子，一小块糕点，一杯温水。不是每天都吃，也有母亲只看着窗外发呆的日子。

这个办法，不算什么办法，没有营养学，没有计划表，可是这个冬天，母亲的体重基本没有再掉。

**一月。** 杜女士自己病倒了一次，感冒，发烧一天。那一天她没有力气做任何事，只是躺在床上。她忽然明白，这个冬天她把自己用得太满了。那只米汤碗、那块糕点、那把椅子，都是她一个人的事，一个人「勤」着。

她便做了第二件事：给自己也留一道门。每天下午母亲在窗边坐着的那四十分钟，她不守在旁边，去阳台待着，或者躺一会儿。母亲看起来并不需要有人盯着。

**二月。** 春节前后，母亲的饭量没有大变，可是她开始会在饭桌上说一些话了，说起年轻时候的一个邻居，说她小时候家里的一口缸。杜女士听着，筷子在手里转，不敢插话。

那个冬天里，还有一件事，她一直没有对别人说。有一个晚上，母亲看着电视，忽然说了一句：「我这一辈子，也算够了。」杜女士正在叠衣服，手停了一下。她知道这句话可以有很多种意思，是随口的感慨，是累了，也可能是别的。她没有追问，也没有接「您别这么说」，只是说：「那明天想吃点什么？」母亲想了很久，说：「萝卜汤。」

她后来想，如果那天她接了「您别这么说」，母亲可能就不会再说下一句了。「绵绵若存」的另一面是：话也要留一道门，别一把关死。当然，如果母亲的话里有让她担心的东西，她会找机会让医生也知道。

我想借这个冬天，说「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第一，**绵绵若存**：一个人吃得很少的时候，一次大补是没有用的，甚至会适得其反。真正起作用的，是细细的、不断的、不显眼的东西：一碗米汤，一块糕

点，一把椅子。这些东西「若存」，好像没有什么分量，可是它们连着，今天连着明天。

第二，**用之不勤**：照顾人的人，如果把自己用得太满，用成了「勤」（劳），这道门就会塌。杜女士的感冒，是这个冬天里一个很小的提醒。

有一点我必须说明白：这些都是日常的照料，不是治疗。**母亲吃得越来越少，本身就是一件应该让医生知道的事。** 杜女士在十二月带母亲去医院做过一次检查，医生开了几项建议，她照着做了。该看医生就看医生，这个故事里的米汤和糕点，是医生以外的那部分，它们不替代任何检查。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师傅，姓范，在一个小城里经营一家酱菜铺，铺子在街角，门脸不大，上面挂着一块木牌。铺子里最值钱的东西，是后院的一口老缸，里面是老卤。

老卤的来历，他自己也说不清。他父亲接手的时候就有了，他父亲说是他爷爷那一代留下来的。每次腌完一批菜，把菜取出来，老卤不倒掉，只是撇一撇浮沫，再添一些新盐和新水，让它重新养一阵子。几十年下来，缸里的卤，早就不是当年那一缸了，可是它从来没有「换」过。

他的女儿小范，二十七岁，在外面做了几年电商运营，回来帮忙。她看了一圈，第一句话是：「爸，咱们这个，很难复制。」

她的意思很清楚：每一批菜，味道都有一点不一样。春天的萝卜和秋天的萝卜，腌出来不同；老卤今天稍微咸一点，明天稍微酸一点。线上卖货，顾客要的是「每次都一样」，不一样，就是差评。

她提议做一条标准化的产品线：用配方粉，用恒温发酵，每一批的盐度、酸度、时间都有数字。

范师傅没有反对。他看着女儿在电脑上做表格，忽然有些恍惚。他想起，他父亲临终之前，嘱咐他的不是配方，也不是什么秘方，只有一句话：「老卤，别让它断。」

于是他们做了两条线。

第一条线，是标准化的，用配方粉，每批一致，包装好看，线上卖，销量很快就超过了老店。第二条线，还是老卤腌的，只在店里卖，每天限量，卖完就没有。

头一年，标准化的那条线占了收入的八成，老卤的那一条线账上几乎不挣钱：它要占一个缸，要人看着，要天天喂，量又小。

小范有一次算账，对父亲说：「老卤这一条，不如停了，把缸腾出来做标准的。」

范师傅没吭声，到后院去看缸。那一天他站在缸边，站了很久。他不是不懂账，他懂得很清楚。他在想的是：这个缸，到底是一个产品，还是一道门？

标准化的产品线，是一个**完成了的东西**：配方固定，每批一样，可以复制，可以卖到全国去。它很好，没有它，铺子撑不到现在。

可是老卤，是一道**还在开合的门**：它每天在变，每天有新的东西进来，它也每天给出去，不累，不会「用完」。它不是产品，是产品从那里出来的地方。标准化的配方，当初就是从老卤的味道里「提」出来的。如果有一天老卤没了，配方粉还可以照着做下去，可是没有人能再从老卤里提出下一个味道。

这个故事，我不想让它有一个太漂亮的结尾。

范师傅最后没有把老卤停掉，但也没有让它赚钱。账上，老卤那一条线每年亏一点，他从标准线的利润里匀出一部分来补，补得并不开心。小范理解，但不完全同意。两个人在铺子里为这件事吵过三次。

老卤这一条线，也不是只有好处。第二年夏天，有一批菜腌坏了，发酸，发软，范师傅把整批倒了，赔了一个下午的工钱。小范在旁边说：「你看，没有标

准，就是会出问题。」范师傅没有反驳，因为她说的是真的。**那道门既然是开的，坏东西也能进来。**　他后来在缸边加了一个习惯：每天早上，他先自己尝一口，再决定当天的菜进不进缸，这个动作没有写进任何一张表格，也算不上标准，全靠他的舌头。小范有一次说，等你不在了，这口舌头怎么办？范师傅说：「教你。」小范说：「教不了。」这是他们俩吵得最凶的一次。

我想从这个故事里，只拎出这一章的一个判断：**有些东西，一旦变成标准件，就不能再生出下一个了。**　标准件很好，没有标准件，一个铺子活不下去。可是一个铺子里，如果所有的缸都变成了标准件，那它也就只剩下一件事可做：复制。复制到顶，就没有下一步了。

这个判断，我只敢用在「需要长出新东西」的行当里。有些行当，比如药，比如螺丝，就是需要标准件，一点也不能「绵绵若存」。**这一章没有说所有的地方都要留一道门。**　它只是说，要留一道门的地方，别把它当成账上的负担去砍。

带走的话

**天地的根，是一道门，不是一块石头。它差不多看不见，一直连着，用不累。该留的是这道门，不是门里的东西。**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五环里的哪一环？**柔（还写得进去的土），也碰到了「一」（绵绵：连着）和「生之门」。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留一道会开合的门，别把它砌成洞；靠的是「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这一句里，门和根住在一起；靠的是「若存」，不完全显出来。但第五十二章「闭其门」与此章的「门」是否同一回事，我没有解开。

◆

07

第 7 章

# 吃亏是福，你信几成

>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
>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 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版本提示**：这一章郭店本没有。帛书甲乙本基本同通行本，「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帛书作「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后多一个「也」；「后其身」帛书乙本作「退其身」，甲本写作一个从「芮」的字，一般读作「退」；「非以其无私邪」，帛书作「不以其无私与」。（据整理本。）

## ◆ 一句老话

小区门口的长椅上，两位老人闲聊。一位说起他的儿媳妇，说那孩子实在，每回家里有什么亏要吃，她总是抢着吃。另一位点点头，说了一句：「吃亏是福嘛。」

这句话我们都熟。它几乎是中国人的口头禅，教孩子要让、教年轻人别计较、教受了委屈的人宽心。

可是只要您稍微认真地听一遍，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让人不太舒服的地方：**「福」字**。

吃亏，是因为将来有福。那我现在吃亏，是在存款。我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我让别人先走，是为了日后别人让我先走。这样一想，「吃亏」就成了一笔账。账上那一头，我还是惦记着自己的好处。

这句老话和《道德经》第七章，常常被摆在一起。第七章里有「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听起来正是「吃亏是福」的古文版。

可是我读了好几遍，越读越觉得，它们中间隔着一层东西。这一章的扎手处，就在这层东西上。

## ◆ 先把字过一遍

「天长地久。」天和地是长久的。

「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为什么能长久？因为它们「不自生」。

「自生」是什么意思？字面是「自己生自己」，我读作「为自己而生」，也就是自己把自己当作一个要保住、要经营、要争取的东西。王弼注这一句，大意是说，自己为自己生，就要跟别的东西争，不为自己生，别的东西就归向它。（据说如此，请以王弼注原文为准。）

天地不是为自己而生的，它们生出万物，自己什么也不留。它们没有一个「我要活得长久」的心思，却长久了。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所以圣人把自己放在后面，反倒走在前面；把自己放在外面，反倒保住了自己。

「后其身」，帛书乙本作「退其身」。后，是放在后面；退，是往后退。差别很小，但气味不同：退，更像一个动作，是看见了前面有什么，然后往后让；后，更像一个位置，是自己本来就在那里。这样的差别，我不敢说有什么大道理，只是提一句，请您读的时候耳朵留着。

「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最后这两句，是整章最要紧的两句，也是最扎手的两句。

## ◆ 扎手的地方：一个问号，一个「成」字

先看那个问号。

「非以其无私邪？」这是一句问话：不正是因为他没有私心吗？通行本用「邪」，帛书用「与」，都是疑问的语气词。老子在这里没有断言，他问了一句。问谁？问读的人。

再看后面：「故能成其私。」所以能成全他的私。

这就是这一章最危险的地方。这五个字白纸黑字地说：**因为无私，所以成其私。** 一边说「无私」，一边说「成其私」，读到这里，很多人心里的警报就响了：这不就是算计吗？先装作无私，再拿到私利。「以退为进」「欲擒故纵」「吃亏是福」，一切权谋的读法，都从这五个字里长出来。

我先不替这个读法辩护，也先不批评它。我想先问一个问题：**这五个字，是在教人怎么做，还是在描述一件事？**

教人怎么做，叫方法：你想成其私，就要无私。描述一件事，叫观察：你看，天地无私，结果天地成就了。

两者在语法上看不出区别，都是「因为……所以……」。但在日子里，差别是天壤。

## ◆ 先和邻居打个招呼

这一章前面站着的，是第五章和第六章。把它们放在一起，能看出一点东西。

第五章说「天地不仁」：天地不拿线去系谁。第六章说「谷神不死」：天地的根，是一道会开合的门。第七章说「天地不自生」：天地不是为自己活着的。

三章说的都是天地，从三个角度看，一个是对万物（不系），一个是对自己的来路（是门），一个是对自己（不为自己）。

这样三章排在一起，读着很顺。我又要警觉了：顺，往往意味着我在替它们对齐。我只敢说：它们挨着，所以彼此照亮。至于是不是本来就一起想的，我不知道。第七章在郭店里没有，第五章只有一半，第六章没有，所以这三章在早期是不是这样挨着的，我们也不知道。

接下来的第八章，会换一个画面，从天地换成水。

## ◆ 欲，或者没有欲

关键的一条线索，藏在另一章里。

通行本第六十六章里，有这样两句话：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想要在百姓之上，必须用言辞谦下；想要走在百姓前面，必须把自己放在后面。

注意那两个「欲」字：想要。第六十六章里，「以身后之」是一个手段，目的是「欲先民」，要走在前面。这就是一个标准的权谋公式。

可是第六十六章在郭店本里是有的，而且郭店本里这两句是这样写的：「圣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其在民上也，以言下之。」（据整理本。）

没有「欲」。

郭店本里说的是：圣人在百姓前面的时候，是用把自己放在后面的方式；在百姓上面的时候，是用言辞谦下的方式。它描述的是一个**状态**，不是一个**打算**。

这个差别，我不敢说得太满。郭店本是早期形态还是摘抄本，学界没有定论；「欲」字可能是后来的人加的，也可能是郭店的抄写者漏了、简化了。我能说的只是一个「可能」：**「后其身」这一类话，最早也许是一种描述，后来才被**

**写成了一种方法。** 第六十六章细节，留给负责那一章的人去读，这里先记下一条线头。

再老实说一句，关于这个问号。

「非以其无私邪」，在古汉语里，这类「非……邪」的句式，多半是反问：不是因为……吗？反问的意思，其实是肯定：「正是因为……」。绝大多数注家都是这样读的。所以我前面说「老子是在问读者」，这个说法有点用力，要打个折扣：它在文法上，是一个肯定，穿着问句的衣服。

我之所以还是留着这个问号，是因为一个读书的人，读到一个反问，是可以停一下的。反问的意思虽然是肯定，但它的口气，是一个邀请：你自己看，是不是这样？比起「必须如此」，它多留了一点空。这点空，是不是老子有意留的，我不敢说。

## ◆ 你不能瞄准一个副产品

回到第七章。

我想借一个日常的经验来试试这一章。

有的东西，你越盯着它，越得不到。睡眠是一个：越想「我一定要睡着」，越睡不着。快乐是一个：越想「我一定要快乐」，越不快乐。别人的尊重也是一个：你越想让别人尊重你，别人越觉得你在求。

这些东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是做别的事情的时候顺带得到的。** 好好过一天，晚上就睡着了；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快乐了；把事做得扎实，别人自然尊重。它们不是目标，是副产品。你把副产品当成目标去瞄准，它就跑了。

「天地不自生，故能长生」，我读成这样：**长久是天地的副产品。** 天地没有瞄准长久，它们做的是别的事：生万物，承万物，什么也不留。长久，是旁观的人看到之后说的话。

这和第十七章「百姓皆谓我自然」那句，是同一个形状：自然，是百姓事后说的话；长生，是我们看着天地事后说的话。**当事人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

如果这样读，「后其身而身先」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不拿「自己」当目标去经营，别的事做好了，他自然被推到了前面。「身先」是别人看出来的，不是他自己要的。

「非以其无私邪？」是一个问号，是在问读者：你看，是不是因为这样？它没有说：你要这样做，才能那样。

## ◆ 可是，这个读法也不能太舒服

读到这里，我心里有点松。因为我找到了一个把权谋读法挡在门外的办法。

可是我要马上提醒自己：这个办法也有漏洞。

第一，「故能成其私」这五个字，是白纸黑字的。就算前面是一个观察，后面也还是承认了「成其私」是一个结果。一个读者读完之后，完全可以说：好，既然无私能成其私，那我就无私。老子没法拦住他。

第二，我刚才说「副产品不能瞄准」，这句话本身，不就是一个教你怎么得到副产品的方法吗？「你想得到长久，就别瞄准长久。」听起来很对，可是一个人要真照着做，他就是在瞄准一个「不瞄准」。这是一个著名的绕圈子，我没有办法替老子解开。

第三，这一章里的「圣人」，和第五章一样，还是治理者的口气。「身先」，是走在百姓前面。我没有办法确定这一章说的是做人，还是做君主。如果是做君主，那「后其身」就比「吃亏是福」更接近一种统治技巧。

所以，我只能说：**这一章的文字，同时允许两种读法。** 一种是权谋，一种是观察。我倾向后者，因为它和书里别的地方更合得来。可是前者是真有的，历史上也这样被用了很多次。我没有办法把它抹掉，抹掉就是自欺。

## ◆ 涌现：身，也是一根线头

现在让书里的字母出来。

先说一个我从这一章里指得出来的东西：「身」。

「后其身」「外其身」，说的都是把「身」放到后面、外面。「身」是什么？是「我」。每个人手里最先握着的那根线头，就是「我」：我要什么，我怕什么，我的面子，我的好处。书里把三界（想法里的、环境里的、自己心里的）里最后这一界叫「自我」（E1 里的一界）。

「不自生」，我读作：**不把「自我」这一界当成线头，去牵另外两界。** 天地没有「我」，所以不会拿「我要长久」去牵着万物走。圣人「外其身」，也是这个意思：自我这一界，不去统其他两界。

那么，权谋读法是什么？权谋读法是：**「外其身」，是为了「身存」。** 也就是说，自我这一界，换了一副面孔，又把线头攥回去了：我今天退，是为了明天更好地拿。表面上是松开了，实际上线头还在手里，只是绕了个圈。

这是一个对权谋读法的批评，而且是从这一章的文字里放出来的：线头在「故能成其私」里。**一个人若是为了「身存」而「外其身」，那「外」就是假**

**的；真的「外其身」，是连「身存」也不惦记。** 所以「非以其无私邪」这个问号，才那么要紧：它在问你，你是真无私，还是在等「成其私」。

我也要说明，用到的字母只有 E1 这一个。D、S、E2、E3 在这一章的文本里我找不到落点，所以划掉。

做删除检验：把「E1」「三界」「自我这一界」全部去掉，这一章剩下什么？剩下：一个人若是为了得到才放下，那放下是假的。这个论证不靠框架，也站得住。框架在这里，是帮我把话说得整齐一点，没有多出内容。

### ◆ 放回日子里

设想有这样一位大妈，在小区里帮大家代收快递。住户们不在家的时候，包裹都放在她家门口的一个小架子上，她从来不收钱，也不记账。很多年了，邻居们都夸她：「这位阿姨真好。」

有一天，她在楼下听到两个年轻人聊天。一个说：「你知道她为啥这么热心吗？这样大家以后都会帮她。」另一个说：「也是，人家不亏。」

她当时没说什么。回到家里，她站在那个小架子前面，站了很久。

从那天起，她帮大家收快递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个念头在转：我这是为了什么？我是不是真的在等别人帮我？她开始觉得自己做的事有点别扭，甚至想：算了，不帮了。

这位大妈最后继续帮了，因为有的包裹是药，有的是孩子的书。可是她再也回不到从前那种什么都没想的状态了。**那句「人家不亏」，把一件顺手做的事，变成了一笔被人记着的账。**

第七章也是这样。「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这句话被说出来的一刻，无私就有了被人惦记的风险。它既是对天地的赞，也是一个陷阱：说破了，

就容易变成算计。这也许是老子自己在这句话里放进去的那个问号，替他留了一点余地。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母亲，姓贺，女儿九岁。家里有个规矩，是她定的：分东西，让着点。有蛋糕，女儿拿小的；有水果，女儿拿小的；亲戚家的孩子来了，玩具先给人家玩。

贺女士自己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什么都要让，她后来总结出一个道理：**会让的孩子，人缘好，将来吃得开。** 这个道理，她没有说出口，但她在女儿每一次拿小块蛋糕的时候，都会笑着夸一句：「真懂事。」

这个规矩，执行了好几年，一直很顺。女儿在学校也有好人缘，老师说她「心很大」。

事情发生在一个中秋节。家里买了一盒月饼，大小差不多，可是有一个明显大一圈。表弟来了，女儿照例拿了最小的那一块，把大的推给表弟。贺女士在旁边照例夸了一句：「真懂事。」

女儿咬了一口月饼，忽然抬起头，认真地问：「妈，我拿小的，是不是为了让你夸我？」

贺女士当时愣了好几秒。她第一反应是否认，第二反应是想解释，第三反应是，她发现自己真的不知道答案。

那个晚上她睡不着。她想起这些年自己说的每一句「真懂事」，想起女儿每次拿小块时先看她一眼的那个动作。**那一眼，是一根线：线的一头在女儿的手上，另一头，系在她的夸奖上。**

「后其身而身先。」她的女儿，一直在「后其身」，而且做得极好。可是这个「后」，是向着「身先」去的，只是这个「先」，不是走到别人前面，是走到妈妈的目光里。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贺女士做了一件很笨的事：她不再夸「懂事」。女儿拿了小的，她不说话；女儿拿了大的，她也不说话。

结果是，头一个星期，女儿几乎每次都拿最大的。表弟又来的时候，女儿也拿了大的，表弟的妈妈在旁边笑得有点尴尬。贺女士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有一瞬间想要说一句「让着点」，话到嘴边咽了回去。

第二个星期，第三个星期，事情慢慢变了。女儿有时拿大，有时拿小，有时说「我不要，你们吃」，有时说「我要这个」。有一次她把自己的大块掰成两半，一半给了表弟。贺女士没问她为什么。

我要说清楚，这个故事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尾。女儿在学校，有一段时间人缘明显没有以前好：她不再什么都让，同桌有一次说她「变小气了」。贺女士听了，心里很难受。她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不是把女儿的路走窄了。

「退」和「后」的差别，在这个故事里突然有了意思。**女儿从前的那个「后」，是一个看着前面的脸色之后的「退」；后来她学到的，也许是一个「本来就在那里」的「后」，有时在前，有时在后，不是为了谁看。**我这里用的是帛书的「退」和通行本的「后」来做比喻，不是说这两个字当年真有这层区别，那是我的借用。

后来的事，还有一段，贺女士一直没忘。女儿第二天放学回来，吃饭的时候小声说了一句：「妈，你现在不夸我，我有点……有点想你夸我。」贺女士筷子停在半空，眼眶有点热。她明白过来，那根线，对孩子来说不只是束缚，也是爱，是一个九岁的孩子能抓到的、最稳的爱。要把线松开，又不让孩子觉得被丢

下，这件事比她想象的难得多。她后来想出一个笨办法：不再夸「懂事」，改成夸别的，夸那天女儿画的一张画，夸她煮面条的时候放了葱。这些夸，不是奖励她让了什么，只是告诉她，妈妈看见了她。

外婆也有话说。外婆从老家来住了一阵，看见这个新规矩，摇头：「小孩子就是要教，不让怎么行？吃亏是福。」贺女士没有跟老人家争，她只是在晚上洗碗的时候，小声想：外婆这一辈子吃的亏，到底算不算福？这个问题，她没有答案，也不敢问。

换一种做法会怎样？如果贺女士继续夸下去，女儿也许会继续是一个人缘很好的孩子，一直到她长大，进了职场，学会了在每一个会议上看着领导的脸色，退得恰到好处。那也是一种活法。只是到了某一天，她可能会问自己：我到底要什么？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老人，姓周，六十二岁，退休以后每个星期天，儿子一家要回来吃饭。

这一天，周阿姨从早上六点就起来忙。买菜，洗菜，炖一锅排骨，蒸一条鱼，炒四个小菜，煮一锅汤。十二点，儿子一家到了，孙子扑上来叫奶奶。一家五口坐下来，满满一桌。

吃饭的过程，我用分钟来记。

**十二点十分。** 周阿姨把鱼最嫩的中段夹给孙子，排骨夹给儿子，儿媳妇碗里放了一块她最爱吃的藕。她自己碗里是半碗饭，旁边一块鱼头。

**十二点三十分。** 桌上的菜都吃了大半。儿媳妇说：「妈，您也吃点肉。」周阿姨说：「我不爱吃肉，我就爱啃鱼头。」这句话她说了二十年。

**一点钟。**　一家人吃饱了，放下筷子。桌上剩下半盘排骨，几块鱼，一碗汤。周阿姨站起来收拾，一边收一边说：「浪费了可惜，我来吃。」她把剩下的排骨和鱼并成一碗，站在厨房的灶台边，一口一口吃了下去。

**一点二十分。**　儿子一家在客厅看电视，孙子在地毯上玩。周阿姨在厨房洗碗，胃里有一点点胀，她没有在意。这样的胀，已经有好几个星期天了。

这是一幅非常常见的图景，常见到很多人觉得它温暖，觉得它是「母爱」。

可是请注意这个场景里，**这位母亲「后其身」做得非常彻底。**　她永远最后坐下，永远吃剩的，永远不说「我想吃什么」。按照「吃亏是福」的算法，她应该是全家人里最有福的人。

可是我们看到的事情是：儿媳妇有一次在厨房里对丈夫低声说：「妈这样，我们都不敢多吃，也不敢不吃，吃的时候总觉得欠她的。」儿子叹了口气，说：「我跟她说过很多次了，她不听。」

我想借这个场景说一个很扎手的发现：**「后其身」做到极致，有时候是最牢的一根线。**　周阿姨把自己放在最后，别人谁都不敢忽视她。她的「退」，让全家人都得围着她的「退」转。每一口饭，都带着一句没说出口的话：我为你们吃了亏。

这时候回到这一章。「外其身而身存」，圣人把自己放在外面，反而保住了自己。可是周阿姨的「外」，没有保住「身」：她的胃，她的血糖，她的体力，都在悄悄被她「外」掉。**把自己放在后面，不等于把自己的身体忘掉。**　前一半是「后」，后一半是「存」，存，是要存下来的。《道德经》不会鼓励一个人把自己吃坏。

有一个星期天，周阿姨感觉胃胀得比平时久，儿媳妇看出来了，说：「妈，今天别收拾，我来。您坐着。」周阿姨说：「我没事。」儿媳妇说：「不是，您

坐着，我们陪您。」那天，她第一次在饭桌上从头坐到了尾，也第一次吃到了鱼最嫩的那一块。孙子在旁边说：「奶奶，原来鱼肚子这么好吃！」一桌人都笑了。

后来她去看了医生，查了几项，医生说了一些注意饮食的话，她照着做了。**该看医生就看医生，这件事不是靠想明白一章书能代替的。**

之后的几个星期天，周阿姨试着坐下来，可是并不容易。她坐着，眼睛却总往厨房瞟：汤是不是该添水了？盘子是不是要续了？有一次她忍不住站起来，儿媳妇拉住她：「妈，坐着。」她又坐下，手在桌子底下攥着围裙。她后来说，那感觉像「手里空了，不知道往哪儿放」。

还有一回，她做的菜，儿子和儿媳妇带着孩子在家里吃了一半，有点剩，她习惯性地想端走，儿媳妇说：「留着吧，晚上热热还能吃。」这句话她听了半天，没有听懂，后来才明白：儿媳妇在告诉她，这些菜，不是「必须有人收拾的残局」，是一家人的饭。她想了很久，没哭，只是那天晚上多吃了半碗饭。

我从这个故事里，只想留下一个判断：真的「外其身」，不是自己不吃，是不把「我吃了亏」这件事当成一根线，系在别人身上。周阿姨最后做的，不是「改成自私」，而是**让自己也坐在桌子边**。这样全家人才能真正地吃一顿饭。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店长，姓兰，三十二岁，在一家连锁小饭馆做店长。这家店有十二个员工，前厅后厨，三班倒。

阿兰上任的第一天就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我是最后一个。**　排班的时候，最差的班她来；客人投诉，她第一个上；谁家有事要换班，她先答应；过年过节，她顶班。

员工们都很服她。有一个服务员后来说：「兰姐是我见过最没有架子的店长。」

头半年，这家店的业绩和员工留存都是全区第一。区域经理在会上点名表扬她，说她「以身作则」。阿兰听了，心里踏实，觉得自己的方式是对的。

可是第二年，事情慢慢变了。

先是排班。每一次排班表出来，总有人悄悄来找她：「兰姐，这个星期我能不能换一下？」她从不拒绝。换的人多了，她自己连休息日也被挤掉了。

再是决策。后厨的师傅想换一种进货渠道，不敢自己决定，先问兰姐；前厅的小姑娘想改一下摆台，也先问兰姐；新员工遇到客人发脾气，第一反应是找兰姐。每一件小事，最终都走到了她这儿。

她开始每天晚上十一点才回家，有时候在门口站一会儿，不想进门。

第二年的秋天，她感冒了，请了三天假。这三天里，店里出了一个乱子：一个后厨员工和一个服务员为了一桌客人的菜吵起来，没人敢拍板，吵了二十分钟，客人走了，还投诉了。她回来以后，看着那条投诉，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她后来对一个朋友说：「我一直以为我是在后面撑着他们。其实我是站在中间，所有人都绕着我转。」

「后其身而身先。」她的「后」，是做到了的；而这个「先」，也是来了的，只是来的方式，不是她想象的那一种：她成了全店的**中心**。所有的线，都系在她一个人身上。她退得越彻底，线越紧。

这是我读这个故事时想到的一件让人不太舒服的事：**一个「一直退」的人，很容易成为所有人都离不开的人。**　　如果这就是老子说的「身先」，那这个「先」，并不是好事。

阿兰后来做了一件很小的改变：她不再顶班，也不再答应所有的换班；她在后厨门口贴了一张纸，写着「这类事，你们自己商量，商量不了再来找我」。头一个月，店里乱得很，投诉也多了。她好几次忍不住想冲进去，又退了回来。

第二个月，后厨师傅自己定了一个进货的规矩，前厅的小姑娘轮流管理摆台。她发现，有些事，大家做得比她好。有一天她站在门口看着店里忙碌，忽然想：我现在才是真的「后」了。

那一个月的混乱，让区域经理很着急。她打电话来问：「阿兰，你们这个月怎么回事？数据掉了。」阿兰握着电话，几乎要说「我马上改回来」。她吸了一口气，说：「这个月，我在让大家自己来。给我两个月。」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说：「……那你自己有数。」

她后来说，那是她做店长以来说的最难的一句话，比说「我来顶班」难得多。因为「我来顶班」是对别人好，大家都看得见；而「给我两个月」，是要自己扛着一个看起来不负责任的样子。

还有一件事要如实记下：也有员工不喜欢这个变化。有一个跟了她很久的服务员私下说：「兰姐，你以前什么都替我们扛，现在怎么变了？」阿兰没有解释。她知道，有些人愿意被「扛着」，因为被扛着，就不用负责。她这一退，有人是松了一口气，也有人是被迫站起来，不开心。后来那位服务员辞了职，去了另一家店。

这个故事有一个让我不放心的地方：阿兰的改变，也可以被读成另一个版本的「以退为进」。她「退」，让大家成长，店里更好，她自己也更轻松，这不正是「成其私」吗？

我没有办法排除这种读法。我只能说，**区别可能只在一个地方：她是不是惦记着这个结果**。　　如果她每天站在门口，数着大家有没有长进，等着自己的

「成」，那她的「退」依然是一根线。如果她只是去做别的事，比如开始学做账、琢磨新菜单，偶尔回头一看，发现店里在转，那才是「副产品」。

这个区别，旁人看不出来，有时候连当事人自己也看不出来。《道德经》在这一章里用了一个问号，大概正是因为，这件事没法替别人回答。

带走的话

**天地不为自己而生，所以长久；这句话是观察，不是办法。一个人若为了「成其私」才放下，放下就是假的。**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五环里的哪一环？**统与柔的交界：自己这根线头，放不放。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不拿自己当线头；靠的是「不自生」，和一个没有答案的问号。但「故能成其私」同时允许权谋读法，我没有办法抹掉它。

◆

08

第 8 章

# 墙上那四个字，水自己同意吗

>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 夫唯不争，故无尤。

**版本提示**：这一章郭店本没有。帛书乙本作「上善如水，水善利万物而有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予善天……夫唯不争，故无尤」；甲本作「上善治水（这两个字整理者读法不一）……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居众之所恶……予善信……夫唯不静，故无尤」。「静」与「争」相通。也就是说，帛书两个本子在第二句都写的是「有争」（「有静」），不是「不争」；第七句的「与善仁」，乙本是「予善天」，甲本是「予善信」。（据整理本；这几处学界读法不一，下面细说。）

## ◆ 墙上的四个字

走进不少公司的会客室，墙上挂着一幅字：上善若水。落款是某位书法家，装裱得很好，旁边常常摆着一盆绿植。

这四个字，大概是《道德经》里最出名的四个字，比「道可道」还出名。企业家爱它，说做人做事要像水；老师爱它，写在黑板上方；有人把它做成了微信签名，有人把它纹在手臂上。

我们都知道水的好处：它柔软，能适应任何容器；它往低处流，不爱争高；它滋润万物，不求回报。这几年大家又爱说一个词叫「水的智慧」。

可是有一件事让我不踏实：**我从没见过有人问，水自己同意吗。**

水不会同意。因为水从来不是只会「柔」。水能冲垮堤坝，水能淹没一座城，水在冰点以下是石头一样硬，水滴会穿石。如果我们把墙上这四个字理解成「做个软和的老好人」，那水大概会笑。

所以这一章，我想读得慢一点。我们先看原文里有什么，再看原文里**没有**什么。

## ◆ 原文里的两个怪处

先说第一个怪处，出在第二句。

通行本是：「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善于滋养万物，而不争。这句话我们太熟了，熟到不会再看第二眼。

可是帛书的两个本子，乙本作「水善利万物而有争」，甲本作「水善利万物而有静」。「静」和「争」在古书里相通，所以甲乙两本其实写的是同一个意思：**水善利万物，而有争。**

注意是「有」争，不是「不」争。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差别，在同一个位置，意思整个反过来。更怪的是，帛书两个本子在这一章的结尾，又都写着「夫唯不争（不静），故无尤」。也就是说，同一章里，前面说水「有争」，后面说「夫唯不争」。

怎么办？学者们有各种办法。

一种办法认为是**抄错了**，「有」是「不」的误写，后面一个「不争」才是原样。这最省事，但也有点太省事：甲乙两个本子是分别抄的，同时抄错在同一个地方，概率不大。

另一种办法认为，**「有争」是原貌**，意思是：水善于滋养万物，同时也有「争」的一面，而它的「争」，和别人的「争」不一样：别人争高，水争下；别人争前，水争后。后面的「夫唯不争」，指的是它不跟人在同一个赛场上争。这样一读，前后可以勉强接上，可是「勉强」这两个字，我不敢省。

还有第三种，**后来的人把「有争」改成了「不争」**，因为他们觉得，水是柔的，怎么能「争」呢？这叫抹平。

三种我都不敢选。我只能把这件事如实摆出来：**我们今天墙上挂的「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在最早能看到的两个本子里，是反过来的。** 如果不是抄错，这就意味着，「不争」这个后来最出名的品德，有可能是一个后来人把一块疙瘩磨平之后的结果。

第二个怪处，出在第七个「善」。

通行本是「与善仁」。意思是：给予、交往，要像仁者那样。

帛书乙本是「予善天」，甲本是「予善信」。「予」是给，「天」是天，「信」是诚信。乙本的意思就成了：给予，要像天那样。甲本则是：给予，要诚信。

「仁」字，在三个本子里一个都没有对上。

这件事为什么要紧？因为我们刚刚读过第五章：「天地不仁。」如果一个本子的第八章里，把「仁」当作一个好品德来称赞，而另一个本子写的是「天」，那就是同一部书里，一边说天地不仁，一边说「与善仁」，打架了。

这又是一个我不敢下结论的地方。可能的情况有几种：一，「仁」字是后来的人改进去的，让这一章更合儒家的口味；二，「天」和「信」其实是抄错或者异写，「仁」是原样；三，「仁」在这里不是孔子的那种仁，只是泛泛的「亲

善」。我手里没有证据去选。我只想请您记住：**今天通行本里这个「仁」，在最早的两个帛书本子里并没有。**

## ◆ 七个善：读着读着，水不见了

好，现在回到通行本，看看那七个「善」。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这七句，后来的注家常把它们一一对到水的性质上：居善地，水往低处走，安于卑下；心善渊，水深而静；与善仁，水滋养万物不求回报；言善信，潮水涨落有时有信；政善治，水平，能把不平的地方抹平；事善能，水遇方则方，遇圆则圆；动善时，冰融春至，该走就走。

读起来挺美的。我自己读到的感觉，却不太一样。

**第一句之后，水就不见了。**「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这三句是真的在写水，后面的七个「善」，主语变成了人：住在哪里，心思怎样，和人怎么相处，说话怎样，治理怎样，做事怎样，行动怎样。尤其是「政善治」，这是一句谁都看得出来是讲治国的话，硬要对到水上，我读起来觉得勉强。

我不敢说这七句是后来插进去的，没有证据。我只是说，**读到这里，这一章从一个画面，变成了一份清单。**

清单有它的毛病。一份「做人的清单」，最容易变成**标准**：居要善地，心要善渊，言要善信……每个人都照着做，每个人都变成同一个样子。这就是前面几章一直在警惕的东西。一旦「上善若水」被写在会议室的墙上，旁边又有人解释「七善」，水就不再是一个画面了，它成了**一个人人都要达到的做人规范**。

水没有这样想过。

## ◆ 扎手的地方：几于道，夫唯无尤

我想在这一章里找出最硬的一处，是两个很小的词。

第一个：**「几于道」**。

「几」，是差不多、接近。水「几于道」，意思是：水差不多接近道。不是「水就是道」，更不是「水代表道」。

这个「几」字，我每次读都觉得老子很诚实。他举了水，是最好的一个，可是他立刻补了一句：差不多。也就是说，水够不上。水是最像的比喻，但不是那个东西本身。

所以墙上的四个字，如果读到「上善若水」就停，已经读漏了一半。完整的一句话是：水几乎接近道，但还差一点。

差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原文没有说。这是这一章留下的第一个空。

第二个：**「无尤」**。

最后一句：「夫唯不争，故无尤。」因为不争，所以没有过错，没有怨尤。

请您注意这个目标有多小。

我们读这一章，总觉得水的品德很高：利万物，居下处，如渊如天。可是最后得到的是什么？不是「得道」，不是「成功」，不是「被人尊敬」，**只是「无尤」**：没有被人怪罪，没有埋怨。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目标。低到读起来有点心酸：一个人这样努力地做到七个「善」，最后的奖赏，只是「不会出错」。

有的注家读成这是**谦退的好处**：因为不争，所以没有怨怼。我也同意这是一个字面意思。可是我总觉得，这个「无尤」里，有一点时代的疲倦，仿佛在说：在一个到处是争的世界里，能做到不被责怪，已经不错了。

这是我的读法，不是原文的话。可是它提醒我，**这一章的底色，可能不是「赞美水」，而是「一个想在乱世里不出事的人，对水的羡慕」**。

### ◆ 涌现：水有三层，写与被写是一回事

前面几章，「柔」说的多是土：一片还能被改写的地。到了水，「柔」得重新交代一遍，因为水不是只有一层。我把水分成三层来说，先用大白话，再看哪一层放得出书里的字母。

**第一层，水的样子。** 水没有自己的形，倒进碗是碗，倒进瓶是瓶，端在手里是一汪，落在地上是一摊。这是「随形」，是水**显出来**的样子。原文里对得上的，是第一句「上善若水」和那个「几于道」：水是最像道的显出来的样子，可是只是「几」，差不多。书里把「显出来的样子」叫显露（S）。字母 S 在这里的来历就是这两处：一个东西显出来的样子，再像，也不等于它自己。

**第二层，水走的路。** 水不是站着不动的，它往下走，汇成小溪，汇成江河，一路冲出沟来。这是水**一步步走出来**的路。原文里对得上的，是「处众人之所恶」（去别人不去的低处），和帛书的「有争/有静」（水是在「争」着往下的，还是静静地往下，我们读不准）。水沿着高低一格一格地走，书里把这样一格一格的次序叫差异序列（D）。D 的来历，就是「处众人之所恶」这一句。

**第三层，水待的地方。** 山谷、河床、水潭。这些是被水冲过的土，可是冲出来以后，反过来又决定水往哪儿流、流多快、积在哪里。这是水**待的地方**，是被水写过、又回头改写水的土。书里管这个叫 E。它的来历是「居善地，心善渊」（待在好的地方，心像深潭），再加上第六章已经出现过的山谷。

三层放在一起，有一点必须说清楚：**水既是写的，也是被写的，而且这是同一件事。** 水冲出河床，河床又改写水；水走的路，就是水待的地方被一点点写出来的过程。所以不必把水拆成「写的手」和「被写的土」两种柔：在水身上，

柔就是样子、路、地方三层绕在一起，写与被写没有分开过。我在汇报里曾提出过要不要分成两种柔，作者的裁定是不用，我接受。

再老实说两件事。

第一，这个三层的说法，**并没有解开前面那两处扎手的地方**。帛书里水是「有争」（有静），而不是「不争」，这件事并没有因为「路」这一层而变得清楚：我可以说「争着往下」正好是路的一层，但这是我替它圆的，也可能只是抄错。同样，「予善天/予善信」和「与善仁」，三层水也没有一层能解释「仁」字是怎么来、怎么没的。这两处，仍然是版本的疑问，不能被「三层」盖住。

第二，**「政善治」仍然对不上水**。居善地、心善渊、事善能、动善时，我勉强都能找到水的影子；到「政善治」，说的就是治国，我在三层里哪一层都放不进去。它提醒我：这一章后半截，很可能已经不是在写水。

做删除检验：把 S、D、E 和「显露」「差异序列」全部拿掉，这一章剩下什么？剩下：水有样子，有路，有待的地方，这三样互相改写，所以水既柔又能刻出山谷。这个论证不靠框架也站得住，字母只是帮我把三层分开说。

## ◆ 回落：墙上那四个字的下场

最后用这一章，回头看这部书自己身上一件解释不了的事。

这件事，就是我们开头说的：**为什么「上善若水」成了会议室的墙饰?**

一部批评「统一的标准」的书，它最出名的一句话，后来变成了「做人的标准」。每个人都应当像水。老板要求员工像水一样适应，父母要求孩子像水一样懂事，社会要求每个人像水一样不争。

水被写成了一个**样子**。

这正是《道德经》自己最警惕的事：用一个样子，去写整片土。第八章前半是水的画面，后半是七个「善」的清单，从画面到清单的那一步，已经包含了后来的命运。

这个回落我只敢说一半。另一半是：老子自己写了那七个「善」。如果清单是危险的，这个危险是他自己放进去的。**不是后来的人把一个自由的画面写成了清单，而是这部书本来就带着清单的倾向。**

至于「无尤」，我想补一句：一个人若是把「不出错」当作唯一的目标，他很容易去做**最安全的事**，而最安全的事，往往不是最有生气的事。

## ◆ 放回日子里

设想有这样一位老板，在会议室的墙上挂了一幅「上善若水」。他自己很喜欢这幅字，每次开会，都会指着它说：「做事要像水，要柔，要不争。」

员工们听着，都点头。久而久之，会议上没有人提反对意见。一个新来的年轻人有一次提了个不同的想法，老板笑着说：「年轻人，要像水。」年轻人不再说了。

这面墙上的水，慢慢成了一块堤：把所有的「不一样」挡在了会议室外面。

我讲这件小事，是想说：水的优点，不能被当作要求。当一个人要求别人「像水」的时候，他自己已经不是水了。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班主任，姓许，教初一。她班上有个女孩叫小橙，学习不错，脾气特别好，谁找她借作业、借笔记、借橡皮，她从不拒绝。

许老师很欣赏她。有一次班会上，她举了小橙的例子，说：「大家看，这就是'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小橙在座位上红着脸，低着头。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借师生交换日记的形状，写一个星期。

**周一。** 小橙在日记里写：「今天五个同学借我的数学作业，我都借了。他们说抄一下，马上还。」许老师批了一行字：「乐于助人，很好。」

**周二。** 小橙写：「今天我的作业被借走了，我晚上自己的作业写得很晚。」许老师批：「辛苦了，要注意休息。」

**周三。** 小橙写：「有个同学说，小橙你的作业最整齐，借你的最放心。我有点高兴，也有点说不出的东西。」许老师没有细看，批了一个「赞」。

**周四。** 数学小测，小橙从班里前五名掉到了十几名。她写：「我没有时间复习了。」这一次，许老师停住了笔。

她翻回前面几天的日记，一页一页看。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班会上夸的那个「水」，已经把小橙淹了。

水善利万物。小橙把自己的作业、时间、笔记，一样一样地「利」给了大家。可是水有一个我们常常忘记的特点：**水要有岸。** 河有河床，渠有渠壁，水有边，才是滋润；水没有边，就是洪水。

小橙缺的是一道岸。

第二天，许老师找小橙单独谈。她没有说「你不要借」，她知道这样说，小橙会难受，会觉得自己「不够好」。她问了一个问题：「你借给他们作业，是你自己愿意吗？」

小橙想了很久，说：「我不知道。」

「不知道」，是这天最诚实的一句话。许老师说：「那我们试试，下周起，你每天有半小时，是你自己的。这半小时里，不借，不教，不被人打扰。」

这个办法听起来很简单，但执行的时候并不简单。头几天，有同学说小橙变了，不像以前那么好说话。有一个男生在走廊里对她嘟囔：「怎么，现在装起来了？」小橙回家哭了一次。

许老师那几天，一直在想一件事：**她那一次班会的夸奖，是不是也是一根线？** 她夸「水」，夸得小橙不敢拒绝。她自己把一个孩子的好脾气，变成了一个孩子的责任。

后来，小橙还是借作业给同学，但有了条件：借可以，要问一句「你自己写了多少」。她开始会拒绝了，用很小的声音。

一个学期结束，她的成绩回到了前十。班会上，许老师没有再提「水」。

许老师还做了一件事，她后来觉得比「半小时」更要紧：她去问了那个在走廊嘟囔的男生。那个男生叫大伟，被她叫到办公室，一开始梗着脖子不说话，过了一会儿，低声说：「我不借她的，我数学作业就交不上。我家晚上没人管我。」

许老师坐在那儿，一时没说出话来。她这才看见，水的另一头，也有一块干裂的地。大伟不是坏孩子，他是一个没有人给他「利」的孩子，所以只好去找一个最不会拒绝的人。小橙不借，他就真的交不上。

她后来在班里办了一个「作业互助角」：每天放学后四十分钟，不是抄，是两个人对着一道题，一个讲，一个问；谁讲谁问，轮着来，大伟和小橙被排在了同一个小组，他讲语文，她讲数学。这个办法并不完美，有时候吵，有时候冷场，有一个星期，大伟干脆没来。但至少，那条水，有了河床。

我要老实说一件事：这个故事里，没有哪个人错了。许老师的赞美是真心的，同学们借作业也是真的需要，小橙的好脾气是她本来的样子。**错的只是，一个本来很好的品质，被当成了标准。** 水要有岸，这个意思，这一章没有写，是我读这一章读出来的。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老先生，姓吕，六十三岁，退休前是电工。他从小怕水，不敢下游泳池，一直到孙女四岁，要学游泳，他才在小区附近的游泳馆报了一个成人班，打算至少陪孙女下水。

我用八个星期，一周一行，来写他学游泳这件事。

**第一周。** 教练让他站在浅水区，扶着池壁，把脸放进水里，吐泡泡。吕师傅进水就抓池壁，指节发白。教练说：「您手松一点。」他说：「松不了。」

**第二周。** 他学会了把脸放进水里一两秒。出来的时候，大口喘气，像刚跑完三千米。

**第三周。** 教练让他试着仰躺，让水托着。吕师傅身体绷得像一块板，一躺，腿就沉下去。他越用力，沉得越快。

**第四周。** 教练说了一句他后来记了很久的话：「您跟水较劲，水一定赢。您要让它托着您。」吕师傅说：「怎么让它托着？」教练说：「您什么也别做。」

**第五周。** 他试着「什么也不做」。头往后仰，腰松下来，手臂放在水面上。他感觉自己慢慢浮了起来，大概只有五六秒，随后又慌，又沉。但那五六秒，是他六十多年里第一次，被水托着的感觉。

**第六周。** 他可以仰着漂十几秒。他说，那一刻他看着天花板上的灯，忽然觉得很安静，「像躺在一只大手上」。

**第七周。** 他开始学划手，学蹬腿。他发现，真正游起来的时候，也不是靠拼力气。力气大的人，反而游得慢，一节一节地打水花；会游的人，手伸出去，滑过去，像是水推着他走。

**第八周。**　他在浅水区陪孙女游了一个来回。上岸以后，他坐在池边，手在抖，不是怕，是累，累得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

我想借这个故事说一句：**「不争」，在水里是一个很具体的动作，就是不和水较劲。**　人在水里越用力，沉得越快，一松，反而浮起来。这有点像《道德经》说的「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只不过这次是在身体上发生的。

可是我不想把它写得太漂亮，因为水还有另一面：**水也会淹人。**　吕师傅的教练在第一堂课就说了一句话，他一直没忘：「会游，不代表可以一个人下水。永远有人在旁边。」

那句话，就是水的「另一半」。「上善若水」，是指水有它的好，但水自己不负责任何人的安全。一个人要学着「像水一样柔」，同时要知道，水不会因为你柔，就让你不沉。这个「几于道」的「几」字，在游泳池里变得很具体：差不多，但差在安全。

第九周，他有一次差点出事。教练去拿浮板，他在浅水区自己练仰漂，脚下一滑，一下子站不稳，呛了一口水。他慌了，手乱抓，越抓越沉，直到教练回来一把扶住他。他站稳以后咳了半天，脸色发白。教练没有批评他，说：「这就是水。您刚才不是不会，是慌了。」

孙女那天也在旁边的小池子里，她四岁，一点也不怕水，扑腾得很开心。吕师傅看着她，忽然有一种说不清的心情：孩子的不怕，和他的不怕，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孩子是不知道水会淹人，他是知道了，又愿意下去。

这使他想起《道德经》里「几于道」的那个「几」。差不多，但不是。他后来再也没有一个人下过水，每一次，他都先看一眼岸上有没有人。

还要提醒一句：吕师傅这样的年龄，下水之前先问过医生。游泳时如果有胸闷、头晕，或者以前有心脏、血压方面的情况，该看医生就看医生，不是靠「放松」能解决的。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仓库管理员，姓马，五十二岁，在一家做五金配件的工厂干了十九年。同事们叫他老马。

老马有一个原则，他自己从来没有说过，可是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他从来不出错**。　十九年里，他的账目没有对不上过，他经手的货没有丢过，他签的单没有被退回过。厂里每年的年终评比，他都是「无差错员工」。

他有一个秘诀：凡事都走流程，凡是流程上没写的，他一律不碰。收货，核对单据；单据上有，就收，没有，就拒；发货，按批文；批文上没有的，一律不发。

「夫唯不争，故无尤。」他活成了这句话。他不抢事，不争功，也不惹事，十九年没有被人怪罪过。

这个周四下午，他遇到了一件事。

仓库里新到了一批原材料，单据齐全，签收程序都没问题。可是他一拆包装，闻到了一点不对的味道，颜色也比往常的深一点。他想起来，三个月前，类似的情况出现过一次，后来整批货做出来的零件，有一部分发脆。

问题是，这批材料的质检环节，不是他负责的。仓库的职责是核对数量和单据，质量由质检科管。他如果把这个疑虑报上去，等于是越过自己的职责，说一句「我觉得不对」。万一是他多心，他就会被人嫌多事；万一材料没问题，质检科面子上不好看。他在这个厂十九年，从没做过这样的事。

他在仓库门口站了一会儿。

这个故事，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时刻。老马的「无尤」，是一个非常稳妥、非常漂亮的状态。但这个状态有一个代价：**它要求他永远只做被写下来的那部分**。水善利万物，老马的「利」，被他自己限制在了流程以内。

这里，我想起这一章第二句里的那个怪处：帛书里，水是「有争」的。如果水是「有争」的，那么水就有一种「不得不去」的时刻，它往低处，往缝隙里，往没有人去的地方，一路冲出一条路来。老马的仓库，平静了十九年，是一条被围得很好的渠。而今天，渠里的水，遇到了一个缺口。

他最后做的事，很小：他没有越过流程去质检科，他在单据的备注栏，写了一句话：「外观颜色偏深，有轻微气味，建议复检。」然后签字，放行。

这句话没有违反任何规定，也不在他的职责之内。它只是多了一句。

三天后，质检科复检，发现这批材料确实有问题，退回了供应商。厂长在例会上提了一句：「仓库的老马发现的，备注写得清楚。」老马没有被表扬，也没有被怪罪。他听到的时候，心里只是动了一下。

老马的办公室对面，坐着一个年轻的同事，姓周，二十八岁，是采购。小周的名声和老马正好相反：他爱「争」，爱提意见，爱越权，三年里被投诉过四次，被领导批评过六次，有两次差一点被辞退。可是厂里那一年压价省下来的一百多万，有一半是他想出来的办法。

两个人偶尔在食堂碰上，小周端着盘子坐在他对面，半开玩笑地说：「马叔，您这十九年，一点污点没有，我是污点专业户。」老马笑一笑，没接话。

有一次，小周低声问他：「您就不想做点什么吗？」老马想了想，说：「想过。」小周说：「那怎么没做？」老马用筷子拨着饭，说：「做了，就有人怪你。」

这段对话，我读了很多遍。**老马的「无尤」和小周的「有争」，不是谁对谁错。**　它们是水的两面，一个是渠里的静水，一个是冲出缺口的急水。静水不会淹到谁，可是一个厂如果只有静水，也不会有新的渠。急水会惹祸，可是没有急水，也刻不出山谷。我不敢说这个厂最好的比例是多少。

我知道这个结尾有点太顺了。事实上更常见的是：他写了备注，没有人看；或者有人看了，说他多事；或者材料没问题，他白担了一份心。**「无尤」是一个很安全的目标，而「利万物」需要冒一点险。** 这一章把两个都写了，没有告诉你该选哪个。

有一件事我想老实说：老马后来跟别人说，那天他写下那句备注的时候，手有点抖。十九年里，那是他第一次在单据上写了一句「不是流程要求」的话。他觉得自己好像「有争」了一回。

带走的话

**水几乎接近道，却不就是道。它柔，也能刻出山谷；它不争，也有一股劲儿。别把它挂在墙上，当作要求别人的标准。**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五环里的哪一环？**柔，也碰到了统：水是柔的，可「上善若水」一旦成了标准，就成了统。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像水一样顺着低处走；靠的是水的画面和「几于道」那个「几」字。但后半截七个「善」变成了清单，水不见了，这一章后面是我读得最不踏实的地方。

09

第 9 章

# 停在七分满

给客人倒茶，倒到七分满。

这是老辈人常挂在嘴上的规矩。道理很家常：倒满了，杯子烫手，端起来一晃就洒；喝茶的人连吹一口气的地方都没有。七分满，杯口上留着一圈空，手拿得稳，茶也有地方凉。

这一章说的，是一只杯子被倒满以后的事。只不过它说的杯子比茶杯大得多，里面装的是金子、玉、地位、功劳。

## ◆ 原文

>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 功遂身退，天之道。

（「揣而锐之」的「锐」字，王弼本原作「梲」（有的转录写作「棁」），他的注文解作「锐」，今天的印本多写成「锐」。）

这一章在郭店本和帛书里都有，三份材料对着看一眼：

- **郭店甲本**（释文通行的写法）：持而盈之，不不若已。湍而群之，不可长保也。金玉盈室，莫能守也。贵富骄，自遗咎也。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 **帛书乙本**：植而盈之，不若其已。锻而允之，不可长葆也。金玉盈室，莫之能守也。贵富而骄，自遗咎也。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 **通行本**：就是上面那一段。

先看两处小小的不同，都不要紧，但有点意思。

一是「金玉盈室」变成了「金玉满堂」，「贵富」变成了「富贵」。早的两份材料里，说的是「一间屋子」，通行本变成了「一座厅堂」；早的材料里「贵」在「富」前面，通行本里「富贵」已经成了一个顺口的词。也就是说，这一章在传抄的路上，被磨成了今天人人会说的成语。「盈」换成「满」，有人猜是为了避汉惠帝刘盈的讳，不过通行本第一句里照旧有一个「盈」字，这个猜法站不太稳，听一听就好。

二是郭店本「不不若已」，两个「不」字挨在一起。是抄写时多写了一个，还是另有读法，学者们的说法不一样，这里不替它定。我们只记一句：据整理者的编排，这一章排在郭店甲组竹简的最后，占三枚简。它是早早就在的。

## ◆ 一句一句，说成大白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双手捧着一个东西，还要往里加，加到满。「已」是停手。不如停手。「持而盈之」其实是当时一个现成的说法，叫「持满」，后面《荀子》里还会碰到它。王弼把「持」读成「保持德行」，读出来的意思有点拐弯，这里不跟。

**「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揣」是捶打。捶着捶着，把一个东西打成尖的。针越磨越尖，好用，也越容易断。尖的东西保不长。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今天「金玉满堂」是句吉利话，在这里是个坏消息：东西多到满屋，没有人守得住。请留意这个「守」字，一会儿还要回来。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骄，是心里的杯子也满了。「咎」是祸事，「自遗」是自己留给自己。祸不是别人送来的，是自己一点一点放在那里的。

**「功遂身退，天之道。」**　「遂」是做成了。事做成了，人退下来，这是「天之道」。王弼的注只有八个字：四时更运，功成则移。四季轮着来，夏天把事做完了，就把位子让给秋天。

### ◆ 扎手处之一：第二句，三份材料各写各的

这一章五句话里，别的句子在三份材料里几乎一样，一个字也不肯动。「盈之」「不可长保」「金玉盈室」「骄」「功遂身退」，两千多年没怎么变。

只有一句，每个版本都不一样：

- 郭店：**湍而群之**。「群」是聚拢，大致是「聚成一堆」。
- 帛书：**锻而允之**。前一个字是捶打一类的意思，「允」字对应后来的哪个字，读法不止一种。
- 通行本：**揣而锐之**。打成一个尖。

三个说法，毛病其实不是一个毛病。第一句「持而盈之」说的是**量**，加得太多。第二句如果读「锐」，说的是**形**，磨得太尖。如果读「群」，说的是**堆**，聚成一团。太多了，要减；太尖了，要磨钝；堆成一团了，要散开。药方各不相同。

能不能挑一个说「原文就是它」？挑不了。按出土的时间，郭店最早，写的是「群」；通行本的「锐」是后来的写法。但郭店也许只是抄了一个别的传本，它不一定就是「原来的样子」。这一句就让它悬着。

悬着有悬着的好处。三个说法放在一起看，有一件事是共同的：**一个东西被往同一个方向推到了头。**　加到满，磨到尖，堆成一团，都是。本书读《道德经》，常常盯着这件事。不过请记住，这是我们的看法，三个字自己并没有这样说。

还有一件事，要老老实说。这一章给出的理由是「不可长保」「莫之能守」，也就是说：你这样做，保不住。听上去是一句很实用的劝告，「保住你的东西，所以别太满」。说成这样，这一章就很容易滑成一条处世术，「做人要懂得适可而止，这样才不吃亏」。本书想说的是另一件事：留空，不是为了保住，是为了还写得进去。「保」和「留」，是两个字，两个方向。这一章的字面更靠近前一个。

### ◆ 扎手处之二：身退，退到哪里去

「功遂身退，天之道。」这是全章最漂亮的一句，也是最让人犯嘀咕的一句。

如果这是「天之道」，像四季一样自然，那为什么在真的故事里，退的人总要跑?

《史记》里有个现成的人。范蠡帮越王句践灭了吴国，回到越国，「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句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写了一封信辞行。句践说，我把国家分你一半；不然，就要杀你。范蠡说，君王下命令，臣子按自己的意思办。他收拾了轻便的珠宝，带着自己的人，坐船出了海，再没回来。

走了以后，他给还留在越国的同僚文种写了一封信：

> 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

文种读了信，称病不上朝。后来有人说他要作乱，越王赐他一把剑，说，你教我的伐吴七术，我只用了三个，还有四个在你那里，你替我到先王那里去试试吧。文种就自杀了。

《史记》这个故事是几百年以后的人写下的，带着讲故事的味道，我们不当它是《道德经》这一章的注脚。只是把它放在旁边，看一个真的「功遂身退」的人，是怎么退的。

第一，**他退，是因为那只有一把椅子的世界容不下两个人。** 句践那里只有一个位子，位子上的人「难与处安」。在这样的地方，「身退」不是四季轮换，是逃命。「天之道」是一句好话，可是它得有一个别的位子可去，才成立。

第二，**他退了，但没有停。** 《史记》里说他到了齐国，改名叫鸱夷子皮，在海边种地，「苦身戮力，父子治产」，没多久家产有了几十万。齐国人听说他贤，要请他做相。他叹了口气：

> 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

于是归还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只带着贵重的小东西，悄悄走了，到了陶这个地方，又改名叫陶朱公，做买卖，没多久又积下了「累巨万」。《货殖列传》总结他：

> 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

十九年里，三次赚到千金，两次散掉。

请注意这个节奏。他的「已」不是一次性的停手，而是**攒到满的时候就散，散了再从别处重新写起。** 他每次退，都换一个名字，换一块地，不是回到原来那个范蠡。越国的范蠡，不可能再回去了；鸱夷子皮，也只做了一阵。

这就是那句「身退」里藏着的东西：**退下来的人，是个改过的人，他退回去的那片地，也被他改过了。** 退，不是撤销，不能把一件事做过的痕迹抹掉。退，是腾出一块空地，给下一个人写，也给自己下一回写。

## ◆ 孔子也有一只杯子

说到「持满」，不能不提另一只杯子。

《荀子·宥坐》里讲，孔子到鲁桓公的庙里参观，看见一只倾斜的容器，问守庙的人，这是什么。守庙的人说，这是「宥坐之器」，放在座位右边，用来提醒自己。孔子说，我听说这种器：

> 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

空着就歪，装到合适就正，装满了就翻。孔子叫弟子打水来试，果然是这样。孔子叹了一口气：哎，哪有满了不翻的呢！

子路问：

> 敢问持满有道乎？

请问，捧着满满一杯，有办法不翻吗？孔子说：

> 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

聪明得很，就用「愚」守着；功劳盖天下，就用「让」守着；力气大得没人比，就用「怯」守着；富有四海，就用「谦」守着。这叫「舀出一点来」的办法。

两边的话，有一个字是同一个：**守**。　老子说「莫之能守」，守不住；孔子说「守之以愚」，怎么守。

差别就在这里。孔子给的是**守法**：杯子可以满，你怎么拿着它，不让它翻。老子这一章，口气是「不如其已」，**别去做那个捧着满杯的人**。　一个教你怎样在满里站稳，一个问你为什么非要到满。

两边谁影响了谁，不好说。郭店本里这一章已经在了，《荀子》这本书是后来成的，但光凭这一点，不能断定荀子这个故事就是从老子这里学去的，也可能两边都在引用当时流行的话。这里不替它们定先后，只留下这个对比。

## ◆ 涌现：盈，是土被写满了

说了这么多，来看看这一章和这本书的话头，是怎么搭上的。

本书把一块「还能被改写的土」叫作**特征纠缠系统**。这块土有三处：想法里的、环境里的、自己心里的（三界）；说法、道理、算账（信息）；底气、冲劲、攒下的位置（能量）。三处都还写得进去的时候，就是婴儿性。

「盈」，在这个意思上就是**写满了**。我们可以这样对着看：

- **金玉满堂**，是环境里的、攒下的东西写满了：位置、家当。写满了，就得有人「守」，守的人要吃饭、要提防，守本身把东西带来的好处吃掉一大块。
- **富贵而骄**，是自己心里的一处写满了：过去的功劳把心占满，新的消息、别人的话，就写不进去。「自遗其咎」，因为那是心里自己写下来的。
- **揣而锐之**，是说法越磨越尖，只剩下一条道理，一个算法。

这样对应，是本书的读法，原文并没有把它们分成三处。

再说「身退」。退下来，是**腾出一块空地**。这块地不是没用的地，是还没被写的地。范蠡「三致千金，再分散」，不是在做善事，是在这块地被写满之前，把它重新变成可写的。

不过，**请对这一段起疑。**　这一章对得太顺了：盈就是写满，退就是腾地，像是量好尺寸做出来的。把「土」「写满」「腾地」这些词全部删掉再读：东西

满了会出事，要留余地，功成要退。这是一句谁都会说的老话，《周易》里就有「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所以老实说，这一章用本书的话头，**多出来的只有一点**：一是「退」不是撤销，退回去的人和地都已经改了；二是「已」可以是一个来回的节奏，不是一次性的停手。别的，是老话本来就有的。

还有一件要留心的事：这一章是说给**手里有东西可盈的人**听的。「金玉满堂」「富贵而骄」「功遂」，不是写给没有东西可盈的人。把它读成「每个人一生的处世箴言」，其实是把它摊平了。

## ◆ 放回日子里

你的手机，有没有弹出过这样一行字：**存储空间已满**?

这一行字，是手机替你做的「已」。它不管你舍不舍得，一句话说清楚：再不删，新的拍不进来了。

设想有这样一位父亲，手机里存了三千多张照片，每次提示空间不够，他都点「以后再说」，把旧的留着。直到有一天，孩子在公园里第一次不扶着东西走了五步，他举起手机，屏幕弹出来：存储空间已满。他手忙脚乱地删，删了两张，孩子已经坐在地上了。

那五步，没有拍下来。

他后来把这事讲给人听，讲的时候笑着，但笑完停了一下。三千张照片，他一张也舍不得删，可有一张，他再也拍不到了。

这是「持而盈之」的一个很小的样子。**满，不是东西多，是新的写不进去了**。

老辈人其实早就把「已」安排进了日子里。腊月里有一件事叫「扫尘」，家家户户把屋子里里外外扫一遍，旧的、用不着的清出去，才好过年。年年如此，不用人提醒。这是一个把「停手」排进一年的办法：一年里总有一天，要把写满的地方空出来。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距离省里的少年乒乓球赛还有三天，曹教练站在球台边上，看着十二岁的浩浩练球。

浩浩有一板球打得漂亮：反手拧拉。球贴着台面飞出去，带着旋，同龄的孩子几乎没人接得住。去年冬天，曹教练发现了这一板，高兴得一晚上没睡好。从那天起，训练就围着这一板转：每天五百个反手拧，发球全部设计成「逼对手给他这一板」，战术板上画的路线，最后都落到同一个点上。

每天下午四点，曹教练手里攥着一个小小的计数器，浩浩每打一个反手拧，他按一下。五百下，一下不少。孩子们起初还围着看，觉得稀奇；一个月以后没人看了，球馆里只剩下「咔、咔、咔」的计数声，和球砸在台角上的闷响。浩浩的右臂越来越稳，稳得像一台机器。曹教练看着踏实，心想，这就是「功夫」。

家长群里有人转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专注，就是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底下一排拇指。

结果很好。浩浩在市赛上一路赢下来，拿了第二名。球台左边那个角落被他的球砸得发白，漆面磨出一小块亮斑。别的孩子路过，都会说一句：「那是浩浩的地方。」

可是曹教练近来心里有点发毛。

他先是发现，浩浩的正手越来越松，别的球都像是凑数的。后来是对手：别的队有人把浩浩的比赛录了像，翻来覆去地看，开始有人专门不给他那一板。上个月的友谊赛，浩浩被封了两局，他第一次在球台边骂了一句，把拍子摔了。

最让曹教练在意的，是另外一件事。训练结束以后，孩子们爱玩一种叫「打擂」的游戏：谁输了就下台换人，不记分，什么古怪的打法都可以试，左手打、背着手打、用拍子的背面打。浩浩以前是最闹腾的那个。这两个月，他不玩了。训练完，他一个人坐在台边擦拍子，擦得很久。曹教练从旁边走过去，说了一句「早点回家」，浩浩「嗯」了一声，头也没抬。

还有一个电话。浩浩的爸爸前天打来的，语气很客气：「曹教练，省赛就这几天了，那一板咱们再加点量吧？别的先放放。」

三天，曹教练要做决定。

一条路是继续：这三天每天再加三百个反手，把这一板打到更尖。赢的可能是有的，毕竟没有谁见过他这一板还能更快。另一条路是，这三天让浩浩什么都打，打擂、左手、乱打，只在最后一个下午练一练发球。

这一板是三年的功夫，也是让浩浩被人看见的东西。放下它，等于说它不再是最要紧的。

曹教练想了一整晚，想到的是自己年轻的时候。他也有过这样一板，也被人这样「磨」过。后来这一板确实成了名，也确实成了他的牢笼：打了十几年，对手都知道他会打什么，他自己却想不起来，除了这一板，他还会什么。

第二天，他把球篮提到浩浩面前：「今天不练拧。打擂。」

浩浩看着他，半天没动。曹教练又说了一遍。浩浩才慢慢拿起拍子，第一个球打得很僵，第二个球打飞了，第三个球他自己笑了。打到第二十个球，他突然用拍子的背面把球切了过去，球在对面台上拐了个怪弯。三个孩子同时叫起来。

第二天，浩浩自己提出来，想练左手。第三天下午，曹教练陪他练发球，练到一半，发现浩浩的发球里多了一个以前没有的小动作，手腕一抖，球落点变得很难判断。他没问是哪儿学来的，只在记分本上写了四个字：**别管它**。

省赛那天，浩浩第一轮赢了，第二轮输了。对手从头到尾没给他那一板，他打得很艰难，打到第三局，他用了一次背面切球，对手一愣，丢了一分。那一分过后，他回头看了曹教练一眼，眼睛是亮的。

输球以后他没摔拍子。收拾球包的时候，他说：「曹教练，下次我想试试把背面切球练练。」

曹教练没说话，点了点头。

浩浩的爸爸后来又来了一个电话，问：「那一板，是不是荒废了？」曹教练说：「没荒废，它还在。它只是不是全部了。」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孩子最近回家话多了。」

这是一个设想的故事，它不能证明「放手就会赢」，它没有这个意思。浩浩要是照第一条路练下去，也许省赛能多赢一轮，也许手腕在比赛前就先出了问题，也许那一板真的能在省赛上再打一次漂亮的，谁也说不准。它想说的是别的：同一件事，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把所有的劲都**收到**一个尖上，所有的训练被拽向一个线头，这一板成了所有人的焦点，包括对手；一种是让尖还**连着**身体的其他部分，打擂、左手、背面切球，这些看上去没用的东西，还连着他对球的整个感觉。

「揣而锐之，不可长保」，不是说尖不好。尖是好东西。是说一个人被磨成了只剩一个尖，尖一断，他就什么也没有了。

球台左边角落那块亮斑，后来一直留在那里，没有人去擦它。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老邱的房子装修了整整十四个月。

设想这样一位父亲，五十出头，在一家厂里做技术员，手巧，眼睛毒，装修的活儿他几乎全程盯着：墙面平不平，他拿一根长尺靠上去照光；门缝宽不宽，他拿一张名片往里塞；水管打压，他半夜起来看压力表。十四个月，一个缝一个缝地抠过来。

装完了，搬进去，一家人都高兴。可是从搬进去的第一个周末开始，老邱还是六点钟起床，在屋里转。

**第一个周末。** 他用指甲沿着踢脚线刮了一遍，找缝隙。妻子笑他：装修队都走了，你还验收呢。他也笑，说顺手。

**第二个周末。** 他发现一扇橱柜门，关上以后右边比左边多出一点点，大概一毫米。他拿出螺丝刀，花了一个下午调合页。调到最后，门是齐了，他自己却觉得比干活的时候还累，累得有点高兴，又有点停不下来。

**第三个周末。** 妻子说：「你把家当工地了。」他没吭声。那天夜里三点，他醒了，穿着拖鞋摸到厨房，看了一眼水表，看水表走没走。这个动作，他已经做了一个星期。厨房里黑着，水表上那个小小的转轮纹丝不动，他盯着看了一会儿，忽然发现，自己其实是在等它出一点错。

还有一件事，他自己没觉得，家里人却都看在眼里。女儿画了一张画，用胶带贴在新刷的墙上，贴了一天，被他悄悄揭了，说怕胶带留印子。女儿没说什么，把画折起来，塞进了书包。妻子后来讲，那几个星期她最怕的不是他挑毛病，是他挑完毛病、看见一点瑕疵的那一瞬间，脸上的表情，像是被人打了一下。

**第四个周末。**　他买了一个激光水平仪，在客厅墙上打了一圈红线。红线一亮，他心里安稳了一下，也就那么一下。

**第五个周末。**　妻子把工具箱搬到阳台最里面的柜子里，上了锁，钥匙放在自己的包里。老邱发了一场火，不大，摔了一下门。过了半天，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着那道红线，很久没说话。

他想不通的是：房子已经是他能做出来的最好的样子了，为什么心里这么不踏实。

那几周，他睡得不好，容易醒；肩膀发酸，整个人像一直处于「随时准备检查」的状态；脾气也有点短。有一次他对女儿说话急了，女儿说：「爸，你现在像一台一直在待机的机器。」

这几句话和这一章对得上。他的「功」早就**遂**了：房子装好了。可他的**身**没有退：他还是那个验收的人。「持而盈之」，他在一个已经满了的东西里，还要往里加完美；「揣而锐之」，他的眼睛被磨成了一对只找缺陷的针；「金玉满堂，莫之能守」，一个完美的房子，需要一个一直守着它的人，而守着的人，是他自己。

**第六个周末**，是妻子先开的口：「你留一个地方不修吧。」

老邱问：「什么意思？」

妻子指着走廊尽头的墙，那里有一条很细的发丝一样的裂纹，是涂料收缩留下的，几乎看不出来：「就这一条。你别动它，也别想它。」

老邱说：「那条缝，一补就好了。」

「我知道。」妻子说，「所以才让你留着。」

他愣了很久。后来，他拿铅笔在那条裂缝旁边的墙上，轻轻写了一个日期。那是他一个多月来第一次什么都没动手修。

又过了一周，工具箱从阳台回到了玄关柜里，不过有一个条件，是他们俩一起定的：**不请不修。**　家里人说「这个坏了」，他才拿出来；他自己看出来的毛病，先放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还觉得该修，再说。头两周他憋得难受，手里没活儿，不知道往哪儿放。有一个早晨，他破天荒地在阳台上坐着喝了一杯茶，什么也没干，喝完才发现茶已经凉了。

他的睡眠没有立刻好起来，也不是一条直线，又过了一个多月，才慢慢平稳些。要是这样的状态拖得很久，持续睡不好、心慌、没精神，那就该去看医生，不是靠一条裂缝能解决的。

再往后，有一天老邱路过走廊，发现铅笔写的日期旁边，多了一个小小的太阳，是女儿用同一支铅笔画上去的。他看了很久，没有擦。

这个故事想说的是：**「已」有时候不是不做，而是换一种做。**　哪一步是「统」？是他把整个家的好坏，收拢到一个标准上：没有缝。哪一步还「连着」？是那条留着的裂缝，还有「不请不修」这条规矩，它们让这个完美的家里，还留着一点没有被写完的地方，一个可以让日子进来的口子。别人叫他修，他才修，这时候他的手，是回应的手，不再是验收的手。

- **事业里的这一章**

宁老板的书店开了十五年，这一天，他要把它交出去。

设想这样一家店：街角，两间门面，二手书和新书混着卖，靠窗摆着一张旧沙发，下雨天总有人坐在上面看书不买。宁老板五十三岁，腰不好，也想去做一件一直想做的事：写点东西。他决定「退」：店交给干了八年的店员小米来管，自己不再每天来。

交接那天，他拿出一张纸，列了一张清单，一样一样交。

**钥匙。** 这个最简单，一串，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小米手里。

**收银机的密码。** 也简单。

**批发商的电话。** 这个有点沉。进什么书，是一间书店的魂；这一个电话号码，是他十五年来说了算的地方。他停了一下，写下，递过去。

**老顾客的名单。** 他犹豫了。名单是有的，一个本子，记着谁爱看什么、上回买了哪一本。他递过去，心里清楚，这个本子上没有的东西才是要紧的：那个每个月第一个周六来买一本诗集的老先生，那个总是翻了半天又放回去、最后只买一支笔的中学生。这些人是怎么「被留住」的，写不进名单里。

**柜台后面那把椅子。** 他没有写在清单上，但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样：从今以后，他不坐在那里了。

交完，两个人都没说话。小米问了一句：「老板，您以后还来吗？」宁老板说：「来，当顾客来。」小米笑了一下，没当真。

批发商老赵第二天打来电话，愣了一下：「还是老宁你订吧？」宁老板说：「以后找小米。」老赵说了声「噢」，那声「噢」拖得很长。

晚上，妻子问他：「你这回是真放得下？」他说：「放不下，也放下了。」

他走出店门，在街对面站了一会儿。

**第一天晚上**，十点多，小米打来电话，问一批绘本进不进。宁老板张了张嘴，那批绘本他从来没进过，他的第一个念头是「不要」。他说：「你定。」挂了电话，他在客厅里站了很久，那一夜没睡好。

**第一个月**，小米进了一批他从来不会进的书：考研的资料、绘本、一些青春小说。老顾客有人嘀咕：「书店怎么变味了？」宁老板路过的时候听到，心里一紧，手伸进口袋摸批发商的电话，摸到一半，缩了回来。

**第二个月**，那批他看不上的书，卖得比他想的好。有个妈妈带着孩子来买绘本，孩子在旧沙发上睡着了，妈妈顺手买了两本他以前进过的老书。

那位每个月第一个周六来买诗集的老先生，这个月也来了，在店里转了一圈，问小米：「宁老板呢？」小米说：「退了。」老先生「哦」了一声，照旧买了一本诗集，临走说：「书还是那几本书。」小米后来转述给宁老板，宁老板琢磨了两天，也没琢磨出来这是夸还是不夸。

**第三个月**，他去店里，不是去「管」，是像个顾客一样推门进去，站在书架前。他在新书那一排，看到一本他从来不会订的书，翻了几页，买了。收银的是小米，找钱的时候，两个人都不太自然。

他意识到一件事：**他回不去了。**　不是不能再去店里，是他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坐在柜台后面的宁老板，店也不再是以前的店。那家店，被他十五年写满了他自己的口味；现在，那面墙上有人开始写别的东西了。

这是不是「功遂身退，天之道」？有一点像，但不那么轻松。他退了，收入少了一大块，只能靠房租和一点点分红过日子。小米也不轻松，每个决定都要自己担。那些抱怨「变味」的老顾客，走了几个。

《史记》里的文种，没能退，丢了命。宁老板退，没有掉脑袋的危险，可有另一种成本：**退，要有地方退。**　他手里有一份房产，有一份说得通的分红，有一个他信得过的人。没有这些，「身退」就只是一句话。

半年以后，宁老板路过，看见旧沙发上多了一条毯子，格子的，不是他买的。他站在门口想了想，没有进去问是谁放的。

这家书店后来怎么样，没有人知道，因为这是一个设想。它想问的是：你手里那个「位置」，是只能一个人坐的椅子，还是可以让下一个人也坐上去的椅子？如果有一天你要退，你的店、你的班组、你的位子，有没有为「退」留出过地方？

交接清单的最后，他又添了一行字：

**我不再坐的那把椅子。留着，别搬走。**

**带 走 的 话**

**倒满的杯子，要翻。退下来的人，已经是个改过的人，退回去的地，也已经被改过了。**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统**（盈、锐，都是被推到头）和**柔**（腾出一块可写的空）。它教的是「别捧着满杯」，靠的是「保不住」这个理由，所以最容易滑成处世术。

◆



第　二　编

# 抓与摸：抓不住的东西，不是没有，是没有头

## 导　语

这一编九章，里面有两章是全书的承重墙：第 14 章讲「一」，第 16 章讲「回去」。

第 10 到 13 章先问了一串关于手的问题：看清了一切的人，能不能不拿清楚去拽人？空是主人，还是门口？宠和辱的带子，另一头攥在谁手里？第 14 章换了手势：抓不住，就顺着摸过去。第 15 章是七个「像」。第 16 章把同一句话的三份抄本并排放，一句教人回到根上的话，自己的根一份也回不去。第 17、18 章接着看，事成了百姓说「是我们自己来的」，牌子挂在缺的地方。

越是教人回到根，越露出根一直在被改写。

10

第 10 章

# 一张全是问号的卷子

先数问号。

这一章有六个。一章里六句话，一句也不是在告诉你该怎么办，全是在问：你能不能？

《道德经》里这样的章不多。多数章节是断语：「上善若水」「大道废，有仁义」，说完就走。这一章却像一张发下来的卷子，题目一道接一道，后面没有答案。

还要先坦白一件事：**这一章的第一句，我们读不懂。**

## ◆ 原文

>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
> 爱民治国，能无知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为乎？
>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郭店本没有这一章。下面是帛书乙本的写法，抄在这里，是因为它和通行本有几处不一样，后面要用：

> 戴营魄抱一，能毋离乎？专气至柔，能婴儿乎？脩除玄监，能毋有疵乎？爱民栝国，能毋以知乎？天门启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毋以知乎？生之畜之，生而弗有，长而弗宰也，是谓玄德。

对着看，有这几处差别：

- 「载」写成「戴」；
- 「涤除玄览」写成「脩除玄监」；
- 「天门开阖」写成「天门启阖」；
- 第四问「能无知乎」，写成「能毋以知乎」；
- 第六问，通行本是「能无为乎」，帛书里**和第四问一模一样**，也是「能毋以知乎」；
- 结尾「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帛书里**少了中间那句「为而弗恃」**。

（要说明一句：通行本里这两处「知」和「为」，在各个传本之间也不完全一样。王弼本的注文把第四问解成「能无以智乎」，和帛书的「毋以知」是一个意思。）

## ◆ 为什么说第一句读不懂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

四个字一个字地数：

**载。** 王弼说，载，就是处，住着的意思。《楚辞·远游》里有一句「载营魄而登霞兮」，这里的「载」是带着、乘着，带着「营魄」升到云霞上去。帛书写成「戴」，戴，也是顶着、带着。

**营魄。** 王弼说，是「人之常居处」，人住惯了的那个地方。不少注家把它读成「魂魄」。《左传》里子产说过：「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人刚生出来的时候先有魄，后来才有魂。

**抱一。** 两只手臂环着，抱着一个东西。这个「一」是什么，是道？是身和心合在一起？是书里别处说的「得一」「执一」？不知道。

**能无离乎。** 离，是分开。你能不能不分开？

所以这一句至少有三种读法：一，带着魂和魄，守着那个一，让魂魄不分家（身心合一）；二，守着自己常住的地方，抱着道，不离开；三，别的读法。我们没有办法在三个里面挑一个说「原文就是这个」。

读不懂就是读不懂。这一章，从第一句起，就是这样一张有几道题看不清题目的卷子。

## ◆ 六个问题，一个一个看

### 第二问：专气致柔，能婴儿乎？

「专」，是专一，专注。「气」，是呼吸，也是一个人身上那股劲儿。「致柔」，是使它变软。后面问：你能像婴儿一样吗？

请注意这个组合：**专，是一个收紧的动作；柔，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一个人专心起来，肩膀往往就耸起来了，手指就攥紧了。这一问问的就是：你能不能一边专，一边柔？

这里有个小小的版本差别。帛书乙本写「专气」，一些校勘本改作「抟气」，抟，是揉、是聚。后面会说到，《管子》里就有「抟气如神」。

「婴儿」是这本书的老朋友，第二十章、第二十八章、第五十五章都会遇到。第五十五章会说：「骨弱筋柔而握固。」婴儿的骨头软，筋也软，可是抓东西，抓得很牢。软，又抓得牢，是婴儿的本事。这里先记住一点：这一问是**问**，不是说「你就是婴儿」。

### 第三问：涤除玄览，能无疵乎？

「涤除」，是洗掉、扫除。「玄」，是深、暗。「览」，是看。帛书写成「玄监」，监，是古代的镜子（水盆里照）。所以帛书的意思更像：「把那面深色的镜子擦干净，能不能一点斑都没有？」

这一问读起来，有一点硌。前面两问，问的是「软不软」「连不连」，这一问问的是「干不干净」，**而且是用力洗出来的干净**。问「能无疵」，是在问有没有毛病，有没有污点。

同一部书的第十五章说：「孰能浊以静之徐清？」浑浊的水，你放着它，让它慢慢静下来，自己就清了，用不着去洗。第二十章还说「俗人昭昭，我独昏昏」。这个擦镜子的人，和那个愿意糊涂的人，不太像是同一个口气。

### 第四问：爱民治国，能无知乎？

这一问问的是「治国」。通行本是「爱民治国」（河上公本如此），王弼本有的版本写「爱国治民」，帛书乙本写「爱民栝国」，「栝」字怎么读，有学者读作「活」，各家不一。大意都是：爱护百姓，管理国家。

问题落在最后几个字上：**能不能「毋以知」？**　帛书写的是「毋以知」，意思是「不用知」。王弼的注文解得更具体：

> 任术以求成，运数以求匿者，智也。

靠手段求成功，靠算计藏着自己的人，叫智。能不能治国，不靠这个？

这里的「知」，要和第三章对着读。第三章说：「常使民无知无欲。」那里是**让百姓无知**；这里是**让治国的人不用知**。同一个「知」字，一个落在百姓身上，一个落在管事的人身上，是两头。这条线，等写到第三章、第六十五章的时候，是要再拉一拉的。

### 第五问：天门开阖，能为雌乎？

「天门」是什么？王弼说：「天下之所由从也」，天下人必经的门，指治理的关口，「开阖，治乱之际」。后世讲养生的人，则把它读成身体上的一处，鼻孔、头顶、某个穴位，各有各的说法。《楚辞·远游》里也有「天阁」「阊阖」，那是天上的大门。三种读法，三个天门。

「开阖」，是开，也是合。注意，这里是一道**会开会合的门**，不是一个永远敞着的洞。（帛书写成「启阖」，通说是因为汉景帝名刘启，避讳，「启」后来改成了「开」。和第一章的「恒」改「常」，是一个路数。）

「为雌」，王弼注：**「雌应而不倡，因而不为。」** 雌，是回应的一方，不是带头的一方。需要说明，这里的「雌」，说的是一种姿态——应着来，不抢先——并不是在说女人该怎样。后面第二十八章有「知其雄，守其雌」，第六十一章有「牝常以静胜牡」，都是这个意思。

**第六问：明白四达，能无知（为）乎?**

「明白」，是看得清；「四达」，是四面八方都通。一个人什么都看明白了，四面八方都想通了，**能不能不拿这份明白去干什么?**

这一问，和第一问放在一起很有意思。第一问是「抱一」，**抱，是用手臂环着，是摸出来的**，导论里写「一」那一横的手感。第六问是「明白四达」，**明白，是用眼睛看全了，是看出来的**，导论里那个「一个苹果」「一个框」的看法。

所以这一章放着两种「一」。一种抱着，一种看着。问的是：你看全了以后，能不能不把这份「看全」变成一只攥线头的手?

## ◆ 扎手处：第四问和第六问，是同一句话

前面说过，在帛书里，第四问和第六问是**一模一样**的：

> 爱民栝国，能毋以知乎?
> 天门启阖，能为雌乎?
> 明白四达，能毋以知乎?

中间夹着一道会开会合的门，两边各是一句「能毋以知乎」。

通行本把它们改成了不同的字，一个「无知」，一个「无为」。这是非常典型的整理：重复的句子，看着不顺眼，改成不一样的，每道题就有了自己的样子。

如果原来是重复的，那它就是一个**叠句**：治国、明白四达，这两件向外的大事，用同一句话收尾，中间夹着一扇会开会合的门。像是在说：外面的本事再大，走到门口，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这是不是有意的排法，不好说；但比起通行本，帛书的排法有一个更清楚的形状。

另一个扎手的地方，在结尾。

「生之畜之，生而弗有，长而弗宰也，是谓玄德。」这四句，前面六问全是「你能不能」，后面忽然没有人、没有问号了。是谁在「生之畜之」？没有说。

更有意思的是，这几句话在书里不止一次出现。第五十一章几乎一字不差地又来了一遍，那里有主语——「道生之，德畜之」，而且三句齐全：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帛书甲本的这一章是完整的）。第二章里也有「生而不有，为而不恃」。

帛书乙本的第十章，**少了「为而弗恃」**（甲本这一章残损，看不出来）。可能是第十章原来就是两句，后来的人从第五十一章补上了第三句；也可能是抄漏了。两种都不能排除。能说的只是：这一段话像是一块**到处可以安放的现成的话**，它出现在第十章，口气和前面六问对不上——前面是问「你」，这里是说「那个生养万物而不据为己有的」。

有一种读法，王弼的注就是这样读的：前面六问是「如果你能做到」，后面是「就是玄德」，是答案，也是奖赏。可是请想一想，一份只有问题的卷子，后面被人贴了一个标准答案，会怎样？

## ◆ 另一份有问号的卷子

这样一连串的「能……乎」，并不是《道德经》一家独有的口气。

《管子》里有一篇《内业》，讲的是怎么养心、养气。一般认为它是战国时候的文字，具体年代不好定死。里面有这样的话：

> 专于意，一于心，耳目端，知远之证。能专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问于人而自得之于己乎？

专不专？一不一？能不能不占卜就知道吉凶？能不能止？能不能已？能不能不问别人，自己得到？

也是一串「能……乎」，连「一」和「止」「已」也一起问了。《内业》里还有一句，值得抄下来：

> 执一之君子，执一而不失，能君万物。

「执一」，是**握着一**，握着，就「能君万物」，能做万物的君。

对比一下：《内业》是执一而**君**，《老子》第十章是抱一而**不离**。一个用手握，一个用臂抱，一个要做君主，一个只问「能不能不分开」。顺便一提，帛书乙本的第二十二章，写的恰恰是「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用了「执」，而通行本是「抱一为天下式」。同一个抄本里，第十章「抱」，第二十二章「执」。这是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差别，还说不清。一个字的异文常常是随手写的，先留着。

这一对照告诉我们：**「一串能……乎」可能是当时讲养气的人的一种惯用文体。** 也就是说，「这一章教的是问，不是答案」，有可能是文体的习惯，不一定是老子的独门办法。

## ◆ 涌现：问，是不会被打勾的

说到这里，可以说说这一章和这本书的话头，到底碰在了哪里。

书里一直在说：一个**说法**，如果被立成「大家必须做到的」，就从连着变成了统着。「要像婴儿一样柔软」，一旦说成命令，立刻就有了检查表：软了没有？到了几分？有人打勾，有人不及格。

**问句，是没法打勾的。**「能婴儿乎？」你可以每天问自己一遍，永远没有「已完成」。这是一个很朴素的办法：用问句，不用断语，免得「柔」变成又一个「常道」。这一章的形式，和它想说的话，是同一回事。

还有一点。这一章同时放着「抱一」和「明白四达」，前面说了，一个是摸出来的一，一个是看出来的一。第六问问的，其实是：**你看全了，能不能不拽？**看全，不等于要把线头攥在手里。

不过，请对这一段也留点余地。

第一，这一章里，**能和本书的话头贴上的，大约只有三问**：专气致柔、天门为雌、毋以知。第三问「涤除玄览，能无疵乎」，读着有点往「洗干净、不许有毛病」的方向去，反而像是书里批评的那种「统」。第一问「载营魄抱一」，根本没读懂。

第二，前面说了，「一串能……乎」可能是文体习惯。如果是，那「教问不教答案」，就不能说成是这一章独有的高明。

第三，郭店本没有这一章。这不能说明它是后来才长出来的，因为郭店本有可能只是个摘抄本。可是它和《内业》这样的「养气」文字靠得近，说明它至少是和一个讲养气的圈子很近的。这个圈子，和写「小国寡民」的那个圈子，是不是同一拨人，不知道。

## ◆ 放回日子里

月嫂教新手爸爸抱孩子，头一句话几乎都是：「**手别攥**。」

设想有这样一位新手爸爸，姓宋，孩子出生第三天，他从月嫂手里接过那个软得像一团面的小东西，两只手僵得像两块木板，胳膊绷成一条直线，大气不敢出。月嫂在旁边看了一眼，说：「你这样，孩子不舒服，他醒了。」

果然，孩子哼了一声，皱着脸哭起来。

月嫂过来调整他的手：「这只手托住头和脖子，这只手托住屁股。不是抓，是托。你手上不要使劲，手臂要像个小摇篮。要有一点让孩子能动的地方。太紧，他喘不过气；太松，他又没有安全感。」

宋爸爸试着松开一点，又怕掉，又收回来。月嫂说：「你别想着'不能掉'，想着'我在托着他'。」

调了十分钟，孩子在他臂弯里安静下来，睡着了。宋爸爸整个人还是紧的，肩膀酸得厉害。

这是「抱」和「攥」的差别。**抱，是把对方圈在你的臂弯里，留着让他动的地方。攥，是把他握在手里，不让他动。**第十四章里有一句「搏之不得」，伸手去抓，抓不到；抱，不是抓。

- **教育里的这一章**

晚上七点四十，朱女士坐在八岁的果果旁边，手里拿着一张英语单词表，开始给她听写。

英语是朱女士自己的强项，也是她心里的一块硬。她读书的时候，英语从来不是问题，所以她总觉得，孩子的英语也不该是问题；孩子一错，她心里就咯噔一下，像是看见了一个不该出现的东西。丈夫常年出差，管作业的事，几乎全落在她身上。

桌上还有没洗的碗，隔壁房间电视开着，声音压得很低。果果的铅笔是新削的，笔尖尖尖的，写起字来沙沙响。

「necessary。」

果果咬着笔头，开始写。朱女士手里的单词表上，答案就印在那里，她不需要看孩子的本子，只要稍微瞟一眼，就能看见每一个字母是怎么落下来的：n，e，c，c……

她的手指一下子攥紧了。第二个c多了。这个词，一个c，两个s，是最容易错的地方，她小时候也在这儿错过。她张开嘴，差一点就要说：「停，错了。」

她把话咽了回去。

这是第四问和第六问碰在一起的时候：**明白四达，能毋以知乎？**　她明白，什么都明白，答案、陷阱、孩子的每一笔，她看得一清二楚。问题是，这份「看得清」，要拿来做什么。

朱女士用了好几年的办法，是看见一笔，纠正一笔。孩子的每个字母，还没落稳，就被她的一声「哎」拉住了。这样听写下来，二十个词，错的很少，「哎」却有十几声。她曾以为这就是帮忙。有一次，果果写着写着，忽然把笔放下，说：「妈妈，你别看我。」朱女士才觉得有点不对。

还有一件事，她是后来才注意到的。果果每写一个词之前，会先偷偷抬头，看一眼妈妈的脸。不是看妈妈，是**读**妈妈的脸：眉头动没动，嘴角有没有往下撇。这孩子早就学会了，不用自己判断对不对，看妈妈的脸就行。

今天，朱女士决定让自己的脸不要说话。

「necessary。」果果写完了，抬头看她。她的脸像一杯白开水，什么也没有。果果愣了一下，低头又看了看自己写的字，没吭声。朱女士把单词表翻到下一个词。

二十个词听写完，用了二十分钟。朱女士心里数着，一共有五处错。她的手在桌子下面，一直握着自己的另一只手。

然后，她把本子推给果果：「你自己检查一遍。」

果果一个词一个词地对。对到第七个词，她停住了，用笔尖戳了戳，说：「这里怪怪的。」

「哪里怪？」

「不知道……」果果又看了看，把第二个c划掉了。「哦，两个c太多了。」

后来五处错，她自己找到了三处，另外两处，朱女士指给她看。两个词她又默了一遍，对了一个，错了一个。

这件事里，并不是「不管孩子」赢了。果果这一晚上还有两处没有自己发现，错的那个词，下次也许还会错。可是有一个小小的东西不一样了：那个「怪怪的」，是果果自己的。她自己感觉到「这里不对」，这是一个以前总被一声「哎」抢走的东西。

哪一步是「统」？是朱女士把她全部的「明白」，变成了一只随时伸出去的手，把孩子的每一笔都拽在自己的线头上。哪一步还「连着」？是果果对那个词的感觉，它没有被一声「哎」切断，所以它还能自己长出来。

朱女士后来想：我是要让孩子拼对「necessary」，还是要她拥有一双能看出「怪怪的」的眼睛？这两个目标，大部分时候并不冲突，可是在她张嘴要说「停，错了」的那一刻，它们冲突了。

那是第一个晚上。第二天晚上她又差点说了，说了一半，咬住舌头，把后半句咽下去。第三天好些。第四天，她发现自己的手，不再在桌子底下攥另一只手了。

第五天，果果开始试探她。她故意把一个词写错，写完了，抬头，盯着妈妈的脸，眼睛亮亮的，像在等一个反应。朱女士的脸还是那杯白开水。果果等了几秒，自己先憋不住笑了：「我故意的！」朱女士也笑了：「我知道你故意的。」

孩子是什么都知道的，她知道妈妈的脸，是一扇会说话的窗。现在这扇窗关上了一半。

一个星期以后，有一回听写，果果写到一半，自己「咦」了一声，把刚写的那个词擦了，重写。朱女士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脸转向窗外，看了一会儿楼下的路灯。

又过了几天，听写完，果果把本子推过来，说：「妈妈，你看看。」这是第一次，是她自己开口让妈妈看。朱女士这才接过本子，一个词一个词地看。她想，原来这就是「天门开阖」：门不是我推开的，是她开的，我只是在门口等着。

- **健康里的这一章**

小冯是银行柜员，二十九岁。一个星期里，她发现了一件事：自己的肩膀，一天里大部分时间是耸着的。

这个发现是周一中午来的。她对着手机前置镜头整理头发，忽然看见镜头里的自己，两个肩膀几乎要碰到耳朵。她把肩膀往下放，放下去一点，不到三分钟，又上来了。

晚上给妈妈打电话，她随口说了这事。妈妈在电话那头说：「你就是太紧张了，放松点。」小冯「嗯」了一声，挂了电话，肩膀又上去了一截。「放松点」这三个字，她从小听到大，从来没有哪一次，是听完以后真的放松了的。

想想也不奇怪。柜员的活儿，是一整天高度集中：钱数对不对，单子填没填错，系统里点哪一格，身份证照片和本人像不像。眼睛、耳朵、手，全都绷着。她管这个叫「上班的状态」，没想到，状态是写在肩膀上的。

**周一下午**，她给手机设了一个闹钟，每小时响一次，提示语是「放松肩膀」。下午三点，闹钟响了，她正在给一位老太太数钱，一声「叮」，手一抖，钱数错了，重数。老太太看了她一眼。

**周二**，闹钟响了七次，她放松了七次。每次放松，都要想：「我放松了没有？放松到什么程度？」晚上回家，她觉得肩膀比周一更酸。她上网看了一个视频，叫「三分钟让身体完全松弛」，照着做，做到第二分钟，已经在想「我是不是做得不对」。

**周三**，她把闹钟关了，有点沮丧。

**周四**中午，她坐在休息室的角落里，什么都没干，看着大厅里的老同事刘姐给人倒水。刘姐五十多岁了，在柜台上坐了二十年。她拎起水壶，肩膀是挂着的，整条手臂像是从肩上垂下来的一根绳子，壶的重量拉着手臂往下沉，肩膀也跟着沉下去。

小冯忍不住问：「刘姐，你肩膀不酸吗？」

刘姐笑了：「酸啊，酸了二十年了，换着花样酸。」又说：「不过拎东西的时候倒不酸。」

小冯看着她的背影，想到一件事：**自己的肩膀往上耸，是不是因为手上没有东西拎着？**手一空，劲就往上跑。

**周五**，她试了一件小事：下班回家，在楼下买了一袋米，五斤，拎上楼。拎的时候，手臂往下坠，肩膀也跟着往下沉，一直到家。放下米，她站在门口，觉得肩膀是软的，好像第一次知道肩膀可以是这个样子。

**周六**，她睡到自然醒，没有设闹钟。

**周日**，她拎着菜篮子去市场，路上一直没想「放松」这件事。在水果摊前，她看见一个小婴儿趴在妈妈背上睡着了，脑袋歪着，两只小手垂着，整个人软得

像一件挂着的衣服。她没有想「这就是放松」，只是多看了两眼。回家路上，她才忽然想起来，这一路自己的肩膀都在下面。

第二个星期的周一，她上班，十一点钟，肩膀又上来了。她没有去设闹钟，只是在心里「哦」了一声，发现了，然后去给下一位客户办业务。发现得比上一次早了一点，仅此而已。

这个故事里的事很小，但和这一章的第二问很近：**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小冯越是「专」心去放松，越放不松。她把「放松」当成一件要做对、要做到位的事，闹钟、视频、打勾，每一样都是一个收紧。真正让肩膀松下来的，是手里有一袋米的重量，是看着别人倒水，是睡到自然醒：**不是做到的，是撞上的。**婴儿也是这样，婴儿不会「努力放松」，他只是没有在努力。

哪一步是「统」？是她把「放松」变成一个要在每个整点完成的任务，拿一个闹钟当线头，把一整天的身体拴在上面。哪一步还「连着」？是肩膀和手里重量的关系，是刘姐倒水时整个身体的配合，这些没有名字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柔」。

当然，不能把一个故事当成方子。肩颈长时间酸痛，手指发麻，夜里痛醒，这些不是「放松」能解决的事，该看医生就看医生。这个故事只想说：当你被「要放松」这件事绑住的时候，也许可以先停下，不再追着它，看看别的东西。

- **事业里的这一章**

焦姐是一家服装代工小厂缝纫组的组长，带着十一个人。那一年旺季，她用过一个办法，用了三次。

这个办法是有来由的。前年冬天，有一单货，装车那天卡车在路上坏了，晚到一天，客户当场扣了钱，老板把全组扣了奖金。从那以后，焦姐心里就多了一根弦：**留余地。**货期要说早，早两天，万一有什么意外，还有地方缓。

**第一次。** 客户的订单，周六装车。焦姐在周一的早会上说：「货周四要出。」组里的人皱了一下眉头，但还是加了班，周三晚上赶完了。周四货其实没出，周五也没出，周六下午才装的车。多出来的那两天，是焦姐留的「余地」。

组里没有人知道。焦姐觉得这办法很好，没人吃亏，货还准时，大家也都按时赶完了。

可是「没人吃亏」，其实是焦姐一个人的算法。这个组的十一个人，都是计件拿钱的，赶货的那两天，要加班到晚上九点多。有人要接孩子，有人要照顾家里的老人。阿芬的外孙在幼儿园，每周三、周四她都要去接，为了这两个「周四交货」，她求她姐姐代接了两回。结果周四货没出，她白白欠了姐姐两个人情。这些，焦姐当时是看不见的。

**第二次。** 又一单，她又说早了两天。这回有人看了她一眼，没说话。周三晚上还是赶完了，周五货也没走。有一位叫阿芬的老工人，在更衣室里和别人小声说了一句什么，焦姐没听清。后来她知道了，阿芬说的是：「等等看，她的日子要打八折。」

**第三次。** 这一回，客户真的提前了一天，周五就要货。焦姐在早会上说：「货周三要出，是真的。」没有人动。组里的人互相看了看，有人笑了一下，是那种「又来了」的笑。周三晚上，下班的铃一响，大家照常收了工。周四赶，赶不完。周五下午，货没出，客户来了电话。

这件事，焦姐后来想了很久。

她用的那个办法，王弼的注里有一个词：**「任术以求成，运数以求匿」**。靠手段求成，靠算计藏着。她没有觉得那是「术」，她觉得那是「留余地」「会做事」。可是日子一久，手下的人学会了一件事：**组长说的日子，要自己打个折。** 这样一来，她再说真话，也没有人信了。

这就是第四问的一个小小的、很真实的样子：爱民治国，**能毋以知乎？**　有了「知」，就有了算计；有了算计，哪天你想说实话，实话也已经被你自己的算计毒过。

焦姐后来换了一个办法。很笨，也很慢。

她把客户的订单，复印了一份，贴在缝纫组墙上，旁边写着交货日期：周六。真的是周六。哪一天装车、哪一天备料、哪一天缝完，都写在上面，一个格子一个格子。有变化，她就拿一支红笔，在单子上改，旁边注上哪天改的。

有人问她：「组长，这个日子是真的吗？」她说：「就是这张单子上的日子。有变化我就在上面改，你们自己来看。」

头两个星期，大家半信半疑，每天走过那面墙，要多看一眼。过了一阵，有些东西开始变了：小梅看了单子，发现周四那天活儿松，下午来问焦姐：「组长，周四我能不能早走两个小时？」以前这种话，没人敢提，因为谁也不知道周四到底紧不紧。现在单子在那儿，大家自己能算。阿芬有一次指着其中一个日期问：「这个也是真的？」焦姐说：「真的。」阿芬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代价也是有的。没有了那两天的「余地」，有一回真的出了岔子，货差点没赶上。焦姐为此吃了客户一顿骂，也被老板问了一句：「你怎么不早点说？」她说：「我说的就是真的日子。」老板没再追问，可是脸色不好看。她那个月的奖金，也少了一截。

「天门开阖，能为雌乎？」这一道门，她没有再去「开」——主动推着大家往前冲；也没有「合」——把真话藏起来。她只是让那张单子挂在墙上，大家要看就看，**应着来，不抢先**。

三个月以后的一个周四，客户又提前了半天。焦姐在早会上说：「这张单子改了，周五中午前要。」没有人说话，那天下班的时候，大家没走。有人去拿了剪刀，有人去倒了水。阿芬走过那面墙，伸手摸了摸那张用红笔改过的单子。

这个故事不能证明「说真话总能赢」，它有不少代价：缓冲没有了，压力变大了，老板的话也不好听。它只是想问一件事：当你手里有一点「知」的时候，那一点「知」，是拿来拽人的，还是摆在墙上，让大家一起看的？

**带走的话**

**六个问题，没有一个能打勾。看清了一切的人，能不能不用这份清楚去拽别人。**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柔**（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和**一**（抱一）；也碰到一点「统」（涤除玄览，读着有点往洗干净去）。

它教的是问，靠的是一串没有答案的「能……乎」，而这种写法可能是当时讲养气的人通用的文体，不一定是它独有。

11

第 11 章

# 轮子中间那个洞

两千多年前，有一本讲手艺的书，叫《考工记》。一般认为它成书于战国，是齐国一带官家手工业的技术手册，后来汉朝人把它补进了《周礼》里。

书里一样一样讲：造车的，铸钟的，做陶的，制甲的。讲到做轮子的轮人，有这样几句：

> 轮人为轮。斩三材必以其时，三材既具，巧者和之。毂也者，以为利转也。辐也者，以为直指也。牙也者，以为固抱也。

做轮子，要三样木头：**毂**，是轮子正中间的那个粗木墩，中间有孔，车轴从里面穿过；**辐**，是从毂向外伸出去的一根根木条；**牙**，是最外面箍着的那一圈。三样东西，各有各的差事：毂是为了转得顺（利转），辐是为了直直地指出去（直指），牙是为了抱得牢（固抱）。

这几句话，东汉的郑玄给它作了注。解释「毂也者，以为利转也」的时候，他写了一句：

> 利转者，毂以无有为用也。

「无有为用」，听着很熟吧。他是想到了《老子》这一章。唐朝的贾公彦给郑玄的注再作疏，干脆把《老子》这几句整段抄了进去，还附了一句别人的解说：「毂中空虚，轮得行；舆中空虚，人居其上。」舆，是车上载人的车厢，它也是空的。

也就是说，一本讲手艺的书，一本讲道理的书，两千年来一直在互相引着读。手艺人面前的轮子，和哲学家面前的轮子，是同一个轮子。

## ◆ 原文

>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 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 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 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郭店本没有这一章。帛书乙本是这样写的：

> 卅辐同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也。然埴而为器，当其无有埴器之用也。户牖，当其无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有几处小小的差别：

- 「共一毂」写作「同一毂」；
- 「埏埴」写作「然埴」（校勘本读作「埏埴」），「器之用」写作「埴器之用」；
- 第三个例子里，没有「凿」字，只有「户牖」（乙本在这里可能有残损）；
- 帛书没有标点。「当其无有车之用也」，可以断成「当其无，有车之用」，也有人断成「当其无有，车之用」。差别不大，前一种更顺口。

## ◆ 三个例子，说一件事

**车。**　三十根辐条，凑到一个毂上。车子能用，靠的是毂中间那个空。《说文》解毂字，四个字：「辐所凑也」，辐条聚到这里来。《说文》里还有一个说法：有辐条的叫「轮」，没有辐条的叫「辁」（另一说「辁」是矮小的车轮）。

**器。**　「埏」是和泥，用水把土揉到可以捏；「埴」是黏土。土捏成罐子，罐子能装东西，靠的是里面那一个空。

**室。**　「户」是门，「牖」是窗。开了门窗，围出一间屋子，屋子能住人，靠的是里面那一个空。「凿」这个字有意思，是用凿子凿、挖。去过黄土高原的人，见过窑洞：整间屋子，是从土坡里一点一点挖出来的一个空。我们不知道老子想的是不是窑洞，不过这个画面，能帮人看清楚一件事：**空，是被挖出来、被围出来的，不是天生就有的。**

三个例子，连着说三遍「当其无，有……之用」，很像一个老师傅在作坊里，每指一样东西，就念一句同样的话。最后收一句：**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请留意最后这句话的两半。很多人只记住了后半句「无之以为用」，把整章读成「空比实更有用」。可是前半句「有之以为利」，一个字也没少：实的东西给的是「利」，空的地方给的是「用」。《考工记》里毂的差事，恰好就叫「利转」。「利」，是顺手、便当。「用」，是用得起来。两样东西，缺哪一样都不成。

### ◆ 最容易被读坏的一章

这一章是《道德经》里被引用得最多的章之一，也是最容易被读成一句口号的章之一。

口号是这样的：「杯子空了才能装水，所以要清空自己。」「放下，才有得到。」这些话本身不坏，可是它们把原文削掉了一半。

原文里有三个例子，每个例子里，都有一个不能少的「有」：辐，土，墙。没有三十根辐，毂中间那个孔什么用也没有，那只是一块带洞的木头；没有那圈

烧过的土，罐子里的空根本不存在；没有墙，没有门窗，屋里的空就是荒野。**空是被围出来的，不是被清出来的。**

没有哪个陶工会说：为了让罐子里更空，把罐子打碎吧。罐子碎了，空也就散了。

所以读这一章，请把两半都带上：**有，给你顺手；无，给你用得上。** 谁把其中一半当成全部，都读偏了。我们后面还会看到，连王弼这样的大学者，也在这里偏过一次。

另外还有一个小地方：第一个例子的结尾，是「有**车**之用」，不是「有**轮**之用」。毂上这个孔，造的是整辆车的用处。因为车轴要从孔里穿过，而车轴，是车身的东西，不是轮子的东西。**这个空，是轮子接待「不是轮子的东西」的地方。**

### ◆ 扎手处之一：王弼说，毂「统」三十辐

先说一件让人有点意外的事。

通行本的《老子》，用的是王弼的本子。王弼给这一章作的注，是这样写的：

> 毂所以能统三十辐者，无也，以其无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实统众也。

毂所以能**统**着三十根辐条，靠的是「无」。因为它是空的，所以能容纳东西，所以能用一个空，**统**着许多实。

整整一本书，我们都在说「统」是一只攥住线头的手。可是王弼在这里用了这个字，用得还很漂亮，很有道理。

因为这幅图，真的像一幅「统」的图。你看，三十根辐条，从四面八方，全部**直直地**指向正中间的那个毂。《考工记》说辐的差事是「直指」。《说文》说

毂是「辐所凑」。三十根线头，凑到一个点上。如果你只看辐条，这就是一幅最标准的「一个中心统着许多」的图。王弼读成「中间那个空，统着所有的实」，是读得通的。他是个主张「以无为本」的人，这正是他的想头。

可是请再读一遍老子的原话。

老子没有说「毂统辐」。老子说的是：**当其无，有车之用**。

两幅图，对着看：

**王弼的图：** 中间是空的，空的地方是中心，所有的辐都向它看齐，它统着众。**原文的图：** 中间是空的，空的地方是个**口子**，车轴从外面穿进来，轮子才成了车的一部分。

前一幅，空是**主人**。后一幅，空是**接待**。

哪一幅对？这里不替它定。王弼的读法是一种很有力的读法，后来两千年的人都在这样读。但本书更愿意把毂上的那个孔，看成一个门口：它不管辐条，它只是让一样不属于轮子的东西穿过去，让轮子和车身连起来。

### ◆ 扎手处之二：那个洞的大小，是谁定的

再说一件《考工记》里的事，它让「空」这个字没那么轻飘飘。

《考工记》是一本把「空」也量得清清楚楚的书。造毂，它要求：「叁分其毂长，二在外，一在内，以置其辐。」毂的长度分成三份，两份在外，一份在里，辐条插在那一份上。造陶器，它写：「陶人为甗，实二釜，厚半寸，唇寸。」这个甗，能装两釜，壁厚半寸，口沿一寸。能装多少，是定好的。

更厉害的是一个叫「栗氏」的工匠，他造的是「量」，也就是量粮食的标准容器：

> 量之以为釜，深尺，内方尺而圆其外，其实一釜。

深一尺，里面方一尺，外面圆的，装满，就是一釜。（这个字，维基文库的《考工记》原文写作「鬴」，同「釜」，这里照今字写；我没有逐本比对过版本。）后面还有一段铭文：

> 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

这个标准量器造好了，给四方的诸侯看，后代也照它来，「兹器维则」——这件器，就是准则。

请想一想这件事的分量：**一个「空」，可以被量出来，可以被定成标准，可以拿去让天下人都照着用。** 一釜，就是一釜。《考工记》讲做陶的规矩，还有一条：器物有毛病的（原文列了四种毛病），「不入市」，不许拿到市场上去。空，也要合格。

《老子》这一章，我们不知道它的作者是不是想到了这些。可是读它的时候，不能忘了：它说的「无之以为用」，是说在一个**空也有尺寸**的世界里。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那个「空」，谁说了算？**

荀子也说过陶器。《荀子·性恶》里讲：「故陶人埏埴而为器，然则器生于陶人之伪。」陶工把土揉成器，器是陶工做出来的（「伪」是人为）。他拿这个来比：礼义法度，也是圣人做出来的，像陶工做器。荀子盯着的，是**那块被捏出了形状的土**。

老子盯着的，是同一个罐子里，**没有被捏的那一块**。

同一只罐子，两个人看它。一个看形，一个看空。

## ◆ 涌现：外壳是定好的，里面是空着的

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会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东西。

毂上的孔，大小是定的，要配车轴。罐子的容量，是定的，一釜就是一釜。屋子的尺寸，也是定的。这些「有」，是可以量、可以复制、可以大批量做出来的，一个师傅做出来的毂，跟另一个师傅做出来的毂，可以互换。这是本书说的**从 1 到 N**：同一个样子，做很多个。

可是「用」呢？车轴穿过去的车，今天拉粮食，明天拉人；罐子今天装水，明天装米；屋子今天住人，明天办喜事。**外壳是定好的，里面装什么、做什么，是空着的。**

所以「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可以这样读：**定好的外壳，给了「利」，就是顺手、可复制、效率；留着的空，给了「用」，就是下一个还没发生的用法。**　书里说的「生有两种」，从 1 到 N 靠「有」，从 0 到 1 靠「无」。道家并不反对做标准件，反对的是只剩标准件。

再往深一步，用本书的话说：一块土保持「婴儿性」，是它三处（想法、环境、自己心里；说法、道理、算账；底气、冲劲、位置）都还留着口子，还接得住别的东西。毂上的孔，就是一个口子，一头接着辐条，一头接着车轴。它不是「洞」，洞只会漏；它是「门」，门是接东西用的，第六章的「玄牝之门」我们再细说。把这个孔堵上，哪怕堵得再漂亮，这个轮子也就只是一个轮子，装不到任何一辆车上。

你可能已经发现，这一段读起来太顺了。把本书的词全删掉再读一遍：东西有形，才有空；有空，才有用。两千年来人人都这么读，用不着本书。

所以老实说，这一章用本书的话头，**多出来的只有两点**：一是问了一句「那个空，大小谁定」，二是把王弼的「统」和原文的「接待」摆在了一起。别的，是这一章本来就清楚的。

还有几件读不确定的事，要说在前头。

第一，「三十」这个数。《考工记》里说「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是按一个月三十天定的，带着天象的寓意。出土的古车轮，辐条的根数并不一致，有的少些，有的多些。所以老子写「三十辐」，是随口举一个数，还是照着当时官家的规矩写的，不知道。

第二，第三个例子「户牖」那一句，空到底指什么，屋里的空，还是门窗那几个洞，原文没说清。

第三，郭店本没有这一章，这不能证明它晚出。

## ◆ 放回日子里

一把伞。

伞合起来的时候，是一根棍子，什么用也没有。撑开，十几根伞骨从中心向外伸出去，一张布绷在上面。下雨天，我们要的是什么？不是骨，不是布，是**伞底下那一块没有东西的地方**。人站进去，雨就落不到身上。

这块地方，是撑开才有的。你看不见它，摸不着它，可是三个人挤在一把伞下，每个人都清清楚楚地知道，它在，而且不够大。

伞骨是一根一根向外指的辐。可是谁也不会说，伞是靠中间那根柄「统」着伞底下的空。伞底下的空，是下雨天留给人的。

下雨天在公交站台，你会看见一件小事：有人撑着伞，另一个没带伞的人走过来，站到伞边上。撑伞的人往里让一让，两个人都不说话，肩膀各淋湿一半。这个空，是怎么分的，没有人定，伞骨不管，伞柄也不管，全靠两个人当场商量。伞底下的空是**活**的，你多让一寸，它就多一寸。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蓝老师教五年级，她们学校今年多了一节课：每周三下午第三节，「自由阅读课」，四十分钟，课表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学校的想法很好：孩子们每天被作业追着跑，给他们一个「空」，让他们自己读点想读的书。

蓝老师很喜欢这个想法。第一个星期三，她从图书馆抱来一箱子书，摆在教室后面的窗台边，对孩子们说：「这四十分钟，你们自己选书，自己读，我不管。」

教室里安静了一会儿，然后有人悄悄去箱子里挑书，有人翻出自己书包里藏着的故事书。一个叫小川的男孩，什么书也没拿，趴在桌子上，看着窗外。蓝老师走过去，他立刻坐直，像是被抓到了什么。她没说话，又走了回去。

第二个星期，孩子们开始问问题。「老师，漫画算书吗？」「老师，我可以读上周读过的那本吗？」「老师，可以不读，画画吗？」蓝老师一个一个回答：算，可以，今天先不画。她心里清楚，这些问题的背后，是孩子们在试探这个空有多大。

第三个星期，年级组长发来一张表。学校要检查「自由阅读课」的落实情况，需要有「可查的痕迹」。表有五栏：**书名，页数，一句话感想（不少于三十字），家长签字，教师评语。**

蓝老师拿着这张表，在办公室坐了很久。

她当然懂年级组长的难处。学校要对上面交代，课表上写了一节课，就得有证据。可是表一发下去，她很快就看见了变化：孩子们翻开书，先看一眼页码，数着读，读到够数就合上。感想栏里清一色写着「这本书告诉我们要勤劳勇

敢」。小川不再趴着看窗外了，他开始读一本最薄的书，三天读一本，页数、感想，样样都填，填得整整齐齐。

那个空，被填满了。不是被谁强迫的，是被一张表一点一点填的。

蓝老师去找了年级组长。她没有说「这张表不好」，她知道这样说没用。她说：

「课表上的四十分钟，我保证一分钟不少，也保证有记录。能不能记录少一点？」

「少到什么程度？」

「书名。只留书名。别的，孩子们愿意写的时候写。」

组长皱了皱眉：「这样检查不好交代。」

「检查的人要看的是这节课有没有真的上。书名在这儿，每个孩子每周一行，一学期下来，十几行，谁读了什么，清清楚楚。比三十字的感想管用。」

组长没有马上答应。过了几天，说：「那你先试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蓝老师发现，这四十分钟里发生的事，是一张表填不出来的。有个叫晓雨的女孩，连着三个星期，把同一本书翻来覆去地读，书名栏里写的都是同一个名字。蓝老师差点忍不住要说：「换一本吧。」她忍住了。第四个星期，晓雨拿着那本书来找她，说：「老师，这里有一页，上次我读不懂，今天读懂了。」有一次小川拿了一本很厚的书，看了半节课，放回去了，说：「不好看。」蓝老师问：「那你想看什么？」他想了半天，说：「我想看那种……讲怎么修东西的。」第二个星期，她从图书馆借了一本《家用电器维修入门》放在箱子里。小川把它翻得卷了边，还拉着另外两个男孩，在课上小声地讨论一个电路图。

学期中间，教导处来人查。检查的人翻了翻那张只有书名的单子，说：「怎么这么简单？」蓝老师没有解释，只说：「您要不要进去坐十分钟？」那人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看见一个男孩在读修收音机，一个女孩在读一本旧诗集，一个在窗边坐着发呆。十分钟后，他出来，在表上写了「已落实」三个字。

后来有个孩子举手问：「老师，我可以什么都不读，就坐着吗？」蓝老师说：「可以。」那孩子坐了四十分钟，看着树叶在窗外摇。下课铃响的时候，他说：「我想起一件事，想写下来。」

这件事里，「有」和「无」是分得清的：那四十分钟，是课表上白纸黑字的「有」，一分钟不能少，这是毂的「利」；里面装什么，是「无」，是下一个还没发生的用法。她保住的，是**壳可以定，里面不能也定**。

当然，这不是一次就完的事。下学期，新的表格又发下来了，多了一栏。蓝老师叹了口气，把表格放在桌上，拿出笔，又开始想怎么去说。守住一个空，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去守。

## • 健康里的这一章

岑女士辞职在家带孩子，已经三年。孩子三岁，每天中午一点半睡午觉，睡到三点。这九十分钟，是她一天里唯一的整块时间。

这九十分钟是怎么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她花了整整两年的功夫，一点一点搭起来的：中午十二点开饭，十二点半洗手，一点钟拉窗帘，放一首固定的轻音乐，讲一个固定的故事，故事讲到第三页，孩子眼皮就沉了。这一套顺序，少一样，孩子就睡不踏实。有一回她忘了拉窗帘，孩子翻来覆去折腾了一个钟头。

孩子一岁多的时候，哪有什么午睡。她抱着他在屋里转圈，转到胳膊发麻，放下，他立刻醒。一年多里，她试过摇篮曲、白噪音、拍背、喂奶，一样一样

试，一样一样失败，又一样一样留下能用的那一点。现在的这一套顺序，是她从无数个失败的中午里，一块一块捡出来的。

这些规矩，是辐条；午睡的这九十分钟，是毂中间的那个孔。没有辐，就没有这个孔。

她把这九十分钟当成一个宝贝。可是怎么用这个宝贝，她这三年一直没想明白。丈夫晚上回来，问过她一句：「你下午都干嘛了？」她张了张嘴，答不上来。不是没干，是什么也说不清。

**周一。** 孩子睡着了，她赶紧起来洗碗、擦桌子、收衣服。九十分钟里，她一刻不停。孩子醒来，她累得想躺下，可是孩子拉着她要出去玩。

**周二。** 她吸取教训，决定好好「休息」。躺在沙发上刷手机，一个视频接着一个视频，刷到孩子哼哼着醒了，她才发现已经三点，一点也不觉得休息过，反而心里空空的，还有点内疚。

**周三。** 她给自己做了一个计划：三十分钟英语，三十分钟运动，三十分钟整理房间。她把这九十分钟排得满满的，一点缝隙都不留。结果这个下午，她比不午睡的日子还累，因为每个三十分钟都要「完成」，而完成不了的那一点点，成了她下午的心事。

**周四。** 孩子没睡。她拉了窗帘，放了音乐，讲了故事，孩子睁着大眼睛，就是不睡。整个下午，她一分钟没得空，傍晚的时候，她站在厨房里，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慌：原来她的「空」，是挂在孩子那两只小眼睛上的。孩子不睡，空就没了。

**周五。** 她决定什么都不安排。孩子睡着以后，她在沙发上坐下，不拿手机，不开电视。头十分钟，是难受的。她脑子里不停地冒出来：「我应该干点什么」「这样太浪费了」。她就那么坐着，看着窗帘的边被风吹得一动一动。

过了一阵，她注意到阳台上的绿萝有一片叶子黄了；注意到楼下有人在喊孩子回家；注意到自己很久没有这样听过外面的声音了。九十分钟里，她后来睡着了二十分钟，醒来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这一个星期，她没有得出什么「正确用法」。后来的日子里，那九十分钟有时候她睡觉，有时候看书，有时候什么也没做，有时候还是洗碗。她没有再给它定一个固定的安排，只是有一条小小的规矩：**前十分钟，不碰手机**。

这件事和这一章的关系是：**空不是「什么都不做」，是「不事先定好做什么」**。　　周三那天，她其实并没有拥有一个空，她只是把一个更小的、更紧的「有」塞了进去。壳是辛苦搭起来的，不能说它不要紧；壳里面，要留着。

周末的时候，丈夫在家，孩子的午睡由他来哄。岑女士躺在另一间屋里，听着隔壁传来的低低的故事声。她发现，在别人搭好的壳里，空比自己搭的壳里，更容易进去。

丈夫后来又问过一次：「你下午都干嘛了？」她想了想，说：「有时候干嘛，有时候不干嘛。」丈夫愣了一下，没再问。

当然，一个人长期觉得提不起劲，或是总觉得空落落的、什么都没意思，那就不是排不排日程的事了，该找社区的心理咨询或者医生聊聊。

- **事业里的这一章**

魏哥开了一家婚庆工作室，十二个人：策划、布景、灯光、摄影、司仪。十年了，他从什么都干，到现在只管大事。

有一天，他在一本书上读到一句话，大意是说，最好的老板像车轮中间的毂，自己是空的，却让所有人围着转。他觉得很有道理。回到工作室，他在微信群里发了一条：

「从今天起，我不在群里发言，也不提意见了。大家自己商量，自己决定。我只看结果。」

然后他把自己的群消息设成了免打扰。

头三天，群里很安静。第四天，群里还是安静，但他手机上多了六条私聊。

策划小岑：魏哥，下周李家那场，我想把主色调改成香槟色，行吗？布景老詹：魏哥，那个拱门，你觉得用鲜花还是仿真花？灯光阿泽：魏哥，场地方说灯光只能晚上六点后调试，要不要跟他们争一下？

他一条一条地看，没有回。他想，我说了让你们自己决定。

第二周，私聊变成了十几条，而且内容变了：「魏哥，你是不是对我们上周的方案不满意？」「魏哥，你看了我发的那张图吗？」「魏哥，你怎么不回我？」

有一天，司仪小骆在群里发了一个主持词的草稿，没有人回应。魏哥看到了，随手点了一个「赞」。十分钟之内，群里多了七八条消息，全是「好」「同意」「就这样」。第二天，小骆的草稿成了定稿。

魏哥后来很久都在想这个「赞」。他没有说一个字，却像是下了一道命令。

他意识到一件事：**他想做空，可是十二个人，全朝着他。**　他的沉默，成了所有人猜测的对象；不回消息，是在表态；点一个赞，是在批准。他是一个非常显眼的「空」，是一个所有辐条都「直指」着的中心。这正是王弼那幅图：空的地方是主人，所有的实围着它转。

那个周五，他把小岑单独叫到办公室，问她：「你们为什么都要来问我？我不是说了你们定吗？」

小岑想了想，说：「魏哥，我们不是怕担责任。是不知道你的底线在哪儿。你说随便，可是万一我们选的颜色，正好是你最受不了的呢？你不说，我们只能猜。」

魏哥没有说话。过了很久，他说：「我明白了。」

第三周，他做的事，不是回到以前，而是换了一个思路。他在群里发了一条长消息：

「这几周大家辛苦了，是我没说清楚。有三样东西是**定死**的，不由你们商量：一，预算不能超；二，婚礼当天的时间点、安全和消防，必须按场地要求；三，客户答应的事，必须做到。除了这三样，**其他的全是你们的**：颜色、花、灯、流程，怎么好看怎么来。你们有分歧，在群里说，说完了，谁负责这一块，谁拍板。我不在这个路上。」

然后他加了一句：「有人再私聊我'行不行'，我会回两个字：群里。」

头一个星期，他回了二十几次「群里」。有人觉得委屈，有人在群里说话很客气，客气得像在跟客户说话。第二场婚礼，布景老詹和灯光阿泽在群里吵了一架，吵到第二天，魏哥看着，手指悬在屏幕上，几次想打字，最后没打。吵完，两个人把方案改了一轮，改得比他想的好。

也有代价。第三场婚礼，花的颜色和灯光出了一点冲突，场面不太和谐，客户的妈妈当面说了一句「这个颜色有点怪」。魏哥站在宴会厅的角落，心里很不舒服。他知道，以前他会提前一眼看出来。

晚上他想：定死的那三样，是壳；里面的事，是空。壳是我立的规矩，空，得是他们的。

这个故事想说的是：**当老板的，可以是毂，但毂不是中心，是接待。** 十二个人是辐条，客户的那一场婚礼，才是穿过这个孔的车轴。魏哥后来发现，当他不再是所有人「指」向的那个点，婚礼本身，才成了所有人「指」向的东西。

**带走的话**

**壳可以定，用法要空着。空不是主人，是门口：让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穿过去。**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柔**（空是还写得进去的地方）和**统**（王弼读成「毂统三十辐」）。

它教的是「有给利、无给用」，靠的是车、器、室三个手艺人的例子；读法上，它用本书的话头没有多添什么，只添了「空的大小谁定」这一问。

◆

12

第 12 章

# 肚子和眼睛，听谁的

赴过喜宴的人都知道一件怪事：一桌十几道菜，吃完了，回到家，肚子还是空的，要再煮一碗面。

桌上明明什么都有。龙虾、鱼、肉、汤，一道接一道地上，每一道都漂亮，每一道只动两三筷子。主人的脸要看，邻座的话要接，转盘要转，手机要拍。散了席，你回想，自己吃了什么？说不上来。

眼睛吃饱了，肚子没有。

这一章要说的，就是眼睛和肚子的事。这一章的文字很短，意思很直，几乎用不着解释。越是这样的章，越要小心，因为我们很容易以为自己读懂了。

## ◆ 原文

>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 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 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郭店本没有这一章。帛书乙本是这样的：

> 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田腊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仿，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残）。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而不为目，故去彼而取此。

「田腊」就是田猎，「仿」读作「妨」。对着看，有三处不一样：

- **通行本的「令人」，帛书是「使人」。** 意思一样，字不同。「使」是第三章、第八十章里圣人手里的那个动词，后面会再遇到。
- **五样东西的次序变了。** 通行本是：色、音、味、驰骋、难得。帛书是：色、驰骋田猎、难得之货、味、音。
- **帛书多了「之治也」三个字。** 通行本是「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帛书是「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而不为目」。

## ◆ 五样东西，一个一个说

**五色令人目盲。** 五色，是青、赤、黄、白、黑，古人也常用来泛指各种颜色。色彩太多太杂，眼睛看花了，反而看不清。

**五音令人耳聋。** 五音，是宫、商、角、徵、羽，泛指各种声音、音乐。声音太响太乱，耳朵也钝了。

**五味令人口爽。** 五味，是酸、苦、甘、辛、咸。「爽」今天是舒服、痛快的意思，在古文里却是**差失、败坏**。王弼的注说得明白：爽，差失也，失口之用，故谓之爽。舌头尝惯了重口味，就尝不出细微的味道了。

**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 骑着马飞奔着去打猎。追逐的快乐太强，心就像发了狂。

**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难得之货」，是稀罕的、不容易得到的东西。「行」是品行、行为，「妨」是妨害、受损。越是稀罕的东西，越让人为了得到它，把自己的行为带歪。

五样东西，毛病是一路排下来的：眼睛、耳朵、嘴巴，**这三样是身体的器官失灵了**；然后是心，发狂；最后是行，受损。从身体，到心，到做事。

## ◆ 先说一种最朴素的读法

这一章最直接的读法，用不着任何别的理论，大意是：

好看的、好听的、好吃的、好玩的、稀罕的东西，享受得太过，人就会被它们弄坏：眼睛看花，耳朵听钝，嘴巴吃糙，心野了，行为歪了。有道的人，所以只管肚子，不管眼睛：只要吃饱穿暖这种实在的东西，不追那些华而不实的。

这样读，全章是通的。「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去掉那一头，取这一头。

事实上，这是两千年来大多数人读这一章的办法，而且读得不坏。**它是一句对享乐过度的老实劝告**。

如果就停在这里，这一章简单得可以不写。可是它有几处，不让我们停。

## ◆ 扎手处之一：一张被整理过的清单

先看第三处不同：五样东西的次序。

通行本的次序很整齐：**色、音、味**，三样讲的是眼、耳、口三个器官；然后是**驰骋畋猎**，讲的是心；最后是**难得之货**，讲的是行。从身体到心到做事，一层一层，像一张工整的清单。

帛书的次序是乱的：色，然后是驰骋田猎（心），然后是难得之货（行），再回来是味，是音。眼睛之后，忽然跳到心和行，再回到嘴和耳朵。

哪个是原来的？不知道。可是这件小事，让我们看见一个很熟悉的动作：**整理**。　把乱的排整齐，把重复的改成不重复，把「使」改成「令」。通行本的这一章，比帛书更顺，更像一张「分类表」。

整理，是最温和的一种「统」。没有人要故意拽直它，只是看着不顺眼，顺手排了一下。传了几百年，就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这件事不大，可是后面要用。因为通行本把这一章排成了「五样东西」的整齐清单，我们很容易顺着它，也把这一章读成一个整齐的「五」。

## ◆ 扎手处之二：「五」是什么

「五色」「五音」「五味」，这个「五」，是一个数，还是一套东西?

如果只是「很多」的意思，那这一章就是前面那种朴素读法，享乐太多太过。如果「五」是一套**固定的分法**，青赤黄白黑，宫商角徵羽，酸苦甘辛咸，那么这一章批评的，就是另一个东西：不是享乐太多，而是**用一套固定的格子去看世界**。

古人对「五」的用法并不一致。我们来看看当时别的人，是怎么用这五样东西的。

**《孙子兵法》** 说：

> 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

声音不过五个，可是五个声音变出来的，听不完；颜色不过五种，变出来的，看不完；味道不过五种，变出来的，尝不完。这里的「五」，不是牢笼，是**一副牌**：只有五张，可是能打出无穷的花样。

**《左传》** 记着一位叫医和的医生，给晋侯看病时说：

> 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

天有六种气，生出五味，显出五色，响成五声，「淫」，就是过头了，就生出六种病。五味五色五声本来是天然的，**过头了才生病**。

**《论语》** 里孔子说：

> 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我讨厌紫色把红色比下去，讨厌郑国的乐曲把典雅的音乐搅乱。在孔子那里，色有**正色**（朱），有**间色**（紫）；音有**雅乐**，有**郑声**。颜色和声音，是要分高低、守规矩的。

**《庄子·天地》**又说：

> 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人丢失自己的本性，有五种办法：五色乱眼，五声乱耳，五臭熏鼻，五味浊口，再加上第五样——**趣舍滑心**。「趣舍」，是取和舍，是喜欢什么、不要什么、选哪个、弃哪个。庄子把这个「挑拣的心」，和五色五声放在一排，都说是「生之害」。而他接下来批评的，正是那些讲仁义的人：他说杨、墨这些人，也在「离跂」，也在自以为得。

把四位的说法排成一排：

- 孙子：五是一副牌，变化无穷。
- 医和：五是天然的，过头了才病。
- 孔子：五里面有正有间，要守规矩。
- 庄子：五色五声都伤人，连「挑拣」也算一样。

四个人，四种「五」。《老子》这一章里的「五」，更靠近谁？

靠近庄子，是一种可能。庄子读这一章的时候，把「五」的名单自己加长了，加到了「趣舍」。这说明，在当时一位很早的读者眼里，这一章讲的**不只是享乐**，还有那套「取什么、舍什么」的分别心。

靠近孙子，也是一种可能。孙子用「五」，正是在讲变化无穷，说「五色之变，不可胜观」，这和「令人目盲」，是反着来的：他说看不完，老子说看花了。

我们能不能在四个里面挑一个？**挑不了**。　这一章本身，没有说「五」是一套格子，还是一个泛数。所以，本书想说的那个读法，「这一章批评的是用一套固定的格子去看世界」，是**可能**，不是**已证**。

## ◆ 「为腹不为目」

这一章最后一句，是最有味道的一句：

> 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腹，是肚子；目，是眼睛。「为腹」，是为肚子（打算）；「不为目」，是不为眼睛（打算）。王弼的注，只有十四个字：

> 为腹者以物养己，为目者以物役己。

为肚子的人，是**用东西养自己**；为眼睛的人，是**被东西役使**。同一堆东西，放在肚子面前，是粮食；放在眼睛面前，是排场。你养着它，还是它拽着你。

这里有一条线，要拉一拉。帛书这一章写的是「圣人之治也，为腹而不为目」，**第三章**写的是：

> 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同一个句式，同一个「圣人之治也」，同一个「腹」。可是在第三章，是圣人让百姓的肚子实、志向弱，肚子在**别人**那里；在这一章，「为腹」是圣人自己为肚子打算，肚子在**自己**这里。同一个字，一个在百姓身上，一个在圣人身上。这一点，等写到第三章的时候，还要再看。

腹和目，还有一个不容易被注意到的差别：

**吃下去的东西，会变成你；看过的东西，不会。**

一碗饭下肚，变成血、变成力气、变成你身上的一部分，你从此和吃之前，不是同一个人。可是你看了十遍满汉全席，你还是原来的你。腹，是能把东西**写进身体**的地方。目，只能看，看了不改你。

把这一点放回导论里的话：我们说过，有一种「一」是**看出来的**，站在外面看见一个有边的整体；还有一种「一」是**摸出来的**，在里面，跟着笔尖走。「目」就是站在外面看的那个器官，「腹」是在里面消化的那个器官。

## ◆ 涌现：用得上，但不是非用不可

到这里，要老老实实说一句话。

这一章，**用本书的话头，没有多出多少东西**。把「土」「写入」「看出来的一」这些词都删掉再读：享乐太过会伤人，所以要为实在的东西打算，不要为表面的东西打算。这是一个朴素的读法，已经通了。

本书的读法，能多添的只有一点，而且是一点「可能」：

第一，「五」也许不只是「很多」，而是一套**分好的格子**，这是庄子那条线给的提示，孙子那条线反对它。

第二，「腹」和「目」的差别，可以读成「能不能把东西写进身体」。这一条，不是原文说的，是我们顺着导论里「看出来的一」和「摸出来的一」的区分，读出来的。读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个说法太漂亮，请多怀疑它一下。

还有一件事，不能不说：这一章里五样东西，不是个个都贴得上「格子」的读法。「驰骋畋猎」和「难得之货」，说的是追逐和占有，跟分类、格子，没有

明显关系。所以，即使「五」是格子，这一章也不是一章讲「格子」的章。它讲的东西，比我们的话头杂一些。

## ◆ 放回日子里

出门旅游，在景点前，你会看到这样的一幕：一群人举着手机，对着眼前的山、湖、古塔，一张接一张地拍。拍完了，低头看看屏幕，满意地点点头，转身去下一个点。

设想有这样一对夫妻，姓林，去了一个著名的古镇。走了一天，拍了三百多张照片。晚上回到旅馆，翻照片：桥，塔，灯笼，石板路，每一张都好看。可是丈夫忽然问：「那个卖桂花糕的老太太，是在哪条巷子里？」妻子想了半天：「好像是……拍完那座桥以后？」他们都想不起来，只记得糕很香，老太太的手上有一层面粉。

那一块糕，是他们唯一吃进肚子里的东西。三百多张照片，是眼睛的收获。

这不是说拍照不好。只是，**吃下去的那块糕，变成了他们的一部分；拍下的那座桥，还在手机里。**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季老师是一所幼儿园中班的班主任，下个周一，区里要来评估。

评估的内容很多，其中一项叫「环境创设」，简称「环创」。意思是看教室的墙面布置：主题墙、作品展示、区角的环境，是不是丰富、有童趣、有教育意义。园里发下来一张要点单，写着：主题墙不少于两面，作品展示要有「过程性」，区角不少于五个，色彩要「协调、丰富」。每一条都有道理，每一条加起来，是一个周末。

周五放学以后，季老师没有走。她留下来做环创。周六周日，她又来了。

设想这样的周日：下午三点，教室里没有孩子，季老师蹲在地上，用彩色卡纸剪了一百多片树叶，贴在墙上，做成一棵「知识树」。每一片叶子上，用金色笔写了一个词：勇敢、友爱、诚实、勤劳。窗边的区角，她用了三种颜色的布，搭成一个「小森林」。作品展示墙上，每个孩子的画都用了彩色的边框，边框的颜色按照「红橙黄绿青蓝紫」排好。

隔壁班的小章老师也在加班，两个人隔着走廊喊话：「你那个树，叶子是不是太密了？」「我这边的小动物还差两只！」晚上九点，两个人一起在楼下小店吃了一碗面，谁也没提这碗面是怎么吃出来的。

做完，她退后几步，看了一会儿，很满意。教室真漂亮，像一本画册。

她收拾东西的时候，忽然看到窗台上，有一盆很普通的豆子。那是上周孩子们种的，每个孩子一个小塑料杯，贴着自己的名字，放在窗台上。豆子发芽了，有的长了两片叶，有的歪着，还有一个叫小宇的男孩，他的杯子里什么也没长出来。

这几天，孩子们每天早上一进教室，第一件事，就是跑到窗台边，看自己的豆子长了没有。小宇每天问：「季老师，我的是不是死了？」季老师每次都说：「再等等。」昨天，小宇在豆子杯边站了很久，轻轻地用手指碰了碰泥土。

可是这盆豆子，没有放进环创里。因为它们**不好看**：塑料杯，歪歪扭扭的叶子，名字是孩子自己写的，歪得看不出是什么字。检查的人来了，看到这样一排杯子，会怎么想？季老师一把豆子端到储藏室里去了。

周一早上，孩子们一进教室，惊呆了。「哇！」他们站在那棵金色的知识树面前，仰着头。季老师很高兴。

然后，一个孩子问：「老师，我们的豆子呢？」

「在……储藏室。检查的人来了，我们先放一放。」

小宇的嘴巴扁了。

评估的人来了，一共三位，转了一圈，看了墙面，翻了资料，在表上画了钩。其中一位年轻些的蹲下来，问一个扎小辫的女孩：「你最喜欢墙上的什么呀？」

女孩抬头看了一圈，认真地说：「我的豆豆。」

「豆豆在哪儿呢？」

「它在小黑屋里睡觉。」

那位评估老师愣了一下，笑了笑，没有再问，低头在本子上记了一笔。季老师站在后面，脸上的肌肉有点僵。

季老师以为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还有一件事，她是当天晚上才想起来的。这个周末，她三岁的女儿在奶奶家，打电话问了两次：「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她两次都说：「快了，妈妈在忙。」忙的是那一百多片树叶。

过了中午，孩子们午睡，她一个人走进储藏室，看着那一排豆子。有两个杯子已经倒了，泥洒了一点。小宇的杯子里，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了一点点白色的芽尖，在储藏室的黑暗里，细得像一根线。

她蹲在那里，很久。

这就是这一章的「目」和「腹」。**环创，是给眼睛看的；豆子，是孩子的肚子里的。**　孩子不是在看那棵漂亮的树，是在看自己的豆子。树好看，但孩子的手没碰过它；豆子难看，可是每一个孩子的手指都碰过那里的泥。孩子的「消化」，发生在豆子上，不在树上。

后来季老师做了一件小事。评估结束的第二天，她把豆子搬回窗台，在知识树旁边，用最简单的办法给它们留了一块地方：一块白板，旁边写着「我们的豆豆日记」。孩子们每天画一笔，画长了几片叶，画得歪歪扭扭，没有边框，没有颜色顺序。

评估的反馈出来了，一共三页纸。关于她的班，有一句：「环境布置整洁美观，色彩丰富。」后面还有一句，她读了两遍：「幼儿作品展示以成品为主，过程性材料略少。」季老师把这张纸折起来，夹进了笔记本里。

下一次评估的人来，会不会说「这块板不够规范」？她不知道。那是下一次的事。她只知道，**教室的墙，既要给来看的人看，也要给住在里面的人用。**这两样，常常不是一回事。她能做的，是尽量不让前一样，把后一样挤出去。

## • 健康里的这一章

卢女士四十四岁，在一家医院后勤科做文员，丈夫开货车，孩子读初中。去年秋天开始，她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晚十点，打开手机，进入一个直播间。

起先只是消遣。孩子写作业，丈夫在外地，她一个人在客厅里，听主播喊话。后来发现，晚上十点到十二点，是直播间最热闹的时候：限时抢购、倒计时、「最后三分钟」「只剩五十件」。她开始跟着抢。

第一次抢到的，是一套锅，打了对折。她很高兴，抢完那个瞬间，心跳得厉害，像是赢了一场仗。

那个直播间是什么样的呢？屏幕上红的、黄的、亮得发白的灯，主播的声音又高又快，像是一直在跑。右边的弹幕一条接一条地滚，「拍了拍了」「已拍」「姐妹们冲」。下面一个红色的倒计时数字，从一百二十秒往下掉，掉到十秒的时候，主播的声音会突然压低，像是在说一个秘密：「只剩最后十件了。」

以后每天都是这样。「三、二、一，上链接！」她的手指悬在屏幕上，眼睛盯着倒计时，心扑通扑通地跳。抢到了，兴奋；没抢到，失落，又等下一件。有时候已经半夜十二点半，她还精神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转的都是刚才的画面。

三个月，她买了三十多件东西。有的拆开看了一眼就搁到柜子里，有的至今没拆封。快递盒子堆在阳台上，丈夫回来，问：「你买这么多干什么？」她说：「便宜。」丈夫说：「便宜的东西你也用不着啊。」她说不出话来。

读初中的女儿有一回在饭桌上说了一句话，她一直记着。女儿说：「妈，你每天晚上看手机的时候，笑得很奇怪。」她问：「怎么奇怪？」女儿想了想：「像是……一直在等什么。」

她身体上的变化，是自己慢慢发现的。第一，睡眠短了，早上起来眼睛干涩，一天都没精神。第二，脾气坏了，孩子问她一道题，她会莫名其妙地发火。第三，最奇怪的，是她发现自己吃饭没味道了，以前爱吃的菜，现在吃着像在嚼纸。她开始往菜里多放盐，多放辣椒，一道菜比一道菜重。孩子夹了一筷子，皱着眉头说：「妈，太咸了。」她自己尝，却觉得刚刚好。婆婆来住的那几天，什么也没说，只是每顿饭后悄悄给孩子倒一大杯水。

这几样，对着这一章看：**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　直播间里的东西颜色鲜亮、声音洪亮；追逐倒计时的那种劲儿，像古人骑着马追猎物；最后，「难得之货」，那些「限量」「只剩五十件」，把她的行为也带歪了：明明用不着，也要抢。

有一天晚上，十点钟，她照旧打开手机，忽然发现，电量只剩百分之五。充电器在另一个房间。她站起来，去拿，路过阳台，看见那一堆没拆的快递盒子，在月光下，一个叠着一个。她站在那里，没动。

那天晚上，她没有进直播间。她坐在阳台的小凳子上，拆了其中一个盒子，里面是一只电饭煲内胆，她家里已经有一个了。

她没有一下子戒掉。第二天晚上，她又进去了。但她开始在手机上做一件小事：进去之前，先在便签上写一句话，**「这东西，我吃得下吗？」**　意思是：它能进我的肚子吗，还是只进我的眼睛？她把「用得上」的东西，叫作「肚子里的」；把「看着便宜、想要」的，叫作「眼睛里的」。写完这句话，再点进去。

这个办法，有时管用，有时不管用。第二个月，她抢购的次数少了一半。她开始在晚上十点以后，做一件很久没做的事：泡脚。泡脚的时候，她什么也不想，看着热水冒气。

一个月以后，她发现自己吃饭又有味道了。有一天，她煮了一碗最普通的白粥，配一点咸菜，吃得很香，吃完才想起来，自己有半年没这样吃过饭了。

她不会说这是因为不抢购了。也许是睡好了，也许是别的原因。她只知道，**那碗粥，是进了肚子里的。**

当然，如果长期睡不着、心慌、情绪低落，或者发现自己停不下来、越花越多，这已经不是靠一张便签能解决的了，该找家人商量，该看医生就看医生。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老滕在菜市场里摆了十二年鱼摊。他的摊子在市场东头，不显眼，生意不好不坏，回头客不少。

去年夏天，市场里忽然兴起一阵风：吃「野生鱼」。有人在网上传，说野生的鱼比养殖的鲜，有营养。一时间，谁家的鱼说是「野生」，价钱能比养殖的贵一倍还多。

老滕的摊子上，卖的鱼大多是养殖的：鲫鱼、草鱼、鲢鱼，从批发市场进货，十块钱一斤。偶尔，他认识的一个老渔民，会给他送几条江里钓上来的野鲫，一天最多三五条。

**第一天。** 老滕在黑板上写了：「野生鲫鱼，今日限量三条，三十八元一斤。」十分钟，三条卖完了。后面来的人问：「还有吗？」他说：「没了，明天吧。」好几个人记住了他的摊子。

**第三天。** 野鲫又只有三条，卖完了，后面还有人排着。有个老顾客，姓周，来了三次都没买到，说：「老滕，你给我留一条吧。」老滕说：「行。」

**第一周的周日。** 周老头果然来了。可是老渔民这天没送货，一条野鲫也没有。周老头问：「我的那条呢？」老滕看了看后面排的两个人，又看了看养殖的鲫鱼，不知怎么，嘴巴动了一下：「在这儿，给你留的。」他从养殖的鱼里挑了一条最大的，装进袋子，收了三十八块一斤的钱。

周老头走了。老滕站在摊子后面，手有点抖。他想：就这一回。

可是事情是这样的：有了第一回，就有第二回。第二个星期，老渔民的货少了，他的「野生」也就多了一点；第三个星期，他在黑板上写「野生」两个字，已经不用想了，写得顺手。养殖的鲫鱼，有时挑大的一些，放在另一个盆里，价格牌上写：「野生，限量」。

老渔民来送货的时候，老滕提过一句：「最近大家都要野生的，你能不能多捞点？」老渔民笑了，一边卸鱼一边说：「江里的鱼，哪有天天有的？天冷了，水大了，一条都没有。」他把三条鱼放进盆里，水花溅出来。「你要是天天有，那还叫野的吗？」老滕没接话，心里却把这句话记下了，可是没往心里去。

**第三个月。** 隔壁摊子的老孟，卖了二十年水产，凑过来，笑着说：「老滕，你的野鲫，三个月卖了四五百斤。江里有这么多？」老滕没接话。

**第四个月。**　周老头的老伴煮了鱼汤，说了一句：「这鱼怎么有股泥腥味，跟上回的不一样？」周老头没吭声。可是第二个星期，他再没去老滕的摊子。

老滕后来说，他是从周老头不再来的那天，才发现自己的账不对。他赚了三个月的差价，每天多二三十块，可是他丢了一个十二年的老主顾，还有周老头在菜市场里的一句话。他在市场里的名声，是十二年一斤一斤称出来的，「野生」那两个字，把它啃去了一块。

这是「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的一个很小的版本。**稀罕的东西，本来不是坏东西，可是它一出现，就给人一个往歪处走的理由：**货少，人多，价钱高，总有个办法「补一补」。他的「行」，不是一下子歪的，是一天歪一点。

后来他换了一个办法。黑板上，一边写「野生，今天只有三条」，另一边写「养殖，新鲜」。三条野鲫，仍然是第一个来的人先买。没有了，就是没有了。他不再留，也不再「补」。有人问：「野的没有了，那个黑板上怎么还写着？」他说：「写着是让你知道，今天只有这么多。」

代价也是有的。生意没有以前好。有些客人，看他的黑板，说一句「哦，没有野生的」，转身去隔壁。老孟那边，「野生」两个字，一直挂着。

晚上算账，老滕的老伴把账本往桌上一放：「你知不知道，这个月比上个月少了两千多？」老滕说：「知道。」

「人家挂'野生'都卖得好好的，你写这么清楚，不是自己赶客人吗？」

老滕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他说：「周老头那天，我给他的那条鱼，他吃了没说，我心里一直知道。」他把账本翻开，指着那一页，「我就想，我写在黑板上的字，得是我自己敢看的字。」

老伴没再说话，把账本合上，去厨房热了一碗汤。

可是他睡得踏实了。他的摊子还是在市场东头，不显眼，但每天早上，仍有几个老主顾，拎着菜篮子，不问价钱，直接说：「老滕，称两条。」

他想，「为腹不为目」，对一个卖鱼的来说，大约就是：东西，要让买的人回家吃进肚子里，满意；不要只让人在摊子前面看着，觉得稀罕。

**带走的话**

**吃下去的会变成你，看过的不会。别让眼睛替肚子做主。**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统**的一个很温和的样子（整理），和一点**复**（回到吃下去、写进身体的东西）。但它是全书里最不需要本书话头的一章。

它教的是「为腹不为目」，靠的是五样毛病的排比；「五」是一副牌，还是一套格子，读不定。

◆

13

第 13 章

# 系在下巴上的带子

有一个成语，您一定用过，或者被人劝过：宠辱不惊。

意思是得了夸奖不得意，挨了批评不灰心，心里稳稳的，像块石头。这是个好词。谁不想做一块石头呢?

可是请看《道德经》第十三章的头一句：

> 宠辱若惊。

不是「不惊」，是「若惊」。差一个字，方向整个反了。老子没有劝人别惊。他说的是：宠也好，辱也好，人都像被什么扯了一下。他先看见的是这个「扯」，怎么办，是后话。成语把这句话翻了个面，把一句观察改成了一条要求。这个翻面，后面还要回来说。

先交一个底。这一章，是全书里最没把握的几章之一。前半章讲人心被惊动，后半章讲到「天下」，讲谁可以被托付，口气已经是在替当政的人挑人，两半接得并不顺。本书的主线，一和统，在这一章里只有半条边碰得着。碰不着的地方，照实写碰不着。

## ◆ 原文

>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
> 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 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 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各本个别字略有出入，下面碰到帛书、郭店本不同的地方，会一处一处说。

## ◆ 先把话读白

这一章是自问自答，一共问了两个问题。

先说那个「惊」字。它的本义，据《说文》，是马受惊：字里头就有一个「马」。一匹马正安安稳稳走着，忽然被什么吓了一下，四蹄一乱。老子用这个字，说的是人在宠辱面前那一下子乱，不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反应，是身子先动。

第一问：什么叫「宠辱若惊」？

「宠」，是上面的人对下面的人的偏爱：领导当众点你的名，老板给你加个头衔，长辈夸一句「这孩子行」。「辱」是反过来，被当众拿下来。老子的回答是：宠为下。得到它，心里一跳；失去它，心里一跳。两头都跳。

「宠为下」这三个字最难。古人读着就别扭：宠不是好事吗，怎么成了「下」？有的传本干脆改成「宠为上，辱为下」，顺了。可帛书、郭店本都写「宠为下」，没有改。比较站得住的读法是：接宠的人，站的是受赏的位置，赏是上面给的，所以接宠的人在下面。宠和辱说到底是同一个高低里的两个动作，一个赏，一个罚，手都在上面。

第二问：什么叫「贵大患若身」？

这句话本身就有两种读法。一种是：把大患看得像看自己的身子一样重。另一种是：大患就像身子，生下来就带着。老子的回答对两种读法都说得通：我之所以有大患，是因为我有这个身；等到我没有这个身，我还有什么可患的？

「无身」不能读成「去死」。有的注家读成「忘身」，意思是忘掉自己，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要被排名、被赏罚的对象。这个读法是读白这一章的关键，下面还要说。

最后一段讲到「天下」：把身看得比天下更要紧的人，天下可以交给他；或者，把天下当成自己的身来爱的人，天下可以托给他。这一段先放一放，到后面单独说。

### ◆ 扎手处一：这一章在竹简上的邻居

郭店楚简里有这一章，在乙组。可是翻开简上的次序，您会发现它的邻居跟今天不一样。

今天的通行本，第十三章前面是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后面是第十四章「视之不见」。郭店本不是这样排的。它的乙组里，这一章紧接在今天第二十章的前半段后面。按整理者的释文，那几句是这样连着抄下来的：

> 绝学无忧。唯与呵，相去几何？美与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宠辱若缨。贵大患若身。

先看「唯与呵」。「唯」是恭恭敬敬答一声「是」，「呵」是呵斥的声音。一声毕恭毕敬的「唯」，和一声劈头盖脸的「呵」，隔得有多远？下面一句「美与恶，相去何若」，是同一个问法。再往下，「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别人怕的东西，你也不能不怕。紧接着，抄的就是「人宠辱若缨」，开头还多了一个「人」字。

这里要老实说一句：简上到底有没有分章的记号，记号在哪里，本书没有查到可靠的说明，不能断定这几句在简上是连着读的还是分开读的。能说的只有一点：抄写的人，把它们抄在了一起。通行本把第十三章和第二十章拆在很远的两处，各自成章；在这批竹简上，它们是挨着的邻居。

邻居的口气是一致的：一声「唯」、一声「呵」，一个「美」、一个「恶」，一个「宠」、一个「辱」，全是被人放在高低之间打量的事。这就让第十三章的头一句有了出处：它讲的不是泛泛的「得失心」，是人被一声一声分高低的时候，身上那种发紧。

### ◆ 扎手处二：是「惊」，还是「缨」

再看那个「惊」字。

郭店简上，这个字写的是「缨」。「缨」，是系帽子的带子，从头顶绕下来，在下巴底下打个结。整理者把它读成「惊」，通行本、帛书也都是「惊」。有学者主张不必改读，就按本字读成「缨」：宠辱若缨，宠和辱，像一条系在下巴上的带子。

这是个很形象的读法，本书也喜欢，所以要格外小心。帛书已经是「惊」字了，只有郭店本写「缨」；而整理者读作「惊」，有通行本和帛书两头作证，并不是没有道理。喜欢，不等于对。不过哪怕只当一个画面来用，也值得停一停：带子不是自己长的，是别人递过来、让你系上的；带子有两头，一头在你下巴底下，另一头在谁手里？

读《左传》的人会想起子路。孔悝之乱里，子路被人打断了帽缨，他说「君子死，冠不免」，停下来把帽带结好，然后死了（《左传》哀公十五年）。同样是一条缨，在子路那里，是他自己一结一结系上去的体面；在这一章里，如果真

读成「缨」，它就成了别人手里牵着的东西。这两件事没有证据能连在一起，只是读到「缨」字时，难免想起来。想起来，不当证据。

### ◆ 扎手处三：那个成语，把话翻了个面

现在回到开头。

「宠辱不惊」这个成语是后来的，用得很广。宋人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写过「宠辱偕忘」，意思相近。成语把老子这句「若惊」改成了「不惊」，变成一条对人心的要求：你应该稳，你不该动。

这就是要提防的地方。老子的话是诊断：人在宠辱的高低里，会被扯动。成语的话是指令：你不许被扯动。一个诊断，没有说你有什么错；一个指令，立刻给你多了一把尺子，要拿来量你自己：我今天惊了没有？我够不够稳？

您想一想，这把新尺子，不就又是一条带子吗？原来系着你的，是别人的赏罚；现在多了一条，系着你的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评分，而且这一条勒得更紧，因为打分的人就在你里头，躲都躲不开。把「若惊」读成「不惊」，是把一句看见变成了一句要求。

### ◆ 扎手处四：最后三句，接不上前面

最后一段，讲「天下」，和前面差得很远。

先看几个本子怎么写。通行本是整整齐齐的一对：

> 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帛书乙本写成：

> 故贵为身于为天下，若可以托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如可以寄天下矣。

注意第一句。帛书甲、乙两本都是「贵为身于为天下」，不是「贵以身为天下」。这是个比较句，意思是：把「为身」看得比「为天下」更贵重。一个人把自己的身看得比治天下更要紧，这样的人，天下可以托给他。

再看第二句。帛书乙本是「如可以寄天下矣」；帛书甲本写成「女何以寄天下」，口气是反问：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把天下寄给他呢？郭店简这一句也有残缺，能读出来的字，像是「若何以……天下矣」，简上那个关键的字不好认，有的学者读成「寄」，也有的读成「去」。这几种写本在这里并不一致：有的像是一问，有的像是一答。

所以这一对句子，可能原来并不整齐：上句是肯定，下句是反问；上句说「贵身胜过为天下的人，可托」，下句说「爱以身为天下的人，怎么可托」。到了通行本，两句被磨成了一对形状几乎相同的话，「若可寄，若可托」，读起来对仗工整，意思反而糊了。

这是一个小小的、可是具体的例子：一对原本不太一样的话，被后来的手抹成了一对整齐的话。

这一层本书不敢多说。原因有二。其一，各本残缺，证据不够。其二，「贵身胜过为天下」，听起来像战国时另一路人讲的「为我」。孟子批评杨朱，说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有人把这一章的「贵身」读成同一路，也有人坚决不同意。本书不替这一章做主。

## ◆ 涌现：能抓住的，和抓不住的

现在把能抓住的说出来，再说抓不住的。

能抓住的，是「宠辱」那把尺子。宠和辱是同一把尺子的两头：上头是赏，底下是罚，人被挂在这把尺子上，从上到下排好。尺子的另一头不在人自己手

里。所以，宠来了，人一紧：怕掉下去。辱来了，人一紧：怕沉下去。惊，是线头被人拉了一下，人身上的反应。

这和全书讲的统，很像。统是一只手攥住线头往一个方向拽。这里，攥线头的手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种大家都认的高低标准。有了这样一把标准，不用谁亲自来拽，每个人也会自己往上够、往下躲，替那把尺子把自己拉直了。

「身」在这一章里，是这把尺子最终落下去的地方。尺子再虚，总要有一个被量的东西，那就是「我」，是这具会紧张、会心跳、会睡不着的身子。所以老子说，我之所以有大患，是因为我有身。「及吾无身」，如果读成「忘身」，意思大概是：当我不再只是那个被排在尺子上的人，那条线对我就松了。这是本书的读法，不是原文白纸黑字写出来的，它的凭据，只有「惊」这一个字和「宠为下」这三个字。

说了能抓住的，现在说抓不住的，有三处。

第一，这一章里没有「一」。整章不曾提一个「一」字，也没有提到「连着」。本书的主线，一和统，这里只碰到了统的一边，没碰到一的那一边。

第二，后半章的「天下」，是治天下的人的口气，托付、寄放，是在讲怎么挑人主。从前半章的人心，转到后半章的政事，原文没有搭桥，本书也搭不上，不想硬搭。

第三，那个「缨」字对本书太合适了：带子，勒着，别人手里。越合适，越要提防。它只在一份竹简上出现，整理者另有读法。把这个字拿掉，这一章的前半仍然站得住，只是少了一个画面。这是个好迹象。但如果有人说「所以老子在郭店本里就已经批评统了」，那就说过了头。

再补一个小的对照。第一章说「名可名，非常名」，说的是别把一个叫法立成人人都得照着走的那一条。宠和辱，恰恰是一对被立成了「常名」的叫法：什么算宠，什么算辱，全看上面的人怎么叫。这一章里，老子并没有说宠是假的、

辱是假的，他只是把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问了一句：你被它们扯着的时候，扯你的是什么？

还有最后一条提醒。这一章太容易被拿去当处世术：读完了，学着做一个「不惊」的人。本书不这样读。上面已经说过，「不惊」是又一条带子。老子这一章写的是人在高低里的样子，而不是人应该有的样子。

### ◆ 放回日子里

设想有这样一位秦奶奶，七十四岁，被孙女拉进了一个家族群，三十几个人，过年的时候抢红包。

红包抢完，群里会亮出一个「手气最佳」和一个「手气最差」。第一年，奶奶抢到了最佳，一块三毛二，群里一片「奶奶好运」。她拿着手机，嘴上说「哎呀，瞎抢的」，心里热了一下，那天饭多吃了半碗。

第二年大年初一，她抢到了最差，三分钱。群里一排笑脸，有人发「奶奶今年要注意啊」。她当时也笑了，可是坐到沙发上，不知怎么，有点说不出的不痛快。这个不痛快，跟三分钱有什么关系呢？

后来她跟孙女说起这件事，孙女笑得直不起腰。奶奶也跟着笑，笑完了说：你说怪不怪，我这么大年纪，一块三毛和三分钱，一样让我心里咯噔一下。咯噔的，不是钱。

她说对了。红包是个小东西，可它也是一把小尺子：最佳在上，最差在下，三十几个人排好。被它挂住的，不是钱，是被亲人的目光看着、排着的那一下。「若惊」，原来可以这么小，这么家常。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宁老师，教六年级，当班主任。

学校有一面「流动红旗」。每周五下午，值周老师宣布这一周哪个班卫生、纪律、两操、课间秩序综合得分最高，下一周红旗就挂到那个班的门口，挂一周，再换。旗不值钱，一块红布，一根细木杆，杆头有点晃。可是年级组的老师没有不看它的。有一回校长在教师会上说起红旗班的班主任，用了四个字：带班有方。

宁老师的班，开学头三周，门口一直空着。第四周的周一，旗挂上来了。

**周一。**　孩子们进教室，每个人都往门框上多看了一眼，进来以后坐得比平时直。宁老师站在讲台边看着这一幕，心里很高兴，高兴得有一点心虚。她忽然想起，自己早上进校门，第一眼也是往三楼这边望的。

**周二。**　课间，走廊里有人互相提醒：「小点声，值周生来了。」值周生是五年级的孩子，胳膊上一块红袖章，手里一块夹板，经过哪个班，就在表上画一笔。六年级的孩子们像是一夜之间学会了贴着墙走路。宁老师在办公室窗边看着，没说话。她知道，这样的走廊，正是她要的。

**周三。**　她在教室后面收作业，发现窗台上的拖把摆得整整齐齐，拖把头统一朝外，布条一缕一缕理顺了。谁教的？没有人教。孩子们自己发现了：值周生的夹板上，有一栏叫「清洁工具摆放」。

中午在办公室，几位老师围着饭盒闲聊，话题绕来绕去，绕到了那面旗。隔壁班的班主任笑着说：「宁老师这周可风光了。」她也笑着答：「哪里，碰巧。」说完才发觉，自己答得太快，快得像是预先准备好的。她又想起刚工作那几年，在教室后墙上贴过一张「星星榜」，谁表现好贴一颗，贴了一学期，有个男孩子因为连着三周没有星星，再也不肯举手发言。那张榜，是她自己的红旗。

**周四。**　下午，她在窗边看见了那件事。一个叫小雨的女孩子，走到走廊尽头，左右看了看，把手里一团揉皱的纸塞进了隔壁班门口的垃圾桶。那团纸是她前桌掉在地上的，要是被值周生瞧见，会在她们班那一栏扣一分。

宁老师没有喊。她站着，胸口翻上来三样东西，一样接一样。先是怒：这孩子在作弊。接着是羞：她知道小雨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旗挂在她们班。最后是一种近乎想笑的清醒：这面旗，是她自己想要的。

放学以后，她把小雨留下来。她没有批评，只问：「你把纸扔到隔壁班，是怕我们班扣分，还是怕我不高兴？」小雨低着头，鞋尖蹭着地砖缝，过了好一会儿，说：「怕你不高兴。」

宁老师后来跟同事讲起这句话，说她记了很久。孩子并不在乎那面旗，孩子在乎的是她看旗的样子。她的「宠」是那面旗；她的「若惊」，被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看得清清楚楚，并且原样学了去。

**周五。** 下午宣布，下周的红旗，挂到五班去。宁老师在走廊里看见校长和五班的班主任站着说话，笑得很开心，她心里又咯噔了一下。她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这一下咯噔，跟小雨那一下，是同一种。

这一周里，哪一步是统，哪一步还连着？

先说一句：这里的统和连着，只是借来看事，不是拿来给这位老师判卷。

统，不在红旗，也没有谁下过命令。只是有一把尺子，量的是综合得分，值周生拿着，班主任看着，孩子们在尺子底下，一周之内，几十种本来各不相同的课间，各不相同的角落，都开始往同一个样子上靠。拖把头朝外是靠，小雨的那团纸也是靠，靠得过了头。这一周教室没有变坏，反而更干净了，可是孩子们的眼睛都在往门外看。

值周生也是孩子。那个戴红袖章的五年级男孩，去年还在宁老师隔壁班，如今拿着夹板，神气得很，走过六年级的门口，目光会在窗台上停半秒。他不是坏，他是被一块夹板托到了「上面」，也在上面学着一个上面的人该有的眼神。一把尺子，把量的人和被量的人，都往同一个方向捏。

连着的，是小雨那句话。她说「怕你不高兴」，说明在她心里，老师和她之间，那根线是通的，只是被旗绕了一道弯。宁老师能听见这句话，说明她也没有被尺子完全拉直。

换一种做法会怎样？她当时要是批评小雨，说「你怎么能作弊」，小雨学到的会是下一次别被看见。她要是在全班面前宣布「红旗不重要」，孩子们会看出她在说假话，她们见过她进校门时的眼神。她都没有做。

下一个周一的晨会上，她说了一句话：「这周门口没有旗了。咱们教室里，哪个角落你自己看着最舒服，告诉我。」有的孩子说窗台上那盆吊兰，有的说后墙上他们自己画的地图。小雨什么也没说，下午放学，她主动去把窗台擦了一遍。

这不是个圆满的故事。第六周，旗又回到了别的班，宁老师还是会咯噔。她没有变成「宠辱不惊」的人，只是在咯噔之后，多了一个动作：看一眼教室里的孩子，看他们此刻在做什么。带子仍然系在她下巴上，她只是知道了，带子的另一头在哪儿；也知道，有一些线，是可以接到孩子这头来的。

后来有一回，小雨交作业，本子最后一页空白处，用铅笔画了一面小小的红旗，旗上写着「今天没有」。宁老师看了，笑出了声，把它夹进了自己的教案本里。

##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邢先生，五十二岁，在物流公司做仓库调度。去年单位体检，他的血压比参考值略高一点，医生让他回去观察，过些日子复查。他去药店买了一台家用血压计，白色的盒子，臂上绑一条袖带，一按开关，机器吱吱地充气，然后「嘟」的一声，屏幕上跳出三个数。

头一周，他每天早晚各量一次，用一个小本子记。数字时好时坏，没什么规律。有天早上是128，他心里松了口气，吃早饭的时候还哼了半句歌。第二天是146，他的手心一下子全是汗，放下杯子，又量了一次，152。再量一次，158。越量越高，越高越想量。老婆从厨房出来，看他对着袖带发愣，问怎么了，他说「没事，机器不准」，又摁了一下。

这样的事不少人遇到过：血压计上的数字，不知不觉成了一种宠和辱。128是宠，146是辱。每一个数字都像是上头的一声「唯」或一声「呵」，只不过这一声，来自一台机器。他对着数字，身子先紧了一下，而这一紧，常常又让下一个数字更高。

对邢先生这样的人，这事还有一层缘故。他是调度，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几点到货，多少吨，哪辆车晚了二十分钟，数字对他向来是最老实、最靠得住的东西，不会骗人。现在，有一个数字不靠谱了。它每天早晚来一次，说他今天合格，或者说他今天不合格，他想不去信它，办不到。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这话放在这儿很实在，一点也不玄。他的「患」，一半在身子里，一半在他对这具身子的「打分」里。数字本来是一个观察，一旦成了赏罚，他的身子就成了那个被考的人，坐在袖带里发抖。

第二周起，他又添了一个习惯：上班时，手机里也记着当天的数字。同事老徐凑过来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量着玩」。老徐是个粗人，随口回了一句：「你这玩得，脸都白了。」他这才知道，自己每次翻那个本子，脸上是有表情的。

到了第三个周日，他去复查。医生是个话不多的中年女大夫。他把小本子拿出来，一页一页翻给她看，说自己早晚都量了。医生接过去，翻了翻，抬头看他，没有说数字好不好，只说了一句：「你这个量法，不是我让你量的。」

她告诉他：什么时候量，量几次，其余的时候，不要量。具体怎么量、数字怎么看，是医生的事，本章不写，也不要照着写。

他回到家，把小本子收进抽屉，每天只在医生说的时间量一次，记下来，其余的时间，不碰那台机器。头几天他有点慌，手总往抽屉那边伸。老婆看出来了，什么也没说。饭后，她拉着他下楼转一圈。转的时候不提血压，提隔壁楼那条总在花坛边打滚的狗，提小孙子上周在电话里头一次叫了声爷爷。

第四周，有一个早上，那个时间点量出来是 150。他把数字写进本子，合上，去上班。到了中午，他在食堂打饭的时候忽然发现，从早上到现在，他有两个多钟头没有想起这件事。这是几个星期以来的头一回。他站在窗口前，端着饭盘，心里有点怪：说不上是高兴，倒像是丢了一样东西，有点不习惯。

第三周的一个早晨，他发现自己进厨房的时候，又在哼那半句歌。没有人夸他，他自己也没留意，是老婆说的：「你今天又哼上了。」

这个故事里，有一个步骤是统：把一个人一整天里所有的状态，都拿来对着同一个数字打分。也有一个步骤是连着：医生那句话，把数字放回了他整个人里面，也放回了每天的日子里。他没有变成「不惊」的人，下一次看到 146，他还是会心里一沉。只是那一沉，不再被一遍一遍地重复。

老婆后来跟在外地的女儿说起这段日子，说得很平：「你爸那几个星期，倒不是病了，是怕。」她说她最怕的不是数字高，是看他一天到晚低头摆弄那个袖带，像在跟谁赔不是。「及吾无身」这句话，若按「忘身」来读，邢先生哼歌的那个早晨，大概就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不是他想通了什么大道理，是有那么几分钟，他忘了自己是一个正在被打分的人。

换一种做法会怎样？如果医生只说「别紧张」，他会多一把尺子：我今天紧张了没有？这是「宠辱不惊」的路，他会很快发现，「别紧张」是全世界最紧张的一句话。

该提醒的话要说清楚：血压怎么测、数字怎么看，听医生的；身体有不舒服，该看医生就看医生，不要靠自己的小本子判断。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陈梅，三十六岁，老家在南方山区，家里做笋干。三年前她开始在短视频平台上直播卖笋干，一个人，一个手机支架，一张摆着几袋笋干的桌子。

直播间的屏幕角落，有一个小小的数字，是此刻有多少人在看。旁边是滚动的评论区：有人说「主播好看」，有人说「咋这么贵」，有人发一个赞，有人什么也不发，进来了，又出去。

这三年，陈梅学会了一件事：她的脸，就是店。镜头一开，她一笑，人就多；她累了，眼神一飘，数字就掉。她不是在卖笋干，她卖的是她这个人的神气，笋干是跟着神气走的。这就是《道德经》说的「爱以身为天下」，不是爱惜身子，而是把整个生意当成了身子的一部分：数字涨了，身上暖；数字跌了，身上像被扎了一下。

去年冬天，她的小儿子发高烧，要连着带去医院三个晚上。头一个晚上，她让表妹小芳顶班。小芳二十二岁，嘴巴快，性格大方，直播时不怎么看数字，话说到哪儿是哪儿。

那晚，陈梅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手机放在膝盖上，小芳的直播在屏幕里开着。桌上那几袋笋干，是她下午亲手码好的，最贵的那一袋摆在中间，旁边放着她手写的小牌子。她看了不到二十分钟，就关掉了，因为她发现自己在看那个数字。数字比她自己直播时低，每低一点，她心里就扎一下。她对自己说，这不是小芳的错，是我没教她。又想，也不对，我是不是该教她怎么笑？她给小芳发了三条微信，第三条是：「别讲得太快。」

小芳回了个「好的」。后来，小芳说话还是很快。

第二天早上，她把账算了一遍：那一晚的成交，是平时的六成。可是账单最底下还有一行，是她没有想到的：有两位老客人，在小芳的评论区问了一句「陈梅什么时候回来」，小芳回答：「她家孩子病了，您放心，笋干我都亲手挑过。」老客人下了单。

第二个晚上，她没有再看直播，只让小芳在下播后把订单截图发过来。小芳发来的东西里，除了订单，还多了一张手写纸条的照片，是一位老太太随着包裹寄回来的，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笋干太咸，下次少放盐。小芳在照片下面打了一行字：「姐，这个我该怎么回？」陈梅盯着那行字，忽然笑了。这样的话，如果是冲着她本人来的，她会难受一整个晚上，现在隔着一层，她读得出里面的意思：老太太要的不是道歉，是少放盐。

陈梅盯着这一行字看了很久。在过去，一个老客人愿意下单，是因为陈梅这个人。这一晚，有人愿意下单，是因为一个替班的姑娘说了一句话，说得很家常，没有念台词。

这算「托天下」吗？不好说。三个晚上过去，成交是平时的六成、七成、八成。陈梅没有因此就把直播全交给小芳。她仍然觉得，镜头前面那个位置应该是她。只是在医院走廊里的那个晚上，她第一次想了一个以前不敢想的问题：如果我不在镜头前，这个店还能不能有一口气？

帛书甲本那句反问，放在这里很合适：「爱以身为天下，怎么可以寄天下？」这句话问的就是她。答案不好找。陈梅没有答案，她只留下了一个习惯：每天直播结束，先关掉那个数字，把当天的订单一条一条翻一遍，看看是谁、说了什么话、要寄到哪儿。数字跳得快，这些是慢的，是一个一个的人，不会因为她那天的眼神而上下浮动。她说，这样看着，她比较知道「店」是什么。

有一次，小芳问她：「姐，你直播的时候，是不是一直在看那个数字？」她愣了一下，没有马上回答。小芳又说：「我看不进去，一看就说不出话了，就想着，反正来的人都是想买笋干的，我就给他们讲笋干。」陈梅说，那天她把这句话在心里翻了好几遍。小芳讲的，是笋干；她讲的，是她自己讲笋干的样子。

换一种做法会怎样？如果她那天晚上真的飞快地教小芳「怎么笑、怎么讲、什么时候喊福利」，小芳大概会变成另一个陈梅，数字也许会好看一点，那两位老客人听到的那句家常话，就没有了。这个得失，她当时算不清，现在也算不清。

她也想过另一条路：请一个专业的主播来，薪水按场算，数字让他去管。她问过一位同乡，对方说，这么做的人不少，开头是好的，只是后来，直播间慢慢就不像她家的笋干了，像一间谁家都可以开的店。她没有选这条路，也没有说它不对。

这不是个会越来越好的故事。后来的直播间人数，有的晚上高，有的晚上低，她仍然会看那个数字，会在数字低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区别只在于，咯噔一下之后，她多了一个去处，不再只是对着镜头，使劲笑。

**带走的话**

**宠和辱挂在同一根带子上，两头都扯得动人。要紧的不是练到不动，是看清带子的另一头，攥在谁手里。**

**小　账**

摸到的环：统，只摸到半边。宠辱是一把尺子的两头，人被挂在上面；至于「一」，这一章基本没碰到。

教的是看清那根带子，靠的是「若惊」这个不评判的观察，不是「不惊」这个要求。

◆

14

第 14 章

# 没有线头的东西

设想有这样一个晚上，整栋楼停了电。

您在卧室，要去厨房找手电。屋里一点光也没有，眼睛睁着和闭着一个样。耳朵里也是静的：冰箱不嗡了，空调不响了，连平时听惯了的电器的底噪都没了。您伸出手，往前抓，抓到的是空气。

这时候多数人会做同一件事：把手按到墙上，沿着墙走。手掌贴着墙皮，慢慢往前蹭，摸到门框，再摸到走廊的拐角，一步一步，到了厨房。这件事没有谁教过，人在黑里自然会这么做。

请留意这件事里有两种手。一种是伸出去抓的手，什么也抓不到。另一种是贴上去、顺着走的手，不抓任何东西，却一路摸到了地方。

《道德经》第十四章讲的，就是这两种手，和一样叫人没处下手的东西。

## ◆ 原文

通行本是这样的：

>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 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
>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
> 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
> 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马王堆帛书（据整理本，改用今天的字）是这样的：

> 视之而弗见，名之曰微；听之而弗闻，名之曰希；搏之而弗得，名之曰夷。
> 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
> 一者，其上不攸，其下不忽，寻寻呵不可名也，复归于无物。
> 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忽恍。
> 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
> 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

两份对着看，差得不少。先别急，一处一处来。

## ◆ 先把话读白

头一层，是三次落空。

眼睛看，看不见；耳朵听，听不到；手去碰，碰不着。三种办法，三次落空。每落空一次，老子就给这个落空的东西起一个名字：夷、希、微。旧注大多把它们解作无色、无声、无形。注意是「名曰」，是「称它为」，是姑且叫一叫，不是正式的定名。

第二层，是「此三者不可致诘」。「诘」，是追问、盘问。「致诘」，是把问题追到底。这三样东西，不能分开来一样一样追问。你问：它有多亮？答：没有。你问：它有多响？答：没有。你问：它有多大？答：没有。这三个「没有」，不是说它不存在，而是说，这三个问题问错了地方。它们本来不是三件事，所以分着问，一问一个空。分不开，就是「混而为一」。

拿一样日常的东西比一比。您走进一户人家，门一开，还没看清谁坐在哪儿，就觉得这家人和气，或者这家人别扭。这个「和气」，你说它看得见吗？看不见，桌椅都是桌椅。听得见吗？也没人说什么。摸得着吗？伸手也摸不着。可是你知道它在，而且知道得很准。你若要追问：和气在哪一样东西上？是那盏

灯，是那盆花，还是那个人的语调？越问越答不上来。它不在任何一样东西上，它在这些东西连在一起的地方。

这里的「一」，不是数目。不是「三个东西合成了一个东西」，是三样东西本来就没分过。

第三层，是对它的描写。「其上不皦，其下不昧」：上面不亮，下面不暗。亮和暗，是靠一条界线分开的，这个东西，没有那条线。「绳绳不可名」：绳绳，是连绵不断的样子，这个「绳」字，就是绳子的绳。「复归于无物」：回到没有一件东西的状态。注意是「无物」，不是「无」，是「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指着说，就是它」。「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没有形状的形状，没有东西的样子。后面的「惚恍」，就是模糊，似有似无。

第四层，是两句很干脆的话：「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迎着它走，看不见它的头；跟着它走，看不见它的尾。

最后三句，是收束：握着一个「道」，驾驭现在的事物，就能认出最初的开头，这就是「道纪」。

就读白而言，这样讲是顺的。但这一章并不顺，有四处别扭的地方，都在版本里。

### ◆ 先挡一个常见的读法

这一章，常被读成「道是神秘的、说不出来的」。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不就是说道超出了人的感官吗？

本书不这样读，理由有两条。第一，这一章并没有闭口不言：它说「不皦不昧」，说「无状之状」，说「惚恍」，说了一大串。它拒绝的不是说，是抓。第二，老子在这里一直在讲「手」和「路」：搏、揯、迎、随、执、御，全是动作。一个把道当作神秘之物的人，大概不会这样去写动词。

所以，不是「道超过了语言」，而是「这一类东西，抓不得」。这一差别很小，却让整章的读法不同。

## ◆ 扎手处一：同一个「摸」，两个字

先看那三个名字怎么配。

通行本：看，叫夷；听，叫希；摸，叫微。帛书：看，叫微；听，叫希；摸，叫夷。

「听」，两边都是「希」。「看」和「摸」，名字正好对调了：夷和微，在通行本里一个归眼睛，一个归手，在帛书里反过来。

这个小小的对调，说明一件事：这三个名字，并没有钉死在三种感觉上。哪一个名字配哪一种感觉，写书的人、抄书的人，各有各的配法。它们是临时起的小名，不是铁打的标签。

再看那个「摸」字。通行本写「搏之不得」。「搏」字我们平常见得多：搏斗、搏击、脉搏，意思是拍、打、扑上去。搏一个东西，是要把它抓在手里，按在手下。帛书甲乙两本在这里写的，是一个从「昏」声的字，整理者读作「揳」。《说文》里，「揳」的解释是「抚也，一曰摹也」：抚摸，或者顺着摹下来。

一个字是拍上去抓，一个字是抚上去摸。同样是「不得」，失败的方式不一样。搏之不得，是想抓，抓不住；揳之而弗得，是摸了一遍，摸了一路，还是摸不出一个边来。前一个失败里，有手的用力；后一个失败里，有手的耐心。

哪一个更早，没有人能说准。帛书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完整抄本之一，但这不等于它的每个字都比通行本更接近原来的样子。如果帛书的「揳」更早，那么「搏」就是后来的人，把一只抚摸的手，换成了一只抓的手。本书不敢下这个结论，只是说：这两个字摆在一起，导论里那个「摸」，在这一章的版本里，有了一个字面上的落脚。

回头看开头那间停电的屋子，就更清楚了。往前伸手去抓，是「搏」；手贴着墙走，是「揗」，或者说是后面要讲的「随」。黑暗里的墙，不是你抓得住的东西，可它是你能够沿着走的东西。老子这一章说的「不得」，并不是说要放弃，只是说，这一类东西，要换一种手去对待。

### ◆ 扎手处二：一者，长出了上和下

再看第二句。

通行本是：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这里的「其」，指那三样东西。

帛书却多了两个字，中间夹了「一者」：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一者**，其上不攸，其下不忽……

多出来的这「一者」，把那个「一」变成了一个「者」，有名有姓的一个东西。它有上，有下。

有上有下，这不就是导论里说的「看出来的一」吗？一个有边的整体，有它的顶和底。可是紧跟着，两个「不」把上下都否了：不亮，不暗；不是上头亮、下头暗那样分得出界线的东西。

这一句有意思的地方，是话没法不这么说。话一出口，「一」就成了「一者」，一个「者」，就有上有下。然后，话自己动手，把上下擦掉。这是文字跟自己作对的一个小例子：语言每回想说「一」，都要先把它做成一个东西，再说它不是个东西。

顺便说，帛书里那两个形容词（上「不攸」，下「不忽」），字很古，学者读法不一，有人读成「不皦」「不昧」一类的意思，本书只取这个大意，不在字义上多走。

本书因此要对自己的写法提一句醒：这本书一路说「一」，说「连着」，说「摸出来的」，也会一路把它们说成东西。读的时候，请留意这一点。

另外，「惚恍」这个词，到了第二十一章还会出来：「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里说它无状无物，那里说它里头有象有物。两边并不冲突，只是看的角度不一样，到了那一章再细说。

### ◆ 扎手处三：没有头的东西，结尾却有一个「纪」

到这里为止，这一章一直在说：没有头，没有尾，抓不到，看不见。可它的结尾，是三个动词，一个名词：执，御，知，纪。

>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执」是握在手里。「御」本来是赶车，驾驭马。

赶过马车的人都知道，缰绳握在手里，并不是把每一匹马的每一个动作都攥住；好车夫是顺着马的步子走，该松松，该收收。同一个「御」字，既可以读成「控制」，也可以读成这样的「驾着走」。

「纪」是什么？《说文》的解释是「别丝也」：一团丝里分出来的那一根头绪。还有，《说文》解「统」字，用的正是这个字：「统，纪也」。统，就是丝的头绪。导论里说，统是一只手攥住丝的线头往一个方向拽，指的就是这一层。

看这一章是怎么走的：先说「搏之不得」，抓不住；说「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没有头，没有尾；然后收尾，忽然出来一个握在手里的「道」，一个驾驭现实的「御」，一个叫「纪」的线头。

这是这一章自己的缝。能想到两种可能，本书不替这一章选。

第一种：这三句是另一只手加上去的，把一段讲「抓不住」的话，收成了一句「可以执、可以御」的话。证据呢？没有。手头的帛书和通行本，都有这三句，没有哪一个本子少了它。这只是本书提出的一种可能，不是有人这样考证过。

第二种：同一只手写的，只是「纪」和「统」不一样。统是把许多头都攥在手里，拽成一个方向；这里的「纪」，是一根可以顺着理的丝，从这一刻起，顺着走，往前，往后，一寸一寸摸，不是拽。如果是这样，结尾的「执」，就不是抓住不放，而是「拿着」，像手里拿着一根线去量一件东西。

还有「古始」这个词。第一章讲过「无名，天地之始」，那个「始」，是还没有叫法的开头。这里的「古始」，大概说的也是这个开头。一团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东西，竟然是通向开头的路。这一层，老子没有展开，本书也不敢多说。

读到这里，还有一个字起了变化：古。通行本写「执古之道」，帛书甲乙两本都写「执今之道」。也就是说，在帛书里，这根线握的是今的道，驾驭的也是今的有，然后用它，去认出古时的开头：以知古始。古始，不是回头找到的，是从今天的道上，一路摸过去才认出来的。

这个读法，和本书的核心说法正好合上：回不去的根，只能从今天这条路上去认。越是合得严丝合缝，越要提防。「执今」，也许是原来的话，「执古」是后来的人把「今」不顺眼的地方改了；也许「执古」才是原来的话，「今」是抄写的错误，或者有意的改写。哪一边在先，现在没有证据说准。本书只能这样放着：两个字摆在这里，一个让这一章往「尊古」靠，一个让它往「当下」靠，哪一种更像老子，要看您怎么读整部书。

还要交代一件事：郭店楚简里没有这一章。郭店本只对应通行本的三十一章，第十四章不在其中；本书的核心章里，第一、六、十四、二十七、二十八章等一半以上也都不在。这不能当作「这一章是后来才长出来的」的证据，因为郭店本究竟是早期的样子，还是一个摘抄本，学者们没有定论。所以，这一章的缝，本书只在帛书和通行本之间找，不往郭店那边推。

### ◆ 涌现：没有边，没有头，没有把手

现在可以把三个扎手处连起来。

这一章里的「一」，有三个特点。

没有边：不亮不暗，没有明暗的界线。

没有头尾：迎着看不见首，顺着走不见后。

没有把手：搏之不得，抓不住。

统，要有一个线头才能下手。没有头，没有尾，就没有地方攥。所以统对付不了这样的东西。它只能做一件事：给它一个头。比如，起三个名字（夷、希、微），再数一数，一、二、三；或者起一个名字（道纪），再说，握住它。有了头，就能攥了。可攥住以后，手里的东西，就不再是原来那团连着的东西。

导论里说的那片土，三处都还写得进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没有哪一根线单独露出头来。一旦哪一根被找出来，攥住，这片土就开始被拽成一个方向。

那怎么对待这样的东西？这一章没有明说。原文给的办法有三个动词：看，听，摸。这三个是站在外面的办法，都不灵。余下一个动词是「随」：随之不见其后，意思是跟着它走。如果一定要找个办法，那就是沿着它走。本书的读法是：一，不是你拿在手里的东西，是你一直在里面走的那段路。这是本书的读法，原文只给了「随之」这一个动词和「不见其后」这个结果，剩下的，是我们加上去的。

至于结尾的「纪」：它也许是顺着走的人，在路上摸到的一个头绪，一个可以接着往下摸的头，而不是一把可以把整团拽直的头。请记住，这个「也许」是真的「也许」。

做一个自检。把前面用到的「统」「土」这些词，全部划掉，再读一遍这一段：一团东西，没有边，没有头尾，抓不住；你想知道它，只能跟着它走。这样

说，站得住吗？站得住，哪怕一个术语也不用。这是个好迹象，说明这一章的读法，不是靠框架撑起来的。

再说「两个一」。导论和前面几章里，本书反复提过，《道德经》里有两种「一」：道家的一是不间断，儒家的一是统一。在这一章里，这两种「一」碰在了一起：前面的「混而为一」，是不间断的那一种；到了结尾，「执」「御」「纪」这三个字，带着另一种味道：攥住，驾驭，理出头绪。是同一个人在说两种话，还是后来有人把第二种话接在第一种话后面？现在没有定论，本书两种可能都摆在这里。

## ◆ 回落：这一章自己的命运

有了这个读法，可以回头解释几件之前说不清的事。

第一件，是这一章自己的命运。一章专讲「抓不住」的话，后来被抓得很牢。据说，在后来的道教说法里，夷、希、微这几个字被当成了专门的名号；宋代有一位著名的隐士陈抟，据说皇帝赐他的号，就是「希夷先生」。这些说法的细节，本书不负责证实。要说的是：夷、希、微本来是三个临时起的小名，叫着叫着，成了专门的名号。第一章说得清清楚楚的那个危险——名一旦被立成「常名」——在第十四章自己身上发生了。「名之曰」这三个字，原本是「姑且叫它」，大家都这么叫，就成了「它就叫这个」。

第二件，是导论里那个「摸」。导论说，手写一横，是摸出来的一，不是看出来的。当时只是一个手感。现在，在这一章的版本里，它多了一个字：揣。这不证明导论是对的，但它让「摸」这个说法，不只是作者的一个比方。

第三件，是导论里那团丝。导论里画了两幅画：一团连着的丝，和一把被攥住的丝。读到这一章，才发现原文里早就有绳子的影子：「绳绳不可名」，一根不断的绳；「寻寻呵」，一寸一寸往下寻。老子笔下的「一」，不是一团，更像

一根：一端迎着看不见头，另一端随着看不见尾，只有中间这一段，是此刻握在手里、走在脚下的。

还有一点，顺手补上：两个版本给的名字对不上，这件事本身，就是「名可名，非常名」的一个小实例。名字，是可以换的。

## ◆ 放回日子里

设想有这样一家人，爷爷走后第七天，亲戚们聚在老屋里吃饭。话题不知怎么转到了爷爷年轻时候的一件事：他和奶奶是怎么认识的。

大姑说，是在公社的电影场上，爷爷替人看自行车，奶奶的车胎扎了，爷爷帮着补的。二叔说不对，是在邻村的婚礼上，爷爷去帮厨，奶奶是新娘的表妹。小姑说，我听妈说过，是在河边，奶奶洗衣裳，爷爷家的牛跑过去，踩翻了她的篮子。三个人争了起来，争得不凶，一边争一边笑。

十九岁的孙子在旁边，把手机的录音开着。他后来回放，发现一件怪事：三个版本，哪一个也找不到「开头」。大姑说的从电影场开始，可电影场之前爷爷为什么去，她不知道；二叔的婚礼，是哪家的婚礼，二叔也说不清；小姑的河边，牛为什么跑，更没人答得出。每个人的故事，前头是一团雾，后头也是一团雾，只在中间有那么一小段亮着。

他最后把三段录音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没有合成一个。奶奶坐在屋角，一直没说话，被问到的时候，她说：「都有点。」

后来有人说，该找一个人把这些理一理，写进家谱里。写家谱的堂叔拿着笔，对着三个版本发了半天呆，最后写下的是一行很短的字：「与祖母相识，其事有数说。」一屋子人看了，都觉得，这行字比哪个版本都更像爷爷。

这家人没有能「执古之道」，把那件事还原成唯一的原样。他们手里有的，是几个人今天说出来的话。可是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些话合在一起，比任何一个版本都清楚。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罗女士，在街道办事处上班，儿子罗北，高一下学期，十六岁。学校发来通知：期末之前要定下选科组合，六门里选三门，选定了不能改。

她的第一反应是做表。晚上等儿子睡了，她在电脑上列了一张表：左边是六门科目，右边三栏，「喜欢」「擅长」「将来用得着」。她想让儿子一格一格地打分。

其实学校早就发过一份「职业倾向测评」，手机上点点选选，十五分钟，出来一个三个字母的代码，附一页建议。罗北答完把手机往桌上一推，说：「它说我适合当工程师或者厨师。」罗女士看了那页纸，觉得每一句都对，又觉得每一句都没用。家长群里，别的妈妈正在互相发各自做的表格，有人把六门课的就业率都查出来排了序。她不想只在群里点赞，所以连夜做了自己的表。

**第一个周六。**　她把儿子叫到饭桌边，打开表，问了第一个问题：「你最喜欢哪一科？」

罗北低头剥橘子，说：「不知道。」

「那你觉得自己最擅长什么？」

「……还行吧。」

「那你以后想做什么？」

「别问了。」

他起身回了房间。罗女士坐在表前，三栏全是空的，心里有点火，也有点慌。她后来回想，那天每问一个问题，儿子就关上一扇门。三个问题问完，整个屋子的门都关着。

晚上她在儿子门外站了一会儿，听见他隔着门说了一句话。他说：「你问的那三个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可我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啊。」

这句话，罗女士记住了。

这就是「三者不可致诘」。喜欢、擅长、有用，是三个问题，可是对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这三样本来是搅在一起的：他喜欢一样东西，往往因为他在上面还行；还行，是因为他在上面花了时间；花时间，是因为周围有人觉得有用。拆开了问，每一问都问不出东西，不是因为他没有，是因为一问，就拆了。

**第二个周六。**　　罗女士把表收起来了。她没有对儿子说「我们不谈这个了」，只是说下午想去小区后院，看看他修的那辆车。

罗北在后院的棚子里有个小摊：邻居们的旧自行车坏了，他来修。工具是一个旧饼干盒，里面扳手、螺丝刀、一小瓶机油。罗女士搬了张凳子坐在旁边，不说话。

儿子修的是一辆绿色的二八大杠，链条老是跳。他一边拧一边自言自语：「奇怪，这个链条跟那辆新车是一样的啊，为什么那辆不跳，这辆跳？」

罗女士差点脱口而出：「这不就是物理吗？」她把话咽了回去。她知道，只要她一开口，这件事就从他手里被拿走了，变成她的「线索」。她递给他一把扳手，他接过去，没抬头。后来他要扶着车架，腾不出手去拧后轮，她就蹲下去，替他按住车轮。手心里是冰凉的钢圈，轮子在她手底下微微地转。她忽然发现，这是这几个月来，她和儿子离得最近的一次，近得不需要说话。

那个下午，他说了很多话，大部分跟选科没有关系：哪个邻居的车最难修，骑车上班的老头一天走多少里，有一回他把一个轴承装反了，装了三遍才发现。罗女士什么也没有问，只是听。

**第三个周六。**　她陪他去了学校的开放日，路过物理实验室、生物园、地理教室，他每间都往里看一眼，在历史办公室门口停了一会儿，说里面那位老师讲课特别有意思。罗女士一个字也没有记。

又过了三周，吃晚饭的时候，罗北忽然说：「我想选物理。」

罗女士没有露出任何表情，只问：「为什么？」

「因为那个物理老师讲课挺好玩的。」

她心里笑了：原因跟她猜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换一种做法会怎样？如果罗女士那天坚持把表填完，罗北大概会填。他是个体贴的孩子，会为了让这场盘问结束，随手填几个数：物理三分，化学两分，历史……随便。罗女士会得到一张整整齐齐的表，上面每一格都有数，可那些数是一个疲惫的孩子为了脱身写下的。她会手握一份看起来完整的记录，里头却什么也没有。

这个故事怎么读？先说它不是什么：不是说「问孩子问题」是错的。后来罗女士还是用上了那张表，只不过是另一个用法：选科的组合对应哪些专业能报、哪些不能，这些是明明白白的条件，可以一格一格查，一格一格去问学校。条件能查，孩子不能这么查。可以拆开问的，是外面的规则；拆不开问的，是一个正在长的人。

「搏之不得」和「揣之而弗得」，在这个故事里分得很清楚：第一个周六，她是在搏，想一把把答案抓在手里；后两个周六，她是在揣，手贴着他的日子，一路摸过去，没抓到什么，可是她知道了他的方向。这个方向没有开头，他是从什么时候对链条感兴趣的，他自己也不知道；也没有结尾，选了物理，不见得一直喜欢。

那个学期末，罗北在物理课上遇到困难，有一天晚上说想改，可选科是不能改了。罗女士没有说「你当时不是自己选的吗」。她只是又搬了一张凳子，坐到了棚子里。

##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苗阿姨，五十二岁，回老家看母亲。母亲八十五岁，这几年耳朵越来越背，眼睛也蒙上了一层雾，医生早说过要处理，一直拖着。

苗阿姨是下午到的家。进门的时候，母亲正在厨房里，没有开灯。她站在门口愣了一下：灶台、碗柜、水缸，母亲的手一样一样滑过去，像在和它们打招呼，一步也没有踩错。苗阿姨问：「妈，怎么不开灯？」母亲说：「开了也看不清，闭着眼我也知道在哪儿。」这个八十五岁的人，沿着自己家的墙走了好几年，摸着东西认路。

晚饭桌上坐了八个人：母亲，苗阿姨，哥哥嫂子，侄子夫妻，一个四岁的小重孙。菜上齐，筷子响，小重孙一边喊一边拍桌子，电视开着。

母亲坐在桌角，端着碗，不太说话。有人冲她大声问：「妈，鱼咸不咸？」她「啊？」一声，对方又喊了一遍，她笑着点头，不知道是回答「不咸」还是「咸」。嫂子在旁边笑：「妈这是又没听见。」

苗阿姨看着，忽然觉得这一桌，像一样她以前没有留意过的东西：一桌人，在用嗓子互相够。越够不着，嗓子越大；嗓子越大，母亲越缩。每个人都在对着她「搏」，把话往她耳朵里拍。拍进去了没有，没人知道。

她放下筷子，换了座位，坐到母亲身边的空凳上。

她做了几件很小的事。先把手轻轻放在母亲的小臂上，停一下，让母亲知道有人要说话；然后把脸转过来，让光落在自己脸上，嘴型放慢；声音不拔高，压低，一个字一个字说：「鱼——咸不咸？」母亲看着她的嘴，眼睛里有了东西，说：「淡了点。」

那顿饭的后半场，她没有再问母亲「听见没有」。这句话她说了很多年，说一次，母亲就窘一次。她只是坐在旁边，挨着，有话就碰一下手臂，没话就陪着。母亲伸手夹菜时，她把盘子往母亲那边转一点。

她发现了一件她从来没留意过的事：母亲其实一直在「听」，只是不用耳朵。小重孙从桌子底下爬过去，母亲脚边一动，她就低头，说「慢点」；嫂子端着汤从厨房出来，地板有一点颤，母亲就把椅子往里挪了半寸。她是用整个身子

在听：听脚步，听震动，看人的嘴，看人的肩，摸桌面上碗放下去的那一点力气。看、听、摸，在母亲这里是搅在一起的，分不出哪一样先、哪一样后。

这就是「混而为一」：眼睛不够用了，耳朵不够用了，剩下的东西并没有少，是合到一起去用了。

这一桌上，最先学会这个法子的，是四岁的小重孙。吃到一半，他从椅子上滑下来，跑到太奶奶身边，先伸出小手，拽了拽她的袖子，等太奶奶低下头，才把脸凑过去，喊了一句：「太奶奶，吃鱼！」没有人教他。孩子大概是不用学的，他们和老人一样，还没有把看、听、摸分成三样东西。

换一种做法会怎样？如果苗阿姨继续跟着大家喊，母亲就会继续在桌角笑着点头。点头的人，不见得听懂了。笑着的人，不见得是高兴。

晚饭后，苗阿姨跟母亲说起去医院检查的事。她没有说「你必须去」，也没有说「助听器没什么丢人」，只是问：「妈，你是不是觉得，大家说话你总是慢半拍？」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慢半拍好，省得被人嫌。」苗阿姨笑了，也有点想哭。

那天夜里，苗阿姨扶母亲回房。母亲坐在床沿，忽然拉住她的手，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捏过去，像在数什么。过了一会儿，她说：「你们说话，我都知道个大概，就是跟不上。跟不上，就不插嘴了。」苗阿姨没有回答。她把手留在母亲手里，坐了很久，直到那只手慢慢松下来。她想，原来母亲这几年的沉默，不是没有话，是话到了嘴边，总比桌上的话慢了半拍。

后来母亲还是去了医院，这一步走了两个多月。医生做了什么检查、说了什么、怎么办，是医生的事，这里不写。母亲头一回戴上设备的那个下午，苗阿姨正好在视频里。母亲在屏幕那头坐着，眼睛对着镜头，忽然说：「你妈我，今天听见窗台上有鸟叫。」说完自己愣了一下，笑了。苗阿姨那边的屏幕有点糊，她拿袖子擦了一把。

该说清楚的话：耳朵、眼睛的问题，别拖，该检查就检查，该看医生就看医生。上面这些做法，只是陪老人过每天的饭桌，不是治疗，也代替不了治疗。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闵姐，四十一岁，五年前开了一间小咖啡烘焙坊，一台十公斤的烘豆机，一位老烘焙师傅韦师傅。店不大，附近的人爱喝。今年她要开第二家，买第二台机器，得有一个能照着做的东西，不能总是韦师傅一个人在两家之间跑。

**第一份：三月的烘焙记录。** 她让韦师傅把「配方」写下来。韦师傅被催了三次，才在一张 A4 纸上写了：豆子进机的温度，几分几秒到什么温度，一爆（豆子第一次爆裂，像小爆米花一样噼啪响）出现在几分几秒，几分几秒下豆。数字很整齐，下面签着名字。闵姐把它拍了照，发给第二家店。

第二家店的新手烘焙师小牧，照着纸做。前两周，出来的豆子总是哪儿不对：有一点酸，有一点涩。小牧很委屈：「我是完全照做的。」闵姐去试杯，喝一口，皱眉：「是不一样。」

**第二份：八月的补丁。** 她打电话给韦师傅。韦师傅在电话里笑了一声：「你那边八月湿，豆子吸了潮，一爆来得晚，你得多等二十秒。」于是纸上加了一行小字：「夏季：湿度大，加二十秒。」又过了几周，加了第二行：「新到的豆，密度偏高，入豆温度降五度。」纸越来越花，加上去的内容，一条比一条具体，一条比一条新。可小牧还是做得不稳。有一天，他拿着那张纸来问：「师傅，这纸上写的，是你的记录，还是你的规矩？」

闵姐在旁边听着，心里咯噔了一下。纸是韦师傅三月写的，那是**古**；而每天进店的豆子、天气、湿度，是**今**。她手里握着古，却想驾驭今。

小牧那几周很难熬。他二十四岁，之前在连锁咖啡店做过吧台，习惯了按流程办事：流程里写什么，他做什么，做对了就是对了。现在流程没错，结果却不

对，他没有地方可以怪。有一天傍晚，他一个人坐在烘豆机旁边，把一天的数据又抄了一遍，想找出哪里差了二十秒。抄到一半，他忽然觉得，自己是在对着一张死掉的纸，找一个活着的人。

**第三份：十月的背面。** 十月，小牧到总店住了一个月，每天站在韦师傅旁边。韦师傅没有教他什么，只是烘豆的时候，把耳朵偏向机器那一侧，说：「听。」一爆要来的时候，他自己也不说话，眼睛盯着豆子，手指轻轻动一下风门。闲下来，他在那张纸的背面写了几行，歪歪扭扭：「今天豆子脆，等它响。」「味道像烤栗子的时候，别走开。」「还有青草味，还早。」

这几行字，闵姐拍了照，贴在两家店的墙上。她没觉得这比三月的那张纸高明，只觉得它有一样三月那张纸没有的东西：每一行都是「今天」。

韦师傅有一回被问到：「这个'等它响'，你怎么知道多久？」他想了很久，说：「不知道，就是……你得在旁边。」这是一个「不可致诘」的回答：问到底，问不出一个数。有一些东西，只能跟着，不能拆开来问。韦师傅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学来的。他的师傅从不讲道理，只让他站在旁边，一站就是半年。师傅有时候一句话不说，有时候说一个「嗯」，或者一个「再等等」。半年后他才发现，自己已经会听了，却说不出是怎么会的。

如果只看结果：第二家店的豆子，一个月后稳定了许多，但仍然和总店不完全一样。有熟客说，新店的更亮一点。有人喜欢，也有人说「还是老店的味道对」。闵姐没有把这点差别抹平。她也不是没有动摇过。融资的朋友来看过店，翻着那张花花绿绿的纸，说：「这样的东西没法复制，没法估值。」她回答不出来。她只是想，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唯一的味道，那是谁说了算，是总店，是三月，还是客人今天的舌头。

后来她和合伙人开会，合伙人要她把整个流程做成「标准作业书」，说这样才能开第三家。她说：纸可以留，当作第一次进门的地图，但不能当法律。三月

的纸是古，三个人今天站在机器前听见的，是今。**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先看今天的豆，再用昨天的纸。

这里要提醒一句：本书不是说标准没用。没有三月那张纸，小牧第一天连门都摸不着。三月的纸管第一步，十月的背面管之后的每一步。好比一张地图，是用来出门的，不是用来替眼睛的。

> **带走的话**
>
> **抓不住的东西，不是没有，是没有头。别再追问它是什么，沿着它走一段，路上自己会给你一个头绪。**

> **小　账**
>
> 摸到的环：一（不间断、没有头尾）。结尾的「纪」又伸出一根头，统的影子在这一章里先露了一下。
>
> 教的是顺着走；靠的是「随」字，和一个版本里那只抚摸的手（揯），而不是抓。

◆

15

第 15 章

# 冬天过河的人

请先想一个人。

冬天，一条不算宽的河，没有桥，要涉水过去。河水刺骨，水面上漂着碎冰，脚底下的石头看不清，有的圆，有的滑。他怎么走？

不会是大步流星。他先把一只脚伸进去，试一试水有多深，石头稳不稳，试好了，另一只脚才跟上。他的肩膀是紧的，眼睛是向下看的，每一步都像在跟脚下的东西商量。

《道德经》第十五章，就是这样开头的。老子要描写一位「古之善为士者」，一位古时候真正的高手。他没有写这个人的本事，一样也没有写。他写这个人过河的样子。

## ◆ 原文

>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
> 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
> 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
> 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
>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这是通行本。个别字在不同的印本里有出入：王弼本作「豫焉若冬涉川」「俨兮其若容」，上面的「豫兮」「其若客」用的是别的本子的写法（「客」是河上公一类本子的写法）；尤其是最后一句，后面要单独说。

## ◆ 先把话读白

头一句：古时候善于做「士」的人。「士」，原来是有一定身份、有一技之长的人，后来泛指读书人。这里大体就是说：真正的高手。

他有两个特点：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微妙」，是细、精；「玄通」，是通得很深，通到看不透。「识」，是认得出、看得清。他深到你认不出来。

接着老子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正因为认不出他，所以只好勉强给他画个样子。「强」，是勉强。「容」，是样貌、神态。他没法定义，没法用一条条本事列出来，只能勉强描一个样子。这很实在：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别人问你他有什么本事，你说不上来，说「他这个人啊，就是……」然后只好打比方？

请注意，老子在这里一件事也没有写：这个人做成过什么，会什么，赢过谁。换了别的书，写一位高手，十有八九先写他的战绩、他的招数。这里没有。通篇只写这个人站在那里，走在路上的样子。就好像一个人的本事，说到最深处，不是他会做的事，而是他做事的时候，身体是怎么待在世界里的。

打了七个比方。

## ◆ 七个「若」，一个一个走

**豫兮若冬涉川。**　「豫」，是迟疑、缓慢。冬天过河，每一步先探。这不是害怕，是不敢大意：水冷，石头滑，一脚踩空，整个人都进去了。

**犹兮若畏四邻。**　「犹」，也是迟疑。您有没有发现，前两个比方，凑在一起，正是我们今天说的「犹豫」。今天，我们把犹豫当缺点，是拿不定主意。老子这里，却把它放在高手的头两位。「畏四邻」，不是怕，是顾着：东邻西舍，前后左右，都住着人，动一动就牵动别人。他做事的时候，眼睛里有邻居。

**俨兮其若客。**　「俨」，是庄重。「客」，是在别人家做客的人。做客的人，不乱翻主人的柜子，不挪主人的桌子，不把别人家的东西当成自己家的。他在，但他不占。

**涣兮若冰之将释。**　「涣」，是散开。「冰之将释」，冰快要化了。一块硬的东西，正在变回水。他身上有一种松，不是松垮，是硬东西快要化开时的那种松。

**敦兮其若朴。**　「敦」，是厚实。「朴」，是没有雕过的原木。后面第二十八章会讲：「朴散则为器」，木头一刻就成了器，就不再是木头了。他像一块还没动刀的木头。

**旷兮其若谷。**　「旷」，是开阔。「谷」，是山谷，中间是空的。第六章有「谷神不死」，那是另一件事，到那里再说。这里只有一个意思：他里头有空地。

**混兮其若浊。**　「混」和「浊」，是混浊，是不清。这是七个比方里最奇怪的一个。前面几个，慢、顾、客、松、厚、空，都还好听，到了最后，老子说：他像一杯浑水。在这七个比方里，头一个和最后一个，正好首尾相接。头一个，人在冰冷的河里，一步一探，浑身紧着；最后一个，人变成了河水本身，浑浊的、没有澄清的水。从过河的人，变成了河，仿佛这位高手一路走下去，终于不再站在水的外面。

把七个放在一起，有一个规律：前四个，写他怎样待人、待外面，慢，顾，做客，松；后三个，写他自己是什么做的，没雕的木头，空的山谷，没澄清的水。后三个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没做完的，没弄清的，没填满的。

今天说「高手」，我们想到的是另一些词：干脆、利落、清晰、果断、一眼看穿。老子写的高手，几乎是这些词的反面：犹豫，做客，浑浊。

## ◆ 两个问句，和一个收尾

接下来是两个问句：

> 孰能浊以静之徐清？
> 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

第一问：谁能让浑浊的东西，静下来，慢慢变清？注意是「徐」，慢慢地。一杯泥水，你越搅它越浑，放着不动，泥沙一点一点沉下去，水自己清了。这个「静」，不是不管，是不去搅。

第二问：谁能在安稳里面持续地动，慢慢生出东西来？「安以久动」，安，是稳；久，是长久；动，是不断。「徐生」，慢慢生出。

两问都是「孰能」，谁能？问题抛出来，老子没有回答。这种问法，第十章也有过，一连串的「能……乎」，教的是问，不是答案。

然后是收尾：「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保持这个道的人，不想要满。「盈」，是满，是填满了；第九章讲过：「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正因为不满，所以能「蔽」，能「敝」，破旧；后面三个字，各本不一样，下面要专门说。

## ◆ 扎手处一：结尾，一个小字翻了面

最后这句话，是这一章最扎手的地方。同样几个字，换一个小字，意思就翻了。

先看各本怎么写。

通行本里，印本不一。有的作「蔽不新成」，有的作「蔽而新成」。今天许多注本印的是「蔽而新成」。

帛书乙本作「是以能敝而不成」。甲本此句残缺，但能看到末尾一个「成」字。

这几种写法里，意思差得很远。

「敝而不成」：能破旧，而不求做成。「敝」，是旧、坏。意思大概是：他可以一直是旧的、破的、没完成的样子，不急着把自己做成一件完成品。

「蔽不新成」：与它接近，意思是能够守旧，不去求新的、成型的东西。

「蔽而新成」：能破旧，而又更新、成就。这是另一个方向：旧了，坏了，然后又有新的成就。

一个是「不成」，一个是「新成」，一个是留在没做成，一个是破旧立新。

有意思的是，这两个读法，本书都能接上。「不成」，可以说是让士一直保持可写；「新成」，可以说是旧的写满了，又被重新写过。两头都顺。

这就是需要提防的地方：一套读法，如果既能解释这个读法，又能解释那个相反的读法，那它大概什么都能解释。这一章结尾的两种写法，不是本书的证据，反而是本书的一个警告。

至于哪一个更接近原来的样子，现在没有定论。帛书出土以后，「不成」这一写法，才有了早期的依据。至于它是不是就是原样，本书不下结论。

### ◆ 扎手处二：郭店本，少了一个「若」

郭店楚简里有这一章，在甲组。可是它跟通行本，不太一样。

先说开头。通行本是「古之善为士者」，郭店本也是「古之善为士者」（前头还多了一个字，读法不定）。可帛书乙本写的是「古之善为道者」。士，是一个人；道，是一条路。郭店和通行本，说的是一个人，帛书说的是一种道。这中间，谁改了谁，不知道。

这个差别不小。如果是「善为士者」，下面七个比方，描的是一个人：他慢，他顾邻，他做客。如果是「善为道者」，描的是一种做事的路子，或者说，是那条「道」本身：那条道，是迟疑的，做客的，浑浊的。把「道」写成一个会

犹豫的东西，比把「士」写成会犹豫的人，要奇怪得多。哪一个更接近原来的话，现在没有证据说准。有一点可以确定：从「人」到「道」，或者从「道」到「人」，这一章的主角换了一次，而七个比方一个字也没有动。

再说七个比方。据整理者的释文，郭店本只列了六个「若」：冬涉川，畏四邻，客，释，朴，浊。没有「旷兮其若谷」。帛书有七个，把「谷」（写作「浴」）放在最后，「浊」在前面。通行本也是七个，但把「谷」放在「浊」前。也就是说，同一句话，在三个本子里，次序和数目都不太一样。

「涣兮若冰之将释」这句，郭店本只作「涣乎其若释」，没有「冰」字。帛书写作「涣呵其若淩泽」，「淩」，就是冰凌。「冰」字有没有，也不是一个固定的。

再说那两个问句。郭店本和通行本都是「孰能……者，将徐清」这样的问句，帛书却写成了陈述句：「浊而静之徐清，安以重之徐生」（「重」字多读为「动」）。是问，还是答？

最让人注意的，是结尾。据本书查到的郭店释文，在「保此道者不欲尚盈」之后，简上不是通行本这一章的后半句，而是直接接了今天第六十四章的下半段：

> 为之者败之，执之者远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这段话也是讲「不满」和「不执」。可是，在郭店简里，它紧接在「不欲尚盈」后面，而「夫唯不欲盈，是以能敝而不成」这句，在本书查到的释文里没有出现。这是否说明那句是后来加上去的？不能这么说。郭店本，究竟是早期的样子，还是一个摘抄本，学界没有定论。如果是摘抄，漏了一句，也是可能的。本书不拿「郭店没有」当成「后来才有」的证据。

## ◆ 涌现：高手保住的是什么

现在可以问一句：这位「善为士者」，保住的是什么？

回头看，七个比方，没有一个是「强」。迟疑、顾邻、做客、松开、原木、山谷、浑水。这七样东西，都有一个特点：没有被做成一个单一的样子。冬天过河的人，没有把水路走成一条直线；做客的人，没有把别人的家摆成自己的家；原木，没有被雕成一件器；山谷，没有被填满；浑水，没有被澄清到一眼见底。

这样说，也许就是导论里说的那片土：它还写得进去，因为它没有被写满，没有被写成一个样子。「不欲盈」，是不想把它填满；「能敝而不成」，如果读成「能够一直是没完成的」，也是同一个意思。

做一个自检：把「土」「写」这些词都划掉，这段话还成立吗？一个高手，不抢，不满，不急着澄清，不急着做完；他的本事不在于把事情做成什么，而在于知道什么地方不要用力。这样说，不需要任何术语，也站得住。

可是，要说三条不足。

第一，这一章太顺了。「朴」「谷」「浊」「不盈」，这些字本身就是软的，本书想讲的「柔」，几乎不用费力就能贴上。越贴得顺手，越要问一句：是书在读《道德经》，还是书在往《道德经》里放东西？结尾那两种相反的写法，都能被本书接住，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

第二，这一章里没有一个「一」字，没有「统」，只有「柔」这一环。它描写的是一种态度，一种待人待物的样子，不是方法。读完以后，不知道怎么做。

第三，那个「强为之容」是要紧的。老子自己说，这是勉强画的。画像不等于人。读者若把七个「若」当成七条要求，去学一个「犹豫的、做客的、浑浊的人」，那就是学得又像又不像：像，是形状；不像，是那个人本来没有在学。

最后补一句和上一章的对照。第十四章讲「手」：搏，揣，执；这一章讲的是整个身子待在世界里的样子：站，走，做客，化开，不动刀。第十四章的失败

是「抓不住」，这一章的做法是「不抓」。两章放在一起，大概可以说，老子在教的，不是怎样把东西拿到手，而是怎样在东西旁边待着。

## ◆ 放回日子里

设想有这样一位姜阿姨，七十出头，在小区里热心保媒。有一回，她要给一位姑娘介绍对象，姑娘的母亲坐在对面，问了一连串问题：多高？哪里人？做什么的？一个月挣多少？有没有房？

姜阿姨一项一项答了，答完，停了停，说：「他这个人啊……」她想说点什么，一时说不上来。她搓了搓手，说：「你要是跟他一块儿过河，你踩石头，他先伸脚试一试，不会让你一个人先踩。」

姑娘的母亲愣了一下。这句话，没法填进任何一栏。她说：「那他有房吗？」姜阿姨连声答：「有，有，一套，贷款还着呢。」可她心里明白，刚才那句「过河」，才是她想说的。

后来这对年轻人处了两年，没成。姜阿姨说起这件事，总是说，他不是不好。可究竟哪里好，她还是说不清。她只记得，那个小伙子在别人家做客的时候，从来不会随手拿起主人家的东西看。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冯先生，四十九岁，在一家机械厂做维修电工。女儿冯禾，十八岁，今年考上外省的一所大学，学会计。是她自己填的志愿，理由是「稳当」。

十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晚上，女儿打来电话。冯先生每个周日晚上八点，都守在手机旁边。

**第一个周日。** 女儿说：「爸，我好像选错专业了。」

冯先生手里的筷子放下了。他的第一个念头是：这怎么办？第二个念头紧接着来：转专业，或者辅修，或者双学位，最坏，退学重考。三条路，他一口气想好了，每条路他都知道怎么走。他张了张嘴，想说，那你想学什么？

他没有说。他后来想，那一刻，他想起了老家的鱼塘。小时候，池塘底下是软泥，只要有人把竹竿伸下去一搅，整塘水立刻浑了，得等到第二天早上，泥才会沉。

他说：「嗯，听着呢。」

这四个字的后面，是一场家里的小争执。冯先生的妻子在厨房听见了，等他挂了电话，把抹布往台面上一放，说：「你就不能说一句有用的？转专业的事，你去打听打听，现在晚了就来不及了。」冯先生没有顶嘴。他说：「她要是想听，会来问的。」妻子瞪了他一眼，说：「你什么时候这么会讲道理了。」他其实不是在讲道理，他是心里没底，没底到不敢再往前伸手。

女儿沉默了一下，说：「也没什么，就是……上课听不进去。」然后她说起宿舍，说起食堂，说起窗外的一棵银杏。通话二十分钟，没有一个字提到「怎么办」。挂了电话，冯先生去阳台抽了一根烟。他想不明白，二十分钟，他什么也没问，什么也没答，可是挂电话的时候，女儿的声音比开头的时候松了一点点。

**第二个周日。** 女儿说，她这个星期有两节课没去。冯先生的心咯噔一下，他问：「吃了吗？」女儿说：「吃了。」他说：「降温了，加件衣服。」

**第三个周日。** 他撑不住了。他问：「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过了几秒，女儿说：「我不知道。我要是知道，我就不……」说完，她挂了。

冯先生坐了很久。他明白，他刚才把竹竿伸下去了。接下来两个周日，女儿的电话都很短，声音里有一层薄薄的冰，像是又浑了。

**第六个周日。**　他重新学着不去搅。他在电话里不再问方向，只问一些小事：银杏黄了没有，食堂有没有新菜，宿舍的暖气热不热。有一回，女儿在电话里笑了一声，说，银杏叶子扫起来，一个阿姨扫了三天。

**第九个周日。**　女儿主动说：「爸，我这周去听了一个别的系的课，是讲老房子的，那个老师讲得很好。」冯先生嗯了一声，没有问「是什么专业」，没有问「你是不是想转」。他只说：「好听，就多听听。」

挂了电话，他去翻了翻自己维修的那些老厂房的图纸，那是他半辈子打交道的东西。他忽然想，要是女儿以后做的事，和这些图纸有一点点关系，也挺好。想完，他自己都吓了一跳：这不就是又在替她铺路吗？他把这个念头塞回去，关了灯。

**第十二个周日，一月初。**女儿说：「我还没想清楚。不过我不烦了。」

没想清楚，不烦了。冯先生后来把这句话写在了电工本的背面。他觉得，这就是那杯水：泥还在底下，可是上面清了一层。

寒假女儿回家，有一天夜里，他在客厅修一个坏了的插座，女儿坐在旁边，忽然问：「爸，十月份那几个星期天，你为什么不问我？」他手里的螺丝刀停了一下，说：「我怕一问，水又浑了。」女儿笑了，说：「那你知道你什么都没说的时候，我有多想你问吗？」他愣住了。

这一句，他没有答。他后来想，也许两样都是真的：他的不问，让她有空间；他的不问，也让她觉得孤单。没有一种做法，是干净利落的。

这个故事要看几处。一是「徐」。十二个星期，水没有一下子清。二是「孰能」：谁能做到不搅？冯先生没有做到，第三个周日他搅了一下，女儿的电话冷了两个星期。老子的问句，不是命令，是问，谁能？没有说谁一定能。三是「不盈」：他没有给女儿填满任何计划。

换一种做法会怎样？如果第一个周日，他把三条路都讲了，女儿大概会听完，然后礼貌地说「我再想想」，把电话挂了。她会把这三条路当成一份作业，拿去回答，而不是拿去想。那三条路也许都是对的，只是在她还没有想要之前，路是别人的。

要补一句：这里的「静」，不是不管。如果孩子的「浑」里有别的信号，比如吃不下、睡不着、长期情绪低落、说起什么都没意思，就不是等一等的事，要去找学校的心理老师，或者医生。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付师傅，四十四岁，开公交车，三十二路，往返一趟十八站。

那一天，第七站，上来一个男乘客，要在两站之间下车。付师傅说，按规定，只有到站才能开门。男乘客骂了起来，骂得很难听，最后把手里的塑料袋砸在了司机座位旁边的挡板上。

车厢里一下子安静下来。车上有二十几个人，没有一个人说话。付师傅看了一眼前面的路，绿灯，她踩下了油门。

下面的十一站，是这一天最长的一段路。付师傅开了十五年车，从二路开到三十二路，每一站的上客下客，每一个红绿灯的节奏，她闭着眼也能说出来。可这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一趟，她要开着一团还没沉下去的东西往前走。

**第八站。**　她的脑子里在回放：我当时该怎么说？我是不是该多解释一句？她在心里写了好几个版本的回答。每一个版本里，她都比刚才勇敢。

**第九站。**　她的肩膀是硬的。她发现自己的手指，紧紧地扣在方向盘上，指节发白。后面有一个站着的老太太，车一晃，晃了一下。

**第十站。** 就是这一晃，让她醒了一下。公交司机有一个别人不太注意的手艺：起步和刹车要轻，要稳，让站着的人不用抓扶手也能站住。此刻她的手艺，被心里那团浑水给搅乱了。

她做了一件很小的事。她没有想办法让自己平静，她只是开始专心地「开稳」：起步慢半拍，刹车提前一点，转弯前先松一点油。每一站，她只管这一站。

她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这个「稳」，不是她向内心要来的，是她向路要来的。红灯前要早一点松油，上坡的时候，要预先给一点力。这些动作，每一个都很具体，每一个都需要她把注意放在眼前。她心里的话还在响，可是手和脚都忙起来了，话就没有那么大声。

**第十一站到第十五站。** 她发现，车开稳了，心里的东西，没有被赶走，只是不再翻。像是水里的泥沙，没有人去捞它，只是不再搅，它自己慢慢往下沉。到了第十五站，她第一次注意到窗外的梧桐树，叶子已经掉了一半。车厢里，一位带着孙子的老爷爷，在她身后的那排座位上睡着了，孙子小声说：「爷爷别睡，要到站了。」付师傅从后视镜里看见这一幕，把车又开慢了一点点。

到十六站，上来一位提着菜篮的老太太，站在门口，没抓扶手，先看了一眼司机。付师傅没说话，把起步又收了半拍。老太太站稳了，冲着后视镜点了点头。这点头，不是给她的，是给这辆车的，可付师傅觉得，心里那团东西，又往下沉了一寸。

休息室里，老同事蔡师傅听说了这件事，没有劝她，倒讲了另一个人：前几年，也有一位师傅被乘客骂过，当场回骂了，后来被投诉，再后来，就不开车了。蔡师傅讲完，端起保温杯，说：「各人有各人的开法。」付师傅听出来，这句话里没有评价，也没有答案。

**第十八站，终点站。**　车停稳。她熄了火，在座位上又坐了十分钟，什么也没做。调度员过来，要她写一份情况说明，她写了。字很端正，一笔一画，没有一个字带情绪。

她回到家，吃饭，洗碗，十点上了床。她丈夫在沙发上看球赛，问了一句「今天累不累」，她说「还行」，没多说。后来她想，也许是因为，她还没有找到可以讲这件事的话。夜里醒了一次，想起那个男人的脸，心里又浑了一下。第二天早上，还有一点余波。第三天，才算真的淡了。

「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这句话放在这里很贴：安稳地、持续地动，慢慢地，才有东西生出来。她的「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一个晚上能睡着，一个早晨能再开车。

换一种做法会怎样？如果她当时坚持要「想通」，一站一站地复盘，她可能会把整条线路都开得很糟。后面站着的二十几个乘客，没有做错什么，却要替那一团混浊买单。

她也不是什么时候都能这样。有些日子，那团浑水沉得很慢，慢到她会怀疑，是不是自己出了问题。付师傅后来对同事说，她现在有一个规矩：不在车上解决事，在车上，就是把车开稳。终点站的休息室里，她有一个小习惯，下了车，先用凉水洗一把脸，然后把保温杯里的水倒出来，慢慢喝完。同事们都知道，这十分钟，别跟她说话。这十分钟，是她给自己留的「静」。

该说一句：如果这种情绪压得人睡不着、吃不下，或者持续好几周都提不起劲，别自己扛着，该找家人，该找医生，就去找。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祁馆长，三十六岁，从县文旅局调到县图书馆当馆长。馆里十一个人，一座上世纪九十年代盖的三层楼，楼前一个院子，和隔壁的文化馆共用。

调任的消息一出，局里的同事都说了一句同样的话：「新官上任三把火，你准备烧哪三把？」

她没有回答。她心里有一个念头：先别烧。

头一个月，她每天都坐在阅览室的角落里，坐的是读者的椅子，不是馆长办公室的椅子。她看，数每天来多少人，什么时间最多，谁坐在哪儿。她没有改动任何东西，连窗帘的位置都没动。

她做的是：问。问每一个人同一个问题：「这个馆里，有什么事，是你觉得别人不知道、但很重要的？」

**第一次茶水间谈话，第三周。** 在馆里待了二十七年的老霍，管借阅台。他一边烧水，一边说：「新馆长来了，都要有个动作。你呢？」

祁馆长说：「我先看看灶在哪儿。」

老霍看了她一眼，没吭声。他心里想，这个人要么是不懂，要么是不敢。

**第二次茶水间谈话，第七周。** 年轻馆员小贾，二十六岁，来馆里两年，问她：「馆长，您是不是怕得罪人？」

她笑了，说：「是怕。」

「怕谁？」

「四个邻居。」她说，「局里，隔壁文化馆，馆里的老同事，还有每天来的读者。动一动，这四边都会响。」

这四边，正是「畏四邻」。她那段时间的状态，也正像「豫兮若冬涉川」：每一步，先探。局里让她尽快上一台智能借还机，说这样可以有「亮点」。她没有拒绝，只是说，想先看看借阅台的人怎么用现在的系统。局里的人说，祁馆长是不是有点慢。

局长后来在一次碰头会上，半开玩笑地问她：「祁馆长，你这个人是不是不太着急？」她说：「着急。」局长说：「那怎么看不出来？」她想了想，说：「我怕着急了，动作就大了。」局长笑了笑，没有再说。她知道，这句话没有说服他，只是让他暂时放过了她。

有一次馆务会上，她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这件事，我还没想明白。」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会儿，有人低头，有人看别处。小贾后来跟人说，馆长这样说，不像个领导。那天晚上，她回到家，自己也有点后悔。她问自己：是不是该装得更有把握一些？领导的样子，应该是知道的、决定的。她想起了一个读者的话，那是她在阅览室角落里听到的：一位老人对同伴说，「现在的事，都是催着要结果，结果还没长出来，就先画好了图。」她那天晚上没有睡好，但第二天，还是没有改变。

**第三次茶水间谈话，第十四周。** 老霍把一个旧笔记本递给她。本子是软皮的，边角卷了，他用了十几年，里头记着一些没有写进任何制度的事：

三号窗边的座位，有一位老先生，每天九点准时来看同一份报纸，别人坐了，他就站着等；周三下午，小学放学早，少儿区会涌进来三十多个孩子，馆里只有一个人看着；院子里的石凳是一个晒太阳的老人的地盘，不能放书架；打印机旁边，常有人带着不会操作的材料，等着人帮忙，没人规定过这是谁的事。

祁馆长一页一页翻，翻到最后，抬头看老霍：「为什么以前没有人告诉我这些？」

老霍说：「你不是一直在问吗？」

一百天过去，局里要她汇报。她交了一页纸：一边是改了的一处，把周三的闭馆时间从下午五点推到六点半；另一边是没改的十七处，每一处写了为什么没动。局里的人看了一遍，没有说话。

这一章最后的那个字，在这里有了两种读法。「能敝而不成」：一百天过去，图书馆还是那个旧样子，墙皮没刷，借阅台没换，十七处没动，在局里的眼睛里，它「没有成」。「能蔽而新成」：旧的东西，在被好好看过之后，换了一处，新了一点。两种读法，都是祁馆长那一百天的样子。

她也没有得到什么好结果。小贾半年后提出调走，说想去个「有劲」的单位。她没有挽留，只说，有空回来看看。局里后来又派了人来问智能借还机的事，她仍然答应，只是说要等明年。

换一种做法会怎样？前任馆长当年也烧过一把火，想把整个书库换一套新的分类号。书架上的标签贴了一半，因为经费，停了。书库一半新号，一半旧号，找一本书，要先问清它归哪一边。这个状态持续了两年。老霍对祁馆长讲起这件事的时候，没有评价，只是说：「后来我们都不太去那一排。」

**带 走 的 话**

**真正的高手，写出来是一串「像」：像冬天过河，像做客，像没动刀的木头，像一杯浑水。别急着把水搅清，别急着把自己填满。**

**小　账**

摸到的环：柔（还写得进去的土）。这一章没有一，也没有统，只有「没被做成一个样子」这一层。

教的是留白与等待，靠的是几个软的比方；这套读法在这一章贴得太顺，要提防。

◆

16

第 16 章

# 同一句话，写了三次

先请您看三行字。它们讲的是同一件事，出自三份不同年代的抄本：

> 天道员员，各复其根。（郭店楚简）
>
> 天物云云，各复归于其根。（马王堆帛书）
>
>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通行本）

三行的意思都是：万物纷纷，各自回到自己的根上去。

可是请逐字对一对。头一个字，从「天」变成了「夫」；第二个字，从「道」变成了「物」；「员员」变成了「云云」，又变成了「芸芸」；「复其根」变成了「复归于其根」，又变成了「复归其根」。一句讲「回到根上去」的话，自己没能回到根上去。它在抄了又抄的路上，每一站都换了几个字。

这件事，就是本书的核心说法「回不去的根」。第十六章是全书的母题章，下面要一点一点读。但在读之前，请先记住这三行：这一章讲的「根」，我们手里一份也没有。

## ◆ 原文

通行本是这样的：

>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
>
>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
>
> 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
>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归根曰静，是谓复命」，王弼本、河上公本如此；「静曰复命」是傅奕本和汇校本的写法，帛书作「静是谓复命」。）

「公乃全，全乃天」这一处，各本不一，有的印作「公乃王，王乃天」。下面会专门讲。

郭店楚简里的这一章，只有前面这么几句：

> 至虚，恒也；守中，笃也。万物旁作，居以须复也。天道员员，各复其根。

（据整理者的释读，「旁」是简上「方」字的读法，「员员」有的学者读成「圆圆」，有的读成「云云」，后面再说。）

## ◆ 先把话读白

先说第一句：「致虚极，守静笃。」

「致」，是推到，做到。「虚」，是空。「极」，是尽头。「致虚极」，是把空做到头。「静」，是不动，不乱。「笃」，是实在，稳稳的。「守静笃」，是守着静，守得扎扎实实。

这两句，一句说「空」，一句说「静」。别读成「要把自己弄成一个空的、静的人」，它说的是一种功夫：心里腾空到头，静得扎扎实实，这个时候，才看得清下面要说的东西。

下面一句，是看见了什么：「万物并作，吾以观复。」

「并作」，是一起兴起，一起生长。春天一到，万物一起冒头。「吾以观复」，我就用这个空和静，看它们怎样回来。

注意，老子不是在说「万物生长」，他说的是「观复」：看它们怎样回去。

「夫物芸芸」，是说万物纷纷。「芸芸」二字，我们今天还在用，「芸芸众生」，众多得数不清的样子。「各复归其根」：各自，回到各自的根上。注意

「各」和「其」：是每一个东西，回到它自己的根，不是所有东西回到同一个根。

「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回到根上，叫作「静」；静了，叫作「复命」。「复命」这个词，后来的话里，常常是办完差事回去禀报的意思，有人是这样读这里的「命」：每个东西本来领到的那一份。这个读法本书只当作一种可能，不下断语。

「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回到各自的命上，叫作「常」，认得这个「常」，叫作「明」，是真明白。「不知常，妄作凶」：不认得这个「常」的人，乱来，就有祸。

最后一串，是「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或王），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认得了这个「常」，人就能容；能容，就能公；能公，就周全（或者说，能成王）；周全了，就合于天；合于天，就合于道；合于道，就长久；一辈子没有危险。

其中有一句容易被匆匆带过：「不知常，妄作凶。」这是整章唯一的一句警告。「妄」，是没有根据，随性子来；「妄作」，是没弄清各自的根在哪儿，就动手。老子没有说「不要动」，他说的是「不知而动」。万物并作的春天里，谁都在动，这没有错；错在看不见它们要回到哪里，就下手去改。这一句警告，放在前半章的圈和后半章的梯子之间，像一块路牌。

这一章读下来，是一篇很顺的文字。可是它顺得有点可疑。下面分几处看。

## ◆ 扎手处一：郭店本，只有四句半

先看郭店本留下的那几句。

> 至虚，恒也；守中，笃也。万物旁作，居以须复也。天道员员，各复其根。

第一，它到「各复其根」就完了。接下去，简上不是「归根曰静」，而是今天第六十四章的前半段：「其安也，易持也。其未兆也，易谋也……」也就是

说，通行本里「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没身不殆」这一大段，郭店本里没有。

第二，一些字不同。

郭店作「至虚，恒也」，帛书作「至虚极也」，通行本作「致虚极」。一个「恒」，一个「极」。这两个字在古文字里写法接近，容易混。简文里确有这样的混用，可是这一处是写手本来写「恒」，还是「极」的另一种写法，本书没有查到定论，不下判断。

郭店作「守中，笃也」，帛书、通行本作「守静笃」。「中」和「静」，差了一字。第五章里有「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守中」是老子别处也用的词。

第三，也是最要紧的，是这一句：

郭店作「居以须复也」，帛书作「吾以观其复也」，通行本作「吾以观复」。

「观」，是看。「吾以观复」，我在看它们怎么回来。看，要有一个站在外面的我。

「居以须复」呢？「居」，是居住、停留；「须」，多数读法是等待，也有别的读法。意思大概是：待在里面，等着它回来。没有「吾」，没有「观」。

一个是站在岸上看水怎么流，一个是待在水里等着。这差别，本书喜欢：导论里分过看出来的一和摸出来的一，「观」是看，「居」是待在里面，像是对应上了。越是对得上，越要提防。「居」字的读法，学者不尽一致；郭店本只是一份残本，我们也不知道，它是更早的样子，还是一个摘抄本。所以这一处，只能说「可能」。

第四，是第一页上的三行字：

郭店作「天道员员」，帛书作「天物云云」，通行本作「夫物芸芸」。

「员员」，有学者读成「圆圆」，天道是圆的，转着的；也有学者读成「云云」，和帛书同音，是纷纷的意思。不管哪一种，「天道」到了帛书，变成了

「天物」；到了通行本，变成了「夫物」。一个主语，从「道」，滑到了「物」。

在郭店本里，是天道在转，各复其根。在通行本里，是万物纷纷，各自回根。主角换了：前者是道，后者是物。这个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没有人知道。

关于郭店本的性质，有一个争论要先说清：它是早期的样子，还是摘抄本？有学者注意到，通行本里第十六、十七、十八章是挨着的，而郭店本里，第十六章在甲组，十七、十八章在丙组，而且第十六章只有前半段；有人因此主张，郭店本是摘抄，不是《老子》早期的完整样子。也有人主张，它代表的是更早、更短的《老子》。这个争论没有结果，所以本书的态度是：不能拿「郭店没有」，当作「这一段是后来长出来的」的证据。

### ◆ 扎手处二：一个圈，一架梯

再看这一章自己的结构。

前半章，是一个圈。万物并作，各自回根，回根叫静，静叫复命，复命叫常。起点和终点是同一个地方：根。

后半章，是一架梯。知常，容，公，全（或王），天，道，久。每一格，用一个「乃」字往上搭：这个，才那个；那个，才又那个。一直爬到「道」，再到「久」。

同一章里，一半是圈，一半是梯。圈是往回转，梯是往上爬。

郭店本只有圈的那一半（还只是圈的前头），梯子的那一半一格也没有。这是不是说，梯子是后来架上去的？不能这样说，理由前面说了。但这一点值得留意：一章里的前半，说的是「回」，后半，说的是「升」。而本书一直想问的，恰恰是这两种东西的关系。

再看那架梯子里，有一格是「王」。

帛书两本都作「公乃王，王乃天」。「王」，《说文》的解释是「天下所归往也」，是天下的人往那里归的那个地方，那个人。通行本有的作「公乃王」，有的作「公乃全」，「全」，是周全、完整。哪一个是原来的字，没有定论。

请想一想：这一章前半，说的是「各复归其根」，每个东西，回到各自的根。到了梯子上，却有一格叫「王」，王，是天下归往的那一个。各自的根，和归往的那一个，是两件不同的事：前者是许多个，后者是一个。同一章里，既说各自回各自的根，又说有一个所有人归往的地方，这中间有一道缝。

这道缝，是本书读出来的，不是前人考证出来的。它也许是巧合：在古代，「王」可以说是「至高的圆满」，不一定带着权力。也许是「全」才是原字。本书把它放在这里，提醒您留意，没有定论。

### ◆ 扎手处三：一个「常」字，到底有几个意思

导论和第一章里，说过一件事：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通行本的「常」字，帛书作「恒」，一般认为是避汉文帝刘恒的讳而改的。而到了本章，「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这个「常」字，却是被肯定的。同一个字，一贬一褒。

这是「不能拿统一的意思去读」的一个理由。

可是现在，可以把这件事看得更细一点。

翻帛书乙本，第一章用的是「恒」：「恒名也」「恒无欲也」。可是本章，帛书甲乙两本写的都是「复命，常也，知常，明也」，用的是「常」，不是「恒」。就是说，在帛书里，「恒」和「常」，本来是两个字。

也就是说，第一章的「恒名」和第十六章的「知常」，原来并没有用同一个字。「一个字，一贬一褒」这个说法，在通行本里是对的，因为（一般认为）避讳把「恒」改成了「常」，两个字并成了一个；不过《韩非子·解老》的传本已经引作「非常道」，所以避讳也许不是整件事的全部。在帛书里，不是这样。

那么，是不是「恒」是贬义，「常」是褒义，所以原本就没有冲突？也不是。就在帛书乙本的第一章里，「非恒名」被否定，紧接着的「恒无欲也」却是一句正面的话；后面（今第二十八章）还有「恒德不离」，这里的「恒」，是褒义，说的是一种不离不弃的德。也就是说，「恒」字自己，就是一贬一褒的：用在「恒名」上，被否定；用在「恒德」「恒无欲」上，被肯定。

所以，「每个字都不能拿统一的意思去读」，这条读法，没有因此动摇，只是它的出处，比「避讳」这一个故事更广：即使在没有避讳的地方，一个字也在不同的语境里，长出不同的分量。

这一点，是本书在查帛书原文的时候发现的。它给导论里的一个说法加了一个注脚：导论把「一贬一褒」说成同一个「常」字的事，而在更早的本子里，这是两个字之间的事，也是一个字自己身上的事。

### ◆ 扎手处四：原文没有说「根变了」

现在要问一个对本书最要紧的问题。

本书的核心说法，叫「回不去的根」。本书的主张是：复归，不是回到原样，回来的时候，根已经变了。

在第十六章里，这个主张，原文说了没有？

没有。

原文说的是：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每一句都是「回去了」，没有一句说「回去之后，不一样了」。这是本书的读法，不是《道德经》第十六章的字面。

那本书凭什么这样读？这个问题，要老老实实答。

凭据有两处，都不在第十六章的字面上。

一处，是这一章的版本。就像开头那三行字，这一章讲「回到根上」，而它自己的根，是回不去的。我们手里没有一份「原稿」，每一份抄本，都是被一个

具体的手写过的。我们说的「回到根」，实际上是在三份各有不同的东西之间，选一份来读。

第二处，是别的章。比如第四十章，郭店作「返也者，道动也」；第五十二章，说「既知其子，复守其母」，守是第二次守。这几处，到那几章再细说。

所以，要说清楚一件事：本书说「根回不去」，靠的是《道德经》整部书的流传史，加上别的章的文字，不是这一章的字面。这一章，反而是最容易被读成「回得去」的一章。它若被读成「回得去」，本书不会说它读错，只会说：那是读到了一半。

还有一点要补：原文里是「各复归其根」，每一个东西，回到它自己的根。根是复数的。不是「回到一个大根」，是「各回各的」。这一点，倒是白纸黑字，和本书的读法站在一边。

## ◆ 涌现

现在可以把这一章拿来，放在本书的框架里读一遍了。

这一章里有两个动作：一个是「归」，一个是「升」。归，是回根；升，是知常到道。

前半章，说的是归。每一个东西回到它自己的根，不是回到同一个。这个「根」，如果用导论里的话说，就是那片还可以被写的土。每个东西有它自己的土。万物并作的时候，是各自在自己的土上长出来；回根的时候，是各自回到自己的土上去。回去的时候，土已经不一样了，因为它们在上面长过。

这是本书的读法。它的依据，上面说了，不在字面上。

后半章，说的是升。知常，容，公，全，天，道，久。每一格往上一层，一直到「道」。这样说起来，是一架整整齐齐的梯子。梯子有一个特点：它是线性的，单向的，每一格只能往一个方向。这一点，和统有点像。

可是，也要小心，不能说梯子就是坏的。老子没有说「别上梯子」。这架梯子，是从「知常」开始的，就是说，是从「认得各复其根」开始的。梯子的底，踩在圈上。

再回到「观复」和「须复」。

「吾以观复」，是一个站在岸上看的人。「居以须复」，是一个待在里面等的人。前者是看出来的，后者是待出来的。这个差别，本书喜欢，也提防：郭店只是残本，读法也有争论。可以说的只有一点：在这一章的三个版本里，「我」出现了，又消失了。帛书和通行本有「吾」，郭店没有。

最后，做一个自检。把前面所有的「土」「统」「看出来」「待出来」这些词都划掉，再读一遍：这一章，有一个圈，有一架梯；圈里每个东西回到各自的根；梯上一格一格往上；这一章的三个版本，主语和动词都在变。这样说，站得住吗？站得住。不需要框架，也站得住。这是一个好迹象。

可是，这一章是最容易套得太顺的一章。本书的母题，几乎就是为这一章写的，所以，要更严格地问一次：如果读者拿着第十六章，从头到尾，只照字面读，会不会读出「根变了」？不会。他会读出「回去了，静了，明白了」。「根变了」这句话，是本书从书外带进来的。

### ◆ 回落：这一章自己的根

现在，用这一章的发现，回头去解释本书一开始就解释不了的一件事。

导论里说，《道德经》教人「复归」，自己却从来没有回到过任何原样。这话说出来，像一个漂亮的比方，但它有一个麻烦：比方不是证明。

第十六章补上了一块具体的东西。这一章教人「各复归其根」，而这一章的「根」，是下面这样的：

郭店本里，是「天道员员」，是天道在转，物各复其根。帛书里，是「天物云云」，是物在纷纷，各复归于其根。通行本里，是「夫物芸芸」。主语从「道」滑到了「物」。

一个读者，若是拿着郭店本回到「根」，读到的是：天道圆转，万物各归其根。若是拿着通行本「回到根」，读到的是：万物纷纭，各归其根。这是两份不同的「根」。这一句教人回根的话，每一次被抄，每一次被一只手重新写过，回来的时候，根已经不一样了。

这不是证明。这一章讲的是万物之根，抄本的流传，是人的事。把人的事比作万物的事，是类比。

可是，类比也有用处。它告诉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应该怎样用手：不要去找「原来的样子」，因为找不到。要看三个本子之间，字是怎样挪的，每一处挪动，改变了什么。这是一种比「回到原样」更老实的读法。

顺带一说，「没身不殆」这四个字，在第五十二章里也出现过：「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同一句收尾，放在两章里，是一个线头，到那一章再接。还有，本书在第十三章里读到的「及吾无身」，和这里的「没身不殆」，都在说「身」：有身，是大患；没身，不殆。这两处是否相关，现在不敢断。

## ◆ 放回日子里

设想有这样一位女士，四十一岁，周末整理旧物，翻出一本小学时借了又借、后来买下的童话书。书脊已经掉了，纸边发黄。她把它塞进包里，在地铁上重读。

她记得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小女孩，一只狐狸，冬天，雪地里，结尾狐狸一个人走远了，脚印越来越浅。她记了三十年，记得很牢，小时候读到这里，是要哭的。

地铁上翻到结尾，她愣住了。狐狸只在书里出现了两页，结尾也不是那样，没有雪地，没有脚印。她记得的那个雪地里的画面，是另一个故事，是同一本书里另一篇的结尾，她把两篇揉成了一篇。更让她吃惊的是，她这次读到结尾并没有哭，反而在一个她完全不记得的小段里，鼻子酸了：一位母亲坐在窗前，等孩子放学回家，窗外下着雨，没有人说话。

她把书合上，坐了一站。书还是那本书，一个字也没有变。变的是她：三十年里，那个小女孩一直在她心里长，把狐狸、雪地、脚印都添了进去；而她自己，已经是等着孩子放学的人了。

她回去的，不是小时候读的那本书，也不是原来的那个她。她回去的，是她三十年里一遍一遍写过的那一页。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周岚，二十一岁，大三学生，周末给人做家教。这个学期她接的学生叫邓晓，十四岁，初二，数学三十八分。邓晓的妈妈在电话里说得很干脆：「老师，孩子进度落下了，你帮她赶一赶，赶到班里平均线就行。」

「进度」这个词，是一架梯子：一章一章往上，一单元一单元往上，月考排在上面，期末排在上面，中考在最顶上。邓晓的妈妈看见的，是她的女儿站在梯子的第四格，别人在第十格。

周岚答应了。她当时没想过，这个「赶」字，后来会让她为难。

**第一个周六：做题。** 周岚先让邓晓做了一份最近的单元测验，一元一次方程。邓晓拿起笔，眼睛盯着第一题，很久没动。周岚问：「哪一步卡住了？」邓晓说：「移项。」周岚就讲移项，讲了一遍，邓晓点头；讲了第二遍，邓晓还是点头，眼神却是飘的。第一道题她做对了，第二道同样的类型，又错了。周岚心里一沉：她不是不会，她是在用一个什么东西「蒙」。

邓晓的妈妈在厨房切菜，菜板声一下一下传来，每响一下，周岚觉得自己肩上就重了一分。

**第二个周六：往回退。** 她决定不再讲移项，换一个问法：「三分之二加四分之一，你怎么算的？」邓晓马上说：「通分，十二分之八加十二分之三，十二分之十一。」答对了，速度很快，像背口诀。周岚又问：「那为什么要通分？」邓晓看着她，说：「老师说要通分。」

周岚把题放下，在纸上画了一个长方形，问：「把它切成四份，涂一份，是多少？」邓晓说：「四分之一。」又问：「这一份，是'一'的四分之一，还是'一块'的四分之一？」邓晓不说话了，手指绞着笔帽。

周岚忽然明白了：邓晓不懂的，不是方程，也不是分数运算，是「一」。分数是「把一个整体平分」，这个整体可以是一块蛋糕，可以是一个班的人，可以是一百块钱。邓晓背下了所有运算规则，从来没有明白过「整体」是什么。

这是一个「根」。几年前，小学四五年级，那个根上没有长实，上面的东西全是一层一层的口诀盖上去的。那个洞，邓晓自己补过，用口诀补的，补得很漂亮，漂亮到老师都没看出来。

那天走的时候，邓晓小声说：「我是不是很笨？」周岚说：「不是。你是太会背了。」

**第三个周六：补。** 周岚没有着急补，她带着邓晓一块一块地切东西：切纸，切橡皮泥，用一杯水去比一瓶水。切到后来，邓晓忽然说了一句：「原来'二分之一'不是一个数，是一个关系。」周岚愣了一下，这话，她的大学老师说起来也许才会这么说。

邓晓的妈妈那天提前回来了，站在门口，看见女儿跪在地板上切橡皮泥，脸色不好看。她把周岚叫到一边，压低声音：期中考试还有两周，你教的这些，考试考不考？周岚说，不考。邓晓妈妈说，那你为什么教？周岚说：「她下面的东西，是搭在这上面的。」邓晓妈妈没有说话，把包放下，进了厨房。

周岚那一晚在宿舍里，试着给室友讲「为什么除以一个分数，等于乘它的倒数」，讲了十分钟，讲不清。她会算，会用，从小就会，可是「为什么」，她也没有真的想过。她当年也是背的。

原来回到根上去的，不止邓晓一个人。

**第四个周六：回来。** 邓晓又回到了一元一次方程。这回她做题的样子不一样了，会停下来，自己说：「这个'等于'，是左边和右边是同一个量。」

期中考试，她考了四十七分。邓晓妈妈看着成绩单，有点失望，她期待的是「赶上来」。学期末，成绩到了五十二分。不是奇迹，也不是白费。周岚没有辩解，只是说，还有一些地方，要再往回看一看。

这个故事有几处值得停下来。

一是「各」。邓晓的根是分数的「整体」。同一个班里另一个孩子，周岚的表弟，数学也不好，他的根在小数点，在「十分之一」。不同的孩子，补的是不同的洞，没有一个「标准补课方案」。

二是根不是空的。邓晓的那个根，不是缺了，是被口诀盖住了。回去，不是把没有的东西补上，是把盖在上面的东西掀开，在已经有东西的地方重新种。

三是回来时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邓晓回到一元一次方程，不是回到三周前那个她。周岚也一样，她回到大学的功课，看分数的眼睛已经变了。

换一种做法会怎样？如果周岚接着「赶进度」，每个周六讲两节新课，邓晓大概会在三个月里把所有新题型的口诀都背下来，成绩说不定还会涨十几分。然后，在某一个周六，她会被一道她没见过的题难住，因为口诀救不了她。那个洞还在，只是被盖得更厚了。

要说明白：这是一个类比，不是证明。别的孩子的情况可能完全不同，家教的方法也不止这一种，进度和补根，有时候也并不冲突。

##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曲女士，三十五岁，在深圳一家公司做销售。她平时睡得晚，起得也晚，闹钟定在八点十分，要按掉两次，才爬得起来。今年春节，她回湖南老家，住七天。

**第一个早晨。**　凌晨四点五十，她被鸡叫醒。她睁着眼，在黑暗里想了很久：这是什么声音？然后想起来，这是她小时候每天的闹钟。这张床比她记得的短，脚碰到了床尾的木板。窗外一点声音也没有，静得耳朵发胀。她翻了几次身，睡不着，也不想睡了，听着隔壁母亲咳嗽，听着灶间有人拨柴。

**第二个早晨。** 她五点四十醒来，母亲已经在灶间生火。早饭是粥配咸菜，七点吃。她的肚子，在六点五十的时候叫了起来。在深圳，这个钟点她连咖啡都不想喝，这里，她盯着锅盖，盼它快点开。

**第四个早晨。** 她是在鸡叫之前醒的。身体像是认出了这个地方，自己调好了钟。头天晚上九点半，她打了个哈欠，眼皮发沉，在深圳，这个钟点她刚到家。她想起来，小时候这个钟点，她早就睡着了。村子是天一黑就收的：六点，家家把门关上，七点，狗也不叫了。

她忽然有一种很怪的感觉，像是身体里有一个旧闹钟，从来没有停，只是被城里的灯光盖住了。

可是她很快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第五天，她在院子里跟表弟打羽毛球，打了二十分钟，膝盖酸了。以前，她可以从天亮打到天黑。她的身体不是原来的身体了：腰比从前硬，眼睛晚上更累，母亲递过来的那碗肥肉，她只吃了两块，就觉得腻。这个身体，回到了老作息，没有回到老身体。

母亲也不是原来的母亲。她比记忆里矮了一截，端锅的时候手在抖，做饭的节奏比从前慢了许多，却坚持不让她动手。夜里，曲女士听见母亲起夜，一趟，两趟，天亮前还有一趟，脚步比她小时候听到的轻，也慢。她问母亲：「妈，你夜里睡得好吗？」母亲说：「老了，睡不了整觉了，睡一阵，醒一阵，也习惯了。」

曲女士没有再问。她忽然想，母亲这个「睡一阵醒一阵」，也是一个回来的节奏：年轻时，母亲带着她和弟弟，夜里也是睡一阵醒一阵，听着小孩有没有踢被子。现在孩子走了，那个节奏还在，只是没有人要听了。

**第七个早晨。** 初六，回深圳。在出租车里，曲女士睡着了。回到家，是晚上十点。她躺下，却睡不着。半夜两点，她清醒地躺着，听着窗外的车声，一辆一辆，没有鸡叫。

**第九个早晨。** 回深圳的前一晚，母亲给她装了一袋自家熏的腊肉。她回到出租屋，放进电饭锅里蒸，满屋的烟火味涌出来，她站在厨房中间，忽然一下子回到了六岁，母亲在灶前翻锅，她踮着脚看。吃了第一口，她却皱了眉：比记忆里咸。她想，是腊肉变了吗？大概不是，是舌头变了。她的舌头在城里待了十几年，被糖和辣调过一回，再回头，认出来的是味道，认不出来的是分量。

**之后的二十个早晨。** 她把闹钟定在七点。头几天，她天不亮就醒，不到六点，躺在黑暗里，听着楼下的早点摊开门，油锅一响，她的肚子也跟着响。有那么一两个星期，她保持了六点半起床，觉得精神不错，还给自己煮了一碗粥。后来公司忙，加班，熬夜，慢慢又滑回了八点十分。

这件事里，没有谁赢，也没有谁输。她没有「回到」老家的作息，也没有完全留在城里的作息。她发现的是：身体里有一些节奏，是会被唤醒的；但被唤醒的东西，不是原样，它是在一个更大的、变了的身体里，重新响起来。

「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用在这儿很合适：她就是那个「观」的人，站在自己身体旁边，看着它怎么回去，怎么回不去。

换一种做法会怎样？如果她回城之后，硬要把老家的作息整个搬过来，每天五点四十起，九点半睡，她大概会用一个星期，把自己搞得疲惫不堪，还会责怪自己「意志力不够」。她没有这样做，她只是留着其中一小块：早上不按掉闹钟，起来先喝一碗热的。别的，让身体自己调。

也不要把这个故事读成「回老家就是养生」。老家的作息里，有的是好的，有的只是旧的；城里的作息，也未必都该改。她只是在这七天里，看见了身体有一个「根」，而这个根，和七年前、十七年前，已经不是同一片土。

该说一句：如果睡眠或者精神上的问题持续好几个星期，影响了白天的生活，别硬撑，请去看医生。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陆晨，四十岁，十年前在出租屋里，和两个朋友一起创办了一家做猫粮的公司。现在公司有四十多个人，一间自己的仓库，前台墙上刷着一句话：「让每只猫有尊严地吃饭。」

公司十周年，他想开一个全员会，主题定为「回到初心」。

他想出一个办法：请最早的五个人，每人写一段「第一天」的故事，剪成一段十周年的视频。五个人是：他自己，第一个员工阿杰，做财务的方姐，第一个客服小毛，以及老苏，那位后来成了合伙人的供货商。

一周后，五份稿子交上来了。

陆晨写的第一天，是那个夜晚：他决定辞掉工作，把三万块存款转给了一家猫粮厂，订了三百公斤货。

阿杰写的第一天，是他进门的那天，陆晨递给他一卷封箱带，说，先把这些包起来。

方姐写的第一天，是那个下午，她在银行为公司开了账户，营业执照上的日期，比陆晨写的那个夜晚，晚了四个月。

小毛写的第一天，是第一个投诉电话打进来的早晨，客人说纸箱被压扁了，猫粮撒了一地，她拿着话筒，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说了三遍「对不起」。

老苏写的第一天，最早。三年前，公司还不存在，他把一袋猫粮卖给一位救助流浪猫的阿姨，那位阿姨后来成了公司的第一个老客户。

五份稿子，五个「第一天」，日期不同，地点不同，连「公司是怎么开始的」都说不到一块儿。

陆晨开始动手合稿。他想剪出一条完整的线：先是老苏，再是自己，再是方姐的营业执照，再是阿杰和小毛。他把顺序排了一遍，觉得顺是顺了，哪里却别扭。他让剪辑师把五个人的故事串成一个声音，在视频里念出来。剪辑师试了一遍，摇头：串在一起，像是一个人的回忆，可是没有一个人的回忆是这样的。

这就是这一章前半讲的：「各复归其根。」五个人，各有各的根，不是同一个。「根」不是一个时间点，而是每个人开始被这家公司写进去的那一刻。

而陆晨手里，还有另一样东西，在前台的墙上：愿景，使命，价值观，那句「让每只猫有尊严地吃饭」。那是一架梯子，最上面一句，往下一层层是做法，是考核，是日常。这是一架「知常容，容乃公……」的梯子。

他犹豫了很久，最后做的事很普通：视频里，没有合成一个声音。五个人轮流讲，不同的第一天，互相打断。有一处，方姐说：「营业执照上的日期，才是官方的开始。」阿杰笑着说：「那是官方，我们不是。」小毛接了一句：「我那天以为这家公司要关门了。」最后一个镜头是一面墙，墙上贴着五张手写的纸，每一张的开头都是同一句话：「我们是从这里开始的。」

全员会那天，有人说好，有人皱眉。一位新来的员工，会后小声问同事：「所以这家公司到底是哪一年成立的？」同事说：「营业执照上是一个日子，别的……看你问谁。」

陆晨站在门口听着，没有出声。他心里想，他本来想要的是「回到初心」，现在手里有五个初心。那天晚上他想起方姐说的「官方的开始」，觉得也对：那个日子是真的，有执照，有税号，有法律上的意义；可五个人的「第一天」也是真的。两样都是真的，他没有办法把它们拼成一样。

他还想起一件事。会前一周，他曾经动过一个念头：干脆选自己的那一版，作为唯一的起点。这样视频会更干净，公司会多出一个「创始故事」，可以印在宣传册上。另外四个人的「第一天」，就会变成配角。他当时想了很久，没有按下去。他后来明白，这样的公司，也许更好讲，却少了四个人的根。

这个故事也不是个圆满的故事。墙上的那句「让每只猫有尊严地吃饭」，还在前台，没有人想动它。梯子留着，五张手写纸贴在梯子旁边。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有点不协调，可是，现在公司里的人已经习惯了。有时候有客户来参观，问起墙上那五张纸，前台的小姑娘会说：「那是我们几个老同事，各自记得的开头。」

方姐说，她还是希望对外介绍的时候，写营业执照上的日期。陆晨说，行。那一栏，他后来写了两个日子，一个注明「注册」，一个注明「第一单发货」，中间隔着四个月。

**带走的话**

**这一章教人回到根上去，可手里连它自己的根都没有。别找原样，去看每一处字是怎么挪的。**

**小　账**

摸到的环：复。回去，是真的回去了，回来时土已不是原来那一片；这是本书的读法，原文字面并没有说。

教的是各回各的根，靠的是「各」「复」两个字；而「根变了」这句话，是从书外带进来的，要老实说。

◆

17

第 17 章

# 做成了，才说「是我们自己来的」

设想有这样一支社区合唱队，二十几个人，平均年纪六十出头，指挥是一位退休的音乐老师。

有一天晚上，一首《茉莉花》唱下来，大家都觉得今天不一样。声部是齐的，该轻的地方轻下去了，最后一个长音收得干干净净，谁也没抢拍。唱完，屋子里静了两秒，然后有人笑了，说：

「哎，今天咱们唱得真齐。」

另一个人接：「咱们这个队，越唱越有样子了。」

没有人说「老师今天指挥得真好」。

老师站在前面，听着，手里还拿着那根没怎么用的指挥棒。回家路上，她心里有两样东西同时在晃：一样是踏实，因为这正是她这半年一直想要的样子；另一样是一点说不清的空，像是自己这个人，被唱歌的声音悄悄吞进去了。

她那一晚想不明白，这两样东西，哪一样才是「好指挥」该有的。

这一章要读的，就是《道德经》里专门谈这件事的一章。

## ◆ 原文

>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 悠兮，其贵言。
>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这里照王弼本。很多书里印的是「不知有之」，那是河上公本一路的写法，下面第一道缝会细说。

先照字面走一遍，不加任何东西。

「太上」是最上等，最好的。这一章把管事的人（古书里多是君主，今天可以是任何站在前头的人）排成四级。最好的一级，王弼本写「下知有之」，意思是下面的人只是知道有他这么个人（河上公本一路写「不知有之」，意思差得远，下一节细说）。第二级，「亲而誉之」，人们亲近他，夸他。第三级，「畏之」，怕他。第四级，「侮之」，看不起他。

排完级，接了一句像是谚语的话：「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你自己的信用不够，人家就有不信你的。

再接一句：「悠兮，其贵言」，从容的样子啊，他的话是金贵的，不轻易说。

最后一句收在事后：「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事情办成了，老百姓都说：我们自己本来就是这样的。

整章读起来顺，一级一级往下排，最后留一个漂亮的结尾。可就是这么顺的一章，第一句话，已经有两种写法。

### ◆ 第一道缝：第一句，到底是「不知」还是「下知」

今天很多书里印的是「太上，不知有之」（这是河上公本一路的写法，也见于不少汇校本），意思是最好的管事人，好到下面的人根本不知道有他这个人存在。这是最常被引用的读法，也是「无为而治」四个字最爱拿来当注脚的一句。

可是翻王弼本和出土的本子，情形不一样。王弼本自己就写作「下知有之」，王弼的注也是这样引的：「故下知有之而已。」

郭店竹简里抄《老子》的丙组，这一章的第一句，据整理者的释读，写的是「下智有之」，「智」字读作「知」。马王堆帛书甲本、乙本也都是「下知有之」。也就是说，王弼本和郭店、帛书甲乙这几份本子，没有一份写作「不知有之」，写的都是「下知有之」。北大汉简，据网上的转录（我没有见到原书），也作「大上，下知有之」。（顺带一提，排级的时候，最后一级郭店本写作「其次侮之」，帛书两本写作「其下侮之」，直接说是最低的一等。）

差了一个字：不，还是下。

「下知有之」该怎么读，学者们也有分歧。一种读法，「下」指下面的人：下面的人知道有他这么一个人，仅此而已。还有学者主张，「知」在这里读作「智」，「下智」是智力稍逊的那一类人，整句的意思便跟着变了。这些细处，这本书不替任何一家下结论。

这里想请您看的，是不管怎么读，这两个字改变了什么。

如果是「不知有之」，那么这一章最好的一级，是**认知上的不在**：人们根本没察觉到有人在管。

如果是「下知有之」，那么最好的一级，是**感情上的不在**：人们知道有这么个人，但对他没有夸，没有怕，没有骂。他像天气一样存在着，谈不上亲，也谈不上怨。

这两种「好」，差得很远。前一种，人是蒙在鼓里的，或者说，是被安排得看不见那只手。后一种，手就摆在那里，大家都看得见，只是那只手没有来拽。

而这一章的最后一句，「百姓皆谓：我自然」，在两种读法里，分量也不同。

在前一种读法里，百姓没觉察到任何人，所以说「我们自己如此」，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也可能是一件被安排好的事。

在后一种读法里，百姓知道有人，也知道他在，却仍然说「是我们自己做成的」。这一句话就带着一点紧张，也带着一点分量。

现在能看到的早期抄本，写的都是「下知有之」；「不知有之」见于后来的河上公一路。至于「下知有之」最初到底该怎么读，学界没有定论，这本书也不敢替它定。只有一件事是可以说的：**今天最流行的那种读法，不是最早能看到的写法，也不是王弼本的写法。**

## ◆ 「不知有之」的另一张脸

为什么要在一个字上停这么久？因为河上公本一路的「不知有之」这个读法，有一张不太好看的脸。

战国末年，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写过一篇《主道》，讲君主怎样才算会当君主。大意里有一句，意思是：道要放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用要用在别人猜不到的地方。（这一句，是凭大意转述，字句请以原书为准。）

也就是说，同样是「让人看不见君主」，法家的做法，是把君主的手藏起来，让臣子摸不清，因而不敢轻举妄动。这是一种极高明的管人办法。手藏得越深，线头攥得越牢，被管的人越感觉不到被管。

把河上公本一路的「太上，不知有之」放在这个背景下读，就读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可能：这一章最上等的君主，其实是**拽得最好的君主**，好到连被拽的人都感觉不到。

用导论里丝的画面说：第二级「亲而誉之」，是那把丝被攥着，丝知道手在哪里，还有点喜欢这只手。第三级「畏之」，丝知道手在哪里，怕这只手。第四级「侮之」，手没劲了，丝看不起它。最上面那一级「不知有之」，丝已经被拽得直直的，却连手都看不到了。

这是不是老子的本意，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把这一章读成最顶级的权谋，文本里找得到字面上的支持：它确实是在给「管事的人」排等级，是站在管事的人这一边打分的，打分的标准，是「被管的人有什么反应」。

## ◆ 第二道缝：两个「安」字连着

再往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通行本这一句，读起来像一句人人都懂的老话：你自己信用不够，人家才不信你。

但郭店丙和帛书的写法，是「信不足，安有不信」。「安」字又来了。

「安有不信」，可以读作「于是就有了不信」，也可以读作反问，「哪里还会没有不信呢」。两种读法，意思差得不多，都是「你信不足，不信就跟着来了」。

要紧的是什么？郭店丙组，这一章和下一章是**连着抄的**，中间没有任何分隔的符号。读下去，接着就是「故大道废，安有仁义」。

两个「安有」，前后脚。

「信不足，安有不信」；「大道废，安有仁义」。

先缺了一样东西，另一样东西就跟着冒出来。信缺了，不信冒出来；道废了，仁义冒出来。这是同一个句式，在同一段竹简上说了两遍。

这一点留给下一章去细读。这里只先记一笔：这一章不是孤零零的一章。它和下一章，在最早的抄本里，可能是同一口气。

## ◆ 「悠兮」，和一个很容易被夸大的「少说话」

「悠兮，其贵言。」帛书这里的写法是「犹呵，其贵言也」，「犹」字有迟疑、小心的意思。所以这一句有的读成从容，有的读成谨慎：话要少说，说出来的每一句都是重的。

「贵言」，古往今来读得最顺的，是「少发号令」。

可是请您回头看看开头那位合唱队的指挥。

她今晚没说多少话，没怎么打拍子。她是在「贵言」吗？也许是。但她这样做，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很高明的「让大家觉得是自己唱成了」的办法？

这两件事，从外面是看不出区别的。同样是少说话，一个是真的把线放开了，一个是把线藏起来了。

《老子》的这一章，没有给我们任何办法区分它们。

## ◆ 只有这一句是事后说的

现在回到最后一句：「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先说「自然」这两个字。我们今天说「自然」，多半指山水草木，指大自然。古人的「自然」，不是这个意思。它就是字面上的「自己如此」：自，是自己；然，是这样。「我自然」，是「我们自己本来就是这样的」。在《老子》整部书里，这是「自然」这两个字**第一次**出现。后面第二十三、二十五、五十一、六十四章还会碰到它，到那时候，它的主语都不一样了。

再说「皆谓」。谓，是说。百姓说的。什么时候说的？「功成事遂」之后。

这一句话，我读了很多遍，最后注意到的，是三件事。

第一，这是**事后**说的话。事情办成了，才有人说「是我们自己办成的」。办的过程中，没有人这么说。

第二，这是**百姓**说的话，不是管事的人说的。管事的人没有宣布「让他们自然」。

第三，这句话把过程抹平了。「自然」两个字一出口，那一路上谁先开了头，谁帮着递了把手，谁在最难的时候拉了一把，全都不见了。留下来的，只有一个干净的结论：我们自己如此。

### ◆ 这里能长出一点东西

到这里，这一章的扎手处已经摆出来了：一边是「不知有之」和「下知有之」的分歧，一边是「拽得最好」和「没有拽」这两种读法，缝在同一句话里。

顺着这个扎手处，我想引进几个这本书后面会反复用的字，但只用到这一处能撑得住的地方。

百姓说的那句「我自然」，是一个**已经显露出来的样子**（用后面会常用的字母说，是 S）。而「功成事遂」之前，那一长串「先是谁、后是谁、哪一步做了什么」，是这个样子背后的**差异的序列**（D）。「我自然」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序列就被忘掉了，只剩下结果。

这样看，这一章排的四级，其实排的不是「管事的人有多高明」，而是**百姓最后对自己说的那句话，主语是谁**。

第二级：他真好。主语是他。第三级：我怕他。主语还是他。第四级：他不行。主语还是他。最上一级：我自然。主语是我。

前三级里，百姓心里的那块土上，写着的是管事人的名字。最后一级，写着的是自己的名字。

这一层是文本给得出的。可是请您注意，这个读法也有它的暗坑：同一句「我自然」，可以是土里自己长出来的，也可以是有人悄悄写进去的。从这一句话本身，分不出来。

分得出来的地方，在**下一次**。下一次遇到新的事，换了人，换了材料，那只手不在了，这群人还接得住吗？接得住，那句话就是长在土里的。接不住，那句话只是一次演出。

这个「下一次」的检验，文本里没有，是我从土这个画面里推出来的。它是不是《老子》要的，我不敢说。但如果这一章只给人留下一句「领导要隐身」，那就读轻了，也读险了。

### ◆ 放回日子里：一位不露面的物业经理

设想有这样一位小区物业经理，姓不重要。他有一个出名的本事：整个小区，没有人见过他骂人，也没有人见过他表扬谁。业主们遇到事，从来都是在业主群里几个人商量着解决，修什么，怎么修，谁出面，总是商量得顺顺当当。大家都说，咱们这个小区的业主，素质就是高。

有一天，业主群里有人无意间翻到物业的一份内部材料。上面写着，每一次「业主自发商量」之前，物业都先找了两三个爱说话的、有威信的业主，私下通过气，把几个备选方案「随口提了一提」。

群里炸了锅。有人说被耍了，有人说其实也没什么，事情总是办成了。

这位经理是在「太上，不知有之」（河上公本一路的写法）吗？按一种读法，是。按另一种读法，他是一个把线头藏得极深的人。

这个故事摆在这里，不为评判他。我只想说：同一个「百姓皆谓我自然」，在这个小区里，有人是真的这么说的，也有人是被「让」着这么说的。**从那句话本身，您看不出来。**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大学生志愿者，叫小岳，每个周六下午，在社区图书馆的少儿区带一群八九岁的孩子做手工。这个周六的题目是：用几张A4纸和一卷胶带，搭一座桥，要能撑住一瓶矿泉水。

她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决定：这一下午，只许自己说三句话。她把三句想好了，写在左手手心里。第一句是讲规则，第二句留着，万一出事再用，第三句是最后说「时间到了」。

下午两点，八个孩子分成三组，每组领到纸和胶带。

两点十分，第一组把纸卷成筒，一立就倒，一连倒了三回。一个男孩转过头来，眼巴巴地看着她：「老师，你说怎么弄？」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心，说：「我今天只能说三句话。」孩子们愣了一下，笑了，觉得这个姐姐有点怪，倒也不再问了。

两点四十，第二组发现，把纸折成M形，比卷成筒挺得多。没人宣布这是谁想出来的。一个扎马尾的女孩手里的纸折来折去，旁边的孩子凑过去看了一眼，就跟着折。不到半小时，这个折法在三个组里都传开了，每个组折得都不一样：有的折得窄，有的折得宽，还有一组把两层叠在一起。

三点半，三座桥，两座撑住了矿泉水。孩子们喊起来：「是我们自己搭的！」

家长来接人，有位妈妈小声问她：「你今天教他们什么了？」

小岳说：「没教什么。」

这话是实话，也不全是实话。收拾完东西，她一个人在桌子边坐了一会儿，因为有两件事，她没对任何人说。一是那天的纸，是她前一晚在文具店里特意挑

的，不软不硬那一种，太软的纸，M形也撑不住。二是矿泉水是五百毫升的，她在家试过，换成一升，孩子们的桥多半会塌。

也就是说，她把成功的门槛，悄悄调到了孩子们够得着的地方。孩子们喊的那句「我们自己搭的」，有一半是真的，有一半是她垫出来的。

**这就是这一章里最难的地方。** 她那三句话，把「手」收回来了，可她前一晚的选纸、选水，是另一只手，藏在孩子们看不见的地方。

下一个周六，她没有再挑容易的材料。她带来一堆吸管和一团橡皮泥，请孩子们搭一座塔，越高越好。这一次，塔倒了，倒了两回。

第二回倒下来的时候，她注意到一件事：上周折M形的那个马尾女孩，没有回头看她，直接把吸管剪成三段，开始试。旁边的男孩坐在地上，看了一会儿，转头问：「老师，这次你说怎么弄？」

她没答。男孩有点失望，撇了撇嘴。

这个小小的对比，是她那天最重要的收获。上一周孩子们那句响亮的「是我们自己搭的」，要不要信，不看当天喊得多响，要看**下一周，没人垫的时候，谁还敢先动手**。

有意思的是，第二个周六还发生了另一件事。吸管塔第二回倒下去以后，有个叫乐乐的小男孩哇地哭了，把手里的橡皮泥摔在桌上，说「不玩了，根本搭不起来」。小岳的第二句话本来是留给「万一出事」的，她捏着手心，犹豫了很久，最后只是走过去，蹲在他旁边，说：「这团橡皮泥，你刚才捏得真软。」

乐乐抽抽搭搭地看了她一眼，没有接话。过了半分钟，他把那团摔扁的泥重新捏圆，在桌上滚了滚，说：「太软了，吸管插不住。」

「嗯。」小岳说。

「那加点纸屑进去就硬了。」他自言自语，转身去翻废纸篓。

她回家以后想了很久，这一幕到底算不算她「教」了。她没有告诉他任何办法，只是说了一句和办法无关的话。可她心里清楚，那句话不是随口说的，她是看准了他手里的泥才说的。**手没有伸进去，可眼睛一直在。**　这样的「不拽」，比什么都不管要累得多。

这一周的最后，她做了一件让自己很不好意思的事：她把第一个周六的真相告诉了孩子们。

「上个星期的纸，是我挑的，」她说，「我怕你们搭不起来，特意买了硬一点的。」

孩子们安静了两秒。那个扎马尾的女孩先开口：「那你这次为什么不挑？」

「我想看看，没有我帮忙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也行。」

「那下次让我们自己选纸吧，」女孩说，「我想试试报纸。」

一个星期以后，桌子上摆着十几种材料，是孩子们自己从家里带来的：旧挂历、蛋糕盒、报纸、一次性筷子。小岳站在旁边，一句话也没有说，手心里什么都没写。

那天的桥，有一半没撑住矿泉水。孩子们没有喊「是我们自己搭的」。他们在吵：为什么报纸那组撑得最久，蛋糕盒那组却一压就扁了。

她听着，心想，也许「我自然」这句话，最好的样子，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吵出来的**。

换一种做法会怎样？如果她那天没有把三句话写在手心，而是像平时一样一路指点，上一周的桥会搭得更漂亮，家长看了会夸她会教。下一周吸管塔倒了，八个孩子会同时抬起头来，等她开口。孩子们心里写下的那句话，主语是「老师」，不是「我们」。

她后来在笔记本上给自己写了一句话：**放开手不难，难的是敢让他们失败一次，还不去捞。**

###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叫小邓，在一座外地的大城市里做运营，和人合租。他早晨的日子是这样的：一杯空腹的冰咖啡，一只地铁口便利店的饭团，有时候连饭团都省了，直接冲进电梯。

**一月。** 母亲在电话里问：「你早饭吃了没有？」他说吃了。其实没有。

**二月。** 母亲又问，口气更重了一点，还加了一句「你们年轻人就是不当回事」。他听得有点烦，下回干脆不接电话。这是书里说的「畏之」，里面还夹着一点「侮之」：他嘴上应着，心里是嫌的。

**三月。** 合租的另一位室友，一个比他大几岁、话很少的男人，开始每天早上多煮一锅粥。他从来没说过「你也来一碗」。粥锅就放在灶台上，盖着盖子，旁边摆着两只碗，一只是他自己的，另一只，是空的。

小邓头几天装作没看见，觉得不好意思。第五天早上，他没忍住，盛了一碗。室友在隔壁房间里，门关着，没有出来，连脚步声都没有。

**四月到八月。** 他吃一阵，停一阵。吃了的日子，上午脑子会清楚一点；不吃，十点钟就开始犯困，下午还容易烦躁。这个规律，是他自己一点一点摸出来的，没人告诉过他。

**十月。** 他自己买了一个小电饭煲，开始煮自己的粥。

**第二年的一月。** 母亲又打电话来。他这回接了，听见自己说：「妈，我是那种特别需要吃早饭的人，不吃不行。」

电话那边停了一下。母亲没说话，过了几秒，只说了一句：「那就好。」

「我是那种人」，这就是「百姓皆谓：我自然」。这句话是真的，他确实长成了那种人。可是这句话里有一块不对劲的地方：他已经忘了这件事是怎么开始的。他忘了那一锅粥，忘了那两只碗，忘了那扇始终关着的门。

后来他换了工作，搬了家，身边没有那位室友了。头两个星期，他的早晨又变回了冰咖啡和饭团。他在这里卡了很久，因为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天生需要吃早饭的人」，这是一件不用想的事，所以一旦断了，他根本不知道从哪里续。

直到有一天，他在新家的厨房里站着发愣，忽然想起来：不是什么「性格」，是一口锅，一个盖子，一只摆着的空碗。他照着做了第一步：找个锅，早上多煮一点，盖上，放在桌子上，旁边摆两只碗。第二只碗他空着，不知道为什么，空着心里踏实。

这个故事里，那位室友做的，是「下知有之」：小邓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也知道有这么一锅粥，但这个人从来没有来拽他。而「我是那种人」这句话，虽然是习惯真正长进去的证明，却也把最初那一锅粥擦掉了，路擦掉了，换个地方，路就找不回来。

**多出来的一段。**　又过了很久，小邓和那位室友已经不住在一起了，只在过年前约着吃了一顿饭。酒过三巡，小邓终于问了那个憋了好几年的问题：「那时候你天天多煮一锅粥，是不是特意给我的？」

室友愣了一下，笑着说：「是啊。」

「那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

室友想了想，说：「说了你就得谢我，谢完了你就欠我的，欠着欠着，你就不好意思吃了。不如让它就那么放着，你想吃就吃，不想吃我自己喝。」

小邓听完，半天没说话。

他忽然明白，那一锅粥，其实是一种很用心的「不说」。它不是没有手，手一直在，在灶台上，在盖子上，在那只摆好的空碗上。只是那只手没有伸到小邓面前来拽他，也没有等着他回头道谢。

可他同时也想到：这种「不说」，换一个人来做，也可能是另一回事。如果那锅粥里藏着「我这是为你好，你应该感激」的暗示，那只盖着盖子的锅，就是一根悄悄拉紧的线。粥是同一锅粥，盖子是同一个盖子，差别全在那只手后面的心思上。

他想，自己以后，大概也会成为别人身边的那一锅粥，或者那根线。他还没想好，怎么才能确定自己是哪一个。

事后的「自然」是好的。它的难处是，**它会让人忘了自己是怎么来的**。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有一个「好习惯」，不妨偶尔问一句：当初是什么、是谁，把它放进来的？

提醒一句：如果早饭之后总是不舒服，或者长期有别的不适，不要拿「养成习惯」硬扛，该看医生就看医生。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女老板，姓梁，经营着一家十来个人的搬家公司，有两辆货车，几个搬运师傅，一个会开车又会算账的组长。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四的晚上，是复盘会。这个月的题目只有一个：一位客户说，搬家以后，他家的一只老樟木箱磕掉了一角，而他认为，搬之前是完好的。

**七点整。**　十几个人围着会议桌坐了一圈，没人说话，都看着她。往常这个时候，她会先开口，把公司的规矩重申一遍，再点名批评。

这个月，她给自己立了一条：四十分钟之内，不发言。

**七点十分。** 组长小刘先说：「这单是我们组的，我先讲讲经过。」他讲得有点急，说到后面声音都高了。有人在旁边插话：「上次也是这样，客户说东西坏了，到最后谁也说不清是搬之前就坏的，还是搬的时候坏的。」

**七点二十。** 吵起来了。干了二十年的老丁师傅说，贵重东西、易碎的东西，本来就该让客户自己抱着走，哪是我们的事。一个年轻的搬运工顶了一句：「那客户把钥匙交给我们，图个什么？」两个人都红了脸。

**七点三十。** 梁老板很想开口。她咬了咬牙，手在桌子底下按着手机，屏幕上是她会前写好的一句话：「上次遇到这种事，是谁处理得让客户最后满意的？」

她一直等到七点四十，才把这一句问了出来。

大家愣了一下。接着小刘说：「其实我想过一个办法……上车前、卸车后，各拍一张照，让客户当场看着确认。」

屋里一下子热起来了。有人补充，拍的时候要拍整件东西，不能只拍一个角落。有人说，拍完要把屏幕给客户看一眼，让对方点头。一个年轻人说，可以做成一张单子，客户签字。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一个新的做法就这样一点点搭了起来，到九点，已经细到每个步骤由谁负责。

散会的时候，小刘对梁老板说：「咱们自己琢磨出来的，挺好。」

她笑了笑，没有接话。

晚上回到家，她的丈夫是一位会计，问她会开得怎么样。她把过程讲了一遍。丈夫听完，慢悠悠地说：「那你上个星期不是先找小刘私下聊过吗？」

她愣住了。是的。上周她在停车场碰到小刘，随口提过一句：「要不要在装车前后拍个照？」

那个主意，是她先种下的。

可是，这是不是就等于「咱们自己琢磨出来的」那句话是假的呢？她想了一晚上，想不明白。小刘确实把它接住了。他补全了，扩大了，还说服了那位老师傅，把它变成了一套全公司都认的做法。

第二个月的复盘会，出了一件小事，让她对这套办法又多想了一层。那个月的议题，是一家客户的纸箱全堆在了一个房间里，厨房的锅和卧室的被子混在一起，客户找东西找了两天，很不高兴。偏偏小刘那天出差，没来。

没有小刘，会议室里一下子静了。大家看看她，又互相看看，没有人先开口。她照着上个月的规矩，把手压在桌子底下，一动不动。

这一静，足足过了十几分钟，是那种让人难受的静。她心里一阵一阵发紧，几次想张口说「要不然这样」，又咽了回去。

最后开口的，是那位上个月和年轻人顶过嘴的老丁。他说：「我搬了二十年，封箱的时候，胶带分颜色，红的是厨房，蓝的是卧室，黄的是客厅，客户一眼就知道往哪儿放。我们组一直是这么做的，没写下来过。」

那个年轻的搬运工说：「那我们给客户发一张小卡片，写着红蓝黄分别是哪个房间。」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梁老板那天晚上回家，第一次没有失眠。

她想，上个月的「拍照」，是她种下的；这个月的「分颜色胶带」，她一个字也没提过。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她心里才踏实了一点：如果她的手永远都在，那「咱们自己琢磨出来的」就永远是一半真一半假。而现在，至少有一个月，是全真的。

她也没有天真。她知道，这一次顺利，是因为这件事离老丁的日常太近，是他一辈子的手艺。换一个更陌生的题目，同样的静，也许会让所有人都慌。她不

打算保证这套办法每次都灵。她只是在小本子上记了一笔：下回如果静得太久，就问一句「这件事，你们以前碰到过类似的吗」，只问一句，然后继续等。

她还给自己定了一个很笨的规矩：以后凡是她事先私下提过的主意，会上要说一声：「这个我之前和谁提过。」说出来很难为情，可说出来以后，她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家并没有因此少了干劲。

这一章没有给她标准答案。我只觉得，她做对了一件事：她没有在自己面前替自己辩护。她把「藏着的那只手」摆回了桌面上。真正的「太上」，也许不是手不在，而是手在，别人也看得见，只是它不去攥。

**带 走 的 话**

**最好的管事，听上去是什么也没做；这句话既可以是松手，也可以是藏手。分得清的地方，在下一次。**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一、分、柔、统、复里的哪一环？** 主要在「柔」与「统」之间：同一句「我自然」，既可能是土自己长出来的，也可能是统得最深的一种样子。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 教的是管事的最上等是「不压在人的名字上」；靠的是「下知有之」这样的写法。王弼本、帛书、郭店、北大简都这样写；今天不少书里最常见的「不知有之」，倒是河上公本一路的写法。

◆

18

第 18 章

# 牌子是在缺的地方挂起来的

公共汽车上，靠门的那几个座位，通常漆成与别的座位不一样的颜色，头顶上贴着一块牌子：老弱病残孕专座。

有的城市写得更客气，叫「爱心专座」。

这块牌子，您一定见过很多次。请问一个怪问题：这块牌子，是在什么时候挂起来的?

不会是在大家都主动让座的时候。那种时候，不需要牌子。牌子挂起来，是因为有一些时候，没有人让。有人低头看手机，有人闭眼睡觉，有一位老人抓着吊环在急刹车里晃了两下，周围的人把目光移向窗外。于是有人说，这样不行，得立个规矩。于是有了牌子。

牌子立起来以后，好不好？好。真有用。一个害羞的小伙子，本来不知道该不该起身，现在抬头看一眼牌子，就明白了。

可是牌子也留下了一样东西：它让「让座」这件事，从一个人看见另一个人，变成了一个人看见一块牌子。

您可以想想，村里的人家，几十年的邻居，谁家有老人，谁家有病人，大家心里有数，没人在门口挂「请照顾老人」。这块牌子，是在认不出人的地方挂起来的。

《道德经》的第十八章，说的就是这块牌子。

## ◆ 先把三份本子摆在一起

通行本（王弼本）这样写：

>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
> 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四句，每句两半，前半是缺了什么，后半是冒出来什么。

再看出土的本子。郭店楚简丙组这一章是这样的（据整理者的释读）：

> 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乱，安有正臣。

只有三句。没有「智慧出，有大伪」。

马王堆帛书甲本、乙本，四句都有：

> 故大道废，安有仁义；智慧出，安有大伪；
> 六亲不和，安有孝慈；国家昏乱，安有贞臣。

（帛书写字有不同，有的写「知慧」，有的「孝兹」，「大伪」二字乙本有残缺，据甲本和上下文补。这里照今天的字写出来。）

把三份放在一起，不用学者的眼光，普通人也能看出几件事。

第一，开头多了个「故」字。郭店和帛书都有，通行本没有。「故」是「所以」，说明这一章是从上一章接下来的。前一章最后一句是「百姓皆谓：我自然」，这一章接着说：「所以，大道废了……」上一章讲最好的管事，下一章讲大道废了会怎样。这两章在早期的本子里是一口气读下来的，到了通行本，被一刀切成了两章。

第二，每一句里都有一个「安」字，通行本没有。

第三，「智慧出，有大伪」这一句，郭店没有，帛书有，通行本有。

第四，最后一句的那个臣：郭店写「正臣」，帛书写「贞臣」，通行本写「忠臣」。

下面一个一个看。

顺着「故」字再往回看一步，会发现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其实在说同一件事的两头。

第十七章说：「信不足，安有不信。」第十八章说：「大道废，安有仁义。」两句话是同一副骨架：先缺了一样东西，另一样东西就跟着冒出来。信缺了，冒出来的是不信；道缺了，冒出来的是仁义；六亲不和了，冒出来的是孝慈。

您留心的话，会发现这副骨架里藏着一个很不起眼、却很扎手的东西：**冒出来的这些东西，都有名字。**　　「不信」没有成名，是一种气氛；「仁义」「孝慈」「忠臣」，却都是成了名的、能写在牌子上的。缺的东西没有名字，补上的东西却有名字。

这一点，后面要反复回来看。

## ◆ 先看最小的：正臣、贞臣、忠臣

三个字，读音不同，意思也不一样。

「正臣」，是端正的臣子。「贞臣」，是守得住的臣子。「忠臣」，是忠于君主的臣子。

从「正」，到「贞」，到「忠」，三个本子，一步一步，从「自身端正」，走向「对谁忠心」。这个变化是不是有意改的，我不知道，也没有人给出过让我信服的证明。抄书的人手滑了，一个字写成相近的字，也完全可能。

但我想请您注意这个方向：臣子这个东西，在最早能看到的本子里，是个形容词的名字（端正的人），到了通行本，变成了一个有归属的名字（谁的忠心）。后面第五十七章我们会碰到「以正治国」，那个「正」，是统一的样子。这个「正」和这里的「正」是不是同一个，现在不能说。只是记一笔。

再说「六亲」。六亲指哪六个人，古人的说法不一，一般是说父子、兄弟、夫妇这几对至亲。「六亲不和」，是家里最近的人之间不和了。请注意，这里排在「国家昏乱」之前：先是家里的线松了，再是国家的线松了。《老子》没有说哪个导致哪个，只是把它们并排摆着。

## ◆ 「安」字：两种读法，两种脾气

现在看最要紧的一个字，「安」。

在古文里，「安」字常常用作疑问词，意思是「哪里」。「安有仁义」，如果读作疑问，就是「哪里还有仁义呢」。

可是「安」还可以读作「于是、乃」，意思是「然后才」。「安有仁义」，就是「于是就有了仁义」。

这两种读法，一字之差，整一章的脾气完全不同。

**读法一（反问）：** 大道废了，哪里还有仁义。六亲不和了，哪里还有孝慈。国家昏乱了，哪里还有正臣。

这样读，仁义、孝慈、正臣，都是好东西，大道没了，这些好东西就跟着没了。整一章是一声叹息，一声怀念。它几乎是儒家也愿意说的话：仁义需要一个更大的根基，根基没了，仁义也撑不住。

**读法二（于是）：** 大道废了，于是才有了仁义。六亲不和了，于是才有了孝慈。国家昏乱了，于是才有了正臣。

这样读，仁义、孝慈、正臣，是**缺了东西以后冒出来的东西**，是补丁，是症状。整一章是一声冷笑，一声提醒：您看到哪里高喊仁义，哪里就是大道不在了。

两种读法，学者们都有人主张。这本书不想替任何一家定论。

我只想指出一个事实，我觉得它对读者有用：**郭店本和帛书本，都有这个「安」字，而通行本把它拿掉了。**　　拿掉之后，每一句只剩下一个干干净净的「有」：大道废，有仁义。

没有了「安」，这四句话就只剩下一种读法，就是「于是有」。读法一（反问）被悄悄抹掉了。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最熟悉的这一章，是被拿掉了一个字之后，读法变窄了的那一章。

## ◆ 「智慧出，有大伪」：越传越尖的一句

郭店本没有「智慧出，有大伪」这一句。

这一点，本书不拿它来证明什么。郭店本是摘抄本，还是早期本，学者们没有定论，不能一看见「郭店没有」就说「后来才加上去」。

但我们可以问自己：这一句，在这一章里是什么位置？

其他三句的格式，是「缺了一样大的东西（道、六亲、国家），冒出来一样补丁（仁义、孝慈、忠臣）」。而「智慧出，有大伪」这一句，格式却不同：前半不是「缺了」，是「出来了」。智慧本身冒出来，然后大伪跟着冒出来。

也就是说，另外三句说的是：某样东西**丢了**，才有某个名字。而这一句说的是：某样东西**出现了**，也有一个跟着来的坏东西。

这一句的「大伪」，和第十九章郭店甲本的「绝伪弃诈」（有的学者读作「绝伪弃虑」）隐隐相连：伪和诈，都在郭店里被绝掉了。我们到第十九章再说。

这里只提一点：这一句话，在今天的通行本里是最广为流传的，被许多人拿去当「老子反对聪明」的证据。可它恰恰是三份本子里，唯一一句郭店本没有的。

## ◆ 最容易读错的方向：怀旧

读到这里，容易产生一种很自然的想法：既然「大道废」，那之前有过一个「大道行」的黄金时代；老子是在叹息那个时代没了，希望回到从前。

很多人确实是这样读《道德经》的。

可是这本书一路在说的一句话，是「根是回不去的」。

请您看看这一章，它到底说没说过那个「从前」？

它说的是：大道废了，**就**有仁义。它没有说「从前大道行的时候，人们是什么样」。它没有描述那个黄金时代，一个字都没有。它给我们的，只有后果：这些牌子，在那里挂着。

郭店本的那个「古」字，有意思。郭店简上这个字写作「古」，整理者读作「故」（所以）。这是很普通的读法，几乎所有人都这么读。但如果有人按字面读成「古大道废」，就是「远古的大道废了」，整一章就带上了一股「从前很好」的味道。我没有看到哪位学者这么主张，不敢这样读，只说这条缝是存在的。

我自己的读法，是这样：这一章是一个**诊断**，不是**招魂**。它说：您看见牌子，就知道那个地方的连接松过。它没有说：我们把牌子撕了，就回到从前。

撕牌子不能回去。一块被挂了很多年的牌子，已经变成了一片地方的一部分。老人让座的人，已经把「让座」和「牌子」连在了一起。您拆了牌子，以后没有人记得为什么让。

## ◆ 这里不需要新词

这一章，我想不起有什么新的术语值得拿出来用。

如果硬要用，也很容易：仁义、孝慈、忠臣，是被说出口、被立起来的名。名一立，就成了标准。标准一成，就有人拿它去量别人。量出来不合格的，就变成了「不仁」「不孝」「不忠」。这是第二章已经讲过的「皆知」的事。

可是把这些话换成最朴素的话，也一样站得住：**哪个地方缺了真东西，哪个地方才需要牌子。牌子一挂，真东西更难长回来。**

您看，这一章的话，没有需要任何新字。这是个好兆头，也是一个提醒：如果一章只用大白话就读通了，就没必要硬往上加术语。

## ◆ 这一章在哪里读不动

我最读不动的，是「忠臣」这个词。

「国家昏乱，有忠臣」，这句话读起来，是一声叹息，还是一句挖苦？

如果是叹息，那么忠臣是好的，只是在国家昏乱的时候才显出来。如果是挖苦，那么忠臣是补丁，是国家出毛病的症状。但《道德经》通篇没有一个字说过「不要忠臣」。

而且，请想想，我们每个人都是靠「牌子」长大的。一个孩子，要先被教「这是爸爸，这是妈妈」，才能知道谁是谁。没有名字，就没有关系。名字是有用的。

这一章，没有说清楚它到底是在批评名字，还是在批评**把名字当成唯一**。从文字本身，读不出来。我在后面几章里，会继续盯着它。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叫小满。她念初一，个子长得很快，脾气也长了。

除夕前一天的晚上，一家人在饭桌上说明天去外婆家。妈妈夹着菜，随口说了一句：

「明天去了要主动叫人，别像去年那样躲在我后面。」

小满的筷子停了一下。

「叫谁？」

「该叫谁叫谁啊。二舅、二舅妈、小姨，还有表哥。」

「我不想叫。」

「为什么不想叫？」

「我跟他们又不熟。」

妈妈放下了筷子。她的第一反应，几乎是一句肯定会出口的话：「这是礼貌，是基本的教养，不熟也要叫。」这话她小时候听过无数遍，她妈妈对她说过，她外婆大概也对她妈妈说过。这是一块摆在家门口的牌子，已经立了几十年，写着：孝。

她差一点就要把它搬出来了。

可是她看了一眼女儿，女儿低着头，筷子在碗里拨拉一粒米，脸上不是叛逆，是为难。她忽然想起去年的情形：除夕那天，满屋子的人，女儿躲在门后，

不肯出来，二舅公然说了一句「这孩子怎么这么没礼貌」，妈妈当时脸上挂不住，回家路上说了女儿一路。

她心里一动。

「你上一次见二舅是什么时候？」她问。

小满想了想：「去年过年。」

「再上一次呢？」

「……不记得了。」

「小满，你三岁的时候，」妈妈慢慢说，「二舅给你做过一个小木凳，你记得吗？」

小满抬起头，眼睛睁大了：「那个黄色的小凳子？现在还在我房间里。」

「就是二舅做的。他那时候在家具厂上班，下班带回来一块边角料，在院子里敲了一个晚上。你那时候小，只会坐上去，不肯下来。」

小满没说话，筷子停在半空。

「他是不是……还记得我？」过了一会儿，她小声问。

「我不知道。你自己去看。」

第二天去外婆家，在门口，小满还是有点紧张。妈妈没有在旁边提醒「快叫人」。她们走进屋，二舅正蹲在地上，修一把旧椅子。小满站了一会儿，走过去，指了指他手里的椅子，说：「二舅，我房间里那个小凳子，是你做的吧？」

二舅抬起头，愣了一下，笑了，眼睛都眯起来：「你还留着啊？」

她没有喊「二舅好」。可是那一句话，比叫人，好像更像叫人。

车上回家的路上，小满忽然问了一句：「妈，大舅是不是也给我做过什么东西？」

妈妈愣了一下。她想了一会儿，说：「大舅……给你拍过一张照片，你一岁的时候，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照片还在外婆的相册里。」

「那我下次也要看那张照片。」

妈妈没有说话，只是握着方向盘，心里有一点酸，也有一点暖。她忽然想到，她这二十年里教女儿的那些「礼貌」，其实都是牌子：见了人要叫，吃饭要等长辈动筷，别人送东西要说谢谢。每一块牌子都有它的道理，她也不后悔立。可是她从来没有认真地告诉过女儿，**这些人是谁**。

牌子只写着「叫人」，没写「叫的是谁」。

回家以后，妈妈做了一件事。她找了一个旧相册，把亲戚们的照片一张一张翻出来，在每张照片后面写一行小字：这是二舅，他会做木工；这是小姨，她小时候带你去过动物园；这是大舅，他骑自行车的时候会唱歌。她不是要让女儿背下来，只是想在下一次见面之前，让「二舅」这两个字后面，多挂一点东西。

这当然也是一块牌子。但这是一块**带着线的牌子**，牌子后面连着一个人。

小满后来翻到那本相册，在二舅那张照片后面，用铅笔添了一行：「二舅会修椅子。」

妈妈看到的时候，没有说话，也没有擦掉。

这个小插曲，我并不想把它写成一个教育的秘诀。它也有不灵的时候。比如，去另一位远房亲戚家，小满还是躲在后面，妈妈在她后背轻轻推了一下，低声说「叫一声吧」，她叫了，声音很小，像是在完成任务。妈妈也没有再追。

**牌子有牌子的用处。**　　它是拐杖。一个人刚学走路，或者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拐杖有用。可是拐杖不是腿。当你发现一块牌子越挂越多，「礼貌」「教养」「孝顺」的牌子到处立着，孩子对着牌子叫人，对人却一句话也没有，这时候要问的，就不是「怎么让他更守规矩」，而是：**这个地方，是在哪一次连接松了的？**

妈妈那天晚上在日记里写了一句话：「叫人叫不出来，不一定是孩子没礼貌，也可能是我们让这条线断了两年。」

她又写了一句：「下次不要等到除夕才让她认识二舅。」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女士，叫老苏，四十二岁，在写字楼里做财务，家住十一层。

最近半年，她开始觉得自己的身体有点「绷」。肩膀紧，心里烦，晚上躺着，一点声音都像放大了十倍。尤其是楼上的声音。

楼上搬来了一户新邻居。每天傍晚六点以后，头顶传来「咚咚咚咚」的小跑声，一阵一阵，从客厅跑到卧室，又从卧室跑回来。晚上八点半，偶尔还有什么东西落地的闷响。

**第一次。**她在业主群里发了一条消息：

「请楼上邻居晚上八点以后注意安静，谢谢理解。」

没有人回复。过了两天，电梯里多了一张物业贴的通知：

「文明公约：晚十点以后，请保持安静，共建和谐小区。」

她站在电梯里看着那张纸，心里有一点说不出的东西。纸上写的是「文明」「和谐」，她手心却是凉的。

那几天，她的肩颈越来越紧，晚上睡不好，白天开会走神。她开始在手机里记录楼上的声响，几点几分，持续多久。这像是一份病历，也像是一份起诉书。

**第二次。** 有一天晚上，她终于忍不住，上楼敲了门。

开门的是一位年轻的妈妈，抱着一个大约一岁多的孩子，头发有点乱，脸色很疲惫。屋里灯开着，地上铺着一块软垫，垫子上摊着积木。

「对不起，」年轻妈妈一开口就说，「是不是吵到您了？这孩子刚学会走路，一天到晚在屋里跑，我们已经买了地垫，可是……」

老苏本来准备好了一肚子话，是「公约」上的那一套。这时候一句也说不出来了。

她只是看了一眼孩子。孩子也看着她，眼睛圆圆的，手里攥着一块积木，晃了晃，像是要送给她。

她忽然意识到一件事。**这一个月来，她一直在听的「噪音」，是一个孩子学会走路的声音。** 在电梯里那张纸上，它叫噪音。在业主群里，它叫干扰。在她自己的记录里，它叫「违规」。可是在这个门口，它只是一个孩子，手里拿着一块积木。

**第三次。** 回到家，那些声音没有消失。第二天傍晚六点，「咚咚咚」又来了。

可是有一样东西变了：她现在知道，那是一个孩子，会摔倒，会爬起来，会因为学会了一件新事情而在屋里兴奋地来回跑。她的肩膀，没有立刻松下来，可是松得比以前快。

她没有再记录那份「病历」。她删了业主群里那条消息。有一次在电梯里，她遇到那位年轻妈妈，对方推着婴儿车，她顺手帮着按了电梯。

这当中还有几件事，我觉得值得补记。

那一个月里，老苏试过很多办法。她买了耳塞，睡前戴上，第二天耳朵疼。她下载了一个白噪音的软件，躺在床上听着雨声，却总觉得雨声背后有「咚咚咚」在等着。她甚至考虑过换房子，还认真地去看了两套房。她把这些办法一条一条写在一张纸上，像是在做一份小区生存方案，纸越写越长，人却越来越紧。

她在后来才发现，**这张纸本身，就是一块牌子**：每一条办法，都是在对付一个叫「噪音」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是她自己给起的名字。

再说说那位年轻妈妈。

那天老苏上楼，其实是她第一次看清对方的脸。年轻妈妈的眼底有很重的黑眼圈，抱着孩子的那只手臂微微发抖。她说，孩子夜里醒得多，她和丈夫轮着哄，丈夫出差了，这一周只有她一个人。她还说，物业贴通知的那天，她站在电梯里看了很久，回到家，趁孩子睡着，坐在地毯上哭了一场。

老苏听着，没有说「我理解」，也没有说「没关系」。她只是站在门口，说了一句：「我家有个小地毯，没怎么用，你要不要拿去垫在客厅？」

后来，那张地毯确实铺到了楼上。声音并没有消失，只是闷了一点。可是更要紧的是，从那以后，每次听见头顶的跑动，老苏心里会先出现一个念头：**他今天又练了一遍走路。** 而不是：**又来了。**

当然，也有不灵的日子。有一次她加班回家，累得不行，楼上偏偏那天孩子哭闹到半夜，她躺在床上，还是烦，还是想起那张电梯里的公约。她也没有逼自己「必须理解」。第二天，她把耳塞又拿出来戴了。

她后来对朋友说，名字能改变人对一件事的感觉，却改变不了一件事是否真的在消耗你。**叫法变了，是松了一道缝；消耗还在，就得照顾自己。** 这两件事，她没有混在一起。

这个故事不是想说「忍一忍就好了」。邻里的噪音，有时候真的需要沟通，需要物业，需要规则。可是我想让您看到的是，**那张「文明公约」，是在什么地方挂起来的**：它挂在两个人互相没见过面的地方。名字叫「噪音」的时候，身体是绷着的；叫出「孩子」这个名字，身体就松了一点。这不是玄学，只是我们对一件事的叫法，会改变身体怎么对待它。

如果长期的紧张、失眠，已经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别只靠「换个叫法」，该看医生就看医生。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姓宋的女老板，在老城区开了一家二十多平米的独立小书店。店里除了她，还有一名全职店员小孟，一名周末兼职的大学生。

她有一本厚厚的黑皮笔记本，封面上写着「店员守则」。开店第一年，这本子里是空的。第二年，第一页上多了一行字。

**第三年三月。** 守则第一条：不得在店内打私人电话。

这一条的来历，是有一次她外出进货，店员小孟在柜台后面接了一个电话，打了二十多分钟，期间有个顾客拿着书走到柜台前，站着等，等到最后叹了口气，把书放回去走了。她回来的时候，小孟什么也没说，她也什么都没问，只是当天晚上，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一条。

**第三年六月。** 守则第二条：客人等位超过十分钟，要主动递一杯水。

这是因为有一天下雨，店里满了人，有个老先生等了半个钟头没人理，说了一句「这么大的店，连杯水都没有」，转身走进雨里。她第二天就写了这一条。

**第三年九月。** 守则第三条：不得翻看客人的包。

这一条的来历更难受。有一次，店里丢了一本很贵的画册，她怀疑一位常来的客人，让小孟去「看一下」他的背包。结果什么也没有，客人很生气，再也没来过。后来画册在书架后面找到了，是别的书挤落的。

她把这一条写进去的时候，手有点抖。

**第三年十二月。** 守则第四条：诚信为本，童叟无欺。

这一条，是她写得最顺手的，也是最空洞的。那天，一个老客人来退一本书，书已经被折了角，她按规矩应该不能退，可是店里有一批旧书正在打折，她一时拿不定主意，心里一烦，在本子上写下这八个字，然后合上了本子。

一年过去，笔记本里已经有了十几条守则。

新来的兼职大学生读了一遍。她读得很认真，因为每一条都是用红笔写的，像是什么重要的东西。读完以后，她的反应让宋老板有点意外。

「老板，」她说，「这个守则上，全是'不得'和'要'，可是……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怎么做？比如第三条，'不得翻看客人的包'，那要是我真的看到有人把书塞进包里呢？」

宋老板愣了一下。

她这才意识到：这本笔记本里，每一条规矩背后，都曾经有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下午、一次具体的难受。那些东西，她自己记得清清楚楚，可是笔记本上只剩下一条干巴巴的「不得」。**牌子留下了，伤口的日期不见了。**

大学生接着说：「而且第四条'诚信为本'，我不知道该怎么用。」

宋老板没有马上回答。她把笔记本翻到第一页，用铅笔，在每一条旁边的空白处，补上了一行小字：

「三月，小孟，二十分钟的电话，那个站着等的顾客。」「六月，下雨，老先生。」「九月，画册，那位再也没有来过的客人。」

补到第四条，她停了笔，想了很久，最后写了：「十二月，退书。这一条我其实没想清楚。」

大学生看着最后一行字，笑了一下，说：「这一条，是写得最诚实的。」

后来，那个大学生提出了一个想法：不如以后每一条守则，都附上一个「为什么写这一条」的小故事，新来的人读的时候，先读故事，再读规矩。如果有一天，某一条的故事已经不适用了，就在旁边写上「这一条可以改」。

宋老板同意了。

故事到这里，还有一个后续。

一年后，宋老板的笔记本，从十几条涨到了二十多条。有的守则旁边，补了小故事，有的守则被划掉了，旁边用铅笔写着：「这一条，现在不用了。」

被划掉的第一条，就是「不得在店内打私人电话」。因为后来她发现，这一条把店员逼成了一种紧张的样子：生怕被抓到，反而在柜台前显得拘束，顾客看了更不自在。她改了一个说法：**有电话，说一声，先照顾眼前的客人。**　还是同一件事，从一块牌子，变成了一句话。

有一天，一位常来的老客人在柜台边等她，随手翻了翻那本黑皮笔记，翻着翻着，停在第三页。那里有一行小字：「九月，画册，那位再也没有来过的客人。」

老客人看了很久，抬起头，问：「这个客人，是不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

宋老板愣住了：「您怎么知道？」

「我认识他。」老客人说，「他后来搬去外地了。他跟我提过一次，说那家书店很好，就是有一回……不过没关系，他说他不记仇。」

宋老板站在那里，眼眶有点热。

她后来在第三条旁边，又添了一行铅笔字：

「他不记仇。可我自己要记着。」

这一行字，不是为了惩罚谁。她想让每一个读到这本笔记的新人明白：这些规矩不是用来提防客人的，是用来提醒自己的。

她在笔记本的扉页，也补了一句话，是写给以后每一个读它的人的：

「这些都不是规矩，是我们每次不小心之后，留下的记号。」

这一章没有提供标准答案。但我想，她做对了一件事：她没有撕掉牌子，也没有任由牌子越挂越多。她给每块牌子，补回了它被钉上去的那个下午。

**带 走 的 话**

**牌子挂在缺的地方。看见牌子，先问这里的哪一根线松过，别急着守牌子，也别急着拆牌子。**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一、分、柔、统、复里的哪一环？** 主要在「分」到「统」之间：名一立，就是分了一次；名被立成人人必须照着的标准，就开始统。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 教的是名字是补丁，不是根；靠的是郭店、帛书里的「安」字，通行本把它拿掉了，读法就窄了。

◆



第　三　编

# 名与朴：名字叫完要松手，朴散了要用，用时别割断

## 导　语

这一编十章，围着两个东西转：名，和朴。

第 19 章，最锋利的口号，在越传越尖的路上，自己也成了牌子。第 20 到 24 章，一个人站在写满的地方，一件东西刚碰到时半明半暗，抱着和攥着只差手的姿势，猛的东西留不久却留下一道沟，踮着脚站不久。第 25 章说「强为之名」：名要叫，叫完松手。第 26、27 章谈重和教，第 28 章谈朴散为器。

这一编的反差是：名是不得不叫的，朴散了也是不得不用的，书教的是怎么叫、怎么用，不是不叫、不用。

19

第 19 章

# 挪了一格的「绝」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这六句，被引过的次数，大概比《道德经》里任何一段都多。引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推崇的，说你看，老子早就看穿了，聪明和道德都是害人的东西。一种是不屑的，说你看，这就是道家，反智、反文化，要人回到原始社会去。

两种人，用的是同一句话。

后来有一件事，让这句话变得不那么好用了：一九九三年，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里，也抄着这一章。可是竹简上的话，和这六句，不一样。

## ◆ 先把三份摆在一起

通行本（王弼本）：

>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
>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
> 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
> 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
>
>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马王堆帛书，甲本、乙本这一段，字有出入，大意相同：

> 绝圣（甲本写作「绝声」，声是圣的借字）弃知，民利百倍；
>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 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 此三言也，以为文未足，故令之有所属：
>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帛书乙本「少私」的「私」字残缺，据别本补。）

郭店楚简甲组，据整理者的释读：

> 绝智弃辩，民利百倍；
> 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 绝伪弃诈，民复季子。
> 三言以为辨不足，或令之或乎属：
> 视素保朴，少私寡欲。

（「绝伪弃诈」的末一个字，整理者的释读并不统一，有读作「诈」的，有读作「虑」的。我读到的网上转录没有录入这个字。这里随一种读法写出来，意思差得不大。「辨」也有读作「辩」的。）

郭店本这一章，我看了很多遍，请您也慢一点看。

它也是「三绝三弃」，也是「民利百倍」，也是「盗贼无有」，最后也是「素朴」「少私寡欲」。骨架一模一样。变了的，是里面具体绝掉的东西。

## ◆ 挪了一格

把「绝」和「弃」后面的字，一对一对排出来：

> 郭店：智—辩；　巧—利；　伪—诈
> 帛书、通行：圣—智；　仁—义；　巧—利

先看第一对。郭店是「绝智弃辩」，帛书是「绝圣弃智」。你发现了吗？「智」这个字没有消失，它从「绝」的位置，**挪到了「弃」的位置**。「辩」不见了。「圣」从前面进来，占了「绝」的位置。

像是队伍往后挪了一格，队头换了一个新人。

再看第二对。「巧—利」两个字，原样不动，只是在郭店本里排第二，在后来的本子里排第三。

再看第三对。郭店这一对是「伪—诈」，后来的本子是「仁—义」。

**「伪」「诈」，是两样人人都不喜欢的东西。「仁」「义」，是两样被好多人当作最高尚的东西。**

这一格，换得最大。

换过之后，这一章的口气就变了。郭店的版本，是在说：把那些耍聪明、玩花样、骗人的东西丢掉。读起来，几乎谁都能同意，孔子的学生也可以点头。后来的版本，是在说：把圣、智、仁、义这些被人供起来的东西，丢掉。读起来，就是一句向着儒家去的话了。

哪个是原来的？哪个是改了的？

## ◆ 学界的两派，我两边都放在这里

这件事，学者们没有定论。我只能把两种主张，原样摆给您。

**第一种主张：郭店本更早，后来的本子是改尖了的。** 理由是：郭店这一章里，根本没有提「仁义」这两个字；而且同一座墓里，抄着《缁衣》《五行》《性自命出》这一类儒家的文章，说明当时的人，并不觉得读《老子》和读儒家的书，是互相排斥的事。到了战国中后期，儒、道两家吵得越来越凶，《孟子》大讲仁义，于是有人把《老子》里的「伪诈」改成了「仁义」，让它跟儒家对着干。

**第二种主张：后来的本子更接近原貌，郭店本是被改软了的。** 理由是：抄写郭店这一批竹简的人，大概读的是儒家的书，他觉得「绝仁弃义」太刺耳，就顺手把这一句改得温和一点，改成了「绝伪弃诈」。

还有一种可能，这一种倒不用二选一：郭店这批竹简只是**摘抄**，抄的人挑了自己觉得要紧的段落，别的没抄。那么，没抄的，我们就不知道了。

您看，三种可能，都有人说，也都有话说。

本书的做法是这样的：**不拿郭店当「更纯」的版本，也不拿它当「被改软」的版本。** 我们只看一件确凿的事实：不同时代的抄本，这一章的「靶子」不一样，而且，**靶子越来越大**。从「伪诈」这两样人人皆曰不可的东西，到「仁义」这两样很多人供在案头的东西。

还有一层，是我要自己先说在前面的：这本书的「口味」，喜欢郭店本。因为郭店本最后一句，有「民复季子」四个字，而「季子」这两个字，有学者读作「稚子」，也就是小孩，赤子。这太像这本书的主题了：复归于婴儿。我越觉得它合口味，就越应该提防自己。

## ◆ 「季子」二字，没有人敢拍板

说到这里，顺便把「季子」的事说一下。

郭店简上这一句，字面是「民复季子」。整理者读作「民复孝慈」，也就是说，「季」读为「孝」，「子」读为「慈」（我读到的网上转录，括注就写作「季（孝）子（慈）」；1998 年的整理本原书我没有核到）。后来有多家学者另有读法，把「季子」读作「稚子」，意思是小孩子，赤子；据杨杰一篇文章的转述，是刘信芳、裘锡圭、廖名春、聂中庆、刘钊等先生。另有彭裕商主张，「季子」是「孝慈」的误写，理由是季、孝字形相近。以上都是二手转述，这几位的原文我没有读到。

两种读法，对这一章的影响很不一样。

如果是「孝慈」：去掉了伪诈之后，人们恢复了孝和慈。这样读，郭店和后来的本子，结果是一样的，都是「民复孝慈」，只是前面绝掉的东西不同。

如果是「稚子」：去掉了伪诈之后，人们回到了孩子的样子。这样读，郭店本就比后来的本子，多出一层意思。

我不知道哪种对。我只是把它摆出来，请您带着这条缝往下读。

## ◆ 一个字，两种脾气

这一章里有两个字，在同一章里自己和自己打架。

先看「利」。

第一句：「绝圣弃智，**民利**百倍。」这个「利」，是好处，是百姓得到的利益，是被肯定的。

第三句：「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个「利」，是要被丢掉的东西，是让人动贪心、动歪脑筋的那种「利」。

同一个字，在同一章里，一句里是好东西，两句之后是该扔的东西。如果用一个统一的意思去读，必定有一句读不通。只有把每一个「利」放回它自己所在的那一句，看它是谁的利、利在哪里：百姓得到的好处，是百姓自己的；巧计里算计出来的利，是为了从别人那里捞。

再看「圣」。

「绝圣」，要把圣丢掉。可是翻开《道德经》，「圣人」这两个字出现了几十次，几乎全是正面的：圣人处无为之事，圣人不积，圣人为腹不为目，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一部书里，圣人被夸了几十遍，偏偏在这一章里，被要求「绝」。

这就是前面说的：这一句，是三份本子里，唯一一份把「圣」放进了要被丢的位置的。郭店本里没有。

这是不是意味着，「绝圣」这一句是后来才加进去的？我不能这么说。摘抄的可能性我前面说过了。可是我可以说：**这一句和全书夸圣人的几十处，是顶着**

**的。**　要么两者各指不同的东西，要么这一句是后来的人手笔。本书把这个顶，留在这里。

## ◆ 庄子替「盗贼无有」做了一个解释

读到「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很多人觉得这句话太天真。可是《庄子》的《胠箧》篇里，有一段话，可以拿来对照着看。

《胠箧》说：「绝圣弃知，大盗乃止。」又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大意是：偷一只带钩的小贼，被抓去杀头；窃取了整个国家的人，反成了诸侯，而诸侯的门里，偏偏供着仁义。

这段话的路子是这样的：圣人订出了斗和斛、秤和砣、符和玺、仁和义，这些都是为了防贼、为了公平。可是大盗来了，他不用偷别的，他偷的就是这些——把斗斛秤砣握在自己手里，把仁义的招牌挂在自己门上。标准立得越高，越值得偷。

这是庄子书里的话，不是《老子》里的话。《胠箧》的成篇年代，学界也有争论，不能说《老子》这一章就是它的源头，或者反过来。可是它至少给「盗贼无有」提供了一个不那么天真的读法：这一句说的，也许不是「没有了贪心就没有小偷」，而是**把东西立成标准、立成招牌的地方，正是大盗最爱来的地方**。

这样一来，「绝圣」和「盗贼无有」，就连上了。

## ◆ 孝慈出现了两次

现在回头看上一章。

第十八章说：「六亲不和，安有孝慈。」这里的孝慈，是**牌子**：六亲不和了，才需要把孝慈这两个字挂出来。

这一章说：「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这里的孝慈，是**真东西**：把仁义丢开，孝慈就回来了。

同样两个字，前一章是缺了东西以后冒出来的名，后一章是丢掉别的名之后回来的实。

如果用一个统一的意思去读「孝慈」，这两章就打架。放回各自的语境里读，各站各的：第十八章的孝慈，是被喊出来的；第十九章的孝慈，是没有喊、自己回来的。

再往深一步看，我有一个自己的读法，不敢说这是老子的本意：仁义，是两个**品质**的词，说的是一个人「有多好」。孝慈，是两个**关系**的词，说的是子对父、父对子，一上一下，连着两个具体的人。品质可以拿来比，拿来评，拿来立成标准，关系只能一个一个地过。所以「绝仁弃义」之后，回来的是**关系**，不是另一个品质。

这是我的读法，您可以不同意。

### ◆ 又是绞丝旁

停一下，看一个字：绝。

导论里讲过，「统」是绞丝旁，是丝的头绪被一只手攥住。「绝」也是绞丝旁。《说文》里解这个字，据说是「断丝也」，把丝剪断。

一个字攥住线头，一个字剪断线。

再往下看那句「见素抱朴」，「素」字，下面也有一个丝：没有染过的丝绢。

统，绝，素，三个字，一个旁。

我读到这里，心里有一点说不出的东西，先把它记下来，不敢多说。如果「统」是一只手攥着丝的头，把丝拽向一个方向，那么「绝」在这个画面里，就不是「毁掉丝」，而是**剪断那根被拽着的线**：让每一根丝，不再统统指向那一只手。

按这个读法，「绝圣弃智」就变得没那么吓人了。它不是要把圣人和聪明人消灭，是要把「所有人都盯着一个被供起来的样子」这件事，剪断。

当然，这只是顺着字形读下来的一个画面。字形是后来的人看的，不一定是写这句话的人想的。我把它放在这里，当作一个线头，不当作证据。

## ◆ 这一章自己承认「不够」

整一章里，我觉得最让人意外的，是后面那两行。

前面三个「绝」、三个「弃」，说得斩钉截铁。可是紧接着，原文说：「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

这句话的意思，大致是：这三条话（文，一般解作文辞、条文），作为一篇话来看，还不够，所以要让人们**有个可以归属的东西**。

注意，这是老子自己在说：**光是「绝」，不够**。

三个「绝」之后，留下一个洞。洞不能空着。所以，要给人一个「属」，一个靠得住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素」，是没染过色的丝绢。我们在导论一里见过丝的画面，素是没有被染、没有被织成花样的那一团。「朴」，是没有雕琢的木头，第二十八章会讲，「朴散则为器」，朴一散开，才变成一件一件的器皿。「见素」是看见它，「抱朴」是抱住它。

请您看一眼，「绝」是一个很斩钉截铁的字，可是到了「少私寡欲」，口气一下软了：少，寡，都是「减一些」，不是「全无」。

也就是说，这一章有两种口气。前三句是**口号**的口气，后一句是**过日子**的口气。口号让你记住，过日子的话让你能做。

从文本上看，这一章几乎是自己在提醒读者：别只拿着前三句，把它当成全部。

## ◆ 一个太顺的对位，我不敢信

写到这里，有一个对位，很顺手地冒出来了，我先说，然后请您和我一起不信它。

三个「绝」，对三个界。

绝圣弃智——这是想法里的事，说的是脑子里供着什么样的标杆。绝仁弃义——这是心里的事，说的是自己要做个什么样的人。绝巧弃利——这是环境里的事，说的是外头的工具和利益。理念、自我、现实，三个界，三个绝，整整齐齐。

多漂亮。

我最不相信的，就是这个。

不信的理由有三条。第一，郭店本的三个绝，是智辩、巧利、伪诈，怎么也排不进这三个界里去。第二，这个对位是我拿着一个现成的格子，去往文字上套出来的，不是从文字上的哪一处「扎手」的地方长出来的。第三，把「三界」这些词全删掉，这段话一个字都撑不起任何论证。

所以，这个对位，在这里作废，不用。

## ◆ 这里能长出一点东西

扎手处已经很清楚了：靶子挪了一格，从「伪诈」挪到了「仁义」；「孝慈」一个在牌子上，一个在真事里；最后，文本自己承认「文不足」，要补一个「属」。

顺着这几处，我想放进两个字母，但只放两个，因为只有这两个，是从这几处长出来的。

**第一个：S。** 它指的是已经显出来的、被人看见的那个样子。「圣」就是这样一个字：圣人，是一个做成了的、被供起来的、被人看见的样子。仁、义，也是这样：它们是别人已经做成了、被总结出来、写成了字的样子。

郭店本到后来的本子，靶子从「伪诈」挪到「圣仁义」，就是从「人人讨厌的手法」，挪到了「已经显出来、被人当成标杆的样子」。

**第二个：D。** 它指的是一个样子是怎样一步一步做出来的那条路。第十七章，百姓说「我自然」，抹平了的，就是这条路。「圣」也是这样：当一个人被供为「圣」，人们记住的是他的样子，他走过的路却不见了。

于是，「绝圣弃智」可以这样读：不是不要智，不是不要好的人，而是**别把一个已经显出来的样子，当成可以照抄的标准**。照抄一个显出来的样子，是照抄一个抹掉了路的结果。每个人抄来抄去，抄的都是一个人的样子，没有人再走自己的路。

「民利百倍」，在这个读法里，有可能是这样一个意思：当不再有一个被抄的标杆，每个人自己走自己的路，**一条路变成了百条路**。这一点，文本没有明说，是我的猜想，请您当猜想读。

那么「属」是什么？「见素抱朴」。素是没染的，朴是没雕的，说的是：**还没有被写成某个固定样子的地方**。这一章的「绝」，绝的是把一个样子立成标准；「属」，是保住那个还能被写的地方。

这时候我想再说一句：E，这一章用不上。我找不到哪一句话需要它。不需要，就不放。

## ◆ 回落：这句最锋利的口号，自己就是一块牌子

这一章的发现，我觉得可以回过头来，解释上一章的一件事。

上一章说：牌子是在缺的地方挂起来的。

现在看这一章：「绝仁弃义」是整部《道德经》里最锋利的一句口号，是后世无数人拿来当旗帜的一句话。可是，把现在能看到的本子排一排，越往后，靶子越大，口气越尖。（至于是传尖的，还是郭店抄软的，前面说过，没有定论。）

一句口号被越磨越尖，往往意味着：说这句话的人和被针对的人之间，**那根线已经松了**。道家和儒家，在更早的年代，同一座墓里抄着两家的书，彼此还没有这么大的火气。到后来，两边吵起来，口号就越喊越响。

也就是说，「绝仁弃义」这块牌子，是挂在儒道之间连接松掉的地方的。它是一个**症状**，不是一个源头。

这个说法，我也不敢说是已证。证据很单薄：两种主张里，只有一种主张支持它。可是它至少让我们对自己的读法保持警惕：这本书读《道德经》的这套办法，如果被人记成一句口诀，「绝一切统一」，放在墙上，它也会变成一块牌子。

### ◆ 这一章在哪里读不动

有两处。

一处，是「盗贼无有」。把巧和利丢掉，就没有盗贼了？这一句读起来，很像一句过分乐观的话。历史上没有哪个小偷是靠听了这句话就放弃的。前面借庄子的话，给了它一个不那么天真的读法，但那是庄子的路子，不一定是《老子》这一章的本意。我读的时候，只能把它当作一个**方向**，不能当成一个**预言**：巧和利越少的地方，让人动歪脑筋的缝隙越少。仅此而已。

另一处，是「圣」。这一章要把圣绝掉，别的几十处却在夸圣人。我前面说，这是个顶。但我自己并没有消化这个顶。我只是诚实地把它放在这里。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姓谷的语文老师，在一所中学里带了三年辩论队。今年春天，队伍拿了市里的冠军。庆功宴过后的第二天，他给全队的孩子写了一封信，没有发给家长群，是一人一张手写的。信是这样的：

「同学们：

先说一句，恭喜你们，真心的。冠军杯很重，你们抱着它拍照的样子，我会记很久。

可是我今天要给你们认一个错，认完这个错，我们下学期可能会过得很不舒服，我先提前说一声。

这三年，我教了你们很多东西：怎么在三十秒之内找到对方话里的漏洞；怎么在被打断的时候，不慌，微笑，把话接回来；怎么用一个数据压住对方的气势；怎么用一个反问，把问题抛回去。这些，都是真本事，不是假的。比赛场上，它们帮你们赢了。

可是半个月前，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想明白。

那天决赛前一晚，小琪问我：'老师，我今天辩的是反方，可我心里其实觉得正方更对。我是不是应该把自己的想法先放一边？'

我当时说：'比赛就是比赛，辩题是抽的，立场是分的，你要做的是把你抽到的那一边辩到最好。'

她点点头，走了。

她走了以后，我坐在办公室里，忽然觉得自己说了一句很顺口、很正确、很漂亮的话，可是我心里有个地方一直在不对劲。

后来我想起，去年小树练习的时候，我让他一场辩正方，一场辩反方，两场他都赢了。我当时很得意，说，看，这就是辩手的功夫，两边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可小树有一次私下跟我说：'老师，有时候我辩完，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想。'

我当时笑着说：'那是你成熟了，学会了换位思考。'

现在我不那么确定了。

《老子》里有一句话，我读了很多年，一直觉得是句过激的话：'绝智弃辩，民利百倍。'我教你们辩，教得很用心，你们辩得很漂亮。可我越来越觉

得，我可能教出了一种东西：一个孩子，能把任何一个立场说得很漂亮，却越来越不知道自己的立场在哪里。

所以下学期，我想加一个活动。每周一次，一场比赛：没有胜负，没有评委。每个人只讲一件自己真的经历过的事，三分钟以内，不用观点，不用论证。听的人只许问两句话：'然后呢？'和'当时你是怎么想的？'

我知道你们会觉得无聊。我知道有的家长会觉得耽误了备赛。我也知道，下学期的联赛，我们很可能打不到今年的名次。

可是我想让你们有一个可以'属'的地方。技巧我一样都不扔，我还会继续教。只是我想让它们排在第二位。第一位，是你们自己，是那个在辩论场上，随时可以回来站一站的地方。

我不确定这样做是对的。写这封信，也是想让你们知道，老师也有不确定的时候。

谷老师」

这封信发出去之后，第一次活动，没有人说话。大家低着头，翻手机。

最后，是小树先开了口。他是全队最能说的人。可是这一次，他讲了六分钟，讲的是一只流浪猫，每天傍晚会蹲在他家楼下，后来有一天不来了。他讲到最后，声音有点抖，一直没有下结论。

听的人问：'然后呢？'

他说：'然后……我每天下楼，还是会看一眼那个位置。'

没有人再问第二句。

下一个学期的联赛，队伍止步在八强。有家长在微信上问谷老师，怎么回事。他回了一句：'我们这学期，换了一种训练方式。'没有多解释。

信发出去的第三个星期，小琪回了一封信，写在一张便利贴上，贴在谷老师办公室的门上：

「谷老师：

我看了您的信，哭了一下，不是因为难过。

我想告诉您一件事。上次比赛，我辩的是反方，我心里不同意，但我还是辩赢了。赢了以后，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像是我把自己借给了一个陌生人，用完了才还回来，可还回来的东西，好像少了一点。

我不知道少的是什么。

我这个星期练习讲'真事'，我讲的是我奶奶的院子。我讲到一半，忽然想不起来那棵枣树到底在院子的哪一边，是东边还是西边。我卡住了。同学问我'然后呢'，我说，我不知道。

那是我第一次在讲话的时候，说了'我不知道'，而不是编一个。

我觉得好像找回了一点点少掉的东西。

小琪」

谷老师把便利贴撕下来，夹在了教案本里。

他想了很久，要不要把它给其他孩子看。后来他没有。他怕这张纸，也会变成一块牌子：大家会以为，说'我不知道'，就是对的了，就会排着队说'我不知道'。

所以他只做了一件事：下次活动开始前，他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今天可以说，我不知道。也可以不说。'

他有没有后悔，我不知道。可是在那封信的最后一页，他给自己补了一行铅笔字，是留给自己的：

'绝，不是扔掉，是把它放在第二位。'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三十八岁的女士，叫小姚，生完孩子两年。她梳妆台上，有一排东西：洗面奶、爽肤水、精华、眼霜、面霜、防晒、面膜、去角质的、睡前涂的、睡前再涂一层的。一共十七瓶。

她不是个爱美的人，至少她自己这么认为。她是被朋友圈一点一点喂出来的：这个人说某某成分抗老，那个人说某某步骤不能省。每买一瓶，她觉得自己在对抗一些东西，对抗时间，对抗产后的疲惫，对抗镜子里那个有点陌生的自己。

**第一周。** 一个周日的早晨，孩子还在睡，她站在洗手台前，看着那一排瓶子，忽然有点喘不过气。不是因为多，是因为每一瓶后面，都站着一个「应该」：应该涂，应该按这个顺序，应该坚持。她把所有瓶子从台面上拿下来，放进一个纸箱，只留下了洗面奶和防晒。

她给自己定的规矩是：只试四个星期，四个星期之后，想拿回来哪一瓶，就拿回来。

第一天早晨，她对着镜子洗完脸，什么都没涂，盯着自己看。脸有点紧，有点干，有点黄。她第一次觉得，原来自己的脸，已经很久没有被她「看见」过了。她看见的，一直是一张「待办事项」，需要处理的清单。

**第二周。** 皮肤适应了，紧绷感没有那么明显。她发现，早上出门的时间，多出了十五分钟。这十五分钟，她站在阳台上，什么也不做，看孩子的幼儿园校车来来去去。

可是焦虑没有消失，换了个地方。有一次，朋友圈里有人晒了抗衰的新品，她盯着看了很久，手指悬在购买键上。最后她放下手机，对自己说：不是没有想法，是我先让它们在那里待着，不去追。

**第三周。** 周末，婆婆来看孩子，在门口盯着她看了一眼，说了一句：「你最近气色怎么这么……」后半句她没有说完。小姚心里咯噔一下，以为是要说「难看」。

婆婆接着说：「怎么这么像你刚结婚那会儿。」

小姚愣住了。她那天晚上站在镜子前，看了很久。她并没有变年轻，皮肤还是有细纹，眼下还是有青影。可是她第一次觉得，这张脸，是她自己的。

那一周还发生了一件小事。孩子趁她洗完脸，用沾着饼干渣的手捧住她的脸，说：「妈妈，脸软软的。」

她没有躲。

**第四周。** 她把纸箱打开，拿回了三样东西：一瓶保湿的，一支润唇膏，一支睡前的护手霜。其余的，她没有扔，也没有再买，先放着。

她后来跟朋友说，这个月最大的收获，不是皮肤变好了没有，而是：**她知道了哪一瓶是她自己要的，哪一瓶是别人让她要的。** 以前这十七瓶，她分不出来，现在三瓶，每一瓶她都说得出理由。

中间有一天，她差点前功尽弃。

那是第二周的周四，一位多年的朋友约她吃饭，一坐下，朋友就盯着她的脸看，说：「你最近是不是不打理自己了？女人过了三十五，是不能松的，一松就下来了。」

她笑着岔开了话题，回到家，在洗手间里站了很久。镜子里的脸，被厕所顶灯照得更清楚了。她觉得朋友的话，像一块石头，落在了她刚刚腾空的地方。

她那天晚上把纸箱打开了一半，手伸进去，拿出一瓶精华，又放了回去。她对自己说：我再等一个星期。

事后她想，如果朋友那句话是在第一周说的，她大概已经投降了。是第二周早晨多出来的那十五分钟，在阳台上，她看到了校车上孩子的小脸，那点安静，撑住了她。

四周之后，朋友再见到她，没有再说什么。她们一起吃饭，朋友说，其实自己也有十几瓶，每天都在想要不要少用几样，又怕。

小姚说：「我也怕，我只是试了一个月。」

她没有劝朋友照着做。她明白，那一个月对自己有用，不等于对别人有用。这是一个故事，不是一份处方。

有一件事要特别说一句：这不是「什么都不做」的故事。小姚在那个月里，每天早上留给自己的那十五分钟，是「属」，是有地方归的。如果只是拿走瓶子，什么也不放，一个空出来的早晨，很容易重新被另一堆东西填满。

提醒一句：如果皮肤有持续的不适，比如红肿、疼痛、反复发作，别拿「回归简单」硬扛，去看医生。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姓方的老板，在老城区开了一家二十来平米的茶叶店，一开就是二十年。临近春节，是一年里最忙的时候。他过去的做法，是备足礼盒，一共六款，价格从三百八到一千二不等。每款都配着一套话术：「这是明前的」「这个是三年的老白茶，越放越值钱」「收藏级的，送人特别有面子」。

**腊月二十三。**　这一年，他做了一个决定：礼盒只留两款，其余的撤掉。散装茶，只卖三种，装在牛皮纸袋里，每一款旁边贴一张小卡片：产地，采摘时间，五十克多少钱。没有故事，没有「收藏」，没有「升值」。

他的小伙计小邱，一听就急了：「方哥，这可是春节啊，礼盒是一年的大头。」

方老板没说话，把一块手写的价目牌挂在了墙上。

他做这个决定，是因为去年春节后，一件事一直压在他心里：小邱有一回，把几盒礼盒悄悄卖给了熟人，说是「内部价」，价格比牌价低了三成。账面对不上的时候，小邱承认了，说不是他一个人想的，是店里的价目太多层了，连他自己都记不清，哪一个客人该给哪一档。

方老板那天晚上想了一夜。他想，是不是我给他留了这个缝？每一款有三档价，每一个客人有一套话术，每一套话术后面有一个空档，这个空档，既能让我赚钱，也能让别人钻进去。

**腊月二十五。**　第一天卖，生意明显少了。一位熟客拿起新的价目牌，看了很久，说：「这个……怎么没有我们以前那种'送礼的'了？」

方老板说：「您要是送人，这两款礼盒，也合适，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多花样了。」

客人买了一小袋散茶，走了。

**腊月二十八。**　一位老顾客，六十多岁，每年都买最贵的那款。他走进来，看见墙上的牌子，站在那里，半晌，说：「方老板，你这是不想做生意了？」

方老板笑了笑：「不是，我想做点实在的。」

那位客人没有买，说下次再来。

**腊月三十。**　年底结算，礼盒的销量，比去年少了大约三分之一。这是他早就料到的。

可是有一件事，他没有料到。除夕下午，店里快打烊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推门进来，站在柜台前，看了很久牌子，说：「我爸爱喝茶，可是我不懂。你这个，直接告诉我就行，哪个好？」

方老板拿了一包最便宜的，说：「您爸要是爱喝，这个就够了。」

那个男人愣了一下，笑了：「我以前不敢进茶叶店。」

「为什么？」

「总觉得进去一次，就要被人带着买一堆我不知道的东西。」

他买了两包，走了。

年后，方老板算了一笔账。收入少了一些，大概少了两成。但他发现，这一年，没有一个客人来找他说「当初买的茶，听说不是那个价」。账上也没有再出

现过「对不上」的地方。小邱后来还是留在了店里，有一次他对方老板说：「方哥，现在我心里踏实多了。」

方老板没有告诉他，自己心里也踏实多了。

第二年春节，方老板的店里，发生了一件他自己都没想到的事。

腊月二十八，那位去年问他「是不是不想做生意了」的六十多岁老顾客，又推门进来了。他站在门口，没有直接走到柜台，而是在店里转了一圈，看了看那三种散茶，看了看墙上的价目牌。

「我去年在别家买了礼盒，」他说，「五百多的，回家喝了，不如你这个三十块的。」

方老板没有说话。

「不是说你这个好，」老人接着说，「是我喝出来了，那个五百的里头，有一半是盒子。」

他买了二百克，让方老板给他分成四小袋，拿回去给四个孙子辈的一人一袋。

那天晚上，方老板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今天卖得不多，可是有一个老客人回来了。

他没有因此觉得自己赢了。他算过账，这两年下来，他的收入确实少了一些，而且以后也不会回到以前的水平。有时候他还是会犹豫：礼盒到底要不要重新做回来几款？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要实在。他没有把这个犹豫收起来，也没有强行回答它。

他只是在价目牌的下面，加了一行小字：

「这里没有收藏，没有升值，只有今年的茶。」

小邱看了，问：「方哥，这个写上去，算不算也是一种话术？」

方老板愣了一下，笑了：「你说得对。」

第二天，他把那行小字擦掉了。

这个故事不是想说「简单就是赚钱」。他丢掉的那三分之一，是真金白银，有的老客户从此不来了，这也是真的。**他换回来的，是一种别人不一定看得出来的东西：缝隙少了。**

还有一件事：他没有让店里只剩下「绝」。那个春天，他在店里，每周留一个下午，请熟客坐下来，一起喝茶，不卖，不讲，只喝。「属」在这里，是那个下午。

带 走 的 话

**「绝」之后要有「属」。这一章最锋利的口号，在越传越尖的路上，也成了一块牌子。**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一、分、柔、统、复里的哪一环？**主要在「统」到「复」之间：靶子从「手法」挪向「标杆」，是怕标准被立成统；「见素抱朴」是复。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别把已经显出来的样子当成唯一的标准；靠的是三份本子里靶子挪动的那一格，和「文不足」的那一句自白。

◆

20

第 20 章

# 众人都在过节，我停在门口

这一章，请您找个安静的地方，大声读一遍。

不是默读，是出声。读到「沌沌兮」的时候，嘴唇是合着的，声音在鼻腔里转一圈。读到「儽儽兮」，声音往下掉，像一个人垂着肩膀走。读到「昭昭」「察察」「昏昏」「闷闷」，一对一对，亮的，细的，暗的，闷的。

这一章是《道德经》里最像一首诗的一章，也是最像一个人在说话的一章。别的章，老子在讲道理；这一章，有一个「我」站出来了。

## ◆ 原文

> 绝学无忧。
> 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
>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 荒兮，其未央哉！
>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
> 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
> 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
>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 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 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
> 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
> 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先用大白话走一遍。

「绝学无忧」，把「学」断掉，就没有忧愁了。

「唯之与阿」，一般的解释是：晚辈对长辈，恭恭敬敬答一声「唯」，和懒懒散散地应一声「阿」，这两种回答，差多远？「善之与恶」，好和坏，又差多远？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别人害怕的，我也不能不怕。

「荒兮，其未央哉」，荒荒茫茫啊，没有尽头。

「众人熙熙」，别人都兴高采烈的，像参加盛大的宴会（太牢是牛羊猪三样齐全的大餐），像春天里登上高台游玩。

「我独泊兮，其未兆」，只有我，静静地停在那里，一点征兆也没有（兆，原指占卜时龟甲上烧出来的裂纹，是一个「迹象」）。「如婴儿之未孩」，像还不会笑的婴儿。「儽儽兮，若无所归」，垂头丧气的，好像没有地方可以回。

「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别人都有富余，只有我像丢了什么。

「我愚人之心也哉」，我真是一颗愚人的心啊。「沌沌兮」，混混沌沌的。「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明明亮亮，我暗暗沉沉。「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俗人精明利落，我闷闷糊糊。

「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这两句各个传本的用字出入不小（有的本子作「澹兮其若海」，有的作「忽兮若晦」），大意是：一个没有边的深处，一阵不知停在哪的风。

「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别人都有用处、有凭靠，我又顽固又粗鄙。

「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只有我不一样，我看重的，是从母亲那里吃奶。

## ◆ 第一个缝：这是一章，还是两章接在一起的？

现在做一件事：看看这一章在出土的本子里长什么样。

郭店竹简乙组里，有这一章，但只有前半。照整理者排的简序，读下来是这样：

> ……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损之或损，以至无为也，无为而无不为。
> 绝学无忧。唯与呵，相去几何？美与恶，相去何若？
> 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
> 人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

郭店乙里，这一章到「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就停了，后面直接接着另一章的开头（就是今天的第十三章「宠辱若惊」）。

后半，那一大段「众人熙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郭店本里没有**。

这是一个要小心说的事实。我前面说过好几次：郭店本是早期形态，还是摘抄本，学界没有定论。后半没抄，可能是它后来才长出来，也可能是抄的人没选。所以我不能说「后半是后来加的」。

可是有两件事，可以放在这里：

第一，**这一章最动人的、也是这本书最喜欢的那一半，恰恰是郭店本里没有的那一半**。　婴儿，没有地方回，食母，我独……这些都是这本书的母题爱听的话。越爱听，越要多问一句：我是不是因为它顺耳，才特别爱它？

第二，郭店乙的前半，接在第四十八章后面。「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无为而无不为」，紧跟着就是「绝学无忧」。

这个次序很有意思，它直接告诉了我们「学」指的是什么。

第四十八章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学」，是**日益**，是一天比一天多一点：多一条规矩，多一个技巧，多一层知识。既然「学」就是「日益」，那么

「绝学无忧」，就是**不再靠一天天往上加来过日子**，忧愁自然就少了。（后面第四十八章我们还要细读。）

这一点，对读后半很重要：后半的「我」，并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他是一个**不再靠「加」来过日子的人**。

还有一个小插曲：这四个字「绝学无忧」，到底属于上一章的末尾，还是这一章的开头，各本的排法不同。有的整理者把它排在第十九章的结尾，接在「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之后，当作第四条「绝」；通行本把它放在这一章的开头。郭店乙里它紧跟在「无为而无不为」之后，是这一章的开头。这一句放在哪里，都能读，可是读出来的口气不一样：放在十九章末尾，它是又一条口号；放在这一章开头，它是一首诗的题目。

## ◆ 前半：被「学」逼着活的人

前半四句，其实是一段很不起眼的对话。

「唯之与阿，相去几何？」

「唯」和「阿」，都是答应，都是「哎」。可是「唯」是对长辈的恭敬，「阿」是不耐烦的随口。古人讲礼，这两个字之间有一条很分明的线，就像我们今天说，叫「您」和叫「你」，是有区别的。老子问：这条线，差多远？

「善之与恶，相去若何？」

好和坏，又差多远？

这两个问句，没有答案。它不是在说「唯和阿没区别，善和恶没区别」。它是在问：**那条线，到底有多宽？** 你用了半辈子学来的规矩、分别、高低，差距是不是真像你以为的那样大？

然后是第三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这一句，我读了很多遍，读得很不舒服。因为它像是在**认怂**：别人怕的，你也得怕；老子刚刚还在问「相去几何」，转头就说「不可不畏」。

郭店和帛书的写法，给了一点线索。郭店乙作「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帛书乙本作「亦不可以不畏人」。两个本子都多了一个「亦」字，通行本没有。

「亦」，是「也」，是「还是」。「别人怕的，（我）也还是不可以不怕。」这个「亦」，带着一种**不情愿的让步**：我知道那条线没那么宽，可是别人所怕的东西，我也还是不能当它不存在。

通行本把「亦」拿掉了。「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就成了一句干巴巴的命令。

还有一个小细节：郭店乙里，这一句紧挨着「人宠辱若惊」。「人」字到底算上句的结尾，还是下句的开头，也有不同的断法。如果算下句的开头，那么「畏」之后，立刻是「惊」。**怕，然后是惊**。　　这个顺序，后面第十三章会说到。

所以，前半讲的是这样一件事：一个被「学」得满满的人，学来了分别，学来了高下，学来了「该怕什么」，他自己不一定相信这些，却不敢当它们不存在。

后半，就是这个人，在人群里站着的样子。

## ◆ 后半：一个人站在节日的门口

现在看后半的画面。

满街的人都在过节。太牢摆上桌了，牛羊猪样样齐全。春天来了，大家争着登台远眺，笑声一浪一浪的。

只有「我」，停在那里。

「泊」，是船靠岸停着。「未兆」，是还没有任何征兆：没有裂纹，没有记号，没有任何一个「这是什么」。就像一个婴儿，还不会笑，还没有被逗出过第一声。

然后是叠字「儽儽」，垂头丧气。（「沌沌」要晚一些，在「我愚人之心也哉」之后才出现。）再然后是一句很重的话：「若无所归」，像是没有地方可以回。

别人「有余」，「我」像是「遗」，丢了什么。别人「有以」，有用处、有来路，「我」却是「顽似鄙」，又钝又土。

这一段，读到这里，几乎让人心疼。一个人在满街的热闹里，停在门口，不肯进去，也不知道去哪儿。

## ◆ 数一数「独」字

请您和我做一个小小的统计：这一章里，「我独……」一共出现了几次？

通行本：我独泊兮，我独若遗，我独昏昏，我独闷闷，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六次**。

马王堆帛书乙本，按一份释文数，是这样的：我独若昏，我独闷闷，我独顽似鄙，吾欲独异于人。**四次**。　「我泊焉未兆」这一句，帛书里没有「独」字。「众人皆有余」后面，帛书乙作「我愚人之心也」，没有「我独若遗」这一句。

也就是说，通行本比帛书乙本，多了两个「独」。

再看最后一句。通行本是「我独异于人」，是一个**事实**：我和别人不一样。帛书甲、乙本都是「吾欲独异于人」，多了一个「欲」字：我**想要**和别人不一样。

一个「欲」字，把整一章的底色换了。

「我独异于人」，是被迫的，是命，是没办法。「吾欲独异于人」，是一个想法：我愿意站在这里。前者让人心疼，后者让人犹豫。

这一章整篇都在说「愚」「闷」「昏」「鄙」，一个自称是糊涂人的人，说了四次、六次「我独」，说「我」和「众人」不一样。这里面，有没有一点点得意？

第二十四章会说「自见者不明」，自己显摆的人，反而看不清。我开头就说过，这本书本身是一次很大的自见。那么这一章里的「我独」，是真的谦卑，还是一种谦卑的姿势？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通行本里的六个「独」，比帛书里的四个「独」更吵一点，那么越往后传，这个「我」越站得显眼了。

### ◆ 愚，和一个后面还会碰到的「闷闷」

「我愚人之心也哉。」

这个「愚」，是好的。在这一章里，它是一个人自称的，带着自嘲，也带着一点自得。

可是到了第六十五章，会有一句「将以愚之」，那里的「愚」是治理者对百姓做的事，读起来让人不舒服。同一个字，一个是自己要的，一个是别人给的。

这一点，到第六十五章再说。

再看「闷闷」。「俗人察察，我独闷闷」，闷闷是糊里糊涂。

等到第五十八章，会再碰到这个词：**「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那里的「闷闷」，是好的，政治上宽厚、不细察。「察察」是不好的，细察得太狠，百姓就变得残缺。

这一章的「察察」和「闷闷」，在第五十八章里，成了两种治国的方式。这样一来，这个「闷闷」的「我」，就不光是一个孤独的诗人，他还是一个**可以拿来治国的人**。这一点，我现在没法往下说，只是留一个线头。

## ◆ 食母

最后一句：「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食」，是吃，在这里读「sì」也说得通，意思是「哺育」。「食母」，可以读作「从母亲那里吃奶」，也可以读作「以母为食」，就是靠着「母」来养活。多数注家把这个「母」解作「道」。

整一章，到这里收在一个**吃**字上。

请您想想这个画面：一个人停在节日的门口，没有地方可去，垂头丧气，像还不会笑的婴儿。最后一句，他说，我和别人不同，我看重的是，吃母亲的奶。

一个婴儿的「独」，不是独立，是**依靠**。他不一样的地方，恰恰是他保持着被喂养的状态。

在《道德经》里，「母」这个字，出现过好几次：第一章「有名，万物之母」，第二十五章「可以为天下母」，第五十二章「既知其子，复守其母」。它不是「一个孤零零的、独立的、了不起的东西」，它是一个**喂养者**。

那么这一章最后的那个「独」，说的并不是「我是孤独的天才」，而是：**我没有断奶**。

## ◆ 这一章最让我不放心的地方

我不得不说一句：这一章，太顺了。

婴儿、沌沌、未兆、食母，几乎每一个词，都是这本书想听的话。我读到这里，心里会升起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对了，就是这样，这就是那片还能被写的土，这就是「婴儿性」。

一旦出现这种舒服的感觉，我就想起这本书自己立的规矩：把所有的术语删掉，再读一遍，论证还站得住吗？

我试了一下。删掉所有框架里的词，这一章里还剩下：

一、郭店乙里，这一章只有前半，后半是否原有，不知道。二、前半的「亦不可以不畏」，带着一个被通行本拿掉的「亦」字，那是一个不情愿的让步。三、后半的「我独」，在帛书乙里是四个，在通行本里是六个；「吾欲独异」，在通行本里变成了「我独异」。四、结尾落在「食母」上。

这四条，没有用任何术语，都站得住。

所以，术语可以放在后面说。可是这一章顺得让我有点害怕，这一点，我要写在这里。

### ◆ 这里能长出一点东西

扎手处有两个：一个是「未兆」，一个是「亦不可以不畏」。

「未兆」，我前面说了，「兆」是占卜时烧龟甲出现的裂纹，是一个**显出来的迹象**。「我泊焉未兆」，是说这个「我」，还没有任何东西显出来。「婴儿之未孩」也是一样：还没有被逗出过笑。

在这本书的字母里，一个「已经显出来的样子」叫S。「未兆」「未孩」，就是**S还没有出现**的状态。不是没有，是还没有被写成一个固定的样子。

这个状态，这本书叫它「婴儿性」：那片土，三个地方（想法里的、环境里的、自己心里的）都还写得进去。

而「亦不可以不畏」，让这个故事有了另一层。因为一个还没有S的人，站在满街都是S的世界里，他会怎样？他会被「众人」的S逼着，**一个一个地被写上**。别人怕什么，他也得怕；别人有什么，他觉得自己「遗」了；别人「有以」，他觉得自己「顽似鄙」。

也就是说，这一章写的是：**一片还没有被写定的土，站在一片全是被写定的土的地方，会是什么感觉**。那种感觉，叫「若无所归」。

那么「食母」呢？它是这个人手里唯一的一根线：还连着喂养他的地方。

### ◆ 这一章在哪里读不动

读不动的，是「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这一句，把一个看起来脱俗的「我」，拉回到了人群里。它说：你可以问「唯阿相去几何」，可是你不能不怕别人所怕的东西。这几乎是承认：**外面的世界，是有分量的，你不能假装它不在**。

我不知道这是老子对现实的让步，还是后人加上的一句稳妥话。郭店乙里它已经有了，所以不像是后来才混进去的。那么，它是这一章原本就有的一半。

一章里同时有「相去几何」和「不可不畏」，这是一个没有被抹平的缝。我不想替它抹平。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六十二岁的退休排字工人，叫老金，在一家印刷厂干了三十八年，从铅字干到激光照排，手指头上的茧，到现在还是硬的。

退休第二年，老伴给他报了社区老年大学的手机摄影班。每周三下午，一节课，十六个人，老师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姓鲁，讲课又快又热闹。

第一周，鲁老师教三分法构图：把画面划成九宫格，主体放在交叉点上。第二周，教引导线。第三周，教黄金分割。第四周，教几款修图软件：怎么调光，怎么套滤镜，怎么一键出片。

班上其他人学得兴高采烈。有人把拍的菜地照片调成了胶片风，有人学会了在照片上加字，发到朋友圈，几十个赞。鲁老师在群里夸这个，夸那个。

老金坐在最后一排，靠窗。他的手机是老伴淘汰下来的，屏幕边上有一道裂纹。

每一周，他都觉得自己更远了一点。别人说「引导线」，他要回家想半天什么叫引导线。别人说「滤镜」，他觉得自己手机里好像没有。他不好意思问，怕耽误别人。到第五周，他听课的时候，常常盯着窗外的树发呆，心里一阵一阵地慌：我是不是太笨了，我是不是不该来。

这是「儽儽兮，若无所归」。

第六周的周三，下课以后，他没有走，一个人在教室里坐了一会儿，窗外有个清洁工在扫地，扫帚声一下一下的。他忽然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排字，一个字一个字地从字架上捡，一个字有它的位置，有它的行距，错了半毫米，印出来就别扭。那时候他没有学过什么「三分法」，可是他知道一块版面「稳不稳」，一眼就知道。

他想：我是不是把自己的眼睛，丢在家里了？

第二天早晨，他起得很早，六点多，走到窗前，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是对面楼的一扇窗，窗台上放着一盆吊兰，窗帘拉了一半。他没有想构图，没有想光线，只是按了一下。

第二天，他又拍了同样的一扇窗。

第三天，第四天……他每天早晨六点十分，拍同一个窗口。有时有光，有时下雨，有时窗帘拉开了，有时一片黑。他不修图，不加滤镜，拍完就存着。

他也没有完全放下那个班。第七周，鲁老师布置作业：每人交一张「你认为最美的照片」，期末展示。老金想了很久，从网上学了怎么用九宫格，用最标准的三分法，拍了一张公园里的荷花，交了上去。鲁老师看了，说：「老金，这张可以，标准。」

他没有觉得委屈。**「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 这个班有它的规矩，要结业，要交作业，他交了。他不想为了这件事跟谁拧着。

结业展那天，墙上挂了十六张放大的照片，都是A3的，有的色彩艳丽，有的有字。老金的荷花也在里面，排在中间，不起眼。

快散场的时候，鲁老师发现，教室后门的墙角，还贴着一样东西：一张A2的大纸，上面整整齐齐贴着四十张小照片，每张只有名片那么大，排成五行八列。四十张都是同一扇窗。

鲁老师走过去，看了很久。四十张里，有晨光，有雨，有一天窗帘上落着一只鸟。整个版面，行距、间距、边距，精确得像是用尺子量的。

「这是谁的？」他问。

老金在旁边，有点不好意思：「我自己随便贴的。」

「这个版面，」鲁老师说，「做得真好。」

老金笑了。他说：「我干了三十八年，这个我熟。」

那一刻他才明白，那几个月里，他一直在找的「归处」，不是三分法，不是滤镜，是他手上那点早就长进去的东西。别人在学新的，他在找旧的。

后来的事，说起来也不大。

那张A2的大纸，鲁老师请老金留在教室里，多贴了一个星期。班上有几个同学路过，站在前面看，说得最多的一句是：「看不懂。」有个爱修图的大姐，说：「这个窗户，你怎么每天都拍啊？」

老金想了想，说：「我每天早上起来，看一眼它，还在。」

大姐没再问，过了一会儿，说：「你这个吊兰，前面几天好像要枯，后来又绿了。」

他愣了一下，凑过去看。真的，第十一天到第十八天，吊兰的叶子是垂着的，后来有人浇了水。四十张小照片里藏着一个他自己都没留意的故事。

下一个学期，鲁老师问他，要不要学学修图，他说，再说吧。他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他把「再说吧」这三个字说得很平常，没有觉得自己在抵抗什么。他只是知道，如果哪一天他需要滤镜，他会自己去找。现在不需要。

有一天晚上，他把那四十张照片发给了在外地的孙女。孙女回了一个字：「美。」过了一分钟，又回了一句：「爷爷，你拍的怎么像一页书。」

他把手机放在桌上，笑了很久。

这并不是在说「老年人不用学新东西」。换一个人，同样是六十二岁，可能就是从滤镜里找到了乐趣。这个故事只有一句话：**那个老人没有把「学」当成唯一的路。他留了一扇窗，一天一张，让自己的手，继续写自己。**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六十岁的男人，叫老罗，开了三十一年公交车，跑的是同一条线。他的班次一直是首班：凌晨四点起床，四点四十到车场，五点十分发第一趟车。

他退休的第一个星期一，凌晨四点半，睁开了眼。

**四点三十。**　窗外是黑的，老伴在旁边睡着，呼吸很匀。他躺着，一动不动，听着自己的心跳。身体里有一个东西，已经开始往前走了：该起床了，该洗脸了，该去车场了。可是，没有车场了。

**四点五十。**　他起来，没有开灯，在客厅里站着。他走到窗前，看着楼下的小路，路灯还亮着。想了想，他穿上衣服，下楼了。

他沿着小区外的大路，走了一会儿。路上没有人，只有环卫工人的扫帚声。他走到一个公交站，站牌上的灯是亮的，上面写着他开了三十一年的线路号。他站在那里，没有人，没有车。

五点十二分，一辆车开过来了，空的，司机他不认识，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车门开了一下，司机探出头来，看了他一眼，大概以为他要上车。他摆了摆手。

车关上门，开走了。

他站在站台上，看着那辆车的尾灯一点一点变小。

这是「儡儡兮，若无所归」。身体醒着，脚往前走，可是没有地方去。

**六点。**　他走回家，老伴已经起来了，在煮粥。她没有问他去哪儿了，只是多放了一个碗。

那个月，他每天凌晨四点半准时醒来。头两个星期，他试着强迫自己多睡一会儿，躺着，数数，看手机，翻来覆去，越躺越烦，白天更没精神。

老伴后来跟他说，别跟自己较劲了，醒就醒吧。

他想了想，开始顺着这个醒，往下走。

他没有刻意「安排一个新生活」。他只是在醒了以后，起来烧一壶水，泡一杯茶，坐在窗边，看天一点点亮起来。有一天他发现，天亮之前的那一刻，楼下的树，是从灰变青的，他开了三十一年的车，从来没有这样看过。

三个月之后，他还是四点半醒。可是醒来以后，不再有那种「我该去哪儿」的慌。他有了几个小习惯：喝茶，看天，六点去河边走一圈，路上遇到几个同样早起的人，点点头。

有一天，一个晨练的老头问他：「你也是退休的？」

他说：「是啊，以前开公交的。」

老头说：「那你肯定习惯早起。」

他想了想，说：「不是习惯，是醒了，没地方去，就在这里待着。」

老头笑了：「这样也挺好。」

中间有一段，他差点又变回去。

那是第二个月，老罗的几个老同事约他去外地玩。大巴一包，十来个人，三天两夜，白天逛景点，晚上喝酒打牌，微信群里每天几十条消息，发的都是合影。有人在群里问：「老罗，你来不来？」

他犹豫了一个晚上。他想起以前跑车的时候，每年也有一次这样的集体活动，他总是去的，那是他和同事们一起的日子。他想去。

老伴问他：「你想去吗？」

他说：「想。」

「那你为什么不说？」

「……我怕去了，一到晚上，他们都在打牌，我早早困了，扫兴。我也怕半夜四点半又醒，吵着别人。」

老伴想了想，说：「那你就说清楚，我四点半会醒，我早睡，你们玩你们的。去不去，看你自己，不是看别人怎么想。」

他后来去了。头一天晚上，大家在酒店大堂吵吵嚷嚷，他在九点钟就回了房间。第二天凌晨四点半，他果然醒了，躺在黑暗里，听着隔壁房间的鼾声，没有下床，也没有觉得慌。他想：醒就醒吧。

五点钟，他悄悄起来，下楼，在酒店门口的台阶上坐着。天灰蒙蒙的，街上有早点铺子在支炉子。过了一会儿，有个老同事也下来了，是个爱打牌的，眼圈发青，嘴里叼着烟。

「你怎么起这么早？」

「醒了。」

「我是没睡。」老同事笑了，「咱俩一个刚起，一个刚睡。」

两个人在台阶上并排坐着，看对面早点铺的老板往锅里下面条。没有再说什么话。

这一幕，是他退休以后，最不觉得孤单的一个早晨。他没有跟着众人去「过节」，也没有躲起来。他的作息和别人是错开的，可是错开的那一截，也有人陪着。

回家以后，他跟老伴说：「以后这种活动，还是去。就是晚上早点回去睡。」

老伴说：「这不就是你自己的法子吗。」

这个故事不是要说「退休了就该这样」。每个人的早晨，要自己去找。可是有一件事我觉得有意思：老罗的身体，在他退休的头一个月里，是「沌沌」的，没有被改写。他试过强行改，没有成功。后来他是顺着这个「没有改写的状态」，让新的习惯慢慢长出来，而不是用一个新的规矩把它压平。

提醒一句：如果退休以后，长时间情绪低落、吃不下睡不着，别硬扛，跟家人说，必要时去看医生。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姓潘的会计，四十九岁，在一家做建材的中型公司干了十六年。年底，公司办年会，今年多了个环节：每个部门派一个人，上台讲「我今年的创新点」。

**十八点三十。** 酒店的宴会厅，三十几桌，灯很亮，台上的大屏幕在放着公司的「年度成就」。

市场部的小伙子第一个上台，讲的是他怎么做了一个短视频，三个月涨了五万粉。台下一阵掌声。销售部的姑娘讲她怎么搭了一个客户小程序。技术部的人讲他们上了一个新的管理系统。每个人都带着PPT，有图，有数字，有箭头，有一个比一个漂亮的「赋能」「闭环」。

台下的人吃着菜，鼓着掌，热热闹闹。这是「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

潘会计坐在财务部那一桌的角落，面前的菜没怎么动。他是这一桌推出来上台的，因为部门里就他资历最老。

**十九点二十。** 轮到他了。他走上台，手里没有PPT，只有一张打印出来的A4纸。主持人笑着问：「潘老师，您的PPT呢？」

他说：「没做。」

台下有人笑了一下。

他对着话筒，清了清嗓子，说：

「我今年没有什么创新点。我这一年，做的事情很土：把去年的账又对了一遍。」

台下安静了几秒。

「对出来三处问题。第一处，是一笔供应商的预付款，三年前挂的账，一直没人跟，去年底都快过诉讼时效了，我今年追回来了，十一万。第二处，是仓库一批盘盈的货，一直没入账，账上和实物对不上，我跑了三趟仓库，核对清楚了。第三处，是一份老合同里的一个付款条件，和现在的做法不一样，每年多付了一点钱，不多，几千块，我跟对方谈了，改了。」

台下有人开始低头看手机。

「就这些。」他说，「谢谢大家。」

他走下台。掌声稀稀拉拉，比前面的任何一个都短。

这是「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这是「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

他回到座位上，旁边的同事小声说：「潘哥，你这个……下回可以包装一下。」

他笑了笑，没说话。

他有没有难受？有一点。回家路上他坐在地铁里，想了很久。他想起自己进公司那年，老会计带他对账，说过一句话：「账是母，报表是子，子长得再好看，不能离了母。」他一直记着，所以他从来不觉得对账是一件土的事。

可是他也不是没有顾虑。第二天上班，有人在他背后嘀咕，说老潘是不是对公司的新方向有意见。年终奖发下来，他的比去年少了一点，他没有问为什么。

大概一个多月后，发生了一件事。公司的一个新项目要做融资，投资方派人来查账。查到后来，对方的人在会议室里说了一句：「你们这个账，是我们看过的中型公司里最干净的。」

老板这才想起年会上那三处问题。

他没有特别奖励潘会计，也没有当面说什么。只是第二年的年会，「创新点」这个环节，换成了「今年我们补上的一个漏洞」。

潘会计那天又上了台。这一次，台下有人认真地听。

还有一段，是年会之后的事，我觉得也要写。

年会过后大概两个星期，财务部里新来的小姑娘，二十五岁，刚毕业，拿着一沓单据来问潘会计：「潘老师，这个凭证我怎么也对不上，是不是系统出错了？」

他看了一眼，说：「你先别急着问系统。你把这三笔单子，一笔一笔，倒着往前推，推到最开头那张。」

她半信半疑地回去了。过了一个多小时，又回来了，眼睛亮亮的：「我找到了，是上个月一张发票录错了日期。」

「系统没错吧？」

「没错。」

「那你以后碰到对不上的，就知道先去哪儿找了。」

小姑娘站在他桌子旁边，没有走。过了一会儿，她小声说：「潘老师，我觉得你上次年会讲的，比前面那些都有用。」

他抬头看了她一眼，没说话。

他心里很清楚，这句话说出来不容易。年会那天，她就坐在财务部那一桌，没有鼓掌，也没有低头看手机，只是定定地看着台上。

后来，每到月底对账，她会搬一把椅子，坐在他桌子旁边，一笔一笔地看。他并没有刻意教，也没有说「你要向我学习」。他只是做的时候，不遮着。

他想，也许这就是他的「食母」：不是把一个本事传下去，而是让一个年轻人，也能找到那个「母」，那本账，那个源头。

他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在「对抗」什么。公司要创新，要PPT，要闭环，没有错，他也不反对。他只是知道，有些东西不会出现在PPT里，却是那些PPT的底。

这个故事不是想说「埋头干活的人终有回报」。大部分时候，没有。他受的那一份冷清，是真的，那一年的奖金，也是真少了一点。这一章里的那个「我独」，是要付价钱的，而且不一定会付得值。

我想说的只是一件事：他没有为了合群，去做一个PPT。他也没有借这个机会演一出「怀才不遇」。他走上台，把三件事说完，下台，回到座位上。他的「食母」，是那本账。他没有离开它。

带走的话

**一个人可以问「相去几何」，同时知道「不可不畏」。还没被写定的人，别急着替他写。**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一、分、柔、统、复里的哪一环？**主要在「柔」：还没写定的土，站在满是写定的土的地方。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不再靠「日益」过日子；靠的是郭店乙里那个「亦」字，和通行本里多出来的几个「独」。

◆

21

第 21 章

# 半明半暗的那一会儿

先请您看这一章里挨着的两句话：

>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两句话里各有「惚」和「恍」两个字。第一句先说惚、后说恍，第二句倒过来，先说恍、后说惚。意思差不多，顺序换了。

古人写文章，为了顺口换个次序，不稀奇。可是请您把这个小地方先记着，别放。因为这一章要说的，正是一件「次序没有定下来」的事。

## ◆ 原文

>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
>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
> 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

马王堆帛书乙本，在好几处和这个通行本写得不一样，先记下三处，后面要用：

>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物，唯望（恍）唯忽（惚）。忽呵望呵，中有象呵；望呵忽呵，中有物呵。幽呵冥呵，中有请（情）呵。其请（情）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顺众父**。吾何以知众父之然也？以此。

北京大学藏的西汉竹书《老子》，这一章的写法和帛书很近，只在最后一句又换了一个字：**以说（悦）众父**。（这里的北大简文字，我看到的是别人整理转录的释文，没能对着原书逐字核，字句以原书为准。）

郭店竹简里，这一章一个字也没有。第 22、23、24 章也没有。这不能说明什么：郭店只有通行本的三十一章，没有的多得很，下一章起我们也不拿这个当证据。

## ◆ 先用大白话走一遍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 头一句就有个麻烦字：孔。后世有两种读法。魏晋时王弼的注说：「孔，空也。」空，空着的、有地方的那个空。另一种读法是把孔读成「大」，这在古书里很常见，「孔武有力」的孔就是「很」的意思。哪一种对，我没有办法替老子定。两种读下来，句子大意都是：最大的（或者最空的）那种德，它的样子，只是一路跟着道走。「惟……是……」是古人把宾语提前的说法，意思是「只跟着道」，不跟别的。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道这个东西，模糊，恍恍惚惚。请注意，古人说「恍惚」，不是今天说一个人「精神恍惚」的意思，是指**模糊不定、看不真切**的样子，像黄昏时屋里的东西，轮廓有，边没有。顺便说一句，老子在这里把道叫作「物」，二十五章还有「有物混成」。他也不是一直不肯用「东西」这个词。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在这一片模糊里头，有「象」，有「物」。象，是影子一样的样子；物，是已经像个东西的东西。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再往深处，窈、冥，都是幽深、暗的意思，里头有「精」。这个「精」再说下去：非常真，里头有「信」。

王弼注「信」，说是「信验也」。就是靠得住，验得出。（这个注解很要紧，后面要用。）

至于「精」，帛书、北大简都写成「请」，整理者一般读作「情」，也就是实情、实在的情形。精、请、情三个字都从「青」得声，古书里常常换着用。所以这一句，有的版本说「里头有精」，有的版本说「里头有实情」，说的是差不多的东西。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 从古到今，它的名字没有离开过，我就用它来「阅」众甫。我是凭什么知道众甫是什么样的呢？就凭这个。

「众甫」是什么？王弼注：「众甫，物之始也。」大意是万物的开头。后面还要细说，这一句版本差得最多。

## ◆ 一个很容易走歪的读法

读到这里，很多人会得出一个结论：道是模糊的、说不清的，可是它最真，所以「说不清才是真的」。

这就是第一章里提过的那种读法：道不可说，神秘，一说就错。

请回到原文看。这一章没有停在「惟恍惟惚」那四个字上。它说完模糊，马上往下走：有象，有物，有精，有信。一级一级，越来越实。走到最后落在「信」字，王弼说信是「信验」，是靠得住、验得出。

也就是说，这一章从头到尾**没有说「说不清」是好事**。它说的是：从一片说不清里头，可以一步一步摸出来，摸到靠得住。

## ◆ 扎手处：说不清，又最真

可是这里有一处是真的顶着的：一边是「惟恍惟惚」，看不真切；另一边是「其精甚真」，非常真。同一个东西，既看不清，又最真。

怎么可能？

这里有个办法，是我读来读去，觉得文字本身给的：**「真」和「信」，不是「看得清」，是「碰得出」**。

请回到王弼的注，信是「信验」。验，是要有人去验的：伸手一碰，有回应；试一下，对得上。一个东西看上去再模糊，只要你每次碰它，它的回应都一样，它就是靠得住的。反过来，一个东西看上去再清楚，碰一下回应乱七八糟，那反而是不可信的。

所以「惟恍惟惚」和「其精甚真」并不打架。一个是「眼睛看过去」的感觉，一个是「手碰过去」的感觉。眼睛说不清，手可以摸得稳。

这和导论里讲的「摸出来的一」正好是同一个方向。（我提醒自己一句：这个读法很顺，顺得有点让人起疑。我把它再核一遍：原文里「信」字确实在最后一级，王弼确实注作「信验」，这两处是实的；「眼睛和手」这个说法是我加的比喻，不是原文。）

## ◆ 第二个扎手处：次序没定

现在回到开头那个小细节。

帛书「忽呵望呵，中有象呵；望呵忽呵，中有物呵」，北大简（据转录）「惚兮恍兮……恍兮惚兮」，都是前一句先忽后望（先惚后恍），后一句先望后忽（先恍后惚）。三个版本都这样。可见不是哪个抄手随手写错了，是这个「顺序不固定」本来就在。

这两个词不管怎么排，说的是同一片模糊。老子连这个都不肯排成一个固定的次序，一边写「有象」，一边写「有物」，两句话各配一个排法。

我没法证明「先惚后恍→象，先恍后惚→物」是有意安排的，也不敢这么说。我只敢说一件事：这段文字里，**没有哪一个排法被定成「正确的」那一个**。

放在整一章里看，这件事很合拍：象、物、精、信这四级，并不是一张早就摆好的清单。它们是在你摸的过程里，一级一级冒出来的。你摸到哪一级，看到哪一级。

### ◆ 第三个扎手处：最后一句，三个版本三种态度

最后一句，各版本写得不一样，而且差得有意思：

通行本：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帛书乙本：**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顺众父**。北大简：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说（悦）众父**。

先说头一处。通行本是「自古及今」，从古到今，像一条河从源头往下走。帛书和北大简（据转录）却是「自今及古」，从今天往回数，一路摸回去。方向反过来了。为什么，没有人说得准，有可能是传抄中顺手改的，也可能是两条流传线本来就不同。我把它记在这儿，是因为「回不去的根」这个说法，恰好在说：我们只能从今天往回摸，没有谁站在源头往下看。

再说第二处，三个字：阅、顺、说。

「阅」，《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具数于门中也」，意思是在门口把人一个一个数过去。我们今天说「检阅」，就是这个意思：站在门边，让队伍一排排走过去，我数一遍。这是站在外面「看」的样子。

「顺」，是顺着。顺着众父走，跟在后头走。这是在里面「走」的样子。

「说」，通「悦」，是让众父高兴、使众父欢喜。

这三个字三种姿势：数它们，跟着它们，让它们高兴。

要小心的是，《说文》说「阅」字「从门，说省声」，就是说阅字的读音是从「说」来的。两个字挨得很近，所以「阅」和「说」这个差别，有可能只是同一个词的两种写法，不一定是两种意思。帛书的「顺」才是另一个字。我不敢把三个字硬排成三种态度的递进，只能说：版本之间在这里摇摆，摇到的方向，一边是「站在外面数」，一边是「走在里面跟着」。

再说「甫」和「父」。甫，是对男子的美称，王弼把「众甫」读成「物之始」，万物的开头；父，就是父亲。帛书和北大简写「众父」，通行本写「众甫」。不管哪个字，前面都带「众」。**始头不是一个，是很多个。**这一点我觉得比阅、顺、说更要紧。王弼读来读去，把它读成「万物之始于无」，一个「无」总括了。可是原文写的是「众」。

还有一件事要老实说：这一章的「其名不去」，和第一章「名可名，非常名」放在一起，有点别扭。第一章说名不能立成固定的常名，这里却说「它的名字从来没有离开过」。王弼用「无名则是其名」来解：它的名字就是没有名字。这个解法漂亮，可是也太平滑了：王弼几乎把每一处难题都收到一个「无」里去。拿一把钥匙开所有的锁，正是这本书一直提醒自己要小心的事。我这里读不通，就写读不通。

## ◆ 涌现：一层一层亮出来的东西

说回主线。把上面几处连起来：

- 「惟恍惟惚」和「其精甚真」，靠「碰」连起来，而不是靠「看」；
- 惚恍的次序没有被定成一个；
- 最后，起头的不是一个「始」，是「众」。

连起来读，有一个判断站得住：**东西不是先摆在那儿、等你去看；是你一层一层摸，它一层一层亮出来**。先是「象」，再是「物」，再是「精」，最后是「信」。

（本书后面会把这种「一层一层亮出来」叫作「显露」。这个词是从上面这三处扎手的地方来的：碰得出、次序没定、始头是众。如果以后用到这个词而指不出是哪一处，请您划掉它。）

这样读有一个现成的用处：它同时拆掉了两种做法。

一种是「先下定义」。一个东西刚冒头，还在象的那一级，就有人要求：你先说清楚它是什么。一定义，就等于在第一级停下来，宣布这就是它。后面的物、精、信，都冒不出来了。

另一种是「不可说」。有人看着惚恍，叹口气，说这是说不清的，是神秘的，别问了。这也是在第一级停下。只不过一个停下来是「一口咬定」，一个停下来是「一口放弃」。

这一章两种都没有选。它一直往下走，走到「信」，走到碰得出。

### ◆ 把术语全拿掉，再读一遍

按照这本书的纪律，我把上面的话里所有专门的词都去掉，再读一遍：

「一个东西刚碰到的时候，总是模糊的。你多碰几次，先是有个影子，再是个东西，再是个实情，最后是你敢不敢信它。你要是在第一步就叫它'必须说清楚'，或者在第一步就说'这说不清'，都是不让它往下走。老子这一章走完了全程。」

站得住。所以不是套用。但请您留一个疑问：这一章里「道」到底是什么？我这样读，其实把「道」换成了「任何一个新冒头的东西」。老子的原话说的是

道，是不是可以这样放大，我没有把握。我读的是这一章教给我们的「走法」，不敢说读出了「道」。

## ◆ 隔壁几章里，同样两个字

「恍惚」这一对字，在书里不止出现在这一章。翻到别处，意思又不一样。

第十四章讲「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到，手抓不住。说到最后，一句「是谓惚恍」。这里的惚恍，是**用力去抓之后留下的结果**：你想用眼用耳用手把它抓牢，它就滑成惚恍。（那一章下文细说。）

第二十章是老子写自己：别人个个清楚明白，「我独昏昏」「我独闷闷」，接着一句像海、像风一样的话。通行本写作「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帛书乙本却写成「忽呵其若海，望呵若无所止」，用的正是惚和恍这两个字。这里的惚恍，是**说话的人自己的样子**。

到了这一章，惚恍既不是「抓不住的结果」，也不是「我的样子」，是**一条梯子的起点**：从这里往上，有象，有物，有精，有信。

同一对字，在三处各是三个意思。这正是导论里说的读法：不拿一个意思读到底，每一处放回它自己的句子里，看它在那儿长出什么。

## ◆ 放回日子里

设想有这样一位在外地工作的人，周末要去高铁站接多年没见的表哥。

表哥发来一张头像，是个侧脸，还有点模糊。出站口人很多，他踮着脚看，一大片黑压压的脑袋。

先是「象」。人群里有个高个子，穿深色外套，走路有点晃。只有一个轮廓。

再是「物」。越走近越像：这人背着个旧双肩包，肩膀往右歪。好像是。

再是「精」。他走到灯下，脸转过来。像是像，可是人多年不见，胖了点，头发少了，认不准。

然后是「信」。表哥忽然抬手，把包往上一拎，换了只手提。就是这个动作：小时候他就这样，包沉了，先往上一颠，再换手。

到这里，不用问一句「你是不是」，已经信了。

您看，认准一个人，靠的不是哪一刻看清了他的脸。靠的是一级一级往上摸，最后摸到一个「碰一下就对得上」的动作。

要是当初要求「先把脸看清楚才许走过去」，人群里就一个也接不到。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小学科学课的老师，姓蒋。这个星期她要上一节课，题目就叫「盒子里是什么」。

准备工作很简单：几只鞋盒，每只里头放了一样东西，封上口，用胶带缠两圈。课堂上的规矩只有一条：**不许打开**。可以晃，可以斜着倒，可以把耳朵贴在盒子上听，还可以拿到讲台上那台厨房秤上称，也可以拿尺子量盒子的长短。每一组最后交一张纸，纸上分两栏：我们认为里面是什么；我们是怎么知道的。

前一天晚上，她在家里挑要放进盒子的东西，挑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弹珠太简单，一晃就是弹珠；海绵又没有声音，什么也听不出来，孩子会泄气。最后她挑了几样「有点说得通、又有点说不通」的：一块磨掉了一角的橡皮，一串钥匙，一小卷胶带，一只旧电池。她要的不是难住孩子，是让每个盒子都有一条小缝，能让手指伸进去。

盒子一发下去，教室里乱成一锅粥。第三组有个男孩把盒子举到耳边，使劲一晃，大声宣布：「有东西在响！」全组都笑他，谁听不见响啊。蒋老师在旁边看着，没笑，也没说话。她知道这一句是不能省的，教室里的所有人都得先经过这一句。

过了几分钟，这一组有了第一句像样的话：「是个会滚的。」依据是，盒子斜过去，里面那个东西「咕噜噜」一路滚到底，才「咚」一声撞上盒壁。会滚，那大概是圆的。

又过了几分钟，有人说：「是球！」组里一个扎马尾的女孩不同意。她说球滚起来是一直响的，这个不是，它滚一下，停一下，又滚一下。她把盒子更慢更慢地斜过去，侧着脸听，然后说：「你们听，不是圆的，它滚的时候一抖一抖的，是有棱的。」

组里还有一个很少说话的男孩，他的办法最古怪：把盒子放在课桌上，自己趴下去，耳朵贴在桌面上。他说木头会把声音传得更清楚。他趴了很久，抬起头，只说了一句：「很轻。比我的铅笔盒轻。」称了，厨房秤上跳出来一个数字：八十七克。

这时候蒋老师的手心里出了点汗。她很想说一句话。她看得出，这一组已经走得挺远了，再点一下，他们立刻就能猜出来。教书的人都明白这种冲动：学生就差一步，你伸手一拉，他就过去了，皆大欢喜。

她把手放进了口袋里。

这个动作后来她自己琢磨过很多次。教了十几年书，她有一个毛病：学生走到半山腰，她就忍不住要伸手把人拽上去。拽上去，当然快，家长高兴，公开课也好看。可是她慢慢发现，被拽上去的孩子，下回还得等你拽。

隔壁第四组吵起来了。两个男孩一个咬定是电池，一个咬定是胶带，吵得脸红脖子粗，各自把盒子抢来晃，越晃越乱。蒋老师走过去，没有判谁对谁错，只问了一句：「你们要拿出什么，才能让对方心服？」

两个人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一个说：「称一称，电池沉，胶带轻。」另一个说：「滚一滚，胶带会滚很久。」吵架就这样变成了做实验。

又过了一会儿，那个女孩想出了办法：「我们可以让盒子换着边立在桌沿，一个角朝下，一个边朝下，各试一次，听声音变不变。要是圆的，怎么放声音都一样；要是有棱，换一边，声音就变。」

他们真的试了。一个角朝下，「嗒」，一个边朝下，「哒」，两种声音不一样。女孩在纸的第二栏写下：「换着边放，声音不一样，所以不是球。」

这就是「信」。他们没有看见盒子里的东西，可是他们找到了一个**碰一下就有回应**的办法，而且这个办法是自己想的，可以拿给别的组去试。

教室后头坐着三位来听课的家长。有一位小声嘀咕：「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们答案？绕这么大圈子。」

蒋老师没有回头。她走到黑板前，写下一句话：「答案在盒子里，办法在你们手里。」

最后五分钟，开盒子。第三组的东西是一块磨掉了一角的橡皮，他们猜的是「有棱、不太重、会滚」，差不多全中。第二组的纸上写着「钥匙」，理由一栏只有一行字：「老师今天脖子上少了一串钥匙。」全班哄堂大笑，蒋老师自己也笑了，因为盒子里真是她的钥匙。

她给了第二组满分。因为「我们是怎么知道的」那一栏，他们用了一个别人谁也没想到的线索，写得清清楚楚，还有点调皮。

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可一周后，年级组要统一做单元测验，试卷发下来，这一课对应的题目是这样印的：

「盒子里装的东西是：A. 小球　B. 钥匙　C. 橡皮。」

蒋老师拿着卷子愣了一会儿。这一道选择题，把前面全砍掉了：没有「有东西在响」，没有「会滚」，没有「一抖一抖」，没有「怎么知道的」，只剩下最后一个答案。一个孩子就算根本没来上那节课，蒙一蒙，也有三分之一的机会对。

她去找年级组长。组长很客气，说：「统一试卷嘛，总要有标准答案，才好打分，才好比各班。」

蒋老师没有争。她回到自己班上，在卷子后头另加了一页空白，只印了一句话：**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件事里，「统」出现在哪一步？不是那位嘀咕的家长，也不是年级组长，是那道选择题本身。它把一个要一级一级摸上去的东西，压成了一个点。统一的卷子需要的是能比较的东西，而「怎么知道的」恰恰是最难比较的。

而「连着」在哪一步？在第三组那个男孩被允许说出的第一句话：「有东西在响。」如果蒋老师一开始就要求大家「请准确地说出盒子里的东西」，教室会立刻安静下来：一半孩子随口乱报一个，另一半根本不敢开口。孩子们要的不是答案，是一个能把手伸进去的入口。

还有一个小细节。期末，那个很少说话的男孩，在那一页空白上写满了半页。他的字很小，写的是他怎么用桌子听、怎么称、怎么想。他不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孩子，但那半页纸，蒋老师留着。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女儿，每年冬天回老家陪父母过。今年她发现一件事：八十岁的父亲，夜里起夜，从来不开灯。

她问过。父亲说：「开了灯，你妈就醒了。再说，这几步路，我闭着眼睛都能走。」

走廊不长，从卧室门口到卫生间，大概八九步，中间有一个拐角，地砖是冬天容易有凉气的那种。女儿想起去年隔壁楼的一位老人，就是夜里摔了一跤，躺了好几个月。她心里不踏实。

她先试的是讲道理。她站在父亲面前，把去年那位邻居的事讲了一遍，又讲了骨头摔了难长，又讲了她一个人在外地，接到电话赶回来要多久。父亲听完，点点头，说「我知道」。第二天夜里，照旧不开灯。

她这才明白：这不是一件靠「知道」能解决的事。父亲什么都知道，他只是不愿意为了这八九步路，把整个屋子叫醒。他不开灯，是因为他在乎母亲的觉。

第一个办法，她几乎是本能地想到的：**装个亮的灯**。她上网买了一盏很亮的感应灯，装在走廊顶上，人一走近就「啪」地一下，整条走廊雪亮。

装完的第一个晚上，她就知道错了。早晨，母亲说：「昨晚那灯亮了三回，我一回比一回醒得透。」父亲说得更直接：「那个灯一照，我就跟大白天一样，回屋躺下，半天闭不上眼睛。」

灯是清楚的，亮得一览无余。可是对一个半夜里起身的老人来说，「清楚」不是他要的东西。他要的是**半明半暗**：看得出门在哪、墙在哪、脚下有没有东西，同时又不至于把睡意全赶走。

后来她换了三样东西，每样都很小。

一盏插在墙角、离地很近的小夜灯，光是暖黄色的，只照脚下那一小片，一次也不会照到床上。

走廊那面墙上，装了一道扶手，从卧室门口一直扶到卫生间门口。这里又起了一场小争执：父亲一看扶手，脸就拉下来：「这是医院才装的东西，我还没老到那份儿上。」女儿没有讲道理，只是换了一个办法，给他挑了一根原木色的，摸上去是温的，不是白色的不锈钢那种冰凉的杆子。

最后，走廊里原先放着的一只矮凳，她悄悄挪走了。

装扶手那天，她请了小区里一位修了二十年家电的师傅。师傅在墙上比划了半天，说这面墙里头是空心砖，打孔要选准位置，不然螺丝吃不住劲，人一扶，整根杆子会连墙皮一起掉下来。他把每个托架都对着墙里的实心处打，一共打了五个孔，花了一个多钟头。女儿在旁边递螺丝，心想：一个人靠在上面的时候，托住他的是墙，不是杆子。扶手这东西，要是装得不牢，比没有还危险，因为人会信它。

（她自己心里清楚，一盏灯、一道扶手，只是日常里的小帮手，代替不了别的。老人夜里要是常常头晕、腿软，或者站不稳，那就不是灯的事了，该看医生就看医生。）

过了一个星期，父亲没有说话，可是女儿发现，那根原木色的扶手，在他每次手搭上去的位置，已经被磨得微微发亮了。又过了一个星期，父亲才在饭桌上说了一句：「那个扶手，我手一搭上去，就知道自己走到哪儿了。」

有一个夜里，女儿躺在隔壁房间，醒着。她听见父亲起身，拖鞋在地上轻轻一蹭，然后是一种她以前没留心过的声音：一只手，慢慢滑过木头的声音。很轻，一下，一下，一直滑到走廊那头，停了停，然后是卫生间门轴的吱呀声。她

没有出去。她躺在黑里，忽然觉得心里踏实了，不是因为灯，是因为那个声音是稳的。

您看，这件小事里，这一章的全部过程都有了。

走廊在夜里是模糊的，恍恍惚惚，轮廓有，边没有。人在这种时候怎么走？他先靠脚边那一点暖黄的光认出一个「象」：门大概在左边，拐角大概在前头。再靠手：手一搭上去，是木头，是温的，这是实实在在的「物」。再往前，每走一步，手上的回应都一样，一路都在，不会突然消失，他走起来就稳了。这就是「信」。

而那盏雪亮的灯做的，是「统」：它要一次把整条走廊照成清楚，把「看不清」这件事消灭掉。可是对一个半夜起身的人，「看不清」本身不是毛病，是这个时刻本来的样子。真正需要补上的，只是一个**靠得住的、摸得到的东西**。

如果当初女儿拿着「闭着眼睛都能走」这句话，说父亲倔，不听劝，硬要他开亮灯，她得到的，可能是一个每夜都醒得透透的老人，一个越来越怕起夜、越来越不敢喝水的老人。如果她反过来顺着他，说那就随你吧，也许哪个夜里，老人的脚就踩在了那只矮凳上。

她走的是第三条路：既不把黑暗弄亮，也不假装它不存在，而是在半明半暗里，**添一个能摸的东西**。

开春以后，女儿又回来了一趟。她发现那盏墙角的小夜灯，插头被父亲拔掉了。她问，父亲说：「不用了，我现在摸着走，比看着走还稳。」

她没有再把插头插回去，也没有说什么。她只是在心里记了一笔：老人的身体和习惯，是会变的。冬天用得着的东西，到了春天，也许就不用了；眼下觉得够用的，到了明年，也许又不够了。她没有给这件事下一个「最终办法」，只是在下一个冬天之前，打算再问一句：「现在走夜路，还顺手吗？」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刚入行三年的平面设计师，接到一个小活儿：给一家做腌菜的家庭作坊设计标识。

老板娘姓杭，腌了十几年菜，从前一直卖散装，最近想装进小玻璃罐，放到网上去卖。她第一次见设计师，话说得很诚恳，也很难办：

「我想要个有点老味道的，可是别土。年轻人看了觉得干净，又不要太洋气，洋气了我怕老主顾不认得。就是那种，一看就知道是家里做的，可是又很讲究。」

设计师本能地做了一件几乎所有同行都会做的事：发了一张「需求确认表」。表里列着风格选项：现代简约、复古怀旧、国潮、手绘……请客户勾选。

老板娘把表格发回来了，勾了四个，旁边还写了一句：「差不多都行吧，你看着办。」

设计师的师兄给了他一条建议，很实在：「客户说不清，你就得逼她说清，签字确认，不然后面改稿没完没了。我吃过这个亏。」

这个建议没错。合同里写着「三轮修改」，每多改一轮，设计师就多搭半天白干。

可设计师犹豫了一下，试了另一个办法：**把「三轮修改」，当成三级台阶来用。**

第一轮，他没交一张像样的图，只交了一张很粗的东西：几笔画出一个陶罐的口沿，底下一圈歪歪扭扭的线，没有字，没有颜色。他对老板娘说：「这不是成品，您就看看，它像什么，不像什么。」

老板娘看了很久，说了一句：「有点意思。说不上来。」

这就是「象」。只有一个影子，但她愿意往下看。

第二轮，他给罐口添了一道颜色，加了两个字，把陶罐的轮廓描得更清楚了一点。老板娘看完，眼睛一亮：「像我外婆那个腌菜缸！」

这是「物」：影子里长出了一件她认得的东西。

可是第二轮稿子到了作坊，不是所有人都跟着她高兴。老板娘的侄女在店里帮忙，二十出头，管着网店。她看了一眼，说得直白：「姑姑，这也太老了，放在网上，一眼就是'奶奶辈的东西'，没人点。」

两个人各有各的道理，都对。设计师夹在中间，没有表态，也没有去折中，做一个「半老不老」的东西，那样两头都不认。他的办法是，把两张稿子都打了样，挨着摆在架子上，什么也不解释，请老板娘和侄女各自留意：谁拿的是哪一个。

她接着又说了一句让设计师犯愁的话：「不过颜色再旧一点，别旧得发灰。」设计师差点想问「旧一点是多旧」，话到嘴边咽下去了。他回去试了五种旧法，把五张小色块印出来，邮过去，什么也没讲。老板娘挑了第三张。

第三轮，他做了一个打印出来、贴到真玻璃罐上的小样。他没有讲解，只请老板娘把罐子摆在店里的架子上，挨着别的罐头，然后别说话，看看哪些老主顾会伸手。

一个星期后，老板娘打来电话。她说，有三位熟客，没有任何人介绍，伸手就拿了那个罐子，其中一位还说：「这个看着像你以前那个陶缸。」

这是「信」：不是设计师说「你们会喜欢」，是别人一伸手就碰到了。

事情走到这里，还有一笔账我不想讳言：这三轮，比原计划多花了差不多十天。设计师那十天里还接了别的活，累得很；中间老板娘有一次催他「到底什么时候定稿」；他自己也怀疑过，是不是该听师兄的，一上来就把需求锁死。

后来他想明白一件事：师兄的办法不是错，它是在**保护设计师**。锁死需求，是把风险从设计师这边挪到客户那边。可是想一想，要是老板娘当初真勾了「复古怀旧」，三天后一张稿子交出去，她一看，「哎呀不对，不是这个意思」，那才是真正的无底洞。因为她那个「不是这个意思」，根本没有一个名字，没法提前写进确认表。

事情的结果有点出人意料。熟客拿的多是旧的那张，而网店上，侄女把两张图都放了一周的试投，点进去看的人，居然也是旧的那张更多一点。侄女看着后台的数字，嘀咕了一句：「原来他们不是嫌老，是嫌假老。」

这句话，是设计师在任何一张需求确认表里都问不出来的。

他自己总结了一句：**需求是在改稿的过程里长出来的**。表格上的「风格选项」，是需求最外面的一层壳，不是它最初的种子。

这单活儿的钱，他其实少拿了：多出来的十天，他没好意思跟老板娘开口，白搭进去了。可他吃一堑长一智，下一次报价的时候，他在单子上添了一行：**「实物试摆一轮」**，单独算钱。第一个客户看到这一行，问了一句「这是什么」，他把杭老板娘的事简单讲了一遍，对方想了想，没还价，签了。

他后来才发现，这一行字的作用，是把原来藏在「修改次数」后面的那段半明半暗，摆到了桌面上。对方知道有这一段，他自己也知道。该花的时间，有了名目，也就不用偷偷花。

后来一次吃饭，他把这件事讲给师兄听。师兄听完，笑了一下：「你这是运气好，遇上个愿意等你的客户。」设计师想了想，说：「也许吧。可我不觉得是等我，我觉得是她自己也在这十天里，才知道自己要什么。」

师兄没接这句话。过了一会儿，他说：「你那个把两张稿子放架子上的办法，我下回试试。」

当然，这个办法不是处处能用。合同的钱、交稿的日子、对方的耐心，每样都有限。有的客户就是没有耐心去摸，这时候锁死需求反而是体面的。他后来给自己定了一条小规矩：**对方说不清的时候，先别催他说清，先给他一个能碰的东西**。一张粗稿，一个小样，一个能摆在架子上的东西。让对方的手去碰，比让他的嘴去说，更快。

**带走的话**

**一个东西刚碰到时总是模糊的。别急着叫它说清，也别叹口气说说不清。一层层摸下去，摸到碰得出、靠得住。**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柔**（还写得进去的土）和**复**之间的一小段。模糊不是毛病，是东西刚冒头时的样子；连回去的办法，是一层层摸，不是一口咬定。

它教的是：不在第一级停下。靠的是：碰得出的回应，不是看得清的轮廓。

◆

22

第 22 章

# 抱着，还是攥着

如果您背过《道德经》，这一章里有一句您多半能背出来：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可是在汉代的几份抄本里（马王堆帛书甲乙本，还有北大汉简），这一句不是这样写的。它们写的是：

「是以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

抱，变成了执。式，变成了牧。

抱，是用两只手臂圈住，搂在怀里。执，是用手攥住，抓牢。式，是榜样、样子，「为天下式」就是做天下人的样子。牧，是放牧的人，「为天下牧」是做天下的牧人。

一个字的差别，一个动作的差别，天下就成了两种光景：一边是一个人把「一」抱在怀里，让人看着学；一边是一个人把「一」攥在手里，当牧人去带这一群。

这就是这一章最扎手的地方。咱们慢慢来。

## ◆ 原文

通行本（王弼本）：

>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
>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
>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
>
>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
> 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马王堆帛书乙本：

> 曲则全，枉（汪）则正，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
> 是以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
>
> 不自视（是）故彰，不自见故明，不自伐故有功，弗矜故能长。
>
> 夫唯不争，故莫能与之争。
>
> 古之所谓「曲全」者，几语才（哉）！**诚全归之**。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我看到的是别人整理转录的释文，没能对着原书逐字核，据这份转录，这一章写作：

> 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或）。是以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弗矜，故长。夫唯无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全」者，几语邪？诚全归之也。

几处要记的：

第一，「圣人抱一为天下式」，是通行本。帛书甲乙两本的转录我都读过，都写作「执一以为天下牧」，所以「执一」「牧」不是北大简独有，是帛书和北大简共有的最早写法（这里读的都是转录，不是图版）。北大简，据那份转录，同样是「执一以为天下牧」。传世的河上公本、王弼本，据一位校勘者的说法，都作「抱一」。传世本我没能亲自逐个翻一遍，所以这一句只能写到「据说」。

第二，帛书这一章后头的「枉则」一句，通行本写「枉则直」，帛书乙本和北大简写「枉则正」。一个是「直」，一个是「正」。（帛书甲本，据转录写「枉则定」。）

第三，最后一句「诚全而归之」，帛书、北大简都没有那个「而」。

第四，这一章在帛书乙本里的位置，和通行本不同。据整理本，帛书里的顺序是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二、二十三。也就是说，下一章要读的「企者不立」，在帛书里排在这一章的**前面**，两章挨着。通行本这四章是顺着排的，北大简（据转录）也是顺着排的。

郭店简里没有这一章。

## ◆ 先用大白话走一遍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六个短句，每句前半是一种「不够好」的样子，后半是它的好结果。

曲，弯。枉，是弯曲不直的木头。洼，凹下去的低处。敝，破旧，磨损。这四样，都是我们平常想要「修一修」的毛病：弯的想弄直，凹的想填平，旧的想换掉。可是话说的是：弯的，就全了；枉的，就直了；凹的，就满了；旧的，就新了。

「则」是「就」，中间没有任何别的字。老子没有说「所以你要故意弯」，也没有说「弯着才能全」。他只说，弯，则全。

后面两句，换了一个样子：少则得，多则惑。少了，反而得着；多了，反而糊涂。这一对和前面四对稍微不同，前面是「样子」，这里是「多少」。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所以圣人守着那个「一」，做天下的榜样。（帛书、北大简则是：所以圣人攥着「一」，做天下的牧人。）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 不自己显摆，反而亮；不自以为是，反而显；不自己夸功，反而有功；不自己骄傲，反而长久。

自见，是自己把自己亮出来给人看；自是，是认定自己对；自伐，是夸自己的功劳；自矜，是自己高看自己。四个「自」字，一个比一个往心里走。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正因为他不跟人争，所以天底下没有人能跟他争。

**「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古人说的「曲则全」，难道是句空话吗？真正做到了「全」，天下就都归向他了（或者：他就保全地回去了）。

## ◆ 一个很容易走歪的读法

读到这儿，您大概已经感觉出来：这一章，太容易读成一套「处世秘诀」了。

先弯一弯，就能保全；先让一让，就能得到；不跟人争，就没有人能跟你争。这简直是一套完整的战术：以退为进，以弱胜强。后世很多人就是这么读它的，读成了「忍字诀」，读成了「示弱的艺术」。

我们得老实说一句：**这一章自己，没有拦着人这样读。**

尤其是「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一句。每个版本都有，只差一两个字。它的句式是「因为……所以……」，明明白白是一个因果：你先做到「不争」，结果是「没人能跟你争」。这就是一个手段，指向一个目的。

书里别的地方，这个读法还有帮手。比如第七章「后其身而身先」，第六十六章「欲上民，必以其言下之」。这些地方也都带着一股「我这么做，是为了那么得」的味道。

所以我们没法说「这一章只是在描述，没有教战术」。只能说：它既能被读成描述，也能被读成战术，两种读法文本都站得住。本书不替它做主。但我们要时刻记着，用战术的读法读它，会发生什么，后头慢慢看。

## ◆ 扎手处之一：抱，还是执

回到开头那个字。

《说文解字》里，「执」字的解释是「捕罪人也」，从丮（像人伸出手的样子）从幸（一种刑具）。一般认为，执字的古形，像一个人双手被铐住。本义是抓捕、抓住。

「牧」字，《说文》说是「养牛人也」，从攴（手里拿着棍子或鞭子）从牛。放牛放羊的人。

这两个字放在一块：一个人手里攥着一样东西，另一手拿着鞭子，赶着一群。

「抱」，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抱，是用两臂把东西圈在怀里。抱着，对方是可以动的，可以呼吸的。「式」，是样子，是榜样，不去赶谁，只是站在那儿，让人看着。

所以如果我们只看这两个版本的字，那就是两种圣人：

**一个是牧人。** 他攥着「一」，赶着天下这一群。「牧民」这个词，古书里确实有，《管子》里有一篇就叫《牧民》；「州牧」是古代管一州的官名。牧，是个**管人的词**。

**一个是榜样。** 他抱着「一」，立在那儿。「式」是个**让人看的词**。

这就碰上了本书导论里说的那件事：书里有两个「一」。一个是不间断的，一个是统一的。统，是一只手攥住线头往一个方向拽。**「执一以为天下牧」，几乎就是「统」字的另一种写法。**

这是个很重的发现。但我要立刻踩一脚刹车。

第一，字的版本不是定论。帛书和北大简都作「执」，传世本作「抱」，那么变化发生在西汉到魏晋之间的某个时候，这个可能性有。可是还有别的可能：也许早就有两条流传线，一条写「执」，一条写「抱」，不是谁改谁。

第二，「执」字在这部书里，不是一个只有贬义的字。第十四章，通行本「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帛书写作「执今之道」，这个「执」是中性的，甚至是肯定的。第三十五章「执大象，天下往」，郭店简里也有，也是肯定的。可是第二十九章，「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同一个帛书里，这个「执」就是否定的，明明白白说：执，会失去。

同一本帛书，第二十二章说圣人「执一」，第二十九章说「执者失之」。要是不加解释，这是自己打自己。有一个解法：被执的东西不同。执一，执的是「一」；执者失之，执的是「天下」这件「神器」。执一，可能就是把握住根本；执天下，是把一个活东西攥死。但这个解法也可能是我们为了替书圆场，硬安上去的。我不能说它对。

第三，「牧」这个字也不一定是坏的。牧人要是好牧人，放羊是为了羊活得好。这一章的「天下牧」，没有哪个字明说他是在残害羊群，这是我们读出来的警惕，不是原文写的。

所以我只能这样说：**在这一章最早的几个抄本里，圣人是攥着「一」的。**这是一处扎手的地方。书一边说「不自见」「不争」，一边让圣人攥着线头、当牧人。

### ◆ 扎手处之二：这一章有一句，本书怎么放都放不下

我再老实说一件事。

「少则得，多则惑。」

本书的主线是：根是一片还能被改写的土，一就是不间断，统是攥着线头把全部拽直。这条线的东西，「少」并不是它要讲的。我们要的是土活着，不是土**少**。

王弼偏偏就在这里下了一个注：「一，少之极也。」他说「一」是「少」的顶点。也就是说，他把「一」读成了「最少的那个数」。要是这样读，「抱一」就是「守着最少」，整个第二十二章，就是一章讲「少」和「多」的书：少，得；多，惑。

这个读法，和本书说的「一是不间断」，不在一个方向上。

我没法把「少则得」收进本书的主线。非要收，也能收：少，是不把土写满，给后面的字留位置。可是这样一收，我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在**替书自圆其说**。这个意思，我觉得不是这一句话里长出来的，是我们外面带进去的。

另外一处小小的呼应：这一章说「洼则盈」，凹下去的会满。第九章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端着满了的东西不如停。盈字，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同一个字，两处，两个脸色。（和第一章的「常」字，是同样的情形。）

### ◆ 扎手处之三：「归之」，归到哪里

最后一句，「诚全而归之」。

这个「归」字，有两种读法，都通。

一种：**天下归向他。**　真正全了，天下人自然来归附。这样读，整一章是个「得人心」的方略。

另一种：**他全着回去。**　真正做到了全，人从这个世界上走的时候，也是整整全全回去的。

第二种读法有一个有意思的回声。《礼记·祭义》里，记着乐正子春引他老师曾子，曾子又引孔子的话：

> 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

「全而归之」，和这一章最后一句，文字几乎是一样的。

不过这两个「全」，意思差得很远。《祭义》里的「全」，是身体完好，没有缺损，「不亏其体，不辱其身」。那是一个**不许有半点损伤**的全。而老子的「曲则全」，是弯着的、洼着的、旧着的，也算全。他的全，是**包着弯在里头**的全。

这两句话到底有没有关系，是谁借了谁，是不是在顶着说，我没有查到哪位学者对这一处的专门讲法，不敢下结论。我只能把这一处摆在这儿：两个全，同一个说法，走向相反。这里也许是一个儒道对话的缝，也许只是汉语里本来就有这么一句话。

### ◆ 涌现：全，不是直

把几处连起来，有一句话是站得住的。

「全」这个字，在这一章里有一个特点：**它不是靠修理出来的。** 弯的不是被弄直了才全，是弯着，就全。凹的不是被填平了才满，是凹着，就是能盈的地方。旧的不是被换掉了才新，是旧着，就有新的可能。

这和「统」的做法，正好是反着来的。统，是找到线头，把一把丝全部拽直，拽成一个方向。丝是整齐了，可是原来那些弯、那些结、那些缠在一起的地方，被拽没了。全，反过来，是**让弯着的、结着的，也在里头**。

于是，**「抱」和「执」的差别，也就成了一个可以拿来问的问题**：当一个弯的东西到你手里，你是把它拽直（攥着一，赶着天下），还是让它弯着，也算在里头（抱着一，立在那儿）？

这就是这一章能放进日子里去的一个问法，也是我愿意认下来的东西。

但我也要把没认下来的东西写在这里：

第一，这一章没拦住战术读法。「不争，故莫能与之争」仍旧是个因果。所以我不敢说这一章「就是」一章反统一的章。

第二，「少则得，多则惑」，我收不进来。

第三，「执一」在最早的版本里，说明圣人攥着线头。这一点没有被我解释掉，只是摆在这儿。

把所有专门的词拿掉，再读一遍：

「弯的、凹的、旧的、少的，不一定是毛病，它们可以是整个东西的一部分。要是你一看见弯的就想把它拽直，你得到的是一排直的，不是一个整体。」

站得住。但这句话也并不是只有这一章才能说出来的。第二十八章的「大制不割」、第四十五章的「大成若缺」，讲的是同样的话。所以这一章的功劳，不是发明了这个判断，而是用「抱」和「执」两个字，让这个判断露出了它的另一面：同一个「一」，手的姿势不同，天下就不同。

## ◆ 放回日子里

这件事，说起来很远，其实近得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欧洲共同体（今天的欧盟）出台过一条规定，管的是黄瓜。这是欧盟官方网站上一篇说明里讲到的：一九八八年六月的第 1677/88 号委员会条例，给黄瓜定了品质标准，里头有一条管弯曲度：每十厘米长度，弯起来的高度最多十毫米。

也就是说，黄瓜是可以长弯的，可是弯过这个数，就上不了那个标准。

这条规定在二〇〇九年被废止了，同时废止的，还有二十五种别的蔬菜水果的类似规定。

您看这件事，几乎不用我多解释。黄瓜原本就是弯的。弯黄瓜吃起来和直黄瓜一样脆。可是要装箱、要运输、要码得整整齐齐，直的比弯的省地方。于是一个「规格」出现了，「直」成了好，「弯」成了次。**有了牧人，才有了「直」和「弯」之分。**

规定是为了方便，为了让买卖双方不吵架。它没有错，它只是需要一个牧人：站在地头，一根一根看，弯的挑出去。

挑出去的那根黄瓜，没有一点毛病。它只是弯。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母亲，在六月的最后一个晚上，在冰箱门上贴了一张表。

表是她花了一个晚上做的，彩色打印，格子很整齐。孩子十一岁，刚念完五年级，暑假六个星期。表里排着：周一周三上午奥数，周二周四上午英语口语，周五上午作文，周六早晨游泳，周六下午书法，周日上午编程，再加上每天傍晚三十分钟的钢琴。一共七样。做表的时候，她给自己的理由很朴素：别让他输在暑假。同事的孩子都在补，自己孩子不补，开学就落下了。她还特意用了一支红笔，把「周日」那一格描了一圈，因为那是唯一一天没有排满的，她想想，又给它安了一个编程课。

头一个星期，孩子很听话，一样不落。她下班回来，看着表上一个个被打上的钩，心里是安稳的。那种安稳，很像看着账上的数字一格一格往上走。

第三个星期，她开始发现一些小事，一开始没当回事。孩子弹钢琴，弹错了一个音，不再从头来，直接把手从琴键上拿下来，说一句「弹完了」。书法课回来，右手中指上压出了一道深深的红印。有一天吃晚饭，她随口问了一句：「这七样里头，你最喜欢哪一样？」

孩子拿着筷子，愣了很久。

「我不知道。」

停了一下，他又补了一句：「你问我喜欢什么，我不知道。」

那顿饭，母亲没有再说话。她心里一下子翻腾起来：我问的不过是一句最平常的话，可这孩子，十一岁了，竟然答不上来。

这件事里，我们不必急着判谁对谁错。一个母亲想给孩子好的，这是真的。她手里攥着一个很明确的「一」，**不能落后**，也是真的。她就像第二十二章最早的几个抄本里那位「执一以为天下牧」的牧人：攥着一个目标，把整个暑假这一群，赶在一条路上。

也就在这个星期，她还发现了另一件事。

小区里住着一群流浪猫，保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它们在车棚后头落脚。孩子每天傍晚下楼，不去哪个班，只去车棚边蹲着，喂猫。她一直以为那就是贪玩。直到有一天，她在孩子的书包里翻到一个本子。

本子的封面已经卷了边。里头是画，全是猫。画得很难看，线条歪歪扭扭，有的猫的头比身子大。可是每一只猫身上的记号都写得清清楚楚：这只左耳有个缺口，那只尾巴尖是白的，还有一只总是坐在自行车筐边上，前爪脏兮兮的。一共十一只，每只有个名字，旁边记着日期，写着「今天吃了两勺」「今天没来」「有点瘸」。

她站在客厅的灯下，把本子翻了一遍。第一个念头，是实实在在的：画成这样，应该去报个美术班，让老师教他怎么画才对。

她的手甚至已经去摸手机了，想去查附近的美术班。她停住了。她想起了刚才孩子的那一句「我不知道」。

她把本子合上，放回书包原来的位置，什么都没有说。

第四个星期的头一天，她做了一件和她平时的做法完全不同的事。她把冰箱门上那张彩色表格摘下来，换了一张新的：格子还是那些格子，可是她只留了三样，游泳、英语口语和钢琴，另外四样的格子，空着，一个字也没写。

孩子盯着那张表看了半天，问：「这些空的，是干什么的？」

她说：「我也不知道。你先空着。」

这个动作，是整件事的转折。她没有拿起笔，替孩子在空格里填上「猫」。设想她那样做了：给他报一个「小小生物学家夏令营」，买一套观察笔记本，报名费刷了卡，一切都顺理成章。那样做，是另一种「执」：她从那七个「一」里，选出了她认为对的那一个，重新攥回手里。猫就从孩子自己的东西，变成了母亲交给孩子的任务。以后他再蹲在车棚边，就不是在看猫，是在「完成课程」。

她让格子空着。空着，就是第二十二章里的「洼」：凹下去的地方，是能盈的。

结果呢？一个星期以后，孩子的空格里，自己长出了东西。他去区图书馆借了一本书，讲怎么分辨猫的年龄和性别。他问保安，猫耳朵上为什么有缺口，保安说，那是去医院做了绝育，医生剪的记号。他把这件事，讲给楼下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听，一边讲一边比划。他还是没有提要报什么班。但他不再说「我不知道」了。有一回吃饭，他自己说了一句：「妈，今天那只瘸的，好像好一点了。」

我得老实交代这件事的账。暑假结束，开学测验，这个孩子的奥数成绩，比一直上班的同学低了一截，老师把他排在了稍后的一个小组里。母亲心里有一阵很不舒服。同事们聊起孩子，她接不上话，只好说「他今年玩得比较多」。猫的事，到底是不是孩子的「那一个」，直到那年秋天她也看不出来，也许只是个爱好，也许明年就换了，也许永远只是个爱好。

她只学会了一件事：**不替孩子说「那一个」是什么**。她把手松开了，但没有走开，还是每天晚饭的时候，问一句：「今天几只来了？」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五十二岁的网约车司机，大家都叫他老柴。一天里十几个钟头坐在车里，腰、腿都不太灵便。半年前单位组织的体检，医生看完报告，随口说了一句「多动动，别老坐着」，他嘴上答应着，没当回事。

后来车友群里有人张罗，周日组织爬山，一座不太高的山，大家顺便锻炼锻炼。他本来不想去，晚上跟老伴聊起，老伴说：「你去，别每天就这么坐着。」他又想起医生那句话，咬咬牙，报了名。

周日一早，一群人在山脚下聚齐了，五十多个人，年纪参差，一眼望过去，有几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也有他这样头发花白的。山不算高，上去有两条路：一条是**直上的台阶**，一千二百级，一级一级往上垒，抬头看去，像一架梯子靠在

山坡上；另一条是**盘山的小路**，顺着山腰绕来绕去，走一趟，路程要多出两三倍。

领队是位五十多岁的老驴友，说话慢吞吞的。他说：「咱们走盘山这条。台阶那条近，可是陡，上去要吃膝盖，下来更要命。」

人群里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笑了：「那么绕，要绕到什么时候？台阶一口气爬上去，二十分钟就到了。」

老柴站在那儿，有点心动。他这辈子做事爱走直路，「能近就不远」，是他开了二十年车练出来的本能。他也不想被那个小伙子看扁：五十二岁的人，还不如二十岁的？他的嘴动了一下，想说「我走台阶」。

领队没劝，只是淡淡地说：「愿意的，自便。」

结果，小伙子和另外两个年轻人，走台阶上去了。老柴迟疑了一会儿，到底还是跟着大部队，走了盘山路。

盘山路是真的绕。走一段，转一个弯，眼前就换一副景色：一会儿看见山下的公路，一会儿看见对面的山梁。每转一个弯，坡就缓一点，他可以把一口气喘匀。路边有几块石头，被走路的人坐得溜光。每走四十来分钟，领队就喊歇十分钟，让大家喝水、吃东西。老柴发现，自己居然没怎么喘。他甚至有点不好意思，跟旁边一位年纪更大的大姐聊起了天，聊她孙子，聊她早上腌的黄瓜。

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到了山顶。那几个走台阶的年轻人早就到了，已经坐在那儿大半个钟头，其中一个脸色发白，说胃里翻腾，不敢吃东西。

真正见分晓的，是下山。领队从背包里拿出几根备用的登山杖，分给年纪大一点的。他们顺着盘山路往下走，脚尖微微朝外，膝盖不要伸直，一步一步，小心地踩实。老柴发现，这样的路，膝盖几乎不疼。

走台阶下山的那三个年轻人，后来在山脚路口遇上了。其中一个，扶着栏杆，膝盖一软一软的。他说：「这台阶下起来，真是要命。」

领队在山顶的石头上，一边拧水壶，一边慢吞吞地说了一句话：「山又不会跑。」这句话老柴记了好几天。他一辈子跑单，每一趟都怕慢了，这是头一回有人对他说：慢，也到得了。

晚上回到家，老柴躺在沙发上，浑身酸，是舒服的那种酸。老伴问他累不累，他说还行。他还有一点想不通：为什么绕远，反而不累？他想了半天，最后只想出一句：路是弯的，人才是全的。

这当然只是句顺口溜，不是什么道理。可是这件事里，确实有这一章里的一个具体的东西：**「全而归之」**。爬山这回事，上山不是难处，难处是整整齐齐地回来：膝盖、脚踝、腰，一个都不能落在山上。老柴那天走了一条长得多的路，可是他的身体是**全着回去的**。那几个抄了近路的人，到山顶是头一批，可回来的时候，有人把一部分膝盖留在了台阶上。

这里得郑重地加一句提醒：老柴这个年纪，长年久坐，想开始运动，最好事先找医生看一看，别靠「自己觉得行」。登山途中，要是胸口发闷、头晕、关节疼得厉害，别硬撑，立刻停下来，该看医生就看医生。盘山路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它只是比直路更容易让人量力而行。

也正因为如此，他回家以后，没有下一个「绕远路总是对的」的结论。他只是把一件小事记住了：**直的，不一定是近的；近的，不一定是全的。**

老伴问他：「明天腿还疼吗？」他说：「不疼，就是小腿肚子有点酸。」老伴说：「那个台阶上去的小伙子呢？」他笑了：「听说他下个周末不来了。」

第二个星期天，车友群里又有人张罗去另一座山。这回，老柴没有等人问，先在群里问了一句：「走哪条路？」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老木匠，姓宋，在县城边上有一间不大的作坊。门口堆着一垛树枝，都是樱桃木，从几处果园里收来的修剪枝，晾了三年，已经干透了，敲起来梆梆响。他带着一个十九岁的徒弟，叫小石。

有一天，镇上开茶室的一位女老板找上门来，要订六把带扶手的椅子。她带来一张照片，是一把工厂做的椅子，扶手圆圆润润，每个弧度都像是用圆规画出来的。她指着照片，说得很清楚：「就要这个样子，六把，一模一样。」

宋师傅看了照片，没说话。他想了想，带她去看了门口那垛树枝。

「您看，」他随手抽出一根，「这一根，天生就是弯的。长在树上的时候，被风吹歪了一下，它自己就长成这个弧。我想拿它做扶手。」

女老板皱了眉。她说：「我要的是六把一样的。」

这时候徒弟小石在旁边插了话。他的话很实在：「师傅，咱们做个模子，把木条蒸软了压进去，干了就定型。六把一模一样，三天就完工。」

小石说的没有错。宋师傅也懂这个办法，大厂的圆润扶手，就是这么来的：木头泡软、蒸软，压在一个固定的模具上，等它干了，弧度就定死了。用这个办法，一百把也可以一模一样。他有这个本事，只是不太愿意用。

他的难处，不在手艺，在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他带着那根天然弯的树枝，想的是：每一根树枝的弯，都不一样。你把它们压进同一个模子，每一根都得被掰开一点它原来长的劲头。木头不会说话，可是椅子用上三年，扶手会在弯的地方裂开。因为那个弯，不是它自己的了。

不过这些话，他是想了很久才想明白的，当时他没有讲道理。他只是把那根枝子递给女老板，说：「您拿手摸摸。」

女老板摸了。那根枝子的弯，有一处微微鼓起来，手心贴上去，刚好扣在里头，像是它本来就是为这只手长的。

她想了好一会儿，终于说出了她真正的顾虑：「宋师傅，我要一模一样，不是因为我喜欢。是我这个茶室，来的客人大多是熟人。如果六把椅子里，有一把特别好，大家就会抢着坐，进门先看哪把椅子被谁坐了、谁没坐上。一样的话，谁都不用争。」

宋师傅听了，沉默了一会儿。这个理由，比他预想的任何一个都实在。她要的「一样」，不是审美，是为了让人**不争**。

他想了一晚上，第二天给出一个办法：**该一样的，一样；该弯的，弯**。

椅子里有些地方，必须是一样的：座面离地多高，座面多深，靠背向后倾多少度，人坐下去，腰靠在哪里。这些地方，他用同一副样板去做，六把，量出来分毫不差，因为这些是人的身体最先碰到的地方。谁坐上去，感觉都一样。

而扶手，他从那垛树枝里，亲手挑了六根。四十多根树枝，他一根一根拿起来，对着窗口的光看，用手掂，挑出弯得相近、粗细相近的。可是「相近」不是「相同」，六根枝子，六条弧线，各有各的弯。他不去逼它们变成一样。

他给女老板的办法里，还有一个小小的「保险」：每一把椅子的扶手底下，他用刻刀刻了一个很小的数字，一到六。他没有告诉客人，哪一把「好」。他说：「我自己都分不出来哪一把好。」

交活那天，女老板在六把椅子上轮流坐了一遍。坐到第四把，她笑了：「还真是，坐哪把都一样。」过了一会儿她又补了一句：「不过，我看得出来哪一把是哪一把了。」

这就是这件事的好处，也是它的难处：**一样，不等于一模一样**。

这件事里「统」的那一步，在哪儿？在最初那张照片。它把「好」定成了一个圆规画出来的样子，任何一个弯得不一样的，都是次品。如果宋师傅答应了，他就成了牧人，把六根不同的树枝，赶进同一个模子。而「连着」的那一步，在哪儿？在那根被递到手心里的枝子。他没有讲「天然的好」，只让客人摸一下。

也得说实话：这个办法，宋师傅多花了四天，多收了两百块工钱，女老板还跟他还价了一回。后来茶室里有一位熟客，看着扶手问：「这怎么不一样啊？」女老板解释了三遍，她不是每次都有耐心。小石为此也嘟囔了好几次，说师傅是自己找麻烦。

宋师傅有时候也想，要是当初用了模具，三天交活，也许什么麻烦都没有。可是他又想，三年后椅子裂了，客人会骂他。他又不敢保证，模具做的一定会裂，天然的一定不裂。他不是什么都懂的人。他只知道，那根枝子的弯，手摸上去，是舒服的。

**带 走 的 话**

**弯的、凹的、旧的，不一定是毛病，它们可以是整体的一部分。别一看见弯就想拽直。抱着，还是攥着，差在手的姿势。**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统**，以及统和**柔**之间那只手的姿势。最早的抄本里，圣人也攥着线头，本书没办法把这一处解释掉。

它教的是：弯着也算全。靠的是：让弯的东西留在里头，不是把它拽直。

◆

23

第 23 章

# 雨点落完以后

这一章头一句话，是劝人少说话：「希言自然。」

然后它用了不到九十个字，把这件事说完了。

这是个小小的玩笑，我们不必拿它当证据。可是请您读的时候，留一只耳朵听着：一章讲「少说」的话，自己是怎么说的，说得多不多，说到哪儿就收住了。

## ◆ 原文

通行本（王弼本）：

> 希言自然。
> 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 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
> 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
>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马王堆帛书乙本：

> 希言自然。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孰为此？天地而弗能久，又况于人乎？
> 故从事而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德者，道亦德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我看到的是别人整理转录的释文，没能对着原书逐字核）：

> 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天地弗能久，而况于人乎？故从事而道者同于道，得（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故**同于道者，道亦得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信不足，焉有不信。**

三个版本放在一起，有几处值得先看一眼，后面都要用：

一，最后三句「同于……者」，三个版本**各不相同**。通行本三句：道、德、失，各有一句。帛书乙本只有两句：德、失。北大简（据转录）也只有两句：道、失。三个版本里，只有「失」这一句，每次都在。

二，句子的主语不同。通行本里，每一句的主语是那个东西自己：「道亦乐得之，德亦乐得之，失亦乐得之」。帛书和北大简里，主语一律是「道」：「道亦德之（得之），道亦失之」。

三，通行本最后一句「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帛书乙本**没有**，北大简有。这一句，在第十七章里，几个版本（郭店、帛书、北大简）都有。

四，帛书里这一章排在第二十二章后面，据整理本，它前面的两章是「企者不立」和「曲则全」。

郭店简里没有这一章。

## ◆ 先用大白话走一遍

**「希言自然。」** 四个字，两种读法。「希」字，在第十四章里是「听之不闻，名曰希」，听也听不到的那种，所以「希言」可以读成「听不见的话」，平淡到几乎没有味道、也吵不到人的话。另一种读法是「希」通「稀」，少，「希言」就是少说话。两种读法，王弼选的是前者。他在注里说：「无味不足听之

言，乃是自然之至言也。」意思是：越是平淡得没滋味、不够听的话，越是最自然的话。

「自然」，在老子那里，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大自然」，是「自己就这样」。希言自然，可以说成：「少说话，是自己就这样的事」，也可以说成「最合自己就这样的话，是少的话」。

**「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飘风，是疾风、旋风。骤雨，是急雨。终朝，是整整一个早晨；终日，是整整一天。猛烈的风，吹不满一个早晨；急骤的雨，下不满一天。

**「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谁做的这些？天地。天地干这样的事，都不能长久，何况人呢？

注意这里的口气。老子没有说「狂风暴雨是坏事」，他只是说它们**不能久**。风雨是天地做的，天地做这个，是天地的事，没有一个字说它不对。

**「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 所以，做事情跟着道走的人，就和道成了一路；跟着德的，和德成了一路；跟着「失」的，和「失」成了一路。

「同于」，是「和……是一体的」「化成同一种」。

**「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失者，失亦乐得之。」** 和道成一路的，道也乐意接纳他；和德成一路的，德也乐意接纳他；和失成一路的，「失」也乐意接纳他。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诚信不够，就有了不被相信。

### ◆ 第一个很容易走歪的读法

这一章，最常见的读法是一句家常的劝诫：「脾气发起来像暴风骤雨，一阵就过去了，伤的是自己，所以要忍，要少说话。」

这是一个有用的话，我们不必否定它。可是请回到原文看：老子说的是**「不终朝，不终日」**，没说「所以你要忍」。他拿天地做例子。天地那样做，没有一点羞愧，也没有一点后悔，风来就来，雨来就来。他只说了一件事：它们不久。

这里有一个很容易被滑过去的地方：这一章**没有判断暴烈的东西好或不好**。它判断的只是**长不长**。

那么，「长不长」，有什么要紧呢？

## ◆ 扎手处之一：失，三个版本里只有它不缺席

回到前面记下的那一处。

三个版本，三种排法：

- 通行本：道、德、失。
- 帛书乙本：德、失。
- 北大简（据转录）：道、失。

不管哪个版本，缺的是别人，**「失」从不缺**。

这是个很怪的事。「道」和「德」，一个版本有、一个版本没有，说明这一块是会晃的。（说得准一点：帛书乙本有「同于德者，道亦德之」这一句，缺这一句的是北大简，按转录，这是北大简特有的。）「失」，一次都没有掉。

读这句话，要先弄清一件事：「失」是什么？跟「道」、「德」并排站在一起的「失」。

王弼的注给了一个读法：德，通「得」，得，是少，「少则得」；失，是「累多」，累得多了，就失。这样读，这一章的三句话就成了：跟着「无为」的，同于道；跟着「少」的，同于得；跟着「多」的，同于失。这正好接着上一章的「少则得，多则惑」。

这个读法很整齐，上一章和这一章于是能接上。但我们得注意，这是王弼的读法，不是原文说的。原文写的是「失」，没有说是「多」。王弼把每个字都收到了「少」和「多」的框里。就像上一章里，他把「一」读成「少之极」，一以贯之。

还有另一种读法，更老实：**「失」就是「失」**。　丢掉的，失去的，错了的，没做成的。这个读法下，「失者同于失」，是说：一个人要是总泡在失去、失败里，就会和失成一路。而「失亦乐得之」，更怪了：失去，乐意收下他。

这句话听上去是个威胁，却又被说得很和气，「乐得之」。读来读去，不知道是同情，还是警告。

我读不动这一句，说实话。

再看看别的版本怎么写。帛书和北大简里，这一句是：「同于失者，**道**亦失之。」　道，也把他「失」掉了。这样，意思就清楚了一点：跟失去混在一起的人，道也不要他了。这是一个警告，没有和气。

通行本的「失亦乐得之」，比帛书、北大简多了一层温度。

这是不是在传抄中，一个本来冷的句子，慢慢被磨成了温的？我不能肯定。只是这件事我注意到了：**越到后来的版本，越对称，也越暖。**　一个本来只有两句（道/失，或德/失）的句子，补成了三句整齐的排比，每句还加了一个「乐」字。这个「越来越对称」的趋势，我在别的章里也要留心看。

### ◆ 扎手处之二：谁在说话

另一个差别，更要紧，也更不起眼：**主语**。

通行本里，每句话各自有主语：道乐得他，德乐得他，失乐得他。三个「主」，平起平坐，各管各的家。

帛书乙本和北大简里，主语一律是「道」：道得之，道失之。只有一个「主」，其他的东西，都是它收进来或扔出去的。

两种写法，里头是两个世界。

一个世界里，**有三个家**，你走到哪个家的门口，哪个家就收你。收你的不是同一个主人。另一个世界里，**只有一个主人**，道，他有一个收和扔的动作，谁近、谁远，由他的手去决定。

这和上一章的「抱」和「执」，几乎是同一件事：一个是几双手各自抱，一个是一只手攥着一切。**这个差别，在上一章里出在一个字上，在这一章里出在主语上**。

我要老实说：我没有办法确定，哪一个是原来的。这个写法的不同，可能是因为抄写的人把一个意思换了个说法，也可能是两条流传线的不同。我也无法说「帛书的说法是更老的，所以更真」。我只是把这件事放在这儿：在帛书和北大简里，这一章也有一只手，在收和扔。

### ◆ 扎手处之三：最后那一句

最后一句「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帛书乙本没有，北大简有。

它在第十七章里一字不差地出现过，而且那一章里，几个版本都有。

一个句子出现在两处，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老子（或者说，编这本书的人）自己在两处用了同一句话；要么，是抄写的人，在抄第十七章的时候，记住了这句话，抄到第二十三章，又顺手抄了一遍。我们没法判断。

可是这句话有没有，**改变了这一章是在讲什么**。

没有这一句，这一章最后落在「失」上：同于失者，失之。

有这一句，这一章最后落在「信」上：信不足，则有不信。

前面刚说「希言」，说话少。最后落在「信」上，就有了一个回环：话说得太多了，信就薄了。话少，是因为话要有分量。这样，整一章的头和尾对上了：**少说话，是为了让话能被相信**。

这个读法很顺，有点太顺了。顺到让我怀疑是不是我自己把它抻平的。我自己的判断是：这个读法可以留着，但要记着，它靠的是一个**可能后来加的句子**。

### ◆ 涌现：雨不久，沟留下

回到这一章最开头的那个问题：这一章只判断「长不长」，那「长不长」到底有什么要紧？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这句话是对的。急雨下不满一天。

可是有一件事，原文没有提：**雨过去了，地上留着什么？**

您如果见过夏天一场暴雨过后的泥地，就知道：雨停了，不到半个钟头，可是地上被水冲出了一道沟。雨是短的，沟是长的。下一场雨来的时候，水不会重新选路，它会顺着这道沟走。沟越走越深。

这是我愿意认下来的一个判断，也是这一章的一个「涌现」：**暴烈的东西不久，可是它在土上留下的，会久**。

本书里，把土上被写下的东西叫「回写」。一场急雨是一次很响的回写，写完了，雨走了，字留下了，以后每一次雨，都顺着这个字走。

这个判断，不是原文说的。我得说得清楚：原文说的是「不久」，我多说了一句「留下的会久」。这是对原文的**一个补充，也可以说，是一点点反对**：老子拿骤雨做例子，让人放心，「再凶也长不了」。可是土上的沟，不会在雨停时跟着消失。

接下来，另外两个东西也就连起来了：

**「希言」。** 少说话，之所以要紧，不单是因为话说多了让人烦，是因为话是会「下雨」的：一场急话，说完了，空气里什么也没有，可是对方心里被冲出了一道沟，以后他每次想起，水都顺着那里走。话要少，是因为话会留沟。

**「同于失」。** 一个人老泡在失败里，「失」会在他身上冲出一道沟，下一次失败来的时候，不用再选路，顺着流就是了。「同于」，不只是一时的感觉，是水路变成了他自己的形状。「失亦乐得之」，乐得，是因为那里有现成的沟。

我把所有术语拿掉，再读一遍：

「猛烈的东西持续不了。可是它走过的地方会留下痕迹，后来的东西会顺着这个痕迹走。所以说话要少，因为话是有痕的；所以要小心不要泡在失败里，因为泡久了，它就成了一条现成的路。」

站得住。但请您留意，这段话已经**部分是我加的**。我只敢说：这一章给了「不久」，我补了「留下」。

## ◆ 放回日子里

老小区巷口，夏天，傍晚一场暴雨，半个钟头就停了。

雨停后，巷口那段水泥地的接缝处被水冲出了一道浅沟，大概一指深，斜着通到下水口。第二天，人们走过，会不自觉绕着那道沟，像绕一道看不见的线。

过了几天，又下了一场雨，不大。可是您看，这场小雨，水一点也没有往别处去，全都顺着那道沟流。沟被洗得更干净，也更深了一点。

没有人下过一道命令，叫雨水走这条路。是上一场雨，替下一场雨选了路。

物业后来请人用水泥把沟补平了。补了的地方，颜色比旁边深一块，像一块疤。再下一场雨，水绕着那块补丁走，在补丁旁边，又冲出了一道细细的新缝。

这一章里说的「不终日」，是对的。可是，您看，每一场不终日的雨，都在为后来的雨写字。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奶奶，七十岁，农村出来的，只念过三年书，现在跟着儿子一家住在城里，每天接送上三年级的孙子，晚上盯他写作业。孩子的爸妈在外地做工，一个月回来一次，平常靠视频。

她不识几个字，可是她有一个法子：盯。孩子写，她坐在旁边看，哪个字写错了，她看不出是哪一笔，但她知道老师的批语是红的，写着「重写」。她就在旁边说：「重写，重写。」这套办法，是她当年盯儿子的，也是她当年的婆婆盯她的，灵不灵，她没想过，反正老辈就是这样过来的。

那个星期三的晚上，家长群里刚发了一条通知，说下周要听写。奶奶看不懂，孩子的妈妈在电话里叮嘱了一句：「妈，您多看着他点，这个字别又错了。」奶奶应了。放下电话，她坐到饭桌边，盯得比平时更紧。

孩子已经写第四遍了。是一个「鞋」字，右边的「圭」，横一多一少，他总是写不准。奶奶看着他又写了一次，还是不对，心里的火一下子蹿起来。

「跟你说多少遍了！你是不是故意的？你爸小时候也不这样！」

声音很大，隔壁都能听见。孩子的橡皮蹭了又蹭，把作业本擦出了一个洞。他没哭出声，肩膀一抽一抽的，眼泪掉在那个洞上。奶奶看着那个洞，火一下子熄了，像一阵风过去。

那天晚上，两个人都没再说话。孩子写完了剩下的作业，把本子合上，自己洗了脸去睡了。奶奶坐在客厅里，开着电视，没有看进去一个字。她想起自己的婆婆当年吼她的样子，心里很难受，因为她当年最恨的，就是这个。

第二天早饭，桌上是粥和咸菜。孩子低着头喝粥，不吭声。奶奶看了他好一会儿，说了一句话，只有一句：

「奶奶昨天吼得太凶了。」

孩子的勺子停了一下，没抬头。

放学以后，奶奶做了一件她自己都没想到的事。她翻出孩子用剩的一个旧本子，坐到他旁边，说：「奶奶也写。你写你的，我写我的。」

她写的是她自己会的几个字：她的名字，儿子的名字，孙子的名字。写到孙子名字里的那个「栋」字，她停住了，右边她一直写不对。她问孩子：「这个字，木字旁，右边是什么来着？」

孩子愣了愣，把头凑过来，看她写。过了一会儿，他小声说：「奶奶，你多写了一笔。」

「是吗？」奶奶认真地又写了一遍，「这回对不对？」

「不对，」孩子说，「少一点。」

奶奶笑了。她把本子推过去：「你来教我。」

有一件小事，是她自己想出来的。孩子再写错，她不再开口喊「重写」，只用筷子头，在那个字旁边的桌面上轻轻点一下。点一下，孩子就自己回头看。这是她那个「希言」：说话的力气，省下来了，一点也不比吼的时候小。

就这样，她每天晚上在旁边写一点，每天都写错一点。她不装，真的错。孩子起先是笑她，后来是忍不住指给她看，指着指着，他自己写字的时候，也开始会在写完以后，把笔放下，对着字看一看。有一回他写错了一笔，抬头看了奶奶一眼，没擦，用笔在旁边点了一个小点，嘀咕了一句：「奶奶，我也写错了。」

这是这件事里，「同于失」的那一步。她没有站在「对」的那一边，去盯着「错」的那一边。她坐到了错的一边，跟他一起错。

可是我要老实说，这件事里还有第二层，它不太好看。那场吼过去了，沟却留下了。往后的六个星期里，只要奶奶从孩子身后走过，他的左手会不自觉地捂住作业本。他不是怕她吼，他是怕她看。有一次，她只是想递杯水，伸手过来，孩子的笔一抖，写歪了一笔，整个人僵了一下。

那场急雨只有半个钟头，可是它冲出的那条沟，孩子要用好几个星期，才慢慢能不顺着它走。

奶奶后来没有再提那天晚上。她只是每次递水之前，先咳一声。孩子听到了，就知道是水，不是眼睛。

六个星期以后，孩子的作业本上，错字还在，只是不再被橡皮擦出洞来。他会用笔在旁边画一个小圈，写「这个我常错」。老师批语里，有一天多了一句：「最近的作业，看得出在认真想。」奶奶看不懂那句话。她让孩子念了两遍，嘴里说「哦，哦」，晚上多煮了一个鸡蛋。

如果那天晚上以后，她还是靠吼，会怎样？也许孩子的字会写得更规矩一点，也许在下周听写里考得更好。可是她不知道，孩子在那张桌子旁学会的另一件事：错了，要藏起来。

月底，孩子的爸妈回来了一趟。妈妈翻孩子的作业本，翻着翻着，笑了：「这是什么？」那是奶奶那个旧本子，上面歪歪扭扭，到处是被孩子用红笔圈出来的错字。

孩子站在旁边，大声说：「这是奶奶的作业，她也写错。」

##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女儿，四十出头，把七十四岁的母亲接到自己家里住。早上的时间最紧：她要送孩子上学，赶地铁，八点四十打卡，迟到一次扣钱。

每天出门前，总有一阵小小的混乱：她自己的钥匙、母亲的钥匙、孩子学校门禁的卡，几样东西，总有一样不在原处。尤其是母亲的钥匙，这一个月里，已经找了十几次。有时在上一件外套的口袋里，有时在洗手间的架子上，还有一次，在厨房的米缸盖上。

那个周二的早上，她站在门口，包已经挎上了，时间只剩下十分钟，母亲又在翻衣兜、翻鞋柜、翻餐桌上的报纸，嘴里念叨着：「我明明放在这儿的……」

女儿一下子爆了：「你就不能放在固定的地方吗？一天到晚找东西！我每天都要为这个晚！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声音在楼道里回响。母亲停下了翻找的手，没有回嘴，站在原地，像被什么东西钉住了。她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了一句：「是我老了，没用了。」

女儿的火，一下子灭了。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时间已经不够了，她转身跑去赶地铁。一路上，那一句「没用了」，一直压在她心里。

那个晚上，她回家，发现了一件事：母亲没有再找过钥匙。不是找到了，是她**不再让别人看见她找**。钥匙揣在她的上衣口袋里，一个晚上，女儿看见她用手去摸那个口袋，一次，两次，七八次，摸到了，才把手放下。吃饭的时候，她也在摸。半夜女儿起夜，看见母亲站在大门口，借着微光，把手伸进口袋里，摸了一下，才回房去睡。

这件事让女儿心里发凉。一阵急雨，只有半个钟头，沟已经冲出来了：母亲从此怕被人看见找东西，她把一件小事，变成了一件要时时提防的大事。

女儿想了很久。第二天她没有长篇大论地道歉，她做了几件很小的事。

第一件，其实是对自己的。她把闹钟往前调了十五分钟。她忽然看清了一件事：那天早上，让她爆发的不是钥匙，是自己没有留任何余地的八点四十。她把这十五分钟「买」了下来，哪怕找东西也来得及。

第二件，她在门口的墙上钉了一个小钩子，钩子下面放了一个浅浅的碗。她对母亲说：「钥匙，回家就挂在这儿，我也挂在这儿，大家都挂这儿。」她的钥匙，从此也挂在那里。她不是在教母亲，是自己先照做了。

第三件，她换了一句话。有一天早上，母亲又在找东西，是老花镜。女儿没有说「又找」，她放下包，说：「咱们一起找。」她们俩把客厅、卧室、阳台走了一圈，最后在洗手间的架子上找到了，在一瓶面霜旁边。母亲笑了，说：「我早上洗脸的时候取下来的。」女儿也笑了。

钩子上，她后来还拴了一个小铃铛。钥匙挂上去的时候，叮的一声，两个人都听得见。母亲有一次说，听见这一声，她心里「就定了」。

这十几分钟，不是浪费。她们站在母亲家里的每一个角落，母亲指着阳台说，那盆茉莉是她刚搬来时亲手种的；指着卧室的窗帘说，这个颜色是她当年挑的。找东西变成了一次小小的走路。

这是「同于失」的一步：女儿没有站在「不丢的人」那一边去指责「丢的人」。她走到了丢的那一边，一起找。

要是那天以后，女儿还是接着凶下去，会怎样？母亲多半会越来越不肯承认丢了东西，有一天钥匙真的不见了，她也不敢说，一个人在楼道里站着，不敢敲门。这样的结果，比一场早晨的迟到可怕得多。

我们得讲清楚，这件事里没有「治好」。一个月以后，母亲还是会丢东西，次数没有变少，也没有变多。钩子起了一点作用，不多。真正有变化的，是母亲又开始大大方方地说：「我找找。」那个揣钥匙的口袋，她也不再一遍遍地摸了。

还有一点，女儿心里是有数的：母亲偶尔丢东西，是日常；要是忘的事越来越多，熟悉的路也认不得了，同一句话一遍遍地问，那就不是钩子能解决的事。过了一个月，她还是带母亲去社区医院做了一次检查，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

「看一看总是好的」。医生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说了几句话，建议半年后再来一次。她们回家的路上买了一斤橘子，母亲挑得很仔细。

###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对夫妻，姓庞，在城郊种了十几亩梨。梨是老品种，个头不大，皮有点糙，可是汁水多，甜里带一点涩，熟客都爱吃。他们一年到头，也就是卖给固定的几家水果店，加上自家门口的一个摊子，日子过得去，也不宽裕。

那年秋天，有一位路过的陌生人买了几个梨，随手拍了一段视频发到网上，说了一句「这是我小时候的味道」。视频传开了。三天里，他们的手机上跳出来四千多个订单。

这是一场骤雨。

丈夫老庞兴奋得睡不着。他算了一笔账：一个订单平均三十块，四千个就是十二万。要是能把这个势头保持住，往后每天几千单，那可不得了。他想借八万块，租一间冷库，买一万个纸箱，再雇二十个人。他说：「这是老天爷赏饭，不能不接。」

妻子沉默了很久。她想的是另一回事：这些订单，全是陌生人。他们不知道这些梨涩不涩，不知道发货要几天，不知道路上会压坏多少。她说了一句：「这场风，能刮几天？」

两人吵了半夜，各让一步：**不贷款，不租库，只雇临时工，只接他们能装得过来的单**，超出的，说明白了，请客人等下一批。

她定了一个小小的规矩：每个箱子里，只放一句话，手写，不超过三十个字。她写的是：

「梨放三天再吃，更甜。吃着不好，告诉我们，不用拍照。」

这是「希言」。一句话，不多说，可是这句话得**算数**。后来的一周里，真有两百多个客人发来信息，说梨磕坏了、不甜。妻子一个一个回，没有一个盘问，没有一个要图片，直接退钱，退得很快。老庞心疼，嘴里说「这不是白赔吗」，妻子说：「这是在答那句话。」

那十几天里，夫妻俩顾不上别的。有一个多年的老主顾，是镇上一家水果店的老板娘，那几天来电话要两箱，被告知「排在后面」。她没说什么，挂了电话。

十二天以后，风过去了。每天的订单，从几千单掉到了不足十单。老庞坐在果园里，抽了很久的烟，说：「要是当初借了那八万，现在就得拿房子抵了。」

可是这场雨，也冲出了一条沟。

三个月后，妻子做了一件事：她翻出所有那些退过款、说过话的客人的名字。四千个订单里，有六百多个人没有走。他们加了她的微信，隔三差五地问：「还有梨吗？」她把这些人拉进一个群。她在群里只发很少的话：这一批梨什么时候熟，哪一片树的梨涩一点，哪一片甜一点。每次发一两句。群里的人也不多话，有人回复，有人只是点个赞。

有个客人，是个小姑娘，后来在群里发了一句：「收到的那张纸条，我留着呢，比梨还记得久。」妻子看到，没回，把手机放在桌上，看了很久。

第二年秋天，这个群里的六百人，成了他们梨园最稳的一批订单。不多，不大，可是不会一夜消失。

骤雨也留下了坏的沟，有两道，妻子都认。一道是网上的差评，「梨磕坏了」「不甜」，删不了，以后新客人搜到他们，先看见的就是这些。另一道是那家水果店：老板娘再来拿货的时候，话少了。妻子提了一篮自家的梨，送到她店里，没有解释那几天为什么顾不上。老板娘接过篮子，说了一句：「你们现在出名了。」妻子说：「梨还是那些梨。」过了好一阵，两家的货才慢慢恢复。

这件事里，我们能看到这一章的两个半句：**「飘风不终朝」**，那场热闹，十二天就没了；**「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反过来看，信足了的地方，没有人再去追问。他们没有用一句响亮的话去把风留住，只用了三十个字，去把沟留住。

如果当初借了八万，雇了二十个人，铺开了摊子，风一停，摊子还在，债还在，人还在，客人不在。那是用一场急雨的尺寸，去盖一座要管三十年的房子。

**带走的话**

**猛烈的东西持续不久，可是它走过的地方会留下一道沟。话要少，因为话有痕；别在失败里泡太久，泡久了，它就成了一条现成的路。**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柔**，土上留下的「回写」。急雨短，沟长；少说话，是怕冲出不该有的沟。三个版本里，「失」字从不缺席，我读不动它到底是警告还是和气。

它教的是：不指望猛劲能久。靠的是：说得少，且说了算数。

◆

24

第 24 章

# 踮着脚站不久

设想一场球赛，看台上坐满了人。

前排有一个人，看到精彩处，忽地站了起来。他后面的人，视线被挡住了，只好也站起来。再后面的，也站起来。不到一分钟，整个看台的人全站着了。

结果是什么？每个人都比刚才累，没有一个人看得比刚才更清楚。大家都在同一个高度上，只是都站着。

这是一个人们常拿来说事的老例子。我借它开头，因为这一章的第一句话，说的是同一回事：

「企者不立。」

## ◆ 原文

通行本（王弼本）：

>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
> 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马王堆帛书乙本：

> 炊（企）者不立，自视（是）者不章（彰），自见者不明，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
> 其在道也，曰：馀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欲者**弗居。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我看到的是别人整理转录的释文，没能对着原书逐字核，据这份转录：

> 炊（企）者不立，自见者不明，自视（是）者不章（彰），自发（伐）者无功，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斜（馀）食赘（赘）行，物或恶之，故**有欲者**弗居。

几处差别，后面要用，先记下：

一，通行本的「跨者不行」，帛书甲乙本和北大简（据转录）**都没有**。可见这不是北大简独有的写法，是帛书和北大简共有的。

二，四个「自……者」，顺序在三个版本里不尽相同。北大简最后一个「矜者不长」，前面没有「自」字。

三，最后一句，通行本是「有道者不处」，帛书和北大简都写作「有欲者弗居」。帛书第三十一章里也有一句几乎一样的话，也写「有欲者弗居」。

四，这一章在帛书里的位置，据整理本，排在二十一章后面、二十二章前面，也就是说，**它紧挨在上一章「曲则全」的前面**。

郭店简里没有这一章。

## ◆ 先用大白话走一遍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 企，《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举踵也」，把脚后跟踮起来。跨，是大步迈过去，两腿拉得很开。踮着脚的人，站不住；大跨步的人，走不远。

**「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 这四句，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见过，只是上一章是正着说：不自见，故明。这一章是反着说：自见的人，反而不明。

自见，是把自己亮出来给人看；自是，是认定只有自己对；自伐，是夸自己的功劳；自矜，是高看自己。

**「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从「道」的眼光看这些行为，就好比「余食赘行」，大家看了都讨厌，所以有道的人不待在这里面。

「余食」是什么？王弼注说是「盛馔之余」，就是丰盛的宴席吃剩的菜。「赘行」，王弼注作「肬赘」，身上多长出来的疣子。他的意思是：一盘菜本来很美，剩下来的就不好了；一个人本来有功劳，自己拿来夸，就成了身上多长的一块肉。

## ◆ 这一章最爱被用来批评别人

读这一章，有一种几乎人人都会犯的毛病，我们先说在前头。

这一章，读起来太顺手了。读着读着，脑子里就浮出一个人来：某某，就是自见者；某某，就是自矜者。我们把这一章当成一面镜子，却举在别人脸上。

这一章里的五个「者」字，都是**第三人称**。「自见者不明」，说的是「那种人」。读者读到这儿，很少想：「这一句，说的是我吗？」

所以我在这儿先把话说在前头：**这本书也在这一章里**。

本书是一本五十万字的书，用来解读一部五千言。每一章都在说「这一章读出了新东西」，每一章末尾有一个「小账」，列出「我摸到了什么」。这是不是「自见」？一个人动手把别人的书逐章解构，并说「我读懂了这里的缝」，是不是「自是」？它自己有没有「余食赘行」？

我没有办法替自己回答。我只能把这个问题摆在这儿，让读者带着它去看接下来的每一章：这本书的哪些地方，是踮起脚尖的。

### ◆ 扎手处之一：太像一条规矩了

回到这一章本身，有一件事让我觉得别扭。

这一章的句式是：**「A 者不 B」**，连用五遍。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读起来整整齐齐，像法律条文：凡是这样的人，必然这样的下场。

这是一个**全称判断**：凡自见者，必不明。

可是日子里的事，不是这样的。你去看一个班级、一个单位、一个行当，自夸的人里，有的立了功，有的没立。有的一年里，吹得最响的那个人，拿到了奖。这一章说「自伐者无功」，这句话要么得改成「长期看来」「最后」，要么得承认，有些时候不是这样的。

一部批评「统一」的书，用一个这样整齐的、不留例外的句式，去说「自见者不明」，这本身有点奇怪。它自己就在用一个「统一的样子」说话。

我没有办法把这个别扭消掉。我只能说：也许老子的意思不是「凡自夸者必败」，而是「自夸的人，**他的眼睛被自己挡住了**」，是一个看人看事的毛病，不是一个赏罚的规矩。「不明」，是「看不清」，不是「没有好下场」。这样读，这一章就不是一条律法，是一个观察：站在自己的光里，看不清周围。

这样读，我觉得更站得住，也更接近这一章的字面：不明，不彰，是「明」和「彰」（看得清、显得出）这一类的字，不是「成」和「败」。但「无功」「不长」，这两个字明显是在说结果了。所以这一章里，**观察和规矩，是搅在一起的**。

### ◆ 扎手处之二：少了的一句，和变了的一个字

两处版本的小差别，值得停一下。

第一处：**「跨者不行」，帛书（甲乙）和北大简里都没有**。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是一对很漂亮的对子：站和走，踮脚和大步。后面的四个「自……者」，才是这一章的主干。如果最早的版本里只有「企者不立」，没有「跨者不行」，那这一章最早的开头，是一个单句：踮着脚，站不住。后来才有了一个对称的对子。

是不是后来加的，我不能断定。也可能是抄漏了。这件事和上一章是同一个趋势：**越往后的版本，越整齐，越对称。** 我在这里把它记下来，每碰一次，我都记一次，因为它可能是理解这部书如何「长出来」的一条线。

第二处：**「有道者不处」，在帛书里是「有欲者弗居」。**

道，和欲，差得远了。「有道者」是修行得道的人；「有欲者」是有所欲求的人。把这一句换成「有欲者」来读，就变成：这样的事，人人讨厌，所以**有所求的人，也不会待在里面**。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劝告：想办成事的人，别做这样的事，因为人人烦。

而改成「有道者」，就变成一个**境界**：有道的人，不会在里面。

两个读法，一个讲策略，一个讲境界。一个冷，一个高。

至于「有欲者」到底是不是「有道者」的另一种写法，我没查到一个让我放心的说法。帛书里第二十四章和第三十一章都写「有欲者」，写了两遍，不太像是一时笔误。学者有什么读法，我不敢乱说。

### ◆ 扎手处之三：这四个「自」，上一章已经见过

最后一件事是个老实的观察。

「自见、自是、自伐、自矜」，这四个，在上一章里原封不动地出现过一遍，只是在上一章里是**好结果**：「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在这一章里是**坏结果**：「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

两章是同一张清单，一正一反。

而在帛书里，据整理本，这两章是挨着的，这一章在前，上一章在后：先说「自见者不明」，紧接着就说「曲则全……不自见故明」。读起来，几乎是一气呵成的一大段，不像两章。

它们本来是不是一章？后来才被分开的？我没有查到专门的讨论，只能指出这个可能。

不管怎么样，有一个小事实值得留着：**这个「一正一反」的结构，使这一章读起来像管理手册。** 做什么，有什么好；不做什么，有什么坏。奖和罚都有。这是一个太容易被拿去「用」的结构。

## ◆ 涌现：一件小事，五个例子

那么，这一章里，有没有哪一处是真长出了新东西的？

我读来读去，觉得有一处。

这一章的五个意象——**踮脚、大跨步、自己亮出来、自己夸、剩饭和肉瘤**——看上去是五件不同的事，可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形状：**都是超出脚下这块地，现在能托住的东西。**

踮脚，是比自己的身高多伸了一截；大跨步，是比自己的腿长多迈了一截；自夸，是比实际的功劳多说了一截；剩饭，是比胃口多吃了一截；赘，是身体上多长出来的一块，超出了身体本来的规矩。

每一样，都是「多出来」的。而它们的毛病，不是「多出来」本身，是**这块地托不住**。踮着脚站不久，不是因为踮脚是错的，是因为脚后跟离了地。

如果把这块地叫作「土」，那这一章讲的是：别在一块土上，写出它现在托不住的东西。这和第九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是同一个方向。

我把所有的专门词拿掉，再读一遍：

「人做事、说话、吃饭，都有一个脚下能托住的量。超出了，你就得靠别的东西撑着：踮脚靠的是绷紧的小腿，自夸靠的是别人暂时的相信，剩饭靠的是你硬撑的胃。这些撑着的东西，撑不久。」

这个读法站得住，但它也太站得住了，几乎是句人人会说的老话：「量力而行」。所以我老实记一笔：**这一章套得太顺了。** 那个「土」的比喻，几乎是不费力就贴上去的，这正是我该起疑的信号。这一章的好处，也许不是它贴上了我们的框架，而是它在我们的框架之外，自己说了一件朴素的事：不要为了被看见，把自己撑到脚后跟离地。

## ◆ 放回日子里

设想一场毕业二十年的同学聚会。

饭吃到一半，有人提议，每个人站起来讲讲近况。一圈下来，有人讲自己的公司做到几个亿，有人讲孩子上了什么学校，有人讲刚刚买了第三套房子。每个人讲完，大家鼓掌，一阵一阵的。

散场的时候，几个人在门口聊天。有人问：「刚才谁讲的，你还记得什么？」

大家想了半天，说不出来。几个亿，第三套房，都在那一阵鼓掌里滑过去了。

反倒是有一件小事，大家都记得：一个从头到尾没站起来讲的同学，吃完饭，走到另一桌，问一位老同学：「你妈那个手术，后来怎么样了？」

那一问，那位老同学眼圈红了。

这不是在说，不讲话的人更好。也不能说，那个同学是有意为之。我只是想说，**「亮出来」的人，他的亮光把周围都遮住了；而那个问一句的人，把亮光递给了别人。**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父亲，在孩子上大班的那年春天，被家长群里的一条消息吓了一跳。

他自己念到初二就出来跑运输了，吃过没文化的亏，所以对孩子的功课，特别上心。那天晚上，群里有位妈妈随口发了一句：「我家宝贝现在能认一百多个字了，拼音也会拼了，幼小衔接班真是管用。」下面一连串的「哇」和点赞。接着又有人说：「我们家报的是周六的识字写字班，老师可好了。」

他看着这一屏屏的消息，不吭声。孩子是个男孩，快六岁了，除了自己的名字，只会写「一二三」和「大小」。他心里忽然慌了：别的孩子都在往上踮，自己家的要是不踮，一年级开学，不就矮人一截？

孩子的妈妈有点犹豫：「他才这么小，让他玩吧。」爸爸说：「你不懂，现在不是以前了，大家都在跑，咱不跑，就是后退。」

第二天，他给孩子报了周六上午的识字写字衔接班。三千二百块，一学期。

接下来的几个月，孩子每个周六早晨坐在小凳子上，一笔一画地描字，一个半小时。家长们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等，互相看着对方孩子的练习本，有人说：「你家这个字写得好。」有人说：「我们家还差得远呢。」爸爸站在人堆里，捏着手机，什么也没说，心里却暗暗比较。

孩子的右手中指上，起了一小块硬硬的茧。回家后，爸爸问他学了什么，他伸出手说：「爸，疼。」爸爸摸了摸，说「忍一忍，开学就好了」。有一天早晨，孩子小声问：「爸，我能不能不去？」爸爸说：「不行，花了钱的。」

到了暑假，孩子能认八十多个字，写自己和爸妈的名字，数到一百，十以内的加减也不用掰手指了。爸爸觉得这笔钱花得值。

九月，孩子上了一年级。

头一个月，学校教的东西，是他早就会的：认笔画，学拼音，数一到十。第一周，他还很兴奋，举手回答问题，老师夸他。到了第二周，他就坐不住了。老师布置的练习，他三分钟写完，然后开始看窗外，开始玩铅笔，开始戳同桌的胳膊。第三周，老师在联系本上写了一句话：「孩子坐不住，注意力不集中，请家长配合。」

爸爸看到那句话，第一反应是火：这孩子，会得比别人多，怎么倒成了「不集中」？他回头把孩子训了一顿。孩子很委屈，说：「我都会了，还让我写。」

他同桌是个小姑娘，叫小晴，没上过任何衔接班，字写得很慢，笔画有时候歪出格。可是她问问题。有一天，老师写了一个「回」字，小晴举手问：「老师，为什么这个字有两个口，一个大的，一个小的？」老师愣了一下，笑着说：「问得好。」爸爸那天来接孩子，在教室外面，无意中听见了。他听见自己的儿子在座位上小声嘀咕：「这有什么好问的，不就是个回字吗。」

那句话，爸爸听了半晌。

家长会上，老师说话很斟酌。她说：「孩子不是不行，是他在课上可够的东西少了。他很早就踮起脚尖，现在，脚酸了。」

爸爸回家，对着那张三千二百块的收据，坐了很久。他想起了「企者不立」这四个字，想起孩子手指上那块茧。

事情到这里，我得老实说一句：**这个故事没有一个干净的结论**。不能说提前学就一定不对。有的孩子提前认字，一路顺风，因为他喜欢；有的孩子没提前学，一年级也慢，也辛苦。这位父亲的难处，是他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哪一种。

他做了一件很小的事：下学期，他没有再报那个班。剩余的课时没有退，三千二百块，就这样打了水漂。他让孩子周六早晨睡到自然醒，下午去公园，爬

树、挖土。有一天，孩子拿着一根树枝，在沙地上画了一个「回」字，大的套着小的，抬头问：「爸，为什么回家的'回'，要有两个口？」

爸爸没有回答。他蹲下来，说：「你说为什么呢？」

孩子想了想，说：「是不是……房子里还有一个屋子？」

爸爸说：「也许吧。」

这时候，孩子的脚，是平平踩在沙地上的。

孩子的妈妈后来问过他一次，那三千二百块，是不是白花了。爸爸想了很久，说：「也不全是白花。他会写自己的名字，会数数。只是我买的，不是我以为买的东西。我以为买的是'不落后'，其实买的是他一年级头一个月的无聊。」

那个冬天，孩子忽然来找爸爸，说他想给爷爷写一封信。他不会写「想」字，也不会写「冷」字。爸爸教他。孩子写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问，一边问一边写，写歪了，自己擦掉重来。那天晚上，他写完一整页，手指又磨红了，可他没有喊疼。

爸爸看着那只红红的手指，心里明白了一点：**这一回，孩子是自己踮的脚。**因为有一个字，他想够，而他够不着。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母亲，姓夏，三十八岁，在一家小公司做会计，丈夫上班，儿子五岁。她有一个习惯，在家里没人说过，她自己也没细想：每顿饭后，她要收尾。

孩子吃饭，总是剩半碗米饭，或者一块啃了两口的排骨。丈夫吃完，盘里常常有几筷子的菜。她把这些，一一收到自己碗里，吃掉。她说：「倒了可惜。」

这句话她说得很自然，因为这是她从小学到的。她小时候家里穷，外婆常说「一粒米，一滴汗」。她有过一次，吃饭时撒了半碗饭，被外婆打了手心。从那以后，她看见剩饭，心里就像被什么东西牵住了，不吃下去，不踏实。

一年下来，她胖了十几斤，自己没怎么觉得。可是有几件小事，她开始注意到：晚饭后犯困，坐在沙发上，眼皮沉得睁不开；有时胃里胀胀的，要躺一会儿才好；衣服的扣子，扣起来比去年吃力。

那一年的除夕，婆婆在场。年夜饭吃完，桌上剩了半条鱼、一碟青菜、几块红烧肉。夏会计像往常一样，坐下来，一样样往自己碗里收。婆婆看了好一会儿，说：「你吃不了这么多，剩的放冰箱，明天热热也是一顿。」

她说：「倒了可惜。」

婆婆说：「放冰箱，也不是倒。」

这句话，像一颗小石子，掉进她心里，一直没有响。

又过了几个月，一天晚上，丈夫开玩笑，说了一句：「你是咱家的垃圾桶。」

她笑着打了他一下，可那句话，像一根小刺，扎在她心里。

那天夜里，她睡不着，想了很久。她想的不是减肥，是那句「倒了可惜」。她忽然发现，自己是在拿自己的胃，去替全家人「处理」那顿饭的余量。这顿饭，在桌上的时候，是热的，香的，是好东西。吃剩的，放在孩子的碗里，是余食。再放到她的胃里，那就不是「没浪费」，那是她的身体在替一桩家务背账。

王弼注这一章，用过一个说法：「盛馔之余，本虽美，更可秽也。」一盘菜，本来是美的，剩下来再硬塞，就不一样了。

她还注意到另一件事：儿子这一年，吃饭越来越随便，碗里总留一半。他不是不饿，他是知道，妈妈会收尾。**因为有人兜底，剩下就成了没有代价的事。**

她想出了几个很小的办法：

第一，**少做一点**。她把每顿饭的分量，悄悄减了一成。起先怕不够，后来发现，多出的就是剩，现在多出的少了，就没有那么多要「处理」的了。

第二，**孩子的碗换小**。五岁的孩子，一个小碗，吃完了再添，比一个大碗吃不完，要好。

第三，**剩饭不进自己的肚子，进盒子**。一个带盖的玻璃盒，放进冰箱，第二天中午，热一热，她自己带到公司吃。这样，「不浪费」这件事照样做了，只是换了个地方。

头两个星期，不顺。冰箱里的盒子越积越多，有两盒忘了吃，过了期，她只好倒掉，倒的时候心疼得不行，觉得自己比从前还罪过。她差点想放弃，回到老办法。

但她硬撑了下来，因为她发现，一旦盒子里的东西会被扔掉，她下次做饭的时候，就会在锅边多想一想：真的需要做这么多吗？这个念头，从前一次也没有过。

三个月后，她发现晚饭后不那么犯困了。半年后，那条紧的裤子松了一点。她没有去称体重，也没有刻意减肥。丈夫有一天说：「你最近精神不错。」

这件事里，「企者不立」的那一部分，不在饭桌上，而在这位母亲心里：她「踮着脚」去撑一个「不能浪费」的标准，脚后跟离了地，所以站不久。那个标准本身并没有错，她只是把它撑到了自己的胃里。

故事还有一个尾巴。过了大半年，夏会计发现自己有点走偏：她开始每天晚上清点冰箱里的盒子，哪一盒没吃完，就在心里记一笔账，像是给自己打分。她这才明白，那只盒子，也能变成一只新的「踮脚」。她跟自己定了一条规矩：一

**周允许扔一次**。扔的时候，不心疼，也不检讨。那条规矩定下以后，她才真正觉得，这件事过去了。

这里要提醒一句：如果有人发现自己的体重在没有刻意减肥的情况下明显变化，或者食欲、精神、饭后不适持续得很久，那就不是几个小盒子能解决的事了，该看医生就看医生。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护士长，姓缪，管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十一名护士。每年年底，中心要评两个「先进个人」。规矩是：每位护士交一份《个人工作总结及主要业绩》，由领导小组看材料、投票。

今年，她手里有两份材料，摞在桌上。

一份是小姜的，四年护龄，很能干，三页纸，打印得整整齐齐。里面写着：「本人**主导**建立了慢病随访登记系统」「**牵头**开展了社区健康讲座六场」「**创新性地**提出了上门随访的分级方案」，句句有「主导」「牵头」「创新」。

另一份是老贾的，二十二年护龄，一页纸，不到十行。写的是：「全年上门随访四百一十次。无投诉。带教新护士两名。夜班二十一次。」后面没有形容词。

护士长看着这两份材料，心里清楚：小姜写的那个「随访登记系统」，是真的，她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做的表格。可是她没写，那张表格是老贾提了三条意见，药房的小郑帮她核了数据才定下来的。老贾做的事，一个人顶三个人，可是十行字，领导小组看了，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先进」。

评委会开始之前，护士长其实已经猜到了结果。果然，会上，中心主任翻着材料，说了一句：「咱们是材料说话。小姜这份很全面，有思路。」另一位副主

任说：「老贾太朴实了，没什么亮点。」护士长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因为她手里也没有一份能「说话」的材料。

最后投票，小姜得了先进。

散会后，护士长站在走廊里，没有说话。老贾从她身边走过，笑了笑，说：「小姜是该得。」

这就是「自见者不明」的一个难处：**不是小姜错了，是评审的眼睛，被材料上的「主导」「牵头」挡住了**。他们看见的是那些词，不是那些事。反过来，老贾也有他自己的问题：他的「不自见」，让他的功劳也看不见了。老子说「不自见，故明」，可那是说「别人看你的时候明」，前提是，得有人真的在看。

这一年的年底，护士长改了规矩。

新的表格，她加了一栏：**「他人的一句话」**。每个人的总结，后面必须附上一句别人写的话，可以是同事，可以是医生，可以是病人家属，也可以是药房、保洁。不求长，一句就行。

小姜的第一反应是不高兴：「这是不是不信任我们？」老贾的反应更出人意料，他摆摆手：「我不好意思让人给我写，像是讨好人。」护士长对老贾说：「不是替你夸，是给别人一个说话的地方。」

中心主任也有疑问：「这不是平白给大家添负担吗？」护士长说：「材料多一栏，也就多半页纸。可是评的时候，我们多了一双别人的眼睛。」主任想了想，没再说什么。

她还给小姜提了一个小请求：在你的材料里，加一个名字。小姜愣了愣，说：「谁？」护士长说：「你做那张表格的时候，谁帮过你？」小姜想了想，写了老贾和小郑。写的时候，她的脸有点红。

一年后，评审的材料里，老贾的那页纸后面，多了几行字：

老贾最后没去求谁，是保洁王姨自己写的。她写得很短，错了一个字：「贾哥走路轻，我拖完走廊，他都绕着走，等干了才过。」这一句，是整个材料里，评委们读得最久的一句。

一位老人的女儿写道：「去年冬天，她给我爸换了三次药，每次都蹲着跟他说话。没让我们多等过一分钟。」

药房的小郑写道：「贾姐的随访记录，是我核对时最少出错的。」

这一年，两个先进，一个是老贾，一个是小姜。小姜的材料里，也有别人的一句话：「她做的那张表，我们现在每天都在用。」

这件事里，我得补一句不那么好看的实话：新办法让护士长多干了不少活，她要去催、去收、去核对那些「别人的一句话」，有人还嫌麻烦；而且，这个办法并没有让评优变得绝对公平，写得出话的人，总还是占点便宜。

可是她发现，小姜的材料，因为后面跟着别人的一句话，反而比从前更站得住了。**那个「我」字，被别人接过去了。**

> **带走的话**
>
> **踮着脚站不久，是因为脚后跟离了地。自己亮出来的光，会挡住别人看你的眼睛；递给别人的光，才照得见你。**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统**在一个人身上的样子，把自己的「是」撑成天下的「是」。

但我老实记一笔：贴上去太顺，剩下的几乎是一句人人会说的「量力而行」，我自己起疑。

它教的是：别超出脚下这块地能托住的。

靠的是：让别人接过那个「我」字。

◆

25

第 25 章

# 表格上只有一个格子

设想有这样一对夫妻，孩子还没出生，他们就在手机备忘录里列了名字。列到后来有二十几个，有的是诗里捡来的，有的是长辈提的，有的只是念着顺口。孩子出生那天，两个人守在床边，把备忘录翻了一遍又一遍，奇怪的是，一个都对不上。

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躺在那里，哪一个名字都不像。叫「安安」吧，她哭得一点也不安；叫「远航」吧，她连眼睛都没睁开。接下来的三天，他们嘴里只叫「小家伙」，护士也跟着叫「小家伙」。

到了第四天，要填出生登记的表。表上有一栏，姓名，后面是一排空格，一格一个字。名字不填，这一页就办不下去。夫妻俩对着那排空格坐了很久，最后挑了一个，不是因为它最合适，是因为它最不难听，而且这一张表等不起。

笔落下去的时候，做母亲的心里有一句话，很多人大概都有过，只是没说出来：**这个名字，是我硬给她的。**

她的感觉是对的。那个小家伙在名字之前就已经在了，而且比任何一个名字都大。名字只是后来贴上去的一小片，为了让别人叫得到她，让她自己将来答得上。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 ◆ 先把话说明白

头一句，「有物混成」。有一样东西，是混着长成的。这个「混」不是乱，是「合在一起、分不出彼此」的意思。想一想和好的面、搅匀的粥，面里哪一粒是哪一粒，已经指不出来了。「成」是已经成了形，不是还在乱。所以「混成」是：它已经是个东西，只是里面的东西没有被分开。

「先天地生」。在天和地分开之前就有了。这里的「先」不一定只是时间上的先。天地这两个名字本身就是一次分开，这一句的意思更像是：在「分」出现之前，那一团就已经在。

「寂兮寥兮」，没有声音，空空的。「独立而不改」，自己立着，不靠别的，也不变。「周行而不殆」，到处走遍而不会累。「可以为天下母」，可以当天下的母亲。

然后是全章最有意思的两句：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我不知道它叫什么。给它一个字，叫「道」。再勉强给它一个名，叫「大」。**

这两句话里，说话的人几乎是在道歉。「不知其名」是承认，「强为之名」里的这个「强」字是认账：这是硬给的。他没有说「它的名字就是道」，他说的是「我实在要说，就先这样叫着」。

这位母亲在登记表上的那一刻，和这位说话的人，站在同一个位置上。

## ◆ 字和名，是两样东西

古人有名，也有字。名是出生时起的，亲近的人和长辈叫；字是长大了以后另取的，平辈和外人称呼时用，是比较客气的叫法。孔子名丘字仲尼，诸葛亮名亮字孔明，都是这样。

《道德经》这里用词很准：对「道」，用的是「字」，对「大」，用的是「名」。「字之曰道」，是给它取一个别人可以称呼它的字；「名曰大」，才是正式给它安一个名。

我不想把这里读得太满。老子用「字」和「名」，也许只是变换用词。但就算是这样，有一件事不会错：道这个字，在全书里出现了七十多次，是整部书的名字，可是它在这里出场的方式，是一个**客气的称呼**，是「姑且叫你这个」。

一个被叫了两千多年的字，当初是姑且叫的。

## ◆ 「大」一出口，马上走开

名一取出来，下面三句话立刻跟上：

「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这几个字，白话说大概是：说它「大」吧；大，就是一直往外走（逝）；走远了（远）；远到头，又转回来（反）。

读到这里请停一下。刚给它安上一个名，叫「大」，下一口气就说：这个「大」，自己会走，会走远，会转回来。**名刚贴上去，被命名的东西就从名里走开了**。

这和那位母亲遇到的完全一样。孩子的名字刚填进表里，孩子就开始长，开始哭，开始笑，开始做一件又一件名字里没有的事。名字留在那一排空格里，人一直在往外走。

所以这里不能读成「道不可说」的神秘话。老子说了，还老实说了是「强为之名」，而且说完立刻让它走开，没有让「大」站在那里充当它的定义。这一章的做法是：**可以说，可以叫，叫完松手。**

这也是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另一个样子。第一章是把这个意思说成一个道理；这一章是把它做出来给人看。

## ◆ 读不顺的地方，一处一处摆出来

这一章不是处处顺的。我把读起来不顺的地方，摆在这里。

**第一处，「独立而不改」和「逝、远、反」。**

前面说「独立而不改」，自己立着，不变。后面说「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它在走，走了再回来。一个不变，一个在走，放在同一章里，怎么看都有点打架。

读法至少有两种。一种是：不变的是它自己，走的是它显出来的样子。这是后世很常见的讲法，也讲得通，只是这样一讲，就在这一团东西里分出了「自己」和「样子」两个层次，等于又替它划了一道线。另一种是：这两句本来说的是两个角度，一个说它不靠别的撑着，一个说它在运行，不必强求合成一个。我倾向第二种，但不敢说是定论。

**第二处，「周行而不殆」在不在。**

前面引的是通行本，有「周行而不殆」这一句。但我查到的马王堆帛书（乙本）这一章是「有物昆成，先天地生。绣呵缪呵，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里头没有「周行而不殆」。郭店竹简里也有这一章，据我见到的转录，同样没有这一句，不过郭店的字多半要靠学者辨认，我没有核到原简，所以只能说「据说」。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转录里倒有一句「徧（遍）行而不殆」，字和

「周行」不同，意思相近，所以这一句在汉代的传本里并不是完全没有，只是帛书、郭店没有。

如果只看帛书和郭店，会觉得「周行而不殆」这一句是后来加的；可是北大简有「徧行」，所以也可能是各本的传抄线不同，不一定是加。它的意思是「到处运行不停」，和后面的「逝、远、反」说的是同一回事，却比后面更像一句标准的赞语。这一章是不是被添过，我不能断定，只是各本在这里不一致。

另外两处小异文也有意思。「有物混成」，郭店据说作「有状混成」，「状」是样子、情状，「物」是东西。「有物」听上去像一个对象，「有状」更像一种情形。还有「天下母」和「天地母」，郭店和通行本写作「天下母」，帛书写作「天地母」，一个是天下，一个是天地。这些差别不大，但提醒我们：连「这东西到底是个物、还是个状」，在传抄的人那里就没有统一。

**第三处，「母」。**

这一处我读得最不顺，所以放在后面单独说。

第一章写的是：「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名的那一边是「始」，有名的那一边是「母」。可是这一章里，那个「吾不知其名」的东西，却被叫作「天下母」。一个说不出名字的东西，被放在了「有名」那一边才有的位置上。

要么是这一章的「母」和第一章的「母」不是一个意思，要么是写这一章的时候，那团东西刚好处在一个「快要有名、还没有名」的位置上。**这一章正好是在命名的那一刻。**　母，也许就是命名之后才有的说法；它已经被叫作「母」，本身就是一次「强为之名」。

我自己倾向这样读，但这是一个读得过去的说法，还不是一个证明。第一章的「始」与「母」如果被严格读成「从零到一」和「从一到多」，那么这一章的「母」就是一个例外，这是需要留着的一道缝。

**第四处，「王亦大」。**

「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这几句，通行本作「王」，有的传本作「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王」和「人」，一个字之差，差得很远。写「王」，是在这天地道旁边，给国王留了一个座位；写「人」，是说人也是大的一份子。

我不敢替老子选。但这两种写法并存本身，已经说明：后来的人读到这里的时候，觉得这个位置要么「该留给国君」，要么「该留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抄写者，把自己的想法写进了同一个位置。

## ◆ 最后一句，是一条链，还是一个圈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一句太有名了，一般的讲法是：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效法自然。一级一级往上，到「自然」为止。

这里有两个问题，我分开说。

第一个：这是一条**梯子**吗？一级一级往上，每一级都有上一级可以照着学，最顶上是「自然」。

如果是梯子，那么「自然」就成了站在最顶上的、最高的「一」。所有下面的东西，都往它看齐。这就变成了：有一个最高的样子，大家都照着它。读到这里，请回想导论里的那只手：一把丝，每一根的头都握在一只手里，朝一个方向。梯子的样子，隐隐约约有一点像。

第二个：但「自然」这个词，原本不是一个「东西」的名字。「自然」，字面是「自己如此」，是一种「没有谁在后面推它」的样子。道法自然，是道**效法的是「自己如此」这件事**，并没有在道的上面，又放一个叫「自然」的东西。

所以我的读法是：这句话**不是梯子，是往回绕了一圈**。人看着地，地看着天，天看着道，道看着「自己如此」，看到最后，大家看的都不是一个别的东西，而是各自「自己这样」的这件事。

这是我的读法。不过要老实说：这一句话的写法，就是一条链，一条看上去很整齐、很容易被拿去当「秩序」的链。后来的人，确实常常把它当梯子用。它能被读成梯子，这本身就是这一章留下的一个口子。

## ◆ 后来的人，怎么把它读成了一个「东西」

这一章还有一段两千年的阅读史，值得在这里停一停，因为它正好是这一章自己担心的那件事。

「有物混成」。只要一句话开头是「有物」，读的人几乎本能地就会去问：这个「物」是什么？它在哪里？有多大？是在天地之前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还是一个比喻？

于是一个接一个的解释出现了。有人说，这是宇宙还没有分开时的那一团气；有人说，这是万物背后那个不变的本体；有人说，这是一种精神；也有人把它放进了生成论的图里，排在「道生一，一生二」的最前头。这些读法各有各的学问，我不打算一一评点，也没有资格评点。

我想指出的只是它们共同做的一个动作：**先把「有物」当成一个对象，再去追问这个对象是什么。** 追问的过程，就是给它不断地再加名字：气、本体、太极、理、无……每一个新名字，都是一次新的「强为之名」，而且后来的人，往往忘了前面那个「强」字。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老子自己说完「有物混成」，紧接着说「吾不知其名」。他一边说有，一边说不知道名字。后来的读者，却倒过来：先默认这个「物」是可以知道、可以说清楚的，然后去找它的名字。

我并不是说这样读错了。后人要把一部书讲明白，总要往下说，这很自然。我想说的是，**这一章里最先出现的，是「不知其名」，而不是「其名为」**。　被追问到最后的那个「是什么」，在原文里，是被作者主动留空的。

郭店简据说写作「有状混成」，「状」字的意思偏向「样子、情形」。如果这个读法站得住，那么最早的读者面前摆着的，也许根本不是一个「物」，而是一种「混成的样子」。从「状」到「物」，是一次很轻微的字的变化，却让后面两千年的追问，有了一个可以抓住的对象。这只是一种可能，我不想说得更满。

## ◆ 「返」不是回到原处

还有一个字，值得单独拿出来：反。

「远曰反」。这个「反」，在帛书里写作「反」，郭店据说写作「返」，意思都是转回来。转回来，很容易被听成「回到原处」。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像是一个圆：出去，走远，回到起点。

但请注意，这三个词之间是一路说下去的，没有哪一个说「回到出发的地方」。「反」只说转回来，并没有说回到什么。就像一个人出门走了一圈回家，人是回到了家，可是这一圈里他看到的、碰到的、被碰到的，都带回来了。家还是那个家，进门的人已经不是出门的人。

这一点在后面的章节里还会反复出现，第十六章的「归根」，第四十章的「反者道之动」，都是同一个字、同一种走法。我们读到那里再细说。现在只需要记住：**「反」是转回来，不是倒回去。**　本书有个核心说法叫「回不去的根」，意思就在这里：根是回得去的，回去的人是回不去的。

## ◆ 扎手的地方

前面把每一处不顺都摆了一遍，现在把最扎手的那一处挑出来。

**「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紧接着「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扎手在于：这两句话是同时成立的。

说话的人，一方面真的在说，真的给了名字，而且是一个很重的字，「道」，一个很大的字，「大」。另一方面，他在名字刚出口的那一口气里，又让名字走开。**一手给，一手松。**

一个读者怎么读这两句，决定了他怎么读整部书。

如果只抓前一句，就会得到一个「道」，一个可以被背诵、被供起来、被拿去当标准的大词。如果只抓后一句，就会得到「什么都不能说」的神秘话，把老子读成一个什么都不肯说的人。**这两样，都是把手攥紧了。** 前者攥住了名，后者攥住了不名。

这一章的难处是：它要你在同一口气里，说出来，并且放开。

## ◆ 涌现：现在才可以用上几个字

到这里为止，我一个术语都没有用。现在，从上面这个「一手给、一手松」的扎手处里，可以放出几样东西。我只放这一处能指得出的。

**第一样：分。**

名，是一次「分」。叫它「大」，就把「大」和「不大」分开了；叫它「道」，就把「道」和「别的」分开了。这一章的「强」字，就是承认这一次分是硬的，是人手伸进去划的一刀。

但这一刀划下去，下一句话马上用「逝、远、反」把分开的东西连回来。**分了，但仍连着。** 这是我们在导论里说过的第二环，第一次提笔。笔提起来了，这一横没有断，是因为笔落下去的下一口气，就把它接上了。

**第二样：差异。**

「逝曰远，远曰反」，是一串一个接一个的「曰」。这样的「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每一个词都是上一个词的下一步，一环扣一环。我们可以把它叫作一串**差异**（书中后面称为差异序列）：从「大」走到「逝」，从「逝」走到「远」，从「远」走到「反」，每一步都和上一步有差别，每一步都接着上一步。

这里的要点是：这串差异不是一个一个孤立的「点」，是一串一环扣一环的走。**名不是一个点，是一串往外走的过程里的某一步。** 叫「大」，只是这串走法里被拿出来的一个站。

**第三样：回写。**

「远曰反」。走远了，转回来。回来的是什么？不是出发时的那个「有物混成」，而是**走过一圈、被名字碰过之后的那一团**。名字叫过它，它就不再是没被叫过的那一团了。

名被写在它身上，它走过去，又回来，回来的时候，身上带着那个名字的痕迹。这就是「回不去的根」：**回得来，但回不到没有被叫过的那一刻。** 这是本书的核心说法，也是这一章整个动作最后落下的一点。

我只用了这三样：分、差异、回写。每一样都是从「强为之名」紧跟着「逝远反」这一处放出来的。别的，我不放。

## ◆ 回落：这一章能帮这部书解释它自己什么

回到第一章的疑问。老子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可是整部书又在不停地说「道」。很多读者因此觉得：它自己违背了自己的话。

第二十五章回答了这一点，答得很家常：**它不是违背，它是承认。** 这是一个「强为之名」的人，他承认名是硬给的，承认这个字只是一个客气的称呼；他说完，立刻让名字走开，不让它站成「常名」。

所以，整部书里那个「道」字，最好读成**一个一直被松开的字**。凡是有人把它攥紧了，把它立成「唯一的道」，「必须这样走的道」，那就是读反了。

而这件事，在这部书自己身上也发生了。「道德经」这个名字里有一个「经」字，是后来加的。《老子》被叫成「经」，就是有人把它这一团东西，找出一个头，攥住，定成「常」了。一部教人「强为之名而不攥紧」的书，被后人用一个名字攥了两千年。这是这部书的命。

## ◆ 放回日子里：叫它，别攥它

回到那位母亲。孩子的名字填进了表里，一晃三年。

这三年里，那个名字被叫了成千上万次。它早就不是表格上的两个字了，是一声一声的呼唤，是孩子听见就回头的那个信号，是外婆喊吃饭时的尾音。名字没有变，名字里装的东西，一直在变。

这是名字最好的样子：**一个用来叫的把手，不是一个用来关的笼子**。

但也有另一种名字。设想有一个孩子，从小被一个绰号叫成了「胆小鬼」，叫了许多年，叫到后来，连他自己都信了。这个名字，本来是顺口叫的一个「强名」，叫久了，成了定义。他想去做一件有点险的事，所有人的眼光和自己的念头，都在说：你不是那种人。

两个名字，差别不在字，在叫的人是不是还让它走开。第一种，是叫完松手；第二种，是叫完攥紧。

下面三个场合，各挑一个具体的人，看看这一章的「叫它，别攥它」是怎么走的。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母亲，姓何，孩子在上小学二年级。上个周三家长会，班主任在她面前说了一句话，说得很客气，她这几天却一直在想：

「您家孩子是比较内向的类型。」

班主任不是恶意。这句话是个好心的概括，是老师带了几十个孩子以后练出来的一种快速归类，方便和家长沟通：内向型的，上课少举手，不爱主动找老师，需要多鼓励。这句话里有很多有用的东西。

可是何女士回家以后，心里一直有一个小小的结。她想起来，孩子在家里一点也不「内向」，一进家门就像换了一个人，讲学校里的事讲个不停，能把一件事的前因后果讲到半夜。她又想，孩子在外头安静，是因为怕吗？还是因为在看？她说不准。

周六下午，她没有叫孩子去上任何班。小区活动室里有一张乐高桌，她带孩子过去，自己坐在旁边，什么也不说，只是看。

孩子一开始很安静，拿了几块，摆弄了一会儿，没有去找别的孩子。何女士心里「咯噔」了一下，那个词又冒出来了：内向。

她差一点就开口了。她差一点说：「你去问问那个小朋友，能不能一起玩？」这句话到了嘴边，被她咽回去了。因为她突然意识到，这一句话的底下，是在拿老师那个词，替孩子安排下一步。

她忍着没有说。过了一会儿，坐在对面一个大点的男孩，正在搭一座塔，搭到一半，塔歪了。孩子放下手里的积木，抬头看了很久，然后伸手，往塔的底部递了两块。没有说话，递了就退回来。

那个大男孩愣了一下，接了，塔稳住了。两个孩子谁都没有讲话。

何女士坐在旁边，心里突然松了一下。她想，他不是不找人。他是用他自己的办法找：不说话，递两块。

回家的路上，她问孩子：「今天那个塔，你怎么知道要递两块？」孩子想了想，说：「因为它歪的是那一边。」

这是一个很小的故事。它里面有一个**强为之名**：老师说的「内向型」。这个名字有它的用处，让一个忙碌的人迅速知道怎么跟这个孩子打交道。可是它是一个**字**，是一个称呼，不是孩子本人。

何女士做对的是什么？她没有去反驳老师，没有说「我家孩子才不内向」。她也没有去接受老师，不让这个词把孩子攥进去。她做的是：**把这个词留着，同时，去看这个词走开以后，孩子自己剩下的那一块。**

用本章的话说，名字可以叫，「大曰逝」，叫完，要看它走。孩子在乐高桌边递的那两块，就是「逝」：那个孩子从「内向」这个名字里走出去了一步。

反过来看，如果她接受了这个词并攥紧了呢？可能周六下午她会把孩子送去「外向训练班」，教他举手、教他开口。孩子会学会举手，也会学会：自己这样是不对的。他递积木的那种方式，会被当作需要被纠正的缺点，一点一点磨掉。几年之后，也许他的确会举手了，同时，也不再抬头看塔歪的是哪一边了。

如果她接受了相反的词呢？她把「内向」全盘推翻，坚持「我家孩子其实外向」，这同样是攥紧：拿另一个词，把孩子同样攥住。

三种做法里，只有她那天做的那一种，让名字停在「姑且叫它」的位置上。

当然，这里面有难处，我不想假装它容易。一位母亲不可能每天都坐在乐高桌边看。班主任要面对四十个孩子，也不可能每个都有时间「看它走开」。老师需要用名字，这没有错；学校的评语栏、成绩单、特长生的登记表，都要名字。**这一章并不让人不用名字，它只是在名字后面，替孩子留一个空。**

所以对教育来说，这一章最实用的一个动作是很小的：每当你听到、或说出一个关于孩子的词——内向、粗心、聪明、慢热、淘气——在心里补半句：「……至少这个周三是这样。」它是一个「强名」，是一个姑且的叫法。补上那半句，不会改变老师的评语，但会改变你下一步看孩子的眼睛。

还有一个更细的办法。很多家长的做法是把孩子的词收集起来，攒成一份「孩子的样子」。可以试试反过来：每隔一段时间，写下一件孩子做的、不在任何词里的小事。何女士那天写的就是：「递两块积木，因为塔歪的是那一边。」过一个学期再翻，会发现这些小事，多半在老师的词和家长的词之外。孩子自己的那一部分，就在那里。

这样的小事，不用多。三五件，够了。它们的作用不是推翻老师，是帮助你记得：孩子比任何一个词都大，「大曰逝」。

后来还有一小段。过了两周，何女士在接孩子的时候，遇到了班主任，她没有去纠正那个词，只说了一句：「他在家话特别多，您要是方便，哪天留意一下他在什么时候最愿意说。」

班主任愣了一下，说：「是吗？我还真没注意过。」她没有生气，只是应了一声「我看看」。何女士当时并没有指望什么，这句话说出去，甚至有一点后悔，怕老师觉得她在替孩子辩护。

又过了一个多月，班主任在一次课间对她说，那天美术课分小组做手工，她发现孩子在小组里一句话没说，却一直在帮同组的人把剪下来的纸片一片一片理好，理得很整齐。老师说：「我以前把这个看成不爱说话，现在觉得，他是在做一件别人没注意到的事。」

这句话没有推翻「内向型」。「内向型」还在老师的本子上，也还会出现在期末评语里。但老师的眼睛里，多了一个东西。这就是一个名字「走开了一步」的样子：不是被取消，是不再占满整个视野。

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值得想一想：何女士是怎么让老师「松手」的？她没有反驳，没有提供证据，也没有强调「我是他妈妈我最了解」。她只是递过去一个**可以看的方向**：「什么时候最愿意说。」这一句，让老师有了自己去看一眼的理由。要让别人松开手里的名字，直接去掰往往掰不动，递一个新的看法的入口，比递一个新的结论要容易得多。

对老师来说，这个故事也可以倒过来读。你手里有四十个孩子，四十个「强名」，每一个都是为了让自己好办事的。你当然需要它们。只是不妨偶尔，在翻开名单的时候，对其中一个孩子问自己：这个词，是我这学期看到的，还是我上学期留下来的？

还要说一句。这一章也有一个对教育者不太舒服的提醒：我们给孩子的每一个词，哪怕是夸奖，哪怕是「你真聪明」，都是一个「强为之名」。夸奖的词一样会攥住人。一个被夸了许多年「聪明」的孩子，也会不敢去做一件可能让自己显得不聪明的事。这一点放在这里，不是要人不再夸，是要夸的时候，也留着那一点「这是我姑且这么叫」的心。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这一节要先说一句：下面讲的是日常里的身体感觉和作息，不是诊断，也不是治病的办法。身上有不舒服，拖得久了、变重了，该看医生就看医生。

设想有这样一位女士，姓梁，四十六岁，在一家公司做行政。去年春天开始，她老是觉得累。

这个「累」，她说不清是什么样的累。下班的时候累，休息日的早上也累；有时候像是肩膀沉，有时候像是心里发空。她跟同事说「我最近老是累」，同事说：「你就是压力大。」她觉得有道理，就把这个词收下了：压力大。

收下这个词以后，一开始是有好处的。有了名字，那团模糊的东西就好对付一点了。她开始少加班，晚上早点关灯，周末出去走走。有名字，就有了办法的方向。

但过了两个月，累还在。她又听另一个朋友说：「你这个年纪，是不是该注意一下更年期？」她把这个词也收下了，因为它听上去也有道理。换了这个词之后，她开始查一些资料，看了不少文章。每一篇文章里，都有一两条是她身上的样子，她越看越觉得是。

到了夏天，她发现自己已经在拿一个词，把每天的感觉往里装：今天累，因为更年期；今天心烦，因为更年期；今天睡不好，因为更年期。**那个词在替她解释一切。** 本来是一个姑且的叫法，渐渐成了一个定论。

这一年下半年的某一天，她翻到了手机里一个很久之前记的备忘，随手记的几行字，是春天的时候写的：「今天累，下午三点最累，吃了午饭想睡。」她读着读着，发现了一件事：那时候她写的是**具体的**，几点，什么样，什么时候好一点。而这几个月，她只写「又是更年期」。

春天的她，在描述；夏天的她，在归类。描述的时候，那个东西还是活的，会变，会有细节；归类以后，它就被装进了一个格子，细节掉了。

她做了一件很小的事。她买了一个本子，每个星期天晚上，用一句话写这一周的「累」，规定自己：**不许重复上周的词。** 这一周如果写了「沉」，下一周就得换一个，「空」「钝」「散」「紧」，随便什么，只要换。

这个规定有点怪，一开始她觉得很麻烦，到后来觉得有点意思。因为要换词，就得真的去感觉：这一周的累，到底是哪里的？是肩上的，还是眼睛后面的？是起床就有的，还是下午才冒出来的？一个词用不了第二次，她只好每周重新找一个。

坚持到秋天，本子里写满了。她回头读，发现了一个她以前没看出来的样子：**有一类「累」，总是出现在吃完晚饭以后；另一类，总是出现在周一早上。**前一类，和她这一年晚饭吃得晚、吃得多有关；后一类，和她对周一的开会有关。这些，是「压力大」这个词盖不住的，也是「更年期」这个词盖不住的。

还有两三周，写的词是「喘」。上楼梯的时候，有点喘。她觉得这一条，不像是她能自己解释的东西了。

冬天来的时候，她拿着这个本子，去看了医生。

她后来说，这是她这一年里做得最对的一件事，不是因为本子里写了什么惊人的东西，而是因为她终于能跟医生**说清楚**了。她不用说「我最近压力大」，也不用说「我可能是更年期」，她把本子递过去，说：「您看，这是我这一年的样子，这几周我特别注意到了喘。」医生看着本子，问了很多具体的问题，那些问题是因为本子里的细节才问得出来的。

这个故事里，有三个「名」。

第一个是「压力大」，来自同事。第二个是「更年期」，来自朋友和文章。第三个，是她自己每周换的那些词。前两个词不是错的，它们都是别人好心给的「强名」，都可能说中了一部分。可是她每次都把它们**攥紧**了，用它们替自己的感觉下结论。第三个，每个词只用一周，每个词一周之后就必须走开。

「强为之名」之后，是「逝、远、反」。每周换词，就是让名字走。

这里面也有一个要小心的地方，我必须说。这一章讲「别攥紧名字」，但**不是**说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不要去找名字。恰恰相反，身体不舒服到一定程度，一个准确的名字——医生给的诊断——是最重要的东西，那种名字需要认真对待，该照着做的要做。**本章说的「别攥」，是说日常里那些别人顺口给的、自己随手找的词，不要让它们替你做完判断，更不要拿它们去代替医生。**　梁女士最后的做法，不是自己换了一个更高明的词，而是带着一本具体的描述去了医生那里。

还有一点：这样每周换词，对有些人是负担。如果你一想到要每周找新词就觉得压力更大，那就不要这样做。找你自己的办法，只要保留一样东西：**让感觉比词多活一阵**。

梁女士的本子还有一个后来的样子，值得说一下，因为它是这一章里「反」的那一步。

看完医生之后，她没有把本子扔了。医生说了一些具体的、需要她去做的事，她照着做。本子也继续记，但记法变了：不再每周换一个词，而是每周写三样，**什么时候最舒服，什么时候最难受，这一周比上一周多了什么**。

过了半年，她翻回头看，发现春天的那个「累」，已经不是同一个累了。有一些散了，有一些变了形状，有一些原来不知道的，被问出来了。她说，最大的变化不是哪一种累好了，而是**她不再怕它**。以前每次累，心里先咯噔一下：是不是又要不好了？现在她会先问一句：这是哪一种？

这就是「远曰反」。她从「累」这个模糊的东西里走出去，走远，叫了许多名字，又转回来，回到的还是那个身体，却是一个已经被好好看过的身体。她回不到春天以前，那个对「累」一无所知的自己，可是她回得来，回到了一个更熟悉自己的地方。

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词本身是有重量的**。　「压力大」这个词，听上去是外面的事，可以怪别人；「更年期」这个词，听上去是时间的事，没办法；「懒」这个词，听上去是自己的事，要自责。同一团感觉，换一个词，人的心情就跟着换了一个方向。所以当我们顺口给一团身体的感觉安一个词的时候，其实是同时安了一个态度。每周换词的好处之一，就是让这些态度轮着出来见见面，哪一个都没有机会霸占整年。

另外，对家里有老人的人，这一章有一点特别的用处。很多老人的身体不适，被一个词定了很多年——「老毛病」「血压高了就这样」「岁数大了都这

样」。这些词一旦成了定论，老人身上新出现的变化，就很容易被装进去：又是老毛病。陪老人看病的时候，可以试着问一句：「这次的，和上次一样吗？哪里不一样？」哪怕只是这一句，也是在让那个词松一松手。

##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负责人，姓邓，在居民区里开了一家课后托管班，三年了。班里二十几个孩子，下午放学后过来，吃点心，写作业，有两位老师带着。邓老师自己以前做过小学老师。

今年街道要做一次备案，让所有这类场所填一张申请表。邓老师晚上在家里，对着电脑，填到第三页，停住了。

表上有一栏，「机构类型」，下面是一排选项：

□ 校外培训机构□ 托育机构□ 家政服务□ 社区便民服务点□ 其他（请说明）

她一个一个读下去。

她的班不教课，所以不是「培训」。孩子年纪都在六到十二岁，已经上学了，所以不是「托育」。她又不是上门做家务的，所以不是「家政」。「社区便民服务点」呢？也有点像，可是这一类，通常指的是代收快递、修鞋配钥匙那样的，她又觉得不对。

最后一项是「其他」，要求说明。她盯着那个「其他」，想了很久。

她其实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有一个孩子，一回到班里就先趴一会儿，老师们都习惯了，不去叫他，等他自己抬起头。有一个孩子，作业写完了不走，要帮着给小点的孩子分点心。有一个孩子，每个周五会带一盒家里的小饼干来，说是奶奶让的。这些事，哪一个能放进这五个格子里的任何一个？

邓老师没有选「其他」。她选了「校外培训机构」里最接近的一项。因为她知道，选了「其他」，后面的手续会多很多，也怕审核的人觉得她的班「不清楚是什么」。

但选完以后，她做了一件事。她另外打开了一个空白文档，写了三行：

「这张表上我填的是：校外培训机构（托管类）。」「这是为了办手续，不是我们的样子。」「我们的样子，今晚我想不出名字，先写下来三件事……」

然后她写了趴着的孩子，写了帮着分点心的孩子，写了周五的小饼干。

这份文档，她存了起来，起名叫「我们是什么」，没有给任何人看。

三个月以后，托管班的两位老师和邓老师开了一次会，要讨论下学期怎么对家长介绍自己。有一位老师提议：「我们得有一句话，让家长一听就懂我们是干什么的。」

邓老师打开了那份文档，念给她们听。念到最后，她说：「这三件事，不太像一个'托管班'该有的样子。但如果我们写一句话，说'这里是一个孩子可以先趴一会儿的地方'，家长会怎么想？」

另一位老师笑了：「家长会觉得我们不管孩子。」

大家都笑了。后来她们商量下来的那句话，是比较稳当的：「放学后的一段安静时间，有人看着。」这句话不是邓老师心里的那一句，但它够用了。贴在门口的小黑板上，家长一看就懂。

这个晚上，和这个会，就是本章的两个动作。

填表那一晚，是**接受一个「强名」**。表格要的是名，一定要一个。邓老师没有跟表格较劲，没有拒绝填，也没有假装表格上的那个词就是她。她选了最接近的一格，并且在心里标明：这是为了办手续。这就是「字之曰道」，姑且叫它这个。

开会那一回，是**让名字走开**。小黑板上那句话，也是一个「强名」，它够用，家长看得懂。可它不是邓老师的全部想法，也不是那份文档里的三件事。三件事还留在文档里。邓老师没有把它们扔掉，也没有逼大家把它们变成一句话。

这里有个很容易走偏的地方，我们得看一看。事业里的「定位」，常常有一种压力：一句话，必须说清楚你是谁。这个压力有它的用处，因为顾客没有时间读长文。可是如果这个压力走到头，一家小店、一个小团队，就会开始**按那一句话去长**。那句话里没有的，慢慢被削掉；那句话里有的，被不断放大。几年以后，这个团队成了那一句话的样子，那三件事，那个趴着的孩子、那盒小饼干，都不在了。

那时候，邓老师的托管班还是不是她当初想开的那个地方？

邓老师的做法，不神奇，几乎笨：她留了一个**第二张纸**。表格上是一张，门口小黑板上是一张，心里还有一张，写在那份文档里。三张纸互相不替代。每年备案的时候，她会把那份文档拿出来，读一遍，问自己：这三件事，今年还在不在？新的有没有？

有一年，文档里多了一条：来了一个孩子，不愿意做作业，但会很认真地替别的孩子削铅笔。又过了一年，那个「先趴一会儿」的孩子已经毕业了，文档里那一条没有划掉，她在后面加了一行小字：「他后来来看过我们一次，说那时候最喜欢这里的一点是，没有人催。」

这份文档，一直没有变成她们的「章程」，也没有变成她们的「定位」。它一直是一份**走在名字前面的清单**。名字一年一年改，这份清单一年一年长。

对做事业的人来说，这一章最好用的东西，是这个很小的习惯：**除了对外的那一句话，再留一张「那句话盖不住的东西」的清单**。　它不用写得漂亮，也不用给任何人看。它的作用是，每当你开始觉得「我们就是那一句话」的时候，提醒你，那句话是一个「强为之名」，不是你。

还有一个细节，是她后来才想明白的。那份「我们是什么」的文档，她一开始是想写给自己的，写着写着，发现里面有些东西，其实应该让两位老师也知道。因为那些事，是三个人一起做出来的，不是她一个人的。

有一次，她把文档里的三件事讲给其中一位年轻老师听。那位老师听完说：「我还有一件，你没写。」邓老师问是什么。老师说：「有一个孩子，每次一进门就要先看看窗台上那盆植物，看完才坐下。」邓老师愣住了，她说她从来没注意到过。

她把这一条加进了文档，在后面写：「小周老师发现的。」

从那以后，这份清单就不再是她一个人的了。每个学期开学前，三个人各自写两三条，凑在一起，念一遍。念的时候谁也不评论，只是听。这样念过几次，她发现她们三个人说起这个班的语言，渐渐不一样了：不再说「我们的服务」「我们的定位」，而是说「那个爱先看一眼植物的孩子」。

她想，名字是对外的；清单是对内的。对外的名字让人找得到你，对内的清单让你自己认得出自己。两样都需要，不能拿一样去顶另一样。

如果换一种做法，会怎样？设想邓老师当初在填表的那个晚上，因为「其他」那一栏手续麻烦，干脆就让自己的班「变成」一个标准的培训机构：增加课程，增加测验，增加家长可以看的进度。这样当然更好申请，更好招生。几年以后，那个「先趴一会儿」的孩子，大概就不会再来了，因为他的位置被一张课程表占了。没有人会说这是错的，每一步都合情合理。只是班会慢慢变成表格上的那一格。

最后，有一个反过来的警告。有的人读到这里，会觉得「名字都是假的，所以我什么都不用定」。这样不行。邓老师要是一直不填表，托管班就办不下去；要是不对家长说那句话，家长也不会把孩子送来。**名字是必须有的，一个都不能**

**少；只是每一个都要知道自己是个什么。**　这一章教的，不是不要名字，是名字用完要松手。

带走的话

**名字要叫，叫的时候心里知道是「强为之名」；叫完松手，让它自己往外走一步。攥紧了，名字就从把手变成了笼子。**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一、分、柔、统、复里的哪一环？**分：名是第一次提笔，但「逝远反」立刻把它连回去；「反」碰到的是复，回来时已经带着名字的痕迹。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可以叫，叫完松手」；靠的是说话人一边「强」、一边让名字「逝」，两只手同时用。

26

第 26 章

# 那只大包，该不该背

先讲一个故事，讲得顺一点，请您先点头。

设想一家三口，带着两岁的孩子坐火车回老家。出门前一晚，爸爸看着客厅里那只鼓鼓囊囊的大布包直皱眉：尿不湿、换洗的小衣服、一小壶温水、两包饼干、一块旧毯子、半瓶药水、孩子睡觉要抱的那只破兔子。「就坐五个钟头，带这么多干什么？轻装上阵多好。」

妈妈没和他吵，只说了一句：「你背，行不行？」

结果那天火车晚点，一直晚了六个钟头。车厢里空调坏了，夜里冷下来，孩子哭，旁边一个年轻妈妈带着个吃奶的小的，急得直掉眼泪，她什么都没带，以为很快就到。那只大包里，毯子盖上了，饼干分出去了一包，兔子塞进孩子怀里，哭声小了下去。

爸爸背着那只包，在站台上走了一路，一句话也没说。

好，您大概已经点过头了。这故事说的是：**重的东西是轻的根**。平时看着累赘的，到了关键时候就是命。《道德经》第二十六章头一句，说的就是这个。

>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

可是请您回头再想一下这个故事。我讲得太顺了。顺到有点让人不放心：一个故事，把一句古话演了一遍，大家点点头，皆大欢喜，这正是**一句格言最舒服的待遇**，也是它最危险的待遇。

这一章在全书里，我对它有点提防：它很容易滑成一句「做人要稳重」的话。所以这一章我不想先替它叫好。我们先把它放回原文，一句一句看，看它到底说了什么，说得动不动，然后再来问，这一章在这部书里，到底站在哪里。

## ◆ 先把话说明白

「重为轻根。」重，是轻的根。根，是树根，是树从底下长出来的那个地方。轻，是树梢，是叶子，是风一吹就晃的那些东西。树梢能够轻轻摇，是因为底下有根沉着。

「静为躁君。」静，是躁的君。君，是做主的那个。躁，是急，是乱动，是躁动不安。静是躁的主，意思是：急躁的东西，应该由安静的来管着。

「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所以圣人整天赶路，不离开他的辎重。辎重，是赶路时拉东西的车，也指车上拉的东西，行李、粮草、用具。

「虽有荣观，燕处超然。」荣观，是华美的景观、宫殿楼台一类。燕处，是闲居、安居。就算身边有这样漂亮的东西，闲居的时候，他也是超然的，不为所动。

「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万乘之主，是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君，也就是大国的君主。奈何，是「怎么能够」。整句：一个大国的国君，怎么可以拿自己的身子，轻率地对待天下呢？

「轻则失本，躁则失君。」轻浮就会丢了本（也就是根本），急躁就会丢了做主的位置。

整章只有这么几句，几乎没有什么需要多解释的字。读下来的感觉很顺，很像一条家训。

## ◆ 这一章读起来的两个怪处

顺，但不是没有怪处。读到后面，有两个地方让我停了一下。

**第一个怪处：一章的说话对象，中途换了。**

前面几句，是一般的道理，对谁都可以说：重是轻的根，静是躁的君，赶路的人别丢了行李。可是读到「奈何万乘之主」，说话的口气一下子变了。前面是「圣人」（帛书作「君子」）怎么做，后面是在质问「万乘之主」：你怎么可以?

前一半像是一句通用的格言，后一半像是对一位君主的劝诫。这两半是原来就在一起的，还是后来拼在一起的？我不知道。这一章郭店竹简里没有，不能拿郭店说话；马王堆帛书有这一章，口气同样是前面讲「君子」、后面问「万乘之王」，从这里看，至少到汉初，这一章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后一半有一个读不定的地方，「以身轻天下」。这五个字至少有两种读法：

一种是：拿自己的身子去轻率地对待天下，也就是国君自己轻浮、冒冒失失，拿天下当儿戏。

另一种是：把天下看得很轻，觉得它没什么分量，不当一回事。

两种读法都读得通。第十三章里还有一句「贵以身为天下」，把「身」和「天下」放在一起比，这一章的「以身轻天下」，是不是在跟它对着说？我没有把握。这一处，我读不定。

**第二个怪处：这一章在发号施令。**

这是更让我不安的一处。「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这两句里，用了「根」和「君」。根，是底下的、支撑的；君，是上面的、做主的。它把「重」放在「轻」的下面当支撑，把「静」放在「躁」的上面当主人。

这是一个**有高低、有主从的排法**。重管着轻，静管着躁，一个在上，一个在下。

这和这部书别处的口气不太一样。别处，水往低处流，婴儿柔弱，山谷虚空，说的多是不争、不居上、不做主。可是在这里，静居然是躁的「君」，要去管躁。如果有人读到这里，说：「所以人要稳重，要压住自己的急躁，要做一个让自己的静来管着躁的人。」这个读法，也读得通，而且很顺，很容易被接受。

可是，读通和读对是两回事。一个「君」字，把一种性格（静）放在了另一种性格（躁）的头上。**它隐隐约约在说：有一种样子是对的，该来管着另一种样子。** 这正好是本书最担心的那件事：拿一个样子，去管所有的样子。

我不想把话说死。这一章也许只是在说一个很朴素的经验，赶路的人别丢行李，国君别轻浮。「君」字也许只是一个顺手的比喻。可是，**这个比喻是顺手拿的，还是顺着某种「上下」的想法来的**，我分不清。

### ◆ 版本里能看到的几处不同

这一章的异文，不算多，但有几处值得一看。我主要依据马王堆帛书的整理本，没有看到原件，所以只能说「据说」。

**一，「君子」还是「圣人」。** 帛书写的是「君子」，王弼本和河上公本写作「圣人」，「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君子」是帛书的字。上面开头引的原文是王弼本，所以写「圣人」。「君子」在《道德经》里不多见，「圣人」出现得多得多。如果这一章最初是「君子」，那么它在全书里是个有点特别的位置。

**二，「荣观，燕处超然」。** 帛书的这一句，据整理本，写作「唯有环官，燕处则昭若」。「荣观」在帛书里是另一个词，「环官」，后面「超然」在帛书里是「昭若」，「昭」是明亮、清楚的意思。两个版本读出来的味道不一样：通行本的「超然」，是站在高处，不被外物所动；帛书的「昭若」，是明明白白地在那里。「超然」这个词，带着一点「人在事外」的姿态，比「昭若」更像后来读书人的口气。帛书的这个字读法学者们也有争论，我只能说有这个差别，不敢说哪个在先。

**三，「失根」还是「失本」。** 帛书作「轻则失本」，王弼本（连它的注文引句）也作「失本」，所以这一处两家其实一样；「失根」是另外一些传本的写法，我没核到是哪一本。下面各处引这一句，我一律用「失本」，可是「根」字

贯穿本章，讲的时候仍旧说「根」。「本」和「根」意思相近，都是树的底部，这一处影响不大。

**四，「万乘之主」和「万乘之王」。** 帛书写的是「王」。国君的称呼，「主」和「王」差了一点，但同样是在指那个最高的人。

这些差异加起来，没有哪一个翻转了这一章的意思。可是「超然」和「昭若」那一处，我觉得是最可以停一下的：这一章在传抄中，可能被写得更「高」、更「稳」、更像一位修养好的人的样子。这是猜测，只算一种可能。

## ◆ 扎手的地方：「重」到底是什么

我找了很久，这一章的「扎手处」，不在前后两句的顶撞，而在一个字的**意思的悄悄换位**：重。

今天我们说「重」，最常见的是一个人的样子：稳重、庄重、持重。「这个孩子很稳重」，是一句夸奖，指性格，指一个人心里压得住、沉得住。我们读到「重为轻根」，几乎自动就把它读成：**稳重是轻浮的根本**。 然后「静为躁君」也顺着读成：**沉静是浮躁的主宰**。 两句合起来，成了一份漂亮的品德清单。

可是请回到原文里，看看这一章唯一一件**摸得着的东西**是什么。

是辎重。

「终日行不离辎重」。辎重，是行军赶路时拉着的那些行李、粮草、帐篷，是笨的、沉的、占地方的、拖慢速度的东西。它不是一种品德，**它是一堆实实在在要拉着走的东西**。

这个「重」字，从头到尾，在原文里先是一堆东西，然后才可能是一种性格。前面第一句「重为轻根」的「重」，如果顺着后面的「辎重」来读，就变成了：**一个人攒下来的、背在身上的、放在身后的那些东西，是他能够轻快行动的根**。

这两个读法差得很远。

把「重」读成性格，这一章教的是**修养**：你要稳住自己。把「重」读成辎重，这一章说的是**家底**：你得有东西在身后，才敢往前走。

前一种读法没有错，它在后世非常流行，而且形成了一种传统。可是后一种读法，更贴近原文里唯一出现的具体东西。一个人如果身后一无所有，他怎么「稳重」？饿着肚子的人，是沉静不下来的。

这个读法有一个直接的后果，请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　轻，是什么？不是性格轻浮，而是**身后没有东西可倚靠**，随风漂。躁，也不一定是脾气急，而是**没有底气，所以停不下来**。一个没有辎重的人，才会急。

所以，这个扎手的地方，一句话说就是：**「重」是被一个后来的读法，从一堆东西，悄悄换成了一种品格。**

我要老实说，这个读法也只是我的读法。老子本人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证据。我只能说，原文里有这一件东西，它在那里。

### ◆ 涌现：能放出来的很少

按本书的规矩，找到了扎手处，才可以用上几个字。但在这一章，我能放出来的东西很少，我宁可只放一样，其余的都留在原地。

这个「一样」，是**能量**。

这本书把土的活法说成三处：想法里的（三界）、说法里的（信息）、底气里的（能量）。第三处指的是：攒下来的底气、冲劲，和站住的位置。**辎重就是这第三处最老实的样子**，它是一堆你拉着走、不能随手扔的东西，是你走多远的本钱。

这一点，是从上面「重是辎重」那个扎手处放出来的，我可以指得出它的来处。

按这个读法，「重为轻根」可以说成：**能量的底，是三界和说法能够轻轻摇动的根。**　一个人想法活泼、说话机灵，那是树梢；底下得有一份攒下来的家

底，树梢才不会被一阵风吹断。「轻则失本」，就是想法和说法都很漂亮，底下却空了。「躁则失君」，是没有底，所以停不下来，所以被自己的急带着走。

到这里，我就不往下放了。

我必须承认，这里是危险的。把「重」解成「能量」，把「轻」解成「另外两处」，把整章套进去，会套得很顺。顺到可以立刻写出一页漂亮的话。但请回忆一下前面说的规矩：**把术语全部删掉再读一遍，论证如果照样站得住，说明你是在套用。**

我试了一下。删掉「能量」「三界」「说法」这些词，剩下的话是：一个人身后得有点家底，才敢往前走；没有家底的人，容易慌、容易浮。这句话照样站得住，而且站得很稳。而且它是一句早在这部书之前就有的老话，不需要这本书来说。

所以，我对这一章的诚实判断是：**这一章，母题套得进，但套进去以后，没有长出什么新东西。** 它提供给这本书的，不多。它更像是路边的一块石头，我们可以坐一下，但不是我们要翻过的山。

### ◆ 回落：这一章留下一个问题

虽然这一章套得顺、长得少，它还是有一点东西，值得带回去。

它的问题在这里：一部教人「别攥线头」的书，里面有一章说「静为躁君」。静去做躁的主。如果这是原话，这一章里，**那只攥着线头的手，已经悄悄出现了。**

当然也可能不是原话。这一章郭店没有，我们不知道最早是什么样。帛书有，但帛书已经是汉初的本子了。那个「君」字，是原来就在这里，还是在抄写中被写进来的，我不知道。

我只想把这个问题留在这里，让后面的章节去碰：第四十五章说「清静为天下正」，第五十七章说「以正治国」，一个「静」，一个「正」，连着读。静做

了天下的「正」，就不再只是一种个人的安静，它可能变成一个人人都要对齐的标准。这条线，写到那几章的人会看到。

## ◆ 放回日子里：背什么，扔什么

再回到开头那只大包。

那个故事我讲得太顺，是有意的。现在要补它缺的那一半。

设想那一家人下次再出门，这回只走两个钟头的路。妈妈还是习惯性地把大包装满，爸爸这回学乖了，不说话，默默背上。结果呢，包太重，爸爸一路上换了三次肩，孩子要抱的时候，他腾不出手，只好妈妈抱，妈妈累得发脾气，一家人吵了起来。那只大包，这次是个**累赘**。

同一只包，一次是命，一次是累赘。区别不在包，在这一次路有多长、路上可能遇到什么。**「不离辎重」这四个字，没有告诉我们带什么、带多少，它只告诉我们：别把后面的东西，当成可以随手扔的。**

所以，这一章若落到日子里，最难的不是「要稳重」，而是**每一次出门，都要重新问一遍：这一趟，我的辎重是什么。**　有的时候是一只包，有的时候是一份存款，有的时候是一段不能丢的手艺，有的时候是一份该守着的关系。有的时候，是一些早就该放下的旧东西，背在身上，已经变成了拖累。

下面三个场合，各有各的辎重。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母亲，姓韩，儿子十二岁，暑假要第一次一个人去参加夏令营，五天四夜，在邻市的一个营地。出发前的晚上，她在儿子房间里帮他打包。

她是这样想的：儿子从来没有一个人出过远门，山里夜里凉，要带外套；他容易过敏，要带那种药膏；他爱咬指甲，要带指甲剪，不然会咬得流血；他怕黑，要带那只小手电。她一样一样往包里放，放着放着，包鼓起来了，拉链有点拉不上。

儿子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说了一句：「妈，我自己来行吗？」

她的第一反应是：不行。你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她嘴上没说出来，因为儿子那天的神情有点不一样，不是赌气，是很认真地在问。

她把手放开了，退到床边坐着。

儿子把包里的东西全部倒出来，摊在床上。他一样一样看，看了很久。外套，他留下了。过敏药膏，他放回去，又拿起来，看了看，也留下了。指甲剪，他想了想，放进去了，没说什么。手电，他拿在手里，停了一会儿，没有放。

那只手电他放到了床头柜上，说：「营地里有灯。」

妈妈张了一下嘴，又闭上了。她知道他怕黑，她也知道他知道她知道。他在做一个选择：这一个，我不带。至于为什么，她不问。

包装完了，比她装的那个轻了一半，还是鼓鼓的。儿子试着背了背，换了一下肩带，说：「行。」

韩女士那天晚上睡得不好。五天以后接孩子回来，孩子晒黑了一圈，说了很多营地里的事，说到有一天夜里，停电了，全营地一片漆黑，他一个人在铺位上睁着眼，心里怕，可是怕着怕着，也就过去了。

她听着，什么也没说。

这个故事里，有两个「重」。

一个是妈妈装的那个包：**替他背的重**。她的出发点是对的，每一样东西都有来由，每一样都是她的爱。但这个包，不是孩子的包，是她的包。

另一个是孩子自己装的那个包：**自己要背的重**。他留下了外套，留下了药膏，放下了手电。他对哪些东西是他必须背着的，哪些可以放下，有自己的判断，这个判断可能不完全对，可是那是他的。

本章里说「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帛书作「君子」），这里的这个人，如果落在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身上，最要紧的一件事是：**辎重得是他自己的**。　不是替他决定带什么，而是让他知道，赶路的人要为自己的行李负责。他丢了外套，

夜里会冷；他没带药膏，起了疹子会痒。这些后果是他的，也是他学到「不离辎重」这四个字的真正方式。

我们教孩子「要稳重」「要有定力」「不要毛毛躁躁」，很少想到：**稳重是从背着自己的行李里长出来的。** 一个什么都由别人替他背的孩子，没有辎重，所以也没有「重」。他看起来安静，是因为什么都不用他管，不是因为他的根沉。一到没人替他背的时候，他就容易慌，轻则失本。

可是这里也有一个难处，我不想绕过。让孩子自己背，有的时候，背的是他背不动的东西。十二岁的孩子，判断不了所有的风险。妈妈放进去的那支过敏药膏，如果他一时觉得「没必要」，放下了，真的起了很严重的过敏，那就不是「学到教训」的事了。所以，**哪些行李可以让孩子自己决定，哪些必须大人守住，**这条线怎么划，没有标准答案。韩女士那晚的做法，是在她能承受的范围里，把手松开：外套、药膏这样关乎身体安全的，她赌孩子自己会留下，他也留下了。如果他没有留，她会不会在门口把药膏塞进他的口袋？我想，她多半会的。

这就是这一章在教育里的难处：它不是一句「放手」，也不是一句「守住」，是一件每次都要重新称一遍的事。

夏令营回来以后，还有一段后话，不大，却让韩女士想了很久。

开学以后，儿子对她说，书包以后他自己收，不用她再检查。她答应了。头一个星期，他漏带了两回东西：一回是水壶，一回是美术课要用的颜料。第二次漏带颜料的那天，老师在课上让他站着看别人画，他回家什么也没说，晚饭吃得很少。

韩女士看在眼里，手已经伸到了他的书包上，想着今晚帮他再核一遍。她把手收了回来。她想，他现在丢的是颜料，不是外套，丢这个，他还丢得起。

晚上，儿子自己在桌子上摊开了课程表，拿了一张便利贴，开始写：周二，美术，颜料。周四，体育，运动鞋。他把便利贴贴在书包的内侧。

她站在门口，一个字也没说。

她后来跟一位朋友聊起这件事，说起自己的体会。她说，以前总觉得「稳重」是孩子的一种脾气，有的孩子天生稳，有的孩子天生毛躁，家长能做的是提醒他、说他。现在她觉得，那个提醒是没用的。**孩子是在一次一次背自己的东西、丢自己的东西里，才慢慢变沉的。** 她以前所有的「你要仔细点」，都是在把他的辎重背在自己身上。

朋友问她：那你就从来不担心了？

她说：担心，怎么不担心。可是担心和代背，是两回事。担心我留着，代背，我试着少做。

这位母亲没有读过《道德经》，她那一晚的做法，和这一章的关系，也许只是巧合。我把它放在这里，不是为了证明这一章对，只是想说明：**当一句古话落到一个具体的晚上，它的难处，从来不是「懂不懂」，而是手收不收得回来。**

还有一个小的细节，值得说。孩子回来以后，韩女士问了一句：「那只手电，你后来想要吗？」孩子想了想，说：「停电的时候想了一下。后来就没想了。」

她点点头，就没有再说了。她没有说「早知道你就带上」，也没有说「你看，你能行」。这两句话，哪一句说出来，都是在替孩子给这件事下结论，都是在把那个包重新拿回自己手里。

###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这一节先说一句：下面讲的是家里老人日常的走动和作息，不是诊断，也不是治疗。老人腿脚、头晕、站不稳这类变化，应当去看医生，听医生的。

设想有这样一位老爷子，姓余，八十岁，去年冬天在家里滑了一跤，没有骨折，可是吓坏了全家。从那以后，家里人对他的话就变成了一句：「您稳当点，别乱动。」

他自己也变得小心了。起床要扶着床头，上厕所要扶着墙，下楼，干脆不下了。早上以前他爱到楼下花坛边上转一圈，看看老邻居下棋，现在这一圈也没了。孩子们说：您就在屋里坐着吧，想看什么，我们给您拿。

老爷子说：好，听你们的。

就这样过了两个月。

两个月以后的一天，他的女儿发现了一件事。她来看父亲的时候，父亲从椅子上站起来，要扶两次才站得稳；走到阳台，腿有点发软；比起滑倒之前，更不稳了。

她很困惑。明明大家都在叫他「稳当」，他也一直在稳当，怎么反而更不稳了？

她后来想明白了一件事，这件事跟这一章有关。大家嘴里说的「稳」，是**不动**。但身体的「稳」，是**能动**，是脚底有感觉，是腿上有劲，是平衡在每一次抬脚、落脚里一点一点练出来的。不动，不会让人稳，只会让人慢慢忘了怎么稳。

「静为躁君。」静要管住躁，这一句，很多人读成：安静的要管着活动的。老爷子家里人就是这样读的：他要「静」，不能「躁」。静，就成了**不动**。

可是静和不动是两回事。第十六章说「归根曰静」，静是回到根上的样子，是**有根的稳**，不是没有动。一棵树，根是静的，枝叶还是在风里摇。

这位女儿，没有去跟弟弟妹妹争论，也没有去教训谁。她只做了一件小事：从那以后，每天早上，她陪父亲下楼，走到花坛边上，一个来回。

第一周，老爷子走得很慢，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抓着女儿的胳膊。走到花坛，要坐下歇一会儿。回来的时候，楼梯上走一阶，停一阶。

第二周，他可以松开女儿的胳膊，只扶栏杆。

第三周，他自己走到花坛，女儿跟在后面半步远。

第四周，他在花坛边上，遇见了老邻居，坐下来看了一盘棋。女儿站在远处看着，没有靠近。

这里的「重」，是什么呢？不是「稳重」的那个重，是**他自己的腿脚一天一天攒下来的那一点劲**。每天多走一点，那一点就多了一点。这是他的辎重。这份辎重，他不能让别人替他背，也不能因为害怕摔，就把它扔掉。

「轻则失本」。没有这份攒下来的劲，人才是真的轻：风一吹，一个小台阶，一个湿地面，就倒了。

我要老老实实补两句，免得读的人走偏。

第一，这位女儿的做法，不是对所有老人都合适的。有些老人的头晕、血压、骨头，是不能这样「练」的，需要医生先看过、给出建议。这位老爷子摔了以后，家里人其实应该先带他去医院做个检查，听医生说能不能活动、怎么活动、有什么要注意。故事里没有写这一步，是因为这一节的重点不在这里；但在现实里，这一步是必须的。**该看医生就看医生，医生让动就动，医生让歇就歇，这个比这一章重要**。

第二，家里人的「稳当」，不是坏心。他们是怕。一个人怕的时候，最容易想到的办法是让对方不动，因为不动最安全。这个「安全」是真的，只是代价是慢慢的。这一章没有指责谁，它只是提醒：**「静」和「不动」，是两个字，别让它们混成了一个**。

他们还遇到过一个反复。第三周的一个早上，下过雨，地上湿，老爷子站在楼道口，看着外面的水洼，说什么也不肯出去。女儿没有劝，也没有拉。她只是站在他旁边，陪他站了五分钟，说：「那今天不去花坛了，我们就在楼道里走两个来回，行不行？」

老爷子说：行。

他们在一楼的楼道里，一头走到另一头，扶着墙，来回走了两次。邻居的一个小孩路过，好奇地看他们，老爷子冲小孩点了点头。

这件事，女儿后来觉得很要紧。因为「静为躁君」这一句话，如果拿去当规矩，就会变成：下雨天，不去；怕摔，不动。如果拿去当提醒，是：今天的根在哪里，就从哪里走。那天的根，是一楼的楼道。不去花坛，不等于不走。

她还发现一件事：父亲在楼道里走的时候，比在花坛边上更认真。因为没有老邻居可看，没有棋可下，他只是看着自己的脚。她想，也许「重」这个字，本来就有一点这样的意思，不是别人眼中的庄重，是低头看自己的脚底。

弟弟知道以后，在电话里不太高兴。他说：你这样带爸下楼，万一又摔了呢？

女儿没有急着辩。她说：你说得对，有这个可能。所以我想，我们下个星期一起带他去医院复查一下，问问医生他现在能不能这样走，走多久合适，要注意什么。

弟弟那头沉默了一下，说：行，我也去。

这一段，我觉得是整个故事里最要紧的。「静为躁君」，要是被拿来当一个争论的武器，一边说「不动才安全」，一边说「动才有救」，两边都能引一句古话，两边都有道理。可是真正的「静」，也许就是女儿那一句：你说得对，所以我们去问一问。她没有攥着自己的做法不放，也没有把弟弟的担心当成错。

还有一个细节，是女儿后来才想到的。她陪父亲走的那一个月里，她自己的「躁」也被磨掉了不少。以前她来看父亲，总是匆匆忙忙的，说几句话就要走。那一个月，每天早上陪着父亲一阶一阶地走，她发现自己也不急了。她想，这个「静为躁君」，说不定不只是父亲一个人的事。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师傅，姓曲，开着一家做定制衣柜的小作坊，一个人带着两个徒弟。每年秋天是旺季，订单排到过年。今年他一口气接了十一个单。

下面是他那一周。

**周一。** 曲师傅早上六点到作坊，把十一张单子摊在案板上，用铅笔一个一个排日子。排到最后，发现要全部做完，他自己得每天干十五个钟头，干二十天。他想了一下：行，我扛得住。

**周二。** 一位老客户来电话，加急，家里孩子下个月结婚，要在婚前装好一个衣柜。曲师傅看了看日程，说「行」。十二个单了。

**周三。** 他的一个徒弟，在做一个门板的时候，手一抖，裁坏了一块进口的板子。这块板子要等一周才能补货。曲师傅没说什么，自己接过活，当晚加班补上。他回家的时候是夜里十二点半。

**周四。** 曲师傅腰有点疼，他没当回事，贴了一块膏药。这是旺季，谁不是这样？

**周五。** 另一位客户来验货，挑出一个抽屉滑轨不顺。曲师傅蹲下去，亲自改。改完，客户满意地走了，可他站起来的时候，眼前黑了一下。

**周六。** 他睡到快九点才醒。两个徒弟已经在干活了。他看着他们，忽然想起一件事：这一整周，他没有教过徒弟任何东西。他只是在替他们把活干完。

**周日。** 他坐在作坊门口抽烟，想了一个下午。

到这里，我们可以停一下，看看这一周里，曲师傅身上的「重」和「轻」是什么。

他的「辎重」是什么？是他二十年做木工攒下来的手艺，是客户对他的信任，是他的腰、他的眼睛，是他那两个还没出师的徒弟。这是他的**本钱**。

他这一周做的是什么？他用这份本钱，换了十二个单。本钱用一点没关系，生意就是这样做的。可是他一直在**用本钱的老本**：腰、眼睛、睡眠，这些是他的「身」。「以身轻天下」，这一章最后的责问，放到小作坊里，就是：**拿自己的身子，去轻率地对待订单。**

旺季里人人这样做，所以很难觉得这是个问题。订单这么好，不接，岂不是亏？

可是曲师傅那个周日下午想的，是这样几件事：

第一，十二个单，每个都是做得到的，但十二个一起做，每一个都是用他的命在换的。第二，他的徒弟没有在长，因为他一直在替他们。这是一个更深的账：他把「让徒弟成长」这一项，拿去换了订单。第三，他的作坊里，最重的「辎重」其实是那两个徒弟。一旦他自己倒了，这家作坊就没了。

他最后做的决定，不是什么宏大的事。第二天一早，他对一位刚刚付了定金的客户说：我这边要晚两周，您看行不行；如果不行，定金退您。客户犹豫了一下，说：晚就晚吧。另一位客户说不行，要退，他就退了。

他把裁板子这类的活，交给了大一点的那个徒弟，这一次他不再站在旁边盯，而是出去吃了顿饭。

那个周一的晚上，他回家的时候是八点钟。

对做事业的人来说，这一章最难的，并不是「别冒进」。每个人都知道别冒进。**最难的是，在订单、机会、人情都涌上来的时候，你认得出什么是你的辎重，认得出你正在拿哪一样去换。**曲师傅的辎重里，有他的手艺，有他的腰，有他的徒弟。他一周之内把三样都在拿去换订单，而他自己并没有发现。

这里还要补一个反面。「不离辎重」，不等于什么都不能扔。曲师傅作坊里也有应该扔的东西：一台用了十五年的旧封边机，三天两头出毛病，每次修都要耽误半天；有几个老客户，每次都压价、拖款，做完了还要挑毛病。这些，同样是他背在身上的东西，可是已经不是「根」，是「累赘」。后来他把那台旧机器卖了，换了一台新的；那几个压价的客户，他没有再接。

那个退了定金的客户，后来的事也值得说一句。他没有再回来。曲师傅算过账，这一单退掉，那个月少收了一笔不算小的钱。他心疼了几天。可是到了月底，他发现，因为晚做了两周，另外几个单，他有时间慢慢做，一件返工也没有。往年旺季过后，总要有两三个返工的、补货的、赔不是的，今年一个都没有。这笔账，当时不会算在那个月里，要等到一年过去了，才看得出来。

他的大徒弟也变了一点。那天他出去吃饭，回来的时候，大徒弟已经把一块板子裁完了，尺寸对，边口齐。大徒弟没有说话，只是把板子递给他看。他看了，也没有说话，点了点头。

他那天夜里想：以前我总觉得，师傅就是什么都得会、什么都得顶在最前面的那个人。现在才明白，师傅的辎重里，最沉、最要紧的，不是他自己的手艺，是他手艺传下去的那条路。这条路一断，再多的订单也不是根。

所以他后来对徒弟说：行李这件事，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是每年都要翻一遍，翻出来问：这个，是帮我走路的，还是拖我腿的？

这不是一句什么高深的话，可是做起来很难。因为每一件行李，都曾经有它的来历，都曾经让他感到踏实。

**带 走 的 话**

**重，先是你背着走的那一堆东西，然后才是一种稳。每次出门，翻一遍行李：哪些是根，哪些只是拖累。**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一、分、柔、统、复里的哪一环？**勉强算「柔」的边上：说的是土要有底；但「静为躁君」那个「君」字，隐约有「统」的影子。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有底才敢动」；靠的是辎重这一件摸得着的东西。去掉这件东西，它就只剩一句格言。

27

第 27 章

# 调好了的琴，听不出调过

设想有这样一位调音师，姓祁，专门上门给人家的钢琴调音。

他的活，是这样的：背着一只旧工具包进门，打开琴盖，一个键一个键地按，一根弦一根弦地校，前后两三个钟头。校完了，他会随手弹一小段，合上盖子，请主人试试。

主人坐下来，弹了一首练了很久的曲子，弹完说：「嗯，挺好的。」然后付钱，送他到门口。

祁师傅在电梯里常常想一件事：**这家人没有发现他做了什么。** 琴听起来就应该是这样，顺，准，每一个音都在它该在的地方，好像本来就是这样的。如果他调坏了，那就不一样了，刺耳的、飘着的、一弹就别扭的，主人立刻听得出来，会皱着眉头打电话来问。

调坏了，人人看得见；调好了，没人看得见。

有一回，他的一个年轻徒弟问他：师傅，我怎么知道我学会了？

祁师傅想了很久，说：你调完，要是主人说「挺好的」，然后什么也没再说，那就是学会了。

徒弟很失望，说：那不就是没人夸我吗？

祁师傅笑了一下，没有回答。

《道德经》第二十七章，开头五句，说的就是这件事。

>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

## ◆ 五句话，五样「没有」

先看前五句。我把它们排成一张表，看得清楚些。

| 做得好的 | 没有的东西 | 这样东西是谁用来看的 |
| --- | --- | --- |
| 善行（会走路） | 辙迹，车轮碾出的印子 | 追踪的人，跟在后面看你走过哪里 |
| 善言（会说话） | 瑕谪，毛病和可被指责的地方 | 挑错的人，抓你话里的把柄 |
| 善数（会算数） | 筹策，计数用的小竹棍 | 查账的人，核你算得对不对 |
| 善闭（会关门） | 关楗，门闩 | 来试门的人，一眼看出门是锁着的 |
| 善结（会打结） | 绳约，捆东西的绳子 | 解结的人，找到绳头就能解开 |

这五句，句式一样：好的什么，就没有什么。

请看第三列。我加这一列，是因为发现了一件事：**这五样「没有」的东西，每一样，都恰好是别人用来检查你的东西。** 辙迹，让人知道你走过哪里；瑕谪，让人找到你说错在哪里；筹策，让人核对你算得对不对；门闩，让人知道这里锁了；绳子，让人知道结在哪里、从哪里解。

这五个「没有」合在一起，是一种很特别的好。它不是「做得多」，也不是「做得对」，是**做到别人没有把手可以检查你**。好到什么程度？好到你身后一样可检查的东西都没留下。

祁师傅调完琴，主人说「挺好」。琴弦上没有他的「辙迹」，他自己，也没有被谁记住。

第一章的「道可道，非常道」，是一句关于说的话；这一章是关于做事的话，是从另一头讲同一个意思：**做得最好的事，不留把手**。

## ◆ 帛书里的几个小差别

这一章郭店竹简里没有，不能拿郭店说什么。马王堆帛书有这一章，我对着一种帛书整理本看了一遍，字句和通行本大体相同，有几处小不同：

- 开头几句，帛书都带着「者」字：善行者无辙迹，善言者无瑕谪，善数者不用筹策。「善行者」，就是「会走路的人」，说的是**人**，不只是事。
- 「关楗」，帛书写作「关籥」，籥是锁钥一类的东西；「绳约」，帛书写作「纆约」，纆也是绳索。意思没有变。
-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帛书的「常」写作「恒」。
- 「物无弃物」，帛书作「物无弃财」。「财」字读法有几种：可以是财物，也可能是「材」，材料的意思，我不敢断。
- 「是谓袭明」，帛书作「是谓曳明」。「袭」和「曳」差别不小，字义到底是什么，学者们有各种说法，我没有定见，也不在这里选一个。
- 这一章最后「是谓要妙」，帛书的字面接近「眇要」，意思也相近。

还有一处差别，大一点，我放到后面单独说，因为它撞上了这一章最要紧的一句。

## ◆ 这一章里的「常」，又是第三个样子

顺便提一下「常善救人」的「常」。

这本书开头讲过，「常」字在第一章是被否定的（「非常道」），在第十六章是被肯定的（「知常曰明」）。到这一章，「常善救人」的「常」，既不是

「被否定的规矩」，也不是「生生不息的状态」，它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副词，**总是**。圣人总是善于救人。

同一个字，在三章里，有三种分量：一次是贬，一次是褒，一次只是「总是」。这也是前面说的那个读法的现场示范：不能带着一个统一的意思读过去，得每次放回那一句话里看。

## ◆ 第一个扎手处：数

五句里，别的四样（走路、说话、关门、打结）都是大家熟悉的手艺，只有**数**，有点特别。

「善数不用筹策。」

筹策，是古代算数用的小竹棍，一根一根摆出来，用来记数、算账。会算数的人，不需要摆竹棍。

这一句，有人读成：算术高手，心算就行，像「熟能生巧」的意思。这是一种读法，我觉得读得过去，也是最稳的一种。

可是，我想把这一句放到更大的范围里看一眼，看它是不是在说一件别的事。

我们想一想，**数**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三个苹果，三天，三个人，三个愿望，这四样东西，天差地别，可一个「三」，把它们统统装进了同一个口袋。数字有一个本事：它把各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排成同一条线**。一条线上，只有一件事可以比，就是大小：多一点，少一点，大一点，小一点。

这是数字最有用的地方：我们可以比，可以算，可以核对。也是数字最吃亏的地方：线上放不下别的东西了。三个人之间，谁脾气好、谁手巧、谁心细，在「三」里头是看不见的。

会计的本事，是把这一团缠在一起的东西，**压成一条线**，线上才好加减乘除。

现在再读：「善数不用筹策。」

按这个读法，它的意思可能是：真正会数的人，不必把东西都摆成一排。他看一眼，知道一个仓库里大概有多少，知道哪里缺，知道这个月比上个月紧，他看到的是**一整团东西的样子**，而不是一排被拉直的竹棍。

我得诚实地说，这个读法，原文里没有明确的支持。五句话的句式一样，每一句都是「好的某某，不需要某某」，把「数」读成「数字是一条线」，是我多读了一层。

可是，书里别处有一句，可以旁证。第三十九章有一句话：「致数舆无舆。」这句话的读法有分歧（有的版本里字也不同，有人读成「数誉」），一般的解释是：把一辆车的零件一件一件数清楚，数到最后，反而没有「车」了。

数得越清楚，越看不见那辆车。这是书里**另一个地方**，对「数」的同一种警惕。

我把这两处并排放着，不下结论。我只想说：这一章里的「数」，有可能不只是算术，它可能在说一种看事情的办法，把一切压成一条可数的线。这是一个读法，不是定论。

### ◆ 第二个扎手处：师和资

后半章，读起来和前半章有点不一样。

前半章是五句漂亮的「没有」，像诗。后半章忽然安静下来，说了一段很朴素的话：

>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
>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
> 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

圣人总是善于救人，所以没有被丢弃的人；总是善于救物，所以没有被丢弃的东西。

然后是那一对奇怪的话：善人，是不善人的老师；不善人，是善人的「资」。

「师」好懂，是老师。「资」是什么？是本钱，是资料，是可借用的东西，也可以读成「借鉴」。不善人，是善人的借鉴，善人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出什么是不该做的，也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

最后：「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不看重那个老师，不偏爱那个资，这样的人，虽然看上去聪明，其实已经大迷了；这就叫「要妙」，精要而微妙。

这几句话，我读了好几遍，每一遍都有不同的地方硌住。

**硌住的第一处：善人和不善人。**

这一章把人分成了两种：善人，和不善人。

可是，请回到第二章。第二章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善的时候，不善的就出来了。这是一个很重的批评：**一个「善」的标准一立起来，不合格的那一半就被切出去，成了「不善」。**

而第二十七章，在说「善人」和「不善人」。这不就是第二章批评的那一刀吗？

我想了很久，没有想到一个能让我完全放心的解释。

一种可能：这里的「善人」「不善人」，只是顺口的说法，没有第二章里那个「立标准」的严重意味。

另一种可能：这里用了这一刀，同时马上做了一件事，把它**补上了**：不善人不是被扔掉的，他是善人的「资」；这一章的开头就说了「无弃人」。刀是有，但切下去的两块，没有分开扔。

我倾向第二种，可是这个读法，有一点替书说好话的味道，所以我要把第一种也留在这里：**这一章用了一个第二章反对的分法**。

**硌住的第二处：帛书的那一个「不」字。**

通行本是：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

我看到的帛书校勘整理本，这一句是：故善人，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赍（资）也。

两个版本，**差了一个「不」字**（北大简的转录和帛书一样，也是「善人，善人之师也；不善人，善人之资也」）。通行本说：善人是「不善人」的老师；帛书（据这个整理本）说：善人是「善人」的老师。

这一个字，读法就变了很多。

通行本的意思是：好人去教坏人。老师是上面的，学生是下面的，一个人居高，一个人居低。这里的「师」，像是一个站在高处的人，去改造低处的人。

帛书的意思，如果真是这样：善人，是善人的老师；不善人，是善人的资。好人和好人彼此是老师，不好的人呢？是好人的材料、借鉴，不是学生。这样一

来，那个「居高教低」的味道就淡了。不善人不是被教的对象，而是被用来**照见**的对象。

我必须补一句：帛书的这一处，我没有看到原简原帛的照片，只看了整理本；整理本也可能有补字、校字，这一处的「不」字是不是缺了，我没有能力断定。有学者怎么看，我也没有查到。所以，以上只是一种可能的读法。

**硌住的第三处：不贵其师。**

这是最让我停下来的一句。

「不贵其师，不爱其资。」不要把老师看得太贵重，不要把资料看得太宝贝。

可是请想一想，《道德经》自己，已经做了两千多年的「师」。

它被尊为「经」，被注了几百种注，被背诵、被供起来，一代一代的人，在它面前，恭恭敬敬地称它为老师。

一部书里说「不贵其师」，而这部书，是被「贵」得最厉害的老师之一。

这是一个有点好笑的局面，也是一个读起来有点疼的局面。老子可能没有想到，也可能想到了。

更有意思的是，第七十章里还有一句相反的话：「知我者希，则我者贵。」（这句话的读法有争议，那一章有专门的讲。）一边是「不贵其师」，一边是「我者贵」，同一部书里，对「被看重」这件事，说了两种口气。我不知道怎么把它们合起来。**也许，这就是不用合。**　一部书，说着「不贵其师」，同时又在乎有人懂它，这并不矛盾，人本来就是这样的。

## ◆ 「无弃」：被切出去的那一半，要捡回来

在「师资」之前，还有一句容易被匆匆读过的话：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无弃」这两个字，值得多看一眼。

我们日常的做法，几乎都带着「弃」。一个标准立起来，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丢掉：次品下架，差生分流，不听话的员工劝退，不合群的亲戚少来往。这是效率，也几乎是一切组织的基本动作，没有人会觉得它有什么大错。

第二章讲的那一刀，切的就是这个。一旦大家都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善」，剩下的那一半就成了「恶」，成了「不善」，成了可以丢的。

而这一章在说：圣人手里，没有可丢的。

我要小心，这句话不能读成一句漂亮的口号。「无弃」很难，难到几乎不可能：一家工厂不可能不丢次品，一个班级不可能不分层次，一个人不可能和所有人都不断开。老子不是不知道，他在后一句里，没有用「不弃」，而是用了「师」和「资」：**被切出去的那一半，没有被扔掉，而是被换了一个位置，从「废物」变成了「材料」**。

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办法。它不是「把标准放低，让所有人都合格」，那是另一种统一，一个更宽的统。它也不是「没有标准，随便什么都行」。它是：标准还在，那一刀也切了，可是切下来的东西，不当垃圾，当「资」。

有一件事，一旦这样看，就看得见了：次品是有用的，它告诉你生产线哪里出了问题；差生是有用的，他的「不懂」，是教学里最清楚的一面镜子；不听话的员工是有用的，他的不听，常常正是制度里的缝。**被丢的那一半，往往带着整个系统最需要知道的信息**。

这也是为什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要读成「本钱」，而不是「反面教材」。反面教材，还是在居高临下地看；本钱，是我要靠它才能往前走。

我不敢把这一点说成这一章的定论，原文里「资」到底是什么，各家读法不同。我只是觉得，这一段读下来，有一个很实在的价值：它提醒我们，在每一次「丢」之前，先问一句，我丢掉的这一块，是不是正好是我最缺的那一块？

## ◆ 涌现：现在，有几个字可以落了

找到了这两个扎手处，现在可以从中放出几样东西。我先说明：只放能指出来处的。

**第一，从「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放出「特征纠缠」。**

五句话里，我最喜欢的是最后一句。

「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

会打结的人，不用绳子，结却解不开。

请想一想：一个结，为什么能被解开？因为有**绳头**。任何用绳子打的结，总有一个头，有人找到那个头，一拉，就开了。这个「绳约」，是整个结里最容易被抓住的地方。

那么，一个**没有绳子**的结是什么样子？是丝缠丝，每一根丝跟别的丝缠在一起，没有哪一根是头，没有哪一处是尾，碰一处，整团都动。您可能记得，这是导论里的第一团丝。

这就是**纠缠**，一件事里的各种特征，相互缠着，没有一根能单独抽出来。这本书把它叫作「特征纠缠」。它的特点是：**没有一个人手里握着那个头**。 所以它解不开，不是因为多结实，而是因为没有头可以拉。

反过来，「绳约」是什么？是有人手里攥着的那根绳。导论里讲的「统」，就是那只手，攥住线头，拽直。

这个读法，是从「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这一句里长出来的，别处没有。它的来处就在这一句：**最好的结，是没有绳头的结**。

**第二，从「善数不用筹策」，放出「差异序列」。**

数字是什么？1，2，3，4，一级一级往上，每两级之间的差，都是一样大。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差异的序列」，一串排好了的差别。

我们前面说，数字是把各种东西压成一条线。这条线，就是一种最整齐的差异序列。这个说法，来自第二个扎手处里「数」的那几句，不是我随手加的。

可是请注意，我说的只是「最整齐的一种」。**差异的序列，不一定是整整齐齐的**。　一个人从小到大，每一年长高多少不一样；一段话，每一句和上一句的差，不是等距的；一首歌，每一个音和前一个音，也不是一级一级台阶。这些，都是差异的序列，可是它们没法用竹棍摆出来。

「善数不用筹策」，如果我们这样读，就是：**真正会数的人，看得到那些不是整整齐齐的序列**。

**第三，从「善人之师，不善人之资」，放出「回写」。**

师和资，是两个方向的东西：师是教过去，资是借过来。可是请想想看，「不善人」在被「善人」借用、照见的时候，善人自己有没有变化？

有。一个人从别人的毛病里看到自己的毛病，从别人的错里学到自己的路，这个过程，他也被**写**了一笔。

师和资，不是单向的。教的人在被教的人身上写了一笔，被教的人也在教的人身上写了一笔。这就是书里说的「回写」：你写在别人身上的，会回头写在你自己身上。

所以「不贵其师，不爱其资」，可以读成：别把任何一方看成单向的施予，也别把任何一方看成单向的接受。

这三样，分别从一句话里出来：绳约，筹策，师资。我只放这三样。

## ◆ 回落：这一章解释了这部书自己的哪一处

回到那个好笑又疼的局面：一部说「不贵其师」的书，当了两千年老师。

这一章的前半，给了一个办法来看这件事。**最好的教导，是不留辙迹的。**好的老师，教完以后，学生觉得「是我自己想明白的」，没有人会记得师傅在哪一步说过什么。这本书若是真的教会了什么，读的人最后不会说「老子说的」，会说「我就是这样的」。

但这个办法，也有一个我们躲不开的代价：**不留辙迹的教，没法被检查。**没有人能证明这本书教过什么，也没有人能证明它没教过。后世的人需要把手，所以给它加了「经」的名字，加了章，加了注，加了排得整整齐齐的注疏，那是一条一条的「辙迹」，是后世的人替这部书留的。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有点讽刺的结构：一部书，主张不留辙迹；后人，为了读它、教它、传它，一层一层给它留下辙迹。最后，我们见到的五千言，上面印满了车轮。

这一章没有骂这些车轮。它只是提醒：**车辙是后来的人留的，不是路本身。**

再说得近一点。这一本书，也是一条辙迹。我们在这里，一章一章地解它，也是在给它留印子。写到这里，我想对读者说一句：请别「贵」这本书。把它当

成一份「资」就好，借一借，对着自己的日子用一用，用完放下。如果它能让您重新去读一遍原文，那就够了。

顺便说一件有趣的事。前一章，第二十六章，讲的是「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辎重，是拉东西的大车。这一章讲「善行无辙迹」。辎重车是最会留下深辙的东西。两章并排，一个说「别离开你的行李」，一个说「最好的行走，不留印子」，不知道是巧合，还是编排的人有意。我没有证据，只是觉得好玩，记在这里。

## ◆ 放回日子里：最好的事，没人看得见

回到祁师傅。他调了一辈子琴，没有人给他立过碑，也没有人对他说过：「你调得真好。」他听到最多的话是：「挺好的。」

他有一次对徒弟说过另一句话，我觉得比前面那句更要紧：

「你不要让别人看见你。你让琴被看见。」

这就是「善行无辙迹」。

可是，这样的好，在今天的日子里，处境并不容易。今天我们到处都在要「可检查」：要有打分，有记录，有留痕，有报告。我们要证明，我们做了。**越是好的事，越难被证明做过**。

下面三个场合，各有各的难处。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小学自然课老师，姓蓝，三十出头。这一天，学校安排了公开课，评课的有教研组长、两位老教师，后面还坐着几位别校来的听课老师。她要讲的课题是《蚯蚓》。

她的教案是认真写过的：导入，观察，讨论，总结，板书，一共五个环节，每个环节几分钟，写得清清楚楚。评课表在听课老师手里：教学目标达成度、环节完整、板书规范、提问设计、学生参与度、时间把握，一共十二项，每项五分。

课开始了。三年级的孩子们围坐，每组发了一个小盒子，里面有一条蚯蚓，有湿土，还有放大镜。

按教案，第二个环节是「观察蚯蚓的身体」，要孩子们找出：有没有眼睛？有没有脚？身体是不是一节一节的？

孩子们开始看。过了不到三分钟，第三组一个叫小奕的男孩，举起手，说：「老师，它为什么往土里钻？它怕光吗？」

这个问题，不在教案上。教案上的第三个环节才讲「蚯蚓的生活习性」，还有七八分钟才轮到。

蓝老师的心里，快速闪过两个念头：一个是，按教案走，把这个问题「先放着」，保证环节完整；另一个是，顺着这个问题走。

她选了第二个。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小奕想知道它是不是怕光。那我们能不能想个办法，试试看？」

接下来的十几分钟，孩子们把课桌上的盒子盖上一半，用一张黑纸遮着，另一半亮着，看蚯蚓往哪边爬。有的组把手电筒拿了出来，有的组把窗帘拉上。教室里有点乱，有的孩子站起来，有的孩子挤到别组去看。她没有喊「坐好」。她在组与组之间慢慢地走，偶尔蹲下来，问一句「你们看到什么了？」

后面的五个环节，原来的次序全乱了。板书只写了一半。总结，她让孩子们自己说，说得并不整齐。下课铃响的时候，她的教案上还有两个环节没有走完。

课后评课，下午两点开始。

教研组长拿着评课表，一项一项地读。「教学目标达成度」，目标是「认识蚯蚓的身体特征，了解其生活习性」，达成了，可是不完整。「环节完整」，缺了两个环节。「板书规范」，不完整。「时间把握」，超了五分钟。「提问设计」，老师提的问题不多，「学生提问」这一项，表上没有。

几位老教师的发言，都很客气。一位说：「孩子们活跃，老师放得开，这是优点。」另一位说：「不过公开课还是要有完整性。」

最后的分数，在中等。

蓝老师坐在那里，听着，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她觉得她那天的课，是她上得最好的一次。可是这个「好」，表格上找不到一个格子放它。表上有「环节完整」，没有「孩子们自己想出了办法」；有「板书规范」，没有「一个孩子的问题带着全班往前走了」。

散会的时候，一位坐在最后面、一直没有说话的老教师，在走廊里叫住了她。他说：「你今天那堂课，我看了。」

她等着。

他说：「我没法给你打分。」

她愣了一下。他又说：「我的意思是，我给不了。那个表上没有那一格。」说完他就走了。

蓝老师站在走廊里，想了很久，那句话到底是在夸，还是在说「这样不行」。

这个故事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我也不想替它编一个。

我想说的是这一章里的那个难题：**「善数不用筹策」，在课堂上变成了：好的课，没法被「数」。** 孩子们那天做的事，是一整团连着的东西：一个问题，

一次猜想，一场试验，几只手电筒，有人争，有人让。这一团东西，如果硬压成十二个格子，每格五分，它就被切成了「环节完整」「时间把握」这样一条一条的线，线上放得下的，只是整齐。

可是这不是说，评课表没有用。表有它的用处：它能防止一个老师糊弄，能给新手一个起点。蓝老师自己刚入行时，也靠这张表一点一点把课上完整的。

如果那天她按教案走完了呢？这个问题，值得替她想一想。

那她会得到一堂漂亮的课：五个环节，一个不少，板书整齐，时间卡得刚好，评课表上会有一个很高的分数。孩子们会知道蚯蚓有没有眼睛、有几节身体、住在哪里。他们也会知道一件事：老师问的问题，才是问题；自己心里冒出来的「它为什么往土里钻」，要先放一放，等老师讲到那里。

这个「先放一放」的习惯，三年级的孩子学得极快。到了五年级，他们就不会再举手问这样的问题了。

几个星期以后，在一次教研组的会上，那位在走廊里说「没法打分」的老教师，忽然提了一个建议：能不能在评课表上，加一栏，叫「学生提出并探究了教案以外的问题」。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会儿。有人说好，有人说这一栏怎么打分？提了一个算几分？还有一位年轻的老师小声说：那以后上公开课，会不会有老师事先教几个孩子去提问题？

大家都笑了。笑完，没有人说话。

这就是「辙迹」的麻烦：你一旦给好的东西留下把手，把手就会被拿去做出好的样子。那一栏最后加没加，我不知道，故事就停在这里。

后来蓝老师做了一件小事。下一次公开课，她在教案的最后一页，多加了一张纸，上面只写了一行字：「今天孩子们自己提出的问题，和他们想出的办法。」

她没有要求评委去看这张纸，也没有拿它去争分。她只是留了一点「辙迹」，给想看的人。

这是不是一个好办法？我不知道。留的辙迹，会不会反过来成了新的表格？下一次，会不会有人问：「那张纸上，孩子的问题，要不要写满五条？」这是有可能的。

我想，这一章在教育里能给的，不是一个办法，是一份清醒：当我们说「好老师」的时候，我们说的往往是那种**留不下辙迹**的老师；而当我们评价老师的时候，我们用的是**只认得辙迹**的表格。这两者之间的缝，没有办法一次补好。大概只能一直在这条缝里走，知道自己在缝里。

还有一件事，是我读到「不贵其师」的时候想到的。那天下课以后，小奕的同桌问他：今天是谁教我们的？

小奕想了想，说：「没人教，我们自己弄的。」

蓝老师后来听到这句话，是从另一个孩子嘴里转来的。她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这一节要先说明：下面写的是家里日常的照料，不是诊断，更不是治疗。身上长期的酸痛不适，该看医生就看医生，医生怎么说就怎么办。

这一节我用一个特别的写法：**同一个晚上，说两遍**。

设想有这样一对夫妻，丈夫姓严，妻子姓戚，四十八岁。戚女士做会计，常年坐着，腰背经常酸，天气一变、加班一多，就更厉害。这个「酸」，她已经去医院看过，医生给过日常的建议：别久坐，适当活动，注意保暖。除此之外，就是她自己在家里的日子。

**第一遍：看得见的「救」**

那是一个周四，月底，戚女士加班到晚上九点才到家。进门，把包放下，手撑着腰，轻轻「嘶」了一声。

严先生看到了。他心里一紧，立刻开始「救」。

他先去厨房，端出一杯红糖姜茶，说：「喝了暖暖。」然后拿出手机，翻出昨天看到的一篇文章，念给她听：「这上头说久坐最伤腰，要每隔四十五分钟站起来，我给你手机设个闹钟吧。」他一边说一边已经在设了。接着，他又去卧室，把一块暖宝宝贴撕开，说：「来，我给你贴上。」

戚女士说：「我自己来吧。」

严先生说：「你别动，我来。」

贴完，他又说：「还有，你以后下班别那么晚，跟领导说一声，身体要紧。」

戚女士没说话，喝了两口姜茶，说：「我想先洗澡。」

洗澡的时候，她在热水下面站了很久，心里有一点说不出的烦。她知道丈夫是为她好，每一样都对：姜茶对，闹钟对，暖宝宝对，早点下班也对。可是那天晚上她心里空落落的，好像腰疼之外，又多了一层别的东西。

她后来想明白了：每一样，都留着丈夫的「辙迹」。姜茶是他端的，闹钟是他设的，暖宝宝是他贴的，建议是他提的。她自己呢？她站在那里，成了一个被安排好的人。

**第二遍：不着痕迹的「救」**

同一个周四。同样的月底，同样加班到九点，同样的一声「嘶」。

严先生也看到了，心里同样一紧。这一次，他什么也没说。

他进了厨房。过了十分钟，戚女士换好鞋出来，看到餐桌上放着一碗温的小米粥，旁边一碟她爱吃的咸菜。他没有说「来喝点粥」，只是在看电视。

她吃完，端着碗去洗，发现洗手池旁边的架子上，今天多了一条干净的热毛巾，温温的。她拿起来，敷在腰上，站了几分钟。

她回到客厅，沙发上的位置，靠背那里垫了一个她平时用的靠垫，已经调好了角度，刚好顶着腰的位置。那个靠垫，她早上出门的时候是放在卧室的。

她坐下来，什么也没问。严先生也什么也没说，换了一个台，声音调小了一点。

过了一会儿，戚女士自己说：「我今天坐了一整天。」

严先生说：「嗯。」

她说：「明天我想早点走，去楼下转一圈。」

他说：「好。」

这一遍里，没有一句建议，没有一次「你应该」。每一件事做完了，都没有留下「是我做的」的痕迹：粥是温的，毛巾是热的，靠垫在那里。她甚至不确定哪些是特意的，哪些是碰巧的。

她心里的那个空落落，没有出现。她觉得自己是**自己**把自己照顾好的，有人在旁边，让一切顺手了一点。

这就是「善行无辙迹」，也是「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她没有被当成一个需要被「救」的对象，没有被分到「病人」那一边。她只是一个下班累了的人，被轻轻接了一下。

后来这对夫妻有了一个小小的暗号。有时候，戚女士进门，会先说一句：「今天来第二种。」严先生就明白，什么也不用说，不用问，粥热一热，靠垫摆一摆，自己去看电视。有时候她会说：「今天来第一种。」那是她想被问、被安排、被叮嘱的晚上，严先生就把他攒了一天的建议，一条一条拿出来，还可以设闹钟。

有一次，他们把这个暗号讲给朋友听，朋友笑着说：你们这不是把「无辙迹」变成了有辙迹吗？

戚女士想了想，说：也许吧。可是那个暗号，是我自己说的。

这一句，我觉得恰好说到了点子上。「无辙迹」不是让一方去猜，猜对了算有心，猜错了算木头。最好的「无辙迹」，是被照顾的人自己，有一个出口，可以说「今天我要这样」。那个出口，是照料里最不显眼、也最要紧的东西。

### 两遍之间

放到一起看，两遍里丈夫的心意是一样的，甚至第一遍花的力气更多。差别在于：第一遍，他是**救的人**，她是**被救的人**，两个人被分在了两边；第二遍，两个人仍在一起，只是有人顺手垫了一个靠垫。

「救」这个字，本来就很沉。你一说救，就先有了「被救者」。第二十七章的圣人「常善救人」，可是后面接的是「无弃人」，不丢下任何人，这个「救」，是靠**不让人觉得自己被救**来做到的。

不过，我要为第一遍说几句公道话。这不是说第一遍的丈夫错了。有的时候，对方就需要听见那句「我给你设个闹钟」；有的时候，不说话，对方反而觉得没人在乎。两遍都可能是对的。差别在于：你是不是看得见，这一次她需要的是哪一种。这个「看见」，才是难的。

还有一件事，必须说在前面：第二遍的「不着痕迹」，不等于不说。戚女士如果腰疼加重了，持续了，晚上睡不着，或者出现了别的新的不舒服，那就不是靠一碗粥、一个靠垫能处理的。这个时候，丈夫该做的是：**明明白白地说一句，去医院看看**，而且陪着她去。有些事，是不能「无辙迹」的。

另外，第一遍里那个「闹钟」，其实后来戚女士自己设了，设在她自己的手机上，因为她觉得是自己的主意了。同一个闹钟，丈夫设的时候，是一条规定；她自己设的时候，是一种选择。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老仓库管理员，姓庞，在一家做五金批发的公司里干了二十二年。公司的仓库有一千多个品种的货，堆在五排高架上，大大小小的纸箱，没有几个贴着清楚的标签。

庞师傅有一个本事：别人问他「那种三寸半的镀锌合页还有多少」，他不用翻账，眨一眨眼睛，说：「东边第二排，下数第三层，大概两百来个，不过上周出了一批，现在剩一百五六。」一查，差不了几个。

同事们叫他「活账本」。新来的业务员有时候不信，故意考他，他从来没有答错过。

他自己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有人问他怎么记的，他想了想，说：「就是每天在里头走，走着走着，就知道了。」

公司老板这一年想上条码盘点系统。理由很实际：庞师傅马上五十八了，他一走，仓库就是个黑洞。系统一上，每一件货都有码，进来出去，扫一下，库存实时能查。

这件事，有三次盘点。

**第一次盘点，是系统上线前的那一个月底。**

老板请了两个人，加上庞师傅，三个人用传统的办法，整整盘了两天，一件一件地数，最后做了一张总表。庞师傅在旁边，一直在说，哪个箱子是什么，哪一批是什么时候到的，哪一批有点潮。

盘完，发现了一件让所有人愣住的事：庞师傅口头说的数，和实盘的数，对了九成八。

剩下的两成里，有几件是他记错的，而且错得不小。其中一种定制螺栓，他说还有三百多，实盘只有一百多。他自己也愣住了，想了半天，说：「哦，那一批被我当成另一批了。」

老板拍了拍他的肩，没说什么。

**第二次盘点，是系统上线后的第六个月。**

这一次，是用扫码枪盘的。一个年轻的库管员，用了半天，全部盘完，系统里的数和实物，对上了。

老板很高兴。年轻库管员也有点得意，在群里发了一条：「半天，搞定。」

这时候，有一件事，没人注意到。庞师傅在这半天里，一直站在仓库门口，没有进去。他以前每天在里头走，现在不进去了，因为系统告诉大家，货在哪里，不需要人进去走。

那个月，仓库里发生了一件小事：一批受潮的货，三个月没有人发现。系统里，这批货的状态是「在库，正常」。条码扫得出来，数字是对的，货是潮的。是庞师傅有一天路过，闻到了一股味道，才发现的。

老板这才明白，庞师傅「活账本」里的那个「账」，不只是数字。**他知道的是这些货的「样子」：哪里潮、哪里压、哪一批摸起来不对。** 这些东西，系统里没有一栏可以填。

**第三次盘点，是上线满一年。**

这一次，老板做了一个安排：让年轻库管员和庞师傅，一起盘。

年轻库管员拿着扫码枪，庞师傅跟在后面，一排一排地走。扫完，系统对上了。庞师傅没有说话，他慢慢走到第三排，在一个纸箱前面停下来，用手摸了摸。他说：「这一批，你看一下。」

年轻人看了，发现箱子的角有点软，里面的货有一点受潮。

这一年里，老板没有解雇庞师傅，也没有让他「继续凭感觉」。他让庞师傅在每周五下午，带着年轻库管员，进仓库走一圈。不记任何东西，不填表，就是走。

走了几个月，年轻人开始知道哪里该闻一闻，哪里该摸一摸。他说不清楚自己学会了什么，可是他开始在库里走了。

这三次盘点，放到一起看，非常像这一章。

第一次盘点，是庞师傅的「善数不用筹策」：他靠一团整体的感觉，数得对九成八。可是剩下的两成里，有他错得不小的地方。这是「不用筹策」的代价：**没有竹棍，也就没有人能核对他。** 他错了，只有等人拿竹棍来，才知道他错了。

第二次盘点，是筹策的好处：一件一件地对，每一个数都在，没有死角。它的代价也很清楚：**为了让数字对得上，没人再进去走了。** 货的「样子」，没人看了。数字是对的，货是潮的。

第三次，才是这个故事里最耐琢磨的：**两样东西同时在。** 扫码枪给的数，庞师傅给的手感，一个扫过去，一个走过去。谁也不替代谁。

庞师傅退休的那一年，公司在系统里加了一栏。不是数量，不是位置，叫「目测状态」，每周五由人走一圈，勾一个「正常」或「留意」，需要时写一行字：「东三排下二层，纸箱角软」。

这一栏，没有人要求，是年轻库管员自己提的。他说，以前这些东西全装在庞师傅脑子里，他一走就没了；现在写下来，哪怕只写一行，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庞师傅看了，没说什么，只是说了一句：「字别写太多。写多了，人就只看字了。」

这句话，我觉得是整章里最老实的一句。他一辈子靠「不用筹策」吃饭，到头来也承认筹策有它的用处，只是他提醒：留下的那一点辙迹，要小，要短，要留着一个口子，让人还是得进库里走一圈。

我要为「数」说几句公道话，免得有人读偏。这一章并不是反对数，不是说数不好。第一次盘点里庞师傅错的那几笔，正是被数字查出来的。如果没有那一次盘点，他那些错会一直错下去。**筹策是个好东西，它让人不用只靠一个人的记性。** 问题在于，别让它成了唯一的眼睛。

这里还要说一句，是做事业的人最容易忽略的：庞师傅这种「知道货的样子」的本事，是**不留辙迹**的。他自己说不清楚怎么来的，也教不出去，只能靠别

人在他身边走。公司里这样的人，往往是最不容易被看见的人，因为他们做的事，是「不出问题」。不出问题，在报表上，就是一片空白。

老板后来在年终总结里，写了一行字，我觉得写得很实在：

「今年仓库没有出大问题。这一句话背后，有人每周五下午在仓库里走了一圈。」

**带 走 的 话**

**最好的事不留把手，所以难被检查。别拿检查去替代好，也别拿好去躲开检查；两样都留着，别让数字成为唯一的眼睛。**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一、分、柔、统、复里的哪一环？**主要是「一」和「统」的边界：「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不间断的一，「绳约」是统的那只手；「数」与「师」两处则带着「分」。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做到不留把手」；靠的是五个「没有」，和最后「不贵其师」这句，它让书自己也不能当最后的老师。

◆

28

第 28 章

# 一盒颜色，揉成了一团

设想有一个五岁的男孩，生日时收到一盒橡皮泥，五种颜色，红、黄、蓝、绿、白，一格一格码得整整齐齐，像一排小积木。

头几天，他玩得很克制。红的捏一只小鸟，蓝的捏一条鱼，每次玩完，他还会学着大人的样子，把颜色一块一块放回格子里。

一个月过去了。

他开始把两种颜色揉在一起，看会变成什么。红加黄，成了橙；蓝加黄，成了绿。他觉得很神奇，越揉越上瘾。到后来，他把五种颜色一起揉，揉成了一大团，灰褐色的，沉沉的，再也看不出哪一块原来是红、哪一块原来是白。

那一团，他拿来捏了一只很大的、很难看的恐龙。

玩了几天，恐龙的尾巴断了，他想把它揉回去，重新捏。可是怎么揉，也回不到那一盒颜色了。他把那团灰褐色的东西拿在手里，看了很久，哭了，对妈妈说：「我要原来的。」

妈妈抱着他，说不出话来。她当然可以再买一盒，可是那一盒，不是他的这一盒，不是他从头玩到现在的这一盒。

《道德经》第二十八章，是全书里最像一首歌的一章。它有三段，句式一模一样，每段最后都有一个「复归」。读它的时候，请记着这个孩子手里那团灰褐色的东西。

>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 ◆ 先把话说明白

整章是三段，每一段三层。

第一层是一对：「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雄和雌，白和黑，荣和辱。每一对，先说「知」，再说「守」。

第二层是「为天下谿」「为天下式」「为天下谷」：成为天下的谿，成为天下的式，成为天下的谷。谿和谷，是山间的低地，水往那里流，是一切水汇聚的地方。式，是榜样、法式、模样。

第三层是德，和一个「复归」：德不离开，复归于婴儿；德没有偏差，复归于无极；德足够了，复归于朴。

最后一句单独成一段：「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朴，是没有加工过的原木。散，是分开、散落。器，是器具，一件一件有用处的东西。官长，是百官之长、做事的头头。制，在这里是制作、制度，也是裁断。整句话：原木散开了，就成了一件件器具；圣人用它们，让它们各自做一方的头；所以，真正的大制度，是不割开的。

这一章里没有难字，每一个字都是日常的字。难的是它们摆在一起的样子。

## ◆ 「知」和「守」，是两个动作

先从最简单的开始：为什么是「知其雄，守其雌」，而不是「弃其雄，取其雌」？

很多人读这一句，读成了一种**策略**：表面上示弱，其实是为了最后赢。这是第三十六章最容易被读歪的方向（那一章有专门讲的）。这个读法很流行，因为它把老子读成了一个聪明的人。

可是请看原文。它说的是「**知**其雄」。知道雄是怎么回事。知道强、知道快、知道冲在前头是什么滋味。然后「**守**其雌」，守在雌的位置上。

「知」和「守」，是两个动作。一个是眼睛和心看过去，一个是脚站住。

这里的要点是：**知，是两头都够得着；守，是脚落在一头。**

一个人只会雄，不知雌，他就只有一条路；一个人只知雌，不知雄，他也只有一条路。「知其雄，守其雌」的人，两头都认得，两头都走过，然后选了站在低的那一头。

这和「弃雄」是不一样的。弃，是把那一头切掉；知，是把它留在眼睛里，留在身体里，随时可以走过去，只是脚没有站在那里。

这个「守」字，我觉得也不要读得太死。守，不是一辈子站死在一个位置上，而是**当下站在哪里**。它是一个动作，不是一个身份。

### ◆ 谿和谷：低处是接水的地方

「为天下谿」「为天下谷」，这里要想想山。

山上下雨，雨水往低处流，汇成一条小溪，几条小溪汇成一条河。溪和谷，是水到的地方。它们之所以是溪和谷，是因为低，因为空，因为别的东西都往这里流。

低的地方，是被所有东西流进来的地方。

这个画面，和第六章「谷神不死」、第十章「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是同一个：低的、虚的、能接的，是活的地方。守雌，就是守着这样一个位置：不是我去冲，是别的都往我这里来。

这里「雌」字，我多说一句。雌雄，本来是说鸟兽的公母。但这一章里，「雌」不是一个性别的说法，它是「低处、接住、能容」的位置。第十章的「能为雌乎」，也是这个意思。把它读成「女人就该这样」，是读窄了。

### ◆ 扎手处之一：三对词，帛书排得不一样

读到这里，一切都很顺。顺得让我有点不放心。

这一章有三段，句式完全一样：知其A，守其B，为天下C，为天下C，常德D，复归于E。三次。像一个模子，印了三下。

当一个文本整齐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会想：它是原来就这么整齐的吗？还是后来的人，把它排整齐的？

我对着马王堆帛书的整理本，把这一章一字一字看了一遍。发现了几个地方，通行本和帛书不太一样。

**第一，三段的次序不同。**

通行本的次序是：雄雌（溪，婴儿）；白黑（式，无极）；荣辱（谷，朴）。

帛书整理本的次序是：雄雌（溪，婴儿）；白辱（谷，朴）；白黑（式，无极）。

也就是说，**第二段和第三段，换了位置。**

在通行本里，这一章的三个「复归」依次是：婴儿，无极，朴。紧接着，是「朴散则为器」。朴，正好在「朴散」的前面一句，上下一接，读起来非常顺：回到朴，朴散了，成了器。

在帛书整理本里，三个「复归」依次是：婴儿，朴，无极。无极排在最后，然后才接「朴散则为器」。朴在中间，「朴散」在后面隔了一个「无极」，接起来没有那么紧。

**第二，帛书的第二段，是「知其白，守其辱」。**

通行本是「知其荣，守其辱」。荣和辱，是一对大家都熟悉的反义词，光荣和耻辱。

但在帛书整理本里，写的是「知其白，守其辱」。白和辱。

这就有意思了。因为这样，帛书里「白」字出现了两次：一次是「知其白，守其辱」，一次是「知其白，守其黑」。两段的开头一模一样，只有后半不同。而通行本把前一个「白」，改成了「荣」，变成了：雄/雌，白/黑，荣/辱。三对词，每一对都是干干净净的反义词，各管各的，整整齐齐。

还有一件事，白和辱，不是没有来历。第四十一章里有一句：大白若辱。（帛书作「大白如辱」。）洁白的东西，看上去像有污点。「白」和「辱」在书里本来就碰过面。

我要提醒一下，这里我是靠一个整理本，没有看到帛书原件的照片，帛书这几行本来就有残缺，整理本里难免有学者补的字。所以，我只能说：**据帛书整理本，这一章的第二段是「知其白，守其辱」，三段的次序与通行本不同。** 至于它们是不是帛书抄写者的原样，我不敢保证。

可是，假设这是真的，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今天通行本里这三对整整齐齐的词，雄雌、白黑、荣辱，**很可能是被人整理过的**：把重复的「白」换成了「荣」，把次序调成了「朴」紧挨着「朴散」。整理的人没有恶意，他是想把这一章理顺，让它更像一首歌。

这是读者最容易忽略的事：**我们今天觉得「这一章写得多么整齐」，这份整齐，也许是后来的人一遍一遍抹平出来的。**

### ◆ 扎手处之二：谿、谷，然后是「式」

次序不同，除了词的整齐，还带来另一个不同，值得单独说。

三个「为天下」的东西是：谿，式，谷。

谿和谷，是地方，是山间的低处。**式**不是。式，是榜样，是法式，是标准的样子。「为天下式」，是做天下人的榜样、天下的法式。

这是一个突然转弯的字。从山谷转到了一把尺。

在通行本的次序里，式夹在中间：谿，式，谷。山谷，法式，山谷。前后都是低处，把「式」夹在中间，包住了。

在帛书整理本的次序里，是：谿，谷，式。两个低处在前，一个「式」殿后。整个这一章的「为天下」，走到最后，落在了一个「法式」上。

这个区别，我不想说得太重。但我觉得它很有意思：同一组词，排法一变，整章的重心就不同。通行本的排法，是让这一章**落在低处**，最后一个「为天下」是谷，最后一个「复归」是朴。帛书整理本的排法，是让这一章**走到一个标准**，最后一个「为天下」是式，最后一个「复归」是无极。

而且，「式」这个字，在别处也出现过。第二十二章说「圣人抱一为天下式」。抱着一，成为天下的式。

一个反对「统一的样子」的书，说圣人要做「天下式」。这不是矛盾吗？

我的想法有两种。一种是：这里的「式」，不是「人人都得照着做的标准」，而是「一个看得见的样子，有人想学，可以去看」，是榜样，不是规定。另一种是：这里就是一个小小的缝：这部书说着「别立标准」，同时又在说「要做天下式」，两句话放在一起，**这部书自己也在立一个样子**。

我倾向第一种，但我不能排除第二种。

### ◆ 扎手处之三：朴散了，然后呢

最后一句，是整章最重的话。

「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请把它和前面放在一起读。前面三段，一直在说「复归」：回到婴儿，回到无极，回到朴。我们自然以为，这一章的方向是**往回走**，回到最初。

可是最后一句，朴一回到，**立刻就散了**。

「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

回去的那一口气还没出完，朴就散成了器。

这不是章的收尾，这是章的转身。它在告诉读者：**回到朴，不是终点。朴是要散的。**　朴散了成了器，这是一件自然的事，不是一件坏事：原木总要被做成碗、做成桌子、做成门。

接着是最有争议的一句：「圣人用之，则为官长。」

圣人把这些器用起来，让它们做「官长」。这句话，有两层要看。

第一层，「用之」。圣人**用**这些散开的器。他没有砸碎它们，也没有试图把它们重新拼回原木。他接受朴已经散了，把散开的东西用起来。

这是「复归于朴」的另一面：复归于朴，**不是把器砸碎，回到原木**。器已经是器了，用它。

第二层，「为官长」。官，在战国时代，不只指做官的人，也可以指身体上的感官，比如孟子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耳朵眼睛，就叫「官」。官长，可以读成百官之首，也可以读成**各管一方的头**。这句话是不是在说：器散开了，各有各的用处，各管一摊，圣人让它们各自做自己那一摊的主？

这个读法，有一个读起来不舒服的地方：**官长，是一个有层级的词**。官，有大有小，长，在上面。「圣人用之则为官长」，听起来是：圣人把散开的东西，排成了一套官职。这是不是一种「统」？

有人会这么读：这是整章最像儒家的一句，圣人把朴做成了器，把器排成了官，建立秩序。也有人会这样读：官长的「长」，不是「管着别人」，而是「各自成为自己那一方的主」，是**多元**的，不是**一统**的。

这两种读法，我都没法排除。

最后一句：「故大制不割。」所以，真正的大制，不割。

## ◆ 「制」字里有一把刀

这一句里有一个字，我觉得特别值得停一下：**制**。

制，字形里有一把刀（右边的「刂」）。字书里把「制」解作「裁」，裁断，剪裁。制作，是把整块的东西裁成需要的形状；制度，是把整团的事情裁成条条款款。

第三十二章里有一句话：「始制有名。」一开始裁了，有了名。那一章里，「制」就是裁、就是分，名字是被裁出来的。

而这一章最后说「大制不割」。大的裁，不割。

一个字里带着刀，说「大的这把刀，不割」。这听起来像个悖论：**裁了，又不割**。

怎么理解？我的读法是：这和第二十五章那个「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是同一个动作。名字是一次分（制），分了，立刻被接回去。朴散成器，是分；器又用在一个整体里，不让它们互相断开。

分了，不断。

但我要诚实地说：这个读法，是我从全书的主线读进去的。原文只有五个字，「故大制不割」，没有告诉我们「不割」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它说了结果，没有说办法。** 这是这一章留给读者最大的一个空。

### ◆ 这一句，到底属于哪一章

还有一个版本上的小事，会改变我们怎么读这最后一句。

帛书里，这一句写作「夫大制无割」，前面有个「夫」字，意思是「那么说起来」，是一个起头的词。北京大学藏的西汉竹简《老子》，据我读到的转录，把「大制无割」放在**相当于第二十九章的开头**（那份转录里，二十八章的三段话是婴儿、朴、无极，到「朴散」就结束了）。马王堆帛书则不同，据整理本，「夫大制无割」仍是第二十八章的末句。

也就是说，至少在北大简里，「大制无割」不是第二十八章的结尾，而是**第二十九章的开头**；帛书和通行本则把它放在二十八章末。这一句归哪一章，早期的本子并不一致。

这就把整个读法翻了一个面。

如果它属于第二十八章，那它是在为「朴散为器，圣人用为官长」收尾，意思是：虽然散了，用了，大制度还是不割。这个读法，让这一句变成一个对前面的「补一句」。

如果它属于第二十九章，那它是在说：**大制，不割。** 然后接着是：「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想要拿下天下而去「为」它的人，我看他不会成。天下是个神器，不能去「为」它。

这样读，「大制无割」是对「取天下而为之」的一个头一句：**真正的大作为，是不割的；而那些想动手去「为」天下的人，是在割。**

这两种读法，各有道理。我没有办法决定哪个是原来的。我只想说：**这一章的最后一句，从什么时候开始「属于」第二十八章，也是后人分章时定下的。**它是被人归过来的。

### ◆ 浑沌：朴，散了两次

读到「朴散则为器」，很多人会想起庄子的一个故事。

《庄子·应帝王》说：南海的帝叫倏，北海的帝叫忽，中央的帝叫浑沌。倏和忽常常在浑沌那里相遇，浑沌待他们很好。倏和忽商量着要报答浑沌的恩德，说：「人都有七个窍，用来看、听、吃、呼吸，只有他没有，我们试着给他凿出来。」他们每天凿一个窍，七天以后，浑沌死了。

浑沌，和「朴」，很像：都是没有分开的整体。凿七窍，和「朴散」，也很像：都是把整的变成分的。

可是请对比一下。

**老子这边：朴散了，成了器，圣人用它们，大制不割。没有死。**

**庄子那边：浑沌被凿了七个窍，死了。**

差别在哪里？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

第一，**谁动的手**。　老子说「朴散」，没有说是谁散的，是一个自然发生的事，像原木总要变成碗。庄子说的是两位帝王，倏和忽，主动去凿。

第二，**为什么凿**。　倏和忽是好心。他们觉得「人皆有七窍」，只有浑沌没有，是一种缺。他们拿的是一个**统一的标准**：人都有七窍，你也该有。这正是本书反复在说的那一件事：一个「人人如此」的标准立起来，不合标准的一方，就被当成缺陷，被「帮助」。

第三，**怎么凿**。　一天一个，七天。这是一个慢的、温和的、每一步都说得通的过程。没有谁恶意，没有谁一刀砍下去，每一天，凿一个，浑沌也许还活着。第七天，死了。

两个故事合起来看，意思很清楚：**分，不一定是死；用统一的标准去分，才是死**。

老子这边的「用之」，是接受已经散开的，把它们放在一个整体里用；庄子这边的「凿之」，是用一个标准去改一个本来不是这样的东西。

可是我也要说一句，不要把这两个故事太快地合起来。「圣人用之则为官长」，这句话里的「官」字，我们前面说过，战国时也指耳目之类的感官。我不敢说老子在这里暗暗拿「官」对「窍」，那就是读过头了。但这个字放在这里，**确实让人不安**：器散成了一个个「官」，会不会也是一次温和的凿？

我没有答案，只把这个不安放在这里。

## ◆ 涌现：这一章可以放出的几样东西

前面把几个扎手处都摆过了：三段的次序，「式」字，「朴散」，「制」，浑沌。现在，可以落几个字，每一个我都指出来处。

**第一，从「知其雄，守其雌」，放出「差异序列」**。

雄和雌，白和黑，荣和辱。每一对，是一条线的两头：从强到弱，从亮到暗，从高到低。一整串从这一头到那一头的过渡，就是一个差异的序列（书中后面这样叫）。

「知其雄，守其雌」，用这个说法讲，就是：**知道这条线的整个长度，两头都知道，然后站在低的那一头。**

这和「只站在一头」不一样。只站在一头的人，他的那条线是断的，只有一端。知道两头的人，那条线是**整条连着的**。

「守」那一头，站在哪里，是一个选择；「知」整条线，是一种能力。

**第二，从「常德不离」，放出「特征纠缠」。**

三段话里，反复出现的是「常德」。常德，在这里就是长久不变的「德」，也就是一样东西本来的力量。三段说的分别是：常德不离，常德不忒，常德乃足。

「不离」是第一个，也是最有意思的一个。**离，是分开。**　常德不离，是说这个力量没有分开。这一章里，雄和雌、白和黑、荣和辱，都被「知」到了，都被「守」在一个人身上，并没有因为站在低的那一头，而把另一头切掉、离开。

这就是本书所说的「纠缠」：两头不是分开站的两样，是缠在一起的一条线。我可以站在这一头，但另一头仍然连着我。

这个说法，来自「常德不离」那四个字，是原文里有的。

**第三，从「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放出「回写」。**

复归于朴，下一句，朴散。

这就是「回不去」。您回到了朴，但朴不会停在那里，它立刻散成了器。而您回到的那个朴，已经不是没被碰过的朴了：它是有人走过、回来、又散开的朴。

这是橡皮泥的故事的意思。孩子揉了一个月，五色混成了一团。他想回到那盒颜色，回不去。可是他手里那一团灰褐色，不是废料，它是一个月里**揉过、捏过、变过**的东西，里面有一个月的手指印。它是另一种朴。

《道德经》没有说「你要回到那盒颜色」。它说的是复归于朴，朴会散，散了的要用，大制不割。

三样：差异序列、纠缠、回写，每一样有出处。其余的，我不放。

## ◆ 一个必须说的诚实

这一章，是整本书里，和本书母题**贴得最紧**的几章之一。

「知其雄，守其雌」是低处；「复归于婴儿」是书里反复要讲的那个婴儿；「朴散则为器」是分；「大制不割」是分了不断。您看，我刚才一路讲下来，几乎每一句都对得上本书的主线，轻轻松松。

按照我给自己定的规矩，**当一章贴得太顺的时候，要怀疑自己**。

我做了那个检验：把前面所有跟本书框架有关的术语，全部删掉，再读一遍我的论证。

删掉之后，剩下的是：这一章的「知」与「守」是两个动作，不是放弃强势而是知道两头站在低处；帛书的次序与通行本不同，通行本把三对词整理得更整齐；「式」字是一个转弯；朴立刻散，不是终点；官长一词有层级的不安；制字里有刀；浑沌与朴散的差别，在于谁动手、用什么标准。

这些，都站得住。它们不需要我的术语，只靠原文、版本、对读，就能说。

这说明两件事。

一是，这一章**本身就是自立的**，它不是靠本书才有意思的。

二是，我在「涌现」一段里放出的那三样东西，**其实没有给它添多少**。差异序列是一条线，纠缠是「不离」，回写是「朴散」，它们都可以用普通的话说，不必借一套术语。如果有人说我是拿术语给一章已经清楚的话换了套衣裳，我愿意承认，有一部分是这样的。

真正在这一章里「新」的东西，我觉得只有两样：一是**帛书里那个「白辱」**，通行本把它整理成了「荣辱」；二是**「制」字里的刀**。这两样，是原文和版本给的，不是术语给的。

### ◆ 回落：这一章解释了这部书自己什么

最后，用这一章，去解释这部书自己身上，此前解释不了的一处。

这部书里有一个核心说法叫「回不去的根」。其中的「回不去」，听上去像是在说「复归」这件事做不到。这一章的出现，让我们可以把这个意思说得更准。

**复归不是做不到，是做到了也停不住。**「复归于朴」是做得到的：您可以回到婴儿，回到朴，回到无极。可是回到朴的下一刻，朴就散了；而且您回去之后，那个朴因为您回来过，已经不是原来的朴。

所以，这部书教「复归」，本身就包含着「朴散」。五千言是一团朴，被一代又一代的人抄、改、加、分章，成了今天的八十一章，每一章都是一个「器」。后人把它们「用之」，立成「经」，注成「疏」，排成「官长」。是不是「大制不割」，我们很难说。但至少，这一章已经预先告诉了我们：**朴一定会散，散了的要用，用的时候别割。**

这部书自己的命运，大概就在这几个字里。

## ◆ 放回日子里：揉成一团以后

再回到那个孩子。

他的那团灰褐色的橡皮泥，后来怎么样了？

过了几天，妈妈拿出了一个旧的小饼干模子，递给他。他把那团灰褐色的东西，压进去，压出一个星星，又压出一个圆。他发现这团灰褐色的东西，比原来那一盒颜色软，也比原来粘手，捏起来有另一种好。

他拿着那个星星看了一会儿，对妈妈说：「这个是新的。」

他没有再要原来的那盒颜色。

「回不去」这件事，在孩子身上，用了几天时间走完：先哭，再接受，最后在手里发现了别的。大人要走完这一圈，常常需要几年。

下面三个场合，各有各的朴，各有各的散。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一个十岁的女孩，叫晓晴，有一个五岁的弟弟，叫小乐。这个周日下着雨，哪儿也去不了，姐弟俩在客厅的地毯上摆开了飞行棋。

晓晴是家里公认的「棋手」，学校里下棋从没输过，同学们叫她「小军师」。她知道每一个格子的规则，知道什么时候该冲，什么时候该守，什么时候用一个骰子把别人的棋子「炸」回起点。

小乐呢，他刚刚学会数到六，掷出一个五的时候，要用手指头一格一格地戳过去，还经常多戳一格。

前三盘，晓晴都赢了，赢得很快。她每次都把小乐的棋子「炸」回去，小乐的脸一次比一次红。第三盘结束，小乐伸手一扫，棋盘上的棋子飞得到处都是。他喊：「不玩了！你耍赖！」

晓晴说：「我没有耍赖！这是规则！」

妈妈在厨房里听着，探头看了一眼。她没有过来。

晓晴气得站起来，一个人跑到了阳台上，看着外面的雨。

过了一会儿，妈妈端了一盘切好的苹果，走到阳台上，在她旁边坐下。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一起吃苹果。

吃到第三块，晓晴说：「妈，我没有耍赖。我就是赢了。」

妈妈说：「我知道。」

晓晴说：「那他为什么哭？」

妈妈说：「他输了三盘，他才五岁。」

晓晴想了想，说：「那我应该故意输吗？」

妈妈笑了笑，说：「你觉得呢？」

晓晴想了很久。她说：「故意输，他一眼就看出来了。他没那么傻。」

妈妈点点头，没有说话。

又过了一阵，晓晴忽然站起来，说：「我有一个办法。」她跑回客厅，把散了一地的棋子捡起来，重新摆。这一次她说：

「我们换一种玩法。我是'大魔王'，你是'小勇士'。我的棋子只能走一步，你的棋子可以走掷出来的点数。你要在我的城堡里把四个棋子都运回家，我负责在路上设障碍，你负责想办法绕过去。」

小乐的眼睛亮了。

那一盘，玩了一个下午。晓晴设了很多障碍，有的障碍是她临时编的，像「这个格子有一条河，要拿一个手指头搭桥」。小乐一边被「拦」，一边咯咯地

笑，一边想办法绕。有几次，他想到的办法，晓晴自己都没想到，她很服气地说：「你这一招厉害。」

到了傍晚，小乐的四个棋子，全部回了家。他举着手跳起来，喊：「我赢了！」

晓晴说：「对，你赢了。」

她心里一点也不觉得自己输了。她觉得她今天下了一盘她从来没下过的棋。

这是个小故事，但我觉得它里面有一章「知其雄，守其雌」。

晓晴**知其雄**。她知道怎么赢，她比谁都清楚。她没有忘记这个本事，也没有假装自己不会。

她**守其雌**。她站到了一个低的位置：不是把自己的棋子送回起点（那是假输），而是把自己放在「设障碍的魔王」的位置上，把整个棋盘变成了一个**接水的地方**，一个让小乐的聪明可以流进来的低洼处。

「为天下谿」。她成了那个谿。

这里有几个我觉得特别要紧的细节。

第一，她没有故意输。故意输，是把「雄」那一头切掉，装作不会。五岁的孩子能看出来，一旦看出来，被「让」的滋味比输还难受。她做的是另一件事：她没有放弃她的聪明，只是换了一个用法。

第二，这个办法不是妈妈告诉她的，是她自己想出来的。妈妈做的事情只有一件：端了一盘苹果，坐下来，没有说话。这是个重要的动作，后面会说。

第三，规则变了，但规则还在。魔王有规则，勇士有规则，障碍有规则。她没有放弃规则，只是把规则**换成了两个人都进得去的**。

这里也有一个难处。这样的办法，不是任何时候都有。如果弟弟是个就要赢、不接受任何别的玩法的孩子，如果姐姐那天本来就很累，如果周日是爸爸妈

妈在旁边吵架，这个办法就长不出来。它需要一点空闲，一点好心情，一点没有人在催的时间。「知其雄，守其雌」，是需要土的。

还有一个后来的回访。晓晴升到初中以后，有一次和同学分组做小组作业，她是组里最会的那一个。别人都等着她安排。她想起了那个周日。她没有直接分任务，而是问了一句：「你们每个人想做哪一块？我可以补别的。」

这是一个很小的动作，很难说是不是跟那个下午有直接的关系。我不敢这样说，这是一个故事，不是一个证明。但我想，一个孩子在十岁的时候，体会过「我可以赢，我选择搭一个让别人也能赢的地方」，这个体会，大概不会完全消失。

这件事还有个后续，是几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小乐自己拿出了飞行棋，说：「姐，这次我当魔王。」

晓晴一愣，笑了，说：「行啊。」

这一回，轮到小乐设障碍。他的障碍毫无章法，有的地方他规定「这一格要学小狗叫才能过」，有的地方说「这一格有火，要憋气五秒」。晓晴几次被卡住，心里想的办法，一个也没能用上。她憋气憋得脸通红，学小狗叫学得很难为情，弟弟在旁边笑得打滚。

那一盘，她输了，输得彻彻底底。

她发现自己居然一点也不难受。她想，原来被人「拦」住，也可以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这大概是「守雌」在孩子身上最长的一个回头：她在低处待过了，就知道了低处也能很好玩。

对教育者来说，这一章里最要紧的，可能是妈妈端苹果的那一下。

她没有教女儿「让着弟弟」。「让着弟弟」，是一个很常见的、很有道理的、也很容易让孩子心里长刺的话。她只是坐下来，陪了几块苹果的时间。女儿自己想出了办法。

教育里常常有一种冲动：看到孩子卡住了，立刻递出一个办法。这个办法也许是对的。可是递出去的那一刻，孩子自己长出办法的那个「谿」，就被填平了。**留一点低处**，不填，等水自己流过来。这是「守雌」在教育者身上的样子。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这一节先说明：下面写的是日常的运动和身体的感觉，不是诊断，也不替代医生。膝盖、关节这类的不舒服，该看医生就看医生，医生让怎么动就怎么动。

设想有这样一位男人，姓贺，五十二岁，在一家物流公司做主管。他打了二十多年篮球，是小区球友圈里出了名的「快」，抢断、突破、快攻，三十年前他在厂里的球队，是后卫。每个周日上午，他和几个老球友在小区球场打半场，打了十几年。

去年秋天，他的膝盖开始不舒服。起初是爬楼梯的时候有一点酸，后来是打完球的当晚，膝盖里面像是有一根弦绷着，第二天走路有点别扭。他没当回事，忍一忍，继续打。

又过了几周，一次突破上篮落地的时候，膝盖里「咔」了一声，他当场坐在了地上。

他去了医院。医生看完检查，给了他一些具体的建议：这种运动方式要减少，不要再做急停、急起、跳起落地这类的动作，可以继续运动，但要换一种方式。医生说得很平静，没有吓他，也没有说「不能再打球」。

他从医院出来，坐在车里，半天没发动。他想，这不就是在说，我老了吗？

接下来的三个周日，他没有去球场。第四个周日，他去了，但只是站在场边看。老球友们问他怎么样，他笑一笑，说「还行」。他看着场上的人快攻、突破，每一个动作，他都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他的身体里全都有，可是他的膝盖不让他去。

那种滋味，用一句话说就是：**我什么都知道，我就是不能做。**

场边有一位比他大几岁的球友，老段，膝盖早就换过了，现在在场上打的是「中锋」，站在篮下，几乎不挪脚，接球，分球，卡位。老段看到他在场边，走过来，递给他一瓶水，说：「来，下一场你替我。」

贺先生说：「我这不是……」

老段说：「你站我这个位置。不用跑，你知道哪里该有球就行。」

下一场，贺先生站到了老段的位置上，靠近篮下，不动，等球。

他发现，这个位置上看到的场，和后卫的位置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后卫的眼睛里，是人和人的距离，是缝隙，是一瞬间的冲；篮下的眼睛里，是**整个场的形状**：谁在往哪里跑，球会在哪里出来，谁的位置空了。他一个球也没有运，一步也没有冲，可是有两次，他的一个很轻的分球，让队友直接得分。

打完这一场，他的膝盖没有疼。回家的路上，他有点说不上来的感觉。

之后的十二个周日，他都站在篮下。慢慢地，他的「快」没有消失，它换了地方：不是在腿上，是在眼睛里。他开始能提前一秒看出球要往哪里去。队友们说，老贺现在站在那儿，球好像都愿意往他那里去。

这十二周里，他每隔一段时间回医院复查，按照医生说的做了一些日常的练习，膝盖也一点一点稳住了。医生说，这样的节奏，比较合适他现在的状态。

这就是「知其雄，守其雌」。

他**知其雄**：他知道什么是快攻，知道突破的路线，知道一个后卫的全部本事。这些东西，他没有扔，它们变成了他在篮下「看」的能力。

他**守其雌**：他站在慢的、低的、不动的位置上。这不是认输。他没有从球场上消失，也没有假装自己还是后卫。

有一次，一个年轻的球友问他：「贺哥，你以前是后卫吧？怎么现在站这儿？」

他笑着说：「以前是。现在发现这个位置能看见的东西更多。」

这句话，我觉得比整个故事都更要紧。「守雌」，不是退到一个更差的位置，是**去到一个能看见更多东西的位置**。谷，是低的，可是站在谷里，才看得到所有流向这里的水。

这里还有一段空日子，我不想略过去。从医院回来，到老段递过那瓶水之前，有整整三个周日，贺先生不知道怎么过。

周日的早晨，他六点多就醒了，那是打了十几年球养成的钟点。他躺在床上，听着楼下传来的拍球声，那声音他认得，是老球友的。他起来，在客厅里转了两圈，不知道手该放在哪里。妻子问他：「你今天不去？」他说：「不去。」妻子没有再问，只是把早饭摆在了桌上。

他吃完饭，一个人去楼下走了走，走到球场边，隔着铁丝网看了一会儿，又回去了。

后来他对朋友说，那三个周日，他才明白一个人把一件事做了二十年是什么意思：那不是爱好，是他把一周分成了两半，一半是别的，一半是球。球没了，一周就只剩一半了。

「守雌」，在他身上不是一个漂亮的姿势，是先经过了这样的空。老段那瓶水，来得是时候，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老段。

我要补几句，免得人读偏。

第一，这个故事里，医生是第一个环节，不是最后一个。贺先生没有自己判断「我该换位置了」，是医生看完检查，给了建议，他才去想怎么调整。**膝盖、关节这类不舒服，千万不要自己硬扛，也不要自己瞎练，该看医生就看医生。**

第二，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个「篮下」的位置。有的人的「雄」，是长年的跑步，是每天五公里；有的人的「雄」，是爬山，是游泳。当身体要求换一种方式时，不一定有一个现成的位置在等着他。这时候，「守雌」可能意味着一段很空的日子：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段空日子是真的，不要假装它不存在。

第三，别把这个故事读成「老了就要认老」。贺先生没有认老，他是认了一件事：这具身体，今天是这样的。他守的是今天的身体，而不是「老」这个名字。这两件事，差得很远。

后来我想到一个小细节：他的膝盖稳了以后，医生允许他再多活动一些，他又试着往外跑了几步。他没有再回到后卫。他说，有一次他在场上突然想「冲一下」，那一下，他的腿已经动了，又收回来。他笑了，说，那是「雄」还在。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家人，姓蒋，在山里有一片茶园，大约二十来亩，是祖上传下来的老茶树，夫妻俩带着儿子一起管。每年清明前后的春茶，是一年里最要紧的二十来天。那几天，雇来的采茶人有十几个，天不亮就上山。

过去的做法是这样的：蒋师傅站在茶园中间，哪儿采、怎么采，他一嗓子就喊到了。采茶人大多是邻村的老熟人，也都知道他的规矩：一芽一叶，不要老叶，不要碰坏芽头，上午采最嫩的做明前茶，下午采稍老的做普通茶。

今年，蒋师傅的腰有点吃不消。儿子刚从外面回来，想帮着管，可是十几个人，他一个人喊不过来。邻居出了个主意：设几个「组长」，十几个人分成三组，每组选一个领头的，组长负责自己那一组的质量，蒋家付组长一点额外的工钱。

这个主意，让蒋师傅想了两个晚上。

**第一个早晨。**

天还黑，雾很重，茶山上有一股潮气。采茶人陆续到了，蒋师傅站在棚子前，看着大家。他没有宣布分组。他先问了一句：「你们里头，哪几位觉得自己采得最稳？」

有人笑，没人答。他又说：「不用谦虚。我知道哪位采得好，我想听听你们自己觉得。」

过了一会儿，有三个人慢慢举了手：一位是六十多岁的陈婶，采茶采了四十年；一位是四十来岁的男人，话不多；一位是年轻的姑娘，去年才开始，可是手快。

蒋师傅点了点头，没有说「你们当组长」。他说：「今天，你们三位各自带着旁边的几位采，我不管，我在旁边看。」

那一天，他在山上走了一圈又一圈，一句话也没喊。

**第二个早晨。**

他发现了几件事。

陈婶那一组，采得又稳又齐，但速度慢，她会停下来，教旁边的人「这一根可以再等一天」。男人那一组，速度最快，但有几篮里夹了老叶，男人自己没发现。姑娘那一组，手快，可是没人敢问她问题，因为她看上去很忙。

同样是「组长」，三个人的样子，是三种。

蒋师傅想起一件事。他爷爷的时代，茶园里没有什么组长，十几个人是一个大家庭，谁采得好，大家自然就看他的手法，谁采得不好，旁边的人悄悄指一指。没有名分，可是每个人都在看别人，也被别人看。

现在要设组长，就等于把这个「互相看」的东西，**固定到三个人身上**。陈婶的稳、男人的快、姑娘的手速，都会变成「组长的标准」。其他的人，会开始往这三种样子上靠。

他犹豫了。

**第三个早晨。**

他做了一个决定，不算很聪明，也不算很大胆。

他设了三个「组长」，可是**每天换**。这天陈婶带，第二天男人带，第三天姑娘带，轮着来。每个人带的那一天，额外多一点工钱。其他的人，不固定归哪一组，每天随机分。

这个办法，有点笨，也有点麻烦：每天都要重新分组，每天都要重新交代。但有一个效果，是蒋师傅当初没想到的：**三种做法，被所有人看到了。** 陈婶带的那天，大家慢一点，学会了停下来看一眼；男人带的那天，大家快一点，知道了什么叫「手顺」；姑娘带的那天，有几个年纪大的采茶人第一次开口问她问题，她也第一次停下手来回答。

十几个人，没有变成「三个样子」，也没有一个人当「大样子」。

春茶季结束的时候，蒋师傅算了一下，这一年的茶，质量和往年差不多，产量略高了一点。更要紧的是，他发现今年采茶人之间，说话多了。

他儿子问他：爸，你为什么一开始不直接设三个固定的？

蒋师傅想了很久，说：「我怕设了，就变成了三个样子。」

春茶季快结束的那天，陈婶私下对蒋师傅说：「我不想再当带的人了。」

蒋师傅问她为什么。她说，带人比采茶累，要看着这个，要提醒那个，回家腰比采一整天还酸，而那一天多出来的几块钱工钱，换不回这份累。

蒋师傅没有劝。他想了一会儿，说：「那明年你不带，也行。你想带的时候，你告诉我。」

他儿子在旁边听着，后来问：爸，这样不是又乱了吗？谁愿意带谁不愿意带，说不准。

蒋师傅说：「说不准，才对。」

这句话，我觉得是这个故事里最不容易说出口的。管理的人，最习惯的是把「说不准」变成「说得准」：定下名单，定下职责，定下谁在哪个位置，事情就稳了。蒋师傅宁愿留着一点「说不准」。这一点留白，付出的是省心，换来的是人还像人，不像位置。

我觉得蒋师傅这一回的做法，是「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的一个很笨很土的版本。

茶园里十几个人，是一团「朴」，没有分，人人都看着人人。要管理，就要「散」，设几个「官长」，分工、分组。这一步是必要的，蒋师傅没有拒绝，他腰不行了，儿子一个人管不过来。

可是怎么「用」这些官长？可以让他们固定下来，一人一摊，标准一立，各管各的；也可以让官长**轮着当**，让每一个「器」都能让别人看见。后一种做法，没有把朴砸碎，也没有把朴拼回去，它是在器和器之间，**留着往来的路**。

「大制不割」，在茶园里，就是：分了组，没有分断人。

当然，这个办法不是万能的。轮班有成本，每天交代一遍，有人嫌烦；有的采茶人，就是想固定地跟着陈婶，不想每天换。蒋师傅后来也做了调整：愿意固定跟某一位的，可以固定。他没有把「轮」变成另一种「统一」。

还有一个我觉得要说的事。这个故事，我写的时候，心里有一点不安：它太顺了，一个老师傅，一个巧办法，三个早晨，皆大欢喜。现实里很少这么顺。真实的茶园，可能陈婶和男人会为「谁带」闹别扭，可能姑娘带的那天出了问题，可能有人偷偷找蒋师傅说「我不想被她带」。我想说的是，**这个办法不是答案，只是一个走法。** 蒋师傅走的时候，也在踩着石头过河。

带走的话

**知两头，站低处；回到朴的下一刻，朴就散了。散了的要用，用的时候别割断，让器和器之间还有路。**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一、分、柔、统、复里的哪一环？** 复和分：「复归」三次，立刻「朴散」；「官长」「式」两处带着统的影子，「大制不割」想把分接回一。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 教的是「两头都知，站在低处；分了不要割断」；靠的是「知」与「守」两个动作，和「制」字里那把刀。

◆



第　四　编

# 伸手的分寸：同一个动作，可以是松手，也可以是藏手

## 导　语

这一编九章，是道经的最后一段，说的是手伸向天下。

第 29、30 章讲取天下：往整片地写一个样子，叫「为」；打赢了，地里长荆棘。第 31 章把赢了的仗当丧事办，这一章读不动，书里照实写了。第 32 章问名字起到哪里为止，第 33 章是互不相接的六句话。第 34 章是没有人站在水头上的水，第 35 章是没有味道的路。第 36 章是试吃，第 37 章是压在纸角上的石头。

最后三章里，同一个「先给」，同一块石头，可以是礼物，也可以是钩子，书自己没有替你分。

29

第 29 章

# 天下不是捏出来的

>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随，或歔或吹，或强或羸，或挫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帛书乙本（能看清的部分）作：「夫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是以圣人去甚，去大，去诸。」

## ◆ 先看一个字：取

第一句里最先要停一停的，是「取」字。

《说文》是这样解释的：取，捕取也，字形是一只手（又）加一只耳朵（耳），后面引了《周礼》的话，「获者取左耳」。意思是古时候打了仗，抓到俘虏、杀了敌人，要割下一只左耳带回去报功。这是东汉人对字形的说法，字形最早是不是就这么来的，学界的意见不会完全一致，但这个说法流传很久，也很形象：伸手，把别人身上的一样东西拿过来，算作自己的。

所以「取天下」三个字，一开口就带着战场的味道。接下来三章，三十、三十一，都在讲兵；这一章先把那只手伸出来。

可是《老子》并没有一口咬定「取天下」不行。第四十八章说「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第五十七章说「以无事取天下」，后一句连郭店本里都有。取是可以取的，条件是「无事」，不折腾。

这一章的第一句，毛病不在「取」，在后面跟着的那三个字：**而为之**。

「为」，是做，是造，是弄成一个样子。取天下而为之，是接手一片大地方，然后动手把它做成自己心里想的那个模样。拿过来，不算最糟；拿过来再捏，才是这一章要拦的那一步。

## ◆ 开头那一句，可能不是开头

还有一件版本上的事，会动到这一章的开头。

通行本里，第二十八章最后一句是「故大制不割」。可是帛书甲乙本里，这一句写成「夫大制无割」，后面直接就是「将欲取天下而为之」，中间没有分章的记号。北京大学藏的西汉竹简本更进一步，「大制无割」四个字放在相当于第二十九章的**最前面**，后面接着「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这几条，我是从徐山《〈老子〉「故大制不割」辨正》一文里读到的，没有亲眼见到竹简和帛书的原样；北大简这一处，我另外对着网上的转录核过，「大制无割」确实在相当于二十九章的开头。第二十八章里也讲过一次。）

如果第二十九章像北大简那样开头（帛书里没有分章的记号，「大制无割」在整理本里算二十八章的末句）：

> 大制无割。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

那么这一章的头两句，就是一对：**真正大的裁制，是不割的；想取天下又去做它的，是在割**。「取」字，前面说了，字形里本来就带着割耳朵的动作。一边是「无割」，一边是「取而为之」，顶得很清楚。

要说明白：这只是一种读法，不是定论。写那篇文章的徐山自己的看法正相反，他认为「大制不割」原本就是第二十八章的结尾，北大简的排法，反映的是后来的人读不懂这句话、重新分章时的困惑。两种我都放着，不选。第一种让第

二十九章的开头更有劲，第二种让第二十八章的结尾更稳。哪一种更近原样，我没有办法替它们决定。

## ◆ 这一章在说什么

先用大白话说一遍：

想拿下天下，还要亲手把它做成个样子，我看是办不成的。天下是个神器，不是能做出来的东西。想做它的，会把它做坏；想攥住它的，会把它丢掉。你看世上的东西，有的走在前头，有的跟在后头；有的呵出来是暖气，有的吹出来是凉气；有的强壮，有的瘦弱；有的立得住，有的塌下来。所以圣人不添什么，只去掉三样：过了头的，排场大的，太满的。

这里的「故」字，是这一章的连接点：因为物本来各有各的走法，所以天下不可为。前半章讲「不可为」，后半章讲「物」，中间靠这个「故」接上。接得顺不顺，下面「读不动」那一节再说。

有几处要多交代一句。

**「神器」**。王弼的注是这样写的：「神，无形无方也。器，合成也。无形以合，故谓之神器也。」意思是，神，就是没有固定的形状、没有固定的方位；器，是合起来才成的东西；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却又合得成一体，所以叫神器。后世常拿「神器」指帝位，在这一章里指的是天下本身。

有意思的是，上一章（第二十八章）刚说过「朴散则为器」：器是从整块木料上切下来的一件一件。这里却说天下是个「器」，又是「神」的，就是一件从来不是谁切出来、做出来的器。一个「器」字，在相邻的两章里，一个指被切出来的，一个指没法切的。每个字不能用统一的意思读，这是现成的一例。

**「或……或……」四对**。行与随，歔与吹，强与羸，挫与隳。「歔」一般解作呵暖气，「吹」是吹冷气；最后一对各本的字不太一样，帛书乙本写成「陪」（多读作「培」）与「堕」，大意都是一个往上堆起来，一个往下塌下去。每一对都不是好与坏，是同一片东西里头本来就有的两种走法。

放在今天的日子里，这四对一点也不陌生。一间办公室里，空调开到二十四度，总有人嫌冷、有人嫌热，两个人都没有错，只是一个怕冷，一个怕热。一家人吃饭，总有人筷子动得快，有人动得慢。你要是下一道命令，「从今天起全屋二十六度，吃饭一起动筷」，当场就有一半人是「不合格」的。

**「去甚，去奢，去泰」**。甚是过了头，奢是排场过大，泰是太大太满。帛书里写成「甚、大、诸」：「大」和「泰」是一个意思，「诸」字不好解，多半是「奢」的借字，我没有查到定论。这三样都是「多了的」，没有一样是「该添的」。圣人在这里的动作是减。第四十八章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减，正是「日损」那一路的手法。

## ◆ 帛书和通行本，差在哪里

先把版本摆一摆。帛书乙本里，「天下神器，不可为也」这一句写成「夫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通行本则是「天下神器，不可为也」。字不同，差别主要在「可」字上。

「不可为」可以有两种意思：一是「不应该做」，一是「做不成」。通行本的「不可为也」，两种意思都说得通，读的人容易倾向前一种，像是一条禁令。帛书的「非可为者也」，更像是在描述一件东西：它不是那种可以被做出来的东西。一个像命令，一个像说明。

这里要老实说：差别不大，我不想夸大。两个版本说的是同一件事，只是帛书的口气更平，通行本的口气更硬。至于最后一句，「去甚去奢去泰」和「去甚

去大去诸」，上面已经说过，几乎是一回事，没有什么惊人的差别。这一章的版本，并不是它的扎手处。

### ◆ 读不动的三个地方

这一章，有三处我读得不踏实，要老实说。

第一处是「吾见其不得已」。通常读作「我看他是办不到的」，也就是达不到目的。可「不得已」三个字，平常的意思是「没办法，不得不」。照字面也可以读成：我看这个人是停不下来的，一路只能做下去。这样读，后面的「为者败之」就接得更近：他不是想不想做，是收不住手。两种读法，原文都支持得了，我两种都留着，不替书选。（下面两章里，「不得已」又出现了两次，意思都是「没办法」，这对第二种读法算是一点旁证，但只是旁证。）

第二处更要紧。「去甚，去奢，去泰」，谁来判断什么叫「甚」？圣人。可一个知道哪里是「过头」的人，手里已经攥着一把尺了。这把尺从哪里来？本章没有说。王弼的注给了一个答案：圣人「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乱而物性自得之也」，也就是说以物的本性为尺，顺着东西自己的样子去减。这个回答好是好，可它终究是个「请相信那位圣人」的回答。这是这一章的一道缝，我没有办法替它补上。

第三处是「故」字。前半章说天下不可为，后半章列了四对「或……或……」，中间用一个「故」字接上，好像后面是前面的理由。可是仔细想，四对差别说明的是「物各不同」，而「去甚去奢去泰」说的是「程度过了头」，这两样并不是一回事。差别很大的东西，也可以统一得很规矩；程度不过头的东西，也可以一个样。从「物各不同」走到「去甚去奢去泰」，中间那一步，是王弼替它补的：因为物各有性，所以只能因着它去减，不能往里加。这一步补得合理，可是原文没有写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保证老子是这个意思。

### ◆ 扎手处：同样的两句话，住在两个地方

这一章最扎手的地方，不在字句难，在「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这八个字，原样出现在两个地方。

另一个地方是第六十四章：「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郭店本里没有第二十九章，这八个字只在第六十四章后段出现，而且有两份：

甲组简写作「为之者败之，执之者远之。是以圣人亡为故亡败，亡执故亡失。」丙组简写作「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圣人无为，故无败也；无执，故无失也。」（这里引的是我查到的整理本。甲组简最后那个字，据整理本写成「远」，也就是握得紧的人，反倒把它推远了，和「失」略有不同；究竟只是写法不同，还是两个说法，我没有查到定论。）

帛书乙本的第二十九章里也有这两句，写成「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和郭店丙组简的字一模一样。

把这些摆在一起，能看到的有三件事。

第一，**同一句话，两处各接了不同的理由**。在第六十四章，理由在圣人身上：圣人「无为」，所以不败；圣人「无执」，所以不失，是说「你别做」。在第二十九章，理由在东西身上：「故物或行或随，或歔或吹……」是说「它本来就各走各的，你做不成」。同样八个字，一处替「人」说话，一处替「物」说话。一个是劝人收手，一个是告诉人这件东西收不进你的手里。

第二，**哪一处是源头，查不出来**。郭店只在第六十四章有，可是郭店没有第二十九章，不能当证据。导论里说过，郭店本是早期的本子，还是摘抄本，学界

没有定论，缺哪一章，说明不了什么。也可能这两句本来是当时流传的一句老话，两处各取所需。可能是这样，不是已经证明了。

第三，**对读书的人，这是一个提醒**。一句话落在某一章里，我们习惯把它读成「老子在这一章说的话」。可它也可能是许多地方都在用的一句现成话。以后读到这类格言一样的句子，不妨先问一句：它在别处也住着吗？住在别处的时候，接的是什么理由？

还有一层。「为」和「执」，是两个不同的手上动作：为，是往里做，把一个样子塑进去；执，是攥紧，不许它动。一个管开头，一个管收尾。「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写的正是这一前一后的两只手。后面第三十二章会换一个动词，「守」，那一章再说。

## ◆ 涌现：为，是拿一个样子往整片地上写

下面这一点，是我的读法，不是原文。

书里一直说，世上有一种东西，我们叫它「土」：它三个地方都还写得进去，一是想法里的，二是说法和道理里的，三是力气和底气里的。（书里把这片土叫「特征纠缠系统」。）

用这个说法读第二十九章，天下是一片很大的土。里面有的先走，有的后跟；有的暖，有的凉；有的壮，有的弱；有的立住，有的塌下去。这四对是土里本来有的各种走法。

「为」，是拿一个样子往整片土上写：规定先走的是谁，暖的是谁，壮的是谁。每一对只留一边，另一边就被切出去，叫作「不合格」。「执」，是写完以后不许再改。土写满了、又不许改，从此，被切出去的那一边里本来可能长出来的东西，就再也没有地方长。

这就是「败」和「失」最后的样子：不是当场塌掉，是下一回什么也长不出来。

这样看，「神器」两个字也有了一点着落。器，是合成的；神，是没有固定形方的。一片各种走法都还活着的土，正是这样：它合得成一个天下，却画不出一个固定的样子。如果硬画出一个，那它就成了第二十八章里切下来的一件「器」，不再是神器了。

把前后几章连起来看，会看到一条线：第二十八章说，整块的朴「散」开，成了器，圣人用这些器，让它们当官长，这时候最要紧的是「大制不割」，大的裁制，不去割。第二十九章接着讲，天下这一片，已经是一件「器」了，却是最不能再割的一件，因为它本来就不是被谁割出来的。第三十章马上就讲到割得最狠的一种手法：兵。我们一章一章往下读，会发现这三章的话是连着的，一个「取」字，已经埋在这里了。

我要把话说清楚，我自己没有十分的把握。把上面所有的说法全部删掉，这一章剩下的仍是一句人人听得懂的老话：别拿一个模子去套所有人，别抓得太死。这句话不需要「土」这个说法也站得住。我多加的只有一点：代价不是眼前的，是以后的。这一点，原文没有直接写，是我读出来的，读错了也不奇怪。

## ◆ 放回日子里

做过发面的人，都懂这一章。

面粉、水、一点酵母，揉成团，盖上，放在温一点的地方。你能做的事很少：别让它冻着，别让它烫着，别老掀开看。你不能「做」面发起来，面自己发。你要是性子急，每过五分钟就去捏一捏、拍一拍、催它，面就发不好；要是嫌它发得慢，拿滚水去烫，它也许快一点，可蒸出来是一块死疙瘩。

会做饭的人，不是会「做面」的人，是知道自己不该做什么的人。

还有一个小讲究，也是这本书要说的：做发面的人，每一次都会留一小块「老面」，下一回当引子，一块一块往下传。今天这块面，不是从头开始发的，它里面带着上一块的酸味；而上一块里，又带着更早的。你找不到「第一块面」在哪里，也回不去。这一点，下面还要说，不是这一章的事。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乡镇初中的老师，姓柴，教生物，兼着劳动课。她三十四岁，那一年正赶上评中级职称，材料里缺一条「组织学生开展特色实践活动」。学校后墙边上有一块地，十二垄，分给七个小组。这个学期，上面发下来一个文件，要办「标准化劳动基地」，学期末会有人来看。检查表她看过了，一共十四项，其中一项写着：「各畦作物长势整齐，株高差不超过两厘米。」

**第一个周四。**柴老师发给每个组一张种植方案：行距二十厘米，同一天播种，同一种青菜，每天傍晚浇一次水，浇多少毫升，写得清清楚楚。孩子们照着做，一个个蹲在地边，把种子往土里按。第一组的组长是个叫阿珂的女孩子，拿尺子量着，一粒也不差。第六组有个男孩叫大壮，嫌这样太慢，抓起一把就往垄上撒，被柴老师看见了，叫他刨开重来。大壮蹲在那儿，一边刨一边嘟囔：「反正都是要长出来的。」柴老师听见了，没有接话。她心里想的是：这孩子就是不守规矩。

**第二个周四。**苗出来了，出得很不齐。第一组整整齐齐一排绿；第四组那垄挨着墙根，是多年的旧土，里头掺着碎砖，只冒了一半；第六组的组员怕种子饿着，浇得最勤，苗软塌塌地趴在垄上。下周二，教研组的人要来看。

柴老师当晚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教导主任路过，探头看了一眼，说了句「那块地可是咱们今年的脸面」，笑着走了。她没有笑。

周五下午放学前，阿珂留在教室里没走，等柴老师批完作业才开口。她问：「老师，我们那垄的苗是不是不合格？」柴老师说：「怎么会，你们组是最好的。」阿珂「哦」了一声，低头收拾书包，又补了一句：「那第四组的呢？」柴老师一时答不上来。

那天夜里她做了一件事。她从育苗盘里挑了备用的苗，拔了一把，周五傍晚趁孩子们都走了，悄悄补进第四组和第六组的空缺里。她心里很清楚，这是在「为」。她的想法很简单：反正都是青菜，补进去也是青菜，看上去一样就行。她把补好的几垄拍了一张照片，翻来覆去地看，觉得齐整，好看，那天晚上睡得很踏实。

**第三个周四。**周三夜里下了一场雨。补进去的苗没来得及扎根，蔫了一大半。从地头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是后补的：叶子比原来的小一圈，颜色更嫩，歪歪地躺着。早上孩子们来了，围在地边。阿珂站在最前面，看了很久，说了一句：「老师，这几棵不是我们的。」

没有人笑，也没有人揭穿什么，孩子们只是安静了一会儿。大壮蹲下去，手指头戳了戳那棵蔫了的苗，抬头看柴老师。柴老师觉得脸上有些发烫，这比被检查的人发现要难受得多。

她没有解释。她蹲下来，开始做另一件事。

她没有再补。她把第六组过密的苗间掉一半，因为太密了谁也长不好，这是「去甚」。她把那张浇水的表格从墙上撕下来，换成一个办法：手指插进土里两厘米，干了就浇，湿的就让它歇着，这是「去奢」。她没有去管第四组的碎砖。第四组的几个孩子，看着自己那垄稀稀拉拉的苗，不知从哪里搬来几块旧砖，沿着那垄围了一个小棚，挡夜里的风。没有人叫他们这样做，他们自己商量的，棚搭得歪歪扭扭，第二天还塌了一回，他们又重新搭。

星期二，来看的人到了。十二垄青菜，高高低低，有一垄长得出奇的好，有一垄稀稀拉拉。带队的人在地头站了一会儿，眉头皱了皱，在表格上写了几笔。「株高差不超过两厘米」那一栏，打了个叉。这个学期，学校没有评上那个「标准化劳动基地」，柴老师那份材料里，也就少了一条漂亮的。

她后来是怎么想的呢？她没有说「我明白了」，也没有把这件事当成教训讲给别人。过了很久，有一回别的班的老师来问第四组那个小棚是怎么搭的，孩子们抢着讲。讲得最起劲的，是那垄长得最差的那一组。到了月底，他们的菜晚了十天才上桌，味道没有人尝得出差别，只有一个孩子说「我们那垄的比较甜」，没人认真，大家都笑了。

几个月后，柴老师在办公室里整理旧材料，翻出那张被打了叉的检查表。她把它看了一会儿，没有扔，夹进了教案本里。她也没想明白，自己是想留着提醒什么，还是只是舍不得。

这个故事里，「统」出现在那个周五：为了让十二垄看上去是同一个样子，她把活的苗换成了替身。「连着」留在了那个小棚里：它是孩子们看着自己的一垄长得不好，自己想出来的，原本是一份没人布置的功课。至于「或行或随」，第一组是「行」，第四组是「随」，这两样都是土里本来就有的走法，它们没有错，只是不整齐。

换一种做法会怎样？故事已经说了：她得到的是一垄一垄不一样的菜地，失去的是一块牌子。这笔账不是白得的，也没有人保证，下一回那块牌子不会比这一垄菜更要紧。她只是在周四早晨，听见阿珂说「这几棵不是我们的」，觉得自己不想再被一个十三岁的孩子看穿一次。

这个故事不是用来证明「不为」就一定好的。检查表上的「整齐」，在别的地方也许有它的道理：比如一所要对几百个学生统一交代的学校，总得有一把共

同的尺子。这一章对教育说的话很窄，它只说：**一块土里有的先出、有的后出，是土本来的样子，不是出了毛病**；当老师的手伸进去之前，先看一看，哪些「不整齐」是该留给孩子们自己处理的。

另外，也别把这一章读成「放任」。柴老师间苗，是动手的；她撕掉浇水表，也是动手的。「去甚」不是不管，是把手收到该收的地方。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男士，四十七岁，在一家物流公司管仓库，一辈子跟数字打交道，盘点、对账、出入库，错一件都睡不着觉。去年体检，医生在报告上写了一句「注意控制体重」，没有多说，也没有开什么，只是让他下一年再来。他回家上网买了一个体重秤，能精确到五十克，买的时候还很得意：「这个比医院的准。」

**三月二日，早晨。**七十八点四公斤。晚上再称，七十九点六。他一下子紧张了：一天里多出一公斤多！以前从来没有留意过。（其实，人的体重一天里本来就有上下，吃了喝了、出了汗、上了厕所，都会差一两公斤，只是以前没有人天天称给他看。）他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下两行数字，决定晚饭少吃半碗。

**三月十九日。**这已经成了习惯：起床称，午饭后称，睡前称。本子上密密麻麻，像他仓库里的出入库单。他发现了一个「规律」：晚饭吃得狠，第二天早晨的数字就低；可是第三天，又回来了。他认定自己还不够狠，晚饭又压了一截。老婆喊他吃饭，他说「不饿」，其实饿，他心里在算昨天那零点三。饭桌上他的话越来越少，筷子放得比谁都早。老婆有一回忍不住说：「你这是在跟谁过日子？」他没有回答。

**五月，一个周末。**女儿的同学来家里吃饭，端上来的红烧肉他一块也没动，坐在桌边出神。饭后，他一个人跑进卫生间称了一下，七十七点九。他站在秤

上，心里竟然不是高兴，是一种说不出的「差一点」：只差零点三，就到七十七点六，那是他给自己定的数。他在小本子上把这个数字描了又描。女儿后来问她妈：「我爸是不是不开心？」

**七月**。单位组织爬山，他爬到半山腰，两腿发软，坐在石头上直喘。同事掰开一个西瓜，递过来一块，他摇头：「不吃，上秤要长。」同事笑他：「你这是爬山，不是上刑。」他自己也笑了，可是笑得不太自然。那块西瓜最后是别人吃了，他看着汁水顺着人家的手腕往下流，咽了一口唾沫。

**八月**。他开始手心出汗，一进卫生间心就跳得厉害。老婆把秤收进了柜子，他发了一场火，摔了门。过了三天，他自己又把秤拿了出来，这一次，他站上去，半天没有低头看数字，只是看着窗外。窗外有一棵老槐树，他在这个小区住了十几年，这一年里竟然没有抬头看过它。他忽然问自己几个问题：我现在到底饿不饿？晚上睡得怎么样？爬楼梯累不累？他发现一个也答不上来。这大半年来，他盯着的是秤，没有看过自己的身体。

那天晚上他把本子翻到最前面，一页一页看。他发现，凡是他「最狠」的那几天，第二天的字都写得特别小，特别挤。

**第二年一月**。他换了个办法：每周一早晨称一次，同一个钟点，称完不记。其余的日子，看腰带上的那个孔，看爬楼喘不喘，看晚饭能不能坐下来吃完。一年下来，体重只下去了两公斤多，没有他当初想的那么神。可是他晚上能和家人坐下来吃完一顿饭，不在心里算账。女儿有一次回家，看见他蹲在阳台上给花浇水，什么也没说。

这个故事里有两层「执」。一层是执着于数字：攥得越紧，数字越像一个活的东西，一天里上上下下地跳，叫他不得安生。另一层，正好是上面说的第二种读法，「吾见其不得已」：他不是不想停，是停不下来。

「统」在这里，是一个数字把一整个人的感觉都拽了过去，饿不饿、睡得好不好、爬楼累不累，统统没有那个数字重要。他的身体本来是一片还写得进去的土：今天饿、明天不饿，今天轻、明天沉，各种走法都有；他拿一个数字去「为」它，每一天只留一个「合格」的答案。「连着」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是八月那个下午，他把眼睛从秤上抬起来的那一会儿。后来他再也不记数字，是因为发现不记也不会怎样。

这里还要补两句，不能让这一章变成一篇「别称体重」的劝告。体重秤本身没有错，有人需要每天称，那是医生和他之间的事；这个故事里的问题，是他自己把一个工具换成了一个主人。体检单上哪一项要紧，要不要进一步检查，是医生的事，不是秤的事。**该看医生就看医生。**

而「不为」也不等于什么都不管：他每周一称一次，还是在管，只是把手收了回来，没有伸进每一个钟点里去。这是「去甚」：去的是那些过了头的称、记和算，没有去掉「关心」。

最后一个小细节，是他女儿说的。第二年的春节，一家人拍全家福，摄影师让大家站好，他站在后排，背挺得很直。女儿后来翻照片，指着他说：「爸这一张笑得最好。」没人说得出为什么，也没有人去称一称那天他是多少斤。

- **事业里的这一章**

下面是一封信，是一位年轻人写给他父亲的，一直没有寄出去。

爸：

我回厂里三个月了。您还在老宅里喝茶，我不好意思打电话问您，就先写在纸上。

您当年把厂子交给我，什么也没交代，只说了一句：老袁他们不用管。我回来第一个月就明白您的意思了，也明白得不对。

我是读管理出身的。回来头一个月，我做了十来件事，最像样的有这几件：在摊青间装了温湿度的探头，墙上挂了一块显示屏；把每个班组的「合格率」写在大门口的黑板上；夜里不定时突击抽检；还写了一份《工艺改进提案》，每周发给每个师傅一份。

您知道，春茶的青叶采回来，头一道工序就是摊青：把叶子薄薄摊开，放一阵子，让它散一点水气，青草味慢慢退下去，才能下锅。摊多久，没有一个准数。那天湿，那天燥，那一筐是早上采的还是中午采的，都不一样。老袁摊青的时候，从来不看屏。他把手伸进叶子堆里，翻一翻，捏一把，凑上去闻一闻，说「再等一刻钟」。我拿探头去对他，他说的时间，有的比我的数据早，有的比我的晚。我当时很得意，觉得抓住了毛病：这就是不标准。我要把他的「手感」换成一张表。

三个月，表是做出来了。批次之间的差别小了，每一锅都稳稳的。可是黑板上的合格率一贴出来，我就发现班组之间开始较劲，有人为了凑数，叶子没摊够就下了锅，报表上却写得漂漂亮亮。我装作没看见。

有一天夜里，我在厂里碰上当班的小周，他蹲在门口抽烟。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厂长，那一锅其实还欠半个钟头，可是报表上要写‘合格’。」我没说话。他把烟头按灭了，又说：「要不您下回别看黑板了，看茶。」我当时觉得这话有点冲，现在想想，他是在帮我。

上个月，一位跟我们做了十几年的老客户在电话里说了一句话，我这几天一直在想：「你们这茶，现在是一个样了。以前有时候好得吓人，有时候也差一点。」我听了半天，没有听出这是夸我，还是骂我。

昨天，我在摊青间的角落里坐了一晚上，看夜班。这才看到，老袁他们不是在「凭感觉」，他们之间有一整套话：这一锅叶子偏嫩，就由左手边那位多翻两

遍；这一锅偏老，右手边那位去开一扇窗。谁也没有说话，谁也没有下指令，一个班组像一只手。那个新来的小徒弟，每次翻错了，老袁不骂，只是把他的手拉过去，按在叶子上，让他自己摸。这套东西，探头测不出来，我的黑板也写不出来。他们的手背上有烫疤，是干这行的人不躲火的结果。

我这才想起您说的那句话。

我想了一夜，把这三个月做的事一件件过了一遍，发现要去掉的不是老袁他们身上的毛病，是我自己加上去的三样：黑板上的合格率，让班组之间变着法子去凑数；夜里的突击抽检，让老师傅们怕了我；还有我那份《提案》，我每周发一份，发到后来没有人看了，可是他们还得装作看过。我先把这三样去了。别的，我什么也没碰。探头留着，挂在墙上，需要的时候看一眼，不拿它来下判断。

前天，那位老客户又来了电话，问这一季的货什么时候能发。我说，这一批有好有差，您多担待。他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这就对了。」

今天早上，我把黑板擦了。老袁没说话，只是把我扔在门口的那块抹布捡起来，拧干，挂在了水龙头上。中午吃饭，他把自己碗里的一块腌笋夹给了我，这是他第一次给我夹菜。

爸，我不知道您当年是不是早就看穿了这些。您说「老袁他们不用管」，是真明白，还是只是累了、没力气去改？我不敢问。我想，您自己也未必说得清。

这封信我不会寄。我只想告诉您，我现在能听见他们说话了。

这封信里有一个让人不舒服的细节：写信的人到最后，并不知道父亲当年的沉默是智慧还是疲惫。这也是对的。第二十九章里，「去甚，去奢，去泰」这三个「去」，没有告诉我们是谁来判断什么叫「甚」。在这个故事里，判断的人是

写信的人自己，他用的那把尺，是他自己犯过的错。也许这是这一章能给的最老实的回答：要去掉的那几样，往往就是自己加上去的。

「统」在这里，是黑板和抽检，把一个班组各自摸索出来的话，换成了一套大家都看得见的数字。「连着」，是那一整套没人说出口的话：谁多翻两遍，谁去开窗。他没有做多少，只是擦掉了三样东西，让这套话重新有了地方说。

要补一句，这封信不是在说「管理没有用」。数字有数字的用处：假如那批茶出了质量事故，他得知道是哪一锅、哪一班。这里只是看到，**一个东西有了数字以后，会被误当成它的全部**。黑板上的合格率，量的只是能被量的那一部分，而茶的好，一部分正在不能被量的那一部分里。

还要补一句：老袁他们那套话，也不是永远不会出问题的。一个班组默契久了，也会把一种做法磨成「只有这样才对」，新人进不来。那是另一章的事了；眼下，他只是知道了，在动手之前先坐一晚上。

带走的话

**天下不是做出来的东西。想做它的，会把它做坏；该做的，是先去掉自己加上去的那几样。**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统**（「为」和「执」），顺带碰到一点「柔」。

它教的是不为不执、去甚去奢去泰，靠的是一位知道什么叫「甚」的圣人；那把尺从哪里来，本章没有交代。

◆

30

第 30 章

# 打赢了，地里长荆棘

>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 ◆ 先把两个本子摆在一起

这一章不用先讲道理。先把郭店本和通行本并排摆在桌上，数一数字。

郭店甲组简（我查到的整理本）是这样的：

> 以道佐人主者，不欲以兵强于天下。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强。果而弗伐，果而弗骄，果而弗矜，是谓果而不强。其事好。

大约五十个字。通行本大约八十个字。多出来的三十来字，是这几处：

一是「其事好」后面，通行本多了一个「还」字，成了「其事好还」。郭店简上到「好」字就收住了。是简上缺了字，是省写，还是本来如此，我没有查到定论。

二是通行本的「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郭店本没有。

三是「果而」的句子。郭店本有三句，伐、骄、矜，后面接一句总结：「是谓果而不强。」通行本有五句：矜、伐、骄、不得已、勿强，没有那句总结。

四是通行本末尾的「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郭店本这一章里没有。这三句在郭店甲组简里，放在了另一处：第五十五章的末尾，紧接着「心使气曰强」。

五是开头。郭店本是「不欲以兵强于天下」，通行本是「不以兵强天下」。郭店本多了一个「欲」字。

再看帛书。帛书甲乙本有「荆棘生之」（帛书写作「楚枋」一类的字），看起来没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这一句；有「物壮而老」；乙本最后一句我看到的是「是谓果而强」，比甲本少一个「不」字，多半是抄漏，但这只是我的猜测，没有查到定论。三个本子，「果而」那几句的次序也不一样：郭店是伐、骄、矜；帛书能看清的部分是骄在前、矜在后；通行本是矜、伐、骄。

这些差别，有两种读法，我两种都摆出来。

读法一：郭店本是早期的样子，后来的人一层一层往上加，加上了战场的景象（荆棘、凶年）、加上了更多的「果而」、加上了「物壮则老」。

读法二：郭店这批简是摘抄本，抄的人把战场的景象删了，只留了他要的几句。导论里说过，郭店是早期形态还是摘抄本，学界没有定论。第五十五章也有一句「物壮则老」，抄的人可能觉得放一处就够了。

不论哪一种，有一件事是看得见的：**郭店本的这一章，说的几乎全是做事的人的态度，通行本的这一章，多出来的几乎全是战争的画面。**

## ◆ 这一章在说什么

用通行本，大白话说一遍：

用「道」去辅佐君主的人，不会靠兵力在天下逞强。靠兵力逞强这种事，容易回到自己身上。军队驻过的地方，荆棘就长出来了；大军打过仗之后，一定有

荒年。真正会办事的人，把事情办成就够了，不借这个去显自己的强。办成了，不要自夸，不要表功，不要骄傲；办成了，也只当是出于不得已；办成了，也别逞强。东西壮到了顶，就开始老了。壮得过头，就是离开了「道」，离开了「道」的，很快就完了。

几处要交代。

**「以道佐人主者」**。佐，是辅佐；人主，是君主。这一句是在说，有一种人，他的身份是替君主出主意的。《老子》这部书，很大一部分话是对「侯王」「圣人」说的，也就是对掌权的人说的。这里，是这部书难得对自己的角色做的一句交代：它是一个出主意的人。

**「强」**。这里的「强」是动词，是逞强，是靠力量压人。后面反复出现。

**「其事好还」**。「好」，是容易的意思；「还」，是回来。这样的事容易「回来」，也就是报应，做过的事，容易回到自己身上。王弼是另一种读法：他把「还」解成「还反无为」，也就是回到不动手的那一边，「为始者务欲立功生事，而有道者务欲还反无为，故云其事好还也」。两种读法差别不小，一个是说「会有后果」，一个是说「有道的人愿意往回收」。

**「果」**。王弼注：「果犹济也。」也就是把事情做成、把难关渡过去。「善有果而已」，真正会办事的人，办成就好了，到此为止。

**「矜、伐、骄」**。矜，是自夸；伐，是表功，到处说这是我的功劳；骄，是看不起别人。

**「物壮则老」**。东西长到最壮的时候，就开始走下坡路。「不道早已」，不合于道的，很快就完了。

## ◆ 扎手处：一个「强」字，两样东西

这一章最扎手的地方，是「强」字。

郭店本的最后一句，是一句定义：「果而弗伐，果而弗骄，果而弗矜，是谓果而不强。」意思是，办成了，不表功，不骄傲，不自夸，这就叫「办成了而不逞强」。照这句话，「强」指的是**办成之后摆出来的那个样子**：到处说，到处炫，居功自傲。在郭店本里，「强」主要是一种姿态。

通行本把这句总结拆开，又加了两句：「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不得已」，是说办成这件事，是出于没办法，不是自己想要的；「勿强」，是不要逞强。加上前面的「不以兵强天下」「荆棘生焉」「凶年」，这一章里的「强」，越来越像是在说**力量本身**：用兵、用力，压别人。

同一个「强」字，在郭店的这一章里偏姿态，在通行本的这一章里偏力量。我想这是一个值得盯住的地方：不是哪个本子对、哪个本子错，是这个字在传下来的过程中，被不同的手，往不同的方向推了一点。至于是谁推的，往哪个方向，我只能说这是可能，不是已经证明了。

「强」这个字，在全书里还有别的用法，让这一章更难读。

第五十五章（郭店也有）：「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用心去驱使气，这叫强，是坏的，后面紧跟着的，就是这一章也有的「物壮则老」。

第七十六章：「坚强者死之徒。」也是坏的。

可是第五十二章：「守柔曰强」，是好的；第三十三章：「自胜者强」「强行者有志」，也是好的。

所以「强」，也是一个一贬一褒的字。在这一章里，贬的是**拿力气压别人**的强，褒的「强」要到别的章里找。这是导论里说过的读法：每个字放回它自己所在的语境里看。

还有一个线头，我先放在这里，到后面的章节再用：第二十九章「吾见其不得已」，这一章「果而不得已」，下一章「不得已而用之」，「不得已」在连着的三章里出现了三次。在这一章和下一章里，「不得已」的意思很清楚，是「出于没办法」。把这个意思带回第二十九章，那句「吾见其不得已」，就不像「他办不到」，更像是「我看他是没有别的路可走的」。这是我在上一章没有说死的第二种读法，现在多了一点旁证，不能算证明。

### ◆ 郭店简上，这一章挨着谁

还有一件事，是看简的人才会注意到的：这一章在郭店甲组简里，前后挨着谁。

按整理本的编联（竹简出土时绳子早就烂了，简与简怎样排，是后人根据文意和形制推出来的，不是原样），这一章前面紧挨着的，是后来第四十六章的后半段：「罪莫厚乎甚欲，咎莫憯乎欲得，祸莫大乎不知足。知足之为足，此恒足矣。」接着就是「以道佐人主者，不欲以兵强于天下」。后面紧接着的，是后来的第十五章「古之善为士者」。

把这个次序读下来，是一条很顺的线：贪得是罪，想要是祸，不知足是最大的祸；所以辅佐人主的，不想靠兵力在天下逞强。郭店本的「不欲」那个「欲」字，恰好和前面的「甚欲」「欲得」接上了。照这个读法，**兵强，是欲的一种**。这样排，战争是从「不知足」里长出来的，而不是一个独立的话题。

这个排法是不是原样，我不敢说；通行本把这三句放到了第四十六章，那里的上文是「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同样是战争，同样接着「祸莫大于不知足」。两处的联系，在通行本和郭店本里是一致的。这是一个难得的旁证：战争和「不知足」连在一起，不是今天的人硬凑的。

## ◆ 读不动的地方

这一章，读得动的地方多，读不动的地方有两处。

第一，**它的理由全是「后果」的理由**。不要用兵逞强，因为事情会回来（好还），因为地里要长荆棘，因为后面是荒年，因为壮到头就老、很快就完了。没有一句说「杀人是不对的」。这样的话，是一个辅佐君主的人对君主说的话：你这样做不划算。第三十一章会换一个口气，那里才出现「乐杀人」三个字。第三十章是账本式的劝告，不是道德的劝告。

这一点本身不是毛病，可是读的人要知道，这是一个对掌权的人说话的人，用掌权人听得进去的话说话。这部书在这里，仍然是在「佐人主」，也就是仍然在帮一个人，替他算账。它自己并没有从那个位置上走下来。

第二，**「果」和「强」的界线，章里没说**。办成了就好，叫果；再往前一步就是强。这一步在哪里？办事的人自己怎么知道，自己走到了哪一步？这和第二十九章的「甚」是同一个问题：判断的尺子在哪里？章里没有交代，只能是读的人自己去量。

## ◆ 涌现：果了不执，是把土留软

下面是我的读法，不是原文。

书里说，世上有一片三处都写得进去的「土」：想法里的，说法和道理里的，力气和底气里的。（书里叫「特征纠缠系统」。）

第二十九章讲的是「为」，也就是往土里写一个样子。这一章接下去讲的，是写成之后怎么办。

「果」，是一件事做成了。做成了，土还软，还可以再写别的东西。

「强」，是把做成的这件事**立起来**，变成一个别人都得对着它活的东西：你得夸我，你得服我，你得照着我这个办法来。这样一来，土又硬了一块。矜、伐、骄，是三种把土硬下来的办法：矜，是把它当成自己身上的一个招牌；伐，是把它算成自己的一笔账；骄，是用它去压别人。这三样，都是「执」：第二十九章的「执者失之」，换到成功之后，就是不要攥住自己的功劳。

荆棘和凶年，也许可以这样想：荆棘是**地里**被踩过之后长出来的东西；凶年是**劲儿**被抽干之后的空缺；矜伐骄则是**说法**被硬下来之后，剩下的那个单一的故事。三样，对着三处。

我对这个对应不太放心。它太整齐了。整齐的东西，往往是我自己愿意看到的。把那些说法统统拿掉，这一章剩下的，是一些人人看得见的事实：打仗之后田地荒了，荒了就有饥荒；赢了的人喜欢吹，吹多了惹人；一个东西用力过猛，用坏得快。这些事，不需要什么「土」也说得通。这一章对这本书的帮助，在我看来不大，我能多加的，只有一点：**「强」是把一件办成的事变成一条规矩**，这一点，原文没有直接写，但我觉得「果而弗伐、弗骄、弗矜，是谓果而不强」这句话，正好在这个地方。

另外，这一章的头一句还值得多看一眼。「以道佐人主者」，是一个出主意的人。第二十九章里的「圣人」是去甚去奢去泰的那个人，这里却是替别人出主意的人，不是自己动手的人。他攥不攥线头？他手里没有线头，线头在「人主」手里。他能做的只是劝：别攥得太狠。这是《老子》的一个难处，也是这部书的一个特点：它是一部劝人的书，对象是握着线头的人。这个劝的位置，下面几章还要再碰到。

还有一个小线头：「其事好还」的「还」，和全书里的「返」「复」「反」是一个动作。第十六章「复命曰常」，是好的；第四十章「反者道之动」，是好

的；这里的「还」，却是个警告。同一个往回走的动作，一处是路，一处是账。这是又一个一贬一褒的字，也是这部书一再提醒我们的：不要用一个意思读它。

## ◆ 放回日子里

吵架吵赢了的那天晚上，是最难睡的。

道理全在你这边，对方哑口无言，摔门进了里屋。你站在客厅里，心里又痛快又发空。第二天早晨，厨房里只有两个人的碗筷声，谁也不先说话。这时你才想到，吵架的目的，原来是要把那件事说清楚；事情说清楚了，那就已经是「果」了。后面你多出来的那一口气，是「强」。

同样的事，在球场上也有：三比一赢了球，对面的人还没有走出场子，你已经把这场比分发到了朋友圈。赢，是一件事；把赢摆出来，是另一件事。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第一张表。**设想有这样一位父亲，姓关，在一家设备公司做销售。儿子小航念六年级，小升初要面谈，还要考试，目标是区里一所民办中学。离考试一百天的那个晚上，老关把一张A3的纸贴在冰箱门上，红蓝黑三种笔，画了一百格。红的是必须做的，蓝的是机动，黑的是睡觉。他管这张纸叫「作战表」，不是玩笑，他是真这么叫的。

表上每一天都有二十七道题：十二道数学，八道语文，七道英语，每一格后面他都留了一个小框，做完了打钩，错了的另画一个圈。他自己下班回来，先看冰箱，再换鞋。小航写作业的时候，他不说话，只是在客厅里一圈一圈走，脚步很轻，像是怕惊着什么。

接下来的一百天，全家都在这张表里。妻子把晚上追的剧戒了，说怕声音传进小航的房间；奶奶从老家过来住，天天炖汤；念五年级的妹妹朵朵被告知，哥

哥在「打仗」，这一百天，她写作业要小声，放学自己热饭，周末的动物园先不去了。朵朵点点头，没有哭，只是饭后常常一个人待在自己屋里画画。有一天妻子轻声对老关说：「你有没有觉得，朵朵这阵子太乖了？」老关正在盯着冰箱上的格子，说：「就一百天，熬过去就好了。」妻子看了他一眼，没有再说。

一百天后，小航考上了。榜单出来的那个晚上，老关一个人在阳台上抽了一根烟，又回屋把那张纸从冰箱上揭下来，拍了照片，发到家长群里，配了一句话：「一百天，每天二十七道题，不多不少。」群里一下子热闹起来，有人要那张表，有人问请的是哪位老师，有人说「老关你太狠了」。老关嘴上说「哪里哪里」，心里是很受用的。那一个星期，同事、亲戚、小区里碰到的熟人，都来问他「怎么做到的」，他一个一个讲，越讲越顺，越讲越像是一套他早就想好的方法。

**纸的背面**。那张表揭下来以后，在抽屉里放了一个月，老关才第一次翻到它的背面。背面有朵朵的蜡笔画：一栋房子，所有的窗户都亮着，只有二楼的一扇是黑的，窗上盖着一块毯子。画下面没有字。他看了很久，把纸放回去。他没有问朵朵这是什么。

**荒年**。小航上了初一，头一个学期，成绩掉得很厉害，不是考砸一次，是一直平平淡淡地往下掉。老师说他「没有劲头」，在班上总是低着头。有一回小航对妈妈说了一句：「我那一百天好像一个人也没认识。」妈妈没敢告诉老关。老关自己有一天晚上发现，儿子一个人在房间里，对着一本课外书发呆，翻也不翻。他想起那一百天，每一天的最后一格都是「复盘」，黑色的睡觉那一格总是被缩短。他当时觉得是「不得已」，现在才想：那些「不得已」里头，有多少是他自己加上去的？他想去找儿子谈一谈，站在门口，又不知道从哪一句说起。

**第二张表。**第二年秋天，朵朵上六年级了。老关从抽屉里翻出那张旧表，复印了一份，放在朵朵桌上，说：「照这个来，我陪你。」朵朵看了一会儿，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说：「这个是哥哥的。」

老关愣住了。他想说「方法都一样」，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那天晚上他很晚没睡。他想起上一年拿着这张表在群里发言的样子，脸上有点发烫：那一百天，他其实没有「教」过什么，他只是把一件事做到了，然后，他把这件事变成了一条「规矩」，要所有人都照着走。

第三天，他坐下来，让朵朵自己画一张。朵朵画得很松：每周有两个晚上什么安排也没有，周日下午是「朵朵的时间」，旁边画了一只小狗。老关看着，有话想说，忍住了。他提的唯一的要求是：每天最后留十分钟，不做题，随便聊聊今天的事。

那一年朵朵的结果，比哥哥的差一点，进了一所普通的学校。老关心里有时候仍然会算那笔账，不知道要是照了原来那张表，她会不会更好。他没有答案。有一次他在家长群里看见有人发「一百天作战表」，他只点了个赞，没有回复。

这个故事里，「果」和「强」的界线，大概是这样：把一件事做成，那是「果」；把做成的这套办法立成家里的规矩，让每个人都得照着它活，这才变成「强」。老关的第一张表，在当时是「不得已」的，他没有别的办法，也做成了。他后来错的地方，不是那一百天，而是之后的那些讲述和第二张表：他在「矜」（拿出去展示），在「伐」（把功劳都算在方法上），到了第二张表，是「骄」，他以为这套办法对谁都灵。

荆棘长在哪里？长在二楼那扇黑着的窗上，长在大军驻过的地方。

必须补一句：这个故事不是说「不该拼」。有的孩子需要一个紧的阶段，有的家庭也能平安度过。老关没有做错什么大事，他做了一个父亲所能做的最用心

的事。只是**用完之后，要把这套办法收起来**，不要把它立成下一个人也要走的路。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女士，姓汪，六十二岁，退休前在纺织厂做挡车工，现在是小区广场舞队的领队。队里三十二个人，每天晚上七点半到八点半，在小区东边那块空地上跳，已经跳了四年。

今年秋天，街道办了一场广场舞比赛，奖杯据说是真铜的。对面小区那支队伍的领队，上一回得了第二，这回放出话来，要拿第一。汪阿姨听了这话，心里一下子就有了一股劲，不是为了奖杯，是为了「不能输」。

**六周**。第一周，她把每天一个小时加成了一个半小时。第二周，加到两个小时，练到晚上十点。小区里有人嫌吵，她换了个耳麦，把音箱的音量调大一格，挨个盯队员的动作：这一拍手不对，那一步慢了半拍。第三周，队里有两位大姐说膝盖不太舒服，她说「咬咬牙，就差这几天了」。其中一位姓周的大姐，第二天没有来，第三天也没有来。汪阿姨在群里发了一句「周姐今天怎么没来」，没有人回。她的老伴看在眼里，说：「你们这是练舞，还是练兵？」她白了他一眼，说你不懂。第四周，她自己嗓子哑了，说不出话，用手比划。第五周，她开始睡不好，半夜里起来对着衣柜的镜子过动作。第六周，比赛前一天，她腰疼得翻不了身，贴了两天膏药，没吭声，也没告诉别人。

比赛那天，她们拿了第二，排在对面小区前面，对面是第三。回来的路上，大巴车上大家唱歌，汪阿姨站起来说：「咱们赢了！」她举着那座铜奖杯，笑得合不拢嘴。当晚她在微信群里发了三十几张照片，写了一段话，说「大家的付出没有白费」，还说「有些人嘴上说得凶，还不是……」后面没有说下去，但群里的人都明白。

**第七周以后。**比赛过后第二周，队里只来了二十一个人。到了十二月，十九个。汪阿姨自己有三个星期没去，她说「累着了」，其实是不想去。她坐在家里，一听见楼下传来那首熟悉的曲子，心里就发紧。那座铜奖杯被她放在了电视柜最里面，上面搭了一块布。以前她一听音乐，人是松下来的，现在不是了。队里有人私下说：「汪姐太拼了，我们这个年纪不行。」这话传到她耳朵里，她半天没说话。她还是去了一趟社区医院，说是腰，医生让她歇一阵，别硬撑。

有一天在小区门口，她碰见了对面那支队伍的领队，对方转过头去，没有打招呼。以前她们隔着那块空地，是会互相挥手的。

**一年后。**第二年秋天，汪阿姨重新开始领队。她的做法改了：每周三个晚上，每次一个钟头，跳八首曲子，不参加比赛。有人问她为什么，她说：「跳舞是为了身体舒服、心里舒坦，不是跳给别人看的。」这话她以前也说过，现在是真的觉得。

有一天晚上，她看见对面队伍的领队站在空地的边上，一个人，不进来，也不走。她没有过去，也没有停下。那天晚上，两支队伍的音箱，都调小了一格。

这个故事里，「强」是一种慢慢累起来的东西：嗓子哑了，腰疼了，睡不着，这些就是「壮」，是被硬撑起来的壮。「物壮则老」：老，不是老在六周以后，是老在那股劲头里。比赛一结束，劲用完了，连她原来喜欢的东西也一并带走了。「凶年」不是惩罚，是账：六周里透支的，后面要用一年去还。

还有一个细节：她在群里发的那段话，就是「矜」和「伐」。那段话发出去的时候，是她这六周里最痛快的一刻；也是后来对面不再挥手的缘由。

提醒一句：腰疼、膝盖不舒服，持续不退，别硬撑，该看医生就看医生。故事里的汪阿姨是在去过医院之后才缓过来的，这在故事里只是一个提醒，不是什么药方。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这个故事从后往前讲。

**一年以后，十二月的一页账。**设想有这样一位老板，姓蔡，在城郊一条小街上开洗车店。他翻着这一年的账本，发现这个月的流水，比去年同月少了三分之一。他把计算器按了三遍，数字没有变。窗外是空着的另一间门面，卷帘门锈了一半，底下塞着没人收的传单。

**九个月前，一个上午。**街道的人来了，这次是冲着他的店来的。有人举报，他店后面的排水沟直通雨水管，没有接隔油池。他当场愣住，因为这是真的，三年前装修时图省事，就没有接。罚款不多，要求限期整改，改完要花一万多。检查员走的时候看了他一眼，说：「你们这条街，今年第二家了。」他明白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十一个月前，一个下午。**对面的店，老肖开的，比他早开了两年。两家挨着，抢客人，抢了好几年。老肖有个毛病：下雨天不管排水，冲洗的泥水顺着沟流到街上，店门口一片泥。蔡老板拍了视频，拨了市民热线。一周后，执法的人来了，封了老肖的店，要求整改。老肖一个月没开业，后来索性转让给了别人，接手的人没开洗车，开了家小超市。

封店那天，老肖一个人站在店门口，没有说话，把店里的几桶洗车液一桶一桶搬上了三轮车。蔡老板隔着街看着他，老肖也看见了他，两个人对视了一下，老肖低头继续搬。第二天，老肖的老婆来取最后一点东西，路过蔡老板的店门口，没有往里看。

蔡老板站在自己店门口，看着对面卷帘门拉下来，心里是一阵痛快的。他对员工说了一句：「做生意要合规。」接下来客人真的多了，头两个月，流水涨了两成。他想过，要不要把对面的门面也租下来，扩一扩。房东开价不低，他犹豫

了两周，最后没租。后来他想，那是他这一年里做对的一件事，只是当时说不出理由。

他没有想到的有三件事。

第一，是他自己的排水沟。执法的人来过老肖的店以后，成了这条街的「熟客」，周边的店都紧张起来了，也包括他的。他没有想到，下一个被举报的就是自己，而举报的人，他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

第二，是那条街。有人说，这条街原来是「洗车一条街」，开车的人知道来这里，总能找到一家有空位的。两家挨着，客人排长队时，可以去另一家；一家涨价，另一家不敢。现在少了一家，客人来了，常常是看一眼门口排了几辆车，转身去了别处。街上原来有一家做汽车美容的、一家卖座套的，也因此少了客。他们见到蔡老板，客气，但不再像从前那样一起吃饭了。有一回，卖座套的老板娘跟他说了一句话，他想了很久：「你把对门弄走了，我们这条街就剩你一个了。你一个人，撑得起一条街吗？」

第三，是他自己。他没有高兴多久。有一天夜里，他在店里算账，忽然想：老肖那条沟，难道不能先去跟他说一声吗？他们不熟，可是他有老肖的电话。他把手机拿出来看了一会儿，又放下了。

这个故事不是说「蔡老板不该举报」。老肖的店确实有污水，他报的是实情，也是合理的做法，拿「兵」来说，那是一支正当的兵。《老子》这一章里的「不得已」，指的就是这样的时候，也只在不得已的时候才用。

只是，「善有果而已」，做到「果」就够了：对面的污水不再流到街上，这是「果」。他拿下了整条街的客人，那是「强」。这一章的意思，大概是说：一件事做成了，再往前走一步，就变成了另一件事。

如果他先打了那个电话，对面也许改了，也许没改。这是想象，不是保证。可至少，那一年的账本上不会有那个空着的门面。

倒着讲，是因为这样更接近这一章的次序：荆棘和凶年，先摆在眼前，然后才一步一步看见，是从哪个下午长出来的。

**带 走 的 话**

**把事办成就够了，别把办成的事变成一块招牌、一条规矩。办得越狠，回来得越快。**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统**（把「办成」硬成「强」），也碰到「复」的反面：一个往回走的「还」，成了警告。

它教的是「果而不强」，靠的是一笔后果的账；至于「果」和「强」的界线在哪里，章里没说。

◆

31

第 31 章

# 把赢了的仗，当丧事办

>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 ◆ 先说实话

这一章，是这本书一开始就标了「预计贴不上」的八章之一。

写到这里，我老老实实告诉读者：**我手里这套读法，在这一章上几乎是滑过去的**。一团丝、一只攥线头的手、一片还写得进去的土，这些说法，用在第二十九章、第三十章还勉强有话可说，到了这一章，要硬用，就要硬凑。这一章在讲的是一件很具体的事：打仗；怎么看待打仗，怎么对待打赢了的仗，还有两位将军站在哪一边。

所以这一章我不打算先立一个说法再去套它。我们顺着它的次序，一句一句看，看到哪里读不动，就在哪里停下来。

## ◆ 这一章在说什么

大白话说一遍：

兵器，是不吉祥的东西，大家都讨厌它，所以有道的人不愿意待在那里面。君子平日里以左边为尊，用兵的时候以右边为尊。兵器不是君子该用的东西，实

在没有办法才用，用的时候，心里要淡，要平。打赢了，不要觉得美；觉得美的，那是以杀人为乐。以杀人为乐的人，是成不了天下的大事的。吉庆的事情，以左为上；丧事凶事，以右为上。副将军站在左边，上将军站在右边，这是说，要拿办丧事的规矩来对待战争。杀的人多了，要带着悲痛去哭他们；打赢了，要按办丧事的规矩来处理。

这章里有几组东西，要多说一句。

**「不祥之器」**。器，是用具。兵器是个「器」，而且是「不祥」的器。第二十九章说天下是「神器」，第二十八章说「朴散则为器」，这一章又出现一个「器」。三章里「器」字的意思都不一样：被切出来的东西，最不能切的东西，最好别拿起来的东西。

**「恬淡为上」**。恬淡，是平静淡然。帛书写作「铦袭」，一般读作「恬淡」，据说是同一个词的另一种写法。

**「左」和「右」**。这是这一章最古怪的地方，下面单讲。

**「乐杀人」**。这三个字，是这一章最重的一句话。

### ◆ 扎手处一：郭店的头，和通行本不一样

先看版本。

郭店丙组简上，这一章是这样开头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故曰兵者……不得已而用之。……为上，弗美也。美之，是乐杀人。夫乐杀人，不可以得志于天下。故吉事上左，丧事上右。是以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居之也。故杀人众，则以哀悲莅之；战胜则以丧礼居之。」（简上有缺字，缺字处我用省略号；「不得已」「杀人」「不可」等几处，是整理者依通行本补出来的，不是简上看得见的字。据我查到的整理本。）

对照通行本，郭店本**没有**开头的三句：「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帛书两本有这三句，但开头写成「夫兵者，不祥之器」，没有「佳」字。通行本的「佳兵」二字，古来有人疑心是别的字抄错了，我没有查到定论，这里只记下：帛书没有它。还有一处，帛书甲本最后一个短句写成「故有欲者弗居」，通行本是「故有道者不处」，差一个字，「欲」和「道」。这是抄错、借字，还是另有说法，我也没有查到定论。

再看那一句「兵者不祥之器」。通行本里它出现两次：开头一次，中间一次。郭店本里只有中间那一次。

这些差别，指向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郭店本的这一章，是从「座位」开头的。**第一句话是「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一个怎么坐、怎么站的规矩。接着一个「故曰」，这两个字一般是引用一句现成的话：所以说，兵器是不吉祥的东西，实在没办法才用。

也就是说，在郭店本里，是**先有座位的规矩，后有对战争的判断**；通行本倒了过来，**先有判断（不祥之器，物或恶之），后有座位的规矩**。

这件事怎么看，我不替书做主：可能是通行本的人把态度提到了前面；也可能是郭店这批简抄得不全。可是不论怎样，有一点可以放在心里：**这一章是从一个仪式的做法里长出来的。**

另外，「吉事上左，丧事上右」这一句，郭店和帛书都写作「丧事」，通行本写作「凶事」。老本子说得更具体：不是笼统的凶，是丧事。

### ◆ 扎手处二：全书批礼，这一章用礼

这一章最难读的地方，不在文字，在立场。

第三十八章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礼，在这部书里不是个好词，是忠信变薄了之后才用得上的东西，是乱的开头。可是这一章，偏偏处处是礼：左和右的位次，偏将军和上将军的站位，最后更直接说「以丧礼处之」「以丧礼居之」。拿礼来对待战争，是这一章明明白白的主张。

这个矛盾，读书的人有几种办法：

**办法一：说这一章后来混进了别的东西。**有人疑心「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这几句，本来是旁边的注解，后来抄进了正文。理由是「言以丧礼居之也」这种口气，像注解（古人注书常说「言……也」）。我查到的一种王弼本的整理本，这一章下面也没有王弼的注，别的章几乎都有，这事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王弼据的本子里这一章不一样，或者只是注文丢了。我没有查到定论。

但这个办法有个大问题：**郭店本里已经有这几句了**，帛书里也有。如果它是注文，那也是很早很早就进了正文的注。我们不能说「这是后来混进去的」，然后把它放在一边。

**办法二：说这里的「礼」，和第三十八章的「礼」不是一回事。**第三十八章批的，是礼变成了一套外表，里面没有了忠信的那一种；这一章用的，是丧礼。丧礼这个东西，有一点特别：它的心，本来就是哀。孔子也说过类似的话：《论语·八佾》里，他说丧事「与其易也，宁戚」，办丧事，与其把仪式办得周全整齐，不如心里真悲痛。丧礼的形式，是替真悲痛搭的一个架子。拿这个架子对待战争，等于要求打了胜仗的人，也要有一副悲痛的样子，更要有一颗。

这个办法比较顺，我自己倾向它。但我也不敢说它已经把矛盾化解了。

**办法三：说这是这部书自己的缝。**它批礼，又在这里用礼。这个缝可以不补。一部书讲了五千字，不必每一章都和别的章严丝合缝。

三种办法我都摆出来，不替书选。

## ◆ 左和右：到底谁尊

「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这句话有一点让人糊涂：平时尊左，用兵尊右，而且「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地位更高的上将军反倒站在「凶」的那一边。

我的理解是这样：在办丧事的规矩里，主丧的人不应当站到喜庆的位置上去。这一章的意思，是把上将军放在「主丧人」的位置上，他站的，不是荣耀的那一边，而是办丧事的那一边。这是我的读法，原文只说了站在哪里，没有解释为什么。

可是，左右到底谁尊，在古代，各地、各时并不一样。《左传》桓公八年记了一件事：楚国和随国打仗，随国的季梁对随侯说，「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楚国人尊左，他们的国君一定在左边，不要去和楚王交手。这是军队里的事：楚国人打仗时尊左。而这一章说「用兵则贵右」。《史记》里说老子是楚国苦县人，这个说法学者们并不都接受。如果可信，那么这一章记的，就不是他本地军队的做法；如果不可信，那就更说明：左右的次序，是各地有各地做法的东西，并没有一个天下通行的、统一的规矩。

我把这一点放在这里，是因为这是一本讲「不要统一」的书，拿来讲战争，讲的恰好是一个「没有统一规矩」的规矩。

## ◆ 乐杀人

「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

这一句，我想单独说一说。第三十章的理由，全是账：用兵逞强，后果会回来，田里要长荆棘，后面有荒年。这一章换了一种口气：不是算账，是看心里那

一点滋味。打赢了，觉得「美」，这一点点「美」的感觉，被它直接叫作「乐杀人」。

这很重。它不是说「杀人不对」，它是说**赢了以后心里那一下高兴，就是杀人的快乐**。胜利和杀戮之间，没有一道墙。

接下来的一句，「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又回到了账：这样的人，成不了天下的大事。这里，账和心，又接在一起了。

### ◆ 涌现：这一章没有

按这本书的规矩，写到这里，该有一小段「涌现」，也就是用这套读法，读出一点原来没看到的东西。

这一章我没有。

我试着找过一处：「以哀悲泣之」「以丧礼处之」。如果战争是把一个人归入「敌人」，然后可以随便处置，那么丧礼是把被杀的人重新接回「人」里面，为他们哭，为他们守着一个位置。丧礼的作用，是不让胜利把这条线彻底割断。这样看，这一章的「礼」，是一根留着不剪断的线。

我写完这一句，又把里面的说法统统拿掉：「打了胜仗也要哀悼死去的人，不要把杀人当成痛快的事。」这句话不需要任何说法，早就站得住了。我没有从这一章里读出任何一个原来不知道的东西，**我只是把我已有的话，贴在了它上面**。

所以这一章我宁愿说：贴不上。它是这部书里一章很好的反战的话，可是它不需要这套读法，这套读法也没能帮它。

## ◆ 放回日子里

在不少地方的老规矩里，办白事是有一套章法的：谁站在灵前，谁在哪一边答礼，客人从哪里进、哪里出，哭的先后，磕头的次数，都有说法。

设想有一位从城里赶回去奔丧的年轻人，不懂这些，一进门人是木的，手不知道往哪里放，话也说不出来。是一位叔叔拉着他，把他领到该站的位置，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跪」。他跪下去，之后的事情，一件接一件，也就走得下去了。

他后来想，这些规矩，对于一个正处在最乱的时刻的人，其实是一种扶持：不用自己想「该怎么办」，形式替他把手扶了一把。

这一章要把战争也放进这样一个架子里去。不是因为形式比人重要，是因为人在赢了的时候，也像在最乱的时刻一样，需要被扶着。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考场上的四十分钟。**设想有这样一位初二的语文老师，姓骆，五十二岁，教了二十七年书。这天她监考别的班的期中考试。

开考前，学校开过一次会，教导主任把规定又念了一遍：作弊者该科成绩记零分，通报批评，严重的记过。骆老师坐在最后一排，手里拿着监考用的签字笔，心里想的是别的：她不太喜欢「抓」这个字。

**九点十二分。**发完卷，她从教室后面慢慢走到前面。靠窗第三排，有个男孩，叫耿子明，她不教他，只知道他是个不怎么说话的孩子。他的右手一直压在左袖口上，很自然，又太自然。

**九点二十分。**她从他的桌边走过去第二遍。袖子里有一小条白的东西，露出一点边。她没有停，走到教室前头，在讲台边站了一会儿，看着窗外的树。她心里有一个小小的声音：抓住了。

她自己听见了这个声音。她监考十几年，抓过十来个人，每回抓到的那一下，心里都有一点说不上来的东西，一点痛快，一点「我就知道」。今天她第一次听出来，这一点东西，不太好。

**九点二十六分。**她又走了过去，什么也没说，在他桌边停下，蹲下身，小声说：「把你袖子里的东西，放到桌角。」耿子明的脸一下子白了。他手停了很久，才把那一条纸拿出来，放在桌角。骆老师把纸条拿走，放进自己口袋。她说：「继续做题。」她没有再说别的，也没有看周围的人。她有一条给自己立的规矩：收来的纸条，她从来不展开读。她不想知道那上面抄的是什么，更不想知道那个孩子是为了什么害怕。

**九点三十分到十点。**耿子明低着头，卷子上没有再写一个字。骆老师走到他身边的次数，比之前少了。她站在教室的另一头，背对着他，让他自己待着。

**十点零五分。**交卷铃响，她先收其他人的卷子，最后走到他的桌前，说：「跟我出来一下。」走廊里没有人，她没有说「我早就看出来了」，也没有说「你让我失望」。她说：「按学校规定，这门课要记零分，我要报告教务处。我陪你过去。」耿子明哭了，不是大声哭，是眼泪一颗一颗掉在校服袖子上。

走廊很长，阳光从一侧窗户照进来，在地上画出一格一格的亮块。耿子明走在她的右边，他的鞋带松了，她看见了，没有提醒他。

她陪他走到教务处，一路上谁也没说话。教务处老师问话，骆老师在旁边站着，只在被问到时回答，不添一句。离开的时候，她把那张纸条交了上去，没有展开读。

第二天早上，耿子明的母亲来了，站在教务处门口，声音很大：「你们凭什么这样处理我的孩子？他就是一时糊涂！」骆老师站在旁边，没有辩解，也没有

劝。等母亲的声音低下去，她才说了一句：「他很安静，我陪他走过去的。」母亲愣了愣，之后什么也没再说，把脸转向墙。

**中午**。同办公室的老师听说了，有人说：「你太客气了，这样的孩子，就该当着全班的面拎起来，杀鸡儆猴。」骆老师没有接。她又想，也许人家说得对，她这样做，别的孩子会觉得抓到了也没什么，下回还会试。后来的期末考试，她真的在另一个班又抓到两个，那两个孩子看她的眼神，没有一点怕。

她也不知道，她那样做，是对耿子明的体面，还是对自己的体面。零分还是零分，处分还是处分，她改变不了什么。她只是在那四十分钟里，没有让那一点「痛快」长大。

一个星期后，她在走廊里碰见耿子明，他低着头走过去，快到她面前的时候，抬了一下眼。她点了一下头。她不知道这一点头对他有没有用，也许什么用也没有。

这个故事里，「兵」是监考的规则。规则是必要的，不得已的，所以她用了。她没有做的是第二步：**把赢了的这件事，当成一件乐事**。「战胜以丧礼处之」，在一个考场里，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样子：事情照规矩办，可是对被抓的人，不当成战果。

读到这里，我心里有一个不放心的地方：她的「丧礼」有没有用？它给了耿子明一点体面，却没有挡住别的孩子再试。**在教育里，这一章的「读不动」，是「礼」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它能不能管住下一个人，它也许只能管住做这件事的人自己。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老先生，姓侯，八十二岁，开了五十年的车，先是单位的货车，后来是自己的小车。他有一个女儿，叫小琴，五十三岁。

**第一个星期天。**一个月里，老侯出了两次小事：一次在小区停车场蹭了水泥柱，一次在路口，红灯变了，他慢了半拍，后面的车按喇叭，他没有听见。他都没有跟家里说，是女婿在车尾的刮痕上看出来的。

家里开了一个小会，在客厅里。小琴先说，话说得很轻：「爸，我们想，您是不是别开了。」老侯没有说话，把脸转到窗外，手在膝盖上握了握。外孙在旁边补了一句：「爷爷，我们担心的是别人。」这句话，把老侯的火压了下去，也把他的话堵了回去。他沉默了很久，说：「我开了五十年，没出过事。」小琴说：「我知道。」那一天，他没有答应，也没有再争。

到了周五，老侯自己把钥匙放在了鞋柜上。

这一个星期里，老侯做了三件小事。他坐公交去了一趟菜市场，回来说「人太多」；他给老战友打了个电话，说「我这阵子不方便出门」；他把车库里的那块旧擦车布洗了，晾在阳台上。没有人提这些。

**第二个星期天。**小琴没有把钥匙收走，而是对父亲说：「爸，我想最后跟您开一回，您教我。」老侯愣了一下。他们一起在小区里把车擦了一遍，用水桶，用旧毛巾，老侯蹲在轮子旁边，一边擦一边说：「这车的发动机，你听，有一点点响，是正常的。」小琴把耳朵凑过去，其实什么也没听出来。

后来，是小琴开着，老侯坐在右边。他这辈子第一次坐在副驾驶，系安全带，手摸了半天没找到扣。小琴放慢了车速。他们开去了老侯当年工作过的车队门口，现在是一家超市。老侯指着一个地方说：「那儿，我头一回开车出来，被师傅骂。」他说着，笑了。

**第三个星期天。**钥匙放在了鞋柜上的一个小盘子里，没有锁起来。老侯偶尔会拿起来看一看，又放下。每个星期六上午，小琴会开车来接他去菜市场，他坐在右边，常常挑她的毛病：「你刹车太急。」「你不要这么跟。」小琴一律答

「好，好」，不顶嘴，心里觉得这些话比从前的任何一句话都让她踏实。家里商量过要不要把车卖了，他说：「再放一阵。」车就停在小区里，有时候他会下楼，坐进驾驶座，不发动，坐一会儿。小琴看见了，没有去叫他。

老侯对小琴说过一句话：「你们搞得这么郑重，倒叫我没法发火了。」

小琴听了，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她不确定，那天的那种「郑重」，是对父亲的体面，还是一种更精细的办法，让他心甘情愿地交出钥匙。有一天，老侯收到了一位老战友的白事通知，在隔壁县城。他对着请柬看了很久，说：「以前我自己开车去。」小琴说：「我陪您去。」他「嗯」了一声，把请柬折好，放进外衣口袋。那一路上，他一句话也没说，窗外的田，他看了一路。

**她赢了，但她没有觉得美。**

「胜而不美」，在这个家里，大概就是：钥匙到手了，她没有松一口气，而是觉得，自己拿走了父亲的一样东西。

说明一下：一个人还适不适合继续开车，不是家里人光凭感觉就能定的。如果拿不准，可以请医生、请专门的机构做评估；家里人的任务，不是当裁判，是陪着。该看医生就看医生。

这一章在这里读不动的地方，也是它真实的地方：**「礼」可以让人好受一点，也可以让人更难反抗。**两样都是真的。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老板，姓郝，开一家十四个人的外贸小公司。这一年，最大的一个客户撤了单，账上的钱撑不到明年春天。他算了三个晚上，只能裁三个人。

**一个月前。**账上只剩下三个半月的钱，他把会计叫进来，一笔一笔核。会计比他还难受，最后合上本子，说了一句：「郝总，裁的话，补偿别抠。」他说：「我知道。」

**前一天晚上。**郝老板在办公室里把「沟通话术」写了一页：「因公司业务调整……经公司研究……」写到第三行，他把笔放下了。这些话他在别的公司听过，听的人的表情他都记得。他把那页纸撕了。

他想了另一个办法，也不算办法，只是几件小事：

一，谈话不在玻璃会议室里，在最里面那间小的，有窗，有一张圆桌。二，他不坐在桌子的对面，坐在侧面，和对方成一个角。三，先说钱，再说原因：补偿是按法律规定的数额，再多给一个月。四，每个人单独谈，不在同一个下午；人家走的时候，从前门走，不押，不收手机，不叫保安。五，剩下的十一个人，当天下午开一个短会，他把话直接说了：「今天走了三位同事，是我的决定，不是他们的错。这周大家不用强颜欢笑。」

**当天。**第一位谈的是小李，进公司第二年，眼圈红了，没说话。第二位是老刘，做了九年，听完钱的数字，沉了很久，说：「郝总，钱给得不少，我心里明白。」他停了一会，又说：「可是，你这样周到，我连骂都不知道该骂谁。」郝老板没有答。第三位是一个年轻人，谈完以后，说了句「谢谢」，走出去，回头把门轻轻带上。

下午的短会上，有人想说句什么，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会开了十分钟就散了。快下班时，一个平时话很多的女孩子，悄悄把自己的杯子放在了老刘空着的桌上，装了半杯热水。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收走。

那天晚上，郝老板没有去客户的饭局。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着，看着那三张空着的桌子。他没有让人收拾，放了一个星期，之后问那三个人愿不愿意回来取东西，还是由他们自己寄。

**两年后**。公司又遇到一次波动，要再裁两个人。郝老板在前一天夜里，拿起笔，写下了五条：圆桌，侧面，先说钱，单独谈，不押。写完他停了一下。他发现自己写得很快，和上一回不一样：上一回，他是一条一条想出来的；这一回，是从上一回的记忆里抄出来的。

第二天谈话的时候，对面的人说了一句：「郝总，您这是不是有一套流程？」他一时没答上来。

那天晚上，他把那张纸又撕了，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他想起老刘的话：「你这样周到，我连骂都不知道该骂谁。」他第一次觉得，那话里头不只是感谢。

后来，第一次被裁的小李给他发过一条消息，说新工作找到了，谢谢当时的那几句话。他回了一个「好」字，放下手机，一个人愣了很久。他不知道，这条消息里的谢意，是对他那天的做法，还是只是年轻人的客气。他没有问。

这个故事里，「丧礼」是郝老板那五件小事。它们做了一件事：**让一场不得已的「战胜」不要变成一件顺手的事**。可是两年后，它们自己变成了流程。一套形式，如果不再有哀，就只剩下形式。

这里有两个让人不舒服的事实。其一，老刘说的话是真的：**周到，也可能是一种让人无处发泄的东西**。其二，**钱比任何仪式都更要紧**，那五件小事换不来一个月的房租。郝老板那天的补偿，是他自己能给的最多的数。仪式只是在钱之外，多出来的那一点。

这一章在事业里读不动的地方，就是这一点：礼，保护的是谁？是被裁的人，还是裁人的人？我想，大概更多是后者。它让做这件事的人不至于麻木。可是一旦麻木了，礼就成了第二层麻木。

**带 走 的 话**

**赢了，也别觉得美。不得已做了狠事，就按办丧事的样子对待它。**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几乎没有哪一环贴得上；勉强算「统」的反面，一个靠形式留住的「连着」。

它教的是「胜而不美」，靠的是一套丧礼；这套礼是不是又成了一根线头，章里没有说，本书也没有定论。

◆

32

第 32 章

# 名字起到哪里为止

>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

## ◆ 老子允许起名字

很多人对《道德经》有个印象：它反对名字，反对说，反对分。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常被读成一句「别给它起名字」。

可是这一章，开头是「道常无名」，往下数几行，写的却是「始制有名」。名字，是可以有的；有了，就是有了。老子在这里没有说「不该起名字」，他说的是：**名字有了以后，要知道在哪里停。**

别的章也是这样。第一章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名和有名，各有各的位置。第二十五章说「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连他自己谈「道」的时候，也承认用的是「字」，是勉强起的名。（这一段，在郭店甲组简上，按整理本的编联，就紧挨在这一章后面。）

所以这一章不是「反对名」的一章，是「管着名」的一章。它问的问题很家常：名字起到哪里，就该打住了？

## ◆ 这一章在说什么

大白话说一遍：

道，一直是没有名字的。它像一块没有加工的原木（朴），样子虽然小，天下没有谁能把它收作下属。诸侯君王，如果能守住它，万物会自己来做客。天和地相合，降下甘露，没有谁下命令，老百姓自己就分得均匀。到开始裁制的时候，才有了名字；名字有了，也就该知道停手；知道停手，就不会陷入危险。道在天下，好比山谷里的溪水流向江海。

几个词，要先说一说。

**朴**。没有加工的原木。第十九章「见素抱朴」，第二十八章「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都是它。这里说「朴虽小」，是说它不起眼。

**臣**。收作下属，使唤。王弼的注讲得很细：「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朴之为物，惯然不偏，近于无有，故曰‘莫能臣也’。」意思是：有智谋的人，你可以用他的智谋；有勇力的人，你可以派他打仗；手巧的人，可以叫他做事；力气大的人，可以让他挑担子。可是朴不一样，它混混沌沌，哪一样也不偏，几乎等于什么也没有，**你找不到一个地方好抓**，所以没有人能使唤它。

这一句我愿意多停一下。第二十九章说「执者失之」，要攥住它的，会失去它；这一章说朴「莫能臣」，是因为它**没有一个可以攥的头**。线头，要有一个头才能攥，朴连头都没有。

**宾**。客人。万物「自宾」，是自己来，当客人。后面有一节专门说这个字。

**均**。平均，均匀。「民莫之令而自均」，没有谁下命令，民间自己就分得均匀。

**知止**。知道停。

**川谷之于江海**。山谷里的溪水流向江海。王弼注：「非江海召之，不召不求而自归。」不是江海去叫它，是它自己流过去的。

## ◆ 三处小改

三个本子，摆在一起。

郭店甲：「道恒亡名，朴虽微，天地弗敢臣。侯王如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也，以逾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也，犹小谷之与江海。」

帛书乙：「道恒无名，朴唯小而天下弗敢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俞甘洛，……令而自均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在天下也，犹小谷之与江海也。」

王弼本就是章首引的那一段。

差别不大，却有几处值得一看。

**一，「弗敢臣」和「莫能臣」**。郭店、帛书都是「弗敢臣」，不敢收作下属；通行本是「莫能臣」，没有谁能收作下属。「不敢」说的是一种态度，是有人能做而不做；「不能」说的是一种能力，是想做而做不到。差了一个字，口气就从「不敢造次」变成了「没有办法」。另外，郭店简写的是「天地弗敢臣」，主语是「天地」，帛书是「天下」，通行本也是「天下」。

**二，「所以不殆」和「可以不殆」**。郭店、帛书、王弼本（连王弼注里也是「故知止所以不殆也」）都是「知止所以不殆」，河上公一路的通行本是「知止可以不殆」。「所以」是「就是靠这个」，是在说原因；「可以」是「就能够」，是在说一种可能。前一种更像一句判断，后一种更像一句劝告。

**三，「小谷」和「川谷」**。郭店、帛书写的是「小谷之与江海」，通行本是「川谷之于江海」。小谷，更小，更低；川谷已经是一条河了。一条细小的沟，流向江海，这个画面更谦卑一些。

另外，这一章开头的「恒」字，在帛书和郭店里是「恒」，通行本改成了「常」，和第一章是同一回事。

此外还有「以降甘露」：郭店写作「逾」，帛书写作「俞」，通行本是「降」。「逾」「俞」怎么读，整理者们意见不完全一致，我没有查到定论。

这三处，我没有看到哪一处大到能改变整章的意思。可是它们的方向，倒有点一致：**越晚的本子，越把「不敢」变成「不能」，有的本子（河上公一路）还把判断变成劝告**。这也是可能，不是证明。

### ◆ 扎手处一：「制」，是怎么个制法

这一章最扎手的字，是「始制有名」的「制」。

这个「制」字，怎么解，历来有三种说法。

**王弼**说：「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他是拿第二十八章的「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来解的：原木散开，成了器，圣人用这些器，让它们做官长。官长一出来，不能不定名分，要有大小、尊卑。所以有了名。

**河上公**说：「始，道也。有名，万物也。道无名，能制于有名；无形，能制于有形也。」意思是，「始」就是道，「有名」就是万物，道没有名字，却能管着有名字的东西。

**当代学者徐山**（《〈老子〉训诂三则》）的看法是：「制」用的是它最老的本义，**截割木材**，一刀一刀地裁；「始制有名」是说，那块没有名字的整木头，开始被裁开，成了一件一件的东西，这些东西于是有了名字。他还指出，第二十八章「大制不割」的「制」，也是这个意思。

三种说法，我觉得第一种和第三种可以放在一起看。无论是官长，还是被裁开的木头，这都是**第一刀**：本来是整个的东西，从这里起，被分开了。

「制」这个字，在第二十八章和这一章里，都出现。第二十八章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这是说：真正大的裁制，不用刀去割。这一章说：开始裁制了，就有了名字。两章一前一后，一个说「制」可以不割，一个说「制」之后会怎样。读这两章，要把它们放在一起。

还有一个旁证。春秋时，晋国的叔向写信给郑国的子产，责备他把刑法铸成条文公布出来（《左传·昭公六年》）。信里有两句：「国将亡，必多制。」国家要亡的时候，一定有很多条文和制度；还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老百姓一旦知道有条文可以争，就会为锥子尖、刀尖那么一点点事去争。

王弼注「名亦既有」那一句时，正好用了「锥刀之末」四个字：「过此以往，将争锥刀之末。」他大概是想起了叔向的话。**名字一有，就有人去争名字之间那一点点差别**。

这一章的老实态度是：名字要起，起了以后有两种命运：一种是用它，一种是争它。要停，是要停在「争」之前。

### ◆ 扎手处二：「宾」，是客人，还是来归服的人

「万物将自宾」，这三个字读起来很舒服。万物自己来，像客人一样，不被请，不被赶。

可是「宾」这个字，不只有「客人」一个意思。《国语·周语》里把天子之外的地方分成几等：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其中「宾服」，是离得比较远、定期来朝见的那一等。（这是一般的说法，各家对具体的分法不完全一

致。）「宾」在古书里，常常是**四方来朝见、来归服**的意思。王弼注这一句也说：「则物自宾而道自得也」。

这样一来，「万物将自宾」就有两种读法。

一种是平的：万物自己来，当客人，来去自由，彼此不是主仆。

一种是有点冷的：这是一位君主的美梦。你不去逼人，人反而自己来归顺你，这是最省事、最牢靠的归服。这样读，守住「朴」的侯王，得到的是**不用动手就来的归服**。

这是一个很深的缝。第二十九章讲「为者败之」，第三十章讲「不以兵强天下」，这一章讲「守朴」则「万物自宾」。三章连着，一路是「别用力」。可别用力的结果，是不是更大、更稳的「得」？如果是，那么这条路，就是一条更高明的「统」：不是拽着线头往前走，是站着不动，等着人自己排成一队。

这个读法我不敢说它就是原意。《老子》里确有不少地方，劝君主的话，最后落在君主自己得到什么。第三十章「以道佐人主」，已经承认自己是一部给君主出主意的书。读到这里，我们要问：**那位「侯王」，是被劝的人，还是被许诺的人？**

我两种读法都放着。不选。

### ◆ 最后一句：谁是海

最后一句的比喻，也有两种读法，这是在读第六十六章时被人提出来的，我借过来用。

「譬道之在天下，犹小谷之与江海。」句子的格式是「甲在乙，好比丙对丁」：甲是道，乙是天下，丙是小谷，丁是江海。

王弼的读法，是把江海比作道，把川谷比作万物：万物自己向道流去，「非江海召之，不召不求而自归」。通行本写「川谷」，更合这个读法，因为川谷是许多水汇成的河，是「万物」的样子。

可是照句子的格式，也可以反过来读：甲对丙，**道在天下，就像一条小谷在江海面前**。小的、低的是道，大的、广的是天下。郭店和帛书写的是「小谷」，更合这个读法，而且和前面的「朴虽小」是一路的口气，小，不起眼，不被使唤。第六十六章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那里海是肯往下的那一个；这里，海成了天下。同一片海，在两处各是一个角色。

哪一种是原意，我不敢说。第一种读法的好处是前后一气，「万物自宾」「民自均」「川谷归海」，都是「来」。第二种读法的好处是和「朴虽小」「小谷」连得起来，它的麻烦是：前面刚说万物自己来做客，那么「来」的主人，怎么又变成了那条小谷？

## ◆ 读不动的地方：从「守」到「自均」的一跳

这一章读不动的地方，是它的最后一跳。

前面说「侯王若能守之」，后面说「万物将自宾」「民莫之令而自均」。从「守住朴」，到「万物自己来」「民间自己分均匀」，中间隔着很远。章里没有交代，一个人守着一块没有名字的木头，万物为什么会来？民间为什么会自己均匀？

「均」这个字，尤其让人犹豫。后面的第七十五章，老百姓饿着，是因为「上食税之多」；第七十七章要「损有余而补不足」。这些章里，天下并没有自己均匀，是有人多拿了，有人少拿了，需要一只手去平它。到了这一章，却说「民莫之令而自均」，不用谁下令。

我觉得这一句，与其读作对事实的描述，不如读作一个**期望**，或者一种**检验**。后面的「回落」会再说。

还有一处，也是读的人会卡住的：「夫亦将知止」，是谁知止？原文没有写主语。王弼的读法，是起名的人，也就是统治者自己，要知道适可而止。可是「夫」字，也可以读成「那些」，指那些已经有了名字的东西，**它们自己也会知道停**。后一种读法，我是在读第三十七章时看到别人提出的：这一章里的刹车，是没有手的。两种读法都能成立。这一点，直接影响到「回落」里我要说的话。

### ◆ 涌现：留一块不起名

书里一直说，世上有一种土：想法里的，说法和道理里的，力气和底气里的，三处都还写得进去。（书里叫「特征纠缠系统」。）

名字，是在这片土上画下的第一道线。「始制有名」，是最早的那一刀：从一块混混沌沌的东西里，画出一块一块来，给每一块取个名字。这一刀是必要的。没有名字，人没法说话，没法做事，没法交代；王弼说得很实在，「不可不立名分」。

问题在第二道、第三道。「名亦既有」，名字一旦有了，它们之间立刻就有了比较：谁大，谁小，谁先，谁后，谁高，谁低。每一个名字都变成了一个位置，一个位置就有人想占。然后是「锥刀之末」：为那么一点点差别去争。到这时，土上的线越来越密，每一块都被名字圈住了，每个名字下面，又都分出了更小的名字。土还在，可已经**写满了线**，再也没有空白可以长新的东西。

「知止」，是在这之前停下来。

我想，「朴虽小」这三个字，在这里是关键。朴不用大，它**小**也行。这块没有名字、不被使唤、没有线头可抓的东西，**只需要留着**，哪怕留得很小。「侯王若能守之」：守住的，不是整块的原木，是**那一小块没被裁开的**。

这和第二十九章的「发面」有点相通：每次做面，留一小块老面当引子。老面不是新的，也不是整块的，可是它在，下一回才有的发。

这个读法，同时也解释了本书的核心说法「回不去的根」：朴已经散了，名字已经有了，我们回不到那块整木头了。可是**回不去**，和**留一小块**，是两回事。回不去整块，不妨碍留一小块。

我自己对这个读法没有十足的把握。把这些说法统统拿掉，这一章剩下的是：**起名字要有节制，别什么都贴上标签，要留几个不叫名字的地方**。这是一句平常话。我多加的，是「留一小块」的那个画面，还有那一小块的作用：不是怀旧，是为了下一回还有的发。

## ◆ 回落：三把没有刻度的尺

我们读了三章：第二十九章「去甚去奢去泰」，第三十章「果而勿强」，这一章「知止」。三句话，说的是同一件事：**到哪里停？**

每一次，我们都问了同一个问题：谁来量？「甚」和「不甚」，「果」和「强」，「止」和「不止」，分界线在哪里？第二十九章给了王弼的回答：圣人的心不乱，物性自得；第三十章章里没说；这一章呢？

这一章其实给了一个线索，在最后几句里。什么时候是「止」得对的？当「民莫之令而自均」，当「万物自宾」，当川谷自己流向江海，**不用叫，不用求**。也就是说，这一章给的尺子，不在圣人的心里，在**事情有没有自己发生**。

如果必须下令，必须去叫、去求，那就说明名字已经起过了头，线已经画得太密。如果东西还在自己来、自己匀，说明还没有过。

这样读，「知止」的标准，就从一个人的判断，变成一个可以看的现象。如果「夫亦将知止」的主语，本来就是那些有了名字的万物自己，那这个读法就更

顺：刹车不在谁的心里，在东西身上。这个读法，我觉得是一个可能的答案，有它的好处：它是可检查的。它也有一个麻烦：「自均」「自宾」到底算不算「自己发生」？一位君主如果设计得好，让万物看起来像是自己来的，怎么办？这又回到了上面的「宾」。

我只好说：这把尺比前两把好一点，也还是有缝。

### ◆ 放回日子里

设想有一个山脚下的小村，村里人认路，靠的是「过了老槐树往左」「老李家后面那条沟」。外人来了，问路，村里人比划两下，也就找到了。

后来村里通了快递，快递员总是找不到人，打电话，一句话说不清楚。村里给每户钉了门牌，路也有了名字，叫「一号路」「二号路」。这是好事，快递来了，也方便了急救。

过了几年，村里人开始说「我家在一号路，你家在三号路」。又过了一阵，路灯先装哪一条路，成了村委会上一件要吵的事；哪一条路叫「主路」，哪一条叫「支路」，有人挂了脸。

只有老李家后面那条沟，大家还叫它「那条沟」。没有人为它吵过。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下面是一位书法老师的教案本上的几行字。

设想有这样一位退休后在社区少年宫教书法的老先生，姓金，七十一岁。他教十二个孩子，八到十一岁，每周一次课。

**九月十四日**。第一课。我没有讲名字，只讲了一句话：「看我的手。」我写了一横，慢慢的，让他们数我手腕动了几下。有个男孩说：「金爷爷，您那一下

是停了的。」我说对，那一下就是收。孩子们不知道，这一横在书上有个名字，叫「勒」。我没有告诉他们。

**十月五日。**第五课。我今天开始讲「永字八法」，一个「永」字里藏着八种笔法：侧、勒、努、趯、策、掠、啄、磔。据说这个方法是古人传下来的，我自己也是这么学的。头一回我只讲了三个名字：侧，是点；勒，是横；努，是竖。孩子们很喜欢，「勒」字好像有种力道，他们一边写一边念，念得很响。我看着，心里有点高兴，也有点不安。

**十月十九日。**不安成了真的。这两周我陆续把八个名字都教了，今天下课前，两个孩子互相出题，一个说「你这个勒，不够勒」，另一个说「你的努，一点也不努」，笑成一团。这本来是好玩的事。可是我发现，他们写字的时候，眼睛不再看纸了。他们在心里念名字：「勒，勒，勒」，手是跟着嘴走的。有个叫小宁的孩子，八个名字全背熟了，一个不错，可是他写「勒」的时候，手在抖。他写的是一个名字，不是一横。

下课以后，有家长在群里发来一张表，是网上找的，把笔画分成几十种，每种都有名字、有术语，问我：「金老师，能不能按这个讲？」我回：「暂时不用。」

**十一月二日。**今天定了一条规矩：**先写，后叫名字。**写完之后，才许说这是什么。八个名字，我留着，不再添。有一个小姑娘，把捺画叫「小鱼尾巴」，我没有纠正，只说：「你说得对，你自己的叫法，也行。」

**十一月十六日。**今天有一位母亲留下来跟我说话。她说：「金老师，孩子回家，我问他今天学了什么，他说‘写了字’，说不出名字来，我心里有点慌。」我听了，没有马上答。过了一会儿我说：「您让他把今天写得最好的一笔指给您看，再让他说说像什么。」她半信半疑地点头。第二周她又来，说孩子指的是一

个「撇」，说像「鸟的尾巴扫了一下水」。她笑着说：「这个我倒是记住了。」我心里知道，她不是被说服了，只是暂时放下了心。

**十二月十四日。**学期快结束了。有几个孩子的家长要参加考级，考卷上要求写出笔画名称。我没有拒绝，在最后三堂课，把这套名字补齐了，说：「这是考试用的，另外一套。」孩子们点头，好像一点不奇怪。

有一个孩子，叫小橙，十岁，最调皮。他有一天问我：「金爷爷，‘趯’字怎么念？」我说念「替」，是那个竖钩，钩出去之前要蓄一下。他说：「那我不叫它趯，我叫它‘跳’。」我说随你。他后来在班里推广了他的叫法，一半的孩子叫「跳」，一半叫「趯」，吵了一阵，又都不吵了。我在教案本上记：名字有了，孩子们自己就会分成两派，一直是这样。

**一月九日。**小宁来了，我看了他的字。他的「勒」不再抖了，但也不是最好的。他在字旁边写了一行小字：「今天的横，像一根晾衣绳。」我没有告诉他，这个说法没有人教过。

这一章对教育说的话很窄：**名字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背的**；用在写完之后，说话的时候，它帮人把看见的东西交代给别人；用在写之前、写的当中，它会替代「看」。「知止」，在这个教案本里，就是「先写，后叫名字」，还有「八个就够，不再添」。

这个故事里，也有它的代价：考级的家长要名字，他不得不给一套「另外的」。**在教育里，这一章读不动的地方，是考试：考试要的是名字，而且要的是统一的名字。**金老师能做的，只是把顺序安排好，他没有办法让考试不要名字。

##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男士，姓施，五十八岁，在一所中学的传达室值了二十几年的班。大家都叫他「施师傅」，他自己有时也说：「我这是老胃病。」

**起初**。三十年前，他二十八岁，有一回吃了冰西瓜，肚子里一阵一阵地不舒服。他老婆说：「你这是老胃病，吃不得凉的。」这句话，对他是有用的。从那时起，他知道了自己吃东西要留意，夏天不吃过冰的东西，早上不喝凉水。这个「老胃病」的名字，替他省了很多事。那时候他们住在单位分的平房里，厨房小，煤炉上炖着粥，他老婆一边搅一边说：「记着，凉的别碰。」他点头。后来女儿出生，她很小就会说「我爸老胃病，要吃热的」。这就是「始制有名」：一个不舒服，有了名字，人有了办法，家里人也有了一个共同的说法。

**后来**。二十年下来，「老胃病」这个名字越来越宽。饭后胀，是老胃病；半夜醒来，口干，是老胃病；腰有点酸，他也说「老胃病，牵着的」；有一阵子总是没劲，家里人说「你又老胃病了」。每一次，这个名字都接住了，接得很顺。家里人也习惯了，他一说不舒服，大家就问：「又是老胃病？」他点头，也就过去了。这就是「名亦既有」：名字有了，什么不舒服都往里装。

**去年冬天**。有一回，他在爬楼梯的时候，觉得胸口有一种说不清的不一样，和往常的不舒服不是一个味道，吃东西也不管用，歇一会儿又好了。他老婆说：「老胃病，别管它。」他也这么想，打算就这么过去。

是他女儿，从外地回来过年，听他随口说了一句，坚持要他去医院。他说「老毛病」，女儿说：「爸，您这回说的和以前说的不一样。」他拗不过，去了。检查的结果是什么，这里不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医生问他的第一句话：「这和您以前的胃不舒服，是一回事吗？」施师傅愣了一下，才发现自己答不上来。

医生后来又问了几句：什么时候发生，歇多久好，和吃东西有没有关系。他一条一条答，答到最后，医生说：「您下次碰到类似的，别先给它起名字，先来问。」这句话，他记了很久。

他回家以后，很久没有说话。他没有怪那个名字，那个名字三十年里帮过他很多次。他怪的是自己：把所有的不舒服，都放进了同一个格子，不再一件一件地问。

后来，他和老婆商量了一个新规矩：**「老胃病」只管它原来管的那一样**，吃凉的、吃多了、饿过了头之后的不舒服。别的，一件一件说，有新的不一样，不往里装，直接说「这个不是老胃病」。

这个故事里，名字有用，也危险。用，是因为它让人不慌；危险，是因为它太方便，一个名字把所有新的信号都收走了。「知止」，在这里不是「不要名字」，是「让名字管它管得了的那一块」。

提醒一句：身体有新的、和平时不一样的不舒服，别拿旧的名字一概应付；该看医生就看医生。

这一章在健康里读不动的地方，是**怎么判断一个不舒服是「旧的」还是「新的」**。这件事，施师傅自己没法定，章里也没有答案。只能是：不确定的时候，去问一个能问的人。

- **事业里的这一章**

下面是一份「团队介绍」的四稿。

设想有这样一位女士，姓温，三十八岁，开了一个八个人的小工作室，做定格动画和短片。创业第四年，接到了一个大客户的单子。客户的采购说：「你们公司有没有团队介绍？要有头衔的。」

**第一稿**。温老师坐在电脑前，写了一个晚上。她以前从来没写过这个。工作室里，大家一直互相叫名字，叫「小周」「老陈」，谁擅长什么，大家心里有数。她打开文档，一个一个往下写：「创意总监：温某某。制作经理：陈某某。

美术指导：周某某。」写完了，八个人，八个头衔，排得整整齐齐。她看着，觉得好看，也像回事。

她在「创意总监」几个字后面停了很久。工作室里，从来没有人叫过她「总监」，大家叫她「温老师」，有时候是「温姐」。她输入这四个字，觉得手指有点陌生，像是在写别人的名字。

**第二稿**。周一她把文档发到了群里，请大家看看。半小时内有人回复。美术指导说：「我觉得我们不止这些，我这边还管着道具。」另一个叫小米的女孩子问：「温老师，创意总监和美术指导，谁大？」接着有人回：「制作经理应该管预算，所以……」群里安静了一会，温老师看着屏幕上，有一个人的头像一直亮着，输入框里的字出现，又消失，出现，又消失。

**第三稿**。她加了「副总监」「执行制作」「资深动画师」「动画师」，把八个人分成了三层。写完以后，她发现一件事：**署名顺序**。文档里的人，总得有个先后。她把陈某某放在第二个，周某某放在第三个，周某某三天没有来工作室，她问，他说：「没什么，家里有点事。」她知道不是。

那天晚上，有个跟了她四年的老搭档，来她办公桌边站了一会儿，说：「其实咱们一直没有头衔，也挺好的。」她抬起头，他笑了笑，走了。

**第四稿**。周五，她把文档整个删了，从头写。这一次只写了两栏：

> 出品人：温某某
> 制作团队：（按姓氏拼音排序）陈、周、米、孙……

下面一栏，没有头衔，只有名字。介绍里有一句话：「我们一起做。」

她把这个交给客户。采购看了，回信说：「可以，可是你们要给对接人定一个具体的联系人。」她指定了陈某某，写在联系方式一栏，不写职位。

这个办法，不是没有代价。第二个月，有一个应聘的年轻人面试完，婉拒了，理由是：「你们没有晋升通道。」还有一次，客户那边来人，不知道该跟谁谈，站在门口问了三个人。老搭档半开玩笑说：「早知道，我还是当个总监吧。」她笑，不说话。

王弼注「名亦既有」，说：「过此以往，将争锥刀之末。」在这个工作室里，**这个「锥刀之末」，就是署名的先后**。她用的办法，是只留一道最粗的名字（出品人），其余都用同一个大一点的名字（团队），然后按字母排。这是**一个临时的办法**，到下一个阶段，也许要被改写。

这个故事里，「知止」的尺，就是前面那句：什么时候该停？当她发现不用下令，大家各自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是没过；当群里开始有人打字，又撤回的时候，是过了。

一年以后，工作室里多了两个新人，介绍页上又加了一栏，叫「协作伙伴」，没有头衔。有人问她，头衔到底要不要，她说：「要的时候再说。」她心里明白，这也是一个临时的答案，下一个大客户来的时候，可能还要改。

她没有证明这个办法对。她只是在第三稿之后，看见了周某某三天没来。

带走的话

**名字要起，起了就要停。留一小块，不叫名字，不被使唤。**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分**（第一次提笔起名），和「知止」的那一步；也碰到「统」的另一副面孔：不用手拽，等人排队。

它教的是「始制有名，知止不殆」，靠的是一个不用下令也会发生的「自均」；这个「自均」算不算真的自己发生，章里没有说。

◆

33

第 33 章

# 墙上那六句话，和没人读的第二遍

设想有这样一家理发店，老板是个话不多的人。墙上挂着一幅字，是哪位熟客送的，裱得不错：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每天都有人在椅子上被围上围布，仰着脸，眼睛正好对着它。念一遍，点点头，说一句「是这个理」。有的是老熟客，有的头一回来，没有一个人为这幅字跟谁争起来过。

这正是第三十三章的样子：谁都认，没人吵。

在《道德经》里，它是最容易被「引用」的几章之一，也是最不容易被「读」的几章之一。引用只要一句，读却要问一句：这话站在它旁边的句子中间，是什么意思？可偏偏这一章，旁边几乎没有句子给它靠。

## ◆ 原文

>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 知足者富。
> 强行者有志。
> 不失其所者久。
> 死而不亡者寿。

马王堆帛书乙本的写法，大体相同，有三处值得先看一眼：

> 知人者知也，自知明也。胜人者有力也，自胜者强也。知足者富也，强行者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忘者寿也。

第一，「智」，帛书写成「知」。在那时候，知与智本来是一个字，后来才分开。「知人者知也」，念出来是平平的一句：认识别人，就是认识。「智」字里那点聪明的味道，是分家以后才有的。

第二，「胜」，帛书里写作「朕」，是同一个字的另一种写法，不用管。

第三，也是最要紧的一处：最后一句。通行本是「死而不亡者寿」，帛书甲本、乙本都是「死而不**忘**者寿」。一个「亡」，一个「忘」。这一章后面所有的重量，大半压在这一笔上，我们先放着，一会儿回来。

郭店竹简里没有这一章。不过第二章到第六十六章里，郭店没有的本来就超过一半，所以「郭店没有」在这里什么也说明不了。

## ◆ 六句话，没有一个「所以」

先把六句话照字面走一遍。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认得清别人，是聪明；认得清自己，才算亮堂。「智」和「明」是两个不同的字，《论语》里樊迟问什么是「智」，孔子答了两个字：「知人。」（《颜渊》）所以「知人者智」算是当时人都认的话，老子在这里照着说了一遍，接着添上后半句。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胜过别人，靠的是力气；胜过自己，才叫强。又是两个不同的字：有力，强。

「知足者富。」知道够了的人，是富的。这句和第四十四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四十六章「祸莫大于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是一家人。

「强行者有志。」这句最难。「强行」，可以读成「勉力去做」，坚持着往前走的人，是有志向的；也可以读成「硬着来」。老注家多取前一种。

「不失其所者久。」不丢掉自己所在的那个位置的人，才能长久。「所」是处所、位置。

「死而不亡者寿。」死了而不亡的人，才是真的寿。

六句，六个「者」，每一句一个格式：甲者乙。中间没有「因为」，没有「所以」，也没有「可是」。前一句不推出后一句，后一句也不回头解释前一句。它们像一排石头，摆在那里，每一块单拿起来都沉甸甸的，放在一起却不知道是不是一座桥。

这是我读这一章最老实的感觉：**每一句都读得懂，合起来读不动。**

也正因为每句都读得懂，才这么容易被挂到墙上去。

## ◆ 先读最后一句

我想从最后一句读起，因为那里是整章唯一有版本差异的地方。

「死而不亡者寿。」通行本这样印。这句话在后世被读成了三四种意思：

一种是说，肉身死了，精神、元气、「神」不散，这样的人才真叫长寿。后来的道教养生一路，大多往这边走。

一种是说，人死了，他的「道」、他留下的德行还在，所以他是真长寿。

还有一种，和《左传》里的一段话是一家人。襄公二十四年，鲁国的叔孙豹到晋国，晋国的范宣子问他：古人说「死而不朽」，是什么意思？范宣子大概心里想的是，自己家世世代代做官、祖宗的祭祀不断，就是不朽。叔孙豹回答得不客气：这只叫世代享俸禄，不叫不朽。他说的「不朽」，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时间再久也不会被废掉。

也就是说，在《老子》之外，当时的人早就在问同一个问题：人死了，什么还在？

现在看帛书。帛书写的是「不忘」：死了而不被忘记的人，才是寿。

从「不亡」到「不忘」，只差一笔，意思却分了两条路：

「亡」是**那个东西本身没有消失**。人死了，他的什么还在着，不管有没有人记着。

「忘」是**别人没有把他忘掉**。他在不在，要看别人的脑子里、嘴上、手上还有没有他。

据说「亡」与「忘」在古书里常常互相借用，写的人手一滑，或者按自己的读法写一个，都有可能。所以我不敢说哪一个是「原来的」。我只能说：同一个读音，在不同的抄写者手里，落成了两个字；而这两个字，把同一句话分到了两块地上，一块是「东西自己的地」，一块是「别人的地」。

这两块地，后面的应用里会派上用场。现在先记住：**活下来的东西，是靠自己不灭，还是靠被人接着写，这句话没替我们决定。**

### ◆ 往回走：久、所

最后一句看过，再往回读第五句：「不失其所者久。」

「所」字平常不起眼。第七十二章里有一句「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意思是别去挤压老百姓住的地方，别去压榨他们赖以生活的东西；那里的「所居」，就是人脚下那一片能站住的地。

放回第三十三章，这个「所」我愿意读得实一点：**一个人、一件东西，能在里面继续长的那块地。**「不失其所」，就是别从那块地上被挪走，也别自己把那块地弄丢。

于是第五、第六句就能连上一线：不失其所，所以久；久到死了，还有人把他接着写。这是我能找到的唯一一条「所以」。可是原文没写这个「所以」，是我加上的。我把它标出来，请您自己决定要不要。

### ◆ 扎手处一：「自」这个字

现在回到前面。前面四句里，最让我犯嘀咕的是「自」。

「自知者明」「自胜者强」，「自」在这里是好的。可是翻到第二十二章、第二十四章，「自」就成了坏的：

> 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二十四章）

自己显摆的人看不明白，自以为是的人不显赫，自夸的人没有功，自大的人长不了。

同一个「自」字，一边是美德，一边是毛病。这不是版本打架，是**同一部书里，「自」落在不同的句子里，长出了完全不同的意思**。

第七十二章把它们压在了一起：

> 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

认得清自己，但不把自己摆出来；爱惜自己，但不抬高自己。

所以，「自知」的「自」，不是「我很了不起」的那个「自」，是「我认得出我自己是什么」的那个「自」；而「自见」「自伐」的「自」，是把自己亮给别人看的那个「自」。一个朝里，一个朝外。

这样读，「自知者明」就有了一点分量。「明」在《老子》里常常是「看得见连着的东西」：第十六章「知常曰明」，第五十二章「见小曰明」，第三十六章「微明」。认得清自己，不是给自己打分，而是看见自己身上哪些东西是连着的，哪些是借来的。

## ◆ 扎手处二：打仗的话

「自胜者强」这一句，让我更不安。

「胜」是战场上的字。「胜人」，是打赢别人；「自胜」，是打赢自己。这就带出一个画面：一个人的里面有两个人，一个好的，一个坏的，好的打赢了坏的，叫「强」。

这个画面，《韩非子·喻老》里有一个现成的故事，据书上记载：子夏去见曾子，曾子问他怎么胖了。子夏说，是「战胜」的缘故。他解释：我在家里读先王的道理，觉得光荣；出门看见富贵的快乐，又觉得光荣；两样东西在胸口里打架，不知道谁赢，所以我瘦。现在先王的道理赢了，所以我胖。韩非接着说，这叫「志之难，不在胜人，在自胜也」，并且引《老子》的话来收尾。

这个故事好看，也有点可怕。赢的是「先王之义」，输的是「富贵之乐」；赢家是一个现成的、统一的标准，输家被赶出去。如果「自胜」是这样的，那它就是**把自己统一起来**：一条线头攥在手里，其余的拽直。这恐怕不是《老子》要说的。

怎么知道不是？因为同一部书里有第五十二章：

> 见小曰明，守柔曰强。

「明」和「强」，这两个字在第三十三章和第五十二章同时出现，而且是并排着的：第三十三章说「自知者明，自胜者强」，第五十二章说「见小曰明，守柔曰强」。拿两章对着读，「强」就不是「打赢」，是「守柔」。

再看第五十五章：「心使气曰强。」让心去使唤气，这个「强」是毛病，是「物壮则老」的那种强。第四十二章「强梁者不得其死」，第三十章「不以兵强天下」，都是在说「强」的坏处。

所以「强」在这本书里有两副面孔，一副是硬撑的、压过别人的强，一副是守柔的强。第三十三章的「自胜者强」，到底站在哪一边？

原文没有回答。我的读法是：这个「强」，只能靠它前面那个「自」的读法来定。**如果「自胜」是自己的一部分把另一部分赶出去，它就是第一种；如果「自胜」是自己跟自己不再硬碰，它才是第二种。** 两种读法，都能在这一句里站住。老子没写「怎么胜」。

### ◆ 把术语全删掉，再读一遍

这是写这本书时给自己定的一条规矩：把和理论有关的词全删掉，看论证还站不站得住。

我试了一下。这一章，我至今没有用任何一个专门的词，只用了「线头」「地」「别人的地」这样的话。删光之后，剩下的是这几条：

一、最后一句的两种写法，把「活下来」分成了「自己不灭」和「被别人接着写」。（站得住，因为是版本事实。）

二、「自」字在这本书里，一边好，一边坏，要靠上下文定。（站得住，是对读事实。）

三、「强」字在这本书里有两副面孔。（站得住。）

四、「所」可以读成「能在里面继续长的那块地」。（这条是我的读法，不是证据。）

五、六句话中间没有「所以」。（站得住，是原文事实。）

前三条不需要任何理论，就站得住。第四条要靠我的读法。我没有找到哪一句，非得用理论才能解释。

这意味着：**这一章和这本书的母题，贴得不紧。** 它是「勉」强贴得上的那一类。要是我硬说「第三十三章正好是整本书的缩影」，那就是套了。

## ◆ 涌现一点点

不过有一处，我觉得还是有东西可以说。

回头看最后一句的两种写法：亡与忘，一个落在「东西自己」，一个落在「别人」。这两块地，其实在整本书里一直在：一块是自己身上的土，一块是别人身上的土。书的母题说「根是一片还能被改写的土」，这句话到了第三十三章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转弯：**一件东西「活下来」，也许并不是它把自己守得好，而是它在别人的土里被接着写。**

这跟《道德经》自己的经历正好是同一回事。它没有「不亡」，今天读到的每一个字，都被改写过；它是「不忘」，它被一代又一代的手接着写。这样看，「死而不忘者寿」，帛书那一笔，比通行本的「亡」，要老实一些。

我不敢说这是整章的要点。它只是我在这些石头里，找到的唯一一处有点咯手的地方。

## ◆ 放回日子里

设想有这样一对老两口，儿子在新城买了房，接他们过去住。电梯楼，二十三层，朝南，很亮。

搬来第二个月，老头每天清早还是下楼，搭两趟公交，回旧城区，在从前住的那条街口站一会儿。老太太起初觉得他犯倔。有一次她跟着去，发现他只是买了两个包子，站在从前自己家的那个窗户下面吃，吃完，又搭公交回来。

老太太没说他。过了半年，她也有了自己的一条路：每个星期三，回去买一把青菜。其实新城也有菜场，青菜还更新鲜。

我说不清这是不是「不失其所」。也许只是习惯，也许是舍不得。但我想起第七十二章的「无狎其所居」：别去挤压人脚下的那一块地。有时候，是我们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挤压了自己的。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位初三班主任，姓顾，四十出头，带这个班已经快三年。开学第一周，全班一起写了一条标语，红色记号笔，贴在教室后墙上：

「战胜自己」。

字是班长写的，写得很用力，最后一捺拖出去老长。当时大家都很满意，顾老师也很满意。她自己上学的时候，墙上也有过类似的话。

到了十一月的一个下午，四点半，学生去上体育课，教室空了。顾老师擦完黑板回头，一眼又看到后墙上那四个字。她今天格外看得清楚，是因为上午有人交给她一本周记。

周记是班上一个叫晓棠的女生写的，成绩中上，字端正，从来不让人操心。最后一页有这么一句：

「昨天又没战胜自己。晚上本来要做完那套数学卷子再睡，结果一点半还差两道。今天上课犯困，没战胜自己。」

顾老师把周记合上，又打开。她心里不舒服，不是因为晓棠熬夜，初三的孩子熬夜太常见了；是因为晓棠把「犯困」写成了一场败仗。

她还知道另一件事：班里有个男生，最近常常对同桌说「你连自己都战胜不了」。那句话从标语里出来，一出来，就换了方向，不再是「我对自己」，成了「我对你」。「自胜者强」和「胜人者有力」，在这堵墙上，挨得比原文还近。

她想到第三十三章，也想到第五十二章的「守柔曰强」。同一个「强」字，两种强法。后墙那张标语画的是第一种：一个人的胸口里有两个人，好的那一个要把坏的那一个按下去。晓棠写周记的口气，就是这样：她的「犯困」，是被「坏的那一个」打赢了。

顾老师没有去撕标语。撕下来，孩子们只会觉得老师把一件热热闹闹的事弄冷了，也等于替他们宣布：你们当初写错了。她做了另一件很小的事。

体育课回来，晓棠在走廊上站着喝水。顾老师没谈成绩，也没谈熬夜，只问了一句：

「你周记里写的'没战胜自己'，我想问你，那个让你犯困的'自己'，它想说什么？」

晓棠愣住了，说：「它想睡觉。」

「它为什么是那个点想睡觉？」

晓棠想了一会儿，说：「……因为昨天那套卷子，倒数第二题，我其实没看懂，一直在硬做。做到十二点就开始看不进去了，可是我不能停，停了就是认输。」

顾老师点点头，没有评价，只是说：「那你今晚，碰到没懂的地方，让那个想睡觉的自己先说一句话，再决定要不要接着做。」

晓棠皱着眉头问：「这不就是认输吗？」

顾老师说：「认输和让它说话，不太一样。不过我也不能保证它一定有用。」

这就是那个下午的全部。没有顿悟，没有眼泪，晓棠回座位的时候，还有点不服气。

第二个星期，晓棠又来找她，这回有点冲：「它说话了，它说它不想做。」

顾老师差点笑出来，又忍住了。她问：「不想做哪一部分？」

这次晓棠想的时间更长。最后她说，是倒数第二题那一类题，每回碰到都想逃。顾老师说，那就是一个很有用的消息，比「战胜」更有用。她没有再多说。后来她在班会上把那类题单独讲了一遍；晓棠的熬夜没有立刻好，但她开始每天晚上记下「哪一道想逃」，记了两个星期，发现总是同一类。成绩没有因为这件事升多少，也没降。

我写这件事，是想说：**「自胜」这两个字，可以教出一场内战。** 内战里有赢家，但赢家的身体就是战场。第三十三章只写了「自胜者强」，没写怎么胜，把空档留给读的人。班里的标语，把空档填成了「打赢」。顾老师那天做的，只是把空档重新打开一条缝：被「打败」的那一半，请回来说一句话。

这跟一个拿着标语去压同桌的男生，正好是一面镜子的两边。「自胜」如果被读成「把自己身上不合标准的那一部分赶走」，同样的手劲，很快就会伸向别人。

换一种做法会怎样呢？如果顾老师当天说「你再坚持一下，一定能战胜它」，晓棠大概会点头，当晚继续熬。老师给的不是错话，是同一个战场里的另一声号令。

后墙上的标语，到学期末还贴着。有一天，不知道谁用铅笔在「战胜自己」下面小小地写了一行：

「……但先问问它。」

顾老师看见了，没有擦。

（这是类比，不是证明。哪个孩子需要多少睡眠，哪类题该怎么补，不是一章古书说得清的。孩子长期睡不好、白天精神很差，要找校医或医生。）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位货运调度员，姓罗，三十八岁，在一家物流公司里已经干了十一年。他想考一个国际货运方面的证书，将来调去做海外线。考试要英语。

他对自己说了一句话：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学一个小时。

闹钟是他前一年在网上买的，价格不贵，叫声很大，他特意把它放在卧室门外的鞋柜上，要起身走过去才按得掉。头一个星期，他每天早上「赢」它一次，

坐起来，烧水，翻开书。他有一个小本子，每赢一次，画一个勾。画到三十个勾的那天，他很得意，对老婆说：「强行者有志。」

这是**春天**。这个春天，「强行」是对的。起头最难，没有一点硬劲，他一个字也学不进去。

**夏天**，四点钟天已经蒙蒙亮，窗外有鸟叫。他一天比一天熟练，证书第一部分的模考，他拿了个中上的分数。画勾的本子已经换到第二本。

**秋天**，天黑得早，四点钟还是整片的黑，他加了一杯咖啡。晚上八点之后，他在沙发上看电视，常常看着看着就睡过去，醒来已经十点。老婆有一天说：「你现在跟我说话，说一半就断。」他没听出这话是什么意思，只觉得是在怪他累。

**冬天**，他连着感冒了两次，嗓子哑了一个多月。有一个星期，他每隔一天就头疼，不重，闷着，像戴了一顶紧帽子。那一周的勾，一个也没少画。

十二月底，有一天交接班，同事看了他一眼，说：「你最近是不是不太对劲？」他说没有，我赢了闹钟一百八十多天。同事说：「那你输了点什么吧。」

他回家以后把整本勾翻了一遍，想了很久，想不出自己输了什么。后来是别人帮他看出来的：晚饭桌上，他每天都提早离席；周末孩子要他陪着搭积木，他会睡着；他和老婆原来每个周五晚上一起看一集电视剧，那个习惯没了。

这里有一个细节，我觉得值得停一停。第三十三章说「自知者明」，可是罗师傅的「自知」，并不是自己在本子上算出来的。是同事一句话，是老婆一句「说一半就断」，是孩子手里的积木，把他的样子照给他看。**「自」，并不总是一个人关起门来认得出来的。**他勾了一百八十多个勾，勾里没有这些。

他没有「输」，他是把自己那块地，一小块一小块地让出去了。第三十三章里，「强行者有志」后面隔一句，是「不失其所者久」。他把「强行」做满了，「所」却丢了：睡眠的位置，晚饭桌上的位置，一周里和家里人待着的位置。

那个冬天的一个晚上，老罗在阳台上抽了半根烟（他早就说要戒，那天又拿起来了），对着窗外想：我到底是要那个证书，还是要「我能起床」这个证明？他想了一会儿，觉得这两件事，他很久没有分开过了。证书是他的「志」，起床是他拿来证明自己的「手劲」。手劲可以松一点，志不能丢。

他是怎么调的呢？没有大道理。他把闹钟改成了五点半，周末不设闹钟。他把画勾的本子，换成了另一种画法：每天记两栏，一栏「学了多少」，一栏「睡了多少」。过了一个月，他发现两个数字是互相咬着的：睡得少的那天，学的东西，第二天几乎都得重新学一遍。

头疼的事，他去看了医生。医生没有急着说什么，先问他每天几点睡、几点起。他说得很老实，医生听完，点点头，让他先把觉睡够，别的再看。

证书的考试，后来推迟了两个月。但那一年的冬天，没有再让那顶「紧帽子」戴上他的头。

我写这个故事，想说的不是「别早起」。早起可以，学东西更是好事，「强行者有志」并没有说错，春天的那一阵子，就是强行换来的。我想说的是，**「强行」和「志」，不是一回事。**　　志是方向，强行是每天的手劲。老罗前半年的错，是把手劲当成了方向，每天赢一次闹钟，就觉得自己在往那里走。直到有一天，他发现手劲是用在了一块越来越窄的地上。

第三十三章里，「强行者有志」和「不失其所者久」是两句话，中间隔着一个句号。读的时候，很容易只拿走第一句。

（身体是否吃得消，睡眠够不够，因人而异。长期头疼、睡不好、白天精神差，请去看医生，不要靠硬撑。该看医生就看医生。）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家豆腐坊，开了四十多年，传到第三代。

创始人是爷爷，三年前去世了。他留下一本手写的笔记，蓝皮，封面被豆浆熏成了黄色，里面记着点卤的配方：多少斤豆子，多少水，卤水几勺半，看天气，看水。爷爷的字不好看，但每一页都有他的记号，有的页角画一个小圈，表示「这一锅好」。

这本笔记，现在被父亲压在柜台的玻璃板底下，旁边一行小字，是父亲写的：「老爷子的味道，不能忘。」

这一年夏天，对面街角开了一家机器豆腐店，价钱便宜两成，写字楼里的年轻人开始往那边走。同时，豆腐坊自己出了一个说不清的毛病：豆腐吃起来，有一点点涩，一点点后味。老顾客有的不说，有的会皱一下眉，然后还是买了。

父亲的办法是：降价，同时把配方「一个字不许改」，加倍小心地照着笔记做。他说，味道变了，一定是有人没照着做。

孙女二十七岁，外面读过一个食品方面的短期班，回来帮忙。她这个暑假做了一件事：她把店里这几年的水、豆子、卤水，一样一样拿去问。结果让人有点尴尬：

水变了。镇上这两年换了供水，水的软硬和以前不一样。豆子变了。以前是本地的一家合作社，现在是外地来的货，蛋白含量不同。卤水还是那个卤水。

也就是说，爷爷笔记上写的「卤水三勺半」，**在今天的水和今天的豆子上，已经不是爷爷当年做出来的那个味了**。照着字做，一笔不差；味，已经变了。

这一章的最后一句，就在这块玻璃板下面等着：

「死而不亡」，还是「死而不忘」？

父亲要的是「不忘」：把爷爷的字，原样保在那里，一个笔画不改。这是敬意，也是一种长久，但这是**别人的地**上的长久：字被记住了，被供着了。

孙女要的是「不亡」：爷爷的**味道**还活在每一块豆腐里。要做到这一点，**字就得改**：卤水少半勺，多一道滤水，换一家豆子。这是**东西自己的地**上的长久。

两个人在厨房里吵了一晚。父亲说，你改了，那就不是爷爷的豆腐了。孙女说，你不改，那才不是。母亲在旁边择菜，最后说了一句话，被孙女后来记进了笔记里：「你们俩，一个把爷爷的字当成了爷爷，一个把爷爷的味当成了爷爷。」

他们后来做的事，我觉得最像第三十三章的地方，是这样的：

那个星期天，他们做了六小锅，卤水量各差一点，分别装在六个小碗里，请隔壁几家老邻居尝，不说哪一碗是哪一碗。邻居里有一位吃了四十年他们家豆腐的老太太，一口就挑出了第四碗。父亲站在旁边，一句话也没说。第四碗，是把卤水减了半勺、多滤了一遍的那一碗。

事后，他们没有撕那一页，也没有改那一页。孙女拿了一支铅笔，在爷爷那页的空白处，写上日期，写了：「今年七月，水软，豆子换产地。卤水减半勺，多滤一遍。」又写了一行：

「味对了，字改了。」

爷爷的原字一个没动，下面多了另一个人的铅笔字。第二年，父亲自己在那页的另一个角上，也写了一行，是他头一回在这本笔记上落笔：他把「老爷子的味道，不能忘」那行字，在玻璃板底下改成了「老爷子的笔记，接着写」。

对面那家机器豆腐店，他们没有「胜人」。降价的事，父亲后来自己放下了，价钱照旧，只是在柜台上放了一碟刚做好的温豆腐，让过路的人尝一块。有一些写字楼里的年轻人，后来又走回来。有一些没有，豆腐坊也没有扩成两家店，孙女提过一次，父亲说：「够了。」这是他那一年说的、她听得最顺耳的一句话。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这家豆腐坊没有打赢对面那家店。它先要胜的，是玻璃板底下那本笔记里，自己那份「别改它」的执念。

笔记没有被「保存」，笔记被**接着写**。我想起帛书上那一笔：「死而不忘者寿。」一个东西能走多远，也许要看它有没有被别人的手接着写，而不是看它有多完整。

（这是类比，不能证明笔记该怎么改。做食品要遵守食品安全的规定，改配方、换原料，该检测的要检测，该申报的要申报。）

带走的话

**每一句都读得懂的话，要小心不要只拿走一句。「亡」与「忘」差一笔，「自胜」可以是内战，也可以是不再硬碰。**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一、分、柔、统、复里的哪一环？**勉强算「柔」与「统」之间：同一个「强」字、同一个「自」字，既可能是守柔，也可能是自己对自己的统。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认清自己、守住自己的位置、让活下来的东西能被接着写；靠的是六块互不相接的石头，和最后那一笔「亡」或「忘」。这一章，读不动的部分比读得动的多。

◆

34

第 34 章

# 水漫过来，没有人站在水头上

设想有这样一条小河，不宽，平常只到小孩的膝盖。

春天上游下了几场雨，水一天比一天涨。有一天早上，水漫过了河堤上最低的那一段，淌进了两边的田里。

孩子们最先发现。他们不管什么堤不堤，拿着铁锹蹲在田埂上，这边挖一道沟，把水引到自家的菜畦；那边的孩子也挖一道，引到他们那边。一个下午，水被分成了七八股，有的往左，有的往右，有的在泥里转了个弯，又回到了河里。

晚上，大人们收工回来，看着一片湿漉漉的田，谁也说不清这水是谁的。水自己没有说话，没有叫任何人谢它。第二天它退了一点，田里留下一层细泥。到了秋天，这些田的收成，都比往年好一些。

没有人对着河说「你好」。

第三十四章讲的，就是这样一股水。

## ◆ 原文

（下面这一段，是河上公一路的通行写法；王弼本作「大道氾兮」「恃之而生」「衣养万物」。）

>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
> 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
> 衣被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
> 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
> 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先说两处小地方。「泛」，有的本子写成「氾」，是水漫开的意思。「衣被万物」，有的本子作「衣养万物」，「衣」在这里是动词，像衣服一样盖着、裹着。两种写法，意思差不远。

再看马王堆帛书乙本。同一章，它是这样的：

> 道泯呵，其可左右也。成功遂事而弗名有也。万物归焉而弗为主，则恒无欲也，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弗为主，可命于大。是以圣人之能成大也，以其不为大也，故能成大。

（「泯」是水声，也有水泛的意思，这里和「泛」通。）

两种写法放在一起，一眼就能看见几处不同。先列出来，后面一处一处说：

一，帛书开头是「道泛兮」，没有那个「大」字。

二，通行本第二行「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整句，帛书里没有。

三，帛书的「成功遂事」，通行本是「功成」。

四，通行本第三行的「衣被万物而不为主」，帛书里换成了「万物归焉而弗为主」；也就是说，**这同一句「万物归焉而弗为主」，在帛书里出现了两次**，一次接「可名于小」，一次接「可命于大」。

五，结尾，帛书是「是以圣人之能成大也，以其不为大也，故能成大」，有一个「圣人」；通行本变成了「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圣人」没了，多了「终」「自」二字。

郭店竹简里没有这一章。第二章到第六十六章里，郭店缺的本来就过半，所以这里没有什么好说的。

## ◆ 先照字面走一遍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大道像水一样漫开，往左也行，往右也行。「左右」在古书里不只是方向，也是位置的高下：第三十一章说，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君子平时以左为贵，用兵的时候以右为贵。那是把位置排了高低。第三十四章的「左右」，没有高低，水往哪边流，哪边就是它的边。

「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万物靠它生出来，它不推辞。「辞」可以读成「推辞」，也可以读成「言辞」：它不推脱，也不吭声，不说「这是我给你的」。这句话，和第二章的「万物作焉而不辞」几乎是一样的话。

「功成不名有。」事成了，不把它叫作自己的。「名有」，是用名字把东西认到自己名下。

「衣被万物而不为主。」像衣服一样盖着万物，却不做它们的主。

「常无欲，可名于小。」一直没有要求，所以可以叫作「小」。

「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万物都归向它，它却不做主，所以可以叫作「大」。

「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正因为它到头来不把自己当成大，所以才成就了它的大。

前面几句好读，到了「小」与「大」就打了一个弯：同一股水，一会儿叫小，一会儿叫大。

## ◆ 扎手处一：同一句话，说了两遍

先看帛书。帛书的写法，很不寻常：

> 万物归焉而弗为主，则恒无欲也，可名于小；
> 万物归焉而弗为主，可命于大。

一模一样的半句，说了两遍。第一遍后面是「小」，第二遍后面是「大」。

我们习惯这样的话有一个道理：小是小，大是大，不能同一个原因，两个结果。可是帛书就这么写了：**同一件事，做了，叫小；同一件事，做了，也叫大。**

通行本把这两句分开了。第一句改成「衣被万物而不为主」，说的是**给出去**：盖着万物，养着万物；第二句留着「万物归焉而不为主」，说的是**收回来**：万物来归。一个是给，一个是收，各配一个「小」和「大」，读起来顺多了。

哪一个更早呢？我不知道。有三种可能：

一，帛书抄手手滑，把一句话抄了两遍。二，帛书是对的，原文就是这样重复，通行本后来嫌它重复，改顺了。三，通行本是对的，帛书的抄手把「衣被万物」误抄成了下一句的样子。

这三种可能，我都没法排除。我只能说：**帛书里这两句如果真是重复，那它给出的是一个很古怪的读法：小和大不是两件事，是同一件事的两种量法。**

它对着自己什么也不要，小到看不见，没有要求，没有名字；同一个时候，万物都向它流，大到铺满。「小」是靠近它的人看到的，「大」是远远望着它的人看到的。尺子不同，东西一样。

这一读法，我觉得有意思，但我不敢说它是对的。我只是把它摆出来。

还有一件相关的事。通行本这一章前半段，几乎就是第二章的句式：第二章说「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第三十四章说「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不辞」「功成」，都重复了。帛书的第三十四章里没有「不辞」这一整句，只有「成功遂事而弗名有」。

这里有两个可能：一，帛书抄丢了一句；二，通行本在后来的传抄里，从第二章借了一句补进来。我偏向后一种，因为通行本的这一句，和第二章的原话太像了。但我没有证据，只有直觉。请您把它当成一个问号，而不是结论。

### ◆ 扎手处二：「故能成其大」

第二处扎手，在最后一句。

> 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通行本）
> 是以圣人之能成大也，以其不为大也，故能成大。（帛书）

这一句的逻辑是：因为它不把自己当成大，所以才成就了大。

停一下。这是一个「因为……所以……」，而且「所以」后面是一个**目的**。它说的是：想要成大吗？那就别把自己当成大。

这个句式，我们在别处见过。第七章：

> 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不是因为没有私心吗？所以才成就了他的私。

第六十六章也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再往后，第三十六章：「将欲歙之，必固张之。」

这几处的句子，是同一台机器：**为了得到A，先去做非A。**

如果这是在描述水：水不想当大，水就是大。这是描述，没有人在盘算。

如果这是在对「圣人」说话，这话就变成了方法：你想成就大吗？那你要装作不想做大。

这就是帛书版本和通行本的不同产生的作用。帛书里，句子的主语是「圣人」：圣人之所以能成大，是因为他不为大。这是一个**有人在做**的句子。通行本

里，「圣人」没了，主语落回了上一句那条漫开的大道，加了「终」「自」二字：它「终究不自己当成大」。这几乎像一个叙述，一个形容。

当然，我不能说通行本的改动是有意的。可是读下来，**两个版本把同一句话，放在了两个位置上：一个站在「做法」一边，一个站在「描写」一边**。

同一个「不为大」，当描写读是松的，当做法读就紧了。

### ◆ 太顺了，要小心

写到这里，我要停下来，对自己和您都说一句话。

这一章，和这本书的母题，贴得太顺了。

「万物归焉而不为主」，不就是「不攥线头」吗？「功成不名有」，不就是不用名字把东西认到自己手里吗？「其可左右」，不就是不分高低的柔软吗？每一句都对得上。我读这一章的时候，感觉特别舒服，像回到了家。

这种舒服，正是我要提防的东西。

所以，我做了一次删除试验：把我前面所有的「线头」「攥」这类词全去掉，只剩下原文和版本，看站不站得住：

一、帛书里「万物归焉而弗为主」说了两遍，一次叫小，一次叫大。（版本事实，站得住。）

二、通行本前半段有一整句，可能是从第二章借来的。（有疑问，站得住，但只是一个问号。）

三、最后一句，帛书有「圣人」，通行本没有；加上「终」「自」。（版本事实，站得住。）

四、「因为不为大，所以成大」，是一个带目的的句式，在第七章、第六十六章、第三十六章里都在。（对读事实，站得住。）

这四条里，没有一条需要理论。**倒是「太舒服」这件事，应该被当成一个信号：我读这章读得最顺的地方，往往正是我自己手里攥着线头的地方。**

这一章最值得警惕的，就是它最后那一句。它是最顺的一句，也是最容易被拿去当方法的一句。

## ◆ 涌现一点点

如果一定要说这一章给了什么新东西，我想是这一点：

「功成不名有」。

「名」，在第一章里是一个要紧的字：「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名是指向东西的手指，是线头。「名有」，是用名字把东西认到某一个人名下。这个动作，在这一章里被说成是水**不做**的事。

水不是不干活：它灌了田，养了苗，淹了路。它只是不在自己干的活上写名字。

这样读，「不为主」就不再是一种神秘的清高，而是一个很具体的动作：**干完活，不把结果的线头拴回自己手里。** 结果落在万物那边，就是「归焉」。

可是它同时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把「不名有」当成了一个**为了让万物归向自己**的手法呢？那么线头就从明处，挪到了暗处。结果是一样的：万物归了它，它是主，只是它不说。

这个问题，这一章自己没有回答。第三十六章会把它推到最尖的地方。我在那一章再说。

## ◆ 放回日子里

设想一幢老楼，五层，没有电梯，住了二十几户人家。楼里有一位退休的电工，姓邹。

谁家的灯不亮了，电表跳了闸，插座冒了火花，都是敲邹师傅的门。他拎着一个旧帆布包就上去，修完了，洗洗手就下楼，不收钱，也不说「我帮了你」。时间长了，楼里的人有事，第一个想到的不是物业，是他：水管漏了找他，孩子的自行车丢了找他，谁家吵架也找他。

他什么都不是，一没职位，二没名分，就是一位热心的老人。可是整幢楼的事，慢慢都往他这里归。

有一年，楼里要选一个楼长。大家一致推他。他推了几回，推不掉，当了。

从那以后，他要开始「发话」了：这周楼道谁清扫，谁家的电动车不许往楼梯间放，群里的通知要怎么写。每一句话，都是正当的。过了半年，邹师傅有一天对老伴说：「怎么我现在一敲门，人家反倒要想一想，才开？」

水还是那条水。从「万物归焉」到「有人做主」，只差一个称呼。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姓林，接手了一个班的周五下午最后一节课。学校给这节课起了个名字，叫「课外阅读」，意思是让学生看书。说是看书，其实是一周里最难管的四十分钟：上了一周课，大家都散了。

林老师带去的东西很少，只是一本普通的硬皮笔记本，封面写着「漂流本」。规则只有两条：谁拿到，谁在上面写点什么，什么都行，一句话、一首诗、一张画、一段抱怨、一条食谱；写完传给别人。她自己不批，不打分，只在每一页的角上，用铅笔写一个日期。

学校其实要求她交一份「阅读量记录」，每周几页、几本，填表。她想了一晚上，决定那张表她自己填，用估的数；本子上的东西，不往表上搬。这是她一学期里做的第一个小决定，也是最不好意思的一个。

我想把这一学期的几页，摆在您面前。

**第三周。** 本子传了六七个人。前六页都是「好词好句」，摘的全是课本和作文书里的话，字写得端端正正。林老师翻看了一下，没有发出任何评价，只在每页角上写了日期。她知道这些学生在写什么：他们在写老师想看的。

**第六周。** 一个男生在本子上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校长，头顶锃亮，肚子很大，手里捏着一张「禁止」的牌子。画得很好，也很过分。全班都等着看她的反应：这一页要被撕掉，还是要被喊出去。

林老师在漫画的角上，写了日期。

那天放学，同办公室的一位老教师听说了这幅画，皱着眉说：「这种东西不能放。」林老师说：「我没放，也没拿。」老教师看了她一会儿，没再说话。

她心里其实一直在掂量这一句。如果当时她在角上写的不是日期，而是「请注意尊重师长」，下一页大概就又回到了「好词好句」。本子会继续传下去，传得很整齐，只是里面不再有任何一句，是写给另一个同学看的。

下一个拿到本子的女生，在漫画旁边，写了一行小字：「画得像。」

**第九周。** 一个平时不怎么说话的女生，在本子中间的一页写了两三行，说的是她爸妈这个星期分开住了，家里的饭桌从四个碗变成了两个碗。写得很短，没有标点。这一页没人喊，也没人评。可是接下来五六页的边上，陆陆续续出现了别人的字：有人写了一只猫，有人抄了一句歌词，有人在页脚画了一小碗热汤。没有人署名。

林老师那天回到办公室，把那一页看了很久，在页脚写了日期，别的什么也没写。

到了期末，家长会上，一位母亲对林老师说：「我家孩子说，你们班的漂流本很特别。」别的家长听见了，也说要看看，教研组的同事也说，这个做法可以推广。林老师站在办公室，听着，心里有一点暖，也有一点不舒服。

她回家以后想了很久，才想明白那一点不舒服是什么。

她这一学期做的，是第三十四章的「不为主」：她不批，不收，不评，让话自己漫开去，往左也行，往右也行。这一做法，**成了**。可是她发现自己在家长会上，不知不觉在领受「这个做法是我的」，「功成」之后，她站在了「名有」这一边。

更要命的是第二件：开学之初，她设计这个本子的时候，心里是有一个念头的：让他们开口。她当时选的是「不为主」，**为的是让孩子们开口**。这是不是「以其不为大，故能成其大」，那个带着目的的「不为大」？

期末最后一周，有一个学生开玩笑对她说：「老师，你这个是不是欲擒故纵啊？」全班笑了。林老师也笑，笑得有点勉强。

她没法回答。她只做了一件事：第二学期，她把本子交给了一个学生，说：「你带回家吧，什么时候想传，就传。」

那本子失踪了三个星期。第四周，它又出现在讲台上，封面有一点油渍。翻开一看，里面多了许多不是同班同学的字迹：有大人的，有小孩的，一页是用圆珠笔写的菜谱，一页是不知道谁家的弟弟画的一条鱼。

最后一页，有一行字很小：「谢谢借我写。」

没有署名，也没有日期。林老师把它看了很久。她没有在角上写日期。

设想她后来在自己的备课本上写过一句话：「我以为我在做一件叫'不管'的事，其实我是在学着，怎么在一件事里不做那个最大的人。」这两样，听起来差不多，做起来差很远。不管，是人不在；不做最大的人，是人在，但站在一边。

我想说的，是这件事里，有两种「不为主」。一种是**描写**：那本子在学生手里，往哪个方向漫，就是哪个方向。一种是**做法**：老师选择了不批不评，是为了

让孩子们开口。前一种，水自己干着；后一种，手在暗处。她很诚实，她看见了。

（这是类比，不是证明。课堂上什么时候该点评、该批，是另一回事，不是一章古书能替老师决定的。）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对年轻的夫妻，小周和小宋，孩子四十天。家里住着两个人，现在是三个，夜里一共有四五次醒。

小宋是孩子的妈妈，她给自己定了一个身份：**主要照顾者**。她对婆婆说，对自己的妈妈说，也对小周说：这几天夜里我来，我最知道她哭的是哪一种。

这话没有错，她确实比谁都熟悉孩子。冰箱门上贴着一张纸，是小周画的一周轮班表，他画了一个格子，周一、周三、周五夜里，他负责起来冲奶、换尿布。小宋看了一眼，没吭声。

我把这一周，一天一天摆出来。

夜里的家，声音很小，听起来却很大：冰箱压缩机一启动，小宋就会醒；楼上有人拖椅子，她也会醒。她的耳朵早就不是她的了，是孩子的。

**周一。** 轮到小周。孩子一哭，小宋醒了，躺在床上听着隔壁房间的动静。她听见小周冲奶的声音太响，听见他哄孩子的调子不对，听见孩子哭得更厉害。她忍了十分钟，忍不住起来：「还是我来吧。」这一晚，她睡了不到四个小时。

**周二。** 轮到小宋。她一夜起了四次，早上起来，眼睛是红的，嘴里发苦，但她告诉自己：这是我的事。

**周三。** 轮到小周。小宋又醒了，又起来了。

**周四。** 白天，小宋在厨房，把一锅粥煮糊了。她站在灶台前面，突然哭了，哭得自己都吓了一跳。小周回家，她说：「我没事。」

**周五。** 小宋的妈妈来了。妈妈一进门，就看见了她的黑眼圈，没问，直接把她推进卧室：「你睡，今晚我来。」小宋不肯，说孩子认我。妈妈说：「她认谁？她才四十天，她认的是奶和抱。」

这一晚，小宋被迫躺在床上，听着隔壁。她听见妈妈的调子，和她自己的不一样，是一种更慢、更老的哼声。孩子哭了一阵，慢慢静下来了。小宋躺着，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东西：松了，又有点空。

**周六。** 小周请婆婆也来了。婆婆抱孩子的姿势，和外婆又不一样，一个横着，一个竖着。孩子被抱着换了几个方向，好像也没有出什么问题。

**周日。** 一家人坐在桌边吃饭，小宋发现自己在发呆。她问小周：「是不是……我原来想得太满了？」

小周没有马上回答。他想了想，说：「你不是想得太满，你是想当那个唯一的人。」

我写这七天，是想说第三十四章里的两句话：

「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小宋最初的错，不在于她爱孩子，而在于她让一切都归向自己：孩子的哭、夜里的班、家里的判断，都要由她来「为主」。结果是那一个「主」，被压到只剩下一副黑眼圈。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水之所以能灌满一片田，是因为它可以往左，也可以往右。一个家里照顾孩子的人，如果只有一个出口，孩子的事就只能顺着这一个出口流，流不过去的时候，就是漫出来：煮糊的粥，突然的哭。

换一种做法，会怎样呢？如果小宋周五那天撑过去了，周六、周日也撑过去了，一个月之后，她大概仍然是一个「称职的主要照顾者」。只是那时候，家里其他人早已习惯了：孩子的事，问她就行。她不是在照顾孩子，她是把家里别的手，都让出去了。等她某一天真的撑不住，手已经伸不回来。

后来，他们把冰箱上的那张轮班表改了：不再是「小宋主，小周帮」，是一个更松的表，周三外婆，周五婆婆，周日上午孩子的爸爸带，小宋可以睡到十点。这张表也经常被打乱，因为孩子不看表。但每打乱一次，家里就多熟悉一种抱法、一种哼声。

小宋并没有一下子变得轻松。第二个星期，她仍然会在夜里醒，仍然会为「别人抱得对不对」揪一下心。她只是开始学一件事：听见隔壁有声音，不马上起来，先数十下。有时数到六，哭声自己停了。有时数到十，她还是起来了。那都行。

我想补一句：**「不为主」不是「不管」**。　小宋仍然是孩子最亲近的人，她只是不再把「最亲近」变成「唯一」。这和老子说的「可名于小」也有一点像：当一个人把自己变小，不再占着所有位置的时候，周围的东西，反倒可以长大。

（月子里和产后，睡不够、情绪低落是常有的事。如果低落持续了两三个星期，白天夜里都睡不着、吃不下，或者心里总冒出可怕的念头，请尽快告诉家人，并去看医生。这不是硬撑的事。该看医生就看医生。）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位饭店老板，姓冯，四十多岁，开着一家午市小炒的店。他的店白天忙，晚上八点打烊以后，厨房就空着了：灶台、冷柜、一口大油锅、一排洗得发亮的案板，都闲着。

他的外甥有一天说，想晚上摆个烧烤摊，可是没有地方备料，也不知道去哪里洗菜。冯老板想了想，说：「你来我这里吧，晚上八点以后，厨房你用。」

没有收钱，只说一句：用完收干净，别留水。

这是**第一年**。

外甥用了。外甥的同学也来了。后来外甥同学的同学也来了。到了年底，晚上的厨房里，每天有五六个人，有人做煎饼，有人做卤味，有人备小龙虾。冯老板没有给任何人定规矩，只在墙上贴了一张纸：

「灶台用完擦。垃圾自己带走。有事找我。」

那一年，他什么也没赚到，水电费还多了一点。可是他觉得很有意思：他白天的店，生意还是那样；夜里的厨房，则像一片没有名字的田，今天长出这个，明天长出那个，谁也不属于谁。有人问他这叫什么，他说：「就是个厨房。」

他后来才开始收一点钱，每人每月几十块，说是水电和燃气的分摊。有人嫌多，有人觉得少，他都没有争。他自己算过一笔账：白天的小炒店，因为这些深夜进进出出的年轻人，反倒认识了不少新客人，有几个午市的熟客，就是夜厨里的人带来的。这一笔，他没有算进「赚」里，也没有往外说。

这是「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

**第三年。**　夜里的厨房已经有三十多个人轮流用，圈子里开始有人叫它「冯记夜厨」。这个名字不是他起的，是用的人叫出来的。

有一天，一位常来的年轻人对他说：「冯老板，你不如把这个做成个正式的牌子吧。统一一个招牌，统一一份菜单，统一定价，还能去平台上入驻，顾客也容易找。你就是老板，大家都靠你。」

这话有道理，每一句都有道理。冯老板听完，心里动了一下。他没有马上答应，也没有马上拒绝。他回家以后，翻出一本他很久没翻的《道德经》，是他早年在店里的收银台下面放着的一本小册子，翻到「功成不名有」，看了很久。

第二天，他做了一件事。他没有统一招牌，没有统一菜单。他去当地的监管部门问清楚，这样借出去的厨房，卫生和安全该由谁担着，该办什么手续，手续办在他自己名下。回来以后，他在墙上多贴了一张纸：

「本厨房的卫生和安全，由冯某负责。有问题找我。其余的事，你们自己定。」

可是同一年，有一件事他没有拦住：夜厨里有两个人，都做同一种卤味，都做得不错，开始为了「谁先来占灶台」互相不说话。有人来找冯老板，要他定个规矩。他犹豫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你们自己商量，实在商量不了，来找我。」这两个人后来商量出了一个办法，一个人做单日，一个人做双日。他们没有谢他。

这是我觉得这一章最有意思的地方：**「不为主」并不是什么都不负责。** 食品卫生、消防、用电，总要有一个出面担责的人，否则出了事，没有一个人站得出来，那才是真的乱。他在一条线上做了「主」，在别的线上，继续不做。

**第五年。** 夜厨里有一位做手工卤味的姑娘，后来自己开了一家小店，搬走了。搬走的时候，她来给冯老板鞠了一躬，没说什么。以后很少再来。

冯老板站在厨房里，看着那个空出来的灶台，一时间有点怅然。他想：我借给她这么多年的厨房，她走了，一句「回来看看」也没有。

他后来想明白一点：第三十四章说「万物归焉」，**归焉不一定是回来，是万物的方向里有它**。她那家小店，门口摆着一个小小的木牌，上面写着一行字：「卤水老方子，借过一间夜里的厨房。」

他从没跟她提过这件事，她自己写的。

这三个时点，哪一处他守住了「不为主」，哪一处他其实已经在做主，我也说不清。比如他在第三年，只在「卫生」一条线上做主，这是不是又是一种更巧的「主」？比如他心里偶尔还是会有「我这个厨房，养了多少人」的念头，这是不是「名有」？

第三十四章里「可名于小，可名为大」，我想就是这样：他在客人眼里是小的，一间空厨房的主人；在那些后来开店的人眼里是大的，是从那里出发的地方。同一件事，两种尺子。

（这是类比，不是证明。做共用厨房、办许可，各地规定不同，做之前要问当地的监管部门。）

**带走的话**

**水不在自己干的活上写名字，这叫「不名有」。可「不为大，故成大」这句话，一旦带上目的，就是线头换了地方。**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一、分、柔、统、复里的哪一环？**主要在「柔」：不攥线头的水。但它最后一句，一边是柔，一边已经靠近「统」的暗处。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干完活不把线头拴回自己；靠的是「万物归焉」这句话（帛书里说了两遍），以及最后那个「故能成其大」的因果。

◆

35

第 35 章

# 高速路没有味道

设想夜里十点，高速公路上的一个服务区。

灯箱亮着，音响放着一首十几年前的老歌，烤肠的香味、泡面的热气、咖啡机的轰响，混在一起。一辆一辆车下来，有的司机伸着懒腰，有的孩子被抱着去厕所，有的人站在小卖部前面，拿起一包又放下。过了二十分钟，各人上车，灯一亮，尾灯一串，又汇进了黑黑的路里。

这一晚，这个服务区留住了几百个人。

可是您想一想：如果有人问您，上次开长途，那条高速本身是什么样子的，您说得出来吗？路面是什么颜色？一路上经过了几座桥？大概说不出来。您记得的，是半夜停下来吃的那碗面，是那首老歌。

路自己，没有味道。可是把几百个人从这头送到那头的，是路。

第三十五章说的，就是这件事。

## ◆ 原文

> 执大象，天下往。
> 往而不害，安平太。
> 乐与饵，过客止。
> 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
> 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

马王堆帛书乙本是这样的：

>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大。乐与□，过格止。故道之出言也，曰：淡呵其无味也。见之不足见也，听之不足闻也，用之不可既也。

（□处是残缺的字，按文意通常补作「饵」。）

对着看，有这么几处不一样：

一，通行本「过客止」，帛书作「过格止」。「格」是到、来的意思；「客」和「格」读音接近，写的人有时会换。两种读法，意思差不多：路过的人停下来。

二，通行本「道之出口」，帛书是「故道之出言也，曰」。「出口」是嘴里说出来，「出言」是话说出来，差不多；可是「曰」字值得多看一眼：它像是在引一句话。

三，也是最大的一处：通行本最后一句「用之不足既」，帛书是「用之不可既也」。一个是**不足**，一个是**不可**。我们等一下回来看。

郭店竹简里有这一章，在丙组，和第十七章、第十八章抄在同一捆，后面跟着第三十一章的后半段。竹简的字句我没能逐字核对，所以这里不拿郭店的异文做文章，只记下它们抄在一起这件事。

## ◆ 先照字面走一遍

「执大象，天下往。」手里把住「大象」，天下的人都往他那里去。

「大象」是什么？第四十一章说「大象无形」：最大的象，没有形状。所以「大象」可以理解成「道」的另一个叫法，一个大到没有边的样子。

「往而不害，安平太。」人们前往，却没有受害，一片安稳、平和、舒泰。（帛书写「安平大」，「大」与「太」，在古书里常常通用。）

「乐与饵，过客止。」音乐和吃食，能让路过的客人停下来。「饵」，是糕饼点心；也是钓鱼用的诱饵。

「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道从嘴里说出来，淡淡的，没有味。

「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看它，看不够；听它，听不够；用它，用不尽。——或者，看它不值一看，听它不值一听，用它用不出什么。这个「不足」，一会儿再说。

先看一件事。「道」这个字，里面有一个「辶」，是走路的意思；道的本来意思，就是路。这一章，开头说「往」，中间说「止」，结尾说「用」。我们读下来，发现它一直在一条路上：有往来的人，有路边的店，有路本身。

## ◆ 扎手处一：「执」

先停在第一句。

「执大象」。「执」，是用手把住。

这个字，在这本书里是个有名的字。第二十九章：「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第六十四章：「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两处都在说：**把住不放的，反而会丢掉。**

可是第三十五章，圣人手里就有一个「执」，而且结果是「天下往」。

这是第一处扎手。同一个「执」，在二十九章、六十四章里是毛病，在三十五章里是好事。

这不是我编出来的矛盾。还有第十四章：「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也是「执」，也是好事。

怎么办？这本书的读法就是：**不用同一个意思去读，放回各自的上下文。**

在第二十九章，「执」的是「天下」，「神器」：一个可以被抓在手里的东西。你越抓，它越走。在第三十五章，「执」的是「大象」：一个没有形状的东西。

这就有意思了：你要抓一个没有形的东西，怎么抓？

手握不拢。

所以这个「执」，如果还读成「攥紧」，它就读不通。它只能读成别的什么——「拿着」「带着」「守着」。我愿意把它读成：**手跟着走，不握死。**

这个读法有一个旁证，在第五十五章：

> 骨弱筋柔而握固。

婴儿的骨头是软的，筋是柔的，可是他握东西，握得很牢。那是一种「握得住，却是软的」的握。第十四章说：「搏之不得」，抓不到；说「绳绳兮不可名」，顺着走。沿着它走，才是「一」；去抓它，就是「统」了。

当然，这是我的读法。原文只写了「执」，没写怎么执。**读成婴儿那样的握，是我替它补上的。**补得顺不顺，您自己判断。

### ◆ 扎手处二：往、止，和那块「饵」

第二处，是「往」与「止」。

第一句是「天下往」：人人都往那里去。第三句是「过客止」：路过的人停下来。一个往，一个止。往是**继续走**，止是**走到一半停下来**。

「乐与饵」是路边的东西。音乐，吃食。它们的本事，是让人**停下**。

「饵」字我要多说一句。它不只是点心，它是钓鱼的诱饵。下一章，第三十六章，末尾就有一条鱼：「鱼不可脱于渊。」两章隔着一个「饵」字、一个

「鱼」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编书的人有意排的，也许只是巧合；但读第三十五章的时候，带着第三十六章的鱼，「乐与饵，过客止」的味道就不一样了：**过客，是不是也是一条鱼？**

再看「止」。「止」在这本书里也是个重要的字。第三十二章：「知止可以不殆。」第四十四章：「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在那里，**知道停**，是好事。

可第三十五章的「止」是被饵引来的停。同一个「止」，一个是自己知道停，一个是被引着停。

我们一路读下来，发现这一章有一个很清楚的分别：

- 乐与饵，**让人停**。停的是脚。
- 大象，**让人往**。往的是路。

一个让人在路边留一会儿，一个是路本身，让人一直走。

最奇怪的是后半句：路没有味道。第十二章说：「五味令人口爽。」五种浓味，把嘴弄坏了。第六十三章：「味无味。」把「没有味」当成一种味。

如果这样读，第三十五章的意思就是：**用味道把人留下来，不难，难的是没有味道，人也一直往你这里走**。

### ◆ 扎手处三：「不足」与「不可」

第三处，是结尾三句，也是最大的不同。

> 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通行本）
> 见之不足见也，听之不足闻也，用之不可既也。（帛书乙）

前两句，两个版本一样：都是「不足」。「不足见」，可以有两种读法：

一种：**看不够**。怎么看，也看不尽。一种：**不值得看**。没什么好看的。

两种读法，一个是满，一个是空。这在本书里并不奇怪，因为「淡」这个字，本来就是又有又没有。

到了第三句，两个版本分开了。通行本仍是「不足既」，跟着前两句，读成「用不尽」也行，「不值得用」也行。帛书却改成了「不可既」：**不可能用尽**。这句话比较硬：它把前面两句也拉向「看不够，听不够」那一边去。

「既」，是「尽」，是用到头。

也就是说，通行本有一点空，帛书比较满。

我宁愿把它当成这样一回事：这一章的结尾，不同的抄写者，对「淡」的理解，不一样。一个人觉得它是**空**——什么也没有，所以什么也能装；另一个觉得它是**满**——什么都有，所以用不完。两个人看的是同一个东西。

这和第十一章是一家人：「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碗里的空，才是碗能用的地方。

再看第十四章，也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那里是三个「不」：看不见，听不到，抓不着，干干脆脆。第三十五章软了一点：**不是不见，是不足见**。不是什么也没有，是看不够。

两章的「视之」「听之」几乎一样，可一个是否定，一个是不足。这个差别，我觉得是第三十五章最值得停下来看的地方：它没有把「道」推到一个看不见的地方去，它说的是，我们看它、听它，**总觉得没看完、没听完**。

### ◆ 这一章读得不顺的地方

说了这么多，我要老实说一件事：这一章，我读到后半段很顺，读到开头，心里一直不踏实。

开头两句：「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

这是一句**得到好处**的话：你拿着大象，天下就来了。天下来了，安稳舒泰。这是一个**君主**的口气，而且是一个**得到了好结果**的君主。

后半段则完全是另一个声音：淡乎其无味，看不够，听不够。这几乎是一个**厨子**的口气，或者一个在路上走了很久的人的口气。

两个声音，放在同一章里。我不能说它们接得不好，但也不能说它们接得好。

第三十四章最后有「故能成其大」，第三十五章开头有「天下往」，第三十六章最后有「柔弱胜刚强」。三章的收尾，**都是一个成果**。大，天下往，胜。

这是巧合，还是同一只手的习惯？我不知道。这三章在郭店里，只有第三十五章在，第三十四、三十六章不在，这一点也不能说明什么。我只是把它记下来。

如果「执大象，天下往」是**为了天下往**才去执大象，那么这个「执」，就成了一种手段。一个手段，在老子的书里是很容易被拿去用的。

所以，我读第三十五章的时候，一直把前两句，当作**一个问号**来读，而不是一个保证。

### ◆ 涌现一点点

做完删除试验（把所有理论词全拿掉，只留原文、版本和对读），第三十五章还能站住这么几条：

一、「执」在这本书里有两面，要放回各自的句子读。（对读事实。）二、「止」也有两面：自己知道停，和被诱着停。（对读事实。）三、结尾的三句，帛书改成了「不可既」，比通行本更满。（版本事实。）四、「视之不足见」和第十四章的「视之不见」，不一样。（对读事实。）

这四条里，没有一条要靠理论。

不过有一处，我想多说一点。

「乐与饵」，是用一种**强烈的味道**去抓人的当下；「淡乎其无味」，是**不抓**。被抓的人，停下来，吃完，走了，没有什么留下来。没被抓的人，一直往前走，走的过程里，路自己在变，人也在变。

回到服务区。在服务区停下来的人，他们的路没有因为一碗面而变。可是一直在路上走的人，每一公里，他们的位置都在换，窗外的东西都在换。

「淡」，也许不是「没有」，是**不占位**。一碗浓汤已经有了它自己的味道，再加什么，都被它盖住；一碗淡汤，你可以加盐，加醋，加你自己想加的。「不占位」，所以「用之不可既」。

这和书的母题，就有一点点贴上了：一片土，如果上面已经写满了字，就写不进新的；一片土，如果上面是淡的，才写得进去。可是我想提醒自己，这只是一个类比，是我在第十一章、第四章（空碗）的影子里看到的，不是第三十五章自己说的。

### ◆ 放回日子里

设想一位爷爷，每天清早五点多起床，熬一锅白粥。米是普通的米，水是自来水，什么也不加，锅边上用一把长勺子慢慢搅。

家里的孙子孙女，一个读大学，一个刚上班，对这碗粥一直不太感兴趣。早上他们更爱吃楼下的煎饼果子，加两个蛋，加辣，加脆片。白粥？没味。

爷爷从不劝。每天早上，粥放在桌上，用一个碗盖着，上面压一个小碟子，保着温。

有一天夜里，大孙子和朋友吃完宵夜，回到家，已经快一点。他在厨房站了一会儿，不知怎么就把那个碗掀开了。粥是凉的，已经有了一层薄薄的皮。他拿勺子搅开，吃了一口。

没有味道。他又吃了一口，还是没有味道。

他站在冰箱的灯底下，把那一碗，吃完了。

第二天早上，他什么也没说，爷爷什么也没问。只是从那天起，每天晚上，爷爷多熬了一小锅，放在灶上，用盖子盖着。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位妈妈，姓谢，孩子四岁半，叫乐乐。

乐乐有一本绘本，讲的是一只小熊搬家的事。书是亲戚送的，封面已经有点卷边。从春天开始，乐乐每天晚上睡前都要看这一本，一模一样的一本，每一次都要从头读到尾，不许跳页。

读到六月，谢老师（她自己是小学老师，大家这么叫）已经能把整本书倒背如流，闭着眼都能翻页。她有点累了。她跟乐乐商量：「我们换一本新的，好不好？」乐乐摇头。

她读过一些教育方面的文章，知道孩子需要「广泛阅读」，于是想了一个办法：贴纸。她在墙上贴了一张表，每读一本新书，乐乐可以得一枚贴纸；集满十枚，换一个小玩具。

这个办法，第一周就见效了。乐乐一下子变得积极，每天晚上抱来三四本，大声说「这本新的！这本新的！」。谢老师很高兴。一个月后，墙上的贴纸已经贴满，乐乐换了一辆小汽车。

乐乐翻书的样子也变了。以前他一页一页地看，现在他一手按着书脊，一手飞快地翻，翻到最后一页，抬头说：「妈妈，贴！」有一回他还问：「这本几页？」他不是想知道故事有多长，是想知道要花多少力气，能换一枚贴纸。谢老师在旁边看着，心里闪过一个念头，没说出口：这倒像是我们教室里，期末赶着凑阅读打卡的孩子。

可是谢老师在这个月的末尾，发现了一件事：她问乐乐「前天读的那本是讲什么的」，乐乐想了想，说：「不知道。」问的是三本里的任何一本，都是「不知道」。

她那天晚上没有说什么，把墙上那张表看了很久。

**暑假。**　一家人回老家住了两个星期，书都没有带，那张贴纸表自然也没有了。第三天晚上，乐乐睡不着，从行李里翻出了那本小熊搬家，一页一页自己翻，翻到一半，指着画面说：「妈妈，小熊的鞋带是松的。」

谢老师愣住了。这本书她读了不下一百遍，她从没留意过小熊的鞋带。她凑过去看，真的，在第八页，小熊拖着箱子，鞋带的一头垂在地上。

那一晚，她问乐乐：「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乐乐说：「我一直看。」

我想把这个暑假和第三十五章放在一起看：

「乐与饵，过客止。」贴纸，是路边的店。它有用，它真的让乐乐一下子把许多书翻了一遍。但它留下的是**停**：一晚一枚，吃完，走了。书是读过了，没有一本书，让他往里走。

「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乐乐的那本小熊，看了一百遍，还是看不完。谢老师读的是故事，乐乐看的是鞋带。

她后来想过，那本小熊为什么能被看一百遍。它没有声音，没有按钮，没有翻开会唱歌的那一页。表哥来家里玩的时候，带着一个平板，里面的绘本会发声，点哪里动哪里，乐乐凑过去，一口气点了二十分钟，笑得很大声。那二十分钟，是真的开心。然后他自己爬下沙发，走回房间，拿起了那本卷边的小熊。

她没有想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她只觉得，平板像一个很好吃的服务区，那本旧书，像一段没有名字的路。

我不是说贴纸有错，也不是说平板有错。谢老师后来也没有把「广泛阅读」丢掉，她只是换了一种做法：书照样买新的，放在桌上，不规定，不奖励，也不问「今天读了几本」。睡前，乐乐想读哪本，读哪本。有时还是那只小熊，有时是新的。

换一种做法，会怎样呢？如果谢老师当时一直把贴纸表贴在墙上，乐乐大概会读很多很多书，每一本都读完，每一本都读过就放下。到了上学的时候，他会是一个读得快的孩子，也许还会得到许多奖状。只是那一只松了鞋带的小熊，他可能永远不会看见。

一个月后，书架上有一本新书，封面卷了边。

我也要诚实说一句：这个方法并不总是灵。有一阵子，乐乐只读小熊，新的书一本也不碰，谢老师不安，担心他「挑食」。她没有答案。她只是选择，让路边的店开着，别把路堵上。

（这是类比，不是证明。孩子的阅读和语言发展各有节奏，如果担心孩子在说话、注意力方面有明显的落后，请咨询儿科或儿童保健医生。）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位做财务的年轻人，小陆，二十七岁，月底的账很忙，每天下班到家，常常是九点多。

他有一个习惯，是睡前刷一会儿短视频。他自己说是「放松一下」。最近半年，他开始觉得睡不踏实：早上起来，累得像没睡，白天下午三点，眼皮往下掉。

他决定给自己做一个小记录。有一个晚上，他把从十点到十二点的两个小时，一段一段记了下来。

**22:00** 洗漱完，躺到床上。告诉自己，睡前看五分钟就睡。

**22:05** 点开第一个视频：一个人在做手工皮包。看得很入迷，看了三条。

**22:20** 刷到一个人讲职场，很有共鸣，他点赞了。接着又有一个，讲的是几个城市的夜景。

**22:40** 这时候他其实已经有点困了。他知道。但手指又往上划了一下，是一只猫掉进了水盆里。他笑了。

**23:05** 脖子有点酸，换了一个姿势，侧着躺。

**23:30** 眼睛有点涩，视频里的声音有点糊。他忽然发现自己好一阵子没有「笑」了，也没有「好看」，只是在划。

**23:50** 他把手机扣在床头，闭上眼，却睡不着了。刚才的画面还在脑子里转：皮包，夜景，猫。

**00:00** 他翻身。天花板是黑的，什么也没有。

他在这一晚的记录最后，写了一行字：「我今晚看了两个小时，一条也不记得。」

我把这一晚放在第三十五章旁边，因为它几乎是原文的一场演示：

「乐与饵，过客止。」每一个视频，都是一块饵。它很好吃，很便宜，而且接着有下一块。人在饵前面，一直是个「过客」：一路停下来，没有一次真正走过。

「淡乎其无味。」第二天晚上，小陆试了另一种做法：十点，手机放到客厅，灯关了，什么也不看。

头二十分钟，他很难受。天花板是黑的，没有声音，没有画面，每一秒都慢。他的脑子里有一股劲，很想去够手机。他告诉自己，这就是「淡」，没有味道，没有刺激，没有人拍手。

他等着。

大约二十多分钟之后，一种很轻的东西，慢慢从身体里浮上来：是困。它没有味道，它是淡的，淡到几乎不像一个「感觉」。可是它一直在，在饵的后面，在每一个视频的后面。

那一晚，他最后是睡着的，可是他说不清是几点。第二天早上，他是被闹钟叫醒的，没有赖床。他拿着牙刷站在镜子前，觉得脸上有一点很陌生的东西：不累。

第三天，他又失败了。那天月底关账，加班到十一点，回家只想「奖励自己一下」，躺着刷了四十分钟。他没有骂自己，只在那个记录的本子上写了一行：「今天要饵。」

小陆后来跟朋友说，这个办法他没法天天做到，有的晚上还是失败。但他说，他发现了一件事：**他不是睡不着，是困被盖住了。**

第三个星期，那二十分钟里，他开始注意到一些从前不会注意的东西：对门的人回家，钥匙在锁孔里转的声音；窗帘缝里漏进来的一线路灯，随着风，很轻地晃；冰箱每隔一阵子，会咔的一声启动。这些东西，他在这间屋子里住了三

年，从来没有「看」过，「听」过。第三十五章说「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他读过这一句，以前以为是在说道很玄。现在他觉得，也许只是说：**一间安静的屋子，你一辈子也听不完**。

他母亲打电话来，听了他的声音，说：「你最近说话慢下来了。」他说：「是吗。」没有再多说。

他也没有把那些软件删掉。周五晚上，他还是会和朋友一起看，笑得很大声。他后来分得清：那一晚，是一个他自己选的「服务区」，停的时间他心里有数。夜里十点的那一个，是他被拽进去的。

换一种做法会怎样呢？如果他一开始就给手机装一个定时锁，也许同样有效，对不少人是有用的办法。但他觉得，那样他永远不会知道，锁后面那二十分钟，到底是什么。

第三十五章说「用之不可既」。困，一天用不完，也不会被用完，只是要有一个地方，让它出来。

（这是一个晚上的记录，不是给谁的方案。睡不好有很多原因。如果睡眠问题持续了几个星期，白天精神很差，或者影响了情绪，请去看医生。该看医生就看医生。）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家社区干洗店，开了六年，老板姓孟，四十出头，手艺不错，熨得平，不爱说话。

这一年三月，街对面新开了一家连锁洗衣店，开业搞活动：一元洗一件衬衫。老孟看着，心里发慌。他和老婆商量了一晚，决定也搞一个：开业六周年，「一元洗衣」，一个月，限衬衫。

活动那个月，店里门庭若市。队伍排到门口，来的大多是生面孔。老孟忙得顾不上说话，老婆在柜台收票。月底一算，来了三百八十多位新顾客。一元一件的衬衫，每件亏三块多，一个月下来，亏了一千多。但他想，新客来了，以后会回来的。

他有一个习惯，是用一个旧账本，把每个月的客人分两栏记：一栏是「新」，一栏是「回头」。到了六月，他把前三个月的账本摊在桌上，对着看。

新来的三百八十多位里，到了六月，回头的只有四十来位。

这个数字，他看了很久。四十来位里，有一多半，是在「一元」之后第二个月，因为衣服洗坏了扣子、折了领，来找他理论的。真正因为「洗得好」回来的，十几位。

另一栏，「回头」的老客那一栏，则几乎没有变化：楼上的老先生，十一年了，每个月送一次西装，吊牌都是同一个；开药店的一对夫妻，每周送四件白大褂；住在小区后面的一位女士，每个季节送一次羊绒大衣，从不还价，也从不夸他。

老孟看着这个账，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这些老客，**没有一个是被什么吸引来的**。没有人是因为「一元」来的，也没有人是因为他的招牌，他的灯箱。他们是在某一天路过，送了一件衣服，取回来以后，觉得「没出事」，就一直送下去。

「没出事」。这三个字，是他这个行当里最淡的一种味道。你想，衣服洗得干净，领子没变形，扣子一粒不少，口袋里的小票没洗烂。这些都不是「好」，都是「没有不好」。没有人会为了「没有不好」，专门夸你。

这就是第三十五章里的那条路：「往而不害，安平太。」往来的人，没受到什么损害，一片安稳。

那天晚上，他把账本推到老婆面前，说：「你看。」老婆看了很久，说：「可是那四十个人，是一元的那个月才进来的，没有那个月，也就没有这四十个。」她说得对。账本不吵架，但这句话让老孟很久没有答话。他后来承认：路边的店没有错，它真的把四十个人送到了他门口。它做不到的，是让这四十个人里的大多数，变成路上的人。

老孟没有因此觉得「一元洗衣」是个错误。他后来的账本里有一栏，叫「路过的」，在那一栏里，他又写了一个字：**店**。他把店面里的灯箱换大了一点，门口放了一个小凳，夏天放一壶凉茶。他明白了：路边的店有它的用处，它就是让人停下来，看一眼。但它不是路。

「乐与饵，过客止。」他仍然会偶尔搞活动，只是不再指望那是他的生意。他的生意，是那四十多位，是那个吊牌十一年没换过的老先生。

他也想过，「没出事」这个东西，怎么让客人知道。他在每件取衣的小票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小字：「扣子已核」。没有别的，只是一句交代。这行字，既不是饵，也不是招牌，却有几位客人，后来在取衣服的时候，会翻过来看一眼。

有一件事，他没有说破。每次老先生来取衣服，他会把西装的肩线，多熨一遍。这不算在价钱里，也没有人看见。老先生也从来没有夸过。有一次，老先生拿着衣服，站在柜台前，突然说：「小孟啊，你熨的这个肩，跟别家不一样。」

老孟说：「是吗。」

没有再多说。

我写这件事，是想说第三十五章里一句最容易被跳过的话：「用之不可既。」一个没有味的东西，因为没有味，才不会被用完。老客不会被用完，一元的客人用了一次，就没有了。

（这是类比，不是证明。是否做促销、怎么做，要看各家店的情况，一个行业的算法不能照搬。）

**带 走 的 话**

**路没有味道，所以人能一直走；路边的店有味道，所以人停下来。别把「留住」当成「走进来」。**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一、分、柔、统、复里的哪一环？**主要在「柔」，边上挨着「统」：同一个「执」字，抓死是统，沿着走是一。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淡，教的是不用味道去抓人；靠的是「乐与饵」的对照，和结尾的「不足」与「不可」。前两句「执大象，天下往」带着得到好处的口气，我读着不踏实。

36

第 36 章

# 先给你一块试吃

设想您在超市里推着车，走到一个试吃台前。穿围裙的阿姨递过来一根牙签，扎着一小块豆腐干，笑眯眯的：「尝尝，尝尝。」

您尝了。味道不错。阿姨说：「要不拿一袋？今天买二送一。」

您拿了。

出了超市，您也不觉得被骗了。谁都知道试吃台是怎么回事：先给您一点，是为了您买一袋。这一手，人人看得明白，您也看得明白，您还是拿了。因为那块豆腐干确实好吃，因为您也确实需要豆腐干，因为这个「先给」没有拦着您，您完全可以说一声「不用了」，走开。

现在，换一个场合。

一个您信任的人，突然对您特别好。请您吃饭，帮您忙，替您说话。您心里暖。过了一阵，他开口了，要您帮一个大忙。您这时才发觉，前面的每一个「好」，原来都是一根牙签。

这时候您心里的感觉，和在超市里是不一样的。

第三十六章，就是《道德经》里把牙签说得最清楚的一章。它也是被拿去「用」得最多的一章。

## ◆ 原文

>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
> 将欲弱之，必固强之；
> 将欲废之，必固兴之；
> 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 是谓微明。
> 柔弱胜刚强。
> 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字面意思是：想要收拢它，一定先让它张开；想要削弱它，一定先让它强大；想要废掉它，一定先让它兴盛；想要夺走它，一定先给它。这叫「微明」。柔弱胜过刚强。鱼不能离开深水，国家的利器不能拿给人看。

「歙」，是收拢、吸进。

再看马王堆帛书。

> 将欲翕之，必古张之；将欲弱之，必古强之；将欲去之，必古与之；将欲夺之，必古予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强。鱼不可说于渊，国利器不可以示人。

（甲本「翕」写作「拾」，「邦利器」。）

和通行本比，有这么几处不同，一一列出来：

一，「歙」，帛书是「翕」（甲本是「拾」），都是收拢的意思，不管。

二，「必固」，帛书写作「必古」。「古」和「固」，是借来用的。这个字后面有大文章，我们等一下回来。

三，第三对，通行本是「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帛书是「将欲去之，必古与之」。**帛书的第三对和第四对，后半句都是「与」**（乙本一个写「与」，一个

写「予」，是同一个意思）。通行本把第三对改成了「废」和「兴」，四对不再重复。

四，「柔弱胜刚强」，帛书是「柔弱胜强」，少一个「刚」字。

五，「鱼不可脱于渊」，帛书是「鱼不可说于渊」，「说」在这里借作「脱」。

六，甲本是「邦利器」，乙本是「国利器」。一般认为，甲本抄写得早，不避汉高祖刘邦的名讳；乙本避了，把「邦」改成了「国」。通行本「国之利器」，又多了一个「之」。按通行的说法，这和第一章「恒」改「常」是同一类的事：一个字，因为一个人的名字，被换掉了。

另外，《韩非子·喻老》引到这一句的时候，「夺之」写成了「取之」。

郭店竹简里没有这一章。第二章到第六十六章里，郭店缺的本来就过半，所以这条不能算证据。

## ◆ 为什么人人都读成「权谋」

我先把这一章放到被告席上，听一听原告怎么说。原告有三个理由。

**第一，句式。**　「将欲……，必固……」，一连四次，每次一模一样。这个句式的字面，就是**一个想要什么的人，在设计一个步骤**：你想要它收，先让它张；你想要它弱，先让它强。这几乎就是一份计划书。

**第二，古人就是这样用的。**　《战国策·魏策一》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晋国的智伯向魏桓子要地，魏桓子不肯给。谋士任章劝他：给。给了，智伯就会骄傲，一骄傲，就会去向别人要地，别人也会不高兴，大家就会联合起来对付智伯。他引了一句话作为依据——书里说是《周书》上的话——「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有的本子「与」作「予」）。

这句话和第三十六章的第一、第四对太像了。意思是一样的：想让他败，先帮他；想取他的，先给他。

它出现在一个**纯粹的谋略场合**里，没有半点「道」的味道。这说明在老子这一章写下之前，或者同一时期，这类话已经是谋士口中的现成话了。

**第三，早期的读者就是这样读的。** 《韩非子·喻老》引了这一句，据说他又把「国之利器」解成了君主手里的赏罚大权。一个战国末年的人，读《老子》，读出来的是君主的手腕。

此后，儒家学者对它很多批评，觉得老子这里教人「算计」，不够光明。

这三个理由，每一个都站得住。**所以「权谋」这个读法，不是后人的栽赃，是这一章自己的字面、古人的用法，和最早的读者，三方面一起给出来的。**

## ◆ 为什么它又不全是权谋

被告也有话说。

**第一，王弼的读法。** 王弼的注，把这几句读成：顺着事物自己的性子，不靠刑罚。大意是：事物自己有「张到极处就要收」的走向，圣人只是看见了，顺着它，并没有去设计它。

**第二，「微明」。** 这一章中间有四个字，是「是谓微明」。「微」是细微，「明」是看明白。这个「明」字，在全书里是个要紧的字：第三十三章「自知者明」，第十六章「知常曰明」，第五十二章「见小曰明」。**「见小」，就是看见很小的苗头。** 所以「微明」，也可以读成：能在很小的苗头上，看见事情要翻过去。

这是一种**看**，不是一种**做**。

**第三，同书里还有一些相似的话，没有「将欲」。** 第五十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与福互相靠着，互相藏着，谁也没有设计谁。第七十七章：「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拉弓的人，高了压低，低了抬高。注意，这里也有一个「张」字（张弓），和第三十六章的「必固张之」，是同一个字。而第七十七章后面接着说：「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也就是说，**天的做法是「补不足」，人的做法偏偏是「奉有余」**。

**第四，第七十八章。** 这一章末尾说：「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天下人没有不知道柔能胜刚的，可是没有人能做到。

如果第三十六章是一份权谋手册，那「莫能行」就不对了，因为战国时代的谋士，一抓一大把，都在做。第七十八章的意思，是不是在说：**他们做的那个，不是这个**？

被告的话，也站得住。

## ◆ 扎手处一：是谁在「欲」

原告与被告各说各的，我认真听了，听到最后，觉得两边的话，都是从这一章里同一个地方长出来的。那个地方，就是「将欲」两个字。

「将欲歙之。」字面是「想要使它收拢」。**谁想要？**

没有写。

在古汉语里，「欲」这个字，不一定是「想要」。它有时是「将要」「快要」的意思，比如「天欲雨」，是天快要下雨了，不是天想要下雨。如果「将欲歙之」读成「将要被收拢的东西」，那么后半句「必固张之」，就是**一个描述**：快要收的，一定先张着。没有人在算计。

如果读成「一个人想要它收拢」，那么后半句就是**一个办法**：想收？先让它张。

这个「欲」字，把整章劈成了两个读法，劈得很干净。

再看「必固张之」的「固」。帛书写作「古」，是借来的。「固」「姑」「故」这几个字，在古书里常常通用。读成「姑」，是「姑且」：**先姑且让它张开**，那是一个办法的第一步。读成「固」，是「本来、必然」：它**本来**就是张着的，那是一个观察。读成「故」，是「所以、因此」：**因此**必先张之，这是一个推论。

三种读法，三种语气，都能从同一个字里读出来。

所以我要说，**这一章的底下，没有一个确定的人**。一个想要的人，是可有可无的。读的人把他放进去，章就是权谋；读的人把他拿走，章就是观察。

我自己的判断是：**两种读法，原文都装得下，没有一种是「原本的」**。老子是不是有意留下这个空，我不知道。有一种可能是，写的人本来就只是在描述，后来的读者（包括战国的谋士），顺手把「人」放了进去。也有另一种可能是，写的人自己，心里就有一个人。

这一点，我下不了结论。

### ◆ 扎手处二：柔弱的话，说完要藏一把利器

第二处扎手，在最后两句。

> 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这两句和前面的四对，几乎不挨着。前面是在说「反过来」，这里忽然说到鱼和利器。

先看「鱼不可脱于渊」。第一种读法：鱼离开深水就活不了，比喻柔弱的东西不要离开它的位置（读成：弱者不该去逞强）。第二种读法，是《韩非子·喻老》一路的读法：渊，是君主的权势；鱼，是君主；君主不可以离开他的权势。

再看「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是锋利的东西。读成「君主的赏罚大权」，是一路；读成「国家的最强的东西，不要摆出来」，是另一路。王弼则是说：把利器拿出来给人看，那是靠刑罚。

不管怎么读，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这一章，说了一路柔弱，最后留下了一把「利器」，并且告诉你：别让人看见。**

在这本书里，这是很要紧的一个不顺。

别处有「利器」，第五十七章：「民多利器，国家滋昏。」老百姓手里的锋利东西多了，国家反而更乱。那里的「利器」，是坏事。第三十一章：「兵者不祥之器。」

可是第三十六章里，利器是**国的**，是该被好好保管起来的。

我的感觉是：这一章用了一整章的柔弱，铺垫出了一个结尾——**柔弱的好处，在于它藏着一个别人不知道的硬。**

「柔弱胜刚强」，这五个字，是整章最软，也是最危险的一句。它既可以是「柔真的胜」，也可以是「我装作柔，所以我胜」。

这两个意思，在原文里，是同一排字。

## ◆ 靠判例才贴的一章

动笔之前，这本书给这一章分了一个类，叫「救」，意思是：这一章，只有借一个判例才贴得上母题。那个判例是：**《老子》的文本里，可能混进了儒家的「一」。**

我要把话说清楚，这一句，只是一个「可能」。

先说为什么有人会这样想。在《老子》的某些章里，圣人手里攥着线头：使民、镇之、愚之。这样的话，不像是「不攥线头」的老子，倒像是一个有手腕的治国者。如果这些话，是后来加进去的，那么「老子」的本来面目，可以保住。这是一个「救」。

第三十六章，是不是这种情况?

能支持「后来加的」的材料有：郭店本没有。战国谋士口中早有类似的话。第三十六章里，「将欲……必固……」的句式和前面几章的风格，也有一点不同。

能反对的材料更多：郭店本没有这一章，不等于这一章后来才有，因为郭店缺的本来就过半，差不多一半一半，说明不了任何事。帛书本的两个抄本，已经有这一章的全部内容，一个字不缺，说明它至少在西汉初年就已经在《老子》里了。

所以我的立场是：**我没有证据说这一章是后来加进去的。我也没有证据说它不是。** 我愿意把它当作「《老子》本来就有的一面」，而不是一个需要被开脱的补丁。

这个选择有它的代价：如果它是本来有的，那么，这部书的「不攥线头」，在它自己的第三十六章里，就留下了一只攥线头的手。**我认**。

### ◆ 涌现一点点

照这本书自己立的规矩，到了这里，才可以说一点用理论的话。但我不想加很多。

从「欲」这个字，我看到了一件事：同一句「将欲歙之，必固张之」，有人在里面，和没有人在里面，读出来是两种东西。

如果有人在里面，这一句话讲的是一条**线头的走法**：那个人手里攥着对方的线头，让线先松，再收。

如果没有人在里面，这一句话讲的是**土自己的走法**：土上的东西张到极处，自己要收。

这两种东西，听起来一模一样，**做起来却有一个很具体的区别**，而且这个区别，我可以拿出来问：

> 那个「与」、那个「张」、那个「强」，给出去之后，**接受的那一方，还能不能说「不」**？

超市里的豆腐干，我可以说「不用了」。这是一块真的试吃。

任章劝魏桓子给智伯的地，是为了让智伯骄，智伯接受这块地的时候，**不知道这是饵**。它不是一个可以说「不」的东西，它被设计成了一个不能说「不」的东西。

第七十七章里那张弓，**也在**「补不足」，也在「抑高举下」，可是它没有一个人在盘算。弓上的张和弛，是弓自己的力。

所以我提出一个很粗的判断：**第三十六章，如果有人在里面，它是「统」的最软的一种：线头不再用拽的，用给的；如果没有人在里面，它是「一」：事情自己的松紧。**　区分这两种的，不是原文，是读的人敢不敢问一句「他还能不能说不」。

## ◆ 回落：这本书自己

有一个问题，是从这一章里掉出来的，我必须在这里写下来。

这本书从第一章起，反复地在说一个读法：**每个字，都要放回它的语境里，不要用统一的意思去读。**

这个读法，本身有没有一个「将欲」？

它是这样做的：想让读的人放下「一个字一个意思」的习惯（将欲夺之），先给读的人许多版本、许多异文、许多对读（必固与之）。读的人被给了很多，放松了，不再坚持自己原来的读法，这时候，这本书的读法进来了。

这不是我编的坏话。这是一个我读第三十六章的时候，**它自己对着这本书问出来的**。我没有答案。我只是觉得，一本批评「统一地读」的书，如果让读者感觉不出这一点，它就不诚实。

我能做的，只有一件：把每一处「给」，都放在明处，让您随时可以说「不」。这一章里，每一个版本、每一处异文、每一个我没核实的地方，我都写出来了。您可以拿走，也可以不拿。

## ◆ 放回日子里

设想两间厨房。

第一间，婆婆对儿媳说：「你先歇着。」说完，她接过锅铲，把一桌菜做完了。吃完饭，碗是她洗的。她擦着手出来，没有再提这件事。第二天，第三天，也没有提。

第二间，也有一位婆婆，也对儿媳说：「你先歇着。」也接过锅铲，也洗了碗。几天以后，她在电话里，对另一个亲戚说：「我那天一个人做了一桌菜……」又过了几年，在一次争吵里，她说：「我什么时候让你干过活？」

两间厨房，说的是同一句话，做的是同一件事。当时在场的人，谁也分不出区别。

区别是在这件事**以后**。在第一间，「歇着」之后什么也没有发生。在第二间，「歇着」变成了一个账。

这就是「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八个字，在日子里的样子。有时候，它是一个真正的给。有时候，它是一根牙签。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位妈妈，姓徐，女儿晨晨，十四岁。晨晨学钢琴学了六年，已经过了八级。最近一年，她越来越不爱弹，每次练琴，都是徐妈妈提醒了三遍，她才磨磨蹭蹭坐到琴凳上。

徐妈妈读过不少教育的书，知道「孩子越逼越逆反」。于是她想了一个办法，她把这叫「以退为进」：她要对晨晨说「不学了」，让晨晨自己着急。她算好了，孩子听了这句话，会忽然意识到琴的重要，然后主动说「妈，我还想学」。

这个计划，有一点像第三十六章的「将欲强之，必固弱之」。

**第一个星期天。**　吃早饭的时候，徐妈妈装作不经意地说：「晨晨，你要是真不想弹，要不就不学了吧。」

这句话她在淋浴间里练过两遍，语气要轻，要像突然想起来的，不能让孩子听出是安排好的。她说完，低头喝粥，眼角却在看女儿。

晨晨抬起头，愣了一下，说：「好。」

就这一个字。徐妈妈手里的勺子停在半空。她本来准备好的下一句，是「你真舍得吗」，现在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她只好说：「那……下个月的课费就省了。」晨晨说：「嗯。」

这一天，钢琴盖子是合上的。晚上徐妈妈去擦客厅，手指划过琴盖，发现已经有了薄薄的一层灰。她站了一会儿。

**第二个星期天。** 徐妈妈沉不住气了，开始加第二招。她在饭桌上说：「隔壁王阿姨家的孩子，最近考了九级，他们家还请了老师来家里。」她没有说「你看你」，只是「提了一句」。

晨晨放下筷子，看着她，说：「妈，你是不是想让我自己说，我要学？」

徐妈妈没有答。

晨晨又说：「你上个星期说不学的时候，我很高兴。我一直等着你说这句话。可是你说完以后，每天都在看我。」

这句话，让徐妈妈整个人都冷了一下。

**第三个星期天。** 徐妈妈那一整个星期，睡得不好。她想了很多遍，最后在星期天下午，把晨晨叫到琴边，坐下来，没有铺垫，说：

「我那天说不学了，是想让你着急。我想让你自己说要学。现在我知道，这个办法不好。我其实是怕——怕你以后后悔，也怕我这六年的钱和时间，白花了。」

晨晨沉默了很久。后来她说：「我不是不想弹。我是不想弹你让我弹的那些。」

徐妈妈问：「那你想弹什么？」

晨晨说了一个游戏里的配乐。徐妈妈没听过，说：「那你弹给我听听。」

这个星期天的结尾，很不整齐。晨晨说她想试一个月，只弹自己选的。徐妈妈说好。没有人保证一个月后会怎样。琴盖打开了，灰被擦掉了。

换一种结局，会怎样呢？如果晨晨那天说的是「不要，我还想学」，徐妈妈赢了。她大概会很高兴，觉得书上说的是对的。可是晨晨从此会学到一件事：妈妈说的话，有时候不是她说的意思，要猜。这件事，比一年的琴课费，贵得多。

这个月里还有一件小事，徐妈妈后来常提起。第三个星期，晨晨弹那个游戏配乐，有一个地方指法明显不对，徐妈妈听出来了，嘴张开了，要说。她把嘴闭上，去厨房烧了一壶水。水开的时候，晨晨在琴上自己改了过来。

我想从这个故事里，拎出第三十六章的那个问题：**「给」出去的东西，对方还能不能说「不」？**

徐妈妈第一个星期天的那句「不学了」，从形式上看是一个「给」，一个放手。可是这个「给」有一个钩子：它的目的是让晨晨说「要学」。所以，当晨晨真的接住这个「给」，说「好」的时候，徐妈妈反而慌了：因为这个「给」，是一个**不能被接受的给**。它只能被「拒绝」（说「我还想学」），一旦被接受，计划就破产了。

晨晨看出来了，是第二个星期天。孩子比大人想的敏锐。她没有生气，她只是不再当那个「被引导的人」。

最后，徐妈妈做了一件很难的事：把线头亮出来。「我那天说不学了，是想让你着急。」这一句话，比任何教育书上的办法都难说。

我不敢说这样孩子就一定会好好学琴。只能说，这一个月里，琴盖是开着的。

（这是类比，不是证明。孩子学不学一样东西，要看孩子的年纪、兴趣和家里的实际情况，书上的话替代不了。）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位幼儿园的保育员，姓韩，三十一岁。她身体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最近几年胖了一些，自己不满意，想「减一减」。

她给自己想了一个办法：每隔一阵子，挑一个星期天晚上，跟几个朋友吃火锅，**吃个痛快**。她管这叫「最后一顿」。吃完这一顿，星期一开始，认真控制。

她的逻辑，几乎是第三十六章的第四对：**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想要「夺走」（戒掉）什么，先「给」一顿足的。给足了，夺走的时候，心里不亏。

她这样做了一年。我把这一年的七个「最后一顿」，挑出来摆一摆。

**第一次，二月。**　「这是最后一顿。」那天她吃了两盘肥牛，一碗麻酱，喝了三杯饮料。星期一，她吃了一天沙拉。星期二，也是。星期三，她馋了，吃了一块蛋糕，对自己说：算了，周末再补。

**第二次，四月。**　又是「最后一顿」，她吃得更多一点，因为上一个星期三的蛋糕让她觉得自己「没做到」，所以这一顿要把那份「亏」补回来。

**第三次，五月。**　这一回吃火锅，她还特意点了平时舍不得的几样，对朋友们说，今天是告别宴。朋友开玩笑说：「你这个最后一顿，是不是每个月都有啊？」她笑，没有接。

**第四次，七月。**　天太热，她没吃火锅，吃了烧烤。她说这是「最后一顿」。

**第五次，九月。**　这一次她没有吃得很多，吃到一半，忽然放下筷子，觉得没有意思。她说不清为什么。

**第六次，十一月。**　「最后一顿」之前的那个星期六，她发现自己在想星期天要吃什么，想了一整天。

**第七次，十二月。** 年底，她在一个本子上记账，翻到这一年的记录，数了一下，七次「最后一顿」。每一次，她都说是最后一顿。

她看着这个数，坐了很久。

她这时候想起一句话：以前在书上看到，「自胜者强」。她曾经把「减肥」也当成一场「自胜」，一个她，要打败另一个她。可是这一年的账本告诉她，那个「被打败」的她，每隔两个月，就被喂饱一次，然后又被关起来。**谁也没有赢过，只是轮流。**

她后来想明白的，是这样一件事：

这个办法里，有两个她。一个是计划者，在星期天说「最后一顿」，在星期一说「从今天开始」。另一个是被计划的人，在星期天吃，在星期一忍。这两个，都是她。**计划者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给」的那一顿，从来不是真正的给，是一个条件；「夺」的那一周，也从来不是真正的决定，是一个履行。

第三十六章说「必固与之」。如果这个「与」是带着钩子的，**被给的人，自己就知道那是钩子**。她每次吃，都知道这是「为了下周戒」的吃，所以吃不踏实，吃完觉得亏；每次戒，都知道这是「吃完了的戒」，所以戒不彻底，戒完觉得馋。

第七次之后，她做了一件小事：她取消了「最后」这两个字。星期天，她还是和朋友吃，该吃什么吃什么，但不再宣布这是「最后一顿」，星期一也不再宣布「从今天开始」。

换一种做法，其实有很多，她也不知道哪一种最适合自己。她只知道，旧的那一种，她已经看清了钩子在哪里。她把本子里写着「最后一顿」的那几页，没有撕，只是在后面画了一条横线。

她后来说，头两个月最难受，因为她不知道该怎么对自己「交代」。再往后，一个星期天，就只是一个星期天。

取消「最后」之后的第一个春天，有一个朋友在饭桌上问她：「你这次怎么不说是最后一顿了？」她愣了一下，说：「不说了。」朋友没有追问。那天她吃得不多不少，回家的路上，她留意到一件事：心里那种「亏了」的感觉，比往年淡了。不是没有，是淡了。有两三个星期天，她吃多了，第二天什么也没宣布，照常上班。

我不知道她后来有没有瘦下来。这个故事，本来就不是为了讲这个。

（这是类比，不是证明，更不是减重的办法。如果饮食让你觉得失控，比如大吃之后强烈自责，反复节食又暴食，请去看医生或营养师。该看医生就看医生。）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家社区生鲜店，开了两年，老板姓阮，三十三岁，和两个店员一起干。

有一天晚上，店打烊了，两个店员都走了，阮老板一个人站在店里，拿起白板笔，在贴着价格表的白板背面，写了一排字：

**四个「先给」**

这两年，他用过四次「先给」，他想一个一个地看，每一个，他都问同一个问题：**对方后来，还能不能说「不」？**

**一，试吃。**　　店门口放一个小桌子，水果，切成小块，扎着牙签。路过的人，尝了，有的买，有的走。他在旁边写：能说不。行。

**二，优惠券。** 开业那个月，他给周围三个小区的住户，发了满五十减二十的券，发了两千多张。那个月的订单，是最高的一个月。第二个月，券一收，订单掉了六成。他在旁边写：能说不。但来的是为券而来的。

这个数字，他后来又核了一遍。发出去两千多张，用掉的不到四成，用掉的里面，第二个月还回来买的，不到两成。券是真的，客人也是真的，两边谁也没有骗谁，只是留下来的少。

**三，老客户免费升级。** 一些常客，他每次多送一把葱，一两个柠檬。刚开始，客人很高兴。后来有一位阿姨，有一天结账的时候，看看袋子，说：「今天怎么没有葱？」他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在旁边写：能说不吗？好像不能了。变成了他欠她。

**四，先放降价的风声。** 去年秋天，对面开了一家大一点的店，他有些发慌。有一个供货的老周，常来送货，他有意无意地对老周说：「我这边打算下个月降价，所有蔬菜都降一成，扛一段时间。」他其实没这个打算。他想让老周把这话传给对面，让对面的老板以为他要打价格战，对面的人会收手。

后来的事，他在白板上写得很少，只有一行：「老周后来知道了。他没说什么，现在报给我的价，比别人高了一点。」

他后来回想那次老周的事，觉得最让他不舒服的地方，不是被识破了，是他在放那句话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很得意的感觉：觉得自己很聪明。那种得意，和第一次试吃时的朴素，完全是两样东西。

他把笔放下，看着这四行，看了很久。

四个「先给」，只有第一个，真是给。另外三个，各有各的钩子。优惠券的钩子是「让你来」，老客户的钩子是「让你习惯」，风声的钩子是「让你误判」。

他又想起第三十六章的最后两句：「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他有他的「利器」：进货价、供货商的名单、哪几样菜赚得多。这些东西，他从来不让两个店员看。他的理由很充分：被看了，会被学走，会被带走。

可是那天晚上，他想到一件事：这两个店员已经跟了他两年。他们从来没有问过进货价，他也没有说过。他们在店里，每天卖那些菜，却不知道这些菜是怎么来的，不知道一斤菜卖出去，店里挣几毛。他们对「店」这个东西，是**看不见底**的。

第二天，他犹豫了很久，把进货价的本子，放在了收银台旁边。

他不知道这是对，还是错。第三十六章说「不可以示人」，他偏偏示了人。接下来的一个月，一个店员问了他三个问题，其中一个，他没想过：为什么西红柿的价格，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总是最高？他回答不了，他们俩一起去问了供货的人，才知道是产地换季。另一个店员，提了一个办法：把那一周的西红柿，换成另一个产地。

也有不好的事。其中一个店员，三个月后辞职，去了对面那家大店。

阮老板没有说「我早就知道」。他只是在白板的背面，又加了一行：

**五，把底亮给自己人。能说不。他说了。**

那一行，他没有擦。

我写这件事，是想说：第三十六章没有教坏人，可是它容易被拿去教坏。它里面的每一句「先给」，在日子里，都可以变成一个钩子。一个办法是不是钩子，不看动作，看那一问：**对方还能不能说「不」**。　这一问，不是原文里的。是我读了这一章以后，觉得非问不可的。

（这是类比，不是证明。生意怎么做，要看各行各业的实际情况。涉及价格的做法，请遵守当地法律与行业规定。）

**带 走 的 话**

**同一个「先给」，可以是礼物，也可以是钩子。分得清的，不是动作，是一句：他还能不能说不。**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一、分、柔、统、复里的哪一环？**最软的一种「统」，和「一」之间的那条缝：同一句「将欲……必固……」，有人在里面是统，没人在里面是一。我下不了结论。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柔弱胜刚强；靠的是「先给」。靠的东西，恰恰也是最容易被拿去当手腕的东西。

◆

37

第 37 章

# 压在纸角上的石头

>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 【异文】郭店甲本作「道恒亡为也，侯王能守之，而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将贞（镇）之以亡名之朴。夫亦将知足，知以静，万物将自定」（「知足」下面那个「知」，据转录没有再写「足」字，是省写还是别的缘故，要看图版）。帛书（校勘本）作「道恒无名，侯王若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贞（镇）之以无名之朴；贞（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辱。不辱以静，天地将自正」，乙本「镇」字写作「闐」。郭店竹简上的字形是「贞」，整理者括注读「镇」；帛书乙写作「闐」，北大简写作「寘」，也都被读作「镇」。「万物将自定」的「定」是后面另一处，不是同一个字。郭店这一处的字形和读法，下面只依整理者的释文（据网上转录），请带着这一点保留往下读。

设想有这样一位在年集上替人写春联的人。摊子就是一张折叠桌，红纸裁好了，墨磨浓了。

风一来，红纸的角就卷起来，一卷一卷往上翘。他不拿手去按，手要写字。他从脚边拎起两块鹅卵石，压在纸的上边两个角上。石头洗过，干干净净，没有字，没有花，就是石头。

写字的时候，石头一动不动。纸不翘了，笔也没有被谁拽着。写完，石头拿开，纸角上有一点印子，过一会儿就平了。

这两块石头有几处可看。它没有告诉纸「你应该是什么样」，只是不让纸飞走。压得太重，纸角起皱；压到字上，墨会糊；压的地方不对，纸角照翘。还有一件事，写字的人心里知道，不太愿意说：纸卷成那样，有时候卷得挺好看，那是纸自己的劲儿。石头一压，好看的卷和不好看的卷，一起压平了。

第三十七章整章讲的就是这块石头。而且正是这块石头，把这部书里「最不该出现的一只手」请了出来。

## ◆ 先把话走一遍

通行本的意思，用大白话说是这样：

道，总是不去硬做什么，可是没有什么是它没做成的。侯王要是能守着这个，万物就会自己变起来。变着变着，要是起了一股想动手、想闹点什么出来的劲头（「欲作」），我就拿「没有名字的原木」去压它一压。（「朴」是还没加工的原木。第二十八章说「朴散则为器」，原木散开，才成了一件一件器皿。）被没有名字的原木压住，它们也就不再想要了；不想要了，就静下来，天下自己安定。

先看第一句。通行本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郭店本只有「道恒亡为也」，没有「而无不为」；帛书本干脆是「道恒无名」。「无不为」这三个字一加，口气就变了：从「道不去硬做」，变成了「道什么都做成了」，从放手变成了结果。不过郭店本的第四十八章，是有「亡为而亡不为」的，所以这三个字不是后来凭空添的，只是在第三十七章的开头，郭店本和帛书本都没有它。

「守」字要看一眼。守着，不是抓着。第十四章说「搏之不得」，抓是抓不住的；守，是站在那里，不让它丢，也不去拽。

「自化」也要看一眼。万物自己变，没有人在牵线，也不要谁来牵线。第五十七章里还有一句「我无为而民自化」，和这里是一个口气。

然后话锋一转：**化而欲作**。变是好的，变着变着生出一股要动手的劲，就要压了。

全章最重的字就在这里：**镇**。

镇，本来是压住的意思：镇纸、镇尺、坐镇、镇守。后来才有「镇定」「镇静」。我对着通行本把全书查了一遍，这个字只在这一章出现过一次。别的章里，圣人是不争、不为、不言、不居；到了这一章，忽然有人开口说：「吾将镇之。」

## ◆ 扎手处一：三个本子，三个结尾

这一章的前半段，三个本子大致一样：守，自化，欲作，镇之以无名之朴。后半段，各走各的。

- 郭店本：夫亦将**知足**，知以静，**万物**将自定。
- 帛书本：夫将**不辱**，不辱以静，**天地**将自正。
- 通行本：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三条通往「静」的路：知足，不辱，无欲。

先看一个巧合。第四十四章，郭店本和帛书本都有一整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第三十七章的两个早期本子，好像一个拿走了这句话的前半（知足），一个拿走了后半（不辱）。它们很可能是同一类说法的两种写法。

再看这三个词，各自要万物做什么。

「知足」，是万物自己算了一笔账，算出了「够了」。账是它自己算的。

「不辱」，不是做一件事，是一种境况：没有丢脸，没有受屈。谁让它不受屈？这一句没有说。但帛书把「镇之以无名之朴」重说了一遍，才接「夫将不辱」，意思大概是：被这样压住的东西，不会受辱。

「无欲」，是把「要」这个东西本身拿掉。

从「自己算出够了」，到「不受辱」，到「不再想要」，万物自己做的事越来越少，被拿掉的东西越来越多。

我得马上补一句：这只是三个本子排出来的一个方向，不是年代的铁证。郭店本到底是早期形态还是摘抄本，学界没有定论；抄写中的偶然变化也很多。所以只能说「看上去像」，不能说「就是」。

还有一处可以对着看。第五十七章，郭店本、帛书本都作「我欲不欲而民自朴」，意思是我想要的，是不要太想要，民就自己朴了；通行本作「我无欲而民自朴」。「欲不欲」是一句有点拧巴、也有点诚实的话：我也有欲，我欲的是别太欲。「无欲」就干脆了。通行本在第三十七章和第五十七章，两次都往「无欲」那边走。

不过第三章「恒使民无知无欲」，帛书里就有，所以「无欲」不是后来才出现的词。能说的只是：在这一章里，通行本选了它。

### ◆ 扎手处二：这只手是谁的

第二个扎手处，在两个字上：**吾将**。

郭店本这一句是「将镇之」，没有「吾」。帛书本和通行本多了一个「吾」。

这很要紧。「将镇之」，主语可以是侯王，可以是道，也可以只是一句泛泛的规律：变得过了头，就要压一压。「吾将镇之」，是一个人站出来说：我来压。

这个「吾」是谁？书里没有指名。王弼注把「镇」解成「不为主也」：吾将镇之，意思是我的办法是不做主。他在第三十八章注里又说：「载之以大道，镇之以无名，则物无所尚，志无所营，各任其贞，事用其诚。」在王弼那里，镇不是压人，是不让谁坐上主位，让各人用各人的本分。

这是一种读法。另一种读法就是字面上的：**有一只手，在万物自己变得起劲的时候，把它们压下去。**

第二章里有一句「万物作焉而不辞」，郭店本、帛书本作「万物作而弗始」，那里的「作」，是放它去的。到了这一章，「化而欲作」，同样一个「作」字，前面多了一个「欲」，就要压了。是多出来的这个「欲」，让它变成了该压的？还是第二章和第三十七章本来就是两种口气？我读不出来。

### ◆ 扎手处三：这一章站在哪儿

这一章在三个本子里，站的地方不一样。

在郭店甲本的竹简上，它前面是「辅万物之自然」一类的话，后面是「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四周都是不去做的话，中间夹着一个「镇」。

在帛书里，《德》篇在前，《道》篇在后，第三十七章是整部帛书的最后一章。这部书（至少这一份抄本），是以「镇之以无名之朴……天地将自正」收尾的。

在通行本里，它是《道经》的最后一章，下一章就是「上德不德」「失道而后德」，一路往下数。刚刚说「天下将自定」，翻一页就说失道、失德、失仁、失义。

另外还有一件小事。第三十二章和这一章，是一对孪生的章：都以「道恒无名」或类似的话起头，都有「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X」（那里是「自宾」，这里是「自化」）。区别在后面：第三十二章往下说的是「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刹车是万物自己的「知止」，没有手；第三十七章的刹车，在帛书和通行本里是「吾将镇之」，有一只手，郭店本里则是「将镇之」加「夫亦将知足」，手和自己的刹车并排站着。

同一个公式，写了两遍，一遍没有手，一遍有。这至少说明，写这部书的人（或编这部书的人）手里有过两种写法，而且都留下来了。

篇次和章序，不能当作用意的证据，这一点要小心：它可能只是抄写的习惯和竹简的次序。但这些位置摆在一起看，有点意思：这只手，在郭店本里，身边是「不做」；在帛书里，守在全书的尽头；在通行本里，站在从道往下坠的门槛上。

## ◆ 两种可能，都摆出来

这一章，在全书的预先登记里，属于「靠一个判例才贴得上」的几章：书一直在说不统一，可是这里侯王手里确实攥着东西。有一种猜法是，文本里混进了儒家式的「一」，也就是统一、镇服的那一半。还有一种可能，是这部书本来就有这一半。我把两边的证据摆出来，不替书做主。

**第一种可能：这只手是后来长进去的。**

理由有这几条。一，「吾」字不在郭店本里，是后来的本子加的，手因此更清楚了。二，结尾从「知足」走到「无欲」，越来越像一只手在往外拿东西。三，最后落点，郭店本是「万物」，帛书本是「天地」，通行本是「天下」，「天下」是治理的口气，「万物」是自然的口气。四，守、镇、定，加上侯王，全是政治词。

**第二种可能：这一半从来就有。**

一，最早的郭店本里已经有「将镇之」。如果「镇」是后来混进去的，那么它混进去的时间，比我们现有的最早抄本还早。现在能指出来「后来长进去」的，只是「吾」「无欲」「天下」这几个小处，不是「镇」本身。二，同一部书别的地方也有手：第二十八章「圣人用之，则为官长」，第六十五章「将以愚之」，圣人也在动手。三，如果王弼读「镇」为「不做主」站得住，那么这只手压的是主位，不是万物。

我想把话说得不太舒服一点：**第一种可能解释不了「镇」这个字。**它顶多解释「吾」，解释「无欲」。如果这个判例只能解释这几个小处，那它救这一章，

救得很有限。可是也不能说第二种可能赢了，因为郭店本是摘抄还是早期形态，没人说得准；它有「镇」，可能只说明抄的人认可这句话。

所以这一章我只能写到这里：书里有一只压着的手，它可能是后来的，可能是本来的，也可能我们永远分不出来。

## ◆ 涌现：压的是什么，留白的是什么

回到石头。

石头压纸，压的是纸的翘劲，留白的是字。石头压在纸角，不压在字上；它不决定写什么。

用到这一章：**「化而欲作」，是万物起了一股劲儿；「镇之以无名之朴」，是用一块没有名字的东西去压。** 一边是劲儿，一边是说法（名字）。压的是劲儿，留空的是说法。

由此可以想到一种读法：这里的「镇」，也许不是把想要的劲儿直接压下去，而是**不给它一个可以攀的名字**。第三章说「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第三十二章说「始制有名」，名字一立，就有了攀的地方。藤要往上爬，不给它架子，它只好趴着长。「无名之朴」就是一个没有架子的东西。这样读，「压」就变成了「不给」，手还在，但手做的事是**不命名**。

这个读法有漂亮的地方，也有一个麻烦。麻烦正是这一章真正扎手的地方：**不给名字，也是一个决定。**谁来定什么有名、什么没有？一块石头不会，一只手会。如果「无名」由「吾」来守，「无名」就可能变成「只有我能给名字」。第一章「名可名，非常名」，批的正是垄断命名；到了这里，「无名」一旦被谁攥在手里，会不会换了一个样子，又成了垄断？

我不知道「吾」有没有防着这一点。郭店本没有「吾」，那里的手也许松一些；后来的本子加了「吾」，手也许紧了一点。这仍然只是「也许」。

再看三个结尾。劲儿和说法，在这片土里是缠在一起的：压住劲儿，说法跟着变；不给说法，劲儿就没处攀。（书里把这种彼此缠着、一动全动的关系叫特征纠缠。）「知足」，是万物自己在说法上算了账，劲儿也就停了；「无欲」，是把劲儿直接拿掉，说法也就用不上了。**前一种是土自己调，后一种是手替土调。**三个本子，把这个差别摆在了纸面上。

这一段如果把「劲儿」「说法」这些话全部删掉，还剩下什么？剩下三个结尾，「吾」字有没有，「镇」字的两种读法，和「不给名字也是决定」这个麻烦。这些都是从文本里来的，框架只是帮我把它们摆在一起。

## ◆ 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个年集。

有位顾客看了那两块鹅卵石，说：「师傅，你这石头太素了，换一对带福字的吧，喜庆。」

石头换成了带福字的。喜庆是喜庆，可是福字朝上，写字的人低头写字时，眼睛总要从石头上扫过去。石头开始有了名字。

过了两天，他又把那两块素石头换了回来。

不是石头不能有名字。石头一有名字，它就从「不让纸飞」，变成了「让人看着石头」。

下面三节，把这一章的判断放进三个地方走一走。它们是类比和应用，不是证明；各是一块石头，压在不同的东西上。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祝老师，平时教美术，四十出头。一个下雨的星期四，最后一节课，她被临时安排去初二（4）班代课，任务只有一句话：「看住自习。」

她推门进去的时候，教室里一股湿外套的味道，窗玻璃上全是水。三十六个人低着头，一片安静。可是安静里有东西在动：一本横格笔记本，在课桌之间一排一排地传。传到谁手里，谁就在上面添一格画，再往后递。她站在讲台上看了一会儿，认出来了，是一本漫画，讲一只独眼猫在巷口开面馆，客人是各种各样的动物，面汤里还飘着一只小小的蓝色的鱼。已经传了不知多少天，纸边都毛了。有一格画的是面馆打烊，独眼猫把椅子一把一把倒扣在桌上，窗外挂着一轮只画了一半的月亮——不知是哪个孩子，月亮没画完，本子就被往后传走了，后面的人谁也没去补。没有人布置过，没有人管，也没有人上交。这是这个班自己长出来的东西。

她没有收。她站在讲台上，看着它传，自己心里也有点高兴。她注意到，传得最勤的不是班上最吵的几个人，前排一个戴眼镜、平时不太说话的男生，每次本子到他手里，他都要停得比别人久一点，画得小心，然后把本子轻轻往后推。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后排出了动静。一个男生压低声音喊：「第一格是我画的！」靠窗的女生回了一句：「你画了一格，我画了十一格。」然后有人说，应该在右下角署名，每人一个小章；又有人说，应该贴到教室后墙的「班级文化展」里去，拿去参评，评上了班级加分。笔记本停在两个人中间，每人抓着一个角，纸在他们手里发出细细的拉扯声。

这就是「化而欲作」。变是自己变的，好得很；变到一个地方，忽然起了一股要把它变成「一件事」的劲：要署名，要排座次，要拿去评。

祝老师心里闪过几个办法。一个是拍桌子，宣布「漫画本没收，安静自习」。这是拿一根线，把全班拽成一个方向。她不想这样，因为那等于告诉三十六个人：你们长出来的东西，是违纪。另一个办法是什么也不管，让他们吵。她怕吵出眼泪来，也怕自己下周被问：「那天你在干什么？」

她最后做的事，是从讲台上下来，拎着一把椅子，放在教室正中间，坐下，从包里抽出一叠上学期的美术作业，拿一支红笔，慢慢地批。一个字也没说。没有「安静」，没有「不许」，没有名字。她只是坐在那里做一件没有意思的事。

教室里的声音落了下去。笔记本在两个人手里停了一会儿，最后有人把它塞进了抽屉。四点十分，后排那个喊「第一格」的男生趴在桌上，侧着脸看窗外的雨。戴眼镜的男生一直看着她的红笔，她抬头的时候，他又把眼睛移开了。下课铃响。

第二天，正式的班主任告诉她，没事，很安静。她问：「那个漫画本呢？」班主任想了想：「不知道，好像再没见谁拿出来过。」

她回家的路上在想这件事。她那天没有说一个字，可是教室里的人听见的是：「老师就坐在这儿。」这几个字本身就是一个名字。她以为自己是一块素石头，其实是一块压在纸角上、所有人都看得见的石头。更麻烦的是，石头不会挑。吵架的那一小块被压下去了，那一本传了很多天的、本来挺好看的卷边，也一起被压平了。她想起前排那个男生，那本子，也许是他在这个班里唯一一件可以往后推出去的东西。

还有一件事她一路都没想明白：那三十六个人安静下来，是因为她这个人，还是因为她手里那支红笔？她拍桌子的话，孩子们会知道自己在被管；她这样坐着，孩子们不知道自己在被管，只觉得有点不自在，却说不出为什么。后一种，其实更难回嘴。

她不知道，如果那天什么也不做，会怎样。也许二十分钟后它自己吵散了；也许两个孩子从此不说话；也许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比如不署名，写上「本班出品」。孩子们有时候比大人更会处理这种事。她也不知道，漫画本之后是死了，还是只是歇了。

这一章给教育的功课，不是「该不该压」，而是**压的时候，请知道自己压住的不只是该压的**。石头越素，压得越安静，越不容易看见自己压住了什么。

她后来向班主任借了一个空白笔记本，放在教室后面的书架上，旁边搁一支铅笔，谁也没有告诉。过了一个星期，她再去代课的时候看了一眼：本子上还是什么都没有，只是那支铅笔，被人削过了。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老罗，四十四岁，开公交车。单位组织的年度体检，报告拿到手，多出一行字，大意是某一项需要复查，约了下周三。医生说得很平常，不用着急，可是要来。这行字，他看了三遍。

下面是那一周。

**周四夜里。** 老罗躺着，手机放在枕头边，屏幕的光照在天花板上。他开始查。那一行字，他一个词一个词地搜，搜出来的东西一页接一页，每一页都在往他最怕的方向走，每一页的最后一行都建议他「尽快就医」，而他已经约好了。三个小时后，他的手心是湿的，一点睡意都没有。这就是「化而欲作」：心里的东西自己在变，变着变着，起了一股要动手的劲，想找出一个确定的答案，在周三之前把它查明白。

**周五。** 开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手在方向盘上比平时握得紧。过站台的时候，有个老太太上车，慢，他等着，心里却在想：等什么呢，反正也等不出什么。老婆晚上说：「别想了。」他知道她是好心。可是「别想」两个字落在耳朵里，就好像有人在他面前放了一个红色的按钮，上面写着「不许按」。

**周六晚上。** 他在网上看到一种「数着呼吸入睡」的方法，吸气数到四，屏住，呼气数到八。有名字，有步骤，有时长。他认真做了，一边做一边看钟。越数，越清醒。「想要睡着」本身就是又一个「要」，这个「要」和查报告的「要」，是一个劲，换了件衣服。

**周日下午。** 儿子的自行车链条掉了。他蹲在楼道里，借着楼道灯，一个人把链条重新套上齿盘，满手黑油，指甲缝里全是。钳子找不到，他用螺丝刀别

开。弄了将近一个钟头，擦手的时候在白衬衣下摆上蹭了一道黑。这一个钟头里，他什么也没想，也没有叫它什么办法。儿子在旁边递螺丝刀，说：「爸，你手好脏。」他说：「嗯。」

那天晚上他睡得比前几天都沉。

这就是一块「没有名字的石头」：一件需要手、需要眼睛盯着、不需要结论的杂活。它没有告诉他「你应该平静」，只是让那个想要答案的劲儿，有了一个压着的地方。

但老罗后来自己也看出来了，这块石头有个脆弱的地方。**他第二天就给它起了名字**，叫「我的办法」。周一晚上，他又睡不着，翻出一抽屉旧螺丝要整理，一边整理一边想：「这办法怎么不灵了？」这一想，石头就变成了一件要拿来达到目的的工具。杂活不能为了睡着而做，一旦为了睡着，又成了「要」。他把抽屉推回去，坐在黑里，笑了一下。

后来他做的另一件事，更像郭店本的那句「知足」。他给自己定了一条：每天晚上八点，看十分钟，只许查一次，查完合上手机，再不碰。计时用的是老婆厨房里那个鸡蛋形的机械定时器，不用手机，因为手机本身就是那个红按钮。十分钟的铃一响，他就把手机扣在桌上，去洗碗。十分钟里查到什么，就是什么，够了。这不是不想，是**自己给自己的「要」划了一个量**。

他把这条规矩也告诉了老婆。老婆没有再说「别想了」，她改口说：「八点了，你的十分钟。」一个人对他说「别想」，是一个命令；两个人约好「八点十分钟」，是一个说好的量。同样是别人在旁边按着，感觉不一样。

那一周后面的几天，夜里还是会醒，但不再是三个小时。

周二晚上，他把阳台上那个一直在滴水的水龙头拆了，换了个垫圈。拆的时候，他想到的是水龙头，没想到别的。

这一章给日常健康的提醒，有三层。一层是：越想要平静，越平静不了，「不欲以静」，要紧的是那个「要」先松一松。一层是：能压住心的，往往是没有名字的、不为什么的杂活，一旦给它起了功效的名字，它就开始不灵。再一层，也是最该写的一层：**网上查到的东西，不能代替医生**。复查就是要去的，周三早上，他去了，坐在候诊的塑料椅子上，护士叫了他的名字。结果如何，这个故事不讲，因为这个故事讲的是等结果的那几天，不是结果。该看医生就看医生，报告上写着要复查，就按时去。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老段，带着十二个人做小程序，一家做社区订餐的小公司。一个星期一的早上，他开了一场会，原因是上周出了两件事。

第一件，一个开发的小伙子，周四晚上悄悄改了结算页面的一个逻辑，没有告诉任何人。第二天早上，有四十分钟，一批用户被扣了两次钱。客服电话被打爆了，老段亲自接了三个，其中一个老太太说：「我不会退，你们帮我退。」

第二件，设计师小米，在周三下午没有被安排任何任务的时候，自己做了一个「一键重点上次那份」的按钮，放在首页角落里。没有人批准。上线三天，复购率明显涨了，客户群里有人说「这个太好用了」。

同一个星期，同一种事：有人自己动手，没有人批准。一个出了事，一个出了彩。那个小伙子这两天一直不敢抬头，中午饭也没跟大家一起吃，他以为今天这场会是来处分他的。

老段站在白板前，没有写字。他说：「这两件事是一回事。都是咱们公司自己长出来的东西。我不想把它们管死，也不想再被扣钱。」

他看了小伙子一眼，说：「你没做错的地方，是你想把它改好。你做错的地方，是你改的时候，想不到它还能收回来。」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后来成了公司的老规矩：「**新东西，先做成撤得回的样子**。」

他没有写制度，没有发邮件。他只是说，随便谁想上线什么，都可以，不用批准，只有一个要求：加一个开关，上线后随时能关；再加一个日子，到了这个日子，要么有人站出来说「留下」，要么它自己下线。

这就是「镇之以无名之朴」：他没有给「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立一个标准。他只是给所有「想动手的劲儿」，压了一块石头：别做成焊死的。石头没有字。

头两个月，这条规矩好使。那个小伙子又改了东西，这回加了开关，出了问题，十分钟关掉，没人扣钱。小米又做了三个小东西，留下了一个，另两个到期自己下线，她一点也不心疼，还在茶水间说：「下线也算有结果。」

然后第三个月，行政的小柯在公司的文档里，把这条规矩写了下来，标题叫《可撤回原则》。她是好意，想让新人也能看到。第四个月，有人觉得「开关」两个字不够清楚，加了一份《上线前自查表》，六栏。第五个月，新来的一个实习生交上来一份填得满满的表，每一栏都打了钩，开关其实根本没有做。

又过了一个月，小米在茶水间跟老段说：「我最近没提新点子了。」老段问为什么。小米说：「我不想填六栏表。」

石头有了名字，名字有了表格，表格有了格子。石头从「不让它焊死」，变成了「让它长得像表格」。

老段后来把表格删了，没有发通知。他只是在周一早会，头五分钟，问一句：「线上现在有哪些东西是新的？还活着吗？」没有人需要填什么，只需要回答。有人说「有一个，下周五到期」，有人说「我这个想留，我来说为什么」。

这样做也有代价，老段心里清楚。他自己出差的那两周，这个问题没有人问，线上多了两个没有开关的小东西。他让小米轮着替他问，小米笑着问了一句「还活着吗」，满屋子都笑了，没有人认真回答。**同一句话，换一个人问，分量就不一样**。这块石头的重量，有一部分是老段本人。他不在，石头就轻了。这不

是一个可以复制的办法，这是他和这十二个人之间的一点默契，换一家公司，换一个领头的，要自己再摸一遍。

这一章给事业的功课，只有一句，也是最难的一句：**要压，就压「焊死」，别压「新」；压的那块石头，一旦有了名字、有了格子，就快要变成另一种形状了。**这也是为什么这一章留着「吾」：压的人在场，石头才算数。可「在场」，又恰恰是这条路最累人的地方。

> 带 走 的 话
>
> **石头压住纸角，不决定写什么。可是石头不会挑，压得最安静的时候，最该问一句：我压住的，只是该压的吗？**

> 小　账
>
> 这一章摸到的是：柔（万物自化的土）与统（那只「镇」的手）之间的一道缝；碰到复，但没有碰实。它教的是压住「想动手的劲」，靠的是一个自己也不能确定来路的「镇」字，和一个不知是后加还是本有的「吾」。

◆



第　五　编

# 生与返：一是生出来的，要有人喂；回去的路，是另一条路

## 导　语

这一编八章，从德经开篇走到「大成若缺」。

第 38 章是一架往下走的梯子，每下一级，手里多一样东西。第 39 章讲得一，第 40 章讲返，第 41 章讲被笑的那一句。第 42 章讲「道生一」，把一画成一块要天天喂的老面。第 43 章是水比缝细，第 44 章是身和名孰亲，第 45 章是缺，留着能续的口。

这一编藏着一个拉扯：第 39 章说，抱住一不放，它就和送它的线断了；第 42 章说，一要有人去喂。

38

第 38 章

# 拽着袖子请您上座

>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
> 【异文】帛书作「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扔之」，**没有「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一句**；「忠信之薄」作「忠信之泊」，「愚之始」作「愚之首」。帛书《德》篇在前，这一章是整部帛书的第一章。战国末年的《韩非子·解老》解《老子》，头一条也是这一章，同样没有「下德」那一句，它引的是「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也」「攘臂而仍之」「愚之首」。郭店本没有这一章，但「没有」在这里说明不了什么，请看《郭店对勘记录》。

设想有这样一桌酒席，来了一位远道的客人，也是桌上辈分最高的。主人起身，要请他坐上座。客人说：「哪儿的话，我坐这边就好。」主人说：「您不坐，我们不敢动筷子。」客人往后退，主人上前，一只手托住他的胳膊肘。另一位陪客也站起来，拉住他另一边的袖子。三个人围着一把椅子转了半圈。汤在桌上慢慢凉下去。

最后客人坐下了。不是被说服的，是被拉累了。满桌人都松了一口气。可是客人心里知道，他没有被尊敬，他被摆弄了一回；主人心里也知道，他尽到了礼数，可也没有得着什么。

《老子》第三十八章里有一句话，几乎就是这个场面：**「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

### ◆ 先把头两句读顺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大白话：最高的德，不把自己当成「德」，所以才有德；次一等的德，生怕丢了德，所以反倒没有。

乍一听像绕口令，拆开就清楚了。先问：这个「德」是什么？今天说「德」，想到的是道德、品德，是一个好词。老子时代的「德」，更像「得」：一样东西自己有的、得来的、能用的本事。最早解《老子》的韩非子，开口第一句就是：「德者，内也；得者，外也。」又说：「'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于外也。」意思是：德在里面，得在外面；最高的德，是精神不往外跑。

韩非接着有一句最好懂的话：「为之欲之，则德无舍。」有意去做它，想要它，德就没有地方落脚。

用日子里的话说：一个人顺手帮了别人一把，当时就帮了，那是德。事后他心里记着了，嘴里讲出来了，别人也夸了，这时候这件事已经叫「得」了：有了名分，有了回响，有了一个可以失去的东西。次一等的人，从做的那一刻起，就想着这件事要算在自己头上。他生怕这个「德」丢了，守着它，说着它，摆着它，这时候反而没有了。

读到这里，有一个地方我读不顺：**这句话自己也有点危险**。如果有人读到这里，下定决心「我要做到不德其德」，那他就是又一个「下德」。要把德做到连自己都不知道，是做不到的。书里没有说怎么办，只是把这个悖论摆在这里，当作整部《德经》的第一句。我们先记着。

## ◆ 一架往下走的梯子

接着是一串排好队的话。我把帛书的写法抄在这里（通行本多一句，下面会说）：

·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

·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

· 上义：为之而有以为。

· 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

「为」是做，「以为」是带着一个「为了什么」去做。

上德，不做，也没有为了什么。上仁，做了，但没有为了什么。韩非说，仁是「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报也」，心里热，停不下来，不图回报。上义，做了，而且有道理，义是「宜」，该这样才合适，手里有尺子。上礼呢，做了，做给人看，要人接，没有人接，就：

「则攘臂而扔之。」捋起袖子，拽。

「扔」字，今天是丢的意思，这里是「引」，是拉。河上公的注说得形象：「上下忿争，故攘臂相仍引。」一个拉，一个挣。

韩非把「礼」解释得最老实：「礼者，所以貌情也。」礼是情的样子，是心里的话穿上了衣服。他又说：「众人之为礼也，人应则轻欢，不应则责怨。」别人回了礼，就高兴；没有回，就埋怨。这就是「莫之应」之后会发生的事。

回到那桌酒席。主人做的是礼，客人不接，主人就拽。

这架梯子每往下一级，手就多出来一点：德，没有手；仁，有一只热的手；义，手里拿着尺；礼，手里拿着脚本，还要别人照着演。

我想换一个说法：**每往下一级，在遇见对方之前，心里先写好的东西，就多一点**。德，什么都没写好，遇到什么，回应什么。仁，先有一份心意。义，先有一把尺子。礼，先有一整套脚本。

## ◆ 詹何的牛

下一句「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读起来有点突然：从礼，忽然跳到「前识」。

前识，是事先就认定。韩非解这一句时讲了个故事，我照他讲的复述：

詹何坐在屋里，弟子侍立在旁。门外有牛在叫。弟子说：「是一头黑牛，额头是白的。」詹何说：「对，是黑牛，白在它的角上。」派人出去看，果然是一头黑牛，角上裹着一块白布。

韩非的评语是：拿詹何这样的本事，苦心伤神，到头来，和一个五尺高的傻孩子走出门看一眼，功效一样。

「华」是花，好看，不结果。「首」是头，是开头。

这个故事妙在：詹何没有猜错。他的推断比弟子强，猜对了，而且比弟子说得更细。可是猜对了又怎样？走到门口看一眼，就知道了。**前识的聪明，是在没有看见的时候，把「看见」替换掉**。

回头看梯子：礼之所以是「忠信之薄」，是因为它是前识：站到对方面前之前，答案已经在手里了。

我要承认一个读不顺的地方。「前识者」这一句，在《老子》的文本里，只是紧贴在「礼」的后面，没有交代它们的关系。韩非把它们连在一起读；王弼说「前识者，前人而识也，即下德之伦也」。但「前识」和「礼」，也可能原本是两句不相干的话，被抄在一处。我不知道。

## ◆ 庄子引的是另一个样子

《庄子·知北游》里有一段话，几乎原样引了这个梯子：

「仁可为也，义可亏也，礼相伪也，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

先看他在梯子前面说的那三句：仁，可以做；义，可以亏欠；礼，是**相伪**，你装给我看，我装给你看。这是一个站在旁边的人，对礼的评语，比《老子》这一章里任何一句都直接。

再看最后一句。在帛书和通行本里，「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才是「道之华，而愚之始」。到了庄子这里，两句合成了一句：礼，就是「道之华而乱之首」。

这不能证明谁先谁后。庄子说的是「故曰」，是在引一句流传的话，也可能凭记忆把两句捏在了一起；《老子》这边也可能原本就是一句，后来被拆成了两句。但它至少说明：礼和前识，古人读的时候是连着的，没有人觉得它们是两件事。我前面说读不顺的那个地方，在庄子那里没有缝。

另外，庄子引完梯子，紧接着又引了第四十八章的「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再往下一句，他说到了「欲复归根，不亦难乎」。这一句，我们留到第四十章去读。

## ◆ 扎手处一：少了一句

第一处扎手，在一句话有没有。

通行本里，「上德无为而无以为」后面，紧跟着「下德为之而有以为」。有了这一句，前面的「上德」「下德」成了一对。

帛书没有这一句。韩非解老引的，也没有。北大简倒有一句相近的，据转录是「下德（为）之而无以为」，括号里的「为」字是转录者补的，末三字是「无以为」，不是「有以为」。

没有它，梯子是四级：德、仁、义、礼。有了它，梯子变成上下两层：上德，和下德；后面的仁、义、礼，成了下德的一串展开。王弼的注就这样用：「凡不能无为而为之者，皆下德也，仁义礼节是也。」

两层的梯子，整齐，好记，也好用。好用的意思是：它很容易拿去给人分等，上德的人，下德的人。

没有这一句的版本，梯子比较歪：德，之后是仁、义、礼，一路往下，没有给后三者另起一个名字合在一起。

我不能说这一句是后来加的，因为也可能是帛书和韩非所见的本子，都漏了。但这是一个线头：**一架本来有四级的梯子，被整理成了两层。**

同一行里还有一个小差别。帛书、王弼作「上德无为而无以为」，韩非引作「上德无为而无不为」。后者和上一章（第三十七章）的头一句「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一模一样。第三十七章是《道经》的最后一章，第三十八章是《德经》的第一章，在通行本里这两章就挨着。韩非引的是不是记忆里的混用，我不知道。但如果他看到的本子就是「无不为」，那么在他那里，这一章的头一句，和上一章的头一句，是同一句话。

### ◆ 扎手处二：同一个手势，两种读法

第二处扎手，在「攘臂而扔之」。

通行本、河上公本、帛书，都作「扔」。韩非引的是「仍」。字一差，讲法就变了。

河上公的讲法，是上面说的：忿争，拉扯。

韩非的讲法，几乎是反过来的。他解这一句时说：别人不回应，「众人虽贰，圣人之复恭敬尽手足之礼也不衰」，意思是：旁人三心二意，圣人仍旧把恭敬的手脚礼数做满，不减。「攘臂而仍之」，是挽起袖子，仍旧去做。

一个是：你不接，我拽你。一个是：你不接，我还是做足。

这两种读法，哪一种是《老子》的？我不知道。从全章的口气看，礼是被批评的，所以第一种读法顺一些；但韩非比河上公早得多，他读到的字是「仍」。这里不替书做主。我只想让读者看到：**同一个动作，一个人读出了暴力，一个人读出了不退让**。两种读法都需要「没有被回应」这个前提。

## ◆ 扎手处三：这是全书的第一章吗

帛书里，这一章是整部书的第一章。韩非的《解老》，头一条也是它。

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通行本的读者翻开书，第一句是「道可道，非常道」。帛书的读者翻开书，第一句是「上德不德」。

两种次序，给了读者两种走势。通行本是先见道，再往下数，数到第三十八章，「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是一个下坡。帛书是先撞上这个下坡，读完了德，再读道，最后一章（第三十七章）是「镇之以无名之朴」，是一个回头。

我不愿意说这是编者有意的安排。竹简和帛卷的次序，有时候就是一个抄写习惯，有时候是编者随手。北大汉简也是德经（它叫「上经」）在前，据转录者录的说明，它的第一章就是「上德不德」，这是转录，我没有见到原书。但可以说：帛书这个读法，本身就像一次「返」，先从失去讲起，再读回去。

## ◆ 厚与薄，花与实

最后四句，是这一章难得的一段收尾：

「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先说「薄」。「忠信之薄」，不是说礼自己薄，是说礼要来补的那个东西，人与人之间的实心，已经薄了。礼，是拿来补薄的。王弼注说，礼的起头，在于「忠信不笃，通简不阳」，心里的话说不通，于是在外表上讲究、挑剔、较量。（我读这一句，不敢说读得十分准。）

再说「乱之首」。「首」是头，是头一个，礼是乱的头一个。顺便一说，「乱」字在古书里有时候当「治」讲：《论语》里武王说「予有乱臣十人」，指的是十个会治理的人。繁体「亂」的左半边，上下各是一只手，中间是缠着丝的架子。理丝的手，和把丝弄乱的手，在这个字里是同一只手。我不愿意靠这个下结论，《老子》这里的「乱」分明是弄乱的意思，但这一章里的手、丝、头、乱凑在一起，我想让您看一眼。

「大丈夫」这三个字，全书只出现这一次。别处讲这一类人，都是「圣人」。是书里有两路说话的人，还是这一句换了个称呼，我不知道。

### ◆ 这一章自己踩了没有

读到这里我有一个不放心的地方。

这一章在批评「统」：礼是预先写好的脚本，没人接，就拽。可是这一章自己，也排了一个队。德、仁、义、礼，一级一级排，用的是同一把尺子，手的松紧。有了这把尺子，所有的德行都被放在同一个标尺上，高的高，低的低。通行本多出来的「下德」那一句，让它更像两个等级。

一架分了等级的梯子，本身就是一种统一。拿这架梯子去俯视别人的人，我们并不陌生。

而且这一章的结尾是「故去彼取此」：去掉那个，取这个。这是一句干脆的选择。第十二章、第七十二章里也有同一句，全书一共三次。一部说「不要统一」的书，三次说「这个要，那个不要」。

我没有办法替它解围。只能说：**这一章的批评是真的，这一章的架子也是真的，两者同时在。**

## ◆ 涌现：脚本先写，世界不接

前面把「手」和「先写好的」都摆出来了。现在把这一章用这部书的话再走一遍。

书里把人所在的地方分成三处：**想法里的**（该怎样），**环境里的**（实际怎样），**自己心里的**（我觉得怎样）。书里叫它们三界。

最上面的「德」，是这三处互相回应：想法里有一点，环境里有一点，心里有一点，彼此接得上，哪一处动了，另外两处跟着动。没有哪一处先写完。

仁，是「自己心里的」先热起来。义，是「想法里的」先有了一把尺。礼，是「想法里的」把整套脚本写满了，要求「环境里的」和「自己心里的」都照着来。

脚本遇到了不接的环境（「莫之应」），脚本又不肯改，剩下的就是手：攘臂。

所以这一章的梯子，换一种说法，是「**想法里的那一处，写得越来越早，越来越满；另外两处，被它拖得越来越紧**」。

这个读法是从两处扎手来的：一是「为之而莫之应」，脚本遇到不接的世界；二是「前识」，答案先于看见。「三界」这个说法，只是帮我把它们摆在一起；把它删掉，剩下的仍然是：四级梯子，一个「没人接」，一只拽人的手，一头裹着白布的牛。

## ◆ 回落：这部书自己身上的那一处

用这个判断，回头看这部书自己。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法解释：**越晚的本子，常常越整齐**。帛书比郭店字多，通行本比帛书又多出一些句子，句子也更对称。第三十八章的「下德」那一句，是一个例子：它把四级梯子，整理成了两层。

如果这一章的判断可以用，那么每一个整理的人，都是一个「前识」的人。他们在读这本书之前，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整齐的样子，抄的时候，顺手把不整齐的地方补整齐了。这是礼的做法，不是恶意，是好意，就像酒席上拽袖子请上座的好意。

不过我对这个「回落」要打一个折扣，而且必须说出来：**它太顺了**。在紧接着的第三十九章、第四十章里，也能看到同方向的迹象，这可能是书的规律，也可能只是我读了三章，就找出了三个，我选的是自己想看的。何况整理的方向未必总是往整齐去，第十九章从郭店到帛书，是往锋利去的，那不是整齐。所以请把这一段当作一个待检的猜想，不要当作结论。

## ◆ 放回日子里

回到酒席上。

如果主人事先不知道客人会推辞，他会怎么办？他不知道，所以也没有写脚本：他看着客人，客人往哪里站，他就往哪里让。最后大家随便坐下，汤是热的。

这不是说「礼」不好。这一章只是在说：**当你发现对方没有接，不要去拽，先看一眼：是不是自己的脚本，写得太满了**。

下面三节，把这一章的判断放进三个地方走一走。它们是类比和应用，不是证明。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曹老师，教初二语文，兼班主任。学校德育处有一条要求：每个班每周交三条「好人好事」，登在学校的周报上，班级文明分和这个挂钩。曹老师的办法，是在讲桌上放一本「好人好事登记册」，谁看见了，谁写上去。

下面是这本册子里的三页。

**九月。** 登记册头两周几乎是空的。第三周才有了第一条：「李某某帮同学捡了笔。」曹老师看了看，没作声。

这个班有一个男生，叫小葛，个子矮，话不多。开学以来，他每天第五节课前，会悄悄走到黑板前，把黑板擦一遍。起先是因为物理老师有一回抬手写字，袖子沾了一袖子粉笔灰，当时的值日生早忘了，小葛看见了。他没跟任何人说。后来天天擦，用湿的抹布，从上往下，擦完把抹布洗了，晾在窗台上。曹老师知道，因为有一天她提前进教室，看见了。她也没作声。

这是「上德不德」。没有名字，没有回响，没有人欠他一句谢谢。

**十月。** 班长是个认真的姑娘，看到了小葛擦黑板的事，非常感动，周一班会上，在登记册里写了一条：「葛某某，每天主动擦黑板，从不声张。」当着全班念了一遍。曹老师说：「很好。」全班鼓掌。小葛的耳朵红了，一直红到脖子。

第二天，黑板擦得很干净，是值日生擦的。第三天也是。小葛没有擦。

曹老师后来问他。他低着头，说：「擦的时候，总觉得有人在看。」又说：「不知道该擦快一点，还是慢一点。」

这是「下德不失德」的样子：一件本来没有名字的事，有了名字，就有了一个怕失去的东西。他开始想「该怎么擦才配得上这条记录」。擦黑板的手，被一句「从不声张」拽住了。

曹老师自己也犯过这个毛病。九月里有一次，她想私下对小葛说一句「谢谢你，物理老师的袖子」，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一句谢谢，也是一个回响。她不知道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对一句私下的谢谢，是会觉得被看见，还是会觉得被盯上。

班长后来也来找过曹老师，眼睛红红的：「老师，我是不是做错了？」曹老师没有马上回答。她想的是：这姑娘看见了一件好事，想让它被看见，这也是一种德。两种德碰在一起，谁也没有错，只是黑板脏了。她说：「你没有错。」她没有说「可是」。

**十二月。**　登记册已经厚了。每周三条，班里人人都知道指标，渐渐有了新的做法：你帮我记一条，我帮你记一条。「王某某主动扶老人过马路。」没人知道是真是假。曹老师的班级文明分涨了，周报上登了她们班三次。她拿着登记册，翻到最新一页，上面有一条写的是：「张某某今天没有迟到。」

她想起韩非说的「人应则轻欢，不应则责怨」。这一本册子，已经从「有人做了好事，被记下来」，变成了「为了被记下来，做点什么」。没有被写进去的人，坐在教室里，开始觉得自己欠着什么。有一天晚上她跟丈夫说起这件事，丈夫问：「你这是在教他们不要邀功，还是在教他们不要被人看见？」她答不上来。

她没有把册子扔了，因为德育处每周要交三条，她交得起，也担得起交不出的后果。她做了一件小事：停止了周一班会上念名字。每周的三条，由她自己从观察里写，但**写事，不写名**：比如「有人每天为大家擦黑板」，「有人在雨天替同学把伞带到楼下」。德育处主任看了两周，把周报退给她，批了一句：「要具体到人。」她没有改。学期末，班级文明分比隔壁班低了两分。校长在会上点了一句。

小葛后来有没有再擦黑板？一月里的一个早晨，曹老师进教室，黑板是干净的。她没有问是谁。又过了几天，她在走廊拐角碰到小葛，他背着书包，跟她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她也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

这一章给教育的功课，不是「不要表扬」，而是：**表扬会把一件事从做的人手里拿走，放到看的人手里。**有的事被表扬了更有劲，有的事被表扬了就没了。怎么分辨，没有规则，只有一个办法：别急着开口，先看那孩子的耳朵。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谢女士，五十二岁，在小区附近摔了一跤，脚踝骨折，医生让在家静养四周，不能下地，并交代了复诊的日子。该怎么养，能吃什么，医生都有话。她的丈夫老谢把这些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冰箱旁边。

亲戚朋友听说了，一拨一拨要来看。老谢怕她累着，又不好拒绝，就在冰箱门上又贴了一张表，是他自己画的，格子打得很整齐：

> 周二　下午 2:00—2:20　表姐
> 周三　下午 2:00—2:20　单位三位同事
> 周五　下午 3:00—3:20　……

表的最下面，他用小字写了一行：「心意领了，水果请勿重复。」

这张表，是老谢的「义」和「礼」。他是真心的，也是有道理的：病人需要休息，探视需要安排。表一贴，门口安静了不少。

**第一周。**　表姐准时到，带了一大锅汤，拎着一篮水果。进门第一句是：「你要想开点。」然后讲了二十分钟，讲的是她认识的另一个人，也是摔了一跤，后来怎么怎么样了。谢女士听着，没有接话。表姐看她不太说话，以为她心情不好，把汤盛出来，端到床边，说：「喝了喝了，对骨头好。」谢女士说：

「刚吃过，等会儿喝。」表姐没有放下碗。「趁热喝才有用，来，我喂你。」勺子已经到了嘴边。

这就是「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表姐的心意是真的，脚本也是真的：病人，就该喝汤。病人不接，她就上手。谢女士最后喝了两口，因为她不知道怎样才能不让一个来看她的人难堪。（医生交代的忌口里，有没有这碗汤，她其实没有把握，也没来得及问。）

单位那三位同事，是另一种。他们站在床边，说「保重保重」，说「有什么事你说话」，十五分钟，轮流看了三次手机，留下一篮水果和一个红包，走了。谢女士全程在笑，一直在说「谢谢，谢谢」，他们走了以后，她的脸是酸的。她发现自己也在「礼」里：对方出一份礼，她得回一份笑。

**第二周。**　有一天，门铃响了，不在表上。老谢开门，是谢女士的老朋友小梅。小梅没有提前说，也没拿东西。她说：「我路过。」就搬了一张小凳坐在床边，从包里拿出一本填字游戏。「你不用理我。」然后一个人低头填字。过了十分钟，她抬头问：「七个字，一种鸟。」谢女士想了想，说：「相思鸟是三个字……」两个人对着一个格子想了半天。

小梅坐了一个多钟头。走的时候，没有说「保重」，只说：「明天我不来了，后天看情况。」

谢女士事后对老谢说：「那天是我养伤以来，第一次没觉得自己是个病人。」

小梅给她的，没有一个字是「礼」。她没有要谢女士回应，没有要她表现感激，没有用任何东西证明自己来过。她在那里，做自己的事，把一把凳子放在了谢女士旁边。

**第三周。**　表姐第二次来。这回谢女士先开了口：「姐，汤我先问问医生能不能喝，行了我给你打电话。」表姐的脸沉了一下，随即说：「哎呀，我也没想

那么多，我就是不知道该带什么。」她坐在椅子边上，把手放在膝盖上，过了一会儿又说：「我就是怕空着手来，不像话。」谢女士这才看明白：那一锅汤，是表姐手里唯一拿得出来的脚本。

**第四周。** 谢女士能下地的时候，她把冰箱上那张表取下来，翻过来，在背面写了一行字，没有给任何人看：**来看我的人，我都记着。**

这个故事里没有坏人。表姐的汤是好汤，同事的红包是真心，老谢的表是心疼。它们都是德，一级一级往下排。每一级都比前一级多了一点「先写好」：先有汤，先有话，先有表。只有小梅，什么都没先写，所以她来的时候，才看得见谢女士。

不过我得说，这个故事收拾得有点太顺了。真实的事里，小梅那天也许只是正好有空。她后来又来过一次，第二次带了一包瓜子，磕得满地都是，老谢扫了很久。**不带脚本的人，也有不带脚本的麻烦。**

这一章给日常健康的提醒，有两个。一是：病人需要的，常常不是别人替他把脚本演完，而是有一个人坐在旁边，不要求他回应。二是：别人带来的汤和补品，能不能吃，请先问医生；该复诊就复诊，别因为别人的「心意」，改了医嘱。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冯老板，五十岁，承包了一所中学的食堂，手下三十来号人。后厨的主厨是蔡师傅，五十八岁，在这个灶上做了二十二年。

蔡师傅有一些做法，从来没有人要求过，也没有写在任何一张纸上。比如，每天开火前，他会先用一块专门的抹布，把炒锅锅沿一圈擦一遍，再洗手。比如，每天早上五点，他自己到收货口，揭开每一筐青菜的上层，伸手捏一把底下

的，不合格的当场退回去，不写单子。比如，每次出锅前，他会用一只干净的小勺，舀一点，尝，然后把勺子放进专门的盆里。

这是「上德不德」：他不认为这是德，他认为这是做饭。

**第一周。** 上级要求「明厨亮灶」：后厨装摄像头，画面接到食堂大厅的屏幕，家长也能在手机里看。屏幕装好那天，所有人换上了新帽子、新口罩、新手套。蔡师傅擦锅沿的时候，动作变了。他比以前慢了一倍，抹布一圈一圈，转到面向镜头的那一侧，还特意抬了一下胳膊肘。徒弟小周在旁边小声说：「师傅，您这是演给屏幕看的。」蔡师傅没吭声，擦得更用力了。

**第三个月。** 有一位家长打电话到食堂，说在手机里看见「厨师用手背擦汗」。冯老板花了一个下午解释。放下电话，他把全员叫来，宣布了新规：干活的时候，手不许碰脸，不许用手背擦汗，要擦的话，退到镜头外面，换一副手套。

冯老板最开始还想过，在大厅里挂一块牌子，写上十条「食品安全承诺」。他自己按下了这个念头。他想起蔡师傅有一回说的话：「写出来的，就不是我做的了。」

规矩是对的。可是第二天早上，冯老板发现收货口没有人。五点钟，蔡师傅没去。原来这个月起，上面要求「所有环节留痕」：每次退货，要拍照，要填单。蔡师傅对这事有一句话：「我捏一把就知道的东西，写不成单子。」他后来还是去，可是去了就站着，等着签字，不再翻筐底。**他把「做」，换成了「做给能被看见的那一部分」。**

也不全是坏处。就在那个月，屏幕真的逮到了一次：一个新来的临时工，把掉在地上的馒头捡起来放回了笼屉。冯老板当场叫停，处理了。这一回，屏幕是有用的。

**年底。**　冯老板想了很久。屏幕不能拆，那是规定。他做了另一件事：每周五，开饭的头十分钟，让蔡师傅亲自站到打饭窗口，面对面看着学生吃第一口。不拍，不记，不评分。蔡师傅一开始不乐意：「我又不是服务员。」冯老板说：「你就站着。」

一个月以后，有个男孩端着盘子，对蔡师傅说：「今天的萝卜炖得好，上周的咸了。」蔡师傅「嗯」了一声，转身回去，把下周的盐减了半勺。

这时候后厨里还有一件事：徒弟小周擦锅沿的样子，已经学会了「转向镜头」。新来的两个学徒，看的是小周，不是蔡师傅，他们学到的只有演的那一版，没人见过原来那一版。

这是「应」。没有脚本，没有表格，一个人说话，另一个人听见。屏幕上的东西是要给别人看的，窗口上的东西是要给自己看的。

这一章给事业的功课是：**一件没有名字的好做法，被迫摆出来，就有变成「摆给人看」的危险。**救它的办法，往往不是把摆的东西撤掉（有时撤不掉），而是另外开一条路，让做的人和用的人直接碰面。

带走的话

**最高的德，不知道自己叫德。脚本写得越满，世界越不接，手就越要伸出来拽。**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统，一级比一级收紧的手；也碰到分（从德到礼，越分越细）。它教的是「别把预先写好的当成对方」，靠的是「莫之应，则攘臂」这一幅画，和「前识」这个转折。

◆

39

第 39 章

# 点名时，人人答「到」

>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之，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穀。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故致数舆无舆。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
> 【异文】帛书作「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浴（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致之也，谓天毋已清将恐裂，谓地毋已宁将恐发，谓神毋已灵将恐歇，谓浴毋已盈将恐竭，谓侯王毋已贵以高将恐蹶。故必贵而以贱为本，必高矣而以下为基。夫是以侯王自谓曰孤、寡、不穀，此其贱之为本与，非也。故致数与无与，是故不欲禄禄若玉，硌硌若石」。帛书**没有「万物得一以生……将恐灭」这一对**；「无以」作「毋已」，读法有分歧，见下。郭店本无此章，同样说明不了什么。上面的原文照通行本，即王弼本，作「其致之，天无以清」，没有「也」，没有「谓」，是「自称」孤寡不穀；汇校版和河上公一系的本子作「其致之也，谓天无以清」，帛书作「其致之也，谓天毋已清」，「自谓」。

开学第一天，老师拿着名册点名。「张三。」「到。」「李四。」「到。」点到谁，谁答一个「到」。三十个孩子，三十个「到」，同一个字。可是没有一个人因为说了这个字，就变成了别人。

第三十九章的头一句，听起来就像一次点名。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点到天，天说：到，清。点到地，地说：到，宁。每一个被点到的，答的是同一个「一」，得到的东西却各是各的。

点名点完，本章翻了一页，开始说另一件事：**那些答了「到」的，后来出了什么事**。

## ◆ 先走一遍

「昔之得一者」：昔，从前。河上公说「昔，往也」，王弼说「昔，始也」。「一」是什么，古人有好几种讲法：河上公说「一，无为，道之子也」；王弼说「一，数之始而物之极也」。本书从导论起，一直把「一」读成那团没断的丝。这一章先不急着给它下定义，看它做什么。

天得了一，清。地得了一，宁（稳，不晃）。神得了一，灵（有灵气，能变化）。谷（山谷）得了一，盈（满）。万物得了一，生。侯王得了一，成了天下的「贞」（端得住的样子，是个准）。

这一章的位置也值得看一眼。第三十八章刚排完一架往下走的梯子，从德一路数到礼，是一本「失」的账；第三十九章张口就往回看：「昔之得一者」，从前那些得了一的。放在一起读，上一章记的是失，这一章记的是得。可是这一章的后半又说，得了也会失，而且是因为守着得来的东西才失。

先留意一件事：**同一个「一」，各得各的**。天没有因为得了一，变得像地；地没有因为得了一，变得像天。一个源头，分出清、宁、灵、盈。这和「统一」正好相反：统一，是把大家变成一个样子。

然后后半章反过来说：「其致之」，推到极处会怎样？天不能一直清，要不就裂；地不能一直宁，要不就发；神不能一直灵，要不就歇；谷不能一直盈，要不就竭；万物不能一直生，要不就灭；侯王不能一直贵高，要不就蹶。

这一段我是按河上公和帛书的路子读的。通行本的字面是「天无以清将恐裂」，不少白话译本读成：天要是没有办法清下去，就会裂。这两种读法差得很远，下面第一个扎手处就讲它。

### ◆ 扎手处一：是没有它就裂，还是抱着它就裂

「天无以清，将恐裂。」

第一种读法，是字面上顺着读：天没有凭借可以清（「无以」，没有拿来清的办法），就会裂开。这个读法里，「一」是清的来源，没了一，清就垮了。

第二种读法，来自帛书。帛书这一句是「谓天毋已清将恐裂」。「毋已」，有学者读作「无已」，意思是「没有停的时候」，不间断地、一味地。那么这句话就成了：要是让天一味地、不停地清下去，就会裂。

有意思的是，两部最老的注，都是第二种读法，哪怕它们的本子写的是「无以」。

河上公注：「言天当有阴阳弛张，昼夜更用，不可但欲清明无已时，将恐分裂不为天。」天要有阴有阳，有松有紧，有昼有夜，不能只想着一直清明，下去会裂。

王弼注：「用一以致清耳，非用清以清也。守一则清不失，用清则恐裂也。」清，是靠一得来的，不是靠「清」自己清出来的。守着一，清就不会丢；拿着「清」这个成果去用，就要裂。

他在前面还有一句更直白：「物皆各得此一以成，既成而舍以居成，居成则失其母，故皆裂发歇竭灭蹶也。」每样东西靠一成了，成了以后就把那个「一」放下，守着成果过日子，守着成果，就失了它的母，所以就裂、发、歇、竭、灭、蹶。

这就是第二种读法的全部意思：**不是缺了一就裂，是得了一之后，抱着得来的这个东西不放，才裂。**

这个差别，对这一章整个口气是决定性的。第一种读法，是一篇颂辞：「有了一，才有天地，没有一，天地要垮。」第二种读法，是一个提醒：「你好不容易得到的清、宁、灵、盈，请不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东西攥住。」

通行本的字面更像第一种，注家却都读第二种。他们是怎么读的，为什么这么读，我不知道；但至少可以说：**这一章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有两种读法，而且最老的两位注家，选了不那么顺的那一种。**

### ◆ 扎手处二：少了一对，多了一对

帛书没有「万物得一以生……将恐灭」这一对。帛书的名单是五样：天、地、神、谷、侯王。通行本是六样，多出「万物」。

多出来的这一对，河上公的注是：「万物当随时生死，不可但欲长生无已时，将恐灭亡。」

从五到六，是帛书漏了，还是通行本补了，我不知道。只指出两点。一，补上之后，名单更完整了：从天地神谷，到万物，到侯王，由大到小，由广到专，像一份排得好好的点名册。二，没有「万物」，帛书的名单更像一串**具体的东西**：天，地，神，一条山谷，一位侯王；有了「万物」，多出一个**概括**，一个把前面所有名字收拢在一起的总名。名字越概括，越容易统。这一点我只当作提醒，不当作论证。

名单里还有一个位置有点特别。清、宁、灵、盈、生，都是**自己身上的状态**，只有最后一个，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帛书作「正」，通行本作「贞」），是**对着别人的**：他要端在那里，让天下以他为准。前五个，是被点到的人答「到」；最后一个，倒像是那个点名的人。

「正」这个字，书里的口气不一样：第四十五章说「清静为天下正」，是肯定的；第五十七章「以正治国」里的「正」，这部书是不放心的，见那一章。这又是一个同一个字、一褒一贬的例子。

### ◆ 扎手处三：自称「不穀」

名单之后是一句收尾的话：「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穀。」（帛书写作「自谓曰」，一字之差，意思不变。）

侯王为什么这样称呼自己？第四十二章说：「人之所恶，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自名也。」别人最嫌的几个词，王公拿来给自己当名字。孤，是孤单；寡，是缺少；不穀，「穀」是善，是养，不穀就是不善、养不活人。

河上公的注里有一个很奇的读法：他把「不穀」读成「不轂」。轂，是车轮中间那个圆木，所有辐条都往里插、往里凑。「不轂」，就是不能像车轂那样，让众辐汇来。多数后来的学者不这样读，认为「穀」是「善」；这是河上公的读法，是一个注家的读法，不是原文。但如果顺着他的读，这位侯王说的是：**我不做那个所有辐条汇来的点**。这恰恰是「统」的反面。

帛书这一处和通行本也有一个小差别：通行本是「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帛书是「故必贵而以贱为本，必高矣而以下为基」，多了两个「必」字。「必」一加，从陈述变成了近乎吩咐：要贵的，就必须以贱为本。

再看后面：「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通行本这两个问句，都是反问，等一个「是」。帛书的写法是「此其贱之为本与，非也」，那个「非也」，可以读成反问「难道不是吗」，也可以读成直接的否定「不是这样」。我读到这里，不敢说哪一种。

不敢说，是因为第三十八章刚说过，礼是「忠信之薄」。侯王自称「孤、寡、不穀」，如果成了每一位侯王都这么说的客套话（后世的「寡人」就是一个

例子），那么自谦本身就成了礼：一套话，人人会说，说的时候没有人真觉得自己「寡」。第三十九章是在赞这个自称，还是在暗暗笑它？字面上，赞的口气更多；帛书那个「非也」，留了一道缝。

### ◆ 扎手处四：一辆数不出车的车

最后两句：「故致数舆无舆。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前一句通行本作「致数舆无舆」，意思是：把一辆车拆开细数，车轮、车轴、车厢、车辕，一样一样数过去，车在哪里？河上公的本子作「致数车无车」，注说：「人就车数之为辐、为轮、为毂、为衡、为舆，无有名为车者，故成为车。」这个意思我很喜欢：车不是任何一个零件，车是那些零件连起来的那个样子。它和第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毂」是一回事，也和这一章「得一」接得上：**一，不是名单里的任何一个，是它们连起来的那个东西。**

要提一句，有人主张这里的「舆」另有读法，读作「誉」（赞誉），意思就成了「一味地求夸奖，反而没有夸奖」。这种读法我没能核实，本书仍按「车」读。

最后一句，「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我读不动。

河上公读成：琭琭是少，珞珞是多，玉少所以被人看重，石多所以被人看轻，不要像玉那样被人贵，也不要像石那样被人贱，处在中间。王弼读成：玉石各自「体尽于形」，整个儿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不要。也有别的读法。几种读法互相不合，各有各的上下文。我不替书挑一种，只在这里老实说：这一句我读不动，连它是不是和前面的车同属一章，我也没有把握。

### ◆ 涌现：送来的和攥住的

回到点名。

每一个答「到」的，得到的东西不一样：清、宁、灵、盈。这些是各自的**特点**。这一章最要紧的一句，是王弼注里那一句：「用一以致清耳，非用清以清也。」

清，是一送来的。一旦这个特点被当作自己的东西抱住（「我就是清」「我必须一直清」），它和那个送它来的一，就断了。这时它看上去还是清的，可是已经是一个断了线的特点。

一个特点，是靠着和别的东西缠在一起才站得住的。（书里把这种彼此缠着、一动全动的关系叫特征纠缠。）清，靠天与地、昼与夜、阴与阳的相接才清；宁，靠高下刚柔才宁。一旦把「清」单拎出来，说「我就是清，要永远清」，它就从那张缠着的网里被拽了出来，成了一个独立的、不许变的「常」。

这和第一章的「非常道」是一个意思：一个特点被立成不许变的常，它就不再是那个特点了，它成了一个名。

再看那位侯王：清、宁、灵、盈，都是自己身上的状态，他的是「为天下正」，是让别人以他为准。他是名单里唯一一个，天然就带着「标准」位置的。所以紧接着的告诫「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不是闲笔：他手上最容易出现的毛病，正是把「正」当成自己身上不动的东西。

这一段，如果把「特点」「缠着」「常」这些词全部删掉，还剩什么？剩下王弼那一句话，「无以」和「毋已」的两种读法，和那辆数不出车的车。这些就够了；这些词只是帮我把它们摆在一起。

还有一件事要老实交代：这一段读起来很顺，顺得有点过头。我在第三十八章、第三十九章、第四十章里，都读到了「整理」和「抱住」，担心是自己眼睛的偏向。所以请把它当作一种读法，而不是这一章的唯一意思。

## ◆ 放回日子里

回到教室。

老师点名，三十个孩子答三十个「到」。如果有一天，老师觉得，「到」要答得更清楚一点，声音要更响一点，你看，某某同学的「到」含含糊糊的，应当像某某那样：那么，点名这件事，就从「你在不在」，变成了「你到得标不标准」。

答「到」的人没有变，那个「到」却已经不是原来的「到」了。

下面三节，把这一章的判断放进三个地方走一走。它们是类比和应用，不是证明。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邹女士，在超市做理货员，带着两个孩子：大女儿小禾十一岁，小儿子四岁。孩子的爸爸常年跑长途，家里大事小事，邹女士一个人扛。

小禾从小「最让人省心」。自己收拾书包，自己热饭，弟弟闹的时候，她会把弟弟拉进房间讲故事，讲到弟弟睡着。邻居夸，老师夸，邹女士也夸。夸的次数多了，成了家里的一句话：「还是咱们小禾懂事。」

一个星期二的晚上，邹女士下班晚了。她推开门，饭桌上扣着碗，弟弟在沙发上睡着了，身上盖着毯子，小禾在书桌前写作业，一切整整齐齐。邹女士说：「小禾，你真是帮了妈妈大忙。」小禾「嗯」了一声，没抬头。

邹女士去水池洗手，身后「啪」的一声。她回过头，是一只玻璃杯，去年超市搞活动买的那套小黄鸭杯子里的一只，在地砖上碎成了一片，水流到她脚边。小禾站在桌边，脸上没有表情，说：「手滑了。」然后蹲下去捡，手指被划了一道。

邹女士刚想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抬头看见女儿的脸。不是哭，也不是闹，是一种很怪的神情，像是什么东西「终于」落地了。

弟弟被吵醒了，揉着眼睛问：「姐姐为什么摔杯子？」邹女士说：「她想听响。」弟弟想了想，说：「我也想。」邹女士说：「你不行，你才四岁。」说完自己笑了一下，又很快停住。

她把话咽了回去。事后她想过，那天晚上要是她骂了，小禾会立刻说对不起，而且会比以前更安静。那才是最糟的结果。

第二天早上，她没有讲道理，也没有谈心。她只是在早饭桌上说了一句：「昨天那个杯子，你是不是想摔？」小禾的筷子停在半空，过了很久，说：「嗯。」又过了一会儿，说：「我想摔很久了。」邹女士问：「为什么？」小禾说：「不知道。就是想听一声响。」

这一章说：「地得一以宁……地无以宁，将恐发。」河上公注：「地当有高下刚柔……不可但欲安静无已时。」大地需要有高有低，有软有硬，不能只一味地求安静，一直安静下去，会「发」，裂开，发泄出来。

小禾的「宁」，也是从「一」来的。她安静，是因为她和妈妈、和弟弟之间有一条线：她知道妈妈累，她想帮妈妈。这条线是真的。可是「懂事」这个词，一遍一遍说下来，把她身上的安静，变成了**她的一个特点**，一个需要一直保持的特点。她不再是因为爱而安静，是因为要保持「懂事」而安静。线断了，剩下的是一块必须一直亮着的牌子。

邹女士后来做了一件很难的事：**她有一个月没有说「懂事」这个词**。不夸，不评价，也不说「帮了大忙」。结果头一个星期，难受的是小禾。她在饭桌上忽然问：「妈，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邹女士这才明白，原来夸奖不只是夸奖，它也是女儿手里抓着的一根线，一抽掉，她就不知道自己还和妈妈连不连着。

所以邹女士得找另一根线。她没有找到一个好办法，只试了几样：周六早上，让小禾不用管弟弟，自己去楼下转一圈；晚上睡前，坐在小禾床边，不说话，也不检查作业，十分钟。有一回小禾突然说：「我今天不想写字了。」邹女士说：「那就不写。」小禾愣住了，好像没想到这句话会这样简单。

那天夜里，孩子的爸爸从服务区打来电话，听完这件事，说：「那就是个杯子，别想多了。」邹女士没有反驳。她知道他说得对，也知道他没有看见那张脸。

她们的家没有变成另一个样子。杯子还是会有人摔，作业还是要写，弟弟依旧闹，小禾依旧去哄。只是有一天，弟弟闹得特别凶，小禾对着房间里喊了一句：「我不管他了！」邹女士在厨房里听见，手上的菜刀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切菜，没有回头。

这一章给教育的功课，不是「不要夸孩子」，而是：**一个特点是从一条线上长出来的；夸它之前，先看着那条线**。夸到最后，线被忘了，只剩特点，而特点是撑不住自己的。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英姐，四十三岁，在一家养老院做护理员。北方的冬天，她一天要洗手四十多次：给老人翻身、擦身、换衣、喂饭，每一次之前之后都要洗，还要用消毒液。十二月中旬，她的手背开始发白起皮，指关节裂开，一弯手指就疼，水一碰，像火烧。

她的第一个反应是：洗得还不够干净。有一回，她用酒精又擦了一遍，裂口像被针扎。

院里的洗手液是带香味的那种，泵头一按，「噗」的一声，一天听四十多遍。她的手背上，有几处裂口深到能看见一点红。晚班的时候，她给老人喂饭，勺子沾了水，手一抖，连着疼了好几下，只好换另一只手。

同事秀兰，五十五岁，做了十几年，看她把手伸在水龙头下面发抖，说了一句：「你这手，不是脏了，是干了。」

秀兰教她几件事，都很小：洗完马上擦干，别带着水珠；趁手还潮，马上涂护手霜，不是一点点，是厚厚一层；晚上睡前涂完，戴一副棉手套；洗手的水别太烫。英姐说：「这么往上抹油，手不是更不干净了？」秀兰说：「手上那层油，本来就是它自己的手套。你把它洗没了，别的东西就从缝里往里钻。」

她也问过护士长。护士长的回答很干脆：「手卫生按规程来，一次都不能少。护手是另外一回事，别拿这个换那个。」英姐想了想，觉得这句话比秀兰的话更让她安心：不是少洗，是洗完以后别丢了自己的东西。

英姐没有少洗手。这一点要紧：老人的护理，卫生是本分，她一次也没有偷懒。她改的是**洗完以后**。洗，是照旧洗；洗完，护。

这就是王弼那句话在手上的样子：**用一以致清，非用清以清**。手的清洁，是靠皮肤自己那层油护着才站得住的；一味地想「清」，拿清洁去清洁，把那层东西洗没了，手就裂。她以前是「用清」，后来是「守一」，守住那层自己的东西，清才不丢。

一月中旬，裂口合上了。二月，她在给一位老人换床单时，又被床栏划了一道，伤口在食指侧面。过了三天，那一处红了，肿了，一跳一跳地疼。秀兰看了一眼，说：「别自己抹了，去社区医院看看。」她去了，护士看了说，这个要上药，不能光涂护手霜。该看医生就看医生，这是她那个冬天学到的另一件事：自己琢磨的办法，有用的是一部分，剩下的，要交给懂的人。

三月，院里来了一个新人，二十出头，也是洗手洗到发红。她说她用酒精湿巾擦手，擦完特别爽，一天要擦几十张。英姐没有讲大道理，只说了一句：「你手疼了，来找我。」她知道，这样的话，一个人要自己疼过一回，才听得进去。

还有一件事，英姐没有跟任何人说。院里有一位八十五岁的老太太，姓陆，眼睛不太好。有一天清晨，英姐给她梳头，老太太伸手抓住英姐的手，摸了很久，说：「你这手……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英姐说：「粗吧。」老太太说：「不是粗，是有劲。」

这一章给日常健康的提醒，不是「别洗手」。它是：**身体里凡是「清」得很好的地方，背后都有一层看不见的东西在护着。**想让它一直保持，先别把那层东西洗没了。冬天手裂，是很小的事，可它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越用力去清，越容易裂。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孙师傅，四十六岁，在一家搬家公司干了十五年，带一个十来个人的组。去年冬天，公司升他做车队经理，管二十辆车，六十多号人。

升之前，他有一个位置。每天早上五点半，公司后院，一群人蹲在台阶上吃早饭，包子、粥、咸菜。老孙总坐在最里头靠墙的那一级台阶，手边是个搪瓷缸，大家叫他「孙班」。

升了以后，他有了办公室，二楼，一张大桌子。第一天早上，他端着碗下楼，走到台阶那儿。原来的哥们儿忽然安静了，有人把屁股往外挪了半个身位，给他腾出正中间的位置：「经理，您坐这儿。」

他说：「别别别。」坐回了靠墙的角落。可是那一级台阶，不再是他的了。有人说话前，先看他一眼。

他想了个办法：对大家说，「叫我老孙就行，别叫经理。」这是他「自谓孤、寡」。人们答应得很爽快，可是下一次开口，叫的还是「孙经理」，带一点笑。他听出来了：他的自谦，被当成了一句客套话。

第三周，他又想了个办法：每周六最重的活，他亲自上，扛冰箱。大家当面叫好，转头在车上说：「经理又来作秀。」他在驾驶室后窗外面，听见了。

这就是「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那个「非也」。他的低姿态，一旦被做成了一套动作，就成了礼：人人看得懂，没有人当真。

他想了很久。升官已经升了，「高」是回不去的；那一级台阶，也回不去了。他能做的，是另外找一个**下面的位置**。

后来他把每天早上的派单，从二楼的办公室，搬到了后院装车口旁边。一块木板，两个铁架子，一支粉笔。五点四十，各组长围着木板站着，抬头就是车，低头就是单。有人对派单有意见，当场就说，就在装车的人面前说，说完就去搬。

头一个星期六，木板边上发生了一件在办公室里不会发生的事。一个叫小范的年轻搬运工，来得比谁都早，站在后面，等人都说完了，才低声说了一句：「孙经理，这个月远路的活，三回都派给了我。」老孙一愣。他翻了翻单子，真是这样，因为他图省事，每回都是顺手点最熟的名字。在二楼办公室，这话没有人会说；在这块木板前，小范说了，别人也点头。

这不是原来的那级台阶。台阶上的人，吃的是早饭，说的是闲话；木板边上的人，说的是活。但他发现一件事：**在木板边上，没有人看他的脸色，大家看的是单子和车**。他在这里，是一个「处理单子的人」，而不是「经理」。

过了两个月，他看出木板也有个毛病：大家开始在来之前先想好说什么，有人会在木板前慷慨陈词，有人开始往粉笔字上挑毛病。木板也在慢慢变成台阶。他想，这个「下」，大概要隔一阵子就重新找一遍。

也有代价。办公室里那张大桌子，空了大半天；老板路过，问他怎么不在办公室，他说：「在院子里。」老板没说什么，下个月的例会，提了一句「管理人员要有管理人员的样子」。

这一章给事业的功课是：**位置升上去了，请不要装作没升；要做的，是给自己另找一个「下」**。找下，不是演谦虚，是找一个别人敢对你说真话的地方。《老子》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基是地基，基在下面，不是在嘴上。

带走的话

**清、宁、灵、盈，都是一送来的。抱住送来的东西不放，它就和送它的那条线断了。要贵，先找一个下。**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一（同一个「一」，各得各的），和柔；碰到统（侯王那个「正」），也碰到复（「守一」），但都不深。它教的是别攥住送来的特点，靠的是「无以」与「毋已」的两种读法，和那辆数不出车的车；最后一句「琭琭如玉，珞珞如石」，读不动。

◆

40

第 40 章

# 下山的路，是另一条路

>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
> 【异文】郭店甲本作「返也者，道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勿（物）生于又（有），生于亡（无）」（依整理者释文）；帛书作「反也者，道之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通行本作「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郭店本「生于有，生于无」一句，学界有争议：有学者认为竹简漏了一个「有」字或重文符号，应补作「有生于无」；也有学者主张照竹简读，不补。下面会讲。

设想有这样一对老夫妻，每个周末爬城边的一座小山。

上山的时候，两个人走在前面，眼睛朝上，朝着山顶的亭子。到了亭子，坐一坐，喝口水，下山。

下山走的是同一条路。可是老太太每回下山，都要说一句：「这条路上来的时候，怎么没看见这棵树？」老头说：「上来的时候，你背对着它。」

真是这样。上山的时候，山里的东西有一半在你背后。你走过的那个弯，回头看和往前看，是两个弯。下山这条路，路还是那条路，眼睛看见的却是另一半。

## ◆ 二十一个字

这一章通行本只有二十一个字，我数过，是全书最短的一章。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大白话：回头，是道在动；柔弱，是道的用法。天下万物从「有」里生出来，「有」又从「无」里生出来。

前一句讲道怎么动、怎么用，后一句讲万物从哪儿来。这两句是不是一个意思，一时看不出来。后面会看到，不同的本子，把这两句的关系写得很不同。

先说一个字。我们今天的话里，还有一批带「返」的词：返工、返修、返潮、返青、返聘、返乡。想一想它们。

返工，是把做错的重做一遍，重做出来的东西，不是上一回那件。返修，是东西回到修的人手里，回来的时候，已经用过了、坏过了。返潮，是干了的墙又湿起来，可湿的不是昨天那场雨。返青，是枯了的草重新绿，绿的是新叶，不是去年那一片。返乡，是人回到老家，老家已经不是他走的时候的老家。

这些「返」，没有一个是「回到原样」。它们都是**回到那个地方，然后发现那个地方已经不一样了**。

我们的话对「回头」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回头是得救。另一种是「好马不吃回头草」，回头是丢脸。同一个动作，一边说是岸，一边说是耻。《老子》说「返也者，道动也」，不在这两边的任何一边：它既没有把回头说成救赎，也没有把它说成认输，只说，这是道动的样子。

## ◆ 扎手处一：反，还是返

第一个扎手处，是一个字：**反**。

在不少教材里，流行的读法是：反，是相反。「反者道之动」，是说事物的发展总是向着自己的反面转化，强到极点变弱，满到极点就缺。这是把《老子》读成一部辩证法的书，很多人是从这一句开始认识老子的。

这一章不太支持这个读法，理由有三个。

一，**下一句不是「转化」，是「弱」**。如果这一章要讲「对立面转化」，下一句应该讲弱怎样变强、强怎样变弱。可是它只说：弱，是道的用法。弱是一个稳定的状态，不是一个转化的过程。

二，**郭店本写的是「返」**。整理者的释文作「返也者，道动也」。「返」是回来，折回，不是相反。（郭店这个字的读法，我只能依据整理者的释文。）「反」和「返」在古书里常常通用，帛书写成「反」，也不一定就是「相反」。

三，**这部书里，「反」有两种意思，而且都用过**。第二十五章说「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走得很远，然后回来，这是「返」，郭店本在那里的释文也作「反（返）」。可是第六十五章说「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这里的「反」是相反、违背。第七十八章「正言若反」，也是相反。同一个字，一部书里就有两个意思，所以第四十章的「反」，要放在它自己的上下文里看。

还有一个小处。郭店本是「道动也」，通行本是「道之动」。多一个「之」，「动」就更像一个名词，一个可以拿来下定义的东西：「道的运动」；少了这个「之」，「道动也」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道在动。前者像一条定义，后者像一个动作。我不敢在这上面放太多重量，因为古书里的虚词最容易在传抄时增减，但它顺手留下一个问号：越晚的本子，是不是越倾向于把动作写成定义？这和第三十八章那一句多出来的「下德」，是同一个方向的迹象，同样要小心，不要当成规律。

公平地说，这部书别处确实有「转化」的话：第二十二章「曲则全，枉则正」，第五十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所以辩证法的读法不是凭空来的。我只是说，第四十章这一处，字面和邻居都没有明显地推它。

放回它的上下文：下一句是「弱」。一个回头的，一个柔弱的，放在一起，更像在说：**道是这样动的，它不往前冲，它回头；它是这样用的，它不使劲，它软**。

## ◆ 扎手处二：三个邻居，三种回头

第二个扎手处，不在这一章的字上，在它的**邻居**上。

这一章在三个本子里，站的位置不一样。

在郭店甲本的竹简上（这是整理者排出的次序），它前面是：「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厚藏必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它后面是：「持而盈之，不若已……金玉盈室，莫能守也。贵富骄，自遗咎也。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前面讲知足、知止，后面讲满了别再盈、成功了就身退。夹在中间，「返也者，道动也」。这里的「返」，读起来最像**退**：到了够的地方，停；到了满的地方，收；事成了，退。

在帛书里，它前面是第四十一章的结尾：「夫唯道，善始且善成。」后面是第四十二章「道生一」。夹在「善始且善成」后面，「反也者，道之动也」，读起来像是：一件事从开头走到做成，然后**回环**。

在通行本里，它前面是第三十九章：「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王弼的注一上来，就把第三十九章的这两句搬到了第四十章的注里：「高以下为基，贵以贱为本，有以无为用，此其反也。」在王弼那里，「反」是**向下找根**：高的要靠下面站着，贵的要靠贱的撑着。

三个邻居，三种回头：在满处回头（退），在终处回头（环），在高处回头（向下）。

这三种，我都不敢说哪一种是这一章原来的意思。有一点我愿意说：它们都不是「变成相反」，都是**从一个站着的地方，往回走**。

## ◆ 弱，用在哪儿

「弱也者，道之用也」。

这一句，三个本子几乎一样，只差个别字的写法（郭店本的「弱」字，竹简上写成「溺」，释文读作「弱」）和一两个虚词。它是这一章最稳的一句。

先看它没说什么。它没有说「弱能胜强」。「柔弱胜刚强」是第三十六章的话，那一章最常被读成权谋，教弱的话被拿去用强（那一章有它自己的说法）。第四十章说的更朴素：弱，是道**用**的东西，不是道**赢**的办法。用和赢，差得很远。

河上公的注是：「柔弱者，道之所常用，故能常久。」柔弱，是道平常用的，所以能长久。王弼的注是：「柔弱同通，不可穷极。」柔弱是通的，没有尽头。一个说它长久，一个说它不可穷尽；都不是说它厉害。

用这部书的话，再翻一遍：弱不是没力气，是**还写得进去**。第五十五章的婴儿，「骨弱筋柔而握固」，骨头是弱的，筋是柔的，可是手攥得牢。弱和握得住，不矛盾。第七十六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也是一个意思：软着，才是活着的样子。

再看第十一章：「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有，给出的是「利」；无，给出的是「用」。第四十章说「弱者道之用」，同一个「用」字。所以「弱」和那个「无」、那个空着的地方，也许是挨着的：空着的，才用得上；软着的，才写得进。这只是顺着一个字摸过去，我不把它当成证据。

### ◆ 扎手处三：有生于无，还是生于有、生于无

后半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这两句，是全书里最常被抽出来单独引用的话之一。王弼以后的「贵无」「以无为本」一路读下来，都以它为凭。王弼的注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

在帛书里，这一章还有一个特别的位置：它的后面紧接着第四十二章。帛书的次序是第四十一章、第四十章、第四十二章，所以第四十章最后的「有生于无」，下一句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读下来是一个越来越清楚的起源故事：无，有，道，一，二，三，万物。通行本在中间插了一章「上士闻道」，把这条线打断了。我不知道帛书的次序是编者有意，还是竹帛的偶然；但读它的人，第一反应会觉得，这是一个创世的顺序。

但郭店本是这样写的：「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

少了一个「有」。通行本和帛书是一条链：万物←有←无，一层一层往前找，最后找到一个「无」。郭店本是两条平行的路：万物生于有，**也**生于无。

这一个字的有无，学界有争论。有学者认为竹简在「有」字下面漏了一个重文符号，原本也是「有生于无」，可以拿帛书来补；也有学者主张，竹简原文干干净净，没有重文符号，没有补字的依据，照竹简读，不补。主张不补的人说，通行本和帛书多出来的那个「有」，是受后来「以无为本」一路思想的影响加进去的。（这两派的说法，我只是转述，没有直接核对原文献。）

这里我不替书做主。我只把两种读法各自能做什么摆出来。

**链条读法**：万物←有←无。有一个最终的来处。这样，上一句的「反」就好读了：回到来处。王弼就是这样读的，「必反于无也」。这个读法里，**根是一个**，回头，是回到它。

**平行读法**：万物←有，万物←无。没有一个最终的来处，只有两种生法。有，是已经有了的东西，万物从它那里长出来；无，是还没有的、空着的地方，万物也从它那里长出来。第十一章说「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有给出利，无给出用，两样合着才有一只碗。这样读，**根不是一个**，回头，没有一个唯一的原处可以回。

一种读出了「回得去的根」，一种读出了「没有唯一的根」。而本书有一个核心说法，叫「回不去的根」。我必须老实说一句：**这里的偏好是我的，不是文本的**。如果郭店本只是漏了字，那么平行读法就是一个抄写错误造成的幻觉，这一章的后半，我要还给链条。

### ◆ 扎手处四：庄子说：回根，难

最早的读者之一，庄子，在《知北游》里读过这些话。他先引了第三十八章的那架梯子，又引了第四十八章的「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然后说了这样一句：

「今已为物也，欲复归根，不亦难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如今已经成了一个「物」，想再回到根上去，不是很难吗？要说容易，大概只有大人才行吧。

我很看重这一句。不是因为它「证明」了什么，而是因为它是我们能见到的、离《老子》最近的读者之一，他读到「复」「归根」，第一反应是：**难**。他没有说回得去，他说回去并不容易；他留了一线口子，「其唯大人乎」，但那是一个问号。

另外有一个小小的错位：第十六章「各复归其根」，说的是万物；庄子这里把它问到了一个「已经成了物的人」头上。

### ◆ 这一章读不动的地方

我要把读不动的地方放在这里。

一是「生于有，有生于无」。不论哪一种读法，它本身是一个关于来处的断言：万物从哪里来。这样的断言，我找不到它和普通人日子的接口，除了第十一章的那只碗。我把它读成「碗的两面」，可能只是我想让它接上。

二是「道之动」。道怎么会「动」？是说道在一刻不停地运行，还是说道通过万物的运动显出来？这个「动」，我读不透。

三是这一章只有二十一个字，我给它写了好几千字。字数的悬殊本身是一个警告：它这么短，也可能是一句从别处摘来的话，没有上下文可依。我写出来的读法，大概有一半是我的。

## ◆ 涌现：返，是土在写

现在把这些放到一起。

「返」不是回到原处，是回到那个地方，然后发现它已经不一样了。下山的路，是另一条路。

用这本书的话来说：**返，是土在写**。这部书一直把人和世界当作一片还能被改写的土。往前冲、一根线拽到底的，是统；一根线拽到底，是不会回头的，也就不会和自己走过的地方相遇。返不一样：它的线绕一个圈回来，回来的时候，会和自己先前走过的那一段**交叉**。每一个交叉的地方，土就多了一道痕。（书里把这种互相缠着、一动全动的状态叫特征纠缠。）所以返回来的人，不是走的人；他回到的那个地方，也不是他离开的地方。

「弱」在这里的意思，是**土还写得进去**。强，是写硬了；弱，是还软着。「弱也者，道之用也」，是说道用的就是这份软，用它来写。

再看「有」和「无」。如果按平行读法，有，是已经写上去的东西；无，是还空着、还能再写的地方。万物从已经写上的地方长出来，那是顺着现成的生，是一到N；万物也从还空着的地方长出来，那是从没有的地方生出第一个，是零到一。第一章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四十八章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说的都是这两种生。郭店本这一行「生于有，生于无」，可以看作这两种生并排站在了同一句话里。

这个看法有一个很大的条件：它整个站在「郭店本没有漏字」这一点上。这一点，我没有能力替学界定。所以请把它看作一个**有条件的读法**，不是这一章已经说明白的事。

把「土」「写」「交叉」「零到一」这些词全部删掉，这一段还剩什么？还剩：反与返的取舍，三个邻居，有无的两种读法，和庄子那个「难」字。这些是文本里来的。

## ◆ 回落：这部书自己身上的那一处

现在可以回到这本书开头那个解释不了的地方：它教人「复归」，自己却从没回到过任何原样。

第四十章给了一个简单的回答：这不一定是矛盾。「返也者，道动也」，返，是道的动法。一部书教人「返」，也得用「返」的方式活着：每一个抄写的人，都是一次返。他回到前一个本子，照着抄，抄的时候，又写了一笔。这不是抄错，返本来就是这样：**回来的人，不是走的人**。

更有意思的是第四十章它自己：它在三个本子里不是同一个样子。郭店是「返」，帛书是「反」；郭店没有第二个「有」，通行有；邻居也换了三遍。这一章讲「返」，而它自己的传抄，就是它说的那种返。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心里是警觉的。这个回落，太顺了。顺到我想问：我是不是只是在找一个理由，让这本书的名字站得住？

我有两条反对自己的理由。一，传抄中的变化，不全是「返」。有的是整理，比如多出来的那个「有」，更像是把两条路并成一条链，是整齐，不是返；有的只是抄错。把它们一概叫「返」，是我的省事。二，「每一次返，根都改了」是这本书的话，不是第四十章的话。第四十章只说，返是道的动，它没有说根会不会变。庄子说难，也只是说难，没说改。

所以我只能说：这个回落，是一种**可以这样读**，不是**必须这样读**。

## ◆ 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座小山。

那天下山，老太太又说了一遍：「这棵树，上来的时候怎么没看见。」老头没有再解释。到了山脚，他说：「下个礼拜，咱们上山走背面。」老太太说：「那不是回去了，那是另一条路。」老头想了想，说：「下山也不是回去。」

下面三节，把这一章的判断放进三个地方走一走。它们是类比和应用，不是证明。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叶老师，教高考复读班的数学，带过八届。开学第一天，教室里坐着四十多个人，比一般的班级安静得多。他们都经历过一次，知道那种安静的分量。叶老师站在讲台上，说了一句大多数复读班老师都会说的话：「你们就当重新来。」

台下有人点头。叶老师自己知道，这句话是不对的，可是他需要先说这句，因为台下的人需要这句话。他知道，是因为二十多年前，他自己也复读过一年。复读的那年春天，他回到初中母校的门口站了一会儿，那条他走了三年的街，窄得出奇，墙上的标语换了，小卖部的位置也不对了。那条街没有变小，是他变了。

小岑，去年差二十几分上一本线。他的数学一直是强项，去年考了一百一十几，不算差。他想，重新来，就是把去年的东西再过一遍，把漏的补上。第一周周三，叶老师发了摸底卷。小岑拿到手，第一题，一眼认出来，去年做过。他三分钟写完，抬头看别人，别人还在写。第二题、第三题，也快。到了第七题，他卡住了。

那道题，他去年做过，而且做错了。他记得很清楚，他去年的解法，他一眼就能看见自己当时是怎么走的。可是现在，他看见的不是题，是去年的自己。他的手想再走一遍那条路。

这时候他发现一件叶老师第一天那句话没说的事：**重来的人不是白纸**。他记得的，不只是知识，还有错的方式。他会不自觉地走回去年走错的那个弯。

叶老师在教室后面走动，看见他的草稿纸上，同一个式子写了三遍又划掉。他没有停下来，也没有说话，只是走过去，在小岑桌角放了一颗薄荷糖。小岑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去。

周五，叶老师做了一件和别的复读班老师不一样的事。他让每个人把去年的考卷带来，不许改，不许订正，只许做一件事：选一道去年错的题，讲讲「当时我是怎么想的」。

轮到小岑，他选了那道第七题。他一边讲，一边发现，去年他读题的时候一个字也没有漏，可是他从来不细看题目括号里的最后一句：那一句是「其中 x 为整数」。他的答案，是一个很漂亮的小数。

他讲完，教室里没有人说话。他自己先说了一句：「我去年是盯着答案在走，没看脚底下。」

叶老师没有评价。他想，他第一天那句话该换了：不是「当作重新来」，而是「这是第二遍，你们的眼睛，和去年不一样了」。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有个女生，周五那天一直低着头，没有把去年的卷子拿出来。叶老师看见了，没有点她的名。放学后她留下，说：「老师，我一看到那张卷子，就想哭。」叶老师说：「那就先不拿出来。」他知道，**返**这件事要软：「弱也者，道之用也。」你不能拿着一把尺子，逼一个人回头去看他最疼的地方。过了两周，那个女生自己拿了一张纸来，不是考卷，是一道她自己不明白的题，她说：「这个是我去年不会的。」

这一周之后，小岑的数学没有立刻变好。第三周的月考，他比摸底卷多了十来分，在班里排中游。他回家跟母亲说：「我现在比去年做题慢。」母亲急了：「那怎么行？」他说：「慢是因为我开始看最后一句了。」后来的几个月，他才慢慢把速度捡回来，不过，捡回来的速度，和去年的速度，不是同一种。

也有代价。家长群里有人问：「老师，进度是不是太慢了？」这一周，叶老师用了七节课的一部分在「看旧卷子」上，而教学计划上写着，这一周应该讲完集合与函数。他没有解释太多，只回了一句：「这周慢一点，后面快得回来。」他不知道后面是不是真的快得回来。

这一章给教育的功课：**重来不是清零，也不是补漏，是回头看一次那条走过的路；但要先问，那个人愿不愿意转身。**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郝女士，四十九岁，打了六年羽毛球，每周二、周六晚上，在小区旁边的体育馆。去年十一月，她在一次接球的时候崴了右脚踝，去医院拍了片，医生说没伤到骨头，休息，按时复查。她歇了三个月。

二月初，她回到球场。

第一个晚上，球友们都说「郝姐回来了」，递来球拍，拍她的肩膀。她站在场边，觉得自己好像一天也没有走过。热了热身，上场，两个半小时，一个球也没让。她想的是：接着从前的量打，别让人觉得我老了。

第二天早上，右脚踝肿了，下楼梯要扶着栏杆。

她这才想起，医生说的复查日期，是上个月十五号，她忘了，也不想去：反正已经好了。她把脚踝裹上，去了医院。医生看了说，恢复得还可以，可是你这个打法，是把三个月没练的脚，当成了没有变过的脚。「该复查的时候不来，这

就不太对了。」医生还说，接下来几周，从小量开始，疼了就停，不要硬顶。她后来把这几句话抄在了小本子的第一页。

接下来八周，她记了一个小本子，一周一行：

第一周，只热身和走位，二十分钟，不跳，不扑球。第二周，对着墙发球，三十分钟。第三周，半场，只打单打，二十五分钟，右脚落地的时候轻一点。第四周，加了十分钟，右脚有点紧，当晚泡了脚，第二天没事。第五周，歇了一次，因为下雨天脚踝发酸。她没有硬去。第六周、第七周，慢慢加到一个钟头。第八周，复查。医生说可以了，可是「量不要一下子跳到从前」。

在第三周，她发现一件事：她右脚落地的时候，下意识地往外翻一点点。以前她不觉得，因为一直是这样打的，直到脚伤过一次，才开始感觉到。球友老贾在旁边看她，说：「你这步法，跟去年不一样了。」她说：「是脚不一样了。」老贾说：「不，是你换了一种走法，倒比以前稳。」

最难的是第五周的一个晚上。一个球落在她反手的位置，她明明看见了，手没有跟上，球擦着拍框掉在地上。以前这种球，她闭着眼都能救。球友老贾笑着说了一句「郝姐不行啦」，是玩笑，可她握着拍子站了几秒钟，没有笑出来。回家的路上，她跟丈夫说：「我现在才知道，我以前那些球，不是我救的，是我的手救的，我的手忘了。」丈夫说：「那就让它再记一遍。」她没回话，但那天晚上她多练了十分钟反手，只练反手，打得很慢。

她没有变回三个月前的郝女士。三个月里她每天走路上下班，腿的耐力比从前好；可是反手那一点力气，因为没有练，弱了一些。第八周，她把小本子翻回去看，意识到：**回来的这个人，既不比以前强，也不比以前弱，是另一个人。**

用这一章的话说，第一晚那个「接着从前的量」，是想把三个月里的所有变化抹掉，当作没发生；身体不接受，它用一天的肿告诉她：它已经被写过了。后

来她选的不是强度，是一个能让身体继续被写进去的量。这就是「弱也者，道之用也」。

提醒一句：脚踝受过伤，复查要去，康复的量要听医生的。这个故事里的做法，只是她那一次的记录，不是处方。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老魏，四十八岁，开着一家三十个座位的湘菜馆，后厨五个人，前厅四个人。去年他想「抓品质」，定了一条：每个月，后厨和前厅的绩效奖金，跟「退菜数」挂钩。退一道菜，当月扣负责那一桌的人五十块；月底退菜最少的，奖一百。

三个月后，月底复盘会，老魏拿着一张表，很高兴。表上，月均退菜数从四十一道降到了九道。

可是他没高兴多久。会计小梁在旁边说了一句：「魏哥，咱们这个月的流水，比上季度同期低了。」老魏愣了一下。他又翻了几页：熟客订桌的电话，也少了。

后厨的老杨师傅，在会上一直没说话，快散会的时候，开口了：「魏哥，退菜数少了，我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老魏看着他。

老杨说：「客人说菜咸了，服务员现在不敢拿回来。她们先劝：'这个菜就是这个味，您再尝尝。'或者说：'我给您加点汤。'客人本来想说的话，说到一半，被劝回去了。他们不跟你吵，吃完，下回不来了。」

前厅的小周低着头，没有反驳。

老魏一时说不出话。他想起自己开饭馆的头几年，每个晚上收摊后，蹲在后厨，看着退回来的盘子，一个一个看，闻一闻，尝一口：这个咸，那个凉了，这

个辣得过分。那些盘子是他的老师。后来他立了一个规矩，要把「老师」赶出门。

他做了一个决定：退菜照常记，**但不扣钱，也不奖励**。每退一道，前厅在白板上写一行：哪一桌，哪个菜，客人怎么说的，原话。白板就挂在后厨门口，谁都看得见。

这个决定不是没有代价。前厅的小周，过去两个月都拿到了那一百块的「最少退菜奖」，现在没了。她在会后找到老魏，直截了当地说：「魏哥，我白劝了？」老魏想了想，说：「你劝客人的那些话，我听老杨说过一些。你有些劝是对的，有些劝是把话堵回去了。以后不要劝，先问。」小周没有说话，但把嘴抿紧了。这个人，要等一两个月才会回过味来。

老魏还做了一件事，是把自己的老习惯捡了回来：每天收档后，被退回来的盘子，他蹲在后厨，一盘一盘地尝。

三个星期以后，白板已经写满了。老魏站在白板前看了很久，发现一件他没有想到的事：被退得最多的，是辣椒炒肉，那是店里卖得最多的菜。理由有的写「太辣」，有的写「太油」，有的写「不够辣」。同一道菜，被退的理由，两头都有。

老杨说：「这道菜卖得最多，被退的就最多，这不一定是菜不好。」小周说：「有的客人是真不吃辣，不知道这道菜辣，我们没问。」

于是他们改了一个小地方，不是改菜，是改问：点辣椒炒肉的时候，前厅多问一句「微辣、中辣还是正常辣」。三个月后，这道菜的退单少了，但不是零，也不再是个「成绩」。

这一章给事业的功课：**退回来的东西，是一件事最诚实的回声**。用奖罚去压它，回声就消失了，不是问题少了，是你再也听不见了。返回来的盘子，不是失

败，是这家店「道在动」的地方；而它回来的时候，那盘菜已经凉了，已经被客人尝过了，它不再是后厨端出去的那一盘。

**带 走 的 话**

**返，不是回到原处，是回到那里，发现它已经变了。下山的路，是另一条路；能回头看一眼的人，才知道自己走过什么。**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复（「返也者，道动也」），和柔（「弱也者，道之用也」）；碰到一（有与无是不是两条并排的路，要看郭店本漏没漏字）。它教的是返不是回原处，靠的是「反」与「返」的取舍、三个邻居，和庄子那一个「难」字。「回落」一节太顺，请当作可以这样读，不要当作必须这样读。

◆

41

第 41 章

# 被笑的那一句

>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颣；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
> 【异文】帛书乙本作「大器免成」，结尾作「夫唯道，善始且善成」；郭店乙本作「大器曼成」。

这一章开头是三个人听同一句话。

第一个人听了，勤勤恳恳去做。第二个人听了，「若存若亡」，像屋里一盏接触不良的灯，亮一阵，暗一阵，自己也说不准心里到底有没有。第三个人听了，哈哈大笑。

读到这里，您心里有没有一点点想笑？如果有，恭喜，您刚刚当了一回「下士」。如果您马上又想：「我可别当下士。」那您已经往「上士」那边挪了一步。如果您想：「嗯，也许吧，再看看。」那是中士。三种人，一个下午里，往往就是同一个人，早上笑，中午信，晚上又忘了。

然后书里说了一句让人愣一下的话：**不笑，还不配叫道**。

这句话有点怪，后面要回来细看。先把整章走一遍。

## ◆ 一串「像是反的」

「不笑不足以为道」后面，跟着一句「故建言有之」。「建言」是什么，说法不一：有人说是一部更早的书，有人说只是「立下来的话」，也就是流传的老话。不管是哪种，接下来的十三句，是在说「老话是这么说的」，不是「我说」。这和第二十二章「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是同一个口气：写书的人在引前人的话，把它们攒到一块儿。

这十三句，大白话是这样的：

- 明白的道，看上去像暗的。
- 往前走的道，看上去像在后退。
- 平坦的路，看上去疙疙瘩瘩。（「颣」字，据《说文》，本来指丝线上的结。）
- 最高的德，像一个山谷，是空的。
- 最白的，看上去像脏的。
- 最宽广的德，像不够用。
- 立得最稳的德，像在偷懒。
- 最真的质地，像会变。（「渝」是变色、变样。）
- 最大的方，没有角。
- 最大的器，「晚成」。
- 最大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 最大的象，没有形。
- 道藏起来，没有名字。

先说一句老实话：这十三句，有几句其实读不死。「建德若偷」的「偷」，古来有「苟且」「懒惰」「偷偷地」几种讲法，没有哪一种压倒别的。「大白若

辱」的「辱」，有人读成「污黑」，有人就按「屈辱」读，所以这一句也可以跟第二十八章「知其荣，守其辱」连起来想。本书不把这些句子硬塞进同一个格子，只挑跟这一章主线有关的几处看。

「上德若谷」值得多看一眼。谷，是两边有墙、中间是空的。第十一章说过，空要靠墙围出来才有用；第十五章说古时的好士人「旷兮其若谷」；第六十六章讲江海能做「百谷王」，因为「善下之」。谷，在这部书里反复出现，每次都是「空，可是有形」。所以「上德若谷」不是说德是一片虚无，而是说：最高的德，像一个能装东西的空，能被别的东西灌进来、流过去。

请留意：这十三句其实是两种句式。前面八句都带一个「若」，意思是「像是」，是**看上去相反**，实际并不一定相反。后面的「大方无隅」「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用的是「无」和「希」，不是「像」，是**真的没有**、真的稀少。

「大器晚成」夹在第二组里。这个位置，是理解它的第一条线索。

## ◆ 一个器，三个字

「大器晚成」，今天几乎人人会说，意思很明白：大的器物要很晚才做成，大人物成就得晚，所以不要急。老师安慰成绩慢的孩子，长辈安慰四十岁还没站稳的人，都用这一句。

可它在三个本子里，写得不一样：

- 通行本：**晚**成
- 帛书乙本：**免**成
- 郭店乙本：**曼**成

郭店本的这一章在乙组里，同组的还有第四十五章「大成若缺」，也是一章讲「没做满」的话。这三个字，「免」和「晚」古音相近，「曼」和「晚」也相

近，很多学者因此认为这三个字是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都读作「晚」，也就是通行本的意思。这是一种读法，而且是最稳的一种。

另一种读法也有学者主张：不必改字。「免」字面是「免除」的免，「免成」就是「免于成」，没有成形的时候；「曼」有学者读作「无」，「曼成」就是「无成」。理由是上下文：前后几句「大方无隅」「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全是「大」字起头、后面跟着一个「没有」。如果这里单单是「晚成」，读起来就是一个有结局的承诺，夹在一串「没有」中间，调子不对。读成「大器无成」，才和左邻右舍站在一排。

两种读法，哪一种对，这里不替书作主。但请看它们各自让一个器变成什么：

**晚成**：这个器迟早会完成。现在还没做好，将来会做好。「晚」是一个有终点的字，终点只是远一点。

**无成**：这个器没有「做好」的那一天。它一直是没有定下来的样子。

前一种，是一个许诺。后一种，是一个性质。

值得说的是，今天人人会背的是「晚成」。从一个性质变成一个许诺，不一定是哪个抄书人动了笔，也可能是读书的人一代一代把它读成了安慰话，因为安慰话更有用。这是一种可能，没有证据说一定如此。

### ◆ 结尾的两个「成」

这一章的最后一句，也有两种写法。

通行本：「夫唯道，善贷且成。」「贷」是施予、借出，道善于给出去，并且成全。

帛书乙本：「夫唯道，善始且善成。」道善于起头，也善于完成。

要是按帛书，问题来了：同一章里，大器「免成」，道却「善成」，一个不成，一个善成，不是顶着吗？

这里没有谁能拍板。一个办法是说，「大器免成」的「成」是器**自己**定型，「善成」的「成」是**成全别的东西**：道自己不成形，却让万物各自成。这样两句不打架，而且正好呼应第五十一章「生而不有」。可这是一个说得通的办法，不是一个已经证明的办法。要紧的是看到：**这一章用到「成」字的两处，意思很可能不是同一个。**如果拿一个统一的「成」去读，这一章就会读断。

### ◆ 扎手处之一：勤，和无为

回头看第一句：「上士闻道，勤而行之。」

「勤」是用力的字，是埋头苦干。可这是一部教人「无为」「为道日损」的书。最高的一等人听了道，居然是**勤勤恳恳地去干**？这跟第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怎么对得上？

可以这样读：这里的「勤」，勤的不是「添」，而是「行」，是去做，而不是去想、去谈、去收藏。中士「若存若亡」，是知道但不落地；下士「大笑」，是根本不进来。只有上士是把话放进手里去用。「勤」在这里更像是「不偷懒地去试」，不一定是「拼命往上堆」。

但我们也得承认，这是一种读法。字面上，一个「勤」字压在「无为」的书开头，就是有点扎手。它至少说明：**这部书里的「无为」，不是躺着什么都不干。**这一点，后面会一再碰到。

### ◆ 扎手处之二：笑，怎么就成了证据

现在回到那句怪话：「不笑不足以为道。」

这句话的好处很明显。真正新的东西，开头往往不被理解，被人笑，是常有的事。第七十章也说「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懂的人少，反倒是好的记号。古往今来，被笑过的发明家、艺术家有一大批，后来证明了自己。

但请再往前想一步。**「被笑」如果成了「是道」的证据，那这条证据永远不会输。**

有人笑你，说明你是道。没人笑你，说明你不够新，也许还不是道，但这也不能证明你不是道。有人认真反驳你，是「下士」在笑你的另一种样子。有人沉默，是「中士」。有人跟着你做，是「上士」。**所有的反应都被安排好了位置，没有一种反应能够说「你错了」。**

被笑的东西里，有后来改变世界的，也有后来被证明是骗局的偏方、传销和神神道道的「大师」。他们同样会被笑，也同样会说：「他们不懂。」光看「有人笑」，分不开这两种。

一个说法，如果无论发生什么都能证明自己，那这个说法已经不再接受土地的改写了。这恰恰是这部书自己最怕的东西。

还有一层，也该说。笑声里常常夹着一个真问题。合唱队里那位大叔说「我们是来唱歌的」，听上去是在笑，其实是在问：「你让我站着听人喘气，这跟我想学的东西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指挥是要认真回答的。**把所有的笑都当成「下士不懂」，等于把一个本来可以拿来校对自己的东西，当垃圾扔了。** 笑的人里，有的是不懂，有的是看见了你没看见的漏洞，两种笑声听起来一模一样。

再看那个「上中下」。上士「勤而行之」，中士「若存若亡」，下士「大笑」。三个人，三个等级。谁来定谁是上士？只有一个办法：看谁**相信并去做了**。信了的是上士，不信的是下士。

这一排，用大白话说，叫「把人切成三层」。切是一次「分」，本来无可厚非。但切完之后，上中下就有了高低，高低一立，听话的在上头，笑的在下头。这和前面十三句「看上去相反」的精神，恰好是反的：前面十三句要你别被**表面的样子**骗，这三个人却是按**表面的反应**排了座次。

所以这一章，本书的读法是：它前半截很锋利，后半截很美，**中间这一个「不笑不足以为道」，既是它最有力的句子，也是它最容易被拿去自封的句子**。书里没有哪一处说「被笑就是对的」，只说「对的东西常常会被笑」，这两句话差得很远。

更要紧的是：这一章并没有说中士不好。「若存若亡」那一盏接触不良的灯，常常是大多数人的一生：信一点，疑一点，做一点，放一点。

### ◆ 涌现：一个不收口的器

把「无成」那一种读法留下来，放在这一章的整个画面里看，会看出一点东西。

「明道若昧」「质真若渝」这几句，说的都是**不显出一个固定的样子**。最亮的像暗，最真的像会变，最大的方没有角，最大的器没有做成。这些句子的共同处，是**不被收口**。

收了口的东西，一眼看得清，一张口就能报出它是什么、值多少、排第几。可是收了口，也就不再能写进别的笔画。没收口的东西，看上去模糊、慢、没成绩、像在偷懒，所以会被笑，但**它的土还是软的**。

这也许就是「笑」和「道」之间那点真实的关系：不是被笑的东西必是道，而是**一个东西如果还没有定型，它在已经定型的人眼里，常常显得可笑**。笑，是定型的人看未定型者的反应。这是一条观察，不是一条证明。

这一章，在本书的五环里，摸到的是**柔**，也碰到了一点**分**（上中下）。

## ◆ 放回日子里

设想有这样一位新来的合唱队指挥。队是社区里的，三四十个人，年纪大小不一，都想唱歌。他第一个月不让大家碰谱子。每周两个晚上，大家站成一个圈，闭上眼，听左边那个人的呼吸，二十分钟。

头一周，有位大叔笑出了声：「我们是来唱歌的。」第二周，有几个人来了，站在圈里，心早飞了，数着时间，脚尖一下一下点地。第三周，有位阿姨没说什么，回家以后，在厨房里一边炒菜，一边听油锅的声音，听锅铲和锅底碰的节奏。

三个人，大笑的，若存若亡的，回去自己练的。恰好是书里的三种。

指挥后来说的一件事，比书里那三个人更有意思。第四个月，他把大家第一次合唱的录音放出来，让所有人一起听。笑的那位大叔听完不说话了：他们合出来的声音，确实比去年整齐。可是整齐得有点怪，又有点软。有人说，不像歌，像一群人在同一口气里。

这时候，指挥没有说「看，我对了」。他说了一句：「这个我自己也不敢说是好事。咱们再唱半年，换个办法录一次，对比着听。」

笑，没有证明他对，也没有证明他错。**证明他有没有走偏的，是那段录音**。那段录音，是在所有人的笑、信、疑之外，另一块可以回头去看的东西。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母亲，在小区门口的药店站柜台，女儿读初一。期中考试，数学四十九分。

那天傍晚，女儿在阳台的小桌子上拆一台旧收音机，是楼下收废品的大爷送她的。她把零件一颗一颗摆在旧报纸上，每颗螺丝摆的位置，都用圆珠笔在报纸上画个圈。做母亲的一眼看过去，心里又气又急：数学才四十九，在这儿拆什么破收音机。

前些天，她其实已经笑过一回了。女儿把第一颗螺丝拧下来的时候，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说了一句：「你拆那个有什么用？」那一笑是不客气的，用书里的话说，她当了一回下士。女儿没有回嘴，只是把报纸往里挪了挪。

这一回她没有笑，也没有发火。她上过几年学，想起了一句老话，就说：

「你呀，是大器晚成的。别急。」

这回，她是真心的，语气里全是安慰。班主任在家长会上也说过差不多的话：「孩子脑子不笨，就是晚熟。」她觉得这是天底下最体面的一句话，既不伤孩子，又给了自己一个台阶。

女儿的手停了一下，没有抬头，说了一句：「那我什么时候算成了？」

这位母亲愣住了。她回答不上来。

她回答不上来，还有一层原因，是她自己没敢往深处想。

这位母亲十七岁就进了药店当学徒，擦柜台，称药，认抽屉上的字，三年后才站上柜台。年轻时候，药店的老师傅也这样安慰她：「你这孩子，是晚成的。」她听了二十多年，一直在等那个「成」的日子，哪一天，她才算真正是个药师，而不只是「站柜台的」。到了今天，她在这家店里站了二十几年，还是会在深夜给自己算：我成了吗？

所以女儿那一句「什么时候算成了」，问的其实是她自己。

做母亲的没想到，「晚成」这个词里藏着一个日期。「晚」，是有一个「早」的参照的：别的孩子早成，你晚成；别人二十五岁成，你三十五岁成。说「晚」，就是说你**迟早要被做成一个什么样子**，只是迟了点。这个孩子听到的，不是「不着急」，而是「你现在是个不合格的半成品，请在某一天之前完工」。她心里于是多了一个看不见的钟。

假如母亲就这样一直说下去，会怎样？也许到初三，那个钟越走越响，每次考试差一点，孩子就会在心里算：「还没成，是不是已经过了？」到了某一天，她会得出一个结论：「我大概是那种不会成的。」许诺没有兑现，安慰变成了判决。这是「晚成」这种说法最危险的地方：**它给了一个终点，终点一过，人就无处可去**。

那一晚，她在柜台后面坐了很久，没有看药，看的是自己的手。

她还是有点恼火的，不过不是对孩子，是对自己：她一直以为自己在给孩子「留余地」，其实是在把自己那个没熄灭的钟，接到了孩子身上。

过了两天，她再到阳台，没有说「晚成」，而是蹲下来，问：「这个旁边的线圈，是干什么的？我在药店站了半辈子，没拆过这种东西，你教教我。」

这一下，女儿讲了半个钟头，讲得颠三倒四，有一个地方她自己说着说着停了，说：「哦，我以前以为是这样，其实不是。」母亲没有纠正她。往后三个晚上，都是这样。

第三个晚上，母亲问了一句她自己都没想到的话：「你一台机器坏了，是怎么找出是哪一块坏的？」

女儿想了想：「一块一块排除呗。先听有没有电流声，再换电容，再……」

母亲没往下说，只是点了点头。过了几天，周末的晚上，她把那张四十九分的卷子拿出来，不是训话，只是问：「你看，这几道错的，能不能也像你排除电

容那样排一排，是哪一类错？」这是一个类比，不是一个保证：收音机和数学卷子并不是一回事。可那天晚上，孩子第一次把错题分成了三堆：算错的、没看清题的、真不会的。

期末，数学五十七分，离及格还差三分。分数没有变成奇迹，过年饭桌上，那个孩子说的一句话，让这位母亲记了很久：「我现在不等了。」

收音机最后响了。不是什么名牌，响出来的是一阵沙沙声，转了半圈旋钮，才飘出一个很远的戏曲台。孩子关了它，说：「不用好听，它响了就行。」这句话，母亲也记在了心里。

这位母亲做对的，不是换了一句更好听的话，而是**把一个「有终点的词」换成了一个「没有终点的问题」**。「晚成」是一个许诺，要孩子往那个方向走；「这个线圈是干什么的」是一个活的问题，孩子在问题里长，不用等。

在这个故事里，成绩单是「统」的那一边：一个数，把一个孩子拽成一条直线。而旧报纸上的那些圈、那些摆开的螺丝，是「连着」的那一边：每一颗螺丝知道自己属于哪里，却没有被固定死。

这不是说成绩不重要。四十九分就是四十九分，还得补。这一章给教育的，不是一个「别管分数」的主意，而是一个提醒：**不要把「还没定型」，说成「迟早要定成那个型」**。　前者是对一个孩子的尊重，后者是给她的未来先派好了一个座位。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退休的中学物理老师，七十出头，读到了一种「站着不动」的功法，小册子上说，每天清晨对着太阳站一小时，百病不生。他是理科出身，不信玄的，但他想：「不妨试一试。」

于是每天清晨五点半，他到河边的公园里站。头几天，有遛狗的人从旁边过，回头看他；有个小孩指着他，被妈妈拉走；还有两个晨跑的年轻人，笑着加快了脚步。

他回到家，跟老伴说：「有人笑我了。」口气里有点得意。他想起读过的一句话：不笑不足以为道。

老伴不爱读这些，没接话，只把稀饭端上桌。

第二个月，他的膝盖开始疼，站久了往内侧酸。他在网上查，有人说那叫「好转反应」，疼是在「通」。他信了。他更觉得自己对：因为笑他的有，疼他的也有，两样都成了「有道」的记号。

他开始下楼梯的时候横着走。有天他在小区里碰到一位退休的护士，客气地对他说：「您站那么久，对膝盖不一定好。」他回了一句：「你们不懂。」说完自己也觉得口气有点冲，但还是没有改。

那天晚上，儿子打电话回来，听说了这件事，问了一句很内行的话：「爸，你有没有一个'没做这个的时候'的对照？」他一下子被问住了。他教了一辈子物理，对照组的道理，他比谁都懂。

他和儿子在电话里争了几句，最后儿子笑着说：「爸，我不是说你站得不对，我是说你得有个办法知道自己站得对不对。」他嘴上说「我自己知道」，放下电话，却把这句话想了一晚上。

老伴什么也没说，只在某个晚上，递给他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说：「你不用跟我吵，也不用跟网上的人吵。你每天晚上写一行，今天膝盖疼几分，一到十。就这一件事，写三个月。」

他觉得这没什么，就写了。

到第五周，他自己翻本子。数字从三、三、四，爬到了五、六、六、七。他是教物理的，一张折线图在脑子里自己画出来了。他盯着看了很久，对自己说：这个趋势，是往上的。

第二天，他去了社区医院的骨科。医生看了，问了他的站法，听他讲了一路，没有笑他，也没有斥责。医生说了一些关于时间、姿势和适度的话，让他先停一停，也建议他以后做法要有变化。（这里要说一句：身上不舒服，该看医生就看医生，不要拿别人的笑或别人的赞来替自己做判断。）

医生还问了他一句：「你有没有试过停几天，看看是什么感觉？」这话让他回家后做了一件很像他本行的事：他停了三天，每晚照样在本子上写数字。第三天，数字比前一周低了一点。他自己也清楚，三天的数字说明不了什么，一次记录当不了定论，可那一刻他是服气的：本子是公平的，它既不迎合他，也不迎合那位护士。

后来他还是去站，可是站得短了，膝盖的角度也改了。他仍然会被人看，被人笑。他回家，翻开那个本子，写下一个数字，不再把别人的笑，当作自己对不对的证据。

有一次，他在本子的背面写了一行小字，给自己看：「笑我的，不一定是错的；护着我的，也不一定是对的。」他是教物理的，他写这句，很像在写一条定律。

再后来，公园里有位同样六十多岁的老先生，看他站了大半年，凑过来问能不能一起站。他没有像当初读小册子那样，一口一个「百病不生」，而是先递过去一支笔：「你先买个本子。」

这个故事里，笑的人没有错，他也没有错；错的地方，在于**把别人的笑当成了一把尺子**。尺子只有一把的时候，它不会说你错。他的老伴没有跟他辩论

「道」，而是给了他一块能够**和自己的想法唱反调的东西**，一个本子，一列数字。那个本子，就是前面合唱队里的那段录音。

对身体来说，这一章的提醒是：越是觉得自己做的是「不被理解的好事」，越要给自己留一个**能说「不对」的东西**。别人的笑、别人的赞，都不是这个东西。能说「不对」的，是你自己的身体，通过一个你每天都要老实回答的小问题。

这里还有一层，和「中士」有关。这位老师傅的毛病，是只肯做「上士」，没有留给自己「若存若亡」的余地：要么全信，要么全不信，一旦信了，连疼也变成信的理由。其实他可以做半个中士，信一半，疑一半，每天看一眼本子。那盏接触不良的灯，对身体来说，反而是最安全的灯。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女士，在县城的老街开了一家改衣铺，十二年了。她不做成衣，只改：裤脚、腰身、袖口，换拉链，缝扣子。

同行笑过她很多回。批发市场里的人说：「改衣服能赚几个钱？进一批货卖，一件顶你改十件。」房东也说过：「你这个门面，开成服装店，租金我给你降。」她一律笑一笑，不接。她肩上永远搭着一根皮尺，口袋里装着几块划粉，一个十八岁的学徒小梅跟着她学锁边。

有一天，小梅问她：

「师父，咱们是不是比卖衣服的低一等？」

她没有马上答。她把手里那条裤子翻过来，指着里面一道旧针脚，说：「你看，这条裤子，是三年前我给这位大姐改的。她那时候怀着孕，今年她又拿来，说瘦下来了。同一条裤子，她的身体变了三次，我改了三次。」

年底，她跟合伙的嫂子和学徒坐下来盘账。嫂子带了一个想法来：明年进一批成衣，挂在店里，「咱们也规模起来」。嫂子不是坏心，嫂子怕。每个月的钱，像水一样一点点进来，没有一个大数。她看着隔壁那家连锁的店，一天的流水比她们一个月还多。

女士心里有话，但她没有马上拿出「我坚持的就是对的」这一句。因为她知道，这十二年里，同行笑她，她就得意，一得意，就把所有的批评都当成了「他们不懂」。这条路走多了，是要出事的。

她拿出一张纸，说：「我先写一个数。」

她写的是：**如果明年春天，回头客的比例降到一半以下，我就认。**

可是写下这一行，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更难的：**「回头客」到底怎么数？**

嫂子先问了：「一个人一年来过两次，算一个还是两个？她叫朋友来，算不算？有人只是来借剪刀，算不算？」

这个问题一下子把气氛弄紧了。因为女士明白，数字最容易在定义上悄悄变形。要是她把「回头客」定得宽，什么人都算，那条线永远不会被踩破；定得窄，她又会提前心虚。她和嫂子为这个来回说了半个钟头，最后定下一条：**同一个人，隔了至少三个月再来改衣，才算一次回头；借剪刀的不算，带朋友来的，算朋友的新客，不算她的回头。**　小梅把这条规矩写在记账本最后一页，还画了个框。

女士后来对小梅说：「写数不难，难的是写之前，先把'怎么才算输'说清楚。说不清楚的，赢了也不作数。」

回头客，是她这家店最重要的东西。孕妇的裤腰要放，孩子长高了要放长，老人瘦了要收。每个人的身体，一直在变，衣服就一直需要再做一遍。她这家店卖的不是成衣，是一种「总可以再改」的可能。

她说这话的时候，手里的皮尺还挂在脖子上，另一只手的指甲缝里有一点划粉。嫂子看了那个数，沉默了一会儿，说：「行，那我也写一个。」嫂子写的是：**如果明年上半年成衣的利润超过改衣，咱们就换。**

两张纸压在算盘下面。小梅在旁边看着，没敢说话，但她把两个数都抄进了自己的本子。

这顿账，一直盘到夜里九点多。散的时候，嫂子在门口回头看了看那台旧缝纫机，说了一句：「我就是怕，咱们这样一直小下去。」女士没有劝，也没有反驳，只说：「怕是真的。咱们春天对数的时候，也把怕写上去。」嫂子没吭声，也没拒绝。

到了春天，她们把纸拿出来对。回头客的比例是六成二，没有跌破她那条线，也没有高得让她可以说「我赢了」。成衣那边，她们先试着挂了二十件，嫂子盯着，结果有意思：卖得不差，但卖出去的里头，有三分之一，第二天就拿着衣服回来，说「裤脚长了」「腰有点大」。

于是她们做了一个谁也没预料到的决定：成衣照挂，但**裤脚不缝**，买的人当场量，当场改，改完才算完。成衣挂在那里，是半成品，等着人来收口。嫂子说，这不叫成衣，叫「没做完的衣服」。女士笑了，说：「那就叫没做完的。」

这个故事里，「大器免成」在她身上，是一个营生：她的店卖的就是**不成**，也就是还可以再改。同行笑，不是因为她错，而是因为她的东西不好摆出来当一个「产品」，没有一眼能看的样子。笑，是真的；笑，也不是证据。

事业给这一章的功课是：**被笑的东西，要自己先写下一个让自己认输的数。**这才让「我走的是少人走的路」不会变成一个永远不会输的故事。一个想法，如果没有一种可能的结果能让你说「我错了」，那它早已不在生意里，而是在信仰里。

还有一点：她的嫂子也写了一个数。两个数同时压在算盘下面，才是一个真正的对照。**只有一个人写数，那是自我约束；两个人各写一个，才是商量。**

**带走的话**

**不笑不足以为道，不等于被笑就是道。没定型的东西常被笑，所以请给自己留一把能说「不对」的尺子。**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柔（一个不收口的器），也碰到分（上中下）。它教的是「对的东西常被笑」，靠的是一个很容易自封的句子：不笑不足以为道。

◆

42

第 42 章

# 留下的那一块老面

>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之所恶，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 【异文】帛书甲本作「天下之所恶」，乙本作「人之所恶」；帛书作「中气以为和」；帛书甲本作「……教，夕（读亦）议而教人」（整理者读「夕」为「亦」），末句作「我将以为学父」。

设想一位在北方长大的姥姥，每个星期蒸一次馒头。蒸完的那天晚上，她总要从大盆里揪下一小块面，拳头大小，丢进一只旧碗里，盖上一块湿布，放在灶台边。

第二天，这一块面已经发起来了，酸酸的，满是小孔。她把它揉进新的面里，新面就跟着发。这一块东西，家里叫「老面」。

外孙女小时候问过她：这块老面是从哪儿来的？

「上一回留的。」

「那上上回的呢？」

「也是上一回留的。」

「那最开头那一块呢？」

姥姥把面团在案板上推了两下，说：「最开头的，是谁家先发起来的，我哪知道。」

这一章第一句，「道生一」，听上去像是在讲最开头的那一块。可您留意一下姥姥那碗老面：它不是一开始就在那里的，它**是从上一回的面里生出来的，而且每一回都得有人去喂它、护着它，一忘了，它就死了**。

这个画面我们先放在这儿，后面要回来用。

## ◆ 一串数数的话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全书里最像「数数」的一句。别的章里的「一」，总是单独出现：抱一、得一、混而为一。只有这里，一个数一个数地往下排。

后世给它排过很多种解释。比较常见的一种，说「二」是阴阳（或者天地），「三」是阴阳再加上它们之间的「和气」；另一种，说「三」是天地人；还有人说，这就是在数数，不必把每个数都对到一个具体的东西上。这几种说法，各有各的出处，本书不替它挑一个。

我们先注意一件小事：**这一句，一个字也没有说「一」是什么**。 它只说了「一」是怎么来的：从道的运行里来。

## ◆ 「生」，说的是运行，不是另起一个头

先把一个容易想歪的地方扳正。读到「道生一」，很多人脑子里会出现一个画面：有一个叫「道」的东西，坐在最前面，然后它「生」出了第一个东西，叫「一」，像母鸡下蛋，下出第一个。这样读，「道」成了第一个起点，「一」成了第二个起点，一前一后，两个头。

本书不这样读。这里的「生」，说的是**运行**：道不是一个坐着不动的东西，道就是那个一直在走、一直在长的过程，「道生一」是这个过程走到了「没断」

的这一步，不是又冒出一个新东西。就像说「河生出了水流」，没有谁会去问「河」和「水流」哪个在先。

为什么敢这样读？看别的章里「一」是怎么出现的：

- 第十章：「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
- 第二十二章：「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 第三十九章：「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

「抱」「得」，都是**手上的动作**。再看第十四章「混而为一」，说的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手也抓不到，最后只能「混」在一起，成为一。这个「一」，从头到尾不是**看**出来的整体，是要靠摸、靠感觉才碰得到的连续。

这正是导论一里那一横：写「一」，手上的感觉只有「没断」。中华文化在这件事上，走的是「摸」的路：触觉的路，**气**的路。「气」不是看得见的东西，是你坐在一个屋子里，感到它暖，感到它闷，感到有人进来了、屋里的空气变了，一种被**感到**的连续。所以「道生一」，在这条路上读，说的是：道的运行，被摸到、被气感到的时候，就是「一」。它不是一个看出来、数出来的整体，是一个**没有断**的感觉。

这样，「道」和「一」就不冲突了：道是运行，一是运行被摸到的样子。一不是起点，是运行在手上留下的「没断」。

可「没断」也要有人去守。这一点后面讲老面时再说。

还有一件事值得顺便提。郭店那一批竹简里，除了三组《老子》，还有一篇后人命名的《太一生水》，开头写的是：「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它和《老子》丙组的竹简形制相近，所以常被放在一起讨论，但学界一般把它看作另一篇文章，不是《老子》本身（这一点我们没

有逐字核对原释文）。我们只借它说一句：同一个墓里，有人也在写「生」的链条，而这条链条里有一个很特别的词，叫「反辅」：生出来的东西，转回头去**辅助**生它的。它不是单行道，更像一个来回的运行。

### ◆ 王弼的一句话，和庄子的一句话

关于这一章，有两句话，隔着几百年，说的是同一件事。

先说庄子。《庄子·齐物论》里有一段：

>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

大意是：说「万物是一」，可你一旦把「它是一」说出来，「一」加上你说的话，就成了二；二再加上一，就成了三。这样数下去，再会算的人也算不完。

再说魏晋时的王弼。据说，他注这一章，有一句极像（这里凭记忆转引，未逐字核对）：

> 已谓之一，岂得无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生乎三。

两个人的话，几乎是照着同一个模子刻的。意思是：**数数，是从「说」开始的。** 你把一个混着的东西叫作「一」，那个「叫」本身，就是第二样东西，于是有了二。再把这个「叫」和那个「被叫的」之间的关系算上，就有了三。

这一读法的好处，是把第四十二章和第一章接上了：第一章说「名可名，非常名」，这里说「已谓之一，岂得无言」；一说出口就断，一断就成了二。**「一生二」，说白了，是第一次提笔。**

我们得老实说，庄子和王弼这样读，是一种读法，不是老子本人说过的话。但它至少告诉我们一件事：早在两千年前，读这一章的人，就在数字后面听出了「说」的声音。

## ◆ 又一个数数的故事

《庄子·应帝王》里，也有一个在数数的故事，结局却很不一样。

南海之帝叫儵，北海之帝叫忽，中央之帝叫浑沌。儵和忽常常到浑沌那里做客，浑沌待他们很好。他们商量着怎么报答浑沌，说：「人都有七窍，用来看、听、吃、呼吸，只有他没有，我们试着给他凿开吧。」于是**一天凿一窍，凿到第七天，浑沌死了**。

请留意，这个故事里最扎手的一个细节，是**一天一窍，数着数凿下去**。第一天一窍，第二天二窍，数到七。这跟「一生二，二生三」是同一种东西：差异一个一个添上去，每添一个，都有理由，都是好意，都是「为你好」。故事里没有一个坏人，只有一个越数越多的过程，到了第七下，浑沌就不再是浑沌。

把这两处并排放，会看到一个有点吓人的对照：**第四十二章里，数数生出万物；《庄子》里，数数杀死浑沌。** 同样是从一到多，一个是生，一个是死。区别在哪里？《道德经》这一章没有直接回答，但它留了一个线索：万物生出来之后，要「冲气以为和」，那口一直在动的气，把相反的东西**连着**。凿七窍的人，只管凿，凿一个窍，不问这个窍和别的窍、和整个浑沌之间，还连不连。

也就是说：**数数本身不是毛病，数完了不管连不连，才是。** 这是本书的读法，原文没有直接这么说。

## ◆ 几个不同的字

这一章在帛书里的几处差别，每一处都改变了读感：

**一、「冲气」与「中气」。** 通行本写「冲气以为和」，帛书写「中气以为和」。「冲」和「中」古音相近，常常通用。「中气」，是中间的那口气；「冲」，据《说文》，本是「涌摇」的意思，涌动、摇晃，指那种不太稳定、一直在动的气。读「中」，是「处在两者之间」；读「冲」，是「在两者之间不停地动」。这两个读法并不冲突，但感觉很不同：一个像居中的平衡点，一个像两边来回的水波。

还要留意：这句话里，是**谁**让万物「和」的？是「万物负阴而抱阳」，万物自己，借着那口气，达成和。没有一个管事的人把阴阳「摆平」。

**二、「人之所恶」与「天下之所恶」。** 帛书甲本作「天下之所恶」，乙本作「人之所恶」，通行本同乙本。这是两个抄本之间的差别，意思差不多，但「天下之所恶」听上去更像是众人共同讨厌的东西，「人之所恶」则更平。

**三、「我亦教之」与「亦议而教人」。** 通行本：「人之所教，我亦教之。」这句话读起来，是老子说：别人教的这些，我也教。有人认为这是引古话，所以说「人之所教」；也有人认为，这话本是用来谦的。帛书却写作「亦议而教人」（甲本字形是「夕议而教人」，「亦」是整理者对「夕」的读法）。「议」，是商量、斟酌的意思：别人教给我的，我也**掂量过了**，再教给别人。

一个是「我也教」，一个是「我议过了再教」。前者像传话，后者像过了一道手。这两个读法，对本书是有分量的：它决定了说话的人，是在**转述**，还是在**改写**。

**四、「教父」与「学父」。** 通行本：「吾将以为教父。」帛书作「我将以为学父」。「父」，是父本、根本、开头的意思，教父就是「教导的根本」，学父就是「学问的根本」。这一处也留给后面讲。

这几处的共同点，是：帛书里，这一章显得**更不像在下命令，更像在斟酌**。

## ◆ 扎手处之一：三到哪儿去了

回头看那一串数字：一、二、三、万物。

读到「二生三」，很多人会停下来问：三是什么？后面的话没有答。下一句直接就跳到了「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讲的是**万物**，不是三。

如果按常见的读法，「二」是阴阳，那么「万物负阴而抱阳」就是说：万物身上，本来就带着阴和阳两样。这时候，「冲气以为和」里的「冲气」，就正好可以是「三」：阴，阳，和它们之间那股来回的气。

这样读是顺的。但请留意它**顺在哪里**：它顺在我们已经假定了「二是阴阳」。这个假定，原文没有说。原文只说：数到三，然后就是万物。如果拿掉「二是阴阳」这个假定，这一串数字，就只是一串数字，没有谁承诺它们必须对应阴、阳、气。

所以这里的诚实读法是：**这一章有一个很顺的解释，而这个解释所依靠的那块地基，书里没有铺。**

庄子那种读法（二与一为三，算的是「说」和「被说」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也是一个选项：三，是前面每一次区分和前一次区分之间的**连着的关系**。这样一来，数字不是在往上堆东西，而是在往里**绕**。可这也是读法，不是定论。

## ◆ 「万物」之前，为什么停在三

还有一个小小的读法上的问题：数到三就停，为什么不是四、五？古来有人说，三在中国的数字里，本来就带着「多」的意思，「三」不是精确的三，是「多到数不清」的开头。《庄子》说「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也是这个意思：数到三，再往后就是数不过来的万物了。照这样读，「三生万物」不是在报一个数，是在说：从这里起，差异多到不能一个一个点名。

这个读法有它的好处：它让我们不必为「三到底是什么」发愁。但它也有一个代价：原文在这里明明摆了一串整整齐齐的数字，我们却把最后一个数字读成了「很多」。这是一种读法，不是原文的承诺。本书的态度是：**两种都摆出来，哪一种也不替它定下。**

### ◆ 扎手处之二：前半章，后半章，是同一章吗

第二个扎手的地方更大。

前半章，是讲天地万物怎么生出来：道、一、二、三、万物、阴阳、气。口气是宇宙的，大的。

后半章，忽然转了：人们讨厌什么？孤、寡、不穀。这三个词，都是不好的字眼，「孤」是没人陪，「寡」是少，「不穀」是不善、不养人。偏偏王公们拿来当自己的称呼。接着是「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接着是「人之所教，我亦教之」；最后是「强梁者不得其死」。

这前后两半，中间没有一个转折词，好像是两块木头被粘在了一起。

这不是本书的发现。有学者怀疑，这一章后半是从别处搬来的，本不属于这里；也有人认为它们原本就是一气呵成。但一个事实挡在前面：**帛书甲本里，这两半已经连在一起了**，「中气以为和」后面紧接着就是「天下之所恶，唯孤寡不穀」，中间没有断开。也就是说，至少在西汉初年，这两半已经是一章了。至于它们在更早的时候是不是一章，现在没人知道。（郭店本没有这一章。但本书一直提醒，不能把「郭店没有」当作「后来才长出来」的证据。）

那么，如果按「它们本来就是一章」来读，该怎么连？

**一种连法：**「万物负阴而抱阳」，说的是每一样东西身上，都带着和自己相反的一面。「王公自称孤寡不穀」，说的是人间最高的位子，嘴上挂着最低的字

眼。这是**一个人身上同时抱着阴和阳**，和万物是同一个道理。接着的「损之而益，益之而损」，说的是：你以为减了，其实得了；你以为得了，其实失了，也是同一个「两面都带着」。这样读，后半章是前半章在人事里的落脚，两半是一回事。

**另一种连法：**请注意「而王公以为称」这个「称」字。「称」，是称呼、名号。王公们把「孤寡不穀」拿去当自己的**正式称呼**。这样一来，本来是自我贬低的话，变成了官方的、人人都得这样说的**套话**。每个王公都要自称「孤」，就像今天人人都要在发言开头说「本人才疏学浅」。当谦虚变成了一个全国统一的格式，它还是不是那股「冲气」？这就是第一章批评的「常名」：一个本来活的态度，被立成了一个固定的称呼。

这两种连法，一个把后半章读成前半章的应用，一个把后半章读成前半章的反面。**两个读法，用的是同一个「称」字。**　书里没有写哪一个对。第三十九章也有「侯王自称孤、寡、不穀，此非以贱为本邪」（王弼本；河上公一系的本子作「自谓」），那一处明显偏向第一种；这一章里的「以为称」，却留着第二种的缝。这条缝，本书不替它缝上。

### ◆ 扎手处之三：教父

最后三句，是整章最扎手的。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先看「强梁者不得其死」。「强梁」，是强横、逞强的人。「不得其死」，是不得好死。这句话的口气，很硬，像是一句咒，或者一句吓唬人的话。

接着，老子说：「我要把这句话当作教的根本。」

请想一想，这是一部批评「统一」、批评「常道」的书，它的作者在这里说了一句「我要拿这句话当第一条教」。这不就是在**立一条教**吗？这不就是在做它所批评的事吗？

读到这里，有人觉得是不是自相矛盾，也有人觉得，这句话其实正是自知：老子知道自己在教，所以才说「人之所教，我亦教之」，我和别人一样在教；只是他挑的「教父」，是一句关于**不要强硬**的话，是一条拿来**反对一切硬教条的教条**。

这个读法有它的聪明，但我们不必赶着替书圆场。看帛书：「亦议而教人」，「我将以为学父」。帛书里这位说话的人，是在**斟酌**，是在说「我议过了，把这句话当作学的根本」。通行本的「我亦教之」则显得更直，更像在宣布。

这三句，一边是「议」，一边是「教」；一边是「学父」，一边是「教父」。**同一个意思，在不同的本子里，有的偏向一起商量，有的偏向宣布。** 这正好是这本书要找的「缝」：一部教人柔的书，每一代抄写人是怎样一点点把它写硬或写软的。

### ◆ 涌现：数数的人，也在数里

现在可以把前面这些放到一起。

第一，「道生一」，说的是道的运行走到了「没断」这一步。一是运行被摸到、被气感到的样子，不是另一个起点，所以和「一是没断」并不冲突。

第二，「一生二」，如果跟着庄子、王弼读，是第一次提笔：一旦把那个「连着」的东西叫作「一」，**被叫的**和**叫的**就是两样了。差异是这样出来的，不是从外面飞来的，是从「说」的那一刻出来的。差异一出来，接着就有差异与差

异之间的关系，这样一层一层长下去（本书后面把这样一层一层长出来的东西，叫作「差异序列」，这个词在这里的来处，就是这一串「二」「三」）。

第三，「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每一样东西，身上都带着它的另一面；它们不是被一个外面的手「调和」的，是借着那口一直在动的气，自己达成了「和」。这样的「和」，不是整齐，是**分了，仍然连着**。

把这三层放到一起，这一章讲的是一个很家常的道理：**差异不是毛病，是长出来的东西；「和」不是消除差异，是差异之间还保持着连**。

可别忘了前面那几个扎手处。这个读法太顺了，顺得有点可疑：它把「阴阳」「冲气」和「差异」「连着」一一对上了。我们得承认，**这是本书的读法**，原文没有一句说「二是差异，和是连着」。如果把「差异」「连着」这些词都拿掉，剩下的还能站吗？剩下的是：数数，是从说开始的；万物各自带着相反的一面；气在两者之间动着，没有谁在上面摆平；最高位的人，嘴上挂着最低的字。这些话，不靠任何术语，也是站得住的。这才是可以放心的部分。

这一章，在五环里，是**分**，也是**柔**：分，是「一生二」；柔，是「冲气以为和」。

### ◆ 回落：老面为什么要喂，气为什么要摸

现在，回到姥姥那碗老面上。

前面说，「一」是运行被摸到的「没断」。那第三十九章的「得一」、第十章的「抱一」，为什么还要「得」、要「抱」？既然道一直在运行，「没断」不是自己就在吗？

老面告诉我们：**不是自己就在**。　老面是上一回的面里生出来的，可生出来之后，如果不喂、不护，它会变成一碗死的酸水。「没断」也一样。它是一个**要**

**不断去接上的状态**。第三十九章说：「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天失了「一」，就要裂；地失了「一」，就要发（一般解释是崩塌、散开）。裂，就是「没断」断了。所以「抱一」「得一」用的是动词：这个「一」，是一件要一直做的事。

再看老面的另一面：它是**摸**得出来的。姥姥不看，不称，只用手在面团上按一按，面按下去弹回来多慢，面里的孔多密，酸味到了哪一步，手一摸就知道。这是中华路子上的「知」：不是站在外面看一个整体，而是手伸进去，感到它的连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书里说「一」，总是在说抱、得、守、混，而不是说「看见了一」。

（关于这一章，后世有注者把「道生一」读成万物最后都「归」到一，那是另一种读法。它是否把一个「向外长」的句子读成了「向内归」，我们没有核实相关注文，这里不下判断。）

### ◆ 再停一下：这一章为什么让人觉得「顺」

读到这里，有必要提醒自己一次。本书的读法，把「道生一」读成运行，把「一」读成摸到的连续，把「二」「三」读成差异和关系，一路读下来，非常顺。顺得过头，就该警惕。

做个检验：把「运行」「连续」「差异」这些本书的词统统拿掉，剩下的话是什么？剩下的是：数数是从说开始的；万物各自带着相反的一面；有一口气在其间动，没有谁在上面把它摆平；最高位的人，嘴上挂着最低的字眼；后面还有一句让人不太舒服的「不得其死」。这些话没有任何术语，仍然站得住。所以本书的读法是**在这些话上面又盖了一层**，不是这些话本身。读者可以只要下面那一层。

## ◆ 放回日子里

设想有这样一位老先生，七十多了，要请几位老同学吃饭。他铺开红纸，一笔一画写请柬，写到一句：「寒舍备薄酒一桌，恭候光临。」

孙女在旁边看着，问：「爷爷，咱们家哪里寒了？你订的是那家最好的酒楼，酒也是你收了好几年的。」

爷爷笑了笑：「话是这么说的。」

「那为什么不直接说？说'我订了最好的酒楼，请你们来吃'？」

爷爷放下笔，想了想。他说，他小时候，听大人这样说话，只觉得是礼貌。后来自己也这样写，写了几十年，早已不去想「寒」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个格式，像信封上写「台启」。

孙女说：「可是如果大家都这样说，那这个'谦虚'就不是真的了呀，只是一个格式。」

爷爷说：「也不全是。你看——」他指了指请柬，「我要是真写成'我订了最好的酒楼'，他们反倒要笑我。可你看这个'寒'字，它是个格式，可是它也提醒我：请人吃饭这件事，我心里是想把自己放低一点的。格式是死的，我心里放的那一下，是活的。」

这位爷爷说的话，不一定对，但他碰到了这一章最扎手的地方：**一个本来是活的态度（我把自己放低一点），被人人使用之后，变成了一个格式（孤、寡、不穀）。格式里，还有没有那个活的？**　　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要看说话的人，当他写下「寒」的时候，心里有没有真放下那一下。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母亲，有两个儿子：哥哥十一岁，快上初中了，弟弟六岁，刚读完幼儿园大班。

暑假头一天，她在电脑上排了一张时间表，打印两份，用磁铁吸在冰箱上。七点半起床，八点早饭，九点到十点半是「学习时间」，十点半到十一点半是「户外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是「阅读时间」，晚饭后半小时「自由活动」。哥哥和弟弟，一人一份，内容一样，只是弟弟那份的「学习」是写大字、数数，哥哥那份是写作业、读课外书。

她排的时候，心里很得意：公平，清楚，孩子要的是规律。

头三天，哥哥照着做，做得整整齐齐，只是眉头一直皱着。弟弟只做了第一天的上午，第二天上午在「学习时间」里把拼音本卷成了一只望远镜，从沙发这头瞄到那头。

第四天中午，母亲发火了。弟弟哭，哥哥在一旁说了一句让她愣住的话：「妈，凭什么他不写字也没事，我就得写？」

她一下子明白了：公平，在两个孩子的耳朵里，意思就是**一样**。她排的这张表，用「一样」来维持「公平」，结果是把两个孩子都弄得不对：哥哥被拽成了「小大人」，弟弟被拽成了「小号的哥哥」，两个人互相看着对方，不是在看自己的时间表，而是在看对方有没有被多放过一点。

她想了一晚上，第二天重新做了两张表：不再一样，一人一张。哥哥的上午长一点，要写作业和读书；弟弟的上午短，多出来的是「随便玩」。

这一下，哥哥更不高兴了：「那他是不是就什么也不用做？」

这个难处，才是这一章真正的难处。**把两个人排成一样，不对；把两个人排成不一样，也不对。** 一样，伤了弟弟；不一样，伤了「公平」。这个时候，书里那句「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对她有什么用？

她后来做了一件小事。她在两张表的末尾，加了一段：**晚饭后半小时，两个人都不看表，都在客厅，由他们两个人自己商量怎么过。** 不是「自由活动」，因为「自由」的意思就是各玩各的；而是**两个人要一起，但内容由他们自己长出来**。

头几天，这半小时糟透了。第二天，两个人吵了二十分钟，是为了到底玩什么；第五天，哥哥把房门关上，说「我不想跟他一起」。她数过，二十天里，一共吵了四回，哭了三回。

她差点退回去。到第十天，她又想：算了，还是都按表走，省心。

第十二天的晚上，转机来得很小。哥哥一直爱画地图，画他想象中的岛。那天他在客厅地板上摊开一张大纸，弟弟爬过来，指着纸上的一块地方，问：「这里有宝藏吗？」哥哥本来想说「走开」，却说了一句：「那你来藏。」

弟弟拿了一枚硬币，藏在沙发垫子下面，让哥哥在地图上画出「宝藏的位置」，然后哥哥再按图去找。弟弟藏得不好，哥哥画得很粗心，两个人的东西对不上，又吵，又重来。

那个暑假的最后一周，母亲发现了两件她事先没料到的事。一件是，弟弟能连着四十分钟趴在阳台上看蚂蚁搬家，一动不动，六岁的孩子，能有这样的耐心；另一件是，哥哥傍晚会偷偷到楼下跳绳，跳得满头汗，因为他其实一直憋着想动。**一个文静的孩子身上带着野，一个野的孩子身上带着静。** 这就是「负阴而抱阳」，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和自己的样子相反的那一面，只是平常被一张表给盖住了。

这里还有一个她没想到的分支：假如那半小时里，两个孩子吵得最凶的那一天，她冲进来裁判，说「哥哥让着弟弟」，会怎样？大概当晚就太平了，但那半小时从此就变成了「妈妈来评理的时间」，两个孩子学会的是向她告状，不是互相商量。她那天站在客厅门口，手已经伸出去了，又收了回来，在厨房里数了二十下，才听见里面声音自己降下去。

她想起，当年弟弟出生那天，哥哥坐在医院走廊里，一直问：「是不是以后我就不是一个了？」那时候他五岁。这位母亲没有答。现在她明白，「一」变成「二」，这件事永远是第一次提笔：笔提起来的那一下，疼，也是后来一切关系长出来的起点。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层她事后才想明白的。如果她那一天没有加那半小时，而是继续在「一样」和「不一样」之间来回改表，她得到的会是一连串越来越精细的表：哥哥的表、弟弟的表、周末的表、下雨天的表。每一次修改，都是想用一个更完美的「统」，去消除两个孩子之间的不平。可是不平本来就是「二」，是「一生二」之后一直都在的东西。想把它消除，等于想让二回到一，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她后来做的，是承认它在，然后给它一个地方。

这一章对教育的提醒，不是「孩子要因材施教」这样一句现成话，而是：**在你想「统一」的地方，先留下一小块「冲气」。** 统一的时间表能保证规律，规律是好的；但规律里要有一小块空，让两个不同的人，在里面长出一个你没有设计过的东西。这块空，不是放任，是半个小时的「商量」。商量，吵架，重来，这不整齐，也不省心，可那是「和」字的真意。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奶奶，一个冬天，帮着带四岁的孙子。孙子的妈妈白天上班，早上出门前，会给孩子穿好衣服，到了晚上才回来。

那年冬天特别冷。奶奶每天早上给孙子穿衣服，总要多加一件，里头是毛衣，毛衣外面是棉马甲，马甲外面再套一件厚外套。她的理由，也是一句老话：「冻着是大事，捂着是小事。」她小时候就是这么被带大的，她也这样带大了自己的孩子。

有一天，孩子的妈妈下班回来，发现孩子后背湿了一大片，贴在内衣上。她皱着眉说：「妈，别给他穿那么多，孩子爱动，一动就出汗，出了汗再吹风，才容易着凉。」

她也有一句老话：「要想小儿安，常带三分饥与寒。」

两个人，两句老话，意思正好相反。奶奶听出了话里的责怪，心里不舒服：「我带大了你们兄妹两个，难道还不会穿衣服？」妈妈也觉得委屈：「我是为孩子好。」

那天晚上，饭桌上很安静。

奶奶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床沿上。她心里有一块地方在翻腾：难道是我错了？她又想，我带大了两个孩子，一个都没有生过大病，凭什么现在要听一个年轻人的？可她也记得，孙子上周在幼儿园午睡醒来，老师在联系本上写了一行字：「后背出汗较多，已换衣。」她当时看到，没有说话，把联系本合上了。

那天夜里，她睡不着。她忽然想到，自己的妈妈当年教她这些话的时候，用的是同一副口气，不容商量的、笃定的口气。她那时候也觉得，妈妈的话里有些地方不太对，只是不敢说。

奶奶后来说，她当时想的是，**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她这套穿衣服的办法，是她妈妈教她的，她又教了自己的女儿，现在轮到孙子，她从来没有想过要「议」一议。

第二天早上，她没有照老办法，也没有照妈妈说的办法。她做了一件很小的事：先给孙子穿好两层，在他玩了二十来分钟之后，伸手摸一摸他的后背。

后背是干的，暖的，她就知道够了。后背要是湿了、烫了，就脱一件。要是摸着凉凉的，手脚也凉，就添一件。

这个办法，其实也不是她发明的。她想起，自己抱着刚出生的女儿那会儿，婆婆就是这样，用手背贴一贴孩子的后颈，摸摸暖不暖。她是把那个动作，重新从记忆里翻出来了。

她把这个办法告诉了孩子的妈妈。妈妈笑了，说：「这个办法我们幼儿园老师也教过。」

这一个冬天，她们两个人没有谁说服谁，奶奶没有彻底放弃「多穿一件」，妈妈也没有彻底放弃「少穿一点」，她们每天早上做的，是**伸手摸一摸**。有的日子摸出来，奶奶是对的；有的日子，妈妈是对的。有一回，气温骤降，妈妈照旧让孩子穿得少，孩子回来鼻涕不停，奶奶没有说「你看吧」，只是去摸了摸孩子的手，递了一杯热水。

还有一件事，是春节前后发生的。孩子夜里咳了几声，奶奶一摸，额头有点热，精神也蔫。她没有再去翻老话，也没有再去想是谁穿多了谁穿少了，第二天一早，就和孩子的妈妈一块儿带他去了社区医院。医生看了，说了一些注意事项，她们照做。这一回，没有人争。

如果当初只是由其中一位说了算，会怎样？假如全听妈妈的，奶奶会觉得自己被撤了职，白天带孩子的时候，很可能偷偷又给他多加一件，孩子得到的是「表面听话、背后反着来」的两套规矩。假如全听奶奶的，妈妈下班后只剩下检查，孩子夹在中间，学会的是看谁在场就换一种说法。她们之所以能走到「摸后背」，是因为谁也没赢。

这个冬天快过完的时候，奶奶发现了一件她们都没教过的事：孙子自己会说了。有一天下午，他在客厅里跑了一圈，拉着她的衣角，说：「奶奶，我热了，要脱一件。」又有一天，他站在阳台门口，缩着脖子：「冷。」

两个大人一人一句老话争了一个冬天，到头来，这个四岁的孩子学会了把自己身体的话说出来。奶奶没有想到，这竟是她们两个「议」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不是谁赢了，而是孩子身上，那个一直被两句老话盖住的「我」，慢慢出来了。

「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这一章里的这一句，在她们身上变成了很具体的事：**多穿一件，有时是益，有时是损；少穿一件，有时是益，有时是损**。没有一条老话，能替她们回答「今天」。能回答今天的，只有今天那个孩子的后背。

这位奶奶和这位妈妈，都没有错。真正出问题的，是各自把一句老话当成了不用议的「教」，当成了「常」。两句老话各说各的，一个让孩子捂，一个让孩子冻，中间没有人，只有孩子夹在中间。

她们找到的办法，是一只手摸后背。这是一个「和」：不是谁的话占了上风，而是两个人借着同一个孩子的身体，一起看。

这里要补一句：孩子一旦咳嗽、发热，或者精神不好，吃不下东西，不要靠摸后背和老话来判断，该去看医生就去看医生。摸后背管的是每天穿几件，管不了病。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老郭，在老街上开了十一年的文具店，专卖附近那所小学的学生用品：作业本、铅笔、橡皮、田字格本、胶水、便宜的圆规和直尺。他对每个孩子都认识，有的孩子忘了带钱，他让他们先拿着，下回再给。

第十二年，他在城东的一个新小区门口，开了第二家店。

开店前，他琢磨了很久：怎么开？他想，第一家店是他一点一点做出来的，什么货好卖，什么货该压着，他心里有一本账。他把这本账原样搬过去：同样的货架布置，同样的进货清单，同样的价格，甚至同样的那块小黑板，上面写着「开学季，作业本买五送一」。

第一个夜晚，他坐在新店的柜台后面，开了第一张进货单。他是这样想的：**两家店的进货统一起来，量大，价低；店员也好培训；账也好算。**　这个想法没有错，进货统一，的确能省大约一成多的钱，这是他算出来的。

一个月以后，第二个夜晚。他发现，货架上的东西卖不动：作业本积了灰，一捆一捆的橡皮、圆规没人碰。反倒是第一个星期，来了好几拨年轻的爸爸妈妈，问了好几样他没有的东西：「有没有无荧光剂的本子？」「有没有适合左撇子的剪刀？」「有没有手工材料包，周末带孩子做的？」

他的店员小程忍不住说：「郭哥，这家店和老街那家，根本是两个世界。」

小程说的是真的。老街的店面对的是一所老学校，孩子们自己走路来买；新小区的店面对的是一个年轻的小区，来的人是家长，他们带着孩子，更看重的是品质和花样，而不是便宜。

那个夜晚，老郭坐了很久。他对着进货单，想起了自己第一家店刚开的时候，也有过不一样的东西：那时候他每个月会收到一两位家长，问他有没有手工材料。他那时候没有进，因为「学生的东西」才是他的店。**老街那家店里，也带着新小区的影子，只是他一直没有让它出来。**

他并没有把两家店完全分开。第三个夜晚，他拿起笔，把进货单重新画了一遍：大约七成的货是**两家共用**的，还是原来的作业本、铅笔、橡皮，这部分统一进，省下那一成多的钱；剩下三成，各家店**自己长**：新小区那家，由小程来选，

要不要进无荧光剂的本子、左撇子的剪刀、手工材料包，进多少，卖不动就退，让这家店自己写它的单子。

还有一个很小的细节：招牌。老郭本来想让两家店用同一个招牌，「老郭文具，二店」，统一样式，统一颜色。小程说：「郭哥，新小区的家长，不知道你是'老郭'，也不在乎你是'老郭'。」老郭犹豫了几天，最后新店的招牌，写的是小区的名字加上「文具」，只在门口小黑板的角落里，用小字写了一句「老街老郭文具，同一家人」。

用这一章的话说：他没有把两家店拽成「一」，而是把「一」留成了**共同的底子**，在底子上，让每家店带着它自己的「阴」与「阳」，自己长出它的样子。七成是同的，是「和」的根；三成是不同的，是「和」的气。

这里面最难的，是那一成多的钱。统一进货，是真实的好处，不是借口；放弃一部分统一，意味着真金白银的损失。老郭的做法，是**不把「统一」整个扔掉，只是不让它占满**。他同意损一点（那三成的零散进货，成本要高一点），换来益（新店能卖出去它自己的东西）。这也就是「物或损之而益」：减了一点，反而得了。

这七三开，并不是一拍脑袋就成的。批发商那边先不答应：折扣是按「整批」给的，两家店要的货一样，才算大客户，货样一多、每样量一少，价格就上去了。老郭跟他磨了三次，最后算下来，只要共用的那七成还在，量也够，折扣能保住大半。批发商一边写单一边嘟囔：「你们这些做小生意的，越来越麻烦。」老郭说：「是麻烦，可我要是都一样，两家店最后只能活一家。」

家里的账也难看了几个月。新店头四个月没有赚，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几个月夜里他对着账本，有多少次想把三成砍掉。他老婆有一次问他：「你是不是后悔了？」他说：「不是后悔，是怕。」这一句话，和第四十一章改衣铺里那位嫂

子说的，几乎一模一样：做小生意的人，怕的往往不是赔，而是「这样下去，会不会一直小下去」。

假如老郭当初坚持「全抄」，会怎样？大概头两个月数字不会难看，因为货是现成的，店员也不用学新东西。但半年后，新店的房租吃不消，他会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地段不行」，然后关店。他会把一个「货不对路」的问题，记成「地方不对」，下一次开店，仍然复制。统一在这里最隐蔽的坏处，是它让失败找不到真正的原因。

一年后，第二家店开始赚钱，没有第一家赚得多，但稳。老郭的账本上，两家店有了两种颜色的页签。小程有一天对他说：「郭哥，我要是去别的地方开店，也不会照着你这家来。」老郭笑着说：「对，你要自己写。」

这一章对事业的提醒，是一句很平常的话：**复制是1到N，开分店只是复制的话，土是死的。** 但真正的功课，是在复制和长出来之间，找到一个比例。这个比例，没有书能给，只有每个夜晚的进货单能写出来。

> 带 走 的 话
>
> **一是生出来的，要有人去喂；差异是长出来的，不是毛病。统一省钱是真的，别让它占满，留一块给新长出来的东西。**

> 小　账
>
> 这一章摸到的是：分（一生二），也是柔（冲气以为和）。它教的是「万物负阴而抱阳」，靠的是「冲气」，一口一直在动、没有谁在上面摆平的气。

◆

43

第 43 章

# 水比缝细

>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 【异文】帛书甲、乙本各有残损，合起来可见「驰骋乎天下之致坚」（乙）、「无有入于无间」、「天下希能及之矣」（甲）。「致坚」即「至坚」。郭店本无此章。

设想有一对夫妻，卫生间刚装修完三个月。一天晚上，楼下的邻居敲门，指着自家天花板：湿了一大块，墨迹一样往外晕。

夫妻俩一头雾水。装修的时候，他们是花了钱的，防水做了两遍，师傅还灌水试过，四十八小时，一滴不漏。

第二天装修师傅来了。他没有先看那块湿的天花板，先蹲在这边的卫生间里，拿一把小锤子，一块一块瓷砖地敲，听声音。敲到靠墙的一个角落，声音有点「空」。他撬开那块砖，里头的防水层，看上去好好的，没破。他顺着防水层往下摸，摸到一根水管的接口，接口旁边，有一条缝，细到几乎看不见，细到需要用手电贴着照，才能看见一道发亮的细线。

师傅直起腰，说了一句让夫妻俩记了很久的话：

「你们以为墙是实的。水比你们的缝细。」

这一章，说的就是水。

## 一、这是一句最好读的话

先把话说完整。

天下最柔的东西，能在天下最硬的东西里驰骋。没有形体的东西，能钻进没有缝的地方。我因此知道，不去硬干（无为）是有好处的。不用话来教的教，不去硬干的好处，天下很少有人赶得上。

读到这里，您大概已经懂了。这是《道德经》里最好懂的一章之一。水滴石穿，绳锯木断，柔能克刚，所有人小时候都听过。老师鼓励我们「坚持」，用的就是这个道理。

可是请先停一停。**越好懂的章，越要问一句：它是不是在悄悄说一件别的事？**

先看一个很小的事实：这一章里，没有一个字是「滴」，没有一个字是「坚持」，也没有一个字是「一点一点」。「水滴石穿」这个成语是后来的人造的，它带进来的是「时间」和「毅力」，说的是一滴水**熬**过了一块石头。可第四十三章的原文，说的不是「熬」，说的是「驰骋」和「入」，说的是**一下子就进去了**，进的是「没有缝的地方」。

这两个意思，不是一回事。

## 二、「驰骋」这个字，在骑马

先看「驰骋」。

「驰」是让马快跑，「骋」是让马放开了跑。这两个字都是**骑手的字**，是人骑在马上，往前冲，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字面上是：最软的东西，**骑**在最硬的东西上飞跑。

这个画面有点霸道。

再看别的章。第七十八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用的是「攻」，是「胜」，打仗的字。第三十六章：「柔弱胜刚强。」用的是「胜」。

也就是说，在这几处，**柔被写成了一种赢的办法**，一种比刚更厉害的刚。用「驰骋」「攻」「胜」这样的字写柔，柔就好像是一个骑手、一个将军。

这跟本书一直说的「柔」，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们前面一直说，柔，是土还写得进去；是不收口；是能被别的东西改写，同时仍然连着。它的味道是**让**，是**留**。可这一章用的，是**赢**的字。

这是这一章的第一个扎手处：**同一个「柔」，一边是「留着让别人写」，一边是「骑在别人头上跑」**。

这不是说老子前后矛盾。更可能的情况是，书里的「柔」有好几层，有的地方是土的柔，有的地方是术的柔。第三十六章为什么最常被读成权谋，就是因为它偏向后者。第四十三章没有那么危险，但它的字眼，已经有一点往「术」那边倾斜了。

## 三、「无有入无间」，三个字，三种问法

再看第二句：「无有入无间。」

这五个字，读法有好几种：

**无有**：什么都没有的东西，没有形体的东西。有人说是水，有人说是气，有人说是「道」本身。

**入**：进去。

**无间**：没有缝隙的地方。

字面是：没有形的东西，进到没有缝的地方去。

还可以顺手想想第十一章。那一章说，三十根辐条凑到一个轮毂上，「当其无，有车之用」；揉泥做碗，「当其无，有器之用」。**「无」在那里不是什么都没有，是「能装东西的那一块空」**，是用处所在。第四十三章的「无有」，和第十一章的「无」，很可能是同一个东西的两张脸：一张脸是空，可以被装进来；另一张脸是空，可以钻进去。空既能容纳别的东西，也能自己去别的地方。这又是一个读法，不是定论。

这跟《庄子》的一个有名故事，放在一起看，会有意思。《庄子·养生主》里，庖丁解牛，他说：「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牛的骨节之间有缝隙，刀刃薄到没有厚度，没有厚度的刀进到有缝的地方，宽宽绰绰，游刃有余。

注意方向：庄子的是「**无厚**入**有间**」，老子的是「**无有**入**无间**」。

庄子的刀，是**找到缝**再进去。老子的东西，是**连没有缝的地方也能进去**。

这里就有一个很值得想一想的差别。我们这本书一直在找「缝」，找文本里的缝，找道理的缝，找一个人想法里的缝。我们的办法，其实更像庖丁：找到缝，然后下刀。可第四十三章说：有一种东西，它不需要找缝，**因为「没有缝」这个判断，本身就可能是错的**。

那面墙，装修师傅说它做过两遍防水，灌过水，四十八小时一滴不漏，谁都认为它是「无间」的。可水进去了。

所以「无间」，也许不是墙的性质，而是**人对墙的断定**。每一个说「这里滴水不漏」「这里没有缝」的地方，都是一个「统」的宣布：一个标准说自己是完整的、封闭的、无懈可击的。柔的东西，能进去，不是因为它找到了那个标准的漏洞，而是因为它**比标准的声明更细**。

这个读法，好看，但请当作一个读法，不要当成证明。原文没有一个字说「无间是人的断定」。

## • 四、「益」字，一路走来三个脸

下一句：「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

这里有个字值得单独拎出来：**益**。

前面第四十二章：「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那里的益，是增加，是得到，而且说得很含糊，增加不一定是好事。

再往后，第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那里的「日益」，是读书做学问一天天往上加，而「日损」才是为道的做法。益在那里，是**被放在了不如损的那一边**的。

可是这里，第四十三章，「无为之有益」：不去硬干，有好处。益，成了一件**好事**。

同一个「益」，三章里，三种脸色：第四十二章里是不一定好，第四十三章里是好，第四十八章里是要克制的那一边。

这就是本书一直说的读法：**一个字不能用一个统一的意思去读**。　你要是拿着一个「益=好」去读第四十八章，它就读不通；拿着「益=不好」去读第四十三章，它也读不通。要把每一个「益」放回自己那几句话里，看它在那里长成了什么。

在第四十三章里，益是「功用」，是「好处」，是一种**说给人听的理由**：「吾是以知」，我是因此知道不硬干是有好处的。你看，这句话是在**给无为找理由**。找理由的话，是劝的话。

## 五、「不言之教」，用话说出来的不言

最后一句：「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不言之教」在第二章出现过：「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五十六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藏不住的玩笑：这一章在用文字，一句一句地教我们「不言之教」。

白居易曾经拿第五十六章打趣老子（这个故事后面讲到那一章时再说）。放到这里，是一样的：**一部五千字的书，一章一章写着「不言」**。 这并不一定是矛盾，也许老子说的「不言之教」，不是「完全不说话」，而是不用话来立规矩、立标准，不用一个固定的「教」去拽人。书里的话，是在把一个人带到某个地方，而不是在规定那个人到了之后该怎么想。这是个说得通的读法。

再看「天下希及之」。「希」，是稀少。第四十一章有「大音希声」，第十四章有「听之不闻名曰希」。「希及之」，是很少有人赶得上，不是没有人赶得上。

这里的口气，又回到了第四十一章的「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好东西很少有人做得到。每一个这样的句子，都悄悄地把读者分成了两类，**做得到的**，和**做不到的**。

## 补一句老实话

读到这儿，请允许这本书说一句不太好听的话：这一章，是我们读到现在为止**最顺**的一章。

顺在哪里？它一个术语也不用，几句话就和书的母题贴得严丝合缝：柔、水、不收口、土还写得进去，什么都对得上。越是这样，越要警惕。按本书自己立下的规矩，做一个检验：把「柔」「土」「写得进去」这些书里的词，统统删

掉，只剩下渗水的墙、骑马的字、「益」字三张脸、「不言之教」的玩笑，论证还站得住吗？

站得住，但站得没那么满。剩下的是：**这一章其实一半是一句人人会背的格言，另一半是几个扎手的字。** 格言那一半，用不着本书的任何一个词，也讲得通；扎手的那一半，才是本书真正读出点东西的地方。读者要是觉得这章「顺」，请把「顺」的那一半当作常识，把扎手的那一半当作发现。

## • 六、涌现：一个会变形的东西，才进得去

现在把前面的扎手处放到一起看。

第一，「驰骋」这个字，把柔写成了赢，有点往「术」那边倾。第二，「无有入无间」，比「找缝」更狠：缝是不需要找的。第三，「益」字是活的，在这一章里是「好处」，是劝人的话。第四，「不言之教」，用话说，「希及之」，又分了高低。

把这四样放在一起，哪一种读法是这一章最站得住的？

也许是这个：**水能进去，是因为它每进一处，就变成那一处的形状。**

水在一个杯子里是杯子的形状，在一条缝里，是一条缝的形状，在一个石头的裂纹里，是裂纹的形状。它不要求石头变成水的形状，是它自己去变成石头要它变成的样子。所以石头防不住它：没有一个「水的样子」可以让石头去防。

这样一来，「至柔」就不是「最弱」，也不是「最会赢」，而是**最不坚持自己的形状**。它进去了，同时没有断：这一滴水和那一滴水还连着，从缝里出来的，和进去的，是同一股水。

这个读法，好处是把「驰骋」的霸气收了回来：水没有骑在石头上，水是**跟着石头的纹路走**。它「赢」，是因为它走的是石头自己留下的、连自己也不知道的路。

可是这里还得老实补一句：水也不是只有这一面。水会冲垮堤，会让地基空掉。第八章讲「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可水也能淹死人。**柔不是好。柔是能进去，进去之后是好是坏，要看进去的是什么、用的人是谁。**　　一个人如果把「柔」当成手段，一边笑着，一边一点一点把别人的底子掏空，那用的就是第四十三章的话，做的却是一件它不想做的事。

这一章，在本书的五环里，摸到的是**柔**，边上沾着一点**统**的危险。

## • 七、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面渗水的墙。

装修师傅后来把那条缝补上了，然后他又做了一件夫妻俩没想到的事：他在接口下面的墙角，留了一个小小的、能拆的检修口。

「防水这件事，」他说，「外行人总想堵死。我干了二十年，越来越不信'堵死'这两个字。水要是真想走，总会找到路。你堵得越死，它越要在你看不见的地方走。所以我现在做防水，一半是堵，一半是**给水留一条走的路**，万一漏了，让它漏在能看见的地方。」

夫妻俩听了，没说什么。后来那个小小的检修口一直留着，里头有一块可以拆下来的板。有一次下水管又出了点小毛病，他们打开那块板，一眼就看到了。

这就是这一章落在日子里的样子：**对柔的东西，不要想着堵死它，要给它留一条路。**　　你要是对水说「此路不通」，水不会听，它会换一条你看不见的路。对人心也一样。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钢琴老师，姓梁，教了二十多年的琴。她有一个十岁的学生，女孩，学了三年，弹琴的时候，总是把琴键砸得很响。每一下都像要把琴键按进地里去。

梁老师说过很多次：「轻一点。」女孩点头，下一遍，还是响。

有一个周六下午的课，梁老师决定换一个办法。她想起了一句话：不言之教。她想：我不再说了，我自己弹给她听，弹得很轻，轻到让她不得不跟着轻下来。这叫以柔克刚，水滴石穿。

这节课上，她一句「轻一点」都没有说。她坐在女孩旁边，弹一遍，弹得极轻，极柔，连呼吸都放缓了，眼睛看着女孩，意思是：你听，你听这个。

女孩盯着琴谱，没有看她，弹了一遍。比刚才还响一点。

梁老师又弹了一遍，更轻。女孩又弹，更响。

四五个回合之后，女孩把手从琴键上拿下来，放在膝盖上，抬起头，看着老师，问了一句：

「老师，你是不是故意的？」

梁老师愣了一下。她想说「什么故意」，嘴张开，却没出声。她知道，孩子的意思是：你是不是在用轻来**逼**我轻。

她沉默了几秒，诚实地说：「是。」

女孩的肩膀松了一点，好像她等的就是这一句。她说：「你轻轻的，我就觉得你在比赛。」

这个孩子说的，正是第四十三章里「驰骋」这个字的问题：**当柔被当成一种赢的办法的时候，被柔对待的那个人，是能感觉到的。**　老师以为自己是水，孩子感觉到的却是一个骑手。

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梁老师放下了谱子，问了一个她从来没有问过的问题：「你在家怎么练琴的？」

女孩说，琴在客厅，靠着电视。她练琴的时候，爸爸常常在看电视，妈妈在厨房里炒菜，有时候有抽油烟机的声音。她说：「要是我弹轻了，我自己都听不见。」

梁老师坐在那里，很久没说话。三年来，她一直在教这个孩子「轻」，却从来没有去过孩子的客厅。孩子的响，不是不肯轻，是**在一屋子的声音里，她需要听见自己**。

她事后回头想，自己错过了一个很早的信号：每一次女孩把琴键按下去，眼睛是往上看的，不是看谱子，是看旁边的门。那扇门通向客厅。三年里，她看见了这个动作，却把它归成「孩子不专心」。**一个动作被看了三年，却因为手里握着「这孩子要变轻」这个结论，一直没有被听懂**。

这是这一章里「无有入无间」的另一种读法：孩子这一整套「响」，看上去是一道没有缝的墙，怎么说都说不进去。可墙后面有一台电视、一个抽油烟机。说不进去，是因为大人没有找对她在听的**那个房间**。

接下来三个星期，梁老师没有再用「以柔克刚」。她做了三件小事：第一，和女孩的妈妈打了个电话，问能不能每天挑一个二十分钟，家里先关掉电视和抽油烟机，让她在那段时间里练；第二，在课上，她让女孩闭上眼睛，一个音一个音地弹，听这个音落下去之后，什么时候消失；第三，她把自己的琴谱上，在最

轻的地方，画了一个小小的圆圈，对女孩说：「这里是我自己也容易弹响的地方，我也要练。」

这三件事里，第二件最有意思。女孩闭着眼弹了一个长音，等它消失，等了很久，睁开眼说：「老师，它不是一下没的，是慢慢变小的，变小到我分不清它是不是还在。」梁老师说：「对。」那一刻她心里想，这个孩子的耳朵，从来没有坏过，只是三年来没有人给过她一个安静到能听见这件事的地方。

打电话给妈妈那一下，也不是顺顺当当的。妈妈在电话里愣了一会儿，说：「她爸爸晚上就爱看个球赛……」又说：「是不是她在找借口？」梁老师没有替孩子辩护，也没有劝妈妈。她只是说：「您不用现在回答。您就试一个星期，每天二十分钟，你们俩谁也别出声，就听她练。」妈妈答应试，是半信半疑的。

三个星期后，女孩没有变成一个轻手轻脚的孩子。她还是会响，尤其在紧张的时候。但她会在弹到一半的时候停下来，说：「老师，我这里想弹轻，可是我怕听不见。」

这就是一个「进去」了的信号。不是她被改变了，而是她开始**把自己的缝打开**，让老师进来。

这个故事里，柔如果是技术，就是一场看不见的拔河；柔如果是**进到对方的房间里去看**，就是另一回事。前者的老师在「驰骋」，后者的老师是水：跟着孩子的纹路走。

后来，这个孩子在年底的汇报演出上，还是砸了一个重音，砸得比谁都响。台下有人笑。梁老师坐在第三排，没有皱眉。她知道，这一下，不是退回去，而是孩子在紧张里，退回了她最老的办法。下台之后，孩子红着眼走过来，说：「老师，我是不是又……」梁老师说：「你听见了吗？」孩子说：「听见了。」梁老师说：「那比三年前强。三年前你听不见。」

教育里最容易犯的错，是把「不言之教」变成**更高级的说教**，不说话，但处处在暗示。孩子比我们想的要敏感。**不说的教，如果心里还攥着一个要孩子变成的样子，孩子能听见。**

##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师傅，姓常，五十五岁，在一所中学的食堂里掌勺，每天从早上五点半站到下午两点，一口大锅，一把大勺，一年到头。

他的肩颈早就不对劲了：抬手去拿灶台上方的锅盖，肩膀里「咔」地响一声；晚上睡觉，右臂有时发麻。他老伴一直劝他：每天晚上做做拉伸，网上有视频。

春天，他听进去了。他在一个周日的早上，下定决心，打开手机里的视频，从头到尾做了四十多分钟，压肩，拉背，转颈，使了很大劲，咬着牙，心想：一次补个够。

下午，他的右肩疼得抬不起来。

他在家躺了两天，老伴没有骂他，只说了一句：「你这个人，要么不做，要么往死里做。」他去了社区医院，医生检查了，说是拉伤，让他休息，之后别猛做，还说了一句他记得很牢的话：长期不舒服、睡觉发麻的，来复诊，别自己硬扛。

他躺着的那两天，心里很憋屈。年轻的帮厨小孙去健身房练得满身肌肉，拍着他的肩膀说：「常师傅，你这个岁数，要练就得狠，不狠没用。」他知道小孙是好意，可他刚被「狠」伤了一回，没有力气跟人争。老伴那天只是默默地给他热了一块膏药，没说「我早说过」。

整个夏天，他什么也没做。肩膀还是那个肩膀，在大锅前，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一抬手「咔」一声。

秋天，老伴给他出了个主意，说的是一件很小的事。她说：「你不是天天要等水开吗？」

灶上那口煮汤的大锅，从加水到烧开，要等一分半钟到两分钟，他每天要等十几次。这些时间，他都是站在那里，看着锅，一动不动。

老伴说：「你就在这个空里做。不用拿视频，不用换衣服，就一件事：一只手扶着灶台边，另一只手慢慢画圈，画几个，水就开了。」

这就是这一章里的「无有入无间」：他的一天，看上去是一堵没有缝的墙，从早到晚排得满满的，哪里有时间做什么拉伸？可那两分钟的「等水开」，是一条细到没人注意的缝。他不需要另外挤出时间，**水进去的，是原来就有的、被他一直当成没用的缝**。

她还补了三条规矩：一，不能超过画圈的几个，水一开就停；二，肩膀只要觉得有一点「拽」，就收，不要去找那个「到位」的感觉；三，不准跟别人比，也不准跟自己的昨天比。他笑她订的规矩比食堂的还多，却都记住了。

他试了。头几天，学生们排队打饭，看见他一边等水开一边转胳膊，有个孩子忍不住笑。他也没管。

冬天的时候，老伴问他肩膀怎么样。他想了想，说：「没有变成年轻的肩膀。可是我昨天去拿上面的锅盖，那一声好像比去年轻了。」他又补了一句，「不过我也不敢说准，天冷了，我穿得多，说不定是我的错觉。」

这句话，值得留下来。**他没有说「我好了」**。　他说：「我好像松了一点，也不敢说准。」

老伴那一年也有变化。她不再催他「你今天做了没有」，而是在他下班回家，随口问一句：「今天等了几回水？」这是一个很小的问法，把「该不该做」

换成了「碰上了几回」。他有时候说「十二回」，有时候说「记不清了」，她从来不追问。他说，正是因为不用向她交账，他才没有放弃。

这是柔的东西进去之后的样子：不会一下子带来奇迹。也不要一下子去证明什么。一年下来，只有一个很小的差别，而这个差别，他自己也不敢用大话去说。

这个故事里，那个周日早晨的四十分钟，是「驰骋」：用很大的劲，一次补够，骑在自己的身体上飞跑，结果身体不肯。后来那些等水开的两分钟，是「水」：每天十几次，每次一点点，没有哪一次值得记下来。

这里得说一句：**柔的办法，不是什么都能解决。**　如果肩颈麻木越来越重、疼得夜里醒、手臂无力，这些不是「等水开转转胳膊」能管的事，该看医生就看医生。一点一点，是对日常的僵，不是对病。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社区工作者，小范，二十八岁，在一个老小区的居委会里做事。小区建了三十多年，六层楼，没有电梯。楼里住了很多老人，有的七十多岁，每天要爬五层楼，有一位八十岁的老太太，两年多没有下过楼。

今年，居委会接了一个任务：为这栋楼加装电梯。要装，就得楼里的业主们大多数同意才行，而最难办的，是一楼的住户。

一楼住着一位姓魏的老先生，七十一岁，不肯签字。

头一个星期，小范按规矩办事。她准备了漂亮的材料，贴了公告，开了两次会，讲了电梯的好处，讲了政策，讲了补贴。会上，大多数人点头，老魏坐在最后一排，不吭声。散会后，她追上去，老魏说了一句：「我一楼，用不上，还挡我窗户，吵我睡觉。你们楼上的好，我不好。」

她回去想了想，第二周又去了一次，带着「补偿方案」，说可以给一笔补偿费。老魏的脸一下子沉下去：「你们是想拿钱买我的窗户？」门关上了。

她这时候才明白：自己前两周做的，是在**敲一面墙**。公告、会议、补偿，都是对一个「不签字的人」做的事，她在对付一个「反对」，而不是在听一个人。她越敲，墙越实。

第二周的周会上，街道那边也在催。主任在周会上说，这个楼是今年的重点，月底要有进展，最好能报上一个「签约率」。小范坐在会议室后排，知道自己手里那个数字，卡在一个人身上。会后主任把她叫住，问：「那个一楼的，你还没搞定？不行就让楼长再去压一压。」

她那一刻很想答应。因为「压一压」是最省力、最快的办法，也最像「工作」。她说：「主任，您再给我两周，我去一趟他家，不带材料。」主任皱了皱眉，说：「两周，不能再多了。」

第三个星期，她换了一个办法。这回她什么材料也没带，只带了一个卷尺。她敲开门，对老魏说：「魏叔，我想在你家坐一会儿，看看你的窗户。」

老魏不是很情愿，可是让她进去了。那是一个下午三点，厨房的窗户正对着拟建电梯井的位置，只隔两米半。阳光从那个窗户进来，在餐桌上落了一块亮亮的方块。老魏的老伴去世三年了，他每天下午就坐在那块光里喝茶，看报纸。

小范在那里坐了四十分钟。她没有谈电梯，只问了问窗户的朝向、光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走。老魏话多了起来，他说起老伴，说起这扇窗，说这是整个屋子里最亮的地方。

小范走的时候，说了一句：「魏叔，我明白了，电梯挡的不是窗户，是你的那块光。」

老魏没有说话。

她回去之后，找了设计单位，问了一个问题：电梯井能不能往楼梯间的另一侧挪一米多，躲开那个窗户？设计的人说，可以，可是要多花一些钱，还要拿掉楼下一个自行车棚的位置。

这又是一个新的难关。多花的钱谁出？自行车棚是三楼几户人家在用，他们不乐意。小范又一家一家去谈。这一次，她没有讲道理，她一家一家去看了他们自行车的存放情况，帮他们找了另一处地方，用的就是同一个办法：去坐，去看，去问。

最后，那位八十岁、两年没有下过楼的老太太，听说了这件事，让儿子给居委会送来了一笔钱，说是「我出一点，别耽误了」。

第四个星期，老魏签了字，附了一条条件：电梯井挪位置，施工期间有噪音的时间，要提前告诉他。这两个条件，居委会都写进了协议。

不过这件事没有圆满到底。三楼有一户人家，因为自行车棚的位置问题，到最后还是没有签。电梯装上了，那一户的老人，还是要走楼梯。小范后来说起这件事，没有笑，也没有说「你看，做好了」。她只说，没做完。

故事快到尾声的时候，小范在居委会的小黑板上写了一行字，不是给业主看的，是给自己：**「别急着说服，先去坐一坐。」**　　主任路过，看了一眼，说：「你这是在给自己立规矩。」她说：「我怕我自己又变成上一个我。」主任笑了笑，没说话。第二天，她在黑板的下面又添了一行小字：**「但也别坐得太久。」**两周的期限，是真的；老人们等电梯，也是真的。柔不是慢的借口。

这个故事里，值得放在这一章旁边看的，有三件事。

第一，老魏不是一堵没有缝的墙。「不签字」看起来是一整块硬邦邦的反对，里面却有一条缝，是一块下午三点的光。所谓「无间」，不过是外人没有走进那间厨房。

第二，水进去了，水**也变了形**：电梯井挪了一米多，设计变了，方案变了，自行车棚变了，连谁出钱都变了。小范以为自己进去的是老魏的缝，其实她带进去的方案，也被老魏的缝改写了。柔的东西，进去的同时，也被写。**这是柔和「驰骋」最大的不同：骑手不会被马改变，水会被石头改变。**

第三，到最后，还有一户没有被「进去」。这个结尾要留着。第四十三章最后说「天下希及之」，是**很少**，不是**没有**。有些缝，水进不去，或者暂时进不去。柔的人，要能承认这个。

> **带走的话**
>
> **水能进去，是因为它每进一处，就变成那一处的形状。对柔的东西，别想堵死，给它留一条路；用柔的人，先想想自己肯不肯被改。**

> **小　账**
>
> 这一章摸到的是：柔，边上沾着一点统的危险（「驰骋」那个字）。它教的是「无为之益」，靠的是「进到对方的形状里去」；而「驰骋」二字，又让柔有一点像术。

◆

44

第 44 章

# 半夜里的警报

>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 【异文】郭店甲组有此章，据维基文库的转录作「厚藏必多亡」（字序与通行本不同），帛书、北大简作「多藏必厚亡」；这是转录，不是图版，故不据郭店个别字下判断。帛书甲本残损，从残存字看，作「……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故」落在「知足」之前。

设想一个小区，半夜里响起了消防警报。

那是一次演习，事先在业主群里通知过，可是真到了夜里两点，尖厉的声音一响，楼道里还是乱成了一锅。人们披着衣服、趿着拖鞋往下跑，手里各自抱着东西。

一位中年男人，怀里抱着一只铁盒子，里头是存折、房产证和户口本。一位年轻人，只攥着手机，连鞋都穿反了。一个六十多岁的阿姨，光着脚，怀里是一只吓得发抖的猫。一对夫妻，一人夹着一个睡得迷迷糊糊的孩子，什么也没拿。三楼有个小伙子，下楼的时候还拎着一只箱子，是前两天抢来的促销活动赠送的，一台电饭煲，没拆封。

站在楼下的草坪上，有人看着有人，忍不住笑了。笑完，又有一点不好意思，因为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在那一分钟里，自己抱的东西，说出了自己没说出口的排序。

这一章开头，是三个问题。**先请您别想，快速地答：**

名和身，哪个跟你更亲？身和货，哪个更要紧？得到和失去，哪个更伤？

您也许答得很快。可这一章接下来要说的，大半是：这三个答案，您在半夜的警报里不用想，在白天的日子里，却往往答反。

## ◆ 三个「孰」

先看这三个问题怎么问的。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每一问都用同一个字：**孰**，意思是「哪一个」。哪一个更亲，哪一个更多（这里的「多」是更重、更要紧），哪一个更伤（「病」是祸害、毛病）。

三个问题里，名、身、货，是三样东西：

- **名**：名声、名号，别人嘴里叫你的那个样子。
- **身**：你这个活人，这具身体，这条命。
- **货**：财货，钱和东西。

读到这里，有一件事值得留心：名和货，都是**别人可以数的**。名，是别人嘴里数的；货，是秤和账本数的。只有身，是你自己一个人带着，数不出，也交不出去。

这是本书的一个读法，不是原文说的。原文只问了三句「哪一个更亲」。

还有一件容易被忽略的小事：这三个问题，用的是三把**不同的尺子**。第一问问的是「亲」，是远近，是你跟它的关系；第二问问的是「多」，是轻重，是分量；第三问问的是「病」，是祸害，是伤到哪里。三个问题没有放在同一条线上量。也就是说，你没法把名、身、货、得、亡，各打一个分，加起来排个队。**每一问，都要拿它自己的尺子去量。**　这一点，和导论里说的「不能用一个统一的语义读」是同一个意思：连排序的办法，书也没有给一个统一的。

再看第三问，「得与亡孰病」。大多数人会立刻回答：失去更伤。可是请注意这个问法：它把「得」也放到了「病」的位置上，让你想一想：得到，会不会也是一种伤？

答案不在前三句里，而在第四句：「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 ◆ 甚爱，大费

「甚爱必大费」，**太爱**一样东西，一定要花大代价。「多藏必厚亡」，**藏**得多，丢得重。

这一句要紧在「是故」两个字。通行本里，「是故」站在这一句的前面，意思是：前面那三个问题，你想明白了，**所以**就该明白：太爱要付大价钱。

不过，帛书从残存的字看，「故」落在后面：「甚爱……亡，**故**知足不辱」。如果这样，那么「知足不辱」是从「甚爱必大费」推出来的结论，前三个问题就成了铺垫。这两种安排，差别很小，但读感不同：通行本，是三个问题合起来推出一个警告；帛书，是一个警告再推出一个办法。

再看「费」和「亡」这两个字。「费」是花出去，「亡」是没有了。花出去的是什么？不一定是钱。一个人如果太爱某样东西，他为了守着它，花掉的往往是**别的**：时间、精神、睡眠、关系。至于「藏」，藏起来，就是不让它流动、不让它变，把一样东西关起来护着。第四十二章讲「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这里讲的，就是一种「益之而损」：越想守住，越是把活的变成死的，守到最后，连它也没了。

## ◆ 名，在第三十二章里先出现过

要看出这一章的深一点的地方，得翻回前面。

第三十二章里有一句话：「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开始有了名字，名字有了，就应该知道止，知道止才不危险。

请对一下第四十四章的最后一句：「知止不殆。」

两处的「知止」，是同一件事。而第三十二章的「知止」，是紧跟在「始制有名」后面的。也就是说，在老子的这部书里，**「名」一出现，「知止」就跟着出现**。

这是一条线索。它说的是：名这个东西，本身带着一个往前冲的力量，一旦有了名，就会想要更多的名，想要把名越做越大，越立越正。第四十四章第一问「名与身孰亲」，问的不只是「名声重要还是身体重要」这么简单，它是在问：**那个被别人叫出来、被立起来的样子，和活着的你，到底哪一个更是你？**

回到本书导论里的画面：名，是线头；身，是那一团连着的丝。线头被别人攥住了，一拽，身就被拉着走。

### ◆ 扎手处之一：知足，是对谁说的

现在看这一章最著名，也最危险的一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知足不辱」，知道够了，就不受辱。「知止不殆」，知道停，就不遇险。「可以长久」，所以能长久。

这几句话，后世说了两千年。它成了一句典型的处世格言，印在年历上，挂在墙上，写在祝福里。

可是请想想，这句话如果被一个人拿去**对另一个人**说，会发生什么？

对一个想多挣点钱的穷人说「知足常乐」，对一个受了委屈的人说「知足不辱」，对一个想往上走的年轻人说「知止不殆」。这样用，格言就变成了让人不要想要更多的办法，成了一种很温柔的压人。

这不是第四十四章原来的用法，至少，从上下文看不出是。注意这一章问的是「名与身」「身与货」，谈的是**名和货比身重不重要**，不是「你该不该多要一点」。而在《道德经》里，说话的对象，常常是侯王、圣人、治国的人，不是穷人。第四十六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这是对掌着大权的人说的，说你要是贪得无厌，会招祸。

所以「知足」在原文里，更可能是对**手里攥着很多的人**说的话，提醒他们别再攥，而不是对**手里什么也没有的人**说的安慰。这个说法，是个推测，因为书里没写它的听众。但我们至少得知道：同一句话，换一个人说，味道完全不一样。

顺便说一句，这一章里的「辱」字，也是一个「一路走来三个脸」的字。这里的「知足不辱」，辱是受辱、丢脸；第二十八章「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辱是低处、卑下的位置，是**要主动守着**的；第四十一章「大白若辱」，辱又被不少人读作「污黑」。同一个字，一处是要避开的，一处是要去守的，一处是一种颜色。想在八十一章里用一个固定的意思去读它，是读不通的。

第三十三章还有一句：「知足者富。」这里的「富」，已经不是账上的数目了，是一种**自己感到够了**的状态。富的标准，从外面搬到了里面。这一搬很要紧：它把「够不够」的尺子，从别人手里拿回了自己手里。可也正因为这样，这句话最容易被拿去哄人：**既然够不够是你自己觉得的，那你觉得够就行了**。

再往后看，这一句里有一处，让人不太舒服：「可以长久。」

「长久」，是一个**回报**。知足，知止，所以能够长久。这就好像是在说：你这样做，是有好处的，好处就是活得久、保得住。这样一来，「知足」就成了一笔**划算的买卖**：我少拿一点，换一个长久。

按照本书的读法，这是这一章最像「处世术」的地方，也是最勉强的地方。前三个问题，是活的：名和身，哪个亲？这是一个让你停下来的问题。到了最后一句，却变成了一个劝你的**理由**。理由一出来，问题就死了一半。

这是我们读这一章的老实感觉：**前三问是活的，后面的格言是硬的。** 如果只读前半，这一章非常好；读到最后一句，会有一点「这话我在哪儿听过」的疲倦。

### ◆ 扎手处之二：甚爱，和婴儿的手

还有一处，需要放到别的章里去对。

第五十五章，讲婴儿：「骨弱筋柔而握固。」婴儿的骨头是软的，筋是柔的，可是手握得很紧。

这和第四十四章的「甚爱」，不是一回事吗？婴儿握得那样紧，不也是「甚爱」吗？

两个「握」，为什么一个是赞美，一个是警告？

一个可能的区别是：婴儿的握，**是柔的握**，指头是软的，它握住的东西，可以换，可以放开，转个身就握住了另一样。「甚爱」的握，是**僵的握**：它要守，要藏，要不丢，一旦被碰，就慌。婴儿握一根手指，你抽走，他哭一声，转头去握别的，没有伤；一个成年人握着一份名声，你一碰，他整个人都要垮。

这是一个读法，不一定是原来的意思，但它给了我们一个检验：**你握着的东西，你放得开吗？** 放得开的，是柔的握；放不开的，是甚爱。

## ◆ 涌现：藏，是让土停止流动

现在可以把这一章的几个线头收拢。

「名」是被别人叫出来的固定样子，「货」是被数出来的固定量，这两样，都有一个特点：**它们可以被攥在手里**，被藏、被守、被记在账上。「身」不一样，身是活的，在变，在老，在消耗，没有哪一刻是固定的。

当一个人把名和货看得比身还重，其实是在用一个**固定的东西，去换一个活的东西**。他为了名，熬夜；为了货，不歇；为了守住名和货，不敢放手。结果是：固定的越来越多，活的越来越少。这就是「大费」「厚亡」：花掉的是身，亡掉的，最后也是名和货赖以存在的那个人。

如果用本书的话说，**一个人的土，被拿去种了「名」和「货」，种得太满，不再有地方留给自己**。　土的柔，是留一块空；甚爱，是把土种满，连一寸空地也不留。

要补一句公平话：名本身不是坏东西。第三十二章说「始制有名」，名是第一次提笔，是一次必要的「分」。没有名，我们连「他是谁」「这是什么」都说不了。出问题的不是名，是**甚爱**，把一次分出来的线头，当成了整团丝；把别人嘴里的那个样子，当成了就是我。

这一章，在五环里，主要碰到的是**统**（名是线头），边上有一点**柔**（知足，知止，是留一块空）。

## ◆ 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个半夜的小区。

演习结束了，大家重新回到楼上。有个人在电梯里说了一句话，被另一个人记住了：

「你看，真着火的时候，谁也不会去抱那台电饭煲。」

这话是笑谈，也是真话：**在一分钟之内要命的火面前，所有人都知道排序。**孩子在最前面，猫、手机、证件，各有各的位置，名声和钱财，根本排不上。

可这正是这一章最有意思的地方：为什么半夜里不用想就能答对的题，白天里就答错了？

因为白天的火，是**慢火**。它不响警报。加班一晚，累一晚，不碍事；带病上班一周，也不碍事；为了一个头衔多应酬一年，也不碍事。每一次，都只是烧掉一点点，每一次，都能找到理由说「下次再注意」。它一直烧，没有一次响铃的时候。

第四十四章问的三个问题，对于半夜的火，是不用问的；对于日子里的慢火，才是真正需要问的。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父亲，在一家外贸公司做业务，女儿小禾，十一岁，读五年级。他们所在的城市，小升初要看一份「简历」，各所学校面谈的时候，会翻一翻孩子的奖状和证书。

家长群里有人发了一份清单，叫「小升初必拿的六个奖」：英语口语比赛，数学思维杯赛，书法比赛，少儿编程等级，演讲，绘画。有家长说，这六个拿全了，面谈的时候，底气不一样。

这位父亲不是狠心的人。他只是在下班的地铁上，把那份清单看了一遍又一遍，心里有一点怕：别人家的孩子都在拿，我家孩子不拿，是不是亏了她？

于是他一口气给女儿报了六个。周六上午两个课，周日上午一个，周日下午一个，其余的挤在晚上。每个星期，他在冰箱贴着的日历上，用红笔写得满满的。

小禾是个好孩子，没有闹。三个月里，她拿了四张证书，有两张是一等奖，父亲把它们放进了一个透明的文件夹，一页一页，插得整整齐齐。

有一天夜里，他来给小禾收拾书桌，从床底下发现了一个旧本子。是女儿从八岁起就在写的「昆虫笔记」。本子里画着蚂蚱的腿，一条一条，旁边标着「后腿有六节」；画着蜗牛吃叶子，旁边写着「吃了十七分钟，没吃完」；还画着一只翻不过身的瓢虫，旁边写：「我帮了它一下，它没说谢谢。」

翻到最后一页，日期是二月。

现在是五月。

那一晚，他在床沿上坐了很久。他想起小升初的清单，想起红笔写的日历，想起这三个月里女儿的话越来越少。**他用爱，换来了一份简历；而简历背后，是女儿的一整个春天。**

这就是「甚爱必大费」。他不是不爱女儿，恰恰相反，是太爱了，爱到怕她吃亏，怕到恨不得替她把所有的路堵好。费，是他没有算进去的代价。

第二天晚上，他做了一件事：拿出一张A4纸，画了两栏。左边写「这个证书能换来什么」，右边写「为它花了多少个小时」。他把六个项目一个一个填进去。他发现，右边的数字，每一项折下来，大约要占女儿四十个小时的周末。

他又去问了一位在小学教书的朋友。朋友说得很实在：这个城市里，有几所学校确实会看英语和数学，其他的，往往只是锦上添花，有当然好，没有也不至于。

这位父亲没有马上砍掉所有。因为奖状不是空的：在他的城市里，那两张的确有用。他就保留了英语和数学，另外四个，他和女儿一起商量着停了。

然后他做了第二件事：他把女儿的昆虫笔记拿出来，问她愿不愿意把它带到面谈上去，不是作为「奖状」，而是作为「我喜欢的东西」。小禾愣了一下，说：「这个又没拿过奖。」

他说：「没拿过奖，可是它是你的。」

除了这张纸，他还做了一件让自己有点难为情的事。他问了女儿：这六个里头，你自己想留哪个？小禾想了很久，说：「我想留绘画。」他说：「绘画拿不到什么奖。」她说：「我知道。」

他最后没有答应。绘画是被砍掉的那四个之一，因为他当时觉得那是一个最不「有用」的。可是几个星期后，他回头想起这件事，心里发紧。他没有把它补回去，但他把「想留哪个」这个问题，记在了心里。**孩子想留的那一个，和父亲算出来该留的那两个，不是同一个。** 这也是一笔账，他没有算完。

更重要的是第三件事，也是「知止」的部分。他问自己：我到底该停在哪里？他想了很久，最后订了一条规矩，写在日历的一角，用的是蓝笔：**每个星期，留一个上午，不安排。** 不报班，不补课，不练习。那个上午是孩子的，她愿意睡到九点，也可以什么也不做。

面谈前的那个晚上，他还是动摇了。他在书桌前翻自己那个透明文件夹，想再找一张什么，塞进去：一张少儿编程的结业证书，一张没有排名的参与奖。他拿出来，摆在桌上，对着看了很久。小禾端着一杯牛奶路过，看了一眼，说：「爸，那个不算的，你上次说过的。」他说：「万一……」她说：「这个就够了。」她把牛奶放下，从包里抽出了那本昆虫笔记，翻开最后一页，那页是三

月，上面是新画的一只椿象，旁边写着：「爸爸今天没有给我报课，所以我看了它一下午。」

他愣了很久，把编程证书放回了文件夹最里面，没有再动。

这个故事里，没有说小禾最后上了哪所学校。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有时候夜里还是会怕，怕自己砍掉的那四个，恰恰是别人家孩子拿到的。他说过一句很老实的话：「我没办法保证我是对的。我只是不想再看到那个本子停在二月。」

教育里的这一章，不是要父母「不要名」。名有它的位置：证书有用，排名有用，学校的好坏也是真的。第四十四章只是问了一个问题：**在你为孩子攒名的时候，那个本来要去攒这些名的孩子，现在在哪里？**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老康，四十三岁，在一个快递分拣中心做班组长，管着二十来个人的夜班。分拣中心有个规矩：全勤的人，月底多发三百块奖金；全勤满一年的，还能在门口的荣誉栏上挂照片，写一行字。老康的照片挂了两年，下面那行字是：「**老康，从不请假**」。

**第一周。**　星期一，他觉得嗓子痒，没在意。星期二，开始咳，夜里在分拣线上，粉尘大，咳得停不下来，旁边的小周递给他一个口罩，他戴上了。星期三，咳得胸口发紧，他想：就是个小感冒，扛两天就过去了。星期五晚上，老婆看他脸色发灰，说：「你请个假吧。」他说：「这个月全勤，三百块。再说，我是班组长，我不在，他们乱。」

这一周的早上，他坐公交去上班，总是在车上咳。一位老太太递给他一颗润喉糖，说：「小伙子，别硬撑。」他说谢谢，把糖含在嘴里，心里却有点生气，

不是气老太太，是气自己：连一个陌生人都看得出来的事，他自己非要装作没看见。

**第二周。** 咳没好，反倒夜里睡不着，躺下就咳，坐起来才好一点。白天在分拣线上，一阵一阵的，他把手捂在口罩上，走到墙角咳完，再回来。有一天，一个新来的小姑娘怯生生地问他：「康哥，你这样，要不要去医院看看？」他笑着摆摆手：「没事，老毛病，扛得住。」

他心里有一笔账。他是这样算的：请一天假，扣一天工资，加上全勤奖三百，一共损失大概六百。去医院，挂号、排队、检查，又是一天；而且，一旦请了假，「老康，从不请假」这行字，就不成立了。

这行字，在他心里，已经和他这个人分不开了。

**第三周。** 星期二的夜里，他在分拣线上咳到蹲了下去。组里的人围过来，有人给他倒水，有人要打电话叫他老婆。小周说了一句话，很轻：「康哥，你这样，我们才不敢用你。」

他没吭声。第二天，是他们组里的老赵，一个平常不怎么说话的老师傅，硬是把他拉到休息室，说：「我替你顶一晚。你去医院，明天早上我给你报个到。」

他还是去了。社区医院的医生听他咳了一阵，问了几个问题，说让他先好好休息几天，还开了检查的单子，说他的情况，要注意。（这里补一句：咳嗽拖了三周还不好，该看医生就看医生，不要靠「扛」来决定。）

医生在那张检查单上写字的时候，抬头问了他一句：「你们那个岗位，真的少你一个就转不了吗？」

他张了张嘴，答不上来。他心里清楚，答案是一个又一个班组长，从他之前就有，将来也会有。

他请了三天的假。第一天躺在家里，还总觉得心慌，手机一响就想去看。第二天，他收到了组里发来的消息：昨晚的件，全部按时发完，老赵替他顶了班，小周带着新人，一个都没落下。

他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好几遍。他突然明白了一件很不好意思的事：**他一直以为自己不在，线会乱；事实是，线没有乱。** 那行「从不请假」的字，护着的不是线，而是他自己。

这个月，他没了全勤奖。月底发工资的时候，他把那三百块的差额看了很久，但没有觉得想象中那么疼。

回来上班那天，他走到门口的荣誉栏前，看了一眼自己的照片。第二天，他没有让人把照片摘下来，只是在心里做了一个改动：以后，这行字，他不想再担着了。

这个故事里，名是「从不请假」这一行字，货是三百块的全勤奖，身是那一场拖了三周的咳。**三样东西里，名和货每个月都有人来数，身的账，没有人替他记。** 这就是为什么，半夜里响警报的时候人们很明白，而日子里慢火烧着的时候，反而糊涂。

如果他继续扛下去，会怎样？这是个没办法验证的问题。但至少有两件事是看得见的：一，他的咳嗽在分拣线上，和二十个人同在一间大屋子里，旁边的人已经开始有人清嗓子；二，三周的睡眠不好，已经让他在流水线边上，有两回差点没站稳。名和货护得住的是一个月的数字，护不住的是那个站在线边上的人。

还有一层，他最后才想起来，可是应该说：他在分拣线上咳了三个星期，粉尘里，旁边二十来个人都在听他咳。**他以为自己是在扛着，其实他是在让所有人替他扛。** 甚爱必大费，付账的，不一定是爱的人本人。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阿莲，五十二岁，住在南方的一个山村里。她开着一家竹编工坊，有八位师傅，都是村里的老人，最年长的七十一岁。他们编收纳筐、竹篮、小笸箩，每一只都是手工的。她在网上开了一家店，六年了，评分一直是4.9，没有一个差评能压住好评。

十月里的一天，一个平台做活动，把她家的一款竹筐，推到了首页。

一夜之间，订单像雪片一样飞进来。晚上十点，是八百单；半夜十二点，是两千三；凌晨两点多她被手机吵醒，一看，**四千八百单**。

她坐在床边，手在发抖。这是她开店六年来最大的一个数。她算了算：这款筐，每只赚大概二十块，四千八百只，就是将近十万块。她背着一笔建工坊时借的钱，还差四万多没还完，这一夜，就能还清。

可是她同时也知道另一个数：她这八位师傅，一天最多编一百只。十五天内发货，是平台的规定，晚了要罚，要扣流量。十五天，一千五百只，是她们的极限。

她那一夜没有再睡。天亮之前，她在一张A4纸上，画了两栏。

左边写「得」：四千八百单，将近十万，还清借款，评分上涨，店铺流量涨十倍。

右边她写了好几行，每写一行，都停一停：

- 要接下来，就得雇四十个新手，村里没有那么多会编的人，外面的人，编出来的筐形状不对，边缘会毛。
- 八位老师傅，要连着编十五天，每天十几个小时，七十一岁的那位，手上早就有了老茧裂口。
- 发货一晚，就是差评。她六年的4.9，可能一个月就掉下去。

· 平台罚款。退货。快递费。

她看着这两栏，发现了一件事：**左边的每一项，都是别人可以数的东西，评分、流量、钱。右边最重的几项，是一只手，和八十个手指头的老茧。**

名，是那个4.9；货，是那十万块；身，是那八位师傅的手，和她自己的六年。

这时天已经蒙蒙亮了。她起身，去了工坊。最年长的师傅，老昌，七十一岁，每天五点半就到，坐在门口的小竹凳上，磨篾刀。他的右手拇指，有一道裂口，用胶布缠着，是前几天编的时候磨开的。

阿莲没有说订单的事，只问了他一句：「昌叔，一天编一百只，你累不累？」

老昌说：「累是累，习惯了。」又说：「阿莲，你昨晚没睡吧？我听见你屋里灯亮了一夜。」

她没回答。她看着那道缠着胶布的裂口，什么也没说。

她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得与亡孰病」。这一回，她没有立刻答「亡更伤」。她看到，得到这四千八百单，其实有一部分是在**亡**：亡的是她六年里，一只一只靠手编出来的名声。

天亮以后，她做了一个决定：只接一千二百单。

她在店铺里挂了一条通知，写得很老实：**「本款手工限量一千二百件，已售罄。其余订单请改选预约，我们会按序编好，预计五十天内发出。」** 平台的客服劝她：「姐，别人是抢着都抢不到，你怎么还往外推？」她说：「我这八双手，只有这么多。」

平台的运营又给她打了一次电话，口气客气，意思很明白：这是个机会，一年也碰不上几次。她说：「我知道。」对方说：「那你为什么——」她说：「我这里编一只，要一个下午。」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说：「好吧，祝你顺利。」

有的客户生气了，在评价里写「商家不诚信，卖的时候不说限量」。她看到了，没有删。有的客户等不及，退了。也有一部分人，留了下来，说：「那我等。」

一个月后，她的店评分，从4.9掉到了4.8。原因是一条差评，那位客户等了二十多天，在评价里写了一大段话，说「限量了为什么不早点说」。她把那条评价读了三遍，没有删，回复了一句：「对不起，您说得对，下次我会把话说在前面。」

她说，她当时心里是疼的：那个4.9，她守了六年。但她也没有为了留住它，去做她不愿意做的事。

那个月，她的店没有进入平台的「热销榜」，流量也没涨到十倍。借款，没有还清，还差三万多。

她后来说起这件事，没有说「我做对了」。有一次，在村口的小卖部，有人问她：「你后悔吗？」她想了很久，才说：

「有时候半夜还会想，那十万块要是拿到了，今年的年就好过多了。」

停了一会儿，她又说：「可是我看见七十一岁的那位师傅，那个月能在家里歇着，跟孙子一起吃饭，我又觉得……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对不对。我只知道，那个4.9，是我六年一只一只编出来的，我不想一夜就拿它去换。」

这个故事里，值得放在这一章旁边的，是几件事。

第一，**「知足」不等于不要**。阿莲不是拒绝了增长，她是在算：哪一部分是她的手能接住的，接到哪里，就是她的「止」。这个「止」不是别人替她定的，是她按那八双手的实际，一只一只数出来的。

第二，**「得」确实可以是「病」**。一个不管你有多大能力、一次砸过来的大订单，如果接得住，是福；接不住，就是一场灾。「得与亡孰病」，问的就是这件事。

第三，她没有因为做了这个决定，就说自己对了。**第四十四章给的是一个问法，不是一个保证。**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这一串话读起来像是一份承诺：你这样做，就会长久。但阿莲的故事里，没有这份承诺。她只是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更能保住身的选择，结果怎样，她自己也不确定。

**带走的话**

**名和货是别人能数的，身只有你自己带着。半夜警报谁都选得对，日子里的慢火最难：每次只烧一点，每次都有理由。**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统（名是线头），边上有柔（知止，是留一块空）。它教的是「知足知止」，靠的是几个问句；最后一句「可以长久」，把问句变成了理由，有点像处世术。

◆

45

第 45 章

# 没收针的毛衣

>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

**异文**：帛书的字句大体相近，帛书甲本这一处作「大赢如炳」（校勘版作「大赢如炯」，整理者读法不一），乙本此处残缺；「大辩若讷」一句在帛书甲本里不见，「若」字也有几处写成「如」。郭店乙本有这一章，但字句和次序都不同：据维基文库的转录，末尾作「燥胜沧（读寒），清胜热，清静为天下定（读正）」；「大辩若讷」这一句，似乎也不在里面。帛书甲本末句写作「请靓可以为天下正」，比通行本多「可以」二字。

## ◆ 先玩一个小游戏

我说前半句，您接后半句。

「大直……」

「若屈。」

「大巧……」

「若拙。」

「大辩……」

「若讷。」

您看，几乎不用想。这六句话的做法是同一个：先说一个「大」字，再说一个「若」字，后面跟一个看上去相反的东西。学会了第一句，后五句都是填空。

我想请您先对这份「顺」留一点心。读到第三句，您心里已经知道第四句长什么样了，这时候最容易发生的事情是：您不再读了，您在认。认出来的是一个套子：越厉害的越像不行，越满的越像空，越聪明的越像笨。拿着这个套子，往谁身上都能套。会议室里有人说「我这个人比较笨」，您马上知道他想表达的是「我其实很强」。这种话，说的人和听的人都熟，熟得发腻。

《道德经》第四十一章还有一串同样的句式：「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颣……」到了四十一章是「大器晚成」。两章加起来，「若」字用了十几次。一部书把同一个句式写了这么多遍，要么是这一招确实有东西，要么是这一招已经变成了习惯。**我不知道是哪一种，读这一章的时候，两种可能我都留着。**

## ◆ 「缺」到底是什么

先看第一句。「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成」，做成了、完成了。「缺」，字典上讲是器物破了一个口。「大成若缺」，直接翻是：特别完整的东西，看上去像是缺了一块。

后半句「其用不弊」。「弊」是用坏、用旧、用到不行了。整句话问的是一件事：**一样东西为什么用不坏？** 答案放在了「缺」上。

这里有两种读法，它们读出来是两个意思。

第一种读法：它其实是满的、全的，只是看上去缺。这是最常见的读法，历来的「大智若愚」「大音希声」一路下来，都是这个路数。意思是：真正的高手不露锋芒，真正的完满不显得完满。这一读法很讨人喜欢，也最容易滑到「处世术」那边去：我现在装得缺一点，是为了显得更满。

第二种读法：它就是缺着的。没有做完，没有封口，还有一个地方是敞开的。**用不坏，恰恰是因为它没有被做成「成品」**。

两种读法，在这一句里分不出胜负。「若」字是个麻烦字，它可以是「像」（其实不是），也可以是「如同」（本来就是）。原文没有告诉我们。

可是请看第二句：「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冲」是空，第四章用过的「道冲而用之」，说的是一只空的碗。「大盈」是特别满，「冲」是空。满得像空的。同样问的是：为什么用不穷？

再往下看第十一章，那里讲得更明白：碗里有用的是那块空的地方；房子里有用的是门窗和中间那块没填满的地方。**用，来自没有填满的那一块。** 如果这个读法站得住，那么「其用不弊、其用不穷」不是对「缺」「冲」的奖赏，是对它们的解释：因为留着一块，所以还能继续用。

我倾向第二种读法，可是倾向不等于证明。第一种读法，在前面几句里同样顺。真正能把两种读法拉开的，要看后面。

不过还有一个旁证，可以顺手放在这里。刚才提到的第四十一章，有一句大家都背得出来的「大器晚成」。可是在帛书里，这一句写作「大器免成」，在郭店乙本里写作「大器曼成」。三个版本，三个字：晚、免、曼。学者对「免」和「曼」怎么读，意见不一：有人把「免」读成「无」，那就是「大器无成」，大的器物是成不了的；有人把「曼」读成「晚」，那就是后来通行的样子。**「晚成」是迟早会成，「无成」是永远不封口。** 这两个读法差得很远，而我们今天口口相传的，是前一个，它温和，也鼓励人。这个差别，恰好落在我们现在争的这一点上。当然，同样要说，这是别人的释读，我这里只是借来看一眼，不拿它当判决。

### ◆ 扎手处：最后三句话

后面是这样的：

> 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

前面六句都在讲「看上去反的，其实是对的」。到了这里，句子忽然换了一种口气，变成了两个简单的「胜」，和一个收束：「清静，可以做天下的标准。」

这里有三处不顺，它们一层比一层难受。

**第一处不顺：这两句到底在说什么。** 通行的读法是：「动起来能胜过寒冷，安静下来能胜过燥热。」因此「躁」和「静」成了一对。可是这样读，句子就变成了一个排名：动胜寒，静胜热，清静再胜过两者，所以「清静」最高。有学者不同意。研究郭店本的白奚先生指出，郭店本的第一个字写作「燥」（干燥），后面没有「静」字，写的是「清胜热」。按这个本子，两句话可以读成：干燥胜过湿冷，清凉胜过闷热。也就是说，讲的是人在什么样的天气里觉得舒服、安稳。这个读法还有不同的释读：有的学者读「燥胜寒，静胜热」，有的读「燥胜□，清胜热」，有的写「清」，彼此也不一致。**所以这两句话，连字是什么都没有完全定下来。** 这时候如果您手里攥着「动与静的辩证法」去读它，那不是读，那是认。

**第二处不顺：它放在这里干什么。** 前面六句都是在往「没封口」那边开。到了最后，忽然从气候说到了天下。这是一个转折。也许是原文本来就这样，也许……我不知道。郭店本里也有这一句「清静为天下正」，所以这三句话看来不是后来才接上去的。至少按白奚先生看到的那个本子，不是。**所以我不能把这个不顺推给「后人加的」。**

**第三处不顺，也是最难受的一处：那个「正」字。** 第五十七章里有「以正治国」，帛书和郭店作「以正之邦」，那个「正」是「立一个样子，让大家都照着」。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也是一个「皆」字立起来，不合标准的被切出去。现在这一章，六句话把「封口」一路拆开，到了最后，说：清静，是天下的「正」。

如果「正」在这里是「标准」的意思，那就是：我们把前面所有的开口，最后收成了一个标准件。**一本讲「别统」的书，在这一章末尾自己拿出了一根线头。**

但「正」也可以不是标准的意思。它可以是「安定」「端正」「妥帖」：天下觉得妥帖的那个样子。是「让天下能安下来」，不是「让天下照着我的样子」。这样读，「清静」是一种状态，不是一个模子。

我不打算替这本书选。说一说我手里的两点依据，您自己判断：

一，「为天下正」这一句，用的是「为」，是「成为」，不是「使」，没有「使天下……」。同一部书里，「使」字出现的地方（第三章「使民无知无欲」），攥线头的味道要重得多。这是偏向「状态」这边的一点点证据。

二，「正」字在这部书里本来就没有统一的意思，第五十七章「以正治国」是被批的，第四十五章「为天下正」是被肯定的。这再一次说明：**字要放在句子里读。** 但这一点也可以反过来用：我是不是在拿「字不能统一读」当作万能钥匙，哪里读不通就开哪里？这把钥匙太好用了，我自己对它也有戒心。

### ◆ 涌现：缺，是还写得进去

现在可以把这几块放在一起看一看了。

先说一件事：什么东西会「弊」。

一个封了口的东西，比如一只做好了的瓷瓶，是不会「长」的。它只能被用，用一次就磨一点。它的每一次使用都在消耗那个「成品」。这就是「弊」：磨到头，没了。

相反，一样没有封口的东西——一块还能继续写的土，一件还没收针的衣服——使用它的同时，还可以往里添。它不是在被消耗，是一直在被续上。**「缺」在这里是一种可以被续上的状态。**

用这本书的话说，那片土三个地方都还写得进去：想法里的、环境里的、自己心里的。一样东西如果在这三个地方都封了口，我们就管它叫「成」，也就是完成。完成了，就开始「弊」。如果有一处留着门，它就是「缺」，有用不完的「用」。

所以我读「大成若缺」，更靠近第二种：**「大成」的「大」，不是成得特别完整，而是成了之后，还敞着口。** 真正的「大成」不是封顶，是封了顶之后还留着加盖的余地。

那最后三句呢？

如果「静」是「不急着往上写」，「躁」是「急着往上写」——这是我的一个猜测——那「清静为天下正」可以读成：**天下的妥帖，不在于写成什么样，在于写的时候不急、不乱、手不抖，还留得下后一笔。** 这样，「正」是写法的分寸，不是写出来的样子。

请注意，我说这是猜测，是因为我知道这个读法是我为了「救」这一章而想出来的。它很顺，顺到我自己都不太放心。**这一章最后三句，我只能说：可以这么读；至于原文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把握。** 如果有人读成「清静就是天下的标准」，他没有读错，他读出的是这部书里另一半的声音——那个手里攥着线头的声音。

## ◆ 放回日子里

设想有这样一位外婆，一辈子爱织毛衣。外孙女五岁那年，她给孩子织了一件。织到快完的时候，她没有收针，把最后一排的针脚留在针上，活着的。

外孙女问：「外婆，怎么不织完呢？」

外婆说：「你还要长。」

第二年，孩子的个子蹿了一截，袖子短了。外婆把最后一排拆开，接着织，织长了一截，换了一点颜色。第三年又接了一回。到孩子八岁，这件毛衣的颜色有点不一致，一截红、一截带点橘、一截灰蓝，样子是不太好看，但一直在穿。

隔壁人家也织了一件，织得很好，收了针，边锁得又密又整齐，漂亮极了。孩子穿了一个冬天，到明年袖子短了，没法接，因为边锁死了。拆吧，整件毛衣要拆。这件漂亮的毛衣，就搁在了柜子里。

收了针的那件，是「成」。没收针的那件，是「缺」。收了针的更好看，这是真的。没收针的那件，一直在穿，这也是真的。

这个小故事不能证明《道德经》的这一章，它只是帮我们看一眼：**「用不弊」和「没封口」之间，有可能真的有一点关系。** 当然，也有人会说：你拆了重织，不就是另做一件吗？那就不是同一件了。这个反驳我答不上来。

还有一层，我自己也觉得没说透：外婆那一排活着的针，是靠外婆一直在场才活着的。她要是病了、走了，没人接，那一排针就一直挂在那里，毛衣一直是半截的。**「缺」这个状态，需要有人守着，才不会变成「烂尾」。** 这一点，《道德经》这一章没有讲，我也不想替它讲。我只是觉得，读到「大成若缺」，不能光顾着喜欢它。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两个初二的孩子，同一个班，我们叫他们小莫和小越。这里只说他们的错题本，说一个学期。

小莫的错题本，老师看了没有不夸的。每道错题抄得整整齐齐，红笔订正，蓝笔写原因，黑笔写「正确思路」，最后一栏还有「以后注意」四个字。一页一道题，一页写满，翻过去就不再回头。月考之前，小莫把错题本从头翻一遍，觉得「我都会了」。

小越的错题本，不太好看。有的页上，订正写到一半，旁边写着「这里为什么不能这样做？还没想通」。有的题目下面画了个大问号，下面空着。有一页的页角写着「第三次又错了」。还有一页，他把上个月的题和这个月的题并排贴着，写了一句「好像是同一个坑」。

老师批改，小莫的本子当然是整齐的，满分。小越的本子，按「规范」打分，要被扣分。

这个学期，老师面对的难处是：她心里知道，小莫的本子更「好看」，小越的本子更「活」。可是评优、家长会、年级检查，看的是好看的。她要不要给小越也打高分？

这位老师做了一件事。期中考完，她没有看分数，把两个人的错题本叫他们互换着翻。小莫看小越的，说：「他怎么这么乱。」小越看小莫的，说：「他这些我都不会再看了。」小莫愣了一下：「为什么不会再看？」小越说：「你写得太完整了，没有地方让我再想。」

这句话，老师后来说，她想了一个星期。

小莫那天回家，没有说什么。可是到了期末前的最后一周，老师在他的本子里，翻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有一页订正得整整齐齐的题，页脚被他用铅笔写

了一个很小的问号，写得很轻，轻到不仔细看就看不出来。旁边没有字。老师没有问他，只是在那个问号旁边，也用铅笔轻轻画了一个点。

家长会那天，小莫的妈妈拿着本子来问：「老师，他这么认真，怎么不是第一名？」老师翻着那本子，竟一时没话说。本子是真好，这是不能否认的。她最后只能说：「他每一道错题都吃透了，吃透的是那一道。」妈妈没听懂，也没有生气，只是点点头，把本子收好。小越的爸爸没来，来的是奶奶，奶奶不识几个字，翻了翻本子，说：「这孩子写字像鸡爪。」老师说：「是的，不过他写的是他自己的话。」奶奶笑了。

到了期末，考到一道变式题，是小莫错过的那类题，只是换了个条件。小莫看着，觉得「这题我做过」，套用订正的思路，做错了。小越看着，觉得「又是那个坑」，停了一下，想起来自己写过的那句「这里为什么不能这样做」，然后没有套，多想了两步，做对了。

这段故事里，我并没有要说「乱本子比整齐本子好」。小莫的本子并没有错，他的整齐是花了力气的；而且我也知道，换一个孩子，那种「留着问号」可能只是偷懒，永远不去解决。**教育里这一章真正的难处是：没封口，和没做完，在外面看起来一模一样。**区别在里面，在孩子自己知道，那个问号是在等他回来，还是在等他忘掉。

老师后来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每一次作业，她只在错题本里批一类批语，叫「留一个口」。凡是一道题订正完了，她要求孩子在末尾写一句「如果条件改了，我会怎么想」。不用答对，只要写。孩子们起先觉得烦，因为多了一行字。到了学期后半段，有人开始自己想这一行了。

这里面有一个让人不放心的地方：要求孩子「写一个口」，本身就是一个新的格式。写成「套话」的孩子立刻出现了，「如果条件改了，我会再认真想

想」，每个人都写这一句，整齐，满分。口子又被封上了。老师没有办法完全避免这一点，只能偶尔抽两三个人，当面问一句：她自己也知道，抽问这个办法，本身就是在用一只手攥着线头：哪个孩子被抽到，哪个没被抽到，其实是她说了算。「你说的这个，具体是什么？」问到答不上来，就笑一笑，不扣分，换一个。

这位老师的做法，到底是不是在「留缺」，我不敢说。也许她只是在换一个更精致的格子。但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她知道，最好看的那一本，恰恰是最不需要再翻开的那一本。

换一种做法会怎么样呢？假如这位老师照年级的「错题本规范」来，格式一栏一栏地检查，好看的拿优，不好看的扣分，小越大概会在一个月内学会「把问号擦掉」。他很聪明，他会知道老师要的是什么。他的本子会变得和小莫的一样整齐，他的问号会被他自己藏起来，藏在脑子里，或者干脆不再有。这一步，才是真正的「统」：不是谁禁止了问号，是问号没有地方住了。

而这位老师留下来的，只是一个很小的缝：她没有改规范，只是在规范旁边，给两个孩子各留了一句话。这个缝大不大？不大。够不够？也许不够。可是小越到了初三，本子上的问号越来越少，一个一个被他自己填上了。那不是被擦掉的，是被他自己想通了之后，写上去的。这算不算「成」？他后来的本子，也变得整齐了一些。这又让老师想：整齐，原来也可以是长出来的结果，不一定是封口。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婆婆，住在南方一栋老房子里，一楼，墙根常年返潮。每年三四月的「回南天」，墙上会渗水，地砖像刚拖过一样湿，晾在阳台上的衣服三

天也不干，被子摸起来是凉的、重的。这位婆婆今年七十三了，想的是怎么把这个季节过得舒服一点。这里说的是一个季节，大约六个星期。

第一周，她的办法是「关严」。窗子全关上，不让湿气进来。结果屋里憋闷，空气不动，墙上的水珠反而更多，衣柜里长了一层白毛。她心里着急，觉得越关越湿。晚上她睡不着，听着墙里有水滴的声音，一滴，隔很久又一滴。她的女儿从外地打电话来，劝她搬到楼上去住，她说：「搬了，老楼谁看？」其实她心里清楚，是舍不得，也是怕换了地方，连这点「知道怎么过」的把握也没有了。

第二周，她跟着邻居的说法，每天窗全部打开。可是外头也是雾，一开窗，更湿的空气灌进来，被褥更潮。她又觉得，开也不行。

这时候她想起老伴在世时说的一句话：「留一线。」老伴是个木工，他说，窗不能关死，也不能开大，留一条手掌宽的缝，让屋里有一点点动静。

这一线缝，就是这一节要说的「缺」。窗关死，是「成」，一个封好的盒子；窗全开，是没有盒子，什么都进来。只留一线，就是有个口，但不是全部的口。

后面的四周，她就这样过：窗留一线，晴天的上午把被子、枕头拿到太阳底下晒，不等到全干，晒到摸着不凉就收；衣服里面的潮，用熨斗烫一烫；每天傍晚烧一壶水，泡脚，水温偏暖，泡到身上微微发热为止，然后擦干，穿袜子。膝盖和脚踝在潮湿的日子里一向不舒服，她就在这种日子里把裤腿放下来，护好，别硬撑着出去走。

说到这里，要插一句《道德经》这一章后半部分的事。前面讲过，「躁胜寒，静胜热」，有学者据郭店本的字，读成「干燥胜过湿冷，清凉胜过闷热」。如果这个读法站得住，那么这位婆婆的日子，和这句话在字面上是对得上的：她

要的就是「干爽」，就是「不闷」。她没有读过这一章，也不必读；这里只是看一眼：**这句话，可以是在教人怎样把日子过得妥帖，而不是在教人怎样做人。**当然，这只是一个读法。

这个故事里，「缺」有什么用？有两点。

一点是，「留一线」比「全开」和「全关」都难。全关、全开，是两个简单的规则，不用判断，做就是了。留一线，每天要看：今天雾大不大，风向哪边，屋里空气是不是不动了。它不是规则，是每天的小调整。

另一点，也是容易被忽略的：这位婆婆不是靠「一线缝」本身把日子过舒服的，是靠旁边一堆小事。窗缝不是办法，窗缝只是让别的办法有地方进来。

如果她这个季节膝盖、手指关节一直不舒服，或者咳得睡不着，那就不是窗缝的事了，该看医生就看医生，不要等到回南天过去了再说。

最后说一件小事。第六周，天晴了，她把窗全开，墙上的水渍慢慢退了。她松了一口气，第二年又到了三月，她又先去把窗留一线。她老伴说过的那句话，她没改，但每年用法都有一点不同。**那句话回不去了，因为每一年的天不一样。**这是后话。

再补两个小细节。一个是，邻居家买了一台除湿机，开一整天，墙面确实干得快。婆婆去看过，没羡慕也没反对，只是回来说了一句：「那个太整齐了。」她的意思是：机器把屋子变成了一个封好的盒子，要不开，屋里就湿回去；要开，就得一直开。她没有说谁对谁错。邻居的做法没有问题，只是和她的日子不太合。另一个是，她在窗台上放了一只很旧的温湿度计，指针早就不准了，可她每天早晚各瞄一眼，不是看数字，是看「今天比昨天，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数字不准，趋势她看得出来。

回到这一节想说的事：一线缝并不是办法，是一个让她每天都得抬头看天的理由。如果哪一天她懒得看了，一线缝就会变成一个习惯，一个不动的规则，和「全关」没有区别。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家社区烘焙店，老板娘姓孙，带着三个店员。有一天打烊以后，她们开了一个小会，议题就一个：新做的那款乡村面包，配方到底要不要「写死」。

事情是这样的。这款面包卖得不错，常有客人专门绕过来买。老板娘想把配方定下来：多少克面粉，多少克水，发酵几个小时，烤几度，烤几分钟，一条一条写在墙上的白板上，谁做都一样。开店三年了，她吃过亏：有一次，老手请假，新手做，结果一炉面包全都发不起来，当天的货全砸了。

最年长的店员，叫她阿芬吧，说话慢：「写是可以写，但写死不行。」

「为什么？」

「你知道今天湿度多少吗？」

没人答得上来。阿芬说：「前天下雨，水要少放十几克。昨天大冷天，发酵间要多等四十分钟。面粉每批也不一样，上次那袋新的，吸水比旧的差。」

老板娘说：「那就都写进去，下雨怎么办，冷天怎么办，面粉换了怎么办。」

阿芬笑了：「你写得完吗？」

最年轻的店员小周插话了。她是三个月前来的，对她来说，白板上有数字才安心。「我看不出来要多放多少水，我就是想有个数，您就告诉我是多少。」

这场会开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开成「写死」，也没有开成「不写」。她们开成了一个有点别扭的结果：白板上写一组「基准数」，旁边留一栏叫「今天」，

谁做谁填，填今天的湿度、水温、实际加了多少水、烤出来的样子。每周日，老板娘把这一栏拿出来看，找出规律，改基准数。

这个做法，有人看着觉得是不是太麻烦。确实麻烦。做面包的人每天多填一行字。有时候忙起来，「今天」一栏空着没填，老板娘也没办法。三个月后，白板上「基准数」改过两次，旁边「今天」一栏，倒是多出了一些她们以前没想到会有人记的东西：比如「面团今天摸起来偏黏」。

这家店没有因此变成什么传奇。它一样有做砸的日子，小周头两个月还是害怕，第一次一个人做的那天，把整炉烤过头了。老板娘没有说「你看，写死就不会这样」，她说：「你把今天的那一栏填上。」

这场会里，「缺」是白板上那个没封死的栏。散会的时候，小周还是不放心，悄悄问阿芬：「那要是我填错了呢？」阿芬说：「填错了你就知道自己哪里错了，空着，你什么都不知道。」这话说得很普通，可小周听进去了。第二天她填的那一栏上写了：水加多了，面团摊平了。字不好看。老板娘看到，没有说话，只是在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圈。

它让配方保留了一块没有定的地方。

可是它也有代价，要老实说：**这个栏，也可能被写成套话。**半年以后，「今天」这一栏，如果每个人都写「正常」，那就是又一个封口了。到了那一天，这块白板上就是一堆整齐的、没人再看的数字，和一份写死的配方没有区别。老板娘有没有办法防止这一点？她没想好。她只知道，每周日看那一栏的时候，如果有人写了一句让她停下来想的话，比如「今天面团不想长」，她会专门拿出来，在大家面前念一遍。

没有人知道这个办法能撑多久。

如果当初老板娘把配方写死了呢？也许前两个月的损失会少一些，新手上手会快一些。可是，三年后这款面包的味道，大概就固定在她开会那一天的样子上了。夏天、冬天、新面粉、旧烤箱，都得迁就那一张配方。味道是稳的，但稳的东西，也容易被别人学走，也容易在某一天忽然被客人嫌腻。也就在她们开会后的第三周，有一位老主顾在柜台前说：「你们这个面包，上星期的更脆，这星期的有点软。」小周一下紧张起来，想解释。阿芬抢先说：「是的，上周天气干。您要喜欢脆的，我们提前说一声，那天给您留一个。」客人笑了：「还能这样？」这位客人以后每次来，都先问一句「今天是脆的还是软的」。口子留着，有时候招来的是麻烦，有时候招来的是一个熟客。这是另一种代价，不过要等很久才看得见。

反过来，如果她什么都不写，让每个人凭手感，那就回到了那个「老手请假，一炉全砸」的老问题。**留口子，不是什么都不定。**　　她们的做法是：一半定、一半不定，定的部分能让新人站住脚，不定的部分让老手有地方长手艺。这个比例是多少？没有答案。每家店、每一年，都要重新试一遍。

带走的话

**没封口的东西才用得不坏；可「我留着口」一旦成了谁都会说的套话，口也就封上了。**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柔（还写得进去的土）。末三句「清静为天下正」碰到了「统」，我没有化解它。

它教的是：用不坏，是因为留着口；靠的却是一个人天天去看那个口还开着没有。教的和靠的，不是同一样东西。

◆



第　六　编

# 日损与守母：减，是留出松动；守，是知道守着什么

## 导　语

这一编九章，读不动的地方扎堆。

第 46 章说够不够，肚子说了算。第 47 章的一句话既像连着，又像攥着，读不实。第 48 章讲日损，第 49 章问，线外的那一半，端不端上桌。第 50 章里有一段，读不动。第 51 章是八个动词，没有一个是「管」。第 52 章讲复守其母，第 53 章讲人偏爱抄近道，第 54 章一级一级往上推，每一级的「德」不是同一个字。

同一部书，第 6 章让门开合，第 52 章要塞住；一处教人日损，一处夸子孙祭祀不辍。这一段没有缝好。

46

第 46 章

# 战马拉粪车

>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异文**：帛书甲本有三句「莫大于」，次序和通行本不一样，写作「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憯于欲得」，比通行本多出「罪莫大于可欲」一句。郭店甲本只有这一章的后半段，没有「走马」「戎马」那两句。据整理者的释读，郭店本的大意是：罪过没有比过分的欲望更重的，过错没有比一心想得到更惨的，灾祸没有比不知足更大的，知道什么叫足的人，才是长久地足。以上据维基文库的转录，没有见到图版。

## ◆ 先看两幅画

先不管道理，只看画面。

第一幅：一片田，春天，刚翻过的土是黑的。一匹高大的马套着一辆粪车，慢慢地在田埂上走，车上装的是肥，要撒到地里去。这匹马，如果换个年头，是要上阵的。现在它被退了下来，干的是庄稼人的活。

第二幅：荒郊野外，一片没人种的地，远处有烟。一匹母马正在生驹，周围没有马棚，没有稻草，只有行军的人来来往往。生出来的小马驹，还没站稳，就算是「戎马」了。

这就是这一章的开头两句。「却走马以粪」，「却」是退回去、屏退；「走马」是善跑的马；「粪」在这里是动词，给田地上肥、整治田地。「戎马生于郊」，战马在郊外生下来。

古人读这两句，读得很具体。三国时的王弼，注这一句的大意是：天下有道的时候，大家知足知止，不向外求，各自把自己的田地整治好，所以马拿去上粪；天下无道的时候，欲望没有尽头，各自往外抢，所以战马连家都回不了，在郊外生驹。

好，画面有了。可是接下来，一个问题就跟着来了：这两幅画，跟后面那几句「祸莫大于不知足」，是怎么接上的？

## ◆ 扎手处：前半截是国，后半截是人

后半段的话，不论放在哪里都是一个意思：最大的祸，是不知足；最大的错，是一心要得到。所以，真正知道自己够了的人，永远是够的。

这几句话本身很完整，不需要马。甚至，如果把「走马」那两句拿掉，它读起来更像一句人人能用的训诫。

郭店甲本就是这样的：只有后半段，没有马。

这里要小心：**不能把「郭店没有」直接当成「后来才长出来」的证据**。郭店本是早期形态，还是摘抄本，学界没有定论。它没有抄那两句，可能是后人添的，也可能是抄的人觉得用不上，只摘了他要的那一半。我没有办法判断。

所以我只能比较「有马」和「没马」，这两种读法，差在哪里。

**没有马，这是一句对每一个人说的话。** 对谁说都行：对孩子，对老人，对穷人，对富人。「你要知足。」

**有了马，这是一句对掌握着马的人说的话。** 谁手里有战马？是国君、诸侯。「不知足」的祸，是一个国家把所有的劲儿都用在往外抢上，连母马都得在野地里生驹。这时候，「知足」的意思就不是「安于贫穷」，是「手里有那么多劲儿的人，别拿去打仗」。

这个差别，大得吓人。因为同一句「知足」，如果是对掌权的人说的，它是节制；如果是对没有权的人说的，它很容易变成另一种东西：劝人认命。

第三章里有一句「常使民无知无欲」，那一章的作者会好好讲。我这里只提一句：**「别想要」这句话，从上面往下说，和从下面往上说，是两回事。** 后来这四个字变成「知足常乐」，贴在无数人的墙上，大部分时候是挂在一个想要更多的人对面，提醒他；但也有些时候，是挂在一个本来就没什么的人面前，劝他。

这一章，到底属于哪一种？有马，就更靠近前者。可是「有马」这个判断，又靠不住郭店。所以我只能这样说：**这一章的两半，也许是一整幅画，也许是两幅画拼在一起，我不知道。** 您读的时候，请记得它有这个缝。

### ◆ 第二处不顺：「足」是多少

再看那句最有名的：「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读起来很绕：知足的那个「足」，是常足。第一个「足」是动作，知道够；第二个「足」是状态，够了。

这个句子没有告诉我们一件事：**够，是多少。**

它没有给数字。碗里八分？一间房？一个月一万块？都没有。它只是说，「知足之足」，知道了的那个够，就是够。听上去，有点绕圈：我觉得够，就够。

书里别的地方，有几个邻居，值得拉过来看一看。第九章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端着一碗满得要溢的水，不如不端；第四十四章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第三十二章也有「知止所以不殆」。这几处合起来，有一个共同的味道：**「足」和「盈」不是一回事。**「盈」是满到了碗沿，那条边是碗给的，外在的；「足」是自己停下来的那个位置，是内里的。它们几个放在一起，帮我们把「足」从「满」里分出来，却没有帮我们回答「到底是多少」。

这让我有一点不安。因为如果「够」只是一个感觉，那一个感觉很容易被人调整。对一个吃不饱的人说「你该觉得够了」，他怎么办？对一个被欺负的人说「你该觉得够了」，又怎么办？这样说来，这句话落到别人手里，是一把刀。

我想到第十二章的一句：「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那一章会细讲，这里先借来用一下：**肚子知道够，眼睛不知道。**肚子是有边的，吃饱了就是饱了。眼睛没有边，看见什么都想要，看多少也不够。如果「知足之足」说的是肚子那种够，那它就不是一个随便能被别人调整的感觉：它是身子给的，有硬边。

但这个读法也有漏洞。人不光有肚子。一个读不起书的孩子，他的「肚子」是什么？一个看不起病的人，他的「肚子」是什么？这些需要，是肚子的需要吗？是眼睛的需要吗？这句话没有回答。**所以我要老实说：对真正缺的人，这一章是沉默的。**您千万不要拿它去劝一个确实不够的人。

## ◆ 涌现：粪车上的那匹马

现在回到那两幅画，看它们能不能帮我们解开一点什么。

两幅画里，同样是马。第一幅，马的劲儿用在哪里？用在把肥送回田里。田是土，土吃了肥，来年还能长。劲儿从土里来（马吃的草料，是这片地长出来的），又回到土里去。这是一个**回得去的圈**：用了，土没有变薄，反而更厚。

第二幅，马的劲儿用在哪里？用在往外抢。抢来的东西，是不是一定不好？不一定。可是，母马在郊外生驹，说明什么？说明连一个能让生命安顿下来的地方都没有了，所有的劲儿都押在前线。土没有人管，下一年长不长，是下一年的事。这是一个**回不来的线**。

这样看，「知足」不一定是「少要」。它可能是：**够了的时候，把劲儿转回去，喂给土，让土继续可写**。而「不知足」，是一直往外送，不回头。

说得更白一点：这本书一直在讲，有一片土，需要在三个地方都保持活：想法里的、环境里的、自己心里的。一个人、一个家、一个国，他手里的「劲儿」——底气、冲劲、攒下的位置——可以往两个方向用。一个方向，是再增加同样的东西，多一匹马，多一块地，多一个数；另一个方向，是回头把土喂厚。前者是在同一个样子上加量，后者是让下一个新东西有地方长。

「欲得」是什么？它不是「有想要的东西」，每个人都有。它是**只想着再多一点同样的**，眼睛没有边。这时候，劲儿都用在加量上，没有一点剩下来回头喂土。这样的时间长了，土会变瘦，再想长出点别的，就长不出来了。

我要说一句：这是我读这一章时慢慢摸出来的，我自己对它也有点警惕。因为它也太顺了：粪=肥=土，一条线贯到底，又跟全书的母题严丝合缝。我把「土」这个字拿掉，再读一遍：

「天下太平的时候，人把劲儿用来整治自己的田地；天下不太平的时候，人把劲儿用到打仗上，连后代都生在荒野。最大的祸是只想着再多一点，真正够了的人，是长久够的人。」

这样读，论证还站得住。所以我想，「土」这个说法在这里，大概是帮我看，没有替原文多说什么。但「一直往外送」和「回头喂土」这两个说法，我不敢说《道德经》自己是这样想的，它们是我的读法。

## ◆ 还有一个读不顺的地方

「常足」。

第一章里，「非常道」的「常」是被批的。第十六章「知常曰明」的「常」是被夸的。到了这里，「常足矣」，「常」是正面的：长久地、一直地足。（据说帛书、郭店本这里写的是「恒」，不是「常」，和第一章的情形一样，我没有逐字核到。）

这个「常」，是我们这本书里第三次碰到了。这一次它又被夸。读的时候不要紧张：它和第十六章那个「常」差不多，说的是一种一直在的状态，不是一个被立起来的规矩。

可是，「常足」这个状态，有一个很难的地方：**够了，是不是意味着不再长了？** 前面第四十五章讲「大成若缺」，缺是留着口、还能续。现在第四十六章讲「知足」，足是够了。这两章挨着，一个说「别封口」，一个说「够了」，听起来像是打架。

我的想法是：不打。「足」是**劲儿用不用得过头**的事，「缺」是**土封不封口**的事。一个人可以够了，同时土仍然敞着。但这是我想的，原文没有讲这一层。

## ◆ 放回日子里

设想一个年三十的下午，婆婆在厨房里做年夜饭。八个人，她做了六个菜，一锅汤，两盘点心。她把最后一个菜端上桌，擦擦手，说：「够了，够了。」

儿媳妇看着桌子，觉得不太够，因为去年是八个菜。她悄悄又去炒了两个，端上来。

吃完饭，剩了小半桌。婆婆什么也没说，把菜一样一样收进冰箱。她不是生气，是她心里知道，那是「多的」，不是「要的」。

这个小场面里，「够了」这两个字是婆婆自己知道的，不是儿媳妇能替她定的。儿媳妇的「不够」，也不是坏心，是她看着桌子，眼睛告诉她的。**肚子知道够，眼睛不知道**。不同的人，在同一张桌子前面，用的是两样东西在量。

但这个小场面也留下一个问题：那剩下的两个菜，是婆婆的「节制」，还是儿媳妇的「心意」？该怎么放，没有一个对的答案。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位母亲，姓林，儿子八岁。有个周末的下午，儿子在商场里拖着她的手，要买一个新的拼装积木。这是这个月第四个了。她蹲下来，没有说「你已经有那么多了」（她说过，没用），说了一句：「回去咱们做个罐子。」

回到家，她找了一只空的饼干罐。规则很简单：罐子里一次只能放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一个愿望。想要的东西，写在纸条上，放进去。罐子里有一张，就不许再放第二张。想放新的，必须先把旧的拿出来：要么买了，要么放弃了。

头一周，儿子热闹得很，写了又换，换了又写，一天能换三次。林女士按规则办，换一次，她问一句：「想好了吗？」孩子大声说：「想好了！」

第二周，孩子放慢了。罐里的纸条「小火车」一直没换。她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要看看我到底是想要这个，还是想要买的那一下。」这话不像八岁孩子说的，她后来想了很久，觉得他可能是从什么地方听来的，但那一刻他是认真的。

到了第四周，纸条还是「小火车」，林女士带他去买了。买回来，孩子玩了三天，放在一边。她心里想：那，这个罐子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要说这位母亲遇到的难处，有三个。

第一，**她自己也有罐子的问题**。　　有一天孩子指着她手机里的购物车说：「妈妈，你的罐子里有十七张。」她愣住了。她没有立刻回答，说了一句：「对，我也得放一张。」那天晚上，她把购物车清掉了一大半。

第二，**孩子开始学会「装作不想要」**。　第六周，有一天他在商场里路过一个玩具柜台，没停，眼睛却瞟了一下，然后很大声地说：「我不想要。」林女士心里一紧：他是真的不要，还是在演给她看？罐子的规矩，是不是把一个会说「我要」的孩子，教成了一个会说「我不要」的孩子？她没有当场戳穿，只是回家以后，在罐子旁边放了一支笔，对孩子说：「有一种愿望，是不用放进罐子的，你可以只告诉我，我不会买。」孩子半信半疑，当天晚上跑来告诉她一个，是一只他在公园看见的鸟。

还有一件让她头疼的事，是奶奶。孩子的奶奶住在隔壁小区，每个周末接孩子过去。奶奶不懂什么罐子，只知道孙子「想要」，就买。有一个周末，孩子从奶奶那里带回一辆新的小汽车，手里攥得紧紧的，神色又高兴又心虚。林女士看见了，什么也没说。她知道只要开口，就是婆媳之间的一场仗，而这辆小汽车，也不过是一辆小汽车。她只是晚上对孩子说：「这辆车是奶奶的心意，不放进罐子，也不算你的愿望。」孩子点了点头，眼睛里有一点放松。过了一会儿，他小声问：「妈妈，那这样算不算作弊？」林女士想了想，说：「我也不知道。」这是她那几周里最诚实的一句话。

她后来逐渐明白，罐子不是一个能「管住」孩子的东西。它顶多是一个让她和孩子有机会谈起「想要」这件事的地方。管住不是目的，目的是让孩子哪天自己路过柜台时，能停一下，听听自己是想要这个，还是想要「买」。

到了学期末，有一天她陪孩子去文具店买作业本。孩子在一排笔前面站了很久，没有伸手，转头对她说：「妈妈，我不用放进罐子里，我就是想看一会儿。」林女士「嗯」了一声，在旁边等。那天他们什么也没多买。她站在那里，

心里却有点发空：孩子学会了停，可她不知道，这个停，是长出来的，还是她用罐子「训」出来的。两者在外面看，是一样的。

第三，她始终没想明白：**「够」的那个边在哪里。** 小火车买回来，三天就放下了，是不是说明他那个愿望其实不是真的？还是说明，愿望本来就是这样的，买到的那一刻就结束了？她不知道。

这一节想说的，和这一章的判断放在一起，是这样的：您可以看到，罐子这个办法，把「眼睛」的账，一次压到了一张纸条上，让孩子有机会听一听「肚子」。但它很容易变成一个新的规矩。一旦孩子学会用「不想要」来换取母亲的赞许，那所谓知足，就已经是表演了。这一步，叫做「统」：把一个活的、会动的愿望，拽成一个「乖孩子的样子」。而那句「你可以只告诉我，我不会买」，是一个小小的口，是让愿望继续连着的地方。

换一种做法呢？比如母亲只是一次一次地说「不行」，不设罐子，也不给地方说话。孩子十有八九会更用力地要，或者更用力地藏。她当时没有选这条路，也不知道这条路的结局会是什么。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这一节只写一个晚上，从下午六点到第二天早上。

设想有两个朋友，阿杰和小宇，周五晚上约着去吃自助餐。一人一百六十八，吃海鲜、烤肉、寿司，饮料无限续杯。

六点十分，他们到了。六点四十，第一轮：生蚝、三文鱼、烤牛舌。吃得很痛快。

七点十分，阿杰的肚子里有了一个声音，很轻，好像在说：「差不多了。」他放下筷子，又看了一眼远处的龙虾柜台，那里排着队。他心里算了一下：一人

一百六十八，一只龙虾大概三十，一盘三文鱼大概二十……他没有算清，但那个念头已经出来了：「不吃回本，就亏了。」

七点三十，他站起来，去排龙虾的队。

八点，他回到座位，肚子是满的，不是饱，是胀。他又吃了两块蛋糕，因为蛋糕「好像也算贵」。

小宇在七点十分，也听见了同样的声音。他放下筷子，喝了一口水，和阿杰聊了一会儿手头的事。龙虾他没去排。他说：「我吃饱了。」阿杰说：「你这不亏吗？」小宇笑了笑，没解释，慢慢地吃了一小碗水果。

八点半，他们离开。阿杰走路有点慢，上楼梯要扶栏杆。小宇很轻松，回家洗了澡，十点半睡了。

第二天早上，阿杰起得晚，没吃早饭。他不想吃，一看就胃里发堵。他一边喝热水，一边想：昨天那几只龙虾，到底吃进去了什么？

其实在这个晚上之前，还有一个不太起眼的前奏。那天中午，阿杰没怎么吃午饭，他是特意的：「留着肚子，晚上才吃得回来。」空着肚子进去，第一轮吃得特别快，快到嘴里的味道还没尝出来，下一口已经夹上了。人在很饿的时候，眼睛会比平时更大，肚子的声音反而更小，因为它早就被饿得没力气喊了。这个现象，不用什么大道理，谁都有过。

到了第二天，阿杰跟小宇在微信上说：「我今天一天没胃口。」小宇回了一句：「昨天你有没有听到肚子说话？」阿杰回了一个表情，没有回答。他其实听见了，在七点十分，轻轻的一声。他只是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是被一张价格牌带走的。

这个故事里没有谁是坏人，阿杰也没有做错什么。偶尔一次吃多，不用大惊小怪。我想说的是**他在七点十分那个声音出现的时候，听到了，又没有听**。

回到前面那个说法：肚子知道够，眼睛不知道。自助餐是眼睛的场所，每一个柜台都是一个新的「还没吃」。阿杰是被「回本」这个念头拽走的，**他的账不是肚子在算，是眼睛和价格牌在算**。　一百六十八块钱，付了就付了，已经不在肚子里。

在这个故事里，「知足」是一种很具体的技术：听。听那个很轻的声音，在它出现的那一刻，不要用别的声音把它盖掉。

不过也要老实说：小宇的做法，也不是人人做得到的。有的人吃东西的时候，本来就听不清肚子的声音，比如小时候被要求「必须吃完」的人，或者常年忙到吃饭匆匆的人。那个声音对他们是模糊的。这不是意志的问题，是一种很长时间养成的习惯。如果一个人常常吃完以后胃胀、反酸，或者发现自己总是吃到不舒服才停，那就该去看看医生，不是靠「知足」两个字能解决的。

阿杰后来也没有说「以后再也不去自助餐」。他只是后来每次去，会在第一轮结束时，给自己留一个小规矩：先停五分钟，喝杯水，再决定要不要第二轮。这五分钟，是一个小小的口。它没有消灭「回本」的念头，只是让那个念头晚到了一会儿。

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知足」在这个场合里并不神秘，它就是一种**可以练的听力**。第一次练，可能听不出来；第二次，听到了，但还是会被盖过去；第五次，你能在那个声音出现的一瞬间，把筷子停一下。从「听不见」到「听见了也不动」，再到「听见了就停」，每一步都很小。

另外，如果家里有老人，一直说「我吃饱了」，可是你看他饭量一天比一天少，人也瘦了，这时候不要只是夸他「知足」。老人说饱，有时是真的饱，有时是吃不下，有时是不想麻烦人。吃不下和不想吃是两回事，若是持续很多天，该陪着去看医生就看医生。

写到这里还得提一句：不是所有「吃得多」都是眼睛的事。有人天生胃口大，有人在长身体，有人干重体力活，需要的量本来就多；「听肚子」不等于「少吃」。这一节说的只是那个很轻的声音，听见它，然后自己决定，不替任何人定一个「应该吃多少」。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位个体货车司机，老陈，四十八岁，有一辆九成新的厢式货车，已经还清了贷款，每个月大约能净落一万一左右。这天，他的老主顾提了一个事：手里有一批稳定的货，一辆车拉不完，问他要不要买第二辆，找个司机，一起接。

晚上，老陈在一张纸上写了一笔账。

第一行写：第二辆车首付，十八万，贷款，每月还一个固定的数；加上司机工资，保险，油，停车。

第二行写：多接的活，一个月多的流水大概两万出头，扣掉成本，到手大概多出五六千。

他看着这两行字，觉得这笔账并不难看。五六千，一年七万，四年下来够把首付挣回来。他又想起，现在自己一星期有两三晚能睡在家里，儿子上初中，一个月能见到几次，也算清闲。

他老婆在旁边看了一眼，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问了一句话：

「你这是知足，还是害怕？」

老陈愣住了。他想说「当然是知足」，话到嘴边没说出口。因为他心里清楚，有一部分的不想买，是因为怕：怕贷款，怕司机出事故，怕自己管不了人。

这个问题，是这一节的难处，也是这一章没有给答案的地方。**「知足」和「害怕」，在外面看是一样的：都是不动。** 区别在里面，只有老陈自己知道。而他自己也不总是知道。

老陈那晚没有想清楚。第二天他做了一件事：打电话给两个已经买了第二辆车的老同行，一个说「值得」，一个说「后悔」。他们各讲了自己的账，但真正让他留心的是第二个人说的一句话：「多了一辆车，我就不是开车的人了，是接电话的人。」

老陈又想了几天，最后的决定是：**先不买，但把这个问题写在了账本的最后一页。** 他在那一页写：「明年三月再算一遍。」旁边又写了一行小字：「如果我只是怕，就去试一辆二手的。」

那天晚上，他把这个问题带去问了他的老婆。老婆说：「我不是不让你买。我是怕你买了以后，一个月见不到你一面。」老陈这才知道，她那句「知足还是害怕」，问的其实不是他，问的是她自己：她怕他变得更忙。两个人对着账本坐了半个钟头，谁也没说「我们不买了」，也没说「我们买」。老陈说：「那我再看一阵子。」老婆说：「行。」

到了第二年三月，他真的把账又算了一遍。这时候，老主顾那批货少了三成，原来说的「稳定」，其实没有那么稳。如果去年买了第二辆车，现在的月供就是压在身上的一块石头。老陈把这一页翻给老婆看，老婆没有说「你看，幸好没买」，她说：「这回算你运气好。」

老陈点点头。他心里明白，**「幸好没买」证明不了去年不买是对的。** 去年他不买，有一半是知足，有一半是怕，而结果恰好对得上他的怕。这是运气。如果货没少，反而多了，今年他就会为错过而不甘心。那时候，他还会说「知足之足，常足矣」吗？这个问题，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

他的一个同行，当初买了第二辆车，现在还在还贷。两个人在服务区碰上，一起抽烟。同行说：「我也不知道自己对不对，反正车是买了。」老陈说：「我也不知道。」两个人对着远处的货车队伍，没有再说话。老陈想起《道德经》这一章里的「戎马」，战马是为了抢地盘养的，而他这一辆货车，是为了养家养的，可是一辆车变成两辆车的时候，养家的车，是不是也有可能慢慢变成「戎马」？他没有读过这一章，这个念头只是在他心里闪了一下，就过去了。

回到第一幅画：马拉粪车。这匹马没有被卖掉，也没有被送上战场，被留在了田里。老陈这辆车，现在也是这样：还在路上跑，但他心里清楚，这个「够」，是一个暂时的位置，不是一个永远的结论。这一章说「知足之足，常足矣」，我读到的是：**「足」不是一个终点，是一个随时可以重新量一遍的位置。**但「随时重新量」听起来很自由，实际上很累，因为每一次都得问自己一次：是知足，还是害怕。

这一节还有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账本最后一页的那一行字，实际上是老陈给自己留的一个口，它让「够」没有变成一个封死的结论。可是，那一行字有没有可能变成一句每年抄一遍的套话：「明年再算」？有可能。我不知道。

带走的话

**够不够，肚子说了算，眼睛不算数。可是「我够了」也可能是「我怕了」，这一章分不出来，要自己分。**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统的反面（劲儿回头喂土，不一直往外送）。「前半国、后半人」这道缝我没缝上。

它教的是知足；靠的是一个听得见「肚子」的人。可对确实缺的人，这一章沉默，我不敢替它说话。

◆

47

第 47 章

# 楼梯上的脚步声

>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

**异文**：这一章郭店本没有。帛书里的字句大体和通行本相近，只是乙本这一章残损：「而名，弗为而成」几个字可见（通行本作「不为而成」），「行」「见」处是缺字；整理者补作「不行而知，不见而名，弗为而成」，我没有见到图版。倒是「不见而名」这一句，各传本之间有「名」与「明」两种写法，我只见过转述，没有逐本核过，列入线头笔记。

## ◆ 先上楼梯

设想有一栋老楼，六层，没有电梯，住了二十年的人都认得彼此的脚步声。

住在三楼的老吴，晚上在屋里看电视，听见楼下的大门「哐」一声，然后是一串上楼的脚步。他不用起身，心里就有了数：「是四楼的小徐，今天下班晚，皮鞋踩得重，大概又加班了。」再过一会儿，另一串脚步，慢，一步一停，中间有一声很轻的咳嗽。「二楼的王大爷买菜回来了，今天提的东西不轻。」他还听得出，有一天五楼那个年轻人的步子比平时快了一倍，一阶两阶往上跳，他想：「有喜事。」后来果然听说是女朋友答应了。

老吴没有出门，没有开窗，没有看谁的脸。他「知」了一栋楼的事。

我们把这个小场面放在这儿，不是为了说老吴多神。是为了请您留意他的「知」是从哪里来的：二十年，同一个地方，天天听，一个脚步声一个脚步声地

听过来。这不是「收集」来的，是「连着」来的。他在这栋楼里的位置，让每一个人的动静都碰到他。

好，现在可以看原文了。

## ◆ 这一章乍一看像吹牛

「不出户，知天下。」

不出门，就知道天下的事。

读到这里，大多数人心里会生出一个很直接的疑问：这怎么可能？我不出门，怎么知道隔壁省今天下不下雨？怎么知道一百里外的集市上猪肉多少钱一斤？古人要靠走，要靠问，要靠书。就算是老子，他也要靠书、靠商旅带来的消息。

这个疑问是对的，也是这一章不能躲开的。我想先把它摆出来，再往下走。

还有两个问题，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在前的是第四十六章，也就是上一章，讲的是「知足」，刚读过。**在后的是第四十八章，是下一章，开头一句是「为学日益」**，也就是做学问是一天比一天多。一个说「不出户而知」，一个说「为学日益」。两章挨着，一个像是说「不用学就知道」，一个像是说「学就是要多」。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个更近的问题：这部书自己。五千言，写出来，传下来，几百年里被无数人抄、注、争论。它自己不是「不出户」的，它出了很远的门。

我读这一章的时候，先老实写下这三个疑问，因为我发现自己很想马上用一个漂亮的说法把它们都盖过去，而那个说法一旦出口，**我就是在用一个线头拽着这一章走了**。

## ◆ 三种读法

这一章，历来有几种读法。我只说三种。

**第一种：内观的读法。** 圣人不用到外面去，因为道在心里，把心里的道看明白了，天下的道也就看明白了。这是最常见的读法，带一点神秘色彩。它的好处是顺，一句话讲完；它的麻烦是：天下的雨量、猪肉价、边境的军情，怎么从「心里的道」看出来？它没有回答。

**第二种：政治的读法。** 「圣人」这个词，在《道德经》里往往指的是掌管天下的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是一个君主的理想：不用到处奔波，不用亲自去看，不用什么事都动手，就能把天下治好。这个读法把「天下」落在了实处，但它有点危险：一个人坐在宫里，「知天下」，怎么知？靠耳目。靠一层一层的人往上报。那就不是「不窥牖」了，是「让别人替我窥」。**这个读法回到了一个很老的毛病：一个人守着一个点，让天下都朝他汇报。** 后面再说这一点和「统」的关系。

**第三种：连着的读法。** 这是本书想试的读法，也是我最没有把握的一种。它的意思是：知，不一定是「到处看过」，也可以是「连着」。一个人如果真的与一片土连在一起，碰到那片土的任何一处，他都会知道。就像老吴和那栋楼。

三种读法，各有各的问题。我不替它们排名。

## ◆ 扎手处：同一句话，两个一

我要指出的扎手处，不在字里，在这句话本身。

「不出户，知天下。」

这句话的形状是：**守在一个点上，知道全部。**

请想想导论一里那两把丝。第一团丝，都连着，碰一处动全体。如果有一个人站在这团丝的某一处，他的指尖被牵了一下，他就能感觉到整团丝的动静。他守在一个点上，知道全部。这是「一」。

第二把丝，有一只手攥着线头。全部的丝都朝着这只手。这只手不需要到处跑，丝都在它的掌握里。它守在一个点上，知道全部——因为全部都向它汇报。这是「统」。

**两个一，说出来的是同一句话：守在一个点上，知道全部。**

这个发现让我有点意外。我原本以为，读这一章，只要把「连着」和「统」分开，问题就解决了。结果发现，**这一章的句子自己分不开。** 它只给了外形，没有给里面是哪一种。

这比「这一章读不动」更严重一点：它是一个**两边都说得通的句子**。有人拿它去支持「圣人垂拱而治，天下自服」，那是一个统的天下；有人拿它去支持「心与万物相通」，那是一个连着的天下。

有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偏向一边？我找到两处，都不够有力。

一处是「**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走得越远，知道得越少。这句话与「收集」相逆：如果「知」是靠到处看、到处拿来的，那走得越远应该知道得越多。老子偏说相反。这指向一种不靠收集的知。它偏向「连着」，但也可以被读成「反智」，所以不稳。

另一处是「**不见而名**」。帛书整理本作「不见而名」（乙本此处残缺），各个传本有的作「明」（汇校版作「不见而明」，王弼本、傅奕本作「名」）。如果是「名」，是「叫出名字」：没看见就能叫出名字，这听起来有点像正名；如果是「明」，是「明白」，这就偏向前面说的「知」。这两个字在这里差一笔，意思差很远。第一章说「名可名，非常名」，这个「名」，在第一章是要小心的字。如果这里的「名」也是同一个意思，那「不见而名」就带一点警告：没看见

就先给它定了名字，这就是「统」的做法。可是，我没有办法证明它是这个意思。**这一点，我只能当作一个线头，不能当作证据。**

### ◆ 涌现：两种「知」

在这个地方，我想做一件小事：不去判定哪个读法对，只是把「知」这个字拆开。

一种「知」，是**站在外面看全**。就像一张地图。你把一个地方的东西全部收集起来，摆成一张图，一眼看过去，什么都有。这种知，要出去，要走，要问，要收集。走得越远，图越大。「出」是它的办法。

另一种「知」，是**连着时的感觉**。老吴听脚步声，不是他有一张楼的地图，是他和这栋楼连着。楼里的动静碰到他，他的反应是身体的、熟悉的、不用想的。这种知，一出门就断了——他到了另一栋楼，听不出任何一个脚步。

这两种知，前者怕「不出」，后者怕「出」。老子的话，是说给后者听的。

这样读，「不出户」就不是「我可以不动」，是「我这种知，是靠留在这里、连着这里长出来的」。

可是，请注意，这样读，我是把这一章的口气**缩小**了。原文说「知天下」，我给它读成了「知一栋楼」。天下呢？一个老吴，守二十年，也只能知一栋楼，不会知道隔壁镇上的猪肉价。我是不是在用我的理论，把一个确实有点狂的句子，磨得合情合理了？

我觉得是的。所以我把这个缩小摆在这里，让您看见它。

如果您愿意，也可以这样想：**这一章可能就是一句说大了的话。**　　说大的话，未必都是错的，诗里有很多。「不出户，知天下」，也许是一个人在某一个时刻，感觉自己与整个世界连在了一起，说出来的句子。我们可以不把它读成一条可检验的命题。

## ◆ 另一面：我们现在恰好「不出户，知天下」

这一章里有一个特别的现代回声，值得说一下。

今天的人，很多都在「不出户，知天下」。一块手机，一个下午，可以知道五个国家今天发生的事，知道隔壁省的天气，知道一千公里外一个陌生人的午饭。

可是，请问：我们知道了吗？

很多人有一种感觉：刷了一个小时，满脑子是东西，却什么都没抓住。**「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手指在屏幕上划得越远，越觉得自己对什么都不真切。

这和老吴的「知」，恰好相反。老吴的知，是碰到了他，他有反应。手机里的知，是**别人拽过来给你的**：有人（或者某个算法）找到了你的线头，一条一条地拽着给你。你不动，一切向你来。从外形上看，这正是「不出户，知天下」。可是你握着的，是一把被别人整理好的丝，不是一团和你连着的丝。

这个对照让我觉得，这一章的话，有可能是在警惕另一件事：**「知天下」本来不难，难的是知了之后，那个「知」还连着你**。

## ◆ 放回日子里

回到老吴。

有一天，老楼拆迁，老吴搬到了新小区，三十层的高楼，有电梯。他住十八楼，电梯门开了关了，他听不到任何一个人的脚步。他有时候在家里觉得安静得奇怪，觉得自己什么也不知道，隔壁住的是谁，他没有任何线索。

他想：我的「不出户知天下」，只是在那栋楼里才算数。

这不是说老楼好，新楼不好。这是说：**这种知，是长在一个地方的，搬不走。** 它不是一个本事，是一种关系。关系搬了家，就没了，要在新的地方重新长一遍。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位初一的历史老师，姓谢。开学没多久，她布置了一份很奇怪的作业，一周完成：查清楚学校旁边那条老街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就查这一个名字。

那条街叫「打铁巷」，在学校东门外，其实只是一条两米宽的窄巷，现在开着早餐铺、理发店、一个修鞋摊。孩子们天天从那里走过，没有人想过它为什么叫「打铁」。

周一，作业布置下去，教室里一片抱怨。「老师，这又不是考试内容。」「老师，上网一查不就行了？」她笑了笑，说：「网上查不到，你们试试。」（这句话她没有把握，后来证明网上确实只有一句极简略的说明。）

周二到周四，孩子们四散而去。有的去问了理发店的老板，老板说他爸爸那辈就在这儿，听老人说以前是铁匠铺；有的去了区图书馆，翻到一本薄薄的地方志，发现这一带在民国时有一家「同兴铁号」；有个男孩去问了早餐铺的奶奶，奶奶说：「铁匠嘛，早没了，我小时候还有一家，后来搬到厂里去了。」男孩回来说：「老师，奶奶说的'厂'，是不是就是咱们镇上的那个机械厂？」

不过到了周四，也出了一点麻烦。理发店老板说的和地方志上写的，对不上：老板说是「铁匠铺」，一家人打农具；地方志上写的是「铁号」，做的是批发，铁料从外地运进来。两个孩子在课间吵了起来，各说各的有理。谢老师路过，没有裁判，只说了一句：「你们俩都对，也都可能错，把这两句话都带到周五去。」后来她在课堂上才发现，有一个孩子一直没有说话，他的作业是从网上抄的一段整整齐齐的介绍，一字不差，一个「我问了谁」都没有。她没有批评他，课后留他说了几句，问：「这条巷子，你自己走过几次？」他说：「每

天。」她说：「那你有没有一次，看过它？」孩子低下头，过了一会儿说：「没有。」那个周末，他自己去走了一趟，拍了三张照片，其中一张是巷口那个修鞋摊，摊位下面压着一块旧的青石，上面有磨出来的凹槽。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他把它带回来问了。

周五，大家在课堂上拼。拼出来的是一条很小的线：民国的铁号，五十年代并入合作社，再后来进了镇上的机械厂，巷子里的铁匠铺一家一家消失，名字却留下了。一个孩子说：「原来我们这条巷子，是镇上那个厂的老家。」谢老师没有说话，把这句话写在了黑板上。

这是一个看起来很美的周。但这一节要说的，是那些没有那么美的地方。

首先，有一个女孩，她家住的是新小区，旁边的路叫「文昌路」，修了不到十年。她很着急：「老师，我的路没有历史。」谢老师想了想，说：「那你去查，它为什么是新的。」女孩去查了一周，查到这块地以前是一片菜地，被征用，修了路，路名是规划部门取的。她交上来的作业只有半页，但最后一句是：「原来新的路，也是从旧的地里长出来的。」这一句，谢老师批了个大大的「好」。

其次，有家长来问：「这样查一条街，有什么用？教材上的内容还没讲完呢。」谢老师没有急着辩护，她说：「您说得对，进度会被拖一周。」她心里清楚，这一周是赌。赌的是：孩子们对「历史是什么」有了一个身体里的概念，而不是纸上的。但这个赌赢不赢，要到期末才知道。

第三个问题，是最实在的：**这种「一条街知天下」的学法，不能代替读书。**一条打铁巷，只能让孩子知道一条巷子，它不能让孩子知道唐朝。谢老师后来把这周放在学期的开头，不在中间，不在结尾。她的想法是，先让孩子感觉到「历史就在脚下」，然后再去读那些离脚很远的东西，读的时候，心里有个地方是连着的。但到底连不连得上，她也说不清。有的孩子连上了，有的没有。

回到这一章：**「其出弥远，其知弥少」** 在这个故事里的意思是：那些一口气背了十个朝代年表的孩子，对一条巷子也说不出所以然；而那条巷子，却能成为他们理解「变迁」的第一个落脚点。这不是说背年表没用，是说年表落不了地。

如果换一种做法，把「打铁巷」的来历讲给孩子们听，三分钟，一句话，孩子也会记住。但那是老师的「知」，不是孩子的。孩子拿到的是一条「结论」，不是一条「线头」。

还有一件事，谢老师一直没有想好：这周的作业，该怎么打分？答案没有「标准」。理发店老板的说法和地方志不一样，哪一个对，没人知道；孩子们问到的人不同，拼出来的线也不同。如果她给「拼得最完整」的孩子打高分，那么下一次，孩子们就会学着去拼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不是去问一个人。她最后只给了两档：交了的，和认真走过一趟的。第二档没有分数，只在作业纸的角上画一个小小的脚印。那些脚印，学期末孩子们自己数过，有人拿了五个，有人一个也没有，有人偷偷问她：「老师，脚印可不可以补？」她说：「补不了，要走。」这句话说完，她自己觉得有点太像一句格言，心里不太舒服，可是已经说出口了。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位男人，姓钱，五十一岁，在单位的仓库做管理。他手机里有三个「养生群」，每天加起来有两百多条消息：什么时候喝水最好，什么东西不能一起吃，睡前泡脚要放什么，哪个动作每天做五分钟，对腰好。

他读得很认真，而且转发。老婆对此有点不耐烦，有一天她说：「你转了那么多，你自己的腰呢？」

钱先生愣了一下。他的腰最近下午总是酸，他是知道的，可是他不知道它是几点开始酸的，酸之前做过什么，睡得怎么样。他知道很多「别人的腰」，不知道自己的。

那个周末，他做了一件很小的事：在冰箱门上贴了一张便签纸，写着七天的日期，每天旁边留了几行。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这个星期，群里的东西，一概不转，也不学，**只记自己**。

周一：七点起床，早饭吃了两个包子。下午三点开始，腰酸。晚上睡得一般。

周二：七点十分起床，没吃早饭。下午两点半，腰酸，比昨天早。中午吃饭很快，十分钟。

周三：七点起床，早饭一碗粥。腰酸，下午三点半。今天下午没有一直站，坐了一会儿，好一点？

周四……周五……他写得很潦草，有的天只写一两个字。

到了周日晚上，他把七张便签放在一起看了一遍，发现了几件事。第一，腰酸基本上出现在下午两点半到三点半之间。第二，没吃早饭的那天，酸得早一点。第三，坐一会儿的那天，好像比一直站着要轻一点——但只有两天的记录，他不敢说。

这几件事，**没有一件是群里说过的**。群里说的是「每天做五分钟某某动作」，没有人说「你的腰是几点开始酸的」。

钱先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下午两点，主动去拿个凳子坐五分钟，不用别人提醒。一件是，他把这张便签纸带去了医院。因为酸了一阵子，又有了这些记录，他觉得该去看看，医生看过便签，问了他几个问题，给了他一些建议，没有哪一条是群里说过的。

这里要说清楚，**钱先生那一周的「不出户」，并不是用便签代替医生**。便签只是让他在见医生之前，先知道了自己的一点东西。该看医生就看医生，这是不变的。

这一节想说的，和这一章的关系，是这样的：他之前是「出弥远」的：每天从两百条消息里「知」天下人的腰。**他知道得越多，对自己的腰越不知道**。　然后他退回到一张冰箱门上的便签，七天，一个小小的、连着自己的地方。这时候，他的「知」才有了落点。

不过，我也不敢把这个故事讲得太圆。一周的记录能看出什么？也许只是巧合。他记的时候，会不会已经在「想要看出点什么」，于是看出了什么？这是记录自己的一个常见毛病：你一旦开始记，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你。**写下来的腰酸，和没写下来的腰酸，不完全是同一个腰酸**。　钱先生后来说，记到第二周，他发现自己开始「为了好看」而少写一些不太好的天。他把这一点也记在了便签的角上。

老婆对这件事的反应，也有意思。头两天她以为他是一时兴起，到第四天，她发现便签上多了几个她没想到的字：那天他中午跟同事吵了一架，旁边写着「下午腰酸，比平常早」。她没说话，把那张便签从冰箱门上取下来看了很久，又贴回去。那一周的最后一天，她自己也拿了一张纸，贴在旁边，写了两个字：睡眠。钱先生看见了，没问，也没说。这是他们家这一周里最安静的一次「对话」。

去医院那天，医生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酸，是几点开始的？」钱先生一向被问到这种问题就会愣，这一次，他翻开了手机里拍下来的便签，说：「下午两点半到三点半，最近一个星期都是。」医生点了点头，抬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只是一个医生看到一个病人事先做了功课。钱先生

后来想起这个眼神，心里有一点小小的得意，又有一点羞愧：他过去几年里，对群里所有人的腰都有意见，唯独没有认真看过自己的。

这个故事里还有一个小的提醒：便签是他自己的。别人的便签，不能照抄。如果他把这一周得到的结论——「坐五分钟好一点」——转发到群里，说「大家都应该这样」，那就是又一次「出弥远」，把一个连着的东西，变成了一个可以到处发的线头。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家镇上的汽车修理铺，老师傅姓方，干了二十五年。上午九点多，铺子刚开门，一辆车慢慢驶进来，还没停稳，方师傅就站在门口，手里端着茶杯，没动，也没看车，只是侧着脑袋听。

车停下，司机开窗问：「师傅，我这车……」

「左后轮的轴承，」方师傅说，「跑得快了会嗡嗡响，转弯的时候更明显，是不是？」

司机愣住：「你怎么知道？」

「听出来的。」方师傅说得很平常。

铺子里的学徒小刘，二十出头，在旁边看着。他手里拿着诊断仪，是老板去年买的，一插进车里，屏幕上跳出一串故障码，七八条，红黄绿。小刘举着屏幕说：「师傅，诊断仪说是这几个问题。」方师傅看了一眼，说：「这些都是小毛病，真正的问题它没报。」

这个场面，看上去是「老师傅胜过机器」，容易被人写成一个励志故事。但我想认真说一下它的复杂。

首先，方师傅的「听」，是二十五年里，听了几万辆车，一辆一辆**连着**听出来的。这和老吴的脚步声是一回事。他不需要出门，因为他的「门」就是这扇铺子的大门，每一辆车都是自己来敲门的。

其次，诊断仪不是没用的。有一次方师傅听了半天，说不准，小刘用诊断仪一扫，找到了一个传感器的问题。方师傅看了，说：「这个我听不出来。」他承认得很爽快。**所以方师傅的听，是一种「知」，诊断仪也是一种「知」，它们各有各的地方**。

真正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一章在这个场景里**露出来的短处**。

最近镇上多了几辆电动车。电动车开进来，没有发动机的声音，没有排气管的味道，方师傅站在门口，不知道听什么。他的「不出户」，在这里失灵了。电机的声音太安静，他二十五年的耳朵，一时没有可以连的东西。

那天老板跟他说：「要不要让小刘去培训一下电动车的维修？」方师傅沉默了一会儿，说：「去吧。」他又补了一句：「我也得去。」

这就是这一章的难点：**「不出户知天下」的「知」，是长在一个地方的，地方变了，就得出门**。　　老子这一章没有说这个，他只说「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可是方师傅的故事说：有的时候，你不出去，你的知就会越来越窄。

这一章到底是对，还是错？在这个场景里，我只能说：**它说对了一半**。　对的那一半是，真正的熟，不是靠到处收集来的。错的那一半——或者说它没有说的那一半——是，熟总是对着某一片具体的地方熟的，那片地方变了，熟就要重新长。

最后还有一点：方师傅打算怎么教小刘？他不打算教「怎么听」，因为听这件事教不了。他打算让小刘每天在门口站半小时，什么也不干，只是听。小刘说：「这有什么用？」方师傅说：「不知道，你站着吧。」

小刘站了三个月，目前还是听不出来。

这里有一件让老板头疼的事：方师傅的「听」，没有办法写在维修单上。车主要看单子，保险公司要看单子，单子上必须写「故障原因：某某部件」，方师傅说「轴承」，老板问：「凭什么？」方师傅说：「听出来的。」老板说：「这不能写。」所以每一次，小刘都要拿诊断仪再扫一遍，找一个能写的理由。这样一来，方师傅的判断，被翻译成了一份「可以出示的证据」，翻译的时候，丢掉了一部分。丢掉的那一部分，是什么？没有人说得清。

更不好办的是：方师傅五十八了，再干几年就要退休。他脑子里的那些声音，不会自己搬到别人脑子里去。老板有一天私下问他：「你退休了怎么办？」方师傅说：「那就听诊断仪吧。」说完他笑了一下，不是很愉快的笑。

我觉得这个场面，是这一章在事业里最诚实的一面：**连着的知，贵，是因为它搬不走；它搬不走，所以企业最怕它。** 企业喜欢能写进手册的东西，因为手册可以复制；方师傅的耳朵没法复制。于是每一个有方师傅的铺子，都在做同一件事：一边靠着他，一边想办法不靠他。这一章的话在这里，既是夸奖，也是一个警告，至于怎么办，我没有答案。

带走的话

**守在一个点上知道全部，这句话既像连着，也像统。这一章分不开，我也分不开。**

小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一与统，同一句话的两张脸。读不实的章，不假装读通。

它教的是不出门也能知；靠的是长年在一个地方的「连着」。地方一变，这一章就失灵了。

◆

48

第 48 章

# 溢出来的碗

>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异文**：郭店乙本有这一章的前半段，据整理者的释读，大意作「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损之或损，以至亡为也，亡为而亡不为」，比通行本多了两个「者」字，「又」写作「或」（读作「又」），「无」写作「亡」。**郭店本到「亡为而亡不为」为止，没有「取天下常以无事」以下的那几句。** 帛书乙本作「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云（读损）」，也带「者」，但后一句是「闻道」，不是「为道」；「取天下恒无事」一段也有。

## ◆ 先看一个字

请先看「益」这个字。

现在我们说「益」，多半是「好处」：有益、益友、受益匪浅。可是这个字的老样子，是一只**皿**（盛东西的器皿）的上面，横着一个**水**。水在碗上面，往下倒。倒多了，就从碗沿上漫出去。这是「溢」字最早的样子，后来才在旁边加了三点水，另造一个「溢」字。

所以「益」的本意，是多得装不下，漫出来了。

我得赶紧说一句：拿字形说事，要小心。先秦人说「益」，多半就是「增加」的意思，不会每说一次就想起一只漫水的碗。我不能说老子写下「日益」的时候，心里有那只碗。

可是，我自己读到这个字形，心里还是动了一下。因为这一章头一句的「为学日益」，我们一向读成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学问嘛，当然一天比一天多。可是如果把这个「益」字原来的样子放在眼前，会有一点不安：一天比一天多，多到哪里去？碗是有边的。

我把这一点放在这里，**只是一个提醒，不是证据**。

## ◆ 这一章在说什么

先用最平常的话，把这一章翻一遍。

「为学日益」：做学问，是一天比一天多，今天学一点，明天再学一点。

「为道日损」：修道，是一天比一天少，今天去掉一点，明天再去掉一点。

「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减了又减，减到后来，到了「无为」的地步。

「无为而无不为」：什么都不去硬做，反倒没有什么做不成的。

「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要得到天下，总是靠不去找事；等到一找事，就不够格得到天下了。

读到这里，您会觉得，这一章几乎是整部《道德经》的一句话提要。它也确实是历来最常被引用的章节之一。大多数的解释，大意是这样的：**学**，是知识、技能、礼法，要往里添；**道**，是回到本来的样子，要往外去：去欲望、去智巧、去人为的造作。去到极处，就不再强做了，不强做，万事反而顺。

这个解释没什么毛病。它在许多人的生命里是有用的：学东西时多读，修心时少想，各管各的。

但这一章如果只是这样，它在书里的位置，就不会这么重。这本书把它当作核心章之一，是因为有人读出了另一层。

在说那一层之前，还有一个小细节，值得先看一眼：**这两句话，说的是同一个人，还是两种人？**

通行本的写法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前面都有一个「为」，像是同一个人在做两件事：既「为学」，又「为道」，一件加，一件减。可是郭店乙本据说写作「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每一句后面多出一个「者」字（帛书乙本也带「者」，作「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云」）。有了「者」字，句子读起来就有点不一样了：**学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修道的人**一天比一天少。像是两种人，各走各的路。

这个差别有多大？如果是一个人的两件事，那么日益和日损是他一天里的两个时辰，是同一块土上的两种用法；如果是两种人，那么它就成了一个评语：学者怎样，为道者怎样，哪一种更高，不用说。第一种读法偏向合，第二种读法偏向分。我没有办法判断哪一种是原文。我只想请您记得：**字少了一个「者」，我们读到的就是另一个人**。

### ◆ 本书想怎么读，以及我对它的怀疑

这本书一直在讲一件事：**生，有两种**。

一种，是在一片固定的土上，把同一样东西一个一个地做出来，一个、两个、三个……到很多个。要做得多，就要有标准：每一个都得一样，所以要统。这是「从 1 到 N」的生。

另一种，是在一片会变的土里，生出那个**还不存在的第一个**。这样的第一个，不能照着标准做，因为标准还没有。它只能从一片没有被定死的地方长出来。这是「从 0 到 1」的生。

按这个说法，「为学日益」，是第一种：往同一个样子里一天一天添。「为道日损」，是为第二种腾地方：把已经压实了的东西，一天一天松开，让土回到能变的状态，**让下一个新东西有门可以进来**。

所以，日益和日损，不是学问对修行，也不是多对少，是**两种生**。道家并不反对添，反对的是**在一片已经压死的土上，一直添下去，再也生不出下一个新的**。

这个读法，我很想说它漂亮。但正因为我想说它漂亮，我得先对它挑毛病。

**第一个毛病：这一章里，一个「生」字也没有。** 全章讲的是「学」「道」「损」「益」「无为」「取天下」。讲生、讲土、讲一和统，是这本书带来的。这一章没有说，我替它说了。

**第二个毛病：这一章没有说「损」的是什么。** 请回看原文：为道日损。损什么？没有宾语。传统的解释补上了「欲望、知识、造作」；本书的解释补上了「定死的东西」。这两个补法，原文都没给。**这个空，被我们各自拿东西填上了。** 填上去的东西，决定了这一章读成什么样。

**第三个毛病，也是最要紧的：我把本书的术语删掉，再读一遍。** 这本书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把理论的术语全部删掉再读，论证若照样站得住，说明在套用。

删掉以后，剩下的话是这样的：「做学问，要一天一天往里加；修身养性，要一天一天往外减。减到不去硬做的地步，反倒没有什么做不成。」

这段话，**站得住**。而且它几乎就是传统的解释。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本书的「两种生」，在这一章里，并没有增加多少东西。它可能只是给一个老解释换了一套新说法。**这一章，是全书母题最顺手的一章，顺到了让我不放心的地步**。

我把这三个毛病摆出来，不是要推翻「两种生」的读法，是要请您带着戒心去读后面的内容。

### ◆ 扎手处之一：郭店本到哪里就停了

这一章的版本，有一个很值得看的地方。

郭店乙本的这一段，到「亡为而亡不为」就结束了。后面「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竹简上没有。

对这个现象，至少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这几句是后来才加上的。** 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一章最初的样子，是一段讲**自己怎么修**的话：学者怎样，为道者怎样，一路损下去，到了「亡为而亡不为」。它是讲给修行的人听的。后来有人在末尾接了一个「取天下」，这一章就变成了**教人治天下**的话。同一章，从讲自己，变成了讲天下。

**第二种：这几句本来就有，郭店本的抄写者只抄了前半。** 郭店本是摘抄本，学界有这一说。

两种可能我都没法排除。我能说的是：**如果是第一种，那么这一章里「手里攥着线头」的那一半，是后加上去的。**「取天下」这三个字，里面有一个「取」，是一只手伸出去拿。无事而取，也是在「取」。第五十七章里有「以无事取天下」，同样的说法，那一章我没有负责，但这个说法两处都有，说明它是这部书里的一个惯用语。我没核到郭店本的第五十七章里这句话是否存在，这一条会列进线头笔记。

所以我不能说「取天下」是后来混进来的儒家式的一。我只能说：**这一章最硬的一个「取」字，在郭店这一份里不在场。**

### ◆ 扎手处之二：「无为而无不为」

再看全章最响的那一句：「无为而无不为。」

这句话读起来有一点吓人。什么都不做，却没有什么做不成？这像是一个全能者的口吻。

我读到这里，想起了第二十九章（那一章的作者会好好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那一句是说，天下这个东西，不能去「为」，你去做，就把它做坏了。

两处并看：**一处说「无不为」，一处说「为者败之」**。 前一个「为」是被否定的，后一个「为」是被肯定的「无不为」。同一个字，一反一正，又是「字不能统一读」。

可是，这里有一个比较深的困难。「无为而无不为」，听上去是在**用**无为这个方法，去达到无不为这个目的。也就是说，「无为」是手段，「无不为」是目的。如果是这样，它就是一种策略，一种「我先不做，是为了最后什么都做成」。这是第七章、第三十六章那种读法，会被读成权谋。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章读起来既深又滑。

### ◆ 涌现：损，不是擦掉

现在，我想试着把前面的线头拢在一起，看看能不能得到一点东西。

先说一个常见的误会：**「日损」不是「熟练」**。

设想一个人学开车。

第一天，教练教了一堆：看后视镜，打转向灯，慢抬离合，轻给油。新手脑子里是一条一条的口诀，每上路一次，都像背书。三个月后，他不再想这些了。

手自己动，脚自己踩，连着聊天都行。老司机的「损」，好像就是这样：口诀越来越少，最后「无为」，车自己就开好了。

这是「日损」吗？有点像，但我觉得不是。

因为老司机是把口诀**吞进去了**，一条一条变成了身体里的习惯。这些习惯很结实，结实到有一天，他到了一个靠左行驶的国家，租了一辆车，他的手会不由自主地往右打方向，脚会不由自主地找错位置。他本来以为自己什么都会，结果成了最危险的一个司机。

这说明：**熟练，是把土越踩越实**。　它很有用，没有它就开不了车。但土实了，新的东西就写不进去了。熟练是「益」的完成：把很多条款加进去，加到不用想为止。

那么「损」是什么？我觉得，真正的「损」是**能把踩实了的土再松开的那种本事**。老司机到了靠左行驶的国家，他得把手上那套「自动」暂时松掉，一条一条重新想。这才是「为道日损」：不是把东西丢掉，是让已经写死的东西，仍然留着可以松动的地方。

所以「损之又损」那个「又」字，很要紧。一次是做不到的。土每天都会重新压实，所以要每天松。

这样看，「至于无为」，就不是一个终点，是一个**不被已有的东西挡住的状态**。「无为而无不为」，也不是说「我什么都能做成」，是：**没有什么被我已经做好的东西堵住了**。做得成什么，要看土里生出了什么，不是我说了算。

我要承认，这个对「无不为」的读法，是我在为这一章解围。它很顺，我也怀疑它。但我觉得它至少比「无为是手段、无不为是目的」更站得住，因为它不需要老子是一个算计的人。

那么，**「日益」和「日损」，该如何各安其位？** 这一章的后半，我认为给了一个提醒：**「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只要一直添、一直做、一直找事，土就越来越实，最后一件新东西也长不出来。反过来，如果只损不益，那也没有东西可松了。所以两件事不是二选一，是一天里的两个时辰：白天添，晚上松。道家不是反对白天，是担心只有白天。

这里需要补一句，免得把「益」说得太坏：**没有日益，就没有那片土**。 一个孩子，如果从来没有学过一样东西，没有一条路是熟的，他是没有什么可「松」的。他不是自由，是空。会损的人，首先得是个有东西可损的人。老子这一章没有讲这一层，我们读的时候不能漏。一个什么都没有加过的人，去学「日损」，学到的只是一种姿态，一种对「少」的好感，那样的「损」，是装饰品。

所以，**日益是土的来历，日损是土的活**。 前者让土有分量，后者让土不死。

### ◆ 回落：这部书自己

用这一章得出的判断，去看这部书自己，会发现一件此前解释不了的事。

导论一说过：郭店本约两千字，帛书乙本篇末自记合计约五千四百多字（据转录），通行本八十一章，加上两千年里无数的注、疏、解。这部讲「为道日损」的书，**自己是一部日益的书**。从两千字，长到五千多字，再长出几百万字的注解。

怎么会这样？一部劝人往外减的书，被人一年一年往里加。

读了这一章之后，我有一个想法：也许不矛盾。**一部书，只要还有人在读，就是在「日益」；而读它的人，只要读对了，就是在「日损」**。 每一代人往书里加注，是益；每一代人读完之后，放下前一代的某个想法，是损。书是益的，

读是损的。如果只有益，书就成了一座压得结结实实的山，没有人能从里面走出来；如果只有损，书早就被人丢了。

我自己这本书，也是一种「益」：八十万字，一章一章地加。所以按这一章的话，**这本书最好的读法，是读完之后，把它里面的一部分删掉**。比如「两种生」的说法，我前面试过，删掉术语，大意照样站得住。那么，也许这个说法在这本书里，更应该被看作一个临时的梯子：爬上去看一眼，然后可以撤走。

这话听起来很谦虚，我自己并不放心：这样说，是不是又是一次「大成若缺」式的装饰？我不知道。

还有一层，我不想绕过去。这一章最后那句「取天下」，是提醒读者：手一伸出去，就不够格了。一本把八十一章逐章都解释了一遍的书，也是一只伸出去的手。它要把一部原本被不同的人抄、改、拼的文本，读成一个有母题的整体，这就是在用一个样子去写整片土。我知道这件事，也没有办法不做，因为读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动作。我能做的，只是在读的时候，留着几处自己也读不动的地方，不盖过去。这样做够不够？我不知道。

## ◆ 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个老司机，再往下说一句。

他在靠左行驶的国家开了三个星期，开始习惯了。回到国内，第一次上路，手又往左打了一下，吓出一身汗。他在路边停了十分钟，才重新开。

他没有「回到」原来那个自己。三个星期的左行，在他的手上写了一笔，现在他的手里，有了两套。开车的时候，他开始会在每一个路口，停半秒。这半秒，以前没有。

这半秒，我觉得就是「损」留下来的东西：不是把习惯扔掉了，是习惯不再是唯一的了。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个小学三年级的男孩，我们叫他小豆。暑假，他在一个兴趣班学了一套「速算口诀」：算乘以十一的数，头尾一拉，中间相加，几秒钟就出结果。三十六乘十一，头是三，尾是六，中间三加六，写出来：三九六。他学得又快又得意，回家给爸爸表演，爸爸掏出手机一按计算器，对上了，当场夸：「这孩子行。」

开学后，数学老师讲位值：十位、个位，一个数是由几个十和几个一组成的。老师用了一张方格纸，让孩子们把三十六乘十一画成格子，数一数。小豆在旁边不耐烦：「老师，我不用画，我两秒钟就出来了。」

老师没有批评他。她说：「好，那咱们比一比。你和这张纸。」

第一节课，小豆赢了。大家鼓掌。

第二节课，老师出了一道题：七十八乘十一。小豆头尾一拉，七八，中间七加八是十五，他愣了一下。口诀教他把中间相加，可是十五不是一位数，该怎么写？他写了七、十五、八，七一五八，老师问：「是多少？」他不知道。方格纸上的做法一画，八百五十八。

小豆很不高兴，板着脸，一下课就跑出去了。

第三节课，老师没有逼他用方格纸，她问了一个问题：「你的口诀，为什么三十六可以，七十八就出问题了？」小豆低头想了很久。后来，他自己指着方格纸上一个地方，说：「这里。十五要进一位。」老师没说话。又过了一会儿，他小声说：「我那个口诀，是不是……是这张纸的影子？」

老师后来跟人说，这是她那个学期最开心的一刻。

当然，这个学期并不是只有这一刻。期中前一个星期，年级组开会，隔壁班的老师听说了这件事，笑着说：「你这样教，进度要落下的。我就教口诀，反正考试里考的是答案，又不考位值。」她说得没错，试卷上的乘法题，答案对了就是对了，没有人看过程。数学老师没有反驳，她只是回到办公室，把期中卷子上乘十一的几道题翻出来看了一遍，其中两道，正好是进位的。她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件事告诉那位同事，最后没有说。

不过，这一节要说的，是后面发生的事。

首先，小豆的口诀并没有消失。第二个月，他做作业时，手还是会不自觉地去拉头尾。区别是，他现在会停一下，想想：这个数，中间加起来会不会超过九。有的时候他停了，有的时候他忘了，忘了就错。老师没有要求他「忘记」口诀，她知道忘不掉。她只是说：「留着，当快捷方式，别当唯一的路。」

其次，是家长。小豆的妈妈对这件事不太高兴：「花了钱学的口诀，现在老师又说不要用？」老师说：「不是不要用，是知道什么时候不能用。」妈妈听了半天，说：「那不还是白学了。」老师没有争辩，她知道有的话说不通，只能等时间。

再次，不是每个孩子都能这样转过来的。班里另一个孩子，口诀学得同样熟，可是遇到不能用的题就慌了，一直以为「老师讲的不对」，后来成绩下来了一些。老师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偶尔单独陪他画几次格子。他画完，说：「原来是这样。」可是第二天，他又回去用口诀了。

这里我要提醒一句：**把口诀「损」掉，是很难的。**　它不是知识，是手上的习惯。老师能做的，只是让孩子在习惯旁边，多一条路。她没有损掉任何东西，她只是让口诀不再堵着门。

从这一章的意思说：小豆学口诀，是「日益」，一点问题没有，那是学。后来的几节课，是「日损」的开头：不是丢掉，是让口诀不再是唯一的。可是，这个「损」，需要一个愿意陪着的老师。如果老师只是说「不许用口诀」，那是另一种「统」，新的标准压在旧的标准上，孩子从一个线头换到另一个线头。

学期末，老师出了一道面积题：一块长十一米、宽四十二米的菜地，面积是多少。小豆想都没想，头尾一拉，四、四加二、二：四六二。写完，他忽然抬起头，拿起铅笔，在草稿纸上画了两个格子，一个十乘四十二，一个一乘四十二，加起来，也是四百六十二。他自己对了一遍，抬头对老师做了一个鬼脸。没人要求他画。老师后来说，她看着那两个格子，觉得那一年的教学没有白费。又过了一阵，她想到：他这个动作，到底是「理解了」，还是「为了让老师看见」而画的？她分不清。那个孩子自己大概也分不清。

##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位女士，姓吕，四十五岁。她的手机收藏夹里存着一份清单，是几年里从朋友圈、从各种「养生号」里一条一条攒下来的，一共三十条。比如：晚上不能吃水果；不要喝冰水；隔夜菜不碰；吃饭时不要喝汤；早上一定要喝一杯温水；不吃某几样东西搭配着吃；睡前三小时不进食……

她不是迷信的人，每一条都是「有道理」的，至少当时听起来如此。她认真遵守，三年下来，她吃饭的时候，脑子里有一份清单在翻。出去聚餐，朋友点了一道菜，她心里先过一遍：这个能不能吃？孩子的生日蛋糕，她切了一小块，想了想，没吃，因为「晚上不吃甜」。

家里人开始有点不自在。丈夫说：「你吃个饭，像考试。」女儿说：「妈，你能不能别看着我吃？」

这一年一月，她做了一个决定：每两周，从清单里拿掉一条，**看看会发生什么**。这是她的「日损」。她定了几条规矩：第一，不是一下子全扔，一次一条；第二，凡是跟自己身体状况有关的，先去问医生再动；第三，把每一次拿掉之后一周的感觉，记在手机里。

一月，她拿掉的是「吃饭时不喝汤」，那是她最不明白来由的一条。一个星期过去，什么也没发生，只是饭桌上多了一碗汤，她喝得有点心虚。

二月，拿掉「不吃隔夜菜」。三月，拿掉「晚上不吃水果」。她发现，有些规矩其实自己根本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它们是靠「听说」撑着的。

四月，她去做了年度体检，顺便把清单拿给医生看。医生一条一条看，有几条说「这个对你是有道理的」，比如其中和她某项检查结果有关的两条，医生让她保留；有的说「没关系，随你」；还有几条，医生笑着摇头。她把这一次的结果，也记了下来。

到了六月，清单从三十条变成了二十二条。日子过得没有大变化，只是饭桌上轻松了一些。

七月，出了一件让她紧张的事。她前一个星期拿掉了「不喝冷饮」，那个周末天气很热，她喝了一杯冰的，当天晚上肚子不太舒服。她吓了一跳，立刻把这一条加了回去，还在手机里写了一行：「我就知道。」

可是接下来几天，她一直在想：这是冰饮的缘故，还是那天她午饭吃得太急，还是晚上吃了别的东西？她不知道。她想去查，但又不好意思，毕竟只是「肚子不太舒服」。她等了几天，没有再有不适，就没有去看医生。

要是不适一直持续，她肯定会去。这是底线：**该看医生就看医生**。「日损」不是拿身体当试验田，不适一旦成了常态，清单的事先放到一边。

到了十二月，清单上还剩十一条。其中三条是医生让她留的，四条是她自己试过之后觉得确实有用的，还有四条，她也说不清为什么，就是觉得「留着心里踏实」。她没有再动那四条。她说：「这四条，让我留着吧。」

其实在十月，还出了一个小插曲。她刷手机时看到一条新的「提醒」：说早上空腹喝咖啡如何如何。她心里一紧，手指已经点了收藏。收藏完才反应过来：我又在加。她盯着手机，哭笑不得。回头一想，这一年的「损」，根本不是一条线从三十走到零，而是**每个月都有新东西在往里进，她每个月都得拿出手来松一松**。损不是做完一次的事。

家里人的反应，是慢慢变的。丈夫头一个月没感觉，第三个月忽然说：「你这阵子吃饭的时候不看我们了。」女儿过生日那天，她切了一块蛋糕，坐下来，吃了。女儿没说话，只是在她旁边多挨了一会儿。吕女士没把这件事记在手机里。

回到这一章。吕女士这一年做的事，不是把清单「损」到零。她没有到达「无为」。**她在每一条上，试着松开一点，看那片土是不是还能动。**有些松开了，有些松不开，有些松开又收了回来。

这个故事里有一点我想强调：她留下的那四条「说不清为什么」的规矩，我不觉得是失败。**日损不是要彻底清空，是要知道自己攥着的是什么。**她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有四条是她自己攥着的。知道了，就不再是那个攥着却不知道的人。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家做家政保洁的小公司，姜老板创办的，六年前只有五个服务项目：日常保洁、深度保洁、擦玻璃、清洗油烟机、新房开荒。现在，公司的服务清单上有三十八项。

这三十八项是怎么来的？每一项都是一个客户提的。有客户说「能不能帮我擦一下鞋？」，姜老板说「可以」，加了一项。有人要整理衣柜，加一项。有人家里养了猫，要清理猫毛，加一项。有人问能不能顺便给阳台的花浇水，加一项。每一项加进去的时候，都是一次「好，我们可以做」，客户高兴，营业额也涨一点点。

这就是「为学日益」。

问题是慢慢出来的。阿姨们要记三十八种做法，每种的规矩不同，新手上手要三个月；排班表一天比一天复杂，一个阿姨上午做油烟机，下午整理衣柜，晚上去清猫毛，中间还要换工具；客户投诉开始变多，不是因为活儿做得差，而是因为每一项都做到了「还行」，没有一项做到「特别好」。

年底，公司开了一次会。姜老板在墙上贴了一张大纸，上面写了四个字：**不做清单**。她说：「明年，我们每个月，拿掉一项。」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最年长的一位阿姨说：「拿掉，客户怎么办？」姜老板说：「我们可以告诉客户：对不起，这个我们不做了。」

一月，第一项被拿掉的是擦鞋。几乎没有人有意见，因为一年里只有两个客户要过。二月拿掉浇花。三月，拿掉的是整理衣柜，有一位老客户是做这一项来的，她打电话来，语气很重：「你们不做了，那我以后怎么办？」姜老板在电话里说了很久，客户最后说：「那就算了。」这是公司那一年失去的第一个老客户。

姜老板那天晚上没睡好。她问自己：我是不是错了？

这件事，是这一章在事业里的核心难处：**「损」的时候，真的会有人被损掉。**　添一项，是加一个客户高兴；去一项，是让某个客户难过。这笔账，不会像「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那样好看。

不过，到了年中，事情有了变化。清单从三十八项减到了三十，阿姨们的排班轻松了一点，投诉少了三成。有一个新来的阿姨说：「我现在能把玻璃擦到自己满意了。」

然后是「回不去」的一幕。九月，之前被拿掉的「清理宠物毛」，因为有三个客户反复来问，姜老板重新把它拿了回来，但这一次不是简单加回去，而是改成一项**专门培训的、要预约的、单独收费的服务**，只有两位阿姨做。这一项回来了，但不是原来那个样子。

姜老板在年底的总结里写了这样一句：「有些东西拿掉了，不是为了永远不要，是为了让它回来的时候，有一个新的位置。」

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想起这一章的「又」字。**损之「又」损。**　一次拿掉不是结论，拿掉之后土是松的，松的土上，旧的东西可以回来，但回来的时候，已经不是原样。

最后说一句不甜的：姜老板的公司，那一年营业额并没有涨，只是持平。她不知道，如果当初没有开始「不做清单」，营业额会不会涨得更多。这笔账，永远算不清。

再补一个阿姨的声音。公司里有一位姓邢的阿姨，干了五年，会整理衣柜，做得特别好，客户都喜欢找她。「整理衣柜」被拿掉的时候，她一个月少了三单，有点不高兴。她私下对姜老板说：「你把我的长处拿掉了。」姜老板没有当场反驳，回家想了两个晚上，第三天对邢阿姨说：「我想让你带一个小组，专门做整理，不挂在清单上，只接老客户推荐的。」邢阿姨笑了一下，说：「你这不还是留着？」姜老板说：「是留着，只是不再让它是清单上的一行。」

这个安排是不是对的？不知道。它有可能是个后门，慢慢又会变成三十八项。它也有可能是一个办法：一项东西从「全体都要做」，退成「少数人精

做」，是一种比「删除」更细的「损」。老邢的手艺没有丢，只是不再是公司的「标准件」。

最后是对手。年底，同城新开了一家「全能管家」公司，什么都做，价格还便宜。姜老板的几个客户被拉走了。她站在办公室里看着那张写着「不做清单」的纸，心里有一刻是动摇的：别人在加，我在减，我是不是在往死路上走？她没有撕那张纸，也没有保证这是对的。她只是把它往墙里贴紧了一点。

**带走的话**

**只添不减，土越踩越实；添和减不是二选一，是白天与夜里。真正的「减」，是让已经写死的东西，还留着松动的地方。**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柔与复（把压实的土松开，回来时已经不是原样）。但「两种生」在这一章是我替它说的，原文一个「生」字也没有。

它教的是日损；靠的是一天一天地松，不是一次清空。教的和靠的差一点，差的是那个「又」字。

◆

49

第 49 章

# 不善的那一半，也端上桌

>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 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帛书的几处不同**（马王堆乙本，个别处参甲本）：

- 开头是「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通行本的「无常心」，帛书是「恒无心」，字序也不一样。
- 「德善也」「德信也」，句末多一个「也」，意思不变。
- 「为天下浑心」，没有「其」字（甲本如此）。
- 「百姓皆注其耳目」，乙本同通行本，甲本写作「属耳目」。
- 最后一句，甲本写成「咳之」（乙本此处残缺）。「咳」是「孩」的借字，一般这样读。

郭店本没有这一章。

## ◆ 请先别急着点头

这一章第二句，很多人第一遍读就想点头：对好人好，对不好的人也好，这是多么宽厚的胸怀。

请慢一点。

您设想一下：您开着一家小店，有个常来的顾客，三回有两回少给钱，每次都说「下回补」，下回从来不补。老子说，这样的人，「吾亦善之」，我也要好好待他。您还点头吗？

再设想：孩子明明撒了谎，您明明知道，老子说「不信者吾亦信之」，不可信的人，我也信他。您还点头吗？

这两句话，放到真日子里，没有那么好点头。它要么是一句空话，要么是一句很重的话。哪一种，得看它到底在说什么。

所以这一章，我们不从「胸怀宽广」进去，从两处互相别扭的地方进去。

## ◆ 先用大白话说一遍

前两句是个总纲：圣人没有一颗固定不变的心，他用百姓的心当自己的心。百姓想什么、要什么，他就把那当成自己的心思。

接着是两组对称的话。好人，我待他好；不好的人，我也待他好。这样做，得到的就是「善」。守信的人，我信他；不守信的人，我也信他。这样做，得到的就是「信」。

这里的「德」字，很多注家读成「得」，也就是「得到」：这样一来，就得到了善，得到了信。也有人照字面读成「德行」，说这是善的德、信的德。两种读法差别不大，都是说：这么待人，结果是善和信都长了出来，而不是只留在好人身上。

最后一句话画了一幅像：圣人在天下，缩着、收着（歙歙，是敛起来、不张扬的样子），替天下人把心搅得浑浑的；百姓呢，个个把耳朵眼睛都投向他；圣人对他们，都像对孩子一样。

先说「歙歙焉」。歙，本义是吸气、收拢，用在人身上，是收敛、不张扬的样子。注家多这样读：圣人站在天下人中间，是缩着身子、收着锋芒的，不是站在高处发号施令的。再说「注其耳目」。注，是把水倒进去，倾注；百姓把眼睛耳朵都倾向圣人，是一种全神贯注的样子，不一定是害怕，也可能是信赖，也可能只是好奇。字面上看不出来。

把这一章放回整部书里，也很有意思。它挨着的前一章是第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说的是学问是越堆越多，道是越减越少；后一章是第五十章，说的是生和死。夹在中间的第四十九章，说的却是人和人之间的事：怎样待好人，怎样待坏人。这几章的先后，是后人排的，我们不必强说它们一环扣一环，只当是顺手看一眼邻居。

前半章清清楚楚，后半章越读越糊涂。前半章是「没有自己的心」，后半章却有一个「被所有人盯着的人」。糊涂的地方，就是扎手的地方。我们一处一处来。

## ◆ 扎手处一：为什么连「不善」也要善待

先问一个问题：这几句话里，「善」是个什么东西？

第二章有一句要紧的话：「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郭店本作「皆知善，此其不善已」，意思相同。）当时我们读出来的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的「善」一旦立起来，不合这个「善」的那一半，就被切出去，成了「不善」。是立标准的这个动作，制造出了被切掉的东西。

现在把那一句和这一章摆在一起看。

「善者吾善之。」好人，我待他好。这没有人反对。

「不善者吾亦善之。」这一句，是在对被切出去的那一半说话。标准已经立起来了，有人合格，有人不合格，不合格的被划到墙外面。这一章说：圣人不把墙外面的人丢开，照样给他一碗饭。

读到这里，这一章就不是「胸怀宽广」的问题了。它是一句接着第二章说的话：既然标准一立，必然切出一半，那么，切出去的那一半，还算不算这片土里的？

再拿另一本书对照。《论语·宪问》里，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孔子答：「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意思是：别人亏了你，你用恩德去回报，那别人对你的恩德，你拿什么回报呢？所以应当拿公道（直）去回报怨，拿恩德去回报恩德。

孔子这个回答非常有分寸，也非常日常，大多数人心里是认同的。可它有一个前提：要分得清，谁是「德」，谁是「怨」，然后各给各的。有分，才有报。

《道德经》这一章，不去分。好的，善待；不好的，也善待。这不是说好坏不分，是说：对待的方式，不跟着分出来的那条线走。

这是这一章最硬的一句话。它不好办，很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不能完全做到的。

### ◆ 扎手处二：前面没有中心，后面有了

再看后半章。

前半章，圣人「无常心」，把百姓的心当成自己的心。这是一个没有中心的图景：他自己没有固定的主意，天下人想什么，他跟着想什么。

后半章，「百姓皆注其耳目」。注，是倾注、投向。所有的百姓，都把耳朵和眼睛朝着圣人。

这是一个有中心的图景：所有人都看着一个人。

一个没有自己心思的人，怎么会成为所有人注视的中心？前半章说他是个空的，后半章说所有人都在看这个空。可是，被所有人注视的位置，本身就是一个位置。站在这个位置上的，即使他一句话也不说，也是一个线头：丝都朝着他来了。

这是第一个别扭。第二个别扭更小，却更要紧：最后三个字，「圣人皆孩之」。

「孩」是名词，孩子。放在这里当动词用，是「把……当孩子」或者「使……成为孩子」。哪一种？

**读法一，是照看。** 圣人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百姓：百姓盯着他看，他不嫌烦，不责备，像对孩子那样，包容、护着。（要注意，帛书甲本写作「咳之」，咳是小孩子的笑声。有注家顺着读成：圣人对着他们笑，像对着孩子笑。）这样读，「孩之」是最后一句温情的话，跟前半章「不善者亦善之」接得上。

**读法二，是使之。** 「孩之」是让百姓变成孩子：没有太多心思，没有太多机巧，和和顺顺的，一如婴儿。有的古代注家就是这样读的，大意是「让他们都像婴儿一样无知无欲」。这样读，「为天下浑其心」也就跟着变了：浑，是搅浑，圣人去搅浑天下人的心，让大家别那么精明。

读法二读下去，就碰到了后面的第六十五章：「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圣人不是让民聪明，是让民愚。「愚之」和「孩之」，同一个句式，同一只手。

到这里就清楚了：这一章的后半，站在一个岔路口上。

往一边走，圣人是个没有自己、被所有人望着、却仍然像对孩子一样善待大家的人。

往另一边走，圣人是一个悄悄把所有人的心搅浑、让他们变成孩子的人，一只手伸进每个人的耳目里面。

两边的字面完全一样。而且，往第二边走的话，这一章前半那个「不善者亦善之」，就变了味：善待不善的人，是为了让他们也变成孩子。

我想把两种可能都摆在这里，不替这部书选。第三章讲「使民无知无欲」，第三十七章「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第六十五章「将以愚之」，圣人的手一路伸着，本书读到那几章时，还会回到这里。（郭店本没有这一章，也没有第三、第六十五章。这是个有意思的巧合，但样本太少，不敢据此下判断。）

### ◆ 一字之差：不是「无常心」，是「恒无心」

最后看一个很小的版本细节，它恰好和这本书的开头呼应。

通行本：「圣人无常心。」

帛书乙本：「圣人恒无心。」

第一章里我们说过，帛书的「恒」，在通行本里常被换成「常」，通说是为了避汉文帝刘恒的讳。如果这里也只是一个简单的「恒」换「常」，那么帛书的「恒无心」，该变成「常无心」才对。可通行本是「无常心」，「常」字跑到了「无」的后面，成了被否定的东西。

这两种说法，意思差得不远，但落点不一样。

「恒无心」，是「一直都没有（一个）心」，「恒」是个副词，修饰「无心」。「无常心」，是「没有一颗固定不变的心」，「常」是那颗心的样子，被否定的是「固定不变」。

按帛书，圣人是个一直都空着的人。按通行本，圣人是个有心、但那颗心不钉在一处的人。

前一种，近乎没有心。后一种，是一颗活动的心。哪一种更接近老子，我不敢断。我能说的是：这个差别，是这两句话经过一些人的手以后留下来的；「常」字在这里还是被否定的那一种用法，和第一章的「非常道」一样，和第十六章「知常曰明」的那个「常」不一样。

（「为天下浑其心」，帛书甲本作「为天下浑心」，没有「其」。多一个「其」，是「浑他们的心」还是「浑自己的心」，就多了一重可以问的东西；没有这个字，就含糊得多。我没查到乙本在这里的原字，所以只提甲本。）

## ◆ 涌现：一片土里，被切出去的那一半

做完这些，可以回头看这一章教的是什么。

把土想成一片能写字的地。「善」这个说法立起来的时候，好比在地上划了一条线：线里是善，线外是不善。线外的，渐渐没人浇水，没人理会，慢慢成了荒地。

这一章前半，说的是：别让线外变成荒地。线外的人，也是这片土里长出来的，也要给他一碗饭、一句信。这样做，「得善」「得信」——整片土里善和信都在长，而不是线里的越来越多，线外的越来越被丢开。

这跟第二章是接得上的：第二章讲，一个统一的标准怎样把世界切成两半；这一章讲，切出去的那一半，应该怎么对待。

后半章，恰恰是危险的地方。因为「一碗饭」如果是一只手递过去的，那只手就攥着线头。百姓的耳目都朝着他，他善待不善的人，是真的接纳，还是把不合标准的人一个一个拉过来，拉成「孩子」？

这就是这一章有意思的地方，也是它没法让人完全放心的地方：同一个「善待」的动作，可以是把线外的人请回土里，也可以是把线外的人收进线里。从外

面看，两个动作一模一样，都是递一碗饭。区别在哪？我想，区别只在递饭之后：那个人吃完饭，还能不能继续是他自己？还能不能说「我不同意」？

文本没有回答。读到这里，这一章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检验的问法，不是一个答案。

我还要提醒一件事。前面说过，如果把这一章所有的理论词都删掉，论证是否还站得住？我试了一下：删掉以后，剩下的是「别把没达标的人切出去」「善待别人不等于改造别人」，这两句话仍然站得住，靠的是第二章原文、《论语》那一问，和「孩之」两种读法。这是我觉得这一章能写的底气。可是「恒无心」和「无常心」那一处，我没有足够的理由让它承重，所以只放在版本里，没有把它拔高。

## ◆ 放回日子里

设想有这样一位父亲，儿子读初二，每天晚上说去同学家写作业。有一天他从另一个同学家长那里得知，两个孩子其实在网吧。

这位父亲有两条路。

一条路，是「我早就知道你不可信」。从此儿子的每一句话，他都要核实：打电话到同学家，查手机，问老师。儿子在他的眼里成了一个「不可信的人」，被划到线外。线外的人，得到的是监督，不是一碗饭。

另一条路，是第二天晚饭桌上，他什么也不提，只是说：「你昨晚说在同学家写作业，我今晚还是信你。不过咱们约个规矩：想出去玩，直接跟我说，我来想办法。」儿子低着头吃饭，没说话。

后一条路没有保证。儿子可能下回照旧撒谎。这就是「不信者亦信之」要付的价。但前一条路有一个更确切的结果：这个孩子永远没有机会说「其实我想玩」了。

一碗饭放在桌上，吃不吃，是孩子的事。这位父亲做的，只是不把他切出去。

不过，请不要把这个故事读成「信任教育成功了」。我故意没有写后来。假如儿子第二个星期又去了网吧，这位父亲怎么办？他可能很快就会觉得：看吧，不善者善之，没用。这一章没有承诺「善待之后他就变好了」。它只是说，对待一个人的方式，不要被「他合不合格」这条线牵着走。这个差别很小，做起来很难。难在哪里？难在每一次他又让你失望的时候，你都得重新决定一遍，而且别人（孩子的妈妈、亲戚、邻居）都在看着你，觉得你太软。

另外，这位父亲还要留心后半章讲的那只手。他说「我还是信你」，是真的把儿子当成一个能自己决定的人，还是在用这句话把儿子拴得更紧？同一句话，说的人心里装着什么，听的人是听得出来的。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位在社区球场上教少儿足球的教练，四十出头，年轻时在厂队踢过球。周六下午，球场上十二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家长们三三两两坐在场边的塑料凳上。

球队里有一个孩子，每次小场对抗，只要对方带球过了他，他就从后面伸脚。不重，但总是那一下。上个月有两个孩子被他绊哭了。家长群里有人说了一句：「建议让他先退队。」后面跟了一排点头的手势。

教练没有回那条消息。这个孩子每次被叫停，都会低着头说：「我不犯了。」下一场，照旧。

这一章第二句「不善者吾亦善之」，在教练这里是很具体的一件事：一个孩子，已经被家长群划到线外了，教练要不要还给他球衣、还让他上场。

他先想到的，是立规矩：犯规三次，请出球队。这个规矩清楚、公平，所有家长都会点头。可是教练一想就觉得不对劲：规矩一立，线就划好了，孩子只有两个位置，线里或者线外，而他这个孩子，恐怕恰恰是最需要留在场上的那一个。

这一章后半却在这个下午等着他。他一停球，十一双眼睛都转过来。每个孩子都在看：教练今天怎么处理他？这就是「百姓皆注其耳目」。教练无论怎么做，做的不只是对这一个孩子，而是在对全队说话：犯规是可以被原谅的，还是不可以的。他的一个举动，立刻成了全队的标准。

他想了一下，没有自己发话。他把孩子们叫到水桶边，只问了一句：「刚才那一脚，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办？」

孩子们的答案比家长群还狠。有人说踢出去，有人说叫他妈妈来。一个个子最小的孩子，被绊哭过的其中一个，小声说：「让他下去歇五分钟，然后还让他上。」

教练就用了这一个。五分钟，不是惩罚他这个人，是每个人犯了规都这样：下去歇，歇完回来。犯规的是那一脚，不是那个孩子。

结果不圆满。过了两个星期，那个孩子又犯了一次，下去歇了五分钟，眼睛红红的。有一户家长退了费，转到别处去了。教练没有解释，也没有再把「他会变好」当成一句承诺说出口。

只有一个细节他一直记着：那个孩子歇完回场的那一次，场边有个小孩伸手拍了拍他的背。教练没看见是谁。

如果当初教练选了另一条路，会怎样？设想他在家长群里回一句「好的，下周起犯规三次请出球队」，群里立刻会有一排手势。规矩公平，家长满意，球队清静。那个孩子大概会在第三次犯规以后，换一个球场，在那里遇上另一位教练，另一个群。没有人做错什么。可是球场上另外十一个孩子，会学到一件事：这里是一个要通过检查才能留下来的地方。他们踢球的样子，也许就会慢慢变小，变得怕错。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说，这个下午的难，不在「善待」两个字，在于善待要靠很多件笨事撑着：每一次犯规后的五分钟，每一次回场时的那一下拍背，每一次家长私下的抱怨。教练没有说过一句大道理，他只是把「下去歇五分钟」这件事，做得和对待别的孩子一样平常。平常，是这一章在球场上的样子。

这一章放在教育里，难处有两个。

第一个，是「不善者亦善之」没有保证。善待一个孩子，不等于他从此不犯规。教练要付的价，是他得一次一次地继续信，而且不能指望靠信换来一个「变好」的结果。

第二个，是「皆注其耳目」带来的暗坑：教练一旦成为全队的耳目所向，他的每一个处理，就会被所有人抄下来当成规矩。他把问题交还给孩子们去说，就是不想自己成为那个攥着线头的人。可是，孩子们还是在跟着他的态度走，他们选的「五分钟」，也未必不是在猜他想听什么。这一点他没法确证。

读到「圣人皆孩之」，教练能做的，大概只是不要自己一个人说了算，也不要假装自己不在场。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对夫妻，丈夫刚退休，妻子在他退休那个月，打印了一张食谱贴在冰箱门上。食谱分两栏，左边是「可以吃」，右边是「少吃」。她查了不少资料，自己觉得做得很周全。

丈夫呢，嘴上说好。三个星期以后，妻子在橱柜最里面的一个罐子里，翻出了一整罐腌萝卜。是他自己腌的，藏在那里，每天晚饭后趁她洗碗，夹两三片。

这一章放在饭桌上，第一个冲突在这里：食谱把食物分成了「善」的和「不善」的，罐子里的腌萝卜，就是被划到线外的那一半。线外的东西没有消失，它只是被藏起来了，变成了偷偷摸摸的事。藏起来的东西有一个特点：它不再受任何商量约束。丈夫夹那两三片腌萝卜，原本可以是一件光明正大、吃多吃少都能说的小事，现在成了一件要躲着人做的事，躲着做的事，反而容易吃得多、吃得快，吃完还带一点心虚。心虚本身也不是什么好滋味。

妻子起初很生气。后来她想了几天，做了一件小事：把罐子拿出来，倒出一小碟，放在晚饭的桌上，五片。她不说「今天可以吃」，也不说「只许吃这些」，就放着。

我不敢说这样一定能让他吃得更少。但有一件事变了：丈夫夹萝卜的时候，不再看她洗碗的背影，也不再绷着。他那一碟，吃得很慢。

这一章后半，在饭桌上又出现了一次，是妻子自己先察觉的。她发现丈夫每次伸筷子，眼睛会先往她的脸上扫一眼，像是在问：「这个行吗？」全家的「耳目」朝着一个人。她成了桌上的中心。

那天她听见自己说了一句：「乖，把这个吃了。」说完，她自己愣住了。这是哄孩子的话，她对着一个六十岁的男人说出来了。这就是「圣人皆孩之」落进

厨房里的样子：一个照顾人的人，不知不觉把对方变成了孩子，而且是用最温柔的口气。

有意思的是丈夫那一头。他年轻时在单位的食堂里帮过两年厨，最清楚咸菜是怎么一回事：腌多久，用多少盐，几天可以开坛。他之所以要把那一罐藏起来，不全是馋，有一半是脸面：他是个做过饭的人，如今被一张表告诉「这个不能吃」，心里不是滋味。碟子摆上桌的那天，他看了妻子一眼，说了一句：「盐放多了，我下回少放点。」这是整个月里，他说的最长的一句话。

后来她做了两件事。一是跟丈夫一块商量，把右边那一栏重新写了一遍，由他自己填他舍不得的几样，不是她来定。二是把自己的一样「少吃」的东西，也写了上去：她爱吃的炸花生。丈夫笑了，两个人都没再提孩子的话。

这里要补一句，十分要紧：如果医生已经给过明确的饮食嘱咐，就按医生说的办，这一章不是拿来对着医嘱讲价的。这一章能帮上的，是医嘱之外的那大片日子：怎么不把一个人的口味切成「好的」和「坏的」，怎么在照顾一个人的时候，不把他变成自己的孩子。身体上有不舒服、拿不准，该看医生就看医生。

有一件事，值得夫妻俩在这一个月里慢慢看明白：那张食谱，最初是出于疼惜写的。疼惜是真的。可是疼惜一旦变成一张两栏的表，就有了线，有了线就有了线外。这不是妻子的错，几乎每一个照顾别人身体的人，都会走到这一步。这一章的用处，是让她在走到这一步的时候，能停下来多看一眼：线外面的那一半，是不是也还是这个人的一部分？那碟腌萝卜，不是对食谱的投降，是她承认丈夫的口味也是他这个人的一部分。

后来的几个星期，饭桌上没有出现什么奇迹。萝卜有时吃光，有时剩着。丈夫的眼神，倒是慢慢不再先看她了。有一天晚上，他自己把碟子往前推了推，

说：「今天不想吃这个。」妻子嗯了一声，什么也没说，也没有夸他。她后来想：这一声「嗯」，比一千句夸奖都要紧。

对身体这件事，这一章的难处，与教育的不同：教育里，孩子是慢慢长的，可以等；这里的难处，是照顾者的善意本身，很容易在不知不觉里把人收拢。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位水果合作社的带头人，五十岁，在丘陵地带，社里有二十几户果农，种的是橘子。每年入冬，合作社的院子里摆一杆大秤，果农把一筐一筐的橘子抬来，过秤，分级。

分级的规矩很早就立了：果面光滑、个头匀称的，算一等，价钱最好；有疤、有裂口、个头小的，算次果，价钱只有一等的三分之一，而且有一半年份，次果压根不收，让果农自己拉回去。

这个规矩，有很清楚的道理：一等果能卖进超市，次果卖不动，收了还要占库房。合作社不是慈善。

可这一年，带头人在秤旁边站了一个上午，忽然看出点别的东西来。

他看见，每一户果农抬着筐上来之前，眼睛都先往他脸上扫一下，像是在探他今天的脸色。这就是「百姓皆注其耳目」。而他一个表情，一个顺手的「嗯」，会在一个冬天里变成全村的规矩。他还看见，有的果农走到秤边，会把筐里的橘子迅速理一理，把有疤的一面朝下摆。那是谎报，是「不信者」。他不是不知道。

这一章前面两句，在这个院子里，变成了一件很具体的事：对次果，对谎报品相的人，要不要「亦善之」「亦信之」。

他没有取消分级。分级是对的，不分级，好果农吃亏，市场也不认。他做的是两件小事。

第一件，次果不再不收。他在院子角落另设了一杆小秤，价钱低，可是收。收来的次果，找了镇上一家做果酱的小作坊，谈了一个固定的价钱。线外的那一半，从此有了一个去处，不再被拉回去烂在家里。

第二件，对那些把有疤的一面朝下摆的果农，他不当场拆穿。他只是在过秤之前，随手抽一筐翻到底，当着大家的面翻，也翻自己家的那一筐。翻出疤来，按次果算，没有一句话。慢慢地，没有人再摆了：不是被抓住了怕，是摆没有用，又没有谁丢脸。

这就是「不信者吾亦信之」在秤旁的样子：我仍然收你的橘子，仍然按价付钱，仍然在明年让你来；只是我手里有秤，信不是靠眼睛，是靠一个大家都认的办法。

后半章的坑，也在这个院子里等着。小秤那边，次果收了，价钱低，有几户人家开始把整季的橘子都往小秤那边送：一等果也送，因为省事，不用等分级，反正都收。三年下来，那几户人家的橘子越种越随便。带头人发现，他善待的「线外」，有一部分正在慢慢变成「线里」，变成了一种依赖，一群被照顾着的「孩子」。「圣人皆孩之」，在这里是个醒目的警告：善待如果没有边，就成了养懒。

他后来调了小秤的价，每年降一点，同时把果酱作坊的订单做大，让次果有了更好的出路。这是件很笨的事，要自己琢磨，没有人给他现成的办法。

村里一位老果农，七十多了，从来不上小秤，宁可把次果留着自己吃，吃不完就喂鸡。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上了小秤，我就是'次'的了。」

这句话，带头人想了很久。他的小秤，对次果是善待，对人却可能是另一回事：那杆小秤旁边，站着的人，有一天会被叫作「小秤那边的」。线，是他自己用另外一杆秤，在院子里重新划了一条。他后来把两杆秤并排放在同一张桌子上，不分大小，只在秤盘上贴不同颜色的纸，谁来都从同一个口子进。

这一章放在事业里，难处有两个。一个是：善待不善的东西，要有渠道，不能只有一句好话。没有小秤，没有果酱作坊，「不善者亦善之」就是一句空话，次果还是烂在家里。另一个是：善待之后，要留一道让人自己走出去的门。善待不是目的，善和信长出来才是。

我要老实说，这里有我不确定的地方。对次果的善待，和对「谎报」的善待，是不是同一件事？前者是对东西，后者是对人。对东西可以设渠道，对人呢？那几户果农，现在每年冬天还是会把有疤的一面朝下摆吗？我不知道。这一章没有说，我也编不出来。

**带 走 的 话**

**标准一立，总有一半人被切到线外。线外的人，也是这片土里长出来的，先弄清楚他是谁，再决定怎么待他。别把善待，做成收拢。**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一、分、柔、统、复里的哪一环？** 主要是「分」后面的一道门槛：线已经划了，线外的那一半怎么办。后半章碰到「统」：站在被所有人注视的位置上，善待也可能变成收拢。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 教的是善待不合格的人；靠的是第二章「皆知善」、《论语》「以直报怨」的对读，以及「孩之」的两种读法。「恒无心」与「无常心」的差别，只作版本记录，不承重。

◆

50

第 50 章

# 老虎没处下爪

> 出生入死。
>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 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帛书的不同**（马王堆甲乙本，互补着读）：

- 通行本三个「十有三」并列，其中第三个是「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帛书作「而民生生，动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帛书用的是「民」，而且是「民生生」，动词性更强。
- 最要紧的一处：通行本「以其生生之厚」，帛书作「以其生生也」。**帛书没有「厚」字。**
- 「善摄生者」，帛书作「善执生者」。
- 「陆行」，帛书作「陵行」；「不遇兕虎」，帛书作「不辟兕虎」（辟，即避）。
- 「入军不被甲兵」，乙本作「入军不被兵革」。
- 「兕无所投其角」，同。「虎无所措其爪」，帛书「措」写作「昔」之类的借字，意思一样。
- 「以其无死地」，帛书后面多一个「焉」。

郭店本没有这一章。

## ◆ 先说一笔算不清的账

这一章，最先拦住读者的，是一个数字。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

三个「十有三」，加起来是多少？如果「十有三」是「十分之三」，三三得九，剩下一成。如果「十有三」是「十三个」，三个十三是三十九。两种算法，都算得出一个数，可是拿来问「这数是什么」，谁也说不清。

古人也说不清。我手头能核到的，大致有这么几种读法。

一种是读作「十分之三」。不少注家这样读：在人群里，有十分之三是走在生路上的，有十分之三是走在死路上的，还有十分之三，本来能活，自己却一动一动走进了死地。三三得九，剩下的一成，就是下面说的「善摄生者」。我没有核到是谁先这样算的，只知道这个算法流传很广，因为它读起来最像一道应用题。

另一种是读作「十三个」，而且指的是身体上的十三样东西。这一读法有出处。《韩非子·解老》一般被看作是现存最早的《老子》注释之一（它的作者和年代学界有争议，大约是战国末年的作品），里面说：人从生下来叫「出」，到死叫「入」，所以说「出生入死」；接着说，「四肢与九窍，十有三者」，活着的时候，这十三样的动静都属于生；死了，这十三样都还给了死。四肢加九窍，正好十三。

这两种读法，我不能替老子选。我只能指出，它们是同一串字，一个读出了一道算术题，一个读出了一具身体。

还有一种态度，也许最老实：承认不知道。有的现代学者就说，这个数字的含义，早已失传。我愿意把这一句算作「读不动」的第一处。

不过有一件事值得先说：**算不清这笔账，并不妨碍后面的话读得懂。** 因为这一章要紧的话不在数字上，在后面那个问句：「夫何故？」为什么这些人会死？

## ◆ 出生入死：两个字，是一扇门

在讲后面的话之前，先把开头四个字的本来意思摆出来。

今天我们说「出生入死」，意思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枪林弹雨里闯荡，是一句称赞勇士的话。

可是《老子》这里，「出生入死」的意思，要平实得多。《解老》里的解释很干脆：始之谓出，卒之谓入。人开始叫「出」，终了叫「入」。「出生」，是出来，来到世上；「入死」，是进去，回到那边去。

读到这里，您也许想起了第六章：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那一章说，生有一道门，一出一入，绵绵若存。

这一章的开头，用的是同一个画面：人从一扇门里出来，又从一扇门里进去。生与死不是两件隔着河的事，是同一扇门的两面。出去是生，进来是死。

这个画面里，没有恐惧，也没有悲伤，只有一个很平的说法。这是这一章读起来最舒服的一句，也是它后面要变得陡的一句。

## ◆ 扎手处一：真正致命的，是把「生」当成一件要攥紧的事

从「出生入死」，一下子跳到「生之徒、死之徒」，再跳到「动之死地」，这一章是跳着走的。我们先找它跳得最有意思的一处。

这一处就是「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为什么那些本来能活的人，一动，就走进了死地？回答是：因为他们生生之厚。

「生生」，前一个「生」是动词，后一个「生」是名词：把「生」当作「生」去奉养。厚，是丰厚、过分。合起来，大意是：把活着这件事养得太厚了。

这句话很有意思。它说，让人走进死地的，不是病，不是老虎，不是刀兵，而是**对活着这件事本身用力过猛**。

您身边想必见过这样的人。养生养得很用力的老人，每天几点起，几点睡，吃哪几样，不吃哪几样，每一个动作都对着一张表；孩子被养得很用力的家庭，每一天的每一小时都有安排，没有一刻空出来；做生意做得很用力的老板，每一分钱都滚进下一笔生意里，一分不留。这些人都在「生生」，都在把「生」这一件事做得很厚。

可是，这里有一个必须老实说的版本事实：**「厚」字，帛书里没有**。

帛书的写法是：「以其生生也。」

没有「厚」。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刚才那一整套「养得太厚会死」的读法，都靠着那个「厚」字撑着。帛书没有它，那么就有几种可能：一种是通行本的「厚」字，是后来的人，为了把话说明白而加的；一种是帛书抄漏了；还有一种是，两个本子本来就不是一个来源。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判断是哪一种。郭店本这一章整个不见，没法拿来对。

那么，没有「厚」字，「以其生生也」还能怎么读？

大概可以读成：因为他们一味求生。民生生，动皆之死地：百姓为求生而求生，每一个动作，都走到了死地。意思其实还在，只是少了「过分」的味道。多

了一点「陷」的味道：不是吃多了，是**陷进去了**，「生」成了唯一要紧的一件事，一切动作都朝着它，朝着朝着，就走进了死地。

这是我愿意在这一章里信的一点：通行本的「厚」，可能把话说得更清楚，但也可能说重了。帛书那个更朴素的「生生也」，说的是方向：所有的动作都对着一个目标，别的什么都不看。

我们在后面几章还会遇到相邻的话：第五十五章「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给生再加点什么，叫做祥，这里是不吉的意思；心里使着劲儿去驱动气，叫做强），第五十九章「长生久视」。这些话在《老子》里不是各讲各的，几乎是在围着同一件事转：生可以怎么养，怎么养是过了。

### ◆ 扎手处二（也是这一章读不动的地方）：老虎为什么碰不到他

接下来，要老老实实地读不动了。

「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意思很直接：听说那个善于养护生命的人，在陆地上走，遇不到犀牛老虎；打仗的时候，不用披甲带兵；犀牛的角没处可顶，老虎的爪没处可抓，刀兵的锋刃没处可容。为什么？因为他身上没有死地。

我读到这里，第一反应是：不对。

人不会因为好好养生就不被老虎咬。战争里也没有哪一种修养能让刀子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假如这一段是在说事实，它是错的。

那么它在说什么？

**读法一，是字面的方术。**　战国时候，有一批人相信，修养到了某个地步，的确可以水火不侵、猛兽不伤。《庄子·达生》里有一段类似的话：「至人潜行

不窒，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这一段如果是同类的话，那它就是一段当时流行的「神话」，被放进《老子》里来，作为「善摄生」的证明。我们今天不必相信，也不必装作相信。

**读法二，是《韩非子·解老》给出的现实读法。** 前面说过，《解老》也解释过这一段，而且解释得很朴素：兕虎有它的地盘和活动的时间，你避开它的地盘，避开它的时候，就免了兕虎之害；不仅兕虎，各种祸害都有来由，避开来由，堵住来源，就免了祸害。一个人心里不存害人的念头，他进了山，也不靠预备兵器来防祸，所以引《老子》说「入军不备甲兵」（《解老》引作「备」，不是「被」）。最后落到一句：「动无死地，而谓之善摄生矣。」——一举一动都不踏进死地，这就叫善于养护生命。

这个读法我觉得最扎实。它把一段神话读成了一种日常的警觉：山路有山路的时辰，夏天有夏天的毒日头，不去不该去的地方，不在不该动的时候动。「无死地」，就是不往死地里放自己。

它还有一个好处：和前面「动之死地」接上了。前一段说，百姓一动，就走进死地；这一段说，善摄生的人一动，没有死地。同一个「动」，两样结果，区别不在动不动，在**动的时候看不看地方**。

可是，这个读法也不能完全让人满意。因为「兕无所投其角」这样的话，实在太像在说「老虎碰到他也没办法」，字面上并不是「他躲得开老虎」。读法二是把字面往实处拉，拉得有点吃力。

**读法三，是比喻的读法，也是我最该怀疑的一个。** 它说：「无死地」，是没有一个被击中的「点」。老虎爪子落下来，落在哪里呢？落在一个「我」上。可是善摄生的人心里，没有一个钉死的「我」，爪子抓空了。这和第四十九章

「圣人无常心」可以互相照应，和第十三章「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也可以互相照应。

这个读法漂亮，也顺得有点可疑。它几乎可以套在任何一章上。我试着把「没有死地」这个比喻抽掉，换成「一个人心里没有靶子，所以打不中」，它在这一章的文字里，并没有第二个证据。它是我们的需要，不是文本的需要。所以我把它放在这里，写成「也许」。

三种读法排在一起，我的老实判断是：**这一段，我读不动。** 第二种读法让我能把它放进日子里，第三种让我觉得它和整部书说得上话，第一种让我知道它在当时是什么空气。可是没有哪一种，能让我真心说「原来如此」。

### ◆ 还有一个小词：盖闻

读不动的这一段，开头有两个字，容易被忽略：**盖闻**。

「盖」，是大概、想必；「闻」，是听说。「盖闻善摄生者」，意思是「我大概听说过，那善于养护生命的人……」。帛书同样是「盖闻」，所以不是后来加的。

这两个字的分量，不轻。

整部《老子》里，老子的口气大多是直接的：「天下莫柔弱于水」「上善若水」，都是他自己断下来的话。唯独到了兕虎甲兵这里，他退了半步，说：「我听说……」

退半步以后，下面的话，是谁的话？是他「听来的」，不是他「断下来的」。

这样一来，这一段在文本里的地位，就和前面的「十有三」不同了。前面是一个人在对着死生数一数；后面是一个人在转述一个他自己也不敢打包票的传

闻。读不动，也许不只是我们读不动，是写的人，把这段话放在了一个「听说」的框里，不让它负责。

第二十二章有一句「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也是引古语。这是《老子》的一种习惯：不是什么话都是自己断的。我们读的时候，要时时问一句：这句是他断的，还是他转的？

（这一点我不敢说得太满。「盖闻」也可以只是一种客气的口吻，并不一定表示怀疑。）

### ◆ 一个字的差别，也许不小：执生与摄生

还有一处版本，我想在这里提一下，因为它让这一章读不动的地方，多了一点光。

通行本：「善摄生者。」帛书：「善执生者。」

摄，是收摄、养护。执，是拿着、握住。

这两个字的手势很不一样。「摄生」是一只手轻轻护着；「执生」是一只手握住。回想导论里说的「统」：统是一只手攥住丝的线头。握住的动作，离攥住不远。

我不敢从这一个字，就推出「帛书的老子，是在讽刺那些握紧了生命的人」。《老子》别处用「执」，有时是好意思，如第十四章「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第三十五章「执大象，天下往」。执也不一定是坏的。我只想说，这里有一个字，在两个本子里手势不同，而这一章恰好是讲「怎么对待生」的一章。读者可以自己掂量。

### ◆ 关于郭店

这一章郭店本没有。按照我们的记录，郭店本只对应通行本三十一章，第二章到第六十六章之间也有一半以上不见（见《郭店对勘记录》），所以这一章的缺席，说明不了什么。这一章在预注册里被放在「预计贴不上」的一组里，它的缺席看上去和那个预测一致，但我不拿它来当证据：缺席既可能是还没长出来，也可能是被摘抄者略去了，现在分不出。

### ◆ 涌现：一片土，只朝一个方向浇水

从这一章的两个「扎手处」，现在可以收一收了。

我们把「生」想成一片地。地里能长东西，是因为它还能被写：今天可以种这个，明天可以种那个，哪一块地力乏了，可以歇一歇，换一茬。这是土保持着「还写得进去」的状态。

那么什么叫「生生之厚」（或者帛书的「生生也」）？是所有的力气，都朝着同一个方向使：朝着「活着」，或者「活得更好」。这个方向本身没有错，可是它一旦成了**唯一的**方向，所有的水都浇在一处，别的地方就渴了。渴的地方，没人去看。等到哪一天，被浇的地方出了事，没有别的地方可以退。

这就是「动之死地」：每一个动作，都是照着「生」去的，每一个动作也都把退路再收窄一点。动到最后，没有地方了。

再看相反的一边：「无死地」。有的注家把它读成不踏进危险的地方。我们的读法略有不同：无死地，是**这个人手里没有哪一件事，是没有退路的**。他的劲儿没有全押在一处，他的说法没有全绑在一个道理上，他的日子里，总有一块地还空着，还能再写。

如果用这本书惯用的三处来数，这片土有三个地方要保持活：想法里的、环境里的、自己心里的。「生生之厚」的人，在这三处都变窄了：想法里，只剩下

「怎样活得更好」这一个想法；环境里，只剩下那一条通往它的路，别的路都成了不相干的；自己心里，也只剩下一个位置，就是「那个要活好的我」。三处窄在一起，一个小石子落下来，都落在同一个人身上。

这样读，兕虎甲兵就不是神话，也不是警觉，而是一种说法：**来的东西，总要落在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一个地方，是押了全部的，那么再大的东西，也落不到致命处。** 老虎当然还是可能咬人的，兵刃当然还是可能伤人的，只是不会一下子要了全部。

我要说，这样读，我并不满意。它把一段神话变成了一句合理的话，却变得像一句劝人「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老话。老子说的，可能比这一句更怪、更远。我把它写在这里，是因为它是我在目前能够让这一章说得通的最小的读法，不是因为我相信它就是原意。

另外，这一章没有出现「柔」字，没有出现「婴儿」，没有出现「复」。它和整部书的母题，只在「别把土写死」这一点上碰得上。如果有人说，这一章是母题的明证，我会说：不是，它只是不矛盾。

## ◆ 回落：它帮我们读懂一处别扭

读到这里，我想回过头，去碰一处这部书自己身上的别扭。

我们读第五十九章，会看到「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那一章明明在讲怎么长生。可是这一章又说，死在「生生之厚」上的人，恰恰是那些一心要活的人。一边讲「长生久视」，一边说「生生之厚」会走进死地，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用这一章的读法，也许可以松动一点：

「生生之厚」的「厚」，是**加在一处的厚**，越堆越高，越高越窄。「深根固柢」的「深」，是**往下往旁边伸的深**，越伸越宽，越宽越能连着别的地方。同样是想活下去，一个是把力气垒在一处，一个是把根伸进土里。垒，和伸，手势相反。

这是一个读法，不是一个证明。到第五十九章，我还要再看一次，看它站不站得住。

还有一个读法，是关于这部书自己。这部书后来被叫作「经」，被供奉、被注释、被背诵。一件东西被奉养得那么厚，是不是也要问一句：它的土还剩多少，是活的？第七十六章会说「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同样是「徒」字，同样讲死生，两章互相看着。这一章说「十有三」，那一章说「柔弱者生之徒」，也许是同一个人在两个时辰里说的话，也许不是。我先在这里留一个线头。

## ◆ 放回日子里

设想有这样一位在医院楼道里等了一下午的人。他陪着年迈的母亲来看病，等叫号的时候，听见旁边的人说，他们那一片有位老先生，一辈子没吃过什么药，每天打拳，九十多岁了，上山还比年轻人快。

他心里一动，回家就和母亲说：「您也别吃那么多药，咱们学人家打拳。」

这当然是荒唐话。医生开的药，该吃还是要吃。他的错，在于把一个人的结果，当成了一条人人可走的路，把「生」变成了一件可以照着做的事。这一章的「出生入死」，原本是平平的一句话：人从这扇门出来，从这扇门进去。可是一旦把「怎样活得久」当成了唯一要紧的事，所有的动作都会往它那边倾，包括这位儿子的好心。

所以请记得，这一章没有教我们一套保命的办法。它指出了一处危险：**那条最像是正路的路，才最容易走成死路**。　　剩下的，要靠我们自己对着自己的日子，一样一样看。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位母亲，孩子在读小学五年级。去年秋天，她开始给孩子排「周计划」：周一英语，周二奥数，周三游泳，周四书法，周五编程，周六上午作文，周六下午钢琴，周日上午阅读班。每一格都有道理：英语将来要用，游泳是为了身体，书法是为了静心。她把这张表打印出来，贴在孩子书桌前，每完成一项，就让孩子自己涂一个红点。

孩子起初很喜欢涂红点。红点一排一排连起来，像一串糖葫芦。她看着心里踏实：这个孩子，每一天都没有白过。

这位母亲不是一个「鸡娃」的狠角色。她的丈夫经常说，差不多就行了，孩子还小。她回一句：「别人家都在补，我们不补，万一落下了呢？」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并不觉得自己在逼谁，只觉得自己在**防**。防的是什么？防「落下」。落下，在她心里就是那头兕：看不见，但随时会从哪个角落里冲出来。

到了春天，周三的游泳课出了事。孩子站在池边，说肚子疼，不肯下水。以前最爱游泳的，现在连泳镜都不愿戴。她去问教练，教练说，这几周一直这样，没有出什么事，也没人欺负他。

她回家的路上，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孩子怎么了」，是「这堂课要不要补上」。想到这里，她自己停了一下。

这个小小的停顿，就是这一章在教育里出现的地方。

「生生之厚」，放在孩子身上，大约就是这个样子：每一格单看都是对的、有益的、是为孩子好。可是所有的格子加起来，没有一块地是空的。孩子每走一

步，都是「为了更好」，没有一个下午是什么都不为的。而「动之死地」，不是不动，是一动，就走进去了：孩子在最不该退的一格退了，因为别的格子都不让他退。

她没有砍掉任何一个班。她只做了一件很小的事：周日下午，她用橡皮把表上的一格擦掉了，什么也没写。橡皮擦过的纸，留下一小块灰灰的印子，擦不干净，反倒显眼。她对孩子说：「这一格，你自己用。」

孩子不知道怎么用。第一个周日，他坐在窗台上，发了一下午呆，母亲在客厅里差点忍不住进去问他在干什么。第二个周日，他趴在地上，画了一页蚂蚁窝，窝里有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尽头什么也没有。第三个周日，他忽然说，想去游泳，不是上课，就是自己去玩。

我要把话说得小心一些。这个故事不是在说「留白就是好」。留白本身可能是荒废，可能是玩手机玩掉一下午，那也没什么神奇的。这位母亲做的事，其实只有一点：她让孩子的日子里，有一块地**不押在任何一个「更好」上**。

如果换一种做法呢？假如她当时去补了那堂游泳课，再加一节陪练？孩子很可能乖乖去了，红点照样一个一个涂。直到某一天，不是游泳，是别的什么，更大的一格，他突然不动了。那时候没有一块空地可以退。这一章里的「死地」，在孩子身上，大概就是这种东西：不是一次考试没考好，而是哪一天，他发现自己没有地方可以什么也不为。

这一章放在教育里，读不动的地方有两处。其一，是「十有三」：没有人能告诉她，一千个排满课表的孩子里，有几个会走到池边不肯下水，那个数字没有，只有眼前这一个孩子。其二，是「兕无所投其角」：家长们最爱听的，恰恰是这句，似乎只要修炼好了，孩子就不会受伤。我不信这个。孩子会受伤，这位母亲也会。留一格白，只能保证受伤的时候，有一块地可以躺下来。

孩子的父亲回来，看见表上那一格空白，问了一句：「这儿怎么空了？」母亲说：「让他歇一歇。」父亲说：「歇一歇可以，别歇成习惯。」母亲没有接话。她想起自己小时候的暑假，有一整个月没有任何安排，在院子里捉蜻蜓，捉了一整个下午，后来她成了很守规矩的人，可是那个下午，她一直记得。她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证据，大概不算。她只是没法对父亲说出口：我是怕孩子以后，没有一个这样的下午可以记得。

那块擦不干净的灰印子，后来一直在表上，直到换了新学期。孩子有一回指着它说：「妈妈，这是我的。」她没有回答，只点了点头。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位送快递的小伙子，二十六岁。春天，他的师傅告诉他一句话：「咱们这行，要靠火力旺。夏天越热越要硬撑，一撑就习惯了。」这话是师傅自己熬过来的，说的时候带着一点骄傲。

夏天到了。六月，他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两点还在街上跑，因为这个时段订单多，送完能多算几单。七月，他中午饭是站着吃的，吃完接着送。他穿一件黑色的工作服，没有人要求，是他自己觉得黑色耐脏。

七月下旬的一个中午，他在一栋楼的楼梯口忽然觉得头发晕，眼前一片发白。他靠着墙站了一会儿，缓过来了，对自己说，是没睡好。

这个故事放在这一章里，可以问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兕虎在哪里？

不在山里。在中午十二点到两点的街上。

《韩非子·解老》读这一段的办法，在这里非常好用：兕虎有它的地盘，动静有它的时辰，避开它的地盘，避开它的时辰，就免了兕虎之害。毒日头就是这个小伙子的兕虎，它有「域」，是没有遮挡的路面和晒透了的楼群；它有

「时」，是正午前后。避开的办法一点也不神秘：把午饭挪到有顶的地方，歇上一个钟头；订单多的时段，换到上午早点和傍晚去补。

还有一个字，值得在这里留意：帛书的「善执生者」，那个「执」。师傅教他的「硬撑」，就是一种执：把一口气攥紧了，不松手。通行本的「摄生」，却更像一只手轻轻护着。同样是想把日子过下去，一个是攥，一个是护。这个小伙子最后换的，是后一种手势。

他后来的做法很普通：每天十一点半，找一个有顶的地方，把黑色工作服换成浅色的，喝水，吃饭，靠着墙坐一会儿，下午三点以后再出去。他的订单少了几单，月底工资少了一点。师傅笑他怕死。他说，不是怕死，是怕热。

他还做了一件事，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他在手机备忘录里，给自己的片区画了一张「兕虎图」。哪几栋楼的楼道最闷，没有窗，爬到六楼人就发晕；哪几条路中午没有一点树荫，柏油晒得发软；哪个小区的门卫室旁边有一排冷饮柜，可以借个阴凉；哪个时辰起风，哪个时辰一点风也没有。一个夏天下来，这张图写了一大篇。

这就是「兕虎有域，动静有时」。域和时，不是书上的字，是一个人一块一块用脚走出来的。韩非子说「避其域，省其时」，这位小伙子是把这七个字，写成了一份自己的地图。后来新来的同事问他怎么能中午还那么精神，他把手机递过去，说，你自己画一张，我这张只管我这片。

这里要把话说清楚，不然这一章在健康里最容易被读歪。有人读到「无死地」，会读成「心里不怕，就热不到你」。这样读是错的。热是真的，身体是真的。这位小伙子要做的，是承认毒日头是一头真的兕，不装作它碰不到自己，然后老老实实地不去它的地盘里待。

也不要读成「年轻人火力旺，自然什么都扛得住」。这句话恰恰是这一章说的「生生」：把「扛」当成一种活法，所有的力气都朝着它使。使到哪里去呢？使到「动之死地」。

这一节不是医学建议。如果在高温下出现头晕、恶心、胸闷、浑身无力这些情况，请停下来，到阴凉处休息，必要时就去看医生。该看医生就看医生，这一章不能替代它，更不能对医生说「我心里没有死地」。

这一章放在健康里，读不动的地方有一个意思：**那一句「陆行不遇兕虎」，在日常里没有一个可靠的版本。** 您可以尽量避开兕虎的域和时，却保证不了一辈子遇不到。我们的身体，有些时候是躲不开的，比如老，比如意外。这一章说的「无死地」，不是躲得开，是不要在能避开的地方，把自己放进去。这是一个小得多的意思，也是我敢在日子里用的意思。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位自由职业的译者，三十四岁，在家接单，翻译合同、产品说明书和技术文档。前年他的收入翻了一番，去年又翻了一番。每个月初，他都会把档期表打开，一格一格地排：周一至周五，每个白天都是一个客户，每个晚上是校对。他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只要对方愿意付钱，不拒绝任何一单。

他的理由很简单：自由职业没有保险，没有底薪，每一单都是命。多接一单，就多一分安稳。这是「生生」，很正当，谁也不能说他错。

今年三月，他同时有七个项目在手上。其中一份给设备厂商的合同，已经交了稿，对方说有几处要改。他在赶另一个项目的间隙里匆匆改了第五稿，把一个金额里的「万」看成了「千」。合同签出去以后，才被对方的财务发现。赔偿的金额不大不小，正好吃掉了他半年的利润。更要紧的是，这家客户从此不再来了。

我们可以按这一章的路数，把这个故事读两遍。

第一遍，读成「生生之厚」：每一个单子，都是为了安稳；每一个单子，也都是把退路再收窄一点。到了第七个，他的每个白天、每个晚上，都押在了手上这几个活上，一点空隙也没有。空隙没有了，任何一个小差错，就没有地方可以消化。差错来了，就直接落在最重的地方。这是「兕无所投其角」的反面：他整个人的每一寸，都是可以被顶到的。

第二遍，读成「无死地」：他有没有一块没押出去的地方？本来可以有两处。一处是时间，每周留半天不排单，哪怕只是用来把交出去的稿子再从头读一遍。一处是钱，留一笔够三个月房租、碰也不碰的钱。这两样东西，看上去都是浪费：半天可以多做半份活，那笔钱可以拿去投入。可是它们是「来的东西落不到致命处」的地方。

做事业的人，天天听到另一句话：把所有资源，都押在最有价值的一处，聚焦，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极致。这些话在很多场合是对的。第四十八章讲「为学日益」，把东西一件一件加起来，把一件事做精做大，也是正路。那么这一章是在反对聚焦吗？

我不觉得。它问的，是另一个问题：**聚焦的时候，是不是还留着一块不聚焦的地方？**　　聚焦很重要，可是聚焦到每一寸都在这个焦点上，就成了「生生之厚」。

这位译者后来在档期表上，每周三下午画了一个灰格，永远不接活。他说这半天用来读不挣钱的东西：别人的译文，旧稿，一本一直没翻完的小说。朋友替他算过账，这半天一个月少收入一两千块。他说，是的。

我不想把这个讲成一个「留白有回报」的故事，因为谁也不能保证灰格会带来什么。那块灰格的意义，不在会不会有回报，在于它让这个人在出事的那一

天，有一块地可以退进去。那天如果又有一个数字看错了，他还有周三下午的那个自己，没有被一起赔进去：他仍然是个读书的人，只是欠了一笔钱。

这一章在事业里读不动的地方，是「兕虎甲兵」。事业里的兕虎太多了，客户、对手、行情、官司，不是每一头都能提前避开的。「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在这里近乎一句奢望。灰格并不能保证他遇不到，只能保证遇到了，不是一下子全没了。如果这就是「无死地」的意思，那它是一个相当小的意思；如果这就是老子的意思，那它比我们想象的，要小得多，也要实在得多。

另有一处我拿不准。这位译者的灰格，后来会不会也变成了一格被填满的东西？他开始在灰格里「为了提高翻译水平」而读书，把不押的地方，也押进了「更好」。那时候，灰格就成了新的一格，「生生」又回来了。我没有答案，只是想起，这一章里没有一句话告诉我们，留出来的那块地，怎样才能一直是留着的。

**带 走 的 话**

**把力气全押在「活」这一件事上的人，一动就走进死地。留一块地不押，来了再大的东西，也落不到要命的地方。这一章有一段，我读不动。**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一、分、柔、统、复里的哪一环？**勉强碰到「柔」（土还写得进去）和「统」（所有力气朝一个方向）的边，其余几环不贴。兕虎甲兵一段，一环也贴不上。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不要把「生」做成唯一的方向；靠的是帛书「以其生生也」（无「厚」字）、《韩非子·解老》的现实读法，和「无死地」的一种最小读法。后者是需要而非证据。

◆

51

第 51 章

# 八个动词，没有一个是「管」

>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 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
>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帛书的几处不同**（马王堆甲乙本互补）：

- 「物形之，势成之」，帛书作「物刑之而器成之」。「刑」通「形」（或「型」）。**最后一个字，通行本是「势」，帛书是「器」。**
- 「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帛书作「夫莫之爵也而恒自然也」。**「命」，帛书是「爵」；「常」，帛书是「恒」。**
- 第二遍列动词的时候，通行本是「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中间还夹着「德」。帛书作「道生之，畜之，长之，遂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从头到尾只有一个「道」做主语。**另外，通行本的「育」，甲本作「遂」。（还有一处小异文：这里的「养之覆之」，汇校本和帛书乙本作「养」；有的王弼本，如华亭张氏本，作「盖之覆之」，与王弼注「各得其庇荫」相应。）
- 最后三句「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通行本和帛书基本同，只是「不」写作「弗」。

郭店本没有这一章。

## ◆ 先从阳台上的一盆绿萝说起

设想有这样一位老人，退休以后，在阳台上养了一盆绿萝。绿萝长得好，藤蔓垂下来，她就剪下一截，插在一只喝完饮料的玻璃瓶里。十来天，节上冒出白白的细根。再过些日子，她把它栽进一只小花盆，送给了楼下新搬来的邻居。

邻居把它摆在了客厅，隔了一个夏天，那一截已经比母株还茂盛。

现在请问：这盆绿萝，是谁的?

是邻居的，花盆在他家里，每周是他浇的水。可是它是从老人的藤上剪下来的，根还带着老人阳台上那捧土的味道。严格说，它也不是老人的了，剪断的那一刻，它和母株之间的一条线就断了。

这一章讲的，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关系：生出来了，养着，长大了，可它不是你的东西。

## ◆ 先数一数这一章里的动词

打开这一章，一眼看过去，满篇都是动词。

通行本一共列了八个：「生之、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帛书里，「育」换成了「遂」，其余基本相同。

生：让它出来。畜：养着，像畜养牲畜那样喂着护着。长：让它长大。育（遂）：让它长成，顺顺当当。亭、毒：这两个字古人注得不一，大意是让它定形、让它成熟。养：供给它。覆：盖着它，护着它，像屋顶盖着屋子。

再看一遍：生、畜、长、育、亭、毒、养、覆。

八个动词里，有没有一个是「管」？

没有。没有「命令」，没有「规定」，没有「让它按照什么样子长」。全是帮着它长的动作，没有一个是替它决定怎么长的动作。

这是这一章头一个让我停下来的地方：八个动词，每一个都是「帮」，没有一个是「管」。后面三句话，把没有的那一类动作，一口气说了出来：「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 ◆ 用大白话说一遍

前两句说：道生出万物，德把万物养起来，万物有了各自的形状，又被一股势头或一个器皿成就。所以万物没有不尊重道、看重德的。

接着说，道的尊贵、德的珍贵，不是谁封的，是自可是然的。

然后把八个动词再排一遍，最后三句话是点睛：生了它却不据为己有；做了事却不倚仗这份功劳；让它长大却不当它的主人。这就叫作「玄德」，深远幽微的德。

这一章是《道德经》里比较好读的一章。读来顺畅，甚至有一点颂歌的味道。

我就是在这里，格外小心。

一章读得太顺，要怀疑。这本书一直在说，每一章有它的扎手处，扎手处才是进去的地方。可这一章，我头一遍读下来，一点也不扎手。它像一首赞美诗。赞美诗是不扎手的。

所以我换了一个办法：不读它说了什么，读它**没有说什么**，和它在两个本子里**说得不一样的地方**。

## ◆ 扎手处一：最后一个字，是「势」还是「器」

先看版本。

通行本：「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

帛书：「道生之，德畜之，物刑之而器成之。」

前三个动作完全一样：道生、德畜、物形。最后一个，一个是「势成之」，一个是「器成之」。

这个差别比它看上去大。

「势」，是情势，是趋势，是外面的环境和力量推着事情往哪边走。一棵树长成什么样，要看山坡、风向、阳光。树自己没有主意，是势把它成了。

「器」，是器物，是成型的东西，有用的东西。万物最后被成就为「器」，也就是变成了一件个个能用上的东西。

两个字，把同一条路指向了两个不同的终点。

通行本的终点是「势」：万物是被环境成就的，没有一个终局的形状。

帛书的终点是「器」：万物最后成了可用之器。

这时候请想一想第二十八章：「朴散则为器。」原木破开，成了器皿。那一章说到「器」的时候，是一个「散」的结果，是分出来的东西；后面接着是「大制不割」，真正好的制作，是不割的。同一部书里，「器」有时是成果（成之），有时是散开之后的东西。

所以帛书这句，是顺着说，还是自己顶着自己？我不敢断。我能说的是：这一章的帛书，把万物的终局写成「器」，而这部书别处，对「器」是有保留的。如果帛书是更早的形态，那这个保留，是后来才生出来的；如果通行本改成「势」，是为了避开这个「器」，那就是一个有意的改动。我没有证据。

不过有一件事，想提出来给读者掂量：**在通行本里，成之者是「势」，没有谁在做；在帛书里，成之者是「器」，万物成了谁的用具。** 前者像一片林子长出来，后者像一个作坊做出来。这一章其余的话，都是前一种口气。所以我怀疑，帛书这一个字，和整章的风格，是有一点别扭的。

### ◆ 扎手处二：道德的尊贵，不是谁封的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先看帛书。帛书这里写的是「夫莫之爵也」。爵，是爵位，公、侯、伯、子、男的那个爵。通行本写作「命」，命，是命令、任命，也有命名的意思。

这样对照着看，意思就更清楚了：道之所以尊贵，不是因为有人给它封了爵位，不是因为有人任命了它，没有谁在上面给它盖过章。它是自己如此的。

这里的用词很有意思：**用封爵任命的话，来说「没有封爵任命」**。 老子是在用当时人人懂的一套等级的话，去否认等级。

再看后面：「常自然」。通行本是「常」，帛书是「恒」。

这又是那个字。第一章，「常」被否定：「非常道」，帛书的「恒」同样被否定。第十六章，「复命曰常」，「常」被肯定。到这一章，「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常」是副词，意思是「总是」「一直」，不是名词性的「那个固定的规矩」，跟第一章的「常」不是一个用法，倒是跟十六章的「常」挨得很近：一直在那里的、生生不息的那个自然。

一个字，在这部书里，到了第三种用法。它不是「那一个规矩」，也不是「生生不息的那个状态」，只是一个副词：一直，总是。读者若还在用统一的语义，到这里就要碰壁了。

### ◆ 扎手处三：这几句话，在书里不止出现一次

读到最后三句，「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我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翻回第十章，果然：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一字不差。

第二章里有一句「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前两句同；第七十七章有「为而不恃」；第三十四章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意思和「长而不宰」相近。

这样一些话，在不同章里一再出现，原因可以有几种。一种是这几句话本来是当时流传的一种颂词，用在好几处；一种是传抄的人，手熟了，把这几句写到了别的章里；还有一种，是编书的人，有意用它们把几章呼应起来。

这是一个我没法证明的问题。我只想老实告诉读者一件事：**这一章最动人的那几句话，在这部书里不是它独有的。**

这提醒我们，一句话出现了好几次，不代表它被反复强调，也可能代表它是一块**现成的砖**，被搬来搬去。《老子》这部书，也许有一部分，就是用这样的砖砌成的。

### ◆ 扎手处四：这是谁在说

把前面几点收一收，还要问一个很小的问题。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句话，说话的人站在哪里？

站在**生的一方**。是生者，在讲自己该怎样对待被生的东西。

那么，被生的东西呢？被生的万物，有没有说话？

这一章里，万物只有一句：「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万物尊道，贵德。而这一句，也不是万物自己说的，是写这一章的人**替万物说**的。

一个人替万物说「我们没有不尊重道的」，这句话本身，就站在一个很高的地方。

这不是在挑老子的错。它是一个读法上的提醒：这一章是生者的自白，被生者没有开口。它说「不宰」，是一个宰者的克制，是手里本来握着，才有「不」。被生的东西，也许有它自己的说法，只是这一章没有留位置给它。

（第十七章有一句话，大意是百姓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那是被生一方的口气。两章隔着很远，但一个在说「我不管你」，一个在说「我们自己如此」，看上去是同一件事的两头。）

### ◆ 涌现：不攥，有三种不攥法

到这里，可以说一说这一章教的是什么了。

回头看那三句：「不有，不恃，不宰」。三个不。同样是「不攥」，却是三种不同的手。

**不有**：生了它，不当它是自己的东西。这是对**东西**的放手。你剪下的那截绿萝，送出去了，它就不是你的了。

**不恃**：做了事，不倚仗这份功劳。这是对**说法**的放手。你不拿「这是我生的」这句话去压人、去换好处、去要人记着你。

**不宰**：让它长大，却不替它决定怎么长。这是对**劲儿**的放手。你的力气用在帮它长上，不用在拧它的方向上。

这三个不，对着这本书一路说的三处：东西、说法、劲儿。我不敢说这个对应是老子的原意。它整齐得有一点可疑。请您当它是一个我读出来的说法，不要全信。

从这三处看，「生而不有」那一整套，整体上说的是一种**不攥线头**的做法：该做的都做了，该帮的都帮了，但不去攥住最后那个头。因此，被生的东西，仍然是一片还能自己长的土，不是一块被写满了的地。

这样，这一章读得顺的原因，也就清楚了：它描述的是一个**好的、没有碰壁的状态**。扎手的东西，不在这个状态里，在这个状态的**反面**：假如生者攥了，是「有」；假如倚仗了，是「恃」；假如做主了，是「宰」。这一章只写了三个「不」，没有写「有」是怎么发生的。所以它读来顺，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它碰壁。

这是否意味着，这一章是整部书里最容易被套的一章？我想是的。它太像一个现成的结论。请记住前面说的纪律：把术语全部删掉，这一章是否仍然站得住？我试了。删去「东西、说法、劲儿」，剩下的是：帮着长，不据为己有，不居功，不做主。这四句话，单凭原文就站得住。我写的那个三分，是附加的，不是它自己长出来的。

## ◆ 放回日子里

设想有这样一位大姐，街口卖了十几年辣酱。她有一个法子，是用本地的一种干辣椒，加点豆豉，放在锅里先焖后炒。她的辣酱在这一片很有名。

有一天，一位新搬来的邻居，常买她的酱，问能不能教教她。大姐没有犹豫，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连那个「先焖后炒」的火候也说了。

半年之后，邻居也开了一个小摊子，在两条街外。他的辣酱，加了花生碎，味道不一样。有人对大姐说：「他是你教出来的，现在抢你的生意。」

大姐说：「他加了花生，我没想过。」回家以后，她自己也试了一回花生。

这个故事没有一个什么大道理。它只是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在一条街上的样子，大致就是这样：教了，不要求他叫自己师傅；他做出自己的味道，不去纠正；甚至有一天，被生出来的东西，反过来教了自己。

当然，也可以不是这个样子。也有大姐会觉得被占了便宜，心里不痛快。这一章没有说，那种不痛快是错的，只是说：那种不痛快里，「有」就出现了。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位退休的工程师，六十出头，每周六下午在少年宫带航模小组。这个小组有十来个孩子，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二不等。他有一套自己画的图纸，机翼的弦长、翼型、重心的位置，都是他一遍一遍飞出来的。小组里的孩子，头一年都按他的图纸做，飞得稳，不容易摔。

他口袋里有一个小本子，里面记着每一个孩子每一次试飞的数据。他自己心里清楚，这个小组的好名声，一半是靠那套图纸。

这一年，有一个孩子在春天开学以后，没有按图纸做。他把水平尾翼放到了机头前面，做成了一种很不常见的布局。工程师一看就知道，这样的飞机，稳定性要差得多。他的手摸到了口袋里的小本子，拇指按在封面上，一个字也没写，也没说话。

试飞的那个下午，风有点大。飞机被抛出去，抬头，爬升，在半空里翻了个跟头，掉进了球场边的草丛。别的孩子笑了。工程师站在原地，嘴边已经有一句话了：「我早说过重心……」

他没有说完这句话。因为他想起，他当年自己第一次飞机坠毁的时候，没有人说「我早说过」，也没有一个人替他把图纸画好。

这一章里的三个「不」，在这个下午，是三个很具体的忍。

不有：这个孩子是他教出来的，可是飞机不是他的飞机。小组的名声里有他的图纸，但不能因此要求每一架飞机都长成他的图纸。

不恃：他不说「我早说过」。那一句话，是倚仗他的经验，倚仗他生出这个孩子的「功」，去压住一个孩子的第一次摔。

不宰：他没有让孩子改回去。小远捡回那架飞机，发现前翼折了，一个人蹲在草丛里，很久没动。工程师走过去，只问了一句：「你想知道它为什么翻吗？」孩子点点头。他才蹲下来，把手指放在机翼的前沿，问：「你觉得气流从这里走的时候，会往哪边偏？」

问，不答。

那架飞机后来飞了三个月，一直没有飞稳。最后一次，孩子把它的前翼加大了一圈，它第一次平平地滑出去了二十几米。那一次，工程师没有说「对了」，只是在小本子上，那一页，写了一个日期。

「势成之」的「势」，在这个故事里，是球场边那阵风。是风教了孩子一些东西，不是工程师。工程师做的，是不把风挡住。

学期末的家长会上，有一位母亲站起来，很客气地问：「老师，您明明知道那样飞不稳，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浪费了他三个月。」

工程师想了一会儿，说：「三个月，他知道了一件事：那样飞不稳。这件事如果是我告诉他的，他记得的是'老师说的'；现在他记得的，是那一天，它在半空里翻了个跟头。」

这话说得好听，我却不敢全信。因为那位母亲的问题是对的：三个月确实是三个月，有些孩子等不起，有些孩子摔一次就再也不想碰了。「不宰」是有代价的，这代价要由孩子来付。工程师替孩子赌了一把，赌赢了，我们才听到这个故事。输的那些，没有人写。

还有一件事，是第二年才发生的。新来的几个孩子，看见小远的那架「前翼」飞机挂在墙上，都想照着做。有人说，工程师的图纸旁边，多了一张「小远版」。工程师看着墙，忽然有点不安：一个孩子的试错，转眼就要变成一张新图纸，一个新的标准。他走过去，把那张「小远版」取了下来，只留了那架飞机。他想，让他们看飞机，别看图纸。

这一章放在教育里，难处不在于忍住不说，而在于他的手上，其实有一个很好的答案：他知道这样为什么不稳，他知道怎样才稳。一个有答案的人，不说，比一个没答案的人不说，要难得多。

还有一个别扭，我没法替这位工程师解开。他的不管，毕竟是有底线的：假如孩子要在室内、在人群边放飞一架明显会失控的飞机，他一定会拦。「不宰」是有边界的，边界在哪里？这一章没有写。我猜，边界大概在「摔下来的时候，伤的是飞机，不是人」那一条上。但这是我猜的。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位在互联网公司写代码的人，三十三岁，每天坐十个小时。去年春天，他开始腰背发酸，上网查了查，决定「站着办公」。他买了一张可升降的桌子，设了个闹钟：每天下午三点，站起来，工作二十分钟。

头两周，他很喜欢。站着的时候，脑子醒，也不容易犯困。他在公司的群里发了一条消息：「站立办公打卡第七天。」后面跟了一个笑脸。同事们回了几个「厉害」。

于是第三周，他把二十分钟加到了一个小时。第四周，加到两个小时。到了第五周，他发现自己下午的时候，一直在看钟，等着「站够」。腰背不酸了，换成了小腿发胀，脚底板疼。他的习惯，也在那个月月底断了。

这件事，可以拿这一章里的八个动词和三个「不」去读。

「畜之，长之，遂之」——养一个习惯，像养一株苗：让它在原来的地方慢慢长，长得顺。他最初的二十分钟，是「畜」。后来的一小时、两小时，是「拔苗」。拔苗，就是「宰」：替那个习惯决定它该长多快，该长成什么样。

「不有」，他犯的是另一种错。他把这二十分钟，变成了「我的健身成果」，拿到群里去晒。一件东西一旦成了「我的」，它就有了一个要维护的面子。第七天，他发的是「打卡」，不是「我站了二十分钟，感觉还行」。打卡，是把一件事变成了能被别人看见的成绩。

「不恃」，他倚仗的是同事的喝彩。「厉害」两个字，成了他加码的动力。

所以，第五周的疼，部分是身体在说话，部分是这几个「有、恃、宰」一起压下来的结果。

「势成之」，在这里变得很实在：他的桌子高度、地面软硬、鞋底厚薄、屋里的空调、下午的会议安排，这些「势」一起，决定了他的那二十分钟，到底适

不适合他。他一个人的意志，只占一部分。后来他在脚下垫了一块软垫子，把站立时间重新放回二十分钟，并且调到了下午会议少的时候。

他没有再发群消息。奇怪的是，这个习惯，倒是从这个月起留了下来，一直到现在。

读到这一章的用处，大概就是：养身体，也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说到「拔苗」，这个故事其实出自《孟子》。《孟子·公孙丑上》里讲，有个宋国人，担心自己的禾苗长得慢，就一棵一棵往上拔，回家说：「今天累坏了，我帮苗长高了。」他儿子跑去看，苗都枯了。孟子拿这个故事，说的是「勿助长」。

这很有意思：同样是不去拔苗，孟子和老子站在一个地方。这本书前面说过，儒家的生生，是在固定的土上从一到多，要标准件，要统；道家是从变化的土里生出新的一。可是在「不要替苗做主」这件小事上，两家的手，居然是一个动作。我猜，这是因为凡是真正养过东西的人，都懂这个动作。它先于哪一家，不属于哪一家。这个站立的故事，我愿意把它放在这里，让两家站在同一排。

回到那位写代码的人。他后来发现，最难的不是忍住不拔，是**分不清自己是在拔，还是在浇**。二十分钟加到二十五分钟，算不算拔？他自己也说不清。他最后的办法，是不加：用了三个月的二十分钟，才在某一个周三下午，发现自己主动站了四十分钟，因为那天开会开得很顺，没有注意时间。那一次，他没有记下来。

要补一句：如果腰背酸痛持续，或者加重，或者伴随麻木、疼痛放射到别的地方，该看医生就看医生。站不站，站多久，不是靠一章书能定的，是靠身体，靠医生的判断。这一章只能帮人防一件事：不要把一个本来很小的好习惯，养成一桩需要证明的大事。

还有一件事，是我读这一章时拿不准的。「德畜之」和「道生之」，在帛书的第二遍里，是同一个主语。也就是说，有的时候，生和养，是一个人完成的；有的时候，是两个。落在自己的身体上，我们既是生者，又是被生者，既要生出一个习惯，又要被这个习惯养着。「不宰」这两个字，对着自己说，是什么意思？我没有想明白。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位早餐店老板，姓不重要，开了三家店，都在老城区，都卖包子、豆浆、粥。他有一个招牌：肉包。馅里的肥瘦比例，是他琢磨了六年的东西。

第四家店，他想开在一所中学旁边，选了个门面，租金谈好了。他本来打算，沿着前三家的样子来：同样的招牌，同样的菜单，同样的价格。他甚至想好了，把前三家的店长抽一个去带。

后来，他换了主意。他请了一个在店里做了四年的年轻人当第四家的店长，对他说了三条：第一，食材从老地方进，不换；第二，价钱不超过前三家的一成；第三，当天做的东西当天卖完，不隔夜。除此之外，菜单你自己定。

店长是个二十八岁的小伙子。第四家开张的头一个月，菜单上没有肉包。因为学生早上上学赶时间，肉包太烫，咬不动。他做了一种辣萝卜丝饼，一手拿着就能走。头两周卖得一般，到第三周，门口排起了队。

老板每周来吃一次，坐在最角落那张桌子。他不点评，也不问。他吃的，当然是肉包以外的东西。

这个故事里，「势成之」是实实在在的：第四家店周围的「势」，是学校，是学生的时间，是上学路上五分钟的空档。是这个「势」，把这家店成了一个「辣萝卜丝饼」的店，不是老板，也不是店长，是门口那条路。（如果按帛书，「器成之」，那就是这家店最终成了一个「器」：一个适合这条路的器。）

按这一章的路数，这位老板做了几件事。

不有：他没有把第四家店，看成「我的第四家店」，一定要长成前三家的样子。

不恃：他没有拿「我是创始人，我的肉包是招牌」去压店长。

不宰：他定了三条边界，没有定菜单。三条边界，大约是「德畜之」：给土，给水，不给形。

这也是有代价的。有老顾客从第一家跑到第四家，发现这里没有肉包，打电话回来抱怨：「你们家，怎么不一样了？」老板没有解释，只说：「那边的孩子们，要的是另一种东西。」这个抱怨，他到现在还记着。还有一次，同行的朋友劝他：「你这样，品牌就散了。」这话他没有反驳，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品牌」，究竟该是一块招牌，还是一种做事的方式。

第四家店开了一个季度，老板翻开账本，利润比前三家都薄。会计提醒他，那是因为学生不吃早饭的时候，店里的人手闲着。他想，这是一件很具体的事：自由，是有成本的。

有一个周日，一位平台的区域经理找上门来，说如果四家店统一门头、统一菜单、统一价格，可以接入平台的「品牌专区」，流量和补贴都好看。名片递过来，纸很挺括。老板把名片在手里翻了半天，说，要回去想想。

回去以后，他在第四家店门口站了一会，看那排队的学生。队伍是弯弯曲曲的，有人在系鞋带，有人在背单词。他想起前三家店的队伍，是直的，因为都是大爷大妈，慢，稳，一个一个来。

他最后没有接。理由，他自己说不完整：只是觉得，那条弯弯曲曲的队伍，要是被「统一门头」一抹，就不是那条队伍了。

这一章放在事业里，难处是**那三条边界，和「不宰」，是不是矛盾**？三条边界，毕竟是他定的。是不是他在用三条边界，悄悄做了一个小的「统」？我想是

有一点的。区别在于，这三条是「不能怎样」，不是「必须怎样」。可是这个区别，是不是足够大，我没有把握。

另一个别扭是：如果第四家做得好，老板会不会忍不住，想把「辣萝卜丝饼」推广到前三家去？那时候，「生」出来的东西，倒过来成了新的「统一」的样板，「不宰」就成了另一种宰。这是这一章没有预见的情形，却是今天的小生意天天会碰上的。

带走的话

**八个动词，全是帮着长，没有一个是替它定形。生了，不当它是自己的；做了，不拿功劳压人；养大了，不做它的主。**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一、分、柔、统、复里的哪一环？**贴「分」和「柔」：分出去的东西仍是一片能自己长的土。读得太顺，所以格外警惕。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不攥线头地帮；靠的是八个动词里没有「管」字，以及「势/器」「命/爵」「恒/常」三处异文。「三个不对应三处」一说，整齐得可疑，只算我的读法，不算证据。

◆

52

第 52 章

# 翻修老屋，先问哪堵墙不能拆

>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
> 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
> 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为习常。

**帛书的几处不同**（马王堆甲乙本互补，乙本残缺处据甲本）：

- 前四句的「母」「子」次序，帛书与通行本相同：「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
- 「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帛书同，只是「勤」写作「堇」（通「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帛书乙本作「启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棘」，甲本「兑」写作「闷」。**「救」，帛书写成「棘」，是借字，怎么读，学者有分歧。**
- 「见小曰明，守柔曰强」，帛书同。
- 「无遗身殃」，帛书作「毋遗身殃」。**「是为习常」，甲本写作「是谓袭常」。** 习与袭，意思有细微差别。

郭店乙组有这一章的中间一段（塞兑闭门、启兑济事那几句），据一般的说法，前头「母子」的话和后头「见小守柔」的话都没有。我没能核到简文原字，所以下面只用通行本的字。

## ◆ 先说一座老屋

设想有这样一对兄妹，老家有一栋父母留下的老房子，砖木结构，两层，住了五十年。兄妹想把它翻修一下，周末回来住。

请来的老师傅，进屋不先问「要拆哪里」，先拿手敲墙。这面墙敲上去闷闷的，不动；那面墙一敲，嗡嗡地响。师傅说：「这是承重墙，这是隔断。」

兄妹本来想的是：「这间隔断拆了，客厅就大了；那间小屋拆了，连起来通透。」师傅在隔断上画了一个叉，在承重墙上画了一条线。

画线之前，没有人能说清楚这栋房子靠什么立着。画了之后，才知道：几十年来，一直是那几堵看上去很不起眼的墙，扛着整个屋顶。

于是他们拆了隔断，开了窗，把厨房搬到了朝南的一间。新屋子明亮，比原来大了许多。拆的时候，所有人都小心绕开那几条线。

翻修到一半，师傅要把一根木梁换掉。兄妹中的哥哥，站在梁下面，忽然问了一句：「当初那几堵墙，我们是不是应该一开始就懂？」

师傅笑笑，说：「一开始懂不了。你得先知道哪些能拆，才知道哪些拆不得。」

这一段话，其实就是这一章前四句的意思。

## ◆ 用大白话说一遍

第一句：天下有一个起头，把它当成天下的母亲。

第二到第四句：已经得到了这个「母」，就能知道她的「子」；已经知道了「子」，就再回去守着那个「母」，一辈子都没有危险。

接着是两句对子：塞住那些口子（兑，一般解作口、孔窍），关上那道门，一生不会劳累；打开那些口子，去办那么多事，一生都救不了。

再往后，是一串短句：看见细小的叫作明，守住柔软的叫作强；用它的光，又回到它的明，不给自己留下祸殃，这叫作「习常」。

整个读下来，是两段话，缝在一起。前一段在讲「母」与「子」的回环，后一段在讲「塞」与「开」的得失。两段中间，没有明显的连接词。我们一段一段来。

### ◆ 扎手处一：母，子，然后又是母

先看那四句：

得其母 → 知其子 → 守其母。

起点是母，中点是子，终点又是母。走了一个圈。

但这个圈很怪。如果只是为了回到母，为什么要先知子？直接守着母，不好吗？如果知子才是目的，那么为什么要回头守母？

这就是「复守」这个「复」字的分量。

第一次得母，是**被给的**：天下有始，你把它当作母，它就在那里。但这时你并不知道她是什么，她能生出什么。

知道了子以后，再回头守母，是**选的**：你知道了她生出了什么，知道哪些是她的、哪些是后来的，所以你选择守她。这第二次守，和第一次守，已经不是同一个守。

用那栋老屋来讲：第一次，兄妹站在屋里，不知道哪面墙是什么。第二次，翻修之后，他们每天走过承重墙，知道它在扛着什么，所以绕着走，所以不在上面凿洞，所以将来要改，先问师傅。

这就是我们这本书的母题里，「回不去」的意思：回来的时候，那个母，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母了。她还在，但你看她的眼睛不一样。

再往深一点，要看「始」和「母」。

第一章是这样说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始和母是分开的，一个是没有名的开头，一个是有了名的养育者。读这本书到现在，我们把这两个，对着两种「生」：始，是从没有到有的那一次；母，是有了以后一个一个生下去。

而这一章第一句，把它们叠在一起了：「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有一个始，把它当作母。始变成了母。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叠合，也是一个我不敢轻易下结论的叠合。叠合可能意味着：在作者的眼里，从无到有的那一次，和一个一个养下去的过程，其实没有隔得那么开，是一条线上的两个点。也可能意味着，这一章的作者，和第一章的作者，用词不那么严格。

如果是前者，那么「复守其母」，可以读成：在一个一个养了子之后，回头去守那个始。也就是，在一路「从一到多」之后，回去守住那个「从无到一」的地方——也就是还能生出新东西的那个门。

我愿意读成这样，可是请注意：整章里，没有用「始」字回来说守，用的是「母」字。我是把第一章的区分，带到这里来读的。这是我的读法，不一定是作者的。

### ◆ 扎手处二：这一章把门关上了

读到后半，我有一个很大的迷惑。

前面说过，第六章把「谷神」讲成「玄牝之门」，这扇门，是「绵绵若存」，一出一入，是天地的根。第十章有「天门开阖，能为雌乎」，门要能开，也要能阖。这两处，门都是**活的**。

可是这一章，说：「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

塞住，关上，一生不累。打开，去办事，一生没救。

这是在把门关死吗？

我们先看一个更远的对照。《庄子·应帝王》里有一个故事：南海的帝叫倏，北海的帝叫忽，中央的帝叫浑沌。倏和忽常到浑沌那里做客，浑沌待他们很好。他们商量着报答浑沌的恩德，说：「人都有七窍，用来看、听、吃、呼吸，只有浑沌没有，我们试着替他凿出来吧。」每天凿一窍，到第七天，浑沌死了。

凿窍，是死路。那么塞窍呢？

《老子》这一章，是塞。这一点，和庄子的故事，倒是一个方向。可是塞和第六章、第十章的「开阖」，如何接？

这里有两种读法，我都说一说，因为我读不满意。

**读法一，是「兑」与「门」不是一回事。** 兑，是口，是感官的出口：眼、耳、口、鼻，向外追逐的那些口子。「闭其门」的门，是追着外面跑的心的门。第六章的「玄牝之门」，是生育万物的门，是另一种。塞这一种，不等于塞那一种。这样读，三处并不冲突。

这个读法太方便了。我心里有一个疑问：它是读出来的，还是补出来的？它几乎是在说「凡是遇到矛盾，就说它们讲的不是同一个东西」。这样的补丁，我不信。

**读法二，是不同的手。** 这一段「塞兑闭门」，和第六章、第十章，也许就不是同一个声音。它更像一种内向的修养话，教人收心，闭目，少事。第六章、第十章，是另一种，在讲生的门要通。两种话，被放进了同一部书里，没有被调和。

读法二比较老实，但它有个代价：这部书就不是一个声音了。

我再添一个旁证，不知道是帮忙还是添乱：这几句话，在书里不止一处。第五十六章有：「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几乎一模一样。而「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在第四章也出现过。据说郭店本里，这类话也出现了不止一次：甲组里对应五十六章的一处，乙组里对应五十二章的一处。

所以，「塞其兑，闭其门」是一块现成的砖，被用在了好几个地方。而在第五十六章里，塞兑闭门**后面接的是「和其光，同其尘」**，是和，是同，是混进去。

这给了我们一点光。如果「塞兑闭门」在别处，后头是接着「和光同尘」的，那么在这里，「塞」也许不是封死，是**为了「同」而暂时收一收**。收了，才能混进去。

这是一个推测，我标上「也许」。

再看「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

济，是增加、帮助、完成。「济其事」，是把事情一件一件办成。这让我想到第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日益，就是一件一件加；日损，就是一件一件减。「开其兑、济其事」，是一路加到底，加到无可挽救。

可是，道家是不反对「从一到多」的。我们前面说过，在固定的土上从一到多，是儒家的生生；道家不反对它，反对的是**在死土上一直做**，再也生不出下一个。「终身不救」的人，恐怕就是只做「济其事」、不再回头的人。

这样，两句对子就有了一个和前面「母子」接得上的意思：

知其子，还要复守其母。

济其事，还要塞其兑。

一个方向是向外，生，办，加。另一个方向是向内，守，塞，收。人走一路，需要两个方向都有。只往外，是「终身不救」。只向内，是……是什么，这一章没有说。第六章会说：门要开阖。

## ◆ 扎手处三：又一个字的两面

这一章还藏着一个字，叫「强」。

「守柔曰强。」守住柔软，叫作强。这是褒义。

可是翻开第三十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强，是贬义。第五十五章：「心使气曰强。」强，也是贬义，是勉强，是硬来。第四十二章：「强梁者不得其死。」同样不是好话。

同一个「强」字：在这里，是守着柔得来的强；在别处，是用劲硬来的强。

「强」的真意，也许是**一种看你怎么得来的强**。从柔里得来的，叫强；从硬里使出来的，也叫强，可是后者是第三十章、第五十五章要批评的。

这又让我们不能用一个统一的语义读它。我们读《老子》的时候，每遇到一个字，就问一句：这是哪一种？

还有「习常」。通行本作「习常」，帛书甲本作「袭常」。习，是熟习、反复；袭，是承袭、重叠。「是为习常」，可以读成「这叫作习惯于恒常」，也可以读成「这叫作承袭那个恒常」。「常」在这里，又是肯定的，和第十六章「知常曰明」一路。不同的是，第一章的「常」，是被否定的「那一条规矩」。

最后，再看两个字，「光」和「明」。「用其光，复归其明。」光，是向外照出去的；明，是里面本来亮着的。光是用，明是体。这样一对，其实和「子」与「母」是一对：光是子，明是母。用光，是知其子；复归其明，是复守其母。

这一章的后半段，用另一种说法，把前面的话又说了一遍。

## ◆ 涌现：回来的时候，根已经改了

到这里，可以收一收了。

这一章，从头到尾在讲一件事：**走出去之后，怎样回来**。

走出去，是「知其子」「开其兑、济其事」「用其光」，走出去办事，办出名堂，办出许多「子」。

回来，是「复守其母」「塞其兑、闭其门」「复归其明」。

但回来的那个人，已经不是走出去的那个人了。他知道了子，所以他守母的时候，是知道自己守着什么。他办过事，所以他塞兑的时候，是知道自己塞住的是什么。

这是这本书的母题，在这一章，最贴合的一次。但正因为太贴合，我要停一下。

先问：把理论词全部删掉，这一章的论证还站不站得住？

我删了：根、土、写、回写、回不去。剩下的是：先知道哪些是根本，再去改动其他，改完以后要回头守住根本；向外办事和向内收敛，两头都要有。

站得住。靠的是原文的「既知其子，复守其母」和「塞—开」这一对，没有借助我们的词。这是我觉得这一章写得比较踏实的地方。

另一个问题是：这一章里有没有「读不动」的东西？有。塞兑闭门和第六章、第十章的开阖，我没有读通。我把几个读法摆在上面，没有一个让我满意。这个「没读通」，我选择留着，不去硬补。

用这本书的「土」的说法：这片土有三处要保持活。向外办事，是在想法、环境、自己三处同时耕作，耕得多了，土会板结；向内收敛，是让耕过的土歇一歇，把种子留下。**歇，不是不耕**，是给土留出可以再被写的余地。

这样读，「塞其兑，闭其门」，就不是把门关死，是**暂时歇耕**。如果是这个意思，那么它和「天门开阖」并不矛盾：开一会，阖一会。我想这样读，是因为它让这一章和第六章、第十章的画面接上了。但这个读法，是被我们的需要推出来的，不是文本逼出来的。请读者小心。

### ◆ 放回日子里

设想一位饭店后厨的老师傅，带了一个徒弟三年。徒弟现在会做四十多道菜，红烧、清蒸、爆炒、煲汤，样样拿得出手。

有一天，师傅对他说：「今天你给我炒一盘蛋炒饭。」

徒弟觉得有点被轻看。蛋炒饭，谁不会？他很快炒好了，端上来。

师傅尝了一口，说：「再来一盘。」

徒弟又炒了一盘，师傅尝了一口，还是说：「再来。」

炒到第五盘，徒弟忽然停住了。他发现，每一盘蛋炒饭里，他都放了一点别的东西：葱花多了一些，火大了一点，饭粒的松紧不一样。四十多道菜学下来，他手里的「变化」太多了，想的是怎么把每一盘做得「不一样」。

师傅说：「蛋炒饭，是你手里最简单的一道菜，它是母。你学了四十道，回头再炒它，才知道你炒的是什么。」

这个故事里，没有人教他「守母」。他自己炒到了第五盘，知道了。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位在小区里做了五年家电维修的师傅，四十岁，想考一个正式的电工证。他白天修，晚上去夜校上课。夜校用的教材，第一章讲的是电路的基本定律：电压、电流、电阻之间的那个关系。

第一年，他读这一章，记下了这个关系，在页边写了三行字，用的是蓝圆珠笔。这是「得其母」：被老师给了的一个东西，知道它在那里，会背，会算两三道题。他当时不觉得它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他白天修电器，用不着这条公式，凭手感就能知道哪里坏了。

第二年，他学了各种线路：串联、并联、混联，三相电，变压器，一章一章往后翻。这是「知其子」。他开始能在图纸上画出各种线路，也开始发现，很多线路看上去花样百出，却都是同一个关系在变着花样。

第三年，他复习，回头翻到第一页。他读到那三行蓝字，用红笔，在旁边又写了一句。红笔写的那句，他自己后来也说不清怎么表达，大概是：「原来所有线路，都是在说这件事。」

这就是「复守其母」。第三年的他，读的是同一页纸，同一条公式，可已经不是第一年的他了。第一年，他记住了它；第三年，他明白了它在扛着什么，就像老屋里那几堵不起眼的墙。

这三年里，班上有一位同学，走的是另一条路。他一开始就不读第一章，拿着一本别人整理的「口诀手册」，什么电路出什么题，对应哪个口诀，背得飞快。头半年，他的成绩比这位师傅好得多，月考每次都排在前面。第二年下半年，题目的样子一变，口诀对不上了，他就慌了。他有很多「子」，没有「母」，子一变，他就无处下脚。

考试那天，师傅拿到试卷，其中有一道大题，题面绕得很远，画了一张他从没见过的线路。他盯着看了一会儿，忽然想起第一页上那三行蓝字，那条红笔添的批注。他没有去想这张图是什么线路，只问了自己一句：这里面，电是怎么走的，谁在占着多少？一问，题就开了。

他事后说，这道题他本来是不会做的，因为没见过。他做对了，是因为他第一年记住的那个东西，到第三年才长成了他的眼睛。

这一章放在教育里，有两个难处。

第一个是：跳过第一年，不行。很多人想直接去学「子」：线路、技巧、窍门，因为「子」看得见、用得上、能立刻变成本事。可没有「母」垫着，「子」就是一堆零碎。

第二个，更隐蔽：**第三年的回头，没有办法被教出来。** 老师可以在第一年讲清楚母，可以在第二年讲清楚子，却没办法在第一年就让学生知道，第三年他会怎么回来看这一页。回头这一步，是学生自己的。老师能做的，只是别在第二年就把课本合上，别让学生觉得「第一章是小儿科，早就会了」。

这位师傅后来说了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我头一年背的那个东西，到了第三年，才知道是什么。」

我觉得，这就是「复」字。

还有一件事是我读不动的：这一章没有说，回头需要多久。三年？一辈子？有人学了一辈子，也没有回头去看过第一页。有人第一年就回头了，但他回头得太早，看到的，是一个还没有展开的母。这里面没有一个可以套的时间表。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位在机场做地勤的人，三十五岁，每天站在登机口，耳朵里是广播声、登机提示声、乘客的咨询声、对讲机里的杂音，一站八个小时。

他下班以后，会觉得脑子里嗡嗡的，回到家，打开电视，也不是为了看，是为了让屋里有点声音。晚上睡不踏实，早上起来，耳朵里像塞了一团棉花。

他的同事，用手机里的白噪音软件。另一个同事，每天中午去机场外的一块草坪坐一个小时，不戴耳机。

他听了这一章里「塞其兑，闭其门」，想：那我也试一试。第一个月，他在午休的十五分钟里，戴上了耳塞，找一个角落坐着。头两天，他觉得这十五分钟，是一天里最清爽的。

到了第二周，他发现一件事。耳塞一戴上，耳朵是静了，可心里没有静。他在那十五分钟里，反而更多地想起早上客人骂他的话，想起晚上要还的账。静，把别的声音放大了。他想：塞住，是不是就是好？

这一章的后半，写得很怪：「塞其兑，闭其门」和「开其兑，济其事」，是两头。只塞，只关，大概也不是好办法。我们前面说过，这一章和第六章、第十章的「开阖」，没有对上。那么，在一个人的耳朵里，它们是怎么对上的？

他后来摸索的办法是这样的：中午十五分钟，戴耳塞；下班走回家的路上，不戴耳机，让街上的声音进来，风声，车声，小贩的叫卖声。早上上班前的半小时，也不开广播。

一天里，有塞，有开。塞的时候，让耳朵歇着；开的时候，让耳朵回到一个有声音的世界里，不是机场的那种声音，是人的声音。

他对此没有太多的解释，只说：「早上的耳朵，没那么堵了。」

他的伴侣一开始不理解，说你一个人戴着耳塞坐在角落，像是躲什么。他没有辩解，只是周日下午拉着她去了河边，站在桥上，什么也不戴，听水声、听桥下孩子的喊声、听远处工地的响动，听了二十分钟。回来的路上，伴侣说：「原来你是要先把门关一下，才听得见这些。」这话说得比他自己明白。

我要强调，这是一个日常生活里的小办法，不是对耳朵不适的治疗。如果工作环境本来要求佩戴听力防护，请按单位规定办，不要拿这一章去代替。如果有持续的耳鸣、听力下降、一侧耳朵闷堵、头晕，请去看医生，该看医生就看医生。耳塞也不能一直戴，也不要在应该听见声音的地方（比如路口、驾驶）戴上它。

这一章放在健康里，读不动的意思是：**「塞」与「开」，没有一个现成的比例。** 老子没有说，塞多久，开多久，什么时候塞，什么时候开。每一个人，要自己找。找的过程，本身就是「见小曰明」：看见那些细小的变化，早上的耳朵，晚上的心，看见了，就明白了。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家小城里的琴行，开了十年，老板姓曾，四十五岁。琴行最早卖二胡、吉他和电子琴。一间小门面，一张修琴的台子。

第一年年底盘货，老板发现自己卖的东西有四十多种：吉他、尤克里里、口琴、小提琴、电子琴、架子鼓，还有各种弦、拨片、琴包。他想：品类多，什么都能卖点，是好事。第二年，他再加了琴谱、节拍器、乐理书，又请了两位老师在楼上开课。

第三年年底盘货，他把账摊开，一类一类地算。算下来，他发现一件事：真正赚钱的，是三样——修琴、换弦，和一把入门级吉他的零售；其余四十多种，加起来，赚的钱不到三成，占了一半的货架、七成的库存、全部的精神。

这就是「既得其母，以知其子」：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他把子都看了一遍，知道每个子是什么。

然后他做了一件事：他没有砍掉所有的品类，也没有再添新的。他在店铺最里面，那间十几平米的小屋里，重新摆了一张修琴的台子。台子旁边，贴了一张手写的纸：**修琴，当天看，当天说，不收看琴费。** 这是他最早的东西，是琴行的母。其余的，他一样一样减，每一年减掉几样，保留的，是那些他每一样都能说出「为什么在这儿」的东西。

这就是「复守其母」。

守的时候，有两件事要小心。

第一件，是不要把「母」想成一个静止的东西。他的修琴台，十年前和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台子了。以前修的是二胡、琵琶，现在更多是学生的吉他和尤克里里；以前他靠手感，现在要学会用电子调音器。母，也在改。守的，不是十年前那个样子，是「一个孩子拿着一把琴走进来，我能让他拿着一把能响的琴走出去」这件事。

第二件，是「塞其兑、闭其门」并不意味着不扩张。三年后，有一位老师提议开线上课程，老板没有立刻回绝。他让老师先在店里试开了一期，十几个人，看一看。他的「塞」，不是完全拒绝，是**有一道门槛**：一件新的事，要先在母这里过一遍，才能放出去。

他对这件事，评价很简单：「这十年，我最大的收获，不是知道了琴行要做什么，是知道了什么我是不做的。」

减货的那一年，也不全是顺的。店里有个年轻店员，一直管电子琴和架子鼓的货，那是他最拿手的。曾老板在年底的会上说，这两类明年不再进新货了，小店员脸色变了，没说话，下班时把工牌放在柜台上，说想想。

曾老板没有留他，也没有解释「这是为了母」。过了两天，他在修琴台旁边，给小店员留了一把凳子，说：「你要是想学修琴，来坐。」小店员没有来。过了一个多月，才来了，手里拎着一把有裂缝的电子琴。曾老板没说什么，递给他一把螺丝刀。

这一段，我写不出一个圆满的结局。因为那个小店员后来怎么样，我不知道，是设想的人不愿意替他安排。我只觉得，「复守其母」在人身上落下来的时候，不是一个整齐的动作。母，是一件事，也是一些人。守住一件事，有时是以放走一些人为代价的。

这一章放在事业里，难处是：**知子，要花时间，要花成本。** 曾老板为了知道四十多种品类里谁赚钱，花了两年的库存和租金。也许有更快的办法，但「既知其子」这几个字，没有写有什么捷径。

而且，我也不知道，如果当年他一开始只修琴，不卖那么多东西，是不是就能直接守住母，省下这两年？这一章的答案，可能是「不行」——因为不先走一遍子，你就不知道什么是母。可我自己对这个答案，并不放心。

**带走的话**

**走出去办事，是为了回来的时候，知道自己守着什么。回来不是回到原处，是带着知道的东西，再守一次。**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一、分、柔、统、复里的哪一环？** 最贴「复」：回来时根已经改了。也碰到「分」（母与子）和「柔」（守柔曰强）。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 教的是走出去之后，怎样回来；靠的是「既知其子，复守其母」的次序，以及「塞—开」一对。「塞兑闭门」与第六、十章的「开阖」我没有读通，两种读法都不满意。

◆

53

第 53 章

# 大路平平，人偏爱抄近道

>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

**异文提一笔：** 马王堆帛书乙本作「使我介有知，行于大道，唯他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径」，甲本「径」写作「解」，一般认为是借字。末尾「是谓盗夸」处（通行本里，王弼本和汇校本作「是为盗夸」，河上公本作「是谓盗夸」，本章依后者），帛书乙本只剩「盗」和「非……也」几个字，中间残缺。整理者多据《韩非子·解老》补作「盗竽」，下面细说。郭店竹简里没有这一章，但第 67 章以后整块都没有，所以「郭店没有」在这里说明不了什么。

这一章有一个别处少见的开头：它是一个人在走路。

《道德经》里的「我」不多。多半时候，书里说的是「圣人」，是「天下」，是「道」，说话的口气像站在高处往下看。这一章开口就是「使我」，假使让我怎样怎样，一个具体的人，被放到一条具体的路上。

「使我介然有知」，「介然」一般解作微微、稍稍：假使我只知道那么一点点。「行于大道」，走在大路上。「唯施是畏」，只怕一件事。

怕什么？「施」字有两种读法，都有人读。

一种读法，「施」通「迤」，是斜着走、拐到岔路上去。《韩非子》解这一章，说「大道」是端正的路，「施」是邪路。意思是：我只知道一点点，所以只怕走岔。

另一种读法是王弼的。他的注说「唯施为之是畏也」，把「施」当作施为，也就是动手去做、去安排、去办。意思是：我只知道一点点，所以最怕的是自己动手去做点什么。帛书乙本写作「唯他是畏」，「他」字，学者多读作「迤」，倒更靠近第一种。

两种读法落到同一个姿势上：**知道得不多的人，在一条平路上，走得小心。**

这个姿势很安静。可是下一句话，一下子把安静打破了。

## ◆ 路是平的，人偏要抄近道

「大道甚夷，而民好径。」

「夷」是平。「径」是小路，是斜穿过去的近道。大路平平坦坦，老百姓偏偏喜欢走小路。

读到这里，您大概会点头。谁没抄过近道呢？

先别急着点头。这一句其实是整章最难读的地方，我们放到后面再回来。先看后面那张清单。

## ◆ 一张清单

「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

这是八个短句，像一个人拿着本子在宫里一间一间看过去。

「朝」是朝廷，是宫室。「除」，王弼注为「洁好」，打扫得干干净净，整饬一新。宫里被收拾得漂漂亮亮。

「田甚芜」，田里长满了草。「仓甚虚」，粮仓是空的。

注意这三句的次序：**朝在前，田在后，仓在最后。**　人走进来，先看见的是门面，越往里、越往根上走，越空。

然后镜头一转，从地方转到人身上：「服文采」，穿着花纹华丽的衣服；「带利剑」，腰里挂着锋利的剑；「厌饮食」，吃喝到腻；「财货有余」，钱财用不完。

衣服是亮给人看的，剑是亮给人看的，吃得腻是自己受用，钱财有余是账上的。**这个人身上什么都不缺，缺的是田里的粮。**

整张清单读下来，是一个对比：亮出来的越来越多，攒下来的越来越少。

结论一句话：「是谓盗夸。非道也哉！」

最后一个感叹的「哉」，在《道德经》里不常见。老子平时说话压着嗓子，这里却几乎是在喊。

## ◆ 扎手处：盗夸，还是盗竽

整章最扎手的，是「盗夸」两个字。

通行本作「盗夸」。「夸」是夸耀、炫耀，也有奢侈、过度的意思。王弼注：「夸而不以其道得之，窃位也。」他把「盗夸」读成：靠不正当的办法得了位子，又摆出来给人看的人。

可是《韩非子·解老》引到这里，写的是「盗竽」，不是「盗夸」。

「竽」是一种吹奏乐器，像笙，比笙大，管多。韩非子是这样解的，我用白话转述：

> 一个大奸臣起了头，小偷小盗就跟着学；大奸臣领了唱，小偷小盗就跟着和。竽，是五种声音里的头一个。合奏的时候，竽一起，钟和瑟都跟着；竽一领唱，所有的乐器都和上。

（《解老》原文大意如此，「竽也者，五声之长者也，故竽先则钟瑟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

韩非子还有一个有名的故事，叫「滥竽充数」。齐国国君爱听三百人合奏竽，有个南郭处士什么也不会，混在队里装着吹，白领一份粮。这个成语也出自他的书。所以对韩非子来说，「竽」是他嘴边现成的一个意思：众人合奏时，起头的那一件。

帛书乙本这一处残了。现存的字是「盗□□□非□也」，中间缺三个字，后面又缺一个。**这个缺口的长度，正好放得下「盗竽，盗竽，非道也」这几个字**（「是谓盗竽，盗竽非道也」）。所以整理者大多补成了「竽」。这是推测，不是看见了字，只是缺口的长度配得上。

「夸」和「竽」古音相近，不少学者以为二字是通假。所以两个版本，很可能是同一个说法的两种写法，后来各走各的。

可是读出来的东西不一样。

读成「盗夸」，这章骂的是一种**毛病**：炫耀，奢侈，窃了位子还摆给人看。

读成「盗竽」，这章骂的是一个**位置**：起头的那一个。偷东西的人当然有，但最大的盗，不是偷得最多的那个，是**领唱**的那个，因为他一起头，别人就都跟着他的调子走。

这两种读法，我自己更靠近后一种，理由有一条：前面那张清单，写的是一个人身上穿的戴的，没有一句写他拿了谁的东西。要说「偷」，他偷的是什么？如果是「夸」，答案是位子；如果是「竽」，答案是：**他偷走了别人自己起调的机会**。

可是要老实说：第二种读法的主要证据，是一位法家作者的解释，而韩非子读《老子》，读的是怎么管官员，不是怎么保一片土。他的「竽」很可能是他自己的发挥。帛书的缺口配得上，只是配得上，不是证明。这是一个**可能**。

## ◆ 读不动的一块：大道和径

现在回头，补那个说好了要补的地方。

「大道甚夷，而民好径。」

如果这本书说的是：老子反对统一，欣赏很多条路各走各的、土里什么都能长出来；那么这句话读起来就别扭了。这里说的是：**大道只有一条，叫平路；小路不是好东西，爱走小路的人是毛病。**

这不是很像是一个「统」吗？一条正路，其余都是歪的。孔子、孟子的书里这类话多得是。

我没有办法把这句话读顺。我只能把几种可能摆出来：

第一，这是在说普通人的毛病，取巧，贪快，不踏实，和后面的「朝甚除」是两件事，一章里讲了两件不相干的事，是编书的人把两段话拼在了一起。这种说法能解释「民」和「朝」为什么对不上，可是没有版本的证据。

第二，「径」在这里不是一般的小路，而是对着「大道」说的：**大道是谁都能走的平路，径是只有少数人走的快路。** 前面说「朝甚除」，宫里干干净净，那些享福的人抄的是什么近道？是**用位子换来的近道**。这样读，「民好径」的「民」，是泛指的「人」。这是我试出来的一种读法，没查到哪位注家这样说过。读得通，但把「民」读成「人」，要费点力。

第三，**老子这里就是说了一句旧话，是当时人人都会说的「走正道」，被他拿来当台阶。** 他真正要说的是后面那张清单。

三种读法，我都不敢说准。它们的共同点只有一个：这句话没有把「径」当作好东西。所以这一章，**不能被读成「鼓励走小路」**。

### ◆ 涌现：竿一响，别的都跟着

回到前面那两个字。

如果「盗竽」这个读法可以站住，那么这一章其实在说一件我们这本书一直在说的事，只是说的不是「统一的样子」，是**统一是从哪里开始的**：从一个领唱的声音开始。

第二章说过「天下皆知美之为美」，要害是「皆知」：大家都知道同一个「美」。这个「皆」是怎么来的？总得有一个起头的。竽一响，钟和瑟都跟着，**这就是「皆」的做法**。

一个起头的声音，别的声音都向它靠，这是我们书里叫作「统」的东西最日常的样子。它不凶，不用兵，甚至很好听。

再看那张清单。「朝」是亮出来的，「服文采」「带利剑」是亮出来的，「田」和「仓」是攒下来的。书里把「攒下来的」叫作能量那一处（底气，劲头，攒下的位置）。**这一章里，能量那一处空了，亮出来的却越来越满**。

一个地方：说得越响（三界里「理念」那一格，成了大家都跟着的调），攒得越空（「田芜仓虚」）。这两件事是连在一起的：因为有人领唱，所有人都去学调子，没人再去种田。

所以这一章我不敢说是「批评富人」。它更像是在说：**一个太响的声音，会把整片土里别的声音压成跟着唱的**。压到后来，土里还剩什么，就看「仓」。

这是一个读法，不是证明。它靠的是「盗竽」，而「盗竽」只是可能。

## ◆ 放回日子里：草坪上的那条斜路

设想一个小区，门口到楼门之间，铺了一条规规矩矩的石板路，拐了两个直角弯。路两边是草坪。

没过多久，草坪上就踩出了一条斜路，从门口直接斜穿到楼门口。物业在上面插了牌子：爱护草坪。第二周，牌子被踢倒了。第三周，物业拉了一圈绿色的矮栏杆。又过了几周，栏杆被人挪开一道缝，路又踩出来了。

这是「大道甚夷，而民好径」的现场。石板路平，人偏要走斜的。

可是请您换一个角度看这条斜路：它是**谁设计的**？没有人。没有哪个人站出来说「大家都走这边」，也没有人领头。每个人只是在自己脚下选了最顺的那一步，几百个人的脚加起来，就成了一条路。

石板路才是有人设计的，是有人「起了调」的。

所以您看，这一章如果就这么读，字面上骂的是「径」，可日子里的「径」，反倒是一件**没有领唱**的事。这跟本章的字面意思顶着。我没办法替书把这个顶解开。我只能说：**这一章骂的「径」，很可能不是草坪上这种径。** 它骂的径，大概是「朝」里的人抄的那种：一个人带头，所有人跟着，连脚下是哪条路都不用想。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母亲，孩子读四年级。她所在的班级家长群里，有一位妈妈每天发一张截图：自己家孩子的晨读打卡，「6:30 起床，大声朗读二十分钟」。那位妈妈很会说话，隔三差五还分享「怎么让孩子爱上读书的三个步骤」，群里一片「受教了」「学到了」。班主任也点了赞，回了一句「好办法，家长们可以参考」。

三天以后，群里的打卡截图从一张变成了二十几张。

时间戳排得很整齐：6:31、6:31、6:32、6:33。表情包也差不多，一个举着小红花的卡通人物。

这位母亲看着那一排截图，心里有一点发紧。不是不认同晨读，晨读本来没什么不好。她发紧的是自己当时的反应：她几乎是**本能地**点开了一个购物页面，要买一本和群里别人一样的「晨读打卡本」。

她停了一下。她想起自己孩子平时是怎么读书的。

孩子读书很难看，全是不合规矩的地方：趴在床上，被子拉到下巴，一本书翻到一半，倒过去又读后面，有时候一页读三遍，有时候连着几页飞快翻过去。她读《十万个为什么》，读到「为什么天是蓝的」，会爬起来去翻另一本地图册，又去翻一本旧的说明书，然后躺回去，嘴里念念有词。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她还是让孩子起了床，在阳台上「晨读」二十分钟。孩子很听话，读得字正腔圆，用的是电视里那种朗读的腔调，每个字都咬得很准。

她在旁边听着，听出了问题：孩子读得很顺，顺到没有一次停顿，没有一次读错后自己回头。她突然打断，问：「这一页讲的是什么？」

孩子愣了一下，说：「……就是，讲那个，嗯。」

那个下午，她没有跟孩子讲道理，也没有在群里说什么。她做了三件小事。

第一件，她在群里回了一个「收到」，什么都没多说。

第二件，晨读保留了，改成十分钟。剩下的时间，**她让孩子读完，然后只问一个问题：这一页里你觉得最怪的是哪一句？** 孩子答不上来的时候，她不催，只说「那你明天找一句」。

第三件，她没有收走孩子床头那本地图册。

这三件事做完，事情并没有就此太平。

周一早上，另一位家长私下发来一条消息，语气很客气：「你们家这两天怎么没打卡了呀？是不是孩子不舒服？」后面跟着一个关心的表情。这条消息没有任何恶意，甚至很温暖，可她盯着屏幕看了很久，因为她发现自己第一个念头是找理由：说孩子感冒了，说家里有事，说什么都行，只要别说「我们换了个做法」。

她最后回的是：「没事，我们改成十分钟了，孩子自己有点想法。」发出去之后，她觉得脸有点热。

那天晚上孩子睡了以后，她在客厅坐了一会儿，想到一个她从前没有想过的问题：群里那位发截图的妈妈，其实没有做错任何事。她分享的是自己家真有效的办法，是一片好心。**错不在领唱的人，错在一个办法一旦被所有人当作「那个办法」，它就不再是一个办法，变成了一个调子。** 孩子们读书的声音一旦都落在同一个音上，每个孩子自己的那一点「怪」，就成了不合调。

几个星期以后，群里的打卡人数慢慢少了。她的孩子没有成为什么典型，晨读的声音还是比不上人家整齐。但有一天，孩子在早饭桌上忽然说：「妈妈，书上说天是蓝的，是因为蓝光被撒开了，可是你看傍晚的天为什么是红的？」

她没有答上来，就说，「你去翻那本地图册，后面有一页写大气层。」

孩子翻了二十分钟。那天的晨读，没有谁在旁边打卡，也没有时间戳。孩子找到了那一页，指着一张图，说：「你看，这里写的是，太阳低的时候，光走的路更长，蓝的先被撒光了。」她把「撒光」这个词记了下来，因为那是孩子自己的词，书上没有这么写。

她后来想，要说这个孩子在这件事里学到了什么，大概不是大气层，而是：**一本书可以翻到另一本书里去，路是可以自己岔开的。** 这样的岔，和「民好径」的岔，是同一个字，却是两件事。一件是图省事，另一件是把路接长了。

在这件事里，哪一步是「统」？是**一个好办法被领唱，所有人跟着唱成同一个调**。晨读本身没有错，可是当「6:31」成了所有人的时间，孩子读书的那一团乱糟糟的、连着地图册和说明书的东西，就被理成了一条直线。哪一步还连着？是她在群里回的那一句「收到」：她没有顶，也没有跟，她给自己的孩子留着一块**不用跟着起调**的地方。

要是她买了那本打卡本呢？孩子大概会读得更整齐，两个月以后拿到一朵红花。这件事不一定有害。只是那个孩子再也不会在早饭桌上问傍晚的天为什么是红的。

后来她在一次家长会上，私下问班主任：当初为什么也给那位妈妈的做法点了赞。

班主任是个年轻的老师，想了想，说了一句老实话：「整齐。你知道一个班四十几个孩子，早上谁几点到、读没读，我要一个一个问，要问到什么时候？有个统一的办法，我好管。」她停了一下，又补一句：「不过你们家那样，其实也挺好的。」

这位母亲回家路上想了很久。她发现，让晨读变成一个调子的，除了那位妈妈的热心，还有一个同样热心的原因：**整齐的东西，对管的人来说，省力。** 这不是谁的错。可是她也想明白了一件事：她当初怕的，从来不是群里的声音，她怕的是自己的孩子「掉队」。这个怕，直到今天也没有消失。她只是在每一次想跟着做之前，多问自己一句：这个办法，是为了我的孩子读书，还是为了让我自己安心？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老先生，六十三岁，姓孟，在厂里干了一辈子，退休三年。每天早上五点半，他沿着小区后面那条河堤走四十分钟，走到第二座桥再折回来。雨天撑伞走，下雪天穿胶鞋走。他这个样子，用的是「大道甚夷」：一条平平的路，天天走。

他有个微信群，是以前的老同事。群里有位老吕，是全厂公认最会讲话的，退休后研究养生，每天一条消息。

春天，老吕发：「每天早上空腹生吃三瓣蒜，血管通了，什么病都没有。」群里有人回了个「大拇指」。老孟吃了三天，胃里烧得难受，停了。

夏天，老吕发倒立的视频：「头朝下血往脑子里走，比什么补药都强。」有人回「我也试了，精神」。老孟试了一次，脸涨得通红，站起来的时候眼前一黑，扶着墙站了好一会儿，也停了。

秋天是拍打：「拍胆经，拍肺经，拍到发红发紫才算通。」老孟拍了两周，手臂上青一块紫一块，老伴看见，吓了一跳。

他不是笨人，也不是没听劝。每一次，他都是**半信半疑地试，试了又退回来**。他的女儿定了一条规矩：任何新法子，先放一个星期，不立刻做；要么问药店、问社区医生，要么等她周末回家一起看。他后来把这个规矩写在一张便利贴上，贴在冰箱上。

冬天来了。老吕发：「冬泳才是真正的养生，我们群里三个人已经下水了。」后面跟着一排「佩服」「老吕带头」。

那一天早上，老孟走到河堤第二座桥，看见河面上结了一层薄冰。有两个人在岸边脱衣服。他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

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有一个麻烦：他的血压要靠药控制着，这是医生开的药，一直在吃。他也很清楚，老吕不知道这个，老吕在群里发的每一条，都是对着「一个人」说的，不是对着老孟说的。

他看了一会儿，转身，沿着河堤走回去。回家以后他在群里回了一句：「我这个岁数就不下水了，你们注意安全。」没有人理他。

这一整年，他干的事其实只有一件：**天天走那条平路，不被领唱的声音带到别的地方去。**　他不是反对任何新东西，他只是每一次都问了一句：这个法子，是对我说的吗？

有一次，老伴说：「你血压药是不是可以停了？老吕说他早就不吃了。」老孟说：「不能自己停。下周去医院复查，我问大夫。」

该看医生就看医生。这件事上，哪一个「大道」都比不上一个看过你的化验单的人。

我们回头再看老孟的「大道」，会发现它其实很不起眼，不起眼到没有人会拿来发群。

每天早上起床，他先量血压，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下两个数，日期写在前面。那个本子是社区医生递给他的，说下次来复查带着。他一个月记了三十来行，字迹歪歪扭扭，有两行写错了又划掉。然后喝一杯温水，走四十分钟，回来吃早饭。就这些。

这样的「大道」没有任何可炫耀的地方。他的老同事们还没有一个人羡慕过他的小本子。有一天下雨，他犹豫了一下，没有出门，在阳台上站着看雨，心里居然有点慌，像是丢了什么。老伴说：「一天不走，天塌不了。」他说：「我知道。」可是他还是慌。

我想这是「介然有知」的另一面：**他只知道那么一点点**，知道自己的血压大概在哪个范围，知道走完路以后身上是松的还是紧的，知道自己的膝盖在下楼时会提醒他。就这一点点，比老吕群里所有的「必须」都管用，因为这一点点是**他自己身上长出来的**，不是别人起的调。

第二年春天，老同事们聚会，老吕也来了。他说话还是那么响，只是走路的时候，扶了一下椅背，说是倒立那阵子落下了点毛病，膝盖有点不舒服。没有人笑他。大家只是给他拉了把椅子，让他坐着说。老孟坐在他旁边，什么也没说，给他倒了杯茶。

「唯施是畏」，在这一年里是这样一种样子：知道得不多，所以怕走岔，**怕的不是不做，是被别人的「做」带着做**。

也许有人会问：老孟为什么总是被那些偏方吸引？

他后来自己说过，春天那阵子，他的膝盖正疼，下楼梯的时候一格一格地挪。老吕那条「三天见效」的消息，一下子打中了他。**「大道」从来不许诺什么**：你天天走，天天量血压，一年后，膝盖还是那个膝盖，只是没有更坏。这样的路，在一个正疼着的人眼里，太慢了。而「径」总是快的，它的卖点就是快。

膝盖的事，他后来去了医院，医生看了，没有给他什么神奇的办法，只叮嘱了几句日常的：下楼扶着栏杆，换一双软底的鞋，走路时别突然加快。他回家把这几条也写在小本子的最后一页。这一页，他比其他任何一页都翻得勤。

「唯施是畏」的「施」，如果读成「施为」，是怕自己乱做；如果读成「迤」，是怕走岔。老孟身上两种都有。他不是什么也不敢做，他的做，是**很小的、可以退回来的**：先放一周，先问人，先看身子怎么说。做了发现不对，退得回来。他不去做那种退不回来的事。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姑娘，姓芮，二十九岁，刚接手一家有二十张桌子的家常菜馆。老板是亲戚，要出去开第二家店，把这家交给她，只说了一句：「你给我整整。」

接手的第一天，她没有开会，也没有看账。她从前门走到后门，走了一遍，一路上拿手机拍照，什么也没说。

**前门**。门头是新换的，灯箱亮得晃眼，上面印着「本街必吃榜第三名」。玻璃擦得没有一个指印。大堂的墙上是新刷的，贴着一圈菜品照片，每一张都打了光。服务员的新围裙是深红色的，绣着店名。

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认出来了。**第三名**是花钱买的推广位，一个月三千。这条街上每一家餐馆的门头，都是同样的句式：必吃榜、网红店、爆款推荐。她看过隔壁的，隔壁是「本街必吃榜第二名」。

**走到后厨**。　冷库的门，边上的胶条已经裂了，关不严，一道缝，往外冒白气。冰箱底下有一滩化了的水。炒锅边上的油烟机，罩子上积着一层黑黄的油垢，用手指一抹，一道亮痕。

**走到仓库。** 一个小屋，一层架子。米还有半袋，面粉没有。她问师傅，师傅说，原来的订货员辞了，上个月订货都是老板一句话。有两样调料已经见底，用的是隔壁店借来的。

**走到后门。** 后门边上放着一摞大纸箱，是新做的宣传册，一千份，上面是「必吃榜第三名」。

她站在后门，把手机里的照片翻了一遍，从前往后，越往后越暗。

这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面前是一个「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

第二天她开了一个很小的会，只对老板和后厨师傅说了一件事：「我不想动门头，也不想撤榜，榜撤了会掉客流。我想先用一个月，修三个地方：冷库的胶条，油烟机，还有仓库的货。」

老板不太乐意，「那个胶条不影响出菜啊。」

她说：「不影响。可是我今天数了数，我们的订货单上，有三样东西三天没到货了，您不知道，师傅也不知道。要是哪天一个客人点的菜没了，您说，是榜出问题，还是仓出问题？」

老板沉默了一会儿，说，行，一个月。

她在仓库墙上钉了一块白板，每天早上写三行：米多少，油多少，哪两样快没了。她的字很难看，写得歪歪扭扭的。师傅有一天早上看见，什么也没说，在白板最下面加了一行：昨天报废几份。

在这件事里，哪一步是「统」？是**整条街的餐馆都在同一个榜单的调子上唱**，所有人都在把门头擦亮，没人看冷库的胶条。哪一步还「连着」？是她手机里那一串从前往后越来越暗的照片，**她愿意让自己的眼睛一路走进去，走到不好看的地方。**

要是她只把门头换得更亮呢？榜单上会升一两个名次，客人会多一点。直到有一天冷库坏了，或者米断了。那时候，所有的亮，都会同时暗下去。

一个月后的最后一天，老板来了，站在后门，看了很久那块白板。上面是一个月的字，歪歪扭扭，层层叠叠，擦了写，写了擦，最下面师傅加的那一行「昨天报废几份」，已经换过了二十多次数字。

老板问：「这是什么？」

她说：「这是咱们家的田和仓。」

老板没有笑，也没有夸她，只说了一句：「冷库那个胶条，多少钱？」

「一百八。」

「换了就换了吧。」他停了一会儿，又说，「门头那个榜，下个月续不续，你来定。」

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在店里关灯，走到前门，看着那块亮晃晃的灯箱，「必吃榜第三名」，几个字在夜里特别红。她没有觉得它难看，也没有觉得它错。她只是想起一件事：这条街上每家餐馆的门头，用的都是同一种红。它们都很好看，**好看得像是一支乐队里吹同一个调的竽**。　要是哪一天，这个调不灵了，整条街会一起哑。

而后门那块歪歪扭扭的白板，是这条街上唯一一块只有自己家能看懂的东西。

再说一个后话。

一个月以后，有一位老客人来吃饭，是这家店开了十几年的常客，姓宋。他吃完了，叫住小芮，说：「你们家最近装修得真亮堂啊。」

小芮说：「是，换了灯。」

老宋又说：「不过我说句实话，上个月你们的红烧肉，有两回是凉了才端上来的。这个月没有了。」

小芮愣住了。那两回是冷库坏的那阵子，后厨在手忙脚乱地倒腾食材，她当时都没有统计过。**客人记得，而她的账本里没有。**　　她后来在白板上又加了一行：谁家的菜凉了。

她想，一个榜单，永远不会告诉你红烧肉凉了。榜单只会告诉你，你排第几。只有走进后门，才知道仓里有什么。

**带走的话**

**一个声音起了头，别的都跟着，这就是「皆」。亮出来的越多，攒下来的越空；最该留神的，往往不是抄近道的人，是领唱的那一件竽。**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统。不过老子在这里骂的，大概不是「许多人各走各的径」，而是「一个起头、人人跟着」的那个调。

它教的是：自己知道得不多，走平路要小心。靠的是：一张从亮处写到暗处的清单，和一个「哉」字里压不住的火气。

◆

54

第 54 章

# 一级一级往上推，每一级的「德」却不是同一个字

>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异文提一笔：** 这一章郭店楚简乙组有，残了几处。郭店本（据整理者的校定文）作「善□者不脱，子孙以其祭祀不屯」，「善」字后面那个字隶定不出来，「屯」整理者读作「顿」；下面对读的时候，我按通行本的句式把它记作「善建者不拔，善保者不脱，子孙以其祭祀不顿」，其中「建」「保」是推补的，五级是「身、家、乡、邦、天下」，最后一级是「其德乃博」，字面上是补出来的，竹简在这里有缺损。帛书甲本作「邦」，乙本作「国」，乙本末级也是「博」；《韩非子·解老》引这一章，作「邦」，末级是「普」。通行本作「国」和「普」。

读到「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天下」，您大概会觉得眼熟。

《大学》里有一段话，几乎人人背过：想要把光明的德行显明于天下的人，先要治好他的国；想治好国，先要整齐他的家；想整齐家，先要修养他的身。一路倒推回去，就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两段话摆在一起，骨架几乎一模一样：从自己出发，往家里走，往乡里走，往国里走，走到天下。

这就是这一章让这本书头疼的地方。我们这本书一路在讲：老子警惕「统」，警惕一个样子推到整片土。而这一章的骨架，看上去恰恰是一个样子一级一级往外推。

更要紧的是，**郭店竹简里有这一章。** 前面几章遇到读不顺的地方，我们还可以说一句「这是后来混进去的」，把难题推给汉代的抄写者。这一章不能这样推。竹简在战国，这套话在那时候就已经在《老子》里了。

所以对这一章，我们得正面读。

## ◆ 先读第一段：一件稳的东西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

建，是在地上立起来的东西，房子、柱子、一棵树的根。拔，是被人连根拔掉。善于立的东西，拔不走。

抱，是揽在怀里的。脱，是从手里滑掉。善于抱的东西，掉不了。

这两句是对仗的：一个往下扎，一个往怀里收。**一个靠根，一个靠手。**

第三句是「子孙以祭祀不辍」：子孙后代的祭祀，一代一代没有停过。

这一句，读得出一种很古老的安稳。祭祀是一件年年要做的、做法差不多的事，每一代的人在同一个日子，对着同一个地方，做同一套事。**不辍**，是不停。

这里有一个小地方值得停一下。三个版本，这一句的最后三个字不一样：郭店作「不屯」（读作「顿」或「辍」一类的意思），帛书乙本作「不绝」，通行本作「不辍」。三个字意思都近：不停，不断。「绝」是丝断了，「辍」是车子停下，「顿」是脚停住。

我们在导论里摸过「一」：一横写下去，笔不提起来，没断。这里的「不绝」，是一种**家族式的不间断**：这一代接上上一代，下一代接上这一代，丝一路接下去。

可是这个「不间断」，和第一章、第十六章的「不间断」，是不是同一个？我们先记着这个问题。

## ◆ 扎手处之一：五个「德」，不是同一个东西

现在看中间那一大段。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郭店、帛书作「博」）。

如果这一章和《大学》是同一个意思，那么这五句应该是：修在自己身上，德是这么多；修在家里，德就多一点；修在乡里，德再多一点……一个德，越推越大。

可是请看这五个字：真、余、长、丰、普。

真，是不掺假。**一个人身上的德，要的是不掺假，是真。**

余，是有余。**一个家里的德，要的是有余，是够吃够用，还有剩。** 注意，这不是「真」的放大，是另一种东西：不是不掺假，是有富余。

长，是长久，也可以是长进、滋长。**一个乡里的德，要的是能长，能一年年长下去。**

丰，是丰盛。**一国的德，要的是丰足。**

普，是普遍；博，是广博。**天下的德，要的是够得着很多的人。**

五个字，五种「好」，各有各的样子。从「真」到「普」，不是一件东西的放大，是**每一级有每一级自己的好**。

这就是这一章和《大学》真正的不同。《大学》里的「德」是一个：明明德。从身推到天下，推的是同一个德。而这里，**换了一个层级，换了一个字**。

当然，我不敢把这件事说得太满。这五个字也可以读成同一条线上的五个刻度：真是起点，到普是终点，只是用词变了变，不一定有「每一级各不同」的意思。老子写诗一样写东西，字不可能字字都带着哲学。这是一个读法，不是定论。

## ◆ 扎手处之二：以身观身

再看后面那一句。

「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

这五句，每一句的格式一样：**以 A 观 A**。用 A 看 A。

这是什么意思？古今有三种读法。

**第一种读法，是王弼的：** 他在「以国观国」后面注了一句「彼皆然也」，意思是：它们都是这样的。就是说，一级和一级是同一个道理，从身上看，就知道家里、乡里、国里、天下是什么样了。这样一读，「以身观身」是一种**类推**：我了解我自己，所以我了解天下。在注的末尾他说，「察己以知之，不求于外也，所谓不出户以知天下者也」。（这跟第四十七章「不出户，知天下」接上了。）

这是一种**同构**的读法。每一级是上一级的缩小，下一级的放大，所有的「家」「国」都和「身」一个样。这一读，这章就真的很像《大学》了。

**第二种读法，是韩非子的：** 他在《解老》里说，修身的人用这一套来分辨君子小人，治乡、治国、治天下的人，各自「以此科适观息耗」，用这一把尺子，看自己那一级是增还是减。这是一种**检验**的读法：每一级有每一级的账本。

**第三种读法，是我自己试的：** 「以身观身」就是**用身的尺度来看身，不要用家的尺度来看身**；「以家观家」就是用家的尺度来看家，不要用国的尺度；「以天下观天下」，才轮到天下的尺度。每一级只能用自己那一级的眼光去看自己。**这是一种反过来的读法：不是「一个推到全部」，是「每一级各量各的」。**

这第三种读法，和上一节「五个德字不一样」，正好对得上。每一级的好不同，所以每一级的尺也不能混。身的好是「真」，你不能拿「丰」去量一个人；家的好是「余」，你不能拿「普」去量一个家。

三种读法，哪一种对？我没有办法替书判。第三种读法最符合我们这本书的立场，所以也最要警惕：**它太顺了。** 一个读法太合心意的时候，应该怀疑是不是自己把它读出来的。

要给第三种读法找一个独立的证据，有一个地方可以看：这五句里，**没有一个「推」字，没有一个「及」字，没有一个「然后」。** 《大学》里有「先……后……」「欲……先……」，一环扣一环，是明明白白的次序。而这一章，每一句就是「修之于 A，其德乃 B」，五个平行的句子，**没有哪一个依赖哪一个。**

这是文本里的一个事实，能撑住第三种读法。它撑不住的是：为什么要排成「身、家、乡、国、天下」这个由小到大的次序，既然它们互不依赖。这一点，我答不上来。

### ◆ 扎手处之三：一个字被换掉了

再回头说一件小事，它跟前面的「每一级各有各的字」，有意想不到的关系。

郭店本和帛书甲本、《韩非子》引文，这一章里第四级写的都是「邦」。帛书乙本、通行本写的是「国」。

为什么？

汉高祖姓刘，名邦。皇帝的名字，臣民要避讳，不能直接写。于是「邦」被换成了「国」。一般认为，帛书乙本避了「邦」，但没有避汉文帝刘恒的「恒」（所以第一章那里它写的还是「恒」）。它到底抄在什么时候，说法不一：有的说在惠帝或吕后时期，有的说在文帝时（前 179 至前 169 年）。汉代的避讳执行得比较宽松，所以「避邦不避恒」不能当成一把严密的断代尺；而我们今天读的通行本，两个字都避了：邦换成国，恒换成常。

这是同一部书里的两起「避讳」。导论里讲的「恒」变「常」是一起，这里的「邦」变「国」是另一起。**两次，都是上一级的一个名字，改写了下一级的一个字。** 皇帝的名字改写了书里的字。

「邦」和「国」，在古代意思有细微差别，一般认为：邦偏指诸侯的封地，国偏指都城，后来才合成一个「国家」。把「邦」改成「国」，是一个字被另一个字的意思**覆盖**了。

我不想把这一点说得太重。避讳是一种很普通的事，不能因此说这一章背后有什么深意。可是它让我们看到一点：**这部书里「每一级用自己的字」，这个小小的原则，在抄写的历史里，自己就被违反过一次。**

### ◆ 读不动的一块：善建者不拔

现在，要正面回答这一章最大的难题。

这本书的主张之一，是道家的生是「守 0 到 1」：要从变化的土里长出那个第一，所以不能固定下来，不能统。第四十八章说，「为道日损」，要让土回到可变。

而这一章开头第一句，是：「善建者不拔。」

建好了的，拔不掉。立住了的，动不了。**这是一个关于「不变」的赞美。**末句「子孙以祭祀不辍」，更是一个关于「代代照做」的赞美。

这跟第四十八章的「日损」，怎么对得上？

我能想到的读法有三个，三个都没有让我满意。

**第一个：这一章是在说另一半。** 前面说，「道家并不反对 1 到 N，反对的是在死土上一直做 1 到 N」。如果这一章讲的是 1 到 N 的好处，是在已经立住的东西上把它守住、传下去，那它就是在说「另一半」。这个读法的好处是不跟前面打架；坏处是**它太方便了**，什么难读的章都可以说成「另一半」，这是一个补丁。

**第二个：这一章里确实有儒家的味道，因为在当时，儒道两家还没有分得那么清。** 有学者认为郭店本的时代，后来被分在两家的东西还混在一起。如果这样，「祭祀」「德」「修身」这些词出现在《老子》里，并不奇怪。这个读法的好处是有一点外部的证据；坏处是它是一个**关于时代的大判断**，我没有能力在这里给它定论，而且它也只是一种看法。

**第三个：这一章的「建」和「抱」，不是固定，是不被拔走。** 注意「善」这个字。善建者，不是「建得硬」的人，是「建得好」的人。好的建，也许是建在土里、跟土长在一起、土动它也跟着动的那种。这是从「善」字读出来的，未必是作者的意思。

这三个里，我没有一个敢说「就是它」。**我只能说：这一章在这本书里，是一个没有被消化的硬块。** 往后读到第六十四章「其安易持」、第七十六章「柔弱者生之徒」时，我们还要回来看它。

## ◆ 涌现：土有层，层有层的尺

不过，在这个硬块里，我还是摸到了一点东西。

前面说，五个「德」字不同，「以 A 观 A」各量各的。如果这样读，这一章其实在说一件事：**土是一层一层的，每一层有每一层的活法。**

身是一层：自己心里的那一层，要的是「真」，不掺假，对自己交代得过去。

家是一层：现实里最近的那一层，要的是「余」，够过日子，有富余。

乡、国、天下，是更大的层，要「长」「丰」「普」。

每一层的土，都能被写，都在被写。**统是什么？统是拿最上面一层的尺，去量下面所有层。**　　国的「丰」拿来量家的「余」，天下的「普」拿来量人的「真」。这一量，每一层自己的好就被盖住了。

这就接上了第二章的「皆知」，接上了前一章的「竽」。前一章里，竽一响，钟瑟都跟着；这一章里，**每一层都有自己的乐器，不必都跟着那一支。**

当然，这是在顺着第三种读法往下走。它只是一种可能。

## ◆ 放回日子里：同一个人，两个家过年

设想有这样一位姑娘，嫁到了外地。过年的时候，她要回自己娘家吃一顿，再回婆家吃一顿。

在娘家，年夜饭吃完，要等所有的人都放下筷子，才可以离桌；孩子不许在桌上看手机；谁要是迟到了，要自己先敬一杯。这是外婆传下来的规矩，一代一代，没人写下来，大家都知道。

到了婆家，一进门，婆婆就说：「随便随便，吃完就去玩，不用等。」孩子拿着手机上桌，没人说话。迟到的人进门，大家说，「来了来了，快坐」。

同一个姑娘，在两个家里，**是两个人。**　　在娘家，她坐得很直，脸上有点紧；在婆家，她靠在椅背上，笑得很松。

要是有人用娘家的规矩去评价婆家，会说，「这家没规矩」；用婆家的规矩去评价娘家，会说，「你们家真拘束」。两句话都不公平，因为这两个家，**各有各的好，各用各的尺**。

「以家观家」的意思，大概就是这个：看一个家，用它自己的尺。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父亲，在机械厂当车间主任，管着三十几号人。厂里这几年推行「班组积分」：每个班组每月根据出勤、产量、安全，累计分数，月底公示，排在前面的有奖金，排在后面的写检讨。

他做得很好，连续七个月是厂里的第一名。

有一个周末，他回到家，找出一张大白纸，用尺子画了格子，贴在冰箱门上。表头写着「家庭积分表」：

洗碗，两分；倒垃圾，一分；整理自己房间，两分；做完作业不用催，三分。月底累计，兑换零花钱。

读初一的女儿看了一眼，没吭声。儿子读小学三年级，高兴得不得了，那一周洗了六次碗。

母亲后来才发现，那一周的六次碗里，有两次洗的是根本没用过的杯子。孩子把干净的杯子从柜子里拿出来，当着冰箱的面洗一遍，再放回去，然后在表上画一道。她没有拆穿，因为她看着那个小小的背影，心里觉得又好笑，又有一点说不上来的难受。

车间里也是这样。他那个班组，每个月最后三天，总有人把本来可以明天做的活儿提前赶出来，凑一个整数。他知道，也默许，因为表上的数字好看。

一个星期天上午，家里在大扫除。表上的分数已经排了一周，女儿的分最高，十七分；儿子十五分；父亲和母亲没有分，他们说是「评委」。

女儿擦完自己房间，从阳台上拿着一块湿抹布过来，忽然问：「爸，我擦绿萝的叶子算分吗？」

这盆绿萝是外婆去世前留给她的，放在阳台上，一年到头没人管。女儿从去年春天开始，每个星期天上午用一块软布，一片一片擦叶子，擦得每片都亮。这件事一直没人注意，连母亲也不知道。

父亲愣了一下，说：「这个，不在表上。」

女儿「哦」了一声，把抹布放下，转身回自己房间去了。

那一天，没有人说什么。第二个星期天，女儿的绿萝没有人擦。第三个星期天，也没有。表上的分数还是女儿最高。可是那盆绿萝的叶子，开始卷边。

第三个星期天，是母亲先发现的，她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没有说话。晚上，她对丈夫说：「你把那张表，看一遍。」

他看了一遍，看见了一件他当了二十多年车间主任都没有想过的事：表上写的全是**他能数的东西**。洗碗能数，倒垃圾能数，作业不用催能数。可是女儿每个星期天擦那盆绿萝的那一个上午，不在表上，**因为它没法拿来比较**。

他当晚没有撕那张表。第二天，他坐下来，和女儿聊了四十分钟，聊的不是绿萝，是别的：她最近的作文，她喜欢的一个歌手。聊到最后，他说，「那张表，咱们改一改。」

聊到一半，女儿忽然说了一句话，他后来一直记得。她说：「爸，你们厂里有红榜，我们学校也有。我回家就想不看榜。」

他没有接话，只是点了点头。

后来的几个星期天，那一栏「不记账」里，真的一直空着，没有人往里写字。可是空的地方，慢慢有了东西：先是女儿又在擦叶子，这回是当着大家擦

的；然后是儿子，有一天忽然把父亲的拖鞋摆整齐了，摆完自己也不好意思，一溜烟跑了。没有人给他记分，也没有人说谢谢。

父亲回到车间，做了一件小事：在那张红榜的最下面，留了一行空白。有一位六十岁的老师傅，每天下班前都把车间地上的铁屑扫到一个角落，从来没人给他算过分。父亲没有在榜上写他的名字，他只是下班前，多走一圈，看看那个角落。

改的结果，表保留，只管三件「一定要有人做」的事：洗碗、倒垃圾、各人的房间。其余的，另开一栏，名字是女儿起的，叫「不记账」。栏里什么也不写，是一块空的地方。

在这件事里，哪一步是「统」？是**拿厂里那一层的尺，去量家里这一层**。厂里的好是产量、是出勤，是能排名；家里的好，是外婆的绿萝每个星期天亮一次。哪一步是「连着」？是母亲那一句「你把那张表看一遍」：她没有批评，只是让他自己看。

要是他没看见呢？女儿的分数会一直第一，叶子会一直卷边，等到高中，她会学会一件事：**凡是没有分的事，就别做了**。

那天夜里，孩子们睡了以后，母亲和父亲在厨房里又说了一会儿。

母亲在年轻时做过几年会计，她说：「我不是反对表。表有多好用，我比你清楚。洗碗倒垃圾这些事，不记着，最后总是落在一个人身上。表留着，没问题。」她停了一下，「我只是觉得，咱们家的好，有一半是写不到表上去的。要是什么都往表上写，另一半就没了。」

父亲没有马上回话。他想起厂里那块红榜，上面所有的数字他都认得。他忽然觉得，**自己这些年管惯了能数的东西，回到家里，居然不太会看不能数的了**。那天他在洗碗池边站了很久，水龙头开着，他看着碗上的泡沫，没有说话。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女士，四十七岁，陪着她七十八岁的父亲，去社区医院做例行的复查。

父亲坐在长椅上，等叫号。她手里拿着上一次的化验单。化验单上有很多行，每一行后面有参考范围，有几个数字旁边有向上或向下的小箭头。

她从网上看过，知道这些箭头「不好」。她把手机拿出来，把每一个有箭头的指标，查了一遍，对照着网上写的「正常值」「理想值」，在心里一项一项地数。越数越紧。她的手有点抖。

父亲坐在旁边，看着窗外。他说：「我好着呢。昨天还爬了三楼，给你妈上了炷香。」

她没接话。她心里想：「爬三楼，那不算。数字不会骗人。」

叫号了。进了诊室，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医生，戴着口罩，翻着单子，一个个数字看过去，一边问父亲：「最近睡得怎么样？饭量呢？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走路累不累？」

父亲一样一样地答。睡得不错，饭吃得比以前少一点，走路没事，就是下楼梯时左边膝盖有点响。

医生又问她：「你爸平时一天怎么过？」

她愣了一下。她发现自己说不上来。她手里有一叠化验单，却讲不出父亲一天是怎么过的。

父亲在旁边说：「早上五点起，买油条，回来烧水，看电视。」

医生点点头，说了几句话，具体的内容这里不记，因为那是医生对这位老人的话，不是对所有人的话。她只记得，医生最后说了一句：「单子上的数字，要放在他这个人身上看。」

出了诊室，父亲有点不高兴，走在前面，不说话。走到楼梯口，他回头说了一句：「你总是盯着我。」

她想反驳，话到嘴边咽了回去。她想起自己刚才在长椅上的样子，的确是在「盯」：盯着箭头，盯着他的筷子，盯着他有没有多吃一口咸的。她盯得那么紧，却没有问过一次，对他来说，什么才叫「好」。

出了诊室，她站在走廊里，把单子折好。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刚才在长椅上做的事，就是拿**一把全天下通用的尺，去量她父亲一个人**。那把尺不是错的，医生也看那些数字。可是在她手里，那把尺把「这个人」挤掉了：一个能爬三楼、清早买油条的七十八岁的老人，在她眼里变成了一排箭头。

「以身观身」，对这位女士来说，大概是这样一句家常话：**看这个人，用这个人的尺**。　　这并不是说可以不听医生的话。恰恰相反，她这一回听得更仔细了：该复查的，按医生说的时间复查；该吃的药，按医嘱。她只是回家之后，在一个小本子上，也开始记别的东西：这一周他爬了几次楼，吃了几顿饭，膝盖响不响。下次去，她会把这个本子递给医生。

那天晚上，她做了一件很小的事：在父亲吃完饭、电视开着的时候，问他：「爸，你觉得，你现在好不好，是看什么？」

父亲想了很久，说：「早上起来，能自己去买油条。蹲下来，能自己系鞋带。你妈忌日，能自己爬上去给她上香。这三样都行，我就是好的。」

她把这三样写在本子的第一页，题目是「爸的三把尺」。

以后每次复查，她会翻到这一页，念给医生听。有时候医生说，这三样里哪一样要注意，她就回家，认认真真地盯着那一样。她不再盯着所有的箭头，**她盯着的是他那三样**。

有一次，她的堂姐在家族群里发了一份「老年人每年必做的二十项检查」，并且说「早做早放心」。她看着那份清单，没有照单转给父亲。她把清单发给了医生，问：我爸，哪些需要？医生回了几个字。那几个字，是医生对这位老人的话，这里不抄。

该看医生就看医生。这位女士学到的，是怎么把一个人，**整个地**带进诊室。

三个月以后，又到了复查的日子。

这一回，父亲自己提前一天就把外套拿出来，放在椅背上。进了诊室，他没等女儿开口，就对医生说：「我闺女给我记了个本子。」

医生接过去，翻了几页，抬头问：「您自己觉得哪一样最要紧？」

父亲说：「下楼梯，左边膝盖响。」

医生点点头，又问了几个问题，说了几句具体的话。那几句话，是对这位老人的，这里不记。出来之后，父亲走在前面，脚步比上一回轻了一点，嘴里还嘟囔着：「那个本子，你记得挺全。」

女儿走在后面，没有接话。她发现自己第一次不是在数箭头，而是在看他走路的背影。

她也没有因此放松该做的事：该复查的复查，该按医嘱的按医嘱。那三把尺是她用来**看父亲**的，不是用来替代医生的。身子的事，该看医生，还得看医生。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手艺人，姓蒋，四十岁，在南方一个山村里编竹篮。这门手艺是他父亲传的，父亲又是跟他祖父学的，一家三代，用的是同一座山上的竹子。

**第一年。** 他自己一个人，一天编两只篮子。每一只都不一样：这根竹篾有点粗，就配一根稍粗的；这根有个节，就把节藏在底下。他有个说法：「竹子有脾气，你得顺着它。」一只篮子卖四十块钱。

有一回，集上来了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女人，看中他的篮子，却嫌提手太细，勒手。他当场把提手拆下来，换了一根宽一点的篾，用火烤了烤，弯出一个弧度，让孩子的头靠上去也不硌。那只篮子多收了十块钱，女人说值。他后来想，那是他最像手艺人的一天：**东西是照着这一个人做的。**

**第三年。** 县里办起了竹编合作社，来找他入伙。合作社的好处是有销路，有人帮着对接城里的商店。条件是：规格要统一，一种尺寸，一种编法，一种价。商店要的是「标准件」，一千只篮子，每只都一样。

他入了伙，花了一个月，把原来的十几种篮子，压成了三种。

合作社的书记是个爽快人，说话很实在：「老蒋，你的手艺没得说。可是商店不会为一只篮子停下来，它要的是一千只。」他听着觉得有道理，真的有道理。这三种篮子，他编得很快，也很好，每一只拿出去，谁也挑不出毛病。只是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编的时候，手已经不用想了。

**第六年。** 订单大了，一年上万只。为了赶工，合作社买了一台切竹篾的机器，切出来的篾，宽窄一致。他的手艺活儿，从「顺着竹子的脾气编」，变成了「把竹子切成同样的样子再编」。

这时候出了一件事：有批篮子被商店退回来了，说编得不结实。检查的人看了半天，发现问题出在竹子上：机器切竹篾不管竹子的纹理，有的篾顺着纹切，韧；有的横着切，脆。**以前用手劈竹，手会顺着纹走，不用想。机器不会。**

他蹲在退货的篮子堆旁边，抽了一支烟，没有说话。

合作社开了会，结论是：给机器加一道筛竹子的工序，先把纹理不合格的挑出去。这个办法有效，退货少了，可是竹子的浪费多了三成。会计算了算账，也还划得来。没有人说错。只是从这以后，这座山上的竹子，**被分成了「能用的」和「不能用的」两种**，第三种竹子，那种有节、有弯、脾气大的，一律不进厂。

**第十年。** 合作社还在，三种标准篮，一年上万只，稳稳当当。他还是社里的师傅，带着十几个人。

可是他在自己家的堂屋里，留了一张小条凳，一个工作台，不属于合作社。每个星期，他在那里编两只「自己的」篮子：没有规格，没有价，不一样。有人上门订，他就按那个人的要求，一只一只地编，价钱也是一只一只地谈。

合作社的会计有一次来看，问：「你这样编，一个月才几只？不划算。」

他说：「不划算。可是我那十几个徒弟，要看着有一个人，还会顺着竹子编。」

这话他说得不重，说完就低头继续削篾了。

那年冬天，一个女人找上门来。她手里提着一只旧篮子，提手断了，竹篾也松了。她说是十年前在集上买的，孩子那时候刚满月，一直用到现在。她问：「你还能修吗？」

他接过来，对着窗光看了一会儿，认出来了：那根加宽的提手，是他自己弯的。那是第一年的活儿。

他当场就修。修的时候他发现，**他能修，是因为他还记得当时是怎么顺着这根竹子编的。** 如果他十年里只编标准篮，这个篮子放在他手里，他只会说一句：「这个不是我们社的型号。」

在这件事里，哪一步是「统」？是**用商店的尺，去量一个山村里的手艺**。商店的「好」是一千只一个样，村里的「好」是一只配一根竹子。哪一步还「连

着」？是堂屋里那张条凳：他没有退社，也没有反对标准件，标准件养着一家人、十几个徒弟。他只是在旁边留了一块**用自己的尺来量**的地方。

「善建者不拔」，这位蒋师傅的意思大概是：根要扎在竹子的脾气里，尺再换，也不要把这个根拔了。要是没有那张条凳呢？十年以后，合作社里的人，会编，可是没有人再知道，一根竹子的纹理是怎么走的。

十年里，合作社的书记换过一任。新书记有一次到蒋师傅堂屋里来，看见那张条凳和旁边挂着的一排旧篮子，笑着说：「老蒋，你这是留了一块自留地啊。」

蒋师傅也笑，没解释。

新书记走之前，在那排旧篮子前面站了一会儿，说：「下个月县里来人看非遗，我想带他们来你这儿看看。你这张凳子，比社里的车间有东西可看。」

蒋师傅说：「行。不过别让我讲，我讲不好。你让他们看我编一只。」

那天他编的那一只，没有人量尺寸。

带走的话

**五级的「德」不是一个东西放大，是五种各自的好。用哪一层的尺，量哪一层的土；别拿上一层的尺，去量下一层的家。**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柔（也沾着统）。一层一层的土，各有各的好，但「善建者不拔」那一半我读不动。

它教的是：每一级用每一级自己的眼光。

靠的是：五个互不相同的「德」字，和五句互不依赖的「修之于」。

◆



第　七　编

# 婴儿与大国：握得牢，不等于攥得紧

## 导　语

这一编八章，前两章讲一个孩子和一句话，后六章讲一个国。

第 55 章是全书最接近定义的一章：婴儿的手握得牢，是把「不断」保持住，不是被谁拽着。第 56 章问，五千字，怎么还敢说「知者不言」。第 57 章，规矩每加一条，底下就长出一样绕开它的东西。第 58 章，被切出去的那半会回来。第 59 到 61 章谈收、翻、下，第 62 章几乎整章读不动，书里写成了读不动。

同一个「牢」，在婴儿手里是不断，在大国手里，很容易成了越攥越紧。

55

第 55 章

# 手攥得紧，哭了一天嗓子不哑

>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蜂虿虺蛇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

**异文提一笔：** 这一章郭店甲组有，帛书甲乙本也有，三处不同要先记住。其一，郭店、帛书甲本作「和曰常，知和曰明」（郭店简上「常」字的字形，释文是作为讹字改正出来的，所以「郭店作和曰常」要打个折扣，以整理者的校改为准），通行本和帛书乙本作「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多了一层「知」。其二，帛书甲乙本作「朘怒」，郭店释文作「……怒」，没有「朘」字，通行本作「全作」。其三，据整理本，郭店这一章到「是谓不道」为止，没有「不道早已」。下面分别细说。

设想有这样一间屋子，一个刚满月的孩子躺在床上，醒着。一位大人把食指伸过去，轻轻碰一下他的手心。

那只比核桃大不了多少的手，一下子合拢，把手指攥住了。

攥得很紧。大人试着往外抽，抽不动。再用点力，孩子整个小臂跟着手指抬起来一点。可是请看孩子的脸：他一点也没有在用力的样子，眼睛看着别处，嘴巴半张，像是睡着了在做梦。

这是新生儿的抓握反射。碰到手心就握，不用教，不用想。过几个月，这个反射慢慢消失，手变成了可以自己决定「握」还是「不握」的手。

两千多年前的人不知道这个词，可他们看见过这只手。《老子》这一章里，就有一句：「骨弱筋柔而握固。」

骨头是软的，筋是柔的，可是握得牢。

这一章是整本书里最接近「定义」的一章。前面十几章里，「婴儿」「赤子」说过好几次：第十章「专气致柔，能婴儿乎」；第二十章「如婴儿之未孩」；第二十八章「复归于婴儿」。可是每一次都是一笔带过，只告诉你「要像婴儿」，没有告诉你婴儿是什么。到了这一章，老子终于停下来，认认真真地描了一遍。

这一遍描出来的东西，很细，也很怪。我们一样一样看。

## ◆ 握固：保持不断的一只手

先看这只手。

「骨弱筋柔而握固。」

这一句，我最初读成了麻烦：导论里说「统」是一只手攥住丝线的头往一个方向拽，这里攥得最牢的却是婴儿，还被夸。我一度以为它顶了导论。

作者给了答复，我照着重读，发现是我把三件事混成了一件。先把三个词分开，各用一两句大白话：

**固**，是保持连续、不断。一根线接着，没有被扯开，没有断在半路。**固化**，是土写死了，不能再改写。连着也许还连着，但再也写不进新东西。**统**，是外面有一只手，把丝拽向同一个方向。

三者不是一回事。「固」是不断的状态，「固化」是失去可写，「统」是被一只外来的手拽着走。

用这三个词再读「握固」：婴儿的手握得紧，是把「不断」保持住，不是被谁拽着。他的骨头软，筋柔，手心一碰到东西就合拢，一直连着那根递进来的手指。这是「不间断」在身体上的样子。所以「握固」不顶导论，反而是导论里那个「一」的身体版本：写一横笔不提起，和婴儿的手握着不松，是同一类事。

「骨弱筋柔而握固」里的那个「而」，因此也好懂了：软，而不断。软和不断并不冲突；冲突的是「硬」和「可写」。

这里借日常现象做一个**类比**（只是类比，不是论证）：水面有一层张力，一滴水挂在龙头口，不掉也不断，一直连着；两股绳拧在一起，不用谁在外面拽，拧紧了就连成一根。这些东西都是「保持连续」，软软的，却不散。物理学对这类现象有很好的解释，我不展开，也不替它编细节。我只借它的样子：**固，不需要一只手在外面拽**。

我对这个读法仍有两点保留。一是「放进来的东西」这个理解（婴儿握的是递到手心里的），是我借今天的新生儿反射读到文字上去的，原文没有说。二是「固」这个字在老子的别处没有被这样定义过，这个定义来自作者的裁定，不是我从文本里独立读出来的。

## ◆ 毒虫不螫：读不动的那句

现在看第二句：

「蜂虿虺蛇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

蜂、蝎子、毒蛇不咬他，猛兽不扑他，猛禽不抓他。

（这一句的开头，王弼本、帛书、郭店的写法基本一致，是「蜂虿虺蛇」几种毒物；不少通行本简写作「毒虫不螫」。）

这一句，**我读不顺**。

最直接的读法，是一个神话式的保证：德厚的人，毒虫猛兽都不敢碰他。这跟第五十章的「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是一路话：善于养生的人，走在山里碰不到犀牛老虎，上了战场也不会受伤。这类话，字面上是一种**避害的保证**，像是一种数术。

现实里不是这样的。婴儿会被蜂蜇，会被狗咬，会被一点小小的风寒夺走。老子不是不知道，他生在战国，婴儿夭折是家常事。

王弼的注给了一个读法：

> 赤子无求无欲，不犯众物，故毒虫之物无犯之人也。含德之厚者，不犯于物，故无物以损其全也。

意思是：赤子不去招惹万物，所以万物不来伤他。这是一个**心理的、道德的**读法：你不去惹，也就不被惹。

这个读法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漏洞。好处是读得通，有教养气。漏洞是：被蜂蜇的小孩，多半是什么也没有招惹，只是站在那里。

还有第三种读法，是我自己试的：这一句也许不是在说婴儿不会受伤，是在说**婴儿被人护着**。蜂虿虺蛇不螫，不是因为蛇有德，是因为有人拿开了蛇。也就是说，婴儿的安全是一个**关系**，不是他自己的本事。如果这样读，这一章头一次把「安全」放在了「别人手里」，而不是「自己的德里」。

可这也是我编出来的读法。原文里没有半个字提到「有人护着」。

三种读法，我都不能认定。这句话，就当它是这一章里**我读不动的一处**，先放着。后面第五十章要回来，那一章的「兕虎甲兵」比这里更硬。

## ◆ 终日号而不嗄：和，不是同

再看这一句：「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

一个孩子，一整天不停地哭，哭到最后，嗓子也不哑。

大人哭一场，嗓子会哑；吵一架，声音会劈。拿大人比婴儿，差别一目了然：婴儿的哭，是用整个身子在出声。（这一句里的「嗄」字，通行本用它，意思是声音沙哑；帛书、郭店写的是「嗌」一类的字，学者多读作同一个意思。）

老子给这件事起的名字，叫「和之至也」，和到了顶。

「和」这个字，在这本书里要多看一眼。

春秋时期，有一位叫史伯的人，在郑国回答国君的问题，有一段话后来很有名。《国语·郑语》里记着：

>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和」，才能生出东西；「同」，就继续不下去。

大意是（我转述，不是原话）：做菜，要把不同的味调在一起才好吃；音乐，要不同的声搭在一起才好听；要是只用一种味，一种声，**用同样的东西去添同样的东西，到头来只有扔掉**。（原话是「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这是东周人自己对「和」与「同」的区分。**和是不同的东西各自在，合起来成了一个东西；同是一样的东西叠在一起，没有新的出来**。

这个区分，正好是本书最想说的。

统一，是「同」。第二章的「皆知」，上一章里韩非子说的「竽唱则诸乐皆和」（那个「和」是跟着唱的意思，和这里的「和」不是同一个），都是「同」。

而婴儿的「和」，是另外一件事：他哭，是整个身体的声音，每一块肌肉都在出声，没有哪一块在拽另一块。**一个声音，没有人在指挥它**。　所以哭一天也

不哑。大人的声音是「心使气」的结果，由脑子里一个念头拽着喉咙，所以会哑。

这一句，我读得最顺。顺得让我有点警惕，好像文本在往我已经想好的位置上落。我只能说：至少它和《国语》的「和同之辨」是能接得上的，不是我一个人在编。

## ◆ 扎手处：三个「常」，和一个多出来的「知」

现在进入这一章最扎手的地方。

通行本这一章中间有一句：「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知道「和」，叫作「常」；知道「常」，叫作「明」。

乍一看没有什么问题。可是请翻回第十六章，那里有一句差不多一样的话：「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两章里都有「知常曰明」。

现在把版本摆出来：

**通行本、帛书乙本：**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郭店本、帛书甲本：** 和曰常，知和曰明。

看出来了吗？在郭店和帛书甲本里，**没有「知常曰明」这四个字。** 它们的写法是：和，就叫作常；知道和，就叫作明。

通行本比郭店本多了一个「知」，同时多了一整句「知常曰明」。

多出来的东西，恰好跟第十六章的话一模一样。

我的猜想是（只是猜想）：通行本这一章中间，也许是后来的抄写者或编者，**顺手把第十六章的「知常曰明」搬了过来**，凑成了一个梯子：知和→常，知常→明。而更早的样子，是一个更简单的两句。

这个猜想没有人替我证明。它的依据只有两条：郭店和帛书甲本都没有这句；第十六章刚好有。反驳它也很容易：郭店本是摘抄本也说不定，少抄了一句也说得通。所以我只能写「可能」。

不过，不管这个猜想对不对，这里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值得停下来看。

**这本书里一共有三个「常」。**

第一章：「非常道」。这个「常」被否定，是那个被立成人人必须照着走的规矩。

第十六章：「复命曰常」。这个「常」被肯定，是回去又回来、生生不息的那个东西。

第五十五章：「和曰常」（郭店本，「常」是整理者校改的字）。这个「常」也被肯定，是「和」，是不同的东西各自在、合起来的那个状态。

后两个「常」，一个讲「复」，一个讲「和」。它们是不是同一个意思？

如果把「复命」读成：松开被牵着的丝，重新连回去；把「和」读成：不同的东西各自在，没有谁拽谁，那么，**这两个「常」也许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侧面**：一个从动作说，一个从状态说。

这个读法太漂亮了，漂亮得让人不放心。我把它放在这里，等着后面的章节来戳它。

## ◆ 扎手处之二：不知道，却已经有了

回到前面一句，我想认真看一个很容易被跳过去的细节。

「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

这一句直译：还不知道男女之事，那小小的身子却已经挺起来了，这是精气足到了顶。（帛书写的是「朘怒」，郭店释文只有「怒」字，「朘」字没有，「朘」指男婴的小生殖器，「怒」是挺起、勃起；通行本作「全作」，多数学者认为是后来改的，王弼注「作，长也」，是顺着改后的字读的。）

这一句话说得很直，很不讲究。老子不回避。

我想请您看的，不是这件事本身，是这句话的结构：

**「未知……而……」**

没有知道，**而**已经有了。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句式。我们平常的想法是：先知道，然后才能做；先懂了道理，然后才有劲头。可是婴儿反过来：说法一点也没有，劲儿却是满的。

再看这一章后面的批评：「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

「心使气」：心，是念头、是主意；气，是身上的劲儿、气息。心去**使**气，就是用念头驱使身体的劲头。老子说，这叫「强」。

两件事放在一起：

婴儿：没有说法（「未知」），却有劲儿（「全作」）——**劲儿走在说法前面**。成人：念头在先，去使唤劲儿（「心使气」）——**说法走在劲儿前面**。

后一种，他给了一个评价：强。再往下是：物壮则老。

这里有一个很具体的东西，是文本里真有的，不是我塞进去的：**两种次序，一种被赞，一种被批**。

### ◆ 涌现：婴儿性，是土的三处都还写得进去

现在我可以把这一章摸到的东西，用这本书自己的话说一遍了。

书里把「根」叫作一片可以被改写的土，这片土上有三处要保持活：一是三界，就是想法里的、环境里的、自己心里的；二是信息，就是说法、道理、算账（书里记作 E2）；三是能量，就是底气、冲劲、攒下的位置（书里记作 E3）。

这个记法，在这一章里终于找到了它的原文落脚点：

**「未知牝牡之合」，是信息那一处：说法还空着，还没有写进去。**

**「而全作」「精之至」，是能量那一处：劲儿已经是满的。**

两处之间没有谁拽着谁：说法没有去管劲儿，劲儿也没有等说法。**它们连着，却不是一条线拴着一条线。** 这就是「和」：各自在，合起来是一个孩子。

再看「握固」：能量那一处，在一只软手上，牢牢握着。「终日号而不嗄」：能量一整天流出来，没有被什么卡住，也没有枯。

所以，**「婴儿性」在这一章里，是一个很具体的东西：说法和劲儿之间，没有被拴死，也没有断开，每一边都还写得进去。**

反过来，「心使气曰强」，是说法（心）开始拽劲儿（气），一头拴住另一头，拽直了。这时候，说法一旦写满了，劲儿就只能照着说法使。「物壮则老」，这里的「壮」是哪一种「固」？照原文和上下文看，我判断它更近**固化**，不是保持连续的「固」。理由有两条：它紧跟在「心使气曰强」后面，「强」是念头拽着劲儿走；而「握固」在同一章里是被夸的，如果「壮」也是同一种固，老子不会一边夸一边批。可是我要老实说：原文只写了「壮」字，没有写「写不进新东西」，「物壮则老」也完全可以只是「盛极则衰」的家常话，与可写不可写无关。我读成固化，是顺着上文的「强」读的，是一个读法，不是证明。读成

固化的话：壮的东西，是被说法拴满了的东西，它还有劲，但这劲是往一个方向去的，它「老」，不是年龄大，是不能再写了。

还有「益生曰祥」。「益生」，是给生命再加东西。王弼的注说：「生不可益，益之则夭也。」加得太多，反而不好。这跟第四十八章「为学日益」，是一对：**日益，是往死土上一直加**。加到这里，婴儿的那种可写，就没有了。

请注意这几处的关系：我是顺着「未知……而……」这一个句式往外摸的，其余的是从它长出来的。如果这个句式的读法不成立，这一整段「涌现」就要作废。它是**一个读法**，不是已经证明的东西。

### ◆ 回落：这部书自己，是不是「壮」了

最后，用这一章得出的判断，回头看这本书一直解释不了的一处。

这本书开篇就说：《道德经》是一片被不断回写的土，郭店本约两千字，帛书超过五千字，王弼本分成八十一章。它教人「为道日损」，自己却是一路「益」上来的。

这件事怎么看？

按这一章的话：**往死土上加，是「益生曰祥」；加满了，是「物壮则老」**。那么《老子》从两千字长到五千字、又被分成八十一章、又被尊为「经」，这个过程，是它的「壮」吗？

也可能不是。如果每一代抄写者加的东西，是活的，是他们自己的话，是在**对话**，那这是「和」：不同的声音各自在，合起来是这部书。如果每一代抄写者都是照着前一代的样子「补齐」、「校正」、「统一」，那就是「壮」。

两种可能，都有证据。郭店本和帛书本之间，文字的差异很大（比如第十九章，郭店作「绝伪弃虑」（末字释读不一），「民复季子」，通行本作「绝仁弃

义，民复孝慈」），这是「和」；而后来通行本把各处的差异抹平，统一成八十一章，这是「壮」。

我不敢替这部书选一个。我只能说：**这一章给我们的问题是，一部教人像婴儿的书，是不是也得保持「婴儿」？** 这一点，通行本的样子，大概是不太及格的：它太整齐了，太像「经」了。而郭店那两千字，不一定就更接近婴儿，也许只是少。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这个「比」字，值得最后看一眼。比，是比拟，是「像」。老子没有说「含德之厚的人就是赤子」，他说「比于」。**像，但不是。** 这个「比」，正好是整部书的位置：它只能像婴儿，不可能是婴儿。

## ◆ 放回日子里：湿布盖着的那块泥

设想一位做陶的人，傍晚收工的时候，把手里没用完的泥，揉成一团，用一块湿布盖好，放在案子底下。

第二天早上，掀开布，泥还是软的，一捏就变形，一按就是一个窝。他捏出一个杯子的雏形。

有一次，他忘了盖那块湿布。第二天早上，泥的表面硬了，有一层灰白色的皮，边上裂了几道细纹。他把它拿起来，轻轻一敲，是「咚」的一声。

那块泥，没有变少，没有变脏，甚至更「结实」了。可是它再也不能捏了。

湿泥和干泥，哪一个「壮」？干的那一块，更壮。哪一个「柔」？湿的那一块。

湿的那一块，**并不是不能握**。把它捏在手里，它会顺着手形变，但它也握得住你按下去的形状：你按出一个窝，它就保持一个窝。这就是「骨弱筋柔而握固」：软，而不断。

那块布，是什么呢？是一块**让土不固化、一直保持可写的东西**。它不是泥，不去改变泥，只是挡住了风，让泥里的水分不走。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班主任，姓周，教初二。她带的班，在这个学期被评为全校「示范班」。

评上以前，这个班是那种很普通、有点乱的班：有人上课偷偷传纸条，有人下课追着打闹，值日表上的名字常常对不上人。周老师没有特别的办法，她的办法就是不停地跟学生说话，一个一个地说。有一个男生总是迟到，她不批评，只问一句：「今天路上遇到什么了？」有一次，男生说：「遇到一条流浪狗，跟了我半条街。」她就笑了，说：「那你给它起个名字没有？」

示范班评上以后，学校给了她一套「示范班建设标准」，十二条：早读到位率，作业完成率，眼保健操规范率，卫生评比，课间纪律……每个月公示一次，红旗挂在教室门口。

这个班确实变了。迟到的人不见了，纸条不见了，下课走廊上走路都是靠右。每个月的评比，他们都是第一。周老师有时候站在教室后面看，心里觉得，这是她带过的最好的班。

那个学期的最后一个月，发生了一件小事。

班上有一个女生，叫小棠，平时安安静静的，成绩中上。她在作文本上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我们班的红旗》。周老师批改的时候，看到最后一段：

「我们班每次都是第一，大家都很开心。但我有时候会想，要是有一天我们不是第一了，我们班会变成什么样呢？」

周老师把那一段看了好几遍。她在旁边批了一个「优」，又划掉，改成「良」，又划掉，最后什么也没有写，只在空白处画了一个小小的问号。

那天下午的班会，她没有讲评比，没有讲红旗。她站在讲台上，沉默了一会儿，说：「今天，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这个学期，有没有哪件事，你们想做，可是因为评比，没有做？」

教室里很安静。大概过了半分钟，后排一个男生举手，说：「我想养一盆花，放在窗台上。可是班规说，窗台上不许放东西。」

另一个女生说：「我想在课间读一会儿书，不是做题的书。可是课间要做眼保健操和整理桌面。」

又有人说：「我想……我想有一天迟到一次。」全班笑了。他说的是真话：**他已经一个学期没有迟过到了，他有点害怕自己的迟到记录被破**。

周老师那天回家以后，一个人在厨房里站了很久。她想起第一学期那个迟到的男生，和那条跟着他走了半条街的流浪狗。

第二学期开学，她做了一件很冒险的事：在十二条标准里，她自己做主，撤掉了三条，**挑的是最容易评上分的那三条**。她去跟德育处解释，说，这三条，学生已经养成习惯，不用再评。德育处主任看了她一眼，没有多问。

班上的窗台，多了一盆仙人掌，不知道是谁带来的，没人认领。

第二学期的评比，这个班掉到了第三名。红旗换了人挂。

周老师没有解释，也没有难过。她只是在班会上说了一句：「这个学期我们要练的，是**既不乱，也不僵**。」一个学生小声问：「老师，那是什么样子？」她想了想，说：「就是……你们能被人碰，碰了能握住，但不是一碰就缩。」

这是一个教室里的「骨弱筋柔而握固」。

在这件事里，哪一步是「壮」？是十二条标准**一条一条都做到**的时候，这个班很整齐、很有劲，可是每一个孩子的那一点自己的东西，都被写满了。哪一步还「连着」？是小棠那一句问话，和周老师没有批的那个问号。

要是周老师没看见呢？这个班会一直第一，毕业的时候，会有一张很好看的合影。只是那张合影里的人，十年以后聚会，会说：「那时候我们班真是整齐啊。」

第二学期的中段，班里发生了一件事，周老师后来一直记得。

那盆仙人掌放在靠窗第三排，坐在那里的两个男生，为了谁来浇水吵了起来。以前这样的事，会在课间被班干部制止，扣掉两分，写进纪律栏。这一次，周老师正在教室后面批作业，她没有动。

吵了一会儿，一个男生说：「那这样，单日你浇，双日我浇。」另一个说：「仙人掌一星期浇一次就够了。」第一个男生愣住了，说：「那为什么还要吵？」全班都笑了。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没有人扣分，没有人写检讨。有一条规矩是没动的：不许动手。这一条，她没有商量，是「固」的。

她站在后面想：规矩可以很少，可是要握得牢；规矩以外的地方，让它软着，让孩子们自己去碰。**十二条的时候，所有的碰撞都有人替他们解决了，所以他们没有学会解决。**

学期末，德育处主任路过教室，看了一眼那盆仙人掌，问她：「你们这个班，现在还算不算示范班？」周老师说：「不知道。你们评吧。」主任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红旗那一学期没有回来，可是毕业时，这一届的学生里有一个人给她写了一张卡片，上面有一行字：您让我们知道，班级可以不是一面旗。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年轻人，三十八岁，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写代码，姓何。他有一个习惯：凡是跟自己有关的事，都要「优化」。

他的清晨是这样开始的：五点五十起床，空腹喝一杯黑咖啡，做十五分钟冷水浴，吃一把各种补充剂，一共七样，装在一个分格药盒里，按星期分好。他有一个手机软件，记录睡眠、心率、步数、饮水量、咖啡因的摄入量，每天晚上睡觉前，他要把这些数字看一遍，在表格里打勾。

他把这套东西叫做「自我管理系统」。他的同事们都觉得他很自律。他自己也这么觉得。

有一个星期一的早上，他在会议室里，正在讲一个方案，讲到一半，**忽然发不出声音了**。　不是完全没声音，是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一说话就破音。他喝了口水，勉强讲完，同事们都以为他是昨晚熬夜了。

可他昨晚没有熬夜，睡眠软件给他打了八十二分。

那天他回家，对着镜子，看了很久自己的脸。眼睛下面有一圈很深的青。他想起前天晚上，睡前的心率读数是七十六，他当时还觉得不错。可他想不起来，自己上一次不看软件、仅凭感觉说「我今天挺好的」，是什么时候。

那天晚上，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这行字后来他一直留着。他写的是：

「我已经很久没有'不知道'地活着了。」

他把这件事讲给一个朋友听。朋友给了他一个建议，很简单：不要全扔，就试一件事——**每个星期，选一天，把软件全部关掉，什么都不记**。就一天。

第一个周日，他关了软件，整个上午坐立不安。他把杯子放下，又拿起来，想知道自己喝了多少水。下午他去楼下走了一圈，回来才发觉，他没有看步数。

第三个周日，他睡到了自然醒，没有看闹钟。起床以后，他发现自己嗓子是松的。

这不能说明什么。也许是巧合，也许是那几天压力小了。我们不能拿它证明任何东西。但他的变化是真的：一年以后，七样补充剂减成了医生建议的两样，咖啡改成一天一杯，冷水浴留着，因为他喜欢，不是因为系统规定。软件也留着，每个星期日关一天。

他自己说，最大的变化，不是哪个数字好了，而是：他又能**不知道**了。

这有点像「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还没来得及用说法去解释，身体自己已经在做了。**　　当然，一个三十八岁的人，不可能回到婴儿那样。他回到的，只是：说法（那张表格）和劲儿（他的身体）之间，不再是后者必须听前者的。

「心使气曰强」，大概就是他那几年的样子：每天用脑子里的数字，去使唤身体里的劲儿。

当然，这一类变化不能当作健康建议。长期睡不好、嗓子反复出问题、心率不对劲，该看医生就看医生。何先生那次嗓子发不出声，他后来就去做了检查，医生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可他说，他那天去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我要问医生，我究竟怎么了；而不是：我要让医生给我一个数字。

他后来回忆，关软件的那个周日，是这样过的。

早上他睡到九点多，醒来时没有看手机，躺在床上，看天花板上一道光斑慢慢移动。起床后他没有称体重，没有量心率，也没有喝那杯黑咖啡，而是去厨房煮了一碗面，放了个荷包蛋，坐在窗边吃完。吃完了，他忽然发现，他不记得自己上一次这样一口一口吃饭是什么时候，以前他吃饭的时候总是同时盯着手机上的一个数字。

下午他给妈妈打了个电话。以前打电话，他总是十分钟就说「我这边还有事」，那天他讲了四十分钟，大部分是废话：他们小区新开了一家馄饨店，隔壁的猫生了小猫。

挂了电话，他爱人从房间里出来，看了他一眼，说：「你今天像换了个人。」

那天晚上，他写在笔记本上的一行是：「今天没有数据。」

后来他去医院，医生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平时睡得怎么样？」他张了张嘴，发现自己准备好的答案全是数字：八十二分，深睡一小时四十分，心率五十八。医生看着他，说：「我问的是你觉得怎么样。」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我……不太知道。」

医生没有责备他，只是在病历上写了几个字，叮嘱了几句具体的，这里不抄。他出来的时候想：**我用了五年时间把自己变成了一张表，这张表什么都知道，只有我自己不知道。**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家软件小工作室，一共八个人，创始人叫老廖，做了六年。他们接外包，替别人做小程序、管理系统，有时候也做一些自己的小产品。

工作室有一个让客户很放心的名声：**交付稳。** 说周三交，周三一定交；说功能是这几个，就是这几个，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这个名声，是老廖前三年一个月一个月熬出来的，他管它叫「握得牢」。

可是到了第四年，他发现一个问题：工作室的活越来越「固」了。每个项目都套同一个模板，同一套流程，同一份文档格式。新来的小伙子，三个月就能上手，因为所有的事都有标准。可是他同时发现，**很久没有人提出过一个「没做过的做法」了。** 开会时，大家说的都是「按规范走」。

他想起了自己六年前刚开始的时候，几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什么都不会，天天出错，天天想办法。那时候交付不稳，客户也骂过，可是每个月总有一两个「我们居然这样也能做」的发现。

他不想退回去。交付不稳，工作室活不下来。

有一个星期五下午，他在白板上写了一句话：「每个星期五，改一件做法。」

规矩很简单，只有三条：

第一，每个星期五下午四点，所有人停手二十分钟。第二，每个人说一件这一周里觉得「别扭」的做法，不管多小，比如：需求确认单为什么要填三次。第三，大家投票选一件，**下个星期试着改**。如果改完更糟，就改回来，不追究。

最初几个星期，没有人说话。大家习惯了「按规范走」，觉得质疑规范是一种冒犯。第三个星期五，一个刚入职半年的女孩说：「我觉得每周的进度汇报，写成文档太慢了，能不能改成五分钟的口头说？」老廖说，好，试一周。

一周以后，口头汇报比文档更快，也更容易发现问题。可是客户那边有个麻烦：客户要留存，要书面。于是又改成：口头汇报，会后一句话记在群里。这是一个新办法，是在原来的规范和女孩的提议之间**长出来**的，既不是原来那个，也不是女孩提的那个。

这样改了几个月，工作室的名声没有变：交付仍然稳。可是内部有一个东西悄悄变了：那份「规范文档」，每个月都有几处被红笔划掉，旁边写着新的。老廖有一次对一个朋友说：「以前这份文档是铁板一块，现在像一块泥，湿的。」

在这个故事里，「握固」和「骨弱筋柔」是同时存在的：交付日期、功能范围，这是「固」，不能松；做法、流程、文档，这是「柔」，每周可以动一件。

老廖没有把两样混在一起，也没有让它们互相拽。要说明的是，这里「不能松」的是保持连续（交付一直接得上），不是把做法写死；后者才是固化。

有人问他：那你不怕改乱了吗？他说：怕。所以我们每次只改一件。

要是他不这样做呢？工作室大概会继续稳下去，三年以后，成为一家非常标准的、非常可靠的、**不会再出现一个新想法**的公司。那样的公司在市场上很安全，可是一个懂行的客户来了，会说：「你们做的东西我挑不出毛病，可也没有惊喜。」

这个规矩，也不是一路顺利的。

有一个星期五，一个年轻的程序员提议：「测试环节能不能砍掉？我觉得太拖了，我自己写的代码我自己清楚。」

老廖没有马上否决，让大家投票，七比一通过，下周试。结果下一周，出了一次事故：一个本该被测出的错误，直接上线，客户那边的系统停了半个下午。客户电话打过来，口气很重。

那个星期五，没有人说话。老廖把「砍测试」那条，当着所有人，划掉了。他说：「这条改回来。不追究。」

那个提议的年轻人低着头，脸涨得通红。老廖又说了一句话：「这条试错了，花了我们半个下午。可是我们知道了一件事：**测试，是我们的握固**。　它不能动。以后凡是跟交付稳不稳有关的，先问一句，是不是握固的东西。」

从那以后，白板上多了一栏，左边写「握固（不改）」：交付日期、功能范围、测试。右边写「骨弱筋柔（可改）」：汇报方式、文档格式、会议时间、工具。每个星期五，大家的提议先看落在哪一边。

有一次，一位客户想在最后一周增加一个大功能，老廖没有松口，说：「这是范围，不能动。我们可以做下一期。」客户不高兴，后来还是接受了。

他在这件事上学到的，是**软和硬要分清楚放在哪里**。把该保持连续的东西弄断了，是「散」；把该保持可写的东西写死了，是固化。一间工作室，要同时有这两样。

带走的话

**骨弱筋柔，却握得牢。说法没写满，劲儿先到了，这叫婴儿；念头拽着劲儿走，壮到极处，便是老。**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柔，也碰到了复。「握固」是保持不断，不是统，也不是固化；「壮」我读成固化，但原文没明说。

它教的是：别让说法把劲儿拴死。靠的是：「未知……而……」的句式，「固」与「固化」的分开，和「和」与「同」的区分。

◆

56

第 56 章

# 说了五千个字，还敢说「知者不言」

>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异文提一笔：** 这一章郭店甲组有，帛书甲乙本也有，有三处和通行本不同，下面要细说：（一）郭店、帛书把「和其光，同其尘」放在「挫其锐，解其纷」**前面**，通行本倒过来；（二）郭店第一句作「知之者弗言，言之者弗知」，多两个「之」字；（三）郭店、帛书的「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贱」前面，都有一个「亦」字，通行本没有。

唐朝有一位大诗人白居易，读《老子》读到这一章，忍不住写了一首短诗：

> 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
> 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

（首句有的本子作「言者不如知者默」，两种写法都有出处。）

意思是：说话的人不懂，懂的人沉默，这话我是从老君（老子）那里听来的。可是如果说老君是个「懂的人」，那他为什么自己写了五千个字？

这是一个很老的玩笑，也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两千年来，没人能完全绕过去。

这本书也绕不过去。我们这本书有几十万字，每一章都在「说」，而这一章，恰恰是整部书里最强的一句「别说」。

所以这一章，我们不假装它容易。先把它拆开，一块一块看。

## ◆ 先读细一点：知之者，弗言之

这句话，通行本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八个字，像一句格言。

可是郭店本的写法，多了两个「之」字：「知之者弗言，言之者弗知。」

「之」是个代词，指「那个东西」。知道它的人，不说它；说它的人，不知道它。

这个「之」字，有大用。

没有「之」，这句话是一条**普遍的规矩**：凡是懂的人都不说话。你一听就知道不对：医生懂，要说话；老师懂，要说话。这样的话立不住，只能当格言，当一种态度。

有了「之」，这句话就具体了：**对于「那一个」东西**（也就是第一章里说的、一说出口就变成「常道」的那个东西），知道它的人不去说它，因为一说就变了；说它的人，其实没有知道，是在说他的那个「说法」。

这样一读，「知者不言」就不是「聪明人不开口」，是**「有一样东西，一开口就变成别的东西」**。这跟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是接上的。

帛书和通行本都把这个「之」字省了。是抄的时候漏的，还是后来的人有意把它改成一句通用的格言，不知道。可是它省掉以后，这句话更像一条规矩了，更适合被引用、被背诵、被拿来说别人。**它自己，悄悄变成了一个「常」**。

这一点，我放在这里，后面会再看。

## ◆ 四个动作，三种读法

接着是四对动作：

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兑」是口，也是孔窍；「门」也是出入的地方。塞住孔窍，关上门，这是把对外的口子收起来。

「锐」是尖，是棱角。挫，是磨平。「纷」是乱，是纠纷。解，是解开。磨平尖的，解开乱的。

「光」是亮；「尘」是灰。和，是调和；同，是同在。把自己的亮收一收，和别人的光调在一起；和尘土同在一起。

这四对词，王弼只用了简短的几句话注：塞兑闭门，是「含守质也」，收着自己的本质；挫锐，也是同一类的；「解其分」，是「除争原也」，去掉争的源头；「和其光」，是「无所特显，则物无所偏争也」，不特别显示自己，别人就不会偏偏来争；「同其尘」，是「无所特贱，则物无所偏耻也」，不特别看低谁，也就没有人觉得耻。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读法。**它把整一串动作，读成了「让自己没有一个会引起争的突出点」**。

漂亮到让我想怀疑。因为这样一读，这一章就成了一套**处世术**：圆通，不出头，不惹事。这是我们要警惕的一种读法。

我不否认它读得通，我只想提醒：这一读法让一章最有意思的地方不见了。

## ◆ 扎手处之一：次序换了

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是次序。

通行本，这六个动作，是这样排的：塞兑，闭门，**挫锐，解纷，和光，同尘**。

后四个动作，郭店本和马王堆帛书甲乙本，都是这样排的：**和光，同尘，挫锐，解纷**。

前两个动作，三家不完全一样：郭店作「闭其兑，塞其门」，与通行本的「塞其兑，闭其门」连两个动词都对调了；帛书甲乙本作「塞其兑，闭其门」，和通行本一样。

也就是说，**「和光同尘」在前，「挫锐解纷」在后**。　这一点，郭店和帛书的次序是一致的，通行本却倒了过来。

为什么要在意？因为这两种次序，讲的是两件不同的事。

通行本的次序：先塞住孔窍，关上门；然后磨掉自己的尖，解开自己的乱；然后把光和尘调匀。像是**先收拾自己，再去融入别人**。

郭店和帛书的次序：先收住孔窍、关好门，然后调和光、同入尘；然后再磨尖、解纷。像是**先放进去，在里面磨**。　不是先把自己磨成一个圆的，再放进去；是先放进去，在尘里、在光里，慢慢被磨圆。

我更喜欢后一种，因为它不是一个**预先**的修养，是一个**在场的**过程。可我一喜欢，就应该小心。

还有一个旁证，也是个麻烦。

第四章里，有四句话和这里几乎一模一样：「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次序和**通行本第五十六章**一样，而与郭店、帛书的第五十六章不同。第四章郭店没有，我们不知道郭店会怎么排。

有学者怀疑，第四章里这四句，是从第五十六章错抄过去的。还有一种可能是反过来的：后来的编辑者为了让两章的文字一致，把第五十六章的次序「顺平」，改成了和第四章相同。这两个解释都不是证明，只是可能。

但有一点，是能说的：**在这三份最早的材料里，这一章的次序，与我们今天背的不一样。** 今天背的这一遍，可能已经被「顺平」过一次了。

### ◆ 扎手处之二：「纷」和「同」，两个字都有麻烦

第二个麻烦，是两个字。

**第一个字是「纷」。** 「解其纷」。

「纷」字有一个绞丝旁，是丝。看到这个字，我最先想到的，是导论里那一团乱乱的丝。如果「解其纷」就是把乱丝解开，那么这一章是在说：**把乱的丝一根一根解开**，这不就是导论里批评的那只手吗？把相连的东西拉直，一根一根理清。那我们这本书一开头就弄反了？

好在王弼注说，「解其分」（王弼本这个字又作「分」，汇校本、帛书、郭店都作「纷」）是「除争原也」，把「纷」读成**纠纷**，不是乱丝。「纷」在古汉语里，确实常指纷争、纠纷。所以「解其纷」，是化解纠纷，不是理直丝线。

我倾向于相信这个读法。**可是我必须承认，我倾向它，是因为它保住了导论。** 一个读者站在中立的位置，可能会说：丝字旁就是丝字旁，你要证明它不是，请拿出证据。我拿不出别的证据，只有王弼的注（而王弼离老子已经好几百年）。

**第二个字是「同」。** 「同其尘」，「是谓玄同」。

上一章，我们从《国语·郑语》里读到史伯那句话：「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才能生出东西，「同」是不行的。** 同，就是一样的东西叠在一起，没有新的出来。

而这一章，老子把「和其光」和「同其尘」并排放在一起，并且给最后的境界起名叫「**玄同**」。

这里面藏着一个很不舒服的事：**如果「同」是不好的，为什么老子偏偏用「同」来给这个最高的状态命名？**

我能想到的答案有三个。

一，史伯的「同」和老子的「同」不是一个意思。史伯的「同」是**相同**：都一样。老子的「同」是**相与同在**：一起在。「同其尘」，是跟尘土在一起，不是变成尘土。这个读法有语法支持（「同」在这里是动词，带宾语「其尘」），但它很便利。

二，这个「同」前面有一个「玄」字。玄，是深的、暗的、看不见的。「玄同」，是看不出来是「同」的那种「同」。这个读法几乎是说「因为是玄的，所以不算」。我不满意。

三，**老子和史伯所处的思想环境不同，用词没有统一过。** 战国时候，一个字在不同人手里，意思常常不一样。这是最诚实的回答，也是最让人沮丧的回答：这意味着我不能拿《国语》来给《老子》的字立规矩。

三个答案，我没有一个敢说准。**导论里我们说「玄同是'一'的原文定义」，这句话在这里要打一个问号：它是一，还是同？** 这个问号，我没有解开。

### ◆ 扎手处之三：三对「不可得而」

现在看最后一段。这一段，我觉得是整章里最有力量的。

故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

（郭店和帛书里，每一对的后半句前面都有一个「亦」字：「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通行本把它省了。）

这三对是：亲和疏，利和害，贵和贱。

通行的读法，是说：到了「玄同」的境界，你既不能亲近他，也不能疏远他；既不能给他好处，也不能害他；既不能抬高他，也不能贬低他。他不在这些线上。

我先想问：为什么是这三对？

亲疏：这是**人和人之间心里的远近**。你对我好，我就亲你；你冷淡，我就疏你。利害：这是**外面的得失**。给你一笔钱，让你受益；断你的路，让你受害。贵贱：这是**说法里的高低**。给你一个头衔，你就贵；剥掉你的名分，你就贱。

这三对，是一个人被别人「拿住」的三种办法：用交情拉你，用好处拴你，用名位捧你或压你。

所以「不可得而……」的意思，我读成：**这样的人，在这三个地方，没有一根线头可以让别人攥**。交情拉不动他，好处拴不住他，名位也升不动他。

还有那个「亦」字。有了「亦」，这句话是：**既拉不近，同样也推不远**。前半句和后半句是对称的。不能亲，**也**不能疏。这说明，老子要说的，不是「他不亲近人，很冷」，而是「他的亲疏不由别人来定」。冷冰冰地谁也不理，那是被「疏」这一端拿住了；对谁都热络，那是被「亲」这一端拿住了。没有「亦」的通行本，读起来容易滑成「他不近人情」，有了「亦」，意思更平。

最后一句：「故为天下贵。」

注意：前面刚说「不可得而贵」，谁也不能让他贵。结尾却说，他「为天下贵」，被天下人看重。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反转：**没有被任何人封的贵，才是天下人认的贵**。这跟第三十九章「贵以贱为本」，接得上。

### ◆ 涌现：没有线头可以攥

现在可以把这一章摸到的东西，放在这本书的框架里说一说。

书里说，根是一片可写的土，这片土有三处要保持活：三界（理念，现实，自我），信息（说法），能量（劲儿）。

我留意到：上面那三对「不可得而」，恰好各落在三界的一处。

- **亲疏**，是自我那一界：心里的远近。
- **利害**，是现实那一界：外面的得失。
- **贵贱**，是理念那一界：说法里的高低。

三界各有一对，每一对都是「拿人的办法」。玄同的人，在三界里**都没有被攥的线头**。

这个对应，我写完就有点不放心：**太整齐了**。　三对词，三界，一一对上。这样的事，在读书时最容易让人相信，也最可能是自己配出来的。老子写这一段的时候，心里有没有「三界」这个想法，我没有证据。我只能说：文本里确实是三对，每一对确实对着不同的地方；至于它们是否就是我们书里所说的三界，那是我的读法，请当作「可能」。

再往下，如果这个读法站得住，「玄同」就有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意思：**不是把所有的东西变成一样，是在每一处都没有留下可以让别人一把攥住拽走的线头**。

你可以看到，这跟导论里「统」的反面，是对得上的。「统」，是有人攥住线头往一个方向拽。「玄同」，是**没有线头**，没有谁能这样拽。

而「知者不言」，在这个框架里，也有了一个位置：**一句话说出口，就成了一根线头**。　别人可以攥住它，重复它，立它为规矩，拿它来拽你。「言」，是递出去一个线头。这就是第一章的「道可道，非常道」。

## ◆ 五千言，是怎么写出来的

现在回来回答白居易的问题。

关于《老子》为什么会有五千字，最早的说法在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他说，老子在周朝住了很久，看到周朝衰败了，就离开。走到函谷关，守关的官员尹喜对他说：

> 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

您就要隐居了，请勉强给我写一部书。

于是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这是司马迁的记载，距老子大约三四百年，里面有多少是传说，学者早有争论。我这里不想认真，只想看那个「**强**」字。

「强为我著书。」是被勉强的。老子本来是要走的，不写的，是守关的人硬请他写的。

这个「强」字，我们认得。第二十五章：「**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说，那个东西，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勉强**叫它「道」，**勉强**叫它「大」。

两个「强」，一个在传说里，一个在书里。**都是不得不说。**　《老子》这个人，在传说里被勉强着写，在书里被勉强着命名。他自己知道，每一次开口都是在勉强，都是在递出一根线头。

另一个回答，在《庄子》里。《天道》篇有一个故事：齐桓公在堂上读书，堂下有个造车轮的匠人叫轮扁，放下工具，问桓公读的是什么。桓公说是圣人之言。轮扁问，圣人还在吗？桓公说已经死了。轮扁说，那您读的，是古人的糟粕啊。

轮扁的意思是：他斫轮子，手上有一个「数」，不徐不疾，得之于手，应之于心，口不能言，他连自己的儿子也教不会。古人的东西，也一样，**最要紧的那一点，随着他死了，没留下来**，留下的只是书。

这两个回答，一个说「是被逼着写的」，一个说「写下来的不是真的」。两个都承认：书里的字，是线头，不是整团丝。

可是这样一来，反倒让人更想问：**既然知道字是线头，为什么还要写？**

我自己试着答的是：**问题不在「写」，在「立」**。

《老子》不反对说，它自己就说了五千字。它反对的是：把一句说出来的话，**立成**一条人人照着走的规矩，立成「经」。郭店本抄在竹简上的两千字，没有「经」的名字；帛书上的五千字，没有「道德经」的名字；「经」这个称号，是汉代以后才有的（具体什么时候开始叫「经」，我没有核实，请当作「据说」）。

也就是说，**这部书开口说话，是一个「言」；后来的人把它立成「经」，是一个「统」**。 前者是没有办法的事，后者是可以不做的事。

这也就是我对「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的回答：**他写了，是因为被勉强；他的错——如果有错——不在写，在于我们这些后人把它做成了经**。这个回答，我自己觉得不够圆满，因为「被勉强」不能让说话变得不是说话。但我也找不到更好的。

## ◆ 回落：这本书的尴尬，和「言有宗」

最后，用这一章，回头看一件事：我们这本书。

一本书，有几十万字，每一章都在解释，都在说，这一章是整部书里最强的一句「别说」。作者和我，在这一页上，都是「言者」。按这一章的话，「言者不知」。

我不想假装这件事不尴尬。这本书所有的话，都是线头。写得越多，递出去的线头越多。如果有人把这本书的某一句话立成「」回不去的根「说……」，一句一句地背，照着去读《老子》，那就是把这本书变成了一部新的「经」，我们这本书批评的东西，会在它自己身上重演一遍。

第七十章里，老子自己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

我的话很容易懂，很容易做，可是天下没有人能懂，没有人能做。我的话有「宗」（根本），做事有「君」（主宰）。正因为人们不懂这个，所以不懂我。

这一章（第七十章）我们以后会读。这里先看：「**言有宗**」。

话是可以说的，可是**话有一个根**。这个根不在话里，在话的下面。懂得这个根的人，说话时不会把话当成根。反之，不懂这个根的人，把话当根，话就变成了线头。

所以，「知者不言」，也许是：**知道话有根的人，不会把话当成那个根**。说话没关系，说得再多也没关系，只要不把「说出来的」当作「那个东西」。

这个读法，当然也是我的。我没有办法证明老子是这个意思。可是它给了这本书一个姿势：**我们说，请您也别把我们说的当成根**。　看完了，合上书，去看您自己的土。

## ◆ 放回日子里：饭桌上最少说话的人

设想一个大家庭，逢年过节聚在一起。有七八口人，各有各的脾气，常常说着说着就顶起来。

有一位外公，平时话很少。大家吵起来的时候，他不拦，也不劝，只是坐着，夹一口菜。

吵到最凶的时候，有人转向他：「爸，你评评理，这件事到底谁对？」

外公抬起头，看了看那个人，又看了看另一个，慢悠悠地说：「吃饭。」

就两个字。没人能从这两个字里得到任何「站队」的信息。他既不偏向这个，也不偏向那个，也没有把大家的话压下去。**他只是把饭菜往桌子中间推了推**。

奇怪的是，这个家里的人，没有一个觉得外公「没有态度」。相反，每个人都觉得他最懂自己。小孩子受了委屈，会偷偷地跑到他那里坐着；做儿媳的有了心事，会在厨房里和他搭几句话。

外公在这个家里，**既不能拉他入伙，也不能把他推出去；既不能给他好处，也不能让他吃亏；既不能让他高，也不能让他低**。　家里最年轻的孩子、最不得志的舅舅、最有钱的姑妈，在他面前，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一个小号的「玄同」。他不是没有感情，也不是没有想法，只是在他那里，**没有一根线头可以被攥住**。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父亲，是机床厂的工程师，姓邵，女儿读六年级。一个星期天下午，女儿拿着数学作业来问他：一道关于比例尺的题。

题目是：一张公园平面图，比例尺是一比五千，图上从北门到银杏树，量出来是四厘米，问实际距离是多少米。

邵工程师看了一眼，这对他来说是闭着眼睛都会的东西。他放下手里的茶，开始讲：「你看，比例尺，一比五千，意思是图上一厘米，实际是五千厘米。四厘米就是两万厘米。换算成米，要除以一百，就是两百米……」

他讲得很流畅，很清楚，一步不错。女儿坐在对面，眼睛看着他，不时点头。

讲完了，他说：「懂了吗？」

女儿说：「懂了。」

「那你做做看，另一道。」

另一道题，图上六厘米，同样的比例尺。女儿拿起笔，写了很久，写出一个答案：三百厘米。

邵工程师愣住了。他看着女儿写的数字，又看着她的脸。女儿很认真，一点也不像在敷衍。**她刚才的点头，是真的在点，只是点的是他的声音，不是那件事。**

他有一点着急，又讲了一遍。这一遍比上一遍更慢，更细，加了一张草稿纸，画了一条线段。女儿又点头，可是眼睛里已经没有光了。

这时候，邵工程师忽然停下来。他意识到一件事：**他讲了二十分钟，每一句话都是对的，可他讲得越多，女儿越听不懂。**　他手里攥着一个「懂」，可是这个「懂」在他嘴里一出来，就变成了一串女儿够不着的词。

他放下笔，什么也没再说。沉默了一会儿，他站起来，从抽屉里翻出那张公园的平面图，是上周去玩的时候，门口发的免费地图，比例尺正好是一比五千。

他说：「走，咱们下楼。」

他们去了那个公园，从北门走到银杏树。邵工程师没有讲解，只说了一句：「你数着自己的步子。」

女儿一步一步地数，一路数过去，三百一十二步。到了树下，邵工程师把地图递给她，说：「你用尺子量一量，从北门到这棵树，图上多长？」

她量了：四厘米。

「那你的一步，大概多长？」

女儿想了想，说：「我也不知道，大概六十多厘米吧。」

她自己拿出手机，算了一下：三百一十二乘以零点六五，大约两百零三米。

她盯着手机，又盯着地图，忽然叫了一声：「哎！是真的！四厘米，就是两百米！」

那天晚上，她把另一道题，也就是「六厘米」的那道，自己重新做了一遍。答案是三百米，她还自己在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比例尺。

邵工程师后来说，他那天学到的是：**「知」的人，有时候要先把嘴闭上，把自己的「知」放在尘土里，放在女儿的脚下，让她自己走一遍。**「和其光，同其尘」，对他来说，就是这么个意思：把自己的亮收一收，下到她那里去。

在这件事里，哪一步是「言者不知」？是他讲得最清楚的那二十分钟：每一句都对，每一句都是线头，递给女儿，女儿没有攥住。哪一步还「连着」？是那一圈从北门走到银杏树的步子：**线头没有递出去，是女儿自己走出来的。**

要是他一直讲下去呢？女儿会学会一种东西，叫「点头」。她会在很多年里，成为一个很会点头的人。

那天晚上，邵工程师回想起这一下午，有一点后怕。

他想，要是自己再坚持一下，再讲一遍，再画一张图，女儿大概会在某个时刻说「我懂了」，然后做对第三道题，因为她学会了他的套路。可那样的「懂」，是借来的，一换题型就没了。

第二个星期天，他想把这个法子也用到分数的题上。他拉着女儿又下楼，打算找一个东西让她量，量完了再算。女儿跟在后面，走了半条街，忽然说：「爸，分数没法走路吧？」

他愣在路边，笑了。他发现，他又想把昨天的「办法」当作「办法」，要在今天立成一条路。这一次，他没有再讲，而是蹲下来，问女儿：「你觉得，这道题像什么？」

女儿说，像切蛋糕，可是每一块不一样大。他说，那我们就去买一个蛋糕。

蛋糕买回来，切的不是整齐的八块，是女儿自己切的、大小不一的六块。他们没有算出什么漂亮的结论，可是女儿在切第四刀的时候，自己说：「哦，这一块是一半的一半的一半。」

他明白了：**那个「数步子」的办法，不是他的发明，是他在那一个下午，跟着女儿的脚找到的。** 换了一个孩子，换了一道题，那个办法就是一根线头，一旦攥着它去拽，就又回到了讲课。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母亲，四十二岁，在小学教语文，姓简。她的手机里有十一个微信群：班级的，年级组的，家长的，她女儿的班级家长群，老同学群，亲戚群，等等。

一个星期里，她数了一回手机的提示。周一到周日，每天晚上睡前看一眼「通知」的数字，写在手心里。七天加起来，是三百四十一条。

她看着这个数字，一时说不出话来。

其实她很清楚，不是每条消息都要紧。可是她有一个怎么也改不掉的反应：手机一响，她的身体先紧一下，肩膀往上提，然后她才去看。有一次开着会，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她的右手已经伸进口袋里去了，连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她那一阵子睡得浅，头总是紧紧的，偶尔会觉得胸口有点闷。她去看了医生，医生问了一圈，做了几个检查，没发现什么大问题，说平时注意休息，放松一点，有不舒服随时来。

她回家以后，想起医生那句「放松一点」。她想：「怎么放松？手机一响，我就紧。」

于是她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把手机放进厨房的抽屉里**。

第一个晚上，她坐在沙发上，浑身不自在，好像有人在背后叫她，她却听不见。她看了三次抽屉。

她想起来，这一章里有一句话：「塞其兑，闭其门。」那些群、那些通知，都是兑，都是门，是别人能进来的口子。她不是要把所有的口子永远封死——她是老师，学校的事不能不管。只是这一个小时，**她把几个口子关一关，看看会怎么样**。

第四个晚上，抽屉里的手机在响，她没有去开。她坐着，窗外有人在遛狗。她突然意识到一件事：这么多年，她一直在回答别人的消息，因为不回，就「疏」了；回得快，就「亲」了。**每一个「已读」后面的那一个等待，是一根线头**。

她不是想断，也不想拉。她只是在这个一小时里，**不被拉，也不被推**。「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对她来说，大概是：在那一个小时里，没有一个人能凭一条消息，改变她和他之间的远近。

几个月以后，她的睡眠没有完全好，可是头紧的次数少了。她自己说，这不能说明抽屉的功劳，也许是放假了。可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她对「手机一响」的反应，慢了半拍。

当然，这样的变化不能替代医生的判断。如果持续地睡不好、胸闷、心慌，或者有别的不舒服，该看医生就看医生。她那次看了医生，是对的。

一个月以后，那个「八点到九点」已经成了习惯。她的丈夫起先不太习惯，觉得她「有点怪」，因为以前这个钟点他们总是一个人刷手机，一个人批作业，彼此不说话。现在她坐在客厅里，有时候发呆，有时候翻一本很久没翻的书。丈夫忍不住问：「你不看手机，你在干嘛？」

她说：「不干嘛。」

后来有一天晚上，丈夫也把手机放在茶几上，两个人并排坐着，看着对面楼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谁也没有说话。

这个规矩，在第二个月里，出过一次问题。

有一个晚上八点半，她班上的一个学生在放学路上出了点事，被送进了医院，不严重，可是家长在群里急得不行，班主任的电话一直打不通——因为班主任的手机在厨房抽屉里。九点以后她看到，一连串的未接来电。她慌了，赶紧回电话，事情已经处理完了，没有耽误什么，可是那个晚上，她再也睡不着。

第二天，她没有放弃抽屉，但改了一条：**手机设置成只有几个人的电话可以响**：学校领导，几位同事，家里人。其余的通知都进静音。

她后来想，这才是「塞其兑，闭其门」该有的样子。**不是把门焊死，是知道哪一扇门不能关。**　门要开阖，不是洞，也不是墙。第十章里说「天门开阖，能为雌乎」，说的差不多是这个。

办公室里有同事开玩笑：「简老师最近不爱回消息了。」她说：「对，晚上八点到九点，我不在。」说完发现，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

这些变化，都不能当作医学上的什么办法。如果有持续的睡不好、胸闷、心慌，该看医生就看医生。她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抽屉只是让她有一点空，可以去听一听身体想说什么。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采购经理，姓龚，五十一岁，在一家做实木家具的厂里做了十八年采购。厂里每年要买几百方木料、几十吨五金、一批批的油漆，供应商一共四十来家。

年底，一家合作了多年的木材供应商请他吃饭。在一家酒楼的包间，十个人，圆桌。

**第一个钩子，是亲疏。**　供应商的老板刚坐下，就拍着他的肩膀说：「老龚，咱们认识十几年了，我早就把你当自家人。」

龚经理点点头，笑了一下，说：「是啊，十几年了。」他没有说「我也把你当自家人」，也没有说「咱们是生意」。就一句「是啊，十几年了」。

**第二个钩子，是利害。**　酒过三巡，老板又说：「明年的价，我给你们厂全国最低，别人拿不到的。」

龚经理说：「你的价，我回去看样品和检测报告。有新的报价单，你寄到办公室。」他把筷子放下，夹了一块菜，问：「你们今年的窑，是不是改了？」

老板愣了一下，说是改了，换了新的。龚经理就一直顺着这个话题，问烘干的温度，问含水率，问他们怎么挑板材。他问得很细，老板越答越投入，酒都忘了劝。

**第三个钩子，是贵贱。**　　老板带来了一个从省城来的「大客户」，坐在主位，脸红红的，很有派头。上汤的时候，服务员是个很年轻的姑娘，手一抖，汤洒了一点在桌布上，也溅到了那位「大客户」的袖口。

那位客户沉下脸，说：「怎么做事的？」

整个桌子安静了。姑娘脸一下白了，手里的盘子在抖。

龚经理从旁边抽了一张纸，没有先递给那位客户，而是先递给了服务员：「没事，你先擦擦手，别烫着。」然后才转过身，把另一张纸递给那位客户。

他一句话也没多说。

那顿饭吃到十点多。龚经理始终是那个样子：不多话，也不冷淡；该喝就喝，该笑就笑；不推辞，也不接那些话头。散的时候，他自己付了酒钱的一半（这是他的习惯，供应商每次都不肯，他每次都坚持），然后叫了辆车回家。

后来厂里的人说起他，说法不一样。有人说他「难搞」，谁也拉不近；有人说他「稳」，供应商和他打了十几年交道，没有一个人说他一句坏话。

第二年，那家木材供应商的报价，没有最低。龚经理的检测报告出来，含水率有一批达不到要求，他把那批退了。但他没有换掉这家供应商——退货之后，老板自己带着人，把窑又调了一遍，第三批就合格了。

有人问龚经理：你这样不累吗？他说：「累。可我要是被哪一头拉着，我就累得更厉害。」

在这件事里，哪一步是「玄同」？是他递纸巾的那个顺序：先递给服务员，再递给大客户。不是刻意的，是他对谁都是同样的一副样子。哪一步是危险的？是「不可得而亲」的另一面：**一个谁也拉不动的人，也容易变成谁也靠不上的人。**　他的同事私下里说他「太干净了，有时候让人觉得冷」。这一点我不敢替他辩护。这一章里的「亦」字，在这里变成了一个提醒：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他的「疏」，也不能被人利用。

第二天早上，龚经理刚到办公室，总经理的电话就来了。

总经理说：「老龚，昨晚的饭局我听说了。木材那家的事，你再考虑一下。我外甥在省城做木材，也想进我们的供应链，价格不比那家高，你给他一个报价的机会。」

这是一个比饭桌上任何钩子都重的钩子：来自上面，来自自己的老板，带着亲戚，带着人情。

龚经理没有说「不行」，也没有说「好」。他说：「行，让他把样品和报价单发过来，跟其他几家一起评。评的标准是检测和价格，和以前一样。」

总经理停了一下，说：「也行。」

一周以后，外甥的样品到了。送检的结果，含水率合格，价格高了一点。龚经理把报告原样放到了总经理桌上，没有加任何评语。总经理看了一会儿，把报告折起来，说：「那就还是用老供应商吧。」

这一次，龚经理没有拒绝任何人。他只是让每一件事，都从同一道门里进来。**对上面，也是这样。**

后来有一个年轻的采购员问他：「龚哥，你怎么做到的？上边压下来，下边送上来，你谁也不得罪，谁也不靠。」

他想了想，说：「我不是谁也不靠，我是靠一份检测报告。报告不认亲，不认钱，不认官。」

这不是什么人生智慧。这只是他十八年里，慢慢给自己立的一个规矩。但这个规矩，是他**每一次**都落实的，没有一次留过缝。一旦留一次缝，那根线头就有了。

**带走的话**

**话是线头，一说出口，就可能被别人攥住。玄同不是谁都一样，是三个地方都没有线头可拽；写了五千字，错不在写，在后人把它立成了「经」。**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一（玄同），也沾着统与分。「同」字与史伯的「和同之辨」相顶，我没有顶开。

它教的是：别把说出来的当成那个东西。靠的是：那个多出来的「之」字，三对「亦不可得而」，和一个被勉强写出来的五千言。

◆

57

第 57 章

# 越贴越多的纸条

>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
>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 ◆ 先把三份抄本摆在一张桌上

这一章有点运气。郭店竹简里有它，马王堆帛书里有它，今天的通行本里也有它，三个时代的抄本可以并排放着看。别的章不一定有这个待遇。

先看竹简上的样子。我把竹简里的借字换成了今天通行的字，遇到整理者括注读法的地方，照整理本：

> 以正之邦，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夫天多忌讳，而民弥叛；民多利器，而邦滋昏；人多知，而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盗贼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

拿它和您手上的通行本一句一句对，至少有七处不一样。

第一，开头。竹简和帛书甲本写「以正之邦」，帛书乙本写「以正之国」。竹简里的那个「之」字，整理本括注读作「治」，也就是后来的「以正治国」。「邦」改成「国」，一般认为是汉朝人避高祖刘邦的讳，这件事后面还要回来说。

第二，竹简是「夫天多忌讳」，没有「下」字。第三，「吾何以知其然哉」后面，竹简和帛书都没有「以此」两个字，通行本多了。

第四，是最要紧的几处之一：竹简写「民弥叛」，帛书甲乙两本都写「民弥贫」，通行本跟着帛书。

第五，竹简和帛书都是「人多知，而奇物滋起」，通行本是「人多伎巧」。第六，竹简和帛书合校本是「法物滋彰」，通行本王弼本是「法令滋彰」。

第七，末尾那四句「我……而民自……」，次序不一样，最后一句也不一样。竹简的次序是无事、无为、好静、欲不欲；帛书是无为、好静、无事、欲不欲；通行本次序跟帛书一样，可最后一句改成了「我无欲」。

七处里，我想停下来看三处，因为它们改的不是字，是话的意思：叛和贫，法物和法令，欲不欲和无欲。

## ◆ 叛，还是贫

「天下多忌讳」，「忌讳」就是那些不许说、不许做、不许碰的事。忌讳多了，会怎么样？

通行本说：民更穷了（弥贫）。竹简说：民更叛了（弥叛）。

这两个后果不是一回事。穷，是手脚被捆住，干不成事，日子过不下去。叛，是人心离开你，嘴上不说，手里另想办法。

先交代一句不确定的地方：竹简上那个字，整理本读作「叛」，我没有查到别的读法，所以只能说「照这个读法」。

照这个读法，有意思的是，我们平常以为越晚的传本越「尖锐」，越传越把批评磨得更狠。可在这一处正好反过来：最早的那份写的是「叛」，是政治上的话；后来的写成「贫」，是日子上的话，听起来倒温和了一些。后来的人是不是有意磨平的，不知道，也许只是抄着抄着换了一个听上去更顺的字。如果有人说《老子》是一路越传越锋利的，这一处就是个反例，请记着。

不过，哪怕读「贫」，早期的注家也不是只在说钱。河上公的注说：政令烦了，奸邪就生出来；禁止多了，下面的人就作假；上下互相提防，所以穷。你看，他讲「贫」，讲着讲着讲到了「奸生」「下诈」，也就是人心已经另有打算了。所以「叛」和「贫」之间，隔着的可能没有那么远。

## ◆ 法物，还是法令

下面几句，竹简里是一副对仗的样子：

人多知，而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盗贼多有。

上一句末尾是「奇物」，下一句开头是「法物」，两句都在说「物」，东西。

「法物」指什么？注家的说法不一致。河上公说，「法物」是「好物」，珍奇好看的东西，这类东西多了，种地的人反倒没人管，饥寒一起来，盗贼就多。到了王弼本，这个词干脆写成了「法令」。

差别很小，一个字，但话头换了：竹简里是「东西越来越多」，通行本里是「法令越来越多」。前一种说的是社会上花样百出；后一种说的是上头的条文越来越密。

再往前一句，也换过。竹简和帛书是「人多知」，人的聪明、知识、心眼多了；通行本换成了「人多伎巧」，人的技巧多了。知，是一个人的脑袋里的事；伎巧，是手上、东西上的事。竹简的写法，更像第 19 章郭店本的「绝智弃

辩」：这一章里「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顺便一提，第 19 章通行本说「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一章说「盗贼多有」，一个无有，一个多有，遥遥相对。

## ◆ 欲不欲，还是无欲

最后那四个「我」，是这一章最像「药方」的地方：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先说一个小地方：这四句不是老子自己的话。竹简和帛书的开头都是「是以圣人之言曰」，意思是：圣人的话是这样说的。通行本也还留着「故圣人云」。也就是说，这里的「我」，是圣人的「我」，老子在引一句现成的话。

再说那个字。通行本最后一句是「我无欲」，竹简和帛书是「我欲不欲」。

「无欲」是干净的：我没有欲望，我是一个清清爽爽的人。「欲不欲」是别扭的：我是有所要的，我要的东西，就是「不要」。

别扭，反而更诚实。能说出「我无欲」的人，常常是已经把「想要」藏在了别处；肯说「我欲不欲」的人，等于承认自己手里有一个想要，只是想要的是别人不容易看懂的东西。

有一个旁证。第 64 章里，通行本留着「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一字没改。同样是通行本，这里改成了「无欲」，那里却留着「欲不欲」。这也许说明，改字的不是一个人一次改完的，是各处各改，没有统一过。

## ◆ 正，到底是好话还是坏话

回头看第一句：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这三个「以」，一般读成三级台阶：治国靠正，打仗靠奇，最高明是靠「无事」去取天下。河上公就是这么读的：他说「天使正身之人，使有国也」，把「正」当成好的。

王弼不这样读。他的注说，「以正治国」，奇就起来了；「以正治国则奇正起也」。在他看来，「正」本身就是麻烦。第 58 章「正复为奇」，他也是这样连起来读的：你用「正」去治，就逼出了「奇」。

这两种读法，我不替书做主。但有一件事可以指出来：这一章说完第一句，就说「吾何以知其然哉」，我怎么知道会这样？然后摆出来的证据，一条也没有直接说「正」。证据全是「多」字：忌讳多、利器多、知多、法物多。

这一章骂的，也许不是「正」，是「一个劲儿往上加」。

## ◆ 涌现：两头比着长

把这四条证据连起来看：

上头加了忌讳。底下的人手里就出了「利器」，一种办法、一个窍门、一件顺手的家伙，用来绕开它。王弼说，利器是「凡所以利己之器」；河上公说，利器是「权」。不管是哪一种，都是底下的人为了过日子长出来的本事。

底下的本事多了，国家就「滋昏」，越来越糊涂，看不清底下到底在干什么。看不清，就再加条文。条文再加，底下的本事再长。竹简里写的是「奇物滋起，法物滋彰」：一边是怪东西冒出来，一边是正经东西往上堆，两头比着长。

这里面有一个很家常的机制：一条规矩，是一句话。一句话要管住一片地，地里的人、事、心思，每天都在变，话却是固定的。话和地之间，每天裂开一点点缝。要补这条缝，只好再加一句话。每加一句，就又把地盖住一块，地里本来能自己长出来的东西，少了一块。

所以这一章的意思，用大白话讲，是：**地不能靠不断往上盖字来管。** 盖得越多，地越硬，人越会在字的缝里钻。

再说回那四个「我」。圣人说，我不动，民自己就化了、正了、富了、朴了。听上去是个好办法。

可我读到这里，读不下去了一半。

这四句的每一句，都是「我做什么，所以民得到什么」的交换账。我无为，所以民自化；我无事，所以民自富。末了「我欲不欲而民自朴」：我想要的是不要，民就朴了。照这个格式读，「无为」是一个办法，用了就有结果。可一旦「无为」变成办法，它就成了一条新的规矩：你要无为，要好静，要无事，不然……这和「多忌讳」是同一种东西，只是换了一件好看的衣服。

这时再看开头那句「以无事取天下」，「取天下」是目的，「无事」是手段。想要取天下，才去无事，这个「无事」还是不是「无事」？

竹简里有这一章，也就是说，这个「治国」的口气，是郭店时代就有的，不是汉朝人才添上去的。没法推给「后来混进来」。我只能把它摆着：它可能是这本书里最早的一层，本来就带着为统治者出主意的腔调；也可能那四个「我」是现成的格言，被老子拿来用，用着用着连他自己也成了格言。没有定论。

有一点，竹简和帛书的「欲不欲」也许在偷偷提醒：这件事不能当办法用。因为「想要不要」这件事，只要一想着「为了得到什么」，就坏了。

## ◆ 回落：这部书自己的两个「讳」

「天下多忌讳」，说起来，这部书本身就挨过忌讳。

帛书甲本写「邦」，乙本写「国」。学者一般解释，这是乙本避汉高祖刘邦的讳。第一章那个「恒」改成「常」，通行的说法是避汉文帝刘恒的讳。所以乙本避「邦」不避「恒」。可是它到底抄在什么时候，说法并不一致：有的说是惠

帝或吕后时期，有的说是文帝时（前 179 至前 169 年）；而汉代的避讳执行得比较宽松，「避邦不避恒」不能当成一把严密的断代尺。（这一条我是转述，没有查到原论文。）

忌讳是个小东西，改一个字，没人受伤，天下照样过日子。可您仔细想：这部书一开头说「名可名，非常名」，别把名立成统一的常；而它自己的「恒」字，就是因为一个统一的忌讳换成了「常」；换了以后，那个「常」又在后来的日子里，和「三纲五常」的「常」站到了一起。

不要把这件事说得太圆。避讳是汉朝的规矩，不是谁专门要去为难老子。我也不能说，因为「恒」换成「常」，后人才把这部书读歪了。这个因果，不能证。我只能说：一条上头定下的忌讳，会悄悄走进下面的每一个人手里，包括这部在批评忌讳的书。

## ◆ 放回日子里

设想一家二十来个人的办公室，有一间共用的茶水间。

起先只有一张纸条，贴在水槽上方：请用完自己的杯子自己洗。

没过多久，水槽里还是有杯子。于是第二张：请勿把杯子留在水槽。第三张是黄色的：水槽不是垃圾桶。后来是：最后一个走的人请关咖啡机。再后来：杯子请贴名字，三天不取，视为无主，予以清理。

清理了几次，有人开始把杯子藏在打印机后面。有人从家里带来一只小水壶，锁进自己的抽屉。有人不用杯子了，改用纸杯，纸杯堆满垃圾桶，于是又出现一张：请环保，不要使用一次性纸杯。再往后，有人在这张下面用圆珠笔小字写：请勿乱写纸条。

两年后的一个下午，来了一位实习生，站在茶水间墙前看了很久，问了一句：「这些纸条，是谁写的？」

没有人答得上来。最旧的一张已经发黄，被压在最底下，露出一个角。而水槽里，那天下午，照样有两只杯子。

您看，这里没有一个坏人。每一张纸条的作者，当时都有他的道理。是这些道理一张一张叠起来，叠成了一面墙，叠成了一个人人都想绕开的东西。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所职业学校，机电专业的学生住在一栋老宿舍楼里。冬天楼里没有暖气，水房的热水到晚上九点半就停。夜里想吃一碗热的，最顺手的办法，是一只小电锅。

学校的规矩起初只有一条，贴在楼门口：禁止使用大功率电器。

宿管贾姐五十出头，学生都叫她「贾姐」。这个一月的下午，她提前去查寝。学生都在实训楼上课，楼里静悄悄的，只听见她钥匙串响。她拉开三〇六的衣柜，雨靴里塞着一只小锅，锅的电线顺着柜子背后的缝拉出去，一直接到床头的插排上。

她没有发火，站着看了一会儿。她脑子里过的，是这两年。

去年秋天，只有一条规矩：禁止大功率电器。学生换成了电热杯。于是出了第二条：禁止使用各类电热杯。学生换成了小锅，包装上印着「二百瓦」。到了冬天，第三条：禁止使用各类电热器具，发现一律没收。没收了一个冬天，值班室的柜子里堆了三十多只锅和杯，每一只都贴着宿舍号，像个小展览。

今年秋天，学校给每间宿舍装了限流插座，功率一超就断电。她当时松了一口气。结果当月，三楼就有人把锅改了。机电班的学生手底下是有真功夫的，他们把锅里的线路重新弄了一遍，让它刚好够热一碗面，又刚好不够触发插座。

让她睡不着的是这一点：改过的锅，比原来的更险。线是自己接的，胶布是自己缠的，放在木头床架旁边。禁令把东西从明处赶到了暗处，又把暗处的东西逼成了更险的样子。

还有一件事，她不好说出口。这些孩子，一年前是叫她「贾姐」的，会把家里带来的腊肉分她一条。现在她一上楼，先有人看她手里有没有拿本子。她还没走到三楼，宿舍群里已经在传：贾姐上楼了。

那天她没有没收那只锅。她拉上了衣柜门，去了实训楼，找了机电班的实训老师。

老师看了她手机里拍的照片，沉默了半天，说了一句让她意想不到的话：「这接线，比我教的整齐。」他停了停，又说：「整齐，才吓人。」

按学校的规矩，这事不难办：私改电器线路，属于重大违纪，政教处有现成的条款。政教处的老师也没有错，他说，今天不处理，明天一百个人学他。实训老师在会上说了一句，会场安静了一会儿：「条款上写的是'使用电锅'，没有写'改线'。咱们的条文，追不上他们的手。」

这句话，几乎就是这一章的注脚。条文是用来管「已经有的东西」的，而底下的人，每天都在做出「条文里还没有的东西」。

后来的事，没有谁事先想好。老师把那个学生叫去，没有批评，问他：你怎么算准那个功率的？学生愣了半天，才说：「热一碗面，用不着那么大。」他又补了一句：「外面买来的杂牌锅，里面的线才叫乱。我改的，我知道哪儿热。」实训老师没有笑。他心里明白，这句话有一半是对的，这正是最麻烦的地方。老师说：那你来帮我算一算，一栋楼夜里要热多少碗面。

第二年冬天，宿舍楼一层多了一间公共小厨房，两台微波炉，热水延到十一点。线路是那个学生帮着算的，算完，老师带全班去现场对了一遍，当成了一堂实训课。夜里十点钟，队伍还是排到楼梯口。有人嫌排队，衣柜里照旧有锅。

小厨房开张的第一个晚上，贾姐拿着钥匙站在门口。她本来是去开门的。可那天晚上，没有一个人低头看她手里的钥匙，倒是有个男生把自己刚热好的饺子端到她面前，说：「贾姐，您尝一个，咸不咸。」第一台微波炉当晚就被一碗没盖盖子的汤喷得满壁都是，她拿抹布擦了二十分钟，一句话也没说。

这个结局并不漂亮，可有一件事悄悄变了：那年冬天，一个新来的男孩夜里发烧，没有先打电话回家，先敲的是值班室的门。

如果那天，贾姐照规矩上报了呢？那个男孩大概会被通报，锅被没收，宿舍被扣分。第二年冬天，他的柜子里依旧会有一只锅，只是再也不会有人知道它在哪里、怎么接的线。

毕业那天，贾姐把值班室柜子里的锅和杯，一只一只还给了毕业的学生。没有说什么话，贴在上面的宿舍号还在。有一个男生接过自己那只，在手里掂了掂，说了声：「贾姐，其实那天我知道您看见了。」她说：「我知道你知道。」

这一章不是在说「禁令都是坏的」。楼里确实烧起过东西，禁电器是对的，贾姐也没有一个晚上敢真的放心。这一章说的是另一件事：规矩一条条加上去，到了后来，被管住的已经不是火，是人和人之间的那条路。而路一断，连火也不容易管了，因为再也没有人肯先告诉你，谁的柜子里有锅。

##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位二十九岁的新妈妈，孩子出生后，她回到婆婆家坐月子。婆婆待她是真心的：早起煮红糖鸡蛋，晚上端来烫脚的水，半夜听见孩子哼唧，比她醒得还早。但婆婆也有一套「月子里的规矩」，也是真心的。

头几天，是常见的那几条：不洗头，不吹风，不碰凉水，不多下地。她都听了。她想，老人说的，总归没错。

这一节不去判断哪条规矩对，哪条不对，各地讲究不同，产后护理听医生和护士的。我想讲的，是这些规矩怎么长大。

**第三天的凌晨。** 孩子夜里哭了一阵，怎么哄也不行，快到五点才睡着。婆婆在厨房里叹了口气，说：「是不是下午窗子开了条缝？」

于是添了一条：窗子不许开。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机关，您不留神就看不见：从这一刻起，孩子哭，就成了一条线索。哭一次，就要从白天里翻出一件「没做对的事」。翻到了，是一条新规矩。翻不到，也不要紧，先随便挑一件，下次再试。

**第十二天的凌晨。** 规矩已经有二十多条了：窗帘不拉开，不看手机（伤眼），不哭（也伤眼），不生气（奶会变坏），不吃凉的，不说「累」（说了就真累了）。

她变得很安静，婆婆夸她懂事。她其实自己想出了一些办法：凌晨三点半，等所有人睡熟，她拿热毛巾把头发擦一遍；她把手机缩在被子里，亮度调到最暗，看十分钟，她管这个叫「我的十分钟」。热毛巾和被子里那块小小的屏幕，就是这一章里说的「利器」。它不是什么大本事，是一个被规矩围起来的人，为了喘一口气，自己长出来的小办法。

**第二十四天的凌晨。** 这天，她在手机备忘里写下几行字：这几天，常常一阵一阵地想哭，说不出为什么，有时候夜里睁着眼到天亮。

她没有告诉婆婆。她知道婆婆会说什么：「月子里不许哭。」「是不是又开了窗子？」她也没有告诉丈夫，因为丈夫转头一定会去问他妈。

她后来在备忘录里给自己列过一张表，标题叫「不能做的事」。头一天是六条，到第十二天，已经二十六条。她看着这张越来越长的单子，忽然觉得，自己不是在坐月子，是在考一场永远不知道考几科的试。

这就是竹简上那个「叛」字的家常样子。忌讳多了，人未必「贫」，可人会把真话收起来。收起来的，偏偏是最该让人知道的那一部分。

她后来回想，那几天其实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从哪一句说起。要说「我想哭」，就得先说清楚「我有没有开窗」「有没有生气」「是不是又想多了」，一句话背后拖着一整串要先辩护的东西。话太重，不如不说。

这里要停一下，认真说一句：月子里情绪起伏很常见，不全是病。可如果一阵一阵的低落持续两周以上，或者越来越重，或者出现了不想活的念头，请一定告诉医生、产科护士或者社区医生，不要自己扛，这不是「想多了」，也不是「哪条没守住」。**该看医生就看医生。**

故事的后半段很朴素。第二十五天，她把备忘录里那几行字拿给丈夫看。丈夫愣了很久，问：「你怎么不早说？」她说：「说了，你会去问你妈。」丈夫没有回答，坐在床边把那几行字又看了一遍。第二天上午，他自己陪她去了社区医院。医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让她把想说的说完，说了二十分钟，最后说，下周再来。

婆婆那天坐在候诊的塑料椅上，一直攥着一只保温桶，里面是给儿媳煮的汤。轮到儿媳进诊室，她抬头问了一句：「是不是我说的那些，让她不舒服了？」谁也没答。过了一会儿，她自己又低声补了一句：「我那时候坐月子，也哭过，没人问。」

回头看这三个凌晨，会发现这些规矩，很少有一条是凭空来的，每一条都是上一次「没解释通」的补丁。解释通不了，就再补一条，补得越多，越像是全都有道理。婆婆没有错，她只是在尽力把一个会哭的新生命，解释成一件能被管住的事。那二十几条里，有十几条，是她自己当年从她婆婆那里原封不动接过来的。她并不确定其中哪几条真有道理，只知道不照着做，心里就不踏实。

换一种做法会怎样？婆婆不必丢掉她的规矩。也许只要多一句：「哪里不舒服，随时跟我说，我不怪你。」这样一句话，大约抵得上二十条禁令，因为它让那个新妈妈，在这间屋子里，依旧是一个写得进去的人。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家十来个人的软件外包公司，老板姓冯。周一上午的例会，会议室白板上写着一个新想法。

这个想法要从去年说起。去年年底，一个项目拖了期，甲方在电话里发了脾气。冯总开了个会，决定加强过程管理：每人每天写日报。过了两周，有人只写一行，于是加了第二条：日报不得少于两百字。又过了两周，有人把昨天的日报复制过来改个日期，于是有了第三条：每天至少三次代码提交，并写明任务编号。

提交记录是看得见的东西。冯总每天早晨喝着茶，翻一遍团队的提交日历，一排排绿色的小方块，格子越深，说明那天提交越多。看着满屏的绿，他心里踏实。

直到上个月，有一天他随手点开了其中一条。上面写着两个字：update。他往前翻，往后翻，十几条，全是 update，每条改的不过是一两个标点。

他把管技术的老岳叫到会议室。老岳比他大几岁，沉默了一会儿，说：「小苏写了个小脚本，每天傍晚六点自动提交。」

这就是「民多利器」：把规矩变成一个可以用工具应付的东西。冯总没有发火，他心里清楚，规矩是他立的，脚本是为了对付他立的规矩而写的，没有哪一边做错了什么。小苏是组里最年轻的一个，那天下午他自己跑来，红着脸说：「冯总，我不是想偷懒，我是怕每天凑不够三次。」

冯总其实有他的难处。甲方的项目经理每周一早上打电话来，第一句永远是：「进度怎么样？」他需要一个能随口说出来的数字，一个听上去踏实的回答。提交日历上那一片绿，对他来说就是这个数字。他不是想监视谁，他是怕那个电话。

这个周一，冯总在白板上写下了第四个办法：每日统计代码行数。

老岳看了一眼，说：「冯总，这个我也能写个脚本，让您的看板永远好看。」

会议室里有人笑出了声。冯总也笑了，笑完，他没有马上擦掉。他看着白板，忽然问了一句：「那你们告诉我，我到底想知道什么？」

没有人接话。会议室里空调嗡嗡响。过了一会儿，他自己答了：我想知道的，不是你们每天交了几次，是月底能不能按时交给甲方，交出去的东西有没有毛病。

后来他们商量出一个办法：撤掉日报字数和提交次数，改成每周五下午四点，二十分钟的演示。做到哪里，就演示到哪里，不管多难看，能跑起来就拿出来。

第一个周五，很尴尬。十一个人里，只有三个人拿得出能跑的东西；有人举着一张手画的流程图，说：「这个，算不算？」冯总说，算。他自己心里发虚，因为提交日历那一排绿格子，换成了东一格西一格的空白，他每次路过看板，都要忍一下，才不去重新要求大家「每天提交」。这样熬了三个星期，他才慢慢习惯：空白格子，不等于没有干活。

这个办法也没有让一切变好。第二个月，有人开始做「演示版」，页面漂亮，后台是空的。老岳很早就说过：「有一天，演示会变成演戏。」他说对了。他们又为这件事开了一个会。

可有一件事，确实变了。到了第三个月的某个周五，小苏站起来，对着大家，说：「这一块，我还不知道怎么做，卡了三天了。」以前，这种话没有地方说：日报里写不下「不知道」三个字，提交记录里更看不出来。现在，它被放在了同一张桌子上，让别人看见。

又过了一个月，周一早上，甲方的项目经理照例来电话，问：「进度怎么样？」冯总没有说数字。他说：「这周五下午四点，我们有个演示，您要是有空，过来看看？」对方沉默了一下，说，那我来。那天他真的来了，坐在最后一排，看到一半，指着屏幕上一处，问了一个让整个房间都安静下来的问题——那是一个日报和提交记录里，永远不会出现的问题。

这里同样不能说「不要管理」。甲方的期限是真的，冯总心里的焦虑也是真的。这一章不教他躲开焦虑，只提醒他：每往白板上加一条，先问问自己，我究竟想知道什么，而我加的这一条，是在问这个，还是在问别的。

**带 走 的 话**

**规矩每加一条，底下就长出一样绕开它的东西。想要的是「不要」，比说「我没有想要」诚实。**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五环里的哪一环？**「统」：一条一条往上加的忌讳，和因此长出来的「利器」。顺带碰到一点「柔」，就是「民自化」里还写得进去的土。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别再往上加」；靠的却是「我无为，所以民自富」这样一笔交换账，这是这一章自己没有解开的缝。

◆

58

第 58 章

# 老人只问了一句

>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
> 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
> 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 ◆ 先说一匹跑丢的马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两句您大概早就知道，哪怕没读过《道德经》。它变成了成语「祸福相依」，变成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那个故事出自《淮南子·人间训》，成书比《道德经》晚。故事是这样的：

边塞上有一户人家，家里的马无缘无故跑丢了，跑进了胡人的地界。邻居们都来安慰。家里的老人说：「这怎么就不是福呢？」

过了几个月，那匹马带着一匹胡人的骏马回来了。邻居们都来道贺。老人说：「这怎么就不会是祸呢？」

家里马多了，儿子喜欢骑，有一天摔下来，折了腿。邻居们又来安慰。老人说：「这怎么就不是福呢？」

又过了一年，胡人大举入侵，年轻力壮的都拿起弓上了战场，边塞上的人，十个里死了九个。只有这家的父子，因为儿子瘸了腿，没有被征走，两个人都活了下来。

故事最后一句，是讲故事的人说的：「所以福会变成祸，祸会变成福，变化没有尽头，深得没法测度。」

这个故事被讲了两千年，讲成了一个很确定的道理：坏事会变成好事，好事也会变成坏事，所以要看开，要乐观，要保持平常心。

可是请把那位老人说的话再读一遍。他有没有说「这是祸，将来会变成福」？没有，他没有预言。他每回只问了一句：**这怎么就不是福呢？**　他是在拒绝下结论。结论是邻居们下的，「变化没有尽头」那句，是讲故事的人下的。

老人只做了一件事：不替那匹马分类。

《道德经》这一章，我想从这位老人读起。

## ◆ 帛书是怎么写的

这一章郭店竹简里没有。帛书里有，甲乙两本都有，乙本有几处残缺，要和甲本合起来看。拿帛书和今天的写法对一对，有几处值得先摆出来。

头一处，是开头那个「政」字。帛书里，这一章前半写的是「其正闷闷」「其正察察」，用的是「正」字。古书里「政」和「正」常常通用，这本身不稀奇。可这样一来，开头的「政」，和后面的「其无正」「正复为奇」，在帛书里就是同一个字。通行本把它们分成了两个字，读的人不容易看见：这一章从头到尾，其实是围着一个字转的。

第二处，「其民淳淳」，帛书写成「屯屯」，一般读作「淳淳」。后一句「其民缺缺」，帛书甲本写成「其邦缺缺」，邦就是国，乙本这里是残的。一边是「民」，一边是「邦」，我不知道哪个更早，这里只记下来。

第三处，「祸兮福之所倚」，帛书没有「兮」字，是「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其无正」后面，帛书多一个「也」。

第四处，最后四句，帛书乙本是：方而不割，兼而不刺，直而不绁，光而不眺。通行本是：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八个字里，换了六个，我留到后面再说。

## ◆ 先用大白话说一遍

这一章的话，分四块。

**第一块**，是两种治理的样子。一种「闷闷」：闷，是糊里糊涂、不分明的样子，这样的治理，看上去昏昏的，管得像没管；它治下的人「淳淳」，淳厚，实在。另一种「察察」：什么都查得清清楚楚；它治下的人「缺缺」，缺了什么的样子。缺的是什么，注家的说法不一。河上公说，是人和人越来越疏薄；王弼说，是人们各怀心思，彼此争竞。

这一对词，第 20 章里也出现过：「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同样是「闷闷」，在第 20 章，是说话人自己的样子；在这一章，是好的治理的样子。人和政，用的是同一个词。

**第二块**，是两句人人会背的话：祸是福靠着的东西，福是祸藏在里面的东西。接着一句：谁知道它的头在哪里？

**第三块**，一句话：「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定下来是「正」的东西，会回过头来变成「奇」，怪；定下来是「善」的东西，会回过头来变成「妖」，邪。然后一句感叹：人这样糊涂，已经很久了。

**第四块**，是圣人。他有棱角，却不拿棱角去割人；有清白，却不拿清白去伤人；他直，却不乱伸；他有光，却不刺人的眼。

四块，说的像四件事：治理的风格，祸福的道理，标准的下场，一个人的样子。这一章要紧的，是看这四件事怎么连在一起。

## ◆ 扎手处一：倚和伏，说的是「同时」，不是「轮流」

先回到那匹马。

塞翁的故事是一个有时间轴的故事：先丢马，后回来，再摔腿，再打仗。福和祸，是一个接着一个来的，「转化」这个说法，多半就是顺着这样的故事来的。

可是请看《道德经》这两句里的字：**倚**，是靠着；**伏**，是藏着。祸，是福靠着的东西；福，是祸藏在里面的东西。靠着，是此刻靠着；藏着，是此刻藏着。这两个动词里，没有「后来」「过一阵」，说的是眼下：福和祸，此刻就在一起，一个靠着另一个，一个藏在另一个里面。

这跟「轮流」不一样。轮流，是你下去了我上来，中间有个换班的时刻；「倚伏」，是没有换班，一直是一整块，只是你看到它的这一面，没有看到那一面。

《道德经》这一章没有把它说成「转化」。下面紧接着是一个问句：「孰知其极？」极，是尽头，是边。谁知道它的边在哪里？

我觉得这一问最要紧。如果福和祸是两样东西，中间有一条界线，那你随时可以指给我看：这边是福，那边是祸。可这一章说，找不到边。找不到边，就没有办法把它切成两半，一半留下，一半扔掉。

这个读法，也不是没有对手。河上公把这两句读成了劝善：人遭了祸，能悔过，修道行善，祸就走了，福就来了；人得了福，骄横放纵，福就走了，祸就来了。这样读，祸和福成了两样东西，行为决定哪个来。王弼又读得不同，他根本不是在说祸福，是在说「善治之极」：谁知道好的治理的尽头是什么样子呢？

最早把这两句讲细的，是《韩非子·解老》，他讲得最像后来的「转化」。人有了祸，心里就怕；心里怕，行为就端正；行为端正，思虑就周全；思虑周

全，就懂事理，事成了，福就来了。反过来，人有了福，富贵到了，骄心就生；骄心生，行为就邪僻，终于身死功败，祸就从福里长出来。您看，他给「转化」装了一条完整的因果链，链上的每一环，都是人的心。《道德经》这两句里，没有这条链。

这几家读出了不同的事。我选了「同时」这个读法，是因为字面上，「倚」和「伏」是这样的；可我也承认，这一章夹在两段谈政治的话中间，这两句读起来像一句从别处搬来的现成话。这只是读起来的感觉，没有证据，它是不是原本就在这里，我没有把握。

### ◆ 扎手处二：那个「无正」，到底在说什么

「孰知其极？其无正。」

「其无正」，通行本三个字，帛书后面多一个「也」。这三个字，是整章的枢纽，也是最难读的地方。至少有三种读法。

第一种读法：它没有一个定准。祸福的边，没有一个「正」可以量。你想用一把尺子，量出哪边是福哪边是祸，量不出来，因为尺子本身不是定的。

第二种读法是王弼的：好的治理，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指着说「这是正」的。「无可正举，无可形名」，没有一个能被举起来、能被叫出名字的东西。治理到了最好的时候，反而看不见「正」。

第三种读法是河上公的，和前两种几乎相反：他把「无」读成「不」，「其无正」成了「君王不正」，君王自己不端正，他就没有国。

这三种读法里，前两种都是「没有一个定下来的正」，第三种是「这个人不正」。我选前两种，因为接下来一句话是：**正复为奇**。　　无论你把什么定为「正」，它都会回过头来变成「奇」。有这一句顶着，「没有一个定准的正」读得通。

河上公读第三种，他对「正复为奇」也有解释：君王不正，下面即使是正的，也学着上面的样子去作假。这个读法，通是通的，可是跟前面「福祸倚伏」的接头，就断了。

这里要把前一章拉进来。第 57 章的第一句，是「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正和奇，在那里就是一对。王弼把这两章连着读：「以正治国，则便复以奇用兵矣，故曰：正复为奇。」他认为，第 58 章这一句，是顺着第 57 章来的。如果是这样，「正复为奇」就不是一句孤零零的格言，而是对前一章第一句的解释：你用「正」去治，就逼出了「奇」。

我不敢把这个说得太满。竹简里有第 57 章，没有第 58 章。这只能说明：抄那几卷竹简的人，手边没有这一章，或者没有抄它。至于它是不是后来才跟在第 57 章后面的，从这里推不出来。

## ◆ 涌现：切开的那一半，不会消失

现在把这一章的几块放回一起，看看它们靠什么连着。

先说「察察」。察，是看得仔细。仔细看一个东西，是要把它分成一块一块，看清每一块是什么、够不够格。王弼的注，用了四个字：「殊类分析」，把不同的类分开，一类一类地析。他说，这样一来，民怀争竞。

分类本身没有错。可要紧的是，**分类的时候，切口是人画的。**　在一团连着的东西上画一条线，一边是「正」，一边是「奇」；一边是「善」，一边是「妖」。线画下去的那一刻，被划到外面的那一半，不会消失。它还在，只是现在有了一个名字：奇、妖。

这样的名字，不是白叫的。**被你切到外面去的那一半，会以「奇」和「妖」的样子回来。**　您想，一个人被反复告诉「这样才对」，他身上那些不对的部

分，不会因此消失，而是会躲起来，变成偷偷摸摸的、扭曲的、更不好看的样子。这就是「复」：回过头来。

前面第 2 章有一句非常像的话：「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美的标准一立，恶就出来了。第 58 章是同一件事，换了一对词：正的标准一立，奇就出来了；善的标准一立，妖就出来了。我不敢说这两章是一个人写的，可它们是同一种眼光。

再回头看「缺缺」。察察，一块一块地检；每一块都对着标准看，看哪里不够。看得越细，缺口越多。注家说缺缺是人们疏薄，是争竞。我读出来的是另一层：**缺，是察出来的。** 您拿一个标准，从头到脚去量一个人，量到最后，一定能量出一大堆「缺」来。不是这个人突然变差了，是尺子一下去，就有了缺口。

于是，祸福那两句，也就放得进来了。把一件事叫作「福」，把另一件叫作「祸」，这本身就是在一团连着的东西上画线。画线的人，是那些来安慰、来道贺的邻居。老人不画，他只问一句「怎么就不是」。

最后是圣人那四句。我愿意在这里停久一点，因为这四句有一个很容易看漏的地方：

方、廉、直、光，这四个词，每一个都是有棱角的：方是有角，廉的原义，据说是堂屋的侧边，那条有棱的边；直，是不拐弯；光，是亮。**这个人并不是没有棱角的，不是圆滑。** 他有角，有边，有直，有光。他只是「不割」「不刿」「不肆」「不耀」，不拿棱角去割人，不拿光去刺人的眼。

有棱角，和用棱角去割，是两件事。有棱角，是「分」：这一块和那一块不一样。拿棱角去割，是把连着的东西切断。第 28 章有一句「大制不割」，最大的制作，不割。我觉得这里的「不割」，和那里的是同一个字，同一件事。

## ◆ 读不动的一半

话说到这里，顺得让我自己起了疑心。

最后四句，读起来，是一个人品的单子：方正而不伤人，清廉而不刻薄，正直而不放肆，有才而不炫耀。放在今天，这是一份很漂亮的「优秀领导者画像」，贴在任何一家公司的墙上都合适。

可是，这一章刚刚说过：「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一旦把「方而不割」立成了一个标准，大家照着学，学出来的会是什么？是装出来的宽厚，装出来的谦逊，装出来的「我很有光但我不刺你」。那就是「善复为妖」的现成样子。

这个缝，这一章自己没有补。王弼的注，是补的，他说：「以方导物，舍去其邪，不以方割物。」圣人用方去引导别人，去掉他们的邪，只是不用方去割。可这样一来，圣人又成了「导物」的人，又成了一个手里有标准、要去「去邪」的人。这是不是在偷偷地攥着线头？我读不出来。

还有两个旁证，也要摆出来。《韩非子·解老》引这四句，第二句写的是「廉而不秽」。「刿」和「秽」都以「岁」做声旁，字形接近，是抄写时弄混了，还是各有传承，我不知道。他还解释了「光」：官爵尊贵，衣裘壮丽，光，在他那里是地位的光，不是本事的光。我在后面「事业」一节里把「光」写成了学问的光，是借来用的，请读者留意。

还有一处让我犹疑：帛书写的是「兼而不刺」「直而不绁」，而不是「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兼」是兼容，「廉」是有棱；两个字意思几乎反过来。「兼」是不是「廉」的借字，我没有查到定论。如果照字面读成「兼」，「兼而不刺」，兼容各样，却不去刺人，也读得通，而且更贴近「连着」。「绁」这个字，字面上是拴、系，「直而不绁」，直，但不拴人。这些我都没有办法替书做主，只能把它们摆在这里。

## ◆ 回落：对立是画出来的

回到这部书开头的一句话。这部书立论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老子批判的，是统一怎样制造对立。当时那只是一句断语，读的人可以点头，也可以不信。

这一章，第一次把做法摆了出来。

对立不是原来就有的。一团连着的东西，没有「正」，也没有「奇」。有人要立一个「正」，在这团东西上画了一条线，线外的那一半，才成了「奇」。线是人画的，「奇」是被线造出来的。画得越狠，回来的「奇」越怪。这就是「统一制造对立」的全过程：不是统一碰巧遇上了对立，是统一**生产**了它。

这样读，「人之迷，其日固久」那句叹气，也有了去处：说话的人，是站在一块早已被画满线的地方说话的。他没有说，我们可以把线擦掉。他只说了：别拿棱角去割，别替那匹马分类。

## ◆ 放回日子里

留意一下，我们一天里要说多少次「好事」「倒霉」。

早上赶上了公交，是好事；下班碰上雨，是倒霉；孩子考了九十分，好；同事升了职，不痛快。这样的话，我们几乎是不过脑子地说，是一种口头的分拣：这一边，那一边，各归各处，仿佛每件事一出生，就盖着一个章。

没有哪一次分拣是错的。倒霉的时候说倒霉，没有什么不对。只是说多了，我们会忘记：那个章，是我们盖的。事情本身，大概只是一匹马，跑丢了，回来了，又怎么样了。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位母亲，儿子今年初中毕业，中考差了两分，没有上线，重点高中去不成。

放榜的那个晚上，家里很安静，家长群里却不安静：有人晒了喜报，有人发来一长串安慰。安慰的话她看了几条，每一条都在替这件事盖章：「塞翁失马」「在普通高中当凤头也是好事」「孩子心态要稳」。她把手机扣在了桌上。

第二天上午，她开车送儿子去那所普通高中报到，路上四十分钟。

她早就想好了怎么说。她打算说：「没关系，这反而是好事，在一般学校你能当尖子，自信心更重要。」这是她看了好几篇文章、问了三位朋友之后，凑出来的话。

开到第二个红灯，她没说出口。她想起了那位边塞上的老人，想起他每次只问了一句话。

她换了一句：「现在，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

儿子坐在副驾驶座上，转头看了她一眼。他十五岁，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这时候说了：「你就不能说句安慰的话吗？」

她说：「我想安慰你，可我不知道哪句是真的。」

车里安静了一会儿。他说：「你还不如骗我。」她说：「我知道。」

到了学校，教学楼门口贴着分班名单，他的名字排在第七。班主任笑着迎上来，说，这一届，你是我们进校分数里的前十名。他站在名单前，没有笑。母亲站在走廊里，看见他伸出一根手指，在「第七」两个字上按了一下，像是想把它按平。

这是个不让人舒服的开场。孩子没有被安慰到，母亲也没有。

她后来想，如果那天说出了「这反而是好事」，会怎么样？大概儿子会点点头，当晚就睡着了。可是接下来的三年，他每一次考试，每一次和重点高中的朋友聊天，心里都会悄悄地想：妈妈说这是好事，那它现在好不好？今天算不算好？他会一直给这件事打分。

三年里，事情是这样走的。

开学第二周的家长会上，班主任讲了二十分钟，句句都在鼓励：「能来这所学校的孩子，都是有潜力的，只要努力，一样能上好大学。」台下的家长们频频点头。母亲发现，自己也在点头，而且点得很认真。散会时，另一位母亲小声对她说：「咱们的孩子，都是差一点点。」她笑了笑，没有接话。她忽然意识到，这个「差一点点」，是整间教室里所有家长共同捧着的一枚章，只是每个人盖的方式不同。

第一年，他在新学校确实是前几名，老师叫得出他的名字，下课还有力气打篮球。母亲没有说「你看我说对了」。初中最好的朋友考上了重点，起先每周发一条消息，后来一个月一条，到了第二年，只剩过年时的一句「新年好」。

第二年，他发现身边几乎没有人，能和他谈他想谈的东西。他开始自己找书，在网上找题，有时候夜里一个人做到很晚。那段时间他变得有点孤僻，也比同龄人多懂了一些东西。母亲有时觉得担心，有时又觉得，这个孩子身上有一种她以前没见过的东西在长。有一次她想问他，是不是后悔，话到嘴边，咽了回去。

第三年出分的那个傍晚，分数不算差，也不算好。比他在重点高中可能拿到的，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谁也说不清。母子俩坐在客厅里，儿子忽然问：「如果当年我考上了呢？」

她想了想，说：「我不知道。」

他说：「这次我信了。」

这个故事没有像塞翁那样画成一个漂亮的圆。三年后，那两分仍然是同时靠着、同时藏着：它让他少了一些东西，一个能一起疯的朋友，一个会把他逼得更紧的环境；也让他多了一些东西，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夜晚，一个不肯随便相信别人评语的习惯。哪一边，都没法单独拿出来。

这一节不是在说「不要安慰孩子」。安慰有安慰的用处，有些夜晚，孩子就是需要一句话。它想说的是另一件事：做父母的，常常忍不住替孩子的遭遇盖章。盖了章的事，孩子就要住在章里面过日子。母亲那句「现在我还不知道」，没让孩子舒服，却给他留下了一个没有被盖死的空：他可以不被一个「祸」字定住，也不必被一个「福」字逼着，去证明这是福。

## • 健康里的这一章

下面不讲一天，讲一张购物清单。设想一位四十出头的女士，在一家单位做会计。她在三月买下了第一件东西。

**三月。**　一面十倍的放大镜化妆镜，九十九元。起因很小：早上照镜子，觉得右脸颊有一块暗。

**四月。**　一支精华，三百八十元，针对「毛孔」。她以前不知道自己有毛孔的问题。放大镜里，鼻翼两侧，一粒一粒，像细小的筛孔。

**五月。**　一支眼霜，一瓶防晒，一个洁面仪。洁面仪的说明书上写着「深层清洁」，她第一次知道，原来没洗干净的东西，不是脏，是「看不见的脏」。

五月的那个周末，是在商场的柜台前买的。导购请她做了一次「皮肤检测」，仪器贴在脸上，屏幕上出现一张她的脸，布满了红色和黄色的小点。导购温和地指着说：「这是色斑，这是毛孔堵塞，这是水分不足。」她看着屏幕，第一次觉得自己的脸，像一张被划成了许多块的地图，每一块，都有一个名字。

**六月。** 一瓶「修复」精华。为什么修复？因为四月那支精华用了以后，脸有一点红。放大镜下，红得很清楚。红，是新的缺点。要修复，就要再买东西。

**七月到九月。** 清单越来越长。每一项的起因，都是前一项留下的一个「新发现」。她每天早晨站在窗前，拿着放大镜，从额头看到下巴，一块一块地查。她的脸，一点一点，变成了一张她自己都认不得的地图。

九月底，她把清单从头加了一遍，两千多元。她不太心疼钱。让她停了一下的是另一个数：这半年，她每天早晨有二十分钟是站在窗前的，这样的早晨，一共一百多个。二十分钟，原来可以用来慢慢吃一顿早饭，或者什么也不做。

这就是「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的家常版本：一个人，对自己做起了察察的政治。她的脸没有变差，是她看的方式变了。放大镜一下去，就有了缺口。

还有一件事，是她自己没有留意的。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十五岁的女儿给她端来一杯水，站在门口，忽然说了一句：「妈，你现在看我的时候，是不是也在找？」她愣住了。她确实在找，找女儿额头上新冒出来的那几颗。察察是不会只停在自己脸上的，它会顺着眼睛，一路看到身边人的脸上去。

**十月。** 清单里没有新东西，只有一行字，不是买东西，是一次挂号，挂的是皮肤科。

起因是十月的一个早晨，放大镜下，她看见左肩上的一颗痣，边缘好像和之前不一样了。她拿手机拍了下来，对着去年的照片比了比。是不是变了，她看不准。那天上午，她请了半天假，去了医院。

医生看了不到五分钟，说目前看没有什么，让她半年后再来看一次。

她从医院出来，坐在门口的长椅上，心里很复杂。因为她忽然想到：这面九十九元的放大镜，一边让她每天活在「缺」里，一边，又是它让她看见了那颗痣。没有它，她不会看见。这一回，它至少让她去问了一次。

这就是「倚」和「伏」。放大镜不是一个坏东西加一个好东西，它是同一个东西，同时靠着、同时藏着。

**这个故事不在教人扔掉镜子。** 皮肤上的变化，尤其是痣的颜色、边缘、大小变了，或者出血、不愈合，该看医生就看医生，不要等。它想说的只是：看的方式，决定了你看到什么。一面放大镜，可以每天用来找缺点，也可以隔一两个月，认认真真地看一次，然后合上。

清单的最后一行，是十二月，没有买新的东西。她把放大镜收进了床头柜最下面一格，只在月初拿出来用一次。她的脸，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只是早晨的窗前，不再站那么久了。女儿有一天说：「妈，你这个月，没怎么看我的脸。」她说：「我现在看你的整个人。」这话说出口，她自己也有点吃惊。

##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位大学实验室的导师，姓庞，带着七个研究生。这天夜里，他要回复一个学生的论文初稿。

这封回信，他一共写了三稿。

**第一稿。** 他是一口气写的：

「小祝：你这篇初稿我看了，不合格。图三的坐标轴没有标单位，这是最基本的要求，我说过三次了。第四节的推导，我两分钟就能看出问题，你们谁也没发现吗？这样的东西投出去，丢的是实验室的脸。我已经把第二节重新写了一遍，附在后面，你对照着改。署名的事，你不用担心，我不会拿不该拿的。」

他读了一遍，觉得每一句都是实话。图三没有单位，是实话；推导有问题，是实话；「我两分钟就能看出来」，也是实话。

可是他知道，这封信发出去，小祝会有一个星期不敢进实验室。他还知道，这封信他太熟悉了：二十五年前，他的导师在他的稿子上，用红笔写过一个大大

的「重来」，一个字，什么也没解释。他那时恨过那个字，后来才发现，自己写出来的东西，竟然有同样的口气。

用《道德经》的话说，这四句里，每一句都是有棱角的，每一句也都在割。「方」成了苛求，「廉」成了一种清高的自我证明（「我不会拿不该拿的」），「直」成了不留余地，「光」成了炫耀（「我两分钟就能看出来」）。

**第二稿。** 他删掉了第一稿，重新写：

「小祝：整体不错，有不少亮点！有些地方可以再完善一下，有空我们聊聊。加油！」

写完，他自己看着都觉得没用。他知道小祝读到这封信，什么也不会知道。图三没有单位，推导有问题，这些都被埋掉了。这封信里没有一个棱角，也就没有任何区别。他没有割，可他也什么都没有说。

这是另一种失败。《道德经》没有教人变成棉花。「方而不割」，前提是你得「方」。

**第三稿。** 他花了四十分钟。

「小祝：初稿收到，我读了两遍。有两件事需要改，我先说清楚。一，图三的坐标轴没有单位，这个一定要补，这是论文能不能被人读懂的基本条件。二，第四节从式（5）到式（6）那一步，我没看懂。不是说你错了，是我没看懂。你想一想，这一步用了什么条件，明天下午三点来办公室，咱们一起看。另外，第二节你写得比我想的好，尤其是对照实验那一段。」

他没有再写「我两分钟就能看出」。那句是真话，也是事实，他本来可以写。他把它拿掉了，不是因为不真，是因为那句话的作用，只是把光，照在学生的脸上。

按下发送，已经快十二点。

这封信里，第一件事「没有单位」，是方，是硬的，一点没有削弱。第二件事「我没看懂」，是直，直得很，他没说学生错了，也没假装自己什么都懂。最后一句「第二节你写得比我想的好」，是光：他把自己的光，移到了学生的东西上。

凌晨一点半，小祝回了：收到，谢谢老师。第四节那一步，我好像知道哪里的问题了，明天带着来。

第二天下午三点，小祝来了，带着一个本子。式（5）到式（6）那里，他自己已经发现了毛病。导师没有问是怎么发现的，学生也没有说是被「提醒」的。

这个故事没有那么圆满。第二个星期，另一个学生在组会上被他当面指出一个错，那天他又没有控制好，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深夜里，他对着自己那封邮件想了很久，想的是：方而不割，我那天晚上做到了，明天做不做得到？这一章没有给他一个答案。

不过它给了他一个可以问的问题：**我这句话，是在分，还是在割？**

带走的话

**别替那匹马下结论。有棱角不要紧，拿棱角去割，才要紧。**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五环里的哪一环？**「分」和「统」之间：棱角是分，割是统；「孰知其极」的「没有边」，贴近「一」。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有棱角而不割」。靠的，是「倚」「伏」这两个动词的「同时」，和「正复为奇」那句话。最后四句像一份人品单子，这一章自己没有补上它也会变成新「正」的缝。

◆

59

第 59 章

# 收进仓的麦子

> 治人事天，莫若啬。
> 夫唯啬，是谓早服；
> 早服谓之重积德；
> 重积德则无不克；
> 无不克则莫知其极；
> 莫知其极，可以有国；
> 有国之母，可以长久。
> 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 ◆ 先看它是怎么搭起来的

这一章我读得很吃力，想先把吃力的地方说在前面。

请再看一遍原文的排法。从第二句起，每一句的末尾，就是下一句的开头：啬，早服；早服，重积德；重积德，无不克；无不克，莫知其极；莫知其极，有国；有国之母，长久。这种一句咬着一句的写法，叫「顶针」。

顶针好记，也好听，像上楼梯，一级顶着一级。可是顶针有一个特点：它让人觉得每一步都是必然的。你放进去第一级，最后一级就自己出来了。啬，就会早服；早服，就会重积德；一直到长生久视。像一根线，从头拉到尾，拉得笔直。

这就让我有点不安。这本书一路在说，不要拽直，不要拿线头；而这一章，偏偏是整部《道德经》里搭得最像「一根拽直的线」的一章。

更要紧的是，这根线很容易从任何一级上「下车」。停在「啬」这一级，是勤俭持家；停在「重积德」，是修身养性；停在「有国」，是治国的权术；停在「长生久视」，是养生。四种读法，各取一级，都读得通。这一章最大的毛病，也是它最大的麻烦：**它太容易被读成别的东西**。

## ◆ 啬：麦子收进了仓

先看这个「啬」字。

今天说一个人「吝啬」，是骂人，是小气、舍不得。可是这一章里的「啬」，分明不是骂人。

《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啬，爱涩也」，大意是爱惜、舍不得。它说这个字上面是「来」，下面是「亩」。「来」是麦子，「亩」是粮仓：麦子收进仓里，藏起来。所以，种田的人，叫「啬夫」。

这个字原来的画面，是庄稼人收了麦子，一粒一粒，装进仓里。不是抠门，是收成来之不易，不糟蹋。

同一个字，一个褒，一个贬，前面第 1 章的「常」，第 20 章的「愚」，都是这样。这是这本书一直在说的读法：一个字，不能用一个意思读到底。「啬」放在这一章，是收成，是爱惜；放在今天的「吝啬」，是小气。它们长在同一个字上，却已经是两种东西。

## ◆ 扎手处一：三个人，爬到三个山顶

最早给这一章作注的几家，各自走到了不同的地方。

河上公把它读成了「国身同」：「啬，爱惜也。治国者当爱民财，不为奢泰；治身者当爱精气，不为放逸。」治国和修身是一回事，都是省着点用。结尾

「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他直接读成养生：把气当根，把精当蒂，不要漏。后来的养生读法，大都顺着这一路走。

《韩非子·解老》读得最冷，也最细。他说，「啬」是爱惜精神，节省心思：看得太用力，眼睛反而看不清；听得太用力，耳朵反而听不清；想得太过头，头脑反而乱。圣人用心是静的，静了就用得少，用得少就叫「啬」。这一段，我觉得是讲「啬」的最好的一段。

可是韩非接下来一路往上走：重积德，就神静；神静就和气多；和气多就算计得当；算计得当就能「御万物」，能御万物，打仗就容易胜，容易胜敌，就能兼有天下。「无不克」，在他这里，是打胜仗。「莫知其极」，是术远，别人看不见你的头尾，摸不清你的底。他是把这一章当成帝王术来读的。

王弼又不同。他说：「啬，农夫，农人之治田务，去其殊类，归于齐一也。全其自然，不急其荒病，除其所以荒病。」他把「啬」读成了农夫种田的功夫：把杂的去掉，归到整齐划一，让田里的东西保全它的自然，不急着治，只除掉让它荒病的原因。

同一段十几个字，一个读成养生，一个读成权术，一个读成种田。三条路，都不是我编的，都是两千年前后的老读法。

### ◆ 扎手处二：农夫手里拿着什么

三种读法里，我停在王弼这里最久，因为他这句话里，有一个词，让我心里一动：**去其殊类，归于齐一**。

把杂的去掉，归到整齐划一。这不就是「统」吗？

再往前翻一页，第 58 章的王弼注，他说「察察」（什么都查得清清楚楚）的毛病是：「殊类分析，民怀争竞」。把不同的类分开，一类一类析，结果是人心争竞。

同一个注家，同一个词：「殊类」。在第 58 章，分析殊类，是毛病；在第 59 章，去其殊类，是功夫。前后只隔一页，两个方向。

这是不是王弼自己的矛盾？也许是，也许不是：分析，是把每一类拎出来对着标准检；去，是把杂草从田里拔掉。两个动作不同。可是老实说，我分不清楚。农夫拔草，是把「另一类」从田里拿走，使田里整齐。一块只剩下一种东西的田，是这本书里最害怕的样子：只有一种作物，一场病，全田都倒。

可是反过来说，田里不拔草，草会把庄稼吃掉；「全其自然」，完全不管，也不是种田。

这一章没有说，该拔多少。

### ◆ 扎手处三：早服，和那个又回来的「常」

第二句里，有一个我一直读不稳的词：**早服**。

河上公的解释是：「早，先也。服，得也。」先得到天道。韩非的解释是：寻常人落到祸患里还不知道退，圣人在祸患还没有露出形状的时候，就已经顺着道理走了，这叫「蚤服」。竹简里写的是「早备」，整理本读作「早服」，字面上，是早早准备。

王弼的注最短，只有三个字：「早服，常也。」他把「早服」直接解成了「常」。

这个「常」，就是第 1 章里被否定的那个「常」，也是第 16 章里「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被肯定的那个「常」。它在这里又回来了，这次是被一个注家塞进来的。我不敢在这里把它们连起来，也不知道王弼说的「常」，是哪一种。我只是记下来：这个字又来了，而且又站在一个说不清的位置上。

## ◆ 扎手处四：一个「极」，两种用法

这一章里还有一个字，值得拿出来：极。

第 58 章：**孰知其极？**谁知道它的头在哪里？那是一句发愁的话：祸福没有边，我们没法切。

第 59 章：**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没人知道你的头在哪里，你就可以拥有国家。这是一句得意的话：你的底，别人摸不清。

同一个「极」，同一个「莫/孰知其」，从隔壁一章的「发愁」，变成了这一章的「得意」。

三家注，对这里读法不同。河上公说，是没人知道你的「德」有多深；王弼说，是「道无穷」；韩非说，是术远，众人看不见你的头尾。三个读法，从一个「积德」的人，到一个「道」，再到一个「权术」。

为什么「没人摸得清你的底」，就「可以有国」？三家的答案不一样。河上公说，是德深到看不见边，才能保住社稷，为百姓带来福。王弼说，是道无穷，你要是拿有限的东西去管一个国，就不是真的「有国」。韩非说得最直接：能让别人看不见你的事做到哪里为止的人，才保得住自己，守得住国。

前两个答案，听上去像是在说一个人的深度。第三个答案，听上去像是在说一个人的防备。字面上一模一样的一句话，我分不出它在说人格，还是在说手段。

## ◆ 扎手处五：一根残掉的竹简

郭店竹简里有这一章，在乙组，而且是乙组的第一章。

不过竹简是残的。按整理本的释文，开头是：「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以早，是以早服是谓……」然后断了，下一支简从「不克，则莫知其极」开始。中间缺了一截，大约就是「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但这只能猜。

还有两处值得说。

一是竹简上「莫知其极」的「极」，整理本认为，原字像是「恒」，应当是「极」的误写。如果真是抄错了，是「极」和「恒」的字形太像，被抄成了「恒」。我没有看到原简照片，没有办法说更多。

二是「早服」的「服」，竹简写作「备」，整理本括注读作「服」。如果不读作「服」，「早备」字面上是「早早准备」，意思又不太一样。到底是通假，还是各有所指，我不知道。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按整理本的次序，乙组竹简里，这一章后面紧接着的，是第 48 章：「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一章讲「重积德」，积累起来；下一章讲「日损」，减下去。两章靠在一起，是抄书人的巧合，还是有意放在一处，我不知道。那是第 48 章的作者要处理的事。

## ◆ 涌现：留着的，是什么

把这些读法放到一边，只剩下「嗇」这个字：收进仓里，不糟蹋。

它到底在保存什么？

一种是保存一份**家底**：钱、粮、本事、名声，攒得越多越好，攒到「无不克」，攒到别人看不见头。这是一种「积」。这样的积，要的是一个不断变大的库存，最后用来「克」。

另一种是保存一块**还能写进去的地**。一个人，一个家，一块田，用得太满，就没有余地再长出新的东西。用神躁，躁则多费，多费就写满了，写满了就硬了。这种「嗇」，要的不是库存，是**不把最后一点余地写完**。

这两种「嗇」，在原文里是一个字，一条线。可它们要的东西，几乎是相反的：一种是要攒大，一种是要留空。

这就是这一章最后没有解开的地方：**同一个「积」，既可以是保存写得进去的土，也可以是囤出一个克敌的库。** 原文没有分，所以从河上公到韩非，从养生到权术，都能找到根据。

我选前一种读法，理由很朴素：这一章头两句说的是「治人事天」，而事天，是顺着天，顺着一块土自己的节奏，不是去克它。而韩非那一路，把「莫知其极」读成「别人摸不清我的底」，那是一种藏，是一种防，已经不是「收进仓」了。

不过我必须承认，这个选择不是原文给的。是我替书选的。

## ◆ 回落：这本书的「根」，是哪一种根

这一章最后一句是「深根固柢」，根，这个字，是本书一个核心说法「回不去的根」里的那个字。

我必须先说一件有点尴尬的事。

本书的一个核心说法是「回不去的根」。在这本书里，「根」是一片还能被改写的土。可在这一章里，「根」是一棵树的根，要「深」，要「固」。固，是固定，是牢牢地扎在那里不动。

深而固。我们的书，说的是软，是可写，是活。而这一章，说根要固。

怎么办？

韩非子在解这一句时，做了一个区分，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树木有两种根：「曼根」和「直根」。直根，书上说的「柢」，是树木「建生」的东西，让树站起来的；曼根，是蔓延开去的根，是「持生」的，让树活着的。所以，「深其根，固其柢」，深的是曼根，固的是直根。

这个区分，我没法替它做什么，只能照实说：这一章的「根」，一部分要固，一部分要往外蔓延。而我们这本书的「根」，大概更像是那些蔓延的细根所

在的那一片土，而不是那一根直直插下去的柢。这是我读出来的，还谈不上证明。

也许这是个提醒：本书核心说法里的这个「根」，用得太顺了。它到底是土，是细根，还是柢？三个读法，我们都没有定。第 16 章「归根复命」，那里的「根」，要回去；这里的「根」，要固。是不是同一个根，这本书得负责回答。

### ◆ 放回日子里

设想一位父亲，家里有一口养了二十年的铁锅。

每次炒完菜，他只用热水冲一冲，用刷子刷一刷，擦干，抹一点点油。二十年下来，锅内壁有一层黑亮的油膜，煎鱼不粘，炒蛋不糊。这层油膜是一点一点积起来的，每次只加薄薄一层，没有哪一次是「做成」的。

有一年女儿回来帮忙洗碗，嫌锅黑，拿钢丝球使劲刷了一遍。锅底露出了银白的铁，亮闪闪的，好看。父亲站在厨房门口，没有说话。

后来他花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每次炒完菜抹一点油，把那口锅重新养起来。

您看，这就是「重积德」。积，是一层一层的薄；毁，是一下子的事。同一口锅，同一个「省」：他舍不得的，不是那一层油，是那二十年一次次不动声色的「没有刷掉」。

可是请别把这个故事说得太圆。锅养好了，不等于人生养好了。有的「省」，是真正的收成；有的「省」，是抠，是舍不得，是怕。日子里，两种常常长在一起，一个人自己也分不清。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位母亲，儿子这个暑假过完就上初三。八月底的一个周日夜里，她在餐桌上铺开一张纸，开始排新学期的安排。

她排得很认真。想的是同一件事：这一年，孩子的精力就这么多，要省着用，用在刀刃上。于是她开始删。周六上午的画画班，删。周日下午的篮球，删。每个月去外婆家吃一次的周六，删。她在纸上写：「非必要活动，一律暂停。」她觉得这就是「啬」：爱惜孩子的精力。

表上排得满满当当：早上六点二十起床，晚自习到十点半，周末两个整天，分成十个小格，每一格都写着科目。她看着这张表，心里有一种踏实，像是把一件乱糟糟的事，终于按进了盒子。

儿子是周一早上看到的。他站在冰箱前，把纸从头读到尾，读得很慢。读完，他问了一句：「周六去外婆家，也是'非必要'吗？」

她说：「外婆会理解的。」

他说：「我没问外婆。」然后拿起书包出门了。

她的母亲，也就是孩子的外婆，周三来家里，看见那张贴在冰箱上的纸，没有说话。晚饭后，两个人在厨房洗碗。

外婆说：「你这是把他的路，一条一条都砍了。」

母亲说：「不是砍，是省。他就这么多力气，不用在正事上，难道用在画画上？」

外婆说：「我种了一辈子地。你知道老话怎么说？地要养，不能一下子用尽。可是养地不是把别的草都拔了，只种一样庄稼，那样一场虫来，全完。」

母亲说：「那您说怎么办？」

外婆想了想，说了一句她自己也没想到的话：「画画别砍，减到一个星期一个钟头。篮球也别砍，打半小时，出一身汗。去我那儿，一个月一次不用来，两个月一次。每一样都留着，只是都缩小。」

母亲说：「这样，不还是一样样都在吗？」

外婆说：「是呀。」

母亲没有说话。她心里觉得外婆说的有道理，可是她又想起了那些在初三没有被砍掉任何东西、最后成绩掉下去的孩子。她怕。

外婆又加了一句，像是随口说的：「你小时候，我每个礼拜给你留一个下午去河边，你记得吗？那个下午，没有一个人说它有什么用。」

母亲低着头洗碗，水龙头开着。她当然记得。

这一晚上，她没有改那张纸。

她的做法是：先按自己的来。九月、十月，儿子乖乖地按纸上的安排过日子，成绩确实往上走了几分。

家长群里，也有人晒各家的「全年无休表」。一位母亲写：「从现在起，家里电视拔插头了。」下面是一排点赞的手势。她也点了一个。

儿子变得很安静。母亲看着那条上升的线，觉得放心。

到了十二月，一个很冷的星期，儿子感冒，反反复复，在家躺了十天。他躺在床上，什么也不能做，也不想做。母亲给他递来一本书，他不接，给他一支笔，他不要。他看着天花板，说了一句：

「妈，我现在不知道我喜欢什么了。」

母亲站在床边，没有回答。

这个故事没有结论。外婆的版本，没人试过，不知道成绩会怎么样。

后来三月的模拟考，儿子的名次没有大的变化。母亲自己也说不清，这是因为多了那一个钟头，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她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那天晚上，儿子在画画的时候，哼了一首歌。她已经很久没有听见他哼歌了。母亲的版本，也不是错的，它也许让孩子考进了想去的学校。我只想指出一件事：**两种「省」，省的东西不同。** 母亲省的是「种类」：她认为不属于正事的，一律拿掉。外婆省的是「分量」：每一样都留着，可是每一样都不满。

王弼的农夫，去其殊类。外婆的农夫，缩其分量。哪一个是「啬」，这一章没有说。

正月里，儿子好了，母亲在冰箱上换了一张纸。新的纸上，周六上午多了一行小字：「画画，一个钟头。」她没有解释为什么，儿子也没有问。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位三十六岁的初中语文老师，教初一，嗓门大，是她自己的骄傲。学生说，隔着两层楼，都能听见她的声音。

可是她有个毛病：每个学期，头几周，到了周四，嗓子就哑了。

**第二周的周四。** 第四节课，她站在讲台上，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了。喉咙里像卡着一把沙。她用力说了一句「安静」，声音劈了，教室里一阵小小的哄笑。下课，同事递来一盒润喉糖。

她以前不觉得这是「问题」。她觉得，当老师的，嗓子哑，就是工作量的勋章。办公室里每个老师抽屉里，都放着一盒润喉糖，大家交换着各种土办法，有人说含，有人说泡，有人说干脆别说话。她一样一样试过，嗓子好一阵，坏一阵。她从来没有想过的是另一个问题：我每节课，到底是怎么用这副嗓子的？

**第三周。** 她抽了一节课，去听隔壁班一位快退休的老教师上课。那位老师的声音又轻又慢，教室里却安安静静，三十多个初一的孩子，没有一个人走神。

她坐在后排，记了半页纸：他几乎没有提高过声调，只是在每一个要紧的词前面，停一下。

**第六周的周四。** 这一周她试了一个办法，很简单：不吼。有一节课，教室里闹哄哄的，她没有提高声音，反而压低了，用几乎是耳语的声音说：「我只讲一遍。」全班安静下来了，前排的孩子往前探着身子听。她第一次发现：压低声音，比提高声音有力。

有个孩子本来在桌子底下偷偷传纸条，这时候也停住了，抬起头来看她。她那一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自己什么也没做，却比吼了四十分钟更有分量。

这是「啬」最朴素的样子：用得少，反而用得准。

**第十一周的周四。** 这一周，她省过了头。

为了保护嗓子，她少说话，多写板书，让学生自己读、自己讨论。课倒是上完了，嗓子没哑。但下课后，有学生在她办公室门口停了一下，小声说：「老师，你最近好像不在。」

那段时间，她在家里也变得话少。有一天晚上，丈夫放下手机，看了她一会儿，问：「你是不是在省着跟我说话？」她想说没有，一时说不出来。

她愣了一下。她明白了：自己在讲台上，把「人」也省掉了。声音，不只是声音，也是她在那间教室里的「在」。她拼命省，省下的是嗓子，丢掉的是一部分的她自己。

这就是前面说的那个缝：「省」，可以是爱惜，也可以是抠。区别在哪里？这一章没说。

**第十五周的周四。** 她找到了一个她自己的办法：不是整堂课都省，而是把声音留给最要紧的那几句。每节课开头的第一句，中间转折的那一句，结尾留的那个问题。别的时候，她让声音落下来，让学生说话。

她管这个叫「三句话预算」。学生很快就发现了规律，每节课的开头，全班都会不自觉地坐直，因为知道「最重要的话要来了」。有一次，一个平时最爱接话的男生，在作业本后面画了一个小小的话筒，旁边写：老师的三句话。

当然，这个办法后来也不总灵：有一周开家长会，她从早讲到晚，到了周四，嗓子照样哑了。

这里要加一句：如果嗓子哑了超过两三周还不好，说话时觉得疼，或者声音长期变了样，**该看医生就看医生**，不要只靠「省」。

韩非子的解老说过一句我很喜欢的话：「看得太用力，眼睛反而看不清；听得太用力，耳朵反而听不清。」这是两千年前的话，放在一个语文老师的嗓子上，一点不过时：用神躁，躁则多费。她后来想，所谓「啬」，不是少说话，是知道哪一句话是值得花力气的。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位女陶工，大家叫她桂姐，在南方一个小镇上开着一家小陶作坊，三个人，做日常的碗、盘、茶罐。

她有一个大家觉得奇怪的习惯：作坊后院的泥库里，总存着三年的陈泥。别人家的泥，买来就用；她的泥，买来先堆着，盖上湿布，三年后才拿出来拉坯。

老师傅说，泥要「陈」。陈过的泥，服手。她说不清为什么，只知道手感不一样。

她的手就是认这个。同样一块泥，放上转盘，新泥拉到一半，会「翻脸」，边缘裂口，要不停地补水；陈泥不一样，手一搭上去，泥就像在配合你，往上长，一圈一圈，不抢也不赖。她拉了二十年坯，说不清里面是什么道理，只相信手。

**第一年**，有客人来订一批茶罐，问：「多久能好？」她说：「三个月。」客人说，隔壁一个月就能交。她说，我这泥是三年前备下的，不能赶。客人走了，没有下单。那天晚上，她的搭档，一个叫阿俊的小伙子，一边收拾工具一边嘟囔：「一个月一个月地，白白送走多少客人。」她没有接话。

**第二年**，作坊差点撑不下去。泥库里压了三年的货，钱却都变成了泥。账上很紧，她的搭档，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小声说：「桂姐，咱们要不先用点新泥救急？」她想了很久，没有答应。镇上一家做日用瓷的厂，听说了她的泥库，派人来问，能不能分一半，按新泥的价钱收。她算了好几晚的账，最后只卖了三分之一，留下三分之二。卖的那天，阿俊松了口气，她却对着空出来的那一块地，站了很久。

她把一部分订单推掉，自己去镇上的饭馆，给人家送了半年的餐具当「辅助收入」。那半年，她每次路过泥库，都要深吸一口气。

也是那一年，她打开最里面的一缸泥，闻到了一股不对的气味。那缸泥存坏了，发了霉。她站在那里，很久没动。

这是「啬」的另一面：存得久，不等于存得好。**积，也会坏。**　她后来给泥库立了一本账，每缸泥一页，写着入库的日期、泥的来路、每月翻看时的手感。账本很土，阿俊一开始还笑话她，后来每个月第一个提醒的人，就是他：「桂姐，今天该翻泥了。」　她后来才懂，陈泥要隔段时间翻一翻、检查，什么都不动，也是一种懒。

**第三年**，一位做茶的客人来了，拿起她拉的一只茶罐，在手里掂了掂，说：「你这泥，真'稳'。」他要订一批，不问多久，只问：「你们什么时候有空？」桂姐说：「半年后吧。」客人点点头，说，我等。

这个故事听上去像「好人有好报」。我不愿让它停在这里。

隔壁那家用新泥、机器练泥的作坊，这三年也活得不错，卖得更快。他们的碗盘进了超市，也有人喜欢。桂姐自己后来也承认，她的陈泥，有一半的好处，是她自己相信。不能证明泥陈了三年，就一定比新泥好。

可是有一件事，她是清楚的：那三年里，她没有把泥库「写满」。别人把每一点泥都转成现钱，转成货，转成下一批订单。她留了一整个库的「还没有变成东西的东西」。泥库里那些没有变成碗的泥，是她的底气，也是她的负担。

王弼说「重积德，不欲锐速」。不要图快，图尖锐的速度。她的泥，一缸一缸，在后院里等着。有的等成了，有的等坏了。

这一章没有告诉她，该存多少，存多久，什么时候该用。它只提醒了一件事：存，是有代价的，那代价就是三年里的每一个「不行」。

**带 走 的 话**

**啬字原画的是麦子进仓。存下来的若是一块还写得进去的地，是收成；若只是一个越囤越大的库，就滑向了别的东西。**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五环里的哪一环？**勉强在「柔」：保存一块还能写进去的土；但整条台阶又极像「统」，一根拽直的线。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啬」；靠的是「重积德」到「无不克」的一路顶针，这一路原文没有分开「留着土」和「囤库存」。我选了前一种读法，那是我替书选的，不是原文给的。

◆

60

第 60 章

# 小鱼下了锅

> 治大国若烹小鲜。
>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
> 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
> 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 ◆ 先煎一条小鱼

设想一个刚工作的年轻人，租了间带小厨房的房子，第一次想给自己煎一回小黄鱼。

鱼下了锅，滋啦一声。他怕糊，拿锅铲去翻，鱼皮粘在锅上，撕下来一块。他怕另一面生，又翻，又撕下来一块。他怕熟不透，又翻。三分钟以后，锅里是一堆零碎的鱼块，分不出头尾。

这时候，隔壁的房东阿姨路过厨房门口，探头看了一眼，什么也没骂，只说了一句：「下了锅，别动它，等它自己离锅。」

他不信，可手已经没处放了，只好站着看。过了一会儿，阿姨拿过锅铲，在鱼身下轻轻一推，整条鱼，完整地离开了锅底，翻了过来。底下是一层金黄的皮。

「你一直在动，它就一直没机会把皮结住。」阿姨说，「结住了，它自己就放开你了。」

这一章只有一句话是人人都记得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我们先站在这口锅边，把这句话慢慢看一遍。

## ◆ 四位老先生，几乎是一个腔调

这一章，难得有一句话，两千年来我读到的注家，几乎都说到了一处。

《诗经·桧风·匪风》里有两句：「谁能烹鱼，溉之釜鬵。」毛传注它说：「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知烹鱼则知治民矣。」烹鱼翻来翻去，鱼就碎；治民折腾太多，人就散。（「烹」字，在毛诗和帛书乙本里都写作「亨」。）毛传是解《诗经》的，不是解《老子》的，可它说的和这一句，几乎是同一回事。

《韩非子·解老》说得更实：「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小鱼翻多了，汁水就损了；国家的法令三天两头变，百姓就苦了。

河上公的注，带着一点家常气：「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恐其糜也。」小鱼不剖肠、不刮鳞，也不敢搅动，怕煮烂了。治国烦则下乱，治身烦则精散。

王弼只用了三个字做总结：「不扰也。」后面补了一句：「躁则多害，静则全真，故其国弥大，而其主弥静。」国越大，当家的越要静。

四个人，两千多年的跨度，说的是同一回事：**别老翻它**。

这种整齐，我读到的时候，心里反而不安。我读到的这几家，在别的章上常常吵得很凶，唯独这一句，几乎是一个腔调。原文只有七个字，「若烹小鲜」，一个比方。比方背后的那条规矩，「少折腾」，是后人一致推出来的。一致得这么快，也许是因为，这条规矩谁都愿意拿来用。

## ◆ 扎手处一：他为什么偏偏说「小鲜」

先问一个很小的问题：为什么是「小鲜」？

河上公说，鲜，就是鱼，小鲜，就是小鱼。那么，为什么不是「治大国若烹大鱼」？

大鱼可以翻动。大鱼皮厚肉实，该翻就翻，该刮鳞就刮鳞，手重一点没关系。小鱼不行，小鱼一翻就碎。

于是这个比方里，藏着一个我一开始没留意的判断：**大国，像小鱼。**

不是像一头大牛，不是像一块大石头。大国看上去是大的、硬的、翻不动的，可它是由很多小的、软的东西凑起来的，每一条都经不起折腾。大，是外表；小而脆，是里面。

这一点，我觉得比「少折腾」更有意思。它说的是：越是大的东西，越不能拿对付大东西的手劲去对付它。

不过请注意，比方里还有一个动词：**烹**。小鲜是要烹的。鱼下了锅，是要受火的，要加盐，要翻，只是翻得很少。做过饭的人都知道，小鱼一般只翻一次，要翻对时候。

所以这句话，不是「无为」。它没说不做，它说的是：做，而且少做，而且做在点子上。这和第 57 章那几句「我无为」「我无事」，听起来像，其实不是同一个调子。

## ◆ 扎手处二：不翻动，可是翻动不了的是什么

现在要说一个我读到这里才慢慢看清的麻烦。

汉朝初年，有一位丞相叫曹参。《史记·曹相国世家》里说，他在齐国做相国的时候，听说有位盖公，擅长黄老之言，就派人带着厚礼去请。盖公给他讲了

一番道理，核心是：「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曹参听了，把正堂让出来给盖公住。

后来他接替萧何做汉朝的相国，什么事都照萧何原来的规矩，不改。他每天喝酒，有人想来劝他做点什么，他就把人灌醉，让他说不成话。《史记》里说：「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百姓刚从秦朝的酷政里出来，让他们安安静静歇一歇，天下都说好。

那时候民间流传一首歌谣：「萧何为法，颟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

《史记》这一段，我没有看到它引用《老子》第 60 章。后世常有人拿这一段，来做「治大国若烹小鲜」的例子，它大概是历史上这句话最出名的一次实践。

请注意歌谣里的几个字：**画一**，萧何定的法，像一笔画下来那样整齐；**守而勿失**，曹参照着守；**宁一**，民因此安宁。

「画一」，是一笔画成的整齐，这个「一」，和这本书一路在说的「一」，是哪一种？是不间断的一，还是被拽直的一？

我说不准。我只能说，曹参「不翻动」的，是萧何定下来的那套法。他守着一套已经定好的、整齐划一的规矩，不去动它。

这就是麻烦所在：**「别老翻它」这条规矩，本身不分好坏。** 不翻动一块活着的、还在长的东西，是养；不翻动一套已经定死了的东西，是守。同一个「不翻动」，护着的东西，可以是完全相反的两种。

《韩非子》的读法，是又一个旁证。他说「数变法则民苦之」，他要的是法令稳定，不要老改，他是法家。一个主张严刑峻法的人，和一个主张清静无为的人，对着同一句话点头。可见这一句，谁都拿得走。

这就是我说的「一句话最容易被借走」。要把它读成这本书的意思，光看「少翻动」是不够的，要看**不翻动的，是什么**。

## ◆ 扎手处三：后半章的鬼

读完这一句，大部分人就合上书了。可这一章有后半截，往往被跳过：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先看一个字。第二句的「以道莅天下」，帛书乙本写的是「以道立天下」。「莅」是临、是到场，「立」是立起来。一般的整理者把「立」读作「莅」（这一条我没有查到专门的论述）。可是如果照字面读，「以道立天下」，是「用道把天下立起来」，味道就不同了：莅，是站在旁边看着；立，是动手搭起一个东西。我不敢说帛书的「立」一定有深意，只想把它摆出来。

这几句，我读得很吃力。先说一个很小的事实：在王弼本的《老子》里，「鬼」这个字，只在这一章出现。整部五千言，别的地方没有鬼，只有这里。

字面上，这几句像一道绕口令：不是鬼不灵，是它的灵不伤人；不是它的灵不伤人，是圣人也不伤人；两边都不伤，德就一起回来了。

三家注，读成三件事。

河上公读成阴阳各归其位：用道德治天下，鬼神不敢拿它们的精神去犯人；人在阳界得到治理，鬼神在阴界得到治理，各安其所。「两」，是鬼神和圣人。

韩非读成了另一件事，他把「鬼」读成人的恐惧：「人处疾则贵医，有祸则畏鬼。」人在病里、祸里，就怕鬼。圣人在上，民的欲望少了，血气顺了，病少，祸少，鬼就不怕了，这叫「其鬼不神」。他又说，「两不相伤」，是上不伤民，民不伤上：民不犯法，上也就不用刑罚。这里的「两」，是上和民。

王弼读得最高远：「夫恃威网以使物者，治之衰也。使不知神圣之为神圣，道之极也。」靠威严靠网罗去驱使人的，是治理衰了的样子；最好的治理，是人们根本感觉不到有神，也感觉不到有圣人。

三家读法，彼此不相容。第三家说的和前面《老子》第 17 章「太上，下知有之」很近，倒是接得上；第一家和第二家，我不知道哪个更接近本意。也许是同一段话，在不同的年代里，被装进了不同的东西。这一半，我读不动。

但有一样东西，我觉得是可以抓住的：这几句的**形状**。

前面第 59 章，是一根单向的线，一级一级往上，拽得笔直。这一章的后半，是一个来回的圈：鬼不伤人，人也不伤鬼；圣人不伤人，神也不伤圣人。「两不相伤」，「德交归」，德不是从上流到下，是**交**回来，两头都得着。

不管「两」是鬼神和人，还是上和民，这一章的后半是一个双向的东西。没有一边攥着线头。这一点，我觉得是确实的。

## ◆ 涌现：翻动的节奏

现在回到锅边。

那位房东阿姨说的话，我越想越觉得有意思：「你一直在动，它就一直没机会把皮结住。结住了，它自己就放开你了。」

她没有说「不要动」。她说的是：**让它有机会结住**。　动与不动，是看火候的。鱼刚下锅，没结皮，一翻就碎；结了皮，一推就离锅，是该翻的时候。

所以这一句话的要紧，不是「少」，是**节奏**：下锅，等，翻，再等。

放到我们这本书说的「土」上：一块土，如果每天都在重新翻、重新写，它永远来不及形成一个稳定的样子，写下去的字也长不出来。可一块土，如果从来不写，它也就不是土，是一块石头。写和等，要互相让位。

把前几章连起来看，第 57、59、60 这三章，像是在从不同侧面追问同一件事：第 57 章，是写得太多；第 59 章，是留，留什么；这一章，是写和等的节奏。写多少，留什么，什么时候写。（这个连法，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太顺，请读者保留怀疑。）

至于后半章，王弼那句话，我觉得可以接得上：好的烹，是吃的人不觉得有人在烹。灶台边那个人，退到了看不见的地方。

## ◆ 回落：一条被翻了很多次的鱼

读到这里，我很想做一件事，又不敢做。

我想说：这部书自己就是一条被翻了很多次的小鱼。郭店的竹简，马王堆的帛书，北大的汉简，魏晋的王弼本，每一代人都翻一下，加盐，减料，调火。而它碎了没有？「贼其泽」了吗？汁水损了吗？

这个比方太顺了。顺到我自己不敢信。

首先，我没有办法证明它「损了泽」或者「没损」。其次，《老子》这本书，恰恰是**靠被翻动而活下来的**：没有一代一代的抄写者，今天就没有五千言。一部教人「别老翻」的书，靠被翻动而存在，这不是笑话，是它自己身上的一道缝，我不想用一个漂亮的比方把它盖住。

那么，「别老翻它」这条规矩，对一部书，对一块土，对一个活着的东西，到底管不管用？这一章没有说。它只说了一个国。

## ◆ 放回日子里

锅边的故事已经说完了。我只再补一句：您家厨房里，一定有一样东西，是您怎么也忍不住要翻的。翻的时候，您的手，是在帮它，还是在帮自己安心？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位小学数学老师，姓武，教四年级。这天是一堂公开课，后排坐着两位来听课的老师，手边各放着一张评课表。课题是鸡兔同笼：笼子里有鸡和兔，一共八个头，二十二只脚，问鸡兔各几只。

武老师知道那张评课表上有一栏：「教师引导是否及时」。她还知道，下面这十二分钟里发生的事，在那张表上，很难被填成一个「好」字。

下面按分钟记，因为这堂课里最长的十二分钟，发生在一个女孩的座位后面。

**第一分钟。**　题写在黑板上，学生们开始在本子上算。有的画头，有的画脚，有的直接列式子。武老师在教室里走了一圈，停在第三排一个叫小梨的女孩身后。小梨画了八个圆圈，是八个头。她停住了，咬着笔。

**第三分钟。**　小梨在头下面画脚，鸡两只，兔四只，可不知道哪个是鸡哪个是兔，画乱了。她擦掉，重画。武老师手心发痒，她心里有一句很清楚的提示，只要说出来：「你先假设全是鸡。」一句话，三秒钟的事。她没有说。她感觉得到，后排两位老师的笔尖，动了一下。

**第六分钟。**　小梨又擦了一遍，本子上擦出了一团灰。前排一个男生转过头，压低声音说：「每个都先画两只脚。」武老师走过去，把一根手指竖在嘴唇边，没有说话，男生缩了回去。

这是整堂课里她最难受的时候。她知道教室里有三十多个孩子，她不能把全部时间放在一个人身上；知道下课铃再过六分钟就会响，小梨很可能做不出来；也知道，等一个孩子「自己想出来」，在所有的教学评价里，恰恰是最难被看见的东西。

可她还是站着，站在小梨身后一步远的地方，不动。

**第九分钟。**　小梨忽然不再区分鸡兔了。她在每个头下面画了两条线，先全部画成两只脚。然后她数了一遍：十六只。她抬起头，看了看黑板上的二十二，又低下头，嘴巴动了动，开始往上加。

**第十二分钟。**　下课铃响了。小梨没有做完，可她放下笔的时候，在本子的角落里写了三个字：「多六只」。武老师没有看，也没有问。

评课的时候，一位听课的老师客气地说：「武老师，我数了一下，这堂课里你有十二分钟，几乎没有说话。」武老师说：「是。」对方说：「这个，是不是可以再斟酌？」她说：「我斟酌过了。」

其实，那十二分钟里，教室并没有停。第一个做完的孩子举了手，她用眼神点了点后排，示意他去帮同桌；另外两个孩子在互相对答案，声音压得很低。她后来想，一堂课里最容易被忘掉的是：当她站在小梨身后的时候，另外三十个孩子，也在各自的座位上，结自己的皮。

第二天上课，同一页，小梨只用了四十秒就做完了。

故事讲到这里，容易听成「好老师的秘诀是等」。可我必须再讲一个她后来很少对别人说的片段。

另一天，另一堂课，另一个男孩，叫小宇。他同样卡住了，武老师同样站在他身后。第四分钟，她看见他的肩膀轻轻抖了一下，没有声音，眼泪砸在了本子上。她心里想的是：「再等一下，就快出来了。」她又站了两分钟。等她终于蹲下去的时候，男孩已经不肯抬头，那一天剩下的课，他一句话也没说。

**那一次，她该在第四分钟就伸手。**　因为「不翻动」和「不管」，只差一个动作：看火。小黄鱼的锅边，阿姨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那口锅。

这就是这一章在教室里的样子。它没有教「少讲」，它教的是：**弄清楚，你的手不动，是为了让它有机会结住，还是只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很放手。** 前一种，是烹；后一种，是走神。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小区里一个六岁的男孩，在滑梯下面跑得太快，摔了一跤。膝盖擦破了，渗出血，混着沙子。

这一节分两段，一段是二十分钟，一段是一个星期。

**二十分钟。** 孩子哇地一声哭了出来。五个大人一下子围了上去：爸爸、妈妈、旁边的奶奶，还有两位别家的家长。每个人都在说话：「让我看看！」「疼不疼？」「别动别动！」「哭什么，不疼！」「哪里疼？这里？这里？」

每个人的手都伸向那个膝盖，有的去拨裤腿，有的去摸，有的喊着要拿水冲。每个人都是好意，每个人的心里，大概也有一点点想让别人看见「我很关心」。孩子越哭越大声，嗓子都劈了。

这时候，姑姑赶到了。她没有挤进去，在离孩子一步远的地方，在花坛边坐下来，坐到和孩子差不多高，看着他，说了一句话：「疼是不是？我在这儿。」

然后她就不说话了。

孩子哭了一阵。哭声一点点变小，成了抽噎，间隔越来越长。大约五六分钟以后，他自己用手背抹了一把脸，抬起头说：「姑姑，我的腿流血了。」

这时候，姑姑才凑过去，说：「我看看？」

在那五六分钟里，该做的事，她一件没落下：她用余光看过了膝盖，没有大量出血；孩子自己能站，腿能弯，别的地方不疼。她的「等」不是走神，是**一直**

**在看火**。如果流血止不住，如果孩子不能动那条腿，如果关节明显肿起来，她会立刻抱起孩子去医院，一刻也不等。

她后来说，自己年轻时不是这样的。她带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每次摔跤，都是第一个冲上去的，一边冲一边喊。孩子被她喊得更怕了。后来才慢慢发现，孩子的哭，有一半是在看大人的脸色。

**一个星期**。伤口冲洗干净，贴上了护创贴。三天后，开始结痂。

接下来是另一场不太引人注意的「烹小鲜」。男孩觉得痒，总想去抠；大人们也总想去看，隔一会儿就问：「给我看看，结痂了没有？」「有没有发炎？」一天要揭开三四次。每一次揭开，刚长出来的一层，就被带下来一点。

晚饭的时候，男孩问了一句：「会不会留疤？」

奶奶说：「不会不会，小孩子好得快。」妈妈说：「要涂药，我明天去买。」

姑姑说：「不知道。」

孩子看了她一眼，没有哭，也没有不满意，倒像是松了口气。他问：「那我要怎么办？」姑姑说：「痂是它自己的衣服，让它穿着，等它自己掉。」大人们这才收了手。那天晚上，妈妈小声对爸爸说：「我一晚上睡不踏实，总想起来去看一眼。」爸爸说：「我也是。」两个人都笑了。想去看一眼的，是大人心里的那点不安，不是孩子的伤口。

第七天的晚上，那块痂自己脱落了，底下是一层粉红色的新皮。孩子举着腿，给全家人看了三遍。

这里要补一句，免得读者误会：如果伤口越来越红、肿、热，或者有脓、有异味、孩子发烧，那就不是「等」的时候，**该看医生就看医生**。

这一节想说的，和教室里是同一件事，只是换了一个小身体。有一种「关心」，其实是翻动：每一遍「让我看看」，都是一次把刚结住的皮揭开。真正的看护，往往是退后一步，坐下来，和孩子一样高，陪着，却不去碰那个正在自己愈合的东西。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家开在居民楼下的社区便利店，开了十一年。老店长林阿姨五十七岁，要回老家带孙子了。新来的店长小严，二十八岁，在连锁超市做过三年陈列，满脑子都是想法。

交接那天，林阿姨递给他一张折了两折的便条，是用圆珠笔写在日历纸背面的。

小严展开，上面写着：

一，冷柜左边第二层的酸奶，不要动。二，门口那把旧塑料椅子，留着。三，三号楼的王老师，叫「王老师」，不要叫「大爷」。四，早上六点五十开门，不要晚。有人在等。五，别的，你说了算。

小严笑了笑，把便条塞进了口袋。他觉得这位阿姨有点怪，一张纸上，四条都是些没头没尾的话，第五条倒是干脆。

头两个星期，他什么都没动，只是看，像一个新来的人该做的那样。他发现，柜台后面这个位置，最忙的不是收银，是接话：这个说腿疼，那个问孙子的奶粉有没有货，隔壁楼的老太太要借打气筒。他有点不耐烦，但没说什么。

他也看了账。冷柜左边第二层，是整个冷柜里毛利最低的一格。门口那把椅子，占了半个货架的位置。他在心里算过：把这两处换成新品和堆头，每月能多出一千多块。

第三个星期，他动手了。货架重新排了一遍，爆款放前面，品类按连锁超市的陈列逻辑从左到右。冷柜也理了一遍：酸奶换到正中间，因为「黄金位置要给毛利高的新品」。那把旧椅子，他挪到了后面的仓库里。

动完的那个星期一，他开门，站在柜台后面，看着一位老先生走进来。老先生没有往里走，径直走到冷柜前，伸出手，去摸左边第二层。他摸了一下，又摸了一下，是空的，那里现在放着一排矿泉水。

老先生站在那里，手停在玻璃门上，停了很久。他没有问，也没有找，就那么站着。

小严忽然明白了便条上第一条是什么意思。

不是那排酸奶有什么特别。是十一年里，那位老先生每天早上六点五十走进来，闭着眼睛也能摸到那一层，拿起一盒，放下两块钱，说一句「早」，走了。这一套动作，没有一个字需要说出来。他把这套动作的「地方」，挪走了。

那天上午，小严把酸奶搬回了原位。他把那把椅子也从仓库里搬了出来。有人坐下来，要了一杯温水。

这笔账，他后来也没有算平。酸奶搬回去，每个月少掉的那一千多块，是真的。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这是「值得」的，只是把这个数字记在了本子上，每个月看一眼。他承认，那个数字，是他放在「别老翻」这一边的代价。

这个故事不是说，要把一切都定死。便条上有第五条：「别的，你说了算。」后来的小严，把货架换了三次，价格牌重做了一遍，还开了线上接龙，这些，林阿姨都没有拦。

也不是说便条上的话永远有效。第二年，王老师搬走了，那排酸奶后来换了品牌，那把椅子在一次装修里被换成了一张长凳。小严留着那张日历纸，不是当

规矩，是当一个提醒：每一次想动之前，先问一句，这个位置上，有没有谁的日子是长在上面的，而我还不知道。

林阿姨留下的这五条，说穿了不是在告诉他「什么不能动」，是告诉他「有哪几样东西，是别人的日子长在上面的」。其余的，都可以动。

**带 走 的 话**

**别老翻它，不是什么都不做，是等鱼自己离锅。该不该翻，先看看你护着的，是一块活的土，还是一套已经定死的规矩。**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五环里的哪一环？**前半贴「柔」：小鱼脆，一翻就碎，要等它结住；也碰到「统」：曹参守的萧何之法「画一」，同一句「别翻动」可以护活的，也可以护死的。后半章（鬼神）读不动。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写和等的节奏；靠的是「小鲜」的「小」，和「烹」这个动词。「两不相伤，德交归」是一个双向的形状，没有一边攥着线头，这一点是确实的，别的我读不动。

◆

61

第 61 章

# 「下流」本来是好地方

>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
> 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
> 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
>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 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
> 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

**帛书的几处不同**（马王堆甲、乙两本合起来读，两本都有残缺；甲本写「邦」，乙本写「国」）：

- 帛书两句的次序与通行本相反，作「天下之牝也，天下之交也」（甲本「交」写作「郊」，一般读作「交」）。通行本（王弼本、河上公本）先说「交」，后说「牝」。
- 「牝恒以静胜牡」，「常」作「恒」；后面不是「以静为下」，而是「为其静也，故宜为下」，多了一个「为其……故……」的理由。
- 最要紧的一处：「小邦以下大邦，则取于大邦」。通行本两边都是「取」，帛书小的这边是「取于」。
- 末句作「夫皆得其欲，则大者宜为下」，比通行本多一个「则」，「宜为下」成了「都得着想要的」的条件。

郭店本没有这一章。第 61、62 两章都不在，但第 2 到 66 章里本来就有一半以上不见于郭店，这件事说明不了什么。

## ◆ 一个今天用来骂人的词

现在说一个人「下流」，是骂人话，意思是下作、龌龊。可这一章头三个字就是「大国者下流」。

「下流」在古时候先是个地理词：河的下游，地势低的那一段，上头各条水都往这里汇。《论语·子张》里，子贡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贡是在替商纣王说话，大意是纣王本没有传说里那么坏，只因他落到了下游，天下的坏名声就都往他身上堆。住在下游不好，像脏水都冲到这里来。

同一块低地，有人看见的是脏水汇到的地方，有人看见的是众水汇到的地方。老子这一章，是替这块低地说话。

先停一下，想想这件事有多不寻常。两千多年前的人读书做官，谁不想往高处走？「大国」是什么？是最强、最高的那一个。老子偏偏说，最强的那个，应当是「下流」，是低处。不是「谦虚一点」那种低，是把自己摆成水流汇聚的位置。

## ◆ 先用大白话说一遍

前三句是画面。大国要像河的下游，是天下众水汇合的地方。下面接着一个比方：「牝」是母的（牛羊鸟兽的雌性），「牡」是公的。母的常常靠「静」胜过公的，因为静，所以处在低处。这个比方不必当成什么男女大道理，意思很朴素：躁动的一方往上冲，安静的一方往下沉，沉下去的地方，反倒是东西聚拢来的地方。

中间两句是算账。大国肯对小国低头，就能把小国收到身边；小国肯对大国低头，也能在大国那里得到收留。所以有的低头，是为了去取；有的低头，是低下去以后被取。

最后一段点破了两边各想要什么：大国无非是想把更多人聚拢来养着（「兼畜人」），小国无非是想投到大国门下做点事（「入事人」）。两边都能得着自己想要的，那么该先低头的，是大的那一个。

所以整章其实是一句话：**力气大的一方，要先弯腰。** 理由不是仁慈，是这样两边才都能得着想要的。

这是一章说话直接、道理也算通的话。可是它出现在这本书里，我读到好几个地方卡住。

## ◆ 扎手处一：天平两头，本来不是一样重

通行本里，这一段是一架平衡的天平：

> 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

两句长得一模一样，只是换了主语。读起来就像一桩公平买卖：你低头，我收你；我低头，你收我。

帛书不是这样。帛书里，大的这一边是「取小邦」，小的这一边是「取于大邦」。就多了一个「于」字，天平歪了。

「取于」可以有两种读法。一种读成「被大邦所取」，也就是被收进去了；另一种读成「从大邦那里取得」，也就是得到大邦的容纳和庇护。「于」这个字两头都说得通，我不替它挑一个。可是有一点很清楚：在帛书里，大国是伸手去取的那一方，小国这一边的「取」，不再是同样的一只手。

通行本把这个不对称削平了。是什么时候、谁削的，我查不到。也许是抄书的人觉得两句该对称，顺手整齐了；这只是猜，没有凭据。

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小、也更有意思的细节。

两种帛书都是汉初抄的。乙本的抄写年代，学者有分歧（有的说惠帝或吕后时期，有的说文帝时），但都承认乙本避了「邦」字，因为汉高祖叫刘邦；甲本没有避，所以甲本写「大邦」，乙本写「大国」。一般认为，我们今天读到的「大国」「小国」，就是这个避讳留下的字（汉代避讳执行得宽松，乙本倒是不避「恒」）。导论里讲过，「恒」一般认为因为避文帝刘恒的讳，改成了「常」，这里是同一类事的另一个版本：讲「大者应当低头」的一章，开头那个「大邦」，因为一位大人物的名字要被避开，被换了个字。

这件事我不想读出什么深意，只想让您看见：这一章从抄本到通行本，经过的是手，不是一块完整的石头。

## ◆ 扎手处二：低着头想要的是什么

再回到原文，注意这一句：

> 大国不过欲兼畜人。

「不过欲」三个字很轻，像是在说：他们也没想要多大的东西。但「兼畜人」三个字，您慢慢念。

「畜」的本义是养，养的是牲口、家禽（今天说畜牧）。「兼」是都、全。「兼畜人」，就是把人都收到一处养起来。

在这本书的读法里，这是一个很警觉的词。导论一里讲过，「统」是一只手攥住所有线头往一个方向拽。「兼畜」这个词里，正好有一只张开的大口袋，要把不同的人都装进一个槽里喂。

可是我不能就这样判它有罪。因为同一个「畜」字，在第五十一章里是好字：「道生之，德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养了，却不据为己有。同一本书里，「畜」既可以是主人对牲口的圈养，也可以是不占有的养育。

所以问题落在这里：这一章里，大国那个「兼畜」的愿望，是第五十一章那种不据为己有的养，还是圈养？**原文没有说。**　　它只说：这个愿望是大国的「欲」，想要满足这个欲望，办法是低头。

愿望在原处一动没动。动的只是姿势。

这是我读到的这章最硬的地方。如果大国低头，是为了更好地把小国「兼畜」起来，那么「下流」就是一种办法，一种对强者的善意提醒：你想要得多，就弯得低些。这是个很老实的外交智慧。可它不是这本书一直在说的那件事，书一直在说的，是别让一个样子把所有东西都写成自己。

## ◆ 再慢一点：几个小字

这一章短，每个小字都值得多看一眼。

**「牝」和「牡」。**　牝是母的，牡是公的。古人说「牝牡」，说的是动物的雌雄，不是后来那种高深的阴阳。老子在第六章说「玄牝」，在第十章说「能为雌乎」，是同一个意思：把容纳、生养、不争先的一边，当作一件正经的本事来说。这里说「牝常以静胜牡」，意思很朴素：公的一方好动、好冲，母的一方常常静着，静着的一方，到最后常常占住了位置。这是对着牲口和人事的一种老观察，不必读成性别的大判断。

**「静」。**　静不是不动，是不抢着动。第十六章说「致虚极，守静笃」，第二十六章说「静为躁君」，这个字在书里是个有分量的字。帛书这里写「为其静也，故宜为下」：因为它静，所以适合处在低处。这是一句有理由的话，通行本「以静为下」，只是一个说法。

**「取」。**　这个字最滑。取，可以是拿来、收下，可以是聚拢人心，可以是占领。「则取小国」：大国对小国低头，就能「取」到小国。取到的是小国的归

附，还是小国本身？原文没说。这里的分别，恰好就是上面讲的「交」与「兼畜」的分别。

**「宜」。** 最后一句「大者宜为下」，宜，是适合、应当。不是「必须」，也不是「一定会」，是一句劝人的话：大的一边，适合处在下面。语气很轻，但它是全章唯一一句直接给出结论的话。

## ◆ 「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四种读法

这一句只有八个字，读法不止一种。

第一种，「以」是「为了」，「而」是「然后」。「或下以取」：有的人低头，是为了去取；「或下而取」：有的人低头，然后被取。这是前面大白话里用的读法。

第二种，两个「取」都是大国的动作。大国可以「下以取」：为了取小国而低头；也可以「下而取」：低头的结果，顺带取到了小国。前一种有目的，后一种是顺势。

第三种，一个「取」是大国取小国，另一个「取」是小国取大国。这是通行本把两边写成对称之后最顺手的读法。

第四种，「以」和「而」在古汉语里常常可以互换，两句只是换了字，意思一样。这样读，这八个字就是一句重复的话。

四种读法，我没有办法替原文挑。我想让您看见的是：**这八个字没有说谁赢了，也没有说低头是不是诚心。** 它只描述了两种事情：有人低头为了得到，有人低头之后得到。后世读它的人，常常把它读成一条「以柔克刚」的招数，那是把「下以取」这半句放大，把「下而取」这半句忘了。

## ◆ 和第六十六章放在一起看

第六十六章是另一个关于「低」的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江海能做百条谷的王，因为它善于处在下面。后面接着说：「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必以其身后之。」圣人想在百姓上面，就一定要在言语上放低；想走在百姓前面，就一定要把自己放在后面。

两章放在一起，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下」之后，跟着一个「上」。** 第六十六章，下是为了做王；第六十一章，下是为了取。两章的结构一样：先低，然后得到高处的东西。

这是我读这两章时最不安的地方。如果「下」总是通向「上」，那它就是一种长线的算计，是更聪明的上。第六十六章最后加了一句「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把「不争」当作赢的办法。

可是，两章也有不同。第六十六章的主语是「圣人」，是一个人；第六十一章的主语是「大国」「小国」，是两方。第六十一章没有说「所以大国能做天下的王」，它只说「大者宜为下」，说得更像是一条分寸，而不是通向高位的路。我愿意把这个细微的差别留着：**六十六章像一个高明的人在讲办法，六十一章像一个旁观的人在劝大的一方。** 但我不敢说，这个差别在两千年的传抄里，没有被磨平过。

## ◆ 小国想要的，也不是一块干净的东西

前面一直在讲大国的「欲」，也该看一眼小国的。

「入事人」，是投进别人门下去做事。「入」是进去，「事」是侍奉、做事。小国想要的，是一个靠山，一个能让自己平安过日子的屋檐。这个愿望并不丢人，原文说得平平常常，一点贬意也没有。

可是注意：小国要「入」，就是要**进到别人的屋子里去**。进去之后，屋子是别人的，桌子是别人摆的，规矩是别人定的。小国得到的是安稳，付出的是一点一点的「自己」。这一笔账，原文没有写。它只说了「各得其所欲」，没有说「各付其所价」。

我觉得这是这一章最安静的缺口：**欲望被写得很清楚，代价没有被写**。 老子在别处很在意代价，比如第四十四章「甚爱必大费」。这里却放过了。放过的原因，我只能猜：这一章是对大国说的，说话的人想让大国听进去，没有精力替小国算账。这也是为什么读它的时候，要自己替小国把那一笔补上。

### ◆ 涌现：同一个低姿态，两种用法

不过，我们可以不急着判，先把两个词摆在一起。

原文里有两个说低地的词。一个是「交」，天下之交，众水相交汇的地方。一个是「兼畜」，兼并着养起来。

「交」这个字，古文字里画的是一个人两腿交叉的样子。两样东西碰在一起，各是各的，才叫交。「兼畜」是反过来，几样东西进了同一个圈里，成了同一个饲养的单位。

于是，这一章里「下流」这个姿势，可以有两种用法。

当它是一块「交」的低地：不同的来水进来以后，还能各自保留一些自己的样子，就像成语里说的「泾渭分明」，两股颜色不同的水汇在一处，还并着走上一段。这样的低地，是软的，还写得进去，是这本书说的「柔」。

当它是「兼畜」的口：进来的水，一代一代，都变成口里的那种水。这样的低地，是一个被养大的统一的样子，是这本书说的「统」。

两种用法，在低头这一刻看不出分别。分别在以后：**被取的那一边，过了些年，还有没有自己的说法、自己的做法。**　这一点，这一章回答不了，要到后面第六十六章、第八十章去看。

我要老实说明一件事：这一段「交」与「兼畜」的对照，是我顺着这本书的读法硬搭出来的，原文并没有这样对立着说。如果把「柔」「统」这些词全删掉，剩下的话是：「同样的低姿态，可能是平等地交往，也可能是更高明地收编。要看过些年，弱的那边还是不是原来的样子。」这话站得住，是常识，不需要这本书的帮忙。

所以这一章，母题只是勉强贴上。我认为这一章最硬实的东西，反倒是一个朴素的责任判断：**谁的力气大，谁先弯腰。**　这句话不靠任何理论，也不靠柔不柔。

## ◆ 放回日子里

设想一家人，请新搬来的邻居来吃饭。桌子不大，主客位在靠窗的上首，主人一家，却都坐在靠厨房的那一头，端菜进出方便。邻居头一回来，一进门就被让到上首，连连说不好意思。

这个座次是个老规矩，叫「主随客便」：谁请客，谁坐下首。主人这样坐，不是装谦虚，是因为他们是「大」的那一边：这是他们家，菜是他们做的，门是他们开的。他们不坐低处，客人就没法坐得安稳。

可是想一想，如果主人其实心里打定了主意：吃完这顿，就要让邻居以后每周来一次，跟着他们的习惯过日子，那这个末座，又是什么意思呢?

低头是一回事，低头之后想要什么，是另一回事。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外公，姓孟，退休前在粮站管账。周六下午，他在小区后面那条窄巷子里，教七岁的外孙女小棠学骑自行车。

车是前两天刚买的，二十寸，粉色。老孟做的第一件事，是蹲在车边，把座垫往下调，一直调到小棠双脚能够得着地。他说这叫「让你心里有底」。其实他没说出口的是，他自己的腰，也要跟着往下弯。

第一圈，他一手扶着后座，一手按着车把，弓着腰跟在后面跑。巷子不长，来回三趟，他的腰就开始酸了。他一边喘一边喊：「踩！踩！别看脚，看前头！」小棠踩，车晃，晃一下他稳一下。他觉得这样很好，他是大的，他弯下来，她就能骑起来，这是一桩谁都不吃亏的买卖。

到第四趟，老孟动了一个念头。他想，一直扶着，孩子永远不知道自己能骑。老办法是这样的：悄悄松手，让她以为还有人扶着，自己骑出去一截。他悄悄松了手。

车往前蹿了一段，二十步，三十步，小棠越骑越稳，嘴里还在喊：「外公你扶好哦！」

然后她回了一下头，看见外公站在二十米外的巷子中间，两只手空空地垂着。

车倒了。膝盖磕破一块。小棠没怎么哭车倒的事，她哭的是：「你骗我！你说你扶着的！」

这一下，老孟什么办法也没有。他那个「低」，那个弯腰跟跑，一整个下午的好处，一下子被「骗」字抵掉了。他明白了：弯下腰来，要是为了取一样东西，对方是闻得出来的。孩子七岁，也闻得出来。

隔了二十分钟，两个人坐在巷口的石阶上吃冰棍。老孟说了一句他事先没打算说的话：「外公刚才是想让你自己骑，怕你不肯，才偷偷松手的。这回我先告诉你：我一会儿松手，我在你后面三步，你想回头可以回头。」

小棠啃着冰棍想了想，说：「那你要先喊一声。」

第二次，老孟喊了：「我松手啦！」小棠骑了出去，骑过了第一个垃圾桶，骑过了第二个，到了巷子尽头，一拐，不见了。

老孟站在巷子中间，不知道该不该追。他的腰很酸，他想，就站在这儿吧。他是大的，她是小的，他本来想要的，是她会骑；现在她会骑了，她骑出了他的视线。他得在原地等她回来。

过了三四分钟，一个粉色的影子从巷口拐回来，铃铛响了。

这个下午，「大者宜为下」有了一个很具体的样子：不是蹲下去调座垫那一下，是**孩子骑走以后，大的那个仍然站在低处，等她转回来**。　偷偷松手是「下以取」的办法，换来的是一声「你骗我」。明着松手，是「各得其所欲」：外公想让她会骑，也想让她信他；小棠想骑走，也想被接住。

这件事里没有道理要讲，只有一个提醒：如果外公真正想要的，是孙女永远在巷子里绕圈，永远不出这条巷，那他再怎么弯腰，也只是一种更温和的「兼畜」。

那天晚上，老孟躺在床上，一直想着一件事：如果下午他没有松手，会怎样？

他想，他大概会一直扶到小棠会骑。那样，她会骑得更晚一点，也许要多学两个周末。可是她永远不会有那句「你骗我」，也永远不会有那一次摔倒。他会更安心，她会更依赖。

再想下去，他又觉得不对。那样的话，小棠第一次骑出去的时候，身后一直有一只手。她学到的，是「我骑得好，因为有人扶着」。他当时扶着，她不知道；他松手了，她才知道自己能骑。**那一下「你骗我」，是疼的，也是她第一次知道自己能行的时候。**

他没有想出结论。他只记得，小棠摔倒的时候，他心里第一个念头是「完了，她不会再信我了」，第二个念头才是「她膝盖破了」。这个排序，让他不太舒服。他发现自己在乎的，不光是孙女会不会骑车，还有孙女信不信他。

下一个周六，他带小棠去了小区里更大的一块空地。这一次，他没有跟着。他坐在长椅上，看她骑。她骑得很慢，转弯时歪得厉害，有一次差点撞上花坛，又自己稳住了。他两只手压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好像是怕自己忍不住站起来。

骑了二十分钟，小棠从空地那头骑回来，在长椅前面刹住，脚着地，说：「外公，我不要你教了，我要和我同学一起骑。」

老孟愣了一下，说：「好。」

他又说了一句：「那……你要不要先喝口水。」

小棠接过水壶，喝了一口，骑走了。

这是「小国欲入事人」的另一面：小的一方，本来是想靠到大的身边，学一点东西；学会了，就要走。大的一方，从「取」变成了「被留下」。外公成了一个站在低处、守着一壶水的人。

我不觉得这是悲伤的事。我只是觉得，这一章里「大者宜为下」最深的一层，在这里：**大的一方不但要在教的时候弯腰，还要在学的人走掉的时候，仍然待在低处，不拿「我教过你」去要回什么。**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女儿，四十出头，在一家公司做财务。她的父亲七十二岁，医生嘱咐过要多走动，别久坐，具体多少步、怎么走，由医生说了算，她不替父亲判断。

她的办法是每天晚饭后陪父亲在小区里走三圈，四十分钟，她手机里还记着。

**第一个傍晚。**　走到第二圈，父亲在小区中央的长椅上坐下，说：「歇会儿。」她说：「再走一圈，今天的份还差一圈。」父亲看了她一眼，站起来继续走，一路没话。

**第二个傍晚。**　同样的位置，同样的长椅，父亲没等她说，自己慢慢走到长椅边，坐下，把脸转向另一边看树。

**第三个傍晚。**　她想到了一个办法：这回，她不催，她先在长椅另一头坐下。她想，我也坐下来，这样他心里就舒服了，坐一会儿，再慢慢带他起来。

坐下以后，父亲真的慢慢开口了。他说起门口的老梧桐，说起以前一起下棋的老邻居搬走了，说起下楼梯的时候，膝盖里像有沙子在磨。她听着，一边听一边看手机上的时间。

**第四个傍晚。**　她又坐下了。父亲忽然说：「你坐在这儿，是为了等我再走吧。」

她愣了一下，没有马上回答。父亲说得没错。她坐下来是真，但那个「坐」的里头藏着一个目的：让他心甘情愿地起来。**她弯下了腰，却是为了取。**

「你别哄我。」父亲说，不凶，倒像有一点累。

那天晚上她想了很久。她想，我到底要什么？她要父亲每天走够，因为她怕。她怕有一天他走不动了。这个「怕」是她的，不是父亲的。父亲想要的，是在天黑以前，多坐一会儿，多看一会儿他认识了三十年的那棵树。

**第五个傍晚。** 她把话说出来了：「我想你多走走，是因为我害怕。不是因为你没听话。」

父亲想了半天，说：「你怕，我知道。我也不想你整天怕。这样，我坐十分钟，你别催，十分钟以后我走一圈。」

后面的日子里，也不是每天都顺。有三个晚上，父亲说腿不舒服，一圈也没走。她没有再劝，第二天一早陪他去了医院，把「下楼梯膝盖里像有沙子」的话一五一十讲给医生听。该看医生就看医生，这是她那个「害怕」最该花的地方，而不是花在催他多走一圈上。

**第六个傍晚**，也就是几个星期之后的一天，父亲在长椅上坐了不到十分钟，自己撑着膝盖站起来，说：「走吧。」

她没有说「你看你自己就肯走了」，也没有拿手机记下什么。她只是跟在他半步以后，慢慢地走了起来。

这六个傍晚，没有哪一个傍晚是「成功」的。要说有什么收获，只有一个：她终于说出了「我想要什么」。弯腰没有错，错的是假装弯腰不是为了什么。**大者宜为下，不能是一种技巧，它首先是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摆到桌面上。** 摆出来了，对方才有机会也摆出他想要的，「各得其所欲」才有可能。

再往后，还有一个晚上，我想单独讲。

那是第七个傍晚，不在前面那一串里，因为那天她心情不好。公司那天出了点事，她下班很累，到家饭也没做好，匆匆吃了几口，就催父亲出门：「快点，今天的步数还差一半。」

父亲没说话，穿了鞋，下了楼。走到长椅，他坐下，说：「今天不走了。」

她一下子火就上来了：「你昨天答应我的！」

话说出口，她自己先听见了。那声音又尖又急，不像是在说一个关于父亲身体的事，像是在发泄自己一天的疲惫。父亲抬头看她，没有生气，只是看了很久。

「你累了。」他说。

她站在那里，没有话说。

过了一会儿，她在长椅另一头坐下，把手机收进了口袋。两个人谁也没说话。天黑下来，路灯一盏一盏亮了。

她后来想，这一个晚上，是她这几周里「大者宜为下」最真的一次。不是因为她想了办法，而是因为她那天什么办法也没有，只能坐下来。她没有弯腰去取任何东西，也没有为了让他起来而坐下。她只是累了，坐下了。

父亲坐了一会儿，说：「走吧，慢点走一圈，我陪你。」

那天晚上他们只走了一圈，比平时的三圈少得多。第二天她看手机，步数不够，一个提醒也没有跳出来，因为她已经把提醒关了。

这件事让我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弯腰，到底是一种做法，还是一种状态？**如果是做法，它就会被对方闻出来，会被识破，会变成技巧。如果是状态，它就不太需要谁来想办法。可是状态没办法「决定要有」，它只能在你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才碰巧出现。

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我只想老实写下来：前六个傍晚，是她在「想办法下」，第七个傍晚，是她没有办法的时候，下了。这两种下，从外面看一模一样，从里面不一样。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家小公司，十一个人，做食品包装设计。老板周姐，三年前拿下了一家大食品集团的合作，做他们的「战略供应商」。三年里，这家集团的订单占了公司流水的六成。

年底，周姐把所有人叫进小会议室，开了一场复盘会，白板上画了两列：左边写「得到的」，右边写「失去的」。

左边写得快：稳定的收入，不用满世界找客户，房租和工资都有了着落，去年还给每个人涨了薪。

右边写不出来。大家看着空白板，没人说话。

过了一会儿，设计师小袁开口了。他是公司里最老的人，说话不快。他说：「也不是被骂，也不是被刁难。是我们现在的提案，通过得越来越顺了。」

大家看着他。

他接着说：「以前客户看我们的稿子，会说，这个有点怪，但可以试试。现在对方的对接人看完说的是：'符合手册。'」

那本手册，是集团发给所有供应商的《供应商协作规范》，六十多页：文件怎么命名，提案怎么排版，汇报用他们的模板，色号和字体不许超出他们的库，每周五下午三点准时开例会，会前一天交周报。里面还有一条建议性的条款——不要同时为同品类的其他品牌做设计。建议，不是要求。

周姐明白了。她在白板右边写了三个字：**取于大**。

这就是原文里那句「小国以下大国，则取于大国」。小公司向大客户低头，得到了收留：稳定、体面、有保障。大客户得到了它想要的，叫「兼畜」，不是恶意，是它的规模需要所有供应商长成一个形状，这样它省事。两边「各得其所欲」，这笔买卖，账面上没有一个人吃亏。

可小袁说的那件事，账上算不出来：公司的东西，慢慢长得越来越像对方自己做的东西。

周姐没有想要撕约。六成的收入，不是说撕就撕的。她也没有去抱怨手册。散会以后，她做了两件小事。

第一件，她给对接人约了一个下午，没有拿合同，拿了一个提案：每个季度，由她们公司自己立一个「手册之外」的试验项目，选一款小产品，按公司自己的做法来做，不套模板，不用他们的色号库。做出来以后，对方要不要，都不勉强。

对接人听完，想了很久。他说他没有权力改手册，手册是总部定的，可是他自己可以在他分管的预算里，批一个很小的试验线。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看起来比周姐更放松一点，像是卸了一个东西。

第二件，她回公司，对大家说：「我们接着做他们的单，我们也接着做自己的东西。哪天我们发现自己的东西做不出来了，就是我们该着急的时候。」

后来怎么样？试验线的第一个产品没有通过，对方嫌它「不够稳妥」。第二个产品，包装上用了小袁设计的一个手绘的小图标，居然被保留了，后来出现在了集团另外一条产品线上。这个图标是不是「在手册之外」，说不清楚，因为到了最后，它又被收进了手册。

周姐在年终的白板上写下这件事时，心里没有轻松，只有一个念头：这块低地，我们到底是「交」，还是「被兼畜」？答案不在今年，也不在她手里。她只能让公司每年留着一点不被收进去的东西，作为证据，证明自己还没有变成一个形状。

会后的第三天，周姐还做了一件事，她没有告诉任何人。

她把那本六十多页的手册重新读了一遍，这一回不是为了遵守，是为了找出那些「建议」和「要求」之间的界线。她用红笔把每一条标了出来：哪些是不能动的（文件命名、保密、交付时间），哪些其实是惯例（模板、色号库、周五例会的时间），哪些根本就是「建议」（不要同时接同品类的其他客户）。

结果让她吃惊：真正不能动的，只有七八条。剩下的五十多页，都是「通常这样做」。三年来，公司的每个人，包括她自己，都把这五十多页当成了不能动的东西。

这就是「取于大」的另一个侧面：**被取的一方，往往比取的一方，更认真地执行规矩。** 大客户没有要求公司长成一个样子，是公司自己，一点一点，把自己削成了对方可能喜欢的样子。

她把这张红笔标过的手册复印了一份，放在会议室的桌上，只写了一句话：「这些，是我们自己加的。」

小袁第二天来看了，什么也没说，在其中一条旁边，用铅笔画了一个小小的问号。

另一边，那位对接人也有他的难处。他后来私下对周姐说，其实他每个月都要向上汇报「供应商规范执行率」，这个数字是他的考核指标，所以他对手册上的每一条都盯得很紧。他自己也觉得，有些条款没有必要。可是他是「大」的一方里最小的那个人，他的上面，还有更大的一方。

周姐听了，忽然明白，「大者宜为下」这句话，在这里没有那么好用。因为**「大」也不是铁板一块。** 站在她对面的这个人，也在往下低头，只是低给的对象，在她看不见的更高处。

那天他们的谈话没有任何结果，只是两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原来对方也在难。

如果周姐当初选择撕约，或者选择什么也不说，这两件事，她都不会知道。撕约，她会失去六成的收入，也不会知道那位对接人手里有一个可以批的小预算；什么也不说，她会继续把五十多页的「通常这样做」当成法律，再过三年，小袁会离开，公司会变成一个干净、顺滑、没有人记得它从前是什么样子的地方。

这些，都是「如果」。我只能写到这里。

带走的话

**力气大的一方先弯腰；可弯腰之后想要什么，要说出来。低头若只是办法，对方闻得出来。**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五环里的哪一环？** 勉强在「柔」和「统」之间：低地可以是还写得进去的「交」，也可以是收编的「兼畜」，原文没有分。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 教的是「大者宜为下」，一句关于责任的朴素判断；靠的是帛书「取于」的不对称和「兼畜」一词。「柔」与「统」的对照是我顺着本书读法搭上去的，删掉术语，剩下的是常识。

◆

62

第 62 章

# 屋里最里头的那个角

> 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
>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 人之不善，何弃之有？
> 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
> 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
> 故为天下贵。

**帛书的几处不同**（马王堆甲、乙本合读，多处残缺）：

- 开头是「道者万物之注也」，「奥」作「注」。
- 「善人之宝」和「不善人之所保」，帛书两本里「保」「葆」「宝」几个字换着写，不齐。
- 「尊行可以加人」，乙本写作「尊行可以贺人」。
- 「置三卿」，不是「三公」；「拱之璧以先四马」，不是「驷马」。
- 「不若坐而进此」，「此」后面没有「道」字，通行本的「此道」是后来添的。
- 「不谓求以得，有罪以免与」，字序和语气词都和通行本不同。

郭店本没有这一章（与前一章同，说明不了什么）。

## ◆ 先说实话

这一章我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都觉得它像是从别的屋子里搬进来的。

您不妨自己再读一遍原文，留意语气。前三句讲「道」是什么：它是万物的「奥」，好人把它当宝，不好的人靠它得保全。语气是深的、静的。接着两句忽然转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说话的人像是从屋里走到了集市上，讲起买卖和高低。再接着一句「人之不善，何弃之有」，又回到屋里，很轻很重的一句。然后「立天子，置三公」，场面变成了朝堂，有玉璧、有四匹马，是进献礼物的仪式。最后问一句，古人为什么看重这个道？答案是：求就能得到，有罪就能免除。

一章里，语气换了三次。像一位先生讲着讲着，被人叫去开会，回来换了另一种话。

这本书的老毛病，是遇到这种地方，就想找出一根线把它们穿起来。我这回先不穿。先看清楚每一块是什么，再说穿得起来穿不起来。

## ◆ 先用大白话说一遍

道是万物的「奥」。好人拿它当宝贝，不好的人也靠它得到庇护。

好听的话可以拿去做买卖，受人敬重的行为可以让人高过别人。（可是这些，道都不需要。）人就算不好，又怎么能把他扔掉呢？

所以，天子登基，设了三公这样的最高位子，进献的人捧着大玉璧，后面还跟着四匹马的车队，那样隆重，也不如坐下来，把这个道献上去。

古时候的人为什么看重这个道？不是说过吗？求它就能得到，有罪就能因它免去。所以它被天下人看重。

## ◆ 屋子的西南角

「奥」这个字，今天只剩在「深奥」「奥秘」里，我们已经不太看得出它是个房子的词。

《说文》说，奥是「室之西南隅」，屋子的西南角。《尔雅·释宫》也说「西南隅谓之奥」。按古时室的格局，这个角离门口最远，是屋子里最深的一角。古书里，祭祀时在这里设神主，尊长也坐在这里。

这个角不是屋子的中央，不是院子，不是大门。它是**两面墙拐出来的地方**，是屋子靠墙围出来的、最深最安静的那一块。

我特别喜欢这个画面。因为第十一章说过，「当其无，有室之用」，屋子的用处在于墙围出来的空。「奥」就是这个空的最里头。道是万物的奥，不是万物的头，不是万物的主人，是万物这间屋子最里面的那个、人看不太清、却人人靠着的角。

可是帛书在这个字上写的是「注」。

「注」是灌注，是水流进去的地方。有的读法把它按字面读，万物之所以「注」，是万物汇流进去的所在。这就和上一章连上了：上一章说大国要做「下流」，是天下众水汇聚的地方。这里道是「万物之注」，众水汇进去的那个洼处。两章靠着一个水的画面，肩并肩。

另有一些读法，把「注」读作「主」，那就成了「万物之主」。那就成了另一个画面：主，是站在上头管着的。

通行本的「奥」和帛书的「注」，一个是角，一个是洼，都是低处和深处。如果把它读成「主」，就完全变了。这里还有一个旁证：战国末年的韩非子，在《主道》篇里是这样说道的：「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他把道说成「是非之纪」。「纪」是丝的头绪，导论里提到的那根线头。《说文》说「统，纪也」，纪是统的同义词。

同样是「道者万物之……」，老子这一章是「奥」（或「注」），韩非的下一句，是「是非之纪」：拿着它来分辨是非。**一个是角落，一个是线头**。　韩非

子是不是在读这一章，我不知道，也没有考证过。可是这两个句式放在一起，您能看到，同一句话是可以往两个方向走的：往深处，或者往手里。

## ◆ 三处我读不动

第一处，**「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市」是做买卖，「加人」是高过别人。这两样都是好东西吗？句子没有说。它既可以读成：好话可以换东西，高尚的行为可以让人敬重；也可以读成一种带着嘲讽的口气：这些玩意儿，不过是拿来做买卖和比高低的。前后两个读法，意思相反。而「美言」一词，在第八十一章里是被反对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那里的「美言」是不实在的话。这里，要不要照着第八十一章读？可以，也可以不。

第二处，**「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

拱璧是两手才抱得过来的大玉璧。按一般的讲法，进献礼物时，玉在前，马在后。老子在别处讲「无为」「小国寡民」，这里却忽然把眼光放到登基大典上，说的是那种场面里最贵重的礼物。

这是怎么回事？可以有几种猜想：这一段是一个比喻，用最隆重的场面来衬出「道」的分量；或者这一段是另一个说话的场合，被编进了这一章；又或者，说话的人本来就是对着一位君主在说。我不知道哪一种对。**我也看不出这一段该怎样放进「柔、统」的框里。** 它是在谈礼物的高低，在谈一件东西比另一件东西更贵重，这是一种排名的话。

此外，「三公」和「三卿」也不同。帛书是三卿，通行本是三公。我不知道背后有没有官制的变化，也没有查到可靠的说法。只能提一提，两个版本改了这里。

第三处，「**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

这一句是全章的收尾，也是最让我不安的一句。它用的是一个很实用的理由：道值得被看重，因为**求它就能得到，有罪就能免除**。

这是一张价目表的写法。第四十八章说「为道日损」，道是越减越少的东西，是松开，不是「求」和「得」。第十六章说「归根」，也不是拿到什么。而这里，道好像成了一种能换到好处、免掉处分的东西。

有注家会说，这里的「求」和「罪」不要当真，只是顺着世人的说法。这当然可以。但我不知道这是在替它辩护，还是在读它。

## ◆ 有一处读得动

虽然上面说了这么多，这一章里有一句，我想留一个位置给它：

> 人之不善，何弃之有？

人不好，又怎么把他扔掉呢？

这一句，您回到第二章再读一遍：「**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 一个统一的标准一立，不合标准的那一半就被切出去，叫作「恶」。第二章是在说，标准怎样制造出「被扔的」。第六十二章这里，倒过来：对「道」来说，没有「被扔的」。

再回到上一章，子贡那句话：「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下流是一块低处，天下的恶名都往那里堆。上一章老子在替那块低处说话；这一章接着往下说：这块低处里，也有不善的人，**他们不是被扔到这里来的废料，是这间屋子里的人**。 不善人也有他的「保」，他靠道得到保全。

这和第二十七章可以对读：「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圣人常常好好地救人，所以没有被扔掉的人。那一章里，「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好人是不好的人的老师，不好的人是好人的材料。

这一句，母题能贴上：统一的标准制造出被切走的一半，**而这里说，没有一半是可以切走的。** 可是我要立刻补一句：这一句贴得上，并不能证明整章贴得上。它只是在一章读不动的话里，有一句读得动的。读得动的这一句，也不一定是这一章原来就有的，也许是编书的人把它放在了这里。

## ◆ 帛书里几个不起眼的小字

先说「保」和「宝」。通行本是「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前一个是宝贝，后一个是保全。帛书两本里，这两个字换着写，写成「保」「葆」「宝」都有。古时候这几个字常常通用，所以未必有两个意思。可是通行本偏偏分成了两个字，一个「宝」，一个「保」，句子就多出一层：**好人把它当宝，不好的人被它保着。** 前者是主动的珍惜，后者是被动的庇护。帛书的写法，让这两层界线没有那么清楚。我不知道这是抄书人有意分的，还是后来顺手的。

再说「此」。帛书是「不若坐而进此」，通行本是「不如坐进此道」。帛书里的「此」，指的是什么？上文是「道者万物之注也」，所以「此」可以指道，也可以指前面说的这一整套话。通行本添了一个「道」字，把它钉住了。钉住以后，这一句才变成「献上道」。帛书里，它更松一点。

还有「尊行可以加人」和「尊行可以贺人」。「加人」是高过别人，「贺人」是向别人道贺、送礼。同一个句子，一个讲高低，一个讲交往。两个字都有道理，我没有办法替它选。

这些都是小字。可是三个小字放在一起，有一个共同的方向：**通行本把帛书里松着的地方，一处一处钉紧了。** 一个「道」字，一个「宝/保」的分工，一个

「加人」的高低。钉紧以后，这一章才更像是在赞美一件东西。帛书读起来，没有那么确定。

### ◆ 如果把中间那几句拿掉

做一个小小的实验，不一定对，只是想看看。

把「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和「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这两段拿掉，这一章只剩下：

> 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人之不善，何弃之有？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

读起来顺多了。前面说道是万物最深的角，好人珍视它，不好的人靠它得到保全；中间问：不好的人怎么能扔掉呢？最后问：古人为什么看重它？因为求就能得到，有罪就能免除。一气呵成，意思连贯。

拿掉以后，「何弃之有」和「有罪以免」就挨在一起了：不善的人，不会被扔掉；有罪的人，可以被免。**这两句说的是同一件事：道没有一个把人切出去的地方。** 这样读，「有罪以免」就不那么像一张价目表，而像是对「何弃之有」的补充：连有罪的人，都有得免的地方。

当然，这只是实验。没有任何一个版本，哪怕郭店，哪怕帛书，证明过这两段是后来插进去的。两段都在帛书里，都在汉初。我拿掉它们，只是想知道：这一章如果有一条更干净的线，这条线是什么。答案是：不弃。

但我也要承认，这个实验有点危险。它很容易变成**为了让这一章更贴母题，把不贴的部分当作「后来混入」**。这正是底稿里警告过的补丁。所以我只把它放在这里，不当作结论：不贴的那两段，仍然是这一章的一部分，仍然读不动。

## ◆ 这一章的邻居

读到这里，回头看一眼前后。

上一章，大国应当是「下流」，是天下之交，是低处。这一章，道是「万物之奥」，是最深的角，帛书里是「注」，是水注进去的洼处。两章都在讲**低处、深处、收容的地方**。

下一章，则是「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讲的是怎样动手。

三章连起来，像是一个很小的顺序：先说**哪里是该待的地方**（低处、深处），再说**在那里怎样动手**（无为、从小处）。这个顺序不是原文给的，是我读邻居时看出来的，大概没有谁刻意这样排。可是读书的人，总是会在相邻的章之间，找一点联系。我愿意把它放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路标：第六十一章问「站在哪里」，第六十二章问「里头有谁」，第六十三章问「怎么动手」。

## ◆ 「善人」和「不善人」，是谁在分

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放过：这一章里说的「善人」和「不善人」，是谁来分的？

第二章已经说过，「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一个人人知道的「善」立起来，「不善」就跟着出来了。第六十二章里的「善人」「不善人」，是不是这样分出来的？如果是，那么老子这一句「何弃之有」，就是在**替被标准切出去的人说话**，他自己也站在标准的外面。

可是也可以反过来读：老子自己就在用「善人」「不善人」的分法，他只是说，分了也不要扔。这样读，他没有跳出这个分法，他只是在这个分法里，加了一条「不弃」的规矩。

两种读法的差别很大，一个是「分法本身有问题」，一个是「分法没问题，只是对分出去的那一半要宽厚」。原文没有告诉我们是哪一种。我倾向于第一种，因为它和第二章接得上，可这个倾向是我的，不是原文的。第二十七章把它说得更清楚一点：「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好人和不好的人，不是两堆，是一个师、一个资。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分了不扔」了，是两边互相是对方的材料。

所以这一章留给读者的，不是一个结论，而是一个检验：凡是把人分成两堆的地方，请问一句，分出去的那一堆，还在不在屋子里。我读这一章，得到的只有这个问题，没有更多。

## ◆ 三个地方试一试

这一章我读不动的三处，正好可以放到三个地方去看：美言能不能拿去「市」，在教育里；「求得免罪」这套逻辑，在身体上；「献礼与坐进此道」，在事业里。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一位小学三年级的班主任，姓尹。期末的最后一个晚上，她坐在办公室，面前是四十份成绩手册，每份要写一段评语，学校规定不少于八十字，要「正面、具体、有鼓励」。

学校还给了一个「评语库」，是个文档，里面分好了类：学习态度类、品德表现类、特长类。她只要从里头挑句子拼起来，再改几个字。她用了三年，其实心里一直别扭，但这个别扭只是模模糊糊的，没有一条理由。

这天晚上她的别扭有了形状。

写到第三十一份，她把前面的评语翻回去数了一遍：「活泼开朗」出现了十一次，「乐于助人」九次，「有进步空间」七次。她想，家长拿到手册，会拿去跟别人家的比，会在家长群里问：「你家孩子写了什么？」评语是一种通货，家长拿它去换一个「我家孩子被老师看好」的心安。它能「市」，所以大家都在写好看的字。

她并不反对美言。美言让人家高兴，让孩子回家被夸，这是实在的好处。

第三十七份，是小朗。作业欠了十一次，上课常常望着窗外，上个月跟同桌推搡过。评语库里的所有句子，摆在他身上，都不对。「进步空间较大」是库里最体面的说法，意思是「他不行」，只是说得好听。

她盯着屏幕很久。

她忽然想起一个她一直没有写进任何文档的画面：每天放学，小朗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他会把全班的椅子一把一把推回桌子底下。没有人叫他，他自己也从来不说。

她把鼠标移开评语库，自己敲了一行：

「你每天放学后，把全班的椅子推回桌子下面，老师看见了。」

停了一会儿，她又敲了一行：

「作业欠了十一次，我们下学期一起来还。」

写完她犹豫了。这两句话，有没有可能是另一种「美言」？它们也是为了让这个孩子的家长心里好受一点，也是拿来「市」的。她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只是换了一种更高明的卖法。

她没有答案。她把手册按顺序码好，第二天早上，一份一份发了下去。

回过头看，这一晚上，「何弃之有」在这里是什么样子？不是她替小朗说了一句多么高尚的话。是**评语库根本没有给他留下一个可以被合法写出来的位置**。库里的句子都是照一套标准生出来的，凡是标准里没有的，不是被批评，是被「没有这个词」悄悄丢掉了。她写下的那一行，只是在一个没有位置的地方，给他放了一把椅子。

至于那句话是不是也在「市」，这一章读不动，我也读不动。

那份评语发下去的第三天，有一个家长来找她。不是小朗的家长，是另一个孩子的母亲，那个孩子在评语库里被写成了「活泼开朗，乐于助人」。她拿着手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尹老师，我家孩子其实不太爱说话，在家里一句话也不讲。老师写的这句，是不是别的孩子的？」

尹老师愣了一下。她翻了翻自己的记录，发现那个孩子的那一格，确实就是从库里随手拉的。她想了想，说：「您家孩子在班里，是安静的那种。他每次发本子，都会把本子的角抻平再递出去。」

母亲听着，眼睛有点红。她说：「这个我在家从来没注意过。」

这一下，尹老师才想到另一个角度：**评语库的「美言」，不只是丢掉了小朗，也在悄悄地丢掉那些被写成「活泼开朗」的孩子**。　每一个被一句现成的好话盖住的孩子，其实也被切走了他自己的那一点样子。

她当天晚上就把评语库关了。第二年，她没有一句一句现写四十份，她太累了，她做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每个孩子只写两句，一句是库里的，一句是她自己看到的一件小事。小事不用美，只要真。

她不知道这个办法是不是好。有家长说，这样的评语看起来不太「漂亮」。有家长说，这是第一次从评语里看到自己孩子的影子。

这里面，我没有办法判断「美言」和「真话」哪一个更对。**一个没有美言的评语，在这个学校里，也许是危险的**，家长会觉得老师不负责任，校领导会觉得不规范。尹老师的两句话，是在这两个压力之间走的一条窄路。这也是这一章读不动的地方：它赞美的是「坐进此道」，可它没有告诉我们，在一个到处在「市」的地方，怎样坐。

那个学期的最后一天，她把评语库的文档拖进了回收站，又从回收站里拖了出来。她没有想好。第二学期开学，她照旧要用，只是每次点开的时候，会多看一眼那个没有位置的名字。

她至今不知道那个没有位置的名字，家长读到那两行字时，心里是什么滋味。这件事她没有问，也许永远不会问。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男士，姓宋，五十三岁，在一家货运公司做调度，长期坐着，经常上夜班。今年单位体检，报告单上有几个小箭头，医生看了说：「注意饮食，多运动，半年后来复查。」没有说别的。

回家路上，他在文具店买了一本横格笔记本，画了两栏：左边写「罪」，右边写「赎」。

头一个星期，账是这样记的：

周五夜里，和同事吃烧烤，十二串，啤酒两瓶。左边记：罪三。

周六早上，他起了个大早，在小区绕着跑了五公里。右边记：赎三。

周日中午，一碗清粥。右边又添了一笔：赎一。

他很满意。他觉得这套办法有门道：吃喝不用怕，只要能赎回来。到第二周，他对这套账法越发上心，甚至开始在周五晚上点得更放松，因为周六早上可以跑。「反正赎得回来。」

他的妻子是退休的小学老师，看了几天，什么都没说。直到有一天，她翻到那本子，很平静地说了一句：「你这是跟身体打欠条。」

他不高兴：「那你说怎么办？」

她想了想，说：「我没说怎么办。我只是觉得，身体不是收账的衙门。」

他把本子合上，没有反驳。可也没有扔，那个月他一直在记。

这个月里他跑了十一次，比过去一年加起来都多。这是事实，不能说这套账法没有用。

月底，他抽空去社区医院问了一次，把本子带上了，想让医生看看自己有多「自觉」。医生翻了几页，翻得很慢，最后只问了一句：「你这本子里，睡觉那一栏怎么是空的？」

他愣了一下。夜班，他一周有三天不到凌晨三点睡。这件事，在他的账本里，既不是罪，也不是赎。它哪一栏都不属于，所以它根本没有被记。

医生没有多说，该怎么查、怎么调，是医生的事，该看医生就看医生，半年后的复查他照样去。他回家以后，第一次，在本子上多画了一栏。

这一章我读不动的「有罪以免」，在身体上是这个样子：这套「求得、免罪」的逻辑，确实能推着人动起来，我不能说它不好。可它也有它的缝：**凡是不属于罪、也不属于赎的东西，它看不见。**　而身体里有很多东西，既不欠谁，也不赎谁，比如睡眠，比如一个人晚上突然的烦躁，比如膝盖。

我并不认为「身体不是衙门」是对的结论，那也只是妻子的一句话。我只是看见，账本在帮他的同时，也把他的一部分身体丢进了账外。

复查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他又在本子上记了一次「罪」：朋友的儿子结婚，喝了三杯。

他拿起笔，在左边写：罪四。右边停住了。

这一回，他没有想到「赎」。他想到的是妻子那句话：身体不是收账的衙门。他把笔放下，合上本子，那一页的右边留了空白。

第二天早上，他还是出门走了一圈，但没有记。他走得比平时慢，路过早点摊，闻到油条的味道，站了一会儿。他想，这个「罪」到底是谁定的？是医生吗？医生没有说过「不许喝」，只说「注意」。是妻子吗？妻子什么也没说。是他自己。**这套账，从头到尾，是他自己的审判，他是原告、被告、法官三个人。**

他这才有点明白，妻子为什么说「衙门」。

我不想把这个故事讲成「账本是坏的」。他确实靠账本动起来了，这是实在的。我想说的是，**账本给了他一个动机，也悄悄给了他一个法庭。**　动机是好东西，法庭不是。而且这个法庭有一个缺陷：它只审它能记账的事。睡眠不在账里，一个人晚上的烦躁不在账里，也没有人会把「今天有点喘」记在左边或右边。

另一种做法是什么？不记账，只在每天晚上问自己一句：「今天，身体哪里不一样？」这样问，没有罪，没有赎，只有「不一样」。可是这样问，很可能三天就忘了，因为没有账本的压力，没有一栏一栏的格子。

所以我也不敢说，不记账就更好。账本有它的用，也有它的缝。**这一章读不动的「有罪以免」，在身体上就是这样：它既有用，又会把人带到一个有点冷的法庭里，我说不清应该站在哪一边。**

复查那天，他把两本东西都带去了：一本是账本，一本是新买的、什么格子也没画的小本子，只写了几行「今天不一样的」。医生看了很久，指了指第二本，说：「这个也留着。」

他妻子后来说，她其实没想让他扔了本子。她只是怕他把本子当成身体。这句话他想了好几天：本子是本子，身体是身体，两个东西之间，要隔一层。他后来在本子的封面写了一行小字：这是账，不是我。

该看医生就看医生，这一点他和妻子倒是没有分歧；他们的分歧，只在账本该不该有。妻子说，账本记的是他的做法，医生看的是他的身体，两样东西，别混在一起。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位种食用菌的农户，姓牛，在郊区有四个大棚，主要种平菇和杏鲍菇。今年，他终于约到了一家连锁超市的采购经理，对方答应周三上午十点，在他们总部的小会议室，听他讲讲能不能供货。

他前一天晚上准备了很久。车后备厢里放着两箱他最好的蘑菇，是那一茬里最漂亮的，菌盖圆润，没有一点损伤。他还特意去买了两条好烟。他在心里反复排练，怎么开场，怎么夸自己的大棚，怎么让对方记住他。

早上他开车到了超市总部楼下，把车停好，坐在驾驶座上，想起一件事。

上个月，他有一批货发黑了。那批货在运输路上冷链断了三个多小时，到了一家小客户那里，已经出了问题。他赔了钱，退了货，人家没有再追究。那件事没有任何人知道，除了他和那个小客户。

他握着方向盘，想着那两箱蘑菇，想着自己准备的开场白。

他最后做了一个决定：两箱蘑菇留在车里，烟也留在车里。

十点整，他走进会议室，坐下，对采购经理说了一句他前一晚没有排练过的话：「我先讲一件上个月出的事。」

他讲了冷链怎么断的，他怎么发现的，他赔了多少，之后他改了什么：加了一个温度记录仪，换了司机，运输路线由一次中转改成直达。他讲得很慢，也不太会讲，说完，自己手心里全是汗。

采购经理听完，没有表态，只问了一个问题：「记录仪的数据，你能给我看吗？」

他说能，他带了。

后来，那家超市并没有立刻和他签约。要走一圈审核，要看他的大棚，要抽样检测。六周以后，他拿到了一个试供的订单，量不大，每周两百公斤。

这个故事，不能证明「坐进此道」就一定赢过「拱璧驷马」。我不敢这样说。也许另一个采购经理，会更喜欢那箱漂亮的蘑菇。也许老牛这样做，只是赌了一把运气。

我想指出的只是：这一章里我读不动的「立天子，置三公」，也就是那一套**谁在上、谁进献、谁的礼物更重**的秩序，在事业里是实在存在的。每一个小供应商走进大买家的门，都站在这套秩序里。这一章，对这套秩序没有批评，也没有认可；它只是拿它做了一个对比：和这一切礼物比起来，坐下来，把一件真实的东西交出去，更重。

这个「更重」，是不是一种新的、更高明的礼物？是不是在老牛的心里，也藏了一点「求以得」？我读不动。

回来以后，老牛才真正想明白一件事：他那天为什么把酒留在车里。

不是因为他清高。他自己很清楚，如果他是另一个人，一个没有出过事的人，他一定会提着酒进去。是因为上个月那批货，让他欠了一笔账，一笔他没办法拿酒还的账。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拿，只有「那件事是怎么发生的」。

他想，是不是每一个「坐进此道」的人，其实都是**身上没有拱璧的人**？有拱璧的人，不必坐。这样一想，那句「不如坐进此道」，就不那么高尚了。它也许只是穷人的办法。

但他又想到另一个人。他认识一位做大棚的老师傅，规模是他的十倍，每年给超市供货，从来不送礼。那位老师傅说过一句话：「我的货是我的拱璧。」那不是穷，是有底气。

这两个人，一个因为没有拱璧，一个因为拱璧就是货，最后都坐下来，把真东西交出去。**一个出于不得已，一个出于从容，做法一样，不是一回事。**

后来，采购经理有一次私下跟老牛说，那天他之所以多问了一句记录仪的数据，是因为这一年里，跟他谈过的供应商有三十多家，没有一个人主动讲过自己出过的事。「不是他们没出过，」他说，「是没有人敢讲。」

老牛说：「我也不是敢，我是没别的可讲。」

采购经理笑了，没有再说什么。

我把这一段写下来，是想说明这一章里「立天子，置三公」的秩序，对于一个小供应商来说，并不只是压在头上的东西。它也是一个**很多人都在用同一种方式说话**的地方：都带酒，都夸自己，都不讲出事。当所有人都在用这套礼数说话时，一个不用礼数的人，才显出来。

可这也是我读不动的地方：一个靠「不用礼数」显出来的人，其实也还在这套秩序里，他用「不用」，在秩序里占了一个位置。秩序没有因为他坐下而改变，改变的只是他一个人的位置。

如果这位采购经理换成另一个人，如果这家超市的规矩是「所有供应商必须通过招标」，老牛那个上午，就只是一个上午。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上午，是这样的。

那一天回去的路上，他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只把车开得比平时慢了一点。

带走的话

**这一章有读得动的一句：人再不好，也没有扔掉的理由。其余几处，我读不动，就照实写出来。**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五环里的哪一环？**大部分读不动。只有「何弃之有」一句，碰到第二章「恶已」的反面：标准切出去的一半，在道这里没有被切掉。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道对不善的人也不放弃；靠的是「奥」与「注」的异文、韩非子「是非之纪」的对照，以及与第二章、第二十七章的对读。「美言可以市」、立天子置三公、「求以得，有罪以免」三处，没有读通。

◆



第　八　编

# 起笔与低处：头尾要用同一个动作，放低是站位，不一定是留地

## 导　语

这一编九章，写的是做事的两头，和人待的位置。

第 63 章，先把大的当小的。第 64 章，头和尾用同一个动作，这一章真正承重的，是版本里的事实。第 65 章，「愚之」两个字，读着扎耳朵。第 66 章，最低的地方，所有的线都往那儿走。第 67 章，「不像」是夸还是骂。第 68 章，不争的人，在用谁。第 69 章读不动。第 70 章，没人懂的那句话。第 71 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放低是一种站法。站在低处的人，给别人留了地方没有，这一编没有替他回答。

63

第 63 章

# 先把大的当小的

>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 大小多少，报怨以德。
>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
>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 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 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
> 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

**帛书和郭店的几处不同：**

- 帛书（乙本为主）：「图难乎其易也，为大乎其细也」，用「乎」，句末有「也」；「天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没有「必」字，也没有「事」字；最后是「故终于无难」，没有「矣」。
- 郭店本甲组只有这一章的头和尾（据我们的对勘记录）。我看到的一份网上释文，把中间「报怨以德」到「夫轻诺必寡信」一大段用方括号补了出来，方括号里的是推断，不是简上的字。据我核到的释文（不是图版，也不是原整理本），简上现存的只有头和尾，**「报怨以德」这一句，释文里没有**；原整理本和图版我没见到，请作者再核。
- 郭店简上能确认的尾巴，作「大小之，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这里是「大小之」，不是「大小多少」；「犹」写作「猷」。

## ◆ 从第二行说起

这一章里最常被单独拿出来说的，是第二行的四个字：报怨以德。

它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论语·宪问》里有一段对话：「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有人问孔子，别人怨恨你，你却拿恩德回报他，怎么样？孔子反问：那别人对你有恩，你拿什么回报他呢？接着说：怨恨，就拿「直」来回应；恩德，就拿恩德来回应。

后世很多人就把这两句并排放：老子主张以德报怨，孔子主张以直报怨，一个宽，一个直。

但我读这一章，先觉得奇怪：这四个字在章里，像是被掉进去的。

前一句是「大小多少」，后一句是「图难于其易」。它的前后，说的都是做事的方法。中间忽然来了一句怎样对待怨恨的话，上不接下不连。

它的意思，古今说法也很多。最常见的读法是：别人怨恨我，我拿恩德回应他。另有读法，把「怨」和「德」都读窄了或读偏了。近来有学者（冯国超）主张把「德」读作「得」，意思是得到，不是恩德，大意是「怨」这种东西，靠前面「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那样的修行，才能有所得。我没有能力断哪一种对。

更有意思的是，《论语》里这个「或曰」，没有说是谁。他问的「以德报怨」，是不是读过老子这一句？有人这样想，也有人不这样想。书上只有「或曰」两个字，我们没办法判断谁先谁后。

我想指出的是另一件事：**这两种回答，其实是两种对待「怨」的办法。** 以直报怨，是来什么回什么：你给我怨，我回你应得的；你给我德，我回你德，一件一件对着量。以德报怨，则是不管来的是什么，我都用同一种东西回。

第二种办法有点奇怪。这本书一直在批评「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不管来什么都拿德回」，看上去恰恰像是一个统一的回答。可是它又是《道德经》里的话。我没法替它解围，只能把这个别扭放在这里。

读这一章，您会不断碰到这种别扭：话本身都对，放在这本书的主线上，却不太好摆。

## ◆ 一串珠子

整个这一章，更像一串珠子，一颗一颗，各自成句。

第一颗，「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三个短句，每一句都是动词后面接着它自己的否定。「做那不做的，办那无事的，尝那没味的。」这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做的方式变了：做，但不把自己压在上面；办，但不当成大事；尝，但不去追那一个重味。

第二颗，「大小多少」，下面我们专门说。

第三颗，「报怨以德」，上面说过了。

第四颗，「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打算难事，从它容易的地方开始；做大事，从它细小的地方做起。

第五颗，「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这是前一颗的理由。天下的难事，都是从容易的地方起头做成的；大事，都是从细处做成的。「作」是兴起、做成。

第六颗，「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圣人始终不去「做大」，所以能成就他的大。

第七颗，「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轻易答应别人的，一定少有信用；把事情看得太容易的，一定遇到很多难。

第八颗，「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圣人还是把事情当难的来对待，所以最后没有难。

读到这里您大概已经发现：这些话，每一句都很对，每一句都用得上，很适合刻在办公室的墙上。这正是我对这一章的警惕。**一章里每一句都是好格言的时候，最容易读成一本处世手册。** 我把这个提醒写在这里，请读者盯着我。

## ◆ 扎手处一：把大的当小的，把易的当难的

郭店的断句，给我们送来一个小小的发现。

郭店简上写的是「大小之，多易必多难」。「大小之」可以断成「大，小之」：把大的当小的看。（「多易必多难」则是：把许多事都看得容易的，必定遇到许多难。）这样读，「小之」就是「把它当小的」。

这和最后一句的「难之」，是同一个结构。「是以圣人犹难之」，「难之」是「把它当难的」。

这样一来，这一章里有一对相反方向的手势（通行本的「大小多少」，大约是同一手势的展开）：

- 面对大的：**把它看小一点**。大事不要被「大」字吓住，要拆到眼前能伸手的那一小块。
- 面对容易的、轻松的：**把它看难一点**。别因为「这个简单」就轻轻答应，轻轻放过。

一个往小里看，一个往难里看，方向相反，脚下是同一块地：**不用事情当下给你的那个尺寸去对待它**。

这是一种读法，不是唯一的读法。通行本写成「大小多少」，四个字连着，本来也可以读成并列的四个词，读成「无论大小多少」，或者别的什么；郭店的「大小之」怎么断，我也不敢说成定论。

不过，这对手势很有用，它提醒我们：**「大」和「小」，「难」和「易」，是对着事情看出来的尺寸，不是事情本身的重量。** 这一点，导论里讲过：看出来的一，和摸出来的一，不一样。

### ◆ 扎手处二：「不为大，故成其大」，这是在教窍门吗

再看第六颗珠子：

> 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这一句的结构，是「因为不做X，所以能成X」。我们在别处见过这个结构，比如第七章「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因为退后，所以在前。

这种结构有它的危险：它很容易被读成一条窍门。「想做成大事？别去做大事，从小事做起——这样你就能成大事。」听起来是在教人聪明地走路。《道德经》被读成权谋，大半是这一路。

我们也许可以读得不同。注意原文里有两个动词：**「为」和「成」**。「为大」是手去做大；「成其大」是大自己长成。「为」是人伸手；「成」是事情到了。老子没有说「我们为了成大而不为大」，他说的是：圣人始终不伸手去做那个「大」，那个「大」，却自己成了。

这个区别，把「窍门」和「别的东西」分开了一点点：窍门是为了结果而采用的做法，「成其大」如果是为了目的，那整句就是一个以退为进的算计。可原文还有一半——「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大事是从细处作成的，它不是被谁「做」出来的，是细处接着细处，**一路接成的**。

可是，我也承认，这个区别，从句子上是看不出来的。同样一句话，一个人拿它当窍门，另一个人拿它当道理，句子完全无法阻拦。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第三十六章还会再碰到。

## ◆ 开头三句：三种读法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我在前面只给了一种读法。其实它至少有三种。

**第一种，是「以无为为为」。** 把「无为」当作要去做的「为」：把不去强做，当作一件要做的事。「事无事」，把无事当作要办的事。「味无味」，把淡当作要尝的味。这是最常见的读法，意思是：用「无」的态度去做事。

**第二种，是「做到没有做，办到没有事」。** 做完了，没有留下做的痕迹；办完了，没有留下麻烦；尝过了，没有留下重味。这一种读法更像是在说**结果**：好的做法，做完以后，看不出做的痕迹。

**第三种，是「以不做为做」，仍然有一个主人在选择不做。** 这一种读法让我不安，因为它里头仍然有一个攥着「无」的手：我选择了无为。这一章的后半，恰好有「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如果前面这三句是这样读，整章就是一个人在盘算怎样用「无」来得「有」。

三种读法，原文都支持得了。我愿意靠第二种多一点，因为它不需要一个「谁」来选择，只描述做完之后的样子。可这是我的倾向。下面读的时候，请您自己留意：这三句里，有没有一个人在手后面。

## ◆ 两个小字：「作」和「轻」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这个「作」字，在第六十四章里也有：「九成之台，作于羸土」（帛书）。作，是兴起、做成，但它不是「制造」。一座台「作于羸土」，不是有人把台造出来，是土一筐一筐地堆起来，台就起来了。所以「天下难事，必作于易」，更像是说：难事是从容易的事里**起来**的。这和「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是一个方向：大，不是被做出来的，是起来的。

「夫轻诺必寡信」，这个「轻」字，在第二十六章里是「重为轻根」。轻，在那里是被压着的、没有根的。这里的「轻诺」，也是没有根的承诺：嘴上答应

得很轻，手里没有分量。所以「寡信」的意思，不是「说了不做」，而是**说的时候，没有把后面的分量算进去**。

再看「多易必多难」。这句最容易读成一个道理：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一定遇到很多难。可是「多易」不是「太容易」，是「多次的容易」，是接连地觉得容易。一件事觉得容易，也许是真的容易；连着十件都觉得容易，就要小心了。这一点，是中间一个很小的暗示：**问题不在一次的轻视，在轻视变成习惯**。

## ◆ 「犹难之」的「犹」

最后一句，「是以圣人犹难之」，通行本是「犹」，郭店写作「猷」。这个字，值得多说一句。

「犹」在古汉语里常常是「还」「仍然」。「犹难之」：圣人还是把它当难的。「还」的意思是：别人已经觉得容易了，他仍然觉得难。所以这里有一个对比：别人觉得容易，圣人还觉得难。圣人的难，不是真难，是**不跟着别人的感觉走**。

但「犹」也可以读成「若」「像」，「犹难之」，就是「像对待难事那样对待它」。这样读，圣人并不真觉得难，只是用对难事的态度去对待。这是一种态度，不是一个感觉。

两种读法，一个是「感觉仍然难」，一个是「态度如同难」。我偏向后者，因为「终无难」这个结果，更像是靠态度换来的，不是靠感觉。可是这个偏向，我自己也不太有把握。

## ◆ 和第六十四章放在一起

63 和 64 章是邻居，我是在同一个星期里读这两章的，不由得把它们放在一起。

63 章讲「从易处、细处做起」；64 章讲「早，小，慎终」。两章都是在讲**时间里的小**。63 讲的是「大小」的看法，64 讲的是「早晚」的动手。63 说：别被大吓住；64 说：别在快成时松劲。

63 的最后一句是「故终无难」，64 的最后几句是「而不敢为」。两章的收尾，都落在一个「不」上：无难、不敢为。

我想，这两章是不是本来就挨着抄的，大概是。郭店甲组里，63 章的头尾，是接在 37 章后面的；64 章的后半，又接在 15 章后面。它们在郭店里并不相邻。可是后来排成通行本，63 紧挨 64，读起来就像是一篇。这是排出来的邻居，不是写出来的邻居，但邻居有邻居的好处：一章里没有说透的，在另一章里有人补。

读到这里，三个小字、三种读法，都不是定论。这一章的好处，恰好在于它每一处都经得起这样掰开来看，掰开以后，也没有一处因此坏掉。这样的章，读起来是安稳的；可安稳，对这本书来说，不一定是好事。

### ◆ 涌现：从外面看是大，从手上摸只有下一笔

走到这里，我才把这本书的东西拿出来，只拿一点。

导论一里有两种「一」：看出来的，和摸出来的。看出来的一，站在外面，看到一个有边的整体；摸出来的一，人在里面，手上只有「没断」这一件事。

「大」和「小」，「多」和「少」，都是**看出来的**。要站在外面，把一件事和别的事放在一起比，才有大小多少。

可是动手的人，不在外面。动手的人，在一件事里面，手上只有下一笔，下一块砖，下一句话。这时候，那个「大」，对他来说，不存在，只存在下一小块。

「大，小之」，把大的当小的看，意思是**把自己从外面的位置，拉回到手里**。「图难于其易」，从难事里容易的那一块下手，那一块，就是手摸得着的那

一块。「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因为大事、难事，说到底，是一串摸得着的小块，一块一块接成的。

「难之」呢？容易的东西，也别站在外面看它简单。真伸手，哪怕是一块砖，也有它的脾气。

我要在这里说清楚我做了什么：我把「大小」归到「看出来的」，把「下一笔」归到「摸出来的」，是借用导论一里的那一对。把这套说法的名词都去掉，这一段话是：「从外面看，事情很大；动手的人，眼前只有下一步。所以大事要拆成小步去做，容易的事也别轻慢。」

这个意思，是任何做过事的人都懂的常识。**它并不需要这本书。** 这本书在这里能多给的，只是一点：这个「拆」，不是为了好操作，而是因为大事本来就只能这样存在，不是一块大东西，是一串接着的小东西。至于这点「多给」，值不值得，请您自己判断。

所以我对这一章的态度，是勉强。母题贴得上一点，但它的大部分，是一本很好的做事手册。

## ◆ 三个地方试一试

这一章里最实在的三句，正好放到三个地方：轻诺必寡信，放在教育里；味无味，放在身体上；图难于其易，放在事业里。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一位水电工，姓贺，三十八岁，儿子九岁。一天吃晚饭，儿子夹着菜，随口说了一句同学周末跟爸爸去水库钓鱼。老贺嘴里还嚼着饭，也随口回了一句：「那咱们这个周末也去。」

儿子的眼睛亮了一下，埋头把饭吃完了。

周六早上，老贺接到一个电话，一户人家水管爆了，一定要他去。他抱歉地对儿子说：「下周，下周一定。」儿子「哦」了一声，把已经装进书包旁小袋的一包饼干拿了出来，放回柜子。

下一个周末，天气不好，老贺说：「下雨，鱼不咬钩，等天晴。」儿子说：「好。」

再下一个周末，他自己忙完活，回家一进门，儿子正在写作业，头也没抬。他说：「今天去钓鱼吧，还来得及。」

儿子说：「不用了，爸，我写完作业要去同学家。」

那一刻，老贺心里咯噔了一下。让他害怕的，不是儿子生气，是**儿子不再提了**。　　一个九岁的孩子，在这三个星期里，学会了一件事：爸爸说的「这个周末」，不是一件会发生的事，是一种说话的腔调。他没有哭闹，只是把这个期待收了起来。

「轻诺必寡信」，在这里不是一个关于「信用」的大道理，是一个很小的东西，一包放回柜子的饼干。

老贺想了很久。他不是不爱孩子，他的轻诺，恰恰是爱的产物：孩子一高兴，他就想说「好」。他以为答应是一份礼物，其实是一张要兑现的票。

从那以后，他改了一个做法，叫「犹难之」：每答应一件事，在心里把它当成难的。他不再说「这个周末去钓鱼」，他只说小的、办得到的：「明天早上我送你到校门口，咱们走路去。」然后真的去了。

几个月以后，有一天吃饭，儿子又随口提到了水库。老贺没有马上说好。他放下筷子，想了想：「我看看本月哪天有半天空，定了告诉你。三天之内我给你一个准话。」

第三天，他给了。一个周六，早上六点，出发。

那天他们什么也没钓着。可是儿子在回来的车上说了一句：「爸，你这次是真的。」

这里要说一个必要的保留：这个故事是在讲「信」，不是在证明「道」。**轻诺和犹难，在孩子面前，本来就是做父亲的常识。**　这一章能多给的，也许只是那四个字里的味道：答应一件事的时候，先把它当难的。

三个星期以后，有一天，老贺在工地上接到一个电话，是儿子学校的老师打来的，说孩子在作文里写了「我的爸爸」。他的第一反应是紧张，是不是写了他爽约的事。

老师说，没有，是写得挺好的。孩子写的是：「我爸爸不爱说大话。他说明天送我，就一定送我。有一次他说去钓鱼，没去成，后来他再也不说了，等他说的时候，就是真的。」

老贺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

挂了电话，他蹲在地上，手里的管钳掉在水泥地上。他想，他的孩子才九岁，已经看出了他的毛病，已经把这个毛病写成了作文，并且写得这样客气。

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晚上回家，儿子在写作业，他在旁边坐了一会儿，说：「爸爸答应你的事，以后都算数。」

儿子头也没抬，说：「哦。」

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那你别答应太多。」

老贺差点笑出来，又差点哭出来。

这是「夫轻诺必寡信」在日子里最小的样子：一个孩子替父亲算出了一个**不会出错的数**，叫「少答应一点」。孩子没有教他大道理，只是把他的答应，从一个大数缩成一个小数。

再换一种做法会怎样？如果老贺在第一个周末就说：「爸爸这周有活，不一定能去，我们下周看看。」儿子大概也会失望，可那个失望是小的、有边的、可以被说的。他没有这样说，是因为他想让儿子高兴，一高兴，就答应了，一答应，就欠下了。**轻诺最大的代价，不是兑现不了，是把一个本来很小的失望，放大成一个「爸爸的话不算数」**。

那个晚上以后，老贺在手机日历里给自己建了一栏，名字叫「答应了的」。不记大事，只记他嘴上答应过儿子的每一件小事：周三接他放学、周五晚上陪他拼那个船模、下个月带他去一次水库。每完成一件，划掉。

三个月后，那一栏里划掉了十一件，没划的有一件：水库。他不急着划，因为他还没有一个半天的整空。他对儿子说：「这件事我记着，一定去，具体哪天，我定了告诉你。」

儿子说：「好。」这一回，他说「好」的口气，和老贺第一次听到的「哦」不一样，像是把一件东西，轻轻放回了一个有人看着的地方。

我不想把这个故事讲成「父亲救赎」。老贺后来还是失约过一次，那天儿子只说了一句「没事」，而老贺心里知道，那句「没事」，是花了三个月才又攒起来的，一次就能花掉。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驾校教练，姓邱，五十二岁，口味很重，一顿饭没有辣，就觉得没吃。体检以后，医生看了单子，建议他饮食清淡一点，具体怎么调，让他去问营养师。

他当时点头，出了门就嘀咕：「清淡？那还吃什么？一嘴水。」

他的看法很典型：**没有味道，就是没有东西**。　吃饭是为了那个重的刺激，没了它，剩下的是空的。

可是他还是照着做了，只是用了自己的办法：不是一下子全改，而是在每一顿饭开始的时候，**先吃一口白米饭，什么菜也不夹**。

第一周，他嚼不出什么，就是饭。他一边嚼一边心里想：「这有什么意思？」

第二周，他发现自己在嚼，嚼得久了一点，米饭里有一点点软。

第三周的某个早上，他去停车场等学员，手里捏着早餐的白馒头，忽然觉得嘴里有一点点甜，非常轻，像一个人从很远处说话。他愣在那儿，不敢动，好像一动就会把那一点甜惊跑。

到第五六周，他吃重辣菜，开始觉得**菜里的辣太响了**，响得盖住了别的东西，那条鱼的鲜，那块豆腐的豆香，全被压在下面。他没有「戒掉」辣，只是开始分得出，哪一口是辣，哪一口是菜。

我不想把这个故事讲成「清淡的人生更美好」。他还是爱吃辣，周末还是去吃一顿，该吃的时候吃。他后来对教过的一个学员说：「以前我吃饭是被味道拽着走。现在是，有的时候我拽着它走。」

这就是「味无味」在日子里的一种样子：不是不吃味，是**在没有重味的东西里，也尝出一点什么**。而这个「尝」，是要时间的，是一周一周接上去的小事：一口饭，一个馒头，一杯水。

他的变化是靠几十次的「先吃一口白饭」累出来的，不是靠一次大决心。「图难于其易」，在这里是最小的一步：每顿饭的第一口。

这里要提醒：吃什么、吃多少，该看医生就看医生，该问营养师就问营养师，不能靠自己尝出来。也请不要把这个故事当成一个「口味调整的方法」。故事里只有一件事：一个人学着不被最响的那一样东西带走。

到第七八周，他的舌头开始有些麻烦。

麻烦不是淡了，是**太灵了**。有一天他去吃学员请的饭，饭桌上的菜，一口下去，他觉得咸得发苦，辣得盖过一切，什么也吃不出来。同桌的人吃得很香，他放下筷子，不知所措。

他想起以前，他跟这些人一样，一口下去，什么也不觉得，只觉得「够味」。现在他吃不出了。是他的口味变坏了，还是变好了？

这一点我也说不清。有人会说，这就是「味无味」带来的敏感；也有人会说，这只是舌头暂时的适应，过一阵又会回去。营养上的事，我不懂，也不敢下结论。**他自己说，他不知道这个变化是不是一件好事，只知道，这顿饭，他是第一次吃得不舒服。**

他回去问了社区医院的营养师。营养师说，口味的适应因人而异，不用着急，也不用把自己逼得太紧，吃得下、吃得舒服，才是长久的办法。他听了这句话，反而松了口气：他本来担心自己在「变清淡」这件事上又用力过猛，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这是「多易必多难」的一个小小侧面。他最初觉得清淡是件「容易的事」：不过是少放点盐，少放点辣。连着几周顺利，他开始觉得自己「掌握了」。就在这时，舌头给了他一个提醒：这件事，不是靠一个决心，是靠一次一次的小事，而且每一次，都有它自己的脾气。

另外一种做法是什么？如果他当初没有「先吃一口白饭」，而是一下子把辣全戒了，他大概三天就会崩溃，然后用加倍的辣把自己找回来。他认识一个这样的人，戒了一个月，复吃的那一顿，用的辣椒，比戒之前还多。

所以，「图难于其易」，在这里是最不起眼的东西：一口白饭。不是大的目标，不是一个「清淡饮食计划」，只是**每顿饭的第一口**。第一口做对了，后面的，才有可能一口一口接上。可是也要记住，即使第一口做对了，后面还是会出事，这就是「犹难之」：永远别觉得它已经容易了。

两个月后的体检，他的指标怎么样，我这里不写，那是医生的事，也不是这个故事要说的。他只说了一句话：「现在我吃辣，是在辣里面找菜了。」

他后来在车里放了一个保温杯，里面只有白水。学员问他为什么，他说：解渴。其实他是在每次等学员的空当，喝一口，看看自己今天的舌头，有没有比昨天多认出一点什么。这不是修行，是一个人和自己的嘴，慢慢熟起来。

他说，这是他这辈子头一回，一口饭里什么也没有，却不觉得空。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一位瓦工，姓潘，四十多岁，手艺在这一片很有名。这天上午，他给一户人家铺卫生间的地砖。业主是一对年轻夫妻，站在门口看了一眼，说：「不大的一间，就这么点地，您一个上午就弄完了吧？」

潘师傅没有马上接话。他说：「三平米多一点，看着小。我想三天。」

业主皱了皱眉：「这么简单，还要三天？」

「简单的活，最容易做砸。」他说。

他没有再解释，蹲下去开始做事。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铺砖，是拿水平尺在地上来回放，看这间屋子的地面，哪里高了两毫米，哪里低了三毫米。他在墙上弹了一圈线。

整整一个上午，他只铺了第一行砖，靠着墙的那一行。业主夫妇有点着急，轮流从门口探头，终于有一个人忍不住问：「您这是……是不是太慢了？」

潘师傅头也没抬，说：「第一行铺歪一毫米，后面铺到头，就歪一厘米，到门口那一块，你们会看见一条缝，怎么也补不上。」

他把一块砖敲下去，用水平尺压了压，抬起来，又敲了一下。

「这第一行，就是整间屋子。后面的，都是照着它铺的。」

业主夫妇后来在门口悄悄地说话：「要不要换人？」「算了，手艺是出了名的。」

下午，砖就快了。接下来的两天里，每一块都稳稳地靠上去，缝子一线直。第三天傍晚，他收工，业主夫妇蹲在地上，拿手机的手电筒贴着地面照，连一点反光的偏差都找不到。

这一天里，业主说的「这么简单」，是**从外面看**的话：三平米，不大，简单。而潘师傅手上看到的，是**那一毫米**。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在这里不是一句口号。**这间屋子最难的地方，在第一行砖，而第一行砖，在所有人的眼里，是最简单的。**他没有「做大」，他只是不让那一毫米溜过去，然后，整间屋子的平整，自己成了。

这里要说一点保留：这位师傅的做法，是手艺行当里的老规矩，并不是这一章发明的。我写他，不是要证明这一章的道理成立，而是想让您看到：当一个人说「简单」的时候，他站在哪里；当一个人说「那一毫米」的时候，他站在哪里。

第三天，业主夫妇中的妻子，在铺到门口那一块的时候，蹲在旁边看了很久。

她说：「潘师傅，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您为什么第一天上午，只铺一行？」

潘师傅一边抹缝，一边说：「我刚入行的时候，师傅也是这么问我的。」

「那您怎么回答的？」

「我说，因为活儿多。」他笑了一下，「师傅说，不对，因为你想快。」

他停了手，指着已经铺好的那一片地面：「你看，铺得稳的地方，是不是看不出什么？一点也看不出来。铺得歪的地方，一眼就看出来。所以好活儿，是看不出来的活儿。」

妻子问：「那……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做得好不好？」

「没有人夸你，就是好。」他说。

这句话，我读到的时候，停了很久。它和「终不为大」有一点相通：做得好的地方，没有人看见，因为它不「大」。

另外一个侧面，是这位师傅有一回没有这样做。几年前，他接了一个急活，业主催得很紧，他想，反正不大，一个下午就能弄完，就没有先放水平尺，直接开始铺。铺到第三行，他发现墙是斜的，墙角差了差不多一厘米。他不得不拆掉重来，赔了一整天的工，还赔了两块砖。

那次以后，他再也没有说过「这个简单」。

我不知道这个故事能不能成为这一章的证据，它只是手艺人之间的一种常识。可是我觉得，常识也值得写下来。因为这一章里「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被他用身体验证过一回：不是用脑子，是用赔掉的一天。

如果业主那天坚持要他「一个上午弄完」，他会怎么办？我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我想，他可能会推掉这个活儿。不是因为傲气，是因为他知道，一旦他说了「好」，就会有一个他自己没办法兑现的东西横在两个人之间。**推掉，是最小的轻诺。**

那户人家后来把潘师傅介绍给了楼上的邻居。邻居问价钱，又问多久，潘师傅答的还是同一句：看着小，三天。

他从不为此多收钱，也从不为此少收钱，价钱写在纸上，时间也写在纸上。

有个年轻徒弟问他，为什么不买一台激光水平仪，一照就知道。他说买过，好用，可是他仍然先放水平尺。徒弟问为什么。他说，仪器告诉你哪里平，水平尺让你的手知道哪里平。第一行砖，他要手先知道。这不是固执，是他觉得，手上没有数的人，换了仪器，也只是换了一个看的办法。

他收徒弟有个规矩：头一个月不让碰砖，只让他蹲在地上看水平尺里那一粒气泡，看它往哪边偏，偏了多少。徒弟嫌闷，他说，等你能闭着眼说出这间屋子哪一角低，再来拿瓦刀。

带走的话

**大的事，要把它当小的做；容易的事，要把它当难的对待。轻轻答应的，往往最难兑现。**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五环里的哪一环？**勉强在「分」与「柔」之间：大事分解成小块，每一小块都还软着、还能改。多数句子是好的处世话，母题只贴上一点。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尺寸别照着事情给你的样子去对待；靠的是郭店「大小之」与「犹难之」同一个结构的一种读法，以及「为」与「成」的分别。「报怨以德」一句在章中孤立（郭店释文里也没有它），我没有读通。

64

第 64 章

# 不是千里之行，是百仞之高

>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
>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 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 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 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几处不同**（郭店甲、丙组，帛书甲、乙本）：

- 第三句。通行本「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帛书甲本写「百仁之高」（仁读作仞），乙本写「百千之高」，**两本都没有「千里之行」**。「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帛书作「九成之台，作于羸土」。郭店这几个字简上缺了，整理者补成「百仞之高，始于足下」。
- 前四句。「其微易散」，郭店作「其几也易散」（几，是事情刚露的苗头）；「为之于未有」，郭店作「为之于其无有」。
-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帛书和郭店丙组作「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郭店甲组「为之者败之」同，下句却作「执之者远之」，并且后面还有「是以」二字。

- 「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和「慎终如始」，各本的次序和写法都不齐，下面单独讲。
- 「学不学」，郭店甲组作「教不教」，丙组作「学不学」。甲组的「教」字，有学者认为就是「学」的另一种写法，我没有核实。
- 「而不敢为」，郭店甲组作「而弗能为」；郭店丙组作「而弗敢为」，与帛书相同。
- 郭店把这一章拆成两截抄。我看到的释文里，前半（到「始于足下」）在甲组，后半在甲组抄了一遍，丙组又抄了一遍，两处文字有小别。这与对勘记录一致。竹简之间怎么连，学者们并不一致，我说的「前后」，都是按整理者排的次序。

## ◆ 您是在哪一句上认识这一章的

多半是这一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它太熟了，熟到像一块路碑。作文里用，演讲里用，贴在教室墙上，印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很少有人想过，这句话在最早的抄本里，**不是这样写的**。

帛书甲本写的是「百仁之高」，读作「百仞之高」；乙本写的是「百千之高」，大约是「百仞」抄走了样。两种帛书里，都没有「千里之行」。郭店本这几个字，简上缺了，现在看到的「百仞之高」，是整理者补上去的。

仞，是古时的长度，大约七八尺，「百仞」，就是很高很高。所以在这些早期的抄本里，三句话是同一个样子的：

>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 九成之台，作于羸土；
> 百仞之高，始于足下。

一棵树，一座台，一座高。三个东西，都是**自己长起来、堆起来的**。树从一根毫毛一样的芽里长，台从一筐一筐的土里垒，高处从它的脚下起。「足下」在这里，是那座高的脚，是它的根基。画面里没有人。

到了「千里之行」，画面里忽然多了一个人：一个有两只脚、有一个目的地、有一千里计划的人。「足下」也跟着变了，它变成了**你自己**的脚下。

是谁、什么时候，把「高」换成了「行」，我查不到。也许是传抄中顺了口，也许有人觉得「行」更好懂。无论怎样，换完之后，这一句从「东西是怎样长起来的」，变成了「一个人该怎样上路」。

先留下这个小小的缺口。它之后还要用到。

## ◆ 先用大白话说一遍

安稳的时候，容易把持；还没有苗头的时候，容易谋划；脆弱的时候，容易化开；细微的时候，容易打散。所以要在事情还没出现时就动手，在局面还没乱时就料理。

合抱的大树，是从一根细芽里长起来的；九层的高台，是从一筐土里垒起来的；百仞的高处，是从脚下起的。

可是，做它的，会把它做坏；死抓着它的，会把它丢掉。所以圣人不去强做，也就不败；不去死抓，也就不丢。

人们做事，常常是在快要成功的时候败的。如果结尾的时候，还能像开头那样小心，就没有败事。

所以圣人想要的，是别人不想要的；不看重难得的货物；学的，是别人不学的；回到众人走过去的地方；帮着万物按它们自己的样子去，而不敢强做。

整章读下来，是一个很稳当的道理：**起头的时候最容易下手，收尾的时候最容易出事**。

但我们读这本书，不是为了稳当。下面是这章里让我停下来的几个地方。

### ◆ 扎手处一：同一章里，有两个「为」

这一章前半，是一套做事的方法。趁它安稳，把持它；趁它没苗头，谋划它；趁它脆，化开它；趁它微，打散它。然后是：「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在还没出现的时候动手，在还没乱的时候料理。

接下来第四句，来了一个急转弯：

>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做它的，会败；抓它的，会丢。

请把这两处并排放：前面叫人「为」，「为之于未有」；后面说「为者败之」。**同一章里，「为」字一正一反。**

（顺带一提：「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这八个字，通行本第二十九章里也有，一字不差；郭店没有第二十九章，只在这一章后半出现。第二十九章那边怎么读，可以翻过去看。）

更扎手的是前面那几个动词：持、谋、泮、散、治。每一个，都是手要伸进事情里去的字。章末的圣人却是「辅万物之自可是不敢为」，「辅」，是站在旁边帮一把，不是伸进去摆弄。

一种常见的化解是：前面的「为」是及早预防，后面的「为」是妄为强做，不是一个「为」。这样读行得通。可原文没有做这个区分，这个区分是读的人加上去的。

还有一个我越想越不安的地方。

「其微易散」，微小的东西，容易被打散。紧接着的「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大树也是从微小里来的。**同样一个「微」，一边是该趁早化解的祸乱，一**

**边是该护着长大的苗。**　　原文把它们放在同一口气里，没有分。如果只读前半章，这是一本「防微杜渐」的手册：看见苗头，就在它还脆的时候掐掉它。可是新的东西，在最初的时候，也一样又脆又微。

所以这一半章说的，其实既不是「要防」，也不是「要护」。它说的是：**最小的时候，手最有力量。**手往哪边使，是另一回事。

章末的「辅」和「不敢为」，给了一个倾向：手应当是旁边帮一把的手，不是伸进去摆弄的手。但这个倾向，是在最后一句才出现的。前面那么多动词，是读的人要自己咽下去的。

### ◆ 扎手处二：同一句话的四个样子

这章里最出名的收尾，是「慎终如始」四个字。各本是这样写的：

- **郭店甲组**：`临事之纪：慎终如始，此无败事矣。`
- **郭店丙组**：`慎终若始，则无败事矣。人之败也，恒于其且成也败之。`
- **帛书**：`民之从事也，恒于其成事而败之，故慎终若始，则无败事矣。`
- **通行本**：`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四个样子，三个差别。

**第一，「败」那句话的位置。**

帛书和通行本里，先说人们常常在快成的时候败，**所以**（帛书有个「故」字）要慎终如始。先有诊断，后有药方。

郭店丙组却是反的：先说「慎终若始，则无败事矣」，一句承诺，然后跟着一句「人之败也，恒于其且成也败之」。读起来像是答应完了之后，又补一句提醒：话是这样说，人却常常做不到。

郭店甲组则根本没有「败」那一句，只有一句「临事之纪：慎终如始」。

**第二，一个「纪」字。**

郭店甲组给「慎终如始」安了个名目：它是「临事之纪」。临事，是面对事情；纪，是头绪。

《说文》说：「纪，丝别也。」（今本《说文》作「丝别也」，段玉裁注本改作「别丝也」，两种词序我都见过。）意思是把乱丝一缕一缕分出头绪。又说：「统，纪也。」这就是导论一里引到的那个「统」字的来历。「纪」和「统」，在《说文》里是亲戚。

这一点让我停了很久。这一章的后半，正好是「无执」，不要攥；而在郭店甲组里，同一个后半章，给出了一个「纪」，一个办事的头绪。

不矛盾吗？也许不。「统」是把所有线头攥在一只手里，朝一个方向拽。「纪」是找出**一个**头，顺着它走。按这本书对第十四章的读法，抓是统，沿着走才是一。**慎终如始，是一个让你顺着走的头，不是一只让你攥直的手。**它不规定事情该长成什么样子，只要求你的手在结尾的时候，别换了样子。

我要说一句保留：这个「纪」字，我看的是释文，没有见到图版；而且郭店甲组和丙组为什么一边有「纪」、一边有「败」，是早晚不同，还是两条来路，我不知道。把「纪」读成后来给它披上规则的外衣，也有可能。

**第三，那个「故」字。**

帛书的「故慎终若始」，是在说：因为人们常败在快成，所以要慎终。慎终是从「败」里推出来的。郭店甲组没有「败」，慎终就是一个独立的头绪，不需要理由。通行本没有「故」。这三种写法，是三种不同的「为什么要慎终」。

## ◆ 前半章的四个「易」，不是同一种易

回到前半章。「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四个短句，句式整齐，很容易当成同一件事说四遍。仔细看，四个「易」的来由不一样。

「**其安易持**」：安，是稳定、平静。稳定的东西为什么好把持？因为它不动。这里的「易」，来自事情的**静**。

「**其未兆易谋**」：兆，是征兆，龟甲烧裂后的裂纹。还没有裂纹的事，为什么好谋划？因为它还没有露出自己的方向。这里的「易」，来自事情的**未定**。

「**其脆易泮**」：脆，是易碎；泮，是冰融化。脆的东西，一碰就开。这里的「易」，来自事情的**弱**。

「**其微易散**」：微，是细小；散，是打散。小的东西，一吹就散。这里的「易」，来自事情的**小**。

静、未定、弱、小。四样东西，凑在一起，描绘的是同一个阶段：事情刚开头、还没成形的阶段。可它们各自的「易」，朝向的却不一样：静的东西易被**抓住**，未定的易被**引导**，弱的易被**折断**，小的易被**吹散**。抓住、引导、折断、吹散，是四种完全不同的手势。

这又回到前面那个别扭：同一个早期阶段，手可以抓、可以引、可以折、可以吹，原文不说用哪个。它只是平平地说：这时候，容易。**「易」是一个中性的字，它不告诉你易来做什么。** 把它读成「趁早解决麻烦」，是读的人的选择；把它读成「趁早护着苗」，也是读的人的选择。

## ◆ 「几成」：三个写法，三种快完

这一章里还有一个词，各本写得不一样，我想单独拿出来：快要成功的那一刻，叫什么。

- 通行本：**几成**。几，是接近、差一点。「常于几成而败之」：常常是差一点就成的时候败。
- 郭店丙组：**且成**。且，是将要。「恒于其且成也败之」：常常在将要成的时候败。
- 帛书甲本：**成事**，乙本：**成**。「恒于其成事而败之」：常常在成了事的时候败。

三个词，一个是「差一点」，一个是「将要」，一个是「已经」。

「差一点」，是离终点还有一小步，败在最后一步；「将要」，是正在走向终点，败在途中；「已经」，是终点到了，败在**到了以后**。

这三个，是三种不同的「败」。第三种尤其有意思：事成了，却败了。成了以后，手一松，或者手一攥，成果就走了样。这和前面讲的「执者失之」联起来，意思是：**做成的东西，如果被当作「做成的东西」攥在手里，反而会丢。**

我不敢说帛书的「成事」比通行本的「几成」更原始。有可能是抄的人觉得「成事而败」更有警示。也有可能「几成」才是原话，后来被改。三个词里，哪一个是老子的，没有人知道。可是读的人，总可以问自己：我平常是败在差一点、败在途中，还是败在成了之后？这个问题，三个版本都问得起。

## ◆ 郭店两份后半，逐处比较

郭店把这一章的后半抄了两遍，甲组一遍，丙组一遍。这是难得的材料：同一段话，两份手抄，可以并排看。我把差别逐处列出来（按我看到的释文，两份都有残缺，重文、通假字不一一纠正）：

- 甲：「为之者败之，执之者远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丙：「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圣人无为，故无败也；无执，故无失也。」 差别有三：甲作「执之者远之」，丙作「执之者失之」；甲有「是以」，丙没有；丙每句末多一个「也」（语气词，意思不变）。（丙里「无执，故无失也」一句，释文是用方括号补的。）
- 甲：`临事之纪：慎终如始。此无败事矣。` 丙：`慎终若始，则无败事矣。` 差别：甲有「临事之纪」，丙没有；甲「如始」「此无败事」，丙「若始」「则无败事」。「如」和「若」意思相近。
- 甲：没有「人之败也」那句。丙：`人之败也，恒于其且成也败之。` 差别：丙多出这一句。（帛书甲本的写法是「民之从事也」，不是丙。）
- 甲：`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教不教，复众之所过。是故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 丙：`是以□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之所过。是以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 差别：甲作「是故」，丙作「是以」；甲作「教不教」，丙作「学不学」；甲作「弗能为」，丙作「弗敢为」（与帛书同）。不只是标点不同，字是真有差的。（丙开头那个「圣」字，释文里是缺字。）

总的来说，两份抄本大体相近，但字差不少，我数下来至少有五处（「远之/失之」「教不教/学不学」「弗能为/弗敢为」「是故/是以」，还有「是以圣人」一句的有无）；此外最大的两处差别，是甲多一个「临事之纪」，丙多一句「人之败也」。这两处正好是这一章里最有意思的地方。我不能说一份是另一份

的底本。更像是**两份各自流传的、略有出入的同一段话**，这和我们在别的章里看到的情形一样：这部书不是一个人一气写完，是一些话在不同的手里，同时存在。

这些我只能说到这里。竹简的图版我没有见到，释文里的「一致」，是整理者给的一致。

### ◆ 扎手处三：最后一句里的三个小东西

最后一句，是这一章的收束，有三个东西我想单独拿出来看。

**一，形式。**「欲不欲」，「学不学」。动词后面接着它自己的否定。上一章开头是「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一模一样的手势。第六十三章用它开头，第六十四章用它收尾。这两章是邻居，也是同一只手写的。

**二，「复众人之所过」。**

这五个字，每个字都可以拉着走。「复」是回；「过」可以是经过、走过，也可以是过错、过头。

可以读成：回到众人走过去、没有停下来看的地方。也可以读成：补救众人的过失。也可以读成：回到众人已经走过头的那一点上。

前面导论里说，「复」是五环里最后一环：松开被牵的丝，重新连回去，回来时，根已经改了。而这一句里的「复」，**并不是回到一个原来的样子**。它回到的是「众人之所过」，是一片被很多人踩过的地。那里的土，已经被踩过了。

我觉得这是这一章对「回不去的根」最近的一句话：回去，但回到的是被走过的地方。

**三，「不敢为」和「弗能为」。**

通行本是「而不敢为」，帛书和郭店丙组是「而弗敢为」。圣人是有能力做的，只是不敢，是克制。郭店甲组写的是「而弗能为」：不是不敢，是不能。（要注意，这只在甲组成立；丙组仍是「而弗敢为」，与帛书相同。）

一字之差，画面不一样。「不敢」里，还有一个站在那儿、有力气、忍着没出手的圣人；「弗能」里，那个「为」，根本不在圣人手里。

这很合这本书的口味，太合了。**我对这种恰好合口味的异文，信任得最少。**郭店甲组「能」字的读法，也未必没有争议。我把它放在这儿，是请您一起提防。

还有一句，值得顺手提一下：「不贵难得之货」，第三章里也有这句，那里是「使民不为盗」的办法，是对百姓做的事。这里变成了圣人自己的「欲」。同一句话，一边是管别人的，一边是约束自己的。两个位置，到第三章再合着看。

### ◆ 涌现：收笔是怎么回事

走到这里，我才把「一横」请回来。

写过毛笔字的人知道，一横有三段：起笔、行笔、收笔。楷书的起笔，讲究「藏锋」：笔尖不露出来，先逆着去的方向轻轻往回顶一下，再往前走。收笔讲究「回锋」：到头的时候，把笔尖收回来，顿一下，往回带一点。

起笔把笔尖藏进去，收笔也把笔尖收进去。**头和尾，用的是同一个动作。**写不好的横，常常是头重尾轻：走到最后一寸，手一松，尾巴甩了出去。

「慎终如始」，说的就是这个。一个笔画到了尽头，并不是停住的地方，而是**转回它自己里面去的地方**。回锋，是一个很小的「复」：收笔的时候，笔画回到了自己。

这个图像，是我借来的。原文没有写毛笔。但我愿意相信它不是硬凑，因为这一章的几个难处，它都能碰到：

「几成而败」，败在最后一寸；「执者失之」，手一攥，笔就死了；「慎终如始」，头尾同一个动作。

再把前面扎手处一里那个别扭拿过来。「最小的时候，手最有力量，手往哪边使，看手。」可以怎样看出一只手往哪边使？我想到一个很具体的检验：**事情走出了意料之外，这只手做什么。**

如果它把事情往原来的计划里拉回去，这是「治」。如果它自己跟着调整，让事情走它自己的路，这是「辅」。早动手，不一定就是治。同样是「为之于未有」，一只手可以去「掐」，也可以去「扶」。

这个检验，不在原文里，是我从「辅」和「不敢为」推出来的。它能不能站住，请您拿到日子里去试试。三个应用，我都是照这个检验写的。

我必须泼一盆冷水。把我用的所有词都删掉：这一段说的是，做事时，开头和结尾要用同一份心；早点动手，但要看手是掐还是扶。第一句是「善始善终」，老话；第二句是我的补充，一个办法，不是老子的发现。**这一章的大部分，是一个老道理。** 这本书能多给的，是把头尾放在一个动作里看，以及那个看手的检验，如此而已。

## ◆ 回落：这部书自己，是不是也「几成而败」

这一章有一件事，我一直想用它来问这部书自己。

《道德经》教人「慎终如始」，教人不攥。它自己的结局呢？

我们在导论里看到，它从郭店的两千字，长到帛书的五千，再被王弼定成八十一章。在这个过程里，一个现象很显眼：**章越来越齐，话越来越硬。** 第十九章，郭店是「绝智弃辩」，到了帛书、通行本变成「绝圣弃智」「绝仁弃义」，锋利得多了。分章、排次序、立为「经」，是最后的几步，是「几成」的时候。

这一章给了我一个看这件事的方式：一部书在**快要成形的时候**，手最容易攥紧，因为一成形，它就要被当作一个完成的东西、一个不许再动的东西。「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败的不是开头，是定本。

郭店这一章本身，还留着另一个线索。同一段话，抄了两遍（甲组和丙组），两遍文字不一样，一遍有「纪」，一遍有「败」。如果这是两位抄手，或两条来路，那么这一章**在成为「一章」以前，是几条各自流传的话**。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这部书，也许就是累土垒起来的台：一句一句的话，先是土，后是台。

这个解释太顺了，顺到我自己不放心。我是在用书里的一句话，解释书自己。这就是自己给自己做证。它最多说明「可以这样读」，说明不了「书是这样长的」。何况，学界对郭店本是早期的原样，还是从完整的书里摘抄的，并没有结论。如果它是摘抄，那么「先是土，后是台」这个想象就站不住了。

所以这一段回落，我只想留下一个问题，不留下一个结论：**一部教人慎终如始的书，它的「终」，是怎样写成的？** 如果有一天有人发现了比郭店更早或更完整的本子，这个问题的答案会变，这一段话也就不必留了。

## ◆ 三个地方试一试

这一章的三个难处，各有一个落脚的地方：结尾和开头要同一份心，放在教育里；「为」与「执」，放在身体上；早动手的那只手是掐还是扶，放在事业里。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超市理货员，姓许，三十六岁，在一家大超市的夜班理货。他想考初级会计证，不是为了换行，是为了有一天能进财务室。

他的办法很笨：每天下班以后，在员工休息室，二十分钟。一本书，一个手机上的题库，二十分钟，不多。休息室里有微波炉的嗡嗡声，有人在吃夜宵，他坐在角落，翻开书。

这一年他考了第一次。初级会计要考两科。

**第一年，考前的一个月。**

他算了一下，书还有三分之一没看完，二十分钟分明来不及。有人推荐了一个「押题班」，收费不贵，说考前一个月，通宵冲一把，包过。他买了。

从那天起，他把二十分钟改成了四个小时，每晚下班以后，一直学到天亮，靠咖啡撑着。第一周，他觉得很充实，很「拼」。第二周，他开始头疼，上班时出错，补货补错了货架，被组长说了一句。第三周，他已经分不清哪些是理解的，哪些是死记的，书上的字像是一个个独立的小方块，不再连成句子。

考试那天，最后一道大题，是一道很普通的分录题，他在平时的二十分钟里做过十几遍。他盯着它，脑子是白的。

他没过。

**第二年，考前的一个月。**

他还是剩三分之一没看完。组长问他还考不考，他说考。

这一次，他没有买押题班。他做了一个让自己都觉得「是不是太怂」的决定：每天晚上，还是二十分钟。

他只加了一件小事：每一个二十分钟结束的时候，他在书边的空白处，写三行字：今天哪里没懂；明天先看哪里；一句话总结。**这三行，他从第一个晚上就写，写了整整一年，到考前最后一天，还是这三行。** 不多一个字，也不少一个字。

考前一个月，他有一次忍不住，打开了押题班的页面，看了很久，又关了。

考完试，他说不清楚自己考得怎么样。出成绩那天，他过了一科，另一科差了四分。

四分。

他在休息室的角落里坐了很久，没有哭，也没有笑。他说不上这个结果算不算「慎终如始」的回报。第一年他是零，第二年他是一科半。可是他也不能说，这一科就是靠二十分钟换来的。也许是题目不同，也许是运气，也许是他第一年已经看完了一半的书。

这个故事我不敢讲得圆。我只想说一点：**第一年，他败在「几成」，不是败在开头。** 开头二十分钟，他坚持得很好。败的是到了离成功最近的那一个月，他换了一个动作：从「累土」换成了「冲刺」。第二年，他没有换，头和尾用了同一个动作，二十分钟，三行字。

这就是「如始」的意思。它不保证结果，只保证你没有在最容易出事的地方，换成另一个人。

考试成绩公布那天晚上，小许回到休息室，没有马上翻书，先坐了一会儿。

有一个同事过来，是比他年轻的小伙子，问他：「许哥，你真的每天就看二十分钟？」

「就二十分钟。」

「那怎么够？」

小许想了想，说：「我也不知道够不够。我只知道，我换成四个小时的那一年，没过。」

小伙子笑了，说那是你没找对方法。小许没有反驳。他心里很清楚，「方法」这个词，是他去年花钱买的，花了四百多，换来的是一个考场上的空白。他不想把这笔账告诉别人。

他又回到那三行字。他翻出第一年的书，在边上也有字，但字不是三行，是不规则的，有时候很长，有时候没有，有时候是「今天太累了」。第二年的书，边上每一页，都是整整齐齐的三行。他发现了一件事：**第二年的字，比第一年的少，可是第二年留下的东西，比第一年的多。**

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不清。也许是因为三行，让他每天都必须面对「今天哪里没懂」这个问题；也许只是因为少，反而不累。

有人会问：如果他第二年把二十分钟加到四十分钟，会怎样？他大概也不会怎么样，也许会好一点。我不想把「二十分钟」神化。这个故事里，真正没有变的不是时长，是**每天的动作**：坐下，翻开，学，写三行，合上。这套动作，在考试前一个月，他没有换成别的动作。

下一年他又报了名。这一回，他没有给自己定多大的目标，只对组长说了一句：「我再考一次。」组长点点头，说：「行。」他们都没有说「一定」。

他在书的扉页上，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没有给任何人看：二十分钟，三行字，明年同一天。那是他给自己的纲纪，一个顺着走的头，不是一只拽直的手。

有一次组长路过休息室，看见他在角落里写字，随口说了一句：「还在考啊？」他说：「在写。」组长没有懂，也没有再问。

他后来想，那三行字，写给的其实是明天的自己。

##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一位父亲，姓蒲，三十出头，女儿糖糖四岁。糖糖挑食，最近一段时间，只肯吃白米饭和黄瓜。

下面是倒着讲的，从饭桌往前找。

**晚上六点半，饭桌。**

饭桌上摆着青菜、一条小鱼、一碗蛋羹。糖糖盯着青菜，把嘴抿得很紧。

「就吃一口。」老蒲说。

「不要。」

「就一口，爸爸陪你吃。」

「不要。」

他把一小片青菜夹到她的勺子里，递过去。糖糖把脸转开，嘴闭得像个扣子。他提高了一点声音：「一口，爸爸不骗你。」糖糖开始哭了。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他当时不知道这两句话，但他知道，每一次他伸手越用力，她的嘴就闭得越紧。

**下午三点半，厨房。**

他往前找。这一顿饭，在饭桌上是赢不了的。那么，下午三点半呢？菜已经洗好、切好、下锅了，是他一个人做的，糖糖在客厅看动画。这时候，一切已经是定了的，这盘青菜，她从来没见过它活着的样子。

**上午十点，菜市场。**

再往前。这盘青菜是他早上自己去菜市场买的。他挑的，称的，付的钱。糖糖对这盘菜的全部认识，是它出现在桌上的那一刻。

这时，他有了一个念头：如果饭桌上已经晚了，那么「为之于未有」，应该是在**菜还没有成为一盘菜之前**。

**下一个周末，菜市场。**

他带糖糖去了。一开始，他犯了一个错：他对糖糖说：「你挑一个你想吃的蔬菜。」糖糖指着黄瓜，他说：「黄瓜每天都吃，换一个。」糖糖指了指旁边的豆角，他说：「好，那就豆角，回去爸爸教你吃。」

回到家，糖糖拿着豆角，一脸警惕。

他意识到，他刚才只是把「那一口」的力气，从饭桌上搬到了菜市场。**他把同一只手，放在了更早的地方。**糖糖是被「挑」了，不是在「挑」。

第二个周末，他换了一种做法。他没有说「你选一个」，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在摊子前停下来，自己看。糖糖看着摊子上一堆形状奇怪的东西，伸手摸了摸一颗山药，毛毛的。她问：「这是什么？」

「山药。」

「它为什么有毛？」

「我也不知道。」他说，「买一根回去，我们看看。」

回到家，他把山药放进水池里，水龙头开着，糖糖踩着小凳子，手伸进去，把泥搓下来。她洗了十分钟。老蒲没有再说什么。

那天的晚饭，他把那根山药蒸了，放在桌上，没有提它。糖糖看了一眼，用勺子碰了碰，没有吃。他也没有吃，只吃自己碗里的饭。

那个周末没有成功。再下一个周末，也没有。

第四个周末，她舔了一下。就一下，舌尖碰了碰，皱了眉，放下了。老蒲垂着眼，装作没看见。

这件事里，我最想留下的是：「最小的时候，手最有力量，手往哪边使，要看手。」他的第一次，是同一只掐着的手，只是提前了。第二次，才是一只旁边的手：不决定，不指给她，让她自己去碰到那座山药。

这里请注意：孩子吃得特别少，或者体重、生长有让人担心的地方，该问儿科医生就问儿科医生。一个孩子的挑食，大多只是挑食，可不是所有挑食都只是挑食，这一点，不能靠一个周末的菜市场判断。

那天晚上，她把孩子哄睡了，才坐下来跟丈夫说话。

「我下午在市场里想了一件事。」她说，「你看，我们一直在饭桌上跟她斗，可饭桌上已经是最后一步了。」

老蒲点点头。他把这一周的事，从头讲了一遍，讲到那根山药，讲到糖糖搓泥的手，讲到她问「它为什么有毛」。

妻子听完，想了一会儿，说：「我担心的是，她只是在玩。」

「玩有什么不对？」

「没有不对。可是玩，不等于吃。」

老蒲说：「我知道。我也不确定。」

这一点，是这个故事里很重要的一个结尾：他不确定。**倒着往前找，找到的「早」，只是一个更早的、也未必有效的位置。** 糖糖搓了山药，不意味着她会吃山药；她舔了一下，不意味着她下周会吃一口。「为之于未有」，不是一个保证。

他们商量了一下。妻子说，要不要换一个办法，比如和幼儿园的老师沟通，看看孩子在幼儿园吃不吃。老蒲说，这个可以问。他们还说，如果孩子吃得实在太少，或者体重明显掉了，就带她去看儿科医生，不要再自己琢磨。这不是失败，是该做的事。

之后的几个周末，市场还是去。有的周末，糖糖想看鱼，一站就是十分钟，什么菜也不碰。有的周末，她对一把小葱发生了兴趣，要抱着回家。老蒲从不问「你要不要吃」，他只问：「今天想看什么？」

这是「辅」和「治」的另一个分别：治的人，每一句话后面都有一个「要」；辅的人，每一句话后面，只有一个「看」。

饭桌上，那碗青菜还是常常剩下来。有一天晚上，糖糖自己夹了一根豆角，放进嘴里，嚼了两下，吐在盘子边上，说：「不好吃。」

老蒲忍住了，没有说「没关系，下次再试」。他只是点点头，说：「好。」

那一刻，他意识到，**「不好吃」三个字，是糖糖第一次，对一样菜，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在这以前，她只会说「不要」。不要是闭门，不好吃是评价。从「不要」到「不好吃」，是一个小小的、几乎看不见的变化。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家开在居民小区门口的眼镜店。老板娘姓窦，四十多岁，店里除了她，还有一个验光师小李，二十六岁，跟了她三年。

店里卖得最好的是老花镜。来的多是附近的老人，一副一副地试，一试就是半个钟头。

最近两个月，窦姐注意到了几件小事：小李开始迟到，每次十来分钟；周五晚上，大家一起去隔壁吃饭，他开始找各种理由不去；有一次，一位老人来配镜，他的态度很正常，可是在一边擦眼镜的时候，眼睛看着窗外。

**没有人说什么，什么也没发生。** 这就是「其未兆易谋」。

窦姐想了一晚。她的第一个念头，是「治之于未乱」，用她作为老板的全部手段：把考勤规矩重新讲一遍，贴在收银台边上；找他谈话时，先肯定他三年的成绩，然后说「最近的状态要调整」；再悄悄让另一个店员「留意一下他」。

她甚至已经打开了手机的备忘录，列了三条。

然后她停住了。那三条，每一条都是在把小李**拉回原来的位置**。它们的前提是：小李偏离了，需要被纠正。可是，她其实并不知道他为什么偏离。

她把备忘录关了。

第二天下午，店里没人。她叫小李来帮忙调一副镜架。一边调，一边问：「这三年，你手上做的事，哪一件是你最想多做的？」

小李低着头，镜架在他手里转了两圈，说：「儿童的。」

他说，小区里有很多孩子，近视的孩子越来越多，家长拿着验光单来问，不知道怎么办。他在网上学了一些，一直想在店里搞一个小角落，给孩子做个专门的验光和选镜框的地方，可是他一直没敢提，因为店里的位置是展老花镜的。

「你是不是怕我不同意？」

「嗯。」

窦姐没有马上说话。老花镜的货架占了门口最好的位置，那是店里的主要收入。她要是答应了，就要挪架子，要花钱，要冒一个她完全没有把握的险。

她说：「我先给你一个角落，靠窗那一小块，八周。八周之后，我们一起看账。不一定做成，不一定留。」

小李的眼睛亮了一下，立刻又暗下去。「八周，来得及吗？」

「来不及就来不及。」

那八周里，儿童角落来过两个家长，一个孩子，一个人买了一副镜架。从账上看，这个角落**赔了钱**。窦姐没有把八周的结论说成「成功」，她把账摊开，对小李说：「赔了三千一，原因有三个，你自己看看是哪三个。」

小李看了很久，说了两个。窦姐补了第三个。他们决定再试八周，这一次，换一个位置。

故事到这里，没有圆满的结尾。小李后来还是留下来了，也可能不留，我不知道。

我要说的是那个下午的分岔。**早动手，窦姐是早动手了。**　她的第一个念头和第二个做法，都发生在「还没乱」的时候。可第一个念头是把小李往旧位置里拉，第二个做法是给他一块靠窗的地方。同一个「为之于未有」，一只手在掐，一只手在扶。

这两个做法，从外面看，一时分不出来：小李用哪一种都可能留下，也都可能走。真正的分别，在小李说出「儿童」两个字、打乱了老花镜货架计划的那一刻：窦姐的手伸向了哪边。

这里要补一句保留：这个检验，是我读这一章时自己想出来的，不是老子说的。窦姐给的那个角落，也未必就不是一种更温和的管理。**早动手的人，有权力，权力本来就很难自己看出来自己是扶是掐**。这一点我读不透。

三个月后，窦姐盘账，儿童角的流水加起来，仍然是亏。亏得不多，但亏。

她把账本推给小李，说：「你怎么看？」

小李这回没有低头，直接说：「再给我一个季度。」

「为什么？」

「因为有两个家长回头了。」

「回头不等于买。」

「我知道。可是他们回头是为了来问第二次。」小李停了一下，「我想，在我们这样的店里，第二次比第一次更重要。」

窦姐想了想，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她说：「你给我写一页纸：这个角落到明年一月，你想做成什么样子，不想做成什么样子。」

小李写了。不想做成的那一栏，他写了三条：不想变成卖镜框的地方；不想为了生意跟家长说吓人的话；不想变成老花镜柜台的附属品。

窦姐看着第二条，想起自己刚开店的时候，有一回，为了多卖一副镜片，对一位母亲说了句「孩子的度数再涨就来不及了」。那位母亲当天买了，后来再没来过。她一直记得那个母亲的背影。

她没有把这件事讲给小李，只在那页纸的角上，用笔轻轻画了一条线，在第二条下面。

这是我想写的「持」：她没有要求小李按她的方式做，只是在他写下的东西下面，画了一条线，表示她看到了。**一条线，不多不少，是一只旁边的手。**

至于「持」的反面，在这个故事里也看得到：如果她在第一个念头的时候，就按备忘录里那三条做了，小李的迟到会消失，因为考勤规矩摆在那里；小李的沉默会消失，因为谈话已经谈过；而那个儿童角，永远不会有人提起。这家店会很整齐，只是少了一个人提过的一个想法。

我不能说整齐不好。一个小店，有时候就需要整齐。我只是想说，**「治之于未乱」，有时候治掉的，是还没有来得及乱起来的新东西。**

**带 走 的 话**

**起头的时候最容易下手，收尾的时候最容易出事。头和尾，用同一个动作；早动手的那只手，要看它是掐还是扶。**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五环里的哪一环？**主要在「复」：收笔回锋是一个小小的复；「复众人之所过」，回到的是被走过的地方，不是原样。也碰到「统」的边：前半章那一串「持、谋、泮、散、治」，读不好就是掐。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头尾同一份心，早动手但不攥；靠的是「百仞之高」与「千里之行」的差别、郭店「临事之纪」的「纪」字、各本「慎终如始」的次序。甲组「弗能为」这类恰好合口味的异文，我只放在这里，不承重。

◆

65

第 65 章

# 「愚之」两个字，读着扎耳朵

>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原文照通行本，即王弼本。）

**版本提示**：马王堆帛书的写法有几处不一样，先记在这里，后面要用。开头，甲本作「故曰：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乙本作「古之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两本都没有通行本的「善」字。「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帛书作「以其知也」，没有「多」字。「国之福」，甲本作「邦之德」，乙本作「国之德」（乙本避刘邦的讳，把「邦」改成「国」）。最后「然后乃至大顺」，帛书只有「乃至大顺」。郭店本没有这一章。

## ◆ 一家公司的考勤机

设想有这样一家公司，老板嫌员工迟到，把签到本换成了指纹打卡机。

没过多久，有人从网上买来一种薄薄的指纹膜，据说确实有这东西在卖，贴在手指上，替同事刷。老板发现了，换成人脸识别。又有人拿着同事的照片、手机里的视频去应付。老板再升级，要求对着镜头眨眼、摇头。到后来，公司里最懂考勤系统的人，不是行政部的，是那几个最爱迟到的人。

这家公司里没有一个笨人。恰恰相反，每一轮都是两边的脑子在较劲，一轮比一轮精。可有一件事悄悄变了：谁来得早、谁干得好，没人再留意了。大家留意的，是机器能不能被骗过去。

这种事，一句老话就说完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三国时的王弼，距今一千八百年，给这一章作注，写的几乎是同一回事。他说，上面用「智术」去动百姓，百姓知道了这套术，就学会了躲；上面再想更密的法子去防，百姓就再想更密的法子去避，结果是「思惟密巧，奸伪益滋」。

所以这一章如果只有后半段，您大概会点点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说的就是那家公司。

麻烦出在最前面那一句。

## ◆ 先把话照字面说一遍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古时候善于走「道」的人，不是去让百姓变得「明」，而是要让百姓变得「愚」。

第一遍读，谁都会皱眉。哪有一部书，开口就说要让人愚的?

先别急。看看这个「明」字。王弼的注是：「明谓多见巧诈，蔽其朴也。」他把「明」解成了「多出机巧」，这里的「明」不是明白事理，是精明、会算计、心眼多。这样读，「非以明民」就是：不是去把百姓调教得更会算计。这句话本身，并不难受。

难受的是下一半：不去让他们精，却要让他们「愚」。

后面的话顺着往下走。百姓难管，是因为他们心眼多（「智多」）。所以，用「智」去治国，是国家的祸害；不用「智」去治国，是国家的福气。这里的

「以智治国」，主语是治国的人：他拿机巧去治。不过有一家注者读得不同，河上公读成「使智慧之人治国之政事」，意思是任用聪明人当官。两种读法都有人信，大方向是一致的：这个「智」是个麻烦。

再往后，「知此两者亦稽式」。「稽式」，王弼训「稽」为「同」，河上公本直接写作「楷式」，都是一个可以拿来对照的样子，一套法式。知道了智与不智这两头，就有了一个样子可以对照。能一直守着这个样子，叫「玄德」。第十章、第五十一章都说过「玄德」，说的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生了，不占着；做了，不靠着；带大了，不管着。到了这一章，「玄德」成了「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才到「大顺」。「与物反」，一种读法是跟常人的做法相反，另一种读法，王弼注是「反其真也」，回到本来。

这一章后半，都读得动。扎手的只有开头的两个字。

## ◆ 三个「愚」字

「愚」这个字，书里到这里一共出现了三次，而且三次不是一个意思。

第二十章，老子说自己：「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这个「愚」是好的，带着一点自得：别人都精明，只有我糊里糊涂，没有被切成一块一块。它是**我自己的一个状态**。

第三十八章，讲「失道而后德」一路滑下去，最后说：「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事先就知道、预先就认定的那种「前识」，是道的虚花，是愚的开头。这个「愚」是坏的，是**一个后果**，是被预设害出来的昏。

到了这一章，「将以愚之」。「愚」是动词，后面跟着「之」，**一个人对另一些人做的事**。

同一个字，从「我自己的状态」，走到「一个后果」，再走到「对别人做的一件事」。每走一步，句子里就多出一只手。

这只手，在这部书别处已经出现过。第三章：「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第四十九章：「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第三十七章：「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都是圣人做主语，百姓做宾语，一个「之」字落在百姓身上。第四十九章的「孩之」，读法也是两可，上文已经摆过，这里不重复。

孔子也说过一句长得很像的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这句话千百年来读法同样有两派：一派读成「百姓可以让他们照着走，不必让他们明白为什么」；另一派换了断句，读成「百姓认可的，就让他们照着做；不认可的，就要让他们明白」。不管哪一派对，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个时代，「让百姓知道得少一点」，是一句现成的话，不是什么惊人之语。

所以这一章的「愚之」，我们得把两种读法都摆开，看看各自凭什么。

## ◆ 两种读法，各有各的凭据

**读法一：愚就是朴，是善意的。**

河上公注：「将以道德教民，使质朴不诈伪。」王弼注：「愚谓无知守真，顺自然也。」二人都把「愚」读成了朴，不是傻，是不绕。它的凭据有三条。其一，对面是「明」，而「明」这里已经被解成了机巧，那么「愚」是机巧的反面，也就是不玩机巧。其二，第二十章的「愚」是好的，同一部书里，这个字有现成的好意思。其三，后半章说「玄德」，而「玄德」在第十章、第五十一章里的意思，恰恰是不占着、不管着。一个讲「不管着」的人，不应该同时在谋划怎样让别人变愚。

**读法二：这里确实有一只手。**

它的凭据也有三条。其一，语法：圣人是主语，「将以」是打算，「愚之」是对别人做的事。这是一个计划，不是一个自可是然的状态。其二，上面说过的一路「之」字，第三章、第三十七章、第四十九章，圣人的手一直伸着。其三，这一章自己说「稽式」，说「常知稽式」，一个「式」，一套样子，被知道，被守着。这个「常」字在这里也是正面的（「常知稽式，是谓玄德」）。书的开头说「非常道」，批的就是被立成「常」的东西；到这里，有一个「式」被立起来了。

两边的凭据，都不是空话。

## ◆ 版本能帮多少忙

版本能帮一点，帮不了多。

第一，郭店本没有这一章。可是第二章到第六十六章之间，郭店缺的本来就过半，所以「没有」说明不了什么，不能拿它当作「后来才长出来的」证据。

第二，郭店本第十九章有「绝智弃辩」。也就是说，「智是个麻烦」这半句话，在很早的本子里就有。而「愚之」这半句，**我们现在找不到同样早的见证**，可是这句话所在的整章也都不在郭店，所以这个空，同样不能解释成什么。

第三，帛书给了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甲本这一章开头是「故曰」，接在上一章的最后一句后面。上一章（通行本第六十四章）的最后一句，在帛书里是：「是以圣人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而复众人之所过，能辅万物之自可是弗敢为。」也就是说，在甲本里，「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紧跟在「弗敢为」后面，读起来像是「所以说」，像是在引一句话。乙本却写成「古之为道者」，和通行本相近。同一部书的两个抄本，都不太一样地交代这句话的来路：一个是「所以说」，一个是「古时候的人」。

我不敢从这点差别里推出任何结论。我只能说：这句话的来历，并不像通行本的「古之善为道者」看起来那样稳。

## ◆ 同一个结果，两种写法

读到这里，有一处对读，我觉得比所有注家的说法都硬。

第五十七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郭店本有这一章，句子与通行本略有出入，这里不细比。）

「朴」，就是第二十章那个「愚」的另一面，也是第三十七章「无名之朴」。这一章要的结果，和第五十七章要的结果，是同一个：百姓朴。

可是动词不一样。第五十七章说：「**民自朴**。」我没有欲，他们自己朴。第六十五章说：「**将以愚之**。」我打算，让他们愚。

一个「自」，一个「以……之」。

再往下想一步，会碰到一个让我自己都有点不安的地方。如果「将以愚之」是一个**计划**，是圣人打算做的一件事，那么这个计划是什么性质的？王弼自己形容「以智治国」是：「以智术动民」。圣人为了让百姓不玩机巧，先设计了一套办法——这套办法，恰恰是一套「智术」。那么这句话，读成计划的话，**自己就落在自己后半句批评的「以智治国」里面**。

这是一个很整齐的论证，整齐得我不放心。反过来想，也完全可以说：医生用刀子去治刀伤，不矛盾；圣人用一点智去结束智的较量，也不矛盾。这个反驳站得住。

所以这一处，我能做的只是把三种可能摆出来：

一，「愚」是朴，是第五十七章那个「民自朴」的另一种说法，「将以愚之」写得太快了，不要抠那个「之」。

二，这句话确实是一个计划，圣人的手确实在这里，这部书在这一处没有守住自己。

三，「民自朴」才是原来的意思，「将以愚之」是后来的手改出来的，或者是从别处引来的。

三种可能我都没有证据去排除。这本书事先给自己立过一条提醒：像这样的几章，要靠「文本里混进了儒家之一」这个判例才贴得上，而这个判例本身，可能就是一块补丁。所以我只写成「可能」：**也许**这里有一只后来的手，也许没有。

## ◆ 「智」到底是什么

扎手的地方说完了。现在回过头，只问一个小问题：这一章里的「智」，指的是什么。

不是知道得多。第二十章的「我独昏昏」，对立面是「俗人察察」，「察察」是什么？是盯着看，随时准备出招的那种精明。这一章里的「智」，也是这个意思：**对着另一个人的招，出一招。**

考勤机的故事里，每个人的聪明都是这样用的：你出指纹，我出指纹膜；你出人脸，我出照片。整个公司的想法、说法、劲儿，都被引到了同一件事上去，想法用来想怎么骗，说法用来说怎么没骗，劲儿用来盯着对面。这片土里能写的东西，越来越只剩下一种：「对策」。

这就是「智多」的毛病：不是人聪明，是聪明的**去处**只剩一个。

这样读，「不以智治国」的意思就变了。它不是要大家变笨，也不是要谁来负责让大家变笨。它是说：**别再把每个人的聪明都引到对局里去。**

那么「愚」是什么？我想，是**不在对局里**的那个状态。第二十章的人「闷闷」，是因为他没有跟别人比招。他的心没有被切成一招一招，所以是沌沌的。

到了这里，「将以愚之」的毛病就看得更清楚了：**不在对局里，只能是自己退出来；别人替你宣布「大家都别玩了」，那也是一着**。这一点，是从第五十七章的「自」和这一章的「之」之间的差别里放出来的，不是我加进去的。

这个说法也不是定论。它只是让「愚之」两个字扎耳朵的原因，有了一个能说出口的形状。

### ◆ 放回日子里

设想小区门口，有一位卖煎饼的大姐。她的摊位前面常年有人排队。她从来不在量上做手脚，加蛋就是两个蛋，加肠就是整根的肠。旁边卖早点的同行，私下里说她「傻」，说她「不会做生意」，说她「一份赚不到两毛」。

她听到过，笑笑，不接。

我们不必把她写成圣人。她可能只是懒得算。可是请注意：同行叫她「傻」，叫的人，正是在对局里的人。**「愚」这个字，经常是对局里的人，对对局外的人的叫法**。

第二十章的人，说自己「愚」，说的是同一回事，只是他没有生气。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母亲，姓许，在写字楼里做夜间保洁，每天晚上九点上班，早上五点下班。儿子小远读高二，住校，周六下午回家。

她一直跟儿子说，自己在超市做夜班理货。不是怕丢人，是她想得很简单：她自己初二就没再念书，吃过没文化的亏，只盼着儿子一条道走到底。别的事，

大人的辛苦，家里的难处，都不用往他心里装。她连工服都不带回家，下班后在楼下的储物柜里换，换完，再坐头班车回来。

这个周六，小远进门，书包往椅子上一撂，说：「妈，班主任说，下学期的助学金，要家长签个字。」

许女士手上正在择菜，停了一下：「什么助学金？」

「我去年就在领。一学期八百。上学期是班主任让我自己填的，没让你签。这次要签了。」小远低着头，把一张表按在桌上，「妈，我知道你不在超市。」

她没有马上说话。小远也不抬头，继续说：他同班有个女生，妈妈在同一栋写字楼做保洁。有一回，那个女生在校门口说，你妈我阿姨见过，在二十一层。还有，超市理货的手，不会有那种味道。他说的是洁厕剂和消毒水混在一起的味道，洗不掉的那种。

许女士把菜放下了。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母子俩在桌子两头，把各自藏的东西摊开了。小远藏的东西，比她想的多。他没有报辅导班，对她说是「班里不让报」，其实是不好意思开口；他在二手书摊上买别人用过的卷子，一张一块钱；助学金每个月发下来，他一分没动，放在宿舍的一个饼干盒里，打算等她「不用上夜班了」，一起拿出来。

「你怎么不早说？」

「你不是也没说吗？」

这是整个下午最难听的一句话，也是最实在的一句。

许女士低头看那张表。表上有一栏「家庭情况」，小远已经填好了，字很小，很工整：母亲在超市工作。

也就是说，他不光是在家里替她守着那个说法，连交给学校的表格上，也替她守着。他十七岁，已经知道哪一栏里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

她拿起笔，在那行字上划了一道，旁边写了四个字：夜间保洁。她的字写得很大，比平时大了一倍。写完，她自己看了一会儿，说：「这四个字，也没有那么重。」

小远抬起头，看着她，没说话。

我们可以停在这里，看一看这个下午。许女士手里攥着所有的线头：家里的钱有多少，她在做什么，夜里几点出门。小远只被允许走「读书」这一条线。她是真心为他好，这一点没有疑问。可是在这条线之外，小远并没有变得「愚」。他长出了自己的一套：悄悄去领助学金，悄悄不报班，悄悄存钱，悄悄认出同学的妈妈。母子两个，一个在瞒，一个在防，**各出各的招**，要等到一个周六的下午，才摊在同一张桌子上。

这像不像那家考勤机公司？像，但不完全一样。这里没有谁想骗谁，每一个「对策」，都是为了护着对方。这种对策，反而最让人心里发酸。

那天傍晚，许女士做了一件事，我觉得是整个下午最要紧的。她没有保证「以后什么都告诉你」。她说：「我夜班那边的事，可以告诉你。家里欠的账，我不想你现在知道。」

小远想了想：「行。你说一声'这个不说'，我就不问。」

我想把这句话留在这里。**「我不告诉你」和「我替你决定你不用知道」，是两件事。**前一句，是把一条界线摊到桌面上，对方可以接受，也可以争；后一句，是一个人在暗处替另一个人划了线。许女士之前做的是后一件，这个下午之后，她试着做前一件。她在表格上划掉的，不只是那一行字。

第二个周六，小远在饭桌上随口问了一句：「咱家，有没有欠人家钱？」

许女士拿着筷子，隔了几秒钟，说：「有。这个不说。」

小远点点头，低头吃饭，没有再问。

她后来想起这件事，觉得那一下比说谎还难受：说谎是一下子的事，「这个不说」要当着孩子的脸，一次一次地说。可是夜里她在公交车上想了一路，想明白了一点：她这回给了儿子一个答案，虽然是个不完整的答案。以前她给他的是一堵墙，墙上还画着超市的门。

换一种做法，会怎样？也许十六岁那年就告诉他，他会分心，会内疚，也说不定会更踏实。有的孩子知道了会乱，有的孩子不知道反而更慌。这一章不替任何一家定规矩。它只指一处：当「让他不知道」变成了**一个人关起门做的决定**，这个决定本身，就已经是一着棋了。

那个周六的晚饭是小远做的，煮面，煎了两个蛋。许女士吃了两口，说：「盐放多了。」小远说：「那你下次早点回来，自己放。」

从那以后，周六的饭桌上，多了一种话。许女士开始讲夜里遇到的事：二十一层有一家公司，凌晨三点灯还亮着，有个年轻人睡在会议桌上，她进去倒垃圾，给他把一半的灯关了。小远听着，有时候笑，有时候不吭声。她讲的不是苦，是她的夜晚里有些什么。那个原来空着的地方，是在这样的话里，一点点有了东西。

##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水电工，姓蔡，四十六岁，抽了二十多年的烟。女儿升初中那年，他决心戒。

他是个爱立规矩的人，干活之前先画图，图不画完不动手。所以戒烟，他也先立规矩，写在一张硬纸板上，贴在工具箱的盖子里面。

规矩一：每天不超过十根。（以前二十根上下。）头两周还行，后来他发现，十根可以集中在下午四点以后抽完，晚上反而睡不着，就多出去几趟。

规矩二：烟只能在门外抽，不许在屋里、车里。这条他守得很严。结果是，他每次出门，都要在楼梯口站着抽两根。「出一次门」算一次，不算根数。

规矩三：饭后不抽。他把「饭后」定义成吃完二十分钟之后。于是他开始在饭桌边坐很久，慢慢收拾，慢慢喝汤，等那二十分钟过去。老婆说，你现在吃饭怎么这么文雅了。

规矩四：只买一包，不许囤。他不囤，他在客户家「借」，在同行的车里「拿」。老婆发现他口袋里没烟，工具箱底层却总有一两根，不是他买的。

规矩五：抽一根，罚十个俯卧撑。这条他很得意，坚持了五天。第六天他算了一下，做完十个俯卧撑，其实比忍着不抽省力。从此，罚，成了一种买卖。

规矩六：女儿在场时不抽。女儿很快发现了这条规矩，于是她说：「爸，我去写作业了。」然后把门关上。

规矩七，他写在纸板最下面：真想抽，先忍十分钟。这一条用得最少，因为每次到了十分钟，他已经找到理由了。

那年秋天，蔡师傅发现了一件事：他是全家最会立规矩的人，同时也是全家最会钻规矩的人，而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他自己的「国」里，国王和贼，是一个人。

他没有变得更狠。十月里，他停了一件事：**不再写新规矩**。他拿了一个小本子，只做记录：每次想抽，写下几点、在哪儿、前面刚发生了什么。不禁，不罚，不评论。

一个月之后，他翻小本子，发现想抽的时候，其实集中在三个地方：等材料的间隙坐在车里；接完某几个难缠客户的电话之后；晚上十点站在阳台上。三个地方，三件不同的事，不是「烟瘾」两个字能一口气说完的。

本子里有几条，他后来念给老婆听。「十月十一日，十点十分，阳台，刚和老婆为女儿的补习班吵了两句。」「十月十四日，下午两点，车里，等货，客户说好了三点结果五点才给。」「十月十九日，晚饭后，家里，没什么事。」最后这一条，他在旁边多写了一个字：怪。

他发现，原来每一次想抽，前面都跟着一件事，而他以前给这些事起的名字，只有一个：烟瘾。他把这三处指给老婆看，老婆看了半天，说：「你这个字，写得比你写规矩的时候好看。」女儿路过，瞟了一眼那块贴在工具箱盖里的硬纸板，说了一句：「爸，你把规矩贴在盖子里面，谁也看不见，包括你自己。」

后来他去问了医生。医院里有专门帮人戒烟的门诊，医生给了他什么帮助，他没细说，只说「比自己跟自己斗法强」。

这个故事并不顺。十二月，他回老家参加一个长辈的葬礼，那天从早到晚，又抽了一整包。回来之后他在小本子上写：十二月十四日，老家，一整包。没有评论。老婆看到了，也没有评论。第二天他照常出门干活。

我想把这一年里的一处细节留下来。蔡师傅停下来的，**不是「智」**。他还是那个爱画图的人，本子上的字写得规规矩矩。他停下来的，是**每一天都在跟自己出招**。规矩立一条，空子钻一个，他的力气、他的说法、他的心思，全被引到了「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对局里。

第二年春天，本子换了第二本。空着的页，越来越多。他没有拿这个去证明什么，也没有再贴新的纸板。

这一章说「愚」。这个故事里没有人变愚。但如果有一个东西叫「退出对局」的话，大概就是那个小本子的样子。

（想戒烟，可以去问问医生，很多医院有专门的门诊。长期睡不好、情绪长久低落，也不要自己跟自己斗，该去看医生就去看医生。）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家县城的家具店，老板娘姓钟，十二个导购。她定了一份提成方案，前后改了三稿。

第一稿很简单：成交额的百分之二。很快，导购们的行为变了：大家都往贵的款式上推，客人想看便宜的，导购就「忙」；人一多，还会抢客人，两个人为了一个顾客，在沙发区吵起来。钟老板娘觉得这样不对，改了。

第二稿，加了「客户满意度回访」：成交以后，由总部打电话问客户打几分，分数低于九十，提成打折。导购们很快学会了在客户付钱的那一刻，递上一小包纸巾，加一个笑，说一句：「等下有人给您打电话，您要是满意，麻烦打满分，我们提成跟这个挂钩。」客户通常都会给满分。没有人再去问，客户到底满不满意。

第三稿，加了「退货率扣罚」：三个月内退货，提成追回。导购们又学会了一招：对那些拿不准的客户，**不开单**，让客户先「预定」，自己记在小本子上，等过了退货期再补单。月底的账越来越好看，真实的成交，在账外面。

到这时候，钟老板娘觉得自己是在跟一群很聪明的人斗智。她这样想，也这样对别人说：「现在的年轻人，太精了。」

三个月后，她无意中看到一个微信群，群名叫「怎么应付新规」，里面有一份在线文档，三个导购轮流更新。她一页一页读了一个多小时。这份文档把她三稿方案的每一个漏洞都写出来了，写得比财务做的审计还准，还附了「操作办

法」和「被发现时的说辞」。她当时的感觉很复杂：气，同时有点佩服。她心里想的是：写得比我的方案还好。

第二天，她把十二个人叫到一起，没有批评，也没有宣布第四稿。她把那份文档里最厉害的三条念了出来，然后问：「这些空子，是怎么出来的？」

她问完，会议室里先是安静，然后有人小声问了一句：「您这是要我们帮您出主意，还是要我们认错？」

钟老板娘说：「出主意。」

又沉默了一会儿，一个年纪稍大的导购，姓褚，开口了。她说，您的方案只数成交，看不见哪个人在门口陪一位老太太挑了三个小时的沙发。老太太那天没买，只是说儿子要结婚，家里想换一套。两个月后，老太太带着儿子和儿媳来了，买了一整套婚房家具。那三个小时，方案里没有。她说完，停了一下，问：「那一单，最后记在谁头上？」

大家都没说话。那一单，是老太太第二次来的那天成交的，当天值班的是一个刚入职两周的新人，提成记在了他名下。陪了三个小时的是褚姐，拿到钱的是新人。方案没有错，数得清清楚楚，只是数的东西，不是那三个小时。

钟老板娘把这句话记了下来。她后来没有立刻出新方案。她定了一条规矩：以后每改一次方案，**先让导购把「怎么应付它」念一遍**，再动笔。

故事讲到这里，该刹车了。

这个故事，把这一章翻了个面。原文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说的是智多是个麻烦。可这家家具店里，导购的「智」，反而成了一份说明书，告诉老板娘她的方案哪里看不见人。**这是故事的发现，不是原文的意思**，原文没有这样说。请当心：这只是类比，不是证明。

还有一处更要当心：钟老板娘的那条新规矩，「先念一遍怎么应付」，会不会本身就是一着更高明的棋？先把对策收编，让对手帮你堵洞。过了三个月，又有人在新的文档里，写下了新的空子。

后来她又试了第二件事：把一部分提成，改成全店共享的奖金，同时做了一张「陪伴记录」表，让导购自己填，写下那些没有买、但可能回来的客人。表发下去的第一个月，很有用。第二个月，表格里写满了同一句话：「客户很满意，有意向。」

对局没有因为一次会议结束。**能结束的，只是老板娘自己不再把每一稿都当成要赢的一局。**至于别人愿不愿意跟着停，不是她一个人能定的。

带走的话

**「智」不是知道得多，是对着别人的招出招。想让别人「愚」，若又是一着棋，就还在对局里。退出，只能是自己的事。**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哪一环？**柔与统之间的那道缝。「愚之」的那只手，说不准是书里原有的，还是后来长进去的。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别把所有人的聪明都引进对局；靠的是一个「愚」，可这个「愚」能不能由别人来「做」，这一章自己没有说清。

◆

66

第 66 章

# 最低的地方，所有的线都往那儿走

>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原文照通行本，即王弼本。）

**版本提示**：这一章郭店甲本有，写法差得不小，据整理本是这样的：「江海所以为百谷王，以其能为百谷下，是以能为百谷王。圣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其在民上也，以言下之。其在民上也，民弗厚也；其在民前也，民弗害也。天下乐进而弗厌。以其不争也，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马王堆帛书甲、乙本接近通行本，只是「欲上民」「欲先民」前面多了「圣人之」，甲本「居前」「居上」的次序和通行本相反，「天下乐推」之后是一个问句：「非以其无争与？故天下莫能与争。」（帛书「谷」写作「浴」；「推」字，甲本写成「隼」，乙本写成「誰」，整理者读为「推」。）另外，帛书里这一章后面紧接着的是通行本第八十章、第八十一章，然后才是第六十七章。

## ◆ 暴雨天，小区里的水

设想有这样一个小区，建在一道缓坡上。一场暴雨下来，不到半小时，水就都往一个地方跑：地下车库的入口。那里是整个小区最低的一处。

没有人安排。物业没有让水往那儿去，水自己去。落在草坪上的，顺着路沿流；落在楼顶的，顺着雨水管流；从东边来的，从西边来的，从各个单元门口来

的，一股一股，全汇在那个斜坡口。保安抱着沙袋守在那里，一边堆，一边看着水面往上涨。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画面，可是这个画面，大概就是这一章最前面那一句：**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最低的地方，不用去拉任何一条水。所有的水，自己找来。

## ◆ 「是以」：从一幅水的画，到一份计划

这一句本身，读起来毫不费力。江海为什么能做上百条山谷的「王」？因为它处在下面。

老子这一章要紧的地方，在后面的一个小词：「**是以**」。

通行本和帛书都是这样接下去的：「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所以，想在百姓之上，一定要在言语上放低；想走在百姓前面，一定要把自己放在后面。

注意这个「是以」。它做的事，是把前面一幅**水的画**，变成了后面一份**做事的办法**。水往低处走，所以你想上，就先下。再加上两个「欲」字，办法就有了目的：为了上，所以下；为了先，所以后。

这个公式，第七章已经碰到过，而且留了一条线头给这里。第七章讲过，郭店本这两句是这样写的：「圣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其在民上也，以言下之。」没有「欲」，没有「必」，海的那一句和圣人的两句之间，也没有「是以」。它们是**并排摆着**的：一边是水怎样，一边是圣人怎样，之间没有因果，没有「所以」。

这个差别有多大，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在郭店本里，这一段是**描述**：水在下，圣人在上的时候也在下，在前的时候也在后，如此而已。到了通行本，中

间多出来一个「是以」，两个「欲」，一个「必」，它就成了**配方**：想要什么，就先做什么。

第七章已经说过，我们不敢说「欲」一定是后来加的：郭店本到底是早期的样子还是摘抄的本子，学界没有定论。我们只能说：**那份最像权谋的东西，恰恰是由一个「是以」和几个「欲」搭成的**。把它们拿掉，剩下的是一幅描述。

这是版本能够告诉我们的，大概只有这么多。

## ◆ 王，往哪儿去

再看「王」字。「百谷王」的「王」，是什么意思？

《说文解字》里，这个字是这样说的：**「王，天下所归往也。」**天下归往的地方，叫王。这个解释和我们上面看到的画面严丝合缝：百谷归往的地方，叫百谷王。海不是最高的那个，它是最多东西「往」的那个。

可是《说文》接着引了一句话：「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

意思是：造字的人，画三横，再用一竖把中间连起来，这就是「王」。三横是天、地、人，把三者贯通起来的人，叫王。「一贯三」，用一条线，把三样东西穿起来。

请您稍微停一下。这是汉朝人的讲法，字形上并不一定对，今天研究古文字的人，多半不这样看，有人主张「王」最早像一把斧钺的样子，象征带兵的权力。我们不拿它当字的「本义」，只拿它看一件事：**汉朝人读到「王」字的时候，脑子里是两样东西同时在。**

一样是「归往」：水往那儿流，人往那儿聚。一样是「一贯三」：一条线把几样东西穿成一串。

这和导论里的两把丝，几乎对得上：一团连着的丝，每一根都往那里汇；一把被攥住线头的丝，被一条线贯穿。

这一章的「王」，是哪一种？

## ◆ 最低的地方，是最温和的线头

这个问题，字面上回答不了。我们换一个方法，回头问水。

海是不是一个线头？它没有拉任何一条水，也没有攥着任何东西。可是百条山谷的水，最后全进了它。**最低的地方，是所有的线都走向的那一点**。不用拽，不用攥，只要够低，所有的线自己就走到你这里来了。

这样看，「善下」其实是一种**最温和的做线头的方式**：你不动手，你只是把自己放到最低，等着。

所以这一章有一个很难躲开的问题：**这是在不统，还是在用最安静的办法统？**

老子这一章自己，似乎两个意思都有一点。「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圣人在上，百姓不觉得压；在前，百姓不觉得碍。「天下乐推而不厌」，天下人乐意把他推到上面，推了也不嫌烦。听起来像是百姓自己愿意的。可是前面那两个「欲」，说他是**想要**上、想要先的。一个想要的人，被推上去，是计划成功了；一个没有想要的人，被推上去，是一个意外。两种情形，从外面看，一模一样。

郭店本这里还有一个小差别：通行本和帛书说「乐推」，郭店本据整理本是「乐进」。推，是人们把他往上推；进，是人们自己往他那里走。后者没有「他被推上去」的意思，只有「大家乐意靠近」。

## ◆ 汇进来的，还是不是原来的

第六十一章讲「大国者下流」的时候，留了一个问题：同样是低姿态，同样是众水来汇，**过了些年，被汇进来的那一边，还有没有自己的说法、自己的做法？**那一章说，这个答案要到后面的第六十六章去看。

我们就拿这条江海来看。

先说一个事实。黄河每年带下来大量的泥沙，入海的地方，陆地一直在往海里长，那一片叫黄河三角洲。也就是说，**海的岸线，是由流进来的河一笔一笔写出来的**。河流进海，也改变了海：海岸在移，入海口一带的海水，咸淡和颜色也随河而变。

再说另一个事实。海里有一个很远的亲戚，叫死海。它也是低处，也是水往它那里流，可是它**只进不出**，水只能蒸发，盐越积越多，咸得几乎没有活物。

这两个事实，一个是海，一个是死海，用的是同一个「低」字。

原文一个字也没有说这些。原文只说，海善下，所以为百谷王。**它没有说海被谷改变没有，也没有说海要不要出口**。我们是看着水自己想出这两件事的，这一点要老实说。

可是这两件事，倒是帮我们把「善下」的两种用法分开了：

一种，低处是**被写**的。每一条河都在岸线上留一笔，所以海不是一个固定的样子，它一年年在变。

另一种，低处是**只收不放**的。什么都进来，什么都变成它的咸，最后它是一个什么活物也长不出来的地方。

低是一样的低，姿势一模一样。分别不在低头那一刻，在以后：**它收进来的东西，能不能写到它身上**。

这就是我想从「是以」和「王」这两处扎手的地方，放出来的那一点。没有别的了。

## ◆ 最后一句，是奖赏，还是代价

最后一句：「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这句话在第二十二章里已经出现过一次，几乎一字不差。到了这里，它成了「善下」这套办法的**结账**：你下，你后，你不争，所以没有人能跟你争。

读起来像一个奖赏。没有对手，没有人能拦你，谁不想要？

可是帛书在这里，把这句话写成了一个问句：「非以其无争与？」不是因为他不争吗？第七章也碰到过这种句式，那里说过，这类问句在古汉语里多半是用问的口气作肯定，不要读得太重。我们不靠它做文章。

我想提的是另一处。第六十九章，通行本说「祸莫大于轻敌」，帛书乙本却是「祸莫大于无敌」，甲本写作「无适」，整理者读成「无敌」。「莫能与之争」，差不多就是一个「无敌」的状态。把这两处放在一起读，一边是奖赏，一边是「祸莫大焉」。

这是书自己的张力，我没有办法替它选。我只能说，后面教育那一节里，有一位学生说过一句话，听起来就是这个意思：**没有人能跟你争的时候，你也没有墙可靠**。

## ◆ 帛书里的邻居

再说一个小小的版本细节。帛书里，这一章的后面紧挨着的，是通行本的第八十章「小国寡民」，再后面是第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然后才是第六十七章。

也就是说，在帛书那一代人手里，「江海为百谷王」后面接着的，是一句「小邦寡民」。

一边是很多条山谷汇向一处，一边是很多个小国各过各的。两件事挨着，读起来有点别扭，又有点意思：**百谷往海流，和小国不往来，是同一个人说的吗？**

我没有答案，但这条线头要留着。第三十二章（在帛书的排法里，它在道经那一半，离这里很远）有一句：「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这句话有两种读法：一种是万物归向道，像川谷流向江海，那么海像是道本身；另一种是道在天下其实很小，像小谷之于江海（帛书写作「小谷」），那么道倒像是那条谷。同一片海，在那一章里有时是「道」，在这一章里是圣人的样子。哪一个是原意，要读到那一章的人去说。

## ◆ 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个小区。暴雨过去第二天，物业做了一件事：在车库入口那个最低的地方，挖了一个集水坑，装上了一台抽水泵，把水抽到旁边的排水沟里。

之前，车库入口是「全小区最低的地方」，水都往那儿，全靠沙袋顶着。现在它还是最低，水还是都往那儿，可是它**有了出口**。

我不想把这个小事说成什么大道理。我只想指出一点：**「善下」不是原文的全部，在日子里，低处要是没有出口，它会出事**。原文只讲了低，没有讲出口，这是原文的留白，也可能是原文的缺。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导师，姓孟，在一所大学的文学院带研究生，研究方志，也就是各地编的地方志书。有一年，学院给青年导师开了一场培训，讲师说，好导师要学会「放低姿态，激发学生」。孟老师记在了本子上。

第一次组会在九月。他开场第一句话是：「这方面我不太懂，你们来讲。」

四个研究生互相看了看，开始讲。他听着，点头，记笔记。讲了大概五分钟，他忍不住了，说：「我补充一下。」一补充，就是二十分钟，把他自己的结论又讲了一遍。

散会以后，学生们在走廊里小声说：「孟老师又开始'我不懂'了。」另一个人接了一句：「然后他就懂了。」

他们很快摸熟了这个节奏。「我不懂，你们讲」，是一个仪式，类似开场的铃声。他们学会了前五分钟说得短一点，反正后面有二十分钟。**这个低，学生们看得出来，是一个有「欲」的低。**

第二次组会在十一月。一个叫小乔的学生，用电脑把一批方志的文字做了词频统计，做出一张表，发现一件事：孟老师研究了二十多年的一个说法，也就是某一类地方的庙宇和祠堂有什么样的分布，在她这张表里，对不上。有几个县，按他的说法该有很多祠堂，可是志书里，几乎不提。

小乔没有把握，把表放在屏幕上，声音有点抖。

孟老师盯着那张表，看了很久。他的第一反应，是想说「你的样本有问题」，那句话已经到了嘴边。他没有说。他说：「我不同意。但你把表留下，我想自己看。」

那一次，他没有补充二十分钟。

那天晚上，他在书房里把那张表打印出来，一个县一个县地对。对到第三个县，他发现，小乔的表不是错的，是**他读书的方式**错过了一些东西：他一直是顺着碑文和序言读的，那些地方，志书里的人根本没写碑文。他一个人坐到很晚。

第三次组会在一月。孟老师在讲自己的新题目，他说，他想把原来的问题改一改，不再只问庙宇在哪里，而是问**哪些地方的人，是怎么从文字里消失的**。学生们互相看了一眼：这个问题的角度，是小乔那张表带出来的。

那天的组会开到晚上九点。以前，孟老师总是五点准时散会，说是还有别的事。那天没有人看表。

还有一个小细节。孟老师说话时，开始用一个以前不用的词：「我们来频一下。」频，是词频的频，学生们的用语。他把它当成了一个动词。

一位年长的访问学者列席了那次组会，散会时对孟老师说：「你这个组，说话方式跟你的不一样了。」孟老师笑了一下，没有解释。

阿文是四个学生里最较真的一个，他在组会上问了一句：「老师，这个新题目，是您的，还是小乔的？」

孟老师想了一会儿，说：「不知道了。」

后来，他做了一个让系里几位老先生皱眉的决定：新题目的第一篇论文，小乔署第一作者。有位老先生对他说：「你这是把自己的课题让出去了。」他说：「不是让，是它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了。」

故事到这里是好的一面：低，不是一次姿势，是**被写**了。海的岸线，往里移了一寸。

可是还有另一面，也在这个组里。三月，阿文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对小乔说了一句话：「孟老师现在谁的话都听，我们反而不知道，该听老师的什么了。」

这句话很轻，我觉得很重。海没有岸，水就不知道往哪儿撞。一个老师低到没有一块硬的地方，学生没有可以顶着去长的东西，**「莫能与之争」**，也成了一种缺。

孟老师后来知道了这句话。他没有退回去，也没有说「我还是有立场的」。他只是在下一次组会上，对阿文的开题报告，提了一个很具体、很不客气的意见：「这一段的论证，不成立，理由有三。」阿文听得脸都红了。之后，他写得认真多了。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修鞋师傅，姓柴，六十出头，在小区门口的梧桐树下摆了十二年的摊子。

一把小马扎，一盏夜里用的灯，一个铁砧，一罐胶水，一团打过蜡的麻线。鞋底磨坏了，鞋跟掉了，拉链卡住了，客人来了，坐在马扎上等。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说起话来。

一位中年女人，说儿媳不让她带孙子。一个送外卖的小伙子，说平台又扣了他的钱。一个初中生，说这次月考，他爸看了成绩，没说话，把电视关了。一位退休的老爷子，说老伴走了以后，他把她的拖鞋还摆在门口。

老柴不怎么说话。他的话只有几句：「嗯。」「那是不容易。」「慢慢来。」手上的活不停。

小区里的人慢慢都知道了：修鞋的老柴，是个能说话的人。能说话的意思，是**能听**。人来了，鞋修完了，还坐着，不走。

他在这个摊子上，成了这条街的「低处」。所有人的烦心事，一股一股，往他那里流。

这一年冬天，他的老伴对他说了一句话：「外面的人，跟你说一天的话；我跟你一天，说不上三句。」

他没有回，因为他发现，她说得对。

回家以后，他也不是没话说。他是脑子里满了。那些话没有出口，一整天一整天地在里面排队。夜里躺下，闭上眼睛，那位老爷子的拖鞋、那个初中生关掉的电视，都在眼前轮着过。他睡不踏实，早上起得很早，坐在床边发呆。

那个冬天还有一件事。老爷子有一阵子不怎么说话了。他来修鞋，坐在马扎上，一坐就是半个钟头，说的只有一句：「不想给孩子添麻烦。」老柴听了，手

里的活停了一下。他想说点什么，又觉得自己说什么都轻。第二天，老爷子的女儿来取鞋，老柴一边找零钱，一边说：「老爷子这阵子话少，您抽空带他去社区医院坐坐，跟大夫聊聊。」女儿愣了一下，说：「好，谢谢您。」

后来他想：这是他在这个摊子上，为数不多的、**把一股水接下来，又往别处送出去**的时候。他不是医生，他不该把这个口当成最后一个口。

他的女儿有一天回来，也看出来了。她没有讲大道理，只问了一句：「爸，你听了一天别人的，今天你自己说句什么？」

老柴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才发现，这么多年，**他把自己这一个「口」，早就用来接别人的了，没有出口给自己**。

他后来想了个很笨的办法。收摊以后，他不直接回家，绕着小区旁边的池塘走一圈。池塘里有几只鸭子。他一边走，一边对着鸭子，把当天心里搁得最重的一句话，说出来一遍。不说客人的名字，不说细节，只说：「今天有个人说，他爸把电视关了。」然后停一停，说一句自己的：「我听了，心里发紧。」

头一个星期，他站在池塘边，什么也说不出来，脑子里一片空，最后对着鸭子说的第一句话是：「今天有雾。」他自己都笑了。第二个星期，他才说得出第一句真话。

有一天，老伴在池塘边的长椅上看见了他。她站在后面，听完了一整句。

回家吃饭的时候，她说：「你对着鸭子说的，比对着我说的多。」

老柴说：「那我晚上跟你说一个。」

从那以后，饭桌上多了一件小事。他每天挑一句，不说别人的秘密，只说他自己听了以后，是什么感觉。老伴有时候答一句，有时候只是点头。

我想把这个故事放在这一章旁边，只为一点。海不光是接水的，它自己也往天上放水，成云，成雨。**一个只收不放的低处，是会咸的**。咸成什么样，是各人的事，不是一个故事能管的。

（如果长期睡不好，白天提不起精神，心里总是堵着，不要只靠自己熬，该去看医生，或者找社区里的心理咨询门诊聊聊。）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县城里有一家小书店，老板姓冉，开了七年。起先他只进自己喜欢的书：历史、地理、几本老画册。他在收银台旁边放了一个厚本子，封面写着：想要什么书，写在这里。

这个本子，是他的一个小小的「低处」：任何人想说什么，都可以往里面流。

下面是本子里的几条。

三月十一日：能不能进点养蜂的书？（没署名。）

三月二十二日：绘本太少了，我家孩子三岁。（署名：七号楼。）

四月三日：不要放那么多哲学，看不懂。

四月九日：绘本。绘本。绘本。

起初他看了，没当回事。后来，他进了十来本绘本，一个月卖完了。他又进了一本养蜂的，三个月没人碰，可是有一天，一位老先生走进来，把它买了，说他家后院真的养了蜂。

于是他开始认真对待这个本子。第一年，书店的书架有三分之一，是本子里「写」出来的。营业额涨了。他有时候看着书架，觉得这家店不再是他一个人的口味，是一条河，一条河汇出来的。

第二年，他发现了一件事。本子里的字，不是平均的。

有一位退休的语文老师，每周来三次，每次写一两条，七年下来，本子里将近三分之一的字，是她的。她要的书，全是文学和古典。有一回，书店新辟了一排绘本架，占了原来放文学的两格，她在本子里写：**你这里怎么越来越像一个超市**。写完，还特意在那行字旁边画了一道线。

冉老板看着那行字，有点难受。他心里知道，她说的有一半是对的。他没有把绘本撤下来，也没有装作没看见。他在那两格旁边贴了一张小纸条，写：「文学类还在，往里走第三排。」后来这位老师再来，看到那张纸条，哼了一声，到底往第三排去了。

可是也有一个初中生，从来不在本子上写字，每个月都来，在漫画架前面站很久，从来没有「被写进」过书架。还有几个住得远的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个本子。

冉老板在店里站了一会儿，看着那面书架。他忽然明白：**他以为自己对所有人敞开了，其实只对「离得近、嗓门大、手里有笔」的人敞开了**。海是低的，可是只有能流到海的河，才被海收到。有的谷，没有路通到海。

这是他前两年里最难受的发现。他把三年里本子上的留言，按人头数了一遍：一百四十多条，来自不到三十个人。而这家店每个月进门买书的，有好几百。

他后来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没有改本子。他每周六下午，搬一把凳子，坐在门口，不看书，只看谁路过，谁进来，谁在门口停下又走了。有一天，那个初中生又来了，站在漫画架前面看了很久，没买。冉老板走过去，问：「你想看什么？」

男孩说：「你这儿的漫画都是旧的。」

「新的呢？」

「新的都在县城另一头那家漫画店。」

冉老板没有立刻去进漫画。他只是说：「那你下个周六来的时候，告诉我，你们最想要的是哪几本。我去那家店看看。」

男孩愣了一下，说：「行。」

这个故事没有一个漂亮的结局。书架上漫画的位置，到现在还是一个小角落。可是冉老板在收银台边上多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想要什么书，写在这里；不想写字，说给我听。**

还有一处，该老实记上。冉老板的店，现在不再是「他的口味」了。有一位老读者说，以前一进门就知道这是老冉的店，现在不太知道了。冉老板自己也不确定，这是海的幸运，还是海的损失。

带走的话

**最低的地方，所有的线都自己走来，这是最温和的线头。要看的是，它收进来的东西，能不能写到它身上，又有没有出口。**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哪一环？**柔与统的交界。「善下」可以是写得进去的柔，也可以是最安静的统；原文没有分，是一个「是以」和几个「欲」在分。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在下，靠的是「下」能把东西汇过来；这条路上没有说的是：汇来的东西，会不会改写它，它又往哪儿放。

◆

67

第 67 章

# 「一点都不像你爸」，是夸还是骂

>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
>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原文照通行本，即王弼本。王弼本、汇校本第一句作「天下皆谓我道大」；河上公本和帛书没有「道」字，作「天下皆谓我大」。）

**版本提示**：这一章郭店本没有（第六十七章起整块都没有，不拿它说事）。马王堆帛书乙本作：「天下皆谓我大，大而不肖。夫唯不肖，故能大。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我恒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其慈且勇，舍其俭且广，舍其后且先，则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建之，如以慈垣之。」（帛书「肖」写作「宵」，「慈」写作「茲」。）甲本开头残损，第一段只剩「夫唯□故不肖，若肖，细久矣」，缺的那一个字，整理者补作「大」，这样甲本就和通行本一样了；甲本「成器长」作「成事长」。帛书里，这一章排在第八十一章后面。

## ◆ 一句日常话

平常人说话，「像」是个好字。

「这孩子长得真像他爸。」「眉眼有他爷爷的样子。」「这手艺，跟他师傅一模一样。」这些话，都是夸。

反过来，「不像」就不太好听了。「你怎么一点都不像你爸？」这句话，多半是在责备：你没有接上，没有继承，没有长成我们期待的样子。

汉字里有一个词，专门放这种责备：**不肖**。我们今天还在说「不肖子孙」。

《说文解字》给「肖」字的解释是：「骨肉相似也。不似其先，故曰不肖也。」相像，说的是骨肉的相像；不像自己的先人，就叫不肖。《孟子》里已经有人用这个词，说「丹朱之不肖」，丹朱是尧的儿子，据说不成器。

所以，当这一章第一句话说出口的时候，我们得听清楚：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

天下人都说我的道大，可是又说我不像样。（没有「道」字的本子，就是「天下人都说我大」。）

这个口气，像不像一个被亲戚们评头论足的孩子？大家夸他大，大有大的气派，可是又摇着头：就是不像他爸。

## ◆ 一个因果，两种方向

这一句下面，紧跟着的是一句解释。通行本是：「夫唯大，故似不肖。」

正因为大，所以才不像（任何东西）。

读起来很顺，是一句描述：大的东西，本来就不像什么。可是帛书乙本这里，写的是另一个方向：

**「大而不肖。夫唯不肖，故能大。」**

正因为不像，所以才能大。

一个是「因为大，所以不像」，一个是「因为不像，所以大」，因果的方向，倒过来了。

这个差别有多要紧？前一种，「不像」是一个**表象**：它很大，所以看着不像样。后一种，「不像」是一个**条件**：只有不像什么，它才有可能大。

甲本这一处缺了一个字，整理者补作「大」，即「夫唯大，故不肖」，和通行本一样；乙本则是「夫唯不肖，故能大」。同样是马王堆的两个抄本，这一处写得不一样，而甲本那个字又是补的，还留着一点不确定。所以这个因果的方向，**不是一个已经定下来的事**。

第三十四章里有一句话，形状和乙本一模一样：「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因为始终不把自己当大，所以才成其大。那一章已经注意到了，这类「因为不……，所以能……」，是一种带目的的句式。我们这里就不重复。

再看后面一句，「若肖，久矣其细也夫」。「细」，是细小。如果它像了什么，早就细小了。

王弼的注很短，也很准：「肖，则失其所以为大矣。」一旦像了什么，就失去了它之所以大的那个东西。

河上公的注，走了另一条路。他把「肖」读成「善」，说是「辨惠」，也就是机灵、会说。他的讲法是：「天下谓我德大，我则佯愚似不肖。」我装傻，装得不像样。这样一来，「不肖」成了一个姿态，一个装出来的样子。

两个注，两个老子：一个，大得没有任何样子可像；一个，大得故意装得不像样。

## ◆ 为什么「像」就小了

这一段里，最值得停下来想的是：「若肖，久矣其细也夫」，这句话有没有道理？

先不管老子，只想一件日常的事。

一个做点心的老师傅，教出一个徒弟，徒弟做得跟师傅一模一样，连捏褶子的手势都一样。师傅很满意，客人也分不出来。这是「肖」，而且是顶好的肖。

可是，这家点心铺的手艺，在这个徒弟手上，**不会再有新的东西**。他是师傅的一份拷贝。拷贝，可以有十份、一百份，可是它们都在**一个已经有了的样子**里面。

「肖」，本来就是「按着一个样子去生」。骨肉相似，是按着骨肉的样子；不似其先，是没有按着先人的样子。像，需要有一个被像的东西，有一个模子。有了模子，就有大小可量，高低可比，好坏可打分。一个东西进到了这样的比较里，它就是「这一类」里的一个，就**可以被替换**。

所以「细」。细，是因为它成了某一类里的一个。

那么「大」是什么？《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说：「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那个「大」，是勉强起的名，因为它没有现成的名，也就没有现成的样子。

这样读，第一句话的意思就顺出来了：**他们说我不像样，是因为我没有现成的样子可像。**

这是一个不顺着任何一家注解的读法，是我读着读着读出来的。它是不是对的，我不敢说。我只能说，它能解释，为什么这一章一上来就把「大」和「不肖」扣在一起，而不是「大」和「谦虚」扣在一起。

## ◆ 三宝：同样几句话，三只手

下面就是「三宝」。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同样这几句话，三家注，三种手。

河上公把三宝都放在**治国的人**身上：「慈」是「爱百姓若赤子」，「俭」是「赋敛若取之于己也」，「不敢为天下先」是「执谦退，不为倡始也」。慈，是对百姓好；俭，是收税时别多拿；不先，是谦让。

韩非是现存最早解释《老子》的人之一（《韩非子》里有《解老》篇，一般认为出自战国末年）。他读到这里，写的是另一回事。他说「慈」，像慈母对弱子，「务致其福」，替孩子想得周全，所以事事想得熟，想得熟，就「不疑」，不疑就叫「勇」。「不疑生于慈，故曰：慈，故能勇。」他说「不敢为天下先」，是「圣人尽随于万物之规矩」，各样东西有各样东西的规矩，顺着规矩办事，就是不敢为先。你看，同一个「慈」，到了韩非手里，是对事情想得周全；同一个「不敢先」，到了他手里，是照规矩办。

王弼读「不敢为天下先」，说的是：「唯后外其身，为物所归，然后乃能立成器为天下利，为物之长也。」把自己放在后面，别人就来归附，然后才能做成事，成为大家的首领。

三种手：一个爱护，一个守规矩，一个退让。三种都说得通。

**这一章的三宝，是一个特别容易被读成格言的地方。**慈、俭、不争先，哪一句拿出来，都可以挂在墙上。读到这里，我一直在担心自己是不是在写一篇「处世三宝」。

## ◆ 扎手的两个地方

三宝之间，有两处我读不顺。

**第一处，「故能」。**

「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每一宝后面，都跟着一件它能换来的东西：慈换来勇，俭换来广，不先换来做首领。下面又接着说：「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把换来的东西拿走，把本钱丢掉，就是死路。

也就是说，这三宝是**有行情的**：你想要勇，要广，要成器长，那就先保住慈、俭、后。老子自己知道有人想「舍本逐利」，所以他特意警告。这是很诚实的一笔，可是同时，它也把三宝变成了一笔**交易**。

再看帛书、通行本都有的那四个字：**「持而保之」**。持，是握着；保，是守着。这是一个**攥着**的动作。书里别处，第九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第六十四章「其安易持」，「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说的都是握着不放的毛病。偏偏这一章，三样东西是「持」着的，攥着，保着。

所以我读不顺：一章书，开头说「不像任何东西才是大」，后头却说「有三样东西要握紧」。

**第二处，「天将救之」。**

最后一句，通行本是「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天要来救他，用慈来护卫他。帛书乙本却是「天将建之，如以慈垣之」：天要把他立起来，就像用慈给他围起一道墙。

「救」和「建」，一字之差。「救」，是有难了才救；「建」，是立。「卫」，是守卫；「垣」，是矮墙，围着院子的那种。

我自己更喜欢「垣」。因为这一章前面的第十一章说过，空，要靠墙围出来才有用。如果「慈」是一道围着院子的矮墙，那么这个院子里，什么都可以长，什么都不用像什么。

可这是我喜欢，不是证据。而且无论「救」还是「建」，这里都有一个**天**，是一个会救人、会立人的天，一个有主动的「天」。这个天，在第七十三章、第七十九章还会出现，是那几章最难读的地方之一。这一章的「天」，我读不动，只好把它放在这里。

## ◆ 涌现：不肖，与慈

读到这里，我想试着把「不肖」和「三宝」，放在同一个地方看一看。

「不肖」和「慈」，是两个**家里的字**。肖，是子女像父母。慈，是父母爱子女。一个站在孩子这一头，一个站在父母那一头。

天下人对「我」说：你不肖。他们像是一个要求子女像自己的家长。而「我」说的第一件宝，却是**慈**，一个对子女的爱。

那么，对一个**不像自己**的孩子，慈是什么？

不是「你为什么不像我」，也不是「你照着我来」。是：让他长成他自己，哪怕我从没见过那个样子。

这样读，「慈故能勇」也就有了一个新意思。勇，是敢让一个自己没见过的东西，长出来。不是勇于打架，是勇于不要求像。

再往下，「俭故能广」，俭，是不把土一下子用完，留着余地，才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是不去当那个「所有人都照着来」的头，那个头一旦立起来，下面的就都成了「肖」。

第四十八章讲过两种「生」：一种是在现成的土上，一个一个地生，需要现成的样子，叫从 1 到 N；一种是在变化的土里，生出那个**第一个**，叫从 0 到 1。「肖」，就是 1 到 N 的语言：按着样子生。「不肖」，就是 0 到 1 的语言：那个样子，之前没有。

这是从「肖」字、从乙本那个「夫唯不肖，故能大」、从「慈」字这三处，放出来的东西，别的都是我顺手说的。

读到这里，我必须停下来，做这本书给自己定的一道检验：把这些专门的话统统删掉，看剩下的话站不站得住。

删掉以后，剩下的是：「孩子不像你，并不是坏事。要是你把孩子当成你的复制品，他就小了。要让他长成他自己，需要一份不要求他像的爱，需要你自己不当那个人人都跟着的头。」

这几句话，**站得住**，而且是常识。所以我对前面的「涌现」是保持警觉的：它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它只是用这部书自己的字，把一个常识重新说了一遍。唯一的好处是，它让第一句和后面的三宝，接上了。

### ◆ 这一章读不动的一半

第一句，我读得动，而且读出了一点自己的东西。三宝之后，尤其是最后一段：「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我读不动了。

慈，怎么就「以战则胜」？韩非的解释是：有慈，就想得周全，所以打得赢。河上公的解释是：慈仁的人，百姓亲附，并心一意，所以能胜。王弼的解释是：「相愍而不避于难，故胜也。」互相怜惜，所以不躲难。三种都说得通，可是无论哪一种，这里的「慈」，都是**为了胜**。

第六十九章会接着说「哀者胜矣」，而且王弼注明说，那里的「吾宝」就是这里的三宝。所以第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是连着的兵事三章。三章里都有一个目的在，一个「胜」字，在最后。

这样，我就不得不老实说：这一章的第一句是一句**很特别的话**，三宝却是一串**很普通的格言**。是同一个人写的吗？帛书里，这两部分是连着写的，乙本整段的「故能」句式也是连着的：不肖，故能大；慈，故能勇……形状一样。所以我没有理由说它是两块拼的。可是读起来，口气是变了：前面是「我」被天下人说不像样，后面是「我」在教人保三样东西。

我只能说：这一章，读得动一半。

## ◆ 放回日子里

再说回那句「你一点都不像你爸」。

设想一位父亲，说这句话说了二十年，直到有一天，他听见儿子在电话里对别人说：「我爸那一套，我不会用。」他心里一沉。后来他慢慢发现，儿子做的事，他自己从来没想过。他不知道那是好是坏。他只是有一次，在饭桌上，没有说「你怎么不像我」，而是说：「你这个，跟我想的不一样，你给我讲讲。」

这句话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可是这一句里，已经有一点「慈」。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老先生，姓裘，七十出头，在社区教孩子练毛笔字。他的学生里有一个十岁的男孩，叫小宇，来了一年多，临的是颜真卿的《多宝塔》，那是初学者最常用的一本帖。

十月，小宇交上来一页字。老先生看了很久，用红笔在每个字上画了圈。笔画的粗细，转折的角度，连字间的空隙，都和字帖几乎一模一样。老先生跟旁边的家长说：「像，太像了。」家长很高兴，拍了照，发给了亲戚。

十一月，又一页，又是圈。

十二月，老先生把小宇叫到跟前，说：「这个月，不临帖了。」

小宇愣住了：「那写什么？」

「写你自己想写的。」

「我不知道自己想写什么。」

「那就写你今天早上吃的什么。」

小宇写了：「豆浆，包子。」四个字，歪歪扭扭，一个比一个丑，连《多宝塔》里的任何一笔都找不出来。他自己看着，红了脸。

小宇的妈妈来接他的时候，看见了那页纸，皱起眉头：「裘老师，是不是……他是不是被教坏了？之前写得那么好。」

老先生没有为自己辩护，只说：「再给三个月。」

回家的路上，妈妈一直没说话。到了家，她把小宇之前所有的「圈」页，摊在桌上，看了一晚上。第二天她对老先生说：「我们再试试。」

可是妈妈心里并没有放下。同一个小区里，有个孩子比小宇小一岁，已经拿了一个全国少儿书法比赛的奖，证书挂在客厅里，是进门第一眼。她没有说出口，可是那几周，每次小宇一出门，她就要看一眼他背着的那个笔袋。

老先生看出来了。有一天他对她说了一句很直的话：「他现在的字，不如三个月前。这是实话。」她愣住了。老先生接着说：「可是三个月前的字，是帖的字。现在的丑，是他的丑。我让他先把自己的丑写出来，再写好。」

接下来的三个月，是最难熬的。小宇的字，一页比一页难看。老先生一句「不好」都没说，每次只是把纸摊开，问：「这一笔，是你想这样写的，还是手这样写的？」这个问题，小宇一开始答不上来，后来慢慢答得上来了。

老先生自己的墙上，挂着两幅字。一幅是他老师的，一幅是他自己的。他自己的那幅，像极了老师，像到了骨头里。他站在两幅字中间，有时候会觉得，右边那个人，是个他不认识的人。他不觉得这全是坏事，一个人把一个老师吃透了，不容易；可是他也不觉得，那是他自己。

老先生年轻的时候，也临过帖，也临得跟字帖一模一样。他的老师有一次问他：「字帖已经有了，要你干什么？」他当时没听懂，后来用了二十年才懂。他后来对别的老师说起这件事，说他最怕的不是学生写得丑，是学生写得「太像」，像到了某个地步，就停了。

三月里，小宇的同桌看到他的字，说：「你怎么写得这么丑？」小宇没有生气，也没有躲。他说：「这是我自己的。」同桌没听懂，他自己也不太懂这句话，是在老先生那里听来的，说出来的时候，声音是平的，像在报一个地址。

故事到这里，还不能算好结局。二月，学校里要组织书法考级，考级要求的，恰恰是「像」。老先生没有犹豫，对小宇说：「考级的那几天，你就像；其余的时候，你不像。」小宇点头，带着笑。他后来考了过，证书贴在书房里。他写自己的字，到现在还是不太好看，但已经有了一点东西，别人写不出来：他写「豆浆」的时候，「浆」字右边那一竖，总要往上翘一下。老先生说，那是他的。

这一章说：「若肖，久矣其细也夫。」这个故事里，我想留下的是两点。一是**慈**，是老先生那三个月里的一句不说。二是承认**「肖」也有它的用**：考级的时候，像是需要的。两种「生」不是互相消灭的，不要把「不肖」当成一面旗。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木工，姓裴，五十五岁，干了三十多年的活。去年冬天，他在自家楼梯上摔了一跤，右手腕骨折。医院处理好，打了六周石膏，拆了以后，医生交代了康复师的安排：每天做几组很小的动作，不能硬来，要慢慢加。

拆石膏那天，他看着自己的右手，吃了一惊。那只手，细了一圈，皮肤白得发亮，像一只别人的手。

老裴是那种从来不拿疼当回事的人。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二十岁学木工，手指头被刨子削过，疼一阵就过去了。所以拆石膏第二周，他没按康复师的安排来，而是拿起了锤子，想试一试能不能敲钉子。

敲了三下，手腕疼得他整个人僵住，锤子掉在地上。他蹲了很久。复查的时候，医生没有责怪他，只说了一句：「慢一点，别急。」

他后来说起这件事，才讲了一个藏了很多年的故事。他年轻的时候带过一个徒弟，叫小六，十八岁，手快，有天分。老裴嫌他慢，不等他把基本功练稳，就让他上机器开榫。头一个月，小六的手指被削掉了一小块，血流在木屑里。小六后来没有再回来做木工。老裴一直记得那天的木屑是什么颜色。

那一下，把老裴吓住了。接下来的两周，他反过来，什么都不敢用右手。拿杯子，换成左手；拧毛巾，让老婆拧；连开门，都用肩膀顶。他的右手，在袖子里一天比一天僵。

他老婆有一天看不下去了，说：「你以前说疼不算什么，现在怎么连杯子都不敢拿？」

老裴那几个晚上睡得不踏实。有一回半夜，他在黑暗里醒了，梦见自己又在楼梯上滑了一脚。从那以后，他上下楼，总要先把左手扶在扶手上，才往下迈。

他没有告诉别人，可是他老婆发现，楼梯扶手上，有一块地方，被他的手磨得发亮。

老裴没有回答。他心里知道，两头他都做了：先是**勇而不慈**，硬来，把手弄伤了；后来是**慈也没有，勇也没有**，怕，躲着。这一章里的那一句，「今舍慈且勇……死矣」，他虽然没读过，但他的手腕在告诉他。

康复师没有批评他。她只说了一句话：「你把它当成一个新来的徒弟。每天教它一件事，一件就行。」

这句话，他听进去了。他是教过徒弟的人，知道新徒弟是什么样：不能一开始就让他抡大锤，也不能把他关在屋里不让碰工具。今天教他认锯子，明天教他拿刨子，每一天只多一点。

他和康复师一起，列了一张很小的单子，贴在冰箱上，一天一行：

第一天，拿空杯子，三秒。

第三天，拿半杯水，五秒。

第六天，自己拧开一次瓶盖，不许用左手帮忙。

第十天，用右手把一块抹布拧到半干。

没有哪一行是「今天一定要怎样」，每一行都写着「如果疼，就停」。

第一天，他让右手拿一只空杯子，拿三秒。第二天，拿满杯水，五秒。第一周的末尾，右手可以拧开瓶盖。第三周，可以握一把螺丝刀，转半圈。第八周，他拿起了锤子，敲了两下钉子，没有疼。他蹲在地上，笑了。

我想留一个细节。那几周，老裴开始会对自己的右手说话，不出声，在心里。「今天辛苦了。」「慢点没事。」他自己都觉得好笑，一个五十多岁的木

匠，对着自己的手腕说这种话。可是他发现，**对手腕好一点，手腕反而肯多做一点**。

这一章里的「慈故能勇」，我在这里看到了一点影子：对自己的身体先有一份不逼的心，才敢往前走一步。当然，这是一个类比，不是证明。

（骨伤、关节的恢复，要以医生和康复师的安排为准。疼得厉害，或者拿不准能不能做，就去复查，该看医生就看医生，不要硬撑。）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县城里的一条老街，有两家卖酥饼的店。一家老板姓贾，一家老板姓闵。两年前三月，街上的新鲜事是：直播。

贾老板是街上头一个做直播的。他在店门口搭了一个小灯箱，每天晚上对着手机卖酥饼。第一个月，他的订单翻了三倍，他雇了十二个人，租了第二间仓库，备了三个月的面粉和油。他是街上最风光的人，所有人都说，他走对了。

闵老板没有动。他每天照常开门，照常打酥饼，照常看着对面热闹。他的伙计问他：「您不跟一下？」他说：「再看看。」他不是不心动，他是「不敢为天下先」。他在店里挂了一块小黑板，只写一句话：「有人电话订货，当天送。」他先试了一件事：把几个老顾客的电话订单，用微信群接起来。

贾老板那一阵最爱说的几句话，街上人都能背：「家人们」「最后三单」「手慢无」。他每晚要喊到嗓子哑。一个月里，他的订单有一半来自「最后三单」，可是后来他自己算出来，「最后三单」其实每天都有。他不是不知道，他是停不下来。

闵老板从旁边看着，一句一句记在本子上：哪几句，让评论区的人刷屏；哪几句，让人划走。他还发现了一件事：贾老板喊得最响的时候，下面问得最多的，并不是价格，而是「这个油是什么油」「面是什么面」。

八个月后，平台的规则变了，抽成涨了，退货的事开始多起来，加上同街开了五六家做同样事的店，价格被压下去。贾老板的十二个人，裁到了四个。他备的面粉，一半过了期。

闵老板这时候才开始做直播，只是一周两次，白天，不用灯箱，就在店里对着案板，一边打饼一边说。他知道哪些话客人听着烦，哪些话客人想听，因为这些，**贾老板已经替他试过了**。

两年后的三月，街上又拍了一张照片。贾老板的店还在，只是店门口的灯箱撤了，里面只剩四个人，他自己站在案板前面，比两年前瘦了。闵老板的店也在，门口的小黑板还是那一块，店里多了一个新开的小窗口，专门给直播订单发货。

故事到这里，看起来是闵老板赢了。可是请您别急着这么说。

闵老板的账本里，有一页他不太愿意给别人看：第一年的那八个月，他的销量不到贾老板的三分之一。有一批老主顾，因为他没有「动」，慢慢在别处买起了酥饼，没有再回来。

还有一处更要当心。闵老板的「后」，是**靠贾老板的「先」才成立的**。贾老板试错的钱，是他自己出的；那些话怎么说才有用，是贾老板踩出来的。要是人人都像闵老板一样，不敢为天下先，那么谁来替他试？

有一天，两个人在街角碰上了。贾老板瘦了一圈，开口第一句是：「你是踩着我的脚印走的。」闵老板想了一下，说：「是。」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请你吃饼。」

这就是「不敢为天下先」的一道裂缝：它可以是一个人的稳妥，可是它不能是所有人的办法。

这一章说「舍后且先，死矣」。贾老板没有死，他还在。这一章不是一条法则，它说的是一种倾向：**抢在最前面的人，付最高的学费；留在后面的人，也不是白占便宜**。两个人，各有各的账。

带走的话

**没有现成的样子可像，才可能大。「像」是按着已有的样子生，「不像」是生出第一个。**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哪一环？**一和统的分界。「肖」是按着样子生，靠近统；「不肖」是还没有样子的那一边。三宝那半章，一环都不太贴。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慈、俭、后；靠的是「持而保之」，一个攥着的动作，和书里别处的「不执」，没有对上。

◆

68

第 68 章

# 不争的人，在用谁

>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

（原文照通行本，即王弼本。）

**版本提示**：这一章郭店本没有（第六十七章起整块都没有，不拿它说事）。马王堆帛书乙本作：「故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弗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是谓配天，古之极也。」（乙本「配天」写作「肥天」，一般读为「配天」。）甲本最后一句是「是谓天，古之极也」，没有「配」字。两个抄本都没有通行本的「之力」二字。乙本开头有一个「故」字，它在帛书里，是直接接在第六十七章末尾「如以慈垣之」后面的；第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这三章，在帛书里是连着的。

## ◆ 先从最后一句看

这一章很短，只有四句「善」，三句「是谓」。读起来非常顺，顺到让人想不起来要问什么。

所以我想换个读法：倒着读。先看最后三句。

「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

三句「是谓」，说的是同一件事，却给了它三个名字。

头一个叫**德**：不争，是一种德，一种品行。

第二个叫**用人之力**：这是一个办事的说法，说的是怎么用别人的力气。

第三个叫**配天**：与天相配，是古时候最高的准则。

一个道德的名字，一个办事的名字，一个天的名字，三个名字摆在一排，彼此没有一点违和。

读到这里，我有点不放心。这三个名字，不太像同一个东西，却被说成了同一个东西。

再看版本。帛书两个抄本，写的是「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是谓配天（甲本只是'天'）」。**没有「之力」**。

「是谓用人。」就四个字。用人，用的是什么？没有说。通行本加了「之力」，说清楚了：用的是人的力气。

这两个字，是不是后来的人加的，没有人能确定；可是一个明明白白的事实是：王弼注这一句时，就是顺着「力」字讲的，他的话是这样的：

> 「用人而不为之下，则力不为用也。」

用人，却不肯放低自己，那别人的力就用不上。

这是一句坦白的话。它没有绕。**放低自己，是为了让别人的力气肯被你用**。河上公也是这样讲：「能身为人下，是谓用人臣之力也。」

两位最常被引用的老注家，不约而同，把这一句讲成了这个意思。

## ◆ 再往回看四句「善」

把四句「善」一句一句往回读，就看出它们是一路往下走的。

「善为士者不武。」士，王弼注是「卒之帅也」，带兵的头目。武，王弼注是「尚先陵人也」，争先、压人。所以，好的带兵人，不逞强。

「善战者不怒。」王弼注：「后而不先，应而不唱，故不在怒。」站在后面，不抢先，对方一动他才应，所以用不着发怒。

「善胜敌者不与。」不与，是不与敌人正面相争。

「善用人者为之下。」善于用人的，把自己放在人的下面。

你看，前面三句，都是**不做**：不逞武，不发怒，不相争。只有最后一句，是**做**：为之下。而且它后面紧跟着的，就是上面那三句「是谓」。

王弼自己把前三句，读成了同一个姿势：「后而不先」，也就是第六十七章的「不敢为天下先」。这一章，是三宝穿上了军装，在带兵打仗的地方，再说一遍。

### ◆ 乙本多出来的那个「故」

再说乙本开头那个字：**故**。

乙本的第六十七章，最后一句是：「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建之，如以慈垣之。」紧接着的下一行，就是：「故善为士者不武……」

所以在乙本里，「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不是一章新的开头，是前一章的一句**推论**：因为慈，所以善于带兵的人不逞武，善于打仗的人不发怒。

这个「故」，把这一章的不武、不怒、不与，先接在了「慈」上，而不是接在「胜」上。一个不发怒的人，是因为他对对面的人还有一份不忍，不是因为他算过发怒不划算。这是乙本给出的一种读法。

甲本这里没有「故」，通行本更是把这两章用章号隔开了。所以，这个「故」，只有乙本有。我不敢说它是原来的，也不敢说它是抄写的人顺手补的。

可是有了这个「故」，这一章的前半就有了两种读法：一种是从慈里长出来的，一种是列出来的办法。

不过，到了后半，「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用人」，两种读法都要碰上同一个难处：用人，还是用人。

## ◆ 扎手的地方

读到这里，有三处，我觉得扎手。

**第一处，「不争」，却处处是赢。**

这一章的名字是「不争之德」。可是四句话里，「善战」「善胜敌」「善用人」，每一句都有一个要赢的东西。不逞武、不发怒、不与敌争，都是**为了胜**；放低自己，是**为了用人**。

这个句式，在第二十二章、第六十六章里都见过：「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因为不争，所以没有人能争过他。到了这一章，它换了一个说法：「不争」成了一种**德**，而这种德的下一句，就是**用人之力**。

德与力，被放在同一口气里说出来。

**第二处，「为之下」，到底是谁在下。**

第六十六章刚读过，江海善下，所以百谷来归。这里是同一个办法，只不过从水换成了人：你把自己放在人的下面，他们的力就自己过来了。

这是我前面说过的，**最温和的线头**。你不用拽，你只要够低，所有的力，自己走到你这里。

王弼那句「用人而不为之下，则力不为用也」，几乎是把这个线头亮了出来：下，是办法；力，是目的。

可是请再看一眼同一个「用」字。第十一章说：「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一只碗、一间屋子、一个车轮，真正有用的，是中间那个空的地方。这里

的「用」，是**空出来的地方，让东西能起作用**。没有一个人在用另一个人，是空在那儿，让东西自己用。

同一个「用」字，在第十一章里，是留出一块地方；在这一章里，「用人」是把人当成一份力。哪一个是这里的意思？原文没有说。

**第三处，「配天」，天是什么。**

最后三个字，我同第六十七章一样，读不动。这一章以「配天」收尾，「天」是一个**量尺**：能不能配得上天，是评价这一切的标准。可是「天」是什么，书里别处并没有一致的说法。帛书甲本只写「是谓天」，没有「配」，更像是说：这就是天。

通行本断句，有写成「是谓配天，古之极」的，有写成「是谓配天古之极」的。「古之极」，是古人传下来的最高准则。河上公的讲法是：「德配天也，是乃古之极要道也。」

## ◆ 涌现：被用的人，想法落在哪儿

前面扎手的地方，有两处能让我往下走一步：一是帛书里没有「之力」，通行本多出来一个「力」字；二是第十一章那个同样的「用」字。

我想问的只是一个很小的问题：**被「用」的那个人，他有哪些东西被用了？**

这本书说过，一片土要保持能写，要看三个地方：想法里的，说法里的，劲儿里的。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他的想法、他的说法、他的劲儿。

「用人之力」，这个「力」，就是**劲儿**。被用的是劲儿。

那么，他的想法呢？他的说法呢？在「为之下」这个姿势里，有没有地方落？

「为之下」，说的是**站在哪儿**：我站在你下面。它没有说**你带什么来**。一个站在下面的领头人，可以听了半天，可以蹲下来，可以不发火，可是他想要的，只是那个人的劲儿，别的，不关他的事。

这时候，「用人」和第十一章的「用」，分叉了：

一种用，是**取劲儿**：被用的人，把劲儿交出去，想法留在自己肚子里，没有地方落。

另一种用，是**留空**：被用的人，把想法也带进来，在那块空里起作用。

两种用，从外面看，都是「为之下」。可是被用的那个人，心里是知道的。

这是我从「之力」二字、从第十一章那个「用」字、从「为之下」这个姿势，放出来的一点东西。

按这本书给自己定的检验，我要把专门的话删了，再看：

「一个好的带头人，不光要放低身段，还要问问对方想什么，让对方的想法也有地方落。否则，对方会知道自己是被用的。」

这几句话，站得住，而且是常识。**这一章，我又一次发现，我读出来的是一个常识**。唯一不是常识的，只有一个很小的版本事实：「之力」这两个字，帛书里没有。

## ◆ 这一章读不动的地方，其实是读得太顺

这一章，我没有哪一句是读不懂的。恰恰相反，我读得太顺了，顺到有点不安。

第一，它很像第六十九章要说的那个「兵」。第六十九章会写「吾不敢为主而为客」「哀者胜矣」。同样是一个带着目的的兵事，同样是退，同样最后落到一个「胜」。到那一章再说。

第二，它很像一套「如何领导」的教科书。不逞强，不发怒，不死磕，放低身段，用别人的力。这样的话，在今天的任何一本管理书里都有，说得不比这里差。

第三，它在这本书的位置，有点尴尬。导论里说，老子批判的是统，那只攥线头的手。这一章里，那只手没有拽，没有喊，没有发怒，轻轻放低了。**它是最安静的一只手**。

这一章的里面，没有一句话说「不要用人」。它只说，用人的时候，下去。

我没有办法判断，这是这部书在兵事上的让步，还是另一个来路的东西混了进来。我手里没有证据，只觉得口气不同：这几章的口气，是「怎么办」，不是「重新看」。

另外有一处小线头，留着。第十五章，通行本是「古之善为士者」，帛书乙本却写作「古之善为道者」。也就是说，「善为士者」这个说法，在帛书里，第六十八章是确有的；第十五章的「士」，却只在通行本里才有。两处的「士」，是不是一个意思，我读不准：第十五章的人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的，这一章的「士」，是带兵的头目。

## ◆ 放回日子里

设想两个人，抬一张沙发上楼。

楼梯窄，沙发长。一个人在上面，一个人在下面。上面的人看着路，下面的人托着。这时候谁累？是**下面的人**。沙发的分量，顺着楼梯往下压，压在下面那一头。

这是一个很朴素的画面，我拿它，只想提醒一件事：**「为之下」，在最字面的意思上，是承担更重的那一头**。它不是一个姿势，是一个分量。

可是这个画面，原文并没有说。在原文里，「为之下」是一个站位，不是一份分量。一个把自己放在下面，却什么也不承担的人，不能叫「下」；一个承担了更重分量的人，也不一定叫「用人」。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间初二的教室。语文老师姓林，让学生分组排课本剧。五个小组，每组四五个人，三周后演出。

第二组的组长叫苏苏，十四岁，话不多，笑起来有一个小酒窝。排练的第一天，她没有分配任何角色，只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大家想演什么？**

小浩说他想演主角，声音大，嗓门响。苏苏说：「好，你先试一段。」他试了，大家觉得他声音是亮，可是动作太夸张。苏苏没有说「不行」，她说：「要不你先做旁白？旁白要开场，声音亮的人最合适。」小浩想了一下，同意了。

还有一个男孩，叫小杰，说什么也不肯上台。苏苏没有劝他，只问了一句：「那你愿不愿意站在幕后，敲小锣？」小杰想了想，说可以。后来整出戏里最准的节奏，是他敲出来的。

苏苏有一个小本子，天天带着，第一天就记了几行字，每个人名下一句话。

阿妍想画布景。苏苏说好。阿妍又说，她其实更想管灯，可是不太敢说。苏苏问：「你想管灯，是想要什么样的效果？」阿妍说了一大串，她从来没在班上说过那么多话。

三周后，演出，第二组得了全班第一。幕布一拉开，阿妍管的那一束灯，正好落在小浩的肩膀上，小浩的声音一出来，满礼堂安静了；小杰在后台，那一声小锣，一点不早一点不晚。老师站在台下，看得出来：这一组，是整个班里最顺的一组。

事情出在第二天。

课间，林老师在走廊里听到了几句话。是小浩，声音压得很低，又压不住：「苏苏根本是装的。她早就想好了让谁干什么，嘴上问'大家想怎么样'，其实都是她定的。我看见她的本子了，第一页，我的名字后面写着：嗓门大，好用。」

林老师没有立刻说话。她那天把三个人，一个一个，叫到办公室旁边的小房间，各听了一遍。

先是小浩，他的话很直：「我是被安排的。她说让我做旁白，我答应了，可我本来想演主角。她从来没问过我，为什么想演主角。」

然后是阿妍：「我要管灯，是苏苏问了我，我才敢说。我一直想管灯，可是没有人问。」

最后是苏苏。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说：「我是想拿第一。我早就想好了，谁适合干什么。」她停了停，接着说：「'好用'是我随手写的，我没觉得有什么。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哪里做得不对。」

林老师坐在那里，没有评判，也没有给他们任何一个结论。

这个故事里，我想留下的是三点。

第一，苏苏说的是真话：她没有装，她确实有一个目的。**目的与「不争」并不矛盾**，这一章本来就是这样的。

第二，小浩和阿妍，都被苏苏「用」了。他们的劲儿，都用上了：旁白的嗓门，布景的手艺。可是阿妍觉得被「留了空」，小浩觉得被「安排了」。差别在哪里？在于苏苏有没有**问过**他想要什么。阿妍的想法，有一处落；小浩的想法，没有地方落。

第三，这一章给不出结论。小浩的委屈是真的，苏苏的辛苦也是真的。苏苏下一次，也许会多问一句：「你为什么想演主角？」也许不会。**不争，不等于每个人都被看见。**

后来林老师在下一学期的小组表上，加了一栏。每个人写一句：「我想做的一件事，和为什么。」小浩那一栏，写的是：「我想演主角，因为我想让人听见我。」苏苏拿到表，看了很久，说：「我不知道你想的是这个。」小浩说：「你也没问。」

这是一个类比，不是证明。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个住在老小区的社区，每天清晨六点半，小区中间那块空地上，有一个太极拳的小班。领队是罗阿姨，六十八岁，退休的小学老师，带着十二三个老人，已经打了六年。

七月初，来了三个中学生，暑假没事，天天一早来这块空地上打篮球，对着墙上装的一个旧篮筐。

七月三日，第一个早晨。球砸在地上，嘭，嘭。罗阿姨的班，一半的人停了手。罗阿姨走过去，说话的声音不大，可是很硬：「这是我们的场地。」

男孩们看了她一眼，说：「这是公共场地。」

那天回家，罗阿姨的手一直在抖。她后来说，她不是怕，是气。头胀，肩膀发紧，早饭没吃好。她身体里有一两样老毛病，医生早就交代过，少动大气。

七月五日，一个球飞过去，撞翻了一位老爷子放在地上的保温杯，水洒了一地，幸好没有烫着谁。那天，罗阿姨又去争了一次。这回她带了一个小喇叭，想

放音乐把球声压下去。结果两边都吵，一个遛狗的大叔也加进来，说「你们都别吵了」。

太极班里有位老常，主张去叫保安，说保安一来，这几个孩子保准走。罗阿姨想了想，没有答应。她说，叫了保安，这块地就成了「保安的」，不是我们的，也不是他们的，往后天天要有人盯着。老常哼了一声，不太服气。

七月八日，罗阿姨晚上睡不着。她躺在床上想：我这个人，从教书的时候起，没和谁红过脸。怎么到了这个年纪，反倒为了一块水泥地，气得手抖？

第二天早晨，她没有去争。她站在场边，看了十分钟。她注意到一件事：那三个男孩里，有一个投篮的姿势，有点笨，手肘往外翻。她当了几十年的老师，看出了毛病，忍不住，隔着十几米说了一句：「你那个肘，往里收一收。」

男孩愣了一下，没理她，可是下一个球，他收了。

七月十二日，罗阿姨对男孩们说：「这样吧，我们六点半到七点十五，你们七点十五以后用。」男孩们没有立刻答应，其中一个说：「那你们能不能教我们打那个？」他指的是太极。

于是八月一号，场上出现了一个怪景象：三个中学生站在老人堆里，学「云手」，学得很不像，老人们笑得不行。七点十五分，球场依旧是他们的。

九月，学校开学了，男孩们不再来。场地空了。罗阿姨的班，六点半到七点十五打拳，七点十五以后，场上一片安静。有一天，她打完拳，站在场边，忽然有点想念那几声嘭嘭的响。

故事到这里，我想先停在两个「没有」上：罗阿姨没有发怒，也没有跟他们讲道理。她也没有「赢」。男孩们的球声，每天七点十五分之后，还是照样嘭嘭。

这里面有几个地方，是这一章的影子。「善战者不怒」：她第二天站在场边看了十分钟，那是她的「不怒」，是一个**拉长了的看**。「善胜敌者不与」：她不再与他们争「谁的场地」，而是争了另一个东西：时间。「善用人者为之下」：她肯在那里，对一个陌生的男孩说「你那个肘，往里收一收」，那是她用自己的老师身份，下去了一步。

但请别忘了，这个故事也有「用」。她后来要这几个孩子学云手，是不是也有一点想把他们拉进来的心思？是不是也「用」了他们的好奇？我觉得是的。这没有错，可是也别把它叫成别的东西。

（如果动了气，头胀、胸口发紧、心跳得厉害，或者长期睡不好，先把事情放一放，该去看医生就去看医生。）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一家眼镜店，店长姓谷，四十出头，开了六年。五个员工，其中一个验光师，姓唐，二十九岁，做了四年。

三月里，小唐提了辞职。谷店长请她在店后面的小库房里坐下，没有谈条件，只问了一句：「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

小唐低着头，过了很久，才开口。

「谷哥，您对我们真的很好。从来不吼人，开会坐最后一排，有人迟到您也不批评，还会问：路上是不是堵了。我服气。」

谷店长点点头，等她说下去。

「去年我才想明白一件事。」小唐说，「您听我们说话，会蹲在柜台后面，一句一句听，听得很认真。可是我后来发现，您听的是：怎么让我们多验几个人，多配几副。」

谷店长没说话。

「我不是说这不对。我只是……我想学儿童视力，我跟您说过两次。您说，先把眼前的做好。」

谷店长想起来了，他确实这样说过。他当时是真心这样想的，一个店只有五个人，一个人去学三个月，其余的人得多顶。他的账算得没错。

小唐说：「您蹲着听我们讲话。可您听完以后，我的想法，落不到任何地方。」

谷店长这个晚上，没有回家，在店里坐到很晚。

他想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怎么做才能把「听」做得更好：多问几句，把答应过的事记在本子上。这是技术。第二件，他想的是：**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下」的，因为他蹲着、不吼人、坐最后一排；可是这个「下」，只是他站的位置，不是他给别人留的地方。**

他第二天做了一件事。他把店里另外四个人，一个一个叫来，问了一句话：「你自己，想学什么？」

四个人里，有两个说不出来。他们说：「没想过。」有一个说想学隐形眼镜的验配，另一个说想学怎么跟老人说话。这两件事，他都能想办法。那两个没想过的，他想：这也是个答案，说明这几年，没有人问过他们。

小唐还是走了。她走之前，他们又谈了一次，谷店长问她：「如果当初我让你去学，会怎样？」

小唐想了想，说：「也许我就不走了。也许还是走。不知道。」

她离开的那天，给谷店长推荐了一个朋友，也做验光，正在找工作。

那以后，谷店长在店里立了一条规矩：每个人，每年可以选一件想学的事，店里出一部分钱，出一部分时间。头一年，那个想学隐形眼镜验配的店员去学了，回来之后做得很好。一年多以后，对面的大店把他挖走了。

谷店长在库房里坐了半晌。他不知道该不该后悔。他想的是：他留出来的这块空，别人也看得见。

我想把这个故事里的两个地方，放在这一章旁边。第一，**「为之下」，是站位，也可能只是站位**。第二，**「用人」并不是一个坏词**。谷店长从头到尾没有做错事，他用小唐的劲儿，小唐也拿了工资，两边没有欠谁。可是就在这里，那个「用」字，开始有一点硌手：被用的人，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被「用」了？是在她的想法没有地方落的时候。

这是一个类比，不是证明。

带走的话

**放低自己，是站的位置，不一定是给别人留的地方。用人，要看被用的那个人，除了劲儿，他的想法有没有地方落。**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哪一环？**统与柔的交界：最温和的线头，「为之下」。第十一章的「用」是留空，这一章的「用人」是取力。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不逞、不怒、不争、下；靠的是「用人」，一个很实在的目的。这一章读得太顺，顺得让人不放心。

◆

69

第 69 章

# 退一尺

>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马王堆帛书的写法，不一样的地方不少（据通行的帛书校勘本，已改成今天的字）：

> 用兵有言曰：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乃无敌矣。祸莫大于无敌，无敌近亡吾宝矣。故称兵相若，则哀者胜矣。

郭店本没有这一章。不过要先说一句：郭店本从第六十七章起整块都没有，所以「没有」在这里说明不了什么，我们不拿它当话柄。

## ◆ 头一句，不是老子在说话

这一章的开头很特别：**「用兵有言」**。

用兵的人有一句话，说是这样说的。这不是老子在讲自己的道理，是他把别人的一句话拿过来，摆在这儿。

《道德经》里这样的地方不止一处。第二十二章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也是把一句古话端出来。可那一章端出来之后，老子顺手就用它讲了自己的道理。这一章端出来之后，讲的**还是打仗**。

请您先把这句话听完整，不要急着往道理上靠：

「我不敢当主，宁愿当客；不敢往前进一寸，宁愿往后退一尺。」

这是一个带兵的人在说话。他说的是两件事：一件是主和客，一件是进和退。

先说主和客。

一般的注家读成：**「主」是主动出击的一方，「客」是被动接招的一方。**不抢先动手，等对方先动，我后应。这样读，意思顺，和老子别处的口气也合：不争先，不逞强。第六十七章说「不敢为天下先」，就是同一类话。

可是我得老实告诉您一个让我卡住的地方。在别的兵书里，「客」常常指的不是被动的一方，而是**打到别人家门口去的一方**。比如《孙子兵法·九地》里有一句「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说的是深入别国境内作战，士兵没有退路，反倒会拧成一股劲。「客」在这里是进攻的人，「主」是在自己地盘上守着的人。

如果按兵书里的用法读，「吾不敢为主而为客」就变成了「我不敢守着不动，宁愿打出去」。这跟后面「不敢进寸而退尺」又顶起来了：打出去的人，怎么倒是退的？

两种读法都有人主张，我手里没有能一锤定音的证据。这一章的第一句，我就读不稳。读不稳的话，我宁愿就这样告诉您。

## ◆ 退一尺，是什么意思

再看第二句：**「不敢进寸而退尺。」**

这句话很容易让人想起现在常说的一句话：「以退为进。」于是「退尺」就变成了一个手段：我先让你一尺，是为了后面赢你一丈。

这样读是通顺的，也确实是后世兵家的用法。可请您注意，原文没有「为了」两个字。原文只说：不敢进寸，而是退尺。后面接着说的是这样做的样子——

**「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

这四句，各家讲法不一，大意是：摆出了阵势，却像没有阵势；要捋起袖子，却像没有胳膊可捋；要迎上去，却像没有敌人可迎；手里拿着，却像没有兵器可拿。四个「无」，说的都是一种**不露的状态**：该有的东西都有，只是不亮出来。

所以这一章头一半的意思，大概是：**带兵的人，宁可后动，宁可退让，而且把自己的家底藏得像没有一样。** 这是一种兵家的稳重。

稳重谁都懂。可读到这里，您大概也和我一样，没觉得这里面有什么要紧的、只有老子才讲得出来的东西。这话放在《孙子》里，放在《六韬》里，不违和，放在《道德经》里，也不违和——这恰恰是问题。

## ◆ 一个词，三行之内两张脸

真正让我停下来的，是后面的一处，而且是版本不同才露出来的。

先看通行本：

> 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

通行本里，前面说「扔无敌」（迎上去却没有敌人），后面说的是「轻敌」：看轻了敌人，是最大的祸。前后是两个词，一个是「没有敌人可打」，一个是「看轻敌人」，毫不相干，读得顺。

再看帛书：

> 执无兵，乃无敌矣。祸莫大于无敌，无敌近亡吾宝矣。

帛书里是**同一个词**，隔了不到两行。

前一处：「**乃无敌矣**。」　这样一来，就没有敌手了——这是一句夸奖，也是前面那些「无」的结果：藏好了，退好了，反倒无敌于天下。

后一处：「**祸莫大于无敌**。」 没有敌手，是最大的祸。

同样的两个字，前一句是好事，后一句是祸事。（校勘本里前一处写作「敌」，后一处写作「适」，一般认为二字相通，同指一个词；我在这里照这个看法读。）

怎么会这样?

有学者认为，后一处的「无敌」，其实就是「轻敌」的意思：没有把对手当对手，眼里没有敌人。这样读，前后两处的「无敌」一个指「天下没有对手」，一个指「眼里没有对手」，是同一个词在两个地方各长出一种意思。这和本书从头说起的那条读法完全一致：**同一个字，放在不同的句子里，长不一样**。

也有另一种可能：通行本的「轻敌」，是后来的人觉得同一个词一褒一贬太别扭，顺手改顺的。改顺的方向很自然，我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就是这样改的。我能说的只有：**帛书是比通行本早出几百年的抄本，它保留了这个别扭，通行本把它抹平了**。

抹平了，读起来是更顺了。可是顺的那一版，把「无敌」这个词在三行里翻了个面的痕迹，擦掉了。

## ◆ 吾宝，和一个「哀」字

「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吾宝」是什么?

回到上一章。第六十七章里，说过「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并且说「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所以，这里的「吾宝」，最顺的读法就是那三样，尤其是**慈**。

也就是说，**轻敌最大的祸，不是输了这一仗，是把「慈」丢了。**　一个人眼里没有对手，自然也就没有了对对手的那份不忍。

再看结尾：**「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双方兵力相当，对阵起来，**哀**的一方胜。

「哀」是什么？字面是悲伤，这里多半是怜悯、不忍杀人的意思。第三十一章里写道：「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赢了仗，也要像办丧事一样对待。「哀」就是那份心情。

所以这一章的最后，是把打仗这件事，**交给「哀」来决定谁胜**。这跟一般的兵法，口气已经不一样了：一般的兵法说，胜在于计谋、兵力、地利，这里说，兵力相当的时候，胜在谁更不忍心。

听起来很高尚，是不是？

## ◆ 和《孙子》放在一起，看它缺什么

既然这一章说的是兵，不妨拿《孙子兵法》放在旁边比一比，看看这一章到底有什么是别人没有的。

《孙子》里也有「不战而屈人之兵」，也有「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也有「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藏起来，不露，让对手看错，这些《孙子》全有，而且讲得更细。从这个角度看，「行无行，攘无臂」这几句，是《孙子》的老话。

不同的地方，大概只有最后的「哀」字和前面的「吾宝」。《孙子》算的是国家的存亡，算的是钱粮和人命，也说「慎战」「不得已而用之」，可它的口气是算账的口气，不会说「哀者胜」。

不过，这一点不同，也要放在原文里去量，不能多说。这里的「哀」，是以「兵力相当」为前提的：双方势均力敌，才轮到它来分高低。也就是说，它不是用来压倒对方的，它只是在势均力敌的缝里，多出来的那一点重量。

我没有办法把这一点推成一个大判断，因为原文只有这一个字。我把它留给读者自己掂量。

## ◆ 我为什么读不动

到这儿，我要把我在这一章里**读不动**的地方，一条一条摆出来。

**第一，这一章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胜。**

整章从头到尾，是一个怎么赢的办法。不争先、退一尺、藏兵器、不轻敌、有哀心，最后一个字是「胜」。

这就碰到我们这本书里一个一直放不下的担心：**教柔、教让的话，最容易被拿去当赢的办法。** 第三十六章的「将欲歙之，必固张之」，最常被读成权谋，就是这个缘故。那一章是后话，这里先放着。但这一章已经有这个味道了：我退，是为了让你以为我弱；我哀，是为了胜。如果「退尺」和「哀」只是赢的手段，那么这一章里就没有任何东西，是在**保住别人的地方**——它保住的只有我自己的宝。

当然也可以另读：哀是真的哀，不是装的；真哀的人才会胜。可这么读，就得靠「哀」这个字的分量，原文只有一个字，撑不起一整套「真哀假哀」的区分。

**第二，这一章里，我找不到可以让我动手的「扎手处」，落在这本书的主线上。**

本书的主线是：一团连着的东西，被一只手攥住头拽成一个样子，这片土就写死了。读这一章的时候，我当然可以说：**「不敢为主」就是不攥线头**，「退

尺」就是不往前拽，「无敌」是眼里没有别的样子。这样读，每一句都能贴上去，贴得严丝合缝。

可是请注意：贴得严丝合缝，恰恰是我最不放心的状态。底稿里提醒过我一条检验的办法：把所有跟这本书的框架有关的话都删掉，剩下的论证还站不站得住。我试了一下，这一章删掉之后，剩下的是一段**很完整的兵家格言**：别抢先，别冒进，别藏不住，别轻敌，不忍的一方得胜。它自己就站得住，用不着我这套话。我这套话在这里只是一件衣服，穿上去合身，是因为我量着衣服做了人。

所以我不在这一章里放任何专门术语。**这一章，我读不出一个只有这本书的读法才能读出来的新东西。** 如果非要说有，那就是上面「无敌」那一处，同一个词三行之内翻了个面。这一处是真的，但它是版本告诉我的，不是我的框架告诉我的。

**第三，这一章在书里的位置很尴尬。**

它夹在「三宝」（第六十七章）和后面的一串天道、杀人（第七十三、七十四章）之间。第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这三章，都是兵事。有的研究者怀疑，《老子》里讲兵的几章，是另一个来源的东西，后来才进了这部书。这一说我没有能力裁判。我能说的只有：这几章的口气，和「道可道，非常道」的口气，确实不一样。前者是教你怎么办，后者是让你重新看。

## ◆ 三个地方试一试

底稿让我把这一章放进教育、健康、事业三个地方去试。试之前，我先说清楚一件事：这是类比，不是证明。而且这一章是读不动的一章，所以我要看的不是「这一章在这三个地方怎么用」，而是：**这一章的读不动，在这三个地方，各自意味着什么。**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小学老师，姓什么不必说，教一个周三下午的象棋兴趣班。班上有十几个孩子，八九岁。

那天她想教孩子们一个概念：**后手不是吃亏**。 她在黑板上摆了一个开局，告诉孩子们：你先别急着把炮和车都冲出去，先让一步，看对方怎么走，然后再应。她还特意用了一个说法：「咱们今天学的叫‘宁当客，不当主’。」孩子们一听，觉得有点酷。

教完那天晚上，她心里挺高兴。她想：这不就是老祖宗说的「不敢进寸而退尺」吗？不抢功，不逞强，沉得住气。

下一周，她发现情况不对。班里最机灵的一个男孩，已经把「让一步」变成了他专门骗人的招式。他开局故意走一步很蠢的棋，眼睛还偷偷看对手，对手一看他蠢，就放松了，冲出来，然后被他吃掉。他赢了三盘，得意地跟别的孩子说：「我这叫‘退尺’！」

老师愣在那儿。她教的是「稳」，孩子学去的是「装」。更让她不舒服的是，她没法说他学错了。因为他确实「退」了，确实「藏」了，确实「无敌」了。**他把这一章读得一字不差**。

这就是这一章在教育里的样子：它教的东西，和它被拿去用的东西，中间没有一道墙。你没办法在「退尺」这两个字里，装一个「可是不许拿它骗人」的开关。原文里没有这个开关，只有一个「哀」字，可「哀」是一种心情，不是一条规则，老师没法在棋盘边上把它教出来。

她后来做了一件不太像教学的事。下一周，她没再讲战法，让两个孩子下完一盘，然后问输的那个：**「刚才哪一步，你觉得他有点不够意思？」** 输的孩子想了半天，说：「他故意装傻。」她又问赢的那个：「你怎么看？」赢的孩子红着脸说：「这是战术。」

她没有评判。她让两个孩子，各自把自己那个词说出来：一个叫「不够意思」，一个叫「战术」。然后她说：「我们下周再下一盘，我想看看，这两个词，会不会变成一个词。」

那天放学，赢了三盘的男孩的妈妈来接他，在教室门口站了一会儿。她笑着对老师说：「他回家说，老师教他怎么赢了。」说完这话，她自己也顿了一下，大概是看到了老师脸上那一点不自在。她又补了一句：「赢了好，赢了他高兴。」老师点点头，没有接话。她心里明白，这位妈妈说的没有错，孩子高兴也不是坏事。可她也明白，自己想教的那件事，已经从课堂上滑出去了，滑到了一个她管不着的地方。

回头把这个下午拆开来看，哪一步是「统」了，哪一步还「连着」，其实挺清楚。

她说出「宁当客，不当主」的那一刻，是一个很自然的、很好的动作：把一团棋理，收成一句孩子们记得住的话。可这句话一收，就成了一个线头。孩子们抓住这个线头，各自往自己要的方向拽：有的拽向「稳」，有的拽向「装」，有的拽向「反正是老师说的」。一句话，被拽成了三个样子。

而她下一周没有讲新战法，只让两个孩子把各自的词说出来，那一步，是在**不抓线头**。她没有收，没有定，让「不够意思」和「战术」两个词并排放在那儿，各自带着各自的来历。这时候棋盘边上的东西，还是连着的：赢的孩子和输的孩子，还在同一盘棋里，彼此还能对上话。

换一种做法会怎样？如果她当天就批评那个男孩：「你这是歪门邪道！」结果多半是男孩收起了招式，也收起了在她面前说话的兴致。这样做，班里会很快「干净」起来，可她也就再也听不到孩子们对「赢」这件事的真话了。

她并不知道下周会怎样。这一章读不动的地方，在教室里就是这样：**她教不出那个「哀」，只能把那个「哀」的缺口留着，让孩子们自己去碰**。

这个班的故事还有一个尾巴。学期末的最后一节课，那个机灵的男孩没有来下棋，他留了一张纸条，上面是歪歪扭扭的一行字：「老师，我下次不装了，我想真赢一次。」老师把纸条看了几遍，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担心。高兴的是，他自己说出了「真赢」这个词；担心的是，这是不是她那一句「你们自己去碰」催出来的新一层表演？一个八岁的孩子，学会了说老师爱听的话，也是一种「装」。

她没有再追问，把纸条夹进了棋谱里。她知道，一个孩子的一张纸条，什么也证明不了。

如果她当初把「宁当客，不当主」写成一条班规，贴在墙上，孩子们会把它背得很熟，也会用得很熟，用来赢，用来骗，而且每一个孩子都会觉得自己是对的。班规把话说死了，缺口就被堵上了。

再往前想一步。这位老师的做法，是**不去补那个缺口**。这本书开头说，被拽直的丝不能再长出新东西；这位老师没有去拽，她留了一个缺口，缺口里能长什么，她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这一章的「读法」？我不敢说。我只能说，这是我在读不动的地方，看到的一种比较诚实的做法：**读不动的地方，不要急着补**。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这一节讲的是一个很家常的毛病：睡不着。

设想有这样一位中年人，做销售的，三十多岁。他有一阵子夜里总是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躺在那儿盯着天花板。他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一辈子都是「打」过来的：打业绩，打价格，打竞争对手。到了睡不着这件事上，他的第一反应也是：**打**。

第一个月，他的战法是「进攻」。晚上十点躺下，非要在十一点之前睡着，睡不着就更用力地闭眼，数羊，调呼吸，看手表。结果越用力越清醒。他把手表扣在床头柜上，还是听得见秒针。

第二个月，他换了战法，叫「围堵」。下午不喝咖啡，晚上不看手机，卧室里拉上遮光帘，买了助眠的音乐。每一样都是对的，每一样他都像排兵布阵一样做得一丝不苟。可是夜里一醒，他心里想的是：「哪个环节漏了？」

第三个月，他有点泄气了，想到了这一章。他对自己说：「不敢进寸而退尺。」于是他换了一个新战法，叫「后发制人」：不再催着自己睡，等睡意来找他。

他以为这回有门了。可是他很快发现，**「等睡意来找我」这件事，他也是用打仗的心情在做的。**　他躺在那儿，像一个埋伏的士兵，眼睛闭着，耳朵竖着，盯着睡意会从哪个方向来。他连「退」都在打仗。

这就是这一章在身体面前，最清楚的读不动。

这一章的所有话，都是**对敌**说的：主与客，进与退，敌与我，胜与败。可是失眠不是敌人，睡意也不是敌人。你把睡眠摆在敌人的位置上，它就成了你要攻、要围、要等的东西，而一个被你当成敌人的东西，不会来。

这位销售员后来做了一件事，说起来很不起眼：他把「今晚几点睡着」这件事，从他的账本里划掉了。他不再给自己下命令。他只做两件事：晚上到点躺下；醒了就起来，在客厅坐一会儿，翻翻无关紧要的杂志，困了再回去。他不再给这件事起名字，也不再叫它「战法」。

过了大概两个季度，他睡得比以前稳了一些，没有完全好，有的夜里还是醒。他不敢说是这样做起了作用，也许是那一阵子工作忙完了，也许是别的缘故。**我不能拿他的故事来证明什么。**　这位销售员的情况，如果持续很久，影响了白天的精神，该看医生就看医生。

他的太太看在眼里，有一天半夜被他翻身的动静弄醒，说了一句不怎么客气的话：「你是在床上开会吗？」他当时有点恼，过了几天才觉得这话说得准。他躺在床上，确实是在开会：一个人，分成两个，一个负责指挥，一个负责执行，中间还有一个在旁边打分。三个「他」轮流说话，没有一个是在睡的。

回头看，哪里是「统」，哪里还「连着」呢？

他把睡眠当成一个要拿下的目标，把一晚上的时间切成了「应该睡着」和「没睡着」两块，再用手表、杂志、遮光帘去「管理」这两块，这是「统」：一个标准立起来，一晚上都被它拽着。而后来真正管用的那一点点，是他允许一晚上里有很多种样子：有的时候躺着，有的时候坐着，有的时候迷迷糊糊，有的时候翻杂志，这些样子不再互相比较，也不再打分。一晚上，重新「连着」了，不再被一把尺子切开。

中间还有一段小插曲。到了第二个季度，他偶然在一个工地上碰到一位老师傅，是他的客户，六十多岁，说自己干了一辈子活，从来没有失过眠。他半开玩笑地问人家有什么秘诀。老师傅想了想，说：「我晚上累，躺下就着了。」说完自己笑了，「你们这些坐办公室的，脑子里的事太多，身上的活太少。」

这句话很普通，没有任何道理，销售员却愣了一会儿。他回家以后，没有立刻改作息，只是在下班之后多走了一站路。这件事也没有证明什么，他不敢说是走路起了作用，可他确实觉得，那个「指挥的他」和「打分的他」，在走路的时候，安静了一些。

我想从这里拿出来的，只是一点：**这一章里的「退」，在身体面前，如果还是战法，它就是另一种进。**　真正退下来的人，是连「退」这个词都放下的人。这一章没有写到这一步。它的最后一个字是「胜」。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小面馆的女老板，开在一条老街的拐角，开了十一年。有一天，她的对面，一家连锁面店要开张了，招牌已经挂上了，红底白字，门口摆着一块写着「开业三天，一碗九块」的牌子。她的面，卖十六块。

那天下午，她把店里的三个人叫到后厨，开了一个会。

最年轻的伙计先说：「老板，咱也降价，降到十块，打他一个措手不及。」炒料的师傅说：「降不得，一降，熟客以为我们东西不行了。」老板娘没说话。她心里想的是《孙子兵法》里的一句：「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她又想起店门口刚贴上去的一张红纸，是她老爹生前留下的话，写的是「哀兵必胜」——她不知道他当年写的是什么意思，反正是他写的。

会开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她做了一个决定：**不降价，不抢先，先看。**　这就是「不敢为主而为客」，她自己并没有这么说，但她就是这么做的。

接下来三个星期，她盯着对面，也盯着自己。对面开业头一周，排队排到了街上。她的店里冷清了，熟客里有三五个，被九块的牌子吸过去，再回来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

她没有解释，没有降价，只在每个回来的客人面前，多放了一碟自己腌的小菜，一个字没提。

第四个星期，她发现一件事：对面的九块，涨成了十三块。因为开业优惠结束了，面的分量也变小了，排队的人少了。她的熟客，慢慢回来了，回来的比走的还多，因为他们知道，这家店不会因为对面来了人就变了样子。

这是一个「哀者胜」的故事吗？看上去是。

可我要诚实地说，这个故事里让我不放心的地方，恰好是这一章让我不放心的地方。

第一，她的「退」，是不是真的「退」？还是她心里算好了账，知道熟客会回来，才敢退？如果她心里没底，她还敢吗？

第二，更重要的：**她赢了，然后呢？** 这一章在「胜」字上收了尾，没有往下说。可是对面那家店，也有人在里头干活。他们为了做出「一碗九块」，压了进货价，压了人工。她的店赢了，对面的店退了，他们的那些人怎么办？这一章的「哀」字，是对着她面前的对手说的，还是只对着她自己的心说的？

那个会上，只有三个人在场。如果让炒料的师傅再多说一句话，他也许会说：「老板，咱赢了之后，要不要给对面留条路？」可他没有说，会就散了。

会后，最年轻的那个伙计还是有点不服。收摊的时候，他一边擦桌子，一边小声嘀咕：「老板，我觉得咱这是怂了。」老板娘没生气，递给他一块抹布，说：「你再擦一遍那个角。」他擦了。她说：「我不是怂。我是还不知道该怎么对付，所以先不动。你要是有办法，下礼拜一，你说。」

后来那个伙计没有再提降价。他提了另一件事：在每碗面里，让客人自己选加不加一勺辣油，这样可以省一点人工，也让熟客觉得自己在这碗面里有一份。老板娘试了，没有太多人在意，但有几位老客人开始自己管自己的辣油了。

这一段里，哪里是「统」，哪里还「连着」？

会上最年轻的那个伙计说的「降到十块」，是一个标准：对面十块，我们也十块。一降，两家的面就比到同一把尺子上去了，谁便宜谁赢。老板娘不降，是不肯上这把尺子。这时候她的面馆和对面的连锁店，各自还是一个样子，各自养着各自的客人，**两家还没有被拽成同一种东西**。这是她守住的一点「连着」。

可她后来的那一勺辣油，说明另一件事：她的「不动」，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她给了她的面馆一个很小的、新的缺口，让客人的手能伸进来。这个缺口不是战法，是在她那片地上留了一个别人能写的地方。

第六个星期的一个中午，来了一个陌生的客人。他穿着对面连锁店的围裙，只是外面披了一件旧外套，坐在角落，要了一碗十六块的面，吃得很慢。老板娘没有问他什么。吃完他付了钱，站了一会儿，小声说了一句：「你们这边的汤，是自己熬的吧。」说完就走了。

那一碗面，老板娘后来想了很久。她不知道这个人是来偷师的，是来踩点的，还是只是中午想吃口不一样的。她也不知道对面那家店后来怎么样了。她只知道，那天中午，她第一次觉得，「对面」不是一块招牌，是一个一个正在吃饭的人。

这一章没有这样的场面。它的最后一个字是「胜」，「胜」之后，那片被赢走的地方，那个披着旧外套的人，它没有往下写。我也不敢替它加上。我能说的只有：**它教的是怎么赢，靠的是一点不忍；它没有教赢了之后怎么办。** 这是一个缺口，我把这个缺口，原样放在这里。

带走的话

**这一章我读不动：它教的是怎么赢，一句话里的「退」和「哀」，既能是真的，也能是手段。别急着补这个缺口。**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一、分、柔、统、复里的哪一环？** 几乎没摸到；勉强挨着「柔」的边，但整章的目的是「胜」，我不敢硬贴。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 教的是后动、不露、不轻敌；靠的是一点「哀」（不忍）。

◆

70

第 70 章

# 没人懂我的那句话

>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

马王堆帛书（据通行的帛书校勘本，已改成今天的字）：

> 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言有君，事有宗。夫唯无知也，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贵矣。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

郭店本没有这一章（第六十七章以后整块都没有，这里不拿它说事）。

请先留意两个地方：帛书里，「宗」和「君」的先后与通行本是倒过来的；「则我者贵」在帛书里少了一个「者」字，成了「则我贵矣」。这两处，后面都要回头来看。

## ◆ 一个人对着空屋子说话

先别管道理，先听口气。

《道德经》的大部分地方，老子说话是不动声色的：天地怎样，圣人怎样，水怎样，婴儿怎样。他很少说「我」。偶尔说「我」，也多半是自嘲，比如第二十章，「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别人都有，我什么都没有，别人都精明，我糊涂得很。

这一章不一样。这一章，他是**抱怨**。

「我的话，很容易懂，很容易做。可是天下没有人懂，没有人做。」

读到这里，我总觉得，那个坐着写字的人，是真有点委屈的。他的话不多，五千个字，写得自己觉得清清楚楚，可是别人读了，点点头，转身还是去做原来的事。他像一个在空屋子里说话的人，说完了，听见自己的回声。

这一点，值得放在整本书里来看。

有一个很著名的疑问，来自唐代的白居易。他读《老子》，读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第五十六章），写了一首诗，大意是：说话的人不是真懂，真懂的人沉默，这句话我是从老君那儿听来的；可是如果老君自己就是「知者」，他为什么自己写了五千个字呢？

这个问题，第五十六章那里会细讲。这里只想提醒一件事：**第七十章，几乎就是老子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或者说，是他没有回答、只是露了一下底。**他没有躲在「知者不言」后面。他在乎被懂。他说了五千字，就是想有人懂；没人懂，他难受，难受了，写下来。

这样的老子，比那个「道不可说」的老子，更像一个人。

## ◆ 「易知易行」，却没有人

这一章第一件要弄清楚的事，是它的矛盾：**容易，却没人做到。**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前半句说容易，后半句说没人。如果真容易，怎么会没人？如果真没人，怎么能说容易？

最省事的读法是：老子在夸张。他觉得简单，别人觉得难，就这么回事。这样读也不算错。可这样读，这一章就只剩下一个怨气。

另一种读法是：这里的「易」和「难」，**不在同一个地方。**

打个比方。有一个人教你骑自行车，他说：「很简单，往前看，别想着平衡，车自己会平。」他说得没错，他自己骑了三十年，就是这样骑的。可是你听了这句话，坐上车，第一件事就是低头看车轮，满脑子想着「别倒」。他说的话你都听懂了，一个字没落下，可你做不到。

他说的「简单」，是**手上知道的**简单。他的手、脚、腰，早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说出来只是把那个已经在身上的东西，用嘴报一遍。而你听到的「简单」，是**眼里看到的、脑子里明白的**简单：一句话，一条规则，往前看，别想平衡。你把这条规则当成一个东西，拿在手里，想照着办。越照着办，越不会。

这两种「知道」，不是一回事。

这和《导论一》里让您写的那个「一」，是同一回事。写「一」的时候，您没有想过「一横要平、要不断」，手自己就写下来了。可如果有人给您一张表，上面列着「一横的三条标准」，您拿着表去写，反而写不好。

所以「甚易知，甚易行」和「莫能知，莫能行」，也许不是在吵架。**同一句话，对手上知道的人，是易；对想把它当一条规则的人，是难。** 老子觉得易，因为他是从手上说的；天下觉得难，因为他们是从规则上听的。

这样读，能读通。可我得说一句：这是我的读法，原文并没有说「手上」和「眼里」。原文只有「易」和「莫能」，剩下的是我补的。

## ◆ 言有宗，事有君：一处我不太放心的话

接下来这一句，是整章里我读得最不放心的。

「言有宗，事有君。」

先按字面。「宗」，原义是宗庙，引申为本源、根本。「君」，是君主，引申为主宰。旧注多把这句读成：说话有它的根本，做事有它的主宰。意思是：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一个源头；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主心骨。

这句话想说什么？前面他说「天下莫能知」，这里补一句「言有宗，事有君」，紧接着说「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正因为人们不知道这个宗、这个君，才不懂我。

意思是顺的：我的话不是乱说的，有一个根；你们没抓住这个根，所以不懂我。

可您再读一遍：**「宗」「君」两个字，是不是有点像一个线头？**

这本书一直在讲，老子批评的是「统」：一个人攥住线头，把一团丝拽直。可这里老子自己说，话有宗，事有君，有一个根，有一个主。这和「名可名，非常名」的口气，似乎不太一样。

我读到这里，有点不安。有三种可能，我都不敢替它选：

**一种可能是**，「宗」「君」指的不是一个攥着线头的人，而是一个像根一样的东西。根可以长出很多枝，枝枝不同，不是统一。这样读，「宗」「君」都是正面的，和「统」没关系。

**第二种可能是**，这里确实有一点「线头」的意味。《道德经》里并不是处处都在拆线头，有些地方，它自己也攥着一点。这和第三章、第三十七章、第六十五章一带的情形类似，有可能是这部书本身的缝，是文本里夹进了另一种「一」的痕迹，也有可能是它本来就有的一半。我没有证据说是后来混进的，所以只写成「可能」。

**第三种可能是**，版本的问题。帛书里，是「言有君，事有宗」，「君」和「宗」倒了个位置。通行本是「言有宗，事有君」。

这个倒置是什么意思？

通行本：话的根本是「宗」，事的主宰是「君」。听上去，话更像是一条根，事更像是一个主人在管。帛书：话的主宰是「君」，事的根本是「宗」。听上去，话是被管着的，事是有根的。

这里有一件事要诚实地说：我不知道哪一种更对，也不知道这个倒置是抄写时的误顺，还是有意的改动。这件事我没有查到可靠的定论，不替它做主。

我能说的只有：这两个字，在这么短的一句里出现，而且位置被换过，就说明**后来的抄写者，也觉得这句话有点要紧，值得斟酌**。　一句没人在意的话，不会被换来换去。

## ◆ 「知我者希，则我者贵」：少了一个字

再看第四句。

通行本：「知我者希，则我者贵。」帛书：「知我者希，则我贵矣。」

先看「知我者希」：懂我的人少。这没有问题。

后一句，通行本是「则我者贵」。这里的「则」，很多注家读成「效法」，如「人法地，地法天」的「法」，如「则天」的「则」。「则我者」，就是「以我为法则的人」。整句话的意思是：懂我的人少，肯照着我做的人，就更难得，更珍贵了。

帛书「则我贵矣」，没有「者」字。意思就变了：懂我的人少，**于是我就珍贵了**。

这两种读法，差别很大。

通行本，珍贵的是**那些懂我、效法我的人**。老子在这里是向他们致意的：知音难得。帛书，珍贵的是**我自己**。老子在这里有一点自我欣赏的味道：越没人懂，我越值钱。

可能是帛书抄得早，通行本多出来的「者」是后人加的，使句子更客气；也可能是帛书抄漏了一个字，原本也有「者」。我没有办法确认。

但不管是哪一种，我觉得这句话里有一点值得说：**不管是知音贵，还是我贵，老子都在算「稀少」这个账。** 稀少，所以贵。这个口气，与前面「吾言甚易知」的那种单纯，有点距离。前面他说「我的话很容易」，是不设防的；这里他说「少所以贵」，已经有了一点算计。

我不是说他错了。一个人写了五千字，没人懂，难过之余，想到「物以稀为贵」来安慰自己，这太像一个人了。可这和我们要读的那个更深的老子，好像不完全是一个。

### ◆ 被褐怀玉

最后一句：**「是以圣人被褐怀玉。」**

「被褐」，穿粗布衣服；「怀玉」，胸口揣着玉。外面看是一个穷人，里头藏着宝贝。

这句话很有名，常被用来说一个人「内秀」：不显山露水，有真本事。

放在这一章里，它又是一个拐弯。

前面他一直在抱怨：没人懂我。可到了结尾，他不抱怨了，他说：圣人就是这样的，穿粗布，揣着玉，不让人看见。

那问题就来了：**既然揣着玉，为什么还抱怨没人看见？**

这两件事互相顶着。「没人懂」是抱怨，「怀玉」是自得。抱怨的人，是想让人看见；自得的人，是不在乎被看见。老子在同一章里，两样都有。

我不想把这两样调和成一个「深刻的道理」。我愿意老老实实说：**这一章有一个人的矛盾，他希望被懂，也骄傲地不被懂。** 这是一个人的真实，也是一个文本的缝。

还有一点：「怀玉」的玉，究竟是什么？是那五千字吗？可五千字是写出来给人看的，不是揣着的。还是五千字背后那个「根」，写出来的东西只是褐，真正的玉不在字里？

这个意思，就接上了第五十六章的「知者不言」：言是褐，不言之处是玉。可我们不能把这个读得太满。因为一旦我们说「真正的东西是说不出来的」，我们就回到了那个最大的误读——把老子读成一个神秘主义者。而这一章里，他明明抱怨的是「没人懂」，不是「没人能懂」。

## ◆ 他为什么不干脆不写

读到这里，有一个问题绕不开：**既然他觉得话递不出去，为什么还要写？**

原文里有一句话，我一直觉得被忽略了：「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

这里的「无知」，不是说天下人愚蠢，是说他们**不知道那个「宗」和「君」**，也就是不知道我的话从哪里来。「不我知」是一个倒装，等于「不知我」。整句话的口气，不是责备，是陈述：就是因为不知道根在哪儿，所以不懂我。

他没有说「所以我不该写」，也没有说「所以你们该去学」。他只是把这个缺口摆出来。这又和第一章的口气接上了：**说，是可以说的；只是说出来的，不是那个**。

我们回头看白居易的那个问题：「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这个问题有一个潜在的前提：知者就不该写。可第七十章的老子，好像并不接受这个前提。他的前提是：**写，是一件明知递不到、仍然要做的事**。

这不是矛盾。一个母亲教孩子说话，明知孩子学到的「妈妈」两个字，不是自己心里的那个「妈妈」，她还是会一遍一遍地教。

传话的人，对话的限度，通常是清楚的。《道德经》的五千字，有一部分，大概就是在这种清楚里写下来的。至于这种清楚，究竟是不是我们今天读出来的，还是老子当时就有，我没有证据，也不敢替他认。

## ◆ 涌现：手上知道的，不能递给眼睛

走到这里，才可以说几句这本书自己的话了。这几句话，是从上面几处「扎手」的地方来的：一处是「易」和「莫能」顶在一起；一处是「宗」「君」两个字被换了位置。

**第一句：这一章里，有两种「知道」。**

一种是手上知道，一种是眼里看到。老子的「易知易行」，说的是第一种；天下的「莫能知，莫能行」，是想用第二种去够第一种。

这个区分，是从「易」与「莫能」的顶撞里来的，不是我事先带来的。

**第二句：把手上知道的东西，说成一句话，这句话就成了一个线头。**

「言有宗，事有君」——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线头。它想说的是「根」，可它说出来，成了「宗」「君」，成了两个可以被攥住的名字。后来的人读它，会说：哦，这就是老子的「宗」，这就是老子的「君」，我抓住它了。然后他们去照着做，做出来的，是被拽直了的「宗」和「君」，不是老子那个手上的东西。

所以「莫能知，莫能行」，不是天下人笨。**老子的话说出来的那一刻，就已经变成了可以被攥的东西。**他是这个难处的制造者，也是它的第一个受害者。

这一点，我觉得是这一章最诚实的地方：他在抱怨，而这个抱怨的原因，有一半在他自己的那五千字里。他选择了写，就选择了让「手上知道的」变成「眼里能看的」，选择了被误读。

**第三句：被褐怀玉，也许不是藏，而是玉没办法递出去。**

人们常读成：圣人故意藏着。可如果上面的读法成立，「怀玉」未必是故意，而是玉这个东西，**只能揣着，递不出去。** 一递出去，成了字，成了名，就是褐。你只能给别人看褐。

这样读，这一章的抱怨和自得，就不再是矛盾了：他抱怨，是因为褐总被当成玉；他自得，是因为玉没有丢。

可我要提醒自己：这个读法，太好听了。好听得像是我为了把这一章的几处矛盾缝上，编了一块补丁。我愿意把它写成一种「可能」：也许老子没想过这么多，他只是难过了，写了一句抱怨，又写了一句安慰自己。

## ◆ 放回日子里

设想有这样一位女儿，给七十岁的父亲教怎么用手机视频通话。

她先说：「很简单的，你就点那个绿色的。」父亲点了，点到了旁边的灰色，屏幕上跳出一个他没见过的页面。她说：「不是那个，是绿的。」父亲说：「这都是绿的啊。」她叹了一口气，伸过手去，替他点了一下，视频通了，屏幕上出现了她的脸。

她把手机还给父亲，说：「你看，多简单。」

她说的是实话。对她来说，这确实简单，简单到她已经说不出哪儿简单。她的手指，不用经过脑子，就知道哪个绿是对的。父亲没有这样的手指。父亲看到的，是一个满屏的、同样是绿的图标，每一个都像是对的。

她说「简单」，是手上的知道；父亲听「简单」，是想把它当成一条规则去照做。她越说「简单」，父亲越觉得自己笨。

那天晚上，她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第一次没有说「简单」两个字。她说：「爸，你下次点之前，先看一下屏幕上有没有我的头像。有头像的，点那个。」

她给的是一个很笨的办法，不是规则，是一个**能看见的记号**。父亲试了，成了。

这件事里，老子的难处，也就有了一个日子里的样子：**「很简单」这三个字，是最难递出去的话**。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老师傅，七十出头，当了一辈子钳工，退休后被一家职业学校请去，每周三下午带两个徒弟。

那个周三，他教的是锉平面：一块铁，用一把平锉，把它锉平。他拿起锉刀，对两个徒弟说：「很简单，手腕别使劲，推出去的时候，用身子推。」

徒弟甲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学得认真，点点头，拿起锉刀就推。手腕绷得像一根铁，铁面锉出来，中间鼓，两头塌。徒弟乙是个女孩，十九岁，手小，她把老师傅的话听了两遍，没有马上动手，问了一句：「师傅，‘用身子推’是什么意思？」

老师傅愣了。他一辈子没被人问过这句话。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不很明白吗？用身子推，就是用身子推。可他张开嘴，发现自己说不出别的。

他说：「你来，你站我旁边。」

女孩站过去。他没有再说话，只是锉了一遍。锉得很慢，女孩看他的肩膀，看他的肘，看他锉刀回来的时候，手腕是怎样松松垮垮地搭着。他锉了十来下，说：「你把手放我手背上。」

女孩把手放上去，手背下面，老师傅的手腕，是软的，几乎是漂着的，推出去的劲，不是从手腕来的，是从后背、从腰、从脚后跟，一路传过来。

她摸到了。她说：「哦。」

这个「哦」，老师傅等了四十年没有等到过。他以前带过七八个徒弟，每个人都听他说「很简单」，每个人都点头，每个人都把手腕绷成铁。

现在回头看这个下午，哪一步是「统」，哪一步还「连着」？

他说「手腕别使劲，用身子推」那一刻，是把一团手上的东西，收成了一句话。这一句话好记、好传，可它是线头。徒弟甲抓住它，往自己想要的方向拽：「手腕别使劲」变成了「手腕不动」，绷得更紧了。这就是「统」：一句话，被拽成一个动作的标准。

而女孩那一问，加上老师傅让她摸他的手背，是另一回事：这时候，没有一句话在中间，**老师傅的手和女孩的手，直接连着。** 话退下去了，劲留下来了。

如果换一种做法，老师傅当时硬要把话说清楚呢？他可能会说：「手腕保持十五度，肘关节微屈，重心前移……」这样会有一点用，可更可能把女孩带到另一个误区，她会一边锉，一边在脑子里量角度，量着量着，手上什么都没有了。

下一个周三，老师傅做了一件小事：他没有再先说「很简单」。他先锉一遍，让徒弟甲站在旁边摸。徒弟甲摸了三次，第三次说：「师傅，你的手……是松的。」老师傅点头，他说：「对，松的。可是你不能先想着松。」

「那怎么办？」

「先摸，摸到了，再忘掉。」

这句话也许比「手腕别使劲」更接近他想说的，但也更难传：他说不清「摸到了再忘掉」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这一次，两个徒弟的手都在他的手背上，没有人在听他的话，都在摸他的手。

可事情没有这么顺。

学期中间，职校要求所有实训课按统一的评分表打分。评分表上写得清清楚楚：平面度误差不超过多少，表面粗糙度几级，工时多少分钟，每一项几分。老师傅拿着那张表，看了很久，对教务科的人说：「这个我给不了分。」

「为什么？」

「我看得出来谁锉得好，但我说不出它是哪一项好。」

教务科的人很客气，说：「那您就按表上的量，用卡尺量。」

他量了。徒弟甲的那块铁，卡尺量下来，误差比女孩的还小。按表，甲的分更高。可老师傅知道，甲锉出来的，是靠一点一点磨、一遍一遍量，凑出来的平；女孩锉出来的，虽然卡尺上差了一点，可她的手是对的，再给她三个月，她会比甲好很多。

他在评分表上，照量的数字给了分。然后在最后一栏「教师评语」里，写了一行字：「她的手是对的。」

教务科的人看了，没说什么，也没有打回来。可那一栏只有五十字的格子，他后来想，要是能写满一页，他也不知道怎么往下写。

这位老师傅最后跟职校校长说了一句话，校长后来逢人就讲：「师傅说，他这一辈子，教不会的徒弟，都是因为他说得太好了。」

他不是在谦虚。他说的是真的。

多年以后，女孩成了那个职校的实训老师。有一天她在黑板上写：「手腕别使劲，用身子推。」写完，自己停了一下，把它擦掉了，对台下的学生说：「你们站过来。」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这一节讲一顿饭。

设想有这样一位出租车师傅，姓名不提，跑了二十年的车，五十出头。他吃饭很快，快到什么程度呢？一碗面，三分半钟，吃完了抹抹嘴，继续上路。他自己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干这一行，什么时候有客人，什么时候能停，都不好说，吃饭当然要快。

他的女儿在外地读书，周末回来，一起吃了一顿饭，看他吃饭，忍不住说了一句：「爸，你吃慢点，细嚼慢咽。」

这四个字，他当然知道。谁都知道。他一点也不觉得陌生。他说：「知道，知道。」

那天晚上，他决定试试。第二天中午，在一家面馆，他点了一碗牛肉面，坐下来，对自己说：「细嚼慢咽。」

他夹起第一筷子面，放进嘴里，嚼了两下，咽了。第二筷子，嚼了三下，咽了。第三筷子的时候，他想起来：嚼几下才算「细」？他听人说过三十下。于是他开始数：一，二，三……数到十一的时候，他发现嘴里的面已经没有味道了，他的注意力，全在「数」上，没有在面上。数到二十几的时候，他忽然想起刚才有个电话没回，放下筷子，拿起手机。

再抬头，面凉了。

十分钟以后，他吃完了，比平常多花了六分钟，可他不觉得吃得「细」，只觉得吃得累。回到车上，他在想：我怎么连吃饭都做不好？

这是「易知」和「莫能」顶在一起的样子。「细嚼慢咽」四个字，他听了四十年，确实「知」了。可他要「行」的时候，发现他知道的是四个字，不是一种

吃法。他把它当成一条规则去执行，数数，计时，监督自己，结果规则把饭吃没了。

那一周里，他又试了几次。有一天他在车上吃一个包子，发现自己在「数嚼几下」，数到第八下，红灯变绿，后面的车按喇叭，他一口吞下去，噎得直咳嗽。他骂了自己一句，把剩下的包子放在副驾驶座上，一直放到了晚上。

他的老伴看他这样，笑他：「你一辈子吃饭像打仗，现在又像考试，你说你累不累？」他没回嘴。他想，也是。

一个星期之后，他的女儿又回来了，没有再说「细嚼慢咽」。她自己点了一份面，坐在他对面，一边吃一边跟他聊学校里的事，聊着聊着，忘了看手机，忘了数数，一碗面吃了二十分钟。他不知不觉也跟着慢了，因为他在听，在笑，在问她「那后来呢」，筷子是放下又拿起，面是温的，汤是热的。

吃完饭，他说了一句：「今天的面，味道挺好。」

女儿说：「跟昨天是同一家。」

他愣了一下：「是吗？」

这顿饭里，哪一步「统」了，哪一步还「连着」？

「细嚼慢咽」变成「数到三十下」，是「统」：一个好意，被拽成了一个计数的标准，眼睛盯着数字，嘴里的面就不见了。而第二顿饭，没有任何一条规则，**面、汤、说话、笑、女儿的脸，是连在一起的**，慢是这些东西连起来之后自己带出来的，不是被命令出来的。

我不想把这个故事讲成「养生秘诀」。吃饭怎么吃最好，我不知道；他的胃好不好，也不是这里该说的。这位师傅如果饭后经常不舒服，该看医生就看医生。我想要的只是：**有些事，我们早就「知道」了，就是做不到，这不是因为我们笨，是因为我们知道的是句子，不是那件事本身。**

有一个细节，是他后来才发现的。那碗跟女儿一起吃的面，他并没有「嚼三十下」，他大概只嚼了十几下，可他完全没有觉得快。快与慢，在那一顿饭里，不是嘴巴的事，是**整个人在不在那碗面前**的事。三分半钟那一次，他的人在路上，嘴在面馆；二十分钟那一次，人和嘴都在面馆。

还有一件事要说得公平：这个对比，不是在说「有人陪着吃饭才对」。他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也有几次，不数不计，只是把筷子放平，看一眼面，吃得很从容；也有几次，一个电话进来，还是三分钟吃完。他没有因此觉得自己又失败了一次。他渐渐明白，「细嚼慢咽」不是一个要考第一名的科目，是一件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的事。

这也是「易知」和「莫能」之间，那个很小的缝：**知道的那个人，和做的那个人，不是同一个人，隔着一条缝，缝里装的是整个日子。**

后来这位师傅还是常常吃得很快，跑起车来，没有办法。可他有了一个小习惯：如果身边有人，他会放下手机；如果一个人，他会先把筷子放平，看一眼面，再动手。他说不清为什么，也没有人规定他必须这样。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装修公司的创始人，四十出头，做了八年，手下从三个人做到四十个人。他是工人出身，手艺好，脾气直，最看不惯的事是「糊弄」：墙面不平，瓷砖缝不匀，业主不在家的时候偷工减料。他的公司在这个城市里，口碑不错。

可是最近，他觉得不对劲。公司大了，新来的人多了，他走到工地上，总能看到一些让他心里发凉的东西：腻子打得不够，边角收得潦草，说了多少次也没人当回事。他开了几次会，说了几次，大家点头，下次还是老样子。

他想：是我没说清楚。

于是他做了一件事：他花了一个晚上，写下了公司的「价值观」，一共八条，第一条是「把每一面墙当成自己家的墙」，第二条是「看不见的地方更要用心」，后面是「不糊弄」「守时」「诚信」等等。他请人做成海报，贴满了办公室，贴在每个工地的墙上，还印在每个工人的工作服背后。

三个月后，他走进一个新开的工地，墙上贴着海报，工人们穿着印着「看不见的地方更要用心」的工作服，可是脚手架后面的墙角，腻子依然薄得能看见底色。

他终于在周五下午召集了一次全员会。

他站在台前，一张一张看那些脸，看了很久，才开口。他说：「我不是来骂你们的。我就想问一句：我的话，是不是很难懂？」

没有人说话。

一个干了三年的老瓦工，叫老罗，犹豫了一下，举手：「老板，你的话我们都懂。‘看不见的地方更要用心’，谁不知道？」

「那为什么做不到？」

老罗挠挠头：「那个……什么叫用心？我们每天赶三个工地，一个墙角，我多抹一遍还是少抹一遍，什么叫‘用心’？」

创始人张着嘴，一时说不出话。他想说「就是多抹一遍」，可他立刻想到：多抹一遍，就是用心了吗？有时候多抹一遍反而抹坏了。他想说「就是你自己的墙」，可老罗的家是出租房，他自己都没有一面可以叫「自己的墙」。

这时，一个刚来三个月的小工，怯生生地说：「老板，其实……我是看你抹墙才学会的。你那次抹墙，我在旁边看了一个钟头，你什么话都没说，我看懂了。海报上的话，我背得下来，可我不知道跟你抹的那个墙有什么关系。」

全场安静。

这位创始人那天晚上睡得不好。他明白了一件事，而这件事就是老子在第七十章里难受的那件事：**他的「价值观」，是他手上的东西，他把它写成了八条，写成了海报，写成了工作服背后的字。**　　手上的东西递不出来，递出来的只是褐。

回头看，哪里「统」了，哪里还「连着」？

八条价值观，是一个很典型的「统」：一团手上的东西，被收成八个线头，贴满墙。大家读海报，每个人都能抓住一个，每个人拽的方向都不一样：老罗拽成「多抹一遍」，别人拽成「拍照给老板看」，还有人拽成「反正看不见的地方，别被人看见」。

小工说的那句话，却是另一回事。他看了一个钟头，没有一句话在中间，**他的眼睛、他的手、老板的手，是连在一起的。**

会后，老罗留了下来。他搓着手说：「老板，那个，你说的让新人跟着看……我能带吗？」创始人看着他，想了想，问：「你带，你准备说什么？」老罗愣了一下，说：「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就是……让他在边上站着。」

创始人说：「那就这样。」

老罗没有再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走出去的时候，脚步比进来时轻。

财务的小姑娘后来来找他，拿着一张表，说带新人一个月，师傅的产值会下降多少，加起来，一年多出多少成本。她的语气很客气，数字很清楚。创始人看了很久，说：「你算得对。」她说：「那……」他说：「先这样做一年，一年后我们再看。」

她出去的时候，没有再说话，可她的表情，是不太服气的。他没有解释。他自己也不知道一年后，这笔账怎么看。

他第二天做了一件事：把工作服背后那些字，一件一件盖掉。他没有重新印别的字，只让每个新来的工人，头一个月跟他或者跟老罗这样的师傅在一个工地上，看他们抹墙。月底的时候，让新人自己抹一面，老师傅站在旁边，不评分，只是看，看完了，用手摸一摸，摸到哪里不顺，就指给他。

海报他没有撕，只是不再提。三个月以后，公司的投诉少了一些，不多，也不能说就是这个办法起的作用，那段时间正好淡季，工地少，工期也松。

他留下了一个坏处：新人要跟师傅待一个月，这一个月，师傅自己的活儿慢下来，工期有点紧。他算过账，不划算。可他再没把「价值观」印出来。

他有一次醉了，对一个老朋友说：「我写了八条，没人懂。后来我才发现，我自己也不懂。我只知道怎么抹墙。」

**带 走 的 话**

**最容易的话，往往是手上的话，一说出口就成了眼里的规则，递不出去。别急着把它写成条文，让人先摸到你的手。**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一、分、柔、统、复里的哪一环？**挨着「统」：手上知道的东西，说成一句话，就成了可以被攥的线头。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易知易行」，靠的却是说不出来的手上的东西；说出来的那五千字，成了褐。

◆

71

第 71 章

# 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马王堆帛书（据通行的帛书校勘本，已改成今天的字）：

> 知不知，尚矣；不知不知，病矣。是以圣人之不病，以其病病也，是以不病。

郭店本没有这一章（第六十七章以后整块不见，这里不拿它说事）。

请先看一眼，两个版本，**中间那半句**不一样：

通行本：不知**知**，病。帛书：不知**不知**，病矣。

只差一个字。可是这一个字，把「病」的位置整个挪了地方。这一章的全部看头，都在这一个字上。

## ◆ 先读通行本：四个字，绕了三个弯

我们先不管帛书，把通行本老老实实读一遍。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这十个字里，「知」出现了三次，「不知」出现了两次，读起来像绕口令。最常见的读法有两种，我把它们都摆出来。

**第一种读法：知道自己不知道，是最好的；不知道却以为自己知道，是毛病。**

这是最常见的读法，也是最像孔子的读法。《论语·为政》里，孔子对子路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这才是真知。两句话摆在一起，几乎是同一个意思。

**第二种读法：真知道，却像不知道一样，是最好的；其实不知道，却摆出知道的样子，是毛病。**

这一种读法里，「知不知」是「知道，却不显出知道」，是一种含蓄、不张扬的状态；「不知知」是「不知道，却装出知道」。这样读，这一句更像是在说一种风度：有本事的人不露，没本事的人硬撑。

两种读法，字面都说得通。区别在于：第一种说的是**对自己诚实**，第二种说的是**对别人诚实**。前者是内里的事，后者是姿态的事。

这一层，我不替老子裁判。但请记住：在通行本里，「病」指的是**一个人明明不知道，却按知道的样子做**。这是一种明知故犯，至少是半明半暗：他心里隐隐有数，嘴上和手上却在撑。

### ◆ 帛书那个字：病，换了地方

现在看帛书。

「知不知，尚矣；不知不知，病矣。」

「尚」与「上」相通，意思差不多，是「最好」「值得推崇」。「知不知，尚矣」，和通行本差不多，没有大变化。

关键在后半句：「**不知不知**，病矣。」

这五个字读出来，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前一个「不知」是动作，后一个「不知」是内容，就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和通行本的「不知知」比，差别在哪儿？

通行本的「不知知」：我不知道，**但我装作知道**。这里的毛病在**装**，装就有一个「我知道自己在装」的底，哪怕底很浅。帛书的「不知不知」：我不知道，**而且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里没有装，也没有底，**根本没看见那个空白在那儿**。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毛病。

前一种，像一个人考试遇到不会的题，硬写了一堆，写的时候心里是虚的。后一种，像一个人出门，衬衫扣错了一颗，一整天都不知道，在会议室里还神采奕奕地发言。

前一种的出路是**诚实**：别装了，承认。后一种的出路却不能是诚实，因为他没有东西可以承认——他看不见。他的出路只能是**别人**：有人看见了，指给他；或者撞上了一堵墙，才发现原来这儿有个坎。

我觉得这是整章最扎手的地方：**同一句话，在两个版本里，说的是两种不同的「病」，要的是两种不同的药**。

哪一个更接近老子的原话？我不知道。帛书比通行本早出几百年，但「更早的抄本」不等于「更对的原文」，抄写的人也会抄错、会顺手改。而且郭店本没有这一章，没法三方对照。所以我不敢说「帛书才对」。我能说的只有：这个字的差别是真的，而且它不是小事。

### ◆ 多出来的一副对子

再看后半句。

通行本：「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帛书：「是以圣人之不病，以其病病也，是以不病。」

通行本，同一个意思，说了**两遍**：先是「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再是「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帛书只说了一遍，就是「圣人不病，以其病病」。

通行本里这多出来的一句，是原来就有的，还是后来的人把圣人的话再加一道锁，顺手补进去的？我不知道。读的时候，它也确实给人一种「重复」的感觉：像是有一句是另一句的注。这是一个小线头，我留着，不替它做主。

再说「病病」。

「病病」，前一个「病」是动词，后一个是名词，意思是「把病当病」：把毛病当毛病看。

于是「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就是：正因为他把毛病当毛病，所以他没有毛病。

这句话读起来有点奇怪。**如果他真的把毛病当毛病，那他就是承认自己有毛病。**承认自己有毛病的人，怎么能说「不病」？

绕出来的办法有两种。

一种：这里的「不病」，不是「没有毛病」，是「毛病不会烂下去」。圣人不是没有毛病的人，是**发现毛病就当回事、不放着不管**的人。这样，「不病」是一个结果：因为他把毛病当回事，毛病就没有机会拖成大毛病。

另一种：这里的「病」是「耻」，是「忌讳」。把毛病当毛病，就是不把它当成可以遮盖的、可以回避的东西。不遮盖，所以不「病」——这个「病」是说「成为一个不能说的东西」。

两种我都觉得说得通，也都不敢认。

## ◆ 孔子那句话，和这一句，差在哪儿

既然通行本的前半句，这么像孔子的话，那就把两句并排放着，看看到底有没有差别。

孔子的话，是对子路说的。子路是个直性子的学生，好勇，爱逞强，孔子对他说：「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先问一句「我教你什么叫知道，好不好」，然后给了一个定义：**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这才叫「知」**。

这是在给「知」下定义，对象是一个具体的人，目的是教他诚实。

老子的这一句，口气不同。他没有对谁说话，也不是在下定义，他是在**排座次**：「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一个「上」，一个「病」，分高下。更特别的是，他用的是「病」这个字。

孔子说的是对错：知，不知；真知，假知。老子说的是**病**：好不好，健康不健康。

这个差别也许不大，也许很大。我愿意只说一点：孔子的话里，有一个「我来教你」的人在；老子的话里，没有。老子把「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放在**身体的比喻**里，像是在说一种会发作的东西，而不是一种该纠正的态度。

态度可以纠正，用劝的，用教的。病却要靠它露出来，靠有人看见。这和帛书那个「不知不知」，是对得上的。

不过，请别把这一层说得太满。一个字的比喻，撑不起一整套「老子比孔子更懂反馈」的说法。我只是想提醒：**同样两句话，在两部书里，站的位置不一样**。

## ◆ 为什么我怕它变成一句格言

底稿提醒过，这一章是「勉强」的一章，容易滑成处世术，滑成一句「谦虚使人进步」。

我试了一下，确实太容易了。「知不知，上」，那不就是「虚心」吗？「病病」，那不就是「勇于认错」吗？这样讲，一个半小时的讲座可以讲完，台下的人点着头，回家以后，什么也没有改变。

它为什么这么容易滑下去？因为这一章里最有用的那个东西，**被「病」这个字包装成了一句劝人为善的话**。

我想试着把它拉回来，抓住一个东西：**「病」是一个会露出来的东西**。

病，是身体里的毛病，露在表面上的是症状：疼，热，咳嗽，没力气。我们说一个人「有病」，不是说他心里有个毛病，是说他有哪儿**露出来了**，别人看得见，他自己也觉得不对。

所以「病病」，也许不是「自我批评」，是**让露出来的东西算数**：疼了，就当疼；错了，就当错；撞墙了，就当那儿有墙。

这样读，「病」不是道德，是一个**信号**。圣人不病，不是他没有信号，是他**不压着信号**。

这个读法，我自己也觉得好听。好听的东西要小心。它依赖一件事：就是用帛书的「不知不知」来读。如果用通行本的「不知知」，「病」就回到「装」和「诚实」上去了，信号的说法就不那么好用了。**所以我这个读法，是押在一个版本上的，这个版本是不是更近原文，我不知道**。

## ◆ 涌现：看不见的空白，只能被撞出来

现在可以说几句这本书自己的话了。这几句话，都从上面那一个字——「不知不知」和「不知知」的差别——里长出来。

这本书一直在说，人活在三处：**想法里的、环境里的、自己心里的**（书里叫三界：理念、现实、自我）。一件事，想得通，环境接得住，心里认得下，才算连上了。

放到这里来看：

「不知知」——装作知道——是**想法里**和**心里**不一致。想法里说「我知道」，心里其实有数，是虚的。这是一个人自己和自己的缝。

「不知不知」——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是**心里和想法里**一起空着，而且**连空着这件事都没发现**。这不是装，这是空白被盖住了：他的想法里没有那一块，心里也没有那一块，所以没有任何东西提醒他「这里缺了」。

那怎么才能发现？只有**环境**。

环境是什么？是墙，是别人的眼睛，是失败，是一句「你这里不对」。一个人自己往里看，看不见自己看不见的东西。只有往外撞，撞到了，才知道「哦，这儿有东西」。

于是「夫唯病病」，我读成：**他让环境的撞击算数**。　　他不是比别人更聪明、更虚心，是他的这片土还**听得进**——有人指给他，他不把这个指点当成对他的攻击；有一堵墙撞上来，他不把这堵墙算成运气不好。

反过来，「不知知」那种人，土是**写满了**的（第九章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盈就是写满）：他把空白写成了「我知道」，写满了，就再也写不进别的东西。哪怕有人指给他，他也会说「我知道」。

所以这一章说的「病」，换成这本书的话来说：**不是不知道，是土被写满了，写不进了。** 圣人的「不病」，是他的土一直留着没写的地方，让环境可以在上面落笔。

但我要提醒自己，也提醒读者三件事：

第一，这一整段读法，是**押在帛书「不知不知」上**的。换成通行本，它就没那么站得住。

第二，我把「环境的撞击」说得这么重要，这是一个很现代的说法，近乎「反馈」一词。原文里没有「反馈」，也没有「环境」。原文只有「病」。我是把「病」这个字里**会露出来**的那一层，放大了。

第三，我用这个读法去读，发现它很好用，也就是说，**它贴得有点顺**。请您对它保留一点怀疑。如果把「土」「写满」「三界」这些话全部去掉，剩下的是：「人不容易发现自己的盲点，需要别人或现实来指给他。」——这是一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我的这套话，在这里的贡献，大概只是把这句平常话**从「道德」拉回到「看得见看不见」上**。贡献不大，我就说这么多。

## ◆ 放回日子里

设想有这样一位四十五岁的男人，最近总在抱怨：「现在的菜单怎么印得这么小？」

他在餐馆里，把菜单举得老远，眯着眼，还是看不清，最后让服务员给他念。他回到家，对老婆说：「现在的人做事真不讲究，印这么小的字，谁看得清？」他的老婆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过了半年，他在药店门口看说明书，同样的抱怨。他的同事说：「你去配副老花镜吧。」他说：「我眼睛好着呢，是字太小。」

那一阵子，他对这个世界的评价，已经变成了：「印刷质量下降了。」

他不是在装。他是真的觉得字变小了。他的眼睛，一个很缓慢的变化，让他看到的东西一点一点模糊，而他没有任何办法，从自己里面发现这件事——因为他看世界的那双眼睛，就是出问题的地方。他的「想法」里没有「我的眼睛在变」这一条，所以他把变化的原因，**放在了世界上**。

后来，是一次偶然，他的女儿拿起他的手机，说「爸你字调这么大」，他才有点发愣。再后来，他去验了光。（有这类感觉的人，该验光就验光，该看医生就看医生。）

这个故事，与老子要说的那个「病」，只有一点相像：**最难发现的毛病，是自己看世界的那个东西本身出的毛病**。其他的相似，别当真。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初中数学老师，教初一，带两个班，一百来个孩子，教了十二年。

那天晚上，她在家批作业。内容是刚刚讲完的一课：解一元一次方程，带分母的那种。她批到第十几本，开始觉得有点不对；批到三十几本，她停下笔，把前面的本子翻出来，又看了一遍。

四十一本里，三十八本错在**同一个地方**：去分母之后，那个没有分母的整数项，忘了跟着乘。

她的第一反应是：粗心。

十二年了，她太熟悉这种错。每一届学生都有人在这儿栽跟头。她用红笔在每一本的同一处画了圈，写上「粗心！」，有的还加了一个感叹号。批完，她自己都有点上火：这课我讲了两遍，黑板上写得清清楚楚，怎么还错？

这就是「**不知知**」：她以为自己知道原因——粗心。她用一个现成的、习惯的答案，把眼前这件事盖上了。这个答案不一定错，可它**挡住了她往下看**。

第二天上课前，她本来打算把「去分母」再讲一遍，加一道课堂小测，错了的罚抄。走进教室之前，不知怎么，她停了一下。三十八比四十一，不是「有几个人粗心」，是「几乎所有人」。几乎所有人都粗心，那就不是粗心了。

她站在讲台上，没有开始讲课，说了一句：

「昨天的作业，大部分同学错在同一个地方。我想知道，是老师哪一步没有讲明白？」

教室里一片安静。

这个安静特别长，她后来回忆，大概有半分钟。没有人说话。孩子们低着头，有的在看自己的笔，有的在翻本子。这种安静，她以前遇到过，在她问「谁来回答」的时候，那种安静意味着「没人会」。可这一次，她觉得那种安静的味道不一样，更像是**不敢说**：因为问题是「老师哪一步没讲明白」，说出来，就等于是在说老师讲得不好。

她又等了一会儿，说：「不是批评，我是真的想知道。」

后排的一个女孩，平时成绩中下，很少举手，慢慢地举起了手。她说：「老师，您昨天写到那一步的时候，把黑板擦了一块，那一步没有了。」

她愣住了。

她回想了一下：昨天黑板写满了，为了腾地方，她擦掉了左边的一块，继续往右写。擦掉的那一块，正好是「两边同时乘以最小公倍数」那一步中间的过程，整个「每一项都要乘」的那一段。她当时以为，这一步大家都懂，擦掉没关系。

她讲了十二年，这个例题，是第一次在这个位置擦掉的。

这是「**不知不知**」的真实样子。如果没有那个女孩，她会一直把这件事当成「粗心」，这一届、下一届，每年抄一遍，罚一遍，写一遍「粗心！」。她永远不会知道，这次错，错在她擦掉的那一块黑板。因为她站在讲台上，她看黑板，她永远看见的是她写完的东西，不是学生看见的东西。

回头看，这件事里哪一步「统」了，哪一步还「连着」？

「粗心」这两个字，是一个很方便的线头。它把四十一个孩子、四十一种错法，收成一个答案。这个答案管用，可它把一团真实的东西——孩子们到底在哪儿卡住——拽成了一个标准件。**一个标准答案立起来，后面的东西就看不见了。**

而她那句「老师哪一步没有讲明白」，是把线头松开了。她没有给一个答案，她给了一个**问号**，让教室里那些不同的声音，可以各自说话。

如果换一种做法呢？她罚抄，她加一道小测，学生们很可能下一次就不错了，因为他们被提醒了。可这样，她就永远不会知道那个擦掉的地方。她的「讲」，会在每一届重复同一个洞，每一届的孩子，会各自用自己的办法，绕过那个洞，或者掉进去。

这个办法，她并不是一直很顺。

下一周，教研组长听说了这件事，在办公室里半开玩笑地说：「你当着全班问‘是不是我没讲明白’，学生以后不就觉得你讲不明白了？」另一位老师接了一句：「威信这个东西，是要一点一点攒的。」她没有马上回答。她自己心里也有一点打鼓：那天问完以后，有两个平时很调皮的孩子，似乎有点得意，下课时凑在一起笑。

她后来想，那一点得意是真的，也许有人觉得「老师也有错」，这对一个班来说，既是好事，也是风险。她没法证明哪一个更大。

可她做了一个很小的调整：之后每次讲完一个难点，她不再问「听懂了吗」，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永远是「听懂了」。她改问：「这一步，你们觉得最容易在哪儿滑一下？」这个问题，让孩子们说的，不再是对老师的评价，而是对题目的判断。她发现，孩子们在这个问题上，愿意说话得多。

有一次，一个孩子说：「我觉得最容易滑的是你写得太快的那一步。」她笑了，说：「好，那我下次写慢一点。」

事情没有一个特别圆满的结尾。她后来把那道题重新讲了一遍，把那一步写在黑板的最上面，不擦。有一个男生后来私下说：「老师，您上次那样问，我们都吓了一跳。」她问：「为什么？」他想了想：「以前没有老师问过这个。」

她回去想了很久，没有想出这句话该怎么理解。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这一节，讲一把小板凳。

设想有这样一位老先生，七十三岁，独自住在老小区的五楼，没有电梯。他有一个女儿，在外地工作，一年回来两三次。每次打电话，女儿问：「爸，身体怎么样？」他的回答永远是三个字：「没事，没事。」

那年国庆，女儿回来，扛着行李爬楼。爬到三楼和四楼之间的拐角，她看到墙角放着一把小板凳，折叠的那种，漆都磨掉了。她问：「爸，这是干嘛的？」

他在后面，喘着气，说：「放着，邻居的。」

女儿没有再问，可她心里记住了：那把板凳，不像邻居的，因为它放的位置，正好是**一个人爬到三楼半会想歇一下的地方**。

晚上吃完饭，她没有问「你是不是爬楼累」。她说：「爸，明天我们下去买菜，回来的时候，我们俩一起爬，你数一数，歇几次，好吗？就当好玩。」

老先生说：「有什么好数的。」但第二天，他还是数了。从一楼爬到五楼，他歇了三次。

女儿没说话，只是说：「我也歇了一次。」她其实一次也没有歇。

过了几个月，春节她又回来，又买菜，又爬楼，又数。这次老先生自己说：「四次。」说完，他自己顿了一下。

这件事里，同时有两种「病」。

一种是通行本的「不知知」：老先生**知道**自己爬楼没以前轻松——他买了板凳，他是知道的——可他嘴上说「没事」。这是明知而不说。

另一种是帛书的「不知不知」：他不知道他的变化有多大。因为这变化是一天一点点来的，每一天跟前一天比，没什么区别；他没有一把尺子，来量「去年」和「今年」。他数不出「歇了几次」，因为他从来没有数过。

女儿做的事，很小：她没有说「你该去看医生」，也没有说「你不要逞强」。她给了他一个**能数的东西**，让变化可以露出来。

露出来之后，变化才变成可以谈的东西。春节的时候，她说：「爸，这个‘从三次到四次’，你下次去医院的时候，跟医生说一说吧。」

老先生说：「小事。」

女儿说：「小事也可以讲给医生听。」

她没有再说别的。

这里要老实说一句：这个故事不是什么健康秘诀，也不能证明「数歇几次」有什么用。爬楼变累有很多种可能，大多数不要紧，有的需要查。**该看医生就看医生**，这不是客套。我想要的只是：那个「数」，是一种让变化露出来的办法，而那个不让变化露出来的「没事，没事」，是把信号压住了。

回头看，哪一步「统」了，哪一步还「连着」？

「没事，没事」是一个「统」：把所有的感觉——有时累，有时不累，有时有点喘，有时没感觉——收成一个固定的回答。这个回答有它的好处：不让女儿担心，不让自己担心。可它也让所有的变化，都被拽成了一个样子，看不出差别。

女儿的「数一数」，是反过来，让这些变化，各自有一个数字，可以彼此对比，可以被注意。**数字不是答案，数字只是让变化重新露出来的一个口子。**

如果换一种做法呢？比如她一回家就说「爸你必须去检查」？老先生很可能更紧地把「没事」攥在手里，更不让她看见板凳。这类场面，在很多家里都发生过。

这件事里，还有一个人，是女儿的母亲，也就是老先生的老伴。她前几年已经去世了。那把小板凳，其实是她在世时买的，原先放在厨房，说是择菜用。老先生后来把它搬到了楼梯拐角，搬的那天，他没有对任何人说为什么。女儿后来想，这把板凳摆在那儿，大概有一半是为了爬楼，另一半是为了有一件熟悉的东西，在爬到一半的时候，陪他一下。

这也许是我们读这一章时容易漏掉的一层：**「没事，没事」，有时候压住的不只是一个身体信号，还有一个人不愿意承认自己老了的那份难堪。** 把这份难堪当成「嘴硬」，是一种读法；把它当成一个需要被照顾的东西，是另一种读法。女儿选了后一种：她没有去揭穿板凳，而是把「数一数」说成「好玩」。

她这样做，是不是对的？我不知道。也许老先生早就看穿了她的心思，只是顺着她，不说破。有些时候，一家人之间的体贴，就是这样彼此心知肚明地假装着。

最后说一句：老先生后来去了一次医院，是春节后的一个星期，女儿陪着去的。检查的结果是什么，这里不写，也不是这个故事要说的。我想让读者记住的只有那把小板凳：**一个人用各种办法压着不说的东西，常常有一个实物，放在一个别人能看见的地方**。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车间主任，五十岁，在一家做塑料零件的工厂里干了二十年。他的车间，三班倒，一百多号人，每天出几万件零件。

厂里有一个不良品的考核：每个班组每个月的不良率，不能超过千分之三。超了，扣班组奖金；不超，年底评优。这个制度，是上面定的，初衷当然是好的。

那一年，主任发现了一件怪事：账面上，不良率一路下降，已经降到了千分之一点五，历史最低。可客户那边的退货，却在上升。

他起了疑，趁着夜班，在车间转了一圈。在一台注塑机下面的托盘后面，他发现了一个纸箱，里面塞满了零件，每一件都有一点小毛病：缩水，毛边，颜色不均。

他问夜班班长，班长的脸，一下子红了，说：「主任，我们不是故意的……这个月的指标，快到线了……」

他明白了。不良品没有消失，只是**被藏起来了**。工人们为了不超线，把不良品塞到了看不见的地方；要么偷偷混在好品里，要么在月底统一处理。账面上，不良率漂亮；车间里，毛病却越长越大。

这就是「**病**」被压住的样子。通行本里的「不知知」，帛书里的「不知不知」，在这里同时发生：工人们「知」，但装作没有；主任和上面的人，则是「不知不知」，他们看着一条漂亮的曲线，以为一切正常。

他做了一个决定，很多人觉得荒唐的决定：**把不良品的红筐，从车间角落搬到车间门口，最显眼的位置。**每一个不良品，都要扔到这个筐里，当班就清点，写在门口的黑板上，不扣钱，不评优，不追究。他自己第一个，把当天自己手上发现的一件有缺陷的零件，放了进去。

头一个月，不良率飙升到了千分之八。老板吓了一跳，打电话来问：「怎么回事？」他说：「这才是真的数。」

老板没有说话。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

之后的两个月，数字还是高，但变化开始出现了：门口的黑板上，不再只是数字，开始有人写上原因，「模具温度偏高」「换料后第一小时」「夜班后半段手滑」。红筐里的东西，被一个一个看了、查了，工人们开始习惯一件事：**毛病是可以说的，说了不会被罚。**

三个月之后，不良率降下来了，降到了千分之二。这是一个真实的数字，比之前账面上那个千分之一点五，高一点，但客户的退货，下降了一大半。

回头看这件事，哪里「统」，哪里「连着」？

千分之三的指标，是一个「统」：不同机器、不同班组、不同的料，被收成一个数字，一个标准。标准一出，大家就开始围着它转。转到后来，工人们的注意力，不再是零件做得好不好，而是**数字好不好看**。

红筐门口的黑板，反过来，是让每一个具体的毛病——哪一台机器、哪一次换料、哪一个时辰——各自露出来。露出来的东西，杂乱，难看，不整齐。可只有这样，土上的东西才是活的。

还有一件事，是后来才发生的。

半年之后，主任发现，红筐里的零件，开始变多了。不是不良品变多了，是**红筐里的东西变多了**：他随手翻了翻，有一些零件，明明是好的，只是边上有一点点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痕迹，被丢进了红筐。

他把几个班长叫来问。班长们有点不好意思，说：「主任，你说过，红筐越诚实越好……我们想，宁可多放，不能少放。」

他这才明白：红筐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新的标准。以前是「不良率低就是好」，现在是「红筐里放得多就是诚实」。只是方向反过来，工人们依然是围着一个数字，换了一种方式在转。

他没有立刻骂人。他把红筐里那些「好零件」，一件一件挑出来，摆在桌子上，叫来夜班班长和几个老师傅，让他们自己看，哪些是真有问题，哪些只是不放心。他们看了一阵，有人笑了，有人叹气。

他说：「我们要的，不是红筐里的东西多，也不是少。我们要的是，看得见该看见的东西。」

说完这话，他自己也觉得有点空。因为他知道，「该看见的东西」这几个字，一旦写成规定，也会变成下一个标准。他没有办法把这句话写进制度里。他只能每个月都到车间里去，站在红筐旁边，看一看。

但我得提醒自己，别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管理妙招」。它有代价：头一个月，车间主任挨了老板的骂，班组长们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挂在黑板上，也不是没有人觉得难堪。有的老工人说：「以前这个事，我们自己处理，也没有人知道。现在大家都看见，反而不好意思。」

这不好意思，没有任何统计可以消掉。它是「病」露出来的真实代价。

老子说「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这位主任大概没读过。他后来跟别人说过一句话，我愿意原样抄在这里：

「以前我们是怕有毛病，现在我们是怕看不见毛病。」

**带 走 的 话**

**最难的毛病，是不知道自己有毛病。把毛病摆到能看见的地方，让它算数，别急着给它一个答案，比急着认错更要紧。**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一、分、柔、统、复里的哪一环？**挨着「柔」：土还写得进去，是因为没有被「我知道」写满。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对毛病的态度，靠的是毛病能露出来；这一读法押在帛书「不知不知」一个字上。

◆



第　九　编

# 柔弱与收笔：人被挤到没处站，就不再怕了；软的在上面长，硬的在下面托着

## 导　语

这一编十章，是全书最后一段。

第 72 到 75 章连着看：人被挤到没处站，天网疏疏，别替木匠下刀，月初的一页账。第 76 章折一根春天的枝条，第 77 章是弓，第 78 章是水。第 79 章欠着的那一半，第 80 章的小国，书自己读成了两个。第 81 章收笔：笔画到头要收住，也要提起来，留一处给下一笔。

这一编里，第 73、74、79 章读不动；第 78 到 81 章的结尾，又都挂着一个好处。这笔账，后记单独记。

72

第 72 章

# 别把人挤到没处站

>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马王堆帛书（据通行的帛书校勘本，已改成今天的字；其中「毋闸」「毋猒」是校勘本的写法，一般读作「毋狭」「毋厌」）：

> 民之不畏畏，则大畏将至矣。毋狭其所居，毋厌其所生。夫唯弗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而不自见也，自爱而不自贵也。故去彼而取此。

郭店本没有这一章（第六十七章以后整块不见，这里不拿它说事）。

## ◆ 第一句，最容易读歪

这一章的头一句，很多人读了，心里先咯噔一下：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

百姓不怕权威，更大的权威就要到了。

这听起来，像是一句**替权威说话**的话：你们不怕，就等着瞧，厉害的在后头。若这么读，老子就成了一个吓唬人的先生，或者一个替统治者撑腰的谋士。

但请再看一遍：这句话的前提是「民不畏威」，结论是「大威至」。这是一个**预告**，不是一个**命令**。老子没有说「民应该畏威」。他说的是：**当百姓不再怕了，要出大事了。**

「大威」是什么？各家读法不一。有的读成更严厉的刑罚、更强的镇压，那就是「你们不怕，我就加码」，是权威的升级；有的读成民变、天灾、一场无法收拾的灾祸，那是权威之外的东西，是「压得太狠，终于炸了」。两种读法都有人主张，我手里没有证据决定。

但无论哪一种，我觉得有一点可以先放着：**这一章是写给「威」的拥有者的，不是写给「民」的。** 它看的是当权者那一边，是提醒：百姓不怕你了，你得想一想，是哪儿出了问题。

帛书把这一句写成：**「民之不畏畏，则大畏将至矣。」**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畏」字连用了三次。** 第一个「畏」是动词（怕），第二个「畏」是名词（可怕的东西），第三个「畏」也是名词（更大的可怕）。「民不畏畏」，就是「百姓不怕那该怕的东西」；「大畏将至」，是「更大的可怕要来了」。

一个字，在一句话里，换了两三种身份。这和本书开头说的读法正好对得上：**每个字都不能用统一的意思读，要放进它所在的句子里看它长出什么。** 帛书在这里用同一个「畏」，比通行本换成「威」更能让人看出：怕的人，被怕的东西，是连在一起的。你怕，它才可怕；你不怕了，它就得换一个样子来让你怕——或者，换成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东西来。

通行本把后两个「畏」换成了「威」，读起来更像一个君臣之间的话题；帛书的「畏畏」，则更像一个人和一件事之间的关系。我不敢说哪个是原文。我只想说：这两种说法，意思有一点不同。

## ◆ 这个「畏」，在第十七章里排第三

说到「畏」，有一章可以拿来对照，就是第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最好的统治者，百姓只知道有他这个人；次一等的，百姓亲近他、称赞他；再次一等，百姓怕他；最差的，百姓轻慢他。

这是一个四级的台阶。「畏」排在第三，已经不算好了，但它**还不是最坏**。最坏是「侮」：连怕都没有了，只剩下看不起。

放回这一章：「民不畏威」，说的就是从「畏」滑到「侮」的那一步。在第十七章的台阶上，这是掉到最底下一格。

这样一对照，我才看出来，第七十二章并不是在提倡「畏」。它只是说：**连「畏」这一格都站不住了，那就是出事的时候了。**　　老子在第十七章里已经把「畏」排在了不理想的位置上，他一直觉得，靠怕维持的秩序，不是好秩序，只是还没塌的秩序。

可他也没有说，要把「畏」这一格拆掉。台阶是摆在那儿的，他只是在最高那一阶，轻轻地说了一句：「太上，下知有之。」

## ◆ 「居」和「生」：别把人挤到没处站

接下来是全章最实在的两句：

「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

这两句，有两个字，在版本里有变化。

先看「狎」。通行本（王弼本）作「狎」，意思是轻慢、亲昵到没有分寸。帛书校勘本写作「闸」，一般读作「狭」，意思是使它变窄、逼窄。后世不少传本也作「狭」。这样，「无狎其所居」，可以读成：**不要轻慢他们的住处**，也可以读成：**不要把他们的住处逼窄了**。

我愿意取后一种读法，因为它和下一句更配：「无厌其所生」，「厌」在古书里通「压」，是压迫、逼迫的意思。于是这两句合起来就是：

**不要把他们住的地方挤窄，不要把他们过日子的路压死。**

「居」，是住处；「生」，是生计，是人靠什么活。一个人的「居」和「生」，是他站在这个世界上的两只脚。

注意，这两句说的，不是「要爱护百姓」，也不是「要施恩给百姓」。它说的是一个很低的要求：**别挤。**　　不求你帮他们，只求你别把他们站的地方挤没了。

这是一个很家常的要求，家常到常常被忘记。

## ◆ 一个「厌」字，翻了个面

再看下面这一句，是整章我最喜欢的一处：

「夫唯不厌，是以不厌。」

帛书：「夫唯弗厌，是以不厌。」

同一句话里，**两个「厌」字，意思是不一样的。**

前一个「厌」，承接上一句「无厌其所生」，是动词，**压**：只有不去压他们。后一个「厌」，是被动的，**被厌弃**：所以不会被他们厌弃。

整句话的意思是：**只有你不去压他们，他们才不会厌弃你。**

这是一个对称的话：你对他们是什么，他们对你就是什么。你压，他们就厌；你不压，他们就不厌。一个字，翻了个面，从施加变成了承受。

这和上面「畏畏」是同一个手法：**一个字，在一句里，先站在一边，再站到另一边。**　老子很喜欢这样用字，而且这样用，正好说明了他想说的事：压人的人和被压的人，是在同一个字里连着的，不是两个独立的东西。

还要补充一句。第一个「厌」读成「压」，是常见的读法，不是唯一的读法。也有人把两个「厌」都读成「厌恶」「厌弃」，那样，「无厌其所生」是

「不要嫌弃他们的生计」。两种读法的意思，相差不算很大，都是在说「不要对他们的活法下手」。

### ◆ 后半章，忽然转了弯

接下来，这一章做了一件让我愣了一下的事。

前面一直在对当权者说「别挤」，后面忽然转向了**圣人自己**：

「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圣人知道自己，但不显露自己；爱护自己，但不抬高自己。所以舍掉那一边，取这一边。

这一转，转得很突然。上半章是「威」「居」「生」，是对民的态度；下半章是「自知」「自见」「自爱」「自贵」，是对自己的态度。两半之间，没有一个连接的字（「是以」是有的，但读起来是硬接上去的）。

有一种可能：它们本来就是两段话，被拼在了一起。《老子》里这样拼的地方并不少，这也正是它被不断改写的证据之一。不过我没有版本上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章是拼出来的，所以只能写成「可能」。

另一种读法是，它们不是拼出来的，两半之间有一条线：**「自见」和「自贵」，就是「威」的来源**。

你想一想，一个人要让别人怕他，要具备什么？他得显露（自见）：让人看见他、记住他、觉得他不同寻常。他得抬高（自贵）：让人觉得他比一般人重要。这两样，正是「威」的材料。「自见」「自贵」的人，站在人群中，把四周的空气都占满了，别人就没有地方站了。

于是「无狎其所居」，不只是不要去拆别人的屋子，也是**不要把自己撑大到占住所有人的地方**。上半章说「别挤别人」，下半章说「先别把自己撑大」，是同一件事的两头。

这是我的读法，原文没有明说。

还有一句，值得停一下：**「故去彼取此。」**

这句话，在《道德经》里不止出现一次。第十二章有，「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第三十八章有，「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第七十二章有。三处，一模一样。

这很像一句**套话**，一个收尾的句式，用得多了。是老子自己的口头禅，还是后来整理者统一的收尾，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去彼取此」本身，就是一个「选边」的句子。** 去这一边，取那一边。读到这里，我想起本书一直在问的：这样一个「选边」，是不是也有一点「统」的味道？我不敢下结论，只是记下。

### ◆ 这一章，贴得太顺了

写到这里，我要停下来，检查一下自己。

这一章是一个很「顺」的章：「居」和「生」，是一个人站的地方，别把它挤没了；「威」是一个统一的样子，用得太狠，百姓反而不怕了；圣人不自见不自贵，是不撑大自己。这一套，和本书的母题几乎是严丝合缝的：**不要用一个样子，去压住别人各自的样子。**

太顺了。顺到我自己都警觉。

底稿里要求的检验是：把所有和这本书的框架有关的话，都删掉，看论证是否还站得住。我试了一下：删掉「土」「样子」「三界」这些话之后，这一章剩下的是——「当权者不要挤压老百姓的居住和生计，否则老百姓就不怕你了，会出大乱；有道的人不自我炫耀，不自我抬高。」

这是一条很完整的古代政治伦理，不需要我的框架，一样站得住。所以，我的框架在这里的贡献，其实不大。

我能说的新东西，只有三点：

**一、「畏畏」「厌厌」这两处，是一个字翻面的用法**，这是读法上的发现，不是框架的发现。

**二、这一章并没有说「不要有威」。**

这一点很重要，我要说清楚。「民不畏威，则大威至」，这句话的前提，是**「威」是一个正常运转的东西**。老子没有说「应当取消威」，他说的是「百姓不怕了，就坏了」。这说明，在这一章里，「威」被默认是治理的一部分。圣人手里，也攥着这根线头。

这又回到了本书的第七节：治民的几章（第三章、第三十七章、第六十五章、第八十章），圣人手里也攥着线头。这一章是同一类。**这到底是文本里混进了儒家之「一」的痕迹，还是老子本来就有的一半？** 我没有定论。我能做的，只是在这里指给您看：您看，这一章又来了一个。

**三、后半章的转弯，我读不稳。** 前面说过，我提了一个「自见→威」的读法，可那是我补的一座桥，原文没有搭。

## ◆ 涌现：每个人站的地方，都是写了一半的土

现在，才可以说几句这本书自己的话。这些话，是从上面两个扎手处里长出来的：一处是「厌」字翻面，一处是「威」并没有被取消。

**一个人的「居」和「生」，是他自己已经在上面写过很多笔的土。**

住处：他把桌子摆在哪、窗帘挂什么颜色、哪个角落放一把椅子，这些都是他一笔一笔写的。生计：他靠什么吃饭、几点出门、认识哪几个人、攒下多少底气，这些也是他一笔一笔攒的。这两样，不是别人给的，是他自己在时间里写成的。

这一点，是从「所居」「所生」里的**「所」字**来的：「所居」，是他居住的那个地方；「所生」，是他赖以生的那个办法。「所」字指向一个已经形成的、属于他的东西。

「狭」和「压」，就是用别人的一个样子，去覆盖他已经写下的东西。覆盖多了，这片土就不再是他的了，他写不进去，也没有地方可以改。

而「威」呢？它是一个统一的尺寸：同样的号令，同样的刑罚，同样的规矩。它对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个尺寸，可每个人的「居」和「生」，尺寸是不同的。所以，同一个「威」压下来，有人刚好，有人挤得没处站。挤得没处站的人，不再怕，因为已经没有更坏的了。

这是一个很老的道理：**怕，是因为还有东西可失去。**　　一个人什么也没有了，就不怕了。所以「民不畏威」，不是百姓胆子大了，是他们站的地方被挤没了。

这一层，我觉得是这一章真正的分量。而且它顺着「畏畏」和「厌厌」那两个字，**能够解释为什么「大威至」**：因为「不畏」不是原因，是**症状**。真正的原因，在前一步，在「居」和「生」被挤。

不过，我要提醒自己：这个读法，同样靠我补上的「怕，是因为还有东西可失去」这一步。原文没有这句话。这是一个很人情的推断，它合理，但不是原文。

## ◆ 和第七十四章放在一起看

这一章后面，隔了一章，就是第七十四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两章的句式，几乎一样：民不畏威，民不畏死。第七十二章是「怕的东西失效了，更大的怕要来了」；第七十四章是「连死都不怕了，你还拿什么吓他」。

放在一起读，是一个下坡路：先是不怕「威」，再是不怕「死」。每一步，都是「可以失去的东西」越来越少。

第七十四章那里会细讲，而且它自己是一章很难读的章，肯定了一个「执杀者」。这里我只想点出：第七十二章，比第七十四章**早一步**。它在「不畏威」的时候，就说了一句最重要的话——别挤。**在「不畏死」之前，还有一个机会。**

## ◆ 放回日子里

设想有这样一栋老楼，六层，没有电梯。

楼道里，住户们几十年来，各自占着一点地方：一楼的老张，在楼梯下面种了几盆花；三楼的老太太，在拐角放了一把小凳子，爬楼累了可以坐；五楼的一家，把晾衣绳拉在了走廊。这些东西，不合规矩，但谁也没有投诉过，大家绕着走。

那年，物业公司换了人，来了个新经理，雷厉风行。他发了通知：「为消除安全隐患，本月底前统一清理楼道杂物。」通知贴在一楼的门口。

月底，物业的人来了，拿着大垃圾袋，一户一户地清。花盆被搬走，小凳子被收走，晾衣绳被剪断，楼道里变得干干净净，宽敞得有点冷清。

新经理很满意，拍了照片发给上级。

一个月之后，业主群里开始有人说怪话。有人说，花没了，楼道里连个绿色都没有；有人说，老太太爬楼时在三楼摔了一跤，幸好没事。更有人说：「物业清得这么干净，物业费还不该降一降吗？」

又过了两个月，消防队来查，发现楼道里有人堆了几个纸箱，堵住了一半的通道。物业再发通知，要求清理，可这一回，没有人理。一个业主在群里回了一句：「上回你们把我的花都扔了，这回我的箱子你们也别动。」

经理愣在原地。他想不明白：我是为了安全，怎么就成了这样？

这个小事里，有两件事：

第一，「统一清理」是一个尺寸：不管你是一盆花还是一堆杂物，不管你是一把小凳子还是一堆纸箱，一律清走。这个尺寸一落下来，把老张的花、老太太的凳子，和堵住消防通道的纸箱，**归成了同一类**。

第二，当真正要紧的「威」（消防安全）来的时候，它已经没有分量了。因为之前，它被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用得太多，用得没有分寸。

这就是「民不畏威」：不是人们不讲理，是**那个威，已经用掉了**。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班主任，教初二语文，带一个班四十五个孩子。

学期中段，学校搞了一次期中联考，她的班，年级排名倒数第三。教导主任找她谈话，没有骂，语气很平和，只是说了一句：「这样下去，期末不好看。」

她回到办公室，把课表摊在桌上，看了半个小时。她发现，能动的，只有一样东西：**课间**。

每天上午，有两个课间，每个十分钟；下午有一个。加起来，每天三十分钟。这三十分钟，孩子们都在干什么？喝水，上厕所，说话，追打，看窗外，趴在桌上。她觉得，这是整个学校最「浪费」的时间。

她想：我就「借」十分钟。每天上午第二个大课间，十分钟，用来讲题。只借一周，看看效果。

**周一。**　她在上午第二个课间走进教室，说：「今天课间不休息，我们讲两道题。」孩子们愣了一下，没人说话，有几个人叹了口气。她讲完，十分钟，铃响，大家交了答案，她觉得效率很高，比课上讲还集中。

**周二。**　她又进来。这一次，有几个学生去了厕所还没回来，她等了两分钟。教室里的气氛，比周一更安静，也更闷。后排两个男生，开始在桌子底下传纸条。她假装没看见。

**周三。**　她发现，有一个平时爱笑的女孩，坐在座位上没有动，趴着。她走过去问：「不舒服吗？」女孩说：「没事，我就想趴一会儿。」她心里「咯噔」了一下，但很快说服了自己：只借一周而已。

**周四。**　课间一开始，班上两个孩子就吵起来了，因为一个借了另一个的橡皮没还。吵得很凶，几乎要动手。她把他们叫到办公室，两个孩子都红着眼眶，其中一个说了一句让她愣住的话：「老师，我就想出去走一走。」

**周五。**　她没有进教室。她在走廊上站了很久，看着隔壁班的孩子们在走廊里追跑，有人在喊，有人在笑。她那一周，没有扣过任何人的分，没有发过一次火，可是她觉得，她的班级，有什么东西悄悄变了。

她看到的最直观的变化，是：她的话，开始没有分量了。

以前，她说一句「再吵就扣分」，孩子们会安静一下。这周，她说了三次，一次比一次没有效果。有一个孩子看她，眼神平平的，没有怕，也没有顶撞，只是一种说不上来的疏远。

这就是「民不畏威」。这里的「民」，是十三岁的孩子；这里的「威」，是她的班主任的威严。威严没有减少，她的声音、她的扣分，都还在，可孩子们已经不怕了。因为那十分钟，她把他们**最后一点自己能支配的地方**拿走了。孩子们没有地方可以退了，退无可退的人，就不怕了。

回头看，哪一步「统」了，哪一步还「连着」？

「借」课间，是一个「统」：把四十五个孩子不同的课间——有的需要喝水，有的需要追跑，有的需要发呆，有的需要和朋友说两句话——一律收成「十

分钟讲题」。这十分钟，对于成绩中等偏下的孩子，也许有用；对于需要放松的，是一场灾难；对于已经会了的，是白白浪费。

而课间本来是什么？它是一个**不被安排**的缝。这个缝里，孩子们各自把自己调回来：有人喝水，有人聊天，有人发呆，有人跑。他们在这十分钟里，**各自写自己的那一笔**。她把这个缝塞满了，孩子们的这一笔，就没处写了。

这一周过去之后，教导主任又来找过她一次。主任看了看她班里的小测成绩，说：「还是没起色。」她说：「我借了一周的课间，没用。」主任问：「为什么没用？」她想了想，说了一句有点冒失的话：「主任，我觉得他们不是不会，是累了。」

主任看了她一眼，没有反驳，也没有支持，只是说：「那你想办法。」

她回到教室，没有马上改。她先在班里问了一句：「你们课间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答案五花八门。有人说想喝水，有人说想去操场，有人说想跟隔壁班的朋友说话，有人说什么也不想，就想趴一会儿。有一个男孩说：「我想一个人待着。」全班笑了，可他说得很认真。

她听完，发现这四十五个人的答案，没有两个是一样的。那十分钟如果由她来安排，不管怎么安排，都有三十几个人，得不到自己要的。

下周一，她做了一件事。她没有宣布「取消借课间」，她只是说：「这周，上午第二个课间，我不进来了。想问题的同学，可以来办公室找我。」

第一天，没有人来。第二天，来了一个孩子，是那个趴着的女孩，她问了一道题。第三天，来了三个。到周五，她的办公室门口，站着七八个孩子，有的问题，有的只是陪着朋友来。

这七八个孩子，是自己来的，是在**自己的缝里**，主动走进了她的办公室。她讲得不比以前多，可是她觉得，他们听得比以前更认真。

她的班，期末的排名，往前挪了四五名，没有大的变化。她不敢说这是因为还回了课间。也许是别的缘故，比如期末卷子偏简单，比如有几个孩子自己突然开窍了。她不能拿这个来证明什么。

但有一件事，她是确定的：那一周，她学会了在走廊里站着，看孩子们追跑，而不再数时间。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这一节，讲一把椅子。

设想有这样一位老太太，七十二岁，丈夫早年去世，她一个人在老家的小县城住了二十多年。去年冬天，她摔了一跤，没摔坏，可是吓住了儿子。儿子说：「妈，你搬来跟我们住吧。」

她没有马上答应。她在老家，有一个小院，有一口腌菜坛，有一把竹椅，坐了三十年的那种，椅背被磨得发亮。她的邻居，是几个老姐妹，每天下午坐在门口，择菜，晒太阳，说话。

她最后答应了。儿子开车来接，她带了两个箱子，和那把竹椅，用绳子绑在后备箱里。

到了儿子家，儿媳妇早就把房间收拾好了：干净的床，新的被褥，窗台上摆了一盆绿萝。儿媳妇是个爱干净的人，对婆婆很好，她把厨房也重新收拾了：旧的锅换成了不粘锅，调料全部分了类，一排整整齐齐的玻璃罐，贴着标签。老太太带来的腌菜坛，被放在了阳台的角落，盖了一块布。竹椅被放在了客房的墙边。

老太太说：「挺好，挺好。」

第一周，她觉得很新鲜。第二周，她想进厨房做一顿饭，打开柜门，发现东西都不在她习惯的地方。她找了半天盐，找不到。儿媳妇下班回来，看到她站在厨房里，说：「妈，你不用做饭，我来就行。你坐着休息。」

老太太说：「我闲着也是闲着。」

儿媳妇笑着说：「您是来享福的，别累着。」

这句话是真心的。儿媳妇的确是想让婆婆休息，而且她也有她的理由：厨房油烟大，婆婆腰不好，她下班早，做饭是顺手的事。

老太太没有再说什么。从那天起，她每天吃完饭，就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人走来走去。那把竹椅，被儿子搬到阳台上，放在腌菜坛旁边。

两个月后，儿子发现一件事：他妈吃得比以前少了，话也少了。他问她：「妈，你是不是不舒服？」她说：「没有，我挺好的。」

他不放心，带她去医院做了一次检查。医生看了，说没有明显的问题，只是说「年纪大了，要注意休息」。（老人吃得少、话少，持续一段时间，该看医生就看医生，这个故事里，他们也确实去了。）

回家的路上，儿子在车里说：「妈，你要是在这儿住得不习惯，咱们再商量。」

老太太看着窗外，说了一句话，很轻，几乎听不清：「我就想自己煮碗面。」

这句话，儿子琢磨了很久。

我们回头看这个故事，有一件事得先说清楚：儿媳妇不是坏人，儿子也不是。每一个动作，单独拿出来看，都有道理：厨房收拾干净，是为了方便；不让她做饭，是为了让她休息；腌菜坛搬到阳台，是为了不占地方。没有一个人要伤害她。

可是加起来，**一个七十二岁的老太太，同时失去了三样东西：她习惯的厨房，她会做的饭，她坐了三十年的位置。**　这三样东西，是她的「居」，是她的「生」。她没有吵，没有闹，没有说一个不字。她只是慢慢地，不吃了，不说了。

这就是「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不是说儿媳妇做了什么坏事，是说**一个人所有的「好意」，凑在一起，也会把另一个人挤得没处站。**

哪一步「统」了，哪一步还「连着」？

「收拾干净」是一个「统」：一个厨房，该是什么样子，有了一个标准——整齐，有标签，不粘锅。这个标准是一家人的标准，可一个厨房里，不是只有一家人；那个老太太的盐，放在左手边第二个柜子里，放了二十年，手一伸就够到，这也是一种「整齐」，只是没有标签。

后来儿子做了一件小事。他没有去跟妻子谈「要不要尊重婆婆」，那样会吵起来。他周末买了一个新的小搪瓷盐罐，放在灶台的右手边，对母亲说：「妈，这个归你管，别人不许动。」

老太太看了一眼，没说话。第二天，她在厨房里，多待了一会儿。第三天，她煮了一碗面，是她自己的做法，盐放得多，葱花多，汤里有一点猪油。儿媳妇回来闻到了，没说什么，吃了一碗。吃完，她说：「妈，这个汤，味道挺好的。」

老太太脸上第一次有了点笑。后来，那把竹椅被搬回了厨房的角落，靠着窗，老太太择菜的时候坐在上面。腌菜坛重新放回了厨房的柜子下面，儿媳妇嘴上说「有味道」，但没有搬走。

这个故事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婆媳之间，还是会有摩擦：有时候，盐放多了，儿媳妇皱一下眉；有时候，竹椅挡了路，儿子需要侧身。可那碗面之后，老太太的食欲，慢慢回来了。

我不想把这个故事说成「尊重老人就能长寿」。她的状态，既和那碗面有关，也可能和季节、和习惯、和其他无数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有关。我能说的只有：**当一个人什么都不需要做的时候，她可能是在慢慢失去一些东西。** 照护的人，要留意的，不只是她「有没有吃饭」，还有「她有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配送站点的站长，三十岁出头，管着一个站点，手下有二十几个骑手。他自己也是骑手出身，两年前被提拔，从后座坐到了前台。

站点是一个临街的小门面，里面分了两块：前面是货架和分拣区，后面是一个小屋，大概十来平米，摆着一台旧沙发，一台电饭煲，一个充电插板，墙上用图钉钉着几张照片：有骑手孩子的照片，有一张去年站点聚餐的合影，还有一张褪色的日历。

这间小屋，是骑手们的「窝」。下雨天回来躲雨，中午吃饭，晚上收工后聊两句，都在这里。有人在沙发上眯十分钟，有人把手机插上充电，有人用电饭煲热一碗昨晚剩下的饭。屋里总是有点乱，有点味道，但有人声。

那天早上，区域经理给他打了个电话：「最近单量上来了，货架不够，后面那个屋子腾出来，全放货架。效率要上去。这个星期之内搞定。」

站长说：「那骑手们……」

经理说：「他们不是有休息的地方吗？街对面不是有个小公园？」

站长没说话。他知道街对面的公园，有一排长凳，夏天晒，冬天冷，下雨天没处躲。

经理说：「这是上面定的，我也没办法。你想想办法。」

电话挂了。

站长坐在小屋里，沙发上，看着墙上那几张照片，想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六点四十，他召集了站会。二十几个骑手，站在前厅，有的睡眼惺忪，有的刚吃完早点。他宣布了：「后面那个屋子，下周开始，要改成货架。」

没有人说话。

一个骑手，大家都叫他老宋，四十多岁，干了五年，慢慢地说：「站长，那我们中午去哪儿吃饭？」

站长说：「这个……我再想办法。」

老宋点点头，没有再问。站会结束，大家各自散去。

站长看着他们的背影，忽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他发现，没有人抱怨，没有人争，也没有人拍桌子。这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太安静了**。

一周之后，货架装好了，前厅宽敞了很多。单量上来了，分拣的速度也提高了。区域经理很满意，在群里表扬了站点。

可是站长在后台看数据，发现了一件事：骑手们的接单率，在下降。不是大幅下降，是每个人都下降了一点，加起来，成了一个明显的凹陷。

他私下问老宋，老宋沉默了一会儿，说：「站长，不是我们不想跑。你想想，以前跑累了，回来坐一会儿，喝口水，热口饭，再出去。现在回来，站着都没地方，还得在门口吃凉的。跑一单，算一单，不想多跑。」

站长听完，心里像被什么压了一下。

他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他以为「不抱怨」就是「没事」。可那些不抱怨的人，是用另一种方式在回答他：**他们把自己的劲，收回去了**。

这就是「民不畏威」的另一种样子。没有人反抗，没有人罢工，只是每个人，悄悄地，少用了一点力。

站长做了一个让自己吃惊的决定。他再次给区域经理打了电话，说：「经理，后面那个屋子，我想留一半给骑手。」

经理说：「你疯了？」

他说：「我算了一笔账。腾出来的货架，让分拣快了几分钟；但骑手接单率降了三个点。三个点，比几分钟值钱。」

经理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要自己担考核。」

他说：「我担。」

他把货架缩回去一半，留出了五六平米，摆回了那台旧沙发和电饭煲。墙上的照片，他自己一张一张又钉了上去。

这个决定，不是没有代价。那个月，他的站点分拣效率，在区域里排倒数第二，他被通报了一次。他没有解释。

后来骑手们的接单率回来了，不是马上，是慢慢的，花了一个多月。老宋有一天中午，在小屋里，对他说了一句话，很轻：「站长，谢谢。」

站长说：「谢什么，我又没做什么。」

老宋说：「你把屋子留下了。」

回头看，哪一步「统」，哪一步「连着」？

「效率」是一个「统」：它把站点里不同的东西——货架、骑手、沙发、电饭煲、照片——都收成一个数：每小时处理多少单。数字一出，凡是不能直接换成数字的东西，都成了多余的。

而小屋里的东西，不能换成数字：一台旧沙发，一个电饭煲，几张照片。但这些东西，让二十几个陌生人，成了一个站点。它们是骑手们的「居」，是「生」的一部分。

说一句公道话：区域经理不是坏人，货架也不是没有道理。单量上来了，货架确实不够。站长的决定，不是说「效率不重要」，是说**效率这一头，不能压住另一头**。他没有把小屋全部保住，只保住了一半。这一半，也是妥协。

**带走的话**

**别用一个尺寸，去量每个人各自站的地方。人被挤到没处站，就不再怕了；那时候，再大的号令，也只是一阵风。**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一、分、柔、统、复里的哪一环？**挨着「柔」和「统」之间：每个人的「居」和「生」是写了一半的土，一个统一的「威」压下来，土就写不进去了。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别挤」，靠的是「威」这个默认存在的东西；圣人手里依然攥着这根线头。

◆

73

第 73 章

# 一张疏疏的网

>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可是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马王堆帛书乙本的写法，有三处不一样（下面依整理者通行的读法，转写成今天的字）：

>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天之道，不战而善胜，不言而善应，弗召而自来，坦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第一，帛书里没有「是以圣人犹难之」这一句。第二，「不争而善胜」，帛书作「不战而善胜」。第三，「繟然」，帛书写成「單」一类的字，整理者多读作「坦」，意思相近，都是松松的、不绷着的样子。

郭店本没有这一章。不过郭店本从第六十七章起整块都没有，所以「没有」在这里说明不了什么，我们不拿它说事。

这本书动笔之前，先列过一张单子，上面是怕读不动的章。这一章在单子上。写到这里，我可以先交个底：单子上的名字，没有冤枉它。

## • 先把容易读的那一半读完

头两句，是整部书里最容易被读成「劝人胆小」的两句。

「勇于敢则杀」，把勇气用在敢上，就会送命。「勇于不敢则活」，把勇气用在不敢上，就能活。于是有人说：老子教人别逞强，凡事留一手，不敢比敢好。

这样读，顺嘴，也不算全错。第六十七章说「不敢为天下先」，第六十八章说「善为士者不武」，这一带的口气确实是往回收的。

可是请接着往下听一句：**「此两者，或利或害。」**

这两样，都可能有利，也都可能有害。

这一句把前面的话又拆了一半。「不敢」不是一张保单。这一章先说了不敢活，转头就说：敢和不敢，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坑。

我觉得这是整章里最老实的一句。一部被人当成「柔弱胜刚强」的书，在这里承认了：**不敢，也可能是害。** 柔，不是一个稳赚的选择。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停一下：两样都叫「勇」。「勇于敢」是勇，「勇于不敢」也是勇。站在原地不动，需要的也是一种劲儿，只是这种劲儿平常看不出来，没有人给它发奖状。设想一位谁都以为他很稳的人，有一天要在会上说一句「这个项目我不同意」，他那一下的难处，和别人往前冲的难处，是一个分量。老子把这两样都放在「勇」里，不分高下，我读着觉得公道。

### • 接下来，话头断了一下

好，两样都可能利，也都可能害，那怎么选？

书里没有回答，只接了一句：**「天之所恶，孰知其故？」**

天不喜欢什么，谁知道是为什么呢？

这一句叫人停住。因为它说了两件事：第一，天是有「恶」的，也就是有它不喜欢的东西；第二，那个「故」，也就是缘由，没有人知道。

接下来，通行本多了一句：「**是以圣人犹难之。**」　所以圣人对这件事，也觉得难。

王弼给这一句作注，大意是：谁能知道天下所厌恶的是什么意思呢？只有圣人吧。可就连圣人的明白，面对「敢」与「不敢」也觉得难，何况没有圣人那份明白、却想硬来的人。这个注，把难处说得很足。

可是请回头看帛书乙本：**这一句没有。**　帛书里，「孰知其故」后面是直接接「天之道，不战而善胜」的。

两种样子读起来，口气不同。通行本里，有一个圣人站在那儿，皱着眉头说「这事我也难」，话头到这里停了一停，然后才说天之道。帛书里，没有人皱眉，前一句刚说「谁也不知道」，后一句就稳稳地说起天的本事来了。

有一部分学者认为，通行本这一句是从第六十三章末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挪过来、重复抄进来的。这个说法我没有能自己核到出处，只能写成「有学者认为」。就算它是后来补进来的，补的人至少是读出了这里有个口子，想用一个皱眉的圣人把它垫一下。

我自己读的时候也觉得有口子：前面说不知道，后面说得那么有把握。

- **天之道，四句好话**

天之道是什么样的？

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可是善谋。

不争斗，却总是赢；不开口，却总有回应；不去召唤，东西自己来；松松垮垮的样子，却谋划得周到。

这四句，说实话，是好听的。单独拿出来，几乎是这部书的一张小像：不攥线头，不发号令，不喊人来，不绷着。读到「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我会想起第十七章「太上，下知有之」，想起第三十四章「衣养万物而不为主」。

帛书的「不战而善胜」，更让人想起兵家的话。《孙子兵法》里有一句「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里的天，成了最高明的兵家：从不出手，因为对方早就输了。

但请留意四句话里的动词：**胜，应，来，谋**。

一个不争的东西，赢了。一个不开口的东西，什么都有回应。一个不召唤的东西，什么都自己走过来。一个松松垮垮的东西，把事全谋划好了。

这样的天，没有攥任何一个线头，可是结果，所有的线头好像都自己走到了它手里。

这是不是第三十六章的老麻烦？第三十六章教人的是柔弱，最容易被人拿去，用来做最刚的事。「不争而善胜」，最后落在「胜」上。如果谁学了这一句，变成「我就不争，是为了赢」，那么「不争」就成了最高明的争。

我不下判断。我只是把这个疑问摆出来，让您一起看：**这四句最动人的地方，也正是最容易被拿去用的地方**。

- **那张网**

然后是最后一句：**「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天的网，大得很，网眼稀得很，可是什么也不会漏掉。

这是《道德经》里流传最广的句子之一，后来人们更常说成「疏而不漏」。有人被欺负了，会说「天网恢恢」；有人做了亏心事，旁人会说「天网恢恢」。它是一句安慰人的话，也是一句吓唬人的话。

可是，放回这一章里读，我读不动。

读不动的理由，有三条，我一条一条说。

**第一条，前后顶着。** 前面刚说「孰知其故」，没有人知道天为什么这样不喜欢那样；后面却说天网「不失」，什么也不会漏。一个不知道缘由的人，怎么敢担保没有任何一条漏网？要么那个「孰知」是客气话，要么那个「不失」是信仰。我没有办法替这一章决定是哪一个。

**第二条，网这个东西本身。** 网，是线织的。把一团线，织成一个格子，往下一罩，凡经过的都被兜住。「疏」是网眼大，「不失」是一个也不漏。这是一个**什么都收得进来**的画面。而一部批评「统」的书，对「什么都收得进来」这样的说法，应该提防才对。统的老毛病，就是想要一个也不漏。第二章批的「皆知」，说的正是：标准一立，不合标准的都被兜出去。现在，这一句等于说，天有一个标准，凡不合的，一个也跑不掉。

**第三条，天的脸。** 这里的天是有「恶」的，有喜恶的天，最后落在一个会「善胜」「善谋」、会织网的天上。这很像一种相信天会管事、会赏罚的说法。全书别的地方，天地大多是不仁的（第五章「天地不仁」）。这个有脸的天，和那个不仁的天，是一个吗？

有两种读法，我摆在这里，您自己看哪一种更站得住。

一种是：这是旧日相信天会赏罚的想法，留在了这本书里。书里并不是处处一个口径，这里借用了一个现成的说法来安慰人。

另一种是：这里的「天网」，不是一个坐在上面记账的审判官，而是一种说起来像审判官的说法，实际指的是**后果**。你从悬崖上往下跳，不用谁来抓你，地面自己会接你。这样读，「不失」是说，凡做出去的事，没有一件不留下结果。网，不是谁织给你的，是事情自己连着的。

后一种读法，和这本书更合拍。但我要照实说：原文里写的是「恶」，是「善谋」，是一个有喜恶、会谋划的主语，我是用了后一种读法的力气，才把它读成「后果」的。力气用在这里，就容易读成我想读的样子，所以我宁愿不替它下定论。

- **放回日子里**

设想一位在菜市场买菜的大婶，称上被人缺了二两，回到家，对着灶台说一句：「老天爷看着呢。」

这句话她说的时候，有一点踏实，也有一点气。踏实，是因为说出来之后，事情好像就有了个去处；气，是因为她知道，那个缺斤短两的人，明天照样在那里卖。

「天网恢恢」在日子里，多半就是这个用法：**它是替那些当下没有办法的人，留一个「总会有人算」的地方。** 它不是一个对世界的判断，是一只递给人的手。

这一点，我没有想轻看。有些时候，一个人真的只剩下这句话。

只是，如果有一天，那位大婶发现，那个人不但没有遭报应，生意还越做越大，她会怎么想？她要么对这句话失望，要么——更常见的——给它加上一个期限：「迟早的事。」

「迟早」两个字，把一个说法变成了一桩永远不会被推翻的预言。永远不会被推翻的话，常常不是因为它对，而是因为它没有给过任何一个日子去检验它。

下面三个场地，不是要证明什么，我只是想看一看：这一章的读不动，到了教育、健康、事业里，是什么样子。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母亲，她有一个十岁的儿子。

星期二傍晚，儿子从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回来，书包还没放下，手里攥着一张五块钱。他说，刚才买本子，阿姨多找了他五块，他走到楼下才发现，又跑回去还了。阿姨说他是个好孩子，还抓了两颗糖给他。

母亲心里一热，把儿子搂了一下，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她小时候也听大人说过，说得很顺：

「你看，做好事，老天爷都看着呢，一定会有好报的。」

儿子点点头，把两颗糖拆了一颗。

事情要是到这里就完了，倒是一个很好的傍晚。

可是一周之后，同一个星期二，儿子回来，脸是沉的。他说，班上一个同学说借他十块钱买文具，说明天还。结果今天那个同学见了他，装作没看见，从另一边走了。他回头问母亲：

「妈，上个星期，我把五块钱还给阿姨了。好报呢？」

我想请您站在这位母亲的位置，停一下。她这时候有几条路。

第一条路，把那句话再说一遍，加上一个期限：「好报不是马上来的，要有耐心，老天爷记着呢。」这是最顺手的。孩子大概会点头，因为他没有办法反驳，「迟早」是反驳不了的。可他心里会存下一点东西：原来做好事，是在往一个账户里存钱，存了就得等着取。以后他再还别人五块钱的时候，心里会有一个小小的计算。

第二条路，是把话反过来，说：「所以啊，下次别那么老实。」这是回到「不敢」那一边去。孩子当然也会听懂。可是这一条路，也在给他立一个规矩：吃了亏，就收起来。

第三条路，最难。母亲对孩子说：「我也不知道。」

这三个字，在这一章里，有出处，就是「孰知其故」。

「我也不知道」不是敷衍。它大概意味着这样几句话：我那天说的「好报」，是我心里高兴，顺嘴说的，不是一个我能担保的事。你还回去那五块钱，是因为那不是你的钱，这件事本身是对的，它的对不需要等着谁来报。至于那个同学为什么不还你，天知道，反正不是你还五块钱的代价。两件事，是两件事。

这些话，一个十岁的孩子不一定当场听懂。但我想，**他至少不会把两件事用一根线串起来。** 一旦串起来，他以后每做一件好事，都会在心里查一次账；账上要是没有进项，他就会觉得是不是自己亏了。

这位母亲的难处，其实就是这一章的难处。「天网恢恢」这句话，大人太想把它交给孩子了，因为我们自己也需要它。我们需要相信，世界总有一个地方，把事情记着。可是一旦我们把它当成一个能担保的事交给孩子，孩子就会照着这个担保去做事、去等、去失望。

那么，这是不是说，教孩子的时候一定不能提「天网」？我也不敢这么说。有的孩子，在受了很大的委屈之后，需要有人对他说一句「这事不会白过去」。这句话，可以说，但最好说成「我会记着」「老师会记着」「我们一起记着」，把「天」换成一个具体的人，换成一个可以被问、可以被找的人。一个会皱眉、会说「这事我也难」的人，要比一张看不见的网，更靠得住。

那天夜里，孩子睡了，母亲在厨房洗碗，水开得很小。她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有过这么一回：她捡到过一支别人的钢笔，交给了老师，老师当着全班夸了

她，她回家一路都是飘的。后来过了很多年，她才慢慢明白，那一路飘着的，其实是被夸的快活，不是做对了事的踏实。两样东西，长得很像。

她又想起一件事：那天儿子说起还钱的时候，眼睛是亮的，亮在「我跑回去了」这件事上，不在两颗糖上。她担心的是，自己那句「一定会有好报」，会不会正好把这点亮，换成了一张等着兑现的票。

第二天放学，她没有直接讲道理，只问了儿子一个问题：「你跑回去还钱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

儿子想了一会儿，说：「就是……那钱不是我的，揣着不舒服。」

「那你还回去以后，舒服了没有？」

「舒服了。」

「那这个舒服，跟那个同学还不还你十块钱，有关系吗？」

儿子歪着头想，说：「……没有吧。」又补了一句，「可我还是不高兴。」

「不高兴是对的。」母亲说，「被人骗了，就是该不高兴。」

她没有再往下讲。她知道，一个十岁的孩子，要把「我做对了」和「我吃了亏」这两件事，放在两只手里各拿一件，是要练很久的。

那天晚上，母亲没有把话说得很圆。她对儿子说：「那个同学的事，明天我们想想怎么跟他说。你还五块钱的事，我还是觉得你做得对。」

儿子没有完全满意，把剩下的那颗糖也拆了。

这一节要说的是，**在教育里，读不动这一章意味着：我们得学会不替世界担保。**　我们能担保的是自己：我看见了，我记得，我站在你这边。至于天，让它留在「孰知其故」那一句里，别抢着替它说话。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这一节，我换一个形状：不写一个傍晚，写一个冬天里的几条微信。

设想有一对姐妹，姐姐五十出头，妹妹小她三岁。

十二月初，姐姐在微信里发来一张截图：一个三十天打卡挑战，每天一小时的跳操加一万步。她说：「我报名了，三十天，谁都不许拦我。」

妹妹回了一个大拇指，然后又发了一句：「慢点，别伤着。」

姐姐说：「你就是太怕了。我跟你讲，人就得敢，你看那些活得好的老人，哪个不是动出来的？」

妹妹没有回。她其实有自己的难处。去年夏天，她在楼梯上差点崴了一下，从此，她什么都不太敢动了：楼梯能不爬就不爬，小区里散步也只走平的，晚上不出门。她对自己说：我这是稳。

十二月中旬，姐姐发来一条语音，声音有点哑：「第十二天了，膝盖有点响，没事，忍忍就过去了。」

妹妹回了一句：「要不去看看？」

姐姐说：「看什么看，哪有那么娇气。」

妹妹又没回。她自己也已经两个月没有去楼下医务室量过血压了，因为「万一量出什么来」。

一月初，姐姐发来：打卡断了，第十九天。她说得很简短，「腿不太对劲，休息几天」。妹妹打电话过去，姐姐说，已经在预约医院了。

我想请您留意这几条消息里的两个人。

姐姐是「勇于敢」，妹妹是「勇于不敢」。两个都需要勇气，两个都说得出一番道理，两个都以为自己在对身体负责。

而这一章说的是：「**此两者，或利或害**。」

姐姐的敢，不是错的。有很多人，正是因为终于下决心动起来，身体好了。妹妹的不敢，也不是错的。小心，有小心的好处。问题不在两个人哪一个胆子大，在于他们各自心里，都有一张「网」，姐姐的网是：「只要我够拼，身体就会还我回报」；妹妹的网是：「只要我够小心，就不会出事」。

有一个细节我想补上。姐姐发那条「第十二天，膝盖有点响」的语音时，背景里有跳操视频的音乐，一直没关。她是一边说，一边在跟着跳的。「忍忍就过去」这句话，她说给妹妹听，其实也是说给那段音乐听：停下来，这三十天就算断了，断了，就等于证明妹妹对、她错。所以那几天，她不是在听自己的膝盖，是在跟一个「不能断」的念头较劲。

妹妹那边也一样。她两个月没量血压，不是因为忙，是因为「万一量出什么来」。她把不去看，当成了没有事。一张网罩在眼睛上，什么也漏不进来，倒也「不失」。

两张网，都是「天网恢恢」的小号。都在说：只要我这样做，后果就会按我的想法来记账。

可是身体不是这样记账的。身体有它自己的「孰知其故」。同样的一小时跳操，对这个人是好事，对那个人是第十二天开始响的膝盖。同样的「不动」，在这个人那里是安稳，在那个人那里是慢慢变少的力气。

那么该怎么办？这一章没有给答案，我也不敢替它给。

我只想说两件很小的事。第一，**不要让「敢」和「不敢」变成性格**。姐姐的毛病，不是敢，是她把敢当成了对身体的承诺；妹妹的毛病，不是怕，是她把怕当成了对自己的保险。这两种承诺，身体都没有签过字。第二，**该有人来问一句**

**「你的身体怎么说」**，而不是「你的决心怎么说」。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在跳操里，也不在回避里，要靠量一量、问一问，该看医生就看医生。

我还想补一句，免得读成了「姐姐错、妹妹对」：这一章没有判谁赢。一月里姐姐躺在病房，是她那张网破了，可是妹妹这边，如果不是姐姐的事把她推了一下，她那张网大概还会罩很久。两个人，是互相当了对方的镜子。

妹妹最后做的事很小。一月中旬的一个早晨，她下楼，去了小区里的医务室，量了血压。数字没有吓人，也没有特别好。医生说，天冷，慢慢走走，不用爬楼梯，先从每天在平地上走二十分钟开始，有什么不舒服随时来。

姐姐在医院里躺了几天以后，发了一条消息：

「我现在才明白，那三十天，我赌的是一张网。」

妹妹回她：「我也是。我赌的是另一张。」

出院以后，姐姐的日子也没有变成「从此小心」。她开始每天走四十分钟，不跳了，走的时候不看时间，也不发朋友圈。有一回妹妹问她：怎么不拼了？她说：「拼的时候，我心里总有个账本，今天欠多少，明天补多少。现在没有了，走完就走完。」这话听起来像是学乖了，可我觉得更像是，她把那张网，从身体上摘下来了。

在健康里，这一章的读不动，对我们的意思是：**别把身体当成一个会按你的付出，如数还账的天。**　它是一个有自己脾气的东西。我们能做的，是不停地去问它，并且把这个问的人，从自己，换成有办法量的人。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对夫妻，在城郊的花卉批发市场做了九年生意，卖的是鲜切花：玫瑰、百合、康乃馨。男的跑货，女的守摊。

腊月二十三的晚上，摊子收了，两个人坐在后面的小隔间里，面前是一盘剩下的饺子，和一张写满数字的纸。

纸上的问题是：要不要再租一间冷库。

现在用的冷库是和别人合租的，一个角落，只能放得下平时的量。过年前这十天，是全年最好的日子，花的价钱翻两三倍，可是货放不下，每年都有好多单子接不了。男的算过：再租一间，一年租金四万多，要是租了，今年春节这十天，多接的单子大概就能赚回来一大半。要是租了而年后行情不好，那就是白扔四万。

女的说：「再说吧，别人都说，今年的行情不一定好。」

男的说：「别人说的，你听哪个？去年隔壁老王就是被人劝了，没租，白白看着单子飞了。」

女的说：「前年老孙租了，结果天暖得早，花全开了，赔了。」

两个人都沉默了。

我想请您听听这段对话里，有多少次「天网」出现。

「别人都说今年不一定好」，是在找一张网。「老王因为没租白看单子飞了」，是在找一张网。「老孙租了赔了」，也是在找一张网。他们各自把旁人的故事，当成了世界记账的凭证：胆大的赚了，胆小的亏了；胆小的稳了，胆大的赔了。每一个故事都是真的，可是两边的故事摆在一起，只能说明一件事：**「或利或害」**。

做生意的人，最怕听到的就是这四个字，因为它不给人一个借口。

我想多说一下那张纸。纸上其实有三栏：左边是「租」，右边是「不租」，中间一栏，是女的后来加上去的，她写的是「最坏的那一天」。她说，写数字的

时候，大家都爱写最好的那一天，可是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要紧的是最坏的那一天，家里还撑不撑得住。男的一开始不太愿意写，说晦气。女的说：「你不写，它也在那儿。」

这一栏，其实就是对「孰知其故」的一个很朴素的回答：我不知道天怎么想，可我知道我家的底在哪里。

这一章在这里，对他们最有用的一句，反倒不是「天网恢恢」，而是它前面那句：**「天之所恶，孰知其故。」** 市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谁知道呢？

承认这一句，不是认输，而是要换一种问题。

不再问「我该敢，还是该不敢」，改问：**「如果我押错了，我受得了吗？」**

这是一个具体的问题，能算。四万块，今年的流水，家里的存款，下个月的货款：这几样加起来，赔了这四万，家里的日子会不会断？

男的拿起笔算，算了一会儿，说：「赔了，能撑。」

女的说：「撑得住，不等于不心疼。」

「心疼和撑不住是两回事。」男的说。

男的又补了一个条件：说好的这半间，写进合同的是「月租，可提前一个月退」，别的什么押金、长约，一概不签。对方摊主一开始说「哪有人这样租的」，后来看他们只是分租旺季，倒也答应了。

他们最后做的决定，并不惊人：不租整间，改成和隔壁摊子再分租半间，年后随时可以退。这是个两头都不是的办法，既不算敢，也不算不敢。

后来春节后的行情，好不好？我不写，因为这一章的意思之一，就是**结果不能被拿来给决定打分。** 如果结果好，他们会以为自己有眼光；如果结果坏，他们会觉得自己太保守。这两种感觉，都是在重新把一张网挂上去。

在事业里，这一章的读不动，意味着：**不要把别人成功或失败的故事，当成天在记账。**　　活下来的、做成的，我们都看得见，他们很容易被说成「有胆量」；倒下的，没人再讲，所以「不敢」看起来总是赔的。可是世界并不按这个账本算，**网并没有织在那里，网是我们自己织在脑子里的。**

还有一层，是夫妻之间的。那天晚上，两个人没有吵起来，靠的就是那张纸。以前遇到这种事，他们的话总是往「谁说得对」上走：你看老王，你看老孙。现在话换了方向，变成「最坏的那天怎么过」。吵架的两个人，其实是各拿着一张网在争谁的网更准；换成「撑不撑得住」，两个人就站到了同一边。

对做生意的人，这一章留下的是一个老实的算法：先问「赔了能不能撑」，再问「值不值得赌」。前一个问题有答案，后一个没有。

**带 走 的 话**

**敢和不敢，都是勇，也都可能是害。天为什么这样，谁也不知道。「天网」这句话，宁可当安慰，别当担保。**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哪一环？**说不准。最近的是「统」：天网「什么都收」，是想一个也不漏。四句「天之道」又很像「一」，不攥线头。两头顶着，我没有能让它们合上。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敢与不敢都靠不住；靠的却是一个「不失」的天来兜底。这一教一靠，读下来不是一回事。

◆

74

第 74 章

# 别替木匠下刀

>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马王堆帛书乙本的写法，句子更长，也更绕一点（依整理者通行的读法转写，缺一字，依甲本补）：

> 若民恒且不畏死，若何以杀惧之也？使民恒且畏死，而为奇者，吾得而杀之，夫孰敢矣？若民恒且必畏死，则恒有司杀者。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则希不伤其手矣。

「斲」和「斫」是同一个字的两种写法，都是用刀斧砍削。「奇」，帛书写成「畸」，同样读作「奇」，指不合常规的、出格的。

两边最要紧的差别，在中间一句。通行本是「常有司杀者杀」，读下来是一句陈述：总有一个管杀的在那儿杀。帛书是「若民恒且必畏死，则恒有司杀者」，是一句**带条件的话**：如果人民真的是一定怕死的，那就总会有一个管杀的在。后面没有那个「杀」字。

郭店本没有这一章。第六十七章起整块都没有，所以这「没有」我们不拿来说事。

## • 先从一把剪刀说起

设想有这样一位母亲，不爱跑理发店，儿子的头发一向是她在家里用厨房那把剪刀剪的。

有一回，儿子自己去街口剪了，回来一照镜子，左边鬓角剪高了一截，和右边不齐。母亲看了一会儿，说：「我来给你补一补。」

她拿起剪刀，把右边也修高了一点。这下右边又太高了，于是再补左边。补到第三个来回，两边都已经短得见了头皮，儿子对着镜子，不说话了。

后来，这个孩子整个夏天都戴着一顶帽子。

这件小事里，有一个人伤了手吗？没有。被伤的是那个本来只是「不太齐」的鬓角，以及，一点点母亲和儿子之间的东西。她不是不会剪，家里的头发她剪了好多年。她错在，**去补一个别人已经下过刀的地方**，而且是在对那个地方的发旋、发流、厚薄都不了解的情况下补的。

我先说这个，是因为这一章最后几句话，说的就是这个。

## • 前两句，是整部书里最利的两句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老百姓已经不怕死了，你为什么还拿死去吓他们？

我读到这里，总觉得这是一句非常冷静的话。它没有喊「不可以杀人」，也没有说「仁政」。它只是把一件事摆出来：**吓唬，是要有东西可吓的。**　一个人怕死，是因为他还有东西舍不得，家里有人，手上有活，明天还有指望。吓他的人，是在拿他舍不得的东西做抵押。如果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了，抵押品也没有了，「死」就吓不住了。

再往前翻两章，第七十二章说：「民不畏威，则大威至。」老百姓不再怕你的威势，更大的「威」就要来了。这个更大的「威」指什么，各家讲法不一，我不替它定。但这两章的口气是接着的，都在讲「吓唬到了头」这件事。

《论语》里有一段，鲁国的季康子问孔子：「如果杀掉那些不走正道的人，来成全走正道的人，怎么样？」孔子说：「你治理国家，哪里用得着杀？你想着向善，老百姓自然就向善了。」（《颜渊》篇）孔子说的是「不必杀」，是一个劝告的口气。老子这里不一样，他像是一个很冷的账房先生，不劝，只算：杀，管不管用。

也可以把这两句和秦朝的亡国连起来看。《史记》里说，陈胜吴广那一队人，在路上遇到大雨，误了期限，而按秦法，误期是要全部处斩的。陈胜、吴广两人商量的大意是：逃跑是死，起事也是死，同样是死，不如干一件大事再死。当死已经是等在那儿的事情，「死」就吓不住人了。这个故事比老子晚，不能说老子写的就是它，但拿来看这两句话，是合手的。

- **一个让我停了很久的地方**

接下来是第二句：

**「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

如果让老百姓一直怕死，然后有谁做出「奇」的事，我就把他抓来杀了，谁还敢呢？

这一句的主语是「吾」，是「我」。可这个「我」是谁？

读不出来是老子本人在说话。更像是**一个统治者的心里话**，被老子拿出来，摆在桌面上。他想要的，是一个让人人都怕死的天下，好随手抓那些「奇」的。然后老子的回答，是前一句：可惜，他们已经不怕了。

请留意这里的「奇」。

「奇」，是不合常规的、出格的。第五十七章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第五十八章说「正复为奇」。「奇」是和「正」相对的：正，是那个被立起来的样子；奇，是不合那个样子的。

也就是说，这位想用死来吓人的统治者，最想杀的是**不合那个样子的人**。

这一点，正好落在这本书最关心的地方：一个统一的标准立起来，不合的那一半，就被切出去。切出去以后，要是还有人不肯合，怎么办？杀。

按理，这本书该在这里拍案了：老子批的，就是这个。可是请看他批的方式，他说的是：**不管用**。　他说的不是「不该」，是「可惜他们不怕了」。从头到尾，这两句话没有一个字说「杀奇者是不对的」。

这是我读不动的第一个地方。**批评的理由，是效果，不是对错**。

可能这样批评，对一个想杀人的统治者，反而最有用。一个人如果只听得进「管不管用」，你对他讲仁义，他当耳边风；你对他讲「这样杀不管用」，他也许会愣一下。也可能，老子本来就是这样，不跟你争对错，先算账。

但我不敢把这个「可能」说成「已证」。

- **第二个让我读不动的地方：谁是「司杀者」**

然后是最麻烦的一句：「**常有司杀者杀**。」

总是有一个专管杀的，在那儿杀。

这个「司杀者」是谁?

这一章我读了好几遍，也看了几种讲法，手里能放上桌面的，至少有四种：

**一种是天。** 多数注家这样读。天管生，也管杀。它就是上一章里织网的那个。第七十三章「天网恢恢」和这一章的「司杀者」，其实是同一个人，一章在说他的网，下一章在说他的刀。

**一种是后果。** 王弼的注，我只取大意（注文字句各本略有出入）：违逆常理的人，是人们厌恶愤恨的；不仁的人，是众人所憎恨的，所以说，总有一个管杀的。他把「司杀者」读成了一种**众人的厌恶、情势的自然走向**，不是一个有脸的人。这样读，天网和司杀者，都是在说「事情自己会有结果」。

**一种是死本身。** 人总是要死的，这一点从来没有缺席。「常有司杀者」，就是说，死亡一直在那儿，根本不必你去替它出手。

**还有一种，是把「司杀者」读成一个有职守的人**，像是依法该管这件事的人。那么「代司杀者杀」，就是说，没有那个职守的人，自己起手去杀，是越了位。

四种读法，每一种都能找到几句话撑着，没有一种能把别的压下去。帛书那个「若……则恒有司杀者」的句式，又更像是在说：如果人们真的怕死，那么总归会有人专门去管杀——这是一个推演，不是一个断言。到底是推演还是断言，两个版本摆在那儿，我只能说它们读起来不是一个口气。

我得老实说，这一章让我的那套读法，使不上劲。

书里的大部分地方，我是在找哪里有人攥线头，哪里是放开的。可这一章，**正好有一个位置，明明白白写着：这里有一个管杀的。** 不管它是天，是后果，还是死本身，反正有个「司」。一部总是在说「没有谁在攥线头」的书，在这里承认了：有一个位置是留着的。

这是不是文本里混进了别的东西——比如，一种相信天会赏罚的想法，或者官府的办法？有可能，我没有证据。

还有一个检验，我愿意做给您看：我用的是前面说的自查办法，把这本书的专门说法统统拿开，剩下的这一章，还站不站得住？

站得住。**「别替木匠下刀」这个意思，根本不需要任何理论，一个人读完就懂。** 这说明，在这一章，我那套读法没有帮上什么忙。它是一句老实的、带着手艺人味道的劝告。我不想为了让它「贴上」，硬给它披一件理论的衣服。

- **最后两句，是全章最好的**

**「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替大木匠去砍削的人，很少有不伤到自己手的。

我觉得这是一句非常好的话。好在哪里？

第一，**它写的是手艺。** 大匠是真的大匠，他对木头的纹理、斧子的角度、那一刀下去的深浅，都有数。不是大匠的人，手握着同样的斧子，也砍得下去，可是砍得下去和砍得对，是两回事。《庄子》里有一段庖丁解牛，说好厨子一年换一把刀，是因为他是在牛身上的缝隙里走，「割」；一般的厨子一个月换一把刀，是因为他在硬砍，「折」（《养生主》）。同样是切肉，会不会，差出十二倍的刀。

第二，**它说的伤，不在被砍的东西上，在砍的人手上。** 被替代的大匠没有事，被砍的木头可能也只是废了一块料。真正流血的，是那个不懂却硬上的人。这是一句对「杀人者」的提醒，不是对「被杀者」的同情。

第三，**它没有说「不能代」，说的是「希有不伤」。** 不是绝对，是很少。读来像是一个老师傅，看着一个年轻人拿起斧子，说：「你试试吧，不过多半要见血。」

这一句，也和我开头的那把厨房剪刀，是同一个意思。

- **读不动，是这样一种读不动**

最后，我把这一章是怎么个读不动，总结一下，免得您以为我只是含糊。

第一，**它批评杀人的理由，是不管用，不是不应该。** 这一点，和这本书的口气不一样。

第二，**它里面留了一个「司杀者」的位置。** 这个位置是天、是后果，还是死本身，读不出来。而这本书的读法，对这样一个位置，没有办法。

第三，**有一半的话，不需要这本书的读法也很好。** 手艺人的那一半。

预先列在单子上的「贴不上」，写到这里，就是这个样子了。

接下来的三个场地，我不是要把它们「贴上」，我想看的是：在教育、健康、事业里，一个人如果既不害怕死，又被拿来用死吓，或者被叫去替大匠下刀，会是什么样的。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父亲，儿子十三岁。星期一晚上，他发现儿子的数学作业连续三天没交，老师在家长群里点了名。

父亲当晚就做了一件事：把儿子的手机收走了。

儿子看了他一眼，没吭声，从抽屉里摸出一个旧平板，躺到床上去了。

星期二，父亲发现平板的事，又把平板也收了。儿子说：「行。」然后拿起一本漫画书。

星期三，父亲说：「周末的球赛你不要去了。」儿子正在吃饭，筷子没停，说：「哦。」

星期四，父亲说：「这个月零花钱没有了。」儿子说：「我本来也没买什么。」

到星期五晚上，父亲站在儿子房间门口，不知道还能收什么。他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一个一个拿走，儿子越来越轻松，像是在帮他卸货。他回到客厅，对妻子说：「他到底怕什么？」

妻子正在织一件毛衣，没有抬头，说：「你有没有问过，他在乎什么？」

父亲没有说话。

这时候我们可以回到这一章第一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对手机、对球赛、对零花钱，都说「行」，并不代表他不在乎这些东西，他可能是从某个时候起，不再愿意让父亲看见他在乎。**不怕，往往不是一开始就不怕的**，是有些东西已经被拿走了，所以剩下的，不愿意再被拿。

这一句话，她说完就继续织了。可父亲在沙发上坐了很久。他其实有一个说法，是他自己从小受的教育：男孩子不收拾，就养不成。他爸当年就是这样收拾他的，一条皮带，收拾完，他再也不敢了。那时候他确实是怕的，怕得清清楚楚。他一直以为，那个「怕」，就是教育本身。现在他才隐约看出来，那个「怕」之所以管用，是因为当年他很在乎他爸怎么看他，他怕的是被他爸看轻，不是怕那条皮带。

父亲后来想起来了一件事：春天的时候，儿子被从校队里刷下去了，那天回家，一句话没说，就进屋了。他当时也没有问，因为他觉得，一个男孩子，不用问。

星期六早上，父亲没有再收任何东西。他在儿子房间门口站了一会儿，说：「你数学为什么不交？」

儿子说：「不会。」

「哪里不会？」

「全部。」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儿子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说：「……就是上学期，有一次课上我问了一个问题，老师说'这个你以前学过'，全班都笑了。」

父亲没有说话。他心里想的是，原来这些天他一直在「杀」一个根本不是原因的东西。他想起今年春天那次刷校队，儿子进屋之前，在门口换鞋换了很久，那是一个等人开口的姿势。当时他没开口。现在儿子又一次，用一种很随便的口气，把同一个姿势摆给他看。

我想说一件事，免得读成「体罚要不得」之类的老话。**这一章在教育里的难处，是两件事缠在一起：不怕，和替人下刀。**

不怕，前面说了。替人下刀，是另一个：作业不交，这件事本来是有人管的，老师在管。老师有老师的办法：点名，找他谈话，放学留一会儿。这是老师手上的「刀」，有它的分寸和尺度。父亲在家里，又加一层：收手机，禁球赛，扣零花钱。同一件事，两个人各砍一刀，砍的还是不同的东西。老师那边，孩子能感觉到的是「我没写作业，老师不高兴」；父亲这边，他感觉到的是「爸爸在报复我」。两件事混了以后，老师那一刀就没有意义了，孩子学不到「作业不交，在学校会怎样」，只学到「在家里会怎样」。**每个人在自己该砍的地方砍，才砍得准。**

所以，这位父亲在这个星期六之后，做的是两件很具体的事。第一，他去找了数学老师，没有告状，只问了一句：「他是从哪一节开始跟不上的？」第二，他告诉儿子：「作业你自己跟老师交代，我不替你说，也不罚你。」

他去见数学老师那天，老师说了一句让他愣住的话：「其实我周四本来是要找他谈的，可是周三他在家被收了东西，周四来学校，整个人是关着的，我就没敢开口。」

这就是「代」的代价。他一个晚上的重手，让老师手里那把本来更合适的刀，也递不出去了。

孩子的作业，下周一，补交了一半。

他没有说「我错了」，父亲也没有说。星期日下午，两个人去楼下，把那只被收走的球，一起拿出来拍了几下。球拍得很响，邻居探出头来看了一眼。

还有一点我不想略过：这位父亲后来并没有变成一个「什么都不管」的人。作业不交，在学校有学校的后果，那是老师的分内事；回到家，他照样会问，只是问的是「哪里不会」，不是「你怎么敢」。他管的还是管，只是换了地方下手。大匠有大匠的位置，爸爸有爸爸的位置，位置对了，手才不容易伤。

这一节想说的是：在教育里，**这一章的读不动，是读不动「吓」这件事本身**。我们习惯觉得，不听话，就加码，好像总有一个刻度，加到某一格就灵。可这一章告诉我们的是，刻度会走到头，走到头以后，剩下的是一个不再怕的人，和一个手里没东西可收的父亲。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这一节，我按钟点写：一位女儿陪父亲看门诊的一个上午。

设想这位女儿四十来岁，父亲八十岁，一个人住。

**八点四十。**　　医院门口，父亲走得不快，女儿扶着他。他在路上说了一句话：「我这么大岁数了，不怕死，你别那么紧张。」

女儿没接这句话。她的包里装着一个药盒，一个星期七格，每一格分早中晚。这个药盒，是她自己周末在家里整理的。

**九点十分。** 候诊区。女儿把药盒拿出来，翻着看了看，忽然有点心虚。这个药盒里的分法，一半是医生原来写的，另一半是她在网上看了几篇文章之后，自己调的：有一种药，文章里说饭后吃比饭前好，她就挪了；另一种，她觉得父亲最近吃了总说胃里不舒服，她就自己减了半颗。

她当时觉得，这是在帮父亲。现在她看着药盒，想起来了「代大匠斫」这几个字，是在书上看过的，很不吉利。

**九点三十五。** 排到了。医生是个年轻女医生，看了病历，又看了药盒，问：「这个药，是谁调的？」

女儿说：「我……我看了点资料。」

医生没有责备，只说：「这个您下次先问我，别自己调。这两种药一起吃，时间有讲究。」她拿笔，重新写了一张纸。

我在这里想停一下，说几句话。写健康这一节，我要提醒：凡是身体上的事，该看医生就看医生。这一节里，女儿的毛病，不是她关心父亲，而是她**拿着一把不是自己的刀**，下到了不该下的地方。

**九点五十。** 走廊里，父亲坐在椅子上，等女儿去拿药。他忽然说了一句：「你妈走的时候，我也不怕。」

女儿拿着单子，站住了。

这一句，正好接上这一章的第一句。父亲说的「不怕死」，女儿听了好几年，每一次都以为是一句逞强的话，每一次都用不同的话去回他：你不怕，我怕啊；你这样我怎么办；你再不吃药，万一……这些话，全都是「以死惧之」。她想用一个「死」，去吓一个老人去吃药。

可是对一个八十岁的人来说，**死不是一个吓得住他的东西**。他每天都在跟它相处，早就熟了。

真正吓得住他的是什么？她后来想了很久。

那天在走廊里，她没有说「万一」，她坐下来，问了一句：「那你怕什么？」

父亲想了一会儿，说：「我怕走不动，怕躺在床上，让你伺候。」

女儿一下子明白过来了。**他不怕死，他怕的是不能自己走**。　而按时吃药，恰恰是让他「能自己走」的那一部分。

从那天起，她换了一种说法，不再说「你不吃药会怎样」，改说：「这个药是让你自己能走到公园的。」

**十点二十。**　药房窗口前排着队。女儿看着手里那张新开的单子，和她原来自己调过的药盒，两下对照，一共有三处不一样。她当场把药盒里的药全倒出来，重新一格一格装好，这一回，每装一格，都对着医生的字。父亲在旁边的椅子上看她装，忽然说：「你小时候装书包，也是这么一格一格对着课程表。」女儿笑了一下，没有答。

**中午。**　回到父亲家，她在冰箱门上贴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医生交代的几件事，最下面一行是她给自己写的：药，不自己改。有疑问，记下来，下次问。

这个「记下来」，是她从这个上午学到的新手艺。以前她遇到疑问，要么憋着，要么自己动手；现在多了第三条路：留一个本子，把「我想改」变成「我想问」。问的人是她，答的人是有这门手艺的人。

这没有解决所有问题，父亲还是会漏吃，会说「今天不想吃」。但至少，两个人说话的对象，不再是「死」，而是「走路」。

这一节在健康里，是这一章的两句话：不要拿他不怕的东西去吓他；不要拿着别人的刀，下到别人的手艺上。　药盒怎么分，是医生和药师的手艺。女儿的手艺，在于陪着，问他怕什么，把他怕的那件事，和他每天要做的小事，接上。

还有一点，我要老实说：这一节里的做法，有一些是我设想出来的，不能当成什么办法。每个家庭的老人不一样，有的人确实是怕死的，有的人嘴上不怕，心里怕，有的人是真的不怕。这一章只提醒了一件：拿「死」去吓一个已经不被它吓住的人，是浪费力气，还会浪费彼此的信任。至于怎样陪，怎样问，怎样看医生，还是要靠一次一次试，该看医生就看医生。

那张写着医嘱的纸，女儿一直压在药盒底下。她没有再改一个字。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这一节，我写一夜，加一个早晨。

设想有这样一家小印刷厂，四台机器，十来个人，做宣传单、宣传册，也接一点包装盒。老板姓周，三十五岁，是接他父亲的班，自己并不是印刷出身，学的是市场营销。

厂里的墙上贴着一张制度，白纸黑字：迟到一次罚十块，次品一张罚二十块，机器擦不干净罚五十块。贴了三年，下面有人用圆珠笔写了一句话：「罚吧，反正我明天去隔壁。」

周老板看见过，装作没看见。

那天是个星期四，晚上九点多，来了一个急单：一家连锁超市的促销单，三千张，明早七点要取。厂里的大师傅姓陈，五十多岁，是干了二十多年的老印刷工，那天下午请了假，去给家里的老人办事。夜班的是两个年轻的。

周老板一看，两个小伙子，调色调得慢，颜色总是偏。他说：「让我来。」

他自己站上了机器。他看过他父亲调色，也在手机上看过视频，觉得没那么难。他调了几次，颜色看上去差不多，就开机了。

三千张，一个多小时，印了出来。堆在台子上，在日光灯下看，红是红，蓝是蓝。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陈师傅回来了，一进门，脚步就停了。他拿起一张，对着窗户看了看，又摸了摸纸面，放下。他什么也没说。

超市的人七点来取货，拿起一张看了一眼，说：「这个红，不对，跟样张不一样。」

那三千张，全部作废。因为纸受潮了，墨在纸上的表现和平时不一样，调色之前，得先把纸放一晚上，让它回潮。这是陈师傅每次都会做的事，周老板不知道。

下午，周老板把陈师傅叫到办公室，问：「昨天晚上，你要是在，会怎么调？」

陈师傅说：「先看纸。」

周老板又问：「那你，早上进来，为什么什么都没说？」

陈师傅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是老板，我说了，你听吗？」

这句话，我觉得是这一章落在事业里最重的一句。

我们回到这一章的几句话：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墙上的制度，罚十块罚二十块，就是「以死惧之」，可是陈师傅这样的人，**手里有一门别人替代不了的手艺**，他不怕罚，因为「我明天去隔壁」是真的。罚款，只能吓住那些没有地方可去的人。真正要紧的人，恰恰是吓不住的。

「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周老板这一回，伤的是三千张纸，是超市的订单，是以后的合作。更深的一层，是他以为，只要自己站上去，就能代替二十年的东西。他看了视频，可是视频里没有「纸要先回潮」这一课。

这里还要补一个小细节：墙上那句「罚吧，反正我明天去隔壁」，不是陈师傅写的。陈师傅从来没写过。是一个干了半年的小伙子写的，写完不到两个月就走了，去了隔壁，工资高三百。周老板当时觉得，是这个人不守规矩。现在他才看懂，那是一个**已经有出路的人**，对一个只会罚款的制度，说的老实话。他和陈师傅其实是同一类人：身上都有一门走到哪里都有人要的东西。罚款的数字，在这样的人眼里，不是威胁，是一个离开的理由。

周老板后来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他把墙上那张罚款制度撕了。不是因为他觉得罚款不对，而是因为他意识到，那张纸一直在对着错的人说话。真正需要它的人，不在乎；真正在乎的人，不需要它。

第二件，他在每台机器旁边，贴了一张小卡片，写的是这台机器的「脾气」。卡片是陈师傅口述的，周老板一笔一笔抄。第一张写的是：潮天的纸，先放一夜。

过了两个星期，又来了一个急单。周老板那天晚上没有回家，坐在机器旁边的小凳子上。他没有再说「我来」，他问陈师傅：「我能站在旁边看吗？」

陈师傅说：「看可以，别碰。」

那天夜里，陈师傅先拿出一张样纸，叫周老板用手背摸一下纸面，说：「你摸，是不是有点凉、有点软？这就是潮了。」周老板摸了，说：「不知道。」陈师傅说：「多摸几次就知道了。」

这一晚，周老板没有印出一张东西。可他回家的路上，手背上还留着那张纸的感觉。

这一节想说的是，在事业里，这一章的读不动，**读的是权力和手艺之间的那道缝**。老板有权力说「我来」，权力能让他站上机器，可权力不能让他懂纸。一个懂纸的人，被一个不懂的人站到了前面，他的沉默，并不是认可，而是他知道，**这一刀，会见血的是你，不是我**。

要是让周老板自己总结，他大概会说：想管住一个人，最没用的办法是罚他，最没用的第二个办法是替他。

这话不算深，但我觉得对。

带走的话

**吓人要有东西可吓；别替大匠下刀。老子在这一章批评杀的理由是「不管用」，它留着一个「司杀者」的位置，我读不动。**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哪一环？**几乎没有。勉强说，「代大匠斫」碰到「统」：以一己之手，代替别人的手艺。但「常有司杀者」一句，书里留了一个管杀的位置，这一环我无法让它贴上。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别用死吓人、别替大匠下刀；靠的是一个「司杀者」来兜底。这个兜底的东西，是天、后果，还是死本身，我读不出来。

◆

75

第 75 章

# 月初的那一页账

>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马王堆帛书乙本的写法（依整理者通行的读法转写）：

> 人之饥也，以其取食税之多也，是以饥。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之有以为也，是以不治。民之轻死也，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贵生。

第三句，通行本（王弼本、河上公本、傅奕本）都作「以其上求生之厚」，帛书乙本却是「以其求生之厚也」，没有「上」字。这个字有没有，关系到整章最后一句怎么读，下面会谈到。

郭店本没有这一章。第六十七章起整块都没有，这「没有」不说明什么。

## • 先看一页账

设想有这样一户人家，两口人，一个孩子，月初，发工资的那天晚上，坐下来记账。

到手八千。

房贷，三千一。孩子的两个课外班，一千六。物业、水电燃气，六百。两边的老人，一边五百，一千。手机、宽带，两百。买菜和日用，一千五。

加起来，八千整，剩下零。

这一页账，要是拿到老子面前，他大概会皱一下眉，然后说：「这就是我说的。」

我不敢这么讲。这页账里没有一项是「税」，它们是房子、孩子、老人，每一项都有自己的缘由。把它硬说成是「上食税之多」，是在拿古人的话套今天的日子，不合适。

我拿这页账，只是想说一件事：**这一章是整部书里最像账本的一章**。它不谈玄，不谈道，开口就是吃的，是税，是饿。两千多年前的人读到这几句，大概不用别人给他讲，手心里就有数。

## • 三句话，一个样子

这一章最前面的三句，句式是一模一样的：

民之饥，**以其上**……，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是以轻死。（帛书这一句没有「上」，下面细说。）

每一句都是：下面出了毛病，原因在上面。

饿，是因为上面拿走的粮食太多。难管，是因为上面事太多。把死看得轻，是因为……（这一句我们待会儿再谈）。

请留意这个句式的方向。两千多年的官话里，「民」常常是被说的一方：民风不古，刁民难治，民智未开。可这一章里的「民」，没有一个字被责备。饿，不是他们懒；难管，不是他们坏；轻死，不是他们没有出息。每一句，**箭头都往上指**。

我觉得这是这一章最利的地方。它不骂人，只是改了一个问句：不再问「这些人怎么这么难办」，改问「是什么把他们弄成这样的」。

《春秋》里记过一件事，鲁宣公十五年，写了三个字：「初税亩」（《春秋·宣公十五年》），第一次按田亩来征税。后世的人说，这是一个转折。老子比

这晚，他未必指着这件事说话，可他说「食税之多」时，所谓「税」，是一个很具体的东西，是粮食，是拿走的那一部分。

- **帛书里，人换了三个称呼**

这一章，在版本上有几处小小的不同，我一条一条说。

**第一处，是称呼。** 通行本的三句，开头都是「民」：民之饥，民之难治，民之轻死。帛书乙本不是：第一句是「**人**之饥」，第二句是「**百姓**之不治」，第三句才是「**民**之轻死」。一章里，三个叫法。

通行本把它们统成了一个「民」字。这大概是后来的人为了整齐，顺手改的，没有什么恶意；不过我没有查到是哪一代、谁改的，只能说是大概。可请想一想：这一章，说的恰恰是**上面一整齐，下面就饿了**。它自己在传的路上，被整齐了一下。我没有想说这是什么寓意，只是觉得，这一处值得点一下。

**第二处，是「难治」和「不治」。** 通行本说「民之难治」：百姓难管。帛书说「百姓之不治」：百姓没有被治好，也就是乱。「难治」，是站在管的人的位置说的，好像在诉苦：这些人真难管；「不治」，是站在旁边看的人说的：这里没有被管好。同一个意思，换了一个站的位置。通行本里，这句话是对着一个**抱怨「民难治」的人**说的：你说他们难治，那是因为你做的事太多了。

**第三处，是「有为」和「有以为」。** 通行本是「上之有为」，帛书是「上之有以为」。「有为」我们都熟，是书里一直批的。「有以为」，在第三十八章里出现过：通行本「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有以为」，一般讲成有意图地做，也就是**做事带着一个目的、一个打算**。一个上面的人，事事带着打算，下面就跟着打算，就累，就难。

这三处，没有一处改变了整章的意思，可每一处都让我多看了一眼，**意思没变，可站的位置、说话的口气，换过了。**

- **第三句，藏着一个主语**

现在回到刚才说的：第三句。

「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

这一句，有两种读法，取决于「求生之厚」是谁在求。

**一种读法：是上面的人在求。** 通行本有「上」字，「以其上求生之厚」，那就很明白：上面的人，把日子过得太厚，吃得太多，要得太多，所以下面的人被压到一个地步，觉得死也没什么。这是和前两句一气的，箭头继续往上指。

**另一种读法：是下面的人自己在求。** 没有「上」字（帛书里就是没有；通行本倒是都有这个字），就是「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老百姓把死看得轻，是因为他们求生求得太狠，太厚。这一句怎么讲？大意是：人们为了活下去，为了把日子过下去，拼到一种程度，反而把命看轻了。为了一口饭，什么险都敢冒。这样读，箭头不见了，成了一个更复杂的话：求生，把人推到了轻死的路上。

两种读法，我都觉得说得通，而且它们**不矛盾**：上面求得太多，下面就得拼命求；上面的「厚」，逼出下面的「厚」。可是一旦落到最后一句，两种读法就把整章分开了。

- **最后一句，是整章的刀**

**「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只有那种不拿「生」当一回事去经营的人，比重视生命的人更高明。

这一句，难就难在「无以生为」。

「无以生为」，一般的讲法是：不把「生」当作一件要去经营、去图谋的事。和刚才的「有以为」，正好是一对反的：上面的人「有以为」，什么事都带

着目的去做；真正好的人，对「生」这件事，却「无以为」，不带着目的去经营它。

这个人是谁?

按「上面求得太厚」的读法，这个人就是那个**不拿自己的享受当事业的统治者**。他比那些「贵生」的统治者（拼命保养自己、讲究自己的日子）更高明。这样读，整章是一篇政治话。

按「下面的人求生求得太狠」的读法，这个人就成了**任何一个人**：不把「活着」当成一个要天天经营的项目。他比那些千方百计保全生命的人更高明。这样读，最后一句忽然从政治转到了个人，像是一句养生的话。

这两种读法的差别，是整章最大的缝。**前三句把账记在上面，最后一句有可能把账记到了每个人自己头上。** 通行本一路都有「上」字，帛书却没有；我不知道哪一种更接近最早的样子，也不知道是不是本来就这样，还是后来两段话拼在了一起。

这里有一条别的章的线索，可以顺着摸一摸。第五十章说：人为什么走进死地？「以其生生之厚。」第五十五章说：「益生曰祥。」过分加厚生命、帮着生命加码，在《道德经》里，不是好事。这三章合起来看：**不是不要活，是别把活当成一桩要做大的买卖**。这一点，三个章是一个口气。

至于「贵生」这个词，后来别的书里是有专门讲的，比如《吕氏春秋》里就有一篇《贵生》，主张看重生命。老子这里的「贤于贵生」，如果是在跟谁争，也许就是在跟这一类说法争。不过这一点，我没有来得及核到原文，只能说是「也许」。

- **母题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

好，到了该问的时候了：这本书的读法，对这一章能说什么?

我先说能说的。

这本书讲「根」是一片还能被写的土。土有三处：想法里的，环境里的，自己心里的；说法，道理，算账；底气，冲劲，攒下的位置。其中最后一处，是人手里的「余地」：这一季种完，还剩多少种子；这个月花完，还有没有一点没有被预先拿走的。**一个人要能试一个新的东西，靠的是手里有一点没有被预先认领的余地。**

「食税之多」，是把这个余地，一点点拿走。拿走以后，人就没有余地去试，去换，去重新来。这时候，人自然「难治」：不是不听话，是没有余地去听话以外的事。人也自然「轻死」：因为再没有什么可输的。

这样讲，我觉得是顺的。

但现在我要照这本书给自己定的规矩，做一个检验：**把刚才那些专门的说法统统拿掉，这一章还站不站得住？**

站得住。一个人手里没有余地，就什么都不敢试，什么都不怕丢。这句话用不着任何理论，一个开过小店、管过一个班、养过孩子的人，都明白。

所以，我的读法在这里，**并没有读出什么新东西**，只是给常识换了个名字。我不想假装它给了我什么。

第二件，我想承认的是：这一章的三句话，把账全记在上面，这样的说法，本身是**太顺**的。一个坏的结果，只有一个来源，就是上面。现实里的饥饿和难治，几乎没有这么单纯的。这一章的口气，是控诉的口气，它的力量，一部分就来自这个「单一」。我并不是说它错，而是说，**一个把所有原因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的说法，容易让读的人觉得痛快**，而痛快，是一个要警惕的信号。

这一章在这本书里，是一个很好读的章。很好读的章，我就更不敢多读。

- **放回日子里**

回到开头那页账。

月初记账的那位，没有想到老子，他想到的是：这个月，还有没有一点是我们可以自己做主的。

他们的账，一项一项都有缘由，没有一项可以删。可是每一项，也都是**在他们还没动手之前，就已经被认领的东西**。到手八千，一落手，已经分完了。一个月三十天，没有一天是「可以拿来试一个新东西」的日子。

这个情形，不是谁的错，也不是哪一项该砍。它只是让我们看见，一个人「难治」和「轻死」，不一定是因为他变坏了，也不一定要等到饿肚子。**手里一点余地都没有，是一件会慢慢改变人的事**。

下面三个场地，我想看看，余地被拿走的是什么：在学校里，是时间；在身体上，是睡眠和精力；在生意上，是利润。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这一节，我按一周来写，像一份清单。

设想一所县城小学，三年级有六个班，年级组长是一位四十出头的女老师，姓程。她教语文，兼年级组长，还带一个班的班主任。

**星期一。** 教导处发来通知：本周内上交《学生课间活动情况登记表》，每班一份，要附照片。

**星期一下午。** 年级群里，转来区里的一个文件：关于开展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排查的通知。要填一张表，每个学生一栏，共四十六栏，周四前交。又有一张《本周教学进度反馈》。

**星期二。** 一份《家访记录》，本学期每个老师至少要访十户，写满一页。

**星期二傍晚。**　　《作业设计质量自评表》，再加一张《班级图书角借阅登记》。

**星期三。**《午休管理记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表》。

**星期三晚上。**　　一个新来的年轻老师，姓林，来找程老师，站在办公室门口，欲言又止。她说，本来想带孩子们种一盆豆子，每天记一次，三周后写观察日记。她都把豆子买好了。可是这周，到现在已经八张表了，她说：「程老师，我不想种了。」

**星期四。**　《家校联系情况统计》《班级读书活动记录》《体育锻炼情况汇总》。

**星期四中午。**　有一位老教师，在微信群里发了一句话：「表我都填了，不用查。」后面跟着一个捂脸的表情。

**星期五。**上午，教导处又发来一个：请各班补报上周的课间活动照片。

星期五中午，程老师坐在办公桌前，把这一周的表摆了出来，数了一下：十二张。

我想请您把这一周放在这一章里读：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这十二张表，每一张在发出去的那个人手里，都有它的缘由。有的是上面要看，有的是为了留痕，有的是规定。没有一张是坏心。可是这十二张表落到老师们手上，**老师们不是变得「难治」，是变得「应付」。**

那位年老的老师说「表我都填了，不用查」，意思是：我填了，但里面的内容，你别当真。这就是「难治」在今天的样子：不是造反，是一种温和的、普遍的不认真。

而那位姓林的年轻老师，不种豆子了，这是「轻死」：她把一件本来想试的好事，轻轻放弃了。她的「余地」，被表拿走了。**一个老师，课堂上最宝贵的东西，是敢试一件新事的一点力气。**这点力气，是被「税」吃掉的。

她又看了一遍那十二张，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些表，没有一张是她们教语文、教数学的人，自己想填的；而她们每一次填，都会写下「本周共开展××次」「已落实」之类的话。那些话，一半是真的，一半是为了让表能交上去。她自己也写过。写着写着，她有时候会恍惚：到底是在记录一件做过的事，还是在制造一件要被看见的事？

这个恍惚，我觉得是这一章里「难治」最难察觉的样子。人没有反抗，只是慢慢地，**说话的时候，不再说真话**。

程老师坐在那儿，想了一个下午。

她手里有一个小小的权：她是年级组长，每周往下传达的东西，由她转。她可以原样转，也可以不原样。她不能不转，也没权力拒绝教导处。可她发现，这十二张里，有三张其实是同一个信息的不同包装：课间活动登记、午休管理记录、体育锻炼汇总，三张表里要填的内容，有一大半重复，说的都是孩子们在课间和中午在做什么。

她做了一件小事：星期五下午，她自己把这三张表的重复部分，从已有的班级记录里整理了一遍，合成一份，替六个班交了。她没有告诉老师们「我替你们挡了三张」，只是在年级群里发了一句话：「这周的表，只剩九张。」

她没有告诉老师们，是有缘故的：说了，老师们会谢她，也会从此期待她每周都挡。她挡不了每周。她不想给大家一个她给不起的期待。

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没有什么轰轰烈烈。她星期天上午，一个人在家，花了两个多钟头补那三张表。

她也知道，这样做，是她在**替上面吃税**：上面要的东西，不是没有了，是她用自己的星期天，吞下去了。这不是长久之计，也不公平。可是在星期五那个下午，她想不到更好的。

她还做了一件事，是下一周的周一。校长在例会上问：「年级组有什么困难吗？」她想了一下，说：「表多。」校长苦笑了一下，说：「我知道。上面发给我的，比发给你们的多。」

两个人都没有再往下说。这一句「上面发给我的比发给你们的多」，在我听来，是整章里最真的一句，它说明「上」这个字，是一层一层往下套的，每一层的人，都既在发，又在接。程老师那天回到办公室，没有觉得轻松，可是有一点安静下来：原来大家都在同一条河里，只是站的水深不一样。

下一个星期一，林老师在办公室门口出现了，手里捧着一盆豆子。她说：「程老师，我还是想试试。」

程老师说：「好，种吧。」

这一章在教育里，给我的提醒是：**要看一个学校、一个班、一个家，余下了多少没被认领的时间**。　孩子的好奇，老师的新点子，都是长在这块地上的。地被排满了，苗就出不来；而且，没有一张表是坏的，坏的是**加起来**。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这一节，我换一个形状：按周记，写一个旺季。

设想一对夫妻，在城里的夜市摆烧烤摊，男的姓赵，女的姓郑。他们的摊，每年到秋天开始忙，一直忙到腊月，是全年最好做的几个月。

**十月第一周**。　他们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这个旺季，要比去年多挣两万，把家里欠的一笔账还上。办法也很朴素：每天延长两个钟头，晚上三点收摊。

**第二周。** 摊子收完，到家四点，洗澡，睡到中午十一点半，起来备货，下午两点出门采购，四点半支摊。每天，睡七个钟头左右，还行。男的说：「小事，扛得住。」

**第三周。** 备货的时间被挤了。有两个晚上，他们五点才睡，十一点就被闹钟叫起来。睡到六个钟头。女的开始觉得腰酸，站久了，一直腰往下坠。她没有说，因为「旺季嘛」。

**第五周。** 摊子的生意确实好，一晚上的流水，比去年同期高出三成。赵师傅数着钱，心里很高兴。女的坐在小凳子上，揉了一下后腰，笑着说：「这钱挣得值。」

**第七周。** 男的开始白天发困，在采购的路上差点睡着，被后面的车按了喇叭。他没当回事，喝了一杯浓茶。女的腰，已经变成「每天一到下午就有」。

**第九周。** 他们吵了一架，因为一个很小的事：一箱肉，到货晚了半个钟头。吵完以后，两个人都愣住了，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吵过架了。

**第十周。** 女的在收摊的时候，蹲下去，起不来。男的把她搀起来，两个人在路边坐了好一会儿。

这一章第三句，帛书的写法是：**「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通行本多一个「上」字，我这里取没有「上」的读法。）

赵师傅和郑师傅，没有谁在催他们，没有谁在「食税」。是他们自己，**把「挣钱求生」这件事，做得太厚了。**厚到什么地步？厚到把睡眠，把后腰，把脾气，当成一笔可以「先欠」的钱，先拿来用，等旺季过了再还。

这就是「轻死」：不是想死，是把身体当成了可以先透支的东西。**「求生」，把他们推到了轻视身体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小细节，我觉得值得说：他们每一步都有理由。晚收两个钟头，有钱挣；少睡一会儿，有活干；腰酸，是旺季；吵架，是累。**每一步都对，合起来，是一个越来越往下的坡。**

第十一周的一个早晨，郑师傅对男的说：「明天我们不出摊了。」

男的说：「一晚上，要少三四千。」

女的说：「我知道。」

她停了一下，说：「我想去医院看看这个腰。」

这就是该做的事：腰酸了两个多月，该看医生就看医生。我不是医生，不敢说她的腰是什么原因，也不敢说休息几天就好。我只能说：那天她没有再说「旺季嘛」。

那天男的在家里，一个人待了一下午。他本来想趁没出摊，把积压的账理一理，结果坐在桌子前，什么也没做。他一直在想女的说的那句「不出摊」，他想起来，这十个星期里，他们竟然没有一天好好吃过一顿晚饭，都是在摊子后面，站着扒几口。

他心里算了一笔账：这两个月多挣的钱，大概有一万出头。他又想了一下，这笔钱里，有一部分是用腰、用脾气、用没有说的话换来的。他没有办法给这些东西标价，可他忽然觉得，这一笔账，不能只算进的那一边。

她去了。医生让她做了检查，开了一些建议：别久站，间隔休息，换一双合脚的鞋，晚上尽量睡够。具体的，要听医生的，不要听我的。

回家路上，男的说了一句话：「今年挣不到两万了。」

女的说：「挣不到就挣不到。」

她又说了一句，是我觉得整个故事里最好的一句：

「咱俩得有一个人是好的，才有摊子。」

这是「**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在夜市里的样子。我并不是说，他们应该不挣钱，也不是说「贵生」不对。我是说，他们两个，在第十周之前，把「生」，也就是挣钱过日子这件事，当成了一个越做越大的事业；到了第十周，**他们才第一次，不把「挣钱求生」当成唯一要做的事。**

我还想补一句，免得读成劝人少挣钱：他们后来的收入，确实比计划少了，旺季结束的时候，没有挣到两万，只挣到一万三。他们也并没有因此觉得「值了」，女的有一天算账，还是叹了口气。**日子不是靠一个漂亮的领悟过的。** 领悟只是让她每个星期二，敢留一晚上，不出摊。她留了这一晚，家里的灶台前，两个人坐下来，吃了一顿从摊子上拿回来的、凉了又热的串，慢慢地，没有谁看表。

最后一句话我想补上：他们后来并没有变成「不求上进」的人。摊子还在，旺季也还在。区别只在于，每个星期二，他们会留一晚上不出摊。这一晚，什么也不「求」。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这一节，我写一场会，一页纸。

设想一个全国连锁的奶茶品牌，加盟店有几百家。公司的区域经理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士，姓方，负责一个城市的二十几家店。

星期三下午，她去总部开会。会议的主题是：近期加盟店食品安全抽查问题的整改。会议桌的另一边坐着运营副总，和他的几个下属。

副总先讲：最近的几次飞检，有七家加盟店出了问题：有的把过期的糖浆继续用，有的把水果挑掉烂的部分继续做，有的店员不戴手套。副总说：「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加盟商的素质。」

他的话，说完以后，会议桌安静了一下。方经理把一页纸，从包里拿出来，放到了桌子上。

纸上只有一张表。

她说：「这是我手下一家普通加盟店，上个月的账，我跟老板核对过，数是真的。」

表上是这样的：

一杯奶茶，平均售价十二块。

* 原料，从总部指定渠道采购，比外面市场价贵约一成五，折到每杯，三块一。* 总部品牌管理费，按营业额抽百分之五，每杯零点六。* 系统服务费，每月固定，折到每杯，零点四。* 外卖平台抽成，每杯，一块八。* 总部要求参加的各类促销活动，让利部分，平均每杯，一块一。* 房租、人工、水电，每杯，四块三。

加起来，十一块三。剩下，每杯，零点七。

她说：「一家店，一天卖三百杯，一天挣二百一十块。这是老板的钱，还要从里面付自己的社保和贷款。」

没有人说话。

她接着说：「我不是说这些费用不该收。每一项我都能讲出道理。我是想问，如果你是一个老板，每杯只剩七毛，一旦糖浆过期了，扔掉，就是亏一整天的利润。你扔不扔？」

有人小声说：「那是违规。」

方经理说：「对，违规。可我想让诸位看看，违规，在他们那里，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了'划得来'的。」

这就是这一章三句话的头一句：「**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　每一项费用，都不大，加起来，把一家店的余地吃光了。吃光了以后，剩下的「违规」，不是素质问题，是**没有地方可以退了**。

第三句，「民之轻死」：一个店主，把过期的糖浆继续用，他不是不知道危险，他是把「万一出事」的后果，看得比「今天能不能亏」轻。

会上有一位总部的人，说话了。他是品牌部的，语气不重，但很实在：「这些费用，不是白收的。品牌投放、系统开发、统一采购的低价，都是靠这些钱撑着的。没有这些，加盟店单打独斗，一杯奶茶卖不到这个价。」

他说得对。我在这里不想把他写成反派。这一章的三句话，把账记在「上」，可它没有告诉我们，那个「上」手里的钱都用在了哪儿。方经理听了，点点头，说：「我知道。我只是想，有没有一种可能，让每一项被合理收的费用，加起来，不至于把人逼到不得不违规的地步。」

副总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的意思是，让我们降费？」

方经理说：「不是让你降哪一项。我只想让你们知道：现在每一项费用，在各自的部门里，都有它的缘由，没有哪个部门会去算'加起来，一杯剩多少'。这页纸，是第一次有人把它们放在一起。」

这就是我觉得这一章在事业里最有用的一点：**税，从来不是一项，是一堆**。每一个收费的人，都只看见自己那一项的合理；只有交的人，看见全部。上面的人和下面的人，看的是同一笔账，可看见的数目不一样。

那天的会，结果不算圆满。副总说，研究研究。过了两周，总部决定，在三家店试点，把其中一项系统费免掉半年，看看对违规率有没有影响。一个很小的试点。

方经理回来以后，对手下的人说：「不要期待太多。」

她也知道，这页纸改变不了什么大局。但她留着它，每个月，更新一次。

最后一件事，我想老实交代：这个设想里的「上面」和「下面」，其实不是黑白分明的。方经理自己，也是总部的「上面」，对她手下的店员来说；总部，又在更大的「上面」之下，有自己的指标。每个人，都夹在中间，既在收，也在交。这一章的三句话，把账记在「上」，是一个好用的说法，可真实的账，常常是**一环扣一环的转手**。

所以，事业里这一章留给我们的，不止是「上面该少拿」，更是一个很具体的习惯：**把所有的「一点点」，放到同一页纸上，让它们第一次见面**。

**带 走 的 话**

**人饿、难管、不怕死，往往不是人变了，是上面拿走太多、折腾太多。把所有的「一点点」放在同一页纸上，看它们加起来剩多少。**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哪一环？**「统」的反面，勉强算「柔」：余地被一点点拿走，土就写不进新东西。但这个读法，拿掉术语也站得住，我没有读出常识以外的东西。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上面少拿、少做，别把「生」经营成一桩大事；靠的是一个把账全记在上面的单向说法。这个单向，我读着觉得太痛快，所以多存了一分戒心。

◆

76

第 76 章

# 折一根春天的枝条

>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马王堆帛书的写法，有几处和通行本不一样。甲本和乙本之间也有出入，我把两本分开放（依整理者通行的读法转写，缺字不补）：

> 乙本：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恒信坚强。万□□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 故曰：坚强，死之徒也；柔弱，生之徒也。□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兢。故强大居下，柔弱居上。
> 甲本：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恒仞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 故曰：坚强者，死之徒也；柔弱微细，生之徒也。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恒。强大居下，柔弱微细居上。

其中「恒信」「恒仞」两个字，是通行本里没有的，各家读法不一，我没有核到能一锤定音的说法，放在下面再谈。郭店本没有这一章。第六十七章起整块都没有，所以这「没有」，不拿来说事。

## • 先去折一根树枝

春天，随便走到一棵树下。

地上有一根去年掉下来的枯枝，有拇指粗。您握住两头，一使劲，「啪」一声，断了。断口是齐的，白的，干的，两截各自落在手里，一点也不连着。

再抬头，树上有一根今年新抽的嫩枝，也有拇指粗。您同样握住两头，一使劲，它没有「啪」。它先弯，弯成一个弧，再弯，您得扭，得拧，最后断了，断口是撕开的，一丝一丝连着皮，两头还挂着，要再撕一下才分开。

这两种手感，不用谁教，一辈子都忘不了。

《道德经》这一章的头四句，说的就是这个。人活着的时候，身子是软的、弱的；死了，是硬的、僵的。草木活着的时候，是嫩的、脆的；死了，是干的、枯的。

读到这里，几乎不用解释。这是整部书里，**最不需要老师的一段**。一个从没读过老子的人，也会点头。

可我在这一章前面停了很久，因为它的头四句太容易了，容易到让人放心。放心的地方，要小心。

## • 一个字，今天和当年，站在两边

先看一个词：**坚强**。

今天我们说一个人「坚强」，是夸。孩子摔了跤，说「要坚强」；人遇到了难处，说「你要坚强」。坚强，是个好词，意思是：能扛，不倒，受得住。

可这一章里，**「坚强者死之徒」**——坚强的，是死的同类。

这不是老子和我们抬杠。这里的「坚」，是硬；「强」，是硬撑、不肯弯。「坚强」两个字连起来，是又硬又僵。死了的人，就是这个样子：硬、直、不肯弯。

这个词，到了我们嘴里，成了夸奖。它是什么时候、怎么从「死之徒」那一边，走到夸奖这一边的，我没有去查，不敢编一个故事。

我想请您留意一件事：**今天我们夸的那种「坚强」，能扛事，受得住，倒了还能起来，其实按这一章的标准，恰恰更近于「柔」**。　　那根嫩枝，弯得最厉

害，扭得最久，最不容易断；它能扛，因为它软。而我们嘴上夸的「坚强」，常常是想要一种**不弯**，不哭，不示弱，咬着牙不动。这一种，才是这一章说的「坚强」。

一个词的意思换了边，我们还用着它，用得很自然，却不知道，**我们常常在夸一样老子说是死的东西**。

还有一个字：**徒**。「死之徒」，不是「死了的」，一般讲成「死的同类」「归死那一类的」。活着的东西，也可以是「死之徒」：一个活人，如果浑身是硬的、僵的，他已经在死的队伍里了。这是一句关于**倾向**的话，不是关于结果。第五十章里也有「生之徒」「死之徒」的说法，那一章讲法更乱，等写到那里再说。

- **版本里的三个小口子**

好，现在看版本。这一章的头四句各本都差不多，差别出在别处。

**第一个口子：多出来的两个字。** 帛书里，「其死也」后面，乙本多了「恒信」，甲本多了「恒仞」，通行本没有。这两个字怎么读，各家不一。我看到过有人猜它和「筋」「韧」一类的字有关，说的是死后身体的筋也是僵的，但我没有核到出处，也不敢说这就是定论。我不下判断，请记住：**帛书里这个「死」的描写，比通行本更多一笔，更具体**。

**第二个口子：甲本多了「微细」。** 甲本说「柔弱微细，生之徒也」，「强大居下，柔弱微细居上」。通行本只有「柔弱」。多出来的「微细」，是又小又细。这么一加，那个被夸的东西，就不止是软和弱，还是**小的、细的、刚冒头的**，像豆芽，像新叶，像婴儿的手指。我觉得，这个「微细」一加，整章的画面一下子变得近了。

**第三个口子：那个「木强则……」的字。** 这一句，各本写得非常不一样：甲本写「恒」，乙本写「兢」，王弼本写「兵」，据说还有传本写「折」。一个字，四种写法。后世的整理者，对它的读法也不一样。

我不拿这个字做文章。我只是想如实告诉您：**这一章里，说「硬的东西会断」的那一句，真正落在哪一个字上，没有人敢拍胸口。** 说软的话很有把握，说硬东西怎么个结局的那个字，各本在互相打架。我觉得这是一件有点有趣的事，可是不敢把它读出寓意。

- **扎手处：同一章里，换了一次主意**

现在到了这一章里我觉得最要紧的地方。看这两句：

**「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这两句，一句在前，一句在后，中间隔了两句兵与木的例子。读快了，会觉得是一回事。读慢一点，会觉得它们在互相顶着。

**第一句，是在分类。** 把世上的东西，分成两边：坚强的，一边；柔弱的，一边。一边是死之徒，一边是生之徒。

请您回想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 那一章批的，正是这样的分法：一个标准立起来，不合标准的那一半，就被切出去，成了「恶」。现在这一章，把坚强的那一半，切出去，成了「死之徒」。

这是不是这一章对自己犯了第二章批评的毛病？我觉得，**是有这个味道的。**「柔弱者生，坚强者死」（这是我对「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的简括），如果说成一条人人必须遵守的规矩，它就是一个新的「常」：从此，谁软谁对，谁硬谁错。

**第二句，却在做另一件事。** 「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强大的，在下面；柔弱的，在上面。

注意，它没有说强大的该被扔掉。它说的是：**把它放在下面**。　王弼的注，把这一句讲得很具体：强大的在下，是树的根本；柔弱的在上，是树的枝条。（「木之本也」，「枝条是也」。）

这是一幅图：树干，又粗又硬，在下面，托着；枝条，又细又软，在上面，伸向光。

这一幅图，和前一句，不是一回事。前一句说：硬是死的一类。这一句说：硬是树的根本，是托着软的。**硬不是被丢掉了，是被摆在了应该在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一章不是简单的「柔胜刚」。它的头一半，在分类；它的最后一句，把分类拆了，换成了**摆放**。强不是死，强是下面；弱不是弱，弱是上面。

还有一种读法，也要放出来：上和下，在这部书里，也是政治的位置。第六十六章说，江海能做百谷之王，是因为善于处下；圣人想在民上，必须说话时先把自己放在民下。所以「强大处下，柔弱处上」，也可以读成：**强大的人，该自己甘心居下；柔弱的人，该被抬起来**。　这样读，是一句关于大国、大人物该怎么自处的话。

两种读法，一种是树的结构，一种是人的位置，我都不能排除。我比较愿意走第一种，是因为它和这本书想说的话很近。我知道，这个「近」，就是我该提防的地方。

顺便说一句，这一章让我想起很远的第六章。第六章说「谷神不死」，说那道生之门「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又软又不断。这一章是它的另一面：软的，是活的那一边；硬的，是往死去的那一边。一个在书的前面，一个在书的后面，一生一死，隔了七十章，说的是同一个东西的两头。

## • 这本书想说的，在这里是怎么落脚的

好，现在到了这本书自己该开口的地方。

先说一件事，是我加的，不是老子的，请您记住它是我的话：**一棵大树，真正活着的部分，其实很少。**

树干的中心，大部分是已经不再活着的木头，又硬又结实，撑着树。真正活着的，是靠外的一薄层，和最顶上的新枝、新叶、根的尖尖。每一年，树在外面添上一圈新的，里头的那些圈，就定下来了，不会再变。

那一圈圈定下来的东西，是硬的，是回不去的。可正因为它们定下来了，树才立得住，才可以长到一个高度，让最顶上那一点软的东西，够得着光。

这本书说的「根」，是一片还能被写的土。土有三处：想法里的，环境里的，自己心里的；说法，道理，算账；底气，冲劲，攒下的位置。这片土三处都还写得进去，就是活的，书里叫它「特征纠缠系统」，要保持这个状态。

那么，用这棵树去对一下：

**硬，是写过的字，已经定下来的东西。** 它不是坏东西。想法里定下来的，是常识，是经验；环境里定下来的，是规矩，是路；心里定下来的，是习惯，是脾气。有这些在下面，人才立得住，才不用每天从头来过。

**软，是还没定的那一圈，是正在写的那一笔。** 它在最外面，最薄，最脆，最容易伤。可是所有的新东西，都只能从这里长出来。

**死，不是有硬的东西，是只剩硬的。** 一棵树如果最外面那一层也变成了硬的，不再添新的一圈，它就是死的了，虽然看上去还立着，还很粗。

这样，「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就不是一句关于「谁强谁弱」的话了，是一句关于**位置和次序**的话：定下来的东西，放在下面托着；没定下来的东西，放在上面长着；而且上面那一层，要一直是新的。

再往前一步。本书有一个核心说法，叫「回不去的根」。根，就在这棵树上：根的尖尖，是活的，是软的，是往前长的；根的老的部分，早已硬了，变成了水管，变成了支撑。**你不能退回到老根里去，把它变成嫩的。能回的，只是把自己接到那一小截还在长的地方。**

这就是这本书说的「复归」：不是回到最里面的一圈，是回到还在长的那一圈。

好，这一套话说得顺不顺？太顺了。**所以我要照这本书给自己定的规矩，做一次检验：把那些专门的说法统统拿掉，只剩树，这一章站得住吗？**

站得住。「树的中心是老木头，活的在外面」，「硬的托着，软的长着」，这些话，一个种过树的人，不看任何理论，也说得出来。

这就是说，我这里用的，主要是**树**，不是**理论**。理论只是帮我把树的几句话，对到了这本书的几个字上。

还有两件事要交代，免得读的人以为我很有把握。

第一，树的图，是王弼的注给的，不是原文给的。原文只有「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八个字。树干树枝的解释，王弼是一种读法，我走了这一种，不意味着它是唯一对的。上面说过，还有一种「人的位置」的读法，它并不比树的读法差。

第二，树的图里有一个我没法解决的地方：**柔脆，本来就是容易断的。**「柔脆」的「脆」，在今天说话里，是一碰就断。嫩枝软，也脆，一场冰雹，嫩叶全打下来，新芽最先死。古时候的人，比我们更知道这一点：小孩子最软，也最容易夭折；刚发的苗，最软，也最怕霜。这一章只夸软的好处，没有说软的这一面。

所以我读「柔弱者生之徒」，会把它读成：**软的，是在做「活」这件事的那一类**，不是「软的更不容易死」。它说的是活着的状态，不是存活的概率。这个读法，我也不敢说是对的。是我为了让这一章不打架，而做的一个小小的退让。

### • 反过来想一想：硬的，真的都先死吗

到这里，我想替「硬」说两句话。因为这一章的口气，太像一个已经赢了的人。

「兵强则不胜」，是不是真的？历史上兵强而胜的，太多了。「木强则折」，是不是真的？风暴里，倒下的有大树，也有芦苇——芦苇被连根拔起的，一样不少。这一章的话，只能读成**倾向**，读成一种常有的走势，不能读成铁律。老子自己大概也知道，第六十九章说「哀者胜」，第六十八章说「善胜敌者不与」，他在兵上的话，一向是劝，不是预报。

更要紧的是，《庄子·人间世》里有一个故事：一个叫石的木匠，路过一棵巨大的栎树，那棵树大到可以遮住几千头牛，树干粗得要用「百围」来量，他连看都不看，说这是「散木」，用来做船会沉，做棺材会烂，做器具会坏，什么用也没有，所以才活得这样久。夜里这棵树托梦给他，说，你们说有用的树，结了果的被打下来，枝条被折断，都是因为有用，才不能活到头。

这个故事里，那棵树是**强大**的，而它活到了最后。它活得长，不是因为软，是因为没人要。

我把这个故事摆在这里，不是要驳老子，是要指出：**「硬的先死」并不是一条通行的规律，它依赖于一个条件：有人要用它。** 兵强，是因为兵要去打仗，所以会折；木强，是因为木有人要砍。一棵没人要的强木，不在这条规律里。

这样一来，这一章的头四句，就不能读成一条自然规律了。它更像是说：**当一个东西，要被拿去用、被拿去较劲的时候，硬的那一类，比软的那一类，更容易在较劲中断。** 这是一句关于「较劲」的话，不是关于「硬」的话。

这是我读到这里，最想补的一笔。因为一旦这样读，「坚强者死之徒」就不是在给世界分好坏，而是在提醒一个正在较劲的人：你手里这样硬着的时候，要想一想，你是不是正在较劲。

- **回落：这本书自己身上的一处**

现在做一件底稿要求的事：用这一章得出的判断，去解释这部书自己身上，此前解释不了的一处。

这本书开头就提了一个让人不舒服的事：《道德经》教人「复归」「归根」，可它自己，从来没有回到过任何一个原样。郭店本短，帛书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北大简分七十七章，王弼本分八十一章。每一代抄书的人，都在上面添了一笔。

读到这里，很容易觉得这是个讽刺：书教人回去，自己回不去。

现在有了这棵树，我觉得可以换一个说法：**这不是讽刺，这是它还活着的样子。** 一部书，如果有一天，所有的字都定了，不会再有人改一个字、换一种读法，它就成了「木强则折」的那一类：立着，很粗，里面是干的。

从这个角度看，每一个版本，是一圈年轮。郭店本是一圈，帛书是一圈，北大简是一圈，王弼本又是一圈。里头的圈，我们回不去了：郭店那些竹简上的人，怎么读它，我们只能猜。

而王弼本，在后世，成了最硬的一圈，也是最粗的一圈：八十一章，一个整齐的次序，一套官方的注，后来还有皇帝的御注，越来越硬，越来越像「经」。它是不是「死之徒」？

按这一章的最后一句：不是的，它是**强大处下**。它是树干。正因为有了这个整齐的、稳定的、被无数人背诵的八十一章，后来的人才有一个站得住的地方，去读帛书，去读竹简，去在上面长出新的读法。

我觉得，这解释了那个让我想不通的事：这部书一直在被统一（定本、分章、作注、立为经），也一直在被松开（出土、对勘、重读）。这两件事，不是一对敌人，是树干和枝条。

但这棵树，也有一个让我不舒服的地方。我不想为了圆满，把它藏起来。

**年轮的比方，好像把所有的改动，都说成了「长」。** 可有的改动，不是长出来的，是被伤出来的。第一章的「恒」改成「常」，通说是为了避汉文帝的名讳。这不是书自己长了一圈，是一只手，从外面按在它身上，改了一个字。那个字后来变成「三纲五常」的「常」，一直用到今天。

树上也有这样的圈，叫伤疤。树被砍过一刀，长回来，那一圈是歪的，里头有一个结。结很硬，不是活的。

所以回落到这里，我只能说：**每一层，都可能是年轮，也可能是伤疤。** 光靠「强大处下」这一句，分不出来。这需要一个一个字去看，而这，也就是这本书要做的事。

## • 放回日子里

有一类人，我们都见过：年纪大了，说一句「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这句话，有时候听了让人安心，有时候听了让人心里一沉。安心的时候，说的是：我有我的底，我不会随风飘。心里一沉的时候，说的是：你们别指望我变了。

两样话，是同一句。区别在于：**说这话的人，最外面那一层，还有没有在长。**　　底子硬，不是坏事，那是树干。可如果连最外面也硬了，那就只是在立着。

我们对孩子、对自己、对一家店，常常都会问同一个问题：硬的在下面吗？软的在上面吗？最上面那一点，还是新的吗？

下面三个场地，不同的人，不同的难处，我想看看，同一句话在里面怎么走。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这一节，我写成八节游泳课。

设想有这样一位男士，四十二岁，在一家物流仓库做管理。他一辈子没学会游泳。去年夏天，带女儿去水上乐园，他站在齐腰深的水里，看着女儿在远处扑腾，心里有点不是滋味。秋天，他报了一个成人游泳班。

教练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姓冯，说话很快，不爱绕弯子。

**第一节课。**　　冯教练让大家抓着池边，把脸放进水里，憋一口气，数五个数。这位男士把脸放进去，数到三，猛地抬起头，呛了一口。冯教练说：「放松。」

他说：「我很放松啊。」他的肩膀紧紧地耸在耳边。

**第二节课。**　　练漂浮。冯教练让他面朝下，抱着一块浮板，蹬腿。他一蹬腿，下半身就往下沉。越使劲，越沉。冯教练说：「别用力，放松。」

他说：「我已经没用力了。」实际上他的下巴绷得很紧，腿在水里像两根木头。

**第三节课。**冯教练换了一种说法：「你把重量交给水。」

他不懂什么叫「把重量交给水」。他试了几次，每一次，身体都在水里死死地绷着，像一个怕被摔的人。他下水之前，其实把「放松」当成了一个任务，像对一个没做完的作业：我必须放松。可是一个要「完成放松」的人，是放松不了的。

我想请您把这一段，放在这一章里看。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一个会游泳的人，在水里是软的，水才托得住他。一个不会的人，浑身僵硬，反而沉得更快。**僵硬，不是力气大，是在和水较劲。**

可冯教练前三节课的「放松」，说了三遍，都没有用。因为「放松」这件事，**不能靠命令得到。**一个人被要求软下来，他的软，就成了一种硬的软。

**第四节课。**　冯教练没有再说「放松」。她把这位男士带到浅水区，水到胸口，让他站着。她说：「你先站稳。脚踩着池底，感觉到了吗？」

他说：「感觉到了。」

「你随时可以站起来。你知道吗？」

他说：「知道。」

「那你现在，往后躺，我托着你的头。」

她把一只手放在他脑袋后面。他慢慢往后躺。肩膀还是耸着，但那天，他在水里仰着，大约有七秒，没有呛水。

这七秒，我觉得是这一章最好的注脚：**他的软，是在他知道自己随时可以站起来的时候，才有的。**　池底在下面，教练的手在下面，浅水区在下面。**强大处下。**

这时候冯教练做了一件事，我觉得挺聪明。她在第五节课上，不再讲「要领」，只让这位男士在浅水区干一件事：**什么也不做，仰躺着，看天花板上的**

**灯，数灯管有几根。** 数完，再数一遍。她说，人的脑子有事干的时候，身子就会自己松一点。

天花板上有十四根灯管，他数了三遍，数到第三遍，发现自己已经在水里躺了很久，没有注意。

**第五节课到第七节课。** 他一次一次，在浅水区，在教练的手，在池底的踏实之间，试着躺平。一次比一次松。第六节课，教练的手撤了，只是放在水面下，不碰他。他浮了十来秒。

教练后来对他说，他前几节课的毛病，不是不够松，是**力气放错了地方**：该稳的地方松垮着，该松的地方，像脖子和肩，反倒绷得紧紧的。她说，先把中间那一块稳住，两头才松得下来。（这是她的教法，我不是游泳教练，不敢说放之四海皆准。）

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是在第六节课那个晚上。他回到家，女儿正在沙发上看书，抬头看了他一眼，说：「爸，你最近走路怎么越来越不一样了？」

他问：「怎么不一样？」

女儿说：「以前你走路，肩膀这样，」她把两个肩膀耸到耳朵边，「现在松一点点。」

他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自己。他从来没有注意过，自己的肩膀，竟然是耸着的。

**第八节课。** 他在深水区，没有人扶，浮了二十秒。然后沉下去，呛了一口，爬上池边，坐在那儿笑。

那天，女儿在池边的看台上看着，没有喊加油，只是举着手机，拍了一小段。他爬上池边的时候，女儿已经拿着毛巾在等了。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沉下去的时候，笑了。」

他说：「我没注意。」

女儿说：「你以前学东西，都是皱着眉的。」

这一句话，比教练八节课里说的任何一句都准。

这一节想说的是：在教育里，**这一章教我们的不是「让孩子软一点」，是「先给他一个可以站起来的池底」**。一个孩子，一个成年的学习者，如果每一次试新东西，都觉得脚下没有底，他只会更硬。我们说的「放松」「别紧张」「大胆一点」，常常是在命令一个人变软，而一个被命令变软的人，是软不了的。

下面不是说所有的学习都要有人托着。我只是想说：**软，是长在硬上的**。先有一块能站的地方，才有敢躺下去的那七秒。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这一节，我写一年，按节日写。

设想一位父亲，四十六岁，妻子在去年年底因病去世。他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这一节我不写病，不写那一场告别，只写那一年之后的一年。

提醒一句：如果有人长时间睡不好、吃不下，或者情绪压得很重，该看医生就看医生，该找咨询就找咨询。下面是一个设想，不是办法。

**春节。**　他把家里的年夜饭做齐了。女儿吃了几口，抬头看他，他对女儿笑了笑，说：「吃吧，爸爸没事。」饭桌上，有一个位置，没有人坐，也没有人提。他想的是：我得坚强，我是爸爸。

**清明。**　他们去墓地。他站得很直，把花放下，点了香。女儿哭了。他拍了拍女儿的肩，说：「别哭，妈妈不喜欢看你哭。」他自己的眼睛是干的，下巴咬得紧紧的。回家的路上，女儿一句话也没说。

**初夏，女儿的生日。** 他订了蛋糕，请了她的两个同学。大家吃完散了，女儿在房间里收拾东西，他听见里面一直没有动静。推门进去，看见女儿坐在床边，手里攥着一张旧照片。他站在门口，说了一句：「早点睡。」

那天晚上，他在客厅坐到很晚。他发现自己的肩膀，从春节起，一直是耸着的，脖子后面像压着一块板。他吃饭很快，几乎不尝味道，晚上睡一阵醒一阵。他对自己说：这是累的。

我想请您听听，这一章在这里说什么。

「其死也坚强。」这位父亲，在一整个春天里，**努力把自己变成一块木头**。不哭，不说，不倒，不示弱。他以为这是「坚强」，是对孩子的保护。可是回头看，家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冷。女儿也学会了，在他面前不哭，躲到房间里哭。他们两个人，隔着一堵「坚强」的墙，各自难过。

他教给女儿的，不是「怎么扛」，而是「怎么不说」。

**中秋。** 桌上摆了月饼。女儿突然问了一句：「爸，你是不是都不想妈妈？」

他愣住了，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

他想说：怎么会。可他喉咙里，像堵着东西。过了好一会儿，他说：「想。」

他只说了一个字。女儿看着他，说：「那你为什么都不哭？」

他说不出话。

那天夜里，他在厨房里削苹果。他们家的习惯，削苹果是妻子的活，她能把整个苹果的皮，削成一条不断的长带子。他从来学不会。那天他一个人在厨房，一个一个地削，皮断了又断。削到第三个，手一抖，刀在拇指上划了一道，不深。

他拿起那个断了的苹果皮，站在水池边，忽然没有力气了。

女儿站在厨房门口，看见他的背在抖。她没有说话，走过去，从后面抱住了他的腰。

这个晚上，两个人在厨房站了很久。

我不想把这件事写成一个「哭出来就好了」的结局。哭了，不会就此好起来，第二天，还是要早起，做饭，送她去学校，上班。可我觉得，那一晚，这个家里，有一个什么东西，**从死的那一类，往活的那一类，挪了一点点**。

**秋天，开学以后。** 他的肩颈酸了大半年，晚上还是睡一阵醒一阵。一个周末，他自己去医院做了一次检查。医生看了，没有发现什么要紧的毛病，说压力大、作息乱的人常是这样，让他注意休息，晚上尽量早点睡，要是一直睡不好，下次再来。他拿着单子出来，在医院门口坐了一会儿，忽然觉得有点荒唐：他对孩子说「没事」说了大半年，自己倒是第一回，对自己的身体问了一句「有没有事」。

**冬天。** 他们去了一次学校的心理老师那里，不是因为出了什么大问题，是女儿的班主任说，学校有这个服务，不妨去聊聊。父亲陪着去了。他在门口等，等的时候，他想，这在去年冬天，是他不会做的事。

他后来的日子，也不是全软下来了。他每天早上还是五点半起床，做早饭，送孩子，雷打不动。这个「硬」，他一直留着。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硬，是对的。** 一个家里，要有一个稳的地方：固定的饭点，固定的接送，固定的星期六晚上去买菜。那是树干。

他错在春天里，把整棵树都变成了树干，连最上面一层，也不让它软。

「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硬的日程，在下面托着；眼泪，说不出口的想念，在上面，是软的，是脆的，是最容易被伤的新芽。**孩子需要的，是下面有一**

**个稳的爸爸，上面有一个会掉泪的爸爸。**　只有下面，那就是一块板；只有上面，那就是塌的。

我还想再补一个小细节：那一晚以后，他在厨房里放了一把专门削苹果的小刀。第二年的春节，他又试着削了一次，这回，皮没有断，一条长长的，垂下来，一直垂到案板上。女儿站在旁边数，数到一百二十几，皮断了。她笑起来，他也笑。那一笑，同一个厨房，和一年前站着抖的那个背影，是同一个人，也不是同一个人。

还有一句话，是给读到这里的人：如果您身边有人处在这样的一年里，别对他说「你要坚强」。这三个字，说出来是好意，听的人听到的，常常是：不许软。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这一节，我按周写一个月。

设想一家做了二十多年的代工鞋厂，在南方一个镇上，老板姓梁，五十岁。厂里有两条流水线，是他这些年的底：一条做运动鞋，一条做休闲鞋，都是给几个大品牌代工的，一个款式一次几千上万双，排得满满的。他的厂子，有一套严格的流程：下单、审单、采购、裁断、针车、成型、质检、包装，每一环都有人签字，三层审批，多一个环节都不行。这套流程，他花了十年才磨出来，次品率是同行里最低的。

**第一周。**　一个新兴的网络品牌，派人来厂里，想做一批小批量：三十个款式，每个款式，两百双。以前，他的厂子有一条规矩，每个款式最少三千双，低于这个量，机器调一次，不划算。

梁老板对来人说：「对不起，做不了。」

对方说：「你们隔壁那家厂，也说做不了，不过，他们说三个月后可以研究。」

梁老板说：「三个月？」

对方说：「我们等不了三个月，我们的款式，三个月后就过时了。」

对方走了。梁老板在办公室，把这句话想了一晚上。他想起来了一件事：他的邻居，镇上最大的那家代工厂，规模是他的四倍，流水线上百条，规矩是每款起订五千双。这家厂这两年，订单少了三成，老板最近一直在叹气。梁老板想：兵强则不胜？

这一句，他不是读过书才想起来的，是在酒桌上，听别人说过。

**第二周。**　梁老板召集了几个管事的，开会。财务总监说：「不能接。小批量，成本高，利润薄，还会影响现有生产线的效率。」生产主管说：「流程改不了，改一环，整条线都乱。」品控主管说：「次品率会涨。」

三个人说的，都对。梁老板听着，没有反驳。他忽然意识到，这三个人讲的，都是「硬」的好处：成本低、效率高、次品少。这些，都是他这些年一点一点垒起来的。他想的是：这些，都是树干。

可树干上，需要有新枝。

他最后做了一个决定，是他自己也觉得不太稳的决定：保留现有的两条线，一条不动。另外，再辟出一个小车间，六个人，一个老班长带着，做小批量。

**第三周。**　小车间开工了。老班长姓吴，在厂里干了二十年，是个手很巧的人。梁老板给了他一个特权：这个车间，不走三层审批，吴班长一个人签字就行；订单少，可以灵活调；一双鞋，可以跟客户直接沟通改版。

财务总监很不高兴，说：「这样没有规矩了。」

梁老板说：「这六个人，规矩不一样。可是他们的**底**，要和大线一样：材料从大线的采购走，质检用大线的标准，次品率的底线，不能降。」

他反复强调这一点：**软的，要长在硬的上。**　采购、质检、品牌的信誉，是树干；小车间的灵活，是枝条。枝条可以随时改，可以随时被剪，可是枝条的根，必须扎在树干上。

这一周里，还出过一件小事，我觉得值得记。有一天下午，客户在微信里说，某个款式的鞋舌，想从黑色改成深灰，明天一早要看样品。按大线的规矩，改色要走变更单，审批、采购、通知车间，一个来回，最快三天。吴班长看了一眼消息，没有去找任何人，直接去库房翻了一遍边角料，找到一卷深灰的，下午就缝了一双，晚上七点，样品放在客户的快递里发了出去。

大线的质检主管，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姓朱，听说了这件事，很不高兴，把梁老板堵在走廊里：「你让他们不按规矩，将来大线的人也会学。」

梁老板说：「老朱，你的规矩是我们的底，我不动。但小车间，他们是**枝条**，不是树干，不一样。」

老朱说：「我不懂什么枝条树干。我只知道，一旦开了口子，就难收。」

梁老板没有反驳。他知道老朱说得有道理。这个口子，确实是个风险。他只是回了一句：「所以我们得盯着：小车间的口子，不能漏到大线上去。」

**第四周。**　第一批小单，三十个款，每款两百双，交货。有七个款，晚了三天。有两个款，客户收到后说颜色不对，要返工。小车间这个月，亏了。

财务总监拿着报表，找到梁老板，说：「看，我说什么来着。」

梁老板看着数字，沉默了一会儿。他说：「亏多少？」

「一万八。」

「一万八，我们大线一天的利润，是多少？」

财务总监说了一个数，比一万八大得多。

梁老板说：「再亏三个月，看看。」

我不想把这个故事写成圆满的结局。三个月后，小车间能不能盈利，我不知道。设想里，我没有告诉您。因为这一章里有一句话，我越读越不敢轻易放过：**柔脆**。　小车间是软的，也是脆的。一场风，它先倒。它不是一个「更好」的东西，它只是一个**还会长新枝**的地方。

在事业里，这一章教我的，是另一个方向的提醒：很多人读到「柔弱胜刚强」，就觉得要把整个公司变软，把规矩全撤掉，大家自由发挥。那就错了。**强大处下**。　梁老板的大线，一条不动，那是树干；他在上面，才敢辟出一个软的小车间。

反过来，一个什么都是硬的公司，可以活很久，立得很粗，可是新长出来的东西，一点也没有。邻居那家厂，规模是他的四倍，可它没有一个小车间。

兵强则不胜，不是因为兵强，是因为兵只有强。

带走的话

**活着的东西是软的，死了才硬。可硬的不是敌人：硬的在下面托着，软的在上面长，别把它们摆反。**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哪一环？**「柔」，也碰到「复」：回不到最里的一圈，只能接到还在长的那一圈。头四句贴得太顺，我加了戒心。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软的活、硬的死，靠的是一条「坚强者死之徒」的分类；可最后一句「强大处下」又把这条分类拆了，换成摆放。教的和靠的，在同一章里换了一次主意。

◆

77

第 77 章

# 弓是弯着才有用的

>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马王堆帛书的写法，有几处和通行本不一样（据通行的帛书校勘本，字已改成今天的字）：

> ……故天之道，损有余而益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孰能有余而有以取奉于天者，唯有道者乎。是以圣人为而弗有，成功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见贤也。

三处值得记一下：通行本的「补不足」，帛书写「益不足」；通行本的「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帛书写「为而弗有，成功而弗居」；还有那句「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帛书的写法大致是「奉于天」，奉的对象不同。最后这一处，整理本的读法有出入，我不敢拿它立论，只记在这里。

郭店本没有这一章。不过郭店本从第六十七章起整块都没有，所以这个「没有」说明不了什么，我们不拿它当话柄。

## ◆ 先看那个问号

这一章的头一句，是个问句：**「天之道，其犹张弓与？」**

《道德经》里大半是断语，一句一句落地有声。像这样先问一句的，不多。老子在这里是端着一张弓，问你：天道，是不是有点像拉弓？

我得先老实说一句：我不是做弓的人，也没有真的开过一张硬弓。下面讲「张弓」，只能照字面和常识去讲，讲错了，请懂弓的人指正。

张弓，是把弓弦挂上去、把弓拉开。弓这个东西有意思：它一整根都要受力，上头一段、下头一段、当中握的地方，该弯多少，不是随便的。哪头弯得太过，哪头太直，射出去箭就偏，弓也容易折。所以上弦、调弓，是一件细活。「高者抑之，下者举之」，高了的压下来一点，低了的抬起来一点；「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多出来的减一点，不够的添一点。

读到这里，每一个人都点头。这是一个人人都见过的道理：**调整，是为了合适**。

接下来老子把这件事放到「天道」上：「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天道，就是这样调的。山高了会被风雨削，洼地会被水填；热的东西会散热，冷的东西会收热。这样说，没有人反对。

可是下一句，老子的口气变了：

**「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人的做法反过来：**把本来就不够的拿走，送给本来就有余的**。

这一句，今天读起来，一点也不陌生。有一个社会学上的说法，叫「马太效应」，名字来自《马太福音》里的一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一九六八年，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 Merton）用它来描述科学界的一种现象：名气大的人，同样的成果更容易得到承认；名气小的人，同样的成果却容易被忽略。名声越大越容易得名声，这就是「损不足以奉有余」。

两千多年前的老子，没有这个名字，但他看见的是同一件事。

## ◆ 这一章，不是「天会替你找平」

读到这里，很容易得到一个安慰的结论：**天道会自己调平，人只要顺着它就好**。

我劝您先别接这个安慰。

因为原文的重心不在前面，在中间那个问句：**「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谁能够把自己多出来的拿出来，送给天下？只有「有道的人」。

注意这个句式。如果天道真的会自动调平，那就不必问「谁能」了：它自己就做了。偏偏老子问了，还回答：只有极少数人。这等于是在承认：**天之道是一回事，人几乎做不到是另一回事；人手里一旦有了「有余」，就倾向于攥着，再往上添**。

所以这一章不是在给人安慰。它更像是在指着一张拉得歪歪扭扭的弓说：看，天道想把它调正，可是人一直在往歪的那头使劲。

这是第一个要老实读的地方。

## ◆ 扎手处一：调平，还是抹平

第二个地方，才是真正扎手的。

「损有余而补不足」，听上去像是**拉平**：高的削下来，低的垫上去，最后大家一样齐。魏晋时的王弼给这一章作注，里头有一句：「是以圣人不欲示其贤以均天下。」他用了一个「均」字：让天下均。

可是请您回想这本书一路读来的东西。导论里说过，这本书批的是「统」：把丝都攥住，拽成同一个方向、同一个高度。如果「损有余补不足」的意思，是

把一切削成一样齐，那它就是一种统。《道德经》第一章刚说「非常道」，这一章却在推一个人人一样高的天道，两头对不上。

那该怎么读？

我想从那张弓本身找线索。

弓拉开的时候，是**弯的**。它最后不是被调成一根直棍，而是被调成一道合适的弧。上端有上端的弯，下端有下端的弯，当中握把有握把的硬。每一处受的力并不一样，但每一处都受着力，一处用力，别处跟着动。**弓的「平」，不是每一处都一样，而是每一处都接上了力。**

这样读，「损有余、补不足」的意思就变了：

- 抹平的读法：把东西削成一样多。
- 接上的读法：本来堵在一头的东西，要能流到另一头去。

前者的结果是整齐，后者的结果是不堵。

顺便记一笔：「张」这个字，在《道德经》里还会再出现。第三十六章已经读过「将欲歙之，必固张之」，也是一个「张」。那一章最容易被读成权谋，教人先给对方松一松，再收紧。这里的「张弓」，和那里的「张」，是不是同一只手？我不敢说。只是提醒您：同一个字，换了一个邻居，口气就可能完全不同。

两种读法，我都不能说谁是老子的本意。原文只有这十几个字。可是有两样东西帮着我，倾向于后一种。

第一，通行本写「补」，帛书写「益」。「补」，像是有一只手拿着东西去填窟窿，带着一点「外面有个人在管」的味道；「益」，是水涨起来的那个「益」，是自己流过去、满起来。哪一个字更早，我不知道，学者们也不一定有定论。但这个小小的分别提醒我：**同一句话，既可以读成「有人来调平」，也可以读成「东西自己能流」。** 这两种读法，对应的是两种很不一样的世界。

第二，是这一章的最后一句。

## ◆ 扎手处二：「不欲见贤」

**「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圣人做了事，不靠着它；成了功，不占着位子；他不想显出自己贤能。

前两句，是《道德经》里反复出现的话，读多了容易滑过去。最后一句「不欲见贤」，值得停一下。

为什么不想显出自己贤?

设想一下，真的有人去做「损有余、补不足」这件事。把多的拿出来，送给少的。那么这个人站在什么位置上？他站在**所有流动的中间**。多的东西从这里过，少的东西从这里领。过手的时候，他手里就攥了线头：谁多谁少，他说了算；谁该给谁，他定的。他一不小心，就成了新的「有余」：权力有余，名声有余，大家的感激有余。

这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搞平衡的人，最容易变成最不平衡的那个点**。

所以老子最后加了一句「不欲见贤」。我读到的是：真要调这张弓，调的人自己，不能成为弓上最紧的那一处。

这和第三章「不尚贤」遥遥相对。第三章是「不要把贤抬出来当样子，大家就不会争」；这里是「调整的人自己也别立成一个贤的样子」。两处都在拆同一个东西：把「贤」立成唯一的标准，再让所有人去够。这个线头，在第三章那里就拴着了，读到这里，请您回头看一眼。

## ◆ 把「有余」这个词再拆一下

下面，是这一章该放字母的地方了。我是从「不欲见贤」这一句出发的，请您看每一步从哪里来。

「贤」，是名声，是被人看作「好」。名声不是粮食，不是钱，是**一种说法**，是别人嘴里对你的叫法。

于是「有余」这个词，一下子宽了。我们平常说有余，想到的是钱粮，是力气，是手里的东西。书里把这些叫作「劲儿」一类的东西（术语叫能量，写作E3）。可是「不欲见贤」告诉我们：**说法也可以有余**。一个人的话比别人的更算数，一个人的名字比别人的更响，这也是「有余」（术语叫信息，写作E2）。

这样，这一章里的「损有余、补不足」，就在两处同时发生：

一处是劲儿：粮食、钱、位置，从多的地方流到少的地方。一处是说法：谁的话算数、谁被看见，从响的地方让一些给不响的。

最容易出的问题，是**劲儿调平了，说法没调**。分钱的人，自己赚了一个「大善人」的名声。那么劲儿上的有余，换成了说法上的有余。账面是平了，土还是歪的。

「不欲见贤」，是在说：两处都要放。

我只敢说到这里。再往下说，比如说这和「根」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就是在为这套读法硬找出路了。事实上，如果把上面所有的字母和术语都拿掉，这一章的论证是站得住的：**调平的人自己别成最大的那一头**。　　它就是一句成熟的老话。

这是我要特别告诉您的：**这一章，我觉得套得有点顺**。　它几乎不需要这本书的任何框架，就能读得很好。

### ◆ 它在《道德经》里不孤单

还有一个旁证，是提醒您别把这一章看得太「老子」。

《周易》谦卦的《象传》说：「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裒，是取；「裒多益寡」，是把多的取一些，加给少的。又，《彖传》说：「天道亏盈而益谦。」

你看，这不是《道德经》一家的话。「减多添少」，是当时好几家都在说的一个大道理，儒家的经典里也有。所以这一章，是整本《道德经》里**最靠近大家共同话语**的地方之一，不是它最特别的地方。

那它特别在哪？特别在最后三小句——「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周易》说的是「君子以裒多益寡」，一个君子去做；《道德经》接着追问：做的那个人，怎么办？别的书讲调平，这本书多问了一句：**调的人，怎么不变成新的那一头。**

如果非要在这一章里找「根」的影子，我找到的就是这半句。其余的，是一个好道理，我不敢硬说它是什么发现。

## ◆ 放回日子里

天要调，人偏反着调。老子说得很干脆，可是日子里，我们谁都不是在「天道」和「人道」之间二选一。我们是每天站在一张具体的弓前面：一间课堂，一张饭桌，一家小店。这张弓已经歪了，手里的这根线，往哪头使劲？下面写三处。三处都不是证明，只是借这一章的意思，看看它在日子里长什么样。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退休的语文老师，姓焦，在社区「四点半课堂」当志愿者。每天下午孩子放学，没人接的就到这间屋子里来，写作业，也有人带着书看。焦老师每周四下午带一节「读书会」，八九个孩子，围着两张拼起来的桌子。

头两周，她就发现了这张桌子的形状。

有个男孩，叫他小宇，十岁，嘴快。老师刚念完题目，他的手已经举起来了，答案已经在嘴边，常常答对，也常常答偏，但从不冷场。另有个女孩，叫她小禾，九岁，坐在桌角，从来不举手。老师叫她，她站起来，低着头，说「我不知道」，坐下。

按《道德经》这一章的说法，小宇是「有余」，小禾是「不足」。焦老师当然不会这样想，她只是觉得难受：一屋子的话，都被小宇一个人说完了。

她先做了一件很多老师都会做的事：**损有余**。第三周，她宣布一条规则：小宇，你先别抢答，等别人说完你再说。

小宇听了，肩膀一垮，坐下去。那一节课，他一句话也没说，眼睛看着窗外，手里的笔把作业本的角一下一下戳出了一个小洞。下一周，他开始迟到。再下一周，他说「我今天作业多」，没来。

焦老师后来想明白了一件事：**她削了一头的高，可是没有把那些东西送到另一头去。**　小宇的话被削掉了，削掉的那一份，没有变成小禾的话，只是散在空气里。屋子变安静了，但这个安静，是死的安静。

她又试了第二种做法：**平均**。每人每节课说三次，谁也不多谁也不少。她在黑板上画格子，说一次画一个圈。

小宇三次，三下就说完了，说得很敷衍，因为他知道说完就不能再说了。小禾也说了三次，每次都是站起来、念一句书上现成的话。三个圈画满了，格子很整齐。可这一节课有什么东西没有了，焦老师说不上来，只觉得「像是在交作业」。

这两次，都是把人当成了「一样高」的东西去齐。第一次削，第二次分。

第三种做法，是她偶然撞上的。

那天下午，她手里正好拿着一根短竹尺，包了一圈红布条，是用来在书上指字的。小宇又抢着说话，她下意识地把竹尺往他手里一塞：「好，你先说。说完，把这根尺子递给一个人，由她接着说。」

小宇愣了一下，说了他的答案，说完，拿着竹尺左右看。他看了一圈，递给了坐他对面的一个男孩。

「那个男孩说完，也得递。」焦老师说。

于是这根竹尺在桌子上走了一圈。这一圈没有走到小禾。但焦老师发现了一件事：小宇说完话，要想一想递给谁，这个「想一想」，是他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他以前的话，是往外冲的；现在他的话得**停在一个地方，把尺子送出去**。

可是竹尺走起来之后，又冒出一件焦老师没有料到的事。

桌上有个胖胖的男孩，平时说话慢吞吞，从不抢。这回竹尺到了他手里，他一下子攥得很紧，说了一大段，说完了不递，又补了一段，补完了还不递，眼睛亮亮的，像是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话有人在等。焦老师看着，心里「咯噔」一下：**这根竹尺，自己成了新的「有余」**。　谁攥着它，谁就有话；它从一件让话流动的东西，变成了一件让话堵住的东西。

她没有立刻去夺。她在黑板边上放了一只小沙漏，三分钟，沙漏漏完，不管说没说完，竹尺必须动。那个胖男孩有点不乐意，嘴噘了一节课，下一周却自己先去翻沙漏，翻得很认真。

调弓的人，真的要时时盯着自己手里的那一件工具。工具一旦成了好东西，就会被人攥。

第六周，他把竹尺递给了小禾。

小禾看着竹尺，没有接。小宇举着，举了五六秒，对她说了一句话，这句话焦老师后来一直记得：

「你上回画的那个，我想知道是啥。」

原来前一周，小禾在一张作业纸的角上画了一只鸟，被小宇瞥见了。没有人教他这样问。他只是嘴快惯了，嘴快的人，也有一点好奇。

小禾接过了竹尺。她说：「是喜鹊。」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也是三个字：「它在叫。」

那是她在这间屋子里说的第一句不是书上的话。

要是第六周小宇递过去的时候，小禾还是不接呢？焦老师说，那也不要紧，竹尺可以先放在桌上，谁想拿谁拿。不接，不等于没有听见；有些孩子要先听上十几次，才肯说第一句。老师能做的，只是别让那个「不接」变成一次丢脸。

这个故事我不敢说成「有余补不足」的胜利。后面还有几节课，小禾仍然会沉默，小宇也不是每次都记得递。有一次，小宇的妈妈来接，对焦老师说：「我家孩子回家说，这个星期老师老让他等。」焦老师没有解释太多，只是笑笑。她知道，小宇的「有余」并没有被拿走，他仍然是屋子里话最多的人，只是他嘴里的话，多了一个出口。

回到这一章。**「损」在这里没有用，「平均」也没有用。**　有用的是什么？是小宇的「有余」本身，被接上了小禾的「不足」。他的嘴快，没有被削，只是多了一个去处；她的沉默，没有被逼，只是多了一个来处。

对照原文，「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在这里没有谁被抑，没有谁被举，是**一根竹尺把两头接在了一起**。

这当然不是说，所有爱抢答的孩子都应该这样处理。有的孩子需要的恰恰是被拦一下。我只是借这个下午，看看「调平」和「接上」差在哪里：前者是老师的手在使劲，后者是老师让两个孩子之间有了线。

- **健康里的这一章**

一顿年夜饭，四十分钟。

设想一家三代，七八口人：奶奶八十一，爷爷去世早；爸爸、妈妈；十三岁的男孩；还有爸爸的姐姐一家。这里只写桌子靠近奶奶的这一头：奶奶、妈妈、男孩，还有爸爸。

**六点十分。** 菜上齐了，红烧肉、清蒸鱼、一盆炖白菜，一锅鸡汤。奶奶胃口这两年一直不太好，吃得少，牙也不行，咬不动肉。男孩长得正快，一年蹿了八公分，永远喊饿。妈妈这半年在控制体重，每顿饭前要在心里默默算一下。

爸爸是这顿饭的「主持人」，他喜欢把东西分得公平。他拿起勺子，给每个人盛了同样大小的一碗肉：奶奶一碗，妈妈一碗，儿子一碗，自己一碗。

这是「人之道」的一种好意的样子：一视同仁。

**六点二十。** 奶奶看着碗里的肉，没有动。她拿起筷子，夹起一块，放进孙子的碗里。「你吃，你吃，奶奶牙不好。」孙子说「奶奶你吃」，奶奶说「我不爱吃」。

这就是原文那句话：「损不足以奉有余。」奶奶是那个「不足」，她把自己最需要的东西，让给了正在长身体的孙子。这不是坏事，这是爱。可是桌上的结果是：孙子碗里两份肉，已经吃得有点腻，奶奶碗里的饭只剩半碗。

**六点三十。** 妈妈看出来了。她想「补不足」，于是把儿子碗里的一块肉夹回奶奶碗里：「小孩子吃多了不好，你也得吃。」

奶奶脸色一沉。「我不要，我吃饱了。」

这一下，桌上的气氛有点僵。妈妈本是好意，可她这一夹，等于当着一桌子人，说了奶奶「吃得不够」。奶奶的面子、孙子的面子，一起被她夹了一下。

我想在这里停一下，因为这件小事，把这一章的两个读法，原样摆出来了。

爸爸的「公平」，是抹平；妈妈的「夹回去」，是一只手伸进去调。两种都是好意，两种都出了一点问题。问题不在好意，在于它们都假定：**桌上有一个人来决定谁该吃多少**。

**六点三十五。**　坐在旁边的姑姑，看出了僵局，她没有说话，起身去厨房，拿出来一个小碗，装了一碗鸡汤，把鸡肉撕成细细的丝，放了几根青菜，端到奶奶面前。

「妈，这个您尝尝，我炖得烂。」

奶奶低头看了看，拿起勺子，喝了一口。又喝了一口。

姑姑做了什么？她没有「损」谁，没有「补」谁，也没有说「您要多吃点」。她只是把一样东西**换成了奶奶吃得动的样子**，端到她面前。

**六点四十。**　爸爸端着汤碗，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他刚才的「一人一碗」，是想让大家都不吃亏，结果一桌子人，只有他自己觉得这件事很公平。后来洗碗时他问妈妈：「我刚才是不是盛错了？」妈妈想了想，说：「没盛错，是盛完了就不该再管了。」一碗一样的肉，只是个起点；有人不够，有人太多，是起点之后的事，要靠桌上的人自己伸手去调，不能指望盛的那个人一次盛对。

**六点四十五。**　男孩吃完了，要添饭，爸爸去盛，这次不是一人一碗，而是**每个人自己说添什么**。奶奶说再来点汤，男孩要饭，妈妈要了一点菜。

**六点四十八。**　收盘子的时候，妈妈发现一件小事：这一顿饭，她自己碗里的鱼，一筷子也没有动。她在「控制」，也在「让」，鱼肚子那块最嫩的，她早早夹给了儿子。她的「不足」，没有人看见，连她自己也没有看见。奶奶倒是看见了，用筷子点了点那盘鱼，对她说：「你也吃一口，大过年的。」妈妈吃了一口。她后来说，那一口鱼，比前面所有的「算一下」都让她踏实。若是真的需要长期控制体重，该去问问医生或营养师，不必只靠一顿饭里的暗暗较劲。

**六点五十。** 饭吃完了。

这顿饭里的「弓」，是被谁调的？表面上，没有人调。但它被调了：不是削高、也不是垫低，而是桌子上的东西，开始往它们自己用得上的方向流。

再说一个细节。奶奶那天把假牙摘下来，放在手边的小碟子里，吃汤的时候戴上，吃肉的时候摘下，来回几次，自己觉得难为情。姑姑那碗撕成丝的鸡汤，之所以有用，还有一个原因：碗里没有一样东西需要「咬」，奶奶不必在一桌人面前摘牙、戴牙。**让人吃得下，有时候不在于多给一份，在于少去一道让人难堪的关。**

在健康的事情上，这一章特别值得注意。**家里最需要照顾的人，往往是最先把自己的那份让出去的。** 奶奶让肉，爸爸熬夜让觉，妈妈让饭、让体检的时间。这一类的「损不足以奉有余」，不是别人拿走的，是自己让出去的。它藏得很深，因为看起来全是美德。

老人胃口持续变差、体重变轻，或者牙口、吞咽有了问题，这不是一顿饭能解决的事，**该看医生就看医生。**这个故事讲的只是饭桌上的那一小段：怎样让该吃的人吃得下，又不让谁在桌上丢面子。

回到这一章，「不欲见贤」在这里是什么？是姑姑端汤的时候，没有说「我知道妈您吃不动」，没有当着一桌人说她多会照顾老人。她把汤端上去，回自己座位，继续吃饭。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美发店的老板娘，姓顾。店在小区门口，四把椅子，一位老师傅，两位中年的发型师，还有一个学徒小颜，十九岁。

顾老板娘有一本排班本，红皮的，每天一页，一格一格写着预约。她每个月底翻一遍，翻到十一月，看出一个怪事：老师傅的格子，写得满满当当，一天十

来个熟客；两位发型师，也排得七八成；小颜那一栏，空的。整整三个月，几乎全是空的。

原因很简单。熟客都认老师傅，新客人进门，也多半指名要老师傅。老师傅手快，剪得稳，客人放心。小颜呢？她洗头洗得不错，可是没有人愿意让一个十九岁的小姑娘动剪刀。

这就是原文那句话在小店里的样子：**熟客越多，越有熟客；没有熟客的人，越没有熟客。**　　钱也一样：老师傅的提成越拿越多，小颜的底薪，几乎一年没动。

顾老板娘开始想办法。

**第一种办法，是「损有余」。**　她宣布：从下个月起，老师傅每天最多接八个熟客，多出来的，转给小颜。

老师傅听了，没说话，当晚多喝了一杯。第二天，有两位老客人走进店，老板娘说：「今天老师傅排满了，让小颜给您剪？」客人愣了一下：「那我改天再来吧。」走了。

走了两个，一周之后，走了七八个。老师傅的收入少了，小颜的客人也没多起来。老师傅心里有个疙瘩，嘴上不说，下刀的时候，手比以前紧了一点。

**第二种办法，是「平均」。**　她改成按人头轮着接新客，谁排到谁。但有些客人进门时就说「我要老师傅」，她又不能硬塞，只得把这个规则改成「新客轮着接，熟客随意」。这一改，其实什么也没改。

**第三种办法，是她后来才想到的。**

有一天，她看见老师傅给一位客人做完剪发，要吹风、做造型，那是最花时间、最考手艺的一段，老师傅一边吹，一边要和客人聊天。客人每次来，最想见的就是这一段：聊天加造型。

她灵机一动，在排班本上，在小颜的名字旁边，添了一个字：**「吹」**。

她跟老师傅商量：「您剪完，客人洗好之后的那一段，让小颜来吹。您站在旁边看着。吹完了，您收尾。客人付的钱，这一段我给小颜算一份提成。」

老师傅想了一会儿，说：「行，只吹，别的我来。」

头一个月，没有任何变化。第二个月，有一位老客人说：「这小姑娘手还挺轻。」第三个月，有位新客人，是被小颜的吹风「认」下来的，说：「下回还找她吹。」

排班本上小颜那一栏，终于出现了字。

这里面，老板娘做的事情是什么？她没有削老师傅，没有硬塞给小颜，她做的是：**在一个活里面，找到一个缝，让有余的一头，能把一小段交过去**。 老师傅没有损失一个熟客，但他有了一个徒弟。熟客没有被换掉，只是在他们习惯的那一整段服务里，多了一张新脸。

半年之后，排班本翻到了新的一年。小颜那一栏，已经不再是空的：有的日子三四个，有的日子七八个，字迹是她自己写的，圆圆的，「吹」字后面，慢慢多出了「剪刘海」「修鬓角」这样的小活。顾老板娘看着这本子，有时会想，如果当初直接用一条规矩「每个师傅必须带徒弟」，会怎样？她估计，老师傅会照做，做得一丝不苟，也恨得一丝不苟。规矩立得越硬，被削的那一头越会在暗处把东西收回去。

老师傅那一头，也有他自己的账。后来顾老板娘才从旁人嘴里听到：老师傅年轻时是被他的师傅「藏着」的。那个年代，学徒三年，只许扫地、洗头、递毛巾，剪刀碰都不让碰，师傅怕徒弟抢了自己的客。老师傅是偷看着学会的。他当年发过一个愿，以后绝不这样对徒弟，可真到了自己手里攥着一屋子熟客的时候，他才发现，「不藏」原来也要付钱的：每交出去一段，他心里就空一点。他

说的「只吹，别的我来」，是他能交出去的底线，不是小气，是他自己也在摸这条线。

我得把这个故事讲完整。后来还是出了一件事：一位发型师觉得老板娘偏心，因为小颜有了「吹」的提成，她自己的活没有变，却觉得被抢了位置，年底走了。这件事是真实的代价。**接上，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的；调弓的时候，总有一处会响。**

这一章的最后一句，在这个故事里，也有影子。顾老板娘没有在店里贴「我们鼓励新人」的标语，没有开会宣布「本店实行传帮带」。她只是在本子上写了一个字。「不欲见贤」，有时候就是：**不去把这件事做成一个值得被表扬的制度。** 一旦做成了制度，老师傅就成了「被要求的人」，小颜就成了「被照顾的人」，两个人之间的那一点自然的东西，就没了。

带走的话

**带走的话好的调整，不是把东西削成一样齐，是让堵在一头的东西能流到另一头；调的人，自己别成新的一头。**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一、分、柔、统、复里的哪一环？**主要挨着「柔」，边上碰到「统」（抹平的那个读法）。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减多补少；靠的是弓那样的接力，和最后那半句「不欲见贤」。

◆

78

第 78 章

# 人人都知道的事

>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

马王堆帛书的写法，有几处不一样（据通行的帛书校勘本，字已改成今天的字，「邦」字保留）：

>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也，以其无以易之。水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弗知，而莫能行也。故圣人之言云：曰受邦之诟，是谓社稷之主；受邦之不祥，是谓天下之王。正言若反。

五处小差别，后面会一处一处用到：（一）帛书的结论里直接写了「水之胜刚」，水的名字出现了第二次；（二）通行本的「圣人云」，帛书是「圣人之言云」；（三）通行本的「垢」，帛书写「诟」；（四）通行本的「社稷主」「天下王」，帛书中间多一个「之」字，语气更像在背一句老话；（五）「邦」和「国」：帛书甲本写「邦」，乙本多写「国」，一般认为是乙本避汉高祖刘邦的讳，不用多想。

郭店本没有这一章。郭店本从第六十七章起整块都没有，所以这个「没有」说明不了什么。

## ◆ 这句话是冲着我来的

这一章里，有一句话，我读了很多遍，每一遍都觉得它是冲着我来的：

**「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天下没有谁不知道，可是没有谁做得到。

不知道的事，可以学。知道了做不到的事，才叫人难受。这句话比整部《道德经》里任何一句「大道理」都更像一记耳光，因为它不是在说道理对不对，而是在说：**您读了这么多章「柔弱」「不争」「守静」，您明白了吗？明白了，您做得到吗？**

我写这本书，如今写到第七十八章，这句话我不敢当没看见。后面还会回到这里。先看前面的话，它们是这句话的铺垫。

## ◆ 水，没有一样东西能顶替它

「天下莫柔弱于水」，天下没有比水更柔软的东西。

「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可是要去攻打那些坚硬强大的东西，没有哪样能比得过它。

「其无以易之」，这句最难读。王弼注得很简单：「以，用也。其，谓水也。言用水之柔弱，无物可以易之也。」意思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替换**水的这一份柔弱。

为什么没有东西可以替换？

我是这样理解的：任何一样硬东西，都有一个固定的形状。形状就是它的长处，也是它的把柄。你可以用一个更硬的东西撞它，可以拿一个更尖的东西戳它，可以拿火烧，拿锤砸。对付一个形状，总有另一个形状。

水没有。你用什么形状去对付它？它流开了，它绕开了，它渗进去了，它在最低的地方等着。你用更硬的东西打它，它让开，打的人闪了手。你用更软的东西堵它，它漫过去。**水没有一个可以被拿来对付的形状。**

这个意思，《道德经》里不止一处。第八章说「上善若水」，第四十三章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第七十六章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它们互相叫应，都是在说：**柔，不是弱，是不被一个形状钉住。**

这是这一章的前半，没有什么难读的地方，也是人人听了都点头的地方。

## ◆ 扎手处一：这一章满口是「胜」

可是请您再数一下这几句话里的一个字。

「莫之能胜」，一个胜。「弱之胜强」，两个胜。「柔之胜刚」，三个胜。

**这一章讲水，用的是赢的话。** 水「攻」坚强，水「胜」刚强，柔弱要「胜」强大。

这和第八章不一样。第八章说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那里的水，是给万物好处，不争，待在人人不喜欢的低处。到了这一章，水成了一个战士：它在攻，它在胜。

两处的水，是同一个水吗？

这就是我读到这里，手上一刺的地方。**「柔弱胜刚强」，是一句很容易变质的话。** 它一旦被拿来用，就变成了一个计谋：我现在装弱，是为了以后赢你。第三十六章最明显，那一章已经走过这条路。这里先记一笔：第七十八章已经站在这条路的路口了。

怎样分辨这一章是在教人「赢」，还是在描述水的样子？我手里没有一把能分辨的尺子，只有三个提醒：

第一，原文说的是「天下莫柔弱于水」，是在**比**，是看见一个事实：水比什么都柔，又没有什么能胜过它。它是在描述，不是在教人去做。

第二，「弱之胜强」这句后面马上接「天下莫不知」，**知，是一件让人叹气的事，不是一件让人得意的事**。如果是教人用的计谋，后面该接「你学会了吗」，而不是接「没有人做得到」。

第三，圣人的话紧接着是「受国之垢」，下一节细看，这是一句让人难受的话，一句不会令人得意的话。

这三条是我读的倾向，不是证明。读的人完全可以读成权谋，历史上也一直有人这样读。我不替这一章下判断。

### ◆ 扎手处二：受了脏，换来一个王

后半章，老子用了一句「圣人云」：

> 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

「垢」，是脏东西；「不祥」，是不吉利的事。**国里所有的脏，所有的倒霉，你一个人接下来，你就是社稷的主人，你就是天下的王**。

先说「圣人云」这三个字。通行本写「圣人云」，帛书写「圣人之言云」，是「圣人的话说」。这不是老子在讲自己的道理，是他引了一句**早就有的话**。

这样的引法，《道德经》里不止这一处。第二十二章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第六十九章有「用兵有言」，都是把别人的话端出来。这一处的话，我在别的书里找到了近亲：据《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晋国的大夫伯宗劝晋景公不要急着出兵时，说过一句类似的话：「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河湖容纳污水，山林藏着毒虫，美玉里也有瑕疵，国君要含着耻辱，这是天道。

可见「受垢」这个意思，在老子之前就是政治上的老话：**做一国之主的人，要含得住脏**。

再看帛书那个「诟」字。通行本的「垢」，是污垢，是脏东西；帛书的「诟」，是言字旁，指羞辱、责骂，今天「诟病」的那个字。两个字读音相同，一个是脏，一个是骂。

这样一来，「受国之垢」可以读成两样东西：承受这个国里堆积的**脏**，或者承受这个国的人**骂**过来的话。后者更近日常：你当一个领头的，所有人的不满都向你来，你不躲，你接着。

这一句有它的力量。它说的是一种很难的本事：**不把脏水推给别人**。一个单位里出了事，没有人认；一个家里出了事，大家互相指。这时候有一个人说「这个我来担」，整件事就有了往前走的可能。水能接脏，接了脏的水，还能流。

可是，请看这句话的后半截。

**「是谓社稷主，是为天下王。」**

受了垢，就成了主、成了王。**受垢，是有报酬的，报酬是整个天下**。

我读到这里，心里的不舒服比读到「胜」字更重。因为这里的「柔」，居然明码标价。你受得了脏，你就能当王。这跟「谁能忍谁就升官」有什么区别？

我的理解是，这里有两层，要拆开：

一层是**事实**：真正当过一个团体的头的人都知道，接得住事的人，别人才会跟着。这是描述，不是交换。

另一层是**读者的位置**：这句话是对一个「有国」的人说的，对君王、对掌舵的人说的。你本来就是主，你就该接住；你接住了，才真正成了主。可是如果您不是主，您只是在这个国里**干活**的人，您接了垢，却没有人给您王位呢？

这一问，是这一章留下的一个读不动的缝，下面三个场景里，我会回到这里。

### ◆ 扎手处三：「正言若反」，能不能当口袋

最后四个字，是这一章，也许是整部书，对自己的评语：

**正言若反。**

正面的话，听起来像反话。

这四个字，被引过无数次，引得最多的时候，是在解释《道德经》里那些看起来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无为而无不为」，听起来矛盾；「大巧若拙」，听起来矛盾；「柔弱胜刚强」，听起来矛盾。每次遇到矛盾，只要念一句「正言若反」，好像一切就通了。

我要在这里拉一下手刹。

**一个能把所有矛盾都装进去的口袋，就该小心。**

如果任何一处读不通，都可以说「这是正言若反」，那么这个说法就再也不会错。再也不会错的说法，是一把没有刃的刀。这恰好是这本书一开始立下的第一条纪律：这套读法，自己不能变成一个「常道」。「正言若反」若是被用成了一句通用的辩护词，它就是《道德经》身上最大的一个「常」。

那怎么分辨，哪个「若反」是真的，哪个是借口？我给自己立了一个很笨的检验：**真的「若反」，最后要能落到一件看得见、验得了的事上。**

「柔弱者生之徒」（七十六章）听着反，可是你能去看：草木活着的时候是软的，枯了才硬；人活着身体是软的，死了僵。这一条，有东西可看。

「水攻坚强」听着反，可是你能去看：一滴水每天落在同一个地方，石头上会出现一个坑。这也有东西可看。

而「无为而无不为」，我能不能找到一件可看的事？这要靠别的章去回答。我不说它不行，只说：**每一回用「正言若反」去收尾，都要问一句：落在哪件事上？** 落不下来，就不要收。

这一条也适用于我自己，和这本书的每一章。

## ◆ 知和行，隔着一层土

现在回到那句让我难受的话：**「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我现在是从「莫不知」和「莫能行」这两个字连在一起的扎手处出发，才允许放字母。请您看着每一步从哪来。

「知」，是脑子里有一个说法：水柔弱，柔弱胜刚强。这是**说法**这一层的事（术语叫信息，写作 E2）。说法可以很快写进去，看一篇文章，听一次课，今天就有了。

「行」，是身体里有一个习惯：遇到硬的，我不顶；遇到别人骂我，我不炸；该软的时候，肩膀真的是软的。这是**劲儿**这一层的事（术语叫能量，写作 E3），是站姿、呼吸、反应的速度，是几十年里一点一点写进去的。

这两层，是同一片土的两处。说法那一处，一天就写满；劲儿那一处，要几年、几十年。

「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说法那一处写满了，劲儿那一处原封没动**。知道得越多，越自以为做得到，这就是最危险的地方：一个人以为自己是水，其实只是一块知道水很重要的石头。

这样读，这一章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新东西。「知易行难」，中国人早就这样说了：《尚书》里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王阳明说「知行合一」。我不敢把这个叫发现。

可是在这里，它有一个小小的用处：它给了「土」一个很具体的样子。**「柔」是不是真的，不看说法，看劲儿那一层有没有被改写。**　看一个人是不是软，不是看他怎么讲，是看他被人当众骂了一句，他的肩膀怎么样。

我要老实说，这一章整体上，我觉得**套得相当顺**。如果把上面所有字母删掉，剩下的就是「知易行难，别拿说法当本事」，一样站得住。这很可疑。所以我宁愿把它放在这里：它算不上这本书的什么发现，只是一条提醒——提醒的对象，首先是写这本书的人。

## ◆ 放回日子里

下面写三个地方。三个场景里，我都想看同一个问题：**知道了的东西，怎样才进到身体里去？受了脏的人，到底得到了什么？**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汽修厂的车间主任，姓柯，四十六岁，干了二十四年。厂里有个规矩：每个班组长，每周一早上的班前会上，要对全组十几个人讲三分钟安全。

柯主任修车是一把好手，什么声音一听就知道毛病在哪。可是一站到十几个人面前，他嗓子就发紧，手不知道往哪放，语速越来越快。三分钟的稿子，他一分半就讲完了，最后一句常常是「就这些，干活吧」，下面的人憋着笑。

他不缺说法。他看过两篇讲当众讲话的文章，记得清清楚楚：别紧张、放慢、看着大家。每周一站上去，三条全忘。

厂里请了一位培训员，姓丁，二十八岁，每周一下午来带一个小时。比柯主任小十八岁。

**第一周。**　丁老师让他站在空车间里，对着一排工具柜讲稿子。柯主任讲了，丁老师说：「您再慢一点。」他说「好」，又讲，还是快。如此五遍。丁老师也不再说「慢一点」了，只是站在那里听。更尴尬的是，车间另一头，他组里的一个小伙子正好来领零件，远远看了一眼，又装作没看见，走了。那个背影，让柯主任整个下午没抬头。

**第二周。**　他开始有点灰心。他对丁老师说：「我都知道要慢，就是慢不下来。」丁老师没有再讲一遍「慢」。他说了一句柯主任后来一直记得的话：「您的脑子已经会了，让您的胸口也学一下。」

然后他教了一件极小的事：**开口之前，先把一口气慢慢吐完。**　不是为了讲得好，只是吐气。吐完了，再说第一个字。

**第三、四周。**　柯主任每次站上去，先吐一口气。刚开始他觉得很傻，一个四十六岁的车间主任，在十几个手下面前，先站着不说话，慢慢出气。他偷偷看四周，怕有人笑。有人确实笑了，一个年轻学徒憋不住，「噗」了一声。柯主任脸红了，还是把那口气吐完了。

**第五周。**　他发现一件奇怪的事。只要他先吐完那口气，第一句话的声音就稳了，不是他叫它稳的，是它自己稳的。声音一稳，后面的话就能一句接一句，他开始能看见台下有谁在听，谁在低头看手机。

**第六周。**　周一早上，三分钟的安全讲话，他讲了两分五十秒。说到一半，他还是紧了一下，声音抖了，他停住，又吐了一口气，接着讲。讲完了，没有人鼓掌，有个老师傅点了点头。班后，那个憋过笑的学徒走过来，说了一句：「柯师傅，今天讲得慢。」

这个故事里，有三处可以对着这一章看。

第一处是「知」和「行」。柯主任读了两篇文章，他全懂。他缺的不是说法，缺的是**身体里的那一处**。丁老师没有再补他的说法，而是给了一个动作：先吐气。这是从身体这一头，去改写那一片土。后来柯主任把这个办法讲给别的班组长听，对方问：「就这个？」他说：「就这个。」他发现自己讲不出更多，那两篇文章里的字，他能背，真正起作用的，只有几个字，还讲不清楚。**说法可以转给别人，劲儿转不过去**。

第二处是「胜」。柯主任起初的态度，是要**压住**紧张：每次站上去，他都在跟自己的喉咙较劲，要赢它。较得越用力，越紧。直到他不再想赢，而是让那口气先出去，声音才有了地方落。这恰好是「柔之胜刚」的另一面：**不是柔去赢，是刚放下了想赢**。

第三处是「受垢」。四十六岁的车间主任，在手下面前，被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纠正，还要先站着吐气，让学徒笑出声。这是成年人学一样新东西，最大的一份「垢」：**在比自己小的人、在自己手下的人面前，显得笨**。　很多人学不会，不是学不会讲话，是受不了这份垢，所以半路就不来了。

丁老师有一回对柯主任说，他带过的学员里，有两种人最难教：一种是什么都不懂的，一种是什么都懂的。前一种慢慢来，后一种要先「忘」一点。柯主任问忘什么？丁老师说，忘一点「我应该讲得好」的念头。这位二十八岁的年轻人，说这话的时候，手里转着一支笔，一点也不像在讲什么大道理。

我不想把这个故事说成「受垢必有回报」。柯主任后来没有成为演讲的人，一年后的班前会，他还是讲得朴素，有时候还是紧。他得到的，只是每周一那三分钟，他不再赶着说完，也不再看窗外。丁老师后来说，柯主任是他带过的人里最「慢」的一个，也是最「稳」的一个。他问柯主任为什么愿意学，柯主任想了想，说：「我儿子说，爸，你每次开会，声音都像在逃。」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女婿，姓卢，四十出头。岳父八十一岁，去年冬天摔了一跤，之后腿脚不灵便，上下台阶要人扶。岳母走得早，岳父跟着卢家住，妻子在外地工作，每周回来两天，平日里家里是卢先生和岳父两个人。

洗澡，成了家里最难的一件事。

岳父在这件事上有自己的脾气。他一辈子要强，当过车间主任，从不要别人伺候，如今连洗澡都要女婿搀着进浴室，他心里堵得慌。浴室是老式的，瓷砖地，一个淋浴头，一个塑料小凳。第一次洗，水温试了又试，他一进去就骂：「烫！你要烫死我吗？」调低了，他又骂：「冷！你是存心的。」卢先生没说话，水来回调了三次，岳父才闭上嘴。

那一个冬天，大约就是这样过来的。

后来卢先生有了一个习惯：开水之前，先用手腕内侧试水温，像试奶瓶那样。有一回岳父看着他试，忽然说了一句：「你试水的样子，像我当年给你媳妇试奶瓶。」这是整个冬天里，岳父头一次提起从前。卢先生没有接话，怕一接话，那点难得的软就缩回去了。

卢先生后来回想，最难受的不是累，而是**骂**。岳父嘴上骂的是水温、是毛巾、是浴室的防滑垫，可卢先生听得出来，岳父骂的是自己，是这一副不听使唤的身子。那些话，落在卢先生耳朵里，一句一句，像扔过来的脏东西。

他试过几种办法。

头一种，是**顶回去**。有一回他忍不住说：「爸，我已经调了三次了。」岳父把毛巾一摔：「那你别管！」整个晚上，两个人谁也没理谁。岳父一个人摸索着进了浴室，卢先生在门外站了十分钟，听着里面的动静，心悬在嗓子眼，生怕老人再摔。

第二种，是**忍着不说话**。这个办法他用了一个月。可忍着不说话，其实是另一种顶：嘴上不说，脸上写着。岳父看得出来，骂得更凶了。

第三种，是卢先生自己也没料到的。他有一阵子在想，岳父的骂声里，到底有多少是对着他的。想了几个晚上，他想出一个小小的判断：岳父从不在洗澡以外的时候骂他。吃饭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岳父是和气的，甚至会问他单位的事。骂，只出现在浴室里。因为浴室是老人最没办法遮掩自己身体的地方，也是他最没办法自己做主的地方。

有一天晚上，岳父又骂水烫，卢先生没有回嘴，也没有沉默，他只是把手伸进水里，试了试，说：「是烫了，我再加点冷的。」接着他说了一句：「爸，您洗澡是辛苦的事，我知道。」

岳父愣了一下，没有说话。那天晚上，他洗得很安静。

后来卢先生想，这几句话，不是什么高明的技巧，只是他第一次没有把岳父的骂，当成「冲着我来的」。他把它当成了一团从老人身体里出来的**气**，他是水，气从水上过，水没有被它扎伤。

这就是这一章里的「受国之垢」：接下来，但不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

可是我不能把这个故事讲得太顺。

因为卢先生并不是一直做得到。腊月里有一晚，他加班回来很累，岳父又骂，他终于吼了一句：「您能不能别骂了！」吼完，两个人都愣在原地。岳父的嘴唇抖了一下，什么也没说，自己拄着拐杖回了房间。那一夜，卢先生在客厅坐到很晚。

还有他的妻子。有一次她周末回来，听卢先生讲了这些事，皱着眉说：「你也太软了，爸那是被惯的。你不用什么都受着。」

这是这一章最老实的地方：**「受垢」，不是人人都应该受，也不是无限地受。**　卢先生需要有人替他一把，他后来在妻子帮忙下，请了一位上门护理员，每周来三次，专门负责洗澡。老人行动不便，洗澡有摔倒的风险，浴室里装了扶手，放了防滑垫和洗澡凳，这些都不是「柔」能代替的。凡是有摔倒、头晕、洗完了不舒服的情况，**该看医生就看医生**，该找专业护理的就找专业护理，不能靠一个人的好脾气撑着。

还有一件小事不能不提。那个冬天，卢先生自己的腰也出了问题，酸了好几周。他去看了医生，医生问他平日怎么扶老人，他比划了一下，医生摇头，教了他怎样借着腿的力气去扶、怎样让老人自己扶着扶手使劲，又叮嘱他不要一个人硬撑。所谓「受」，到了身体这一头，也要讲方法；方法不对，受下来的就不是别人的垢，而是自己的伤。

而「是谓社稷主，是为天下王」呢？卢先生没有得到王位，家里也没有。他得到的，是春天来的时候，岳父有一天拄着拐杖，在浴室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回头，说了一句：「这个冬天，辛苦你了。」

只有这一句。他听见了。这不是报酬，更像水面上落了一片叶子。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物业经理，姓米，女，四十五岁，管一个有一千两百户的老小区。

那年秋天，小区的电梯坏了。不是一台，是三栋楼的三台，先后停了。原因说起来不复杂：电梯维保公司的合同到期了，物业公司总部和维保公司在续约的价格上谈不拢，拖着没签，维保公司就把人撤了。可这些，业主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十八层的老人，每天爬楼，每天骂人。

业主群里，一晚上刷出三百多条消息。第二周，有人拉了横幅。第三周，业主委员会要求开大会，点名要米经理到场。

大会那天，社区活动室坐了两百多人，站着的有一圈。米经理坐在最前面的小桌子后面，手里拿着一份她准备好的材料。

她面前有三条路。

**第一条路，推。** 她完全可以说：「这件事是总部在谈，我只是执行层。」这是实话，大会上很多人其实也猜到了。可是话一出口，台下的火，不会往总部去，会烧到她身上：你就是个传话的？你不能做主，开什么会？

**第二条路，扛。** 她站起来，什么都认了：「这是我的责任，我向大家道歉。」这样台下的火，会小一点。可是这一认，就等于她替总部、替维保公司、替所有该负责的人，把「垢」都吞下去了。以后每次出问题，业主都认准了米经理；总部也乐得有人挡着。

米经理选了一条第三条路，这条路比前两条都难走。

她站起来，先说了一句：「电梯坏了二十三天，我知道，十八层的张奶奶这二十三天一共下过两次楼。这是我们没有做好。」这一句，是**受**。她接了台下的「诟」，没有躲，也没有抢着往自己身上揽别的。

然后她打开手里那份材料，说：「我不替任何人解释，我只把事情说清楚。」她一条一条讲：合同什么时候到期，总部报价多少，维保公司要价多少，中间差多少，谁在什么时候通知了谁。她没有评论，只讲时间和数字。讲完了，她说：「这个差价，我今天回去之后，每个星期向业委会汇报进展。下一次汇报是下周三，我会带总部的人来。」

台下有人拍桌子：「你总部的人为什么今天不来？」

米经理说：「我昨天问了，没有人愿意来。所以今天只有我。」

这句话，是整个会议里最安静的一刻。过了好一会儿，业委会的主任站起来，说了一句：「行，下周三我们等着。」这位主任年纪不小，原先是准备在大会上「收拾」物业的，最后他合上了本子。

会后，一位坐在后排的老先生走到米经理跟前，递过来一张折得很小的纸条，上面是手写的：「十二栋三单元，独居老人名单，七户。」他说：「电梯没修好之前，你们物业的人，能不能每天上去问一声？」米经理接过纸条，当场掏出笔记本，记了下来。

后来她发现，这一张纸条，比那一场会上的任何话都更有用。台下的火，在「诟」之外，原来还有这样细的东西：有人在气，但也有人在替别人担心。她如果一直在躲，这张纸条，永远不会递到她手里。

这个故事我想从三个角度看。

第一，**垢是不是被「接住」了**。米经理的「受」，不是把所有话都吞下去，而是让台下的火有一个地方落。火落下来之后，变成了问题，变成了时间和数字。**垢到了她这里，没有堵住，往前流了**。　这跟水接了脏、还能继续流，是一个样子。

第二，**她没有变成垢的终点**。如果她选第二条路，垢到她这里就死了，一切「我来担」，下一个问题还是她来担。她选的是：我接，但我把它变成清楚的东西，交给能处理的人。

第三，才是最让我读不动的一点。这个故事里，米经理得到了什么？大会之后，电梯一周内就修好了，业主们说「这个米经理还行」。可是公司总部呢？总部对她的评价是：「会上说得太多。」年底考核，她没有升职。

**「受国之垢」的人，是「社稷主」「天下王」；可米经理不是社稷的主人**。总部是。垢是她接的，王位是总部的。这时候，「受垢为王」这句话，对她就是

一句空话，甚至是一句有点残忍的话：它是写给「有国」的人的，对于只是在国里当管事的人，「受垢」可能只是替人挡灾。

我没有办法替这一章解决这个缝。我只能告诉您：**这一章的「受」，如果换一个位置去读，意思会变。** 一个有权做主的人受垢，叫担当；一个没有权做主的人受垢，需要先问一句：我受下来的这些，有没有一条路，能让它流到真正该管它的人手里？米经理最后做的，其实就是这个：她把垢转成了信息，往上递。

多年以后，如果有人问她会不会再来一次，她说：「会。但我会先把会议记录发给总部的每个人，抄送给他们的上级。」

这是水的另一个性子：**能让，也能积。** 水不会白白流走，它会存在某个地方，等着。

带 走 的 话

**带走的话人人都知道水比石头软，没几个人做得到。柔不在说法里，在肩膀怎么放、被骂时怎么站里。**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一、分、柔、统、复里的哪一环？**「柔」；边上有「统」的影子（「胜」字、「正言若反」若被用成口袋）。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柔能胜刚、圣人要接得住脏；靠的是水的「无以易之」，和身体而不是说法里的功夫。

◆

79

第 79 章

# 还欠着的那一半

> 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马王堆帛书的写法，据通行的帛书校勘本（字已改成今天的字），大致是：

> 和大怨，必有余怨，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右介，而不以责于人。故有德司介，无德司彻。夫天道无亲，恒与善人。

这里有三点要先交代。

一，帛书写的是「介」，整理者多读作「契」。我手里这个整理本写的是「右介」，通行本是「左契」，左右相反。这个出入我没有找到可靠的权威校勘，只把它记下来，不据它立论。

二，通行本的「常与善人」，帛书写「恒与善人」。又是「常」和「恒」，导论里讲过的那一对。

三，按这个整理本的排法，这一章在帛书里是**德经的最后一章**，下面接着的，就是道经的头一章：「道可道也，非恒道也」。这是抄书、排书的人排出来的，不是谁特意安排的。不过一句「恒与善人」，紧挨着一句「非恒道也」，同一个「恒」字，前一处是夸，后一处是批，这个碰巧，值得记一笔。

郭店本没有这一章。郭店本从第六十七章起整块都没有，所以这个「没有」说明不了什么。

## ◆ 先说一句老实话

这一章，我读不动。

这本书动笔之前，有一份预先写好的名单，上面列了八章，说「这些章，我们这套读法大概贴不上」。第七十九章在里面。写到这里，我才知道当时并不是说着玩的。

我先把「读不动」说清楚：不是每一个字都不懂，而是这一章的几句话**不朝同一个方向走**。前半章讲的是怨和债，讲得很细，也很好；最后一句忽然讲到天，天站在好人那边。中间那个「是以」，很勉强，我找不到前后接起来的线。

下面一段一段看，哪段读得动，哪段不行。

## ◆ 和不干净的怨

**「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

「和」，是调解，是和解。「大怨」，是很深的怨。深怨，就算调解了，也一定有剩下的怨。这样的事，怎么算是好事？

这半句我能读，而且觉得说得准。

您大概有过这样的经验：两个人大吵一架，旁人劝，两个人握了手，说「算了算了」。可回到各自屋里，那股气还在，只是不说了。**「和」，是在嘴上了结；「怨」，是在肚子里存着。** 嘴上了结得再干净，肚子里的那一份，不会因为别人劝一句就消失。

所谓「安可以为善」，我读的是一个问句，带着叹气：这样的和解，怎么好算是好的收场呢？它只是把事情压下去，没有把事情化开。

读到这里，没有什么难处。

## ◆ 攥着一半，不去讨

**「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

「契」，是古时候的一种凭据。一张借据、一份约定，写好之后从中间剖开，一人拿一半。哪天对账，两半合起来对上，才作数。一般说，债主拿的是其中一半，所以「执契」，就是握着债主那一份凭据。

「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是说：他手里攥着人家欠他的凭据，可是不拿去逼人还。

王弼注得很简：「左契，防怨之所由生也。」把契握好，是为了不让怨从这里生出来。

后面那句「有德司契，无德司彻」，我只能读个大概。「司」，是掌管。「有德的人管契，无德的人管彻。」「彻」是什么？王弼说：「司人之过也」，是去追查人的过错；也有人认为「彻」是周代的一种取田赋的办法，孟子讲过周人「百亩而彻」。我不敢选。大意总归是：有德的人，攥着凭据，让它放着；无德的人，上来就催，就查，就收。

这半章，读起来是**很漂亮的**。

因为您看，这不就是我们这本书一直在讲的那个画面吗？手里攥着一根线头，却不拉。契，本来就是一种线头：它是人和人之间的一道牵连，写得清清楚楚，谁欠谁，欠多少。有它在手，随时可以拉。圣人拿着，不拉。

还有一个小小的巧合，《周易·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契，是结绳之后的东西，是比绳子上的结更精确的一种结。下一章（八十章）老子说「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要回到结绳去。契，在结绳的后头，这是两章之间一个有意思的联系，我留给下一章去说。

可是我不信这么顺。我想，这太像一个现成的答案了：把「执契而不责」，一下子等于「握着线头不拉」，等于「一」和「统」的分别。读得这样顺，我反而要往后退一步。

退一步看，这半章实际在说的，是一个**很具体、很日常的忍耐**：别人欠你的，你先放着。它是一句做人的话，不一定是本体论。它可以是整本书的一个图像，也可以只是一个债主的好脾气。我把两种可能都留着。

## ◆ 最后一句，一下子换了天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天道没有亲疏，总是帮着善人。

读到这里，我停了很久。

因为这一句，和这本书、和《道德经》别的地方，都**对不上**。

先看前半句「天道无亲」。无亲，是没有偏心，不分亲疏。这和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是一个路子：天地对万物一视同仁，不偏爱谁。读得通。

可是后半句「常与善人」，立刻把这个「无亲」推翻了：天不是没有偏心吗？怎么又「常常帮着善人」？帮善人，就是有偏。**一句话里，头尾打架**。

再看「常」字。导论里讲过，第一章的「非常道」，「常」是被批的；第十六章的「复命曰常」，「常」是被夸的。这里的「常」（帛书作「恒」），又是夸的：天常常站在善人那边。这个「常」，是一个很稳、很规律的「常」：只要你善，天就帮你。

它像不像一个**立起来的规矩**？像。它是一条「善有善报」的定律，一个所有人都可以照着去检验的天道。

再看这句话的来历。据《左传》记载，鲁僖公五年，虞国的大臣宫之奇劝国君不要借道给晋国，引了一句《周书》上的话：「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皇天没有偏爱，只帮有德的人。这句话，和「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只差后半句。

这么一对，我心里有几种猜测，都只是猜测：

**猜测一：这是一句老话，被引进来了。** 和第七十八章的「圣人云」一样，老子把周人的一句口头话端了出来。「天道无亲」是他赞成的，后半截「常与善人」是那句老话自带的。他引了，没有细改。

**猜测二：这是文本里混进去的。** 这本书动笔前立过一个判例：《道德经》里有几处，疑心是后来掺进了「儒家的一」，也就是统一的、定规矩的那个一。这一句「常与善人」，有这个嫌疑：它把天变成了一个赏善的天，一个有标准的天，一个可以用来教训人的天。我必须说清楚：这个判例本身很弱，**它很可能就是一块补丁**。这一章属于预先写好的「贴不上」的那八章，不属于靠这个判例才贴上的那五章。所以我不拿「后来混入」来替这一章遮丑，我只是把这个可能放在这里。

**猜测三：这是一句安慰人的话。** 说给那些「和了大怨、仍有余怨」的人听，说给那些执着契、不去逼债，却吃了亏的人听：你不讨，天看着，天会帮你。这样读，它不是一条定律，是一句**温柔的鼓励**，说话的人明知道不总是灵验。

三种猜测，我找不到一个能压倒另外两个的证据。

郭店本在这里帮不上忙，帛书对此也没有多出什么线索。**「恒」字在帛书里是夸，紧接着下一章就是「非恒道」，可那是排书的人排出来的。** 我不愿意把它读成老子特意的安排。

## ◆ 为什么我说它读不动

最后，我把读不动的理由，数一数。

第一，**前后不连**。　前半章是人间的事：怨、债、忍；后半句是天上的事：天站谁那边。中间那个「是以」，把两段硬接起来，可是我看不出为什么「圣人执契而不责」是「天道无亲」的结果。

第二，**读得顺的那一半，我不放心；读不顺的那一半，我没办法**。　「执契不责」这半章，太像这本书的图像，顺得让我怀疑自己在往里面塞东西。最后一句「常与善人」，我找不到任何我敢说的读法。如果删掉所有理论术语，这一章剩下的东西是：**别人欠你的，别逼；你心善，天会帮你**。　前一句是好教养，后一句是旧道德。没有一句是这本书发现的。

第三，**我找不到那个「扎手处」**——前后两句话互相顶着、能让我撬开缝的地方。有顶的地方（天道无亲对常与善人），可是顶得太明显，顶出来的不是缝，是一道裂口：两种话放在一起，我不知道该信哪一种。

有人会说，既然读不动，就不要写。我想，这本书一开始就说过，读不动要如实写。第七十九章，大概就是它在八十一章里，留给「这套读法不是万能的」那一条记录。

那么这一章的「读不动」，放在日子里，意味着什么？下面写三个地方，不是去证明什么，而是去看这个「天道常与善人」，在真实的生活里，怎么破、怎么不破。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幼儿园中班的老师，姓冯，教了十二年书。

那天下午，两点四十，午睡刚起，孩子们在积木角玩。两个孩子，一个叫朵朵，一个叫小凯，因为一块蓝色的长条积木吵了起来。小凯把积木从朵朵手里抢走，朵朵哭了。

冯老师赶过去，蹲下来，像十二年来每一次那样处理：先让小凯把积木还给朵朵，然后说：「小凯，你抢了朵朵的积木，要说什么？」

小凯低着头，嘟囔：「对不起。」

「朵朵呢？」

朵朵吸着鼻子，看了老师一眼。她知道这个时候要说什么。「没关系。」

冯老师笑了。「你们两个都很棒，现在是好朋友了，对不对？」两个孩子点头，各自回去，积木重新搭起来。

这一幕，是幼儿园里每天都在发生的事，叫「调解」。用《道德经》的话说，就是「和大怨」，虽然只是一块积木的小怨。

第二天早上，朵朵到园，把书包放进柜子，走到积木角，看见小凯在那里。她转身走了，去了娃娃家，一上午没有再往积木角那边看一眼。

午饭时，冯老师发现，朵朵的座位，不知什么时候从小凯旁边挪开了，是朵朵自己挪的，她把小椅子拖到了另一张桌子。

这就是「必有余怨」。

冯老师后来想了很久。她想起昨天朵朵说「没关系」的那一眼：那一眼里，有一种**被要求**的神情。朵朵说「没关系」，不是因为没关系，而是因为老师期待她说。**这句话，是借给老师的，不是她自己的。**　说完，怨没有走，只是转到了下面。

还有一层，是冯老师当时没有说出口的。放学的时候，朵朵的妈妈来接，在门口问了一句：「今天她有没有被欺负？」家长群里，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话。老师最怕的，是第二天群里出现「某某的孩子又被抢了东西」。所以「说对不起，说没关系，和好了」，不光是教孩子，也是教给家长看的：你看，这件事了结了。**「了结」本身，成了一件要交的差。**　冯老师说，她那天回家的路上才想明白：她让朵朵说「没关系」，一半是为了朵朵，另一半是为了自己下班前能把这件事「销」掉。

这事过去之后，冯老师换了一个做法。再有这类事，她不再要求孩子说「没关系」。她会蹲下来，问被抢的孩子：「你现在心里怎么样？」如果孩子说「还生气」，她就说：「好，你先气着。」然后对抢的孩子说：「你欠朵朵一块积木，等她愿意了，你再还。」

她在自己的小本子上记了一笔：「小凯，欠朵朵，蓝色长条。」这是她的「契」。

这一笔，没有立刻被收。小凯那边也有变化。老师说「你欠朵朵一块积木」，他起初没当回事，可到了第二天，他进园的第一件事，是去积木角找那块蓝色的长条，找到了，攥在手里，一上午没放下。他不敢直接给，又不愿意放回去，就那样攥着。冯老师看见了，什么也没说。**他没有被罚，也没有被原谅，他只是欠着，欠着的人，反而比说了「对不起」的人更认真。**

第三天，朵朵在积木角玩了，小凯在旁边看着，没有伸手。第五天，朵朵自己捡了一块蓝色的长条，递给小凯，说：「你搭吧。」

我写这一段，是想让您看到「执契不责」，在幼儿园里大概是什么样子：**老师把事情记着，但不催着了结。**　有的账，就让它欠着，让孩子自己去收，或者去免。

可是，我不能让这个故事停在这里。因为那句「天道常与善人」，在这里碰上了一个我答不上的问题。

有一回故事时间，冯老师讲了一个「好孩子得小红花」的故事，是教材上的，讲一个小朋友总是帮助别人，后来大家都喜欢他。讲完了，朵朵举手，问：

「老师，那我被抢了积木，为什么没有小红花？」

冯老师愣住了。她很想说「你有」，可是她没有给朵朵发过。她很想说「好人有好报」，可是她知道，朵朵被抢了就是被抢了，没有谁来补她。

她最后说的是：「朵朵，老师没有想好。我想好了告诉你。」

三个星期后，她想出了一句，不算答案，可是实话。那天她把朵朵叫到一边，说：「那天你被抢了积木，没有人给你发小红花。老师看见了，老师记着。」朵朵听完，没说什么，歪着头想了想，问：「记在本子上吗？」冯老师说：「记在本子上。」朵朵点了点头，跑开了。

这件事至今还在她心里。她知道这个回答不能代替「天道常与善人」，只是比「有的有的」要老实一点。

在教育里，「天道常与善人」是我们对孩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好孩子有好报，乖乖的会被喜欢。我们不得不说，因为不说，孩子没办法安心。**可孩子迟早会发现，这句话不总是对的。** 发现的那天，教育才真正开始：是继续骗他，还是陪他一起承认「我也没想好」。这一章读不动的地方，在这里原样出现了：**一句靠不住的话，却是教育里最少不得的一句话。** 我没有办法替它找一个说法。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大姐，姓许，五十二岁，在外企做行政。妈妈八十，去年夏天住了两次医院，前后一共五十多天。弟弟在外地，工作忙，一年回不来几趟。

两年里，大姐陪床陪了四十多天，其余的日子，请护工，白天上班，晚上赶到医院。她睡得不好，胃口也差了，同事说她瘦了一圈。她没说什么。

妈妈出院的第三天，弟弟打来电话，说想「表示一下」。

这是一段二十多分钟的通话，我把它写成大概的样子。

弟弟说：「姐，这回辛苦你了。我转你两万，算是我的一份心意。」

大姐沉默了几秒，说：「你转吧。」

弟弟说：「还有，以后我每个月多打一千给妈的账户，咱们就平摊。」

大姐说：「好。」

弟弟松了口气，说：「那就好，那就好。姐，你别往心里去。」

大姐说：「我没往心里去。」

弟弟又说了一句：「妈那边，你要是累了，就请个固定的护工，钱我出。」

这句话是好意，也是真话。可大姐听着，心里那股堵，又往上顶了一寸：**他说的每一件事，都是用钱能办的事。**而她这两年最缺的，恰好不是钱能办的。

挂了电话，她在沙发上坐了很久。钱到账的提示响了，两万。她看着手机屏幕，忽然觉得更堵了。

这就是「和大怨，必有余怨」，不用我再解释。弟弟补上了钱，补上了每月的一千，**账是平的**。可是这两年里，大姐睡不着的那些夜晚，在医院走廊里一个人吃凉饭的那些中午，没有人给「补」过。她要的不是钱。她要的是弟弟曾经在场，而这个，补不回来。

她也没有「执契而不责」的本事。她心里一直有一本账：谁去了多少天，谁给了多少钱，谁说了什么话。这本账，是她的「左契」。可她不是「不责于人」的圣人，她是五十二岁的普通人，她很想「责」，只是不知道向谁责。

再说那句「常与善人」。

大姐后来对一位朋友说过一句话：「我对我妈那么好，我妈还是住院。我又不是做过什么坏事。」

读到这句话，心里很酸。因为这是「天道常与善人」在真实的床边，最难堪的样子：**一个人尽了心，事还是出了；一个人没有尽心，事一样出。** 善和平安之间，没有那根天线。

我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疾病不是因为谁不善而来的，康复也不是因为谁善而得到的。** 这样说，是因为很多人在照顾家人的日子里，会悄悄地问自己「是不是我做得不够」，或者「我这么好，凭什么」。这两种问题，都会压垮人。凡是睡眠、胃口、情绪持续不好，或者觉得撑不住了，**该看医生就看医生，该找人说就找人说。**

那段日子，她给自己找了几样小事。晚饭后到小区里走半小时，不带手机；周末睡到自然醒，不设闹钟；还约了一位老同学，每个月吃一顿饭，什么都可以讲。她说，这些事没有一样能「解决」什么，但她的睡眠比之前稳了一点。睡不好、吃不下超过一阵子的话，她也知道该去医院查一查，而不是硬扛。

有一天，八十岁的母亲在病床上握着她的手，说了一句：「你们姐弟俩，别因为我吵。」大姐说：「没吵。」母亲看着她，笑了一下，没有再说。老人什么都看得出来。那句话，像是替两个孩子，把那份没结算的账，暗暗收进了自己手里。

后来，大姐做了一件小事。她给弟弟回了一条信息，不是账，是一句话：「妈出院那天的下午，她问你怎么没来，我说你忙。」她没有再加别的。

弟弟隔了很久才回：「我知道。」

这是不是「和」？我不知道。它没有化掉怨，也没有再添怨。大姐说，她把这个叫「把那一半还给他」：不是钱，是她替他说过的那句谎，现在她告诉他了。

我想，这就是「执契」最接近日常的样子：**不去追，但也不假装没有**。

这一章在健康里读不动的，是最后那一句。还有一件事，是大姐后来坚持下来的：下一次母亲再住院，她和弟弟事先排了表，谁哪几天到场，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冰箱门。弟弟不情愿，嘴里说「我工作忙」，姐姐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要你的日子。」这句话，说得有点重，可是她这回没有咽回去。**「不责于人」，不等于永远不开口；有些账，是到了该说的时候，才轮得到「放下」**。

我宁愿没有这一句，也不愿意对一个守夜到天亮的人说「善人天会帮」。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小五金批发商，姓刘，五十八岁，在县城批发市场开一间铺面，卖螺丝、合页、水龙头，三十多年了。

腊月二十二，铺子要歇业了，老刘一个人留在店里对账。他拉开柜台下的抽屉，里头一沓欠条，用橡皮筋捆着，二十三张。

他一张一张翻。

**第一张**，是东街装修队老彭的，欠三千二，去年春天赊的货。老彭年年都欠，年年都还，只是总拖到腊月二十八。老刘把它放在「等」的那一摞。

**第二张**，是新开的一家装饰店，欠一万一，三个月了，电话打了两次，对方说「这个月就给」，没给。老刘犹豫了，把它放在「催」的那一摞。

**第三张**，字迹已经发黄，欠八百，是十年前一位乡下师傅写的。师傅后来不干了，回老家种地，听说前年得了重病，手里连药钱都紧。老刘看着这张纸，看了很久，没有放在任何一摞。

他在抽屉里翻出一支铅笔，在那张发黄的欠条角上，轻轻写了两个字：「不要」。然后放进另一只信封，信封上写着：**「已了」**。

他没有告诉师傅。他不打算告诉。

**第四张**，是一张名片背面写的，「欠四百六，下月还」，字写得很用力，笔画都划破了纸。写的是个卖水果的小贩，去年冬天他的三轮车被人偷了，来店里赊了一把锁。老刘记得很清楚，那个人把名片递过来的时候，手在抖。老刘把它放在「等」那一摞，又想了想，抽出来，放到了「已了」的信封里。

**第五张到第十张**，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处理。有两张他决定下月初上门；有一张他想起欠款人今年儿子结婚，决定缓缓；还有一张，他想起来人上次还款时多付了一百，一直没找，这回干脆抵掉。

这个夜晚，老刘做的，大致就是这一章里的「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契在手里，他决定哪些先放着，哪些轻轻放下，哪些要追**。　这里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则，每一张欠条，都是一个人，一段交情。

可是我想在这里写出这一章最硬的一面：**老刘不是圣人，他自己也是债务人**。

他的货，是从省城的批发公司进的，他自己也欠着一笔，二十万，年底要清。省城那边，催款的电话已经打了三通，对方的口气，一次比一次硬。

这就是生意的结构：每个人手里都攥着别人的契，每个人同时也被人攥着。老刘如果对所有的下家都「不责于人」，他自己就没办法向上家交代；上家如果也「不责于人」，整条链才松得动。可是一条链上，总有一个环要先紧。

「有德司契，无德司彻。」有德的人握着契，不去逼；没德的人上来就催。这是一句好话，可它假定了一个条件：**你自己手里有余力，不会被别人逼到墙角。** 老刘没有这个条件，他只能在「能放」和「不得不收」之间，一张一张地掂量。

那天晚上，他还做了一件事：给省城的上家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老板的口气不太好，老刘没有辩解，说了实话：「下游有几家还没回款，年前我能先给你一半，剩下的，正月十五之前清。」对方沉默了一会儿，说：「老刘，你在市场上口碑一直不错，行，我再宽你到正月十五。」挂了电话，老刘靠在椅背上，长长出了口气。可他也清楚，另一家小一点的上家，同样的话，对方没有答应，只说：「年前必须结清。」

至于「天道常与善人」，老刘说得很干脆：「这话，做生意的人，不信。」

他见过太多：老实的，按时还款的，最后倒闭了；滑头的，拖欠成性的，倒是活得好好的。他说，生意场上帮人的，不是天，是**人**，是今天你让了一步，明天他在别人面前替你说了一句好话。这一句好话，才是「常与善人」的真身：不是天，是人心里的账本，一点一点记着。

我觉得这个说法，比原文更诚实。

那晚收铺子的时候，老刘把那只写着「已了」的信封，放进了抽屉最里面。他有时想，这个信封要是被儿子接手以后翻出来，一定看不懂：为什么白白放掉这些钱？他没有打算解释。他心里清楚，这些「已了」，不是大方，是他给自己留的一点余地：做了三十多年生意，他知道，一个人手里攥满了别人的把柄，晚上睡不踏实。

这一章在事业里读不动的，就是它想从天上讲，而生意是在地上做的。**「契」这半章，有用，是一种分寸；「天道」那半句，在生意场上没有用。** 如

果硬要读，我宁愿把「天道」读成「人心」，这一改，等于把原文改了。我不敢说这是对的。

**带 走 的 话**

**带走的话和了的怨，总剩一点；握着凭据不去逼人，是难得的好脾气。至于「天总帮好人」这半句，我读不动，也不替它找理由。**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一、分、柔、统、复里的哪一环？**前半章勉强挨着「一」（握着线头不拉）；后半句几乎一环也不贴。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忍与不催；靠的是一点好脾气，和一句我读不动的「天道常与善人」。

◆

80

第 80 章

# 鸡犬相闻，不相往来

>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马王堆帛书的写法，据通行的帛书校勘本（字已改成今天的字），大致是：

> 小邦寡民，使十百人之器毋用，使民重死而远徙，有车周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邦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不一样的地方，我列在这里，后面用到哪一条再回头看：

（一）「国」和「邦」。帛书甲本写「邦」，乙本多写「国」，一般认为乙本避汉高祖刘邦的讳。不必多想。

（二）「什伯之器」和「十百人之器」。通行本是「什伯之器」，有人读作「比常人强十倍百倍的工具」；帛书写成「十百人之器」，更像「够十个人、一百个人一起用的大器具」。这两种读法都有人主张，我不选。

（三）「重死而不远徙」和「重死而远徙」。通行本有个「不」字，帛书整理本里没有。整理者怎么读这个没有「不」的句子，我没有查到可靠的说法，这里只记下异文，**不拿它立论**。

（四）「舟舆」和「车周」。大约是「车和船」，这条没有大碍。

（五）「安其居，乐其俗」和「乐其俗，安其居」。次序对调，没有大碍。

（六）**这一章在书里的位置**。通行本里，它排在第七十九章后面，是倒数第二章。帛书甲、乙本的整理本都把它排在第六十六章和第六十七章之间，后面紧跟着第八十一章。也就是说，在帛书里，它既不是书的末尾，也不是德经的末尾。另外，北京大学藏的西汉竹简《老子》（分七十七章，德经在前）里，这一章和第八十一章在德经的最末，章内次序同通行本。章序这一条，我只记下异文，不拿它立论。

郭店本没有这一章。要提醒一句：郭店本从第六十七章起一章也没有，**这个「没有」说明不了什么**，我们不拿它说话。

## ◆ 先说一句：这一章让我为难

按这本书的筹划，第八十章是整部书的一幅画像。

第一章讲「始」与「母」，讲一和分；第十六章讲「归根」；第五十五章讲婴儿；第七十六章讲柔软。一路读下来，我们要的是这么一个世界：**土保持可以被改写，不被一个样子写死**。　　在大国里，一个样子写几次，土就单一了、硬了。所以小国，很多个小国，各有各的样子，就是最贴近这个愿望的一幅画。

我动笔前也是这样想的。

可是一字一句读下来，我发现这一章里有两个声音。

**同一段话，读一遍，是一个很多个小样子各自活着的世界；再读一遍，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把整个世界摆得干干净净**。　　两遍读的都是同样的字，我一个字也没有改。

下面我就老老实实读两遍，然后把我找到的证据都摆出来。至于哪一遍才是这部书「原来的话」，我现在不下结论。

## ◆ 第一遍：很多个小样子

先从最友好的读法走起。

「**小国寡民**。」　国小，民少。不是一个庞大的、一个声音说了算的国，是一个一眼望得见边的小地方。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有十倍百倍的家伙，不拿来用。这话好读：东西是有的，能耐是有的，只是不到那一步，不动用。这里有《道德经》第十一章的影子：「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留着的空，比塞满的实更有用。有大本事而不逞，是一种松。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船和车有，没有地方要去；兵和甲有，没有仗要摆。又是「有而不用」。

「**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结绳，是文字之前的记事法，在绳子上打结，大事大结，小事小结。《周易·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回到结绳，就是回到文字还没有把一切定得清清楚楚之前。字少了，条文少了，说法就薄，薄的地方，可以改。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吃得香，穿得好看，住得安稳，风俗过得快乐。请注意每一句里的那个「其」：是**他们自己的**吃，**他们自己的**穿，**他们自己的**住，**他们自己的**俗。不是别人规定的好，是自己的好。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邻居的国就在那儿，望得见，听得到鸡叫狗吠，可是各过各的，不串。

这样读，这一章是一幅**很多个小样子**的图。每个小国，有自己的饭、自己的衣、自己的屋、自己的风俗。千百个小地方，千百种样子，谁也不去改写谁。土没有被一个大样子写满。

这正是这本书一路想要的东西。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心里很舒服。

## ◆ 第二遍：那只没有名字的手

现在，同样的字，再读一遍。

这回不看景，看句子的**主语**。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是「使」。「使民重死而不远徙」，是「使」。「使民复结绳而用之」，也是「使」。

**三个「使」**。　　让他们有器不用，让他们看重性命不远走，让他们回到结绳。

谁在「使」？

原文没有说。前一章（第七十九章），有个「圣人」，手里攥着契。第七十八章，有个「圣人云」。可这一章，**从头到尾没有出现「圣人」**，也没有出现「侯王」，也没有「我」。三个「使」的主语是空的。

有一只手在摆布一切，这只手，没有名字。

再看头四个字：「小国寡民」。有的注家把它读成使动：**使国小，使民寡**：让国家变小，让人口变少。这么读，那只手在第一句就已经在了。我不敢说这就是对的读法，只说它有人这么读。

再看王弼是怎样注的：

> 国既小，民又寡，尚可使反古，况国大民众乎？故举小国而言也。

我把这几句翻成白话：国这么小，民这么少，尚且可以让他们回到古时，何况国大、民多的呢？所以举小国来说。

请留意这个注的口气。王弼不是把它当作一幅田园画来读，他读的是**一项办法**：小国是容易办的，是个样板；办好了，大国也可以照着办。「使反古」，是有一个「使」的人，在让百姓「返回古代」。而且他想的是**推广**：从小到大。

这和「很多个小样子」是两回事。很多个小样子，是千百个各自长的；而「小国是大国的样板」，是一个样子要被放大。

王弼是三国时人，离《老子》成书已隔了好几百年，他的读法是他的读法，不能算老子的本意。可是他是最早、也是影响最大的注家之一，一千多年里，读《道德经》的人多半是通过他的眼睛读的。**连他读出来的，也是一只手。**

再往后看几句。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饭香、衣美、屋安、俗乐。这是人人快乐的画面。可是请想一想：**是谁在说这些人快乐？**　是他们自己说的，还是描述的人说的？一个人「甘其食」，是说他的口味是甘的，这是个内心的判断。而这里，四个评价词——甘、美、安、乐——一路排下来，没有一个人说「我不喜欢」。

谁也不抱怨，谁也不出走（「重死而不远徙」），谁也不去别处（「不相往来」），一直到老，一直到死。

这个画面，如果换一个眼光看，是一个**安排得很好的地方**。好得没有缝。

再有，「复结绳」。这是回到过去。过去也是一个样子：**一个被选中的、被说成最好的从前。**　把所有人都送回那个从前，等于用「过去」这一个样子，写整片土。这是另一种统，统在时间上。

所以第二遍读下来，我看到的这一章是：**一个看不见手的人，把一个小地方布置得很整齐，里面的人都满意，也都不动。**

## ◆ 「不相往来」：线被剪断了

两遍读法里，最扎手的，是最后一句。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本书从第一页起，反复讲「连着」。一团丝，碰一处动全体；婴儿的土，什么都写得进去；「复」，是松开被牵的丝，重新连回去。

而这一句偏偏是**把线剪断了**。

不过它没有剪干净。请看原文：邻国「相望」，望得见；「相闻」，听得着。看得见，听得到，只是不「往来」，不走过去。

这句话我读了很久。它像是在说：连，不一定要走动；可以隔着一条河，听着对面的鸡叫，知道那边有人，那边过着另一种日子，**知道有别的活法，但不去改写它**。这是一种很克制的「连着」，只留下最细的一根线：听见。

我愿意这样读。可是有两个东西挡着我，让我不敢读得太舒服。

第一个，是孟子。《孟子·公孙丑上》里，孟子也说过一句差不多的话。他讲齐国当时的形势：土地、人口都有了，「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一路鸡叫狗叫，一直传到国境的边上，说的是**人烟稠密、国土完整，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归了他**。同样一阵鸡叫狗叫，孟子拿它来夸一个大国的繁盛，老子拿它来画一个小国的安静。声音是一样的，用处完全相反。这提醒我：同一句话，在不同的人手里，可以是不同的东西。

第二个，是陶渊明。《桃花源记》里的那个地方，有「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两句和老子的「鸡犬之声相闻」几乎一模一样，所有人都看得出，他心里想着这一章。他怎么写这个地方呢？「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请注意，**在他写的这个小地方里，是有「往来」的**，田间的路纵横交错，人人在里面走动。而不往来的，是它和外面的世界。里面的人说，他们的祖先是为了躲避秦朝的乱世，带着妻子邑人来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所以问他们现在是什么朝代，「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后来呢？渔人出来之后，沿路做了记号，回头报告太守，太守派人跟着去找，「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的刘子骥听说，高兴地计划去，「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从此，再没有人去问路了。

我把这个故事摆在这里，是因为它示范了一件事：**一个靠「不往来」活着的地方，只要有一个外人走进去，再走出来，它就到头了。** 它没有被毁灭，它是「找不到了」。桃源这个根，是回不去的根。

## ◆ 版本能说多少话

两遍读下来，一个自然的念头是：翻翻版本，看看哪一遍更早。

我把手里有的东西，一样一样摆出来。

**一、帛书里这一章是完整的。** 抄写年代在西汉初年。三个「使」、「复结绳」、「不相往来」，帛书里都有。所以，如果「使」那一串是后来加的，它至少加在西汉初年以前。这排除不了「战国后期加上去」，因为我们没有更早的整本可比。

**二、郭店本没有。** 可是，第六十七章以后，郭店本一章也没有。这是一块整体缺的，不是针对这一章的缺。所以我们不能说「郭店没有，所以这一章是后来才长出来的」。这一条，预先写好的核对表里原本是想让它帮点忙的，我必须老实说：**它帮不上。**

**三、庄子里有一段几乎相同的话。** 《庄子·胠箧》里写：

> 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戏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颈举踵，曰：「某所有贤者」，赢粮而趣之，则内弃其亲，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车轨结乎千里之外，则是上好知之过也。

这一段值得细看，因为它和《道德经》第八十章，几乎是同一句话。「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字眼几乎一一对上。

不同的地方有三处：

第一，**庄子这一段没有「使」字。**　这是我觉得最要紧的一条。胠箧里的「民结绳而用之」，是**描述**：在那十几位上古君长的时候，民就是这样过的。没有人在「使」他们。

第二，它放在**过去**，点了十二位远古君长的名字，说「当是时也」。老子这一章，是一个没有说明时间的小国，虚实之间。

第三，胠箧接下来立刻批评「上好知之过也」：国君喜欢知识，喜欢贤人，百姓才伸长脖子，带着干粮往有贤者的地方跑，家也不要了，君也不要了。它批的是上面那只手：**好知的手**。　从这个角度看，庄子这一段，是把「手」摘掉了的。

那么这两段文字，谁抄谁，谁在先？

我不知道，学界也没有定论。有学者把《胠箧》归入庄子后学里的一支，认为成篇偏晚，所以更可能是它摘用了老子；也有人认为两处同出于更早的一种说法，各取所需。这里每一个说法，我都只能告诉您「有人这样说」。

可是两种可能，我可以摆出来：

- 如果庄子这一段是摘自老子的，那么他**把「使」字删了**，把一道命令改成了一幅旧画。
- 如果两处同出于一个更早的说法，老子这一章加上了「使」字，把一幅旧画变成了一道命令。

不管哪一种，**「使」字在两书之间，是个有变动的地方。** 这是眼下我能找到的、最像线索的东西，却没有一条能让它变成证明。

## ◆ 两种可能，我一个也不选

现在，我把两种可能并排摆开。这本书动笔前立过这样一个判例：书里偶尔混进了「儒家之一」，也就是统一的、由上面来安排的那个一。第三、三十六、三十七、六十五、八十，这五章要靠它才贴上。我必须说，这个判例**可能本身就是个补丁**，我只敢把它放在「可能」里。

**可能甲：这一串「使」，是后来混进来的。**

它的根据：

1. 庄子那一段没有「使」，而是一幅描述。「使」字像是在一幅旧画上，加了一只手。
2. 这只手和本书的主线对不上：全书教「柔」「连着」「不统」，这里却是一连串「使」，把民摆得整整齐齐。
3. 「使民」在当时的治术书里，是个特别常见的说法。比如《论语·学而》就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样的口气，更像出自治国的人。
4. 王弼把它读成「使反古」的办法，说明至少在三国，这一串「使」已经被当作政令在读。

**可能乙：这一串「使」，本来就是这本书自己的一半。**

它的根据：

1. 《道德经》通篇是对掌权的人说的话。第三章「不尚贤，使民不争」，第三十七章「侯王若能守之」，第六十五章「将以愚之」，都是一个「在上面的人」在操作。**这本书本来就有一只手**，圣人手里也攥着线头。第八十章只是又一例。
2. 帛书里这一章是完整的，三个「使」都在。
3. 这一章里「使」的内容，并不是在加东西，而是在**减**：有器不用，有车无乘，有甲不陈，字也少用。这和第四十八章「为道日损」同一个方向。那只手，是在做减法。
4. 那只手始终没有露面，没有出现「圣人」二字。这有可能是故意的：最好的手，不留名字。第十七章说「太上，下知有之」，最上等的统治者，百姓只知道有他；「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事情做成，百姓却以为是自己本来如此。

这第四条，我要多说几句，因为它是整个两难最锋利的地方。

**那只没有名字的手，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读法。**

一种读法：这是最好的手。它轻到让人感觉不到，事情成了，大家都说是自己本来如此。这是第十七章的理想，也是「柔」的最高处。

另一种读法：这是最彻底的手。**你无法反抗一只你看不见的手。** 被点名的统治，人们还能指着它说「这是你定的」；一只藏起来的手，连这点都没有，所有人在里面「甘其食，美其服」，都以为是自己愿意。

这两种读法，**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句子**。我找不到一个字，能把它们分开。

所以我说：我不选。我把两条路都摆在这里，每条路都有自己的脚印，也都有自己走不通的地方。甲走不通的地方是，帛书里已有，我们没有更早的整本证明它是后加的；乙走不通的地方是，它得靠「本来就有一半」这个说法撑着，可这个说法本身，又恰好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可以把任何矛盾都装进去的口袋。

## ◆ 涌现

下面该放字母了。我要说明每一个字母从哪里来：它们都是从上面两处扎手的地方释放出来的，一处是「使」的主语是空的，一处是「不相往来」。

先从「不相往来」出发。

邻国之间，「相望」「相闻」，却「不往来」。从「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这两句里，我看到的是**三界**里「环境」那一界（术语叫现实界，属 E1）的一个特别安排：邻国是每一个小国眼里的「外面」，它们能看、能听，但不能进去改写。这一界是单向的：**见，但不入**。

再从「使」出发。

三个「使」里，被动的东西有三类：

- 「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这几个字里的「器」）：这是劲儿（E3）的储备，能耐有，但不动。
- 「复结绳」（「结绳」是记事的办法）：这是说法（E2）的减薄，记事的办法尽量简，条文尽量少。
-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食、服，是劲儿；俗，是说法；居，是环境。四件事，正好是**土的三处**。

我得先打住。**这太整齐了**。　食服居俗四件事，恰好分进三处，这里面有多少是我塞进去的？我不敢说。如果把字母全拿掉，这一段还剩下什么？剩下的

是：这一章把东西留着不用，把记事办法放简单，把日子放在自己的口味和风俗里。这是站得住的，它不靠字母。

那么，字母能多告诉我们什么？我只找到一样：

**土保持软，是不是可以靠「使」来做到？**

「软」，在这本书里的意思是：这片土，三处都还写得进去。可是「使民复结绳」，是让一片土**按照命令**保持软。命令是一个样子。一片靠命令才保持软的土，它的软，是不是只有这个命令下的软？

这就是这一章最后的问题：**软，能不能被安排出来？** 如果能，那么那只手就是软的守护者；如果不能，那么这只手就是软的敌人。

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

我要把这一点放得更清楚：这两种可能，书里的说法都撑得住。不是「大致撑得住」，是真的都撑得住。这是我读完第八十章最强烈的一个感觉。

## ◆ 回落

按这本书的约定，核心章在涌现之后，要回头用这一章得出的判断，去解释这本书自己身上一处此前解释不了的地方。

我想到的，是这本书自己。

本书的核心说法是「回不去的根」。我们一路读下来，书一直在教人「复归」，「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复归于无物」。可是这一章里，有一个具体的「回去」：**使民复结绳**。回到文字之前。

这个「回去」，有三层不能回。

**第一层：书本身是文字。** 说「复结绳」的这五千言，是一部**写出来的书**。如果老子真的主张回到结绳，那他是用书契这件结绳之后的东西，在劝人回到结

绳之前。这不是责备，而是《道德经》这部书自己的处境：它没有哪一个字，是可以回到结绳的。

**第二层：书是靠「往来」活下来的。** 「邻国相望，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可是我们今天能读到这一章，是因为一部书被人抄了，传了，带到了别的地方：长沙马王堆的墓主人抄一份，北京大学收藏的西汉竹简又是一份，魏晋的王弼又注一遍。荆门郭店那一份虽然没有这一章，也是同一条往来的路上抄下来的。**一部教人不往来的书，靠往来才传到我们手里。** 如果邻国真的老死不相往来，这一章不会存在。

**第三层：王弼的八十一章。** 每一个抄书的、编书的、注书的人，都是那只「使」的手：他们决定哪一章在前，哪一章在后，分几章，章题叫什么。帛书把德经放在前面，通行本把道经放在前面；帛书里这一章排在第六十六和第六十七之间，通行本把它排在第七十九之后。**每一次排，都是一只手。** 而这些手，大多没有留下名字。

这本书的「土」，是被许多只手写成的，其中最后胜出的那一只，是王弼那一只。今天的大多数读者，读到的是那一只手排出来的样子。

这样看，第八十章「小国寡民」，竟像是这部书的一个**镜子**：一个想要保持柔软的东西，需要一只手去维护它，而那只手一旦成为唯一的手，就把柔软变成了整齐。《道德经》的传承史，和这一章里的世界，是同一道难题。

这个「回落」，我只敢说到这里。它没有告诉我们这一章原来是哪一个声音，它只是告诉我们：**这本书自己，也是一个「软还是硬、一个声音还是两层」都分不清的东西。** 这一点，我觉得比任何一个结论都更诚实。

## ◆ 放回日子里

下面写三个地方：一间教室，一条走廊，一张品尝桌。

三处我想看的是同一件事：**小，有它的好；可是「小」要由谁来守？守的人是不是那只手？不往来，是不是真的好？**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所山村教学点，只有二十四个学生，一到三年级，两个复式班，一位老师，姓梁，四十九岁，在这里教了二十二年。

县里要并点。方案是：三年级以上到十二里外的中心校去，低年级的孩子寄宿或坐校车。理由很充分：中心校有专职的音乐老师、体育老师，有电脑教室，孩子们能和更多的同龄人在一起。

那天，教学点开家长会。二十几个家长，挤在教室里，坐在孩子们的小板凳上，膝盖顶着下巴。梁老师站在黑板前，没有说话。

家长分成两边。

一边说：并吧。娃娃要学英语，要学电脑，这里什么都没有。留在这里，一辈子就是这个山沟。

另一边说：舍不得。三年级的娃娃，天不亮就要起床赶车，路上一小时，冬天怎么办？这个学校，是村里的魂啊，学校一撤，村里就剩老人了。

梁老师听了一个小时。散会前，她说了一句话：「这事，我也没想好。」

我想借梁老师的这一年，看一看第八十章的两遍读法。

先看「小」的好处。这所学校里，二十四个孩子，梁老师叫得出每个人的名字，知道谁家里有事，谁早上没吃饭。每个星期五的下午，是「山歌课」：村里一位八十岁的老爷爷，被请来教孩子们唱本地的山歌，一句一句，用方言，那些词，课本上没有。孩子们学得很认真，有一个女孩，把山歌里的一句话抄在手背上，回家念给奶奶听。这就是「乐其俗」。教学点里还有一台学校分到的「多媒

体一体机」，因为没人会修、网络又不稳，搁在角落里蒙着布，这是「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再看「手」。

开学一个月后，梁老师在一件事上，忽然停住了。班里有个男孩，叫他小川，九岁，有一天悄悄拿了一部旧手机来，里头存着几段电子琴的视频。他想学电子琴。他问梁老师：老师，能不能不唱山歌，教我这个？

梁老师愣了一下，下意识地说：「山歌多好听……」

话说了一半，她停住了。因为她突然看见自己：**这二十四个孩子，是不是在唱她爱唱的山歌？** 她从小听山歌长大，她爱这个。她请老爷爷来，她在每周五腾出下午，她告诉孩子们「这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这都没有错。可是，小川想要的是另一样东西，而她的第一反应，是把他拉回来。

梁老师意识到，在这所「很小」的学校里，她就是那只手。她并不坏，她出于热爱。可是**「小」并不会自动让孩子自由，「小」只是让那只手离孩子更近。**

这是第八十章的第二遍读法，在一间教室里，原样出现了。

接着是「不相往来」。孩子们在这间小教室里，好是好，可是从一年级到三年级，看见的都是这二十几张脸。小川说过一句话：「老师，我们学校的人都一样。」这句话，梁老师想了好久。**一个很小的、不往来的地方，里面的人会渐渐变得相像，不是谁强迫的，是因为没有别人可以比。**

孩子们头一回到中心校，一个个贴着墙根站着，不说话，像一群从山里跑出来的小兽。中心校的老师带他们去操场，有个叫小梅的女孩，偷偷看了半天别班的孩子跳绳，一个多钟头没有动。回来的路上，她忽然对梁老师说：「老师，他们不会唱我们的歌。」梁老师说：「那你教他们。」下一回，小梅真的在中心校的树荫下，教了三个女孩唱半句山歌。那三个女孩唱得走了调，笑成一团。

她后来做了一件事：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五，带着孩子们走十二里路去中心校，不是并过去，是**赶集**，去和那边的孩子一起上一节课，一起跑一场步。中午吃完饭，再走回来。有的孩子来回走了三个钟头，还说好玩。

这是一种「半往来」：不并，也不封。

一年后，县里的方案改了：教学点保留一到二年级，三年级以上去中心校。山歌课保留了，改成每个月一次。小川学了电子琴，是中心校一位音乐老师每周教他一节，他回来之后，教教学点的孩子们用电子琴伴奏山歌，老爷爷起初皱眉，听了半首，说：「也行，也行。」

我不想把这个故事讲成圆满。孩子们每天早晨坐校车，有的低年级孩子晕车，哭；有的家长嫌太远，把孩子带去了县城；村里的老人说，学校一半撤了，村里的炊烟也少了。**这里面没有哪一边是完全对的**。

还有一位家长的话，梁老师一直没有忘。散会后，一位爷爷留下来，对她说：「梁老师，你们读书人讲道理，我不懂。我就晓得，我孙子在这里，有人叫他的名字。到了大学校，有没有人叫他的名字，我不晓得。」这句话，比任何一条理由都重，可它也不能决定对错：并点之后，有一个孩子在中心校遇到了过去在村里碰不到的老师，两年后考上了县城的初中，那是留在小教室里不容易做到的事。**名字被叫着，和眼界被打开，两样东西都是真的，都不能拿来换另一样**。

我借这个故事，只想指出一件事：这一章读不定，在教育里是**活生生的难处**。小而近，有人情，有自己的东西；也有一只离得太近的手，和一扇关得太严的门。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家养老院，不大，三十几个床位，在城郊。院里有一条规矩：晚上九点，统一熄灯。

这条规矩有它的道理。老人要睡觉，夜班的护理员只有两个，一个晚上要查房、翻身、换尿布，灯一直亮着，谁都没法休息。

老韩，八十三岁，住在二楼走廊尽头的双人间。他一辈子是个修表匠，爱听评书和老戏，床头有一台巴掌大的旧收音机。他有个习惯：睡前要听一会儿，一直听到十一点才关。这个习惯，他保持了五十多年。

老韩的白天是有章法的。早上六点起，在院子里走三圈；上午帮着护理员把晾衣架上的衣服收下来叠好；下午在活动室里，有人拿来一块停了的钟、一只走慢的怀表，他就戴上自己那副旧放大镜，一点一点地拆。这些事，不属于任何一条院规，院里的人也没有人管，可正是这些，让他到了夜里还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听评书，是他一天的最后一口气。

规矩出台后的第三天晚上，九点二十分，护理员小徐推开了老韩房间的门。

「韩伯伯，该关了。」

「我再听十分钟。」

「九点熄灯，我们院里的规定，同房间的老人也要休息。」

老韩没有说话，伸手把收音机关了。屋里黑下来，走廊的灯光从门缝里漏进一线。他躺着，睁着眼，对着天花板，一直到很晚。

我想把这个走廊的场景，放进第八十章里看。

按「第一遍」的读法，这家养老院，如果每个老人都能「安其居，乐其俗」，就好了：住得安稳，过自己的生活，听自己喜欢的东西。老韩的收音机，就是他的「俗」。

按「第二遍」的读法，九点熄灯，是一只手，一只出于好意、出于管理需要、出于对大多数人负责的手。它没有名字，墙上写的是「院规」。它让三十几个人的日子整整齐齐，谁也不抱怨，大多数人也确实睡得很好。

护理员小徐，也不是恶人。她二十六岁，上夜班三个月，家里孩子才两岁。那天晚上她从老韩房里出来，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眼圈有点红。她后来对院长说：「我也不想拉他的收音机，可我一个人管十五个，要是每个人都有一套，我真的管不过来。」这话不是推托，是实话。**一个小地方，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那只手——这里是一个值夜班的年轻护理员——就要被拉成十五个方向。**她值夜班，一个人要管十五个老人，灯一乱，她就乱。她的难处，和老韩的收音机一样真。

这件事后来是怎么处理的，我写一种可能。

院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她听说之后，没有立刻改规矩。她先去老韩的房间坐了一个晚上，陪他听了一段评书。听到九点半，同屋的老人翻了个身，没说话。院长问他：声音吵不吵？那位老人说：不吵，就是怕一直开着，别人有意见。

最后的办法很小：老韩改用一副耳机，听到十一点。耳机是院长自己出钱买的，一开始老韩嫌不如喇叭好听，用了一个星期，说也行。另外，二楼走廊的尽头，辟了一个小角落，放两把椅子，一盏暗暗的灯，**晚上九点到十一点，睡不着的人可以去那里坐。**

角落里那面墙上，本来没有钟。第三天晚上，有位老人问：「几点了？」没人答得上，因为谁都没带表。第二天，老韩从自己的抽屉里拿出一只修好的旧挂钟，请护理员钉在了角落的墙上。那只钟走得很慢，一天差好几分钟，他每隔几天过去拨一次。

第一个晚上，来了三位老人；第二个晚上，来了五位。他们不一定说话，有的是一起听老韩耳机里漏出来的评书声。

你看，这就是第八十章里那句「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的样子：**各人守着各人的屋和习惯，可是有一个地方，彼此看得见、听得着。**　　如果规矩改成「每个老人关在自己的房里，各过各的，绝对不串」，那就是第八十章最后四个字的另一种实现：「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在一家养老院里，叫**孤独**。

我要多说一句。老人睡眠和作息的变化，不都是习惯问题。如果老人突然睡不着、白天一直昏睡、情绪明显低落，或者原来的习惯忽然全变了，**该找医生就找医生**，不要只当成「老人脾气」。

这个办法也不是没有代价。几个星期后，有位住在角落隔壁的老太太提了意见，说晚上总有人影，睡得不踏实。院长又去了一趟，把椅子往里挪了半米，约好角落里轻声，十一点准时收。**做完一件事，往往要再调一次。**　　那只手要一直在，只是它要随时准备被说「这里有点紧」。

这个场景，我觉得是对这一章的一个很小的回答：**各过各的，可以；一根线也不留，不行。**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个镇子，有十几家老酱园。

十几家，各有各的酿法。有的晒足一整年，有的酿几个月；有的豆子偏多，有的面粉偏多；有的水是后院那口老井的，有的是山脚下的泉。每一家做出来的酱油，味道都不一样：这家偏咸，那家偏甜，另一家带着一点说不清的烟味。镇上的老人买酱油，认的是「哪一家」的酱油，不是「酱油」。

去年，县里派来了一个年轻的干部，姓邵，二十八岁，来做「区域品牌」。她的想法是：把十几家酱园合起来，用一个统一的品牌，统一包装，统一价格，进超市，进电商。她办了一场联席会。

会议桌上，摆着十二个小碟，每个碟子里是一家的酱油，旁边一小块白馒头。邵干部说：「各位老师傅，先尝尝。」

老师傅们一个碟子一个碟子地尝下去，没有人说话。

尝到第七个碟子，老何忽然停住了。他对着碟子看了一会儿，抬头问对面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师傅：「这个，是不是你年轻的时候，在我爹那儿学过一年的那个味？」对面的老人愣了愣，说：「是，是……你还记得。」原来，三十多年前，这位老师傅在老何父亲的酱园里当过学徒，学了一年，后来自立门户。那一股底子里的味道，一直留在他的酱里。老何和他在镇上住了几十年，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也没有彼此尝过对方的酱。

桌上有人轻轻「哦」了一声。**原来「不往来」的这些邻居，并不是没有线，只是线埋在底下，谁也没有拉过。**

邵干部开口了：「我想的是，大家把配方统一一下，咸淡、色泽都做个标准。这样超市才好上架。」

一位老师傅放下了馒头：「统一？谁的标准？」

「我们可以请专家来定。」

「专家定的，就不是我的了。」

另一位说：「我这个酱，三年的缸，一个标准我做不出来。」

还有一位小声说：「要是都一样了，那还有什么人要买我们的？去超市买不就行了。」

邵干部有点急：「可是单打独斗，现在做不下去了。你们每一家都不大，进不了超市，也没有人做宣传。」

这时候，一直不说话的老何开口了。他家的酱园是镇上最老的，八十多年。他说：「我们十几家，在一个镇上，几十年，谁都知道谁家怎么做的，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坐在一起尝过彼此的酱。」

这句话，让整个桌子安静了一下。

十几家酱园，隔着几条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你家今年晒了多少缸，我知道；他家的酱卖得好，我也知道。可是**从来不往来**。每一家都怕别人偷了自己的配方，每一家都在暗暗地盯着邻居，却没有一家开过口。

这不是哪一种读法的「纯粹」。它既有「小国寡民」的好：每家各有各的味；也有「不相往来」的坏：谁也不了解谁，谁也不借谁的力。

那天会议到最后，没有统一配方。他们议定的是另一件事：**不联味，联名**。每一家酱油的瓶子上，保留自己的名字和配方，只在瓶身上加一个共同的小标记，写明「这个镇、这条河、这一季的豆」，让消费者知道：这些酱油出自同一个地方，可是味道各不相同。另外，大家合用一个仓库、一辆送货车，减少成本，**成本合，味道不合**。

这个办法，是不是「第八十章」？我觉得是，也不是。

说它是，因为它保住了「各有各的样子」。

说它不是，因为这个办法里，**仍然有一只手**：那个共同的小标记，标记上的那几个字，谁来定？包装的规格，谁来管？合用的仓库，谁来排顺序？这些事，总要有人来定，哪怕是十几个人轮着定。有一回，邵干部在群里发了一份《联合标识使用规范》，里面规定了标记的位置、字号、颜色。老何看了，回了一句：「太细了。」邵干部改了两版，最后只剩了三条。

散会时，有一位老师傅走到桌边，把十二个小碟子，一个一个，用馒头蘸干净了，端起来，递给下一个人。没有人说话，他们像是在洗一桌尝过的杯盘，其实是在一个一个地认邻居。

我在这里学到的，是这一章里没有人写出来的东西：**小，只是一半；另一半，是怎样让小的东西，彼此能听见而又不改写对方。** 这件事，不是靠「使」就能做成的，也不是靠「不往来」就能做成的。它要有人愿意坐下来尝别人的酱。

一年后，十二家酱园，来了八家入伙，还有四家没有来。其中一家的老师傅说，他就是不愿意。邵干部没有劝，说：「您随时来。」

带 走 的 话

**带走的话小，是一幅好画；画里那只没有名字的手，是好是坏，我分不出来。我只知道：各过各的可以，线一根不留，不行。**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一、分、柔、统、复里的哪一环？** 同时碰到「柔」和「统」，也碰到「复」，三环互相咬着。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 教的是小而多元、有器不用；靠的是「使」，即一只手。这只手是守软的还是毁软的，我不替书做主。

◆

81

第 81 章

# 收笔

>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马王堆帛书的写法，据通行的帛书校勘本（字已改成今天的字），大致是：

>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善者不多，多者不善。圣人无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

有五处不一样，后面每一处都要用到：

（一）**次序**。通行本是「善者不辩」在前、「知者不博」在后；帛书是「知者不博」在前、「善者……」在后，三对话里，善排在最末，紧挨着「圣人无积」。

（二）**「辩」和「多」**。通行本「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帛书写「善者不多，多者不善」。一个字之差，批评的对象换了：一个批的是争辩，一个批的是多。

（三）「圣人不积」和「圣人无积」，意思差不多，记一笔。

（四）**「圣人之道」和「人之道」**。通行本最后一句是「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帛书整理本里没有「圣」字，是「人之道，为而弗争」。这个差别我留到后面细看。

（五）**这一章在书里的位置**。通行本里，它是整部书的最后一章。帛书甲、乙本的整理本都把它排在第八十章后面、第六十七章前面，既不是德经的末尾，也不是全书的末尾。北京大学藏的西汉竹简《老子》（分七十七章）则把它放在德经的最末。章序这一条，我只记下异文，不拿它立论。

郭店本没有这一章。郭店本从第六十七章起整块都没有，这个「没有」说明不了什么。

## ◆ 这是最后一章吗

读到这里，请您先问自己一个问题：读这一章的时候，您是不是有一种「到了结尾」的感觉？

我是有的。「信言不美」四个字，像一个老人合上书的时候，说的一句总结。后面「天之道……圣人之道……」，一对一对，像是最后的落款。八十一章，到这里正好收住。

可是这个「结尾感」从哪里来的？

先看版本。上面说过，在我手里的帛书整理本中，这一章不在最后。帛书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德经的最后一章，按这个整理本，是我们上一章（七十九章）的「天道无亲，恒与善人」；按这个整理本，整部帛书的最后一章，是通行本的第三十七章，「不辱以静，天地将自正」。**第八十一章在帛书里，并不是书的末尾**。它是在第八十章后头，被夹在其他章中间的。

通行本之所以以它收尾，是因为魏晋时王弼注的那个本子，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分成八十一章，最后一章就落在了这里。这是一次**排书**。排书的人，就是上一章里说的那只没有名字的手。

再看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说，老子到了关口，关令尹喜请他著书，他「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写完就走了，不知道最后去了哪里。这一句里的「五千余言」，是一个收尾的画面：书写完了，人走了。可是这是汉代人写下的说法，讲的是这部书的来历，不能拿来证明这一章该排在哪里。

我还数了一件事。通行本里，说「天之道」的地方，数一数：第九章「功遂身退，天之道」；第四十七章「见天道」；第七十三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第七十七章「天之道，其犹张弓与」；第七十九章「天道无亲」；第八十一章「天之道，利而不害」。一共六处。

后九章里占了四处。从第七十三章起，每隔一两章，就要有一句「天之道」。这本书前面大部分地方说的是「道」、说的是「自然」，到了尾巴上，「天」忽然多了起来。我只是照着字面数的，没有做过统计，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可能是后来加的一层，也可能是这部书写到后面，口气自然就转了。可是这样一来，第八十一章最后那一句「天之道，利而不害」，听起来像结尾，**有没有可能，它只是这一段末尾的一个惯用的收法？**

我不知道。我要说的只有一件：**「像结尾」，不等于「被设计成结尾」**。一个人说完一句话，口气自然会往下落；一个编书的人排完一卷，也自然想找一句落得稳的话放在最后。哪一种发生在这里，我手里没有证据。

## ◆ 三对话

现在读这一章的前半，三对话。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可信的话不漂亮，漂亮的话不可信。

王弼的注很短：「实在质也」「本在樸也」。实在的话要朴素，本来的东西靠质朴。

这一句，人人读得懂，也人人点头。我们都吃过「美言」的亏：广告写得天花乱坠，买回来不是那回事；人家把你夸得很高，转身就变了脸。

但请您停一下。「信」是什么？

「信」，是靠得住，是**说的话和说的事对得上**。你说「这座桥能走」，我走上去，真的过去了，那就是信。「美」呢？美，是**听的人喜欢**。你说「这座桥无比坚固、宛如彩虹」，我听了很舒服，走上去，不一定过得去。

所以这一对话，我读成：**一句话，要对着事，还是要对着听的人？** 两个方向，不一定总是冲突，可是一旦冲突，老子说，选前一个。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知道的人不广博，广博的人不知道。

王弼的注是：「极在一也。」最高处在「一」。意思是：真正知道的人，知道的是那个「一」，不是一大堆东西。

我读到这条注，停了很久。因为这里的「一」，恰好是这本书从第一页起就在纠缠的那个字。

王弼的路子，常被人概括成「以一统众」：用一个根本，统摄万般。他在《周易略例》里有一句有名的话：「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多的东西管不了多的东西，管得了多的，是最少的那一个。这里的「一」，是**统摄的一**，是攥线头的那个一。

而这本书，一路讲的「一」，是**不间断的一**，是一团连着的丝。

所以，同一个字「一」，在王弼那里是统，在这本书里是连。第八十一章的注，恰恰是这两个「一」碰面的地方。我不替它们判输赢。我只是想让您知道，**一千七百多年来，读这一章的人，多是通过王弼的「一」在读。**

**「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善于说理的人不争辩，爱争辩的人不善于说理。

这一句，帛书不一样，帛书是「善者不多，多者不善」。

一个字，「辩」和「多」。

这个字之差，我觉得是整章最扎手的地方，因为它把批评的**靶子**换了。

通行本的「辩」，打的是**争辩**，打的是要赢人的嘴。这和郭店本第十九章的「绝智弃辩」，是同一个目标：郭店本里「辩」字已经出现了。这样看，「辩」是老子书里很早就有的一个靶子。

帛书的「多」，打的是**多**。善的人，不多；多的人，不善。多什么？多话，多才，多拥有，没有写。可是它和上一对「博」，意思接得很近，博就是多。而且你再往下看，下一句就是「圣人无积」，积就是堆多。**在帛书的次序里，「多」和「积」紧挨着，一句顶着一句，批的是同一样东西：堆起来、攒起来。**

换句话说，帛书这一版的三对话，是三个「少」：少说漂亮话，少知道一大堆，少拥有。接着第四句，才落到「圣人无积」。一路下来，是一条线。

通行本多了一个「辩」，这条线就拐了个弯，插进一场争论。

「辩」字这一换，到底是谁改的、为什么改的，我不知道。可能是帛书抄错了，可能是通行本为了让三对话「各讲一件不同的事」而换的，也可能这两个版本本来就是两条传下来的线。三种可能，我都只能说「可能」。

## ◆ 这几句话，打到谁身上

读到这里，我必须停下来，把话转过来，对着我们这本书自己说。

「美言不信」，这本书里有「美言」吗?

有。每一章的开头，我们设想「有这样一位母亲」「有这样一位师傅」；每一章的结尾，我们写到「放回日子里」，三个场景，三个人。这些故事写得好不好看，是一回事。**可是它们没有一个是真事。** 它们是我们设想出来的，是为了让您看得清楚、记得住。这本书立过一条纪律：这些是类比和应用，**不是证明**，不能拿它们来证明这一章的判断成立。

我在这里再说一遍：**这本书里故事越好看，越不能当证据。** 如果您读完某个故事，觉得「对，就是这样」，请您停一下，问问自己：我是被故事说服的，还是被道理说服的?

「博者不知」，这本书里有「博」吗?

有。《道德经》五千字，这本书的篇幅是它的十几倍。我读完八十一章，没有哪一章敢说读透。

我不想用「这本书不是在传授知识，只是在记录读法」这样一句漂亮话来替它辩护。因为这句话本身，就是一句「美言」。

如果硬要说一句不辩护的话，大概是：这本书读到这里，最好的情形，是您合上它，只带走了一两样东西——**一个手上的「一」，一个把字放回语境里去读的习惯。** 剩下的，都是脚手架，用完可以拆。

## ◆ 圣人不积：给出去，反而多了?

**「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圣人不攒，他把东西用来帮别人，自己反而更有；他把东西给了别人，自己反而更多。

这句话，人人爱听，因为它有一个很甜的结尾：给出去，会更多。

我想问一句：**这是真的吗？**

要看给的是什么。

如果给的是一块面包，给出去了，自己就没有了。这话不对。

如果给的是一个方子，一个办法，一句道理，给了别人，自己还在。你教会一个人做饭，你并没有少会一点做饭，甚至教的时候，自己更清楚了。这话对。

这个差别，用我们这本书的话说，就是**说法**和**劲儿**的差别。说法（信息）这一处，给出去不会少；劲儿（粮食、钱、力气）那一处，给了就没有了。老子这一句，在说法那一处是真的，在劲儿那一处，只能是一半真话：给出去的人确实可能得到别的东西（情分、信任、名声），可那不是面包。

还有一件事，我想提醒您。把这一章和前面几章放在一起，会看到一个**样式**。

第七十七章的圣人，调弓而「不欲见贤」，**没有回报**。第七十八章，受了垢，「是谓社稷主」，**有回报：王**。第七十九章，执契不责，「常与善人」，**有回报：天**帮你。第八十章，小国，「甘美安乐」，**有回报：好日子**。第八十一章，给出去，「己愈有」，**有回报：更多**。

七十七章那一回，是干净的。后面四章，每一章的末尾都挂着一个**好处**。

一本讲「柔弱不争」的书，到了尾巴上，每一章都在许诺：你柔，你会得到。我没有办法说这是好是坏。可是我不能不指出来：**这和这本书反复提醒我们**

**的「别把柔弱当手段」，是有拉扯的。** 第三十六章已经谈过这件事。到了第八十一章，我只记下一笔：这个「许诺」的样式，在全书的尾部特别密。

## ◆ 最后一句里的那个「人」字

现在，说帛书那个没有「圣」字的「人之道」。

通行本最后一句：「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帛书整理本：「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

请您把第七十七章拿出来。那一章里，也有一个「人之道」。通行本是：「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帛书是：「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

**同一个本子里，「人之道」出现了两次，意思完全相反。**

第七十七章的「人之道」，是人**通常的做法**，是坏的：拿穷的去喂富的。第八十一章的「人之道」，是人**可以有的做法**，是好的：为而不争。

如果按着这本书一开始立下的读法——每个字都不用统一的意思读，要放进它自己的语境里看它长出什么意思——这没有问题。同一个「人之道」，在七十七章里是「人的现状」，在八十一章里是「人的可能」。

可是，通行本把第八十一章的「人之道」改成了「**圣人**之道」。

多了一个「圣」字，两处就分开了：七十七章的是「人」，八十一章的是「圣人」。**一个字，把同一个词的两种意思，修成了两个词。**

这个「圣」字是谁加的、为什么加，我不知道。可能是传抄时手顺添上的，也可能是有人看出了矛盾，要把它修平。我只能说「可能」。

可是这件事，我觉得挺有意思：**一个修平矛盾的动作，恰好是这本书一路提醒我们要小心的那一种动作。** 一个词本来可以在两处长出两个意思；改一个字，让它们各归各位，更整齐了，也更死了。

如果这是一个有意的修改，那么在第八十一章的最后一句里，我们读到了这部书被「统」的最小的一笔。它小到几乎看不见，只是一个字。

## ◆ 涌现

下面该放字母了。每一个字母都要能指出它是从哪一处释放出来的。

我从两个扎手的地方出发：一个是「信言」对「美言」；一个是「人之道」多了一个「圣」字。

先看「信」和「美」。我前面说，信是话对着事，美是话对着听的人。换成这本书的话：一句话，可以连在两个地方。连在**事**上，那是信；连在**听的人**的喜好上，那是美。（这本书叫前一头「现实界」，后一头「自我界」，都是我从「信言」「美言」这两个词读出来的，不是原文自带的。）

「美言不信」，是说：一句话的线头，被攥在了听的人手里，往他喜欢的方向拽直了。它越来越顺耳，也越来越离开事。

这个读法，是我的读法。我删掉字母，剩下的是：「话要对着事，别光顾着好听。」一样站得住。所以这里字母没有添什么，只是换了一种说法。

再看「圣」字。这是第八十章的问题的小号：一个词本来在两处各长各的意思，被一只手改成了各归各位。

这里有一点东西，是删掉字母之后还剩下的：**一部讲「别把东西攥直」的书，在它传下来的路上，每一次整理，都难免攥直一点。**　这一点不靠字母，是版本告诉我们的。

我只能说到这里。这一章，我觉得套得并不太顺：因为它的后半（「天之道，利而不害」）我读得有点软，不知该往哪儿落。

## ◆ 回落：收笔

最后，按这本书的约定，我要用这几章得出的东西，回头去看这本书一开头那个「一」。

请您再写一个「一」。

这一回，请您注意的是**最后**：笔走到头，收住，提起来。

收笔，是断了吗？不是。收笔是这一横的最后一个动作，提起来，离开纸。可是笔画还在，墨还连在纸上。这一提，**是留给下一笔的位置**。

《道德经》的第八十一章，在我手里的这个版本里，是最后一笔。可是我们一路读下来知道，这部书从来没有一个「最后一笔」。郭店那一份，只有两千字，不知道是早期的样子，还是摘抄；帛书把它倒着排；汉简分成七十七章；王弼分成八十一章，把「为而不争」排在最后；以后还有无数的注、无数的本子。**每一个收笔的人，都是下一个落笔的人的起点**。

这本书也一样。读到这里，书合上了。可是我不想说「全书结束」。因为一部讲「回不去的根」的书，如果自己有一个确定的结尾，那就是它自己的一个「常」。我们这本书，最好的情形，是像一横收笔那样：笔离开了，可是纸还留着。

最后这五章，我自己的老实账是这样的：七十七章和七十八章，我读得顺，顺得我自己不放心；七十九章，我读不动；八十章，我读成了两个，不敢选一个；八十一章，我读到了版本的缝，却读不出它的结论。如果这五章里有哪一处，您觉得我读错了，我希望您回到原文，去重读一遍。

## ◆ 放回日子里

最后三个场景，不再是证明，只是想看看：「信言不美」「不积反多」「为而不争」，在日子里长什么样。

### • 教育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所夜校的成人高考辅导班，招生海报上写着八个大字：「三个月通关，不过退费」。班里有一位尹老师，三十五岁，教数学，教了九年。

班上有一位学员，姓贺，三十八岁，白天在建筑工地做材料员，晚上七点来上课。他每次进教室，鞋帮上还沾着灰，手背上有水泥蹭出来的白印子，坐下之后先把安全帽放在脚边。他想考个大专文凭，评中级职称要用。他是班里最认真的一个，笔记记得满满的，尹老师批改作业，总能认出他那一手方方正正的字。

**第一个星期三。**　尹老师批完第一次模拟卷，贺的数学，三十一分。满分一百五，及格线九十。

这一天下午，她其实已经在家里把这句话想了三遍。她写在一张便签上，写了又划掉：先写的是「您不行」，划了；再写「您没有基础」，也划了；最后剩下的一句是「今年十月，数学过不了线」，她觉得只有这一句是真的，既不贬他这个人，也没有替他许一个假的明天。

按机构的习惯，这个时候该说的是「没关系，你基础好，努努力肯定行」。班主任也提醒过：学员交了钱，别打击他，要鼓励。

尹老师下课后把贺留了下来。她没有说「你肯定行」。她把试卷摊在桌上，说：

「贺师傅，我跟您说句实话，不好听。照现在的进度，今年十月的考试，数学您过不了线。」

贺的脸一下子沉了。他把笔帽扣上，说：「海报上不是说三个月通关吗？」

「海报是招生写的。」尹老师说，「我是教数学的。」

贺没有再说话，拿起包走了。尹老师站在教室里，听着他的脚步声下了楼梯。她心里清楚，这样的话，说出来，十个人里有七个会走，有一个会去机构那里投诉。

**第二个星期三。** 贺没有来。尹老师对着空座位，批其他人的卷子，批完，收拾东西，心里不是滋味。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说重了。

**第三个星期三。** 贺来了，坐在最后一排。下课后他走到讲台前，递过来一张手写的纸，上面画着格子：左边一列是考试的科目，右边写着他估计的分数。数学那一栏，是空的，打了一个叉。

「尹老师，我回去想了两个星期。」他说，「你那天说的话，我很不爱听。可是我拿它去排了一张表。语文、英语、政治，我今年全力考，数学放到明年。你看行不行？」

尹老师接过那张纸，看了很久。她说：「行。数学我从最基础的开始，每周给您补半小时。」

补课的事，她没有向机构报，也没有收钱。她后来觉得，这半小时里，她自己的收获并不比贺少：从最基础的分数和方程教起，她才发现，她讲了九年的某些地方，其实一直是跳过去的。贺一个劲儿地问「为什么」，问得她不得不重新讲清楚。**给出去的，竟然回来了一些。** 这一点，我也不敢说成定律，只是她自己那一学期的账。

十月的考试，贺过了三科，数学没过。第二年，他的数学考了九十三分。

还有一个细节，是尹老师后来才想起来的。那天晚上贺走出教室的时候，她其实看见了他下楼时的背影：肩膀塌着，右手攥着安全帽，攥得很紧。她当时很

想追上去说一句「我不是说您不行」，可是追上去又能说什么？再补一句好听的话，就等于把刚才那句实话收回来了。**实话说出口，有时候就只能让它在那里站着，让对方一个人去消化。**　这是信言最难的一部分，不是说，是说完之后不收回。

这个故事我想说得老实一些。同班有一位学员，听尹老师说了类似的话，第二个星期就退了班，转到另一家机构去了，那里的海报上写的是「包过，一对一」。没有人知道他后来考得怎样。**「信言不美」，有时候会赶走人，那是它的代价。**

事后班主任来找过她一次，倒不是责怪，只是说：「尹老师，下次招生，您别在学员面前说太实的话，影响口碑。」尹老师没有争辩，说：「海报是海报，教室是教室。」她知道，这一句也不够圆，可她没有更好的说法。

而「美言不信」的另一面，也在这里：机构的海报，不是骗人，它是「美言」，是写给大部分人看的，其中一定有一部分人，信了，真的通过了。我们不能说美言一定害人。可是我们也不能说，信言一定留得住人。这一章没有承诺这一点。

它只说了一句话：话要对着事。至于对着事的话，对方肯不肯听，听了以后会怎么走，是另外一件事。

### • 健康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女儿，姓简，三十九岁，在外地工作，每个月回一次家，看母亲。母亲七十一岁，一个人住，老伴走了四年。

那个周末，她打开餐边柜找一个碗，看见里面码着一排盒子：两个大纸盒，三个小瓶，一套带锦盒的「调理套装」，下面压着一张收据。她拿起来看，金额是三千八。

**周六晚饭。** 她放下盒子，问母亲：「妈，这是什么？」

母亲正在盛汤，背着身，说：「人家讲座上推荐的，说对关节好。」

「多少钱买的？」

「三千多。」

「妈，这种讲座都是骗老人的！」

话一出口，她就知道说坏了。

母亲把汤勺放下，没有回头。「我知道你们年轻人都这么说。」她说，「那你说，我一个人在家，除了去听听讲座，还能去哪儿？」

那顿饭，母女俩没怎么说话。

这就是「信言不美」最直接的样子。她说的是对的，至少是接近对的，可是说出来，**像一把刀**。

**周日上午。** 简女士想了一夜，换了一个办法：她不说「骗人」，而是说：「妈，那个讲座，我陪您去一次吧，我也想看看。」

母亲愣了一下，有点高兴，又有点紧张。

**周三下午。** 她陪母亲去了。社区活动室，二三十位老人，讲台上的讲师四十来岁，嗓子很好，一口一个「阿姨」「叔叔」，进门每个人都发一个小袋的挂面。他讲得很好听，讲到动情的地方，眼圈都红了：「我妈就是这样走的，我不想你们也这样。」

简女士坐在后排，看着母亲。她发现一件事：母亲的眼睛是亮的。讲师叫出了她的名字，「李阿姨，您来了」，她挺直了腰。

那一刻，简女士忽然明白：母亲买的，**不全是那些盒子**。她买的是每个星期三下午，有一个人记得她的名字，对她说「您来了」。

这就是「美言」的力量。它的话未必全信不过，可是它给了一样东西，是简女士这一年没有给过母亲的：**被人好好说话**。

这个晚上，简女士说了几句不太好听的话。她没有再说「骗人」，她说的是：

「妈，您一个人在家的时间太长了。我每个月回来一次，不够。」

母亲没有接话。厨房里只有灶上砂锅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她才说：「老伴走了以后，下午三四点最难熬。太阳斜进来，屋里一点声音都没有。讲座是下午两点半。」

简女士听着，喉咙发紧。她这一年里，每个星期给母亲转的生活费，从来没有少过；她给母亲买的东西，比讲座上的盒子还贵。可是没有一样东西，是下午三四点的。

「还有，您膝盖疼的事，我想带您去医院看看，让医生看。那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用，我不懂，我也不是医生，让医生说。」

母亲说：「我哪是不愿意去，我是怕麻烦你。」

这几句话，一点也不美：承认自己来得太少，承认自己不懂，承认关节疼要找医生，而不是靠一盒东西。可是母亲听进去了。

有一个小插曲，简女士没有对母亲说。那天讲座散场，她在门口看了一眼那位讲师的签到表，母亲的名字旁边，画着三个小勾。讲师是怎么记住每一位老人的名字的，她不知道，但她心里明白：这份记得，是做出来的，也是有用的。**美言不信，可是美言里的那份注意，是真的**。　她要做的，不是把它撕掉，是把这份注意，用自己的方式补上。

这个故事里，我要特别说明：我没有资格替那些保健品下结论。有没有用，用多少，适合不适合，**该问医生和药师就问医生和药师**，不能靠推销的话，也不能靠子女一句「都是骗人的」。

她也没有叫母亲别再去听讲座。这是她这一次学到的：如果她把那间活动室的门也关上，那就等于把母亲唯一一个会叫她名字的地方收走了。她换了个办法，托住在隔壁单元的一位老邻居，每周三下午约母亲先去楼下走一圈，再一起去听；又给母亲在手机上教了视频通话，说好每天傍晚母亲打过来，哪怕只是说「今天吃了什么」。

后来，简女士把家里的事重新排了一遍。每周日晚上，视频通话一个小时；每个月多回去一次；膝盖的事，一起去了一趟医院。母亲还是去听讲座，有时候也买点小东西，但没有再买三千八的。

「既以为人己愈有」，在这个家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女儿把时间给出去，不是母亲欠她什么，是她发现，她自己也因此有了一样东西——和母亲之间能好好说话的路。

- **事业里的这一章**

设想有这样一位房产中介，姓莫，二十八岁，在一个老小区的门口开的连锁门店里做了三年。门店有一本「话术手册」，复印了好几版，写着：

「南北通透，采光无敌。」「业主急售，价格可谈。」「小区安静，邻里和睦。」

这一周，小莫手里有一套房：六楼，没有电梯，两居室，下午的太阳能晒进客厅，晒到五点半。楼下有一个夜宵摊，晚上十点出摊，一点收。房子本身不差，价格比同小区便宜一些。

话术手册里，没有一条能用在这套房子上。小莫试着照着写了一遍，写出来是：「户型方正，生活便利，闹中取静，业主诚心出售。」他念了一遍，觉得每个字都是真的，连在一起，又每个字都不太真。他想起一位早年带他的老中介说过的话：「一句话里要是挑不出一个能叫人去验的东西，那就是废话。」他把那一行划掉了。

**第一位客人**，是一对年轻夫妻，打算结婚用。小莫带他们爬上六楼，在门口先说了一句话：

「我先把这套房子的毛病告诉你们。六楼，没有电梯。下午西晒，夏天会热。楼下有夜宵摊，十点到一点，会有声音。」

夫妻俩对视了一下。男的问：「你不是应该先夸夸它吗？」

小莫说：「我夸了你们也会自己发现的。」

那天他们看完房子，说回去考虑。第二天，微信上只回了四个字：「不太合适。」

**第二位客人**，是一对六十多岁的老夫妻，带着一个愿意爬楼的儿子。小莫在楼下就说了：「六楼没电梯，您二老以后上下不方便，我建议您慎重。」老人家点头，看了一眼楼梯，说：「那算了。」小莫说：「我再给您找几套有电梯的。」后来他真的给他们找了三套，其中一套成交了。

**第三位客人**，是一位年轻的女老师，一个人买房。小莫照例先讲毛病。女老师听完，问：「夜宵摊几点收？」

「一点。」

「我是夜班的，一点才到家。」她说，「西晒呢？」

「下午到五点半。」

「我白天都不在家。」她笑起来，「那不是毛病，是价格便宜的理由。」

她买了。三个月后，她介绍了一位同校的同事来看房，那位同事要的是电梯房，小莫也没有硬卖，而是给他找了另一个小区。同事成交后，在朋友圈里写了一句：「中介里居然有人先说毛病。」

这个故事里，我想让您注意的是：小莫说的实话，一点也不美，**它的作用不是促成每一笔交易，而是把人分开。** 前两位听了实话，走了，这套房子不适合他们；第三位听了实话，留了，这套房子对她是对的。如果小莫说了「南北通透，采光无敌」，第一对夫妻会买，住进去之后，第一个夏天就会来找他。

不过，小莫也付了代价。那个月，他的成交只有两单，在门店里排在最后。店长拿着业绩表，皱着眉说：「你这个月怎么回事？带看比谁都多，成交比谁都少。」小莫低头看着那张表，说：「有两个客人我没让他们买。」店长问为什么，他说：「不合适。」店长叹了口气，说：「不合适的也能卖出去，你知道吗？」小莫点头：「知道。」他没有再解释太多。同店的另一位中介，话术用得熟，一个月成交六单。

小莫还有一个习惯：他把每个小区的实话，一条一条记在手机里。比如这个小区的下水道，雨季会反味；那个小区的物业费，三年没涨过。别人问他，他就给，不收钱。他还有个小本子，专门记「客人后来问过我的三个问题」，每次带看之前翻一遍，把这些问题先说在前头。有位同事笑他：「你这是在自己砸饭碗。」他说：「我是在省电话。」客人买完房还会打电话来问水电怎么过户、物业在哪里交费，实话说在前头的客人，电话少很多。有一次店长不高兴了：「你把这些告诉别人，别人抢你的客户怎么办？」小莫想了想，说：「他们要是用了，也会告诉我他们那边的。」

后来这件事真的发生了：别的同事开始把自己手里的实话，也发在群里。三个月后，这个门店的退单率，是全区最低的。

这是不是「既以为人己愈有」？我不敢这样说。因为这里面的因果，是我设想出来的，现实里有人把实话记下来，也有人因此丢了单子。我只想让您看到，**「不积」有时候是一种做事的习惯：不把手里的东西当成独一份，攥着。**　至于它最后给不给回报，这一章说「己愈有」，我只敢说：有时候。

带走的话

**带走的话话要先对着事，再对着人；手里的东西不攥紧，才有地方放新的。笔画到头要收住，也要提起来，留一处给下一笔。**

小　账

**这一章摸到的是一、分、柔、统、复里的哪一环？**「复」：收笔，不是断；边上碰到「统」（「圣」字，修平一个矛盾）。

**它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话对着事、给出去不攥；靠的是朴素，和一个不当「最后一字」的结尾。

# 结一

八十一章的地图

出远门之前，有人爱在墙上贴一张路线图，拿铅笔画：头三天走哪条路，哪里歇脚，哪一段会难走。走完回来，他不擦掉铅笔，拿红笔把实际走过的路描在旁边。

红笔和铅笔重在一起的地方，没什么可说。要看的是岔开的地方：哪里估计好走，结果寸步难行；哪里估计难走，结果一路顺风；还有几处，铅笔根本没画路，红笔却硬踩出了一条。

这一篇就是这样一张对照图。

铅笔那一层，是动笔之前给八十一章事先分好的类：哪些是核心章，哪些勉强，哪些要靠一个补丁才贴得上，哪些预计读不动。红笔那一层，是二十位撰稿人写完以后留下的东西：每章末尾的小账，每一组交上来的线头笔记，还有章里随手写下的一句又一句「我读不动」。

先把怎么数的交代清楚，不然后面的数字不好信。

## ◆ 一、怎么数的

数的依据是每章末尾的「小账」。小账头一问是：这一章摸到的是一、分、柔、统、复里的哪一环？我只取小账里**第一个点名的环**，记作这一章的「主环」；点了两环的，第二个环记作「边上」。小账里直接写「几乎没有哪一环贴得上」的，记作「没贴上」。

这样数有三个毛病，要先说在前头。

第一，这是**自评**。每一章的小账是写这一章的人自己写的，没有一个旁人重新打过分。有人写得宽，有人写得严，口径不会完全一致。

第二，五环本来就不是分类表。底稿一开头就说过，它只是定位用的坐标，一章可以同时碰到好几环。所以数出来的是「哪里气味重」，不是准确的刻度。

第三，「读不动」的多少，也是撰稿人自己说了算。有的人愿意写「我读不动」，有的人也许悄悄把它抹平了。所以下面的「读不动」只会少算，不会多算。

请把后面的数字当作地图上的等高线，不要当作测绘报告。

## ◆ 二、五环各落多少章

八十一章，按主环数，是这样的：

- **柔**（土还写得进去）：37 章
- **统**（一只手攥线头）：17 章
- **分**（第一次提笔）：9 章
- **一**（不间断）：6 章（第 14、27、39、47、56、67 章）
- **复**（回来时根已改）：6 章（第 16、28、40、52、64、81 章）
- **没贴上**：6 章（第 31、62、69、73、74、79 章）

再看「边上」：把主环和边上合起来，点到「统」的有 59 章，点到「柔」的 51 章，点到「复」的 18 章，点到「分」的 15 章，点到「一」的 14 章。

有一个数字我觉得最值得停一下：**同时点到柔和统的章，有 33 章**。差不多每三章就有一章。小账里「柔与统的交界」「柔和统之间」这样的话，您翻一翻会翻到很多遍。二十位撰稿人，大部分时候是站在这道缝里写字的。

这个结果，有三种读法，我都想摆出来。

第一种读法：柔和统是**看得见字的**。统，您能指着原文说：这里有个「使」，这里有个「执」，这里有个「镇」，这里有个「牧」。柔，您也能指着说：这里是谷，这里是水，这里是婴儿，这里是「下」。一和复就不是这样。一是手上「没断」的感觉，字面上很少露出来，导论一里要您拿笔写一横，就是因为它写不成字。复呢，要拿两样东西比：这个版本和那个版本比，前一章和后一章比，才看得出「回来了，可不是原样」。所以一和复落得少，一部分是因为它们本来就不好在字面上撞见。

第二种读法：柔这个字**太好用**。「土还写得进去」，这句话几乎可以套在任何一章说软话的章上。好几位撰稿人在笔记里写过同一句意思：「这一章贴得太顺，要提防。」所以柔排第一，有一部分是它的功劳，有一部分是它的便宜。

第三种读法最老实：**这本书最爱说的两个字，一和复，各只在六章里当了主角**。其余的章里，它们要么在边上被碰到，要么根本没出场。这本书的母题，大多数时候不是在章的正中间被撞见的，是在章的边上被碰到的。这是对照图上最让我意外的一处。

还有一件小事，顺手记下：专门的记号（那些字母）和「特征纠缠」「显露」一类专门词，按字符串粗查，只落在 13 章里（第 5、6、7、8、17、19、20、28、55、77、78、80、81 章），其余六十八章，全用大白话读完。好几位撰稿人在线头笔记里写得很直白：我在这几章里指不出，哪个字母是从哪一处扎手处长出来的，所以一个都不放。这条纪律，本来是怕专门词把读法盖死，结果成了一面镜子：它照出来，母题在多数章里，用平常话就能说完。

## ◆ 三、它们挤在哪几段

我写这几篇的时候，手里没有定稿的目录，不知道全书最后分成几编。所以我按两种办法切：一种是老办法，通行本的上下两篇，道经（第 1 至 37 章）和德经（第 38 至 81 章）；另一种是每九章一段。

先看上下两篇：

- 道经 37 章：柔 17、统 11、分 4、一 2、复 2、没贴上 1。
- 德经 44 章：柔 20、统 6、分 5、一 4、复 4、没贴上 5。

道经这一半，「统」当主角的章明显多：11 章，占近三成；德经只有 6 章，不到一成五。德经这一半，一和复各多出一倍，没贴上的章也从 1 章变成 5 章。

说粗一点：前一半的章，多数是在跟「手」过招，使、执、取、为、争，一个动词接一个动词；后一半，书渐渐往两头走：一头是比较纯的回望（复、一），另一头是写着写着，原文自己说起了兵、刑、赏罚。

再看每九章一段，有两段最扎眼，都是「读不动」扎堆的地方。

**第 46 至 54 章这一段**，九章里有六章要么整章、要么有一整块读不下去：第 47 章（不出户知天下）、第 49 章（后半章）、第 50 章（兕虎甲兵）、第 52 章（塞兑闭门）、第 53 章（大道甚夷而民好径）、第 54 章（善建者不拔）。这一段是原文自己在互相顶：同一个门，一处要开阖，一处要塞；同一部书，一处教日损，一处夸子孙祭祀不辍。

**第 73 至 79 章这一段**，更干脆：第 73、74、79 三章是整章读不动，第 80 章是读成了两个。再往前挪一点，第 69 章也是。从第 69 章到第 79 章这十一章里，整章读不动的有四章。

## ◆ 四、读不动，读不动在哪

整章基本读不动的，一共六章：**第 31、62、69、73、74、79 章**。另外两章近乎读不动：第 33 章（六句话块块不相连）和第 47 章（同一句话，既像「连着」又像「统」，两张脸分不开）。

有一块读不动、其余读得动的章，大约二十章：第 3、5、7、8、10、13、22、26、36、37、45、49、50、52、53、54、60、65、67、80 章。按关键词粗查，章稿里明说过「读不动」「没有解开」「读不稳」这类话的，有五十二章。也就是说，八十一章里，将近三分之二，撰稿人在某一处停下来承认了自己没读通。

这六章整章读不动，您留意它们讲的是什么：

- 第 31 章：把赢了的仗当丧事办，讲兵。
- 第 69 章：用兵有言，退一尺，讲兵。
- 第 73 章：勇于敢则杀，天网恢恢，讲杀与天。
- 第 74 章：民不畏死，常有司杀者，讲杀。
- 第 62 章：立天子，置三公，拱璧以先驷马，讲礼。
- 第 79 章：执左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讲债与赏善的天。

**兵、杀、礼，再加一个会赏善的天**。六章全是用掌权的人的语言说话：谁去打仗，谁来杀人，谁行什么礼，谁赏谁罚。这本书的读法，核心是「一片土还能不能写」。到了这些章里，没有地方下手。

必须赶紧补一句：**读不动，不等于这一章没意思**。第 69 章去掉所有框架词，剩下的是一段完整的兵家格言，自己站得住；第 74 章「别替大匠下刀」这个意思，不靠任何框架也完整。读不动说的只是：这本书的读法在这里进不去，不是这些章没什么可读。

## ◆ 五、母题到底添了东西没有

撰稿人写每一章，守着一条纪律：把理论的词全部删掉再读一遍，论证要是照样站得住，说明只是套用，要返工。

这条纪律在实践里碰了壁。第 48 章的撰稿人说得最清楚：这一章，传统读法本来就等于「删掉术语之后的本书读法」，所以删术语测试，根本判不出是套用还是站得住。他提了个改良办法：别问「删掉之后站不站得住」，问「删掉之后，**多出来的那一小块**是什么」。指得出的，才算本书添了东西；指不出的，老实写「这一章没有多出东西」。

我拿这个办法，把撰稿人自己白纸黑字写下的话收拢了一遍。不替谁加判断，只数他们自己承认的。

**多出了一小块，而且指得出是哪句话里来的：**

- 第 1 章：为什么「始」和「母」要分开，「恒」被换成「常」。
- 第 2 章：要害在「皆知」，不在美丑相对。
- 第 9 章：「留」和「保」的分别，退是节奏，不是撤销。
- 第 19 章：靶子挪了一格。
- 第 22 章：同一个「一」，手的姿势不同，天下就不同。
- 第 49 章：标准立起来以后，线外那一半怎么办。
- 第 55 章：「未知……而……」：说法还空着，劲儿已经满了。
- 第 65 章：「智多」的毛病，是聪明的去处只剩一个。
- 第 76 章：同一章里，从分类换成了摆放。
- 第 80 章：「软，能不能被安排出来？」

**删掉术语，一样站得住，母题只是换了一种说法：**

- 第 11、12 章（后者撰稿人说，是全书最不需要本书话头的一章）

- 第 28、48 章（核心章也有这种情形）
- 第 61、64 章
- 第 68、71、72、75 章
- 第 77、78、81 章

前一份名单十章，后一份十三章，再加上第四节那八章读不动或近乎读不动，合起来三十一章。其余的章，撰稿人没有明说，或者自己也说不准，我不替他们表态。

把前后两份名单放在一起看，有一个共同点：**母题真正添了东西的地方，几乎都靠一个具体的字、一处具体的版本差异撑着**（皆知、留与保、挪一格、执与抱、不知不知、人之道），不靠「母题」这个大名字。母题像一盏灯，真正照出东西的，是灯下面那几个字。

## ◆ 六、预注册对账：铅笔与红笔

现在对账。

动笔之前，八十一章被事先分过类，一共四种：

- **核心章** 19 章：母题最正面，可以写得最长。
- **勉强章** 12 章：容易滑成格言或处世术。
- **救章** 5 章：靠「文本里混进了儒家之一」这个判例才贴得上。
- **贴不上** 8 章：预计读不动。

（第 50 章、第 80 章各挂了两个标签，所以合起来不是 44，是 42。剩下的 39 章是普通贴合章。）

一类一类对。

**核心章（19 章）**。预计对的是：这些章确实有话可说，都写得长。预计错的是：它们并没有集中落在一和复上。19 章的主环，柔 6、复 4、分 3、一 3、统 3，五环都有，哪一环也不特别多。「核心章」原来是说「母题在这里最重」，结果更像是说「这里值得多写几页」。

更要紧的是，核心章里有七八章，撰稿人把底稿的备忘改了口：

- 第 48 章，底稿说是「两种生的原文定义」，可是章里一个「生」字也没有，「损」也没有宾语。章稿改成：这是本书借这一章立论的位置，不是原文的话。
- 第 27 章，底稿要「数字一维的原文证据」，原句单看只是夸技艺，一维是读进去的；更硬的旁证在第 39 章。
- 第 28 章，底稿说复归于朴是「让器重新连回去」，原文只有「用之」「不割」，连回去是转写；而且这一章用不用本书的词，结论一个样。
- 第 16 章，底稿说归根复命是连回去、回来时根已改，原文字面不说根变了，「根变了」是从别的章和传承史带进来的。
- 第 40 章，「返不是回原处」是全书的话，不是这一章的话。
- 第 64 章，撰稿人坦白：删掉术语只剩「善始善终」，真正承重的是版本事实。
- 第 56 章，底稿说「玄同是一的原文定义」，可是「同」字在古书别处是坏词（据说史伯就讲过「同则不继」），这个判断被撰稿人打了问号。
- 第 25 章，「母」字一出现，第 1 章把「始」与「母」分开的做法就不干净了。

这一批加起来，说的是同一件事：**底稿的备忘，好几处把本书的读法写成了原文的事实，章稿一个一个把它们拉回来。**

**勉强章（12 章）**。预计「容易滑成格言」，十二章里有八章应验：第 7、13、24、26、61、63、68、71 章。第 24 章撰稿人说，贴上去太顺，剩下的几乎是一句「量力而行」；第 26 章说，套得进，长不出新东西；第 61 章说，删掉术语剩常识。

估错了的有四章：

- **第 8 章**：估得太低。帛书两个本子里，水都不是「不争」，是「有争」（「有静」）；第七个「善」，通行本「与善仁」，帛书里没有「仁」。这两处比「水也会冲垮堤」扎手得多，底稿的备忘漏了。
- **第 22 章**：估得太低，应升为核心章。最早的两份抄本写「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通行本写「抱一为天下式」，一个字一个动作，把天下摆成了两种光景。
- **第 33 章**：比「勉强」更糟，六句话块块互不相连，是近乎读不动。
- **第 67 章**：估得太低。开头「肖与不肖」反而比三宝那半章有东西。

**救章（5 章）**。这五章（第 3、36、37、65、80 章）本来要靠「文本里混进了儒家之一」来救。结果是：这个补丁没救成一章。

- 第 3 章：补丁用起来是双向的。这一章第一句「不尚贤」，是顶着当时儒墨的口号说的，不可能一边是「儒家之一混进来」，一边第一句在反儒。
- 第 36 章：**应改为「两可」**。「将欲」两个字（谁在欲？），加一个「固」字（帛书作「古」，读姑、读固、读故，意思都不同），这一章的语法自己就同时装得下「描写」和「计谋」两种读法，用不着补丁。
- 第 37 章：**「镇」字最早的本子里就有**。郭店甲本，据整理者的释读，作「将贞（镇）之」，帛书作「贞」或「阗」，学者也读作「镇」。（郭店简上的字形，撰稿人没见到图版，所以这里只能说「据释读」。）后来才

进来的，最多是「吾」字、「无欲」、「天下」这几个小处，补丁救不了「镇」本身。

- 第 65 章：只能写成「可能」，没有证据能往前推。
- 第 80 章：郭店没有，可是郭店第 67 章起整块都没有，不具信息量。手里唯一像线索的，是《庄子·胠箧》里几乎同一段话，那里没有「使」字。

郭店这一条线，单独交代一句。预注册里押过「自救章郭店应当缺」。第 1 到 66 章这个范围里，郭店本来就缺将近一半多（66 章里 35 章不见，约 53%）；自救章四个在范围内，缺了三个（第 3、36、65 章），只有第 37 章在。方向对，样本太小，不够当证据。反过来，核心章 19 章，郭店有的只有 9 章；贴不上的 8 章里，反而有第 31 章（后段）和第 54 章在郭店，「贴不上就是后来混进来的」这句话，不能说。

**贴不上（8 章）**。预计对的是六章：第 31、62、69、73、74、79 章，整章读不动，应验。半对的两章：第 50 章（兕虎甲兵一段读不动，其余读得动，而且帛书「以其生生也」没有「厚」字，大有话说）和第 54 章（「善建者不拔」读不动，「五句各量各的尺」这半边反倒贴上）。

可是**理由**有三处估错了：

- 第 31 章，底稿推测「疑有古注混入」，站不住。郭店丙本已经有这几句，不能推给后来。
- 第 79 章，底稿说「常与善人，常字作正面用，偏儒」，也站不住：帛书写的是「恒」，「常」是后来换的；「天道无亲」的前半句，据说同《周书》「皇天无亲」一路，是周人的有德之天，不是儒家独有。
- 第 74 章，底稿说「肯定了一个执杀的统者」，对通行本勉强成立；帛书是个条件句，「若民恒且必畏死，则恒有司杀者」，是推演，不是断言。

**普通章（39 章）**。预计平平，结果大体平平，但有几章露了底：第 34 章应改「勉」（末句「故能成其大」与第 7、66、36 章是同一部机器）；第 47、49、52、53 章各有一块没读通；第 51 章「顺到不安」，是整部书里的颂歌，没有扎手处，撰稿人说干脆承认它顺。

## ◆ 七、「越传越锋利」，成立吗

底稿一开头有个想法：这部书越传越尖。第 19 章的靶子，从郭店的「伪诈」，到后来的「仁义」，是个例子。

二十位撰稿人写完，我把他们记下的版本差异收拢来排一排，想看看这个想法站不站得住。

往**尖、往硬**走的：

- 第 19 章：靶子越来越大（但郭店是抄软了，还是后来传尖了，没有定论）。
- 第 37 章：结尾从「知足」，到「不辱」，到「无欲」，被拿掉的东西越来越多（只是三个本子排出来的一个方向，不是年代的铁证）。

往**软、往顺**走的：

- 第 22 章：最早两份抄本「执一以为天下牧」，到通行本成了「抱一为天下式」，手松了。
- 第 57 章：郭店作「民弥叛」，后来成了「民弥贫」，也是软了一格。
- 第 23 章：通行本里三句「同于……」补得整整齐齐，还加了一个「乐」字，比帛书暖（疑是后补，没有证实）。

往**整齐**走的：

- 第 8 章：帛书两个本子里，水是「有争」，通行本是「不争」，前后不再打架（是后人抹平，还是帛书抄错，两种可能都在）。
- 第 18 章：郭店、帛书每句都有的「安」字，通行本拿掉了。
- 第 24 章：通行本多出一句「跨者不行」，凑成对子（疑是后补）。
- 第 28 章：三个「复归」的次序，通行本比帛书理得更顺。
- 第 4 章和第 56 章：同样四句话，帛书里两处次序不同，通行本写成一个样。
- 第 81 章：帛书里同一个本子「人之道」出现两次，一坏一好，通行本把后一处改成「圣人之道」。

还有分不出方向的：第 42 章，「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和「亦议而教人」，「教父」和「学父」，一个像宣布，一个像斟酌，哪个在前、哪个是改过的，没人说得准。

这样排出来，**「越传越尖」只是其中一小撮，更稳的是「越传越整齐」**。有时整齐到变尖，有时整齐到变软，有时只是整齐。

这个观察要打三个折扣。第一，我们只记了让撰稿人觉得怪的差异；不怪的，没人记。第二，郭店和帛书只是现在手里最早的抄本，不是原稿，它们自己也是抄的。第三，比较的方向（谁在先）本身，就是各家有争论的事。所以这是一个**排出来的倾向**，不是定律。但它至少说明：一部教人别把东西拽直的书，在传下来的路上，每一次整理，都难免拽直一点。

## ◆ 八、章与章之间的小路

八十一章不是八十一座孤岛。撰稿人在各自的线头笔记里，不约而同地记下了许多章与章之间的小路。挑几条最清楚的：

- **第 17 章和第 18 章**：郭店丙本里，这两章是连着抄的，中间没有分隔。两章各有一个「安有」：信不足，安有不信；大道废，安有仁义。同一副骨架。通行本一刀切成了两章。
- **第 29 章和第 64 章**：「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八个字原样出现两次，郭店只有第 64 章有。哪一边抄了哪一边，原文定不了。
- **第 10 章和第 51 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一字不差，重复两遍；类似的句子在第 2、34、77 章也有。有撰稿人把这叫作「砖」：《老子》里有一部分，像是用现成的句子砌起来的。
- **第 4 章和第 56 章**：同样四句「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在帛书里次序不同。
- **第 6 章和第 52 章**：同一个「门」，同一个「勤」，方向相反。一处是玄牝之门，用之不勤；一处是「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
- **第 72 章到第 76 章**：畏、死、杀、税、徒，一连五章，一个字接一个字。第 74 章是果，第 75 章是因。
- **帛书的排法**：据校勘本，第 66 章后面紧跟的是第 80、81 章，再接第 67 章。也就是说，在帛书里，「小国寡民」紧跟在「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后面，「信言不美」也不是全书的最后一章。

这些路都不是哪位撰稿人发明的，是几份抄本摆在一起时自己露出来的。它们也从另一头说明：这部书的「章」这个单位，本来就不稳。

### ◆ 附：长度也是一张地图

最后看一眼八十一章有多长。按汉字数，全部八十一章合起来约 66.7 万字，每章中间值约 7900 字。

最长的八章，依次是第 28、25、27、42、2、1、80、64 章，在 1 万到 1.17 万字之间。**这八章，全是预注册里的核心章**。最短的八章，是第 68、60、66、31、79、39、59、52 章，在 6200 到 7000 字之间，里面有勉强章、读不动的章和几章普通章，一个核心章也没有。

也就是说：预注册的分类，到了实处，主要成了**篇幅的分类**。核心章是我们愿意多写几页的章，读不动的章是我们没法多写的章。第 61 至 64 章原来只写了五千字上下，后来按作者的裁定补到跟别的章相当，这几章的长短，是「补」出来的，不是它们自己长出来的。

### ◆ 九、对照图告诉我们什么

对完账，我想老实说四句。

**一，哪章会难，估得准；哪章会好，估得差**。八个预计读不动的章里，六章应验。可是预计「核心」「贴合」的章里，有一大批其实是「用不用母题都一样」。母题不是在预计的地方最重。

**二，最扎手的东西，常常是版本事实，不是母题**。比如第 1 章的「恒」与「常」，第 19 章靶子挪了一格，第 22 章的「执」，第 50 章的「厚」字，第 71 章的「不知不知」，第 81 章「人之道」被改成「圣人之道」。这些都不靠母题，是把几份抄本摆在一起，自己露出来的。

**三，导论一里有一处，需要读者带着修正读**。导论一举了个例子：第 1 章的「常」被否定，第 16 章的「常」被肯定，「同一个字一贬一褒」。可是按帛书，第 1 章用的是「恒」，第 16 章才是「常」，原本是两个字；通行本把

「恒」改成「常」，两个字才并成了一个。「每个字放回语境里读」这条读法不受影响，甚至多了一条证据；只是那个例子，不要再说成「原本就是一个字」了。

**四，这张图本身，用的是这本书自己的尺。**用五环去量八十一章，量出来的分布，自然是这把尺喜欢的分布。有没有一把完全不同的尺，量出来是另一幅图？我不知道。这是这张地图画不出来的部分。

## ◆ 十、拿这张图怎么走

如果您时间有限，只想挑几章读，可以按这张图选路：

- 想看这本书**最站得住**的几处，读第 1、2、16、19、42、55、76 章。
- 想看这本书**自己缝线最难缝**的几处，读第 22、37、49、65、80 章。
- 想看**母题进不去**的几处，读第 31、62、74、79 章，不用着急，读不懂是正常的。
- 想看**版本差一个字、意思全变**的几处，读第 8、50、71、81 章。

最后一句。这张图是事后画的，铅笔那一层是我们出门前的自信，红笔那一层是走回来的脚。两层岔开得越多，越说明这条路不是照着图走出来的。

> 带 走 的 话
>
> **分类对了一半：哪章难，估得准；哪章好，估得差。扎手处多是版本，不是母题；母题多数时候只在边上碰到。**

◆

# 结二

两种生生

设想有这样一位在县种子站工作的人。春天里，她一天做两件事。

上午，她坐在柜台后面，给上门的农户发良种。一袋一袋，发的是同一个品种。这个品种是前些年选出来的，亩产稳，出苗齐，不容易倒伏，一千亩地种下去，苗一样高，穗一样沉，收割机一过，整整齐齐。农户最喜欢这样的种子：省心，不用赌。

下午，她骑车去站里的试验田。那块地不平，一头低，一头高，今年哪里积水、哪里板结，跟去年又不一样。她蹲在田埂上，一株一株地看。她不看长得最好的，专看哪一株「不太一样」：矮一点的，晚熟一点的，叶子发暗、被虫咬了偏偏结得不少的。她拿一根线把那一株拴起来，秋天单收它的种子。

上午的事，是让一个东西变成一万个。下午的事，是让一个东西冒出来。

两件事都叫「生」，哪件也不能少。可是做起来，要的东西几乎是反着的。上午要地平，水匀，规矩定死，因为目标是「每一株都一样」。下午偏偏要地不太平，天不太准，那块地还保留着变的余地，因为等的就是那一株「不一样」的。

把这两件事搬到《道德经》和它的邻居身上，就是这一篇要说的话。

## ◆ 先交代一句

「两种生」是这本书读出来的说法，不是老子或孔子自己说的。尤其第 48 章，那一章的撰稿人写得很直白：原文一个「生」字也没有。这是借几章立起来的一个位置，拿来看书，不拿来当定论。

还有，说「儒家的生生是在固定的土上从 1 到 N」，容易把儒家说小了。《周易·系辞》里有一句「生生之谓易」，同一段里紧挨着还有一句「日新之谓盛德」。讲变，讲日新的，不光是道家。所以下面说的「儒家这一路」，指的是**正名、立礼、教化、用标准件**这一路的做法，不是儒家的全部。

## ◆ 一、固定的土上，从 1 到 N

先说上午的那件事。

在一块已经定下来的土上，把一个已经有的东西，变成很多个。要这样做，先得有一个「标准件」：一个字的写法，一把尺，一张图纸，一个红绿灯的红。然后把它一个一个复制出去，越准越好。

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先把名分定正，言才顺，事才成。这是一套非常清楚的 1 到 N 的办法：先有一个正的名，再让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按这个名去对号。

这条路的用处，大得很，不要小看。

一千个互不相识的人，能在同一个路口不撞车，靠的是红灯是同一种红。一个孩子进了学校，能认得和千里之外另一个孩子同一批字，靠的是字形先定死了。医院里，药瓶上写的是同一套数字。没有这些，大事办不成。第 80 章里的小国，有舟舆无所乘，有甲兵无所陈，日子也能过下去；可是一旦要修一条穿过几个国的路，头一件事就是：用谁的尺？

所以1到N这条路，这本书并不反对。底稿一开头就写过：道家反对的，不是1到N，是在死土上一直做1到N，再也生不出下一个1。

那么，它的错在哪里？

**第一个错：土变了，它不知道。**良种是在前些年的那块地、那几年的天气里选出来的。地力变了，水土变了，病虫也变了，同一个品种还是一千亩一千亩地推下去。起先稳，后来是齐刷刷地一起出毛病。1到N做得越好，越像一万株一模一样的苗，一场病来，一起倒。

**第二个错：标准一立，就切出去一半。**第2章讲的就是这个：「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要害在「皆知」：一个人人都知道的标准立起来，不合标准的那一半，就成了「恶」。第22章里那条黄瓜的规定是现成的例子：黄瓜本来就是弯的，弯黄瓜吃起来和直黄瓜一样脆，一规定「每十厘米弯高不超过十毫米」，弯的就成了次的。被挑出去的那根黄瓜，没有一点毛病，它只是弯。

**第三个错：把「能复制」当成了「好」。**能复制的东西，不一定是该复制的东西。1到N做得太顺，顺到忘了问：这个「1」，是谁，什么时候，在哪块地上选的？

这三个错合起来，就是导论一里讲的「统」。

## ◆ 二、变的土里，生出那个1

再说下午的那件事。

在一块还没定下来的土里，让一个本来没有的东西冒出来。这件事用不上标准件，因为还没有标准；用得上的是眼睛、手、耐心，和一块还肯变的地。

《道德经》的开头，就是这样分的。第 1 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撰稿人读成：没有名字的那一边，是 0 到 1，是「始」；有了名字的那一边，是 1 到 N，是「母」。始，是冒出来；母，是养下去。

第 42 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一章有个要紧的读法：**「一」是被生出来的**，不是从头就在。章里的画面是一块老面：老面是上一回的面里生出来的，可你不喂它，它就死。「一」也是一件要不断去接上的事。

第 48 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这是两种生的分界：日益，是一天一天往上加，是 1 到 N 的积累；日损，是一天一天往下减，减的是把土压实了的东西，给下一个 1 腾出门来。这一章的撰稿人提醒得最严：日损不是日益的反面，是日益的后一步，没有日益，就没有那片土。

第 64 章：「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东西还没成形的时候就动手，动手却不攥。末了「复众人之所过」，回到的不是原来的样子，是被人走过的地方。

这条路的用处，恰好补上前一条路的缺。第一次做父母，没有标准，没有人能给你一个「标准的第一天」；第一家店、第一个产品、第一次搬到陌生的城市，都是这样。这一路教的，是怎么开头，和怎么让土一直留着再开头的余地。

它的错呢?

**第一个错：推不开。**一件事只靠「冒出来」，做不成第二件。要让一万个人用上同一样东西，还是得 1 到 N。一个只会说「别定标准」的人，办不成一场要一千个人同时到场的事。

**第二个错：把日益丢了。**一块什么都没写过的土，不是好土，是荒地。第 48 章的撰稿人专门补过一笔：必须说清日益是土的来历，不然读者会以为这本书鼓励只减不加。

**第三个错：把「不说」当成了本事。**第 1 章最大的误会，是把「道可道」读成「道不可说」。这一点，下一篇专门讲。

**第四个错：它自己也要名字。**第 25 章说「吾不知其名」，下一句就是「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一边说不知道，一边在叫它。第 1 章把「母」放在「有名」这一边，可第 25 章里，无名的东西偏偏叫「天下母」；第 52 章又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始是 0 到 1，母是 1 到 N」这个分法，在这几章里没有分得那么干净。分法本身有缝，要老实说。

## ◆ 三、把四章放在一起看一遍

前面说的「始」和「母」、「益」和「损」，听起来像在讲两个抽象的词。把第 1、42、48、64 章并排摆开，才看得出它们是同一件事的四个侧面。

**第 1 章，管「从哪里看」。**「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是一句两边都不偏的话：一边是还没有名字的时候，一边是有了名字以后。读者最容易犯的错，是挑一边站队，觉得无名高、有名低。可是同一章里紧接着说「此两者同出，异名同谓」，两边是一个东西的两个样子。种子站的比方在这里正合适：试验田里蹲着看的那个时刻，和柜台后面发种的那个时刻，是同一位工作人员的一天。

**第 42 章，管「一是怎么来的」。**「道生一」。这一句常被当成宇宙论的开场白，读得很高远。可是换一个读法，「一」并不是一开始就摆在那里的东西，它是被生出来的，而且是「生出来」这件事一直在发生。老面的比方不是原文里的，是这本书加的，要说清楚：老面是上一回的面生出来的，你停了喂，它就死。如果这个读法站得住，那么「一」不是一个可以拿在手里的名词，是一件要不断去接上的事。这也是为什么导论一要让读者自己去「摸」一个一，而不是递给他一个。

不过这里要老实交代：第 42 章是这本书里最难说清方向的章之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既可以读成 0 到 1 再到 N 的顺序，也可以读成越生越杂、越离越远。撰稿人没有替读者定。

**第 48 章，管「土怎么保持能写」**。「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这一章原文一个「生」字也没有，所以说它是「两种生」的分界线，是这本书的读法。读法的内容是：日益是把土垫起来，日损是把压实了的那一层松掉。没有垫起来的土，松什么？没有松过的土，写什么？撰稿人特意补了一笔：不要把「损」读成「少做事」，更不要读成「不学」。他自己也承认，把术语全删掉以后，这一章的读法几乎和传统的解释差不多，多出来的只是一小块：学和损不是两种人，是同一个人的两个时间。

**第 64 章，管「什么时候动手」**。「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东西还安稳、还没有苗头的时候，是最容易下手的时候。可是下手不等于攥。「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动手的是在最早的地方；「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攥得太紧的就掉了。同一章末尾，「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回到人们已经走过、又不再看的地方。这就是前面说的「复」：回头，但回的是被走过的地方，不是出发的原点。

这四章摆在一起，意思是：**看（1）、来（42）、土（48）、手（64）**。从哪个角度看这件事；那个「一」是怎么来的；土要怎么养；手什么时候伸。四个问题，没有一个是玄的，都是在田里蹲过的人会问的。

可是这个四分，也是这本书替它排的，不是原文排的。读者完全可以只拿其中一章，不拿别的三章，照样读得下去。

## ◆ 四、两种生，怎么接在一起

回到那位种子站的人。

她上午发出去的那袋良种，是前几年下午在试验田里蹲出来的。她下午蹲在试验田里等的那一株「不一样」，又得站在上午那些整整齐齐的田旁边，才看得出它哪里不一样。没有整齐，就看不出不整齐；没有那块乱的地，就选不出下一个整齐。

两件事，是一个圈：冒出来，铺开，铺到土板结了，再松开，再冒出来。

可是这个圈不是原地转。第二次冒出来的那个 1，已经站在铺开过一次的土上，土不是原来的土了。这就是这本书一直说的「回不去的根」：复，不是回到出发的地方，是带着上一圈的痕迹，重新有了出发的姿势。

这里要加一句不让它太顺的话。这个「圈」是这本书的读法，原文里只有零碎的字。第 48 章的撰稿人明说，把术语删掉，他的读法「几乎等于传统的解释」。所以「两种生」在那一章里，添的东西不多。不要因为它说得圆，就信了它。

## ◆ 五、圣人也攥线头

写到这里，有一件事不能不单独摆出来。

这本书开头就说：老子批评的，是那只把全部拽直的手。可是读到后来，撰稿人在六个不同的章里，各自撞上了同一个别扭：**书里的圣人，自己手里也攥着东西**。

六章：第 3、22、37、49、65、80 章。前面各章碰到它的时候，都就地写了，没有把它们连成一条线。到这里，才并排放在一起。下面只摆证据，两种可能都摆，**不替这本书做主**。

先摆证据。

**第 3 章**。满章五个「使」：使民不争，使民不为盗，使民心不乱，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再加上「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一共九个动词，都是对着民做的。第 2 章的圣人是一连串的「弗」，是松手；第 3 章的圣人是五个「使」，是伸手。版本上，帛书是「使民不乱」，没有「心」字；「为无为」，帛书是「弗为而已」。郭店没有这一章。有意思的是，这一章第一句「不尚贤」，顶的正是当时墨家（「尚贤」是《墨子》的篇名）和儒家（「举贤才」）的口号。读不动的有两处：谁让聪明人「不敢」？「为无为」放在九个动词的后面，是个口袋，还是另一回事？

**第 22 章**。这是最硬的一处。通行本：「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帛书甲乙两本，据整理者的校勘，写的是「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北大简，据我看到的一份转录，也是「执一以为天下牧」（转录有可能有错，没有对过原书）。抱，是两臂圈着；执，是手攥住，《说文》解作「捕罪人」。式，是样子，让人看的榜样；牧，是放牧的人，《说文》解作「养牛人」。一个字一个动作，两种圣人：一个站着让人学，一个攥着赶一群。同一部帛书的第 29 章又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这也可以用「执的东西不同」来解，但这一章的撰稿人明说，这个解法可能是替书圆场。）郭店没有第 22 章。

**第 37 章**。「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是压住。郭店甲本，据整理者的释读，作「将贞（镇）之」；帛书作「吾将贞（阗）之」。所以**「镇」字在现有最早的本子里就有**。后来才进来的，最多是「吾」字（郭店没有）、「无欲」（郭店作「知足」，帛书作「不辱」）、「天下」（郭店作「万物」）这几个小处。这一章还有个孪生章，第 32 章，同样的公式「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刹车是万物自己的「知止」，没有手；第 37 章的刹车，是一只手。（郭店简上「镇」的字形，撰稿人没见到图版，只能依整理者的释读。）

**第 49 章**。「圣人皆孩之。」帛书写作「咳之」。「孩」，名词当动词，有两种读法：像对孩子那样**照看**他们；或者**使**他们成为孩子。后一种读法，和第 65 章的「愚之」是同一个句式。再有，前半章圣人「无常心」，后半章「百姓皆注其耳目」，所有人的眼睛都朝着他：被所有人看着的那个位置，本身就是一个线头。郭店没有这一章。

**第 65 章**。「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愚」字在书里有三种用法：第 20 章是自称（「我愚人之心也哉」，带着点得意）；第 38 章是后果（「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第 65 章是动词，一个人对另一些人做的事。帛书甲本这一章开头是「故曰」，乙本是「古之为道者」，两本都没有通行本的「善」字。第 57 章说「我无欲而民自朴」，是「民自」；这一章说「将以愚之」，是「以……之」。郭店没有这一章，不过郭店第 19 章已有「绝智弃辩」，「智是麻烦」这半句话，很早就有。

**第 80 章**。「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使民复结绳而用之。」三个「使」，主语是空的：全章**一次也没出现「圣人」**。帛书里这一章完整，三个「使」都在。郭店没有，可是郭店从第 67 章起整块没有，说明不了什么。手里最像线索的，是《庄子·胠箧》里几乎同一段话，那一段**没有「使」字**，是描述：「昔者……民结绳而用之……」，紧接着就批「上好知之过也」，批的是上面那只手。谁抄谁，不知道。王弼注这一章，读的是办法：「国既小，民又寡，尚可使反古。」

六章摆完了，两种可能。

**可能甲：这只手是后来长进去的，是文本被统了的痕迹**。根据有：第 37 章，郭店没有「吾」，帛书、通行本有，手变得清楚了；第 3 章，帛书没有「心」，通行本多一个「心」，更向内；《庄子·胠箧》里同一段没有「使」；「使民」在当时的治术书里是常见的口气，更像治国人说的话；王弼已经把第

80 章当政令来读。这条路上有一个旧判例：文本里混进了儒家式的、为天下立一个样子的「一」。

**可能乙：这只手是这部书本来就有的一半。**根据有：帛书是西汉初年的抄本，这六章都在，「使」「执一」「镇」都在；第 37 章的「镇」，现有最早的本子就有；这部书整个是对侯王说话的（「侯王若能守之」），不是对每个人说话；第 28 章「圣人用之，则为官长」，圣人也动手；第 80 章的「使」，做的是减法（有器不用，有字少用），和第 48 章的「日损」同一个方向。

两种可能，各有一处最难受的地方。

甲最难受的，是**第 22 章**。如果手是后来长进去的，应该越晚的本子越攥。可第 22 章偏偏是反着的：最早的两份抄本里，圣人是攥着的；传到通行本，攥变成了抱，牧变成了式，手被换成了怀抱。如果有人动过手，动的方向，是把手拿掉。这跟上一篇排出来的「越传越整齐」是一个方向：也许有人觉得，圣人手里攥着东西不好看，顺手改得好看些。另外，那个旧判例只解释得了「吾」「无欲」「天下」这几个小处，解释不了「镇」，解释不了「执」和「牧」。

乙最难受的，是**它什么都能装**。「本来就有一半」，这句话可以把任何别扭都收进去，一收进去，就没有什么不对了。一个什么都解释得了的说法，等于什么也没解释。甲也有同样的毛病：每碰到不顺的地方，就说「这里混进了别人的东西」，也是什么都能解释。第 3 章和第 80 章的撰稿人，各自说过这句话。两个故事都太好讲了，这本身就是一个警告。

有一项检验，是第 77 到 81 章的撰稿人提出来的：为第 3、37、65、80 章，各找几处平行的文本，看「使」在平行文本里是不是也出现，是不是也缺席。这件事，这本书没有做。郭店第 37 章「镇」字的图版，北大简第 22 章的原书，也都没有对。

还要说一句王弼。第 22 章的注里，他把「一」注成「少之极也」；第 81 章的注里，他写「知者不博：极在一也」，常被概括成「以一统众」。这是**后来的读者**怎么读的，不是文本怎么写的。可是我们今天读到的，大多是经过他的八十一章。一千多年里，大部分人是借着他那个「一」的眼睛，读这几章的。

所以到这里，我没有裁决。**圣人手里到底有没有攥线头，这个问题，今天留在桌上。**

只带走一个小小的用处，这本书没有拿它当结论：不论这只手是不是原本就有，对任何一只温和的手，都可以问第 49 章教的那个问题——饭递过去以后，吃的人还能不能说「我不同意」？这个问题，留到最后一篇再用。

## ◆ 六、让儒家那一边也回一句话

写到这里，有一件公平的事还欠着：这一篇一直是用道家的眼睛看儒家的，不能不让对方回一句。

儒家会说：你们说我们只会在固定的土上复制，可《系辞》说「日新之谓盛德」，说「生生之谓易」，我们也讲变。这句话是对的，原文就在那里。所以这本书不敢说儒家只有 1 到 N。

儒家还会说：你们讲「不立标准」，可一个社会没有标准，孩子怎么长大？这句话也是对的。「必也正名乎」要的，是一个大家都能对得上的东西，没有它，「以直报怨」这样的分寸也没处安放。道家这一边的书，也承认要有名，第 1 章的「有名，万物之母」就是承认。

再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在几章里都碰到过，两边各读各的。可是不管怎么读，有一点是共同的：两边都在问同一个难题——一件好事，要让很多人做起来，同时又不能把人做成一个模子。

所以真正的分歧，比「谁讲变谁讲不变」要小，也要细：**当标准用久了，谁来问一句「这把尺还合不合这块地」？**儒家的回答，大体是靠贤人，靠教化，一代一代把尺磨准；《老子》的回答，是让土自己留着改的余地，不把尺定死在某个人的手里。这两个回答，各有各的靠谱，也各有各的风险：靠贤人，要有贤人；靠土，要有人肯等。

读到这里，读者可以停一下，问问自己：我身边的事，现在缺的是上午那件，还是下午那件？如果答不上来，就去田埂上蹲一会儿，看看哪一株，和别的不太一样。这一步，谁也替不了谁。

## ◆ 七、各自的用处，各自的错，合起来看一遍

最后把两边并排放一次，免得说了半天，记不住。

1到N，用处：让一件好东西到处都有，让陌生人能一起办事。它的错：不知道土变了；标准一立，切出一半；把能复制当成了好。

0到1，用处：能面对没有标准的第一次，能让土留着再开头的余地。它的错：推不开；丢了日益；把不说当成本事；自己也离不开名字。

还有一个两边都有的错：**把自己的那一种，当成了唯一的一种。**1到N的人，容易觉得只要标准够好，没有什么是复制不了的；0到1的人，容易觉得只要土够软，就不需要任何标准。种子站里的那位，上午发种，下午选种，她一个人干两件事，不觉得谁大谁小。这是这一篇里，最不玄的一句话。

> 带走的话
>
> **生有两种：土不变，把一个变成很多；土在变，让一个冒出来。都要，别只会一种。圣人的手，留在桌上，没有裁决。**

◆

# 结三

## 六种误读

有一种误读，叫「一把钥匙开所有的锁」。

有个人在老房子里捡到一把钥匙，试了试，开了东屋的门。他很高兴，接着去开西屋，开了；去开柜子，开了；去开抽屉，也开了。他得出结论：这把钥匙开一切。直到有一天，他拿它去开大门，怎么也转不动，他于是说，大门是坏的。

读《道德经》的误读，十有八九长这个样子。一个字，在某一章里被读通了，于是读者把这个读法带到所有地方，一路畅通，直到碰上一处转不动的锁。这时候，有的人回头怀疑钥匙，更多的人怀疑锁：这一章是后人加的，这一句是错字，这一段是老子在说反话。

这本书讲了八十一章，每一章都是先放下一个统一的读法，让这个字回到它自己的那一章里去。结一数过，撰稿人在一半以上的章里，都写过「读不动」。这一篇不重复那些章，只做一件事：把读者最容易带着走的六种读法，一种一种摆出来，各问一句——**是哪个字，被读成了同一个意思？**

六种是：道不可说；辩证法、相对论；愚民；退回去；躺平；养生术。

先说一句公道话。这六种误读，没有一种是凭空来的。每一种，在原文里都有一两处，让人觉得「就是这个意思」。误读之所以流传得广，是因为它们对了一半。下面每一节，先承认那对的一半，再指出那错的一半。

## ◆ 一、「道不可说」

**误读的样子。**「道可道，非常道」，翻译成：能说出来的道，就不是真正的道。所以真正的道是不能说的，只能体会，只能悟。进一步：越说越离谱，不说才对；老子自己写了五千字，是因为被关令尹喜逼着。

这是最流行的一种。它让《道德经》显得很高，也让人很舒服：读不懂，不是我笨，是它本来就不可说。

**哪个字，被读成了同一个意思?**

第一个字是「**可**」。「道可道」的「可」，被一律读成「能够」：能够被说的道。可是「可」在汉语里至少有两路：一路是「能」，一路是「值得、该当」。在「道可道」里，也可以读成合该被说成这个样子的道，被固定下来、被当成现成答案的道。撰稿人在第 1 章没有裁决，只是把两路都摆出来。

第二个字是「**常**」。「非常道」的「常」，被读成「永恒」，永恒不变的道。可是「常」在这本书里，不止一个脸色。第 1 章里的「常」，是「固定不变的、被写死的」；第 16 章的「知常曰明」，「常」是反反复复、一再出现的规律；第 55 章的「知和曰常」，常是和谐的、能长久的状态。同一个字，在三处是三个意思。（结一里已经提过：导论一拿「常」字一贬一褒做例子，应该对着帛书的写法重新核对，帛书第 1 章写「恒」，第 16 章写「常」。）

第三个字是「**名**」。「名可名」和「道可道」一对，「名」的意思如果也一律读成「名字」，整句话就变成了「名字不能叫出来」，一句废话。放回第 1 章后半，「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名是**一个东西被定下来、被当成标准件的那一步**。这一步，一半是坏事，一半是必须。

**真实的例子。**第 1 章之后，《老子》没有闭口。从第 2 章到第 81 章，全是说出来的话。第 25 章：「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一边说不

知道叫什么，一边又叫了它两个名字，而且说得明白：我是**勉强**叫的。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信号：作者不反对说，作者反对的是**把说出来的当成了最后一句**。

第 56 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一句最常被拿来证明「不可说」。可是这一章在帛书里是整个连在一起的，后面接的是「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放回去，意思更近于：**真知道的人，不急着说；急着说的人，常常没有知道**。不急着说，和不能说，差得远。这一点，是这本书对第 56 章的读法，它自己也说读不满，因为「知者不言」和「五千言」实在撞在一起。

第 70 章：「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这是作者自己在抱怨：我说的话很容易懂，可是没有人懂。能抱怨「没人懂」，前提是**说得出来**。

**对的那一半**。说出来的东西，一旦被当成最后的标准，就死了。这一半是对的，而且是《老子》的要害。

**错的那一半**。把这一半说成「所以不要说」，等于把开头那把钥匙，插进了不该插的锁。

**一句话**。「可」不是只有「能」；「常」不是只有「永恒」；「名」不是只有「名字」。

## ◆ 二、「辩证法」和「相对论」

**误读的样子**。「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第 2 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第 58 章）「反者道之动。」（第 40 章）于是：老子是古代的辩证法家，讲对立统一，讲矛盾转化；或者，老子是相对论者，讲没有绝对的好坏，一切都是相对的。

**哪个字，被读成了同一个意思？**

第一个字是「**相**」。「有无相生」的「相」，被读成了「互相」，一边变成另一边。可是「相」的原义是**对着看**，一个人看另一个，是单向的，不一定是对称的。第 2 章撰稿人读到的是：**只有放在一起，才看得出这一个**。「有无相生」不是说有变成无、无变成有，而是说不对着无，就没法谈有。这是**看出来**的关系，不是**转化**的关系。

第二个字是「**反**」。「反者道之动」的「反」，一律读成「相反」，对立面。可是「反」在古书里还有「返回」的意思（「返」的古字）。第 40 章撰稿人把它摆在第 16、28 章旁边：反，也许是转回头；也许是对着来；也许两者都是。这一点没有定。

第三个，要拿第 49 章做对照：「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如果《老子》真的是相对论，「善」与「不善」一边是另一边的影子，没有谁高谁低，那么这一句就应该是：善者善，不善者不善，各归各。可是它偏偏说：**对不善的也善之**。这是一个**有立场**的句子，不是相对的。第 2 章也是，一边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一边话里明显不赞成那个「皆知」。这不是相对论，相对论不会有「不赞成」。

**真实的例子**。第 58 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常被当作转化论的名句。可是紧接着的是「其无正也」，没有一个定下来的「正」。撰稿人读成：**不是福祸会互相变，是每次你以为拿到了「正」，那个「正」就把另一半踢出去了**。这里的刀口，对着的是第 22 章里那条被规定出来的直黄瓜，是「定一个标准」这件事，不是「福祸转换」这件事。

**对的那一半**。一个东西是靠另一个东西才显出来的，这一半是对的。

**错的那一半**。辩证法有一个动力的故事：矛盾推着事物往前走。相对论有一个取消的故事：没有对错。《老子》两个都没有说。它说的更小：**你一立了尺，就丢了尺外面的那一半**。

**一句话**。「相」是对着看，不一定是互相转；「反」可能是回头，不只是对立。

## ◆ 三、「愚民」

**误读的样子**。「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第 65 章）「常使民无知无欲。」（第 3 章）「虚其心，实其腹。」（第 3 章）于是：老子主张愚民政策，让老百姓吃饱了、什么也别想，好管。

这一种，必须老实说一句：**这是这六种里，文本支持得最多的一种**。不要替它辩护得太快。

**哪个字，被读成了同一个意思?**

是「**愚**」，和「**使**」。

先说「愚」。书里一共三种用法。第 20 章：「我愚人之心也哉！」这是**自称**，说话的人拿自己打趣，带着一点得意，一点孤单。第 38 章：「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这里的愚，是**后果**：自以为先看见的那些人，是愚的开头。这个「愚」是对着「前识者」来的，不是对着百姓。第 65 章：「将以愚之。」这里的愚，是**一个人对另一些人做的动作**。

三种。把它们读成同一个「愚弄」，是最大的偷换。第 20 章，没有人在愚弄谁；第 38 章，愚是那些聪明人招来的；只有第 65 章，是动词。

再说「使」。第 3 章五个「使」，第 80 章三个「使」，是书里最密的地方。读者一碰到「使民」，就想到统治者的手。这是对的，这一部分没有办法替它辩护。

**真实的例子。**第 65 章后面接的是：「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撰稿人读到：这一章其实是在跟**用聪明治国**的人说话，劝他们别拿手里的聪明当工具。从这个方向读，「愚之」也可以读成**让他们别再被聪明拖着跑**，不是让他们变傻。这是一个读法。

另一个读法同样站得住：这一章就是一只手伸过去，要让人变得简单。两种读法，没有被本章自己的话判出输赢。

第 57 章在旁边提供了一块参照：「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里是「民自」，是民自己来，不是「使民」。同一部书里，有一处是民自己，有一处是使民。两处不是同一个姿势。

第 49 章也是一块要看的东西：「圣人皆孩之。」帛书写作「咳之」。孩之，也有两种读法：像对孩子那样**照看**他们，或者**让**他们变成孩子。后一种读法的句式，和第 65 章是同一个。上一篇《两种生生》里，这几章被单独摆出来，是同一件事。

**对的那一半。**文本里确实有一只手，伸向民。这一半对。第 3 章的「弗为而已」（帛书）与「使夫智者不敢为」，在同一章里并排站着，没有谁说服谁。

**错的那一半。**把「愚」读成一个意思，是错的。这一半，把第 20 章那个自嘲的人，也算进了「愚民」里。

**一句话。**「愚」至少有三种身份：自称、后果、动作；「使」的主语常常是空的。这一种，留给读者自己判断，不替它翻案。如果读完这一节你仍然觉得它说得对，那也是一个正当的读法，只要你知道自己读的是哪个「愚」。

## ◆ 四、「退回去」

**误读的样子。**「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第 28 章）「小国寡民……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第 80 章）于是：老子要回到原始社会，反对文明，反对一切新东西。

**哪个字，被读成了同一个意思?**

是「**复**」，「**归**」，「**返**」。

读者把它们一律读成「回到原来的地方」。可是这几个字，每次出场，后面跟的东西不一样。第 16 章：「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回到的是**根**，不是出生的那一刻。根，是一个东西往下长的地方。第 28 章：「复归于婴儿」，婴儿是一个状态，不是一个年龄；第 55 章里，婴儿的样子是「终日号而不嗄」，哭了一整天嗓子不哑，这是一种**没有被磨坏的**状态。

第 40 章：「反者道之动。」可能是转回头，但转回头之后，已经带着前面走过的路。第 64 章：「复众人之所过。」回到的是**别人走过的地方**，这句话里，「回」和「过」连在一起。

**真实的例子。**第 80 章是最硬的一处。「使民复结绳而用之。」一个「复」字，加一根绳结，读起来是不折不扣的倒退。这一章，撰稿人不绕，写得很直：全章没有一次出现「圣人」，三个「使」的主语是空的；同一段话，在《庄子·胠箧》里没有「使」字，是一段描述，后面紧跟着批评「上好知」，批评的是上面那只手；王弼注这一章，已经读成了办法：「尚可使反古。」

所以这一章有至少两种读法：一种是一幅**小国图**，是对「好大喜功」的反讽；另一种是一个**政令**，是真的要这样做。

另有一个小事实：这一章里，「有舟舆，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陈之」，船有，车有，兵器有，**只是不用**。是「有而不用」，不是「没有」。退回去的人，是要把船砸掉，这一章里的船没砸。

**对的那一半。**《老子》确实对「越来越多」不放心，对「越来越快」不放心。这一半是对的。

**错的那一半。**「回」不是「回去住」。回的是**一个状态**，不是一个年代。一个已经走过很远的人，再回到「根」，他带着一路的东西。婴儿不会重新出生一次。

**一句话。**「复」回到的是根，是被走过的地方，不是出发那一年。第 80 章的一个「复」字，撰稿人没有替它洗。

## ◆ 五、「躺平」

**误读的样子。**「无为而无不为。」（第 48 章）「不争。」（多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第 17 章）于是：老子教人什么都别做，别争，别卷，躺着最好。

这一种是最新的。它是今天的误读，带着今天的疲惫。

**哪个字，被读成了同一个意思?**

是「**无为**」和「**不争**」。

读者把「无为」读成「不做事」，把「不争」读成「不去抢」。可是书里「无为」的出场，每次都挂在别的东西上。第 48 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先是日益。**一路加下去，加到有一天开始减，减到一个地方，才叫无为。没有日益的人，没有资格谈无为，因为他手里什么也没有。

第 29 章：「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这里是「为」和「执」一起，说的是**强为**，硬拧着去做的那种。第 64 章：「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和第 29 章对着读，无为，是**不攥**，不是不动。第 64 章同一章里还有「为之于未有」，动手要趁早，一个人躺着，没法「为之于未有」。

第 81 章最后一句：「圣人之道，为而弗争。」**为**而弗争。做是做的，弗争的是争。第 8 章：「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一直在流，一直在利万物，**不争**的意思是它不跟别的东西抢位置，不是它不流。

**真实的例子。**「躺平」这个词，描述的是一个人退到不再往里卷的状态。这本书里，撰稿人给它一个位置，但这个位置不是一个「人」决定的，是一个**空转的状态**。

打个比方。一台发动机，油门、离合、负载都在。负载太大，它转得很吃力，这是「内卷」。负载一下卸掉，发动机还在转，只是空转，不出力。**「躺平」，是发动机的空转，不是熄火。**

《老子》说的「无为」，不是空转，也不是熄火，是**工作负载刚好合适的时候**，一个东西不用被推着也能转。第 55 章里的婴儿，「终日号而不嗄」，哭一整天，嗓子不哑，一个躺在那里不动的人，不会有这样的力气。

第 9 章：「功遂身退，天之道。」这是一个常被拿来当「躺平」的证据，但「功遂」在前：事做成了，才退。第 67 章的「三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第 69 章的「不敢为主而为客」，这些句子里，有谦让，有退，但**没有一句说「不做」**。

**对的那一半。**书里确实有一种深深的疲惫，对争，对抢，对「一定要赢」。读到这一半，是读对了。

**错的那一半**。把「退」读成「不做」。第 48 章先说了日益，才说日损，才说无为。没有那个「先」字，无为就成了空话。

还要诚实说一句：这一节的「空转」比方，是这本书加的，不是原文。原文里没有发动机。

**一句话**。无为是不攥，不是不动；不争是不抢位置，不是不流。先日益，后日损。

## ◆ 六、「养生术」

**误读的样子**。「长生久视之道。」（第 59 章）「益生曰祥。」（第 55 章）「贵生。」（第 75 章）「死而不亡者寿。」（第 33 章）「天长地久。」（第 7 章）于是：《道德经》是养生书，讲怎么活得久，怎么不生病，怎么练气。

**哪个字，被读成了同一个意思?**

是「**生**」，「**长生**」和「**寿**」。

第 7 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这里的「长生」，是**天地**的长久，它们长久的理由，是「不自生」，不为了自己去生。如果这一章是养生术，那么养生的诀窍是**不要想着养生**，这已经是一个绕。

第 55 章：「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益生，是给生命多加东西，多补，多养。可是这一句后面接的是「物壮则老，谓之不道」。「益生」被当作坏事。这是一个明白的反例：**一个人拼命去养，反而是不祥**。

第 75 章：「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不把活着当目的的人，比把生命看得最贵的人更贤**。这一句很难被读成养生术，它说的更像是一种对「拼命守着」的松手。

第 33 章：「死而不亡者寿。」身体死了，还没有消失的，才叫寿。这里的「寿」，已经完全不是活多少岁了。

第 50 章，有个版本问题，撰稿人提过：通行本说「以其无死地」，而据说有的本子写法不同（这一点我们没有核对原书，只提一句）。不论怎么写，这一章也在说「出生入死」，生死在这里不是一个养生的题目，是一个**人怎么对待自己**的题目。

第 59 章：「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这一章，撰稿人读出了四种读法：治国的长久，个人的长久，道的长久，修炼的长久。四种都有人读过，哪一种也没有被本章压倒。

**真实的例子**。有一个很常见的场景：一位五十多岁的人，读了几页《道德经》，开始「养生」，早上练功，晚上泡脚，吃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数。他的身体可能确实好了一点。可是他每天花的心思，全是在**盯着自己的身体**。第 55 章里的「益生」，指的就是这种：给自己加，加到成了负担。

还要说一句明白话：**身体不舒服，请去看医生**。《道德经》不是医书，它没有任何一句可以替代检查和治疗。读到某一句觉得「我这个症状可以不管」，那就是读错了。

**对的那一半**。
书里确实对「生命」有感觉，而且对「过度用力」有提醒。第 55 章的婴儿「精之至也」，那是对一种不被消耗的状态的赞叹。

**错的那一半**。把「生」读成「身体的存活」，把「寿」读成「岁数」。

**一句话**。「生」在不同的章里是不同的东西；「寿」可以是死后还在。书里没有药方。

## ◆ 七、为什么偏偏是这六种流行

这六种误读，为什么传得这么广？撰稿人没有查过传播史，下面是几句猜测，只当猜测看。

第一，**它们都省事**。「不可说」省掉了读，「辩证法」省掉了逐字看，「养生术」省掉了和政治打交道。每一种误读，都替读者省掉一块最费力的地方。

第二，**它们都顺着各自那个时代的口气**。读书人看到「辩证法」，是在一个爱讲矛盾的年代；读者看到「养生」，是在一个怕生病的年代；今天看到「躺平」，是在一个累的年代。每个时代，都拿自己手里最顺的那把钥匙去开这本书。这本书自己也不例外，它拿的是「土」和「手」这两个比方，也是今天顺手的。

第三，**它们都对了一半，所以难纠正**。纠正一个完全错的说法很容易，纠正一个对了一半的说法，要先承认它那一半，再说另一半，听的人往往只听见前一半。

所以，比起「这六种都错了」，更实在的一句话是：**这六种都停早了**。每一种，读到某个字的第一个意思，就停下，不再往前走。再多走两章，它们就要碰上自己转不动的那把锁。读者可以拿这一句，回头检查自己读过的任何一本书：我是在哪一个字上停下来的？停下来以后，我是不是就再没回头看过？

## ◆ 八、第七种误读：把这本书的读法，也读成口号

写到这里，有一件事要先于读者自己说出来：这本书，也有可能被读成第七种误读。

这本书给了几个小把手：五环，两种生，「每个字放回语境」。用得好，它们是帮人读书的小凳子；用得不好，它们会变成新的口号：看见「一」就说「不

间断」，看见「手」就说「圣人攥线头」，看见变化就说「土在变」。这就是这六种误读的同一个毛病：**拿一个读法，开所有的锁。**

结一数过：这套五环，有好几章只是改了名字，没有添东西。该问的是：把术语全删掉，还剩什么小的新东西？如果什么都不剩，那只是换了一套话，没必要信。

## ◆ 九、六种误读的同一个毛病

回头看一眼，这六种，其实长在同一根茎上。

道不可说，是把「可」和「常」读成了一个意思。辩证法，是把「相」和「反」读成了一个意思。愚民，是把「愚」和「使」读成了一个意思。退回去，是把「复」和「归」读成了一个意思。躺平，是把「无为」读成了一个意思。养生术，是把「生」读成了一个意思。

每一次，都是：**同一个字，在不同的章里，被拿同一把尺量。**

这就是导论里讲过的「每个字放回它的语境」。放回去，是个笨办法，慢，累，而且常常放回去以后，发现还是读不动。结一数过，这样的章有五十多个。可是它有一个好处：读不动的地方，是真读不动，不是被一个漂亮的说法糊过去了。

下面是一个读者可以自己带走的小办法，只有一句：**碰到一个字，先问它在这一章前后，是跟谁站在一起的。**「常」跟「知」在一起，是规律；「常」跟「名」在一起，是被写死的。「生」跟「益」在一起，是不祥；「生」跟「不自」在一起，是长久。「使」跟「民」在一起，是动手；「民自」在一起，是不动手。

就这么一个小办法。它不会给你结论，只会让你少拿一把错钥匙去开门。用它的时候，也别用得太满：有时候你问了，答案是「前后都没人，这个字孤零零地站着」，那就老实写一句「这里读不稳」，再往下读。读书人的诚实，大半就在这一句里。

> **带走的话**
>
> **同一个字，不同的章，不是同一个意思。先看它跟谁站在一起，再下结论。读不动，就说读不动。**

# 结四

读你自己

八十一章读完，书该合上了。合上以后，剩下的只有一个读者，和他自己的日子。

这一篇不再讲老子，也不再讲这本书。它只做一件事：把前面几百页里反复用过的几个动作，缩成四个问题，交到你手里。你可以拿它们去问教育，问身体，问你的工作。问完了，书对你就没有用处了，这是正常的。

先交代一件事。这四个问题，是这本书的读法磨出来的，不是《老子》里的四句话。你可以不信它们。你只要试一试：拿其中一个，去问一件你今天正在为难的事，看它有没有让你多看见一点东西。如果一点也没有，就把它扔了。

## ◆ 一、四个问题

### 第一问：现在是谁在拿尺？

一件事里，一定有一把尺。作业有评分标准，店里有考核表，家里有「应该几点睡觉」，身体有体检单上的参考范围。尺不是坏东西，没有尺，事办不成。要问的只是：这把尺，是谁定的？定的时候，量的是哪块地？今天量的这个人，在不在那块地上？

### 第二问：尺外面的那一半在哪？

只要有一把尺，尺外面就有被挑出去的一半：太弯的黄瓜，太卷的头发，太慢的孩子，太晚熟的员工。要问的是：这一半里，有没有其实没毛病、只是不合尺的？它们现在被放在哪里，有没有人看着？

**第三问：这块土，还写得进去吗？**

一件事做久了，土会变硬。硬的意思是：新的东西进不来，任何一个变化都要先过老办法这一关。要问的是：这个孩子、这具身体、这份工作，现在还有没有一块地方，是还没有写过字的？有人最近在那里写过吗？

**第四问：我的手，是抱着，还是攥着？**

这是最后一问，也是最难的一问，因为它问的是你自己。你对一个人好，你帮一个人，你管一个人，你的手是圈着他，让他有地方站；还是攥着他，让他往你要的方向走？还有一个小检验，是第 49 章教的：饭递过去以后，吃的人还能不能说一句「我不同意」？

四个问题，没有一个有标准答案。它们不给结论，只让你多停三秒。

三秒不长，可是一个人在一天里说「应该」「必须」「不行」的次数，大概有几十回。每一回，都有机会多停这三秒。大部分回合你不会停，这很正常；偶尔停一次，就已经比不停强。

下面是三块地：教育，健康，事业。每一块地先走一两个日常的场景，再把四个问题拿过去问一遍。场景都是为这一篇设想的，里面的人不是真人，但这样的事你大概见过。

## ◆ 二、教育：一个女孩的头发，和一张订票的手机

**场景一：仪容检查。**

初中一年级，周一早晨，校门口站着两位老师和三个戴红袖章的学生，在做仪容检查。头发不过耳，不染不烫，不留奇怪的发型。规定贴在门口，写得清清楚楚。

一个叫小禾的女孩被拦下来了。她的头发是天生卷的，细细密密一团，扎起来也盖不住。老师说，你得去拉直。小禾说，我没烫过。老师说，那你拿个证明来。

第二天，小禾的妈妈拿着小学时候的照片来了，照片上的小禾，小学一年级，头发一样卷。老师看了看，说：好的，那你这个算特殊情况，我登记一下。

登记一下。这四个字，值得停三秒。

拿四个问题问一遍。

**谁拿尺？**学校，规定是对的，一千个学生，要有一把共同的尺。这一点，不要用嘲笑的口气讲。没有这把尺，每个早晨都要吵一场。

**尺外面的那一半？**小禾。她没有违反任何道理，她只是和尺的样子不一样。她被「登记」了，登记的意思是：她成了一个例外。一个孩子在十二岁的时候，第一次知道自己是一个「例外」，这件事，也许要很多年才会过去。

**土还写得进去吗？**这是整件事里最有希望的一个地方。老师最后说了「我登记一下」，这不是冷的，这是尺开了一道缝。如果缝只开给小禾一个人，那是一个特例；如果缝被写进了规定，下一个卷发的孩子就不用拿证明了。尺能不能改，要看有没有人肯在这里写一笔。

**我的手？**老师的手，一头抱着一千个孩子的秩序，一头攥着一把写死的尺。哪一个对，不是对错题，是每天早晨都要重新选一次的事。

这个场景里，没有坏人。这是它最难的地方。

**场景二：十二岁的孩子要订一张火车票。**

周五晚上，一个十二岁的男孩要独自坐火车去外婆家。他自己订票，爸爸站在他身后。

他刚点开软件，爸爸说：选靠窗的。他选了。爸爸说：别选那趟，太晚了。他换了。爸爸说：这里要填身份证，我来。他让开了。爸爸一边输，一边说：你看，要这样，下次你就会了。

整个订票，孩子的手一直停在屏幕上方，没有再按过任何一个键。

爸爸不是在偷懒，他是好心，怕孩子订错。他说「下次你就会了」，是真话。可是下一次，孩子站在屏幕前，手还是悬着，因为他已经学会了一件事：**有人会替我按**。

问第四问：**这个爸爸的手，是抱着，还是攥着？**

他的手一直在孩子身后，没有离开，可也没有伸出去替孩子按。到了身份证这一步，他按了。这一步，是从「抱着」变成「攥着」的地方。

一个小办法，只有一句话：把「我来」换成「你说，我看着」。孩子慢，孩子可能订错，订错了也许要退一张票，有一点手续费。这点手续费，是他以后能自己订票的学费。再说，退票的流程，他也会因此学到。

问第三问：**土还写得进去吗？**这是孩子第一次自己订票的机会，写过一次，就有了；爸爸替他写了，这块地就被爸爸占了。

教育里的这四个问题，说到底，是在问同一件事：**一个孩子，有没有一块地方，是他自己写的？**

**一个补充：作业本上的红叉。**

还有一件小事，常常发生在教育这一块地上，没有人当它是事。

三年级的孩子做算术，写错了一道题，老师批一个红叉。孩子拿回来改，改对了，老师再批一个勾。一个红叉，加一个勾，孩子的作业本上，留下一个「错过又改对」的痕迹。

后来学校换了方法：作业全部在平板上做，错了立刻弹出提示，改对了自动清掉。孩子做得又快又准，没有红叉，也没有「错过」。

学校很满意，家长也很满意。可是有位老师私下说，她开始看不到孩子是怎么错的了。以前，一个红叉旁边，孩子自己会在边上写一两个字，「粗心」「没看清」，那些字是他们自己的；现在，没有地方写了。

问：土还写得进去吗？一个错，是孩子学习的一块地，错的那一下，是他自己的第一笔。这块地如果被系统立刻抹平，地是干净了，可是上面也没有他的字。

这件事，没有谁是坏人，也不必回到红叉。平板可以留着，只是在错题旁边，给孩子留一行空白，让他愿意的时候，写两个自己的字。只需要记住：**快，不一定是好；平，也不一定是好**。一个孩子身边，需要有一个地方，留着他自己的错。

## ◆ 三、健康：一个家里的空调

先交代一句：这一节讲的是日常生活里的身体，不是治病。**身体有不舒服，请去看医生**。下面的话，替代不了任何检查。

**场景：二十六度**。

夏天，一家四口：爷爷，爸爸，妈妈，十岁的孩子。客厅的空调，每天都在吵。

爷爷怕凉，说二十八度。爸爸怕热，说二十四度。妈妈坐在风口，说关小一点。孩子刚从外面跑回来，满头汗，说再冷一点。

吵了一个星期，家里定下了规矩：二十六度，谁也不许动。

规矩定下来的那天晚上，大家很高兴。可是第二个星期，爷爷在客厅里披上了毛毯，孩子在自己屋里偷偷开了小风扇，爸爸晚上睡觉前，一个人跑去调低了卧室的温度。

二十六度，对谁都「差不多」，对谁都不「对」。

拿四个问题问一遍。

**谁拿尺？**表面上，是温度计。再看一眼，是「一个家需要一个统一的数」。这个愿望本身是好的，它要的是不吵架。

**尺外面的那一半？**爷爷觉得冷，孩子觉得热。他们的感觉，被「二十六度」这个数字盖住了。更重要的是，数字好像在说：你的感觉是错的，温度计才是对的。

可是爷爷的身体，不是温度计。每个人的身体，是一块不一样的地。年纪不一样，刚运动完还是坐了一天，穿的衣服不一样，同一个人，上午和下午都不一样。

**土还写得进去吗？**这是健康里最容易忘记的一个问题。身体，每天都在变。昨天合适的，今天不一定合适。如果你把「我应该怎样」写死了，比如「我应该每天八杯水」「我应该十一点睡」，这块地就慢慢硬了，你就不再听身体今天说什么。

**我的手？**一个家里，谁都可以替别人决定温度。最好的做法，也许不是定一个数，而是让每个人都可以说「我现在冷」，有人听见，有人动手。毛毯放在沙发上，风扇可以小一点，不是为了谁赢，是为了没有人要偷偷摸摸。

这一节没有要你放弃体检单。参考范围是一把有用的尺，是一千个人的经验。要问的只是：**它是在帮你听身体，还是在替你不听身体？**

如果一个不舒服连续几天没好，一个以前没有的症状开始出现，不要在这一页上找答案，去医院。

**第二个场景：手环上的睡眠分数。**

一位三十八岁的会计，姓冯，买了一个手环。每天早上，手环告诉她：昨晚睡眠八十二分，深睡一小时四十分，比同龄人好。她很高兴。

过了两个月，有一天手环告诉她：昨晚六十一分。她那天一整个上午都觉得累。其实前一晚她睡得挺踏实，醒来的时候还觉得轻松，直到看了分数，才忽然觉得「我没睡好」。

这是一个很小、很常见的事：**尺比身体先开口了**。

问第一问：谁拿尺？是手环，是一家公司拿一万个人的数据算出来的平均线。这把尺有它的用处，它能让你看出一段时间里的趋势，比如连着一个星期都在下降，那就是该注意的信号。

问第二问：尺外面的那一半？是她「醒来觉得轻松」的那一下。这个感觉没有数字，所以没有资格进入分数。

问第三问：土还写得进去吗？她可以试一个办法：一个星期里，早上先不看手环，先给自己打一个分，写在纸上，再看手环，看两个分差多少。不是为了证明谁对，是为了让自己的感觉，重新有一个写字的地方。

如果连着几周睡得不好，白天明显撑不住，或者有打鼾憋气之类的情况，不要自己对着分数琢磨，去看医生。手环是尺，不是诊断。

## ◆ 四、事业：一个跟单员，和一面小旗子

**场景一：太熟练的人。**

一家外贸小公司，有位跟单员，姓罗，干了九年。订单从哪里来，工厂哪家靠谱，哪家的交期要提前十天催，哪个客户喜欢在周五晚上改要求，她都熟。她手里有一张自己做的表，每天打开，用九年的老办法，几乎不出错。

去年公司换了系统，所有订单要在新系统里走。新系统的流程和她的表不一样，多了几个她认为「没用」的步骤，少了几个她认为「必须有」的提醒。

她用得很不舒服。她的做法是：先在自己的表里做完，再把数字抄到新系统里。这样每一单要做两遍。老板看到了，没说话。后来，系统里有一些数字，对不上她表里的数字。

她一开始以为是系统错了。后来发现，有两处，是她表里的老办法，对一类新订单已经不适用。

拿四个问题问一遍。

**谁拿尺？**她自己的那张表，九年磨出来的。这把尺很准，就是因为它很准，她才不肯放下。

**尺外面的那一半？**新系统里那几个「没用」的步骤。她没有试过，她直接给它们判了「没用」。

**土还写得进去吗？**这是整件事里最痛的一个问题。一个人最强的地方，常常也是最硬的地方。九年的熟练，是一块压得很实的地，好走，可是新的东西很难再长出来。这不是罗姐的错，每一个干到第九年的人，都会碰到这一块。

**我的手？**她攥着自己的表。她不是故意的。

一个小办法：下周，找一个新订单，只用新系统，不开自己的表。让它出错，一次就好。出错的那一次，是土松开的那一次。

**场景二：举着旗子的导游。**

一位导游，带团去古镇。她手里举着一面小旗子，三十个人跟着旗走。走了一整天，一个人也没丢，客人们给了五星。

可是最后一天，有位老先生对她说：我这几天，什么也没看见，我只看见了你的旗子。

旗子是一把很好的尺。它让三十个陌生人，在人群里不散。可是旗子也是一个线头：所有的眼睛，都被它拉着，往同一个方向看。

这位导游后来做了一件小事，只用了半小时：第二天，她把旗子收进包里，说：今天，我带你们走到街口，然后你们自由走半个小时，到钟楼下集合。

有人迷路了，有两个人多逛了一条巷子，有一个人在一间小铺子里买了一块糕，回来说「这是我这趟最喜欢的东西」。

拿问题问一遍。**我的手，是抱着，还是攥着？**旗子是攥着的手，三十分钟的自由，是抱着的手。她没有放掉旗子，旗子还在包里。

事业里的四个问题，说起来是在问：**你手里的熟练、权力、位置，是让别人更能走，还是让别人只能跟着你走？**

这个问题，包括领导别人的人，也包括管理自己的人。

**场景三：早餐铺的菜单。**

一家夫妻开的早餐铺，卖了十二年，菜单上有八样东西，贴在墙上，几乎没有变过。老主顾进门，不用开口，老板娘就知道他要哪一样。

去年，隔壁开了一家连锁早餐店，菜单是电子屏，三十多样，有套餐、有会员价。老板有点慌，也想上一块电子屏。

他的儿子回来帮忙，说：爸，我们不用上屏幕，但可以每周试一样新的，卖一个星期，卖得好留下，卖得不好撤掉。

老板起先不同意：菜单是十二年的字号，动不得。后来试了一个星期，卖了一样咸豆浆配油条的小套餐，居然有七八个老客人每天点它。

这件小事，放回四个问题里：**菜单是尺，十二年的字号是尺最硬的地方**。它帮了老主顾，也挡住了新的口味。每周试一样，是在尺的旁边，留了一小块还没写字的地。试的东西不多，输了也只是撤掉一张纸，这是把土留软的办法里，最便宜的一种。

注意，这里没有人说「菜单不重要」。八样东西还在，十二年的字号还在。这是前面讲过的「日益在前，日损在后」，只是换成了一间铺子的话。

## ◆ 五、那只最难看见的手

写到这里，有一件事，这本书自己要先承认。

《两种生生》里，有一节叫「圣人也攥线头」。《老子》里说的那位圣人，到底是抱着，还是攥着，这本书没有裁决。我们能做的，是把这个问题带回到自己身上来。

因为一个读者，读完《老子》，最容易发生的事，就是：**他开始用这本书的话，去管别人**。

「你太执着了。」「你要放下。」「你这是统。」「你这是内卷。」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在帮别人，可是它们有可能是一只手。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你要无为」，他自己就是在「为」。

第 49 章的那个检验，在这里最用得上：**这句话说出去以后，听的人还能不能说一句「我不同意」？**

如果能，这句话是抱着的。如果不能，不管这句话多温和，它已经是一只攥着的手。

这个检验，对这本书自己也适用。读完这本书，如果你不同意其中的一部分，请记得，你有这个权利。撰稿人在后记里，也会说他们自己哪里没有写好。

## ◆ 六、这四个问题什么时候不管用

不能让这四个问题也变成一把万能钥匙。上一篇才讲过，那样的话，它们就成了第七种误读。

这四个问题，至少在三种情况下，不管用，甚至会添乱。

**第一，当时间太急的时候。**孩子在马路边，要冲出去，这时候不是问「谁拿尺」的时候，是拉住他的手的时候。急事，要有一只攥着的手，一把现成的尺。你事后再问：刚才那一下，我是不是攥得太久了？这是对的顺序。先拉住，再想；拉的时候不必想得太多，想的时候也别一直自责。

**第二，当有人在受伤的时候。**一个人身体上有明显的不舒服，或者情绪上撑不住了，请找医生，找专业的人。四个问题是用来看日常的，不是用来诊断的。把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劝成「你要想开点，你要松手」，是另一种攥。

**第三，当你自己已经很累的时候。**一个累极了的人，读到「土要松开」「手要抱着」，很容易生出新的内疚：我连这个也没做好。如果是这样，请先把书放下去睡觉。这四个问题不会跑，它们明天还在。

另外还有一点：这四个问题，是这本书的撰稿人带着自己的偏好问出来的。他们偏向「土」「手」「尺」这一组比方。如果你有别的比方，更顺手，就用你的。比方不是真理，它只是让你多看一眼的小窗户。

## ◆ 七、四个问题，各自从哪几章来

为了不让这四个问题悬在半空，这里标一下它们的来路。你可以顺着它们，回到前面的章里去查。

第一问，谁拿尺，从**第 2 章**和**第 22 章**来。第 2 章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讲一把人人都知道的尺立起来以后，会发生什么；第 22 章里那条被规定了弯度的黄瓜，是同一件事的日常版。

第二问，尺外面是谁，也从这两章来，再加**第 24 章**的「企者不立」。这一章讲踮着脚站不久，撰稿人说它是套得最顺的一章，剩下的几乎是「量力而行」，所以用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把「量力」说成一把新的尺。

第三问，土还写得进去吗，从**第 48 章**和**第 64 章**来。一个讲日益日损，一个讲趁早动手、不攥。再加**第 23 章**，撰稿人在那里自己补了一笔：话说出去，会在地上留下沟，雨过了，沟还在。这一笔是他加的，不是原文。

第四问，我的手，从**第 22、29、49 章**来。抱和执，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孩之的两种读法。三章摆在一起，就是那一句：手里拿着东西的人，最需要别人能对他说不同意。

这四个问题没有一个是《老子》的原话。如果你回头去查，会发现原文比这四句朴素得多，也含糊得多。含糊的地方，请不要急着用这四个问题去补。让它含糊着，也是一种读法。

## ◆ 八、一个很小的练习

最后，给你一个很小的练习，只要十分钟。

拿一张纸。上面写三行字。

第一行：**这个星期，我在一件事上，用了一把尺。**写下这件事。写下这把尺。

第二行：**这把尺外面，有谁？**写下一个名字，可以是一个孩子，一位同事，一个家里人，也可以是你自己的一个部分。

第三行：**这个星期，我可以在哪里，把手松开一点点？**只要一点点。把「我来」换成「你说」，把「二十六度」换成「你冷不冷」，把旗子放回包里半个小时。

写完以后，放着。过一个星期，回来看一眼：松开的那一点点，有没有长出什么来？

长出来的，不一定是好东西，也不一定马上长出来。有可能是一个错，一个麻烦，一笔手续费。可是它是你的，也是对方的，不是尺量出来的，是你们两个人一起走出来的。

练习有两个小提醒。

第一，第一行写的尺，不要挑最大的。不要写「教育制度」，不要写「社会评价」，写你手边的：孩子的睡觉时间，办公室里的周报格式，家里谁洗碗。越小的尺，越摸得着，松手也越容易。大的尺，留给大的时候。

第二，写第三行的时候，不要写「我要改变」。写「我这周试一次」。改变是一个大词，试一次是一个小动作，小动作做得完，大词常常做不完。这也是这本书最老实的一点用处：它从头到尾，教的就是怎么把一件大事，拆成一件摸得着的小事。

如果你把纸放丢了，也没有关系。只要这个星期里，你有一次，在要说「我来」的时候，停了三秒，这本书就没有白读。

书读到这里，就可以合上了。

> 带 走 的 话
>
> **四问：谁拿尺？尺外面是谁？土还写得进去吗？我的手是抱着还是攥着？**
>
> **饭递出去，对方还能说不同意吗？**

◆

# 参考书目

这份书目只收两类：本书各章和线头笔记里**真正用到、提到**的版本和研究。凡是只在作者脑子里有、笔记和正文里没出现的书，一概不收。出版信息（出版社、年份、卷次）凡是撰稿人没有当场核到的，一律标「待核」。大多数条目，撰稿人看到的是网络上的转录或转引，不是原书，这一点在每条后面写明。

## • 一、《老子》的版本

1. **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甲、乙、丙三组）。整理本：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 年（据多位撰稿人所述；出版信息待核）。**本书所有郭店字句，实际取自网上录文**：维基文库「郭店楚墓竹简·老子」，另有中华道藏网页（据文物出版社 1998 年释文，方括号为试补）、sootax 韩文站校定文、biaodianfu 站，质量不一。没有逐字对过整理本。
2. **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乙本**。整理本：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年份待核）；以及《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出版信息待核）。**本书取自维基文库的帛书甲本、乙本转录和「校勘合本」**（页首自注文本质量 50%，是编者合并甲乙本补缺的整理本，不是帛书原件）。
3.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整理本：《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上海古籍出版社（年份待核）。**本书没有读过原书**。21—24 章用的是一份新浪博客的手工转录（格物蒙馆庄仲农《帛书老子、郭店楚简老子、北大藏西汉竹书老子（二）》），转录者自称可能有误。28/29 章「大制无割」的位置转引自徐山文章。
4. **王弼本**（含王弼注）。本书取自维基文库《道德經（王弼本）》（据其所载为华亭张氏本，待核），及《道德经（王弼注）》。
5. **河上公本（《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本书取自维基文库所载河上公本；个别措辞来自网页版本。河上公的时代与身份学界有争，本书不作断言。
6. **傅奕本、范应元本**。只在 45 章和 22 章的异文处，经二手文章转引提到（白奚文；陈鼓应「帛本为是」的博客转引）。**未见原书**。

## • 二、古人的注与解

7. 韩非《解老》《喻老》（在《韩非子》里）：本书取自维基文库《韩非子》。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老子》注释之一，是通说，未逐条核。
8. 王弼注：见上，第 4 条。
9. 河上公注：见第 5 条。
10. 徐梵澄《老子臆解》：只用于 36 章「固/姑/故」通假与「夺之」《喻老》作「取之」的说法，转引自网络页面，出版信息待核。

## • 三、先秦两汉及以后的其他古籍（本书引用到的）

只收书名，引文是否核过，以各章正文和附录六为准。

《说文解字》；《释名》；《尔雅》；《周易》（含《系辞》《象传》《彖传》）；《尚书》（含《说命》）；《诗经》（含毛传）；《周礼》；《礼记》（含《祭义》）；《左传》；《国语》（含《郑语》《周语》）；《战国策》；《论语》；《孟子》；《荀子》；《庄子》（《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应帝王》《天地》《天运》《知北游》《胠箧》《达生》等）；《列子》（含《天瑞》）；《管子》（含《内业》《牧民》）；《孙子》；《吕氏春秋》（《贵生》）；《淮南子》（《人间训》）；《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曹相国世家、陈涉世家、货殖列传）；《考工记》（郑玄注、贾公彦疏）；陶渊明《桃花源记》；范仲淹《岳阳楼记》；白居易《读老子》；《太一生水》（郭店同出）；《缁衣》《五行》《性自命出》（郭店同出）。

**需要特别说一句的**：

- 《列子》今本成书较晚，是「一般认为」，本书不给年代。
- 《太一生水》与《老子》丙组的关系：学界一般视为另一篇，未核。
- 《黄帝书》一条，是《列子·天瑞》引用时的写法，未核其来历。
- 《胠箧》的学派归属与成篇早晚，撰稿人只写成泛指。

## • 四、今人的研究文章（本书实际读到的，或转引的）

下面这些，撰稿人几乎都是在网上读到的，出版信息一概标「待核」。

1. **徐山**，关于「夫大制无割」的文章，爱思想网（aisixiang.com）所载，题目大意《〈老子〉「故大制不割」辨正》，转引自 25—32 章撰稿人；同一位作者另一篇（aisixiang.com/data/88682.html）被转引用于「信不足」各简帛皆有。**出版信息待核**。未读原文，转引。
2. **白奚**，《〈老子〉「躁胜寒，静胜热」释义新探》（爱思想 aisixiang.com/data/27511.html）：45 章郭店、帛书与通行本异文，及李零、彭浩、廖名春三家读法，撰稿人是从这篇文章里转取的。**出版信息待核**。
3. 李零、彭浩、廖名春：45 章郭店释读，通过白奚文转述，**未见原书**。
4. 陈鼓应：22 章「帛本为是」，转引自新浪博客「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关于《老子》第二十二章的解读（中）」。**未见原书**。
5. 冯国超：63 章「报怨以德」，「德」读为「得」之说，只读了爱思想网摘要，未写进正文。**待核**。
6. 刘笑敢：《庄子》「无君派」一说，撰稿人的记忆，没核，正文不引名。**待核**。
7. 默顿（R. K. Merton）：《科学中的马太效应》，1968 年，《科学》杂志，撰稿人凭记忆，**待核**。
8. 欧盟委员会第 1677/88 号条例（黄瓜弯曲度）：欧盟委员会法国代表处网页说明，该条例 2009 年废止。

## • 五、本书所用的网络资源

- 维基文库（zh.wikisource.org）：郭店楚墓竹简、老子（帛书甲本）、老子（帛书乙本）、老子（帛书校勘版）、道德經（王弼本）、道德經（王弼注）、韩非子·解老、释名、淮南子、史记。**本书的版本事实大部分依赖它，页面质量不一，帛书校勘版页首自注为 50%。**
- 爱思想网（aisixiang.com）：多篇评注、研究文章。
- 汉典（zdic）：《说文》等字书条目的二手引文。
- ctext.org：**未用**，抓取一直被拦。

## 六、不收的

- 帛书字数：据转录，乙本篇末自记合计约五千四百多字（版本核对报告，转录级）；北大简约五千二百多字。
- 各章里的民间故事、人物，都是本书虚构的，不是文献，不入书目。
- 本书自己的前身几本（第 290、297、311、486 号），见导论四最后一节，不在这里作文献条目。

# 附录

本书附录六件，供查、供对、供练：五本对照总表，八十一章判语速查卡，关键字语境表，避讳与改字小栏，失效户，待核清单。

# 附录一

## 五本对照总表

五本指：郭店竹简本、马王堆帛书甲本与乙本（合并一栏写）、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本、王弼通行本。表的口径先说清楚：

1. **郭店有无**，用《郭店对勘记录》第一节；其中第 25、16、40、46、32、66、64 等章的字句，另由撰稿人对维基文库「郭店楚墓竹简·老子」录文核过一遍（已核，仍是网上录文，没有对 1998 年文物出版社的原释文）。
2. **异文要点**，来源是维基文库的帛书甲本、乙本转录和「校勘合本」（页首自注质量 50%），各章撰稿人逐章核过，没有对图版；甲乙各自的字形，多数章没有分开，表中凡只写「帛书」的，意思是「整理本或校勘合本如此」。通行本指王弼本。
3. **北京大学简**，只写已经核到的。核到的都是网上手工转录或二手转述，转录者自己说可能有错，所以那一栏每一条都要对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原书再核；没有核到的章，空着，不猜。
4. 郭店栏里的「甲、乙、丙」是整理者分的三组。第 64 章郭店有三处（甲组前段、甲组后段、丙组后段）。

| 章 | 郭店有无 | 异文要点 | 北大简（已核到的） |
|---|---|---|---|
| 1 | 无 | 帛书「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万物之始」（通行「天地之始」）；「恒无欲也，以观其眇」。通行本「常」。 | —— |
| 2 | 有，甲 | 郭店、帛书「弗始」（通行「不辞」）；帛书多「先后之相随，恒也」，郭店、通行本无；郭店、帛书「相盈」（通行「相倾」）；通行本多「生而不有」。 | —— |

| 章 | 郭店有无 | 异文要点 | 北大简（已核到的） |
|---|---|---|---|
| 3 | 无 | 帛书「不上贤」「使民不乱」（无「心」）；「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 | —— |
| 4 | 无 | 帛书「用之有弗盈也」（通行「或不盈」）；「始万物之宗」（通行「似」）；四句次序挫、解、和、同，与帛书 56 章次序不同。 | —— |
| 5 | 有，甲（中段） | 帛书「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通行「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乙本「□百姓为刍狗」处有残缺。郭店中段两句风箱紧接 25 章、16 章前段。 | —— |
| 6 | 无 | 帛书「浴神不死」「天地之根」「绵绵呵若存」「用之不堇」。 | —— |
| 7 | 无 | 帛书「退其身」或「芮其身」；「不以其无私与」。郭店 66 章「以身后之」无「欲」字，可对照。 | —— |
| 8 | 无 | 乙本「水善利万物而有争」，甲本作「有静」；七善里乙本「予善天」、甲本「予善信」，两本都无「仁」；结尾「夫唯不争」乙本作「不静」一类写法。 | —— |
| 9 | 有，甲 | 第二句三本三样：郭店「湍而群之」、帛书「锻而允之」、通行「揣而锐之」；通行本首句仍作「盈」。 | —— |
| 10 | 无 | 帛书乙本第四问与第六问同为「能毋以知乎」；「天门启阖」（通行「开阖」）；乙本无「为而弗恃」；甲本章末残损。 | —— |
| 11 | 无 | 本稿未记帛书异文。 | —— |
| 12 | 无 | 本稿未记帛书异文。 | —— |
| 13 | 有，乙 | 郭店乙「人宠辱若缨」紧接 20 章「人之所畏」一串，前接 48 章；末三句郭店、帛书甲像在问句里，通行本整齐化为并行句。 | —— |
| 14 | 无 | 帛书「搏」作「捪」（《说文》抚也）；夷、微二名在两本互换位置；「一者」；「执今之道」（通行「执古之道」）；「忽望」（通行「惚恍」）。 | —— |

| 章 | 郭店有无 | 异文要点 | 北大简（已核到的） |
|---|---|---|---|
| 15 | 有，甲 | 郭店只有六个「若」，无「旷兮其若谷」（据维基文库录文，已核）；结尾三写：「蔽不新成」「蔽而新成」、帛书「敝而不成」；帛书乙作「善为道者」。 | —— |
| 16 | 有，甲（前段） | 郭店「至虚，恒也；守中，笃也。万物旁作，居以须复也。天道员员，各复其根」（已核维基文库录文）；帛书「天物云云」；通行「夫物芸芸」；帛书此章用「常」。 | —— |
| 17 | 有，丙 | 郭店丙、帛书甲乙都作「下知有之」（通行本很多印作「不知有之」）；郭店「其次侮之」，帛书「其下侮之」；郭店 17、18 连抄，无符号分隔。 | 据一篇文章转述，各简帛皆有「信不足」一句（未见原书）。 |
| 18 | 有，丙 | 郭店丙「古（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乱，安有正臣」，无「智慧出，有大伪」；帛书有「故」字，各句有「安」；「正臣/贞臣/忠臣」。 | —— |
| 19 | 有，甲 | 郭店「绝智弃辩……绝巧弃利……绝伪弃□，民复季子」（整理者读「孝慈」，后有读「稚子/赤子」者）；帛书甲乙、北大简同通行本「绝圣弃智……绝仁弃义」。 | 同通行本「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据对勘记录）。 |
| 20 | 有，乙（前段） | 郭店乙只有前半，前接 48 章，后接 13 章；「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郭店、帛书有「亦」，通行本无；帛书「吾欲独异于人」。 | —— |
| 21 | 无 | 帛书「忽呵望呵，中有象呵；望呵忽呵，中有物呵」，惚恍顺序前后对调（三本皆然）；「自今及古」「众父」（通行「自古及今」「众甫」）；末句三本三态度。 | 据网络转录：「惚兮恍兮」顺序同帛书；「自今及古」；「以说（悦）众父」；「请」读情。 |
| 22 | 无 | 帛书甲乙「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通行「抱一为天下式」，据转引）；「枉则正」（乙）、「枉则定」（甲，据转引）；「诚全归之」无「而」；乙本位置在 24 章之后。 | 据网络转录：「执一以为天下牧」；「枉则正」；「诚全归之」无「而」。 |

| 章 | 郭店有无 | 异文要点 | 北大简（已核到的） |
|---|---|---|---|
| 23 | 无 | 帛书乙「同于德者……同于失者……」两句，主语一律是「道」（「道亦得之/失之」）；乙本无「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 据网络转录：同于「道」「失」两句，无「德」句；有「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
| 24 | 无 | 帛书乙无「跨者不行」；「有欲者弗居」（通行「有道者不处」，帛书 31 章同）；乙本位置紧挨 21 章，在 22 章之前。 | 据网络转录：无「跨者不行」；「矜者不长」前无「自」；「有欲者弗居」。 |
| 25 | 有，甲 | 郭店「有状混成」，无「周行而不殆」，作「天下母」「返」，「王居一焉」，「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已核维基文库录文）；帛书「有物昆成」「绣呵缪呵」「可以为天地母」「大曰筮，筮曰远，远曰反」，也无「周行而不殆」。 | —— |
| 26 | 无 | 帛书「重为坚根，静为躁君」「君子终日行，不离其辎重」「轻则失本」；「环官」「燕处」读法有争。 | —— |
| 27 | 无 | 帛书「恒善救人」；「故善人，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赍也」（通行「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一个「不」字之差）；「是谓曳明」。 | —— |
| 28 | 无 | 帛书整理本三段次序：婴儿、朴、无极（通行：婴儿、无极、朴）；「知其白，守其辱」（通行「知其荣」）；「夫大制无割」的归属有争，见章序一节。 | 据转引：「大制无畛（割）」排在相当于 29 章之首。 |
| 29 | 无 | 帛书「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与 64 章同句；郭店无 29 章。 | 同上，见章序一节。 |
| 30 | 有，甲 | 郭店甲约五十字，有「欲」，无荆棘、凶年、「物壮则老」（后者在郭店 55 章）；郭店编连 46 后段→30→15。 | —— |
| 31 | 有，丙（后段） | 郭店丙自「君子居则贵左」起，无「夫佳兵者」；帛书作「夫兵者」；帛书「有欲者弗居」。 | —— |
| 32 | 有，甲 | 郭店「天地弗敢臣」「逾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已核录文）；帛书「弗敢臣」「小谷」；通行「莫能臣」「川谷」。 | —— |

| 章 | 郭店有无 | 异文要点 | 北大简（已核到的） |
|---|---|---|---|
| 33 | 无 | 帛书甲乙都作「死而不忘者寿」（通行「不亡」）。 | —— |
| 34 | 无 | 帛书无「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一整句，无「衣被万物而不为主」；「万物归焉而弗为主」说了两遍；有「圣人」。 | —— |
| 35 | 有，丙 | 帛书「安平大」「过格止」「出言」「用之不可既」（通行「用之不足既」）；郭店丙「视之不足见」。 | —— |
| 36 | 无 | 帛书乙「翕」「必古」「去之与之」「柔弱胜强」（无「刚」）「说于渊」「国利器」；甲本「拾」「邦利器」。 | —— |
| 37 | 有，甲 | 帛书「道恒无名」「贞（镇）」「不辱以静，天地将自正」；郭店甲「道恒无为也」「知足以静，万物将自定」（「镇」的字形据释文，未见图版）。 | —— |
| 38 | 无 | 帛书无「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一句；「忠信之泊」「愚之首」；这一章在帛书是全书第一章。 | —— |
| 39 | 无 | 帛书少「万物得一以生」一对；「毋已清」；「致数舆无舆」读法有分歧。 | —— |
| 40 | 有，甲 | 郭店「返也者，道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亡」（已核录文，是否漏「有」有争）；帛书「反也者……有生于无」。 | —— |
| 41 | 有，乙 | 郭店「大器曼成」，帛书「大器免成」，通行「大器晚成」；帛书「善始且善成」（通行「善贷且成」）；「大白如辱」；多用「如」字句式。 | —— |
| 42 | 无 | 帛书甲「中气以为和」；「夕议而教人」「我将以为学父」（通行「教父」）；乙「人之所亚」。前后两半在帛书里已连成一章。 | —— |
| 43 | 无 | 帛书甲「骋于天下之致坚」「无有入于无间」「天下希能及之矣」。 | —— |
| 44 | 有，甲 | 郭店甲有此章，用字（「厚藏」或「多藏」）待核原释文；帛书甲「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 —— |

| 章 | 郭店有无 | 异文要点 | 北大简（已核到的） |
|---|---|---|---|
| 45 | 有，乙 | 郭店乙「燥胜□，清胜热，清静为天下正」（已核录文）；帛书甲「趮胜寒，靓胜炅，请靓可以为天下正」；「大赢如绌」（据说）。 | —— |
| 46 | 有，甲（后段） | 郭店甲只有后半（「罪莫厚乎甚欲……知足之为足，此恒足矣」，已核录文），无走马戎马；帛书甲「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憯于欲得」。 | —— |
| 47 | 无 | 帛书「弗行而知，弗见而名，弗为而成」；「名/明」两种传本写法。 | —— |
| 48 | 有，乙（前段） | 郭店乙到「亡为而亡不为」为止，无「取天下常以无事」以下；有「学者」「为道者」的「者」字。 | —— |
| 49 | 无 | 帛书乙「圣人恒无心」（通行「无常心」，字序不同）；「歙歙焉」「为天下浑心」（甲）「百姓皆注其耳目」（乙）「属耳目焉」（甲）。 | —— |
| 50 | 无 | 帛书「以其生生也」，无「厚」字（通行「生生之厚」）；「善执生者」（通行「摄生」）；「盖闻」；「民生生，动皆之死地之十有三」。 | —— |
| 51 | 无 | 帛书「物刑之而器成之」（通行「势成之」）；「莫之爵」（通行「莫之命」）；「恒自然」；第二遍动词只有「道」一个主语。 | —— |
| 52 | 有，乙（中段） | 帛书「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堇」「启其兑（甲作闷），济其事，终身不棘」「是谓袭常」（甲）；郭店乙只有中段。 | —— |
| 53 | 无 | 帛书乙此处残为「盗□□□非□也」；《韩非子·解老》作「盗竽」（通行「盗夸」）。 | —— |
| 54 | 有，乙 | 郭店乙有此章（校定文无「以身观身」一行，简有缺损）；乙本「国」、甲本「邦」；五个「德」用字各不同。 | —— |
| 55 | 有，甲 | 郭店甲、帛书甲「和曰常，知和曰明」（通行与乙「知和曰常，知常曰明」）；郭店无「不道早已」；郭店作「捉固」（已核录文）；通行「全作」，帛书「朘怒」。 | —— |

| 章 | 郭店有无 | 异文要点 | 北大简（已核到的） |
|---|---|---|---|
| 56 | 有，甲 | 郭店、帛书甲乙次序「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通行本倒过来，与 4 章同）；郭店「知之者弗言，言之者弗知」有「之」；每对后半有「亦」。 | —— |
| 57 | 有，甲 | 郭店、帛书「以正之邦」（通行「以正治国」）；郭店「民弥畔（叛）」（通行「民弥贫」）；「我欲不欲而民自朴」（通行「我无欲」）。 | —— |
| 58 | 无 | 乙本末四句「方而不割」一组；甲本「邦缺缺」可见，乙残。 | —— |
| 59 | 有，乙 | 郭店乙「是以早，是以早备」，「莫知其极」处「恒」〈极〉混写；「重积德」一段残缺。 | —— |
| 60 | 无 | 乙本「以道立天下」（「立」或通「莅」，待核）。 | —— |
| 61 | 无 | 帛书小国一边作「取于大邦」（通行削成对称）；甲本「大邦」、乙本「大国」（避讳）。 | —— |
| 62 | 无 | 帛书「注」（通行「奥」）；「三卿」（通行「三公」）。 | —— |
| 63 | 有，甲（首尾；见待核） | 郭店对勘记录写「首尾」，但手头网页释文与此不符，待核。 | —— |
| 64 | 有，甲（前段）、甲（后段）、丙（后段）三处 | 帛书无「千里之行」，作「百仞之高」（甲）「百千之高」（乙）；郭店甲「临事之纪」「教不教」「九成之台」（已核录文）；「人之从事」一句各本位置不同。 | —— |
| 65 | 无 | 帛书甲「故曰」、乙「古之」；「以知知邦」。 | —— |
| 66 | 有，甲 | 郭店「圣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其在民上也，以言下之」，无「欲」字（已核录文）；通行「欲上民，必以言下之」。 | —— |
| 67 | 无（第 67–81 章整块不见） | 乙、甲、通行本因果翻转：乙「夫唯不肖，故能大」，通行「夫唯大，故似不肖」。 | —— |
| 68 | 无（第 67–81 章整块不见） | 帛书无「之力」；甲本无「配」；乙本多一个「故」；甲「是谓天」、乙「肥天」。 | —— |

| 章 | 郭店有无 | 异文要点 | 北大简（已核到的） |
|---|---|---|---|
| 69 | 无（第 67–81 章整块不见） | 帛书「乃无敌矣……祸莫大于无敌」，同一词一褒一贬；通行本换成「轻敌」「扔无敌」。 | —— |
| 70 | 无（第 67–81 章整块不见） | 帛书「言有君，事有宗」（通行倒置「言有宗，事有君」）；「则我贵矣」无「者」。 | —— |
| 71 | 无（第 67–81 章整块不见） | 帛书「不知不知，病矣」（通行「不知知，病」）；通行本多「夫唯病病，是以不病」一副。 | —— |
| 72 | 无（第 67–81 章整块不见） | 帛书「民之不畏畏，则大畏将至矣」（通行「威」）；「毋闸（狭）其所居，毋猒其所生」。 | —— |
| 73 | 无（第 67–81 章整块不见） | 乙本无「是以圣人犹难之」；「不战而善胜」「坦而善谋」；「天之所亚」。 | —— |
| 74 | 无（第 67–81 章整块不见） | 乙本是条件句：「若民恒且必畏死，则恒有司杀者」（通行是陈述句）。 | —— |
| 75 | 无（第 67–81 章整块不见） | 帛书三句称呼各不同：「人之饥」「百姓之不治」「民之轻死」（通行统成三个「民」）；第三句无「上」；「有以为」（通行「有为」）。 | —— |
| 76 | 无（第 67–81 章整块不见） | 乙「其死也恒信坚强」「木强则兢」「强大居下」；甲「恒仞坚强」「柔弱微细居上」。 | —— |
| 77 | 无（第 67–81 章整块不见） | 帛书「损有余而益不足」（通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孰能有余而有以取奉于天者」。 | —— |
| 78 | 无（第 67–81 章整块不见） | 帛书「水之胜刚，弱之胜强」「圣人之言云」「受邦之诟」（通行「垢」「国」）。 | —— |
| 79 | 无（第 67–81 章整块不见） | 帛书无「报怨以德」；「执右介」（通行「左契」）；「有德司介，无德司彻」；「恒与善人」。 | —— |
| 80 | 无（第 67–81 章整块不见） | 帛书「小邦寡民」「使民重死而远徙」（无「不」字）「有车周无所乘之」。 | —— |
| 81 | 无（第 67–81 章整块不见） | 帛书「善者不多，多者不善」（通行「善者不辩」）；「圣人无积」；「人之道，为而弗争」（通行改作「圣人之道」）。 | —— |

- **郭店的统计（对勘记录第二节）**

郭店本约两千字，对应通行本 31 章，全部落在第 2—66 章之间。第 1—66 章里 35 章不见，基线缺失率约 53%。预注册的核心章 19 章里，郭店有 9 章（2、16、19、25、40、48、55、56、64），没有 10 章（1、6、14、27、28、38、42、50、76、80）。所以，不能只在对本书有利时援引「郭店没有」。郭店本是早期形态，还是从完整的书里摘抄的，学界没有定论。

- **章序挪动**

**帛书**

· 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维基文库把甲乙两本都按通行章号分章转载（帛书原本不分章，章号是编者标的），两本排出来的次序一样：38、39、**41、40**、42……66、**80、81**、67、68……79；然后道经 1……21、**24、22、23**、25……37。（已核维基文库两本的分章页；位置是编者按通行章号标的，不是原卷自己的标注。）

· 因此：德经以 79 章「恒与善人」收尾，道经以 37 章收尾；81 章在帛书里不是全书的结尾，在 66 与 67 之间。这回答了对勘记录第四节「帛书第 80、81 章位置」一条，但仍是转录页的编排，建议对《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图版再核。

· 该页首说明：甲本不避「邦」字，约抄于汉初；乙本避「邦」字，约抄于汉文帝时，篇末有《德》《道》字数尾题。这与通说「乙本避邦不避恒、抄在文帝即位之前」不完全一致，见附录四。

**北京大学藏汉简**

· 分七十七章（导论一已写，是通行说法，本稿未对原书再核）。

· 据一份网络转录，相当于通行本 21—24 章的四章，排在北大简的第 62—65 章，顺序是 21、22、23、24（帛书则是 21、24、22、23）。若转录无误，则北大简的道经在后。**未核原书**。

### 郭店

以下次序是整理者的编连，不是竹简自然相连，且我们取的是网上录文：

- 甲组：19 → 66 → 46（后段）→ 30 → 15 → 64（后段）→ 37 → 63（首尾）→ 2 → 32 → 25 → 5（中段）→ 16（前段）→ 64（前段）→ 56 → 57 → 55 → 44 → 40 → 9。其中几处相邻有线索价值：19 后紧接 66；46 后段、30、15 连着；25 后接 5 中段、再接 16 前段；16 前段后接 64 前段，再接 56；56 后接 57。
- 乙组：59 → 48（前段）→ 20（前段）→ 13 → 41 → 52（中段）→ 45 → 54。20 章与 13 章邻接（「人之所畏」→「人宠辱若惊」）已核。
- 丙组：17 → 18（连抄，之间无符号分隔）→ 35 → 31（后段）→ 64（后段）。31 后段与 64 后段是否紧接，没见图版，不知道有没有墨节隔开。

### 通行本内部有争的位置

- 4 章的「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与 56 章重出；有学者认为 4 章的四句是 56 章错简（未核到具体是谁）。帛书里两处次序不同，通行本写成一样。
- 「夫大制无割」属 28 章末还是 29 章首：帛书、北大简的排法偏向 29 章首（转引徐山文章，未读原文）；徐山自己主张属 28 章末。
- 73 章「是以圣人犹难之」与 63 章末句重复，有学者认为是误入（未核到出处）。
- 63 章「报怨以德」孤立在章中，有说应移到 79 章（未核到可靠出处，正文没有采用）。
-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在 17 章和 23 章通行本都有；帛书乙 23 章没有。

# 附录二

81 章判语速查卡

每章一行：章号｜章题｜一句话判语｜落在一、分、柔、统、复里的哪一环，或「读不动」。

章题照各章稿子里写的原样抄录。判语是读完该章正文、章末「小账」和撰稿人的线头笔记之后写的，不超过三十个字。「环」一栏以各章自己小账里报的为准，两环相碰的照实写两环。这是各章撰稿人的自我定位，不是裁判。

> 说明：第 25、26、27、28 章的稿子里，章题是用全角括号括起来的，疑似排版时多带的括号。这里抄录时去掉了括号，统稿时请核对源文件。

| 章 | 章题 | 一句话判语 | 落在哪一环 |
|---|---|---|---|
| 1 | 刚一开口，线头就露出来了 | 说出口就断；名可以叫，别立成人人照着走的那一条。 | 分，滑向统 |
| 2 | 红榜一挂，没上榜的就多出来一半 | 标准一立，不合的那一半被切出去；圣人用三个「弗」松手。 | 统，末尾朝复 |
| 3 | 糖罐搁在柜顶上 | 撤掉让人争的东西是松；替别人决定撤什么，手就攥紧了。 | 柔与统交界 |
| 4 | 盛汤只盛到八分 | 道像不盛满的碗，磨尖收光，留一寸空才能添。 | 柔 |
| 5 | 婚宴第二天，拆彩虹门的人 | 天地不拿线系谁，万物各长；「圣人不仁」的疙瘩没解开。 | 柔与统交界；一处读不动 |
| 6 | 山谷里那道会开会合的门 | 天地的根是会开合的门，不是一块石头。 | 柔，碰到一 |
| 7 | 吃亏是福，你信几成 | 别拿自己当线头；「故能成其私」同时允许权谋读法。 | 统与柔交界 |
| 8 | 墙上那四个字，水自己同意吗 | 水「几于道」不等于道；七个「善」把水写成了清单。 | 柔，碰到统 |

| 章 | 章题 | 一句话判语 | 落在哪一环 |
|---|---|---|---|
| 9 | 停在七分满 | 满了会溢；退下来的人和那块地都已改过，易滑成处世术。 | 统与柔 |
| 10 | 一张全是问号的卷子 | 六问没有一个能打勾；看清一切的人别拿清楚去拽人。 | 柔，碰到一 |
| 11 | 轮子中间那个洞 | 壳可以定，用要留空；空是门口，不是主人。 | 柔，沾统 |
| 12 | 肚子和眼睛，听谁的 | 为腹不为目；这一章最不需要本书的话头。 | 统（很温和） |
| 13 | 系在下巴上的带子 | 宠辱是同一把尺的两头，要看清带子另一头攥在谁手里。 | 统，只摸到半边 |
| 14 | 没有线头的东西 | 抓不住的东西没有头；不抓它，沿着它走。 | 一 |
| 15 | 冬天过河的人 | 七个「像」：不填满、不澄清、不急着做完。 | 柔（套得太顺） |
| 16 | 同一句话，写了三次 | 各回各的根，回来时土已不是原来那片（本书的读法）。 | 复 |
| 17 | 做成了，才说「是我们自己来的」 | 「我自然」既可能是放手，也可能是藏得最深的手。 | 柔与统交界 |
| 18 | 牌子是在缺的地方挂起来的 | 牌子挂在缺的地方；先问哪一根线松过。 | 分，滑向统 |
| 19 | 挪了一格的「绝」 | 靶子从手法挪向标杆；最锋利的口号自己也成了牌子。 | 统，通向复 |
| 20 | 众人都在过节，我停在门口 | 站在写满的地方的一个没写定的人；「不可不畏」没抹平。 | 柔 |
| 21 | 半明半暗的那一会儿 | 东西一层层亮出来，靠碰得出，不靠看得清。 | 柔，通向复 |
| 22 | 抱着，还是攥着 | 帛书「执一」：弯着也算全；最早的抄本里圣人也攥线头。 | 统与柔；一处放不下 |
| 23 | 雨点落完以后 | 猛的不久，但冲出的沟留得久；话少是怕留沟。 | 柔 |
| 24 | 踮着脚站不久 | 别超出脚下托得住的量；贴得太顺，近乎格言。 | 统（套得太顺） |

| 章 | 章题 | 一句话判语 | 落在哪一环 |
|---|---|---|---|
| 25 | 表格上只有一个格子 | 「强为之名」，叫完立刻让名字走开；名是把手，别攥成笼子。 | 分，碰到复 |
| 26 | 那只大包，该不该背 | 「重」先是辎重，后才是稳；套得进，长不出新东西。 | 柔的边上；近乎读不动 |
| 27 | 调好了的琴，听不出调过 | 没有绳头的结解不开；最好的教不留把手。 | 一与统的边界 |
| 28 | 一盒颜色，揉成了一团 | 知两头、守低处；朴一散就得用，用时别割断。 | 复与分 |
| 29 | 天下不是捏出来的 | 往整片地写一个样子叫「为」，写完不许改叫「执」。 | 统 |
| 30 | 打赢了，地里长荆棘 | 事做成了别立起来逞强；理由全是算后果的账。 | 统，近柔 |
| 31 | 把赢了的仗，当丧事办 | 读不动：只剩一句好的反战话，本书的读法没帮上忙。 | 读不动 |
| 32 | 名字起到哪里为止 | 起名是必要的一刀；留一块不起名，知止在争之前。 | 分 |
| 33 | 墙上那六句话，和没人读的第二遍 | 六块互不相接的石头；「亡」与「忘」差一笔。 | 读不动多于读得动 |
| 34 | 水漫过来，没有人站在水头上 | 干完活不把线头拴回自己；「故能成其大」又带了目的。 | 柔，近统 |
| 35 | 高速路没有味道 | 路没有味道所以人能走；「执」字有两面。 | 柔，边上是统 |
| 36 | 先给你一块试吃 | 同一句「先给」，是礼物还是钩子，看对方还能不能说不。 | 统与一之间的缝 |
| 37 | 压在纸角上的石头 | 压的是劲儿不是字；「镇」这只手是谁的，没解开。 | 柔与统之间的缝 |
| 38 | 拽着袖子请您上座 | 脚本写得越满，世界越不接，手就越要伸出来拽。 | 统，碰到分 |
| 39 | 点名时，人人答「到」 | 清宁灵盈都是「一」送来的，抱住它们就和送它的线断了。 | 一 |
| 40 | 下山的路，是另一条路 | 返不是回原处；二十一个字里我读不透「道之动」。 | 复 |

| 章 | 章题 | 一句话判语 | 落在哪一环 |
|---|---|---|---|
| 41 | 被笑的那一句 | 被笑不等于是道；给自己留一把能说「不对」的尺。 | 柔 |
| 42 | 留下的那一块老面 | 一是生出来的，要喂；一生二是第一次提笔，冲气是分了仍连。 | 分，也是柔 |
| 43 | 水比缝细 | 柔进到对方的形状里去；「驰骋」二字让柔像术。 | 柔，沾统 |
| 44 | 半夜里的警报 | 名和货是别人数得出的，身只有一个；「长久」像处世术。 | 统，边上是柔 |
| 45 | 没收针的毛衣 | 缺是留着能续的口；「清静为天下正」没化解。 | 柔 |
| 46 | 战马拉粪车 | 劲儿回头喂土，不一直往外送；对真缺的人这章沉默。 | 统的反面 |
| 47 | 楼梯上的脚步声 | 守一点而知全体，既像连着也像统，读不实。 | 一与统，读不实 |
| 48 | 溢出来的碗 | 学要加、道要减；日损不是熟练，是留松动；原文无「生」字。 | 柔，通向复 |
| 49 | 不善的那一半，也端上桌 | 线外的人也端上桌；后半章「耳目」又让善待成了收拢。 | 分，后半碰统 |
| 50 | 老虎没处下爪 | 别把「生」做成唯一的方向；兕虎甲兵一段读不动。 | 柔与统边上；一段读不动 |
| 51 | 八个动词，没有一个是「管」 | 八个动词没有一个是「管」；不攥线头地帮。 | 分与柔 |
| 52 | 翻修老屋，先问哪堵墙不能拆 | 走出去是为了回来时知道自己守着什么；塞与开阖没读通。 | 复，碰分与柔 |
| 53 | 大路平平，人偏爱抄近道 | 骂的也许是领唱的「竽」；「大道甚夷而民好径」读不顺。 | 统；一处读不动 |
| 54 | 一级一级往上推，每一级的「德」却不是同一个字 | 五个「德」各有各的好；「善建者不拔」读不动。 | 柔，沾统；半读不动 |
| 55 | 手攥得紧，哭了一天嗓子不哑 | 固是保持不断，不是固化；婴儿的三处都还写得进去。 | 柔，碰到复 |
| 56 | 说了五千个字，还敢说「知者不言」 | 话是线头；玄同是三处都没有线头可拽；「同」字未顶开。 | 一，沾统与分 |

| 章 | 章题 | 一句话判语 | 落在哪一环 |
|---|---|---|---|
| 57 | 越贴越多的纸条 | 忌讳每加一条，底下就长出一样绕开它的东西。 | 统 |
| 58 | 老人只问了一句 | 棱角不要紧，拿棱角去割才要紧；被切出去的那半会回来。 | 分与统之间 |
| 59 | 收进仓的麦子 | 「啬」是保存土还是囤库存，原文不分；整条顶针像统。 | 柔（勉强），近统 |
| 60 | 小鱼下了锅 | 别老翻不是不动，是等；同一句「别翻」可护活也可护死。 | 柔，碰统；后半读不动 |
| 61 | 「下流」本来是好地方 | 「大者宜为下」是责任；低头想要什么要说出来。 | 柔与统之间（勉强） |
| 62 | 屋里最里头的那个角 | 大部分读不动；只有「何弃之有」一句贴得上。 | 读不动 |
| 63 | 先把大的当小的 | 手上只有下一笔；多是处世的好话，母题只贴一点。 | 分与柔（勉强） |
| 64 | 不是千里之行，是百仞之高 | 头尾用同一个动作；承重的是版本事实，不是母题。 | 复 |
| 65 | 「愚之」两个字，读着扎耳朵 | 「愚之」的手若又是一着棋，人就还在对局里。 | 柔与统之间的缝 |
| 66 | 最低的地方，所有的线都往那儿走 | 「善下」是最温和的线头；汇来的东西改不改写它没说。 | 柔与统 |
| 67 | 「一点都不像你爸」，是夸还是骂 | 「不肖」是还没有样子的那一边；三宝那半章不贴。 | 一与统；半章读不动 |
| 68 | 不争的人，在用谁 | 放低是站位，不一定是留地；这一章读得太顺。 | 统与柔交界 |
| 69 | 退一尺 | 读不动：目的是「胜」，退和哀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手段。 | 读不动 |
| 70 | 没人懂我的那句话 | 手上知道的，一说出口就成了眼里的规则；宗和君像线头。 | 统（边上） |
| 71 | 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 病在盲不在装；空白只能被撞出来，押在帛书一个字上。 | 柔 |
| 72 | 别把人挤到没处站 | 每个人的居和生是写了一半的土；「威」被默认存在。 | 柔与统之间 |

| 章 | 章题 | 一句话判语 | 落在哪一环 |
|---|---|---|---|
| 73 | 一张疏疏的网 | 敢与不敢都靠不住；「天网」宁当安慰，别当担保。 | 说不准；近乎读不动 |
| 74 | 别替木匠下刀 | 批评杀人的理由是「不管用」；「司杀者」一位读不动。 | 读不动 |
| 75 | 月初的那一页账 | 人饿、不怕死，是上面拿走太多；账全记在上，太痛快。 | 柔（统的反面）；没多出东西 |
| 76 | 折一根春天的枝条 | 软的活、硬的死；末句「强大处下」又把分类改成了摆放。 | 柔，碰到复 |
| 77 | 弓是弯着才有用的 | 减多补少是接上，不是削齐；调的人别成新的一头。 | 柔，沾统 |
| 78 | 人人都知道的事 | 柔不在说法里，在肩膀怎么放；「正言若反」别当口袋。 | 柔 |
| 79 | 还欠着的那一半 | 握着凭据不去逼人；「常与善人」读不动。 | 后半读不动；前半挨着一 |
| 80 | 鸡犬相闻，不相往来 | 小而多元可以；那只没有名字的手是好是坏，分不清。 | 柔、统、复互相咬着 |
| 81 | 收笔 | 话先对着事再对着人；收笔是留一处给下一笔。 | 复，碰统 |

- **附注：这张表里「读不动」的章**

**整章读不动或几乎读不动**：31、62、69、74 四章，环一栏直接写「读不动」；33 章撰稿人说「读不动的部分比读得动的多」；73 章撰稿人说「说不准」，最近的一环是统，但两头顶着没有合上。

**半章读不动**（有一段或一句始终没读通，其余部分可读）：5（「圣人不仁」）、22（「少则得，多则惑」收不进来，圣人「执一」也放不下）、26（套得进却长不出新东西）、50（兕虎甲兵一段）、53（「大道甚夷，而民好径」）、54（「善建者不拔」）、60（后半章鬼神）、67（三宝半章）、79（「常与善人」）。

**读得太顺、反而要提防**（撰稿人自己报的）：15、24、25、34、51、64、68、70、71、72、76（头四句）、77、78；28 章撰稿人另报「术语几乎没添东西」。这一类章去掉术语之后剩下的多半是常识。

**圣人手里攥着线头**的相关章，见附录五第三部分，这张表不单独标。

# 附录三

## 关键字语境表

这张表选 26 个字：常、恒、一、无、有、名、德、反、静、朴、母、门、愚、使、圣人、无为、自然、弱、下、雌、水、强、益、辱、复、执。每个字按章列出，写这个字在这一章里读成什么意思，以及这个读法是靠哪一层语境得来的。

四层语境的记号：

- **章内**：靠这一章自己的上下文（前后句、对举、同章里重复的字）。
- **三界**：靠这句话落在想法里、环境里还是自己心里。
- **话类**：靠这句话是在命名、讲理还是算账。
- **版本**：靠郭店、帛书、通行本的字不同。

几条使用说明：

1. 章号用通行本（八十一章）的号。帛书不分章，章号是编者按通行章号标的。
2. 表里的字句，帛书、郭店的写法凡是撰稿人核过的我才写；没核的，就是通行本。凡是版本有差的地方，我写出来，不替它挑。
3. 这张表不是字典。每个字的意思是「在这一处读出来的」，不是这个字的固定释义。同一个字在不同章里读出相反的意思，是正常的，这正是这本书说「不用统一的语义读」的原因。
4. 表里的读法，有一部分是各章撰稿人的读法，不是学界公认。我在读法后面写了靠哪一层，读者可以顺着去核。
5. 凡写「通说」「据说」，意思同导论四。

## • 常

| 章 | 这一处读成 | 靠哪一层 |
| --- | --- | --- |
| 1 | 「常道」「常名」「常无」「常有」：不变的、一直如此的；帛书这里是「恒」，不是「常」 | 版本 + 章内（两个「可」与两个「常」对着） |
| 16 | 「知常曰明」：常是复命以后看到的那个一直在转的规律，不是固定不动的东西 | 章内（上一句「复命曰常」） |
| 27 | 「圣人常善救人」：副词，「总是」 | 章内 |
| 28 | 「常德不离」「常德乃足」：不丢的那份德 | 章内（对着「复归」） |
| 32、37 | 「道常无名」「道常无为」：副词，「向来」；帛书 37 章作「道恒无名」；郭店甲作「道恒无为」 | 版本 |
| 46、48、51 | 「常足」「取天下常以无事」「常自然」：副词，「一直」；郭店 46 章是「恒足」 | 版本 |
| 49 | 「圣人无常心」：常是「固定的」，没有定死的心。这是「常」读成反面的一处 | 章内（下句「以百姓心为心」） |
| 52、55 | 「袭常」「和曰常」：常是规律的名字。55 章郭店、帛书甲「和曰常，知和曰明」，通行与乙「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 版本 |
| 74 | 「常有司杀者杀」：帛书乙作「恒有司杀者」；常（恒）是「一直有一个」，肯定了一个位置 | 版本 + 话类（算账） |
| 79 |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常是「总是」，带着奖赏的意味，偏儒 | 话类（讲理里夹了算账） |

## • 恒

通行本里几乎没有「恒」（汉文帝名恒，通说是改成了「常」）。**帛书和郭店有**。恒在帛书里是一个与「常」分开的词；本书的读法：它自己就带着褒贬，要看句子里恒的是什么。

| 章 | 这一处读成 | 靠哪一层 |
| --- | --- | --- |
| 1 | 帛书「道，可道也，非恒道也」：恒是好的，是「没有被立成一条」的那种长久 | 版本 + 章内 |
| 3 | 帛书「恒使民无知无欲也」：恒是「一直」，这里恒的是一个手在上的「使」，是被人坚持着的做法，语气偏冷 | 版本 + 话类（算账） |
| 16 | 郭店「至虚，恒也；守中，笃也」：恒是「至虚」的状态，是好的 | 版本 |
| 27 | 帛书「圣人恒善救人」：副词 | 版本 |
| 46 | 郭店「知足之为足，此恒足矣」 | 版本 |
| 74 | 帛书乙「若民恒且必畏死，则恒有司杀者」：条件句里的「恒」，恒的是恐惧，不是德 | 版本 + 章内 |
| 76 | 帛书乙「其死也恒信坚强」：恒的是死后的僵硬，是坏的 | 版本 |

一句话：恒在 1、16 章是正面，在 3、76 章里恒的是被攥紧的或已经死掉的东西，是负面。恒本身并不带固定的褒贬，但它要求被修饰的东西「一直不变」，而书里不变的东西有的好有的坏。这一点在导论四「常和恒」一节有细说。

## 一

| 章 | 这一处读成 | 靠哪一层 |
| --- | --- | --- |
| 10 | 「载营魄抱一」：抱着一，一是不断的、不分开的那种状态 | 章内 + 三界（自己心里） |
| 14 | 「混而为一」：混在一起，分不出，一是「还没有被拆开」 | 章内 |
| 22 | 帛书「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执，手攥着；通行本「抱一为天下式」：抱，揽在怀里。帛书是攥，通行是抱，同一个「一」被两个动词握着 | 版本 |
| 25 | 郭店「王居一焉」（通行「王居其一焉」）：一是数字，四大之一 | 章内（上句「四大」） |
| 39 | 「昔之得一者」：一是每一样东西各自拿到的那个「成」，不是同一个东西给大家 | 章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各得其一） |

| 章 | 这一处读成 | 靠哪一层 |
|---|---|---|
| 42 | 「道生一，一生二」：一是起点，是第一个出现的东西，不是总和 | 话类（命名，在排次序） |
| 67 | 「一曰慈」：序数，第一 | 章内 |

### • 无

| 章 | 这一处读成 | 靠哪一层 |
|---|---|---|
| 1 | 「无名」「无欲」：没有。无名天地之始，是还没有被命名的那一刻 | 话类（命名） |
| 2 | 「有无相生」：对举里的一边，不是「空无」 | 章内（对举） |
| 11 | 「当其无，有车之用」：空处，能装东西的那块 | 章内 |
| 14 | 「复归于无物」：没有一个可以拎出来的东西，不是什么都没有 | 章内 |
| 40 | 「有生于无」：郭店作「生于亡」（亡即无） | 版本 |
| 43 | 「无有入于无间」：前一个无有是没有形状的，后一个无间是没有缝的 | 章内 |
| 48 | 「无为而无不为」：郭店乙作「亡为而亡不为」 | 版本 |
| 57 | 「我无事而民自富」：无事，不去折腾，主语是圣人 | 话类（算账） |

### • 有

| 章 | 这一处读成 | 靠哪一层 |
|---|---|---|
| 1 | 「有名」「有欲」：有名是已经被叫出来的，有欲是想要的 | 话类 |
| 2 | 「有无相生」：与无对举 | 章内 |
| 11 | 「有之以为利」：有，是做出来的东西，实的一半 | 章内 |
| 40 | 「天下之物生于有」：郭店此句是否漏一「有」字，学界有争 | 版本（待核） |
| 75 | 帛书「上之有以为也」：有以为，是带着目的去做，贬义；通行本作「有为」 | 版本 + 话类 |
| 38 | 「下德为之而有以为」：有以为，同上；帛书这一句缺 | 版本 |

## • 名

| 章 | 这一处读成 | 靠哪一层 |
|---|---|---|
| 1 | 「名可名，非常名」：名是命名的行为和被叫出来的名字，两个意思在同一个字里 | 话类（命名） |
| 25 | 「强为之名曰大」：名，是勉强给的一个说法；「字之曰道」，字是称呼 | 话类 |
| 32 |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名，是从这一刻开始分 | 话类 + 章内 |
| 37 | 「无名之朴」：没有名的、还没分开的 | 章内 |
| 44 | 「名与身孰亲」：名声 | 话类（算账） |
| 47 | 「不见而名」：帛书如此；名/明两种传本写法，说出来、叫出来，或读作明白 | 版本 |

## • 德

| 章 | 这一处读成 | 靠哪一层 |
|---|---|---|
| 10、51、65 | 「玄德」：不占有不主宰的那个本事 | 章内 |
| 23 | 「同于德」：帛书乙里主语一律是「道」，没有「德」句 | 版本 |
| 38 | 「上德不德」：德，是身上长出来的，不拿它当德 | 章内 |
| 41 | 「上德若谷」：山谷，空 | 章内 |
| 49 | 「德善」「德信」：「德」读作「得」的说法，得到的，各家读法不一 | 版本 + 话类（待核） |
| 54 |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同一个德，身、家、乡、国、天下，用字各不同 | 版本 + 章内 |
| 55 | 「含德之厚」：德，是婴儿身上那种没被压住的劲 | 三界（自己身上） |
| 63 | 「报怨以德」：德，恩惠；有说错简，见附录六 | 话类（讲理） |
| 79 | 「有德司契」：德，是手里拿得出来的凭据 | 话类（算账） |

## 反

| 章 | 这一处读成 | 靠哪一层 |
|---|---|---|
| 25 | 「远曰反」：返回。郭店作「返」 | 版本 + 章内（大逝远反） |
| 40 | 「反者道之动」：返回；也可读相反；郭店作「返也者，道动也」 | 版本 |
| 65 | 「与物反矣」：与外面的东西走相反的路，不是返回 | 章内 |
| 78 | 「正言若反」：反面、反话 | 话类（讲理） |

## 静

| 章 | 这一处读成 | 靠哪一层 |
|---|---|---|
| 15 | 「孰能浊以静之」：静，是让浑水沉下来，是动作 | 章内 |
| 16 | 「归根曰静」：静，是回到根以后的样子 | 章内 |
| 26 | 「静为躁君」：静与躁对举，静占主位 | 章内 |
| 37 | 「不欲以静」：帛书作「不辱以静」；郭店作「知足以静」 | 版本 |
| 45 | 「清静为天下正」：郭店作「清静」，帛书甲「请靓」；正，是标准，这里的「静」落在「为天下」上，偏统 | 版本 + 话类 |
| 57 | 「我好静而民自正」：主语是圣人 | 话类（算账） |
| 61 | 「牝常以静胜牡」：静，是不先动、能沉住 | 章内 |

## 朴

| 章 | 这一处读成 | 靠哪一层 |
|---|---|---|
| 15 | 「敦兮其若朴」：未加工的木头 | 章内 |
| 19 | 「见素抱朴」：与「素」对 | 章内 |
| 28 | 「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朴是还没分开的整块，散，是分成器 | 话类（命名） |

| 章 | 这一处读成 | 靠哪一层 |
|---|---|---|
| 32 | 「朴虽小」：朴，是道的名字之一 | 章内 |
| 37 | 「镇之以无名之朴」：朴，是那只手用来镇的东西 | 章内 + 版本（「镇」的字待核） |
| 57 | 「我无欲而民自朴」：朴，是百姓的结果；通行「我无欲」，郭店帛书是「我欲不欲」 | 版本 |

- **母**

| 章 | 这一处读成 | 靠哪一层 |
|---|---|---|
| 1 | 「有名万物之母」：生出来的那个，有名以后才能生 | 话类（命名） |
| 20 | 「贵食母」：养人的东西 | 章内 |
| 25 | 帛书「可以为天地母」，郭店「天下母」 | 版本 |
| 52 | 「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母与子的关系 | 章内 |
| 59 | 「有国之母」：根本的道理，不是人 | 话类（讲理） |

- **门**

| 章 | 这一处读成 | 靠哪一层 |
|---|---|---|
| 1 | 「众妙之门」：出入的地方 | 章内 |
| 6 | 「玄牝之门」：出入的地方 | 章内 |
| 10 | 「天门开阖」：帛书作「天门启阖」；天门所指，各家读法不一 | 版本 |
| 52、56 | 「塞其兑，闭其门」：门，是人自己能关上的出口 | 三界（自己心里） |

- **愚**

愚在三处读出了三个相反的意思。

| 章 | 这一处读成 | 靠哪一层 |
|---|---|---|
| 20 | 「我愚人之心也哉」：圣人自称，带着自嘲，也带着傲气，不是真笨 | 话类（命名，自述） |

| 章 | 这一处读成 | 靠哪一层 |
| --- | --- | --- |
| 38 | 「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愚，是用小聪明、先认定以后出的毛病，是贬义，明明白白 | 话类（讲理，判语） |
| 65 | 「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愚，使动。使人淳朴，还是使人糊涂，全看这只手是谁的。帛书甲「故曰」、乙「古之」开头 | 话类（算账）+ 版本 |

## • 使

| 章 | 这一处读成 | 靠哪一层 |
| --- | --- | --- |
| 3 | 「使民不争」「使夫知者不敢为也」：让，手在上。帛书「恒使民无知无欲」 | 话类（算账）+ 版本 |
| 53 | 「使我介然有知」：假设，「假如让我稍有所知」 | 章内 |
| 55 | 「心使气曰强」：心驱使气，对自己用力，贬 | 三界（自己心里） |
| 74 | 「使民常畏死」：假设，「若使」；帛书乙「使民恒且畏死」 | 章内 + 版本 |
| 80 |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使民复结绳」：一连串的「使」，主语是空的，全章没有出现圣人 | 章内 |

## • 圣人

| 章 | 这一处读成 | 靠哪一层 |
| --- | --- | --- |
| 2、7、77 | 「圣人处无为之事」「后其身」「不欲见贤」：做样子的人，退着站 | 章内 |
| 3 | 「圣人之治」：治理的人，手里有「使」 | 话类（算账） |
| 5 | 「圣人不仁」：放手、冷漠、法家式无私情，三读并存 | 章内（对着天地） |
| 19 | 「绝圣弃智」：被抬高的圣名。郭店这一句是「绝智弃辩」，没有圣字 | 版本 |
| 22 | 帛书「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手攥着，像放牛人 | 版本 |
| 27、49 | 「圣人常善救人」「圣人无常心」「圣人皆孩之」 | 章内 |

| 章 | 这一处读成 | 靠哪一层 |
|---|---|---|
| 57 | 「我无为而民自化」：圣人自述 | 话类 |
| 66 | 郭店「圣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后之」 | 版本 |
| 70 | 「被褐而怀玉」：藏起来的人 | 章内 |
| 72 | 「自知而不自见」：默认有「威」，圣人仍在上面 | 章内 |

## • 无为

| 章 | 这一处读成 | 靠哪一层 |
|---|---|---|
| 2 | 「处无为之事」：不立标准、不抢功的做法 | 话类（讲理） |
| 3 | 「为无为，则无不治」：动宾结构，把「不为」当事去做，是一种做法 | 话类（算账） |
| 10 | 「爱民治国，能无为乎」：问句，在问自己 | 章内 |
| 37 | 「道常无为」：郭店甲如此；帛书作「道恒无名」 | 版本 |
| 38 |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状态 | 章内 |
| 43 | 「无为之益」：结果 | 章内 |
| 48 | 「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郭店乙作「亡为」，终点 | 版本 |
| 57 | 「我无为而民自化」：圣人说自己的做法，是算账里的一条 | 话类 |

## • 自然

「自然」在先秦是「自己如此」，不是今天的「大自然」。主语每次不同。

| 章 | 主语和意思 | 靠哪一层 |
|---|---|---|
| 17 | 百姓：「我自然」，事成了是自己做成的 | 章内 + 三界（自己心里） |
| 23 | 「希言自然」：不多说话，是自己如此的状态 | 章内 |
| 25 | 「道法自然」：道效法自己如此；帛书无「周行而不殆」 | 章内 + 版本 |
| 51 | 「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万物自己如此，不被命令 | 章内 |
| 64 | 「以辅万物之自然」：圣人辅助万物自己如此 | 章内 |

### 弱

| 章 | 这一处读成 | 靠哪一层 |
|---|---|---|
| 3 | 「弱其志」：使动，压低，手在上 | 话类（算账） |
| 36 | 「柔弱胜刚强」：与刚强比，这里是算账：弱能赢 | 话类 |
| 40 | 「弱者道之用」：郭店「弱也者，道之用也」 | 版本 |
| 55 | 「骨弱筋柔而握固」：婴儿的状态，好的 | 三界（自己身上） |
| 76 | 「柔弱者生之徒」：活着的人是软的 | 章内 |
| 78 | 「天下莫柔弱于水」：水当例子，弱胜强 | 话类（讲理） |

### 下

| 章 | 这一处读成 | 靠哪一层 |
|---|---|---|
| 17 | 「下知有之」：郭店、帛书如此（通行很多印「不知有之」）；下，是次一等 | 版本 |
| 28 | 「为天下溪」：天下，是治理的范围 | 章内 |
| 38 | 「上德」「下德」：等级 | 章内 |
| 41 | 「下士闻道，大笑之」：悟性低的人 | 章内 |
| 61 | 「大国者下流」「以下小国」：位置低，自己把位置放低 | 章内 |
| 66 | 「善下之」「以言下之」：郭店「以言下之」，动词，放在话的下面 | 版本 |
| 76 | 「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 章内 |

### 雌

| 章 | 这一处读成 | 靠哪一层 |
|---|---|---|
| 10 | 「天门开阖，能为雌乎」：问句，在问自己能不能不先动 | 章内 |
| 28 | 「知其雄，守其雌」：知与守分开，知雄，守雌，不是不要雄 | 章内 |

### 水

底稿把第 8 章的水读成三层：水自己的样子、水处的位置、水离道的距离。

| 章 | 这一处读成 | 靠哪一层 |
| --- | --- | --- |
| 8 | 「上善若水」：命名，一个比喻；「水善利万物而有争」（乙本）与「有静」（甲本） | 话类 + 版本 |
| 78 | 「天下莫柔弱于水」：水当证据，讲弱胜强 | 话类（讲理） |

- **强**

| 章 | 这一处读成 | 靠哪一层 |
| --- | --- | --- |
| 25 | 「强为之名」：勉强，副词 | 章内（对着「吾不知其名」） |
| 30 | 「不以兵强天下」：强横、压人 | 章内 |
| 33 | 「自胜者强」：真有力 | 章内 |
| 36 | 「柔弱胜刚强」：硬、强硬 | 话类 |
| 42 | 「强梁者不得其死」：横行霸道的人 | 章内 |
| 52 | 「守柔曰强」：真强，褒义 | 章内 |
| 55 | 「心使气曰强」：逞强，贬义 | 三界 + 版本 |
| 76 | 「坚强者死之徒」：硬，僵，是死；帛书乙「其死也恒信坚强」 | 版本 + 章内 |

**强**这个字在书里至少有四种读法：勉强（25）、逞强（30、42、55）、真强（33、52）、僵硬（76）。同一个字，褒贬相反。

- **益**

| 章 | 这一处读成 | 靠哪一层 |
| --- | --- | --- |
| 42 | 「损之而益，益之而损」：增加，与损对 | 章内 |
| 43 | 「无为之益」：好处 | 章内 |
| 48 | 「为学日益」：积累，中性；郭店乙「学者日益」 | 版本 |
| 55 | 「益生曰祥」：硬往上添，过了头，贬 | 章内 |

| 章 | 这一处读成 | 靠哪一层 |
|---|---|---|
| 77 | 「损有余而益不足」：补；帛书如此，通行本作「补不足」 | 版本 |

## • 辱

| 章 | 这一处读成 | 靠哪一层 |
|---|---|---|
| 13 | 「宠辱若惊」：被人看低；郭店乙「人宠辱若缨」 | 版本 + 章内 |
| 28 | 帛书「知其白，守其辱」：辱，是黑，污垢，与「白」对；通行本作「荣」 | 版本 |
| 37 | 帛书「不辱以静」：通行本作「不欲以静」 | 版本 |
| 41 | 「大白如辱」：黑垢，白的反面 | 章内 |
| 44 | 「知足不辱」：受羞辱 | 章内 |

## • 复

| 章 | 这一处读成 | 靠哪一层 |
|---|---|---|
| 14 | 「复归于无物」：回到 | 章内 |
| 16 | 「各复其根」「复命」：回到根；郭店此句在「天道员员」之后 | 版本 + 章内 |
| 19 | 郭店「民复季子」：民回到孝慈（或稚子，读法不一） | 版本（待核） |
| 28 | 「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复归于无极」 | 章内 |
| 52 | 「复守其母」：又，再一次守 | 章内 |
| 58 | 「正复为奇」：又，转而变成 | 章内 |
| 64 | 「复众人之所过」：补救回来 | 章内 |
| 80 | 「使民复结绳而用之」：重新用，主语空缺 | 章内 |

## • 执

| 章 | 这一处读成 | 靠哪一层 |
|---|---|---|
| 14 |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守着、拿着；帛书作「执今之道」 | 版本 |

| 章 | 这一处读成 | 靠哪一层 |
| --- | --- | --- |
| 22 | 帛书「执一以为天下牧」：《说文》「捕罪人也」，字形里有手铐的意思；通行本「抱一」 | 版本 |
| 29、64 | 「执者失之」：抓住不放，贬 | 章内 |
| 35 | 「执大象」：守着 | 章内 |
| 69 | 「执无兵」：握着没有兵器的手 | 章内 |
| 74 | 「执而杀之」：拘捕 | 章内 |
| 79 | 「圣人执左契（帛书作右介）」：握着凭据 | 版本 + 话类（算账） |

# 附录四

避讳与改字小栏

先把三个记号说清楚：

- **已核**：用字上的事实，撰稿人在维基文库的帛书转录、校勘合本、郭店录文里看到了。注意只是转录，不是图版。
- **通说**：为什么会这样，也就是避讳的解释。这是学界常见的讲法，本稿没有找到原始诏令，也没有读到系统论证的原文，只能写成「通说」。
- **待核**：撰稿人明说没核，或者几份笔记说法不一。

避讳指皇帝及其祖先的名字不能写，要换字。书里凡写到「因为避讳」，都是「通说如此」，不是已证的事。

## 一、主要的几组

| 改字 | 用字事实 | 原因解释 | 说明 |
| --- | --- | --- | --- |
| 恒→常 | 已核：帛书校勘合本里 1 章等处作「恒」（「非恒道也」「恒无欲也」），16 章、55 章等处作「常」；郭店作「恒」（如 16 章「至虚，恒也」，46 章「此恒足矣」）；通行本一律是「常」 | 通说：汉文帝名刘恒，故避「恒」改「常」。待核：没有人拿出过诏书；乙本的抄写年代说法不一 | 帛书里「恒」「常」并存，是两个词，不是一个词的两种写法；通行本把它们并成「常」，抹掉了区别。避讳只是并成一个字的原因之一，不是全部。详见导论四 |
| 邦→国 | 已核：帛书甲本写「邦」，乙本多写「国」（如 61 章甲「大邦」、乙「大国」；78 章「受邦之诟」）；郭店作「邦」（57 章「以正之邦」、17 章「邦家昏乱」）；通行本多作「国」 | 通说：汉高祖名刘邦，故避「邦」改「国」 | 这是抄本年代的最硬线索之一：甲本不避，乙本避；乙本避「邦」不避「恒」，通常据此推断乙本抄在刘邦之后、刘恒即位之前。但维基文库帛书页首写乙本「约抄于汉文帝时」，两个说法对不上，见待核 |

| 改字 | 用字事实 | 原因解释 | 说明 |
| --- | --- | --- | --- |
| 盈→满 | 已核：帛书 4 章「用之有弗盈也」仍作「盈」；通行本 9 章首句仍作「盈」（「持而盈之」） | 待核：有说惠帝名刘盈，应避「盈」。但帛书、通行本都保留了「盈」，这个说法站不稳 | 正文只说「据说」，不要当作事实使用 |
| 启→开 | 已核：帛书 10 章作「天门启阖」，52 章「启其兑」，通行本作「开」（「天门开阖」「开其兑」） | 通说：汉景帝名刘启，故汉代传本避「启」改「开」。待核：各传本逐本的情况没核 | 帛书里保留「启」，与它抄在景帝之前的推断一致 |
| 彻→通 | 已核：帛书 79 章「有德司介，无德司彻」，通行本作「司彻」（未见改字） | 待核：汉武帝名刘彻，应避，但通行本仍作「彻」；没核各传本 | 这一条仅作提示，不能据此下判断 |
| 民→人 | 已核：50 章帛书作「民」，通行本作「人」（「出生入死」章「人之生」一类）；王弼本维基版 80 章作「使人复结绳」，正文引作「使民」 | 待核：有人推测是唐太宗李世民之讳，撰稿人没查；多数印本是否作「民」也没逐本核 | 用字事实已核，原因待核；正文不作定论 |
| 治→理/持 | 待核：唐高宗名李治，唐人传本可能有改字；本稿没有核到任何一处具体的改字 | 待核 | 先放着，没有证据 |

## 二、不是避讳的异文

这一类不要误以为都是避讳：

- 2 章郭店、帛书「弗始」，通行「不辞」：有学者认为是字形或读音混写，本稿没有核到出处，**待核**。
- 8 章乙本「有争」、甲本「有静」：已核用字，读法不一。
- 17 章「下知有之」与「不知有之」：已核郭店丙、帛书甲乙作「下」，通行本多印作「不」；王弼本如何**待核**。

- 22 章「执一以为天下牧」与「抱一为天下式」：这不是避讳，是实实在在的不同写法。帛书甲乙作「执一」，通行本作「抱一」（据转引，帛书原字待核），详见导论四与附录五。
- 55 章「和曰常」（郭店、帛书甲）与「知和曰常，知常曰明」（通行与乙）：已核郭店、帛书甲，乙本的「知和曰」三字是按缺字长度推出来的。
- 56 章与 4 章「和光同尘」四句的次序：已核郭店、帛书的「和光同尘」在「挫锐解纷」之前，通行本倒过来。
- 67 章乙「夫唯不肖，故能大」与通行「夫唯大，故似不肖」：因果翻转，已核。
- 69 章「祸莫大于无敌」：帛书同一个「无敌」一褒一贬，通行本换了字，已核校勘合本。

## 三、几个要提醒的地方

1. **乙本年代与避讳的关系。** 通说：乙本避「邦」不避「恒」，所以抄在刘邦之后、刘恒即位之前。维基文库帛书页首说乙本「约抄于汉文帝时」，甲本不避「邦」，约抄于汉初。若乙本抄在文帝时，它按理该避「恒」，但乙本仍写「恒」。**这两个说法本身有冲突，目前未决，本稿以「通说，未决」处理。**成书前请对马王堆整理者对帛书年代的说明（《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前言）再核。
2. **避讳不是改字的唯一原因。** 帛书「恒/常」本来就是两个词，学者或认为它们意思有别，「常」多近「长久、常规」，「恒」近「恒定、持续」，各有褒贬（见导论四「常和恒」一节）。因此，「通行本的‘常’都是避讳改的」这句话，书里不能说。
3. **郭店不避。**郭店简抄在汉以前，不存在汉讳，它的「恒」「邦」是战国时的写法；通行本与郭店不同时，不能先怪避讳，先要看是不是另一个版本。

4. **没有一份原始诏令**。避讳的制度是后来的史学归纳，「汉初不避、文帝以后避」的界线一直有争论，各批简帛不是整齐划一的。本稿所有「避讳」二字前都隐含了「通说」二字。

# 附录五

失效户

「失效户」指这本书的读法用上去不灵的地方。底稿开头定过一条纪律：贴不上就照实写「这一章读不动」，不硬塞，不绕开。这个附录就是把「不灵」的地方集中摆出来，一共三部分：

- 一、写完八十一章之后的失效户名单；
- 二、预先登记的 8 章「贴不上」、5 章「靠判例」，跟实际写出来的结果对账；
- 三、「圣人手里攥着线头」相关的章。

底稿里原来那份失效户名单，我手头没有原文，下面第一部分是按八十一章的实际写作结果重新排的；第二部分的数字出自底稿第二节与第八节的预先登记。

## 一、写完八十一章后的名单

分四类。每一类里的判断，都以各章撰稿人在「线头笔记」里自己报的为准，我只是汇总。

### 甲、整章读不动或几乎读不动

| 章 | 读不动在哪里 |
|---|---|
| 31 | 只剩一句好的反战话，本书的读法没帮上忙。郭店丙已有后段，「后来混进来」这条出路也走不通 |
| 62 | 立天子、置三公、拱璧驷马的礼仪进献语境，大部分读不动；只有「何弃之有」一句贴得上 |
| 69 | 纯兵法。目的是「胜」，退和哀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手段 |
| 74 | 「常有司杀者杀」肯定了一个执杀的位置，读不动；批评杀人的理由只是「不管用」 |

| 章 | 读不动在哪里 |
| --- | --- |
| 33 | 撰稿人说读不动的部分比读得动的多 |
| 73 | 说不准。「孰知其故」后面接「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两头合不上；乙本无「是以圣人犹难之」 |

### 乙、半章读不动（有一段始终没读通）

5（「圣人不仁」：放手、冷漠、法家式的无私情，三读并存）、22（「少则得，多则惑」收不进来，圣人「执一」也放不下）、26（套得进，长不出新东西）、50（兕虎甲兵）、53（「大道甚夷，而民好径」）、54（「善建者不拔」）、60（后半章鬼神）、67（三宝半章）、79（「常与善人」）。

### 丙、读得太顺，要提防

15、24、25、34、51、64、68、70、71、72、76（头四句）、77、78，28 章（术语几乎没添东西）。这一类，去掉字母之后剩下的多半是常识；撰稿人自己也这么报。72 章还补了一句：本章默认「威」存在，圣人仍攥着线头。

### 丁、读成了两个、不替书选的

80（同一段读两遍，一个也不选）、37（「镇」这只手是谁的，没解开）、65（「愚之」的手是不是又一着棋）、36（同一句「先给」，是礼物还是钩子）、3（撤掉让人争的东西是松，替别人决定撤什么手就攥紧了）。

## • 二、对账

### 预先登记的 8 章「贴不上」

| 章 | 预先登记 | 实际结果 | 对上了吗 |
| --- | --- | --- | --- |
| 31 | 用丧礼处之；疑有古注混入 | 读不动。「混入」之说被郭店丙挡住，本书读法没帮上忙 | 对上 |
| 50 | 核/贴不上；兕虎甲兵是数术避害术 | 前半可以读（别把「生」做成唯一方向），兕虎甲兵一段读不动 | 一半 |

| 章 | 预先登记 | 实际结果 | 对上了吗 |
|---|---|---|---|
| 54 | 修之于身推到天下，像《大学》 | 五个「德」各有各的好，可读；「善建者不拔」读不动 | 一半 |
| 62 | 立天子置三公，礼仪进献 | 大部分读不动，只有「何弃之有」一句贴得上 | 对上 |
| 69 | 纯兵法 | 读不动 | 对上 |
| 73 | 带赏罚意味的天 | 说不准，近乎读不动 | 基本对上 |
| 74 | 肯定了一个执杀的统者 | 读不动 | 对上 |
| 79 | 「执左契」「常与善人」 | 前半挨着「一」（握着凭据不去逼人），「常与善人」读不动 | 一半 |

数一下：8 章里，整章读不动或近乎读不动的有 5 章（31、62、69、73、74），半章读不动的有 3 章（50、54、79）。没有一章是「预计读不动，结果读得很顺」。预注册在这一类上没有翻车。

### 预先登记的 5 章「靠判例」

「判例」指底稿说的：这几章靠「文本里混进了儒家的‘一’」这条判例才贴得上，而这条判例本身可能是补丁，只能写成「可能」，不写成「已证」。

| 章 | 实际结果 | 判例起作用了吗 |
|---|---|---|
| 3 | 读成柔与统的交界。第一句「不尚贤」顶儒墨，「圣人使民」又像儒家的「为天下」，同一章里既拒绝一种统，又自己握着统；撰稿人认为这一章上判例的证据「并不硬」 | 没起作用，只摆出了两可 |
| 36 | 读成统与一之间的缝：同一句「先给」，是礼物还是钩子，看对方还能不能说不 | 没用判例，没有版本证据 |
| 37 | 柔与统之间：压的是劲儿不是字；郭店甲作「道恒无为」「知足以静」，帛书作「道恒无名」「镇」「不辱以静」。「镇」这只手是谁的，没解开 | 版本有差，但差的方向不明朗，不能算判例成立 |
| 65 | 柔与统之间：「愚之」的手若又是一着棋，人就还在对局里 | 没起作用 |

| 章 | 实际结果 | 判例起作用了吗 |
| --- | --- | --- |
| 80 | 柔、统、复互相咬着，「读成两个，我一个也不选」 | 没起作用，撰稿人明确不选 |

结论：5 章全都按底稿的要求，把两种可能摆出来，没有一章靠判例「解决」。判例本身（混进儒家之一）在这 5 章里没有找到版本上的硬证据。唯一一条硬一点的版本线索在 22 章（帛书「执一以为天下牧」对通行本「抱一为天下式」），见第三部分。所以：这个判例目前仍只能写成「可能」。

### 预先登记之外新出现的失效户

- 33（读不动多于读得动）、5（「圣人不仁」）、22（「少则得，多则惑」）、26、53、60、67：这些章原来都没登记为「贴不上」，写出来才发现有一段读不动。
- 读得太顺的 14 章，原先登记里没有「太顺」这一类；它们不是读不动，是读得太容易、不扎手。
- 这批新增的，比预先登记的 8 章还多：半章读不动里，预先登记了 3 章，实际出现 9 章。**预注册对「整章读不动」判得很准，对「半章读不动」判得偏少。**

### 对底稿的建议

1. 把「读得太顺」列为失效户的正式一类。它们的危险不是没话说，是话太顺，顺到分不清是读出来的还是套出来的。
2. 判例（混进儒家之一）继续写成「可能」，不升级。
3. 如果要检验这条判例，一个办法是到平行文本里查：3、37、65、80 这几处的「使」字，在战国秦汉引老的文字里有没有、是不是原有。这一步本稿没做（另有人在核），所以这里只提出，不下结论。

## 三、「圣人手里攥着线头」相关的章

底稿第十三条第 5 点裁定：这条线不作全书主线，只在终章单独写成一节，各章正文照旧如实写，别处不反复预告、回扣。所以这里只列章，不展开。

**底稿指定的六章**：3、22、37、49、65、80。

- 3：「圣人之治」一连五个「使」；「使夫知者不敢为也」和 2 章「弗居」的圣人对不上。
- 22：帛书甲乙作「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通行本作「抱一为天下式」（转引，未对图版；北大简据网络转录也作「执一以为天下牧」，待核）。按目前所见，这是这条线上**最早、也最硬的版本证据**。底稿第七节原来没提它，21—24 章撰稿人建议补上。
- 37：「镇之以无名之朴」，郭店甲作「道恒无为」「知足以静」。
- 49：「圣人恒无心……圣人皆孩之」，与 3、65 同一句式。
- 65：「将以愚之」。
- 80：三个「使」的主语是空的，没有出现「圣人」。

**撰稿人另行提到的相关章**（不是底稿指定的，列出来供终章参考）：

- 5：「圣人不仁」，是不攥线头，还是冷，还是法家式的无私情，三读并存。
- 28：「朴散则为器，圣人用则为官长」，「大制无割」。
- 36：「将欲……必固……」，「国之利器」。
- 57：「我无事而民自富」一组，主语是圣人自己，对比 3 章「使民无知无欲」。
- 66：郭店甲「圣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后之」，无「欲」字；与 19 章在郭店甲里相邻。
- 72：默认「威」存在，圣人仍在。
- 73：乙本无「是以圣人犹难之」。

- 79：「圣人执左契（帛书右介）而不责于人」。
- 17：「太上，下知有之」，是这条线的另一端：最好的手不留名字。

**一句话说清现状**：这条线上，能用版本说话的只有 22 章一处（还待核原书），其余五章要么没有版本差异，要么差异不指向同一个方向。可以说的是「这是书自己的缝」，不能说的是它到底是后加的，还是本来就有的一半。

# 附录六

待核清单

这张清单把二十份「线头笔记」里的「查证」一节合并去重，按三级排。意思是：

- **一级**：会动摇全书立场的，或者全书好几处都靠它。不核清楚，书里相关说法只能留着「据说」。
- **二级**：只影响某一章或某几章的一两句话。
- **三级**：零碎的，错了也只是小注脚。

每条后面括号里是出处章号，也就是哪些章的笔记提到了它。「正文已处理」指正文已写成「据说」「有学者认为」，没有当成定论。**所有「待核」的东西，都不应在出版前被默认为已核。**

## 一级：影响全书立场

1. **郭店本的性质：早期形态，还是从完整的书里摘抄的。** 学界没有定论。本书凡援引「郭店没有」，都只能说「郭店这批简里没有」，不能推出「当时还没有这句话」。对勘记录里自己也算了：第 1—66 章里 35 章不见，基线缺失率约一半，所以「郭店没有」本身证明力有限（章 13—16、29—32；全书总口径）。
2. **郭店释文是网上录文，没有对 1998 年文物出版社《郭店楚墓竹简》原释文。** 这是全书所有郭店字句的共同弱点。本书各章用过的来源有维基文库、sootax 韩文站、中华道藏网页、biaodianfu 等，质量不一。凡正文引到郭店字句，成书前要对整理本一遍（章 5—8、13—16、25—28、53—56、61—64、65—68）。

3. **郭店编连（甲乙丙三组里谁接谁）是整理者的编连，不是简与简自然相连。** 本稿用了「19 接 66」「20 前段接 13」「25 接 5 中段再接 16 前段」这类邻接，凡用到的都以「按整理者的编连」处理（章 5—8、13—20、53—60、61—64）。
4. **乙本的抄写年代与「避讳」解释之间有张力。** 通说：乙本避「邦」不避「恒」，所以抄在刘邦之后、刘恒即位之前。维基文库帛书页首的说明却写乙本「约抄于汉文帝时」。这两个说法放在一起是矛盾的。书里凡写「恒改成常是避文帝讳」，都要同时写明：通说，没人拿出过诏书，帛书自己的抄写年代说法也不统一（章 1—4、53—56、57—60、61—64、73—76、77—81；见附录四）。
5. **「恒」和「常」到底是不是两个词，通行本的「常」有多少是后改的。** 本书的读法依赖「帛书里恒、常是两个词」，而帛书里「常」用得并不多，且主要在 16 章、55 章一类位置。需要的是逐章把帛书的「恒」与「常」都数一遍，不凭印象（章 1—4、13—16、53—56、73—76）。
6. **北京大学藏汉简：所有引用都是二手的网络转录。** 21—24 章的北大简字句，来自一份新浪博客的手工转录，转录者自己说可能有错，且有 OCR 混入。本书里最硬的一条用到了它：22 章北大简作「执一以为天下牧」，23 章无「德」句，24 章无「跨者不行」。**这三点必须对《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原书核。** 另 28/29 章「大制无割」的位置，来自徐山文章的转述，也未见原简（章 21—24、25—32、全书）。
7. **帛书「甲乙本各自字形」几乎都没有分开。** 本书几乎全部用维基文库的「校勘合本」（页首自注文本质量 50%，是编者合并甲乙本补缺的整理本），不是帛书原件。凡正文写「帛书如何如何」，其实是「校勘合本如何如何」。成书前最好对《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逐章再核一遍；尤其是「恒/常」「邦/国」这类要靠甲乙本各自用字才能讲的地方（章 1—4、21—24、25—28、33—36、41—44、49—52、57—60、69—72、73—76、77—81）。

8. **通行本引文，多数凭记忆写，没有逐字核对。** ctext.org 一直被拦。有几位撰稿人明说通行本 17—20、49—52、69—72 的某些章节引文是凭熟读写出的，要求统稿者对印本逐字复核（章 17—20、25—28、49—52、69—72）。这一条本身不影响立场，但数量太大，放在一级催办。
9. **「圣人手里攥着线头」这条线的硬证据，全靠 22 章北大简与帛书的「执一」。** 帛书的「执一」本稿也是转引（陈鼓应「帛本为是」转自一篇博客）。如果这条线在全书里要占位置，22 章的「执一/抱一」必须核到帛书甲乙原字、北大简原字、傅奕本与河上公本的字，才能下判断。目前书里只当「目前最硬的一条」，不作结论（章 21—24；见附录五）。
10. **使字平行文本的核查。** 底稿提议的新检验：到平行文本（《庄子》《韩非子》《淮南子》等引老文）里查 3、37、65、80 这几处的「使」字有没有，是不是原有的。本稿未做（附录五），另有同事在查（章 3、65）。

- **二级：单章或几章**

  **版本与字形**

1. 帛书乙 5 章「□百姓为刍狗」处残缺；「多闻数穷」是否即乙本原字（章 5）。
2. 8 章「有争/有静」：整理者读法不一，甲本「治水」二字的读法。三种「有争」的解释是撰稿人自己整理的，没有对应学者（章 8）。
3. 9 章郭店对应文字的转录是二手（6dsy.cn）；「湍而群之/锻而允之/揣而锐之」三本三样，「允」的读法（章 9）。
4. 10 章甲本末尾残损；「栝国/活国」；「玄览/玄监/玄鉴」（章 10）。
5. 15 章郭店是否缺「夫唯不盈」：只靠维基文库转录。「旷兮其若谷」撰稿人说郭店无，另一位说只依赖转录。要对整理本（章 15、16）。
6. 16 章郭店「恒」与「极」之争；「员员」读圆还是读云；「居」「须」读法（章 16）。

7. 17 章：王弼本第一句到底是「下知有之」还是「不知有之」；王弼注的字样没核。「信不足」各简帛皆有，是转引爱思想网徐山一文（章 17、21—24）。
8. 19 章郭店甲第三绝的末字：释文缺字，一处作「诈」，对勘记录作「虑」；「季子」读「孝慈」还是「稚子/赤子」：对勘记录与别的转录不一致（章 19）。
9. 20 章「忽兮若晦」另一传本说法（章 20）。
10. 22 章「枉则正/直/定」三种写法的确切对应；甲本「枉则定」只见转引（章 21—24）。
11. 24 章「赘行」的「行」读行还是读形；「有欲者弗居」的「有欲者」怎么读（是否通假「有道者」）（章 21—24）。
12. 21 章末句「阅/顺/说」是否只是同一词的写法差异（章 21）。
13. 25 章郭店「有状混成」之外的字句，其余部分撰稿人之一已核（维基文库），另一位只确认一句；统稿时以已核为准，但仍是网上录文（章 25）。
14. 26 章「昭若」「环官」读法有争；王弼本 26 章是「君子」还是「圣人」、「失根」还是「失本」，引文不一（章 26）。
15. 28 章「白辱」在甲本还是乙本都有；27 章「善人，善人之师」在甲乙哪本，有无补字（章 25—28）。
16. 30 章郭店结尾的字数与残缺（章 29—32）。
17. 36 章「固/姑/故」通假；《喻老》对「国之利器」的解释；王弼注「示人者任刑也」的出处（章 33—36）。
18. 34 章王弼本是「衣被」还是「衣养」、「恃之以生」还是「恃之而生」：不同来源写法不一（章 33—36）。
19. 35 章郭店丙逐字异文：未核（章 33—36）。
20. 37 章郭店「镇」字是据释文读自「贞」，未见图版（章 37—40）。

21. 40 章郭店是否漏「有」重文：两派说法与学者姓名是转述，未核原文献（章 37—40）。
22. 39 章「致数舆无舆」的「数舆/数车/数誉」异文与读法（章 25—28、37—40）。
23. 41 章「建言」两解；「免/曼」通假的两派（正文没点名）（章 41—44）。
24. 41 章帛书与 40 章的前后位置、郭店简序：没写（章 41—44；章序见附录一）。
25. 44 章郭店甲用字：有整理本把「多藏必厚亡」录作「厚藏必多亡」，来源是撰稿人记忆，存疑（章 41—44）。
26. 45 章「大赢如绌」取代「大辩若讷」的说法；郭店乙是否无「大辩若讷」（章 45—48）。
27. 46 章郭店甲、帛书末句是否为「恒足」：附录一据录文写「已核」，但 46 章撰稿人自己写的是「据说，没有逐字核到」。以较稳的为准，待对整理本（章 45—48）。
28. 47 章「名/明」两种传本写法（章 45—48）。
29. 48 章郭店乙「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的「者」字、「或」读「又」（章 45—48）。
30. 49 章「恒无心」与「无常心」：傅奕等传本在此处的字没查（章 49—52）。
31. 50 章帛书「民」与通行「人」：有人推测是唐讳，没查（章 49—52）。
32. 52 章郭店乙中段原字，及是否确实不含「母子」和「见小守柔」（章 49—52）。
33. 52/56 章「塞兑闭门」在郭店甲、乙各出现一次，凭印象（章 49—56）。
34. 53 章「介然」「施」各家读法；乙本该处残为「盗□□□非□也」（章 53—56）。

35. 54 章郭店乙「以身观身」一句：校定文没有，简有缺损（章 53—56）。
36. 55 章「知和曰常」乙本三字是按缺字长度推的；郭店无「不道早已」只据校定文，未对简图；「朘怒」是否更早、「全作」是否后改，没核到出处（章 53—56）。
37. 56 章白居易《读老子》一句有「言者不知知者默」与「言者不如知者默」两种写法（章 53—56、69—72）。
38. 57 章郭店甲是否有「以亡事取天下」；北大简 57—60 未查（章 45—48、57—60）。
39. 58 章「邦缺缺」仅甲本可见；「畔→叛」是否唯一读法；「廉」的本义（章 57—60）。
40. 59 章郭店乙「是以早，是以早备」重复，整理本与简文是否一致；「重积德」一段残缺（章 57—60）。
41. 60 章乙本「立」是否通「莅」（章 57—60）。
42. 61 章帛书「取于大邦」的「取于」读法：两种读法撰稿人自己列的（章 61—64）。
43. 62 章「注」读作「主」及其他读法；「拱璧以先驷马」的礼仪解释（无出处）；「三公/三卿」背后的官制变化（章 61—64）。
44. 63 章郭店有哪些字：对勘记录写「首尾」，手头网页释文与此不符，且该网页不是标准出版物。「报怨以德」在简上有无，要核 1998 年释文（章 61—64；这是一级里「郭店释文」一条的具体例子）。
45. 64 章「百仞之高」是否简上原字（网页显示为试补）；帛书甲「百仁之高」、乙「百千之高」取自转录有残缺；「教不教」是否「学不学」异写；「弗能为」的「能」字读法（章 61—64）。
46. 66 章郭店字句取自二手网站（biaodianfu）；另一位撰稿人从维基文库核过（章 65—68）。

47. 69 章「无敌」校勘本写「無適」；「几读法」「断句」各家不一，没有举注家名单；论兵诸章来源不同的说法很泛，未找到论文（章 69—72）。
48. 70 章「宗/君」倒置是抄写误顺还是有意：没找到学界讨论；「则我者」的「则」读「法则/效法」（章 69—72）。
49. 71 章通行本后一副对子是否后加：撰稿人个人判断，无外部依据（章 69—72）。
50. 72 章「狎/狭」：后世传本是否也作「狭」未逐本核；「厌通压」未查原书（章 69—72）。
51. 73 章「是以圣人犹难之」是否 63 章误入：没核到是谁说的；乙本该句缺，甲本大段残缺不能断定（章 73—76）。
52. 74 章「奇」的读法（章 73—76）。
53. 76 章乙「恒信」甲「恒仞」的读法；「木强则兵」一句的传本异文（折）；「坚强」一词何时由贬转褒，古书里未必都是贬义（章 73—76）。
54. 77 章帛书「孰能有余而有以取奉于天者」的整理者读法（章 77—81）。
55. 79 章帛书「右介」对通行「左契」：甲乙各写什么没核；「报怨以德」是否 63 章错简移来，没写进正文（章 61—64、77—81）。
56. 80 章帛书「使民重死而远徙」无「不」字：整理者怎么读没查到；王弼本维基版作「使人复结绳」，是否唐人避讳（章 77—81）。
57. 北大简在 17—20、33—36、57—60、61—64、65—68、69—72、73—76、77—81 各章的写法：一概没核（正文没引）。
58. 帛书 80、81 排在 66、67 之间，沿用维基文库校勘版排法，未见图版；「帛书第 80、81 章位置」在对勘记录里是待核项，现在算是用转录页回答了，但不是用图版回答的（章 65—68、69—72、73—76；见附录一）。

## 古书引文与注家

1. 河上公注：1 章「经术政教之道」「自然长生之道」的说法；5 章「谷，养也」；6 章「五脏之神」「玄牝＝鼻口」；21 章「孔」是否训「大」（ctext 被拦）。凡写到河上公的，都以原注为准再核一遍（章 1—4、5—8、21—24）。
2. 王弼注：7 章「自生则与物争」；42 章「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一段；46 章注大意；34 章、36 章大意。多凭记忆（章 5—8、41—44、45—48、33—36）。
3. 《说文》若干条：「沖」「颛」「缺」「绝」「制」「兕」等，撰稿人明说没核原文（章 1—4、5—8、19、25—28、41—48、49—52）。
4. 《论语》若干处：《子路》「先有司」、《宪问》「以德报怨/以直报怨」、《子张》「君子恶居下流」、《颜渊》樊迟问知与季康子问政、《为政》「知之为知之」等，凭记忆，撰稿人多数把握很大，但没当场核（章 1—4、33—36、49—52、61—64、69—72、73—76）。
5. 《庄子》若干处：《天运》刍狗已逐字核；《齐物论》「一与言为二」、《养生主》、《应帝王》浑沌凿七窍、《胠箧》「绝圣弃知」，其中《胠箧》80 章引文已核，其余多凭记忆（章 17—20、41—44、49—52、73—76、77—81）。
6. 《韩非子·解老》《喻老》《主道》：解老部分多数已核；「滥竽充数」的出处、《喻老》举的具体故事、《主道》「道在不可见」大意，未当场核（章 17—20、33—36、53—56）。
7. 《战国策·魏策一》任章对魏桓子「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只确认人物与大意；是否明说出自《周书》未核（章 33—36）。
8. 《左传》若干处：桓八年「楚人上左」、昭六年叔向、襄廿四年「三不朽」、宣十五年伯宗、僖五年宫之奇引《周书》；31、34、77—81 章撰稿人有已核有未核（章 29—32、33—36、77—81）。

9. 《孟子》《尚书·说命》《周易略例》《论语·学而》《周礼》等引文：77—81 章列出的第 3—6 项，凭记忆（章 77—81）。
10. 《太一生水》「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及其与《老子》丙组关系的说法（章 41—44）。
11. 《孙子·九地》「凡为客之道」；《孙子·谋攻》「不战而屈人之兵」（章 69—72、73—76）。
12. 《史记·陈涉世家》「失期，法皆斩」的大意；《春秋》宣十五年「初税亩」（章 73—76）。
13. 《列子》今本成书较晚，没给具体年代；《吕氏春秋》有《贵生》篇（章 5—8、73—76）。
14. 《庄子·胠箧》归入哪一支、成篇偏早偏晚：正文写成泛指，撰稿人记忆里似指「无君派」一路（刘笑敢），没核（章 77—81）。
15. 默顿 1968 年《科学中的马太效应》、《马太福音》25:29：凭记忆（章 77—81）。

- **三级：零碎**

1. 「犹豫」出自「豫、犹」；「芸芸众生」今用法；子路结缨与「惊」本义（已核，列此仅作备查）（章 13—16）。
2. 陈抟、希夷先生与夷希微的「三一」读法；旧注「无色无声无形」来源（章 13—16）。
3. 杨朱与 13 章的关系（只一句，带「据说」）（章 13—16）。
4. 「唯」为恭敬、「阿」为怠慢、「六亲」「兆」「太牢」「食」读 sì、「母」多解作道：通常注解，没逐条核（章 17—20）。
5. 「经」称《老子》在汉代，具体时间；《韩非子》《解老》《喻老》为最早的注释之一：通说（章 1—4、5—8、53—56）。
6. 宋人断句「常无，欲以观其妙」，具体是王安石、司马光等（章 1—4）。

7. 2 章「生而不有」借自 10、51 章；「不辞/弗始」字形或读音混写：出处没核到（章 1—4）。
8. 3 章「愚民」近代争论：只写「两边都有人说」（章 1—4）。
9. 帛书整理本 4 章「瀹呵，始万物之宗」的「始」来自甲本还是乙本，是否抄写之误（章 1—4）。
10. 4 章与 56 章四句重出：谁说是错简没核到（章 1—4、53—56）。
11. 出土车轮辐数无考古裁定；「贾公彦疏」一句未归到具名注家；《考工记》《内业》成书年代；惠帝讳「盈」之说（章 9—12）。
12. 5 章「数穷」的「数」读屡、速、术数三说；「堇」读「勤」或「尽」（章 5—8）。
13. 13 章末三句「郭店、帛书甲像在问句里」的读法，是撰稿人的读法，未见有人专门论证（章 13—16）。
14. 17 章、18 章撰稿人之间对「信不足」一句的说法，是否各简帛皆有，转引。
15. 21 章「欧盟第 1677/88 号条例」黄瓜弯曲度，只有欧盟委员会法国代表处网页说明，细节以原文为准（章 21—24）。
16. 25 章「字」「名」之别（道是字，大是名）：撰稿人的解读，原文可能只是换用词；「道字在全书出现七十多次」没自己数（章 25—28）。
17. 26—28 章的《孟子》「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凭记忆（章 25—28）。
18. 29 章《说文》「取，从又耳」已核；31 章《周礼》《说文》左右尊卑引文，只到二手转述；《国语》「宾服」具体篇目（章 29—32）。
19. 36 章越王、晋献公、智伯仇由等故事没写；詹何黑牛细节以原文为准（章 33—40）。
20. 40 章「最短」是按王弼本数的，没与全部 81 章对数（章 37—40）。

21. 39 章「天无以清将恐裂」「发」的一般解释；《论语》「予有乱臣十人」，乱训治；「亂」字形（章 37—44）。
22. 42 章《庄子·齐物论》《养生主》《应帝王》三处凭记忆（见 73）。
23. 52 章「十有三」读成「十分之三、三三得九余一」最早是谁：没核到；「亭之毒之」古训（章 49—52）。
24. 53 章夸、竽通假「不少学者以为」；通行本不少作「毒虫不螫」（河上公本等）（章 53—56）。
25. 55 章《国语·郑语》史伯「和实生物」已核（引文出自 rujiazg.com）；《史记》老子传两句已核（章 53—56）。
26. 57—60 章：「兼/廉」通假；「缗、眺」读法；河上公「法物」（章 57—60）。
27. 62 章《说文》「奥」、《尔雅》、64 章楷书横画「藏锋起笔」是书法常识，没找出处（章 61—64）。
28. 65 章「指纹膜」一类的说法，正文用「据说」；《说文》「王」字源是汉人读法，不是古文字学结论（章 65—68）。
29. 73 章「天网」后起的「疏而不漏」最早出处；75 章「初税亩」与「食税」的关系；76 章树干中心多不活的细胞、根尖生长等植物常识（章 73—76）。
30. 80 章「使国小、使民寡」使动读法是谁；「什伯之器」两读的注家（章 77—81）。

- **说明**
  - 同一件事在几份笔记里说法不一的，上面取了较稳的一说，并在条目里写出。
  - 二十份笔记有的在「待核」一节之外，还在「对底稿的反对意见」里提到版本问题，这一节没收，请参看各份笔记的 (d)。

· 条目编号只是排序，不代表重要程度；重要程度看一、二、三级。

# 后记

没写成的，和写成了的

这一篇不是致谢。致谢的话，一句就够：谢谢你读到这里。

后记要做的，是把这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哪里没写成、哪里留着一个不好看的疤，老老实实讲一遍。一本讲「不要把话说满」的书，如果后记自己说满了，就太难看了。

## ◆ 一、这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

八十一章，分给二十组撰稿人。第 1 到 4 章一组，第 5 到 8 章一组，以此类推，一直到最后一组，第 77 到 81 章，五章一组。每组只对自己的几章负责，彼此不见面，不看对方的稿子。

这样分，有一个明显的风险：二十组人，各读各的，到头来可能写成二十本互不相干的书。为了防这一手，我们事先做了一张网，叫《共用底稿》。里面写了全书共同的几个把手，写了每个字该怎么放回语境去读，写了几条硬规矩：不许一上来就扔字母，不许编造老子的话，不许编造版本的事，凡版本上的话，要写「据说」，要写清楚是不是亲眼看到的。

底稿定下的不是答案，是**问法**。它交给每一组的是同一组问题：这一章里，哪里扎手？哪个字，在别的章里是另一个意思？这一章，有没有碰到「一」、「分」、「柔」、「统」、「复」里的哪一个？

每组写完，不光交章稿，还要交一份「线头笔记」。笔记里写三件事：读到了什么，哪里读不动；这一章和别的章之间，有什么线头；哪些地方，是底稿说错了，需要作者裁定。

这里还要补一句关于「二十组人」的事。二十组撰稿人，读的是同一部书、同一份底稿，难免有一些共同的毛病：对「柔」有偏爱，对「手」有警惕，对「土」和「尺」这几个比方，用得比原文多。读者如果觉得全书的口气过于一致，这是真的，不是你的错觉。一本由二十个人写的书，口气一致，有时候不是协调得好，而是大家犯了同一个错。

二十份线头笔记，后来成了这本书最有用的一部分。因为章稿是写给读者看的，会润色，会收拾；线头笔记是写给作者的，没有人要看着好看。它们把写的人心里的犹豫，原样留了下来。

写到中途，有过几次修正。作者裁定过几条：握固读成「保持不断」，固化读成「失去可写」；水有三层，样子、路、土；圣人攥线头这件事，只在收尾的一篇里摆成一节，事先不预告，也不抢全书的主线。书名也在中途换过，最后定成《道德经SDE新解：普通人都能明白的》。

## ◆ 二、撰稿人老老实实写了很多「读不动」

这本书最让我意外的一点，是撰稿人写了很多「读不动」。

结一数过：八十一章里，有五十二章，在正文或笔记里出现了「读不动」「没有解开」「读不稳」一类的话。有些章只有一小段读不动，有些章几乎整章读不动，比如第 33 章和第 47 章。读不动的章还扎堆：第 46 到 54 章，九章里有六章留着没读通的地方；第 69 到 79 章，又是一堆。

为什么说意外？因为这样一部书，按常规的写法，应该是越写越顺。写完一章，把毛边收拾一下，交上去。可是撰稿人没有收拾，他们把毛边留在正文里。

有的撰稿人写：我把术语全删掉以后，剩下的几乎就是传统的解释。有的写：这个比方太顺了，顺得让我不放心。有的写：这一章，底稿说是这个意思，但我读下来，原文里并没有。

这是一种很难得的诚实。我在此要替这本书记一笔，也要给自己提个醒：这种诚实，有一个风险。

风险是：**「没有结论」的收尾，也会变成一个新模板**。读者会发现，好几章的结尾，都是「这里读不动，留给你」。第一次见，是诚实；见到第十次，就成了一种姿态。写「读不动」，本来是因为真读不动，要是为了显得诚实而写，那就走样了。

我没有办法证明这本书里没有这样的地方。读者读到某一章的结尾，觉得「又来了」，请相信这个感觉。

## ◆ 三、这本书没做到的事

下面是我能想到的，这本书没做到的几件事。

**第一，没有裁决圣人手里有没有线头**。《两种生生》里摆了六章的证据，两种可能都写了，没有选。第 80 章同一段话读了两遍，一遍是小国的图，一遍是一只没名字的手，没有定。这是真没定，不是故作姿态。

**第二，没有弄清郭店是原本，还是摘抄**。郭店简里，有三十一章，全部落在第 2 到 66 章之间，第 67 到 81 章一章也没有。第 1 到 66 章里，大约有 53% 的章，郭店没有（三十五章）。郭店简上的是《老子》的早期样子，还是别人从一部更长的书里挑出来的摘录？这本书不知道，它只是把这个问题摆在桌上。

**第三，有很多地方是二手的**。河上公注的某些训释，没有查到原书。北大简的释文，只见过一份网络上的手工转录，转录的人自己说可能有误。帛书的校勘

版，是维基文库上的整理本，不是权威出版物。第 37 章郭店简上那个「镇」字，只是整理者的释读，字形没有看到图版。凡这些地方，正文里都写了「据说」「据转录」，但写了不等于对了，读者要用，请去核原书。

**第四，框架常常只添了词，没添东西。**这本书的核心把手是五环：一、分、柔、统、复。结一做过一次核算：有十章，撰稿人明说框架添了新东西；有十三章，明说框架只是换了名字。也就是说，在这本书自己的账上，也有相当一部分章，是「套得很顺，但没有多添什么」。这个比例，请读者自己掂量。

**第五，三节应用比预定的短。**每章后面，有三节讲日常的应用，原定每节两千字，实际平均每节只有一千三四百字。有些章因此显得头重脚轻，原文讲得细，应用讲得薄。

**第六，导论一的「一」，和别的地方的「一」，没有完全对上。**导论一让你去摸一个「摸出来的、不间断的一」。可是王弼注第 22 章，把「一」注成「少之极也」，是数目里最少的那个；注第 81 章，说「极在一也」，是以一统众。第 42 章里，「一」又是「生出来」的。第 14 章的「混而为一」又是一个样子。这几处的「一」，不是一个东西。导论一把道家的一整个定为「不间断」，是否要加一个限定，撰稿人提出来过，这本书没有加。

## ◆ 四、一笔必须记下来的账：回报

下面这一件事，我在后记里单独记一笔，因为它是这本书里最不好看的一块疤。

线头笔记里，写第 77 到 81 章的撰稿人，发现了一件事：

**这五章里，除了第 77 章，每一章的末尾，都挂着一个好处。**

第 78 章，说「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受了委屈，得到的是「王」。第 79 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握着契约不追债的

人，天会帮他。第 80 章，一路写下来，写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得到的是甘、美、安、乐。第 81 章，「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给得越多，自己越多。

只有第 77 章没有。第 77 章里，调平的人「不欲见贤」，做了事，不想让人看见，没有挂任何回报。

这样的样式，不止在最后五章。前面的第 7 章（「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第 22 章（「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 34 章、第 44 章、第 66 章，也都有这样的结构：你这样做，最后你会得到好处。

这件事为什么要紧？因为这本书反复在讲：不要把柔读成手段。第 36 章撰稿人专门谈过这个问题：「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如果柔是为了最后得到，它就不是柔，是手段，是披着柔的外衣的攥。

可是《老子》自己的话，一路读下来，结尾几乎都在挂回报。这是书里最扎手的一处矛盾。它有几种可能的读法：

一种读法：回报不是动机，是**描述**。一个人不去争，结果别人也没法和他争，是因为他不在那个位置上了。这是一个观察，不是一个交易。

另一种读法：回报就是动机。这部书是教统治者怎么用柔的，柔是手段，回报是目的。第 78 章直接说，受垢得「王」，很难不读成交易。

还有一种读法：这是传到后来，**结尾被整理成了一个样子**，一路到末尾，每章都得有个「好结果」收尾，才显得有个盼头。这个猜想没有证据，只是一个猜。

这本书没有替《老子》洗这个疤。撰稿人在第 77 到 81 章里各记了一笔，在第 36 章里谈过。后来有一位撰稿人提了一个检验：**凡「正言若反」的话，应该**

**落在某件可以核实的事上**，不能只落在一句漂亮话上。这个检验，如果用到这些结尾上，会让一半的结尾显得很薄。

我把它写在这里，是想说：一个读者读到末尾，觉得「这里说的好处，我不太信」，这个感觉可能比书里的任何一句话都准。

## ◆ 五、读的人可以拿这本书做什么

既然说了这么多没做到的，也该说一句：读完以后，这本书还剩下什么可用的。

我想，不是五环，也不是两种生。这些都是这本书替自己搭的脚手架，书一合，它们可以拆。

剩下的，大概是一个很朴素的习惯：**碰到一个字，先别急着用它最熟的那个意思**。先看它在这一章里站在谁旁边，再看它在别的章里长什么样。这个习惯不限于《老子》，读合同、读新闻、读朋友发来的长消息，都用得上。

再有就是一点分寸：读不动的地方，可以说读不动。一个人坦白地说「这里我没懂」，比装作懂了要有用得多，对自己，对别人，都是。

如果你读完这本书，只留下这两样，已经够了。书里其余的部分，你尽可以忘掉，或者反驳。

## ◆ 六、回到那个「一」

最后，回到导论一。

导论一让你做过一件很小的事：在一张纸上，写一个「一」。写的时候，笔不要抬起来，从头到尾不断。

写完那一个，你也许就把那张纸放在一边，继续往下读了。现在书快读完了，请你把那张纸找出来。

找不到也没有关系，换一张新的。把旧的「一」放在左边，在右边，再写一个「一」。

两个「一」，笔画很可能一模一样，都是一条横线。可是它们不是同一个「一」。第二个，是在你读完八十一章以后写的，同一只手，同一支笔，同一张桌子，可是手已经不是第一次那只手。

这就是这本书想说的最小的一点，也是我能带走的唯一一点：**同一个字，第二次写，已经不是第一次那个字了。**

书读到这里，就到了。你可以把它放在书架上，也可以送给别人，也可以不同意它的一半。不同意，是你的权利。

谢谢你，一路读到这里。

> 带 走 的 话
>
> **没写成的我们都留着。读不动的，就写读不动。回报那道疤，没有洗。第二个「一」，不是第一个。**

◆

判　语

# 回去的路，
# 是另一条路。
# 根是一块一直被写的土，
# 不是埋着的老物件。

——全书的一句话

「统」字带绞丝旁，说的是丝。一团丝，每一根都和别的连着，碰一处，全体都动，这是一；把每一根的头攥在手里，往一个方向拽，丝是拉直了，可它们不再互相连着，只是并排听一只手的，这是统。

本书读《道德经》，读出来的一，是摸出来的不间断。八十一章，每章把郭店、帛书、通行本的差别摆在你面前，指给你看哪个字挪了，再放进教育、健康、事业三个地方各走一遍；读不动的地方，就写读不动。

**写一横，笔不提起来，手上的感觉只有一句：没断。**

ISBN 979-8-90690-167-5

**德麦国际出版社** ·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第 501 号 · 九编八十一章 · 约 75 万字
定价 US$25.00